
《三國演義》

羅貫中



第一回：宴桃園豪傑三結義，斬黃巾英雄首立功

詞曰：

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是非成敗轉頭空；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一壺濁酒喜相逢；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

話說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；周末七國分爭，并入於秦。及秦滅之後，楚、漢分爭，又并入

於漢。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，一統天下。後來光武中興，傳至獻帝，遂分為三國。推其致亂之由，殆始於桓、靈二帝。桓帝禁錮善類，崇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靈帝即位，大將軍竇武、太傅陳蕃，共相輔佐。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，竇武、陳蕃謀誅之，作事不密，反為所害。中涓自此愈橫。

建寧二年四月望日，帝御溫德殿。方陞座，殿角狂風驟起，只見一條大青蛇，從梁上飛將下來，蟠於椅上。帝驚倒，左右急救入宮，百官俱奔避。須臾，蛇不見了。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壞卻房屋無數。建寧四年二月，洛陽地震；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，盡被大浪捲入海中。光和元年，

雌雞化雄。六月朔，黑氣十餘丈，飛入溫德殿中。秋七月，有虹見於玉堂；五原山岸，盡皆崩裂。種種不祥，非止一端。

帝下詔問群臣以災異之由，議郎蔡邕上疏，以為蜺墮雞化，乃婦寺干政之所致，言頗切直。帝覽奏歎息，因起更衣。曹節在後竊視，悉宣告左右。遂以他事陷邕於罪，放歸田里。後張讓，趙忠，封譚，段珪，曹節，候覽，蹇碩，程曠，夏惲，郭勝十人朋比為奸，號為「十常侍」。帝尊信張讓，呼為「阿父」，朝政日非，以致天下人心思亂，盜賊蜂起。

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；一名張角，一名張寶，一

名張梁。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。因入山採藥，遇一老人，碧眼童顏，手執藜杖，喚角至一洞中，以天書三卷授之，曰：「此名太平要術。汝得之，當代天宣化，普救世人；若萌異心，必獲惡報。」角拜問姓名。老人曰：「吾乃南華老仙也。」言訖，化陣清風而去。

角得此書，曉夜攻習，能呼風喚雨，號為太平道人。中平元年正月內，疫氣流行，張角散施符水，為人治病，自稱大賢良師。角有徒弟五百餘人，雲游四方，皆能書符念咒。次後徒眾日多，角乃立三十六方，大方萬餘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帥，稱為將軍。訛言「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。」又云「歲在甲

子，天下大吉。」令人各以白土，書「甲子」二字於家中大門上。青、幽、徐、冀、荆、揚、兗、豫八州之人，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。角遣其黨馬元義，暗齎金帛，結交中涓封諂，以為內應。角與二弟商議曰：「至難得者，民心也。今民心已順，若不乘勢取天下，誠為可惜。」遂一面私造黃旗，約期舉事；一面使弟子唐州，馳書報封諂。唐州乃逕赴省中告變。帝召大將軍何進調兵擒馬元義，斬之；次收封諂等一千人下獄。

張角聞知事露，星夜舉兵，自稱天公將軍，張寶稱地公將軍，張梁稱人公將軍。申言於眾曰：「今漢運將終，大聖人出；汝等皆宜順從天意，以漿太平。」

「四方百姓，裹黃巾從張角反者，四五十萬。賊勢浩大，官軍望風而靡。何進奏帝火速降詔，令各處備禦，討賊立功；一面遣中郎將盧植，皇甫嵩，朱雋，各引精兵，分三路討之。」

且說張角一軍，前犯幽州界分。幽州太守劉焉，乃江夏竟陵人氏，漢魯恭王之後也；當時聞得賊兵將至，召校尉鄒靖計議。靖曰：「賊兵眾，我兵寡，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。」劉焉然其說，隨即出榜招募義兵。榜文行到涿縣，乃引出涿縣中一個英雄。

那人不甚好讀書；性寬和，寡言語，喜怒不形於色；素有大志，專好結交天下豪傑；生得身長七尺五

寸，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，目能自顧其耳，面如冠玉，脣若塗脂；中山靖王劉勝之後，漢景帝閣下玄孫；姓劉，名備，字玄德。昔劉勝之子劉貞，漢武時封涿鹿亭侯，後坐酎金失侯，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。玄德祖劉雄，父劉弘。弘曾舉孝廉，亦嘗作吏，早喪。玄德幼孤，事母至孝；家貧，販屨織蓆為業。家住本縣樓桑村。其家之東南，有一大桑樹，高五丈餘，遙望之，童童如車蓋。相者云：「此家必出貴人。」

玄德幼時，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，曰：「我為天子，當乘此車蓋。」叔父劉元起奇其言，曰：「此兒非常人也！」因見玄德家貧，常資給之。年十五歲，

母使游學，嘗師事鄭玄、盧植；與公孫瓚等為友。及劉焉發榜招軍時，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。當日見了榜文，慨然長歎。隨後一人厲聲言曰：「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，何故長歎？」

玄德回視其人；身長八尺，豹頭環眼，燕頷虎鬚，聲若巨雷，勢如奔馬。玄德見他形貌異常，問其姓名。其人曰：「某姓張，名飛，字翼德。世居涿郡，頗有莊田，賣酒屠豬，專好結交天下豪傑。適纔見公看榜而歎，故此相問。」玄德曰：「我本漢室宗親，姓劉，名備。今聞黃巾倡亂，有志欲破賊安民；恨力不能，故長歎耳。」飛曰：「吾頗有資財，當招募鄉勇，與公同舉大事，如何？」玄德甚喜，遂與同

入村店中飲酒。

正飲間，見一大漢，推著一輛車子，到店門首歇了；入店坐下，便喚酒保：「快斟酒來吃，我待趕入城去投軍。」玄德看其人；身長九尺，髯長二尺；面如重棗，脣若塗脂；丹鳳眼，臥蠶眉；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。玄德就邀他同坐，叩其姓名。其人曰：「吾姓關，名羽，字壽長，後改雲長，河東解良人也。因本處勢豪，倚勢凌人，被吾殺了；逃難江湖，五六年矣。今聞此處招軍破賊，特來應募。」玄德遂以己志告之。雲長大喜。同到張飛莊上，共議大事。

飛曰：「吾莊後有一桃園，花開正盛；明日當於

園中祭告天地，我三人結為兄弟，協力同心，然後可圖大事。」玄德、雲長、齊聲應曰：「如此甚好。」次日，於桃園中，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，三人焚香，再拜而說誓曰：「念劉備、關羽、張飛，雖然異姓，既結為兄弟，則同心協力，救困扶危；上報國家，下安黎庶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皇天后土，實鑒此心。背義忘恩，天人共戮。」誓畢，拜玄德為兄，關羽次之，張飛為弟。祭罷天地，復宰牛設酒，聚鄉中勇士，得三百餘人，就桃園中痛飲一醉。來日收拾軍器，但恨無馬匹可乘。

正思慮間，人報「有兩個客人，引一夥伴當，趕一群馬，投莊上來。」玄德曰：「此天佑我也！」三

人出莊迎接。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；一名張世平，一名蘇雙，每年往北販馬，近因寇發而回。玄德請二人到莊，置酒管待，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。二客大喜，願將良馬五十匹相送；又贈金銀五百兩，鑛鐵一千斤，以資器用。玄德謝別二客，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。雲長造青龍偃月刀，又名冷豔鋸，重八十二斤。張飛造丈八點鋼矛。各置全身鎧甲。共聚鄉勇五百餘人，來見鄒靖。鄒靖引見太守劉焉。三人參見畢，各通姓名。玄德說起宗派，劉焉大喜，遂認玄德為姪。

不數日，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。劉焉令鄒靖引玄德等三人，統兵五百，前去破敵。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，直至大興山下，與賊相

見。賊眾皆披髮，以黃巾抹額。當下兩軍相對，玄德出馬，左有雲長，右有翼德，揚鞭大罵：「反國逆賊，何不早降！」

程遠志大怒，遣副將鄧茂出戰。張飛挺丈八蛇矛直出，手起處，刺中鄧茂心窩，翻身落馬。程遠志見折了鄧茂，拍馬舞刀，直取張飛。雲長舞動大刀，縱馬飛迎。程遠志見了，早吃一驚；措手不及，被雲長刀起處，揮為兩段。後人有詩讚二人曰：

英雄發穎在今朝，一試矛兮一試刀。初出便將威力展，三分好把姓名標。

眾賊見程遠志被斬，皆倒戈而走。玄德揮軍追趕，投降者不計其數，大勝而回。劉焉親自迎接，賞勞軍士。次日，接得青州太守龔景牒文，言黃巾賊圍城將陷，乞賜救援。劉焉與玄德商議。玄德曰：「備願往救之。」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，同玄德，關、張，投青州來。賊眾見救軍至，分兵混戰。玄德兵寡不勝，退三十里下寨。玄德謂關、張曰：「賊眾我寡，必出奇兵，方可取勝。」乃分關公引一千軍伏山左，張飛引一千軍伏山右，鳴金為號，齊出接應。

次日，玄德與鄒靖，引軍鼓譟而進。賊眾迎戰，玄德引軍便退。賊眾乘勢追趕，方過山嶺，玄德軍中一齊鳴金，左右兩軍齊出，玄德麾軍回身復殺。三路

夾攻，賊眾大潰。直趕至青州城下，太守龔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戰。賊勢大敗，剿戮極多，遂解青州之圍。後人有詩讚玄德曰：

運籌決算有神功，二虎還須遜一龍。初出便能垂偉績，自應分鼎在孤窮。

龔景犒軍畢，鄒靖欲回。玄德曰：「近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，備昔曾師事盧植，欲往助之。」於是鄒靖引軍自回，玄德與關、張引本部五百人投廣宗來。至盧植軍中，入帳施禮，具道來意。盧植大喜，留在帳前聽調。

時張角賊眾十五萬，植兵五萬，相拒於廣宗，未見勝負。植謂玄德曰：「我今圍賊在此，賊弟張梁，張寶在潁川，與皇甫嵩、朱雋對壘。汝可引本部人馬，我更助汝一千官軍，前去潁川打探消息，約期剿捕。」玄德領命，引軍星夜投潁川來。時皇甫嵩、朱雋領軍拒賊，賊戰不利，退入長社，依草結營。嵩與雋計曰：「賊依草結營，當用火攻之。」遂令軍士，每人束草一把，暗地埋伏。其夜大風忽起。二更以後，一齊縱火，嵩與雋各引兵攻擊賊寨，火燄張天，賊眾驚慌，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四散奔走。殺到天明，張梁、張寶引敗殘軍士，奪路而走。

忽見一彪軍馬，盡打紅旗，當頭來到，截往去

路。為首閃出一將，身長七尺，細眼長髯；官拜騎都尉；沛國譙郡人也；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操父曹嵩，本姓夏侯氏；因為中常侍曹騰之養子，故冒姓曹。曹嵩生操，小字阿瞞，一名吉利。操幼時，好游獵，喜歌舞；有權謀，多機變。操有叔父，見操游蕩無度，嘗怒之，言於曹嵩。嵩責操。操忽心生一計；見叔父來，詐倒於地，作中風之狀。叔父驚告嵩，嵩急視之，操故無恙。嵩曰：「叔言汝中風，今已愈乎？」操曰：「兒自來無此病；因失愛於叔父，故見罔耳。」嵩信其言。後叔父但言操過，嵩並不聽。因此，操得恣意放蕩。

時人有橋玄者，謂操曰：「天下將亂，非命世之

才，不能濟。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」南陽何顥見操，言：「漢室將亡，安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」汝南許劭，有知人之名。操往見之，問曰：「我何如人？」劭不答。又問，劭曰：「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也。」操聞言大喜。年二十，舉孝廉，為郎，除洛陽北都尉。初到任，即設五色棒十餘條於縣之四門。有犯禁者，不避豪貴，皆責之。中常侍蹇碩之叔，提刀夜行，操巡夜拏住，就棒責之。由是，內外莫敢犯者，威名頗震。後為頓丘令。因黃巾起，拜為騎都尉，引馬步軍五千，前來潁川助戰。正值張梁、張寶敗走，曹操攔住，大殺一陣，斬首萬餘級，奪得旗幡、金鼓馬匹極多。張梁、張寶死戰得脫。操見過皇

甫嵩，朱雋，隨即引兵追襲張梁、張寶去了。

卻說玄德引關、張來潁川，聽得喊殺之聲，又望見火光燭天，急引兵來時，賊已敗散。玄德見皇甫嵩，朱雋，其道盧植之意。嵩曰：「張梁、張寶勢窮力乏，必投廣宗去依張角。玄德可即星夜往助。」

玄德領命，遂引兵復回。到得半路，只見一簇軍馬，護送一輛檻車，車中之囚，乃盧植也。玄德大驚，滾鞍下馬，問其緣故。植曰：「我圍張角，將次可破；因角用妖術，未能即勝。朝廷差黃門左豐前來體探，問我索取賄賂。我答曰：『軍糧尚缺，安有餘錢奉承天使？』左豐挾恨，回奏朝廷，說我高壘不

戰，惰慢軍心；因此朝廷震怒，遣中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，取我回京問罪。」

張飛聽罷，大怒，要斬護送軍人，以救盧植。玄德急止之曰：「朝廷自有公論，汝豈可造次？」軍士簇擁盧植去了。關公曰：「盧中郎已被逮，別人領兵，我等去無所依，不如且回涿郡。」玄德從其言，遂引軍北行。

行無二日，忽聞山後喊聲大震。玄德引關、張縱馬上高岡望之，見漢軍大敗，後面漫山寨野，黃巾蓋地而來，旗上大書「天公將軍」。玄德曰：「此張角也！可速戰！」

三人飛馬引軍而出。張角正殺敗董卓，乘勢趕來，忽遇三人衝殺，角軍大亂，敗走五十餘里。三人救了董卓回寨。卓問三人現居何職。玄德曰：「白身。」卓甚輕之，不為禮。玄德出，張飛大怒曰：「我等親赴血戰，救了這廝，他卻如此無禮；若不殺之，難消我氣！」便要提刀入帳來殺董卓。正是：人情勢利古猶今，誰識英雄是白身？安得快人如翼德，盡誅世上負心人！畢竟董卓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回：張翼德怒鞭督郵，何國舅謀誅宦豎

且說董卓字仲穎，隴西臨洮人也。官拜河東太守，自來驕傲。當日怠慢了玄德，張飛性發，便欲殺之。玄德與關公急止之曰：「他是朝廷命官，豈可擅殺？」飛曰：「若不殺這廝，反要在他部下聽令，其實不甘！二兄要便住在此，我自投別處去也！」玄德曰：「我三人義同生死，豈可相離？不若都投別處去便了。」飛曰：「若如此，稍解吾恨。」

於是三人連夜引軍來投朱雋。雋待之其厚，合兵

一處，進討張寶。是時曹操自跟皇甫嵩討張梁，大戰於曲陽。這裏朱雋進攻張寶。張寶引賊眾八九萬，屯於山後。雋令玄德為其先鋒，與賊對敵。張寶遣副將高昇出馬搦戰。玄德使張飛擊之。飛縱馬挺矛，與昇交戰，不數合，刺昇落馬。玄德麾軍直衝過去。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，作起妖法。只見風雷大作，一股黑氣，從天而降；黑氣中似有無限人馬殺來。玄德連忙回軍，軍中大亂，敗陣而歸，與朱雋計議。雋曰：「彼用妖術，我來日可宰豬羊狗血，令軍士伏於山頭；候賊趕來，從高坡上潑之，其法可解。」

玄德聽令，撥關公、張飛各引軍一千，伏於山後高岡之上，盛豬羊狗血並穢物準備。次日，張寶搖旗

擂鼓，引軍搦戰，玄德出迎。交鋒之際，張寶作法，風雷大作，飛砂走石，黑氣漫天，滾滾人馬，自天而下。玄德撥馬便走，張寶驅兵趕來。將過山頭，關、張伏軍放起號砲，將穢物齊潑。但見空中紙人草馬，紛紛墜地；風雷頓息，砂石不飛。張寶見解了法，急欲退軍。左關公，右張飛，兩軍都出，背後玄德、朱雋一齊趕上，賊兵大敗。玄德望見地公將軍旗號，飛馬趕來，張寶落荒而走。玄德發箭，中其左臂。張寶帶箭逃脫，走入陽城，堅守不出。朱雋引兵圍住陽城攻打，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。

探子回報，具說：「皇甫嵩大獲勝捷，朝廷以董卓屢敗，命嵩代之。嵩到時，張角已死；張梁統其

眾，與我軍相拒，被皇甫嵩連勝七陣，斬張梁於曲陽。發張角之棺，戮屍梟首，送往京師。餘眾俱降。朝廷加皇甫嵩為車騎將軍，領冀州牧。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無罪，朝廷復盧植原官。曹操亦以有功，除濟南相，即日將班師赴任。」朱雋聽說，催促軍馬，悉力攻打陽城。賊勢危急，賊將嚴政，刺殺張寶，獻首投降。朱雋遂平數郡，上表獻捷。

時又黃巾餘黨三人，趙弘、韓忠、孫仲，聚眾數萬，望風燒劫，稱與張角報讎。朝廷命朱雋即以得勝之師討之。雋奉詔，率軍前進。時賊據宛城，雋引兵攻之，趙弘遣韓忠出戰。雋遣玄德、關、張攻城西南角。韓忠盡率精銳之眾，來西南角抵敵。朱雋自縱鐵

騎二千，逕取東北角。賊恐失城，急棄西南而回。玄德從背後掩殺，賊眾大敗，奔入宛城。朱雋分兵四面圍定，城中斷糧，韓忠使人出城投降。雋不許。玄德曰：「昔高祖之得天下，蓋為能招降納順；公何拒韓忠耶？」雋曰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昔秦項之際，天下大亂，民無定主，故招降賞附，以勸來耳。今海內一統，惟黃巾造反；若容其降，無以勸善。使賊得利恣意劫掠，失利便投降；此長寇之志，非良策也。」

玄德曰：「不容寇降是矣。今四面圍如鐵桶，賊乞降不得，必然死戰，萬人一心，尚不可當，況城中有數萬死命之人乎？不若撤去東南，獨攻西北。賊必棄城而走，無心戀戰，可即擒也。」

雋然之，隨撤東南二面軍馬，一齊攻打西北。韓忠果引軍棄城而奔。雋與玄德、關、張率三軍掩殺，射死韓忠，餘皆四散奔走。

正追趕間，趙弘、孫仲引賊眾到，與雋交戰。雋見弘勢大，引軍暫退。弘乘勢復奪宛城。雋離十里下寨，方欲攻打，忽見正東一彪人馬到來。為首一將，生得廣額闊面，虎體熊腰；吳郡富春人也；姓孫，名堅，字文臺，乃孫武子之後。年十七歲，與父至錢塘，見海賊十餘人，劫取商人財物，於岸上分贓。堅謂父曰：「此賊可擒也。」遂奮力提刀上岸，揚聲大叫，東西指揮，如喚人狀。賊以為官兵至，盡棄財物奔走。堅趕上，殺一賊。由是郡縣知名，薦為校尉。

後會稽妖賊許昌造反，自稱陽明皇帝，聚眾數萬；堅與郡司馬招募勇士千餘人，會合州郡破之，斬許昌并其子許韶。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，除堅為鹽瀆丞，又除盱眙丞、下邳丞。今見黃巾寇起，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，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，前來接應。

朱雋大喜，便令堅攻打南門，玄德打北門，朱雋打西門，留東門與賊走。孫堅首先登城，斬賊二十餘人，賊眾奔潰。趙弘飛馬突槊，直取孫堅。堅從城上飛身奪弘槊，刺弘下馬；卻騎弘馬，飛身往來殺賊。孫仲引賊突出北門，正迎玄德，無心戀戰，只待奔逃。玄德張弓一箭，正中孫仲，翻身落馬。朱雋大軍，隨後掩殺，斬首數萬級，降者不可勝計。南陽一

路，十數郡皆平。雋班師回京，詔封為車騎對軍，河南尹。雋表奏孫堅、劉備等功。堅有人情，除別郡司馬上任去了；惟玄德聽候日久，不得除授。

三人鬱鬱不樂，上街閒行，正值郎中張鈞車到。玄德見之，自陳功績。鈞大驚，隨入朝見帝曰：「昔黃巾造反，其原皆由十常侍賣官鬻爵，非親不用，非讎不誅，以致天下大亂。今宜斬十常侍，懸首南郊，遣使者布告天下，有功者重加賞賜，則四海自清平也。」十常侍奏帝曰：「張鈞欺主。」帝令武士逐出張鈞。十常侍共議：「此必破黃巾有功者，不得除授，故生怨言。權且教省家銓注微名，待後卻再理會未晚。」因此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，剋日赴

任。玄德將兵散回鄉里，止帶親隨二十餘人，與關、張來安喜縣中到任。署縣事一月，與民秋毫無犯，民皆感化。到任之後，與關、張食則同桌，寢則同床。如玄德在稠人廣坐，關、張侍立，終日不倦。

到縣未及四月，朝廷降詔，凡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。玄德疑在遣中。適督郵行部至縣，玄德出郭迎接，見督郵施禮。督郵坐於馬上，惟微以鞭指回答。關、張二公俱怒。及到館驛，督郵南面高坐，玄德侍立階下。良久，督郵問曰：「劉縣尉是何出身？」玄德曰：「備乃中山靖王之後；自涿郡剿戮黃巾，大小三十餘戰，頗有微功，因得除今職。」督郵大喝曰：「汝詐稱皇親，虛報功績！目今朝廷降詔，正要沙汰

這等濫官汙吏！」玄德喏喏連聲而退。歸到縣中，與縣吏商議。吏曰：「督郵入威，無非要賄賂耳。」玄德曰：「我與民秋毫無犯，那得財物與他？」次日，督郵先提縣吏去，勒令指稱縣尉害民。玄德幾番自往求免，俱被門役阻住，不肯放參。

卻說張飛飲了數盃悶酒，乘馬從館驛前過，見五六十個老人，皆在門前痛哭。飛問其故。眾老人答曰：「督郵逼勒縣吏，欲害劉公；我等皆來苦告，不得放入，反遭把門人趕打！」張飛大怒，睜圓環眼，咬碎鋼牙，滾鞍下馬，逕入館驛，把門人那裏阻擋得住。直奔後堂，見督郵正坐廳上，將縣吏綁倒在地。飛大喝：「害民賊！認得我麼？」督郵未及開言，早

被張飛揪住頭髮，扯出館驛，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；扳下柳條，去督郵兩腿上著力鞭打，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。

玄德正納悶間，聽得縣前喧鬧，問左右，答曰：「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。」玄德忙去觀之，見綁縛者乃督郵也。玄德驚問其故。飛曰：「此等害民賊，不打死等甚！」督郵告曰：「玄德公救我性命！」玄德終是仁慈的人，急喝張飛住手。傍邊轉過關公來，曰：「兄長建許多大功，僅得縣尉，今反被督郵侮辱。吾思枳棘叢中，非棲鸞鳳之所；不如殺督郵，棄官歸鄉，別圖遠大之計。」玄德乃取印綬，掛於督郵之頸，責之曰：「據汝害民，本當殺卻；今姑饒汝

命。吾繳還印綬，從此去矣！」督郵歸告定州太守，太守申文省府，差人捕捉。玄德、關、張三人往代州投劉恢。恢見玄德乃漢室宗親，留匿在家不題。

卻說十常侍既握重權，互相商議；但有不從己者，誅之。趙忠，張讓，差人問破黃巾將士索金帛，不從者奏罷職。皇甫嵩、朱雋皆不肯與，趙忠等俱奏罷其官。帝又封趙忠等為車騎將軍，張讓等十三人皆封列侯。朝政愈壞，人民嗟怨。於是長沙賊區星作亂；漁陽張舉、張純反；舉稱天子，純稱大將軍。表章雪片告急，十常侍皆藏匿不奏。

一日，帝在後園與十常侍飲宴，諫議大夫劉陶，

逕到帝前大慟。帝問其故。陶曰：「天下危在旦夕，陛下尚自與閹官共飲耶！」帝曰：「國家承平，有何危急？」陶曰：「四方盜賊並起，侵掠州郡。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，欺君罔上。朝廷正人皆去，禍在目前矣！」十常侍皆免冠跪伏於帝前曰：「大臣不相容，臣等不能活矣！願乞性命歸田里，盡將家產以助軍資。」言罷痛哭。帝怒謂陶曰：「汝亦有近侍之人，何獨不容朕耶？」呼武士推出斬之。劉陶大呼：「臣死不惜！可憐漢室天下，四百餘年，到此一旦休矣！」

武士擁陶出，方欲行刑，一大臣喝住曰：「勿得下手，待我諫去。」眾視之，乃司徒陳耽。逕入室中

來諫帝曰：「劉諫議得何罪而受誅？」帝曰：「毀謗近臣，冒朕躬。」耽曰：「天下人民，欲食十常侍之肉，陛下敬之如父母，身無寸功，皆封列侯；況封譖等結連黃巾，欲為內亂；陛下今不自省，社稷立見崩摧矣！」帝曰：「封譖作亂，其事不明。十常侍中，豈無一二忠臣？」陳耽以頭撞階而諫。帝怒，命牽出，與劉陶皆下獄。是夜，十常侍即於獄中謀殺之；假帝詔以孫堅為長沙太守，討區星。

不五十日，報捷，江夏平。詔封堅為烏程侯；封劉虞為幽州牧，領兵往漁陽征張舉、張純。代州劉恢以書薦玄德見虞。虞大喜，令玄德為都尉，引兵直抵賊巢，與賊大戰數日，挫動銳氣。張純專一兇暴，士

卒心變，帳下頭目刺殺張純，將頭納獻，率眾來降。張舉見勢敗，亦自縊死。漁陽盡平。劉虞表奏劉備大功，朝廷赦免鞭督郵之罪，除下密丞，遷高堂尉。公孫瓚又表陳玄德前功，薦為別部司馬，守平原縣令。玄德在平原，頗有錢糧軍馬，重整舊日氣象。劉虞平寇有功，封太尉。

中平六年，夏四月，靈帝病篤，召大將軍何進入宮，商議後事。那何進起身屠家；因妹入宮為貴人，生皇子辯，遂立為皇后，進由是得權重任。帝又寵幸王美人，生皇子協。何后嫉妒，鳩殺王美人。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中。董太后乃靈帝之母，解瀆亭侯劉萇之妻也。初因桓帝無子，迎立解瀆亭侯之子，是為靈

帝。靈帝入繼大統，遂迎養母氏於宮中，尊為太后。

董太后嘗勸帝立皇子協為太子。帝亦偏愛協，欲立之。當時病篤，中常侍蹇碩奏曰：「若欲立協，必先誅何進，以絕後患。」帝然其說，因宣進入宮。進至宮門，司馬潘隱謂進曰：「不可入宮；蹇碩欲謀殺公。」進大驚，急歸私宅，召諸大臣，欲盡誅宦官。座上一人挺身百出曰：「宦官之勢，起自沖、質之時；朝廷滋蔓極廣，安能盡誅？倘機不密，必有滅族之禍；請細詳之。」進視之，乃典軍校尉曹操也。進叱曰：「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！」

正躊躇間，潘隱至，言：「帝已崩。今蹇碩與十

常侍商議，秘不發喪，矯詔宣何國舅入宮，欲絕後患，冊立皇子協為帝。」

說未了，使命至，宣進速入，以定後事。操曰：「今日之計，先宜正君位，然後圖賊。」進曰：「誰敢與吾正君討賊？」一人挺身出曰：「願借精兵五千，斬關入內，冊立新君，盡誅閹豎，掃清朝廷，以安天下！」進視之，乃司徒袁逢之子，袁隗之姪；名紹，字本初，見為司隸校尉。何進大喜，遂點御林軍五千。紹全身披掛。何進引何顥、荀攸、鄭泰等大臣三十餘員，相繼而入，就靈帝柩前，扶立太子辯即皇帝位。

百官呼拜已畢，袁紹入宮收蹇碩。碩慌走入御花園花陰下為中常侍郭勝所殺。碩所領禁軍，盡皆投順。紹謂何進曰：「中官結黨。今日可乘勢盡誅之。」張讓等知事急，慌入告何后曰：「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，止蹇碩一人，並不干臣等事。今大將軍聽袁紹之言，欲盡誅臣等，乞娘娘憐憫！」何太后曰：「汝等勿憂，我當保汝。」傳旨宣何進入。太后密謂曰：「我與汝出身寒微，非張讓等，焉能享此富貴？今蹇碩不仁，既已伏誅，汝何信人言，欲盡誅宦官耶？」

何進聽罷，出謂眾官曰：「蹇碩設謀害我，可族滅其家。其餘不必妄加殘害。」袁紹曰：「若不斬草

除根，必為喪身之本。」進曰：「吾意已決，汝勿多言。」眾官皆退。

次日，太后命何進參錄尚書事，其餘皆封官職。董太后宣張讓等入宮商議曰：「何進之妹，始初我抬舉他。今日他孩兒即皇帝位，內外臣僚，皆其心腹；威權太重，我將如何？」讓奏曰：「娘娘可臨朝，垂簾聽政；封皇子協為王；加國舅董重大官，掌握軍權；重用臣等；大事可圖矣。」

董太后大喜。次日設朝，董太后降旨，封皇子協為陳留王，董重為驃騎將軍，張讓等共預朝政。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權，於宮中設一宴，請董太后赴席。酒

至半酣，何太后起身捧盃再拜曰：「我等皆婦人也，參預朝政，非其所宜。昔呂后因握重權，宗族千口皆被戮。今我等宜深居九重；朝廷大事，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議，此國家之幸也。願垂聽焉。」董太后大怒曰：「汝鳩死王美人，設心嫉妒。今倚汝子為君，與汝兄何進之勢，輒敢亂言！吾敕驃騎斷汝兄首，如反掌耳！」何后亦怒曰：「吾以好言相勸，何反怒耶？」董后曰：「汝家屠沽小輩，有何見識！」

兩宮互相爭競，張讓等各勸歸宮。何后連夜召何進入宮，告以前事。何進出，召三公共議；來早設朝，使廷臣奏董太后原係藩妃，不宜久居宮中，合仍遷於河間安置，限日下即出國門。一面遣人起送董

后；一面點禁軍圍驃騎將軍董重府宅，追索印綬。董重知事急，自刎於後堂。家人舉哀，軍士方散。張讓、段珪見董后一枝已廢，遂皆以金珠玩好結構何進弟何曲并其母舞陽君，令早晚入何太后處，善言遮蔽；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。

六月，何進暗使人酖殺董后於河間驛庭，舉柩回京，葬於文陵。進託病不出，司隸校尉袁紹入見進曰：「張讓、段珪等流言於外，言公酖殺董后，欲謀大事。乘此時不誅閹宦，後必為大禍。昔竇武欲誅內豎，機謀不密，反受其殃。今公兄弟部曲將吏，皆英俊之士；若使盡力，事在掌握。此天贊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」進曰：「且容商議。」左右密報張讓；讓等轉

告何苗，又多送賄賂。苗入奏何后云：「大將軍輔佐新君，不行仁慈，專務殺伐。今無瑞又欲殺十常侍，此取亂之道也。」后納其言。

少頃，何進入白后，欲誅中涓。何后曰：「中官統領禁省，漢家故事。先帝新棄天下，爾欲誅殺舊臣，非重宗廟也。」進本是沒決斷之人，聽太后言，唯唯而出。袁紹迎問曰：「大事若何？」進曰：「太后不允，如之奈何？」紹曰：「可召四方英雄人士，勒兵來京，盡誅閹豎。此時事急，不容太后不從。」進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便發檄至各鎮，召赴京師。

主簿陳琳曰：「不可！俗云：『掩目而捕燕雀

』，是自欺也。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況國家大事乎？今將軍仗皇威，掌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；若欲誅宦官，如鼓洪爐燎毛髮耳。但當速發，行權立斷，則天人順之；卻反外檄大臣，臨犯京闕，英雄聚會，各懷一心；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一成，反生亂矣。」何進笑曰：「此懦夫之見也！」傍邊一人鼓掌大笑曰：「此事易如反掌，何必多議！」視之，乃曹操也。正是：欲除君側宵人亂，須聽朝中智士謀。不知曹操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三回：議溫明董卓叱丁原，餽金珠李肅說
呂布

且說曹操當日對何進曰：「宦官之禍，古今皆有；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，使至於此。若欲治罪，當除元惡，但付一獄吏足矣，何必紛紛召外兵乎？欲盡誅之，事必宣露。吾料其必敗也。」何進怒曰：「孟德亦懷私意耶？」操退曰：「亂天下者，必進也。」進乃暗差使命齎密詔，星夜往各鎮去。

卻說前將軍鰲鄉侯西涼刺史董卓，先為破黃巾無

功，朝廷將治其罪，因賄賂十常侍幸免；後又結託朝貴，遂任顯官，統西州大軍二十萬，常有不臣之心。是時得詔大喜，點起軍馬，陸續便行；使其婿中郎將牛輔，守住陝西，自己卻帶李傕、郭汜、張濟、樊稠等提兵望洛陽進發。卓婿謀士李儒曰：「今雖奉詔，中間多有暗昧。何不差人上表，名正言順，大事可圖。」卓大喜，遂上表。其略曰：竊聞天下所以亂逆不止者，皆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之故。臣聞揚湯止沸，不如去薪；潰癰雖痛，勝於養毒。臣敢鳴鐘鼓入洛陽，請除讓等。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何進得表，出示大臣。侍御史鄭泰諫曰：「董卓乃豺狼也，引入京城，必食人矣。」進曰：「汝多

疑，不足謀大事。」盧植亦諫曰：「植素知董卓為人，面善心狠；一入禁庭，必生禍患。不如止之勿來，免致生亂。」

進不聽，鄭泰、盧植皆棄官而去。朝廷大臣，去者大半。進使人迎董卓於澠池，卓按兵不動。張讓等知外兵到，共議曰：「此何進之謀也；我等不先下手，皆滅族矣。」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，入告何太后曰：「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京師，欲滅臣等，望娘娘垂憐賜救。」太后曰：「汝等可詣大將軍府謝罪。」讓曰：「若到相府，骨肉齏粉矣。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諭止之。如其不從，臣等只就娘娘前請死。」

太后乃降詔宣進。進得詔便行。主簿陳琳諫曰：「太后此詔，必是十常侍之謀，切不可去。去必有禍。」進曰：「太后詔我，有何禍事？」袁紹曰：「今謀已泄，事已露，將軍尚欲入宮耶？」曹操曰：「先召十常侍出，然後可入。」進笑曰：「此小兒之見也。吾掌天下之權，十常侍敢待如何？」紹曰：「公必欲去，我等引甲士護從，以防不測。」

於是袁紹、曹操各選精兵五百，命袁紹之弟袁術領之。袁術全身披掛，引兵布列青瑣門外。紹與操帶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。黃門傳懿旨云：「太后特宣大將軍，餘人不許輒入。」將袁紹、曹操等都阻住宮門外。何進昂然直入。至嘉德殿門，張讓、段珪迎

出，左右圍住，進大驚。讓厲聲責進曰：「董后何罪，妄以酖死？國母喪葬，託疾不出！汝本屠沽小輩，我等薦之天子，以致榮貴；不思報效，欲相謀害！汝言我等甚濁，其清者是誰？」進慌急，欲尋出路，宮門盡閉，伏甲齊出，將何進砍為兩段。後人有詩歎之曰：漢室傾危天數終，無謀何進作三公。幾番不聽忠臣諫，難免宮中受劍鋒。

讓等既殺何進，袁紹久不見進出，乃於宮門外大叫曰：「請將軍上車！」讓等將何進首級從牆上擲出，宣諭曰：「何進謀反，已伏誅矣。其餘脅從，盡皆赦宥。」袁紹厲聲大叫：「闔官謀殺大臣！誅惡黨者前來助戰！」何進部將吳匡，便於青瑣門外放起火

來。袁術引兵突入宮庭，但見闔官，不論大小，盡皆殺之。袁紹、曹操斬關入內。趙忠，程曠，夏惲，郭勝四個被趕至翠花樓前，剝為肉泥。宮中火燄沖天。張讓，段珪，曹節，侯覽將太后及太子并陳留王劫去內省，從後道走北宮。

時盧植棄官未去，見宮中事變，擐甲持戈，立於閣下。遙見段珪擁逼何后過來，植大呼曰：「段珪逆賊，安敢劫太后！」段珪回身便走。太后從窗中跳出，植急救得免。吳匡殺入內庭，見何苗亦提劍出。匡大呼曰：「何苗同謀害兄，當共殺之！」眾人俱曰：「願斬謀兄之賊！」苗欲走，四面圍定，砍為齏粉。紹復令軍士分頭來殺十常侍家屬，不分大小，盡

皆誅絕，多有無鬚者誤被殺死。曹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，請何太后權攝大事，遣兵追襲張讓等，尋覓少帝。

且說張讓，段珪，劫擁少帝及陳留王，冒煙突火，連夜奔走至北邙山。約三更時分，後面喊聲大舉，人馬趕至；當前何南中部掾吏閔貢，大呼：「逆賊休走！」張讓見事急，遂投河而死。帝與陳留王未知虛實，不敢高聲，伏於河邊亂草之內。軍馬四散去趕，不知帝之所在。

帝與王伏至四更，露水又下，腹中飢餓，相抱而哭；又怕人知覺，吞聲草莽之中。陳留王曰：「此間

不可久戀，須別尋活路。」於是二人以衣相結，爬上岸邊。滿地荊棘，黑暗之中，不見行路。正無奈何，忽有流螢千百成群，光芒照耀，只在帝前飛轉。陳留王曰：「此天助我兄弟也！」遂隨螢火而行，漸漸見路。行至五更，足痛不能行。山岡邊見一草堆，帝與王臥於草堆之畔。草堆前面是一所莊院。莊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莊後，驚覺，披衣出戶，四下觀望。見莊後草堆上紅光沖天，慌忙往視，卻是二人臥於草畔。

莊主問曰：「二少年誰家之子？」帝不敢應。陳留王指帝曰：「此是當今皇帝，遭十常侍之亂，逃難到此。吾乃皇弟陳留王也。」莊主大驚，再拜曰：「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。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，

故隱於此。」遂扶帝入莊，跪進酒食。

卻說閔貢趕上段珪拏住，問天子何在。珪言已在半路相失，不知何往。貢遂殺段珪，懸頭於馬項下，分兵四散尋覓；自己卻獨乘一馬，隨路追尋。偶至崔毅莊，毅見首級，問之，貢說詳細。崔毅引貢見帝，君臣痛哭。貢曰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請陛下還都。」崔毅莊上只有瘦馬一匹，備與帝乘。貢與陳留王共乘一馬。離莊而行，不到三里，司徒王允，太尉楊彪，左軍校尉淳于瓊，右軍校尉趙萌，後軍校尉鮑信，中軍校尉袁紹，一行人眾，數百人馬，接著車駕，君臣皆哭。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號令。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坐，簇帝還京。先是洛陽小兒謠

曰：「帝非帝，王非王，千乘萬騎走北邙。」至此果應其讖。

車駕行不到數里，忽見旌旗蔽日，塵土遮天，一枝人馬到來。百官失色，帝亦大驚。袁紹驟馬出問何人。繡旗影裏，一將飛出，厲聲問：「天子何在？」帝戰慄不能言。陳留王勒馬向前，叱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卓曰：「西涼刺史董卓也。」陳留王曰：「汝來保駕耶？汝來劫駕耶？」卓應曰：「特來保駕。」陳留王曰：「既來保駕，天子在此，何不下馬？」卓大驚，慌忙下馬，拜於道左。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，自初至終，並無失語。卓暗奇之，已懷廢立之意。

是日還宮，見何太后，俱各痛哭。檢點宮中，不見了傳國玉璽。董卓屯兵城外，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，橫行街市，百姓惶惶不安。卓出入宮庭，略無忌憚。後軍校尉鮑信，來見袁紹，言董卓必有異心，可速除之。紹曰：「朝廷新定，未可輕動。」鮑信見王允，亦言其事。允曰：「且容商議。」信自引本部軍兵，投泰山去了。

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，盡歸掌握。私謂李儒曰：「吾欲廢帝立陳留王，何如？」李儒曰：「今朝廷無主，不就此時行事，遲則有變矣。來日於溫明園中，召集百官，諭以廢立；有不從者斬之，則威權之行，正在今日。」

卓喜。次日大排筵會，遍請公卿。公卿皆懼董卓，誰敢不到？卓待百官到了，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，帶劍入席。酒行數巡，卓教停酒止樂，乃厲聲曰：「吾有一言，眾官靜聽。」眾官側耳。卓曰：「天子為萬民之主，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。今上懦弱，不若陳留王聰明好學，可承大位。吾欲廢帝，立陳留王，諸大臣以為何如？」誅官聽罷，不敢出聲。座上一人推案直出，立於筵前，大呼：「不可！不可！汝是何人，敢發大語？天子乃先帝嫡子，初無過失，何得妄議廢立？汝欲為篡逆耶？」卓視之，乃荊州刺史丁原也。卓怒叱曰：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！」遂掣佩劍欲斬丁原。

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，生得器宇軒昂，威風凜凜，手執方天畫戟，怒目而視。李儒急進曰：「今日飲宴之處，不可談國政；來日向都堂公論未遲。」眾人皆勸丁原上馬而去。卓問百官曰：「吾所言，合公道否？」盧植曰：「明公差矣；昔太甲不明，伊尹放之於桐宮。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，造惡三千餘條，故霍光告太廟而廢之。今上雖幼，聰明仁智，並無分毫過失。公乃外郡刺史，素未參與國政，又無伊、霍之大才，何可強主廢立之事？聖人云『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』」卓大怒，拔劍向前欲殺植。議郎彭伯諫曰：「盧尚書海內人望，今先害之，恐天下震怖。」卓乃止。司徒王允曰：「廢立之事，

不可酒後相商，另日再議。」於是百官皆散。卓按劍立於園門，忽見一人躍馬持戟，於園門外往來馳驟。卓問李儒：「此何人也？」儒曰：「此丁原義兄；姓呂，名布，字奉先者也。主公且須避之。」卓乃入園潛避。

次日，人報丁原引軍城外搦戰。卓怒，引軍同李儒出迎。兩陣對圓，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，披百花戰袍，擐唐猊鎧甲，繫獅蠻寶帶，縱馬挺戟，隨丁建陽出到陣前。建陽指卓罵曰：「國家不幸，閹官弄權，以致萬民塗炭。爾無尺寸之功，焉敢妄言廢立，欲亂朝廷？」

董卓未及回言，呂布飛馬直殺過來。董卓慌走，建陽率軍掩殺。卓兵大敗，退三十餘里下寨，聚眾商議。卓曰：「吾觀呂布非常人也。吾若得此人，何慮天下哉？」帳前一人出曰：「主公勿憂；某與呂布同鄉，知其勇而無謀，見利忘義。某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呂布拱手來降，可乎？」

卓大喜，觀其人，乃虎賁中郎李肅也。卓曰：「汝將何以說之？」肅曰：「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，號曰『赤兔』，日行千里。須得此馬，再用金珠，以利結其心。某更進說詞，呂布必反丁原，來投主公矣。」卓問李儒曰：「此言可乎？」儒曰：「主公欲取天下，何惜一馬？」卓欣然與之，更與黃金一千兩、明

珠數十顆、玉帶一條。

李肅齎了禮物，投呂布寨來。伏路軍人圍住。肅曰：「可速報呂將軍，有故人來見。」軍人報知，布命入見。肅見布曰：「賢弟別來無恙！」布揖曰：「久不相見，今居何處？」肅曰：「見任虎賁中郎將之職。聞賢弟匡扶社稷，不勝之喜。有良馬一匹，日行千里，渡水登山，如履平地，名曰『赤兔』；特獻與賢弟，以助虎威。」布便令牽過來看。果然那馬渾身上下，火炭般赤，無半根雜毛；從頭至尾，長一丈；從蹄至項，高八尺；嘶喊咆哮，有騰空入海之狀。後人有詩單道赤兔馬曰：奔騰千里蕩塵埃，渡水登山紫霧開。掣斷絲韁搖玉轡，火龍飛下九天來。

布見了此馬，大喜，謝肅曰：「兄賜此良駒，將何以為報？」肅曰：「某為義氣而來，豈望報乎？」布置酒相待。酒酣，肅曰：「肅與賢弟少得相見；令尊卻常會來。」布曰：「兄醉矣！先父棄世多年，安得與兄相會？」肅大笑曰：「非也；某說今日丁刺史耳。」布惶恐曰：「某在丁建陽處，亦出於無奈。」肅曰：「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，四海孰不欽敬？功名富貴，如探囊取物，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？」布曰：「恨不逢其主耳。」肅笑曰：「『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』見機不早，悔之晚矣。」布曰：「兄在朝廷，觀何人為世之英雄？」肅曰：「某遍觀群臣，皆不如董卓，董卓為人敬賢禮士，賞罰分

明，終成大業。」布曰：「某欲從之，恨無門路。」

肅取金珠、玉帶列於布前。布驚曰：「何為有此？」肅令叱退左右，告布曰：「此是董公久慕大名，特令某將此奉獻。赤兔馬亦董公所贈也。」布曰：「董公如此見愛，某將何以報之？」肅曰：「如某之不才，尚為虎賁中郎將；公若到彼，貴不可言。」

布曰：「恨無涓埃之功，以為進見之禮。」肅曰：「功在翻手之間，公不肯為耳。」布沈吟良久曰：「吾欲殺丁原，引軍歸董卓，何如？」肅曰：「賢弟若能如此，真莫大之功也！但事不宜遲，在於速決。」

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，肅別去。是夜二更時分，

布提刀逕入丁原帳中。原正秉燭觀書，見布至，曰：「吾兒來有何事故？」布曰：「吾堂堂丈夫，安肯為汝子乎！」原曰：「奉先何故心變？」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，大呼：「左右！丁原不仁，吾已殺之。肯從吾者在此，不從者自去！」軍士散其大半。

次日，布持丁原首級，往見李肅。肅遂引布見卓。卓大喜，置酒相待。卓先下拜曰：「卓今得將軍，如旱苗之得甘雨也。」布納卓坐而拜之曰：「公若不棄，布請拜為義父。」卓以金甲錦袍賜布，暢飲而散。卓自是威勢越大，自領前將軍事，封弟董旻為左將軍鄼侯，封呂布為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。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。卓乃於省中設宴，會集公卿，令呂

布將甲士千餘，侍衛左右。

是日，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。酒行數巡，卓拔劍曰：「今上闇弱，不可以奉宗廟；吾將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廢帝為弘農王，立陳留王皇帝。有不從者斬！」群臣惶怖莫敢對。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曰：「今上即位未幾，並無失德；汝欲廢嫡立庶，非反而何？」卓怒曰：「天下事在我！我今為之，誰敢不從？汝視我之劍不利否？」袁紹亦拔劍曰：「汝劍利，吾劍未嘗不利！」兩個在筵上對敵。正是：丁原仗義身先喪，袁紹爭鋒勢又危。畢竟袁紹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四回：廢漢帝陳留為皇，謀董賊孟德獻刀

且說董卓欲殺袁紹，李儒止之曰：「事未可定，不可妄殺。」袁紹手提寶劍，辭別百官而出，懸節東門，奔翼州去了。卓謂太傅袁隗曰：「汝姪無禮，吾看汝面，姑恕之。廢立之事若何？」隗曰：「太尉所見是也。」卓曰：「敢有阻大議者，以軍法從事。」群臣震恐，皆云：「一聽尊命。」宴罷，卓問侍中周毖、校尉伍瓊曰：「袁紹此去若何？」周毖曰：「袁紹忿忿而去，若購之急，勢必為變，且袁氏樹恩四世，門生故吏，遍於天下；倘收豪傑以聚徒眾，英雄

因之而起，山東非公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為一郡守，則紹喜於免罪，必無患矣。」伍瓊曰：「袁紹好謀無斷，不足為慮；誠不若加之一郡守，以收民心。」

卓從之，即日差人拜紹為渤海太守。九月朔，請帝陞嘉德殿，大會文武。卓拔劍在手，對眾曰：「天子闇弱，不足以君天下。今有策文一道，宜為宣讀。」乃令李儒讀策曰：「孝靈皇帝，早棄臣民；皇帝，海內仰望。而帝天資輕佻，威儀不恪，居喪慢惰；否德既彰，有忝大位。皇太后教無母儀，統政荒亂。永樂太后暴崩，眾論惑焉。三綱之道，天地之紀，毋乃有闕？陳留王協，聖德偉懋，規矩肅然；居喪哀戚，言不以邪；休聲美譽，天下所聞；宜承洪業，為萬世

統。茲廢皇帝為弘農王，皇太后還政。請奉陳留王為皇帝，應天順人，以慰生靈之望。」

李儒讀策畢，卓叱左右扶帝下殿，解其璽綬，北面長跪，稱臣聽命。又呼太后去服候敕。帝后皆號哭。群臣無不悲慘。階下一大臣，憤怒高叫曰：「賊臣董卓，敢為欺天之謀，吾當以頸血濺之！」揮手中象簡，直擊董卓。卓大怒，喝武士拏下，乃尚書丁管也。卓命牽出斬也。管罵不絕口，至死神色不變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董賊潛懷廢立圖，漢家宗社委丘墟。滿朝臣宰皆囊括，惟有丁公是丈夫。

卓請陳留王登殿。群臣朝賀畢，卓命扶何太后并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閒住，封鎖宮門，禁群臣無得擅入。可憐少帝四月登基，至九月即被廢。卓所立陳留王協，表字伯和，靈帝中子，即獻帝也，時年九歲。改元初平。董卓為相國，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威福莫比。李儒勸卓擢用名流，以收人望，因薦蔡邕之才。卓命徵之，邕不赴。卓怒，使人謂邕曰：「如不來，當滅汝族。」邕懼，只得應命而至。卓見邕大喜，一月三遷其官，拜為侍中，甚見親厚。

卻說少帝與何太后、唐妃困於永安宮中，衣服飲食，漸漸欠缺；少帝淚不曾乾。一日，偶見雙燕飛於

庭中，遂吟詩一首。詩曰：

嫩草綠凝煙，裊裊雙飛燕。洛水一條青，陌上人稱羨。遠望碧雲深，是吾舊宮殿。何人仗忠義，洩我心中怨！

董卓時常使人探聽。是日獲得此詩，來呈董卓。

卓曰：「怨望作詩，殺之有名矣。」遂命李儒帶武士十人，入宮弑帝。帝與后、妃正在樓上，宮女報李儒至，帝大驚。儒以鳩酒奉帝，帝問何故。儒曰：「春日融和，董相國特上壽酒。」太后曰：「既云壽酒，汝可先飲。」儒怒曰：「汝不飲耶？」呼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：「壽酒不飲，可領此二物！」唐妃跪告

曰：「妾身代帝飲酒，願公存母子性命。」儒叱曰：「汝何人，可代王死？」乃舉酒與何太后曰：「汝可先飲！」后大罵何進無謀，引賊入京，致有今日之禍。儒催逼帝，帝曰：「容我與太后作別。」乃大慟而作歌。其歌曰：

天地易兮日月翻，棄萬乘兮退守藩。為巨逼兮命不久，大勢去兮空淚潸！

唐妃亦作歌曰：

皇天將崩兮，后土頽；身為帝姬兮，恨不隨。生死異路兮，從此別；奈何瑩速兮，心中悲！

歌罷，相抱而哭。李儒叱曰：「相國立等回報，汝等俄延，望誰救耶？」太后大罵：「董賊逼我母子，皇天不佑！汝等助惡，必當滅族！」儒大怒，雙手扯住太后，直攏下樓，叱武士絞死唐妃，以鴆酒灌殺少帝，還報董卓。卓命葬於城外。自此每夜入宮，姦淫宮女，夜宿龍床。嘗引軍出城，行到陽城地方，時當二月，村民社賽。男女皆集，卓命軍士圍住，盡皆殺之，掠婦女財物，裝載車上，懸頭千餘顆於車下，連軫還都，揚言殺賊大勝而回；於城門下焚燒人頭，以婦女財物分散眾軍。

越騎校尉伍孚，字德瑜，見卓殘暴，憤恨不平。嘗於朝服內披小鎧，藏短刀，欲伺便殺卓。一日，卓

入朝，孚迎至閣下，拔刀直刺卓。卓氣力大，兩手摳住；呂布便入，揪倒伍孚。卓問曰：「誰教汝反？」孚瞪目大喝曰：「汝非吾君，吾非汝臣，何反之有？汝罪惡盈天，人人願得而誅之！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！」卓大怒，命牽出剖劓之。孚至死罵不絕口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

漢末忠臣說伍孚，沖天豪氣世間無。朝堂殺賊名猶在，萬古堪稱大丈夫！

董卓自此出入常帶甲士護衛。時袁紹在渤海，聞知董卓弄權，乃差人齎密書來見王允。書略曰：卓賊欺天廢主，人不忍言；而公恣其跋扈，如不聽聞，豈

報國效忠之臣哉？紹今集兵練卒，欲掃清王室，未敢輕動。公若有心，當乘間圖之。若有驅使，即當奉命。

王允得書，尋思無計。一日，於侍班閣子內見舊臣俱在，允曰：「今日老夫賤降，晚間敢屈眾位到舍小酌。」眾官皆曰：「必來祝壽。」當晚王允設宴後堂，公卿皆至。酒行數巡，王允忽然掩面大哭。眾官驚問曰：「司徒貴誕，何故發悲？」允曰：「今日並非賤降，因欲與眾位一敘，恐董卓見疑，故託言耳。董卓欺主弄權，社稷旦夕難保。想高皇誅秦滅楚，奄有天下；誰想傳至今日，乃喪於董卓之手；此吾所以哭也。」於是眾官皆哭。坐中一人撫掌大笑曰：「滿

朝公卿，夜哭到明，明哭到夜，還能哭死董卓否？」允視之，乃驍騎校尉曹操也。允怒曰：「汝祖宗亦食祿漢朝，今不思報國而反笑耶？」操曰：「吾非笑別事，笑眾位無一計殺董卓耳。操雖不才，願即斷董卓頭，懸之都門，以謝天下。」允避席問曰：「孟德有何高見？」操曰：「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，實欲乘間圖之耳。今卓頗信操，操因得時近卓。聞司徒有七星寶刀一口，願借與操入相府刺殺之，雖死不恨！」允曰：「孟德果有是心，天下幸甚！」遂親自酌酒奉操。操瀝酒設誓，允隨取寶刀與之。操藏刀，飲酒畢，即起身辭別眾官而去。眾官又坐了一回，亦俱散訖。

次日，曹操佩著寶刀，來至相府，問丞相何在。從人云：「在小閣中。」操竟入。見董卓坐於床上，呂布侍立於側。卓曰：「孟德來何遲？」操曰：「馬羸行遲耳。」卓顧謂布曰：「吾有西涼進來好馬，奉先可親去揀一騎賜與孟德。」布領令而去。操暗忖曰：「此賊合死！」即欲拔刀刺之。懼卓力大，未敢輕動。卓胖大不耐久坐，遂倒身而臥，轉面向內。操又思曰：「此賊當休矣！」急掣寶刀在手。恰待要刺，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鏡中，照見曹操在背後拔刀，急回身問曰：「孟德何為？」

時呂布已牽馬至閣外，操惶遽，乃持刀跪下曰：「操有寶刀一口，獻上恩相。」卓接視之，見其刀長

尺餘，七寶嵌飾，極其鋒利，果寶刀也；遂遞與呂布收了。操解鞞付布。卓引操出閣看馬。操謝曰：「借願試一騎。」卓就教與鞍轡。操牽馬出相府，加鞭望東南而去。布對卓曰：「適來曹操似有行刺之狀，及被喝破，故推獻刀。」卓曰：「吾亦疑之。」

正說話間，適李儒至，卓以其事告之。儒曰：「操無妻小在京，只獨居寓所。今差人往召，如彼無疑而便來，則是獻刀；如推託不來，則必是行刺，便可擒而問也。」卓然其說，即差獄卒四人往喚操。去了良久，回報曰：「操不曾回寓，乘馬飛出東門。門吏問之，操曰：『丞相差我有緊急公事』，縱馬而去矣。」儒曰：「操賊心逃竄，行刺無疑矣。」卓大怒

曰：「我如此重用，反欲害我！」儒曰：「此必有同謀者，待拏住曹操便可知矣。」卓遂令遍行文書，畫影圖形，捉拏曹操。擒獻者，賞千金，封萬戶侯；窩藏者同罪。

且說曹操逃出城外，飛奔譙郡。路經中牟縣，為守關軍士所獲，擒見縣令。操言：「我是客商，覆姓皇甫。」縣令熟視曹操，沈吟半晌，乃曰：「吾前在洛陽求官時，曾認得汝是曹操，如何隱諱？且把來監下，明日解去京師請賞。」把關軍士賜以酒食而去。

至夜分，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，直至後院中審究；問曰：「我聞丞相待汝不薄，何故自取其

禍？」操曰：「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！』汝既拏住我，便當解去請賞。」縣令屏退左右，謂操曰：「汝休小覷我。我非俗吏，奈未遇其主耳。」操曰：「吾祖宗世食漢祿，若不思報國，與禽獸何異？吾屈身事卓者，欲乘間圖之，為國除害耳。今事不成，乃天意也！」縣令曰：「孟德此行，將欲何往？」操曰：「吾將歸鄉里，發矯詔，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，吾之願也。」

縣令聞言，乃親釋其縛，扶之上坐，再拜曰：「公真天下忠義之士也！」曹操亦拜，問縣令姓名。縣令曰：「吾姓陳，名宮，字公臺。老母妻子，皆在東郡。今感公忠義，願棄一官，從公而逃。」操甚喜。

是夜陳宮收拾盤費，與曹操更衣易服，各背劍一口，乘馬投故鄉來。

行了三日，至成皋地方，天色向晚。操以鞭指林深處，謂宮曰：「此間有一人姓呂，名伯奢，是吾父結義弟兄；就往問家中消息，覓一宿，如何？」宮曰：「最好。」二人至莊前下馬，入見伯奢。奢曰：「我聞朝廷遍行文書，捉汝甚急，汝父已避陳留去了。汝如何得至此？」操告以前事，曰：「若非陳縣令，已粉骨碎身矣。」伯奢拜陳宮曰：「小姪若非使君，曹氏滅門矣。使君寬懷安坐，今晚便可下榻草舍。」說罷，即起身入內。良久乃出，謂陳宮曰：「老夫家無好酒，容往西村沽一樽來相待。」言訖，匆

匆上驢而去。

操與宮坐久，忽聞莊後有磨刀之聲。操曰：「呂伯奢非吾至親，此去可疑，當竊聽之。」二人潛步入草堂後，但聞人語曰：「縛而殺之，何如？」操曰：「是矣！今若不先下手，必遭擒獲。」遂與宮拔劍直入，不問男女，皆殺之，一連殺死八口。搜至廚下，卻見縛一豬欲殺。宮曰：「孟德心多，誤殺好人矣！」急出莊上馬而行。行不到二里，只見伯奢驢鞍前懸酒二瓶，手攜果菜而來，叫曰：「賢姪與使君何故便去？」操曰：「被罪之人，不敢久住。」伯奢曰：「吾已分付家人宰一豬相款，賢姪、使君何憎一宿？速請轉騎。」

操不顧，策馬便行。行不數步，忽拔劍復回，叫伯奢曰：「此來者何人？」伯奢回頭看時，操揮劍砍伯奢於驢下。宮大驚曰：「適纔誤耳，今何為也？」操曰：「伯奢到家，見殺死多人，安肯干休？若率眾來追，必遭其禍矣。」宮曰：「知而故殺，大不義也！」操曰：「寧教我負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負我。」陳宮默然。

當夜行數里，月明中敲開客店門投宿。喂飽了馬，曹操先睡。陳宮尋思：「我將謂曹操是好人，棄官跟他；原來是個狠心之徒！今日留之，必為後患。」便欲拔劍來殺曹操。正是：設心狠毒非良士，操卓原來一路人。畢竟曹操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五回：發矯詔諸鎮應曹公，破關兵三英戰
呂布

卻說陳宮正欲下手殺曹操，忽轉念曰：「我為國家跟他到此，殺之不義。不若棄而他往。」插劍上馬，不等天明，自投東郡去了。操覺，不見陳宮，尋思：「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，疑我不仁，棄我而去；吾當急行，不可久留。」遂連夜到陳留，尋見父親，備說前事；欲散家資，招募義兵。父言：「資少恐不成事。此間有孝廉衛弘，疏財仗義，其家巨富；若得相助，事可圖矣。」

操置酒張筵，拜請衛弘到家，告曰：「今漢室無主，董卓專權，欺君害民，天下切齒。操欲力扶社稷，恨力不足。公乃忠義之士，敢求相助。」衛弘曰：「吾有是心久矣，恨未遇英雄耳。既孟德有大志，願將家資相助。」操大喜；於是先發矯詔，馳報各道，然後招集義兵，豎起招兵白旗一面，上書「忠義」二字。不數日間，應募之士，如雨駢集。

一日，有一個陽平衛國人，姓樂，名進，字文謙，來投曹操。又有一個山陽鉅鹿人，姓李，名典，字曼成，也來投曹操。操皆留為帳前吏。又有沛國譙人，夏侯惇，字元讓，乃夏侯嬰之後；自小習鎗棒；年十四從師學武，有人辱罵其師，惇殺之，逃於外

方；聞知曹操起兵，與其族弟夏侯淵兩個，各引壯士千人來會。此二人本操之弟兄；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，過房與曹家，因此是同族。

不數日，曹氏兄弟曹仁，曹洪，各引兵千餘來助。曹仁字子孝，曹洪字子廉；二人兵馬嫻熟，武藝精通。操大喜，於村中調諫軍馬。衛弘盡出家財，置辦衣甲旗幡。四方送糧者，不計其數。

時袁紹得操矯詔，乃聚麾下文武，引兵三萬，離渤海來與曹操會盟。操作檄文以達諸郡。檄文曰：

操等謹以大義布告天下；董卓欺天罔地，滅國弑

君；穢亂宮禁，殘害生靈；狼戾不仁，罪惡充積！今奉天子密詔，大集義兵，誓欲掃清華夏，剿戮群凶。望興義師，共洩公憤；扶持王室，拯救黎民。檄文到日，可速奉行！

操發檄文去後，各鎮諸侯，皆起兵相應；

第一鎮，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。第二鎮，冀州刺史韓馥。第三州鎮，豫州刺史孔。第四鎮，兗州刺史劉岱。第五鎮，河內郡太守王匡。第六鎮，陳留太守張邈。第七鎮，東郡太守喬瑁。第八鎮，山陽太守劉遺。第九鎮，濟北相鮑信。第十鎮，北海太守孔融。第十一鎮，廣陵太守張超。第十二鎮，徐州刺史陶

謙。第十三鎮，西涼太守馬騰。第十四鎮，北平太守公孫瓚。第十五鎮，上黨太守張楊。第十六鎮，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。第十七鎮，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。諸路軍馬，少不等，一有三萬者，有一二萬者一，各領文官武將，投洛陽來。

且說北平太守公孫瓚，統領精兵一萬五千，路經德州平原縣。正行之間，遙見桑樹叢中，一面黃旗，數騎來迎。瓚視之，乃劉玄德也。瓚問曰：「賢弟何故在此？」玄德曰：「舊日蒙兄保備為平原縣令，今聞大軍過此，特來奉候，就請兄長入城歇馬。」瓚指關、張而問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玄德曰：「此關羽，張飛，備結義兄弟也。」瓚曰：「乃同破黃巾者乎？」

「玄德曰：「皆此二人之力。」瓚曰：「今居何職？」玄德答曰：「關羽為馬弓手，張飛為步弓手。」瓚歎曰：「如此可謂埋沒英雄！今董卓作亂，天下諸侯，共往誅之。賢弟可棄此卑官，一同討賊，力扶漢室，若何？」玄德曰：「願往。」張飛曰：「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，免有今日之事。」雲長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即當收拾前去。」

玄德、關、張引數騎跟公孫瓚來。曹操接著。眾諸侯亦陸續皆至，各自安營下寨，連接二百餘里。操乃宰牛殺馬，大會諸侯，商議進兵之策。太守王匡曰：「今奉大義，必立盟主；眾聽約束，然後進兵。」操曰：「袁本初四世三公，門多故吏，漢朝名相之

裔，可為盟主。」紹再三推辭。眾皆曰：「非本初不可。」紹方應允。次日築臺三層，遍列五方旗幟，上建白旄黃鉞，兵符將印，請紹登壇。紹整衣佩劍，慨然而上，焚香再拜。其盟曰：漢室不幸，皇綱失統。賊臣董卓，乘釁縱害，禍加至尊，虐流百姓。紹等懼社稷淪喪，糾合義兵，並赴國難。凡我同盟，齊心戮力，以致臣節，必無二志。有渝此盟，俾墜其命，無克遺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明靈，實皆鑒之！

讀畢，歆血。眾因其辭氣慷慨，皆涕泗橫流。歆血已罷，下壇。眾扶紹升帳而坐，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列坐定。操行酒數巡，言曰：「今日既立盟主，各聽調遣，同扶國家，勿以強弱計較。」袁紹曰：「紹雖

不才，既承公等推為盟主，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。國有常刑，軍有紀律；各宜遵守，勿得違犯。」眾皆曰：「惟命是聽。」紹曰：「吾弟袁術總督糧草，應付諸營，無使有缺。更須一人為先鋒，直抵汜水關挑戰。餘各據險要，以為接應。」長沙太守孫堅出曰：「堅願為前部。」紹曰：「文臺勇烈，可當此任。」堅遂引本部人馬殺奔汜水關來。守關將士，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。董卓自專大權之後，每日飲宴。李儒接得告急文書，逕來稟卓。卓大驚，急聚眾將商議。溫侯呂布挺身出曰：「父親勿慮；關外諸侯，布視之如草芥。願提虎狼之師，盡斬其首，懸於都門。」卓大喜曰：「吾有奉先，高枕無憂矣！」言未絕，

呂布背後一人高聲出曰：「『割雞焉用牛刀？』不勞溫侯親往。吾斬眾諸侯首級，如探囊取物耳。」卓視之，其人身長九尺，虎體狼腰，豹頭猿臂；關西人也；姓華，名雄。卓聞言大喜，加為驍騎校尉，撥馬步軍五萬，同李肅，胡軫，趙岑星夜赴關迎敵。眾諸侯內有濟北相鮑信，尋思孫堅既為前部，怕他奪了頭功，暗撥其弟鮑忠，先將馬步軍三千，逕抄小路，直到關下搦戰。華雄引鐵騎五百，飛下關來，大喝：「賊將休走！」鮑忠急待退，被華雄手起刀落，斬於馬下，生擒將校極多。華雄遣人將鮑忠首級來相府報捷，卓加雄為都督。

卻說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。那四將；第一個，右

北平土垠人；姓程，名普，字德謀，使一條鐵脊蛇矛；第二個，姓黃，名蓋，字公覆，零陵人也，使鐵鞭；第三個，姓韓，名當，字義公，遼西令支人也，使一口大刀；第四個，姓祖，名茂，字大榮，吳郡富春人也，使雙刀。孫堅披爛銀鎧，裏赤幘，橫古錠刀，騎花鬃馬，指關上而罵曰：「助惡匹夫，何不早降！」

華雄副將胡軫引兵五千出關迎戰。程普飛馬挺矛，直取胡軫。鬥不數合，程普刺中胡軫咽喉，死於馬下。堅揮軍直殺至關前，關上矢石如雨。孫堅引兵回至梁東屯住，使人於袁紹處報捷，就於袁術處催糧。或說術曰：「孫堅乃江東猛虎；若打破洛陽，殺

了董卓，正是除狼而得虎也。今不與糧，彼軍必散。」術聽之，不發糧草。孫堅軍缺食，軍中自亂，細作報上關來。李肅為華雄謀曰：「今夜我引一軍從小路下關，襲孫堅寨後，將軍揮其前寨，堅可擒矣。」

雄從之，傳令軍士飽餐，乘夜下關。是夜月白風清。到堅寨時，已是半夜，鼓譟直進。堅慌忙披掛上馬，正遇華雄。兩馬相交，鬥不數合，後面李肅軍到，令軍士放起火來。堅軍亂竄。眾將各自混戰，止有祖茂跟定孫堅，突圍而走。背後華雄追來。堅取箭，連放兩箭，皆被華雄躲過。再放第三箭時，因用力太猛，拽折了鵲畫弓，只得棄弓縱馬而奔。祖茂曰：「主公頭上赤幘射目，為賊所識認。可脫幘與某

戴之。」堅就脫幘換茂盔，分兩路而走。雄軍只望赤幘者追趕，堅乃從小路得脫。祖茂被華雄追急，將赤幘挂於人家燒不盡的庭柱上，卻入樹林潛躲。

華雄軍於下遙月見赤幘，四面圍定，不敢近前。用箭射之，方知是計，遂向前取了赤幘。祖茂於林後殺出，揮雙刀欲劈華雄；雄大喝一聲，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。殺至天明，雄方引兵上關。程普，黃蓋，韓當都來尋見孫堅，再收拾軍馬屯紮。堅為折了祖茂，傷感不已，星夜遣人報知袁紹。紹大驚曰：「不想孫文臺敗於華雄之手！」便聚眾諸侯商議。眾人都到，只有公孫瓚後至，紹請入帳列坐。紹曰：「前日鮑將軍之弟不遵調遣，擅自進兵，殺身喪命，折了許多軍

士。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；挫動銳氣，為之奈何？
「諸侯並皆不語。」

紹舉目遍視，見公孫瓚背後立著三人，容貌異常，都在那裏冷笑。紹問曰：「公孫太守背後何人？」瓚呼玄德出曰：「此吾自幼同舍兄弟，平原令劉備是也。」曹操曰：「莫非破黃巾劉玄德乎？」瓚曰：「然。」即令劉玄德拜見。瓚將玄德功勞，並其出身，細說一遍。紹曰：「既是漢室宗派，取坐來。」命坐。備遜謝。紹曰：「吾非敬汝名爵，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。」玄德乃坐於末位，關、張叉手侍立於後。

忽探子來報：「華雄引鐵騎下關，用長竿挑著孫太守赤幘，來寨前大罵搦戰。」紹曰：「誰敢去戰？」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：「小將願往。」紹喜，便著俞涉出馬。即時報來：「俞涉與華雄戰不三合，被華雄斬了。」眾大驚。太守韓馥曰：「吾有上將潘鳳，可斬華雄。」紹急令出戰。潘鳳手提大斧上馬。去不多時，飛馬來報：「潘鳳又被華雄斬了。」眾皆失色。紹曰：「可惜吾上將顏良、文醜未至！得一人在此，何懼華雄？」言未畢，階下一人大呼出曰：「小將軍願往斬華雄頭，獻於帳下！」眾視之，見其人身長九尺，髯長二尺；丹鳳眼，臥蠶眉；面如重棗，聲如巨鐘；立於帳前。紹問何人。公孫瓚曰：「此劉

玄德之弟關羽也。」紹問見居何職。瓚曰：「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。」帳上袁術大喝曰：「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？量一弓手，安敢亂言！與我打出！」曹操急止之曰：「公路息怒；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勇略；試教出馬，如其不勝，責之未遲。」袁紹曰：「使一弓手出戰，必被華雄所笑。」操曰：「此人儀表不俗，華雄安知他是弓手？」關公曰：「如不勝，請斬某頭。」

操教釀熱酒一盃，與關公飲了上馬。關公曰：「酒且斟下，某去便來。」出帳提刀，飛身上馬。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，喊聲大舉，如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，眾皆失驚。正欲探聽，鸞鈴響處，馬到中軍，

雲長提華雄之頭，擲於地上，其酒當溫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威鎮乾坤第一功，轅門畫鼓響鼙鼙。雲長停盞施英勇，酒當溫時斬華雄。

曹操大喜。只見玄德背後轉出張飛，高聲大叫：「俺哥哥斬了華雄，不就這裏殺入關去，活拏董卓，更待何時！」袁術大怒，喝曰：「俺大臣尚自謙讓，量一縣令手下小卒，安敢在此耀武揚威！都與趕出帳去！」曹操曰：「得功者賞，何計貴賤乎？」袁術曰：「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，我當告退。」操曰：「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？」命公孫瓚且帶玄德、關、張回寨。眾官皆散。曹操暗使人齎牛酒撫慰三人。卻說華雄手下敗軍，報上關來。李肅慌忙寫告急文書，

申聞董卓。卓急聚李儒、呂布等商議。儒曰：「今失了上將華雄，賊勢浩大。袁紹為盟主，紹叔袁隗，現為太傅；倘或裏應外合，深為不便，可先除之。請丞相親領大軍，分撥剿捕。」

卓然其說，喚李催，郭汜，領兵五百，圍住太傅袁隗家，不分老幼，盡皆誅絕，先將袁隗首級去關前號令。卓遂起兵二十萬，分為兩路而來；一路先令李催，郭汜，引兵五萬，把住汜水關，不要廝殺；卓自將十五萬，同李儒，呂布，樊稠，張濟，等守虎牢關。這關離洛陽五十里。軍馬到關，卓令呂布領三萬大軍，去關前紮住大寨。卓自在關上屯住。

流星馬探聽得，報入袁紹大寨裏來。紹聚眾商議。操曰：「董卓屯兵虎牢，截俺諸侯中路，今可勒兵一半迎敵。」紹乃分王匡，喬瑁，鮑信，袁遺，孔融，張楊，陶謙，公孫瓚，八路諸侯，往虎牢關迎敵。操引軍往來救應。八路諸侯，各自起兵。河內太守王匡，引兵先到。呂布帶鐵騎三千，飛奔來迎。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，勒馬門旗下看時，見呂布出陣；頭戴三叉束髮紫金冠，體挂西川紅錦百花袍，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鎧，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；弓箭隨身，手持畫戟；坐下嘶風赤兔馬；果然是人中呂布，馬中赤兔！

王匡回頭問曰：「誰敢出戰？」後面一將，縱馬

挺鎗而出。匡視之，乃河內名將方悅。兩馬相交，無五合，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，挺戟直衝過來。匡軍大敗，四散奔走。布東西衝殺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幸得喬瑁、袁遺兩軍皆至，來救王匡，呂布方退。三路諸侯，各折了些人馬，退三十里下寨。隨後五路軍馬都至，一處商議，言呂布英雄，無人可敵。

正慮間，小校報來：「呂布搦戰。」八路諸侯，一齊上馬。軍分八隊，布在高岡。遙望呂布一簇軍馬，繡旗招颭，先來衝陣。上黨太守張楊部將穆順，出馬挺鎗迎戰，被呂布手起一戟，刺於馬下。眾大驚。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，使鐵鎚飛馬而出。呂布揮戟拍馬來迎。戰到十餘合，一戟砍斷安國手腕，

棄鎚於地而走。八路軍兵齊出，救了武安國。呂布退回去了。眾諸侯回寨商議。曹操曰：「呂布英勇無敵，可會十八路諸侯，共議良策。若擒了呂布，董卓易誅耳。」

正議間，呂布復引兵搦戰。八路諸侯齊出。公孫瓚揮槊親戰呂布。戰不數合，瓚敗走。呂布縱赤兔馬趕來。那馬日行千里，飛走如風。看看趕上，布舉畫戟望瓚後心便刺。旁邊一將，圓睜環眼，倒豎虎鬚，挺丈八蛇矛，飛馬大叫：「三姓家奴休走！燕人張飛在此！」

呂布見了，棄了公孫瓚，便戰張飛。飛抖擻精

神，酣戰呂布。連鬥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雲長見了，把馬一拍，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，來夾攻呂布。三匹馬丁字兒廝殺。戰到三十合，戰不倒呂布。劉玄德掣雙股劍，驟黃鬃馬，刺斜裏也來助戰。

這三個圍住呂布，轉燈兒般廝殺。八路人馬，都看得呆了。呂布架隔遮攔不定，看著玄德面上，虛刺一戟，玄德急閃。呂布蕩開陣角，倒拖畫戟，飛馬便回。三個那裏肯捨，拍馬趕來。八路軍兵，喊聲大震，一齊掩殺。呂布軍馬，望關上奔走；玄德、關、張隨後趕來。古人曾有篇言語，單道著玄德、關、張三戰呂布；漢朝天數當桓靈，炎炎紅日將西傾。奸臣董卓廢少帝，劉協懦弱魂夢驚。曹操傳檄告天下，諸

侯奮怒皆興兵。議立袁紹作盟主，誓扶王室定太平。溫侯呂布世無比，雄才四海誇英偉。護軀銀鎧砌龍鱗，束髮金冠簪雉尾。參差寶帶獸平吞，錯落錦袍飛鳳起。龍駒跳踏起天風，畫戟熒煌射秋水。出關搦戰誰敢當？諸侯膽裂心惶惶。踴出燕人張翼德，手持蛇矛丈八鎗。虎鬚倒豎翻金線，環眼圓睜起電光。酣戰未能分勝敗，陣前惱起關雲長。青龍寶刀燦霜雪，鸚鵡戰袍飛蛺蝶。馬蹄到處鬼神嚎，目前一怒應流血。梟雄玄德掣雙鋒，抖擻天威施勇烈。三人圍繞戰多時，遮攔架隔無休歇。喊聲震動天地翻，殺氣迷漫牛斗寒。呂布力窮尋走路，遙望山寨拍馬還。倒拖畫桿方天戟，亂散銷金五彩旛。頓斷絨走赤兔，翻身飛

上虎牢關。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下，看見關上西風飄動青羅傘蓋。張飛大叫：「此必董卓！追呂布有甚強處！不如先拿董卓，便是斬草除根！」拍馬上關，來擒董卓。正是：擒賊定須擒賊首，奇功端的待奇人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六回：焚金闕董卓行兇，匿玉璽孫堅背約

卻說張飛拍馬趕到關下，關上矢石如雨，不得進而回。八路諸侯，同請玄德、關、張賀功，使人去袁紹寨中報捷。紹遂移檄孫堅，令其進兵。堅引程普，黃蓋，至袁術寨中相見。堅以杖畫地曰：「董卓與我，本無讎隙。今我奮不顧身，親冒矢石，來決死戰者；上為國家討賊，下為將軍家門之私；而將軍卻聽讒言，不發糧草，致堅敗績，將軍何安！」

術惶恐無言，命斬進讒之人，以謝孫堅。忽人報

堅曰：「關上有一將，乘馬來寨中，要見將軍。」堅辭袁術，歸到本寨，喚來問時，乃董卓愛將李傕。堅曰：「汝來何為？」傕曰：「丞相所敬者，惟將軍耳。今特使傕來結親；丞相有女，欲配將軍之子。」堅大怒，叱曰：「董卓逆天無道，蕩覆王室，吾欲夷其九族，以謝天下，安肯與逆賊結親耶！吾不斬汝！汝當速去，早早獻關，饒你性命！倘若遲誤，粉骨碎身！」

李傕抱頭鼠竄，回見董卓，說孫堅如此無禮。卓怒，問李儒。儒曰：「溫侯新敗，兵無戰心。不若引兵回洛陽，遷帝於長安，以應童謠。近日街市童謠曰：『西頭一個漢，東頭一個漢。鹿走入長安，方可

無斯難。』臣思此言，『西頭一個漢』，乃應高祖旺於西都長安，傳一十二帝；『東頭一個漢』，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，今亦傳一十二帝。天運合回，丞相遷回長安，方可無虞。」卓大喜曰：「非汝言，吾實不悟。」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，商議遷都。聚文武於朝堂，卓曰：「漢東都洛陽，二百餘年，氣數已衰。吾觀旺氣實在長安，吾欲奉駕西幸。汝等各宜促裝。」

司徒楊彪曰：「關中殘破零落。今無故捐宗廟，棄皇陵，恐百姓驚動。天下動之至易，安之至難；望丞相鑒察。」卓怒曰：「汝阻國家大計耶？」太尉黃琬曰：「楊司徒之言是也；往者王莽篡逆，更始赤眉

之時，焚燒長安，盡為瓦礫之地；更兼人民流移，百無一二；今棄宮室而就荒地，非所宜也。」卓曰：「關東賊起，天下播亂；長安有崤、函之險；更近隴右，木石磚瓦，剋日可辦，宮室營造，不須月餘。汝等再休亂言。」司徒荀爽諫曰：「丞相若欲遷都，百姓騷動不寧矣。」卓大怒曰：「吾為天下計，豈惜小民哉！」即日罷楊彪、黃琬、荀爽為庶民。

卓出上車，只見二人望車而揖；視之，乃尚書周毖、城門校尉伍瓊也。卓問有何事，毖曰：「今聞丞相欲遷都長安，故來諫耳。」卓大怒曰：「我始初聽你兩個，保用袁紹；今紹已反，是汝等一黨！」叱武士推出都門斬首。遂下令遷都，限來日便行。李儒

曰：「今錢糧缺少，洛陽富戶極多，可籍沒入官。但是袁紹等門下，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貲，必得巨萬。」

卓即差鐵騎五千，遍行捉拏洛陽富戶，共數千家，插旗頭上，大書「反臣逆黨」，盡斬於城外，取其金貲。李傕，郭汜，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，前赴長安。每百姓一隊，間軍一隊，互相拖押；死於溝壑者，不可勝數。又縱軍士淫人妻女，奪人糧食；啼哭之聲，震動天地。如有行得遲者，背後三千軍催督，軍手執白刃，於路殺人。

卓臨行，教諸門放火，焚燒居民房屋，並放火燒宗廟宮府。南北兩宮，火焰相接；洛陽宮庭，盡為焦

土。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，取其金寶。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。董卓裝載金珠緞疋好物數千餘車，劫了天子並后妃等，竟望長安去了。

卻說卓將趙岑，見卓已棄洛陽而去，便獻了汜水關。孫堅驅兵先入，玄德、關、張殺入虎牢關，諸侯各引軍入。

且說孫堅飛奔洛陽，遙望火焰沖天，黑煙鋪地，二三百里，並無雞犬人煙；堅先發兵救滅了火，令眾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。曹操來見袁紹曰：「今董卓西去，正可乘勢追襲；本初按兵不動，何也？」紹曰：「諸兵疲困，進恐無益。」操曰：「董卓焚燒宮

室，劫遷天子，海內震動，不知所歸；此天亡之時也，一戰而天下定矣。諸侯何疑而不進？」眾諸侯皆言不可輕動。操大怒曰：「豎子不足與謀！」遂自引兵萬餘，領夏侯惇，夏侯淵，曹仁，曹洪，李典，樂進，星夜來趕董卓。

且說董卓行至滎陽地方，太守徐榮出接。李儒曰：「丞相新棄洛陽，防有追兵。可教徐榮伏軍滎陽城外山塢之旁；若有兵追來，可竟放過；待我這裏殺敗，然後截住掩殺。令後來者不敢復追。」卓從其計，又令呂布引精兵遏後。布正行間，曹操一軍趕上。呂布大笑曰：「不出李儒所料也！」將軍馬擺開。曹操出馬，大叫：「逆賊！劫遷天子，流徙百

姓，將欲何往？」呂布罵曰：「背主懦夫，何得妄言！」夏侯惇挺鎗躍馬，直取呂布。戰不數合，李催引一軍，從左邊殺來，操急令夏侯淵迎敵。右邊喊聲又起，郭汜引軍殺到，操急令曹仁迎敵。三路軍馬，勢不可當。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，飛馬回陣。布引鐵騎掩殺，操軍大敗，回望滎陽而走。走至一荒山腳下，時約二更，月明如晝。方纔聚集殘兵。

正欲埋鍋造飯，只聽得四圍喊聲，徐榮伏兵盡出。曹操慌忙策馬，奪路奔逃，正遇徐榮，轉身便走。榮搭上箭，射中操肩膀。操帶箭逃命，轉過山坡。兩個軍士伏於草中，見操馬來，二鎗齊發，操馬中鎗而倒。操翻身落馬，被二卒擒住。只見一將飛馬

而來，揮刀砍死兩個步軍，下馬救起曹操。操視之，乃曹洪也。操曰：「吾死於此矣，賢弟可速去！」洪曰：「公急上馬！洪願步行。」操曰：「賊兵趕上，汝將奈何？」洪曰：「天下可無洪，不可無公。」操曰：「吾若再生，汝之力也。」操上馬，洪脫去衣甲，拖刀跟馬而走。約走至四更餘，只見前面一條大河，阻住去路，後面喊聲漸近。操曰：「命已至此，不得復活矣！」洪急扶操下馬，脫去袍鎧，負操渡水。纔過彼岸，追兵已到，隔水放箭。操帶水而走。比及天明，又走三十餘里，土岡下少歇。忽然喊聲起處，一彪人馬趕來，卻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。

操正慌急間，只見夏侯惇、夏侯淵引十數騎飛

至，大喝：「徐榮勿傷吾主！」徐榮便奔夏侯惇，惇挺鎗來迎。交馬數合，惇刺徐榮於馬下，殺散餘兵。隨後曹仁，李典，樂進，各引兵尋到；見了曹操，憂喜交集；聚集殘兵五百餘人，同回河內。卓兵自往長安。

卻說眾諸侯分屯洛陽。孫堅救滅宮中餘火，屯兵城內，設帳於建章殿基上。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。凡董卓所掘陵寢，盡皆掩閉。於太廟基上，草創殿屋三間，請眾諸侯立列聖神位，宰太牢祀之。祭畢，皆散。堅歸寨中，是夜星日交輝，乃按劍露坐，仰觀天文。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，堅歎曰：「帝星不明，賊臣亂國，萬民塗炭，京城一空！」言訖，不覺淚下。

傍有軍士指曰：「殿南有五色豪光起於井中。」堅喚軍士點起火把，下井打撈。撈起一婦人屍首，雖然日久，其屍不爛，宮樣裝束，項下帶一錦囊。取開看時，內有硃紅小匣，用金鎖鎖著。啟視之，乃一玉璽；方圓四寸。上鐫五龍交紐；傍缺一角，以黃金鑲之；上有篆文八字云：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。

堅得璽，乃問程普。普曰：「此傳國璽也。此玉是昔日卞和於荆山之下，見鳳凰棲於石上，載而進之楚文王。解之，果得玉。秦二十六年，令玉工琢為璽，李斯篆此八字於其上。二十八年，始皇巡狩至洞庭湖，風浪大作，舟將覆，急投玉璽於湖而止。至三十六年，始皇巡狩至華陰，有人持璽遮道，與從者

曰：「持此還祖龍。」言訖不見。此璽復歸於秦。明年，始皇崩。後來子嬰將玉璽獻與漢高祖。後至王莽篡逆，孝元皇太后將璽打王尋，蘇獻，崩其一角，以金鑲之。光武得此寶於宜陽，傳位至今。近聞十常侍作亂，劫少帝出北邙，回宮失此寶。今天授主公，必有登九五之分。此處不可久留，宜速回江東，別圖大事。」堅曰：「汝言正合吾意。明日便當託疾辭歸。」商議已定，密諭軍士勿得洩漏。

誰想數中一軍，是袁紹鄉人，欲假此為進身之計，連夜偷出營寨，來報袁紹。紹與之賞賜，暗留軍中。次日，孫堅來辭袁紹曰：「堅抱小疾，欲歸長沙，特來別公。」紹笑曰：「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

耳。」堅失色曰：「此言何來？」紹曰：「今興民討賊，為國除害。玉璽乃朝廷之寶，公既獲得，當對眾留盟主處，候誅了董卓，復歸朝廷。今匿之而去，意欲何為？」堅曰：「玉璽何由在吾處？」紹曰：「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？」堅曰：「吾本無之，何強相逼？」紹曰：「作速取出，免自生禍。」堅指天為誓曰：「吾若果得此寶，私自藏匿，異日不得善終，死於刀箭之下！」眾諸侯曰：「文臺如此說誓，想必無之。」紹喚軍士出曰：「打撈之時，有此人否？」堅大怒，拔所佩之劍，要斬那軍士。紹亦拔劍曰：「汝斬軍士，乃欺我也。」紹背後顏良、文醜皆拔劍出鞘。堅背後程普，黃蓋，韓當，亦掣刀在手。眾諸侯

一齊勸住。堅隨即上馬，拔寨離洛陽而去。紹大怒，遂寫書一封，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，送與刺史劉表，教就路上截住奪之。

次日，人報曹操追董卓，戰於滎陽，大敗而回。紹令人接至寨中，會眾置酒，與操解悶。飲宴間，操歎曰：「吾始興大義，為國除賊。諸公既仗義而來，操之初意，欲煩本初引河內之眾，臨孟津，酸棗；諸君固守成皋，據廩倉，塞轅轅、大谷，制其險要；公路率南陽之軍，駐丹、析，入武關，以震三輔；皆深溝高壘，勿與戰，益為疑兵，示天下形勢，以順誅逆，可立定也。今遲疑不進，大失天下之望。操竊恥之！」紹等無言可對。

既而席散，操見紹等各懷異心，料不能成事，自引軍投揚州去了。公孫瓚謂玄德、關、張曰：「袁紹無能為也，久必有變。吾等且歸。」遂拔寨北行。至平原，令玄德為平原相，自去守地養軍。兗州太守劉岱，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；瑁推辭不與，岱引軍突入瑁營，殺死喬瑁，盡降其眾。袁紹見眾人各自分散，就領兵拔寨，離洛陽，投關東去了。

卻說荊州刺史劉表，字景升，山陽高平人也；乃漢室宗親；幼好結納，與名士七人為友，時號「江夏八俊」。那七人；一一汝南陳翔，字仲麟；同郡范滂，字孟博；魯國孔昱，字世元；渤海范康，字仲真；山陽檀敷，字文友；同郡張儉，字元節；南陽岑

暉，字公孝。劉表與此七人為友；有延平人蒯良、蒯越，襄陽人蔡瑁為輔。當時看了袁紹書，隨令蒯越、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。

堅軍方到，蒯越將陣擺開，當先出馬。孫堅問曰：「蒯英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？」越曰：「汝既為漢臣，如何私匿傳國之寶？可速留下，放汝歸去！」堅大怒，命黃蓋出戰。蔡瑁舞刀來迎。鬥到數合，黃蓋揮鞭打瑁，正中護心鏡。瑁撥回馬走，孫堅乘勢殺過界口。山背後金鼓齊鳴，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。孫堅就馬上施禮曰：「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，相逼鄰郡！」表曰：「汝匿傳國璽，將欲反耶？」堅曰：「吾若有此物，死於刀箭之下！」表曰：「汝若要我聽

信，將隨軍行李，任我搜看。」堅怒曰：「汝有何力，敢小覷我！」方欲交兵，劉表便退。堅縱馬趕去，兩山後伏兵齊起，背後蒯越、蔡瑁趕來，將孫堅困在垓心。正是：玉璽得來無用處，反因此寶動刀兵。畢竟孫堅怎地脫身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七回：袁紹磐河戰公孫，孫堅跨江擊劉表

卻說孫堅被劉表圍住，虧得程普，黃蓋，韓當，三將死救得脫，折兵大半，奪路引兵回江東。自此孫堅與劉表結怨。

且說袁紹屯兵河內，缺少糧草。冀州牧韓馥，遣人送糧以資軍用。謀士逢紀說紹曰：「大丈夫縱橫天下，何待人送糧為食？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，將軍何不取之？」紹曰：「未有良策。」紀曰：「可暗使人馳書與公孫瓚，令進兵取冀州，約以夾攻，瓚必興

兵。韓馥無謀之輩，必請將軍領州事；就中取事，唾手可得。」

紹大喜，即發書到瓚處。瓚得書，見說共攻冀州，平分其地，大喜，即日興兵。紹卻使人密報韓馥。馥慌聚荀諝，辛評，二謀士商議。諝曰：「公孫瓚將燕、代之眾，長驅而來，其鋒不可當。兼有劉備、關、張助之，難以抵敵。今袁本初智勇過人，手下名將極廣，將軍可請彼同治州事，彼必厚待將軍，無患公孫瓚矣。」

韓馥即差別駕關純去請袁紹。長史耿武諫曰：「袁紹孤客窮軍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，絕

其乳哺，立可餓死。奈何欲以州事委之？此引虎入羊群也。」馥曰：「吾乃袁氏之故吏，才能又不如本初。古者擇賢者而讓之，諸君何嫉妒耶？」耿武歎曰：「冀州休矣！」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。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，以待袁紹。

數日後，紹引兵至。耿武、關純拔刀而出，欲刺殺紹。紹將顏良立斬耿武，文醜砍死關純。紹入冀州，以馥為奮威將軍，以田豐，沮授，許攸，逢紀分掌州事，盡奪韓馥之權。馥懊悔無及，遂棄下家小，匹馬往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。

卻說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，遣弟公孫越來見

紹，欲分其地。紹曰：「可請汝兄自來，吾有商議。」越辭歸。行不到五十里，道旁閃出一彪軍馬，口稱：「我乃董丞相家將也！」亂箭射死公孫越。從人逃回見公孫瓚，報越已死。瓚大怒曰：「袁紹誘我起兵攻韓馥，他卻就裏取事；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，此冤如何不報！」盡起本部兵，殺奔冀州來。

紹知瓚兵至，亦領軍出。二軍會於磐河之上；紹軍於磐河橋東，瓚軍於橋西。瓚立馬橋上，大呼曰：「背義之徒，何敢賣我！」紹亦策馬至橋邊，指瓚曰：「韓馥無才，願讓冀州於吾，與爾何干？」瓚曰：「昔日以汝為忠義，推為盟主；今之所為，真狼心狗行之徒，有何面目立於世間！」袁紹大怒曰：「

誰可擒之？」

言未畢，文醜策馬挺鎗，直殺上橋。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。戰不到十餘合，瓚抵擋不住，敗陣而走。文醜乘勢追趕。瓚走入陣中，文醜飛馬逕入中軍，往來衝突。瓚手下健將四員，一齊迎戰；被文醜一鎗，刺一將下馬，三將俱走。文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，瓚望山谷而逃。文醜驟馬厲聲大叫：「快下馬受降！」瓚弓箭盡落，頭盔墮地；披髮縱馬，奔轉山坡；其馬前失，瓚翻身落於坡下。文醜急捻鎗來刺。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，飛馬挺鎗，直取文醜。

公孫瓚爬上坡去，看那少年；生得身長八尺，濃眉大眼，闊面重頤，威風凜凜，與文醜大戰五六十合，勝負未分。瓚部下救軍到，文醜撥馬回去了。那少年也不追趕。瓚忙下土坡，問那少年姓名。那少年欠身答曰：「某乃常山真定人也；姓趙，名雲，字子龍；本袁紹轄下之人。因見紹無忠君救民之心，故特棄彼而投麾下，不期於此處相見。」瓚大喜，遂同歸寨，整頓甲兵。

次日，瓚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，勢如羽翼。馬五千餘匹，大半皆是白馬。因公孫瓚曾與羌人戰，盡選白馬為先鋒，號為「白馬將軍」；羌人但見白馬便走，因此白馬極多。袁紹令顏良、文醜為先鋒，各引

弓弩手一千，亦分作左右兩隊；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右軍，在右者射公孫瓚左軍。再令麴義引八百弓手，步兵一萬五千，列於陣中。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，於後接應。

公孫瓚初得趙雲，不知心腹，令其另領一軍在後。遣大將嚴綱為先鋒。瓚自領中軍，立馬橋上，傍豎大紅圈金線「帥」字旗於馬前。從辰時擂鼓，直至巳時，紹軍不進。麴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下，只聽砲響發箭。嚴綱鼓譟吶喊，直取麴義，義軍見嚴綱兵來，都伏而不動；直到來得至近，一聲砲響，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。綱急得回，被麴義拍馬舞刀，斬於馬下，瓚軍大敗。左右兩軍，欲來救應，被被顏良、文

醜引弓弩手射住。紹軍並進，直殺到界橋邊麴義馬到，先斬執旗將，把繡旗砍倒。

公孫瓚見砍倒繡旗，回馬下橋而走。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，正撞著趙雲，挺鎗躍馬，直取麴義。戰不數合，一鎗刺麴義於馬下。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，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公孫瓚引軍殺回，紹軍大敗。

卻說袁紹先使探馬看時，回報麴義斬將搯旗，追趕敗兵；因此不作準備，與田豐引著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，弓箭手數十騎，乘馬出觀，呵呵大笑曰：「公孫瓚無能之輩！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趙雲衝到面前。弓箭手急待射時，雲連刺數人，眾軍皆走。後面瓚軍團團圍裹上來。田豐慌對紹曰：「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！」紹以兜鍪撲地，大呼曰：「大丈夫願臨陣鬥死，豈可入牆而望活乎！」眾軍士齊心死戰，趙雲衝突不入，紹兵大隊掩至，顏良亦引軍來到，兩路并殺。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，回到界橋。紹驅兵大進，復趕過橋，落水死者，不計其數。袁紹當先趕來，不到五里，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，閃出一彪人馬，為首三員大將，乃是劉玄德，關雲長，張翼德。因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，特來助戰。當下三匹馬，三般兵器，飛奔前來，直取袁紹。紹驚得魂飛天外，手中寶刀墜於

馬下，忙撥馬而逃，眾人死救過橋。公孫瓚亦收軍歸寨。玄德、關、張動問畢，瓚曰：「若非玄德遠來救我，幾乎狼狽。」教與趙雲相見。玄德甚相敬愛，便有不捨之心。

卻說袁紹輸了一陣，堅守不出。兩軍相拒月餘，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。李儒對卓曰：「袁紹與公孫瓚，亦當今豪傑。見在磐河廝殺，宜假天子之詔，差人往和解之。二人感德，必順太師矣。」卓大喜。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磾、太僕趙岐，齎詔前去。二人來至河北，紹出迎於百里之外，再拜奉詔。次日二人至瓚營宣諭，瓚乃遣使致書於紹，互相講和；二人自回京復命。瓚即日班師，又表薦劉玄德為平原相。玄德與

趙雲分別，執手垂淚，不忍相離。雲歎曰：「某日誤認公孫瓚為英雄；今觀所為，亦袁紹等輩耳！」玄德曰：「公且屈身事之，相見有日。」灑淚而別。

卻說袁術在南陽，聞袁紹新得冀州，遣使來求馬千匹。紹不與，術怒。自此，兄弟不睦。又遣使往荊州，問劉表借糧二十萬，表亦不與。術恨之，密遣人遺書於孫堅，使伐劉表。其書略曰：前者劉表截路，乃吾兄本初之謀也。今本初又與表私議欲襲江東。公可速興兵伐劉表，吾為公取本初，二讎可報。公取荊州，吾取冀州，切勿誤也！

堅得書曰：「叵耐劉表！昔日斷吾歸路，今不乘

時報恨，更待何時！」聚帳下程普，黃蓋，韓當等商議。程普曰：「袁術多詐，未可准信。」堅曰：「吾自欲報讎，豈望袁術之助乎？」便差黃蓋先來江邊，安排戰船，多裝軍器糧草，大船裝載戰馬，剋日興師。江中細作探知，來報劉表。表大驚，急聚文武將士商議。蒯良曰：「不必憂慮。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，主公率荆襄之眾為援。孫堅跨江涉湖而來，安能用武乎？」表然之，令黃祖設備，隨後便起大軍。

卻說孫堅有四子，皆吳夫人所生；長子名策，字伯符；次子名權，字仲謀；三子名翊，字叔弼；四子名匡，字季佐。吳夫人之妹，即為孫堅次妻，亦生一

子一女；子名朗，字早安；女名仁。堅又過房俞氏一子，名韶，字公禮。堅有一弟，名靜，字幼臺。

堅臨行，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：「今董卓專權，天子懦弱，海內大亂，各霸一方；江東方稍寧，以一小恨而起重兵，非所宜也；願兄詳之。」堅曰：「弟勿多言。吾將縱橫天下，有讎豈可不報！」長子孫策曰：「如父親必欲往，兒願隨行。」堅許之，遂與策登舟，殺奔樊城。

黃祖伏弓弩手於江邊，見船傍岸，亂箭俱發。堅令諸軍不可輕動，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；一連三日，船數十次傍岸。黃祖軍只顧放箭，箭已放盡。堅卻拔

船上所得之箭，約十數萬。當日正值順風，堅令軍士一齊放箭。岸上支吾不住，只得退走。

堅軍登岸，程普，黃蓋，分兵兩路，直取黃祖營寨。背後韓當驅兵大進。三面夾攻，黃祖大敗，棄卻樊城，退入鄧城。堅令黃蓋守住船隻，親自統兵追襲。黃祖引軍出迎，布陣於野。堅列成陣勢，出馬於門旗之下。孫策也全副披掛，挺鎗立馬於父側。黃祖引二將出馬；一個是江夏張虎，一個是襄陽陳生。黃祖揚鞭大罵：「江東鼠賊，安敢侵犯漢室宗親境界！」便令張虎搦戰。堅陣內韓當出迎。兩騎相交，戰三十餘合，陳生見張虎力怯，飛馬來助。孫策望見，按住手中鎗，扯弓搭箭，正射中陳生面門，應弦落馬。

張虎見陳生墜地，吃了一驚，措手不及，被韓當一刀，削去半個腦袋。程普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。黃祖棄卻頭盔、戰馬，雜於步軍內逃命。孫堅掩殺敗軍，直到漢水，命黃蓋將船隻進泊漢江。

黃祖聚敗軍，來見劉表，備言堅勢不可當。表慌請蒯良商議。良曰：「目今新敗，兵無戰心；只可深溝高壘，以避其鋒；卻潛令人求救於袁紹，此圍自可解也。」蔡瑁曰：「子柔之言，直拙計也。兵臨城下，將至河邊，豈可束手待斃？某雖不才，願請軍出城，以決一戰。」劉表許之。

蔡瑁引軍萬餘，出襄陽城外，於峴山布陣。孫堅

將得勝之兵，長驅大進。蔡瑁出馬。堅曰：「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，誰與吾擒之？」程普挺鐵脊矛出馬，與蔡瑁交戰。不到數合，蔡瑁敗走。堅驅大軍，殺得尸橫遍野。蔡瑁逃入襄陽。蒯良言瑁不聽良策，以致大敗，按軍法當斬。劉表以新娶其妹，不肯加刑。

卻說孫堅分兵四面，圍住襄陽攻打。忽一日，狂風驟起，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。韓當曰：「此非吉兆，可暫班師。」堅曰：「吾屢戰屢勝，取襄陽只在旦夕；豈可因風折旗竿，遽爾罷兵！」遂不聽韓當之言，攻城愈急。蒯良謂劉表曰：「某夜觀天象，見一將星欲墜。以分野度之，當應在孫堅。主公可速致書

袁紹，求其相助。」

劉表寫書，問誰敢突圍而出。健將呂公，應聲願往。蒯良曰：「汝既敢去，可聽吾計，與汝軍馬五百，多帶能射者衝出陣去，即奔峴山。他必引軍來趕，汝分一百人上山，尋石子準備；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。但有追兵到時，不可逕走；可盤旋曲折，引到埋伏之處，矢石俱發。若能取勝，放起連珠號砲，城中便出接應。如無追兵，不可放砲，趕程而去。今夜月不甚明，黃昏便可出城。」

呂公領了計策，拴束軍馬。黃昏時分，密開東門，引兵出城。孫堅在帳中，忽聞喊聲，急上馬引三

十餘騎，出營來看。軍士報說：「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，望峴山而去。」堅不會諸將，只引三十餘騎趕來。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，上下埋伏。堅馬快，單騎獨來，前軍不遠。堅大叫：「休走！」呂公勒回馬來戰孫堅。交馬只一合，呂公便走，閃入山路去。堅隨後趕入，卻不見呂公。堅方欲上山，忽然一聲鑼響，山上石子亂下，林中亂箭齊發。堅身中石箭，腦漿迸流，人馬皆死於峴山之內；壽止三十七歲。

呂公截住三十騎，並皆殺盡，於起連珠號砲。城中黃祖，崩越，蔡瑁，分頭引兵殺出，江東諸軍大亂。黃蓋聽得喊聲震天，引水軍殺來，正迎著黃祖。戰不兩合，生擒黃祖。程普保著孫策，急待尋路，正

遇呂公。程普縱馬向前，戰不到數合，一矛刺呂公於馬下。兩軍大戰，殺到天明，各自收軍。劉表軍自入城。孫策回到漢水，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，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抬入城去了，放聲大哭。眾軍俱號泣。策曰：「父屍在彼，安得回鄉！」黃蓋曰：「今活捉黃祖在此，得一人入城講和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。」

言未畢，軍吏桓楷出曰：「某與劉表有舊，願入城為使。」策許之。桓楷入城見劉表，具說其事。表曰：「文臺屍首，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。可速放回黃祖，兩家各罷兵，再休侵犯。」桓楷拜謝欲行，階下蒯良出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吾有一言，令江東諸軍片甲不回一一請先斬桓楷，然後用計。」正是：追敵孫

堅方殞命，求和桓楷又遭殃。未知桓楷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八回：王司徒巧使連環計，董太師大鬧鳳儀亭

卻說蒯良曰：「今孫堅已喪，其子皆幼。乘此虛弱之時，火速進軍，江東一鼓可得。若還屍罷兵，容其養成氣力，荊州之患也。」表曰：「吾有黃祖在彼營中，安忍棄之？」良曰：「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，有何不可？」表曰：「吾與黃祖心腹之交，捨之不義。」遂送桓楷回營，相約以孫堅尸換黃祖。

劉表換回黃祖，孫策迎接靈柩，罷戰回江東，葬

父於曲阿之原。喪事已畢，引軍居江都，招賢納士，屈己待人，四方豪傑，漸漸投之不在話下。

卻說董卓在長安，聞孫堅已死，乃曰：「吾除卻一心腹之患也！」問：「其子年幾歲矣？」或答曰：「十七歲。」卓遂不以為意。自此愈加驕橫，自號為「尚父」，出入僭天子儀仗；封弟董旻為左將軍鄠侯，姪董璜為待中，總領禁軍。董氏宗族，不問長幼，皆封列侯。離長安城二百五十里，別築郿塢，役民夫二十五萬人築之；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，內蓋宮室倉庫，屯積二十年糧食。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。金玉、彩帛、珍珠堆積不知其數。家屬都住在內。卓往來長安，或半月一回，或一月一回，公

卿皆候送於橫門外。

卓常設帳於路，與公卿聚飲。一日，卓出橫門，百官皆送。卓留宴，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。卓即命於座前，或斷其手足，或鑿其眼睛，或割其舌，或以大鍋煮之。哀號之聲震天，百官戰慄失筋，卓飲食談笑自若。

又一日，卓於省臺大會百官，列坐兩行。酒至數巡，呂布逕入，向卓耳邊言不數句，卓笑曰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。百官失色。不多時，待從將一紅盤，托張溫頭入獻。百官魂不附體。卓笑曰：「諸公勿驚。張溫結連袁術，欲圖害

我。因使人寄書來，錯下在吾兒奉先處，故斬之。公等無故，不必驚畏。」眾官唯唯而散。

司徒王允歸到府中，尋思今日席間之事，坐不安席。至夜深月明，策杖步入後園，立於荼蘼架側，仰天垂淚。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，長吁短歎。允潛步窺之，乃府中歌伎貂蟬也。其女自幼選入府中，教以歌舞，年方二八，色伎俱佳，允以親女待之。是夜允聽良久，喝曰：「賤人將有私情耶？」貂蟬驚跪答曰：「賤妾安敢有私！」允曰：「無私，何夜深長歎？」蟬曰：「容妾伸肺腑之言。」允曰：「汝勿隱匿，當實告我。」蟬曰：「妾蒙大人恩養，訓習歌舞，優禮相待，妾雖粉身碎骨，莫報萬一。近見大人兩眉愁

鎖，必有國家大事，又不敢問。今晚又見行坐不安，因此長歎；不想為大人窺見。倘有用妾之處，萬死不辭。」允以杖擊地曰：「誰想漢天下卻在汝手中耶！隨我到畫閣中來。」

貂蟬跟允到閣中，允盡叱出婢妾，納貂蟬於坐，叩頭便拜。貂蟬驚伏於地曰：「大人何故如此？」允曰：「汝可憐大漢天下生靈！」言訖，淚如泉湧。貂蟬曰：「適間賤妾曾言；但有使令，萬死不辭。」允跪而言曰：「百姓有倒懸之危，君臣有累卵之急，非汝不能救也。賊臣董卓，將欲篡位；朝中文武，無計可施。董卓有一義兒，姓呂，名布，驍勇異常。我看二人皆好色之徒，今欲用連環計；先將汝許嫁呂布，

後獻與董卓；汝於中取便，謀間他父子反顏，令布殺卓，以絕大惡。重扶社稷，再立江山，皆汝之力也。不知汝意若何？」貂蟬曰：「妾許大人萬死不辭，望即獻妾與彼。妾自有道理。」允曰：「事若洩漏，我滅門矣。」貂蟬曰：「大人勿憂。妾若不報大義，死於萬刃之下。」

允拜謝。次日，便將家藏明珠數顆，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，使人密送呂布。布大喜，親到王允宅致謝。允頂備嘉穀美饌；候呂布至，允出門迎迓，接入後堂，延之上坐。布曰：「呂布乃相府一將，司徒是朝廷大臣，何故錯敬？」允曰：「方今天下別無英雄，惟有將軍耳。允非敬將軍之職，敬將軍之才也。」

「布大喜。允慇懃敬酒，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。布大笑暢飲。允叱退左右，只留待妾數人勸酒。酒至半酣，允曰：「喚孩兒來。」

少頃，二青衣引貂蟬豔妝而出。布驚問何人。允曰：「小女貂蟬也。允蒙將軍錯愛，不異至親，故令其與將軍相見。」便命貂蟬與呂布把盞。貂蟬送酒與布，兩下眉來眼去。允佯醉曰：「孩兒央及將軍痛飲幾盃。吾一家全靠著將軍哩。」布請貂蟬坐，貂蟬假意欲入。允曰：「將軍吾之至友，孩兒便坐何妨？」貂蟬便坐於允側。呂布目不轉睛的看。

又飲數盃，允指蟬謂布曰：「吾欲將此女送與將

軍為妾，還肯納否？」布出席謝曰：「若得如此，布當效犬馬之報。」允曰：「早晚選一良辰，送至府中。」布欣喜無限，頻以目視貂蟬。貂蟬亦以秋波送情。少頃席散，允曰：「本欲留將軍止宿，恐太師見疑。」布再三拜謝而去。

過了數日，允在朝堂，見了董卓，趁呂布不在側，伏地拜請曰：「允欲屈太師車騎，到草舍赴宴，未審鈞意若何？」卓曰：「司徒見招，即當趨赴。」允拜謝歸家，水陸畢陳，於前廳正中設座，錦繡鋪地，內外各設幔帳。次日晌午，董卓來到。允具朝服出迎，再拜起居。卓下車，左右持戟甲士百餘，簇擁入堂，分列兩傍。允於堂下再拜，卓命扶上，賜坐於

側。允曰：「太師盛德巍巍，伊、周不能及也。」卓大喜。進酒作樂，允極其致敬。

天晚酒酣，允請卓入後堂。卓叱退甲士。允捧觴稱賀曰：「允自幼頗習天文，夜觀乾象，漢家氣數已盡。太師功德振於天下，若舜之受堯，禹之繼舜，正合天人心意。」卓曰：「安敢望此！」允曰：「自古『有道伐無道，無德讓有德』豈過分乎？」卓笑曰：「若果天命歸我，司徒當為元勳。」

允拜謝。堂中點上畫燭，止留女使進酒供食。允曰：「教坊之樂，不足供奉；偶有家伎，敢使承應。」卓曰：「甚妙。」允教放下簾櫳，笙簧繚繞，簇捧

貂蟬舞於簾外。有詞讚之曰：原是昭陽宮裏人，驚鴻宛轉掌中身，只疑飛過洞庭春。按徹梁州蓮步穩，好花風裊一枝新，畫堂香煖不勝春。又詩曰：

紅牙催拍燕飛忙，一片行雲到畫堂。眉黛促成遊子恨，臉容初斷故人腸。榆錢不買千金笑，柳帶何須百寶妝。

舞罷隔簾偷目送，不知誰是楚襄王。

舞罷，卓命近前。貂蟬轉入簾內，深深再拜。卓見貂蟬顏色美麗，便問：「此女何人？」允曰：「歌伎貂蟬也。」卓曰：「能唱否？」允命貂蟬檀板低謳

一曲。正是：一點櫻桃啟絳脣，兩行碎玉噴陽春。丁香舌吐橫鋼劍，要斬奸邪亂國臣。

卓稱賞不已。允命貂蟬把盞。卓擎杯問曰：「青春幾何！」貂蟬曰：「賊妾年方二八。」卓笑曰：「真神仙中人也！」允起曰：「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，未審肯容納否？」卓曰：「如此見惠，何以報德？」允曰：「此女得侍太師，其福太淺。」卓再三稱謝。允即命備氈車，先將貂蟬送到相府。卓亦起身告辭。允親送董卓直到相府，然後辭回。乘馬而行，不到半路，只見兩行紅燈照道，呂布騎馬執戟而來，正與王允撞見，便勒住馬，一把揪住衣襟，厲聲問曰：「司徒既以貂蟬許我，今又送與太師，何相戲耶？」允急

止之曰：「此非說話處，且請到草舍去。」

布同允到家，下馬入後堂。敘禮畢，允曰：「將軍何故怪老夫？」布曰：「有人報我，說你把氈車送貂蟬入相府，是何緣故？」允曰：「將軍原來不知！昨日太師在朝堂中，對老夫說：『我有一事，要到你家。』允因此準備，等候太師。飲酒中間說：『我聞你有一女，名喚貂蟬，已許吾兒奉先。我恐你言未準，特來相求，並請一見。』老夫不敢有違，隨引貂蟬出拜公公。太師曰：『今日良辰，吾即當取此女回去，配與奉先。』將軍試思，太師親臨，老夫焉敢推阻？」布曰：「司徒少罪。布一時錯見，來日自當負荊。」允曰：「小女稍有妝奩，待過將軍府下，便當

送至。」

布謝去。次日，呂布在府中打聽，絕不聞音耗。布逕入堂中，尋問諸侍妾。待妾對曰：「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，至今未起。」布大怒，潛入卓臥房後窺探。時貂蟬起於窗下梳頭；忽見窗外池中照一人影，極長大，頭戴束髮冠；偷眼視之，正是呂布。貂蟬故蹙雙眉，做憂愁不樂之態，復以香羅頻拭眼淚。呂布窺視良久，乃出；少頃，又入。卓已坐於中堂，見布來，問曰：「外面無事乎？」布曰：「無事。」侍立卓側。卓方食，布偷目竊望，見繡簾內一女子往來觀覷，微露半面，以目送情。布知是貂蟬，神魂飄蕩。卓見布如此光景，心中疑忌，曰：「奉先無事且退。」

「布怏怏而出。」

董卓自納貂蟬後，為色所迷，月餘不出理事。卓偶染小疾，貂蟬衣不解帶，曲意逢迎，卓心愈喜。呂布入內間安，正值卓睡。貂蟬於床後探半身望布，以手指心，又以手指董卓，揮淚不止。布心如碎。卓朦朧雙目，見布注視床後，目不轉睛；回身一看，見貂蟬立於床後。卓大怒，叱布曰：「汝敢戲吾愛姬耶！喚左右逐出，今後不許入堂。」

呂布怒恨而歸，路偶李儒，告知其故。儒急入見卓曰：「太師欲取天下，何故以小過見責溫侯？倘彼心變，大事去矣。」卓曰：「奈何？」儒曰：「來朝

喚入，賜以金帛，好言慰之，自然無事。」卓依言。次日，使人喚布入堂，慰之曰：「吾前日病中，心神恍惚，誤言傷汝，汝勿記心。」隨賜金十斤，錦二十疋。布謝歸；然身雖在卓左右，心實繫念貂蟬。

卓疾既愈，入朝議事。布執戟相隨，見卓與獻帝共談，便乘間提戟出內門，上馬逕投相府來；繫馬府前，提戟入後堂，尋見貂蟬。蟬曰：「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。」布提戟逕往，立於亭下曲欄之傍。良久，貂蟬分花拂柳而來，果然如月宮仙子，泣謂布曰：「我雖非王司徒親女，然待之如己出。自見將軍，許侍箕帚，妾已生平願足；誰想太師起不良之心，將妾淫污。妾恨不即死；止因未與將軍一訣，故

且忍辱偷生。今幸得見，妾願畢矣。此身已汗，不得復事英雄；願死於君前，以明妾志！」言訖，手攀曲欄，望荷花池便跳。呂布慌忙抱住，泣曰：「我知汝心久矣！只恨不能共語！」貂蟬手扯布曰：「妾今生不能與君為妻，願相期於來世。」布曰：「我今生不能以汝為妻，非英雄也！」蟬曰：「妾度日如年，願君憐而救之。」布曰：「我今偷空而來，恐老賊見疑，必當速去。」貂蟬牽其衣曰：「君如此懼怕老賊，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！」

布立住曰：「容我徐圖良策。」語罷，提戟欲去。貂蟬曰：「妾在深閨，聞將軍之名，如雷灌耳，以為當世一人而已；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！」言訖，

淚下如雨。布羞慚滿面，重復倚戟，回身摟抱貂蟬，用好言安慰。兩個偎偎倚倚，不忍相離。

卻說董卓在殿上，回頭不見呂布，心中懷疑，連忙辭了獻帝，登車回府；見布馬繫於府前；問門吏，吏答曰：「溫侯入後堂去了。」卓叱退左右，逕入後堂中，尋覓不見；喚貂蟬，蟬亦不見。急問侍妾，侍妾曰：「貂蟬在後園看花。」

卓尋入後園，正見呂布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共語，畫戟倚在一邊。卓怒，大喝一聲。布見卓至，大驚，回身便走。卓搶了畫戟，挺著趕來。呂布走得快，卓肥胖趕不上，擲戟刺布。布打戟落地。卓拾戟再趕，

布已走遠。卓趕出園門，一人飛奔前來，與卓胸膛相撞，卓倒於地。正是：

沖天怒氣高千丈，仆地肥軀做一堆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九回：除暴兇呂布助司徒，犯長安李傕聽
賈詡

卻說那撞倒董卓的人，正是李儒。當下李儒扶起董卓，至書院中坐定。卓曰：「汝為何來此？」儒曰：「儒適至府門，知太師怒入後園，尋問呂布。因急走來，正遇呂布奔出云：『太師殺我！』儒慌趕入園中勸解，不意誤撞恩相。死罪！死罪！」卓曰：「叵耐逆賊！戲吾愛姬，誓必殺之！」儒曰：「恩相差矣；昔楚莊王『絕纓』之會，不究戲愛姬之蔣雄，後為秦兵所困，得其死力相救。今貂蟬不過一女子，而

呂布乃太師心腹猛將也。太師若就此機會，以蟬賜布，布感大恩，必以死報太師。太師請自三思。」卓沈吟良久曰：「汝言亦是，我當思之。」

儒謝而出。卓入後堂，喚貂蟬問曰：「汝何與呂布私通耶？」蟬泣曰：「妾在後園看花，呂布突至。妾方驚避，布曰：『我乃太師之子，何必相避？』提戟趕妾至鳳儀亭。妾見其心不良，恐為所逼，欲投荷池自盡，卻被這廝抱住。正在生死之間，得太師來，救了性命。」董卓曰：「我今將汝賜與呂布，何如？」貂蟬大驚，哭曰：「妾身已事貴人，今忽欲下賜家奴，妾寧死不辱！」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。

卓慌奪劍擁抱曰：「吾戲汝！」貂蟬倒於卓懷，掩面大哭曰：「此必李儒之計也！儒與布交厚，故設此計；卻不顧惜太師體面與賤妾性命。妾當生噬其肉！」卓曰：「吾安忍捨汝耶？」蟬曰：「雖蒙太師憐愛，但恐此處不宜久居，必被呂布所害。」卓曰：「吾明日和你歸郿塢去，同受快樂，慎勿憂疑。」蟬方收淚拜謝。次日，李儒入見曰：「今日良辰，可將貂蟬送與呂布。」卓曰：「布與我有父子之分，不便賜與。我只不究其罪。汝傳我意，以好言慰之可也。」儒曰：「太師不可為婦人所惑。」卓變色曰：「汝之妻肯與呂布否？貂蟬之事，再勿多言；言則必斬！」李儒出，仰天歎曰：「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！」

後人讀書至此，有詩歎之曰：

司徒妙算托紅裙，不用干戈不用兵。三戰虎牢徒費力，凱歌卻奏鳳儀亭。

董卓即日下令還郿塢，百官俱拜送。貂蟬在車上，遙見呂布於稠人之內，眼望車中。貂蟬虛掩其面，如痛哭之狀。車已去遠，布緩轡於土岡之上，眼望車塵，歎惜痛恨。忽聞背後一人問曰：「溫侯何不從太師去，乃在此遙望而發歎？」布視之，乃司徒王允也。

相見畢，允曰：「老夫日來因染微恙，閉門不

出，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。今日太師駕歸郿塢，只得扶病出送，卻喜得晤將軍。請問將軍，為何在此長歎？」布曰：「正為公女耳。」允佯驚曰：「許多時尚未與將軍耶？」布曰：「老賊自寵幸久矣！」允佯大驚曰：「不信有此事！」布將前事一一告允。允仰面跌足，半晌不語；良久，乃言曰：「不意太師作此禽獸之行！」因挽布手曰：「且到寒舍商議。」布隨允歸。允延入密室，置酒款待。布又將鳳儀亭相遇之事，細說一遍。允曰：「太師淫吾之女，奪將軍之妻，誠為天下恥笑——非笑太師，笑允與將軍耳！然允老邁無能之輩，不足為道；可惜將軍蓋世英雄，亦受此汗辱也！」

布怒氣沖天，拍案大叫。允急曰：「老夫失語，將軍息怒。」布曰：「誓當殺此老賊，以雪吾恥！」允急掩其口曰：「將軍勿言，恐累及老夫。」布曰：「大丈夫生居天地間，豈能鬱鬱久居人下！」允曰：「以將軍之才，誠非董太師所可限制。」布曰：「吾欲殺此老賊，奈是父子之情，恐惹後人議論。」允微笑曰：「將軍自姓呂，太師自姓董。擲戟之時，豈有父子情耶？」布奮然曰：「非司徒言，布幾自誤！」

允見其意已決，便說之曰：「將軍若扶漢室，乃忠臣也，青史傳名，流芳百世；將軍若助董卓，乃反臣也，載之史筆，遺臭萬年。」布避席下拜曰：「布意已決，司徒勿疑。」允曰：「但恐事或不成，反招

大禍。」布拔帶刀，刺臂出血為誓。允跪謝曰：「漢祀不斬，皆出將軍之賜也。切勿洩漏！臨期有計，自當相報。」

布慨諾而去。允即請僕射士孫瑞、司隸校尉黃琬商議。瑞曰：「方今主上有疾新愈，可遣一能言之人，往郿塢請卓議事；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，使伏甲兵於朝門之內，引卓入誅之；此上策也。」琬曰：「何人敢去？」瑞曰：「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，以董卓不遷其官，甚是懷怨。若令此人去，卓必不疑。」允曰：「善。」請呂布共議。布曰：「昔日勸吾殺丁建陽，亦此人也。今若不去，吾先斬之。」使人密請肅至。

布曰：「昔日公說布，使殺丁建陽而投董卓；今卓上欺天子，下虐生靈，罪惡貫盈，人神共憤。公可傳天子詔往郿塢，宣卓入朝，伏兵誅之，力扶漢室，共作忠臣。尊意若何？」肅曰：「我亦欲除此賊久矣，恨無同心者耳。今將軍若此，是天賜也，肅豈敢有二心？」遂折箭為誓，允曰：「公若能幹此事，何患不得顯官？」

次日，李肅引十數騎，前到郿塢。人報天子有詔，卓叫喚入。李肅入拜。卓曰：「天子有何詔？」肅曰：「天子病體新痊，欲會文武於未央殿，議將禪位於太師，故有此詔。」卓曰：「王允之意若何？」肅曰：「王司徒已命人築『受禪臺』，只等主公來。」

「卓大喜曰：『吾夜夢一龍罩身，今果得此喜信。時哉不可失！』便命心腹將李傕，郭汜，張濟，樊稠，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郿塢，自己即日排駕回京；顧謂李肅曰：『吾為帝，汝當為執金吾。』肅拜謝稱臣。

卓入辭其母。母時年九十餘矣，問曰：『吾兒何往？』卓曰：『兒將往受漢禪，母親早晚為太后也！』母曰：『吾近日肉顫心驚，恐非吉兆。』卓曰：『將為國母，豈不預有驚報！』遂辭母而行。臨行謂貂蟬曰：『吾為天子，當立汝為貴妃。』貂蟬已明知就裏，假作歡喜拜謝。

卓出塢上車，前遮後擁，望長安來。行不到三十

里，所乘之車，忽折一輪，卓下車乘馬。又行不到十里，那馬咆哮嘶喊，掣斷轡頭。卓問肅曰：「車折輪，馬斷轡，其兆若何？」肅曰：「乃太師應受漢禪，棄舊換新，將乘玉輦金鞍之兆也。」卓喜而信其言。

次日，正行間，忽然狂風驟起，昏霧蔽天。卓問肅曰：「此何祥也？」肅曰：「主公登龍位，必有紅光紫霧，以壯天威耳。」卓又喜而不疑。即至城外，百官俱出迎接。只有李儒抱病在家，不能出迎。卓進至相府，呂布入賀。卓曰：「吾登九五，汝當總督天下兵馬。」布拜謝，就帳前歇宿。是夜有十數小兒於郊外作歌，風吹歌聲入帳。歌曰：「千里草，何青

青！十日上，不得生！」歌聲悲切。卓問李肅曰：「童謠主何吉凶？」肅曰：「亦只是言劉氏滅，董氏興之意。」

次日侵晨，董卓擺列儀從入朝，忽見一道人，青袍白巾，手執長竿，上縛布一丈，兩頭各書一「口」字。卓問肅曰：「此道人何意？」肅曰：「乃心恙之人也。」呼將士驅去。卓進朝，群臣各具朝服，迎謁於道。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。到北掖門，軍兵盡擋在門外，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。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，驚問肅曰：「持劍是何意？」

肅不應，推車直入。王允大呼曰：「反賊至此，

武何在？」兩旁轉出百餘人，持戟挺槊刺之。卓裹甲不入，傷臂墮車，大呼曰：「吾兒奉先何在？」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：「有詔討賊！」一戟直刺咽喉，李肅早割頭在手。呂布左手持戟，右手懷中取詔，大呼曰：「奉詔討賊臣董卓，其餘不問！」將吏皆呼萬歲。後人有詩歎董卓曰：

伯業成時為帝不，不成且作富家郎。誰知天意無私，郿塢方成已滅亡。

卻說當下呂布大呼曰：「助卓為虐者，皆李儒也！誰可擒之？」李肅應聲願往。忽聽朝門外發喊，人報李儒家奴已將李儒綁縛來獻。王允命縛赴市曹斬

之；又將董卓屍首，號令通衢。卓屍肥胖，看屍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為燈，膏油滿地。百姓過者，莫不手擲其頭，足踐其屍。王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、李肅領兵五萬，至郿塢抄籍董卓家產人口。

卻說李傕，郭汜，張濟，樊稠聞董卓已死，呂布將至，便引了飛熊軍連夜奔涼州去了。呂布至郿塢，先取了紹蟬。皇甫嵩命將塢中所藏良家子女，盡行釋放。但係董卓親屬，不分老幼，悉皆誅戮。卓母亦被殺。卓弟董旻、姪董璜皆斬首號令。收籍塢中所蓄黃金數十萬，綺羅、珠寶、器皿、糧食不計其數，回報王允。允乃大犒軍士，設宴於都堂，召集眾官，酌酒稱慶。

正飲宴間，忽人報曰：「董卓暴屍於市，忽有一人伏其屍而大哭。」允怒曰：「董卓伏誅，士民莫不稱賀；此何人，敢哭耶？」遂喚武士：「與吾擒來！」

須臾擒至。眾官見之，無不驚駭；原來那人不是別人，乃待中蔡邕也。允叱曰：「董卓逆賊，今日伏誅，國之大幸。汝為漢臣，乃不為國慶，反為賊哭，何也？」邕伏罪曰：「邕雖不才，亦知大義，豈肯背國而向卓？只因一時知遇之感，不覺為之一哭，自知罪大。願公見原；倘得黥首刖足，使續成漢史，以贖其辜，邕之幸也。」

眾官惜邕之才，皆力救之。太傅馬日磾亦密謂允曰：「伯喈曠世逸才，若使續成漢史，誠為盛事。且其孝行素著，若遽殺之，恐失人望。」允曰：「昔孝武不殺司馬遷，後使作史，遂致謗書流於後世。方今國運衰微，朝政錯亂，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，使吾等蒙其訕議也。」日磾無言而退，私謂眾官曰：「王允其無後乎！善人，國之紀也；制作，國之典也。滅紀廢典，豈能久乎？」

當下王允不聽馬日磾之言，命將蔡邕下獄中縊死。一時士大夫聞者，盡為流涕。後人論蔡邕之哭董卓，固自不是；允之殺邕，亦為已甚。有詩歎曰：

董卓專權肆不仁，侍中何自竟亡身？當時諸葛隆中臥，安肯輕身事亂臣？

且說李傕，郭汜，張濟，樊稠逃居陝西，使人至長安上表求救。王允曰：「卓之跋扈，皆此四人助之；今雖大赦天下，獨不赦此四人。」使者回報李傕。傕曰：「求救不得，各自逃生可也。」謀士賈詡曰：「諸君若棄軍單行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。不若誘集陝人，并本部軍馬，殺入長安，與董卓報讎。事濟，奉朝廷以正天下；若其不勝，走亦未遲。」

傕等然其說，遂流言於西涼州曰：「王允將欲洗蕩此方之人矣。」眾皆驚惶。乃復揚言曰：「徒死無

益，能從我反乎？」眾皆願從。於是聚眾十餘萬，分作四路，殺奔長安來。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將牛輔，引軍五千人，欲去與丈人報讎，李傕便與合兵，使為前驅，四人陸續進發。

王允聽知西涼兵來，與呂布商議。布曰：「司徒放心。量此鼠輩，何足數也！」遂引李肅將兵出敵。肅當先迎戰，正與牛輔相遇，大殺一陣。牛輔抵敵不過，敗陣而去。不想是夜二更，牛輔乘肅不備，竟來劫寨。肅軍亂竄，敗走三十餘里，折軍大半，來見呂布。布大怒曰：「汝何挫石銳氣！」遂斬李肅，懸頭軍門。

次日，呂布進兵與牛輔對敵。牛輔如何敵得呂布，仍復大敗而走。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：「呂布驍勇，萬不能敵；不如瞞了李傕等四人，暗藏金珠，與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。」胡赤兒應允。是夜收拾金珠，棄營而走，隨行者三四人。將渡一河，赤兒欲謀取金珠，竟殺死牛輔，將頭來獻呂布。布問起情由，從人出首：「胡赤兒謀殺牛輔，奪其金寶。」布怒，即將赤兒誅殺。領軍前進，正迎著李傕軍馬。呂布不等他列陣，便挺戟躍馬，麾軍直衝過來。催軍不能抵當，退走五十餘里，依山下寨，請郭汜，張濟，樊稠共議，曰：「呂布雖勇，然而無謀，不足為慮。我引軍守任谷口，每日誘他廝殺。郭將軍

可領軍抄擊其後，效彭越撓楚之法，鳴金進兵，擂鼓收兵。張、樊二公，卻分兵兩路，逕取長安。彼首尾不能救應，必然大敗。」眾用其計。

卻說呂布勒兵到山下，李傕引軍搦戰。布忿怒衝殺過去，催退走上山。山上矢石如雨，布軍不能進。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，布急回戰。只聞鼓聲大震，汜軍已退。布方欲收軍，鑼聲響處，催軍又來。未及對敵，背後郭汜又領軍殺到。及至呂布來時，卻又擂鼓收軍去了，激得呂布怒氣填胸。一連如此幾日，欲戰不得，欲止不得。

正在惱怒，忽然飛馬報來，說張濟、樊稠兩路軍

馬，竟犯長安，京城危急。布急領軍回，背後李傕、郭汜殺來。布無心戀戰，只顧奔走，折了好些人馬。比及到長安城下，賊兵雲屯雨集，圍定城池，布軍與戰不利。軍士畏呂布暴厲，多有降賊者，布心甚憂。

數日之後，董卓餘黨李蒙、王方在城中為賊內應，偷開城門，四路賊軍一齊擁入。呂布左衝右突，攔擋不住，引數百騎往青瑣門外，呼王允曰：「勢急矣！請司徒上馬，同出關去，別圖良策。」允曰：「若蒙社稷之靈，得安國家，吾之願也；若不獲已，則允奉身以死。臨難苟免，吾不為也。為吾謝關東諸公，努力以國家為念！」

呂布再三相勸，王允只是不肯去。不一時，各門火燄竟天，呂布只得棄卻家小，引百餘騎飛奔出關，投袁術去了。李傕、郭汜縱兵大掠，太常卿种拂，太僕魯馗，大鴻臚周奐，城門校尉崔烈，越騎校尉王頎皆死於國難。賊兵圍繞內庭至急，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。李傕等望見黃蓋，約住軍士，口呼萬歲。獻帝倚樓問曰：「卿不候奏請，輒入長安，意欲何為？」李傕、郭汜仰面奏曰：「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，無端被王允謀殺，臣等特來報讎，非敢造反。但見王允，臣便退兵。」

王允時在帝側，聞知此言，奏曰：「臣本為社稷計。事已至此，陛下不可惜臣，以誤國家。臣請下見

二賊。」帝徘徊不忍。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，大呼曰：「王允在此！」李傕、郭汜拔劍叱曰：「董太師何罪而見殺？」允曰：「董賊之罪，彌天亙地，不可勝言。受誅之日，長安士民，皆相慶賀，汝獨不聞乎？」傕、汜曰：「太師有罪；我等何罪，不肯相赦？」王允大罵：「逆賊何必多言！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！」二賊手起，把王允殺於樓下。史官有詩讚曰：

王允運機謀，奸臣董卓休。心懷國家恨，眉鎖廟堂憂。英氣連霄漢，忠心貫斗牛。至今魂與魄，猶遶鳳凰樓。

眾賊殺了王允，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，盡行殺害。士民無不下淚。當下李傕、郭汜尋思曰：「既到這裡，不殺天子謀大事，更待何時？」便持劍大呼，殺入內來。正是：

臣魁伏罪災方息，從賊縱橫禍又來。未知獻帝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十回：勤王室馬騰舉義，報父讎曹操興師

卻說李、郭二賊欲弒獻帝。張濟、樊稠諫曰：「不可。今日若便殺之，恐眾人不膜；不如仍舊奉之為主，賺諸侯入關，先去其羽翼，然後殺之，天下可圖也。」李、郭二人從其言，按住兵器。帝在樓上宣諭曰：「王允既誅，軍馬何故不退？」李催、郭汜曰：「臣等有功王室，未蒙賜爵，故不敢退軍。」帝曰：「卿欲封何爵？」

李、郭、張、樊、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，勒要如

此官品。帝只得從之，封李傕為車騎將軍池陽侯，領司隸校尉，假節鉞；郭汜為後將軍，假節鉞；同秉朝政；樊稠為右將軍萬年侯；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，領兵屯弘農。其餘李蒙、王方等，各為校尉。然後謝恩，領兵出城。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，獲得些零碎皮骨，以香木雕成形體，安湊停當，大設祭祀，用王者衣冠棺槨，選擇吉日，遷葬郿塢。臨葬之期，天降大雷雨，平地水深數尺，霹靂震開其棺，屍首提出棺外。李傕候晴再葬，是夜又復如是。三次改葬，皆不能葬。零皮碎骨，悉為雷火消滅。天之怒卓，可謂甚矣！

且說李傕、郭汜既掌大權，殘虐百姓，密遣心腹

待帝左右，觀其動靜。獻帝此時舉動荊棘。朝廷官員，並由二賊陞降。因採人望，特宣朱雋入朝，封為太僕，同領朝政。一日，人報西涼太守馬騰、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十餘萬，殺奔長安來，聲言討賊。原來二將先曾使人入長安，結連侍中馬宇、諫議大夫种邵、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為內應，共謀賊黨。三人密奏獻帝，封馬騰為征西將軍、韓遂為鎮西將軍，各受密詔，併力討賊。

當下李傕，郭汜，張濟，樊稠聞二軍將至，一同商議禦敵之策。謀士賈詡曰：「二軍遠來，只宜深溝高壘，堅守以拒之。不過百日，彼兵糧盡，必將自退，然後引兵追之，二將可擒矣。」李蒙、王方出

曰：「此非好計。願借精兵萬人，立斬馬騰、韓遂之頭，獻於麾下。」賈詡曰：「今若即戰，必當敗績。」李蒙、王方齊聲曰：「若吾二人敗，情願斬首；若戰勝，公亦當輸首級與我。」詡謂李傕、郭汜曰：「長安西二百里盩厔山，其路險峻，可使張、樊兩將軍屯兵於此，堅壁守之；待李蒙、王方自引兵迎敵，可也。」李傕、郭汜從其言，點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、王方。二人忻喜而去，離長安二百八十里下寨。西涼兵到，兩個引軍迎去。西涼軍馬攔路擺開陣勢。馬騰、韓遂聯轡而出，指李蒙、王方罵曰：「反國之賊！誰去擒之？」

言未絕，只見一位少年將軍，面如冠玉，眼若流

星；虎體猿臂；彪腹狼腰；手執長鎗，坐騎駿馬，從陣中飛出。原來那將即馬騰之子馬超，字孟起，年方十七歲，英勇無敵。王方欺他年幼，躍馬迎戰。戰不到數合，早被馬超一鎗刺於馬下。馬超勒馬便回。李蒙見王方刺死，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。超只做不知。馬騰在陣門下大叫：「背後有人追趕！」

聲猶未絕，只見馬超已將李蒙擒在馬上。原來馬超明知李蒙追趕，卻故意俄延；等他馬近，舉鎗刺來，超將身一閃，李蒙擗個空，兩馬相並，被馬超輕舒猿臂，生擒過去。軍士無主，望風奔逃。馬騰、韓遂乘勢追殺，大獲勝捷，直逼隘口下寨，把李蒙斬首號令。

李傕、郭汜聽知李蒙、王方皆被馬超殺了，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，重用其計，只理會緊守關防，由他搦戰，並不出迎。果然西涼軍未及兩月，糧草俱乏，商議回軍。恰好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出首家主與劉範、种邵，外連馬騰、韓遂，欲為內應等情。李傕、郭汜大怒，盡收三家少良賤斬於市，把三顆首級，直來門前號令。

馬騰、韓遂見軍糧已盡，內應又泄，只得拔寨退軍。李傕、郭汜令張濟引軍趕馬騰，樊稠引軍趕韓遂，西涼軍大敗。馬超在後死戰，殺退張濟。樊稠去趕韓遂，看看趕上，相近陳倉，韓遂勒馬向樊稠曰：「吾與公乃同鄉之人，今日何太無情？」樊稠也勒住

馬答道：「上命不可違！」韓遂曰：「吾此來亦為國家耳，公何相逼之甚也？」樊稠聽罷，撥轉馬頭，收兵回寨，讓韓遂去了。不隄防李傕之姪李別，見樊稠放走韓遂，回報其叔。李傕大怒，便欲興兵討樊稠。賈詡曰：「目今人心未寧，頻動干戈，深為不便；不若設一宴，請張濟、樊稠慶功，就席間擒稠斬之，毫不費力。」

李傕大喜，便設宴請張濟、樊稠。二將忻然赴宴。酒半闌，李傕忽然變色曰：「樊稠何故交通韓遂，欲謀造反？」稠大驚；未及回言，只見刀斧手擁出，早把樊稠斬首於案下。嚇得張濟俯伏於地。李傕扶起曰：「樊稠謀反，故而誅之；公乃吾之心腹，何

須驚懼？」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。張濟自回弘農去了。

李傕、郭汜自戰敗西涼兵，諸侯莫敢誰何。賈詡屢勸撫安百姓，結納賢豪。自是朝廷微有生意。不想青州黃巾又起，聚眾數十萬，頭目不等，劫掠良民。太僕朱雋，保舉一人，可破群賊。李傕、郭汜問是何人。朱雋曰：「要破山東群賊，非曹孟德不可。」李傕曰：「孟德今在何處？」雋曰：「見為東郡太守，廣有軍兵。若命此人討賊，賊可剋日而破也。」李傕大喜，星夜草詔，差人齎往東郡，命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。操領了聖旨，會合鮑信，一同興兵，擊賊於壽陽。鮑信殺入重地，為賊所害。操追趕賊兵，

直到濟北，降者數萬。操即用賊為前驅，兵馬到處，無不降須。不過百餘日，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、男女百餘萬口。操擇精銳者，號為「青州兵」，其餘盡令歸農。操自此威名日重。捷書報到長安，朝廷加曹操為鎮東將軍。

操在兗州，招賢納士。有叔姪二人來投曹操；乃穎川穎陰人；姓荀，名彧，字文若，荀昆之子也；舊事袁紹，今棄紹投操；操與語大悅，曰：「此吾之子房也！」遂以為行軍司馬。其姪荀攸，字公達，海內名士，曾拜黃門侍郎，後棄官歸鄉，今與其叔同投曹操，操以為行軍教授。荀彧曰：「某聞兗州有一賢士，今此人知何在。」操問是誰，彧曰：「乃東郡東

阿人；姓程，名昱，字仲德。」操曰：「吾亦聞名久矣。」遂遣人於鄉中尋問。訪得他在山中讀書，操拜請之。程昱來見，曹操大喜。

昱謂荀彧曰：「某孤陋寡聞，不足當公之薦。公之鄉人姓郭，名嘉，字奉孝，乃當今賢士，何不羅而致之？」彧猛省曰：「吾幾忘卻！」遂啟操徵聘郭嘉到兗州，共論天下之事。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，淮南成德人；姓劉，名曄，字子陽。操即聘曄至。曄又薦二人；一個是山陽昌邑人；姓滿，名寵，字伯寧；一個是武城人；姓呂，名虔，字子恪。曹操亦素知這兩個名譽，就聘為軍中從事。滿寵、呂虔共薦一人；乃陳留平邱人；姓毛，名玠，字孝先。曹操亦聘為從

事。又有一將引軍數百人，來投曹操；乃泰山鉅平人；姓于，名禁，字文則。操見其人弓馬熟嫻，武藝出眾，命為典軍司馬。

一日，夏侯惇引一大漢來見，操問何人，惇曰：「此乃陳留人；姓典，名韋，勇力過人。舊跟張邈，與帳下人不和，手殺數十人，逃竄山中。惇出射獵，見韋逐鹿過澗，因收於軍中。今特薦之於公。」操曰：「吾觀此人容貌魁梧，必有勇力。」惇曰：「他曾為友報讎殺人，提頭直出鬧市，數百人不敢近。只今所使兩枝鐵戟，重八十斤，挾之上馬，運使如飛。」操即令韋試之。韋挾戟驟馬，往來馳騁。忽見帳下大旗為風所吹，岌岌欲倒，眾軍士挾持不定；韋下馬

喝退眾軍，一手執定旗桿，立於風中，巍然不動。操曰：「此古之惡來也！」遂命為帳前都尉，解身上錦襖，及駿馬雕鞍賜之。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謀臣，武有猛將，威鎮山東。乃遣泰山太守應劭，往瑯琊郡迎父曹嵩。

嵩自陳留避難，隱居瑯琊；當日接了書信，便與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餘人，帶從者百餘人，車百餘輛，逕望兗州而來。道經徐州，太守陶謙，字恭祖，為人溫厚純篤，向欲結納曹操，正無其由；知操父經過，遂出境迎接，再拜致敬，大設筵宴，款待兩日。曹嵩要行，陶謙親送出郭，特差都尉張闓，將部兵五百護送。

曹嵩率家小行到華、費間，時夏末秋初，大雨驟至，只得投一古寺歇宿。寺僧接入，嵩安頓家小，命張闓將軍馬屯於兩廊。眾軍衣裝，都被雨打濕，同聲嗟怨。張闓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：「我們本是黃巾餘黨，勉強降順陶謙，未有好處；如今曹嵩輜重車輛無數，你們欲得富貴不難，只就今夜三更，大家砍將入去，把曹嵩一家殺了，取了財物，同往山中落草。此計何如？」

眾皆應允。是夜風雨未息，曹嵩正坐，忽聞四壁喊聲大舉。曹德提劍出看，就被搨死。曹嵩忙引一妾奔入方丈後，欲越牆而走；妾肥胖不能出，嵩慌急，與妾躲於廁中，被亂軍所殺。應邵死命逃脫，投袁紹

去了。張闓殺盡曹嵩全家，取了財物，放火燒寺，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。後人有詩曰：

曹操奸雄世所誇，曾將呂氏殺全家。如今闔戶逢人殺，天理循環報不差。

當下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，報與曹操。操聞之，哭倒於地。眾人救起。操切齒曰：「陶謙縱兵殺吾父，此讎不共戴天！吾今悉起大軍，洗蕩徐州，方雪吾恨！」遂留荀彧、程昱領軍三萬守鄆城，范縣，東阿三縣，其餘盡殺奔徐州來。夏侯惇，于禁，典韋為先鋒。操令但得城池，將城中百姓，盡行屠戮，以雪父讎。當有九江太守邊讓，與陶謙交厚，聞知徐州

有難，自引兵五千來救。操聞之大怒，使夏侯惇於路截殺之。

時陳宮為東郡從事，亦與陶謙交厚；聞曹操起兵報讎，欲盡殺百姓，星夜前來見操。操知是為陶謙作說客，欲待不見，又滅不過舊恩，只得請入帳中相見。宮曰：「今聞明公以大兵臨徐州，報尊父之讎，所到欲盡殺百姓，某因此特來進言。陶謙乃仁人君子，非好利忘義之輩；尊父遇害，乃張闓之惡，非謙罪也。且州縣之民，與明公何讎？殺之不祥。望三思而行。」操怒曰：「公昔棄我而去，今有何面目復來相見？陶謙殺吾一家，誓當摘膽剜心，以雪吾恨！公雖為陶謙游說，其如吾不聽何？」陳宮辭出，歎曰：

「吾亦無面目見陶謙也！」遂馳馬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。

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，殺戮人民，發掘墳墓。陶謙在徐州，聞曹操起軍報讎，殺戮百姓，仰天慟哭曰：「我獲罪於天，致使徐州之民，受此大難！」急聚眾官商議。曹豹曰：「曹兵既至，豈可束手待死！某願助使君破之。」

陶謙只得引兵出迎，遠望操軍如鋪霜湧雪，中軍豎起白旗二面，大書「報讎雪恨」四字。軍馬列成陣勢。曹操縱馬出陣，身穿縞素，揚鞭大罵。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，欠身施禮曰：「謙本欲結好明公，故託

張闓護送。不想賊心不改，致有此事。實不干陶謙之故；望明公察之。」操大罵曰：「老匹夫！殺吾父，尚敢亂言！誰可生擒老賊？」夏侯惇應聲而出。陶謙慌走入陣。夏侯惇趕來，曹豹挺鎗躍馬，前來迎敵。兩馬相交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兩軍皆亂，各自收兵。

陶謙入城，與眾計議曰：「曹兵勢大難敵，吾當自縛往操營，任其剖割，以救徐州百姓之命。」言未絕，一人進前言曰：「府君久鎮徐州，人民感恩。今曹兵雖眾，未能既破我城。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；某雖不才，願施小策，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！」眾人大驚，便問計將安出。正是：

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本為納交反成怨，那知絕處又逢生？畢竟此人是

第十一回：劉皇叔北海救孔融，呂溫侯濮陽破曹操

卻說獻計之人，乃東海朐縣人；姓糜，名竺，字子仲。此人家世富豪。嘗往洛陽買賣，乘車而回，路遇一美婦人，來求同載，竺乃下車步行，讓車與婦人坐。婦人請竺同載。竺上車端坐，目不邪視。行及數里，婦人辭去；臨別對竺曰：「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，奉上帝敕，往燒汝家。感君相待以禮，故明告君。君可速歸，搬出財物。吾當夜來。」言訖不見。竺大驚，飛奔到家，將家中所有，疾忙搬出。是晚果

然廚中火起，盡燒其屋。竺因此廣捨家財，濟貧拔苦。後陶謙聘為別駕從事。當日獻計曰：「某願親往北海郡，求孔融起兵救援；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；若二處軍馬齊來，操必退兵矣。」

謙從之，遂寫書二封，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。一人應聲願往。眾視之，乃廣陵人；姓陳，名登，字元龍。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，然後命糜竺齎書赴北海，自己率眾守城，以備攻擊。

卻說北海孔融，字文學，魯國曲阜人也；孔子二十世孫，泰山都尉孔宙之子。自小聰明。年十歲時，往謁河南尹李膺，閹人難之，融曰：「我係李相通

家。」及入見，膺問曰：「汝祖與吾祖何親？」融曰：「昔孔子曾問禮於老子，融與君豈非累世通家？」膺大奇之。

少頃，太中大夫陳煒至。膺指融曰：「此奇童也。」煒曰：「小時聰明，大時未必聰明。」融即應聲曰：「如君所言，幼時必聰明者。」煒等皆笑曰：「此子長成，必當代之偉器也。」自此得名。後為中郎將，累遷北海太守。極好賓客，常曰：「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；吾之願也。」在北海六年，甚得民心。

當日正與客坐，人報徐州糜竺至。融請入見，問

其來意，竺出陶謙書，言：「曹操攻圍甚急，望明公垂救。」融曰：「吾與陶恭祖交厚，子仲又親到此，如何不去。只是曹孟德與我無讎，當先遣人送書解和。如其不從，然後起兵。」竺曰：「曹操倚仗兵威，決不肯和。」融教一面點兵，一面差人送書。正商議間，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群寇數萬殺奔前來。孔融大驚，急點本部人馬，出城與賊迎戰。管亥出馬曰：「吾知北海糧廣，可借一萬石，即便退兵；不然，打破城池老幼不留！」孔融叱曰：「吾乃大漢之臣，守大漢之地，豈有糧米與賊耶！」管亥大怒，拍馬舞刀，直取孔融。融將宗寶挺鎗出馬；戰不數合，被管亥一刀，砍宗寶於馬下。孔融兵大亂，奔入城

中。管亥分兵四面圍城，孔融心中鬱悶。糜竺懷愁，更不待言。

次日，孔融登城遙望，賊勢浩大，倍添憂惱。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，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直到城下大叫：「開門！」孔融不識其人，不敢開門。賊眾趕到河邊，那人回身連搦十數人下馬，賊眾倒退，融急命開門引入。其人下馬棄鎗，逕到城上，拜見孔融。融問其姓名對曰：「某東萊黃縣人也；覆姓太史，名慈，字子義。老母重蒙恩顧。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，知賊寇城，老母說：『屢受府君深恩，汝當往救。』某故單馬而來。」孔融大喜。原來孔融與太史慈，雖未識面，卻曉得他是個英雄。因他

遠出，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，融常使人遣以粟帛；母感融德，故特使慈來救。

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，贈與衣甲鞍馬。慈曰：「某願借精兵一千，出城殺賊。」融曰：「君雖英勇，然賊勢甚盛，不可輕出。」慈曰：「老母感君厚德，特遣慈來；如不能解圍，慈亦無顏見母矣。願決一死戰。」融曰：「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，若請得他來相救此圍自解；只無人可使耳。」慈曰：「府君修書，某當急往。」融喜，修書付慈。慈擐甲上馬，腰帶弓矢，手時鐵鎗，飽食嚴裝，城門開處，一騎飛出。近河，賊將率眾來戰，慈連搦死數人，透圍而出。管亥知有人出城，料必是請救兵的，便自引數百

騎趕來，八面圍定。慈倚住鎗，拈弓搭箭，八面射之，無不應弦落馬。賊眾不敢來追。

太史慈得脫，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。施禮罷，具言孔北海被圍求救之事，呈上書札。玄德看畢，問慈曰：「足下何人？」慈曰：「某太史慈，東海之鄙人也。與孔融親非骨肉，比非鄉黨，特以氣誼相投，有分憂共患之意。今管亥暴亂，北海被圍，孤窮無告，危在旦夕。聞君仁義素著，能救人危急，故特令某冒鋒突圍，前來求救。」玄德斂容答曰：「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？」乃同雲長、翼德點精兵三千，往北海郡進發。

管亥望見救軍來到，親自引兵迎敵；因見玄德兵少，不以為意。玄德與關、張、太史慈立馬陣前，管亥忿怒直出。太史慈卻待向前，雲長早出，直取管亥。兩馬相交，眾軍大喊；量管亥怎敵得雲長，數十合之間，青龍刀起，劈管亥於馬下。太史慈，張飛，兩騎齊出，雙槍並舉，殺入賊陣。玄德驅兵掩殺。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與關、張趕殺賊眾，如虎入羊群，縱橫莫當，便驅兵出城。兩下夾攻，大敗群賊，降者無數，餘黨潰散。

孔融迎接玄德入城，敘禮畢，大設筵宴慶賀。又引糜竺出見玄德，具言張闓殺曹嵩之事：「今曹操縱兵大掠，圍住徐州，特來求救。」玄德曰：「陶恭祖

乃仁人君子，不意受此無辜之冤。」孔融曰：「公乃漢室宗親，今曹操殘害百姓，倚強欺弱，何不與融同往救之？」玄德曰：「備非敢推辭，奈兵微將寡，恐難輕動。」孔融曰：「融之欲救陶恭祖，雖因舊誼，亦為大義。公豈獨無仗義之心耶？」玄德曰：「既如此，請文舉先行，容備去公孫瓚處，借三五百人馬，隨後便來。」融曰：「公切勿失信。」玄德曰：「公以備為何如人也？聖人云：『自古皆有死，人無信不立。』劉備借得軍，或借不得軍，必然親至。」

孔融應允；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，融便收拾起程。太史慈拜謝曰：「慈奉母命前來相助，今幸無虞。有揚州刺史劉繇，與慈同郡，有書來喚，不敢不

去。容圖再見。」融以金帛相酬，慈不肯受而歸。其母見之，喜曰：「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！」遂遣慈往揚州去了。

不說孔融起兵。且說玄德離北海來見公孫瓚，且說欲救徐州之事。瓚曰：「曹操與君無讎，何苦替人出力？」玄德曰：「備已許人，不敢失信。」瓚曰：「我借與君馬步軍二千。」玄德曰：「更望借趙子龍一行。」瓚許之。玄德遂與關、張引本部三千人為前部，子龍引二千人隨後，往徐州來。

卻說糜竺回報陶謙，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；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；陶謙心安。原

來孔融、田楷兩路軍馬，懼怕曹兵勢猛，遠遠依山下寨，未敢輕進。曹操見兩路軍到，亦分了軍勢，不敢向前攻城。

卻說劉玄德軍到，見孔融。融曰：「曹兵勢大，操又善於用兵，未可輕戰。且觀其動靜，然後進兵。」玄德曰：「但恐城中無糧，難以久持。備令雲長、子龍領軍四千，在公部下相助；備與張飛奔曹營，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。」融大喜，會合田楷，為犄角之勢；雲長、子龍領兵兩邊接應。

是日玄德、張飛引一千人馬殺入曹兵寨邊。正行之間，寨內一聲鼓響，馬軍步軍，如潮似浪，擁將出

來。當頭一員大將乃是于禁，勒馬大叫：「何處狂徒！往那裏去！」張飛見了，更不打話，直取于禁。兩馬相交，戰到數合，玄德掣雙股劍麾兵大進，于禁敗走。張飛當前追殺，直到徐州城下。城上望見紅旗白字，大書「平原劉玄德」陶謙急令開門。玄德入城，陶謙接著，共到府衙。禮畢，設宴相待，一面勞軍。

陶謙見玄德儀表軒昂，語言豁達，心中大喜，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，讓與玄德。玄德愕然曰：「公何意也？」謙曰：「今天下擾亂，王綱不振，公乃漢室宗親，正宜力扶社稷。老夫年邁無能，情願將徐州相讓。公勿推辭。謙當自寫表文，申奏朝廷。」玄德離

席再拜曰：「劉備雖漢朝苗裔，功微德薄，為平原相猶恐不稱職；今為大義，故來相助；公出此言，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？若舉此念，皇天不佑！」謙曰：「此老夫之實情也。」再三相讓，玄德那裏肯受。糜竺進曰：「今兵臨城下，且當商議退敵之策。待事平之日，再當相讓可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備當遺書於曹操，勸令解和。操若不從，廝殺未遲。」於是傳檄三寨，且按兵不動；遣人齎書以達曹操。

卻說曹操正在軍中，與諸將議事，人報徐州有戰書到。操拆而觀之，乃劉備書也。書略曰：「備自關外得拜君顏，嗣後天各一方，不及趨侍。向者，尊父曹侯，實因張闓不仁，以致被害，非陶恭祖之罪也。」

目今黃巾遺孽，擾亂於外；董卓餘黨，盤踞於內。願明公先朝廷之急，而後私讎；撤徐州之兵，以救國難；則徐州幸甚，天下幸甚！」

曹操看書，大罵：「劉備何人，敢以書來勸我！且中間有譏諷之意！」命斬來使，一面竭力攻城。郭嘉諫曰：「劉備遠來救援，先禮後兵，主公當用好言答之，以慢備心；然後進兵攻城，城可破也。」操從其言，款留來使，候發回書。

正商議間，忽流星馬飛報「禍事！」。操問其故，報說呂布已襲破兗州，進據濮陽。原來呂布自遭李、郭之亂，逃出武關，去投袁術；術怪呂布反覆不

定，拒而不納。投袁紹，紹納之，與布共破張燕於常山；布自以為得志，傲慢袁紹手下將士。紹欲殺之，布乃去投張揚，揚納之。時龐舒在長安城中，私藏呂布妻小，送還呂布。李傕、郭汜知之，遂斬龐舒，寫書與張揚，教殺呂布；布因棄張揚去投張邈。恰好張邈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。宮說邈曰：「今天下分崩，英雄並起，君以千里之眾，而反受制於人，不亦鄙乎！今曹操征東，兗州空虛，而呂布乃當世勇士，若與之共取兗州，伯業可圖也。」張邈大喜，便令呂布襲破兗州，隨據濮陽。止有鄆城，東阿，范縣三處，被荀彧、程昱設計死守得全，其餘俱破。曹仁屢戰，皆不能勝，特此告急。

操聞報大驚曰：「兗州有失，使吾無家可歸矣，不可不亟圖之！」郭嘉曰：「主公正好賣個人情與劉備，退軍去復兗州。」操然之，即時答書與劉備，拔寨退兵。

且說來使回徐州，入城見陶謙，呈上書札，言曹兵已退。謙大喜，差人請孔融，田楷，雲長，子龍等赴城大會。飲宴既畢，謙延玄德於上座，拱手對眾曰：「老夫年邁，二子不才，不堪國家重任。劉公乃帝室之胄，德廣才高，可領徐州。老夫情願乞閒養病。」玄德曰：「孔文舉令備來救徐州，為義也；今無端據而有之，天下將以備為無義人矣。」糜竺曰：「今漢室陵遲，海宇顛覆，樹功立業，正在此時。徐

州殷富，戶口百萬，劉使君領此，不可辭也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事決不敢應命。」陳登曰：「陶府君多病，不能視事，明公勿辭。」玄德曰：「袁公路四世三公，海內所歸，近在壽春，何不以州讓之？」孔融曰：「袁公路塚中枯骨，何足挂齒！今日之事，天與不取，悔不可追。」

玄德堅執不肯。陶謙泣下曰：「君若捨我而去，我死不瞑目矣！」雲長曰：「既承陶公相讓，兄且權領州事。」張飛曰：「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；他好意相讓，何必苦苦推辭？」玄德曰：「汝等欲陷我於不義耶？」陶謙推讓再三，玄德只是不受。陶謙曰：「如玄德必不肯從，此間近邑，名小沛，足可屯軍。」

請玄德暫駐軍此邑，以保徐州，何如？」眾皆勸玄德留小沛，玄德從之。陶謙勞軍已畢，趙雲辭去，玄德執手揮淚而別。孔融、田楷亦各相別，引軍自回。玄德與關、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，修葺城垣，撫諭居民。

卻說曹操回軍，曹仁接著，言呂布勢大，更有陳宮為輔，兗州、濮陽已失，其鄆城，東阿，范縣三處，賴荀彧、程昱二人設計相連，死守城郭。操曰：「吾料呂布有勇無謀，不足慮也。」教且安營下寨，再作商議。呂布知曹操回兵，已過滕縣，召副將薛蘭、李封曰：「吾欲用汝二人久矣。汝可引軍一萬，堅守兗州。吾親自率兵，前去破曹。」

二人應諾。陳宮急入見曰：「將軍棄兗州，欲何往乎？」布曰：「吾欲屯兵濮陽，以成鼎足之勢。」宮曰：「差矣。薛蘭必守兗州不住。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，泰山路險，可伏精兵萬人在彼。曹兵聞失兗州，必然倍道而進，待其過半，一擊可擒也。」布曰：「吾屯濮陽，別有良謀，汝豈知之！」遂不用陳宮之言，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。

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，郭嘉曰：「且不可進；恐此處有伏兵。」曹操笑曰：「呂布無謀之輩，故教薛蘭守兗州，自往濮陽；安得此處有埋伏耶？」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，吾進兵濮陽，速攻呂布。

陳宮聞曹兵至近，乃獻計曰：「今曹兵遠來疲困，利在速戰，不可養成氣力。」布曰：「吾匹馬縱橫天下，何愁曹操！待其下寨，吾自擒之。」

卻說曹操兵近濮陽，下住寨腳。次日引眾將出，陳兵於野。操立馬於門旗下，遙望呂布兵到。陣圓處，呂布當先出馬，兩邊排開八員健將；第一個雁門馬邑人；張，名遼，字文遠；第二個泰山華陰人；姓臧，名霸，字宣高；兩將又各引六員健將；郝萌，曹性，成廉，魏續，宋憲，侯成。布軍五萬，鼓聲大震。

操指呂布而言曰：「吾與汝自來無讎，何得奪吾

州郡？」布曰：「漢家城池，諸人有分，偏爾合得？」便叫臧霸出馬搦戰。曹軍內樂進出迎。兩馬相交，雙鎗齊舉。戰到三十餘合，勝負不分。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，呂布陣上，張遼截住廝殺。惱得呂布性起，挺戟驟馬，衝出陣來，夏侯惇、樂進皆走。呂布掩殺，曹軍大敗，退三四十里。布自收軍。

曹操輸了一陣，回寨與諸將商議。于禁曰：「某今日上山觀望，濮陽之西，呂布有一寨，約無多軍。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，必不準備，可引兵擊之；若得寨，布軍必懼；此為上策。」操從其言，帶曹洪，李典，毛玠，呂虔，于禁，典韋六將，選馬步二萬人，連夜從小路進發。

卻說呂布於寨中勞軍。陳宮曰：「西寨是個要緊去處，倘或曹操襲之，奈何？」布曰：「他今日輸了一陣，如何敢來？」宮曰：「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，須防他攻我不備。」布乃撥高順并魏續、侯成引兵往守西寨。卻說曹操於黃昏時分，引軍至西寨，四面突入。寨兵不能抵擋，四散奔走，曹操奪了寨。將及四更，高順方引軍到，殺將入來。曹操自引軍馬來迎，正逢高順，三軍混戰。將及天明，正西鼓聲大震，人報呂布自引軍來了。操棄寨而走。背後高順，魏續，侯成趕來，當頭呂布親自引軍來到。于禁，樂進，雙戰呂布不住，操望北而行。山後一彪軍出；左有張遼，右有臧霸。操使呂虔、曹洪戰之，不利，操

望西而走。忽又喊聲大震，一彪軍至；郝萌，曹性，成廉，宋憲四將攔住去路。眾將死戰，操當先衝陣。椰子響處，箭如驟雨射將來。操不能前進，無計可脫，大叫：「誰人救我！」

馬軍隊裏，一將踴出；乃典韋也。手挺雙鐵戟，大叫：「主公勿憂！」飛身下馬，插住雙戟，取短戟十數枝，挾在手中，顧從人曰：「賊來十步乃呼我！」遂放開腳步，冒箭前行。布軍數十騎追至，從人大叫：「十步矣！」韋曰：「五步乃呼我！」從人又曰：「五步矣！」韋乃飛戟刺之，一戟一人墜馬，並無虛發，立殺十數人。眾皆奔走。韋復飛身上馬，挺一雙大鐵戟，衝殺入去。郝、曹、成、宋四將不能抵

擋，各自逃去。典韋殺散敵軍，救出曹操，眾將隨後也到，尋路歸寨。

看看天色傍晚，背後喊聲起處，呂布驟馬提戟趕來，大叫：「操賊休走！」此時人困馬乏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各欲逃生。正是：

雖能暫把重圍脫，只怕難當勁敵追。不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二回：陶恭祖三讓徐州，曹孟德大戰呂布

曹操正慌走間，正南上一彪軍到，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，截住呂布大戰。鬥到黃昏時分，大雨如注，各自引軍分散。操回寨，重賞典韋，加為領軍都尉。

卻說呂布到寨，與陳宮商議。宮曰：「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，家僮千百，為一郡之巨室；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書，言呂溫侯殘暴不仁，民心大怨，今欲移兵黎陽，止有高順在城內，可連夜進兵，我為內

應。操若來，誘之入城，四門放火，外設伏兵。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到此安能得脫也？」呂布從其計，密諭田氏使人逕到操寨。操因新敗，正在躊躇，忽報田氏人到，呈上密書云：「呂布已往黎陽，城中空虛。萬望速來，當為內應。城上插白旗，大書『義』字，便是暗號。」操大喜曰：「天使吾得濮陽也！」重賞來人，一面收拾起兵。劉曄曰：「布雖無謀，陳宮多計。只恐其中有詐，不可不防。明公欲去，當分三軍為三隊；兩隊伏城外接應，一隊入城方可。」

操從其言，分軍三隊，來至濮陽城下。操先往觀之，見城上遍豎旗幡，西門角上，有一「義」字白旗，心中暗喜。是日午牌，城門開處，兩員將引軍出

戰；前軍侯成，後軍高順。操即使典韋出馬，直取侯成。侯成抵敵不過，回馬望城中走。韋趕到吊橋邊，高順亦攔擋不住，都退入城中去了。數內有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，說是田氏之使，呈上密書。約云：「今夜初更時分，城上鳴鑼為號，便可進兵。某當獻門。」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，曹洪引軍在右，自己引夏侯淵，李典，樂進，典韋四將，率兵入城。李典曰：「主公且在城外，容某等先入城去。」操喝曰：「我不自往，誰肯向前！」遂當先領兵直入。

時約初更，月光未上。只聽得西門上吹贏鼓聲，喊聲忽起，門上火把燎亂，城門大開，吊橋放落。曹操爭先拍馬而入。直到州衙，路上不見一人。操知是

計，忙撥回馬，大叫：「退兵！」州衙中一聲砲響，四門烈火，轟天而起；金鼓齊鳴，喊聲如江翻海沸。東巷內轉出張遼，西巷內轉出臧霸，夾攻掩殺。操走北門，道傍轉出郝萌、曹性，又殺一陣。操急走南門，高順、侯成攔住。典韋怒目咬牙，衝殺出去。高順、侯成倒走出城。

典韋殺到吊橋，回頭不見了曹操，翻身復殺入城來，門下撞著李典。典韋問：「主公何在？」典曰：「吾亦尋不見。」韋曰：「汝在城外催救軍，我入去尋主公。」李典去了。典韋殺入城中，尋覓不見；再殺出城壕邊，撞著樂進。進曰：「主公何在？」韋曰：「我往複兩遭，尋覓不見。」進曰：「同殺入去

救主！」兩人到門邊，城上火砲滾下，樂進馬不能入，典韋冒煙突火，又殺入去，到處尋覓。

卻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，四下裏人馬截來，不得出南門；再轉北門，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。操以手掩面，加鞭縱馬竟過。呂布從後拍馬趕來，將戟於操盔上一擊，問曰：「曹操何在？」操反指曰：「前面騎黃馬者是他。」

呂布聽說，棄了曹操，縱馬向前追趕。曹操撥轉馬頭，望東門而走，正逢典韋。韋擁護曹操，殺條血路，到城門邊，火燄甚盛，城下推下柴草，遍地都是火。韋用戟撥開，飛馬冒煙突火先出。曹操隨後亦

出。方到門道邊，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，正打著曹操戰馬後胯，那馬撲地倒了。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，手臂鬚髮，盡被燒傷。

典韋回馬來救，恰好夏侯淵亦到。兩個同救起曹操，突火而出。操乘淵馬，典韋殺條大路而走。直混戰到天明，操方回寨。眾將拜伏問安，操仰面笑曰：「誤中匹夫之計，吾必當報之！」郭嘉曰：「計可速發。」操曰：「今只將計就計；詐言我被火傷，火毒攻發，五更已經身死。布必引兵來攻。我伏兵於馬陵山中，候其兵半渡而擊之，布可擒矣。」嘉曰：「真良策也！」於是令軍士挂孝發喪，詐言操死。早有人來濮陽報呂布，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，到寨身死。布

隨點起軍馬，殺奔馬陵山來。將到操寨，一聲鼓響，伏兵四起。呂布死戰得脫，折了好些人馬；敗回濮陽，堅守不出。

是年蝗蟲忽起，食盡禾稻。關東一境，每穀一斛，值錢五十貫，人民相食。曹操因軍中糧盡，引回鄆城暫往。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。因此二處權且罷兵。

卻說陶謙在徐州，時年已六十三歲，忽然染病，看看沈重，請糜竺、陳登議事。竺曰：「曹兵之去，止為呂布襲兗州故也。今因歲荒罷兵，來春又必至矣。府君兩番欲讓位於劉玄德，時府君尚強健，故玄

德不肯受；今病已沈重，正可就此面與之，玄德必不辭矣。」

謙大喜使人來小沛，請劉玄德議軍務。玄德引關、張帶數十騎到徐州，陶謙教請入臥內。玄德問安畢，謙曰：「請玄德公來，不為別事；止因老夫病已危篤，朝夕難保；萬望明公可憐漢家城池為重，受取徐州牌印，老夫死亦瞑目矣！」玄德曰：「君有二子，何不傳之？」謙曰：「長子商，次子應，其才皆不堪任。老夫死後，猶望明公教誨，切勿令掌州事。」玄德曰：「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？」謙曰：「某舉一人，可為公輔；係北海人，姓孫，名乾，字公祐。此人可使為從事。」又謂糜竺曰：「劉公當世人傑，

汝當善事之。」

玄德終是推託，陶謙以手指心而死。眾軍舉哀畢，即捧牌印交送玄德。玄德固辭。次日，徐州百姓，擁擠府前哭拜曰：「劉使君若不領此郡，我等皆不能安生矣！」關、張二公亦再三相勸。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；使孫乾、糜竺為輔，陳登為幕官；盡取小沛軍馬入城，出榜安民；一面安排喪事。玄德與大小軍士，盡皆挂孝，大設祭奠。祭畢，葬於黃河之原。將陶謙遺表，申奏朝廷。

操在鄆城，知陶謙已死，劉玄德領徐州牧，大怒曰：「我讎未報，汝不費半箭之功，坐得徐州！吾必

先殺劉備，後戮謙屍，以雪先君之怨！」即傳號令，剋日起兵去打徐州。荀彧入諫曰：「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固本，以正天下。進足以勝敵，退足以堅守，故雖有困，終濟大業。明公本首事兗州，且河、濟乃天下之要地，是亦昔之關中、河內也。今若取徐州，多留兵則不足用，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，是無兗州也。若徐州不得，明公安所歸乎？今陶謙雖死，已有劉備守之。徐州之民，既已服備，必助備死戰。明公棄兗州面取徐州，是棄大而就小，去本而求末，以安而易危也；願熟思之。」操曰：「今歲荒乏糧，軍士坐守於此，終非良策。」彧曰：「不如東略陳地，使軍就食；汝南、潁川，黃巾餘黨何

儀、黃劭等，劫掠州郡，多有金帛、糧食。此等賊徒，又容易破。破而取其糧，以養三軍，朝廷喜，百姓悅，乃順天之事也。」

操喜，從之，乃留夏侯惇、曹仁守鄆城等處，自引兵略陳地，次及汝、潁。黃巾何儀、黃劭知曹兵到，引眾來迎，會於羊山。時賊兵雖眾，都是狐群狗黨，並無隊伍行列。操令強弓硬弩射住，令典韋出馬。何儀令副元師出戰，不三合，被典韋一戟刺於馬下。操引眾乘勢趕過羊山下寨。

次日，黃劭自引軍來。陣圓處，一將步行出戰，頭裹黃巾，身披綠襖，手提鐵棒，大叫：「我乃截天

夜又何曼也！誰敢與我廝鬥？」曹洪見了，大喝一聲，飛身下馬，提刀步出。兩下向陣前廝殺，四五十合，勝負不分。曹洪詐敗而走，何曼趕來；洪用拖刀背砍計，轉身一跳，砍中何曼，再復一刀，殺死。李典乘勢飛馬直入賊陣。黃劭不及隄備，被李典生擒活捉過來。曹兵掩殺賊眾，奪其金帛糧食無數。何儀勢孤，引數百騎奔走葛陂。正行之間，山背後撞出一軍。為頭一個壯士，身長八尺，腰大十圍；手提大刀，截住去路。何儀挺鎗出迎，只一合，被那壯士活挾過去。餘眾著忙，皆下馬受縛，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塢中。

卻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，壯士引軍迎住。典韋

曰：「汝亦黃巾賊耶？」壯士曰：「黃巾數百騎，盡被我擒在塢內！」韋曰：「何不獻出？」壯士曰：「你若贏得手中寶刀，我便獻出！」韋大怒，挺雙戟向前來戰。兩個從辰至午，不分勝負，各自少歇。不一時，那壯士又出搦戰，典韋亦出。直戰到黃昏，各因馬乏暫止。典韋手下軍士，飛報曹操。操大驚，忙引眾將來看。

次日，出壯士又出搦戰。操見其人威風凜凜，心中暗喜，分付典韋，今日且詐敗。韋領命出戰；戰到三十合，敗走回陣。壯士趕到陣門中，弓弩射回。操急引軍退五里，密使人掘下陷坑，暗伏鈎手。次日，再令典韋引百餘騎出。壯士笑曰：「敗將何敢復來！」

「便縱馬接戰。典韋略戰數合，便回馬走。壯士只顧望前趕來，不隄防連人帶馬，都落於坑之內，被鈎手縛來見曹操。操下帳叱退軍士，親解其縛，急取衣衣之，命坐，問其鄉貫姓名。」

壯士曰：「我乃譙國譙縣人也；姓許，名褚，字仲康。向遭寇亂，聚宗族數百人，築堅於塢中以禦之。一日寇至，吾令眾人多取石子準備，吾親自飛石擊之，無不中者，寇乃退去。又一日寇至，塢中無糧，遂與賊和，約以耕牛換米。米已送到，賊驅牛至塢外，牛皆奔走向還，被我雙手掣二牛尾，倒行百餘步。賊大驚，不敢取牛而走；因此保守此處無事。」

操曰：「吾聞大名久矣，還肯降否？」褚曰：「固所

願也。」遂招宗族數百人俱降。操拜許褚為都尉，賞勞甚厚。隨將何儀、黃劭斬訖。汝、潁悉平。

曹操班師，曹仁、夏侯惇接見，言近日細作報說；兗州薛蘭、李封軍士皆出擄掠，城邑空虛，可引得勝之兵攻之，一鼓可下。操遂引軍逕奔兗州。薛蘭、李封出其不意，只得引兵出城迎戰。許褚曰：「吾願取此二人，以為贄見之禮。」操大喜，遂令出戰，李封使畫戟，向前來迎。交馬兩合，許褚斬李封於馬下。薛蘭急走回陣，吊橋邊李典攔住；薛蘭不敢回城，引軍投鉅野而去；卻被呂虔飛馬趕來，一箭射於馬下，軍皆潰散。

曹操復得兗州，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。操令許褚、典韋為先鋒，夏侯惇、夏侯淵為左軍，李典、樂進為右軍，操自領中軍，于禁、呂虔為合後。兵至濮陽，呂布欲自將出迎，陳宮諫：「不可出戰。待眾將聚會後方可。」呂布曰：「吾怕誰來？」遂不聽宮言，引兵出陣，橫戟大罵。許褚便出。鬥二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操曰：「呂布非一人可勝。」便差典韋助戰，兩將夾攻。左邊夏侯惇、夏侯淵，右邊李典、樂進齊到，六員將共攻呂布。布遮攔不住，撥馬回城。城上田氏，見布敗回，急令人拽起吊橋。布大叫：「開門！」田氏曰：「吾已降曹將軍。」

布大罵，引軍奔定陶而去。陳宮急開東門，保護

呂布老小出城。操遂得濮陽，恕田氏舊日之罪。劉曄曰：「呂布乃猛虎也，今日困乏，不可少容。」操令劉曄等守濮陽，自己引軍趕至定陶。時呂布與張邈、張超盡在城中，高順、張遼、臧霸、侯成巡海打糧未回。操軍至定陶，連日不戰，引軍退四十里下寨。正值濟郡麥熟，操即令軍割麥為食。細作報知呂布，布引軍趕來。將近操寨，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，恐有伏兵而回。

操知布軍回去，乃謂諸將曰：「布疑林中有伏兵耳，可多插旌旗於林中以疑之。寨西一帶，長提無水，可盡伏精兵。明日呂布必來燒林，堤中軍斷其後，布可擒矣。」於是止留鼓手五十人於寨中擂鼓；

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內吶喊。精兵多伏堤中。

卻說呂布回報陳宮。宮曰：「操多詭計，不可輕敵。」布曰：「吾用火攻，可破伏兵。」乃留陳宮、高順守城。布次日引大軍來，遙見林中有旗，驅兵大進，四面於火，竟無一人；欲投寨中，卻聞鼓聲大震。正自疑惑不定，忽然寨後一彪軍出，呂布縱馬趕來。砲聲響處，堤內伏兵盡出；夏侯惇，夏侯淵，許褚，典韋，李典，樂進，驟馬殺來。呂布料敵不過，落荒而走。從將成廉，被樂進一箭射死。布軍三停去了一停，敗卒回報陳宮。宮曰：「空城難守，不若急去。」遂與高順保著呂布老小，棄定陶而走。曹操將得勝之兵，殺入城中，勢如破竹。張超自焚，張邈

投袁術去了。山東一境，盡被曹操所得。安民修城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呂布正走，逢諸將皆回。陳宮亦已尋著。布曰：「吾軍雖少，尚可破曹。」遂再引軍來。正是：兵家勝敗真常事，捲甲重來未可知。不知呂布勝負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三回：李傕郭汜大交兵，楊奉董承雙救
駕

卻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，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，眾將皆來會集，欲再與曹操決戰。陳宮曰：「今曹兵勢大，未可與爭；先尋取安身之地，那時再來未遲。」布曰：「吾欲再投袁紹，何如？」宮曰：「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，然後可去。」布從之。

且說袁紹在冀州，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，謀士審配進曰：「呂布，豺虎也；若得兗州，必圖冀州。不

若助操攻之，方可無患。」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，往助曹操。細作探知這個消息，飛報呂布。布大驚，與陳宮商議。宮曰：「聞劉玄德新領徐州，可往投之。」布從其言，竟投徐州來。

有人報知玄德。玄德曰：「布乃當今英勇之士，可出迎之。」糜竺曰：「呂布乃虎狼之徒，不可收留；收則傷人矣。」玄德曰：「前者非布襲兗州，怎解此郡之禍？今彼窮而投我，豈有他心？」張飛曰：「哥哥心腸忒好。雖然如此，也要準備。」

玄德領眾出城三十里，接著呂布，並馬入城。都到州衙廳上，講禮畢，坐下。布曰：「某自與王司徒

計殺董卓之後，又遭催、汜之變，飄零關東，諸侯多不能相容。近因曹賊不仁，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謙，布因襲兗州以分其勢；不料反墮奸計，敗兵折將。今投使君，共圖大事，未審尊意如何？」玄德曰：「陶使君新逝，無人管領徐州，因令備權攝州事。今幸將軍至此，合當相讓。」遂將牌印與呂布。呂布卻待要接，只見玄德背後關、張二公各有怒色。布乃佯笑曰：「量呂布一勇夫，何能作州牧乎？」玄德又讓。陳宮曰：「『強賓不壓主』，請使君勿疑。」玄德方止。遂設宴相待，收拾宅院安下。

次日，呂布回席請玄德，玄德乃與關、張同往。飲酒至半酣，布請玄德入後堂。關、張隨入。布令妻

女出拜玄德。玄德再三謙讓。布曰：「賢弟不必推讓。」張飛聽了，瞋目大叱曰：「我哥哥是金枝玉葉，你是何等人，敢稱我哥哥為賢弟！你來！我和你鬥三百合！」玄德連忙喝住，關公勸飛出。玄德與呂布陪話曰：「劣弟酒後狂言，兄勿見責。」布默默無語。須臾席散。布送玄德出門，張飛躍馬橫鎗而來，大叫：「呂布！我和你併三百合！」玄德急令關公勸止。

次日呂布來辭玄德曰：「蒙使君不棄，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。布當別投他處。」玄德曰：「將軍若去，某罪大矣。劣弟冒犯，另日當令陪話。近邑小沛，乃備昔日屯兵之處。將軍不嫌淺狹，權且歇馬，

如何？糧食軍需，謹當應付。」呂布謝了玄德，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。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。

卻說曹操平了山東，表奏朝廷，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。其時李傕自為大司馬，郭汜自為大將軍，橫行無忌，朝廷無人敢言。太尉楊彪、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曰：「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，謀臣武將數十員，若得此人扶持社稷，剿除奸黨，天下幸甚。」獻帝泣曰：「朕被二賊欺凌久矣，若得誅之誠為大幸！」彪奏曰：「臣有一計，先令二賊自相殘害；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，掃清賊黨，以安朝廷。」獻帝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彪曰：「聞郭汜之妻最妒，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，則二賊自相害矣。」

帝乃書密詔付楊彪。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，乘間告汜妻曰：「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，其情甚密。倘司馬知之，必遭其害。夫人宜絕其往來為妙。」汜妻訝曰：「怪見他經宿不歸！卻幹出如此無恥之事！非夫人言，妾不知也。當慎防之。」彪妻告歸，汜妻再三稱謝而別。

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。妻曰：「傕性不測，況今兩雄不並立，倘彼酒後置毒，妾將奈何？」汜不肯聽妻再三勸住。至晚間，傕使人送酒筵至。汜妻乃暗置毒於中，方始獻入。汜便欲食。妻曰：「食自外來，豈可便食？」乃先與犬試之，犬立死。自此汜心懷疑。

一日朝罷，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飲宴。至夜席散，汜醉而歸，偶然腹痛。妻曰：「必中其毒矣！」急令將糞汁灌之，一吐方定。汜大怒曰：「吾與李傕共圖大事，今無端欲謀害我，我不先發，必遭毒手。」遂密整本部甲兵，欲攻李傕。早有人報知傕。傕亦大怒曰：「郭亞多安敢如此！」遂點本部甲兵，來殺郭汜。城下混戰，乘勢擄掠居民。

傕姪李暹引兵圍住宮院，用車二乘，一乘載天子，一乘載伏皇后，使賈詡、左靈監押車駕；其餘宮人內侍，並皆步走。擁出後宰門，正遇郭汜兵到，亂箭齊發，射死宮人不知其數。李傕隨後掩殺，郭汜兵退，車駕冒險出城，不由分說，竟擁到李傕營中。郭

汜領兵入宮，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，放火燒宮殿。次日，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，領軍來營前廝殺。帝后都受驚恐。後人有詩歎之曰：

光武中興漢世，上下相承十二帝。桓靈無道宗社墮，閹臣擅權為叔季。無謀何進作三公，欲除社鼠招奸雄。豺獺雖驅虎狼入，西州逆豎生淫凶。王允赤心托紅粉，致令董呂成矛盾。渠魁殄滅天下寧，誰知李郭心懷憤。神州荊棘爭奈何，六宮饑饉愁干戈。人心既離天命去，英雄割據分山河。後王規此存兢業，莫把金甌等閒缺。生靈糜爛肝腦塗，剩水殘山多怨血。我觀遺史不勝悲，今古茫茫歎黍離。人君當守苞桑戒，太阿誰持全綱維？

卻說郭汜兵到，李傕出營接戰。汜軍不利，暫且退去。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，使姪李暹監之，斷絕內使，飲食不繼，侍臣皆有飢色。帝令人問傕取米五斛，牛骨五具，以賜左右。傕怒曰：「朝夕上飯，何又他求？」乃以腐肉朽糧與之，皆臭不可食。帝罵曰：「逆賊直如此相欺！」侍中楊彪急奏曰：「傕性殘暴；事勢至此，陛下且忍之，不可撓其鋒也。」帝乃低頭無語，淚盈袍袖。

忽左右報曰：「有一路軍馬，鎗刀映日，金鼓震天，前來救駕。」帝打聽是誰，乃郭汜也。帝心轉憂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。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汜，鞭指郭汜而罵曰：「我待你不薄，你如何謀害我？」汜

曰：「你乃反賊，如何不殺你！」催曰：「我保駕在此，何為反賊？」汜曰：「此乃劫駕，何為保駕？」催曰：「不須多言！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，只自併輸贏。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。」二人便就陣前廝殺。戰到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只見楊彪拍馬而來，大叫：「二位將軍少歇，老夫特邀眾官，來與二位講和。」催、汜乃各自還營。

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，先詣郭汜營中勸和。郭汜竟將眾官盡行監下。眾官曰：「我等為好而來，何乃如此相待？」汜曰：「李催劫天子，偏我劫不得公卿！」楊彪曰：「一劫天子，一劫公卿，意欲何為？」汜大怒，便拔劍欲殺彪。中郎將楊密力

勸，汜乃放了楊彪，朱雋，其餘都監在營中。彪謂雋曰：「為社稷之臣，不能匡君救主，空生天地間耳！」言訖，相抱而哭，昏絕於地。雋歸家成病而死。自此之後，催、汜每日廝殺，一連五十餘日，死者不知其數。

卻說李催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，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，賈詡屢諫不聽。侍中楊琦密奏帝曰：「臣觀賈詡雖為李催腹心，然實未嘗忘君，陛下當與謀之。」

正說之間，賈詡來到。帝乃屏退左右泣諭詡曰：「卿能憐漢朝，救朕命乎？」詡拜伏於地曰：「固臣

所願也。陛下且勿言，臣自圖之。」帝收淚而謝。

少頃，李傕來見，帶劍而入。帝面如土色。傕謂帝曰：「郭汜不臣，監禁公卿，欲劫陛下。非臣則駕被擄矣。」帝拱手稱謝，傕乃出。時皇甫郈入見帝。帝知郈能言，又與李傕同鄉，詔使往兩邊解和。郈奉詔，走至汜營說汜。汜曰：「如李傕送出天子，我便放出公卿。」

郈即來見李傕曰：「今天子以某是西涼人，與公同鄉，特令某來勸和二公。汜已奉詔，公意若何？」傕曰：「吾有敗呂布之大功，輔政四年，多著勳績，天下共知。郭亞多盜馬賊耳，乃敢擅劫公卿，與我相

抗，誓必誅之！君試觀我方略士眾，足勝郭亞多否？」酈答曰：「不然；昔有窮后羿，恃其善射，不思患難，以致滅亡。近董太師之強，君所目見也，呂布受恩而反圖之，斯須之間，頭懸國門。則強固不足恃矣。將軍身為上將，持鉞仗節，子孫宗族，皆居顯位，國恩不可謂不厚。今郭亞多劫公卿，而將軍劫至尊，果誰輕誰重耶？」

李傕大怒，拔劍叱曰：「天子使汝來辱我乎？我先斬汝頭！」騎都尉楊奉諫曰：「今郭汜未除，而殺天使，則汜興兵有名，諸侯皆助之矣。」賈詡亦力勸，催怒少息。詡遂推皇甫酈出。酈大叫曰：「李傕不奉詔，欲弑君自立！」侍中胡邈急止之曰：「無出

此言！恐於身不利。」酈叱之曰：「胡敬才！汝亦為朝廷之臣，如何附賊？『君辱臣死』吾被李傕所殺，乃分也！」大罵不止。帝知之，急令皇甫酈回西涼。

卻說李傕之軍，大半是西涼人氏，更賴羌兵為助。卻被皇甫酈揚言於西涼人曰：「李傕謀反，從之者即為賊黨，後患不淺。」西涼人多有聽酈之言，軍心漸渙。催聞酈言，大怒，差虎賁王昌追之。昌知酈乃忠義之士，竟不往追，只回報曰：「酈已不知何往矣。」賈詡又密諭羌人曰：「天子知汝等忠義，久戰勞苦，密詔使汝還郡，後當有重賞。」羌人正怨李傕不與爵賞，遂聽詡言，都引兵去。

詔又密奏帝曰：「李傕貪而無謀，今兵散心怯，可以重爵餌之。」帝乃降詔，封傕為大司馬。傕喜曰：「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！」遂重賞女巫，卻不賞軍將。騎都尉楊奉大怒，謂宋果曰：「吾等出生入死，身冒矢石，功反不及女巫耶？」宋果曰：「何不殺此賊，以救天子？」奉曰：「你於中軍放火為號，吾當引兵外應。」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。不料其事不密，有人報知李傕。傕大怒，令人擒宋果先殺之。楊奉引兵在外，不見號火。李傕自將兵出，恰遇楊奉，就寨中混戰到四更。奉不勝，引軍投西安去了。李傕自此軍勢漸衰。更兼郭汜常來攻擊，殺死者甚多。忽人來報：「張濟統領大軍，自陝西來到，欲

與二公解和；聲言如不從者，引兵擊之。」催便賣個人情，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。郭汜亦只得許諾。張濟上表，請天子駕幸弘農。帝喜曰：「朕思東都久矣。今乘此得還，乃萬幸也！」詔封張濟為驃騎將軍。濟進糧食酒肉，供給百官。汜放公卿出營。催收拾車駕東行，遣舊有御林軍數百，持戟護送。

鑾輿過新豐，至霸陵，時值秋天，金風驟起。忽聞喊聲大作，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，勵聲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：「聖駕過此，誰敢攔阻？」有二將出曰：「吾等奉郭將軍命，把守此橋，以防奸細。既云聖駕，須親見帝，方可准信。」楊琦高揭珠簾。帝諭曰：「朕躬在此，卿何不

退？」眾將皆呼萬歲，分於兩邊，駕乃得過。

二將回報郭汜曰：「駕已去矣。」汜曰：「我正欲哄過張濟，劫駕再入郿塢，你如何擅自放了過去？」遂斬二將，起兵趕來。車駕正到華陰縣，背後喊聲震天，大叫：「車駕且休動！」帝泣告大臣曰：「方離狼窩，又逢虎口，如之奈何？」眾皆失色。賊軍漸近，只聽得一派鼓聲，山背後轉出一將，當先一面大旗，上書「大漢楊奉」四字，引軍千餘殺來。原來楊奉自為李傕所敗，便引軍屯終南山下；今聞駕至，特來保護。

當下列開陣勢。汜將崔勇出馬，大罵楊奉反賊。

奉大怒，回顧陣中曰：「公明何在？」一將手執大斧，飛驟驛騮，直取崔勇。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斬崔勇於馬下。楊奉乘勢掩殺，汜軍大敗，退走二十餘里。奉乃收軍來見天子。帝慰諭曰：「卿救朕躬，其功不小！奉頓首拜謝。帝曰：「適斬賊將者何人？」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：「此人河東楊郡人；姓徐，名晃，字公明。」帝慰勞之。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。將軍段煨，具衣飲膳上獻。是夜，天子宿於楊奉營中。

郭汜敗了一陣，次日又點軍殺至營前來，徐晃當先出馬。郭汜大軍八面圍來，將天子，楊奉，困在垓心。正在危急之中，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，一將引軍

縱馬殺來。賊眾奔潰。徐晃乘勢攻擊，大敗汜軍。那人來見天子，乃國戚董承也。帝哭訴前事。承曰：「陛下免憂。臣與楊將軍誓斬二賊，以靖天下。」帝命早赴東都。連夜駕起，前幸弘農。

卻說郭汜敗軍回，撞著李傕，言：「楊奉、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。若到山東，立腳得定，必然布告天下，令諸侯共伐我等，三族不能保矣。」傕曰：「今張濟兵據長安，未可輕動。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，至弘農殺了漢君，平分天下，有何不可？」汜喜諾。二人合兵，於路劫掠，所過一空。楊奉、董承知賊兵遠來，遂勒兵回，與賊大戰於東澗。

催、汜二人商議：「我眾彼寡，只可以混戰勝之。」於是李催在左，郭汜在右，漫山遍野擁來。楊奉、董承兩邊死戰，剛保帝后車出；百官宮人，符冊典籍，一應御用之物，盡皆拋棄。郭汜引軍入弘農劫掠。承、奉保駕走陝北，催、汜分兵趕來。承、奉一面差人與催、汜講和，一面密聖旨往河東，急召故白波帥韓暹、李樂、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。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，今不得已而召之。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，如何不來；並拔本營軍士，來與董承相會，一齊再取弘農。

其時李催、郭汜但到之處，劫掠百姓，老弱者殺之，強壯者充軍；臨敵則驅民兵在前，名曰「敢死軍

「，賊勢浩大。李樂軍到，會於涓陽。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拋棄於道。樂軍見衣服滿地，爭往取之，隊伍盡失。催、汜二軍，四面混戰，樂軍大敗。楊奉、董承遮攔不住，保駕北走，背後賊軍趕來。李樂曰：「事急矣！請天子上馬先行！」帝曰：「朕不可捨百官而去。」

眾皆號泣相隨。胡才被亂軍所殺。承、奉見賊追急，請天子棄車駕，步行到黃河岸邊。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。時值天氣嚴寒，帝與后強扶到岸。邊岸又高，不得下船，後面追兵將至。楊奉曰：「可解馬韁繩接連，拴縛帝腰，於下船去。」人叢中國舅伏德，挾白絹十數疋，曰：「吾於亂軍中拾得此絹，可

接連拽輦。」行軍校尉尚弘用絹包帝及后，令眾先挂帝往下於之，乃得下船。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，后兄伏德，負后下船中。岸上有不得下船者，爭扯船纜。李樂盡砍於水中。渡過帝后，再放船渡眾人。其爭渡者，皆被砍下手指，哭聲震天。

既渡彼岸，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。楊奉尋得牛車一輛，載帝至大陽。絕食，晚宿於瓦屋中，野老進粟飯，上與后共食，粗糲不能下咽。次日詔封李樂為征北將軍，韓暹為征東將軍，起駕前行。有二大臣尋至，哭拜車前；乃太尉楊彪、太僕韓融也。帝后俱哭。韓融曰：「催、汜二賊，頗信臣言；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。陛下善保龍體。」

韓融去了，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。楊彪請帝都安邑縣。駕至安邑，苦無高房，帝后都居於茅屋中；又無門關閉，四邊插荊棘以為屏蔽。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，諸將引兵於籬外鎮壓。李樂等專權，百官稍有觸犯，竟於帝前毆罵；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，帝勉強納之。李樂、韓暹又連名保奏黥徒、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，並為校尉御史等官。刻印不及，以錐畫之，全不成體統。

卻說韓融曲說催、汜二賊，二賊從其言，乃於百官及宮人歸。是歲大荒，百姓皆食野菜，餓莩遍野。河內太守張揚獻米肉，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，帝稍得寧。董承、楊奉商議，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，欲奉車

駕還東都，李樂不從，董承謂李樂曰：「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。安邑乃小地面，如何容得車駕？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。」李樂曰：「汝等奉駕去，我只在此處住。」

承、奉乃奉駕起程。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傕，郭汜，一同劫駕。董承，楊奉，韓暹知其謀，連夜擺佈軍士，護送車駕前奔箕關。李樂聞知，不等傕、汜軍到，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。四更左側，趕到箕山下，大叫：「車駕休行！李傕、郭汜在此！」嚇得獻帝心驚膽戰，山上火光遍起。正是：

前番兩賊分為二，今番三賊合為一。不知漢天子

怎離此難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十四回：曹孟德移駕幸許都，呂奉先乘夜襲徐郡

卻說李樂引軍詐稱李傕、郭汜來追車駕，天子大驚。楊奉曰：「此李樂也。」遂令徐晃出迎之，李樂親自出戰。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被徐晃一斧砍於馬下，殺散餘黨，保護車駕過箕關。太守張揚具粟帛迎駕於軹道。帝封張揚為大司馬。楊辭帝屯兵野王去了。

帝入洛陽，見宮室燒盡，街市荒蕪，滿目皆是蒿

草，宮院中只有頽牆壞壁，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。百官朝賀，皆立於荊棘之中。詔改興平為建安元年。

是歲又大荒。洛陽居民，僅有數百家，無可為食，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。尚書郎以下，皆自出城樵採，多有死於頽牆壞壁之間者。漢末氣運之衰，無甚於此。後人有詩歎之曰：

血流芒碭白蛇亡，赤幟縱橫遊四方。秦鹿逐翻興社稷，楚騅推倒立封疆。天子懦弱姦邪起，宗社凋零盜賊狂。看到兩京遭難處，鐵人無淚也悽惶。

太尉楊彪奏帝曰：「前蒙降詔，未曾發遣。今曹

操在山東，兵強將盛，可宣入朝，以輔王室。」帝曰：「朕前既降詔，卿何必再奏？今即差人前去便了。」彪領旨，即差使命赴山東，宣召曹操。

卻說曹操在山東，聞知車駕已還洛陽，聚謀士商議。荀彧進曰：「昔晉文公納周襄王，而諸侯服從；漢高祖為義帝發喪，而天下歸心；今天子蒙塵，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，奉天子以從眾望，不世之略也。若不早圖，人將先我而為之矣。」曹操大喜。正要收拾起兵，忽報有天使齎詔宣召。操接詔，剋日興師。

卻說帝在洛陽，百事未備，城郭崩倒，欲修未能。人報李傕、郭汜領兵將到。帝大驚，問楊奉曰：

「山東之使未回，李、郭之兵又至，為之奈何？」楊奉，韓暹曰：「臣願與賊決死戰，以保陛下。」董承曰：「城郭不堅，兵甲不多，戰如不勝，當復如何？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。」帝從其言，即日起駕望山東進發。百官無馬，皆隨駕步行。

出了洛陽，行無一箭之地，但見塵頭蔽日，金鼓喧天，無限人馬到來，帝、后戰慄不能言。忽見一騎飛來，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；至車前拜啟曰：「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，應詔前來。聞李傕、郭汜犯洛陽，先差夏侯惇為先鋒，引上將十員，精兵五萬，前來保駕。」帝心方安。少頃，夏侯惇引許褚，典韋等，至駕前面君，俱以軍禮見。帝慰諭方畢，忽報正

東又有一路軍到。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，回奏曰：「乃曹操步軍也。」

須臾，曹洪，李典，樂進，來見駕。通名畢，洪奏曰：「臣兄知賊兵至近，恐夏侯惇孤力難為，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。」帝曰：「曹將軍真社稷臣也！」遂命護駕前行。探馬來報：「李傕，郭汜，領兵長驅而來。」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。惇乃與曹洪分為兩翼，馬軍先出，步軍後隨，儘力攻擊。傕、汜賊兵大敗，斬首萬餘。於是還洛陽故宮。夏侯惇屯兵於城外。

次日，曹操引大隊人馬到來。安營畢，入城見

帝，拜於殿階之下。帝賜平身，宣諭慰勞。操曰：「臣向蒙國恩，刻思圖報。今催、汜二賊，罪惡貫盈；臣有精兵二十餘萬，以順討逆，無不克捷。陛下善保龍體，以社稷為重。」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，假節鉞，錄尚書事。

卻說李催，郭汜知操遠來，議欲速戰。賈詡諫曰：「不可。操兵精將勇，不如降之，求免本身之罪。」催怒曰：「你敢滅吾銳氣！拔劍欲斬詡，眾將勸免。是夜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。」

次日，李催軍馬來迎操兵。操先令許褚，曹仁，典韋，領三百鐵騎，於催陣中衝突三遭，方纔布陣。

陣圓處，李傕姪李暹、李別出馬陣前，未及開言，許褚飛馬過去，一刀先斬李暹。李別吃了一驚，倒撞下馬，褚亦斬之，雙挽人頭回陣。曹操撫許褚之背曰：「子真吾之樊噲也！」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，曹仁領兵右出，操自領中軍衝陣。鼓響一聲，三軍齊進。賊兵抵敵不住，大敗而走。操親掣寶劍押陣，率眾連夜追殺，剿戮極多，降者不計其數。傕、汜望西逃命，忙忙似喪家之狗；自知無處容身，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。

曹操回兵仍屯於洛陽城外。楊奉，韓暹兩個商議：「今曹操成了大功，必拿重權，如何容得我等？」乃入奏天子，只以追殺傕、汜為名，引本部軍屯於

大梁去了。

帝一日命人至操營，宣操入宮議事。操聞天使至，請入相見。只見那人眉清目秀，精神充足。操暗想曰：「今東郡大荒，官僚軍民，皆有飢色，此人何得獨肥？」因問之曰：「公尊顏充腴，以何調理而至此？」對曰：「某無他法，只食淡三十年矣。」操乃領之；又問曰：「君居何職？」對曰：「某舉孝廉。原為袁紹，張揚從事。今聞天子還都，特來朝覲，官封正議郎。濟陰定陶人；姓董，名昭，字公仁。」曹操避席曰：「聞名久矣！幸得於此相見。」遂置酒帳中相待，令與荀彧相會。忽人報曰：「一隊軍往東而去，不知何人。」操急令人探之。董昭曰：「此乃李

催舊將楊奉，與白波帥韓暹，因明公來此，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。」操曰：「莫非疑操乎？」昭曰：「此乃無謀之輩，明公何足慮也？」操又曰：「李、郭二賊此去若何？」昭曰：「虎無爪，鳥無翼，不久當為明公所擒，無足介意。」

操見昭言投機，便問以朝廷大事。昭曰：「明公興義兵以除暴亂，入朝輔佐天子，此五伯之功也。但諸將人殊意異，未必服從。今留此，恐有不便。惟移駕幸許都為上策。然朝廷播越，新還京師，遠近仰望，以冀一朝之安；今復徙駕，不厭眾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；願將軍決計之。」操執昭手而笑曰：「此吾之本志也。但楊奉布大梁，大臣在朝，

不有他變否？」昭曰：「易也以書與楊奉，先安其心；明告大臣，以京師無糧，欲車駕幸許都，近魯陽，轉運糧食，庶無欠缺懸隔之憂。大臣聞之，當欣從也。」操大喜。昭謝別。操執其手曰：「凡操有所圖，惟公教之。」昭稱謝而去。

操由是日與眾謀士密議遷都之事。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：「吾仰觀天文，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，過天津，熒惑又逆行，與太白會於天關，金火交會，必有新天子出。吾觀大漢氣數將終，晉、魏之地，必有興者。」又密奏獻帝曰：「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常盛。代火者土也。代漢而有天下者，當在魏。」操聞之，使告立曰：「知公忠於朝廷，然

天道深遠，幸勿多言。」操以是告彧。彧曰：「漢以火德王，而明公乃土命也。許都屬土，到彼必興。火能生土，土能旺木；正合董昭、王立之言。他日必有興者。」操意遂決。次日，入見帝，奏曰：「東都荒廢久矣，不可修葺；更兼轉運糧食艱辛。許都地近魯陽，城宮宮室，錢糧民物，足可備用。臣敢請駕幸許都；惟陛下從之。」帝不敢不從；群臣皆懼操勢，亦莫敢有異議；遂擇日起駕。操引軍護行，百官皆從。行不到數程，前至一高陵。忽然喊聲大舉，楊奉，韓暹，領兵攔路。徐晃當先，大叫：「曹操欲劫駕何往！」

操出馬視之，見徐晃威風凜凜，暗暗稱奇；便令

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。刀斧相交，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操即鳴金收軍，召謀士議曰：「楊奉，韓暹誠不足道；徐晃乃真良將也。吾不忍以力併之，當以計招之。」行軍從事滿寵曰：「主公勿慮；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，今晚扮作小卒，偷入其營，以言說之，管教他傾心來降。」操欣然遣之。

是夜滿寵扮作小卒，混入彼軍隊中，偷至徐晃帳前，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。寵突至其前，揖曰：「故人別來無恙乎！」徐晃驚起，熟視之曰：「子非山陽滿伯寧耶！何以至此？」寵曰：「某現為曹將軍從事。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，欲進一言，故特冒死而來。」晃乃延之坐，問其來意。寵曰：「公之勇略，

世所罕有，奈何屈身於楊、韓之徒？曹將軍當世英雄，其好賢禮士，天下所知也；今日陣前，見公之勇，十分敬愛，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，特遣寵來奉邀。公何不棄暗投明，共成大業？」

晃沈吟良久，乃喟然歎曰：「吾固知奉、暹非立業之人，奈從之久矣，不忍相捨。」寵曰：「豈不聞『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』？遇可事之主，而交臂失之，非丈夫也。」晃起謝曰：「願從公言。」寵曰：「何不就殺奉、暹而去，以為進見之禮？」晃曰：「以臣弑主，大不義也，吾決不為。」寵曰：「公真義士也！」晃遂引帳下數十騎，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。早有人報知楊奉。奉大怒，自引千騎來追，大

叫：「徐晃反賊休走！」

正追趕間，忽然一聲砲響，山上山下，火把齊明，伏軍四出。曹操親自引軍當先，大喝：「我在此等候多時，休教走脫！」楊奉大驚，急待回軍，早被曹兵圍住。恰好韓暹引兵來救，兩軍混戰，楊奉走脫。曹操趁彼軍亂，乘勢攻擊，兩家軍士大半多降。楊奉、韓暹勢孤，引敗兵投袁術去了。

曹操收軍回營，滿寵引徐晃入見。操大喜，厚待之。於是迎鑾駕到許都，蓋造宮室殿宇，立宗廟社稷、省臺司院衙門，修城郭府庫；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。賞功罰罪，並聽曹操處置。

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，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；荀攸為軍師；郭嘉為司馬祭酒；劉曄為司空掾曹；毛玠，任峻為典農中郎將，催督錢糧；程昱為東平相，范成，董昭為洛陽令；滿寵為許都令；夏侯惇，夏侯淵，曹仁，曹洪皆為將軍；呂虔，李典，樂進，于禁，徐晃，皆為校尉；許褚，典韋，皆為都尉；其餘將士，各各封官。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。朝廷大務，先稟曹操，然後方奏天子。

操既定大事，乃設宴後堂，聚眾謀士共議曰：「劉備屯兵徐州，自領州事；近呂布以兵敗投之，備使居於小沛，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，乃心腹之患也。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？」許褚曰：「願借精兵五萬，斬

劉備、呂布之頭，獻於丞相。」荀彧曰：「將軍勇則勇矣，不知用謀。今許都新定，未可造次用兵。彧有一計，名曰：『二虎競食之計』。今劉備雖領徐州，未得詔命。明公可奏請詔命實授備為徐州牧，因密與一書，教殺呂布。事成則備無猛士為輔，亦漸可圖；事不成，則呂布必殺備矣；此乃『二虎競食之計』也。」操從其言，即時奏請詔命，遣使齎往徐州，封劉備為征東將軍宜城亭侯，領徐州牧；並附密書一封。

卻說劉玄德在徐州，聞帝幸許都，正欲上表慶賀。忽報天使至，出郭迎接入郡，拜受恩命畢，設宴管待來使。使曰：「君侯得此恩命，實曹將軍於帝前

保薦之力也。」玄德稱謝。使者乃取出私書遞與玄德。玄德看罷，曰：「此事尚容計議。」席散，安歇來使於館驛。玄德夜與眾商議此事。張飛曰：「呂布本無義之人，殺之何礙？」玄德曰：「他勢窮而來投我，我若殺之，亦是不義。」張飛曰：「好人難做！」玄德不從。

次日，呂布來賀，玄德教請入見。布曰：「聞公受朝廷恩命，特來相賀。」玄德遜謝。只見張飛扯劍上廳，要殺呂布，玄德慌忙阻住。布大驚曰：「翼德何故只要殺我？」張飛叫曰：「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，教我哥哥殺你！」玄德連聲喝退。乃引呂布同入後堂，實告前因；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呂布看。布看

畢，泣曰：「此乃曹賊欲令二人不和耳！」玄德曰：「兄勿憂；劉備誓不為此不義之事。」

呂布再三拜謝。備留布飲酒，至晚方回。關、張曰：「兄長何故不殺呂布？」玄德曰：「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謀伐之，故用此計，使我兩人自相吞併，彼卻於中取利。奈何為所使乎？」關公點頭道是。張飛曰：「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！」玄德曰：「此非大丈夫之所為也。」

次日，玄德送使命回京，就拜表謝恩，並回書與曹操，只言容緩圖之。使命回見曹操，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。操問或曰：「此計不成，奈何？」或曰：「

又有一計，名曰『驅虎吞狼之計』。」操曰：「其計如何？」或曰：「可暗令人往袁術處通問，報說劉備上密表，要略南郡。術聞之，必怒而攻備，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。兩邊相併，呂布必生異心；此『驅虎吞狼之計』也。」操大喜，先發人往袁術處；次假天子詔，發人往徐州。

卻說玄德在徐州，聞使命至，出郭迎接；開讀詔書，卻是要起兵討袁術。玄德領命，送使者先回。糜竺曰：「此又是曹操之計。」玄德曰：「雖是計，王命不可違也。」

遂點軍馬，剋日起程。孫乾曰：「可先定守城之

人。」玄德曰：「二弟之中，誰人可守？」關公曰：「弟願守此城。」玄德曰：「吾早晚欲與爾議事，豈可相離？」張飛曰：「小弟願守此城。」玄德曰：「你守不得此城。你一者酒後剛強，鞭打士卒；二者作事輕易，不從人諫。吾不於心。」

張飛曰：「弟自今以後，不飲酒，不打軍士，諸般聽人勸諫便了。」糜竺曰：「只恐口不應心。」飛怒曰：「吾跟哥哥多年，未嘗失信，你如何輕料我！」玄德曰：「弟言雖如此，吾終不放心。還請陳元龍輔之。早晚令其少飲酒，勿致失事。」陳登應諾。玄德吩咐了當，乃統馬步軍三萬，離徐州望南陽進發。

卻說袁術聞說劉備上表，欲吞其州縣，乃大怒曰：「汝乃織蓆編屨之夫，今輒占據大郡，與諸侯同列；吾正欲伐汝，汝卻反欲圖我！深為可恨！」乃使上將紀靈起兵十萬，殺奔徐州。兩軍會於盱眙。玄德兵少，依山傍水下寨。

那紀靈乃山東人，使一口三尖刀，重五十斤。是日引兵出，大罵：「劉備村夫，安敢侵吾境界！」玄德曰：「吾奉天子詔，以討不臣。汝今敢來相拒，罪不容誅！」紀靈大怒，拍馬舞刀，直取玄德。關公大喝曰：「匹夫休得逞強！」出馬與紀靈大戰。一連三十合，不分勝負。紀靈大叫少歇，關公便撥馬回陣，立於陣前候之。紀靈卻遣副將荀正出馬。關公曰：「

只教紀靈來，與他決個雌雄！」荀正曰：「汝乃無名下將，非紀將軍對手！」關公大怒，直取荀正；交馬一合，砍荀正於馬下。玄德驅兵殺將過去，紀靈大敗退守淮陰河口，不敢交戰；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，皆被徐州兵殺敗。兩軍相拒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，一應雜事，俱付陳元龍管理；軍機大務，自家斟酌。一日，設宴請各官赴席。眾人坐定，張飛開言曰：「我兄臨去時，吩咐我少飲酒，恐致失事。眾官今日盡此一醉，明日都各戒酒，幫我守城。今日卻都要滿飲。」言罷，起身與眾官把盞。酒至曹豹面前，豹曰：「我從天戒，不飲酒。」飛曰：「廝殺漢如何不飲酒？我要你吃一盞。」

「豹懼怕，只得飲了一盃。

張飛把遍各官，自斟巨觥，連飲了幾十盃，不覺大醉，卻又起身與眾官把盞。酒至曹豹，豹曰：「某實不能飲矣。」飛曰：「你恰纔吃了，如今為何推卻？」豹再三不飲，飛醉後使酒，便發怒曰：「你違我將令，該打一百！」便喝軍士拏下。陳元龍曰：「玄德公臨去時，吩咐你甚來？」飛曰：「你文官，只管文官事，休來管我！」

曹豹無奈，只得告求曰：「翼德公，看我女女婿之面，且恕我罷。」飛曰：「你女婿是誰？」豹曰：「呂布是也。」飛大怒曰：「我本不欲打你；你把呂

布來嚇我，我偏要打你！我打你，便是打呂布！」諸人勸不住。將曹豹鞭至五十，眾人苦苦告饒，方止。

席散，曹豹回去，深恨張飛，連夜差人齎書一封，逕投小沛見呂布，備說張飛無禮；且云：「玄德已往淮南，今夜可乘飛醉，引兵來襲徐州，不可錯此機會。呂布見書，便請陳宮來議。宮曰：『小沛原非久居之地。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，失此不取，悔之晚矣。』」

布從之，隨即披挂上馬，領五百騎先行；使陳宮引大軍繼進，高順亦隨後進發。小沛離徐州只四五十里，上馬便到。呂布到城下時，恰纔四更，月色澄

清，城上更不知覺。布到城門邊叫曰：「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。」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，豹上城看之，便令軍士開門。呂布一聲暗號，眾軍齊入，喊聲大舉。

張飛正醉臥府中，左右急忙搖醒，報說：「呂布賺開城門，殺將進來了！」張飛大怒，慌忙披挂，綽了丈八蛇矛；纔出府門，上得馬時，呂布軍馬已到，正與相迎。張飛此時酒猶未醒，不能力戰。呂布素知飛勇，亦不敢相逼。十八騎燕將，保著張飛，殺出東門，玄德家眷在府中，都不及顧了。

卻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護從，又欺他醉，遂引百

十人趕來。飛見豹，大怒，拍馬來迎。戰了三合，曹豹敗走，飛趕到河邊，一鎗正刺中曹豹後心，連人帶馬，死於河中。飛於城外招呼士卒，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。呂布入城安撫居民，令軍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門，諸人不許擅入。

卻說張飛引數十騎，直到盱眙見玄德，具說曹豹與呂布裏應外合，夜襲徐州。眾皆失色。玄德歎曰：「得何足喜，失何足憂！」關公曰：「嫂嫂安在？」飛曰：「皆陷於城中矣。」玄德默然無語。關公頓足埋怨曰：「你當初要守城時，說甚來？兄長吩咐你甚來？今日城池又失了，嫂嫂又陷了，如何是好！」張飛聞言，惶恐無地，掣劍欲自刎。正是：

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舉杯暢飲情何放？拔劍捐生悔已遲！不知性命如

第十五回：太史慈酣鬥小霸王，孫伯符大戰
嚴白虎

卻說張飛拔劍要自刎，玄德向前抱住，奪劍擲地曰：「古人云：『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衣服破，尚可縫；手足斷，安可續？』吾三人桃園結義，不求同生，但願同死。今雖失了城池家小，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？況城池本非吾有；家眷雖被陷，呂布必不謀害，尚可設計救之。賢弟一時之誤，何至遽欲捐生耶！」說罷大哭。關、張俱感泣。

且說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，星夜差人至呂布處，許以糧五萬斛，馬五百匹，金銀一萬兩，綵緞一千疋，使夾攻劉備。布喜，令高順領兵五萬襲玄德之後。玄德聞得此信，乘陰雨撤兵，棄盱眙而走，思欲東取廣陵。比及高順軍來，玄德已去。高順與紀靈相見，就索所許之物。靈曰：「公且回軍，容某見主公計之。」高順乃別紀靈回軍，見呂布具述紀靈語。

布正在遲疑，忽有袁術書至。書意云：「高順雖來，而劉備未除；且待捉了劉備，那時方以所許之物相送。」布怒罵袁術失信，欲起兵伐之。陳宮曰：「不可。術據壽春，兵多糧廣，不可輕敵。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，使為我羽翼。他日令玄德為先鋒，那時先

取袁術，後取袁紹，可縱橫天下矣。」布聽其言，令人齎書迎玄德回。

卻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，被袁術劫寨，折兵大半；回來正遇呂布之使，呈上書札，玄德大喜。關、張曰：「呂布乃無義之人，不可信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彼既以好情待我，奈何疑之？」遂來到徐州。布恐玄德疑惑，先令人送還家眷。甘、糜二夫人見玄德，具說呂布令兵把定宅門，禁諸人不得入；又常使侍妾送物，未嘗有缺。玄德謂關、張曰：「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。」乃入城謝呂布。張飛恨呂布，不肯隨往，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。

玄德入見呂布拜謝。呂布曰：「我非欲奪城；因令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，恐有失事，故來守之耳。」玄德曰：「備欲讓兄久矣。」布假意仍讓玄德。玄德力辭，還屯小沛住。關、張心中不平。玄德曰：「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時，不可與命爭也。」呂布令人送糧米緞疋。自此兩家和好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。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，得勝而回。術喚策至，策拜於堂下。問勞已畢，便令侍坐飲宴。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，退居江南，禮賢下士，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璟不和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於曲阿，自己卻投袁術。術甚愛之，常歎曰：「使術有子如孫郎，死復何恨！」因

使為懷義校尉，引兵攻涇縣，太師祖郎得勝。術見策勇，復使攻陸康，今又得勝而回。

當日筵散，策歸營寨。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，心中鬱悶，乃步月於中庭。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，我今淪落至此，此不覺於聲大哭。忽見一人自外而入，大笑曰：「伯符何故如此？尊父在日，多曾用我。君若有不決之事，何不問我，乃自哭耶？」策視之，乃丹陽故鄣人；姓朱，名治，字君理；孫堅舊從事官也。策收淚而延之坐曰：「策所哭者，恨不能繼父之志耳。」治曰：「君何不告袁公路，借兵往江東，假名救吳璟，實圖大業，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？」

正商議間，一人忽入曰：「公等所謀，吾已知之。吾手下有精壯百人，暫助伯符一臂之力。」策視其人，乃袁術謀士，汝南細陽人；姓呂，名範，字子衡。策大喜，延坐共議。呂範曰：「只怕袁公路不肯借兵。」策曰：「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，以為質當。」範曰：「公路欲得此久矣！以此相質，必肯發兵。」

三人計議已定。次日，策入見袁術，哭拜曰：「父讎不能報，今母舅吳璟，又為揚州刺史劉繇所逼；策老母家小，皆在曲阿，必將被害；策敢借雄兵數千，渡江救難省親。恐明公不信，有亡父遺下玉璽，權為質當。」術聞有玉璽，取而視之，大喜曰：「吾

非要你玉璽，今且權留在此。我借兵三千、馬五百匹與你。平定之後，可速回來。你職位卑微，難掌大權。我表你為折衝校尉殄寇將軍，剋日領兵便行。」

策拜謝，遂引軍馬，帶領朱治，呂範，舊將程普，黃蓋，韓當等，擇日起兵。行至歷陽，見一軍到。當先一人；姿質風流，儀容秀麗；見了孫策，下馬便拜。策視其人，乃廬江舒城人；姓周，名瑜，字公瑾。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，移家舒城，瑜與孫策同年，交情甚密，因結為昆仲。策長瑜兩月，瑜以兄事策。瑜叔周尚，為丹陽太守，今往省親，到此與策相遇。

策見瑜大喜，訴以衷情。瑜曰：「某願施犬馬之力，共圖大事。」策喜曰：「吾得公瑾，大事諧矣。」便令與朱治，呂範等相見。瑜謂策曰：「吾兄欲濟大事，亦知江東有二張乎？」策曰：「何為『二張』？」瑜曰：「一人乃彭城張昭，字子布；一人乃廣陵張紘，字子綱；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因避亂隱居於此。吾兄何不聘之？」策喜，即便令人齎禮往聘，俱辭不至。策乃親到其家，與語大悅，力聘之，二人許允。策遂拜張昭為長史，兼撫軍中郎將；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；商議攻擊劉繇。

卻說劉繇字正禮，東萊牟平人也，亦是漢室宗親，太尉劉寵之姪，兗州刺史劉岱之弟；舊為揚州刺

史，屯於壽春，被袁術趕過江東，故來曲阿。當下聞孫策兵至，急聚眾將商議。部將張英曰：「某領一軍屯於牛渚，縱有百萬之兵，亦不能近。」言未畢，帳下一人高叫曰：「某願為前部先鋒。」眾視之，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。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，便來見劉繇，繇留於帳下。當日聽得孫策來到，願為前部先鋒。繇曰：「你年尚輕，未可為大將，只在吾左右聽命。」太史慈不喜而退。

張英領兵至牛渚，積糧十萬於邸閣。孫策引兵到，張英出迎。兩軍會於牛渚灘上。孫策出馬，張英大罵，黃蓋便出與張英戰。不數合，忽然張英軍中大亂，報說寨中有人放火。張英急回軍，孫策引軍前

來，乘勢掩殺。張英棄了牛渚，望深山而逃。

原來那寨後放火的，乃是兩員健將；一人乃九江壽春人，姓蔣，名欽，字公奕；一人乃九江下蔡人，姓周，名泰，字幼平。二人皆遭世亂，聚人在揚子江中，劫掠為生；久聞孫策為江東豪傑，能招賢納士，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，前來相投。策大喜，用為車前校尉，收得牛渚邸閣糧食、軍器，并降卒四千餘人，遂進兵神亭。

卻說張英敗回見劉繇，繇怒欲斬之。謀士笮融，薛禮勸免，使屯兵零陵城拒敵。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，孫策於嶺北下營。策問土人曰：「近山有漢光

武廟否？」土人曰：「有廟在嶺上。」策曰：「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，當往祈之。」長史張昭曰：「不可；嶺南乃劉繇寨，倘有伏兵，奈何？」策曰：「神人佑我，吾何懼焉？」遂披挂綽鎗上馬，引程普，黃蓋，韓當，蔣欽，周泰等共十三騎，出寨上嶺，到廟焚香。下馬參拜已畢，策向前跪祝曰：「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，復興故父之基，即當重修廟宇，四時祭祀。」

祝畢，出廟上馬，回顧眾將曰：「吾欲過嶺，探看劉繇寨柵。」諸將皆以為不可。策不從，遂同上嶺，南望村林。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。繇曰：「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，不可追之。」太史慈踴躍曰：「

此時不捉孫策，更待何時？」遂不候劉繇將令，竟自披挂上馬，綽鎗出營，大叫曰：「有膽氣者，都跟我來！」諸將不動。惟有一小將曰：「太史慈真猛將也！吾可助之！」拍馬同行。眾將皆笑。

卻說孫策看了半晌，方始回馬。正行過嶺，只聽得嶺上叫：「孫策休走！」策回頭視之，見兩匹馬飛下嶺來。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。策橫鎗立馬於嶺下待之。太史慈大叫曰：「那個是孫策？」策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，特來捉孫策！」策笑曰：「只我便是。你兩個一齊來併我一個，我不懼你！我若怕你，非孫伯符也！」慈曰：「你便眾人都來，我亦不怕！」縱馬橫鎗，直取孫策。

策挺鎗來迎。兩馬相交，戰五十合，不分勝負，程普等暗暗稱奇。

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兒滲漏，乃佯輸詐敗，引孫策趕來。慈卻不由舊路上嶺，竟轉過山背後。策趕到，大喝曰：「走的不算好漢！」慈心中自忖：「這廝有十二從人，我只一個，便活捉了他，也被眾人奪去。再引一程，教這廝沒尋處，方好下手。」於是且戰且走。策那裏肯捨，一直趕到平川之地。慈兜回馬再戰，又到五十合。策一鎗擄去，慈閃過，挾住鎗；慈也一鎗擄去，策亦閃過，挾住鎗。兩個用力只一拖，都滾下馬來。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。兩個棄了鎗，揪住廝打，戰袍扯得粉碎。策手快，掣了太史慈

背上的短戟，慈亦掣了策頭上的兜鍪。策把戟來刺慈，慈把兜鍪遮架。

忽然喊聲後起，乃劉繇接應軍到來，約有千餘。策正慌急，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，策與慈方纔放手。慈於軍中討了一匹馬，取了鎗，上馬復來。孫策的馬，卻是程普收得，策亦取鎗上馬。劉繇一千餘軍，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，逶迤殺到神亭嶺下。喊聲起處，周瑜領軍來到。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。時近黃昏，風雨暴至，兩下各自收軍。

次日，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，劉繇引軍出迎。兩陣圓處，孫策把鎗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，令軍士大

叫曰：「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，已被刺死了！」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，也令軍士大叫曰：「孫策頭已在此！」

兩軍吶喊，這邊誇勝，那邊道強。太史慈出馬，要與孫策決個勝負，策遂欲出。程普曰：「不須主公勞力，某自擒之。」程普出到陣前，太史慈曰：「你非我之敵手，只教孫策出馬來！」程普大怒，挺鎗直取太史慈。兩馬相交，戰到三十合，劉繇急鳴金收軍。太史慈曰：「我正要捉拿賊將，何故收軍？」劉繇曰：「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，有廬江松滋人陳武，字子烈，接應周瑜入去。吾家基業已失，不可久留。速往秣陵，會薛禮，笮融軍馬，急來接應。」

太史慈跟著劉繇退軍，孫策不趕，收住人馬。長史張昭曰：「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，無戀戰之心，今夜正好劫營。」孫策然之，當夜分軍五路，長驅大進。劉繇軍兵大敗，眾皆四紛五落。太史慈獨力難當，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。

卻說孫策又得陳武為輔；其人身長七尺，面黃睛赤，形容古怪。策甚敬愛之，拜為校尉，使作先鋒，攻薛禮。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，斬首級五十餘顆。薛禮閉門不敢出。

策正攻城，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。孫策大怒，自提大軍竟奔牛渚。劉繇，笮融二人出馬迎

敵。孫策曰：「吾今到此，你如何不降？」劉繇背後一人挺鎗出馬，乃部將于糜也；與策戰不三合，被策生擒過去，撥馬回陣。繇將樊能，見捉了于糜，挺鎗來趕。那鎗剛搠到策後心，策陣上軍士大叫：「背後有人暗算！」策回頭，忽見樊能馬到，乃大喝一聲，聲如巨雷。樊能驚駭，倒翻身撞下馬來，破頭而死。策到門旗下將于糜丟下，已被挾死。一霎時挾死一將，喝死一將；自此，人皆呼孫策為「小霸王」。

當日劉繇兵大敗，人馬大半降策。策斬首萬餘。劉繇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。孫策還兵復攻秣陵，親到城壕邊，招諭薛禮投降。城上暗放一冷箭，正中孫策左腿，翻身落馬。眾將急救起，還營拔箭，以金

瘡藥傅之。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。軍中舉哀，拔寨齊起。

薛禮聽知孫策已死，連夜起城內之軍，與驍將張英，陳橫殺出城來追之。忽然伏兵四起，孫策當先出馬，高聲大叫曰：「孫郎在此！」眾軍皆驚，盡棄鎗刀，拜於地下。策令休殺一人。張英撥馬回走，被陳武一鎗刺死。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。薛禮死於亂軍中。策入秣陵，安輯居民；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。

卻說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，并所部兵，正要來與劉繇報讎。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。瑜令三面攻縣，只留東門放走；離城二十五里，三路各

伏一軍，太史慈到那裏，人馬困乏，必然被擒。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，不諳紀律。涇縣城頭，苦不甚高。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，首先爬上城放火。太史慈見城上火起，上馬投東門走，背後孫策引軍趕來。

太史慈正走，後軍趕至三十里，卻不趕了。太史慈走了五十里，人困馬乏，蘆葦之中，喊聲忽起。慈急待走，兩下裏絆馬索齊來，將馬絆翻了，生擒太史慈，解投大寨。策知解到太史慈，親自出營喝散士卒，自釋其縛，將自己錦袍衣之，請入寨中，謂曰：「吾知子義真丈夫也。劉繇蠢輩，不能用為大將，以致此敗。」

慈見策待之甚厚，遂請降。策執慈手笑曰：「神亭相戰之時，若公獲我，還相害否？」慈笑曰：「未可知也。」策大笑，請入帳，邀之上坐，設宴款待。慈曰：「劉君新破，士卒離心，某欲自往收拾餘眾，以助明公，不識能相信否？」策起謝曰：「此誠策所願也。今與公約；明日日中，望公來還。」慈應諾而去。諸將曰：「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。」策曰：「子義乃信義之士，必不背我。」眾皆未信。

次日，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。恰將日中，太史慈引一千餘眾到寨。孫策大喜。眾皆服策之知人。於是孫策聚數萬之眾，下江東，安民恤眾，投者無數。江東之民，皆呼策為孫郎。但聞孫郎兵至，皆喪膽而

走。及策軍到，並不許一人擄掠，雞犬不驚，人民皆悅，齎牛酒到寨勞軍。策以金帛答之，懽聲遍野。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，不願為軍者給賞歸農。江南之民，無不仰頌。由是兵勢大盛。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，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。策領兵南取吳郡。

時有嚴白虎，自稱東吳德王據吳郡，遣部將守住烏程、嘉興。當日白虎聞策兵至，令弟嚴輿出兵，會於楓橋。輿橫刀立馬於橋上。有人報入中軍，策便欲出。張紘諫曰：「夫主將乃三軍之所繫命，不宜輕敵小寇。願將軍自重。」策謝曰：「先生之言如金石；但恐不親冒矢石，則將士不用命耳。」遂遣韓當出馬。

比及韓當到橋上時，蔣欽，陳武早駕小舟從河岸邊殺過橋來，亂箭射倒岸上軍，二人飛身上岸砍殺，嚴興退走。韓當引軍直殺到閭門下，賊退入城裏去了。策分兵水陸並進，圍住吳城。一困三日，無人出戰。策引眾軍到閭門外招諭，城上一員裨將，左手托定護梁，右手指著城下大罵。太史慈就馬上拈弓取箭，顧軍將曰：「看我射中這廝左手！」

說聲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果然射個正中，把那將的左手射透，反牢釘在護梁上。城上城下見者，無不喝采。

眾人救這人下城。白虎大驚曰：「彼軍有如此

人，安能敵乎！」遂商量求和。次日，使嚴興出城，來見孫策。策請興入帳飲酒。酒酣，問興曰：「令兄意欲如何？」興曰：「欲與將軍平分江東。」策大怒曰：「鼠輩安敢與吾相等！」命斬嚴興。興拔劍起身，策飛劍砍之，應手而倒，割下首級，令送入城中。白虎料敵不過，棄城而走。

策進兵追襲，黃蓋攻取嘉興，太史慈攻取烏程，數州皆平。白虎奔餘杭，於路劫掠，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，望會稽而走。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，策使為從征校尉，遂同引兵渡江。嚴白虎聚寇，分布於西津渡口。程普與戰，復大敗之，連夜趕到會稽。

會稽太守王朗，欲引兵救白虎。忽一人出曰：「不可。孫策用仁義之師，白虎乃暴虐之眾，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。」朗視之，乃會稽餘姚人；姓虞，名翻，字仲翔，見為郡吏。朗怒叱之，翻長歎而出。朗遂引兵會合白虎，同陳兵於山陰之野。兩陣對圓，孫策出馬，謂王朗曰：「吾興仁義之兵，來安浙江，汝何故助賊？」朗罵曰：「汝貪心不足？既得吳郡，而又強併吾界！今日特與嚴氏報讎！」

孫策大怒，正待交戰，太史慈早出。王朗拍馬舞刀，與慈戰。不數合朗將周昕，殺出助戰；孫策陣中黃蓋，飛馬接住周昕交鋒。兩下鼓聲大震，互相鏖戰。忽王朗陣後先亂，一彪軍從背後抄來。朗大驚，

急回馬來迎；原來是周瑜與程普引軍刺斜殺來，前後來攻。王朗寡不敵眾，與白虎，周昕，殺條血路，走入城中；拽起吊橋，堅閉城門。

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，分布眾軍，四門攻打。王朗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，欲再出兵決一死戰。嚴白虎曰：「孫策兵勢甚大，足下只宜深溝高壘，堅壁勿出。不消一月，彼軍糧盡，自然退走。那時乘虛掩之，可不戰而破也。」朗依其議，乃固守會稽城而不出。

孫策一連攻了數日，不能成功，乃與眾將計議。孫靜曰：「王朗負固守城，難可卒拔；會稽錢糧，大

半屯於查瀆；其地離此數十里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；所謂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也。」策大喜曰：「叔父妙用，足破賊人矣！」即下令於各門燃火，虛張旗號，設為疑兵，連夜撤圍南去。周瑜進曰：「主公大兵一起，王朗必然出城來趕，可用奇兵勝之。」策曰：「吾今準備了，取城只在今夜。」遂令軍馬起行。

卻說王朗聞報孫策軍馬退去，自引眾人來敵樓上觀望；見城下煙火併起，旌旗不雜，心下遲疑。周昕曰：「孫策走矣，特設此計以疑我耳。可出兵襲之。」嚴白虎曰：「孫策此去，莫非要去查瀆。我令部兵與周將軍追之。」朗曰：「查瀆是我屯糧之所，正須隄防。汝引兵先行，吾隨後接應。」白虎與周昕領五

千兵出城追趕。將近初更，離城二十餘里，忽密林裏一鼓響，火把齊明。白虎大驚，便勒馬回走。一將當先攔住，火光中視之，乃孫策也。周昕舞刀來迎，被策一鎗刺死。餘眾皆降。白虎殺條血路，望餘杭而走。

王朗聽知前軍已敗，不敢入城，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。孫策復回大軍，乘勢取了城池，安定人民。不隔一日，只見一人將著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。策視其人；身長八尺，面方口闊。問其姓名，乃會稽餘姚人；姓董，名襲，字元代。策喜，命為別部司馬。自是東路皆平，令叔孫靜守之，令朱治為吳郡太守，收軍回江東。

卻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，忽山賊竊發，四面殺至。時值更深，不及抵敵，泰抱權上馬。賊用刀來砍。泰赤體步行，提刀殺賊，砍殺十餘人。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，被泰扯住鎗，拖下馬來，奪了鎗馬，殺條血路，救出孫權。餘賊遠遁。周泰身被十二鎗，金瘡發脹，命在須臾。

策聞之大驚。帳下董襲曰：「某曾與海寇相持，身遭數鎗，得會稽一個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，半月而愈。」策曰：「虞翻莫非虞仲翔乎？」襲曰：「然。」策曰：「此賢士也，我當用之。」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。翻至，策優禮相待，拜為功曹，因言及求醫之意。翻曰：「此人乃沛國譙郡人；姓華，名

佗，字元化。真當世之神醫也。當引之來見。」

不一日引至。策見其人；童顏鶴髮，飄然有出世之姿；乃待為上賓，請視周泰瘡。佗曰：「此易事耳。」投之以藥，一月而愈。策大喜，厚謝華佗。遂進兵殺除山賊。江南皆平。孫策分撥將士，守把各處隘口；一面寫表申奏朝廷；一面結交曹操；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。

卻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，乃回書推託不還；急聚長史楊大將，都督張勳，紀靈，橋蕤，上將雷薄，陳蘭，等三十餘人，商議曰：「孫策借我軍馬起事，今日盡得江東地面，乃不思報本，而反來索璽，殊為無

禮。當以何策圖之？」長史楊大將曰：「孫策據長江之險，兵精糧廣，未可圖也。今當先伐劉備，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，然後圖取孫策未遲。某獻一計，使備即日就擒。」正是：

不去江東圖虎豹，卻來徐郡鬥蛟龍。不知其計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六回：呂奉先射戟轅門，曹孟德拜師涓水

卻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。袁術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大將曰：「劉備軍屯小沛，雖然易取，奈呂布虎踞徐州，前次許他金帛糧馬，至今未與，恐其助備；今當令人送與糧食，以結其心，使其按兵不動，則劉備可擒。先擒劉備，後圖呂布，徐州可得也。」術喜，便具粟二十萬斛，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。呂布甚喜，重待韓胤。胤回告袁術，術遂遣紀靈為大將，雷簿、陳蘭為副將，統兵數萬，進攻小沛。

玄德聞知此信，聚眾商議。張飛要出戰。孫乾曰：「今小沛糧寡兵微，如何抵敵？可修書告急於呂布。」張飛曰：「那廝如何肯來！」玄德曰：「乾之言善。」送修書與呂布。書略曰。伏自將軍垂念，今備於小沛容身，實拜雲天之德。今袁術欲報私讎，遣紀靈領兵到縣，亡在旦夕，非將軍莫能救。望驅一旅之師，以救倒懸之急，幸甚幸甚！

呂布看了書，與陳宮計議曰：「前者袁術送糧致書，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。今玄德又來求救，吾想玄德屯軍小沛，未必遂能為我害；若袁術併了玄德，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，我不能安枕矣；不若救玄德。」遂點兵啟程。

卻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，已到沛縣東南，筭下營寨。晝列旌旗，遮映山川；夜設火鼓，震崩天地，玄德縣中，止有五千餘人，也只得勉強領兵出縣，布陣安營。忽報呂布引軍離縣一里，西南上筭下營寨。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，急令人致書於呂布，責其無信。布笑曰：「我有一計，使袁、劉兩家都不怨我。」乃發使往紀靈、劉備寨中，請二人飲宴。

玄德聞布相請，即便欲往。關、張曰：「兄長不可去。呂布必有異心。」玄德曰：「我待彼不薄，彼必不害我。」遂上馬而行。關、張隨往。到呂布寨中，入見。布曰：「吾今特解公之危，異日得志，不可相忘。」玄德稱謝。布請玄德坐。關、張按劍於立

於背後。人報紀靈到，玄德大驚，欲避之。布曰：「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，勿得生疑。」

玄德未知其意，心下不安。紀靈下馬入寨，卻見玄德在帳上坐，大驚，抽身便回，左右留之不住。呂布向前一把扯回，如提童稚。靈曰：「將軍欲殺紀靈耶？」布曰：「非也。」靈曰：「莫非殺大耳兒乎？」布曰：「亦非也」。靈曰：「然則為何？」布曰：「玄德與布乃兄弟也，今為將軍所困，故而救之。」靈曰：「若此則殺靈也？」布曰：「無有此理。布平生不好鬥，惟好解鬥。吾今為兩家解之。」靈曰：「請問今日解之之法。」布曰：「吾有一法，從天所決。」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見。二人各懷疑忌，布乃

居中坐，使靈居左，備居右，且教設宴行酒。

酒行數巡，布曰：「你兩家看我面上，俱各罷兵。」玄德無語。靈曰：「吾奉主公之命，提十萬之兵，專捉劉備，如何罷得？」張飛大怒，拔劍在手，叱曰：「吾雖兵少，覩汝輩如兒戲耳！你比百萬黃巾何如？你敢傷我哥哥！」關公急止之曰：「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，那時各回營寨廝殺未遲。」呂布曰：「我請你兩家解鬥，須不教你廝殺。」

這邊紀靈不忿，那邊張飛只要廝殺，布大怒，教「左右！取我戟來！」布提畫戟在手。紀靈、玄德、盡皆失色。布曰：「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，盡在天

命。」令左右接過畫戟，去轅門外遠遠插定，乃回顧紀靈、玄德曰：「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，吾若一箭射中戟上小枝，你兩家罷兵；如射不中時，各自回營，安排廝殺。有不從吾言者，併力拒之。」紀靈私忖：「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，安能便中？且落得應允，待其不中，那時憑我廝殺。」便一口許諾。玄德自無不允。布都教坐，再各飲一杯酒。

酒畢。布教取弓箭來。玄德暗祝曰：「只願他射得中便好！」只見呂布挽起袍袖，搭上箭，扯滿弓，叫一聲「著！」正是：弓開如秋月行天，箭去似流星落地，一箭正中畫戟小枝。帳上帳下將校，齊聲喝采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

溫侯神射世間稀，曾向轅門獨解危。落日果然欺后羿，號猿直欲勝由基。

虎舫弦響弓開處，雕翎飛箭到時。豹子尾搖穿畫戟，雄兵十萬脫征衣。

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，呵呵大笑，擲弓於地，執紀靈、玄德之手曰：「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！」喝教軍士斟酒來，各飲一大觥。玄德暗稱慚愧。紀靈默然半晌，告布曰：「將軍之言，不敢不聽；奈紀靈回去，主人如何肯信？」布曰：「吾自作書覆之便了。」酒又數巡，紀靈求書先回。布謂玄德曰：「非我則公危矣。」玄德拜謝，與關、張回。次日，三處軍馬

都散。

不說玄德入小沛，呂布歸徐州。卻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，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，呈上書信。袁術大怒曰：「呂布受吾許多糧米，反以此兒戲之事，偏護劉備；吾當自提重兵，親征劉備，兼討呂布！」紀靈曰：「主公不可造次。呂布勇力過人，兼有徐州之地；若布與備首尾相連，不易圖也。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，年已及笄。主公有一子，可令人求親於布。布若嫁女於主公，必殺劉備。此乃『疏不間親之計』也。」

袁術從之，即日遣韓胤為媒，齎禮物往徐州求

親。胤到徐州見布，稱說：「主公仰慕將軍，欲求令媛為兒婦，永結『秦晉之好』。」布入謀於妻嚴氏。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；先娶嚴氏為正妻，後娶貂蟬為妾；及居小沛時，又娶曹豹之女為次妻。曹氏先亡無出，貂蟬亦無所出，惟嚴氏生一女，布最鍾愛。

當下嚴氏謂布曰：「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，兵多糧廣，早晚將為天子。若成大事，則吾女有后妃之望；只不知他有幾子？」布曰：「止有一子。」妻曰：「既如此，即當許之。縱不為皇后，吾徐州亦無憂矣。」布意遂決，厚款韓胤，許了親事。韓胤回報袁術。術即備聘禮，仍令韓胤送至徐州。呂布受了，設席相待，留於館驛安歇。

次日，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胤，講禮畢，坐定。宮乃叱退左右，對胤曰：「誰獻此計？教袁公與奉先聯姻，意在取劉玄德之頭乎？胤失驚，起謝曰：「乞公臺勿洩！」宮曰：吾自不洩，只恐其事若遲，必被他人識破，事將中變。」胤曰：「然則奈何？願公教之。」宮曰：「吾見奉先，使其即日送女就親，何如？」胤大喜，稱謝曰：「若如此，袁公感佩明德不淺矣！」

宮遂辭別韓胤，入見呂布曰：「聞公女許嫁袁公路，甚喜。但不知於何日結親？」布曰：「尚容徐議。」宮曰：「古者自受聘至成婚之期，各有定例；天子一年，諸侯半年，大夫一季，庶民一月。」布

曰：「袁公路天賜國寶，早晚當為帝，今從天子例，可乎？」宮曰：「不可。」布曰：「然則仍從諸侯例？」宮曰：「亦不可。」布曰：「然則將從卿大夫例矣？」宮曰：「亦不可。」布笑曰：「公豈欲吾依庶民例耶？」宮曰：「非也。」布曰：「然則公意欲如何？」

宮曰：「方今天下諸侯，互相爭雄；今公與袁公路結親，諸侯保無有嫉妒者乎？若復遠擇吉期，或竟乘我良辰，伏兵半路以奪之，如之奈何？為今之計，不許便休；既已許之，當趁諸侯未知之時，即便送女到壽春，另居別館，然後擇吉成親，萬無一失也。」布喜曰：「公臺之言甚當。」遂入告嚴氏。連夜具辦

妝奩，收拾寶馬香車，令宋憲、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。鼓樂喧天，送出城外。

時陳元龍之父陳珪，養老在家，聞鼓樂之聲，遂問左右。左右告以故。珪曰：「此乃『疏不間親之計』也。玄德危矣。」遂扶病來見呂布。布曰：「大人何來？」珪曰：「聞將軍死，故特來弔喪。」布驚曰：「何出此言？」

珪曰：「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，欲殺劉玄德，而公以射戟解之；今忽來求親，其意蓋欲以公女為質，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。小沛亡，徐州危矣。且彼或來借糧，或來借兵。公若應之，是疲於奔命，

而又結怨於人；若其不允，是棄親而啟兵端也。況聞袁術已有稱帝之意，是造反也。彼若造反，則公乃反賊親屬矣，得無為天下所不容乎？」

布大驚曰：「陳宮誤我！」急令張遼引兵追趕之。三十里之外將女搶歸；連韓胤都拏回監禁，不放鬆去；卻令人回復袁術，只說女兒妝奩未備，俟備畢便自送來。陳珪又說呂布，使解韓胤赴許都。布猶豫未決。忽人報：「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，不知何意？」布曰：「此為將者本分事，何足為怪？」

正話間，宋憲、魏續至，告布曰：「我二人奉明公之命，往山東買馬，買得好馬三百餘匹；回至沛縣

界首，被強寇劫去一半，打聽得是劉備之弟張飛，詐裝山賊，搶劫馬匹去了。」呂布聽了大怒，隨即點兵往小沛，來攻張飛。玄德聞之大驚，慌忙引軍出迎。

兩陣圓處，玄德出馬曰：「兄長何故領兵到此？」布指罵曰：「我轅門射戟，救你大難，你何故奪我馬匹？」玄德曰：「備因缺馬，令人四下收買。安敢奪兄馬匹？」布曰：「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匹，尚自抵賴！」張飛挺鎗出馬曰：「是我奪了你好馬！你今待怎麼？」布罵曰：「環眼賊！你累次藐視我！」飛曰：「我奪你馬你便惱，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！」

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，飛亦挺鎗來迎。兩個酣戰一百餘合，未見勝負。玄德恐有疏失，急鳴金收軍入城。呂布分軍四面圍定。玄德喚張飛責之曰：「都是你奪他馬匹，惹起事端！如今馬匹在何處？」飛曰：「都寄在各寺院內。」玄德隨令人出城，至呂布營中說情，願送還馬匹，兩相罷兵。布欲從之。陳宮曰：「今不殺劉備，久後必為所害。」

布聽之，不從所請，攻城愈急。玄德與麋竺、孫乾商議。孫乾曰：「曹操所恨者，呂布也。不若棄城走許都，投奔曹操，借軍破布，此為上策。」玄德曰：「誰可當先破圍而出？」飛曰：「小弟情願死戰。」玄德令飛在前；雲長在後；自居其中，保護老

少。當夜三更，乘著月明出北門而走，正遇宋憲、魏續，被翼德一陣殺退，得出重圍。後面張遼趕來，關公敵住。呂布見玄德去了，也不來趕，隨即入城安民，令高順守小沛，自己仍回徐州去了。

卻說玄德前奔許都，到城外下寨，先使孫乾來見曹操，言被呂布追迫，特來相投。操曰：「玄德與吾兄弟也。」便請入城相見。次日，玄德留關、張在城外，自帶孫乾、糜竺入見操。操待以上賓之禮。玄德備訴呂布之事。操曰：「布乃無義之輩，吾與賢弟併力誅之。」玄德稱謝。操設宴相待，至晚送出。荀彧入見曰：「劉備英雄也，今不早圖，後必為患。」

操不答。或出，郭嘉入。操曰：「荀彧勸我殺玄德，當如何？」嘉曰：「不可。主公興義兵，為百姓除暴，惟仗信義以招俊傑，猶懼其不來也；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，以困窮而來投，若殺之，是害賢也。天下智謀之士，聞而自疑，將裹足不前，主公與誰定天下乎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阻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機，不可不察。」

操大喜曰：「君言正合吾心。」次日，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。程昱諫曰：「劉備終不為人之下，不如早圖之。」操曰：「方今正用英雄之時，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，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。」遂不聽昱言，以兵三千，糧萬斛，送與玄德，使往豫州到任，

進兵屯小沛，招集原散之兵，攻呂布。玄德至豫州，令人約會曹操。

操正欲起兵，自往征呂布，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，為流矢所中而死；濟姪張繡統其眾，用賈詡為謀士，結連劉表，屯兵宛城，欲興兵犯闕奪駕。操大怒，欲興兵討之，又恐呂布來攻許都，乃問計於荀彧。彧曰：「此易事耳。呂布無謀之輩，見利必喜；明公可遣使往徐州，加官賜賞，令與玄德解和。布喜，則不思遠圖矣。」操曰：「善。」遂差奉軍都尉王則，齎官誥併和解書，往徐州去訖；一面起兵五十萬，親討張繡。分軍三路而行，以夏侯惇為先鋒。軍馬至涇水下寨。

賈詡勸張繡曰：「操兵勢大，不可與敵，不如舉城投降。」張繡從之，使賈詡至操寨通款。操見詡應對如流，甚愛之，欲用為謀士。詡曰：「某昔從李權，得罪天下；今從張繡，言聽計從，未忍棄之。」乃辭去。次日引繡來見操，操待之甚厚。引兵入宛城屯紮，餘軍分屯城外，寨柵聯絡十餘里。一住數日。繡每日設宴請操。一日操醉，退入寢所，私問左右曰：「此城中有妓女否？」操之兄子曹安民，知操意，乃密對曰：「昨晚小姪兒窺見館舍之側，有一婦人，生得十分美麗。問之，即繡叔張濟之妻也。」

操聞言，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。須臾，取到軍中。操見之，果然美麗。問其姓名，婦答曰：「

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。」操曰：「夫人識吾否？」鄒氏曰：「久聞丞相威名，今夕幸得瞻拜。」操曰：「吾為夫人，故特納張繡之降；不然滅族矣。」鄒氏拜曰：「實感再生之恩。」操曰：「今日得見夫人，乃天幸也。今宵願同枕席，隨吾還都，安享富貴，何如？」

鄒氏拜謝。是夜共宿於帳中。鄒氏曰：「久住城中，繡必生疑，亦恐外人議論。」操曰：「明日同夫人寨中去住。」次日，移于城外安歇，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宿衛。他人非奉呼喚，不許輒入，因此內外不通。操每日與鄒氏取樂，不想歸期。張繡家人密報繡。繡怒曰：「操賊辱我太甚！」便請賈詡商議。詡

曰：「此事不可洩漏。來日等操出帳議事，如此如此。」

次日，操在帳中，張繡入告曰：「新降兵多有逃亡者，乞移屯中軍。」操許之，繡乃移屯其軍，分為四寨，刻期舉事。因畏典韋勇猛，急切難近，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。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斤，日行七百里，亦異人也。當下獻計于繡曰：「典韋之可畏者，雙鐵戟耳。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，使盡醉而歸。那時某便溷入他跟來軍士數內，偷入帳房，盜其戟，此人不足畏矣。」

繡甚喜，預先準備弓箭甲兵，告示各寨。至期令

賈詡致意請典韋到寨，殷勤待酒。至晚醉歸，胡車兒雜在眾人隊裡，直入大寨。是夜曹操于帳中，與鄒氏飲酒。忽聽帳外人言馬嘶，操使人觀之。回報是張繡軍夜巡，操乃不疑。時近二更，忽聞寨後吶喊。報說草車上火起。操曰：「軍中失火，勿得驚動。」

須臾，四下裏火起，操始著忙，急喚典韋。韋方醉臥，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，便跳起身來，卻尋不見了雙戟。時敵兵已到轅門，韋急掣步卒腰刀在手。只見門首無數軍馬，各挺長鎗，搶入寨來。韋奮力向前，砍死二十餘人。軍馬方退，步軍又到，兩邊槍如葦列。韋身無片甲，上下被數十鎗，兀自死戰。刀砍缺不堪用，韋即棄刀，雙手提著兩個軍人迎敵，

擊死者八九人。群賊不敢近，只遠遠以箭射之。箭如驟雨，韋猶死拒寨門。爭奈寨後賊軍以入，韋背上又中一槍，乃大叫數聲。血流滿地而死。死了半晌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。

卻說曹操賴典韋當住寨門，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，只有曹安民步隨，操右臂中了一箭，馬亦中了三箭。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，熬得痛，走得快。剛剛走到涪水河邊，賊兵追至，安民被砍為肉泥。操急驟馬衝波過河，纔上得岸，賊兵一箭射來，正中馬眼，那馬撲地倒了。操長子曹昂，即以己所乘之馬奉操。操上馬急奔。曹昂卻被亂箭射死。操乃走脫。路逢諸將，收集殘兵。

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，乘勢下鄉，劫掠民家；平虜校尉于禁，即將本部軍于路剿殺，安撫鄉民。青州兵走回，迎操泣拜于地，言于禁造反，趕殺青州軍馬。操大驚。須臾，夏侯惇、許褚、李典樂進都到。操言于禁造反，可整兵迎之。

卻說于禁見操等俱到，乃引軍射住陣角，鑿塹安營。

告之曰：「青州軍言將軍造反，今丞相已到，何不分辯，乃先立營寨耶？」于禁曰：「今賊追兵在後，不時即至；若不先準備，何以拒敵？分辯小事，退敵大事。」安營方畢，張繡軍兩路殺至。于禁身先

出寨迎敵。繡急退兵。左右諸將，見于禁向前，各引兵擊之，繡軍大敗，追殺百餘里。繡勢窮力孤，引敗兵投劉表去了。

曹操收軍點將，于禁入見，備言青州之兵，肆行劫掠，大失民望，某故殺之。操曰：「不告我，先下寨，何也？」禁以前言對。操曰：「將軍在匆忙之中，能整兵堅壘，任謗任勞，使反敗為勝，雖古之名將，何以加茲！」乃賜以金器一副，封益壽亭侯；青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；又設祭，祭典韋。操親自哭而奠之，顧謂諸將曰：「吾折長子、愛姪，俱無深痛；獨號泣典韋也。」眾皆感歎。次日下令班師。

不說曹操還兵許都。且說王則齎詔至徐州，布迎接入府，開讀詔書，封布為平東將軍，特賜印綬。又出操私書。王則在呂布面前，極道曹公相敬之意。布大喜。忽報袁術遣人至，布喚入問之。使言：「袁公早晚即皇帝位，立東宮，催取皇妃早到淮南。」布大怒曰：「反賊焉敢如此！」遂殺來使，將韓胤用枷釘了，遣陳登齎謝表，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；且答書于操，欲求實授徐州牧。

操知布絕婚袁術，大喜，遂斬韓胤于市曹。陳登密諫操曰：「呂布豺狼也，勇而無謀，輕於去就，宜早圖之。」操曰：「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，誠難久養。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，公當與吾謀之。」登曰：

「丞相若有舉動，某當為內應。」操大喜，表贈陳珪治中二千石，登為廣陵太守。登辭回，操執登手曰：「東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」

登點頭允諾，回徐州見呂布。布問之，登言父贈祿，某為太守。布大怒曰：「汝不為吾求徐州牧，而乃自求爵祿！汝父教我協同曹公，絕婚公路，今吾所求，終無一獲，而汝父子俱各顯貴，吾為汝父子所賣耳！」遂拔劍欲斬之。登大笑曰：「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！」布曰：「吾何不明？」登曰：「吾見曹公，言養將軍譬如養虎，當飽其肉；不飽則將噬人。」曹公笑曰：「不如卿言。吾待溫侯，如養鷹耳，狐兔未息，不敢先飽。饑則為用，飽則颺去。」某問：「誰

為狐兔？」曹公曰：「淮南袁術、江東孫策、冀州袁紹、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、漢中張魯，皆狐兔也。」布擲劍笑曰：「曹公知我也！」正說話間，忽報袁術軍來取徐州。呂布聞言失驚。正是：秦晉未諧吳越鬥，婚姻惹出甲兵來。畢竟後事如何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七回：袁公路大起七軍，曹孟德會合三將

卻說袁術在淮南，地廣糧多，又有孫策所質玉璽，遂思僭稱帝號；大會群下議曰：「昔漢高祖不過泗上一亭長，而有天下；今歷年四百，氣數已盡，海內鼎沸。吾家四世三公，百姓所歸；吾欲應天順人，正位九五，爾眾人以為如何？」主簿閻象曰：「不可。昔周后稷積德累功，至於文王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猶以服事殷。明公家世雖貴，未若有周之盛；漢室雖微，未若殷紂之暴也。此事決不可行。」術怒

曰：「吾袁姓出於陳。陳乃大舜之後。以土承火，正應其運。又讖云：「代漢者，當塗高也。」吾字公路，正應其讖。又有傳國玉璽，若不為君，背天道也。吾意已決，多言者斬！」

遂建號仲氏，立臺省等官，乘龍鳳輦，祀南北郊，立馮方女為后，立子為東宮。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東宮妃。卻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，為曹操所斬，乃大怒；遂拜張勳為大將軍，統領大軍二十餘萬，分七路征徐州；第一路大將張勳居中，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，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，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，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，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，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。各領部下健將，〔左克右寸〕

日起行。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，監運七路錢糧。尚不從，術殺之，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。術自引軍三萬，使李豐、梁剛、樂就為催進使，接應七路之兵。

呂布使人探聽得張勳一軍從大路逕取徐州，橋蕤一軍取小沛，陳紀一軍取沂都，雷薄一軍取瑯琊，陳蘭一軍取碣石，韓暹一軍取下邳，楊奉一軍取浚山，七路軍馬，日行五十里，於路劫掠將來，乃急召眾謀士商議，陳宮與陳珪父子俱至。陳宮曰：「徐州之禍，乃陳珪父子所招；媚朝廷以求爵祿，今日移禍於將軍，可斬二人之頭獻袁術，其軍自退。」

布聽其言，即命擒下陳珪、陳登。陳登大笑曰：

「何如是之懦也？吾觀七路之兵，如七堆腐草，何足介意！」布曰：「汝若有計破敵，免汝死罪。」陳登曰：「將軍若用愚夫之言，徐州可保無虞。」布曰：「試言之。」登曰：「術兵雖眾，皆烏合之師，素不親信；我以正兵守之，出奇兵勝之，無不成功。更有一計，不止保安徐州，並可生擒袁術。」布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登曰：「韓暹、楊奉乃漢舊臣，因懼曹操而走，無家可依，暫歸袁術；術必輕之，彼亦不樂為術用。若憑尺書結為內應，更連劉備為外合，必擒袁術矣。」布曰：「汝須親到韓暹、楊奉處下書。」陳登允諾。

布乃發表上許都，並致書與豫州，然後令陳登引

數騎，先於下邳道上候韓暹。暹引兵至，下寨畢，登入見。暹問曰：「汝乃呂布之人，來此何幹？」登笑曰：「某為大漢公卿，何謂呂布之人？若將軍，向為漢臣，今乃為叛賊之臣，使昔日關中保駕之功，化為烏有，竊為將軍不取也。且袁術性最多疑，將軍後必為其所害。今不早圖，悔之無及。」暹歎曰：「吾欲歸漢，恨無門耳。」登乃出布書。暹覽書畢曰：「吾已知之。公先回。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。但看火起為號，溫侯以兵相應可也。」

登辭暹，急回報呂布。布乃分兵五路；高順引一軍進小沛，敵橋蕤；陳宮引一軍進沂都，敵陳紀；張遼、臧霸引一軍出瑯琊，敵雷薄；宋憲、魏續引一軍

出碣石，敵陳蘭；呂布自引一軍，出大道，敵張勳。各領軍一萬，餘者守城。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。張勳軍到，料敵呂布不過，且退二十里屯住，待四下兵接應。

是夜二更時分，韓暹、楊奉，分兵到處放火，接應呂家軍入寨。勳軍大亂。呂布乘勢掩殺，張勳敗走。呂布趕到天明，正撞著紀靈接應。兩軍相迎，恰待交鋒，韓暹、楊奉兩路殺來。紀靈大敗而走，呂布引兵追殺，山後一彪軍到。門旗開處，只見一隊軍馬，打龍鳳日月旗幡，四斗五方旗幟，金瓜銀斧，黃鉞白旄，黃羅銷金傘蓋之下，袁術身披金甲，腕懸兩刀，立於陣前，大罵呂布：「背主家奴！」

布怒，挺戟向前。術將李豐挺鎗來迎；戰不三合，被布刺傷其手，豐棄鎗而走。呂布麾兵衝殺，術軍大亂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，搶奪馬匹衣甲無數。袁術引著敗軍，走不上數里，山背後一彪軍出，截住去路。當先一將，乃關雲長也。大叫：「反賊！還不受死！」袁術慌走，餘眾四散奔逃，被雲長大殺了一陣。袁術收拾敗軍，奔回淮南去了。

呂布得勝，邀請雲長並楊奉、韓暹等一行人馬到徐州，大排筵宴款待。軍士都有犒賞。次日，雲長辭歸。布保韓暹為沂都牧。楊奉為瑯琊牧，商議欲留二人在徐州。陳珪曰：「不可。韓、楊二人據山東。不出一年，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。」布然之，遂送二

將暫於沂都、瑯琊二處屯〔左答右刀〕，以候恩命。陳登私問父曰：「何不留二人在徐州，為殺呂布之根？」珪曰：「倘二人協助呂布，是反為虎添爪牙也。」登乃服父之高見。

卻說袁術敗回淮南，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讎。策怒曰：「汝賴吾玉璽，僭稱帝號，背反漢室，大逆不道！吾方欲加兵問罪，豈肯反助叛賊乎？」遂作書以絕之。使者齎書回見袁術，術看畢，怒曰：「黃口孺子，何敢乃爾！吾先伐之！」長史楊大將力諫方止。

卻說孫策自發書後，防袁術兵來，點軍守住江

口。忽曹操使至，拜策為會稽太守，令起兵征討袁術。策乃商議，便欲起兵。長史張昭曰：「術雖新敗，兵多糧足，未可輕敵；不如遺書曹操，勸他南征，吾為後應。兩軍相援，術軍必敗。萬一有失，亦望操救援。」策從其言，遣使以此意達曹操。

卻說曹操至許都，思慕典韋，立祀祭之；封其子典滿為中郎，收養在府。忽報孫策遣使致書。操覽書畢，又有人報袁術乏糧，劫掠陳留，欲乘虛攻之。遂興兵南征，令曹仁守許都，其餘皆從征，馬步兵十七萬，糧食輜重千餘車；一面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、呂布。

兵至豫章界上，玄德早引兵來迎，操命請入營。相見畢，玄德獻上首級二顆。操驚曰：「此是何人首級？」玄德曰：「此韓暹、楊奉之首級也。」操曰：「何以得之？」玄德曰：「呂布令二人權住沂都、瑯琊兩縣，不意二人縱兵掠民，人人嗟怨；因此備乃設一宴，詐請議事；飲酒間，擲盞為號，使關、張二弟殺之，盡降其眾。今特來請罪。」操曰：「君為國家除害，正是大功，何言罪也？」

遂厚勞玄德，合兵到徐州界。呂布出迎、操善言撫慰，封為左將軍，許於還都之時，換給印綬。布大喜。操即分呂布一軍在左，玄德一軍在右，自統大軍居中，令夏侯惇、于禁為先鋒。

袁術知曹兵至，令大將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。兩軍會於壽春界口。橋蕤當先出馬，與夏侯惇戰不三合，被夏侯惇搥死。術軍大敗，奔回城。忽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，呂布引兵攻東面，劉備、關、張引兵攻南面，操自引兵十七萬攻北面。術大驚，急聚眾文武商議。楊大將曰：「壽春水旱連年，人皆缺食；今又動兵擾民，民既生怨，兵至難以拒敵。不如留軍在壽春，不必與戰。待彼糧盡，必然生變。陛下且統御林軍渡淮；一者就熟，二者暫避其銳。」

術用其言，留李豐、樂就、梁剛、陳紀四人，分兵十萬，堅守壽春；其餘將卒，並庫藏金玉寶貝，盡數收拾過淮去了。

卻說曹兵十七萬，日費糧食浩大，諸郡及荒旱，接濟不及；操催軍速戰，李豐等閉門不出。操軍相拒月餘，糧食將盡，致書於孫策，借得糧米十萬斛，不敷支散。管糧官任峻，部下倉官王垕，入稟操曰：「兵多糧少，當如之何？」操曰：「可將小斛散之，權且救一時之急。」垕曰：「兵士倘怨，如何？」操曰：「吾自有策。」

垕依命，以小斛分散；操暗使人各寨探聽，無不嗟怨，皆言丞相欺眾。操乃密召王垕入曰：「吾欲問汝借一物，以壓眾心，汝必勿吝。」垕曰：「丞相欲用何物？」操曰：「欲借汝頭以示眾耳。」垕大驚曰：「其實無罪。」操曰：「吾亦知汝無罪；但不殺

汝，軍心變矣。汝死後，汝妻子吾自養之，汝勿慮也。」王粲再欲言時，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，一刀斬訖，懸頭高竿，出榜曉示曰：「王粲故行小斛，盜竊官糧，謹按軍法。」於是眾怨始解。

次日，操傳令各營將領：「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，皆斬！」操親至城下，督諸軍搬土運石，填壕塞塹，城上矢石如雨，有兩員裨將畏避而回，操掣劍親斬於城下，遂自下馬接土填坑。於是大小將士，無不向前，軍威大振。城上抵敵不住。曹兵爭先上城，斬關落鎖，大隊擁入。李豐、陳紀、樂就、梁剛都被生擒。操令皆斬於市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，一應犯禁之物。壽春城中，收掠一空。商議欲進兵渡淮，追趕袁

術。荀彧諫曰：「年來荒旱，糧食艱難，若更進兵，勞軍損民，未必有利；不若暫回許都，待來春麥熟，軍糧足備，方可圖之。」

操躊躇未決。忽報馬到，報說：「張繡依託劉表，復肆猖獗；南陽諸縣復反；曹洪拒敵不住，連輸數陣，今特來告急。」操乃馳書與孫策，令其跨江布陣，以為劉表疑兵，使不敢妄動；自己即日班師，別議征張繡之事。臨行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，與呂布結為兄弟，互相救助，再無相侵。呂布引兵自回徐州。操密謂玄德曰：「吾令汝屯兵小沛，是『掘坑待虎』之計也。公但與陳珪父子商議，勿致有失。某當為公外援。」話畢而別。

卻說曹操引軍回許都，人報段煨殺了李傕，伍習殺了郭汜，將頭來獻。段煨並將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餘口活解入許都。操令分於各門處斬，傳首號令，人民稱快。天子陞殿，會集文武，作太平筵宴。封段煨為盪寇將軍，伍習為殄虞將軍，各引兵鎮守長安。二人謝恩而去。操即奏張繡作亂，當興兵伐之。天子乃親排鑿駕，送操出師，時建安三年夏四月也。

操留荀彧在許都，調遣兵將，自統大軍進發。行軍之次，見一路麥已熟。民因兵至，逃避在外，不敢刈麥。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老，及各處守境官吏曰：「吾奉天子明詔，出兵討逆，與民除害。方今麥熟之時，不得已而起兵，大小將校，凡過麥田，但有

踐踏者，並皆斬首。軍法甚嚴，爾民勿得驚疑。」百姓聞諭，無不歡喜稱頌，望塵遮道而拜。官軍經過麥田，皆下馬以手扶麥，遞相傳送而過，並不敢踐踏。

操乘馬正行，忽田中驚起一鳩，那馬眼生，竄入麥中，踐壞了一大塊麥田。操隨呼行軍主簿，擬議自己踐麥之罪。主簿曰：「丞相豈可議罪？」操曰：「吾自制法，吾自犯之，何以服眾？」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。眾急救住。郭嘉曰：「古者春秋之義，法不加於尊。丞相總統大軍，豈可自戕？」操沉吟良久，乃曰：「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，吾姑免死。」乃以劍割自己之髮，擲於地曰：「割髮權代首。」使人以髮傳示三軍曰：「丞相踐麥，本當斬首號令，今割髮

以代。」於是三軍悚然，無不懍遵軍令。後人有詩論之曰：

十萬貔貅十萬心，一人號令眾難禁。拔刀割髮權為首，方見曹瞞詐術深。

卻說張繡知操引兵來，急發書報劉表，使為後應；一面與雷敘、張先二將領兵出城迎敵。兩陣對圓，張繡出馬，指操罵曰：「汝乃假仁義無廉恥之人，與禽獸何異！」操大怒，令許褚出馬，繡令張先接戰。只三合，許褚斬張先於馬下，繡軍大敗。操引軍趕至南陽城下。繡入城，閉門不出。

操圍城攻打，見城壕甚闊，水勢又深，急難近城，乃令軍士運土填濠；又用土布袋並柴薪草把相雜於城邊作梯凳；又立雲梯窺望城中。操自騎馬遶城觀之。如此三日，操傳令教軍士於西門角上，堆積柴薪，會集諸將，就那裡上城。

城中賈詡見如此光景，便謂張繡曰：「某已知曹操之意矣；今可將計就計而行。」正是：「強中自有強中手，用詐還逢識詐人。」不知其計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八回：賈文和料敵決勝，夏侯惇拔失啖睛

卻說賈詡料知曹操之意，便欲將計就計而行，乃謂張繡曰：「某在城上，見曹操遶城而觀者三日。他見城東南角磚土之色，新舊不等，鹿角多半毀壞，意將從此處攻進；卻虛去西北上積草，詐為聲勢，欲哄我撤兵守西北，彼乘夜黑，必爬東南角而進也。」繡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詡曰：「此易事耳。來日可令精壯之兵，飽食輕裝，盡藏於東南房屋內，卻教百姓假扮軍士，虛守西北，夜間任他在東南角上爬城。俟其

爬進城時，一聲砲響，伏兵齊起，操可擒矣。」

繡喜從其計。早有探馬報曹操，說張繡盡撤兵在西北角上，吶喊守城，東南卻甚空虛。操曰：「中吾計矣！」遂命軍中密備鐵鑿，爬城器具，日間只引軍攻西北角；至二更時分，卻領精兵於東南角上爬入濠去，砍開鹿角。城中全無動靜，眾軍一齊擁入。只聽得一聲砲響，伏兵四起。曹軍急退，背後張繡親驅勇壯殺來。曹軍大敗，退出城外，奔走數十里。張繡直殺至天明方收軍入城。曹操計點敗軍，已折五萬餘人，失去輜重無數。呂虔、于禁俱各被傷。

卻說賈詡見操敗走，急勸張繡遺書劉表，使起兵

截其後路。表得書，即欲起兵，忽探馬報孫策屯兵湖口。蒯良曰：「策屯兵湖口，乃曹操之計也。今操新敗，若不乘勢擊之，後必有患。」表乃令黃祖堅守隘口，自己統兵至安眾縣截操後路；一面約會張繡。繡知表兵已起，即同賈詡引兵襲操。

且說操軍緩緩而行，至襄城到涇水，操忽於馬上放聲大哭。眾驚問其故。操曰：「吾思去年於此地折了吾大將典韋，不由不哭耳！」因即下令屯住軍馬，大設祭筵，弔奠典韋亡魂。操親自拈香哭拜，三軍無不感嘆。祭典韋畢，方祭姪曹安民及長子曹昂，并祭陣亡軍士；連那匹射死的大宛馬，也都致祭。

次日，忽荀彧差人報說：「劉表助張繡屯兵安眾，截吾歸路。」操答彧書曰：「吾日行數里，非不知賊來追我，然吾計劃已定，若到安眾，破繡必矣。君等勿疑。」便催軍行至安眾縣界。劉表軍已守險要，張繡隨後引軍趕來。操乃令眾軍黑夜鑿險開道，暗伏奇兵。

及天色微明，劉表、張繡軍會合，見操兵少，疑操遁去，俱引兵入險擊之。操縱奇兵出，大破兩家之兵。曹兵出了安眾界口，於隘外下寨。劉表、張繡各整敗兵相見。表曰：「何期反中曹操奸計！」繡曰：「容再圖之！」於是兩軍集於安眾。

且說荀彧探知袁紹欲興兵犯許都，星夜馳書報曹操。操得書心慌，即日回兵。細作報知張繡，繡欲追之。賈詡曰：「不可追也，追之必敗。」劉表曰：「今日不追，坐失機會矣。」力勸繡引軍萬餘同往追之。約行十餘里，趕上曹軍後隊。曹軍奮力接戰，繡、表兩軍大敗而還。繡謂詡曰：「不用公言，果有此敗。」詡曰：「今可整兵再往追之。」繡與表俱曰：「今已敗，奈何復追？」詡曰：「今番追去，必獲大勝，如其不然，請斬吾首。」繡信之。劉表疑慮，不肯同往。繡乃自引一軍往追，操兵果然大敗，軍馬輜重，連路散棄而走。

繡正往前追趕，忽山後一彪軍擁出。繡不敢前

追，收軍回安眾。劉表問賈詡曰：「前以精兵追退兵，而公曰必敗；後以敗卒擊勝兵，而公曰必克；究竟悉如公言，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？願公明教我。」詡曰：「此易知耳。將軍雖善用兵，非曹操敵手。操軍雖敗，必有勁將為殿，以防追兵；我兵雖銳，不能敵之也；故知必敗。夫操之急於退兵者，必因許都有事；既破我追軍之後，必輕車速回，不復為備；我乘其不備而更追之，故能勝也。」劉表、張繡俱服其高見。詡勸表回荊州，繡守襄城，以為唇齒，兩軍各散。

且說曹操正行間，聞報後軍為繡所追，急引眾將回身救應。只見繡軍已退，敗兵回告操曰：「若非山

後這一路人馬阻住中路，我等皆被擒矣。」操急問何人，那人綽槍下馬，拜見曹操，乃鎮威中郎將，江夏平春人；姓李，名通，字文達。操問何來。通曰：「近守汝南，聞丞相與張繡、劉表戰，特來接應。」操喜，封通為建功侯，守汝南西界，以防表、繡。李通拜謝而去。

操還許都，表奏孫策有功，封為討逆將軍，賜爵吳侯，遣使齎詔江東，諭令防剿劉表。操回府，眾官參見畢。荀彧問曰：「丞相緩行至安眾，何以知必勝賊兵？」操曰：「彼退無歸路，必將死戰，吾緩誘之而暗圖之，是以知其必勝也。」

荀彧拜服。郭嘉入。操曰：「公來何暮也？」嘉袖出一書，白操曰：「袁紹使人致書丞相，言欲出兵攻公孫瓚，特來借糧借兵。」操曰：「吾聞紹欲圖許都，今見吾歸，又別生他議。」遂拆書觀之。見其詞意驕慢，乃問嘉曰：「袁紹如此無狀，吾欲討之，恨力不及，如何？」

嘉曰：「劉項之不敵，公所知也。高祖惟智勝，項羽雖強，終為所擒。今紹有十敗，公有十勝；紹兵雖盛，不足懼也。紹繁禮多儀，公體任自然，此道勝也；紹以逆動，公以順率，此義勝也；桓、靈以來，政失於寬，紹以寬濟，公以猛糾，此治勝也；紹外寬內忌，所任多親戚，公外簡內明，用人惟才，此度勝

也；紹多謀少決，公得策輒行，此謀勝也，紹專收名譽，公以至誠待人，此德勝也；紹恤近忽遠，公慮無不周，此仁勝也；紹聽讒惑亂，公浸潤不行，此明勝也；紹是非混淆，公法度嚴明，此文勝也；紹好為虛勢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眾，用兵如神，此武勝也。公有此十勝，於以敗紹無難矣。」

操笑曰：「如公所言，孤何足以當之？」荀彧曰：「郭奉孝十勝十敗之說，正與愚見相合。紹兵雖眾，何足懼耶！」嘉曰：「徐州呂布，實心腹大患。今紹北征公孫瓚，我當乘其遠出，先取呂布，掃除東南，然後圖紹，乃為上計；否則我方攻紹，布必乘虛來犯許都，為害不淺也。」

操然其言，遂議東征呂布。荀彧曰：「可先使人往約劉備，待其回報，方可動兵。」操從之，一面發書與玄德，一面厚遣紹使，奏封紹為大將軍太尉，兼都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，密書答之云：「公可討公孫瓚，吾當相助。」紹得書大喜，便進兵攻公孫瓚。

且說呂布在徐州，每當賓客宴會之際，陳珪父子必盛稱布德。陳宮不悅，乘間告布曰：「陳珪父子面諛將軍，其心不可測，宜善防之。」布怒叱曰：「汝無端獻讒，欲害好人耶？」宮出歎曰：「忠言不入，吾輩必受殃矣。」意欲棄布他往，卻又不忍；又恐被人嗤笑，乃終日悶悶不樂。

一日，帶領數騎去小沛地面圍獵解悶，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，飛奔前去。宮疑之，棄了圍場，引從騎從小路趕上，問曰：「汝是何處使命？」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，慌不能答。陳宮令搜其身，得玄德回答曹操密書一封。宮即連人與書，拿見呂布。布問其故。來使曰：「曹丞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，今得回書，不知書中所言何事。」布乃拆書細看。書略曰：

奉明命欲圖呂布，敢不夙夜用心？但備兵微將少，不敢輕動。丞相若興大師，備當為前驅。謹嚴兵整甲，專待鈞命。

呂布見了，大驚曰：「操賊焉敢如此！」遂將使

者斬首，先使陳宮」、臧霸，結連泰山寇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豨，東取山東兗州諸郡。令高順、張遼取沛城，攻玄德。令宋憲、魏續西取汝、潁。布自總中軍為三路救應。

且說高順等引兵出徐州，將至小沛，有人報知玄德。玄德急與眾商議。孫乾曰：「可速告急於曹操。」玄德曰：「誰可去許都告急？」階下一人出曰：「某願往。」視之，乃玄德同郡人，姓簡，名雍，字憲和，現為玄德幕賓。玄德即修書付簡雍，使星夜赴許都求援；一面整頓守城器具。玄德自守南門，孫乾守北門，雲長守西門，張飛守東門，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，原來糜竺有一妹，嫁與玄德為次妻。玄德

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，故令其守中軍保護妻小。

高順軍至，玄德在敵樓上問曰：「吾與奉先無隙，何故引兵至此？」順曰：「你結連曹操，欲害吾主，今事已露，何不就縛？」言訖，便麾軍攻城。玄德閉門不出。次日，張遼引兵攻打西門。雲長從城上謂之曰：「公儀表非俗，何故失身於賊？」張遼低頭不語。雲長知此人有忠義之氣，更不以惡言相加，亦不出戰。

遼引兵退至東門，張飛便出迎戰。早有人報知關公。關公急來東門看時，只見張飛方出城，張遼軍已退。飛欲追趕，關公急召入城。飛曰：「彼懼而退，

何不追之？」關公曰：「此人武藝不在你我之下。因我以正言感之，頗有自悔之心，故不與我等戰耳。」飛乃悟，只令士卒堅守城門，更不出戰。

卻說簡雍至許都見曹操，具言前事。操即聚眾謀士議曰：「吾欲攻呂布，不憂袁紹掣肘，只恐劉表、張繡擾其後耳。」荀攸曰：「二人新破，未敢輕動。呂布驍勇，若更結連袁術，縱橫淮、泗，急難圖矣。」郭嘉曰：「今可乘其初叛，眾心未附疾往擊之。」

操從其言，即命夏侯惇與夏侯淵、呂虔、李典領兵五萬先行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，簡雍隨行。早有探馬報知高順。順飛報呂布。布先令侯成、郝萌、曹性

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，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，自引大軍隨後接應。

玄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退去，知是曹家兵至，乃只留孫乾守城，糜竺、糜芳守家，自己卻與關、張二公，提兵盡出城外，分頭下寨，接應曹軍。

卻說夏侯惇引軍前進，正與高順軍相遇，便挺槍出馬搦戰。高順迎敵。兩馬相交，戰有四五十合，高順抵敵不住，敗下陣來。惇縱馬追趕，順遶陣而走。惇不捨，亦遶陣追之。陣上曹性看見，暗地拈弓搭箭，覷得真切，一箭射去，正中夏侯惇左目，惇大叫一聲，急用手拔箭，不想連眼珠拔出；乃大呼曰：「

父精母血，不可棄也！」遂納於口內啖之，仍復挺槍縱馬，直取曹性。性不及提防，早被一槍搥透面門，死於馬下。兩邊軍士見者，無不駭然。

夏侯惇既殺曹性，縱馬便回。高順從背後趕來，麾軍齊上，曹軍大敗。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。呂虔、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。高順得勝，引軍回擊玄德，恰好呂布大軍亦至。布與張遼、高順分兵三路，夾攻玄德、關、張三寨。正是：啖睛猛將雖能戰，中箭先鋒難久持。未知玄德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九回：下邳城曹操鏖兵，白門樓呂布殞命

卻說高順引張遼擊關公寨，呂布自擊張飛寨，關、張各出迎戰，玄德引兵兩路接應。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，關，張兩軍皆潰，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。呂布趕來，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。呂布隨後也到。城上欲待放箭，又恐射了玄德。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，把門將士，抵敵不住，都四散奔避。呂布招軍入城。玄德見勢已急，到家不及，只得棄了妻小，穿城而過，走出西門，匹馬逃難。

呂布趕到玄德家中，糜竺出迎，告布曰：「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。今與將軍爭天下者，曹公耳。玄德常念轅門射戟之恩，不敢背將軍也。今不得已而投曹公，惟將軍憐之。」布曰：「吾與玄德舊交，豈忍害他妻子？」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，去徐州安置。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，留高順、張遼守小沛。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。關、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馬，往山中住筍。

且說玄德匹馬逃難，正行間，背後一人趕至，視之乃孫乾也。玄德曰：「吾今兩弟不知存亡，妻小失散，為之奈何？」孫乾曰：「不若且投曹操，以圖後計。」玄德依言，尋小路投許都。途次絕糧，嘗往村

中求食。但到處，聞劉豫州，皆爭進飲食。一日，到一家投宿，其家一少年出拜，問其姓名，乃獵戶劉安也。

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，欲尋野味供食，一時不能得，乃殺其妻以食之。玄德曰：「此何肉也？」安曰：「乃狼肉也。」玄德不疑，乃飽食了一頓，天晚就宿。至曉將去，往後院取馬，忽見一婦人殺於廚下，臂上肉已都割去。玄德驚問，方知昨夜食者，乃其妻之肉也。玄德不勝傷感。洒淚上馬。劉安告玄德曰：「本欲相隨使君，因老母在堂，未敢遠行。」

玄德稱謝而別，取路出梁城。忽見塵頭蔽日，一

彪大軍來到。玄德知是曹操之軍，同孫乾逕至中軍旗下，與曹操相見，具說失沛城，散二弟，陷妻小之事。操亦為之下淚。又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，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。

軍行至濟北，夏侯淵等迎接入寨，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，臥病未痊。操臨臥處視之，令先回許都調理；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。採馬回報云：「呂布與陳宮，臧霸結連泰山賊寇，共攻兗州諸郡。」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。操親提大軍，與玄德來戰呂布。前至山東，路近蕭關，正遇泰山寇孫觀，吳敦，尹禮，昌豨，領兵三萬餘攔去路。操令許褚迎戰，四將一齊出馬。許褚奮力死戰，四將抵敵不住，

各自敗走。操乘勢掩殺，追至蕭關，探馬飛報呂布。

時布已回徐州，欲同陳登往救小沛，令陳珪守徐州，陳登臨行，珪謂之曰：「昔曹公曾言東方事盡付與汝。今布將敗，可便圖之。」登曰：「外面之事，兒自為之；倘布敗回，父親便請糜竺一同守城，休放布入，兒自布脫身之計。」珪曰：「布妻小在，此心腹頗多，為之奈何？」登曰：「兒亦有計了。」乃入見呂布曰：「徐州四面受敵，操必力攻，我當先思退步。可將錢糧移於下邳，倘徐州被圍，下邳有糧可救。主公盍早為計！」布曰：「元龍之言甚善。吾當并妻小移去。」遂令宋憲，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移屯下邳；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。到半路，登曰：

「容某先到關探曹兵虛實，主公方可行。」

布許之，登乃先到關上。陳宮等接見。登曰：「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，要來責罰。」宮曰：「今曹兵勢大，未可輕敵。吾等緊守關隘，可勸主公深保沛城，乃為上策。」陳登唯唯。至晚上關而望，見曹兵直逼關下，乃乘夜連寫三封書，拴在箭上，射下關去。次日辭了陳宮，飛馬來見呂布曰：「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，某已留下陳宮守把，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。」

布曰：「非公則此關休矣。」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，約陳宮為內應，舉火為號。登逕往報宮曰：「曹

兵已抄小路到關內，恐徐州有失。公等宜急回。」宮遂引眾棄關而走。登就關上放起火來。呂布乘黑殺至，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裏自相掩殺。

曹兵望見號火，一齊殺到，乘勢攻擊。孫觀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。呂布直殺到天明，方知是計；急與陳宮回徐州。到得城邊叫門時，城上亂箭射下。糜竺在敵樓上喝曰：「汝奪吾主城池，今當仍還吾主，汝不得復入此城也。」布大怒曰：「陳珪何在？」竺曰：「吾已殺之矣。」布回顧宮曰：「陳登安在？」宮曰：「將軍尚執迷而問此佞賊乎？」

布令遍尋軍中，卻只不見。宮勸布急投小沛，布

從之。行至半路，只見一彪軍驟至，視之乃高順，張遼也。布問之，答曰：「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，今某等急來解救。」宮曰：「此又佞賊之計也。」布怒曰：「吾必殺此賊！」急驅馬至小沛。只見城上盡插曹兵旗號。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，引軍守把。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。登在城上指布罵曰：「吾乃漢臣，安肯事汝反賊耶！」布大怒。正待攻城，忽聽背後喊聲大起，一隊人馬來到。當先一將乃是張飛。高順出馬迎敵，不能取勝。布親自接戰。正鬥間，陣外喊聲復起，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。

布料難抵敵，引軍東走。曹兵隨後追趕。呂布走得人困馬乏。忽大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，為道一將，

立馬橫刀，大喝：「呂布休走！關雲長在此！」呂布慌忙接戰。背後張飛趕來。布無心戀戰，與陳宮等殺開條路，逕奔下邳。侯成引兵接應去了。關、張相見，各洒淚言失散之事。雲長曰：「我在海州路上住紮，探得消息，故來至此。」張飛曰：「弟在芒碭山住了這幾時，今日幸得相遇。」

兩個敘話畢，一同引兵來見玄德，哭拜於地。玄德悲喜交集，引二人見曹操，便隨操入徐州。糜竺接見，具言家屬無恙，玄德甚喜。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。操設一大宴，犒勞諸將。操自居中，使陳珪居左、玄德居右。其餘將士，各依次坐。宴罷，操嘉陳珪父子之功，加封十縣祿，授登為伏波將軍。

且說曹操得了徐州，心中大喜，商議起兵攻下邳。程昱曰：「布今止有下邳一城，若逼之太急，必死戰而投袁術矣。布與術合，其勢難攻。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，內防呂布，外當袁術。況今山東尚有臧霸、孫觀之徒未曾歸順，防之亦不可忽也。」

操曰：「吾自當山東諸路。其淮南徑路請玄德當之。」玄德曰：「丞相將令，安敢有違？」次日，玄德留糜竺、簡雍在徐州，帶孫乾，關，張引軍往守淮南徑路。曹操自引兵攻下邳。

且說呂布在下邳，自恃糧食足備，且有泗水之險，安心坐守，何保無虞。陳宮曰：「今操兵方來，

可乘其寨柵未定，以逸擊勞，無不勝者。」布曰：「吾方屢敗，不可輕出。待其來攻而後擊之，皆落泗水矣。」遂不聽陳宮之言。

過數日，曹兵下寨已定。操統眾將至城下，大叫呂布答話。布上城而立。操謂布曰：「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，吾故領兵至此。夫術有叛逆大非，而公有討董卓之功，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？倘城池一破，悔之晚矣！若早來降，共扶王室，當不失封侯之位。」布曰：「丞相且退，尚容商議。」

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，一箭射中其麾蓋。操指宮恨曰：「吾誓殺汝！」遂引兵攻城。宮謂布曰：

「曹操遠來，勢不能久。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，宮將餘眾閉守於內。操若攻將軍，宮引兵擊其背；若來攻城，將軍為救於後。不過旬日，操軍食盡，可一鼓而破，此乃犄角之勢也。」布曰：「公言極是。」遂歸府收拾戎裝。時方冬寨，分付從人多帶綿衣。

布妻嚴氏聞之，出問曰：「君欲何往？」布告以陳宮之謀。嚴氏曰：「君委全城，捐妻子，孤軍遠出，倘一旦有變，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？」布躊躇未決，三日不出。宮入見曰：「操軍四面圍城，若不早出，必受其困。」布曰：「吾思遠出不如堅守。」宮曰：「近聞操軍糧少，遣人往許都去取，早晚將至。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。此計大妙。」

布然其言，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。嚴氏泣曰：「將軍若出，陳宮，高順，安能堅守城池？倘有差失，悔無及矣！妾昔在長安，已為將軍所棄，幸賴龐舒私藏妾身，再得與將軍相聚；孰佑知今又棄妾而去乎？將軍前程萬里，請勿以妾為念！」言罷痛哭。

布聞言愁悶不決，入告貂蟬。貂蟬曰：「將軍與妾作主，勿輕騎自出。」布曰：「汝無憂慮。吾有畫戟，赤兔馬，誰敢近我？」乃出謂陳宮曰：「操軍糧至者，詐也。操多詭計，吾未敢動。」宮出歎曰：「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！」

布於是終日不出，只同嚴氏，貂蟬飲酒解悶。謀

士許汜，王楷入見布，進計曰：「今袁術在淮南，聲勢大振。將軍舊曾與彼約婚，今何不仍求之？彼兵若至，內外夾攻，操不難破也。」布從其計，即日修書，就著二人前去。許汜曰：「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好。」布令張遼，郝萌兩個引兵一千，送出隘口。

是夜二更，張遼在前，郝萌在後，保著許汜，王楷殺出城去。抹過玄德寨，眾將追趕不及，已出隘口。郝萌將五百人，跟許汜，王楷而去。張遼引一半軍回來，到隘口時，雲長攔住。未及交鋒，高順引兵出城救應，接入城中去了。

且說許汜，王楷至壽春，拜見袁術，呈上書信。

術曰：「前者殺吾使命，賴我妯娌，今又來相問，何也？」汜曰：「此為曲奸計所誤；願明公詳之。」術曰：「汝主不因曹兵困急，豈肯以女許我？」楷曰：「明公今不相救，恐脣亡齒寒，亦非明公之福也。」術曰：「奉先反覆無信，可先送女，然後發兵。」許汜，王楷只得拜辭，和郝萌回來。到亡德寨邊，汜曰：「日間不可過。夜半吾二人先行，郝將軍斷後。」

商量停當。夜過玄德寨，許汜，王楷先過去了。郝萌正行之次，張飛出寨攔路。郝萌交馬只一合，被張飛生擒過去，五百人馬盡被殺散。張飛解郝萌來見玄德，玄德押往大寨見曹操。郝萌備說求救許婚一

事。操大怒，斬郝萌於軍門，使人傳諭各寨，小心防守，如有走透呂布及彼軍士者，依軍法處治。各寨悚然。

玄德回營，分付關、張曰：「我等正當淮南衝要之處。二弟切宜小心在意，勿犯曹公軍令。」飛曰：「捉了一員賊將，曹操不見有甚褒賞，卻反來詭嚇，何也？」玄德曰：「非也；曹操統領多軍，不以軍令，何能服人？弟勿犯之。」關、張應諾而退。

且說許汜，王楷，回見呂布，具言袁術先欲得婦，然後起兵救援。布曰：「如何送去？」汜曰：「今郝萌被獲，操必知我情，預作準備。若非將軍親自

護送，誰能突出重圍？」布曰：「今日便送去，如何？」汜曰：「今日乃凶神值日，不可去。明日大利，宜用戌亥時。」布命張遼，高順引三千軍馬，安排小車一輛：「我親送至二百里外，卻使你兩個送去。」

次夜二更時分，呂布將女以綿纏身，用甲包裹，負於背上，提戟上馬。放開城門，布當先出城，張遼，高順跟著。將次到玄德寨前，一聲鼓響，關，張二人攔住去路，大叫：「休走！」布無心戀戰，只顧奪路而行。玄德自引一軍殺來，兩軍混戰。呂布雖勇，終是縛一女在身上，只恐有傷，不敢衝突重圍。後面徐晃、許褚皆殺來，眾軍皆大叫曰：「不要走了。」

呂布！」

布見軍來太急，只得仍退入城。玄德收軍，徐晃等各歸寨，端的不曾走透一個。呂布回到城中，心中憂悶，只是飲酒。

卻說曹操攻城，兩月不下，忽報：「河內太守張揚出兵東市，欲救呂布；部將楊醜殺之，欲將頭獻丞相，欲被張揚心腹將眭固所殺，反投大城去了。」操聞報，即遣史渙追斬眭固。因聚眾將曰：「張揚雖幸自滅，然北有袁紹之憂，東有表、繡之患，下邳久圍不克。吾欲捨布還都，暫且息戰，何如？」荀攸急止曰：「不可，呂布屢敗，銳氣已墮。軍以將為主，將

衰則軍無戰心。彼陳宮雖有謀而遲，今布之氣未復，宮之謀未定，作速攻之，布可擒也。」郭嘉曰：「某有一計，下邳城可立破，勝於二十萬師。」荀彧曰：「莫非決沂、泗之水乎？」嘉笑曰：「正是此意。」

操大喜。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。曹兵皆居高原，坐視水淹下邳。下邳一城，只剩得東門無水；其餘各門，都被水淹。眾軍飛報呂布。布曰：「吾有亦免馬，渡水如平地，又何懼哉！」乃日與妻妾痛飲美酒。因酒色過傷，形容銷滅。一旦取鏡自照，驚曰：「吾被酒色傷矣！自今日始，當戒之。」遂下令城中，但有飲酒皆斬。

卻說侯成有馬十五匹，被後槽人盜去，欲獻與玄德。侯成知覺，追殺後槽人，將馬奪回；諸將與侯成作賀。侯成釀得五六斛酒，欲與諸將會飲；恐呂布見罪，乃先以酒五瓶詣布府，稟曰：「托將軍虎威，追得失馬。眾將皆來作賀，釀得些酒，未敢擅飲，特先奉上微意。」

布大怒曰：「吾方禁，酒汝卻釀酒會飲，莫非同謀伐我乎？」命推出斬之。宋憲，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。布曰：「故犯吾令，理合斬首。今看眾將面，且打一百！」眾將又哀告，打了五十背花，然後放歸。眾將無不喪氣。

宋憲，魏續至侯成家探視，侯成泣曰：「非公等則吾死矣！」憲曰：「布只戀妻子，視吾等如草芥。」續曰：「軍圍城下，水遠壕邊，吾等死無日矣！」憲曰：「布無仁無義，我等棄之而走，何如？」續曰：「非丈夫也。不若擒布獻曹公。」侯成曰：「我因追馬受責，而布所倚恃者，赤免馬也。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，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。」

三人商議定了。是夜侯成暗至馬院，盜了那匹赤免馬，飛奔東門來。魏續便開門放出，卻佯作追趕之狀。侯成到曹操寨，獻上馬匹，備言宋憲、魏續插白旗為號，準備獻門。曹操聞此信，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。其榜曰：

大將軍曹，特奉明詔，征伐呂布。如有抗拒大軍者，破城之日，滿門誅戮。上至將校，下至庶民，有能擒呂布來獻，或獻其首級者，重加官賞。為此榜諭，各宜知悉。

次日平明，城外喊聲震地。呂布大驚，提戟上城，各門點視，責罵魏續走透侯成，失了戰馬，欲待治罪。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，竭力攻城，布只得親自抵敵。從平明直打到日中，曹兵稍退。布少憩門樓，不覺睡著在椅上。宋憲趕退左右，先盜其畫戟，便與魏續一齊動手，將呂布繩纏索綁，緊緊縛住。

布從睡夢中驚醒，急喚左右，卻都被二人殺散，

把白旗一招，曹兵齊至城下。魏續大叫：「已生擒呂布矣！」夏侯淵尚未信。宋憲在擲下呂布畫戟來，大開城門，曹兵一擁而入。高順，張遼在西門，水圍難出。為曹兵所擒。陳宮奔至南門，為徐晃所獲。

曹操入城，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，出榜安民；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，關，張侍立於側，提過擒獲一千人來。呂布雖然長大，卻被繩索網作一團。布叫曰：「縛太急，乞緩之！」操曰：「縛虎不得不急。」布見侯成，魏續〔陳怡奴〕，宋憲，皆立於側，乃謂之曰：「我待諸將不薄，汝等何忍背反？」憲曰：「聽妻妾言，不聽將計，何謂不薄？」

布默然。須臾，眾擁高順至。操問曰：「汝有何言？」順不答。操怒命斬之。徐晃解陳宮至。操曰：「公臺別來無恙？」宮曰：「汝心術不正，吾故棄汝！」操曰：「吾心不正，公又奈何獨事呂布？」宮曰：「布雖無謀，不似你詭詐奸險。」操曰：「公自謂足智多謀，今竟何如？」宮顧呂布曰：「恨此人不從吾言！若從吾言，未必被擒也。」操曰：「今日之事當如何？」宮大聲曰：「今日有死而已！」操曰：「公如是，奈公之老母妻子何？」宮曰：「吾聞以孝治天下者，不害人之親；施仁政於天下者，不絕人之祀。老母妻子之存亡，亦在於明公耳。吾身既被擒，請即就戮，並無挂念。」

操有留戀之意。宮徑步下樓，左右牽之不住。操起身泣而送之。宮並不回顧。操謂從者曰：「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。怠慢者斬。」宮聞言，亦不開口，伸頸就刑。眾皆下淚。操以棺槨盛其屍，葬於許都。後人有詩歎之曰：

生死無二志，丈夫何壯哉！不從金石論，空負棟梁材。

輔主真堪敬，辭親實可哀。白門身死日，誰肯似公臺！

方操送宮下樓時，布告玄德曰：「公為坐上客，

布為階下囚，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？」玄德點頭。及操上樓來，布叫曰：「明公所患，不過於布。布今已服矣。公為大將，布副之，天下不難定也。」操回顧玄德曰：「何如？」玄德答曰：「公不見丁建陽、董卓之事乎？」布目視玄德曰：「是兒最無信者！」操令牽下樓縊之。布回顧玄德曰：「大耳兒！不記轅門射戟時耶？」忽一人大叫曰：「呂布匹夫！死則死耳，何懼之有！」眾視之，乃刀斧手擁張遼至。操令將呂布縊死，然後梟首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洪水滔滔淹下邳，當年呂布受擒時；空如赤兔馬千里，漫有方天戟一枝。

縛虎望寬今太懦，養鷹休飽昔無疑。戀妻不納陳宮諫，枉罵無恩大耳兒。

又有詩論玄德曰：傷人餓虎縛休寬，董卓，丁原血未乾。玄德既知能啖父，爭如留取害曹瞞？

卻說武士擁張遼至。操指遼曰：「這人好生面善。」遼曰：「濮陽城中曾相遇，如何忘卻？」操笑曰：「你原來也記得！」遼曰：「只是可惜！」操曰：「可惜甚的？」遼曰：「可惜當日火不大，不曾燒死你這國賊！」操大怒曰：「敗將安敢辱吾！」拔劍在手，親自來殺張遼。遼全無懼色，引頸待殺。曹操背後一人攀住臂膊，一人詭於面前，說道：「丞相

且莫動手！」

正是：乞哀呂布無人救，罵賊張遼反得生。畢竟救張遼的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回：曹阿瞞許田打圍，董國舅內閣受詔

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，玄德攀住臂膊，雲長跪於面前。玄德曰：「此等赤心之人，正當留用。」雲長曰：「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，願以性命保之。」操擲劍笑曰：「我亦知文遠忠義，故戲之耳。」乃親釋其縛，解衣衣之，延之上坐。遼感其意，遂降。操拜遼為中郎將，賜爵關內侯，使招安臧霸。

聞呂布已死，張遼已降，遂亦引本部軍投降。操

厚賞之。臧霸又招安孫觀，吳敦，尹禮，來降；獨昌豨未肯歸順。操封臧霸為瑯琊相。孫觀等亦各加官，令守青、徐沿海地面。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。大犒三軍，拔寨班師。路過徐州，百姓焚香遮道，請留劉使君為牧。操曰：「劉使君功大，且待面君封爵，回來未遲。」百姓叩謝。操喚車騎將軍車胄權領徐州。操軍回許昌，封賞出征人員，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。

次日，獻帝設朝，操表奏玄德軍功，引玄德見帝。玄德具朝服拜於丹墀。帝宣上殿問曰：「卿祖何人？」玄德奏曰：「臣乃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，劉雄之孫，劉弘之子也。」帝教取宗族世譜

檢看，令宗正卿宣讀曰：

孝景皇帝生十四子。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。勝生陸城亭侯劉貞。貞生沛侯劉昂。昂生漳侯劉祿。祿生沂水侯劉戀。戀生欽陽侯劉英。英生安國侯劉建。建生廣陵侯劉哀。哀生膠水侯劉憲。憲生祖邑侯劉舒。舒生祁陽侯劉誼。誼生原澤侯劉必。必生潁川侯劉達。達生豐靈侯劉不疑。不疑生濟川侯劉惠。惠生東郡范令劉雄。雄生劉弘。弘不仕劉備乃劉弘之子也。

帝排世譜，則玄德乃帝之叔也。帝大喜，請入偏殿敘叔姪之禮。帝暗思：「曹操弄權，國事都不由朕

主，今得此英雄之叔，朕有助矣！」遂拜玄德為左將軍宜城亭侯。設宴款待畢，玄德謝恩出朝。自此人皆稱為劉皇叔。

曹操回府，荀彧等一班謀士入見曰：「天子認劉備為叔，恐無益於明公。」操曰：「彼既認為皇叔，吾以天子之詔令之，彼愈不敢不服矣。況吾留彼在許都，名雖近君，實在吾掌握之內，吾何懼哉？吾所慮者，太尉楊彪係袁術親戚；倘與二袁為內應，為害不淺。當即除之。」乃密使人誣告彪交通袁術，遂收彪下獄，命滿寵按治之。

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，因諫操曰：「楊公四世

清德，豈可因袁氏而罪之乎？」操曰：「此朝廷意也。」融曰：「使成王殺召公，周公可得言不知耶？」操不得已，乃免彪官，放歸田里。議郎趙彥憤操專橫，上疏劾操不奉帝旨、擅收大臣之罪。操大怒，即收趙彥殺之。於是百官無不悚懼。謀士程昱說操曰：「今明公威名日盛，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？」操曰：「朝廷股肱尚多，未可輕動。吾當請天子田獵，以觀動靜。」

於是揀選良馬，名鷹俊犬，弓矢俱備，先聚兵城外，操入請天子田獵。帝曰：「田獵恐非正道。」操曰：「古之帝王，春蒐夏苗，秋獮冬狩，四時出郊，以示武於天下。今四海擾攘之時，正當借田獵以講

武。」帝不敢不從，隨即上逍遙馬，帶寶雕弓、金鈚箭，排鑾駕出城。玄德與關、張各彎弓插箭，內穿掩心甲，手持兵器，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。曹操騎爪黃飛電馬，引十萬之眾，與天子獵於許田。軍士排開圍場，週廣二百餘里。操與天子並馬而行，只爭一馬頭。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。文武百官，遠遠侍從，誰敢近前。

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，劉玄德起居道旁。帝曰：「朕今欲看皇叔射獵。」玄德領命上馬，忽草中趕起一兔。玄德射之，一箭正中那兔。帝喝采。轉過土坡，忽見荊棘中趕出一隻大鹿。帝連射三箭不中，顧謂操曰：「卿射之。」操就討天子寶雕弓、金鈚箭，

扣滿一射，正中鹿背，倒於草中。群臣將校，見了金鈚箭，只道天子射中，都踴躍向帝呼萬歲。曹操縱馬直出，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。群皆失色。

玄德背後雲長大怒，剔起臥蠶眉，睜開丹鳳眼，提刀拍馬便出，要斬曹操。玄德見了，慌忙搖手送目。關公見兄如此，便不敢動。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：「丞相神射，世所罕及！」操笑曰：「此天子洪福耳。」乃回馬向天子稱賀，竟不獻還寶雕弓，親自懸帶。

圍場已罷，宴於許田。宴畢，駕回許都。眾人各自歸歇。雲長問玄德曰：「操賊欺君罔上，我欲殺

之，為國除害，兄何止我？」玄德曰：「『投鼠忌器』。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，其心腹之人，週迴擁侍；吾弟若逞一時之怒，輕有舉動，倘事不成，有傷天子，罪反坐我等矣。」雲長曰：「今日不殺此賊，後必為禍。」玄德曰：「且宜秘之，不可輕言。」

卻說獻帝回宮，泣謂伏皇后曰：「朕自即位以來，奸雄並起；先受董卓之殃，後遭催、汜之亂。常人未受之苦，吾與汝當之。後得曹操，以為社稷之臣；不意專國弄權，擅作威福。朕每見之，背若芒刺。今日在圍場上，身迎呼賀，無禮已極！早晚必有異謀，吾夫婦不知死所也！」伏皇后曰：「滿朝公卿，俱食漢祿，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？」

言未畢，忽一人自外而入曰：「帝、后休憂；吾舉一人，可除國害。」帝視之，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。帝掩淚問曰：「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？」完曰：「許田射鹿之事，誰不見之？但滿朝之中，非操宗族，則其門下。若非國戚，誰肯盡忠討賊？老臣無權，難行此事。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。」帝曰：「董國舅多赴國難，朕躬素知；可宣入內，共議大事。」完曰：「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，倘事機洩漏，為禍不淺。」帝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完曰：「臣有一計，陛下可製衣一領，取玉帶一條，密賜董承；卻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，令到家見詔，可以晝夜畫策；神鬼不覺矣。」

帝然之，伏完辭出。帝乃自作一密詔，咬破指尖，以血寫之，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，卻自穿錦袍，自繫此帶，令內史宣董承入。承見帝禮畢，帝曰：「朕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，念國舅大功，故特宣入慰勞。」承頓首謝。帝引承出殿，到太廟，轉上功臣閣內。帝焚香禮畢，引承觀畫像。中間畫漢高祖容像。帝曰：「吾高祖皇帝起身何地？如何創業？」承大驚曰：「陛下戲臣耳。聖祖之事，何為不知？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，提三尺劍，斬蛇起義，縱橫四海，三載亡秦，五年滅楚，遂有天下，立萬世之基業。」

帝曰：「祖宗如此英雄，子孫如此懦弱，豈不可

歎！」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：「此二人非留侯張良、鄼侯蕭何耶？」承曰：「然也。高祖開基創業，實賴二人之力。」帝回顧左右較遠，乃密謂承曰：「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。」承曰：「臣無寸功，何以當此？」帝曰：「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，未嘗少忘，無可為賜。」因指所著袍帶曰：「卿當衣朕此袍，繫朕此帶，常如在朕左右也。」承頓首謝。帝解袍帶賜承，密語曰：「卿歸可細視之，勿負朕意。」

承會意，穿袍繫帶，辭帝下閣。早有人報知曹操承出閣，纔過宮門，恰遇操來；急無躲避處，只得立於路側施禮。操問曰：「國舅何來？」承曰：「適蒙

天子宣召，賜以錦袍玉帶。」操問曰：「何故見賜？」承曰：「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，故有此賜。」操曰：「解帶我看。」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，恐操看破，遲延不解。操叱左右：「急解下來！」看了半晌，笑曰：「果然是條好玉帶？再脫下錦袍來借看。」

承心中畏懼，不敢不從，遂脫袍獻上。操親自以手提起，對日影中細細詳看。看畢，自己穿在身上，繫了玉帶，回顧左右曰：「長短如何？」左右稱美。操謂承曰：「國舅即以此袍帶轉賜與吾，何如？」承告曰：「君恩所賜，不敢轉贈；容某別製奉獻。」操曰：「國舅受此衣帶，莫非其中有謀乎？」承驚曰：

「某焉敢？丞相如要，便當留下。」操曰：「公受君賜，吾何相奪？聊為戲耳。」遂脫袍帶還承。

承辭操歸家，至夜獨坐書院中，將袍仔細反覆看了，並無一物。承思曰：「天子賜我袍帶，命我細觀，必非無意；今不見其蹤跡，何也？」隨又取玉帶檢看，乃白玉玲瓏，碾成小龍穿花，背用紫綿為襯，縫綴端整，亦並無一物。承心疑，放於桌上，反覆尋之。良久，倦甚。正欲伏几而寢，忽然燈花落於帶上，燒著背襯。承驚拭之，已燒破一處，微露素絹，隱見血跡。急取刀拆開視之，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。詔曰：

朕聞人倫之大，父子為先；尊卑之殊，君臣為重。近日操賊弄權，欺壓君父；結連黨伍，敗壞朝綱；敕賞封罰，不由朕主。朕夙夜憂思，恐天下將危。卿乃國之大臣，朕之至戚，當念高帝創業之艱難，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，殄滅奸黨，復安社稷，祖宗幸甚！破指洒血，書詔付卿，再四慎之，勿負朕意！建安四年春三月詔。

董承覽畢，涕淚交流，一夜寢不能寐。晨起，復至書院中，將詔再三觀看，無計可施。乃放詔於几上，沈思滅操之計。忖量未定，隱几而臥。忽侍郎王子服至。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，不敢攔阻，竟入書院。見承伏不醒，袖底壓著素絹，微露「朕」字。子

服疑之，默取看畢，藏於袖中，呼承曰：「國舅好自在！虧你如何睡得著！」

承驚覺，不見詔書，魂不附體，手腳慌亂。子服曰：「汝欲殺曹公！吾當出首。」承泣告曰：「若兄如此，漢室休矣！」子服曰：「吾戲耳。吾祖宗世食漢祿，豈無忠心？願助兄一臂之力，共誅國賊。」承曰：「兄有此心，國之大幸。」子服曰：「當於密室同立義狀，各捨三族，以報漢君。」承大喜，取白絹一幅，先書名畫字。子服亦即書名畫字。書畢，子服曰：「將軍吳子蘭，與吾至厚，可與同謀。」承曰：「滿朝大臣，惟有長水校尉種輯、議郎吳碩是吾心腹，必能與我同事。」

正商議間，家僮入報种輯、吳碩來探。承曰：「此天助我也！」教子服暫避於屏後。承接二人入書院。坐定，茶畢。輯曰：「許田射獵之事，君亦懷恨乎？」承曰：「雖懷恨，無可奈何。」碩曰：「吾誓殺此賊，恨無助我者耳！」輯曰：「為國除害，雖死無怨。」王子服從屏後出曰：「汝二人欲殺曹丞相！我當出首，董國舅便是証見。」种輯怒曰：「忠臣不怕死，吾等死做漢鬼，強似你阿附國賊！」承笑曰：「吾等正為此事，欲見二公。王侍郎之言乃戲耳。」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。二人讀詔，揮淚不止。承遂請書名。子服曰：「二公在此少待，吾去請吳子蘭來。」

子服去不多時，即同子蘭至，與眾相見，亦書名畢。承邀於後堂會飲。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。承曰：「只推我病，不能接見。」門吏回報。騰大怒曰：「我夜來在東華門外，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，何故推病耶！吾非無事而來，奈何拒我！」門吏入報，備言騰怒。承起曰：「諸公少待，暫容承出。」隨即出廳延接。禮畢，坐定。騰曰：「騰入覲將還，故來相辭，何見拒也？」承曰：「賤軀暴疾，有失迎候，罪甚。」騰曰：「面帶春色，未見病容。」

承無言可答。騰拂袖便起，嗟歎下階曰：「皆非救國之人也！」承感其言，挽留之，問曰：「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？」騰曰：「許田射獵之事，吾尚氣滿

胸膛；公乃國之至戚，猶自滯於酒色，而不思討賊，安得為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！」承恐其詐，佯驚曰：「曹丞相乃國之大臣，朝廷所倚賴，公何出此言？」騰大怒曰：「汝尚以曹賊為好人耶？」承曰：「耳目甚近，請公低聲。」騰曰：「貪生怕死之徒，不足以論大事！」說罷，又欲起身。承知騰忠義，乃曰：「公且息怒。某請公看一物。」遂邀騰入書院，取詔示之。

騰讀畢，毛髮倒豎，咬齒嚼脣，滿口流血。謂承曰：「公若有舉動，吾即統西涼兵為外應。」承請騰與諸公相見，取出義狀，教騰書名。騰乃取酒歃血為盟曰：「吾等誓死不負所約！」指坐上五人言曰：「

若得十人，大事諧矣。」承曰：「忠義之士，不可多得。若所與非人，則反相害矣。」騰教取鴛行鷺序薄來檢看。檢到劉氏宗族，乃拍手言曰：「何不共此人商議？」眾皆問何人。馬騰不慌不忙，說出那人來。正是：本因國舅承明詔，又見宗潢佐漢朝。畢竟馬騰之言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：曹操煮酒論英雄，關公賺城斬車胄

卻說董承等問馬騰曰：「公卻用何人？」馬騰曰：「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，何不求之？」承曰：「此人雖係皇叔，今正依附曹操，安肯行此事耶？」騰曰：「吾觀前日圍場之中，曹操迎受眾賀之時，雲長在玄德背後，挺刀欲殺操，玄德以目視之而止。玄德非不欲圖操，恨操爪牙多，恐力不及耳。公試求之，當必應允。」吳碩曰：「此事不宜太速，當從容商議。」眾皆散去。

次日黑夜裏，董承懷詔，逕往玄德館中來。門吏入報，玄德迎出，請入小閣坐定。關、張侍立於側。玄德曰：「國舅夜至此，必有事故。」承曰：「白日乘馬相訪，恐操見疑，故黑夜相見。」玄德命取酒相待。承曰：「前日圍場之中，雲長欲殺曹操，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，何也？」玄德失驚曰：「公何以知之？」承曰：「人皆不見，某獨見之。」

玄德不能隱諱，遂曰：「舍弟見操僭越，故不覺發怒耳。」承掩面而哭曰：「朝廷臣子，若盡如雲長，何憂不太平哉！」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，乃佯言曰：「曹丞相治國，為何憂不太平？」承變色而起曰：「公乃漢朝皇叔，故剖肝瀝膽以相告，公何詐

也？」玄德曰：「恐國舅有詐，故相試耳。」

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。玄德不勝悲憤。又將義狀出示，上止有六位；一，車騎將軍董承；二，工部侍郎王子服；三，長水校尉种輯；四，議郎吳碩；五，昭信將軍吳子蘭；六，西涼太守馬騰。玄德曰：「公既奉詔討賊，備敢不犬馬之勞。」承拜謝，便請書名。玄德亦書「左將軍劉備」，押了字，付承收訖。承曰：「尚容再請三人，共聚十義，以圖國賊。」玄德曰：「切宜緩緩而行，不可輕洩。」

共議到五更，相別去了。玄德也防曹操謀害，就下處後園種菜，親自澆灌，以韜晦之計。關、張曰：

「兄不留心天下大事，而學小人之事，何也？」玄德曰：「此非二弟所知之。」二人乃不復言。

一日，關、張不在，玄德正在後園澆菜，許褚、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：「丞相有命，請使君便行。」玄德驚問曰：「有甚緊事？」許褚曰：「不知。只教我來相請。」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見操。操笑曰：「在家做得好大事！」詭得玄德面如土色。操執玄德手，直至後園曰：「玄德學圃不易。」玄德方纔放心，答曰：「無事消遣耳。」操曰：「適見枝頭梅子青青，忽感去年征張繡時，道上缺水，將士皆渴。吾心生一計，以鞭虛指曰：『前面有梅林。』軍士聞之，口皆生唾，由是不渴。今見此梅，不可不賞。又

值煮酒正熟，故邀使君小亭一會。」玄德心神方定，隨至小亭，已設樽俎；盤置青梅，一樽煮酒。二人對坐，開懷暢飲。

酒至半酣，忽陰雲漠漠，驟雨將至。從人遙指天外龍挂，操與玄德欄觀之。操曰：「使君知龍之變化否？」玄德曰：「未知其詳。」操曰：「龍能大能小，能升能隱；大則興雲吐霧，小則隱介藏形；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，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。方今春深，龍乘時變化，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。龍之為物，可比世之英雄。玄德久歷四方，必知當世英雄。請試指言之。」

玄德曰：「備肉眼安識英雄？」操曰：「休得過謙。」玄德曰：「備叨恩庇，得仕於朝。天下英雄，

實有未知。」操曰：「既不識其面，亦聞其名。」玄

德曰：「淮南袁術，兵糧足備，可謂英雄。」操笑

曰：「塚中枯骨，吾早晚必擒之！」玄德曰：「河北

袁紹，四世三公，門多故吏；今虎踞冀州之地，部下

能事者極多，可謂英雄。」操笑曰：「袁紹色厲膽

薄，好謀無斷；幹大事而惜身，見小利而忘命；非

英雄也。」玄德曰：「有一人名稱八駿，威鎮九州

——劉景升可為英雄。」操曰：「劉表虛名無實，

非英雄也。」玄德曰：「有一人血氣方剛，江東領袖

——孫伯符乃英雄也。」操曰：「孫策藉父之名，

非英雄也。」玄德曰：「益州劉季玉，可為英雄乎？」操曰：「劉璋雖係宗室，乃守戶之犬耳，何足為英雄！」玄德曰：「如張繡、張魯、韓遂等輩皆何如？」操鼓掌大笑曰：「此等碌碌小人，何足挂齒！」玄德曰：「舍此之外，備實不知。」操曰：「夫英雄者，胸懷大志，腹有良謀；有包藏宇宙之機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」玄德曰：「誰能當之？」操以手指玄德，後自指曰：「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」

玄德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手中所執匙箸，不覺落於地下。時正值天雨將至，雷聲大作。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箸曰：「一震之威，乃至於此。」操笑曰：「丈夫亦畏雷乎？」玄德曰：「聖人迅雷風烈必變，安得不

畏？」將聞言失箸緣故，輕輕掩飾過了。操遂不疑玄德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勉從虎穴暫趨身，說破英雄驚殺人。巧借聞雷來掩飾，隨機應變信如神。

天雨方住，見兩個人撞入後園，手提寶劍，突至亭前，左右攔擋不住。操視之，乃關、張二人也。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，聽得玄德被許褚、張遼請將去了，慌忙來相府打聽；聞說在後園，只恐有失，故衝突而入。卻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。二人按劍而立。操問二人何來。雲長曰：「聽知丞相和兄飲酒，特來舞劍，以助一笑。」操笑曰：「此非鴻門會，安用項

莊、項伯乎？」玄德亦笑。操命：「取酒與『二樊噲』壓驚。」關、張拜謝。

須臾席散，玄德辭操而歸。雲長曰：「險些驚殺我兩個！」玄德以落箸事說與關、張。張問是何意。玄德曰：「吾之學圃，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；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，我故失驚落箸。又恐操生疑，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。」關、張曰：「兄真高見！」

操次日又請玄德。正飲間，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。操召入問之。寵曰：「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。」玄德急問曰：「願聞其詳。」

寵曰：「瓚與紹戰不利，築城圍圈，圈上建樓高十丈，名曰易京樓；積粟三十萬以自守，戰士出入不息。或有被紹圍者，眾請救之。瓚曰：『若救一人，後之戰者只望人救，不肯死戰矣。』遂不肯救。因此袁紹兵來，多有降之者。瓚勢孤，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，不意中途為紹軍所獲。瓚又遺書張燕，暗約舉火為號，裏應外合。下書人又被袁紹擒住，卻來城外放火誘敵。瓚自出戰，伏兵四起，軍馬折其大半。退守城中，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，放起火來。瓚無路走，先殺妻子，然後自縊，全家都被火焚了。今袁紹得了瓚軍，聲聲甚盛。紹弟袁術在淮南驕奢過度，不恤軍民，眾皆背反。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。紹

欲取玉璽。術約親自送至。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。若二人協力，急難收復。乞丞相作急圖之。」

玄德聞公孫瓚已死，追念昔日薦己之恩，不勝傷感；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，放心不下；因暗想曰：「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，更待何時？……」遂起身對操曰：「術若投紹，必從徐州過。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，術可擒矣。」操笑曰：「來日奏帝，即便起兵。」

次日，玄德面奏獻帝。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，又差朱靈、路昭二人同行。玄德辭帝，帝泣送之。玄德到寓，星夜收拾軍軍器鞍馬，挂了將軍印，催促便

行。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。玄德曰：「國舅忍耐，某次行必有以報命。」承曰：「公宜留意，勿負帝心。」二人分別。關，張在馬上問曰：「兄今番出征，何故如此慌速？」玄德曰：「吾乃籠中鳥，網中魚。此一行如魚入大海，鳥上青霄，不受籠網之羈絆也。」因命關，張催朱靈，路昭，軍馬速行。時郭嘉，程昱，考較錢糧方回，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，慌入諫曰：「丞相何故令劉備督軍？」操曰：「欲截袁術耳。」程昱曰：「昔劉備為豫州牧時，某等請殺之，丞相不聽；今日又與之兵，此放龍入海，縱虎歸山也。後欲治之，其可得乎？」郭嘉曰：「丞相縱不殺備，亦不當使之去。古人云：『一日縱敵，萬

世之患。』望丞相察之。」操然其言，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，務要追玄德轉來。許褚應諾而去。

卻說玄德正行之間，只見後面塵頭驟起，謂關，張曰：「此必曹兵追至也。」遂下了營寨，令關，張各執軍器，立於兩邊。許褚至，見嚴兵整甲，乃下馬入營見玄德。玄德曰：「公來此何幹？」褚曰：「奉丞相命，特請將軍回去，別有商議。」玄德曰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吾面過君，又蒙丞相鈞語，今別無他議，公可速回，為我稟覆丞相。」許褚尋思：「丞相與他一向交好，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，只得將他言語回覆，另候裁奪便了。」遂辭了玄德領兵而回；回見曹操，備述玄德之言。操猶豫未

決。程昱，郭嘉曰：「備不肯回兵，可知心變。」操曰：「我有朱靈，路昭，二人在彼，料玄德未敢心變。況我既遣之，何可復悔？」遂不復追玄德。後人有詩讚玄德曰：

東兵秣馬去匆匆，心念天言衣帶中。撞破鐵籠逃虎豹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卻說馬騰見玄德已去，邊報又急，亦回西涼州去了。玄德兵至徐州，刺史車胄出迎。公宴畢，孫乾，糜竺，等都來參見。玄德回家探視老小，一面差人探聽袁術。探子回報：「袁術奢侈太過，雷薄，陳蘭，皆投嵩山去了。術聲勢甚衰，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，

紹命人召術，術乃收拾人馬，宮禁御用之物，先到徐州來。」

玄德知袁術將至，乃引關，張，朱靈，路昭，五萬軍出，正迎著先鋒紀靈至。張飛更不打話，直取紀靈。鬥無十合，張飛大喝一聲，刺紀靈於馬下。敗軍奔走，袁術自引軍來鬥。玄德分兵三路，朱靈，路昭在左，關，張在右，玄德自引兵居中，與術相見，在門旗下責備曰：「汝反逆不道，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。汝當束手受降，免你罪犯。」袁術罵曰：「織席編屨小輩，安敢輕我！」麾兵趕來。玄德暫退，讓左右兩路軍殺出。殺得術軍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；士卒逃亡，不可勝計。又被嵩山雷薄，陳蘭，劫去錢糧草

料。欲回壽春，又被群盜所襲，只得住於江亭。止有一千餘眾，皆老弱之輩。時當盛暑，糧食盡絕，只剩麥三十斛，分派軍士，家人無食，多有餓死者。

術嫌飯粗〔陳怡奴〕，不能下咽，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。庖人曰：「止有血水，安得蜜水？」術坐於床上，大叫一聲，倒於地下，吐血斗餘而死。時建安四年六月也。後人有詩曰：

漢末刀兵起四方，無端袁術太猖狂。不思累世為公相，便欲孤身做帝王。強暴枉誇傳國璽，驕奢妄說應天祥。渴思蜜水無由得，獨臥空床嘔血亡。

袁術已死，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，被徐璆盡殺之。奪得玉璽，赴許都獻於曹操。曹操大喜，封徐璆為高陵太守，此玉璽歸操。

卻說玄德知袁術已喪，寫表申奏朝廷，書呈曹操，令朱靈，路昭，回許都，留下軍馬保守徐州，一面親自出城，招諭流散人民復業。

且說朱靈、路昭回許都見曹操，說玄德留下軍馬。操怒，欲斬二人。荀彧曰：「權歸劉備，二人亦無奈何。」操乃赦之。彧又曰：「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。」

操從其計，暗使人來見車胄，傳曹操鈞旨。胄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。登曰：「此事極易；今劉備出城招民，不日將還；將軍丁命軍士伏於甕城邊，只作接他，待馬到來，一刀斬之；某在城上射住後軍，大事濟矣。」胄從之。陳登回見父陳珪，備言其事。珪命登先往報知玄德。登領父命，飛馬去報，正迎著關、張，報說如此如此。原來關、張先回，玄德在後。

張飛聽得，便要去廝殺。雲長曰：「他伏甕城邊待我，去必有失。我有一計，可殺車胄；乘夜扮入曹軍到徐州，引車胄出迎，襲而殺之。」飛然其言。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，衣甲都同。當夜三更，到城叫門。城上問是誰，眾應是曹丞相差張文遠的人馬。報

知車胄，胄急請陳登議曰：「若不迎接，誠有疑；若出迎之，又恐有詐。」胄乃上城回言：「黑夜難以分辨，待明早相見。」城下答應：「只恐劉備知道，疾快開門！」

車胄猶豫未定，城外一片聲叫開門。車胄只得披挂上馬，引一千軍出城；跑過吊橋，大叫：「文遠何在？」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，大叫曰：「匹夫安敢懷詐，欲殺吾兄！」車胄大驚，戰未數合，遮攔不住，撥馬便回。到吊橋邊，城上陳登亂箭射下，車胄繞城而走。雲長趕來，手起一刀，砍於馬下，割下首級，提回望城上呼曰：「反賊車胄，吾已殺之；眾等無罪，投降免死。」諸軍倒戈投降，軍民

皆安。

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，具言車胄欲害之事，今已斬首。玄德大驚曰：「曹操若來，如之奈何？」雲長曰：「弟與張飛迎之。」玄德懊悔不已，遂入徐州。百姓父老，伏道而接。玄德到府，尋張飛，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。玄德曰：「殺了曹操心腹之人，如何肯休？」陳登曰：「某有一計，可退曹操。」正是：既把孤身離虎穴，還將妙計息狼煙。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：袁曹各起馬步三軍，關張共擒
王劉二將

卻說陳登獻計於玄德曰：「曹操所懼者袁紹。紹虎踞冀、青、幽、并諸郡，帶甲百萬，文官武將極多，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？」玄德曰：「紹向與我未通往來，今又新破其弟，安肯相助？」登曰：「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。若得其一書致紹，紹必來相助。」玄德問何人。登曰：「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，何故忘之？」玄德猛省曰：「莫非鄭康成先生？」登笑曰：「然也。」

原來鄭康成名玄，好學多才，嘗受業於馬融。融每當講學，必設絳帳，前聚生徒，後陳聲妓，侍女環列左右。玄聽講三年，目不邪視，融甚奇之。及學成而歸，融歎曰：「得我學之秘，惟鄭玄一人耳！」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詩。一婢嘗忤玄意，玄命長跪階前。一婢戲謂之曰：「胡為乎泥中？」此婢應聲曰：「『薄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』」其風雅如此。桓帝朝，玄官至尚書。後因十常侍之亂，棄官歸田，居於徐州。玄德在涿郡時，已曾師事之。及為徐州牧，時時造廬請教，敬禮特甚。

當下玄德想出此人，大喜，便同陳登親至鄭玄家中，求其作書。玄慨然依允，寫書一封，付與玄德。

玄德便差孫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。紹覽畢，自忖曰：「玄德攻滅吾弟，本不當相助；但重以鄭尚書之命，不得不往救之。」遂聚文武官，商議興兵伐曹操。

謀士田豐曰：「兵起連年，百姓疲弊，倉廩無積，不可復興大軍。宜先遣人獻捷天子，若不得通，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，然後提兵屯黎陽；更於河內增益舟楫，繕置軍器，分遣精兵，屯劄邊鄙。三年之中，大事可定也。」謀士審配曰：「不然；以明公之神武，撫河朔之強盛，興兵討曹賊，易如反掌，何必遷延日月？」謀士沮授曰：「制勝之策，不在強盛。曹操法令既行，士迕精練，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。」

今棄獻捷良策，而興無名之兵，竊為明公不取。」謀士郭圖曰：「非也；兵加曹操，豈曰無名？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。願從鄭尚書之言，與劉備共仗大義，剿滅曹賊；上合天意，下合民情，實為萬幸甚！」

四人爭論未定，紹躊躇不決。忽許攸、荀諲自外而入。紹曰：「二人多有見識，且看如何主張。」二人施禮畢，紹曰：「鄭尚書有書來，令我起兵助劉備，攻曹操。起兵是乎？不起兵是乎？」二人齊聲應曰：「明公以眾克寡，以強攻弱，討漢賊以扶王室；起兵是心。」紹曰：「二人所見，正合我心。」便商議興兵。先令孫乾回報鄭玄，並約玄德準備接應；一面令審配、逢紀為統軍，田豐、荀諲、許攸為謀士，

顏良、文醜為將軍，起馬軍一十五萬，步兵一十五萬，共精兵三十萬，望黎陽進發。

分撥已定，郭圖進曰：「以明公大舉伐操，必須數操之惡，馳檄各郡，聲罪致討，然後名正言順。」紹從之，遂令書記陳琳草檄。琳字孔璋，素有才名；靈帝時為主簿。因諫何進不聽，復遭董卓之亂，避難冀州，紹用為記室。當下令草檄，援筆立就。其文曰：

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，忠臣慮難以立權。是以有非常之人，然後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後立非常之功。夫非常者，固非常人所擬也。

曩者，強秦弱主，趙高執柄，專制朝權，威福由己；時人迫脅，莫敢正言；終有望夷之敗，祖宗焚滅，汗辱至今，永為世鑒。及臻呂后季年，產，祿專政，內兼二軍，外統梁趙；擅斷萬機，決事省禁；下陵上替，海內寒心。於是絳侯、朱虛興威奮怒，誅夷逆暴，尊立太奈；故能王道興隆，光明顯融；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。

司空曹操；祖父中常侍騰，與左悺、徐璜並作妖孽，饕餮放橫，傷化虐民。父嵩乞丐，攜養，因賊假位；與金輦壁，輸貨權門；竊盜鼎司，傾覆重器。操闔遺醜，本無懿德；僞狡鋒俠，好亂樂禍。

幕府董統鷹揚，掃除兇逆。續遇董卓，侵官暴民，於是提劍揮鼓，發命東夏，收羅英雄，棄瑕取用。故遂與操同諮合謀，授以裨師；謂其鷹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佻短略，輕進易退；傷夷折衄，數喪師徒。幕府輒復分兵命銳，修完補輯，表行東郡領袞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獎成威柄，冀獲秦師一剋之報。而操遂承資跋扈，恣行凶忒，割剝元元，殘賢害善。

故九江太守邊讓；英才俊偉，天下知名；直言正色，論不阿諂；身首被梟懸之誅，妻孥受灰滅之。自是士林憤痛，民怨彌重；一夫奮臂，舉州同聲。故躬破於徐方，地奪於呂布；彷徨東裔，蹈據無所。幕府

惟強幹弱枝之義，且不登叛人之黨，故復援旌擐甲，席捲起征。金鼓響振，布眾奔沮。拯其死亡之患，復其方伯之位。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，而大有造於操也。

後會鑿駕返旆，群賊亂政。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離局；故使從事中郎徐勳，就發遣操，使繕修郊廟，翊衛幼主。操便放志；專行脅遷，當御省禁；卑侮王室，敗法亂紀；坐領三臺，專制朝政；爵賞由心，刑戮在口；所愛光五宗，所惡滅三族，群談者受顯誅，腹議者蒙隱戮；百僚鉗口，道路以目；尚書記朝會，公卿充員品而已。

故太尉楊彪；典歷二司，享國極位。操因緣睚眦，被以非罪；榜楚參并，五毒備至；觸情任忒，不顧憲綱。又議郎趙彥；忠諫直言，義有可納，是以聖朝含聽，改容加錫。操欲迷奪時權，杜絕言路，擅收立殺，不俟報聞。又梁孝王先帝母昆，墳陵尊顯；桑梓松柏，猶宜肅恭；而操帥將校吏士，親臨發掘，破棺裸屍，掠取金寶。至今聖朝流涕，士民傷懷！

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，摸金校尉，所過隳突，無骸不露。身處三公之位，而行盜賊之態，污國害民，無毒施人鬼！加其細政慘苛，科防互設；冒繳充蹊，坑阱塞路；舉手挂網羅，動足觸機陷；是以衰、豫有無聊之民，帝都有吁嗟之怨。歷觀載籍，無道之臣，貪

殘酷烈，於操為甚！

幕府方詰外姦，未及整訓；加緒含容，冀可彌縫。而操豺狼野心，潛包禍謀，乃欲摧撓棟梁，孤弱漢室；除滅忠正，專為梟雄。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，強寇桀逆，拒圍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陰交書命，外助王師，內相掩襲。會其行人發露，瓚亦梟夷，故使鋒芒挫縮，厥圖不果。

今乃屯據敖倉，阻河為固，欲以螳螂之斧，御隆車之隧。幕府奉漢威靈，折衝宇宙；長戟百萬，驍騎千群；奮中黃、育獲之士，騁良弓勁弩之勢；并州越太行，青州涉濟漯；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，荊州下宛

葉而犄其後；雷震虎步，並急虜廷，若舉炎火以炳飛蓬，覆滄海以沃燠炭，有何不滅者哉？又操軍吏士，其可戰者，皆出自幽、冀，或故營部曲，咸怨曠思歸，流涕北顧。其餘袁、豫之民，乃呂布、張楊之餘眾，覆亡迫脅，權時苟從；各被創夷，人為讎敵。若回旆反徂，登高崗而擊鼓吹，揚素揮以啟降路，必土崩瓦解，不俟血刃。方今漢室陵遲，綱維弛絕；聖朝無一介之輔，股肱無折衝之勢；方畿之內，簡練之臣，皆垂頭搨翼，莫所憑恃；雖有忠義之佐，脅於暴虐之臣，焉能展其節？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，圍守宮闕，外託宿衛，內實拘執，懼其篡逆之萌，因斯而作。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，烈士立功之會，可不勗

哉？

操又矯命稱制，遣使發兵。恐邊遠州，郡過聽給與，違眾旅叛，舉以喪名，為天下笑，則明哲不取也。即日幽、并、青、冀四州並進。書到荊州，便勒見兵，與建忠軍協同聲勢。州郡各整義兵，羅落境界，舉武揚威，並匡社稷，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。

其得操首者，封五千戶侯，賞錢五千萬。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，勿有所問。廣宣恩信，班揚符賞，布告天下，咸使知聖朝有拘迫之難。如律令。

紹覽檄大喜，即命使將此檄遍行州郡，並於各處

關津隘口張挂。檄文傳至許都，時曹操方患頭風，臥病在床。左右將此檄傳進，操見之，毛骨悚然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不覺頭風頓愈，從床上一躍而起，顧謂曹洪曰：「此檄何人所作？」洪曰：「聞是陳琳之筆。」操笑曰：「有文事者，必須以武略濟之。陳琳文事雖佳，其如袁紹武略之不足何！」遂聚眾謀士商議迎敵。

孔融聞之，來見操曰：「袁紹勢大，不可與戰，只可與和。」荀彧曰：「袁紹無用之人，何必議和？」融曰：「袁紹土廣民強。其部下如許攸，郭圖，審配，逢紀，皆智謀之士；田豐，沮授，皆忠臣也；顏良，文醜，勇冠三軍；其餘高覽，張郃，淳于瓊，等

俱世之名將，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？」或笑曰：「紹兵多而不整；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智，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無用，此四人者，勢不相容，必生內變。顏良，文醜，匹夫之勇，一戰可擒。其餘碌碌等輩，縱有百萬，何足道哉！」

孔融默然。操大笑曰：「皆不出荀文若之料。」遂喚前軍劉岱、後軍王忠引軍五萬，打著丞相旗號，去徐州攻劉備。原來劉岱舊為袁州刺史；及操取袁州，岱降於操，操用為偏將，故今差他與王忠一同領兵。操卻自引大軍二十萬，進黎陽，拒袁紹。程昱曰：「恐劉岱、王忠不稱其使。」操曰：「吾亦知非劉備敵手，權且虛張聲勢。」分付：「不可輕進。待

我破紹，再勒兵破備。」劉岱、王忠領兵去了。曹操自引兵至黎陽。兩軍隔八十里，各自深溝高壘，相持不戰。自八月守至十月。原來許攸不樂審配領兵，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，各不相和，不圖進取。袁紹心懷疑惑，不思進兵。操乃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把守青、徐；于禁、李典屯兵河上；曹仁總督大軍，屯於官渡。操自引一軍，竟回許都。

且說劉岱、王忠引軍五萬離徐州一百里下寨。中軍虛打曹丞相旗號，未敢進兵，只打聽河北消息。這裏玄德也不知曹操虛實，未敢擅動，亦只探聽河北。忽曹操差人催劉岱、王忠進戰。二人在寨中商議。岱曰：「丞相催促攻城，你可先去。」王忠曰：「丞相

先差你。」岱曰：「我是主將，如何先去？」忠曰：「我和你同引兵去。」岱曰：「我與你拈鬪；拈著的便去。」王忠拈著「先」字，只得分一半軍馬，來攻徐州。

玄德聽知軍馬來到，請陳登商議曰：「袁本初雖屯兵黎陽，奈謀臣不和，尚未進取。曹操不知在何處。聞黎陽軍中，無操旗號，如何這裏卻反有他旗號？」登曰：「操詭計百出，必以河北為重，親自監督，卻故意不建旗號，乃於此處虛張聲勢。吾意操必不在此。」玄德曰：「兩弟誰可探聽虛實？」張飛曰：「小弟願往。」玄德曰：「汝為人躁暴，不可去。」飛曰：「便是有曹操也拏將來！」雲長曰：「

待弟往觀其動靜。」玄德曰：「雲長若去，我卻放心。」

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。時值初冬，陰雲布合，雪花亂飄，軍馬皆冒雪布陣。雲長驟馬提刀而出，大叫王忠打話。忠出曰：「丞相到此，緣何不降？」雲長曰：「請丞相出陣，我自有話說。」忠曰：「丞相豈肯輕見你！」雲長大怒，驟馬向前。王忠挺鎗來迎。兩馬相交，雲長撥馬便走。王忠趕來，轉過山坡，雲長回馬，大叫一聲，舞刀直取。王忠攔截不住，恰得驟馬奔逃，雲長左手倒提寶刀，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縵，拖下鞍鞵，橫擔於馬上，回本陣來。王忠軍四散奔走。

雲長押解王忠，回徐州見玄德。玄德問：「你乃何人？見居何職？敢詐稱曹丞相！」忠曰：「焉敢有詐？奉命教我虛張聲勢，以為疑兵。丞相實不在此。」玄德教付衣服酒食，且暫監下，待捉了劉岱，再作商議。雲長曰：「某知兄有和解之意，故生擒將來。」玄德曰：「吾恐翼德躁暴，殺了王忠，故不教去。此等人殺之無益，留之可為解和之地。」

張飛曰：「二哥捉了王忠，我去生擒劉岱來！」

玄德曰：「劉岱昔為袁州刺史，虎牢伐董卓時，也是一鎮諸侯。今日為前軍，不可輕敵。」飛曰：「量此輩何足道哉！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！」玄德曰：「只恐壞了他性命，誤我大事。」飛曰：「如殺了，

我償他命！」玄德遂與軍三千。飛引兵前進。

卻說劉岱知王忠被擒，堅守不出。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，岱聽知是張飛，越不敢出。飛守了數日，見岱不出，心生一計；傳令今夜二更去劫寨，日間卻在帳中飲酒，詐醉尋軍士罪過，打了一頓，縛在營中曰：「待我今夜出兵時，將來祭旗！」卻暗使左右縱之去。軍士得脫，偷走出營，逕往劉岱營中來報劫寨之事。劉岱見降卒身受重傷，遂聽其說，虛紮空寨，伏兵在外。

是夜張飛卻分兵三路，中間使三十餘人，劫寨放火；卻教兩路軍抄出他寨後，看火起為號，夾擊之。

二更時分，張飛自引精兵，先斷劉岱後路；中路三十餘人，搶入寨中放火。劉岱伏兵恰待殺入，張飛兩路兵齊出。岱軍自亂，正不知飛兵多少，各自潰散。劉岱引一隊殘軍，奪路而走，正撞見張飛；狹路相逢，急難回避；交馬只一合，早被張飛生擒過去。餘眾皆降。

飛使人先報入徐州。玄德聞之，謂雲長曰：「翼德自來粗莽，今亦用智，吾無憂矣。」乃親自出郭迎之。飛曰：「哥哥道我躁暴，今日如何？」玄德曰：「不用言語相激，如何肯使機謀？」飛大笑。玄德見縛劉岱過來，慌下馬解其縛曰：「小弟張飛誤有冒瀆，望乞恕罪。」遂迎入徐州，放出王忠，一同款

待。玄德曰：「前因車胄欲害備，故不得不殺之。丞相錯疑備反，遣二將軍前來問罪。備受丞相大恩，正思報效，安敢反耶？二將軍至許都，望善言為備分訴，備之幸也。」劉岱、王忠曰：「深荷使君不殺之恩，當於丞相處方便，以某兩家老小保使君。」

玄德稱謝。次日盡還原領軍馬，送出郭外。劉岱、王忠行不上十餘里，一聲鼓響，張飛攔路大喝曰：「我哥哥忒沒分曉！捉位賊將如何又放了？」嚇得劉岱、王忠在馬上發顫。張飛睜眼挺鎗趕來，背後一人飛馬大叫：「不得無禮！」視之，乃雲長也。劉岱、王忠方纔放心。雲長曰：「既兄長放了，吾弟如何不遵法令？」飛曰：「今番放了，下次又來。」雲

長曰：「待他再來，殺之未遲。」劉岱、王忠連聲告退曰：「便丞相誅我三族，也不來了。望將軍寬恕。」飛曰：「便是曹操自來，也殺他片甲不回！今番權且記下兩顆頭！」劉岱、王忠抱頭鼠竄長、翼德回見玄德曰：「曹操必然復來。」孫乾謂玄德曰：「徐州受敵之地，不可久居；不若分兵屯小沛，守邳城，為犄角之勢，以防曹操。」玄德用其言，令雲長守下邳；甘、糜二夫人亦於下邳安置，甘夫人乃小沛人也，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。孫乾、簡雍、糜竺、糜芳守徐州。玄德與張飛屯小沛。

劉岱、王忠回見曹操，具言劉備不反之事。操怒罵：「辱國之徒，留你何用！」喝令左右推出斬之。

正是：犬豕何堪共虎鬥，魚蝦空自與龍爭。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：禰正平裸衣罵賊，吉太醫下毒
遭刑

卻說曹操欲斬劉岱、王忠。孔融諫曰：「二人本非劉備敵手，若斬之，恐失將士之心。」操乃免其死，黜罷爵祿，欲自起兵伐玄德。孔融曰：「方今隆冬盛寒，未可動兵；待來春未為晚也。可先使人招安張繡、劉表，然後再圖徐州。」操然其言，先遣劉曄往說張繡。曄至襄城，先見賈詡，陳說曹公盛德。詡乃留曄於家中。

次日來見張繡，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。正議間，忽報袁紹有使至。繡命入。使者呈上書信。繡覽之，亦是招安之意。詡問來使曰：「近日興兵破曹操，勝負如何？」使曰：「隆冬寒月，權且罷兵。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，故來相請耳。」詡大笑曰：「汝可回見本初，道：『汝兄弟尚不能容，何能容天下國士乎！』」

當面扯碎書，叱退來使。張繡曰：「方今袁強曹弱；今毀書叱使，袁紹若至，當如之何？」詡曰：「不如去從曹操。」繡曰：「吾先與操有讎，安得相容？」詡曰：「從操其便有三；夫曹公奉天子明詔，征伐天下，其宜從一也；紹強盛，我以少從之，必不

以我為重，操雖弱，得我必喜，其宜從二也；曹公王霸之志，必釋私怨，以明德於四海，其宜從三也。願將軍無疑焉。」

繡從其言，請劉曄相見。曄盛稱操德，且曰：「丞相若記舊怨，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？」繡大喜，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。繡見操，拜於階下。操忙扶起，執其手曰：「有小過失，勿記於心。」遂封繡為揚武將軍，封賈詡為執金吾使。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。賈詡進曰：「劉景升好結納名流，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，方可降耳。」操問荀攸曰：「誰人可去？」攸曰：「孔文舉可當其任。」

操然之。攸出見孔融曰：「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，以備行人之選。公可當此任否？」融曰：「吾友禰衡，字正平，其才十倍於我。此人宜在帝左右，不但可備行人而已。我當薦之天子。」於是遂上表奏帝。其文曰：

臣聞洪水橫流，帝思俾刈；旁求四方，以招賢俊。昔世宗繼統，將弘基業；疇咨熙載，群士響臻。陛下叡聖，纂承基緒，遭遇厄運，勞謙日昃；維嶽降神，異人並出。竊見處士平原禰衡；年二十四，字正平，淑質貞亮，英才卓犖；初涉藝文，升堂睹奧。目所一見，輒誦之口；耳所暫聞，不忘於心。性與道合，思若有神。弘羊潛計，安世默識，以衡準之，誠

不足怪。忠果正直，志懷霜雪；見善若驚，嫉惡若讎。任座抗行，史魚厲節，殆無以過也。鷙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使衡立朝，必有可觀，飛辯聘詞，溢氣盆涌；解疑釋結，臨敵有餘。

昔賈誼求試屬國，詭係單于；終軍欲以長纓，牽制勁越；弱冠慷慨，前世美之；近日路粹，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；衡宜與為比。如龍躍天衢，振翼雲漢，揚聲紫微，垂光虹蜺，足以昭近署之多士，增四門之穆穆。鈞天廣樂，必奇麗之觀；帝室王居，必蓄非常之寶。若衡等輩，不可多得。激楚、陽阿，至妙之容，掌伎者之所貪；飛兔、騶裏，絕足奔放，良、樂之所急也。臣等區區，敢不以聞？陛下篤慎取士，

必須效試。乞令衡以褐衣召見。如無可觀采，臣等受面欺之罪。」

帝覽表，以付曹操。操遂使人召衡至。禮畢，操不命坐。禰衡仰天歎曰：「天地雖闊，何無一人也！」操曰：「吾手下有數十人，皆當世英雄，何謂無人？」衡曰：「願聞。」操曰：「荀彧，荀攸，郭嘉，程昱，機深智遠，雖蕭何，陳平不及也。張遼〔陳怡奴〕，許褚，樂進，李典，勇不可當，雖岑彭，馬武不及也。呂虔，滿寵，為從事；于禁，徐晃，為先鋒。夏侯惇，天下奇才；曹子孝，世間福將。安得無人？」衡笑曰：「公言差矣。此等人物，吾盡識之；荀彧可使弔喪問疾，荀攸可使看墳守墓，

程昱可使關門閉戶，郭嘉可使白詞念賦，張遼可使擊鼓鳴金，許褚可使牧牛放馬，樂進可使取狀讀詔，李典可使傳書送檄，呂虔可使磨刀鑄劍，滿寵可使飲酒食糟，于禁可使負版築牆，徐晃可使屠豬殺狗。夏侯惇稱為『完體將軍』，曹子孝呼為『要錢太守』。其餘皆是衣架！飯囊！酒桶！肉袋耳！」操怒曰：「汝有何能？」衡曰：「天文地理，無一不通；三教九流，無一不曉；上可以致君為堯、舜，下可以配德於孔、顏。豈與俗子共論乎！」時止有張遼在側，掣劍欲斬之。操曰：「吾正少一鼓吏；早晚朝賀宴享，可令禰衡充此職。」衡不推辭，應聲而去。遼曰：「此人出言不遜，何不殺之？」操曰：「此人素有虛名，

遠近所聞。今日殺之，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，彼自以為能，故令為鼓吏以辱之。」

來日，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，今鼓使搗鼓。舊吏云：「搗鼓必換新衣。」衡穿舊衣而入，遂擊鼓為「漁陽三搗」，音節殊妙，淵淵有金石聲。坐客聽之，莫不慷慨流涕。左右喝曰：「何不更衣！」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，裸體而立，渾身盡露。坐客皆掩面。衡乃徐徐著褲，顏色不變。

操叱曰：「廟堂之上，何太無禮？」衡曰：「欺君罔上乃謂無禮。吾露父母之形，以顯清白之體耳！」操曰：「汝為清白，誰為汙濁？」衡曰：「汝不識

賢愚，是眼濁也；不讀詩書，是口濁也；不納忠言，是耳濁也；不通古今，是身濁也；不容諸侯，是腹濁也；常懷篡逆，是心濁也！吾乃天下名士，用為鼓吏，是猶陽貨輕仲尼、臧倉毀孟子耳！欲成霸王之業，而如此輕人耶？」

時孔融在坐，恐操殺衡，乃從容進曰：「禰衡罪同胥靡，不足發明王之夢。」操指衡而言曰：「令汝往荊州為使。如劉表來降，便用汝作公卿。」衡不肯往。操備馬三匹，令二人扶挾而行；卻教手下文武，整酒於東門外送之。荀彧曰：「如禰衡來，不可起身。」衡至。下馬入見，眾皆端坐。衡放聲大哭。荀彧問曰：「何為而哭？」衡曰：「行於死柩之中，如

何不哭？」眾皆曰：「吾等是死屍，汝乃無頭狂鬼耳！」衡曰：「吾乃漢朝之臣，不作曹瞞之黨，安得無頭？」眾欲殺之。苟彘急止之曰：「量鼠雀之輩，何足汗刀！」衡曰：「吾乃鼠雀，尚有人性；汝等只可謂之螺蟲！」眾恨而散。

衡至荊州，見劉表畢，雖頌德，實譏諷。表不喜，令去江夏見黃祖。或問表曰：「禰衡戲謔主公，何不殺之？」表曰：「禰衡數辱曹操，操不殺者，恐失人望；故令作使於我，欲借我手殺之，使我受害賢之名也。吾今遣去見黃祖，使曹操知我有識。」眾皆稱善。

時袁紹亦遣使至。表問眾謀士曰：「袁本初又遣使來，曹孟德又差禰衡在此，當從何便？」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：「今兩雄相持，將軍若欲有為，乘此破敵可也。如其不然，將擇其善者而從之。今曹操善能用兵，賢俊多歸，其勢必先取袁紹，然後移兵向江東，恐將軍不能禦；莫若舉荊州以附操，操必重待將軍矣。」表曰：「汝且去許都，觀其動靜，再作商議。」嵩曰：「君臣各有定分。嵩今事將軍，雖赴湯蹈火，一唯所命。將軍若能上順天子，下從曹公，使嵩可也；如持疑未定，嵩到京師，天子賜嵩一官，則嵩為天子之臣，不得復為將軍死矣。」表曰：「汝且先往觀之。吾別有主意。」

嵩辭表，到許都見操。操遂拜嵩為侍中，領零陵太守。荀彧曰：「韓嵩來觀動靜，未有微功，重加此職。禰衡又無音耗，丞相遣而不問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禰衡辱吾太甚，故借劉表手殺之，何必再問？」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。嵩回見表，稱頌朝廷盛德，勸表遣子入侍。表大怒曰：「汝懷二心耶！」欲斬之。嵩大叫曰：「將軍負嵩，嵩不負將軍！」蒯良曰：「嵩未去之前，先有此言矣。」劉表遂赦之。

人報黃祖斬了禰衡，表問其故。對曰：「黃祖與禰衡共飲，皆醉。祖問衡曰：『君在許都有何人物？』衡曰：『大兒孔文舉，小兒楊德祖；除此二人，別無人物。』祖曰：『似我何如？』衡曰：『汝似廟中

之神，雖受祭祀，恨無靈驗！」祖大怒曰：「汝以我為土木偶人耶！」遂斬之。衡至死罵不絕口。」劉表聞衡死，亦嗟呀不已，令葬於鸚鵡洲邊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黃祖才非長者儔，禰衡喪首此江頭。今來鸚鵡洲邊過，惟有無情碧水流。

卻說曹操知禰衡受害，笑曰：「腐儒舌劍，反自殺矣！」因不見劉表來降，便欲興兵問罪。荀彧諫曰：「袁紹未平，劉備未滅，而欲用兵江漢，是猶舍心腹而顧手足也。可先滅袁紹，後滅劉備，江漢可一掃而平矣。」操從之。

且說董承自劉玄德去後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，無計可施。建安五年，元旦朝賀，見曹操驕橫愈甚，感憤成疾。帝知國舅染病，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。此醫乃洛陽人；姓吉，名太，字稱平，人皆呼為吉平，當時名醫也。平到董承府用藥調治，旦夕不離；常見董承長吁短歎，不敢動問。

時值元宵，吉平辭去，承留住，二人共飲。飲至更餘，承覺困倦，就和衣而睡。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，承出接入。服曰：「大事諧矣！」承曰：「願聞其說。」服曰：「劉表結連袁紹，起兵五十萬，共分十路殺來。馬騰結連韓遂，起西涼軍七十二萬，從北殺來。曹操盡起許昌兵馬，分頭迎敵，城中空虛。若

聚五家僮僕，可得千餘人。乘今夜府中大宴，慶賞元宵，將府圍住，突入殺之。不可失此機會！」

承大喜，隨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，自己披挂綽鎗上馬，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，同時進兵。夜至二鼓，眾兵皆到。董承手提寶劍，徒步直入，見操設宴後堂，大叫：「操賊休走！」一劍剝去，隨手而倒。霎時覺來，乃南柯一夢，口中猶罵操賊不止。吉平向前叫曰：「汝欲害曹公乎？」承驚懼不能答。吉平曰：「國舅休慌。某雖醫人，未嘗忘漢。某連日見國舅嗟歎，不敢動問。恰纔夢中之言，已見真情。幸勿相瞞。倘有用某之處，雖滅九族，亦無後悔。」承掩面而哭曰：「只恐汝非真心！」

平遂咬下一指為誓。承乃取出衣帶詔，令平視之；且曰：「今之謀望不成者，乃劉玄德、馬騰各自去了，無計可施，因此感而成疾。」平曰：「不消諸公用心。操賊性命，只在某手中。」承問其故。平曰：「操常患頭風，痛入骨髓；纔一舉發，便召某醫治。如早晚有召，只用一服毒藥，必然死矣，何必舉刀兵乎？」承曰：「若得如此，救漢朝社稷者，皆賴君也！」

時吉平辭歸。承心中暗喜，步入後堂，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。承大怒，喚左右捉下，欲殺之。夫人勸免其死，各人仗四十，將慶童鎖於冷房。慶童懷恨，夤夜將鐵鎖扭斷，跳牆而出，逕

入曹操府中，告有機密事。操喚入密室問之。慶童云：「王子服，吳子蘭，种輯，吳碩，馬騰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，必然是謀丞相。家主將出白絹一段，不知寫著甚的。近日吉平咬指為誓，我也曾見。」

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，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向去了，也不追尋。次日，曹操詐患頭風，召吉平用藥。平自思曰：「此賊合休！」暗藏毒藥入府。操臥於床上，令平下藥。平曰：「此病可一服即愈。」教取藥罐，當面煎之。藥已半乾，平已暗下毒藥，親自送上。操知有毒，故意遲延不服。平曰：「乘熱服之，少汗即愈。」操起曰：「汝既讀儒書，必知禮義。」

君有疾飲藥，臣先嘗之；父有疾飲藥，子先嘗之。』汝為我心腹之人，何不先嘗而後進？」平曰：「藥以治病，何用人嘗？」

平知事已泄，縱步向前，扯住操耳而灌之。操推藥潑地，磚皆迸裂。操未及言，左右已將吉平執下。操曰：「吾豈有疾，特試汝耳！汝果有害我之心！」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，執平至後園拷問。操坐於亭上，將吉平縛倒於地。吉平面不改容，略無懼怯。操笑曰：「量汝是個醫人，安敢下毒害我？必有人唆使你來。你說出那人，我便饒你。」平叱之曰：「汝乃欺君罔上之賊，天下皆欲殺汝，豈獨我乎！」操再三磨問。平怒曰：「我自欲殺汝，安有人使我來？今事

不成，惟死而已！」操怒，教獄卒痛打。打到兩個時辰，皮開肉裂，血流滿階。操恐打死，無可對證，今獄卒揪去靜處，權且將息。傳令次日設宴，請眾大臣飲酒。惟董承託病不來。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，只得俱至。操於後堂設席。酒行數巡，曰：「筵中無可為樂，我有一人，可為眾官醒酒。」教二十個獄卒：「與吾牽來！」

須臾，只見一長枷釘著吉平，拖至階下。操曰：「眾官不知；此人連結惡黨，欲反背朝廷，謀害曹某；今日天敗，請聽口詞。」操教先打一頓，昏絕於地，以水噴面。吉平甦醒，睜目切齒而罵曰：「操賊！不殺我，更待何時？」操曰：「同謀者先有六

人，與汝共七人耶？」平只是大罵。王子服等四人面相覷，如坐鍼氈。操教一面打，一面噴。平並無求饒之意。操見不招，且教牽去。

眾官席散，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。四人魂不附體，只得留待。操曰：「本不相留，爭奈有事相問。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？」子服曰：「並未商議甚事。」操曰：「白絹中寫著何事？」子服等皆隱諱，操喚出慶童對証。子服曰：「汝於何處見來？」慶童曰：「你迴避了眾人，六人在一處畫字，如何賴得？」子服曰：「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，被責誣主，不可聽也。」操曰：「吉平下毒，非董承所使而誰？」子服等皆言不知。操曰：「今晚自首，尚猶可

怒；若待事發，其實難容！」

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。操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。次日，帶領眾人逕投董承家探病。承只得出迎。操曰：「緣何夜來不赴宴？」承曰：「微疾未痊，不敢輕出。」操曰：「此是憂國家病耳。」承愕然。操曰：「國舅知吉平事乎？」承曰：「不知。」操冷笑曰：「國舅如何不知？」喚左右：「牽來與國舅起病。」承舉措無地。

須臾，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。吉平大罵：「曹操逆賊！」操指謂承曰：「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，吾已拏下廷尉。尚有一人，未曾捉獲。」因問平

曰：「誰使汝來藥我？可速招出！」平曰：「天使我來殺逆賊！」操怒教打。身上無容刑之處。承在座觀之，心如刀割。操又問平曰：「你原有十指，今如何只有九指？」平曰：「嚼以為誓，誓殺國賊！」操教取刀來，就階下截去其九指，曰：「一發截了，教你為誓！」平曰：「尚有口可以吞賊，有舌可以罵賊！」操令割其舌。平曰：「且勿動手。吾今刑不過，只得供招。可釋吾縛。」操曰：「釋之何礙？」遂命解其縛。平起身望闕拜曰：「臣不能為國家除賊？乃天數也！」拜畢，撞階而死。操令分其肢體號令。時建安五年正月也。史官有詩曰：

漢朝無起色，醫國有稱平。立誓除姦黨，捐軀報

聖明。極刑詞愈烈，慘死氣如生。十指淋漓處，千秋仰異名。

操見吉平已死，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。操曰：「國舅認得此人否？」承大怒曰：「逃奴在此！即當誅之！」操曰：「他首告謀反，今來對證，誰敢誅之？」承曰：「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？」操曰：「王子服等吾已擒下，皆招證明白，汝尚抵賴乎？」即喚左右拏下，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，搜出衣帶詔并義狀。操看了，笑曰：「鼠輩安敢如此！」遂命：「將董承全家良賤，盡皆監禁，休教走脫一個。」操回府以詔狀示眾謀士商議，要廢獻帝，更立新君。正是：數行丹詔成虛望，一紙盟書惹禍殃。未

知獻帝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：國賊行兇殺貴妃，皇叔敗走投
袁紹

卻說曹操見了衣帶詔，與眾謀士商議，欲廢卻獻帝，更擇有德者立之。程昱諫曰：「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，號令天下者，以奉漢家名號故也。今諸侯未平，遽行廢立之事，必起兵端矣。」操乃止。只將董承等五人，并其全家老小，押送各門處斬。死者共七百餘人。城中官民見者，無不下淚。後人有詩歎董承曰：

密詔傳衣帶，天言出禁門。當年曾救駕，此日更承恩，憂國成心疾，除奸入夢魂。忠貞千古在，成敗復誰論！

又有歎王子服等四人詩曰：

書名尺素矢忠謀，慷慨思將君父酬。赤膽可憐捐百口，丹心自是足千秋。

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眾人，怒氣未消，遂帶劍入宮，來弒董貴妃。貴妃乃董承之妹，帝幸之，已懷孕五月。當日帝在後宮，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，至今尚無音耗。忽見曹操帶劍入宮，面有怒容，帝大

驚失色。操曰：「董承謀反，陛下知否？」帝曰：「董卓已誅矣。」操大聲曰：「不是董卓！是董承！」帝戰慄曰：「朕實不知。」操曰：「忘了破指修詔耶？」帝不能答。操叱武士擒董妃至。帝告曰：「董妃有五月身孕，望丞相相憐。」操曰：「若非天敗，吾已被害。豈得復留此女，為吾後患？」伏后告曰：「貶於冷宮，待分娩了，殺之未遲。」操曰：「欲留此逆種，為母報讎乎？」董妃泣告曰：「乞全屍而死，勿令彰露。」操令取白練至面前。帝泣謂妃曰：「卿於九泉之下，勿怨朕躬！」言訖，淚下如雨。伏后亦大哭。操怒曰：「猶作女兒態耶！」叱武士牽出，勒死於宮門之外。後人有詩歎董妃曰：

春殿承恩亦枉然，傷哉龍種並時捐。堂堂帝主難相救，掩面徒看淚湧泉。

操諭監宮官曰：「今後但有外戚宗族，不奉吾旨，輒入宮門者斬。守禦不嚴，與同罪。」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，令曹洪統領，以為防察。操謂程昱曰：「今董承等雖誅，尚有馬騰，劉備，亦在此數，不可不除。」昱曰：「馬騰屯軍西涼，未可輕取；但當以書慰勞，勿使生疑，誘入京師圖之，可也。劉備現在徐州，分布犄角之勢，亦不可輕敵。況今袁紹屯兵官渡，常有圖許都之心。若我一旦東征，劉備勢必求救於紹。紹趁虛來襲，何以當之？」操曰：「非也，備乃人傑也。今若不擊，待其羽翼既成，急難圖

矣。袁紹雖強，事多懷疑不決，何足憂乎？」

正議間，郭嘉自外而入。操問曰：「吾欲東征劉備，奈有袁紹之憂，如何？」嘉曰：「紹性遲而多疑，某謀士各相妒忌，不足憂也。劉備新整軍兵，眾心未服，丞相引兵東征，一戰可定矣。」操大喜曰：「正合吾意。」遂起二十萬大軍，分兵五路下徐州。

細作探知，報入徐州。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，隨至小沛報知玄德。玄德與孫乾計議曰：「此必求救於袁紹，方可解危。」於是玄德修書一封，遣孫乾至河北。乾乃先見田豐，具言其事，求其引進。

豐即引孫乾入見紹，呈上書信。只見紹形容憔悴，衣冠不整。豐曰：「今日主公何故如此？」紹曰：「我將死矣！」豐曰：「主公何出此言？」紹曰：「吾生五子，惟最幼者，極快吾意。今患疥瘡，命已垂絕。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？」豐曰：「今曹操東征劉玄德，許昌空虛，若以義兵虛而入，上可以保天子，下可以救萬民。此不易得之機會也，惟明公裁之。」

紹曰：「吾亦知此最好，奈我心中恍惚，恐有不利。」豐曰：「何恍惚之有？」紹曰：「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異，倘有疏虞，吾命休矣。」遂決意不肯發兵，乃謂孫乾曰：「汝回見玄德，可言其故。倘有不

如意，可來相投，吾自有相助之處。」田豐以杖擊地曰：「遭此難遇之時，乃以嬰兒之病，失此機會，大事去矣！可痛惜哉！」跌足長歎而出。

孫乾見紹不肯發兵，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，具說此事。玄德大驚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張飛曰：「兄長勿憂；曹兵遠來，必然困乏；乘其初至，先去劫寨，可破曹操。」玄德曰：「素以汝為一勇夫耳；前者捉劉岱時，頗能用計；今獻此策，亦中兵法。」乃從其言，分兵劫寨。

且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。正行間，狂風驟至，忽聽一聲響亮，將一面牙旗吹折。操便令軍兵且住，聚

眾謀士問吉凶。荀彧曰：「風從何方來？吹折甚顏色旗？」操曰：「風自東南方來，吹折角上牙旗，旗乃青紅二色。」彧曰：「不主別事，今夜劉備必來劫寨。」操點頭。忽毛玠入見曰：「方纔東南風起，吹折青紅牙旗一面。主公以為主何吉凶？」操曰：「公意若何？」毛玠曰：「愚意以為今夜必主有人來劫寨。」後人有詩歎曰：

吁嗟帝胄勢孤窮，全仗分兵劫寨功。爭奈牙旗折有兆，老天何故縱奸雄？操曰：「天報應我，當即防之。」遂分兵九隊，只留一隊，向前虛紮營寨，餘眾八面埋伏。是夜月色微明。玄德在左，張飛在右，分兵兩隊進發；只留孫乾守小沛。

且說張飛自以為得計，領輕騎在前，突入操寨，但見零零落落，無多人馬，四邊火光大起，喊聲齊舉。飛知中計，急出寨外。正東張遼，正西許褚，正南于禁，正北李典，東南徐晃，西南樂進，東北夏侯惇，西北夏侯淵，八處軍馬殺來。張飛左衝右突，前遮後當；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，見事勢已急，儘皆投降去了。

飛正殺間，逢著徐晃大殺一陣，後面樂進趕到。飛殺條血路突圍而出，只有數十騎跟定。欲還小沛，去路已斷；欲投徐州、下邳，又恐曹軍截住；尋思無路，只得望芒碭山而去。

卻說玄德引軍劫寨，將近寨門，喊聲大震，後面衝出一軍，先截去了一半人馬。夏侯惇又到。玄德突圍而走，夏侯淵又從後趕來。玄德回顧，止有三十餘騎跟隨；急欲奔還小沛，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，只得棄了小沛，欲投徐州、不邳；又見曹軍漫山寨野，截住去路。玄德自思無路可歸，想袁紹有言：「倘不如意，可來相投」，今不若暫往依棲，別作良圖；遂望青州路而走，正逢李典攔住。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，李典攔將從騎去了。

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，日行三百里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；門吏問了姓名，來報刺史。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。譚素敬玄德，聞知匹馬到來，即便開門相迎，

接入公廨，細問其故。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。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，發書報父袁紹；一面差本州人馬，護送玄德。至平原界口，袁紹親自引眾出鄴邵三十里迎接玄德。玄德拜謝，紹忙答禮曰：「昨為小兒抱病，有失救援，於心怏怏不安。今幸得相見，大慰平生渴想之思。」玄德曰：「孤窮劉備，久欲投於門下，奈機緣未遇，今為曹操所攻，妻子俱陷，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，故不避羞慚，逕來相投。望乞收錄，誓當圖報。」紹大喜，相待甚厚，同居冀州。

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，隨即進兵攻徐州。糜竺，簡雍，守把不住，只棄城而走。陳登獻了徐州。曹操大軍入城，安民已畢，隨喚眾謀士議取下邳。荀

或曰：「雲長保護玄德妻小，死守此城；若不速取，恐為袁紹所竊。」操曰：「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，欲得之以為己用，不若令人說之使降。」郭嘉曰：「雲長義氣深重，必不肯降。若使人說之，恐被其害。」帳下一人出曰：「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，願往說之。」眾視之，乃張遼也。程昱曰：「文遠雖與雲長有舊，吾觀此人，非可以言詞說也。某有一計，使此人進退無路，然後用文遠說之，彼必歸丞相矣。」正是：整備窩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鰲魚。未知其計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：屯土山關公約三事，救白馬曹
操解重圍

卻說程昱獻計曰：「雲長有萬人之敵，非智謀不能取之。今可即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，入下邳，見關公，只說是逃回的，伏於城中為內應；卻引關公出戰，詐敗佯輸，誘入他處，以精兵截其歸路，然後說之可也。」操聽其謀，即令徐州降兵數十，逕投下邳來降關公。關公以為舊兵，留而不疑。

次日，夏侯惇為先鋒，領兵五千來搦戰。關公不

出，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。關公大怒，引三千人馬出城，與夏侯惇交戰。約戰十餘合，惇撥回馬走。關公趕來，惇且戰且走。關公約趕二十里，恐下邳有失，提兵便回。只聽得一聲砲響，左有徐晃，右有許褚，兩隊軍截住去路。關公奪路而走，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，箭如飛蝗。關公不過，勒兵再回，徐晃，許褚，接住交戰。關公奮力殺退二人，引軍欲回下邳，夏侯惇又截住廝殺。

公戰至日晚，無路可歸，只得到一座土山，引兵屯於山頭，權且少歇。曹兵團團將土山圍住。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，卻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，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，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

心。

關公見下邳火起，心中驚惶，連夜幾番衝下山來，皆被亂箭射回。捱到天曉，再欲整頓下山衝突，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，視之乃張遼也。關公迎謂曰：「文遠欲來相敵耶？」遼曰：「非也。想故人舊日之情，特來相見。」遂棄刀下馬，與關公敘禮畢，坐於山頂。公曰：「文遠莫非說關某乎？」遼曰：「不然。昔日蒙兄救弟，今日弟安得不救兄？」公曰：「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？」遼曰：「亦非也。」公曰：「既不助我，來此何幹？」

遼曰：「玄德不知存亡，翼德未知生死。昨夜曹

公已破下邳，軍民盡無傷害，差人護衛玄德家眷，不許驚擾。如此相待，弟特來報兄。」關公怒曰：「此言特說我也。吾今雖處絕地，視死如歸。汝當速去，吾即下山迎戰。」張遼大笑曰：「兄此言豈不為天下笑乎？」公曰：「吾仗忠義而死，安得為天下笑？」遼曰：「兄今即死，其罪有三。」公曰：「汝且說我那三罪？」

遼曰：「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，誓同生死；今使君方敗，而兄即戰死，倘使君復出，欲求兄相助，而不可復得，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？其罪一也。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，兄今戰死，二夫人無所倚賴，負卻使君依託之重。其罪二也。兄武藝超群，兼

通經史，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，徒欲赴湯蹈火，以成匹夫之勇，安得為義？其罪三也。兄有此三罪，弟不得不告。」

公沈吟曰：「汝說我有三罪，欲我如何？」遼曰：「今四面皆曹公之兵，兄若不降，則必死；徒死無益，不若且降曹公；卻打聽劉使君音信，知何處，即往投之。一者可以保二夫人，二者不背桃園之約，三者可留有用之身。有此三便，兄宜詳之。」

公曰：「兄言三便，吾有三約。若丞相能從我，即當卸甲；如其不允，吾寧受三罪而死。」遼曰：「丞相寬洪大量，何所不容？願聞三事。」公曰：「一

者，吾與皇叔設誓，共扶漢室，吾今只降漢帝，不降曹操；二者，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贍，一應上下人等，皆不許到門；三者，但知劉皇叔去向，不管千里萬里，便當辭去。三者缺一，斷不肯降。望文遠急急回報。」

張遼應諾，遂上馬，回見曹操，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。操笑曰：「吾為漢相，漢即吾也。此可從之。」遼又言：「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，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。」操曰：「吾於皇叔俸內，更加倍與之。至於嚴禁內外，乃是家法，又何疑焉？」遼又曰：「但知玄德信息，雖遠必往。」操搖首曰：「然則吾養雲長何用？此事卻難從。」遼曰：「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

之論乎？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。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，何憂雲長之不服也？」操曰：「文遠之言甚當，吾願從此三事。」

張遼再往上回報關公。關公曰：「雖然如此，暫請丞相退軍，容我入城見二嫂，告知其事，然後投降。」張遼再回，以此言報曹操。操即傳令，退軍至十里。荀彧曰：「不可。恐有詐。」操曰：「雲長義士，必不失信。」遂引軍退。關公引兵入下邳，見人民安妥不動，竟到府中，來見二嫂。

甘、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，急出迎之。公拜於階下曰：「使二嫂受驚，某之罪也。」二夫人曰：「

皇叔今在何處？」公曰：「不知去向。」二夫人曰：「二叔今將若何？」公曰：「關某出城死戰，被困土山，張遼勸我投降，我以三事相約。曹操已皆允從，故特退兵，放我入城。我不曾得嫂嫂主意，未敢擅便。」二夫人問那三事。關公將上項三事，備述一遍。甘夫人曰：「昨日曹軍入城，我等皆以為必死；誰想毫髮不動，一軍不敢入門。叔叔既已領諾，何必問我二人？只恐日後曹操不肯容叔叔去尋皇叔。」公曰：「嫂嫂放心，關某自有主張。」二夫人曰：「叔叔自家裁處，凡事不必問俺女流。」

關公辭退，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。操自出轅門相接。關公下馬入拜，操慌忙答禮。關公曰：「敗兵之

將，深荷不殺之恩。」操曰：「素慕雲長忠義，今日幸得相見，足慰平生之望。」關公曰：「文遠代稟三事，蒙丞相應允，諒不食言。」操曰：「吾言既出，安敢失信？」關公曰：「關某若知皇叔所在，雖蹈水火，必往從之。此時恐不及拜辭，伏乞見原。」操曰：「玄德若在，必從公去；但恐亂軍中亡矣。公且寬心，尚容緝聽。」

關公拜謝。操設宴相待。次日班師還許昌。關公收拾車仗，請二嫂上車，親自護車而行。於路安歇驛館，操欲亂其君臣之禮，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。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，自夜達旦，毫無倦色。操見公如此，愈加敬服。既到許昌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。關

公分一宅為兩院，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。關公自居外宅。操引關公朝見獻帝，帝命為偏將軍。公謝恩歸宅。

操次日設大宴，會眾謀臣武士，以客禮待關公，延之上座；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。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。關公自到許昌，操待之甚厚；小宴三日，大宴五日；又送美女十人，使侍關公。關公盡送入內門，令伏侍二嫂。卻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，動問二嫂安否。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，曰：「叔叔自便。」關公方敢退回。操聞之，又歎關公不已。

一日，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，即度其身

品，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。關公受之，穿於衣底，上仍用舊袍罩之。操笑曰：「雲長何如此之儉乎？」公曰：「某非儉也。舊袍乃劉皇叔所賜，某穿之如見兄面，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，故穿於上。」操歎曰：「真義士也！」然口雖稱羨，心實不悅。

一日，關公在府，忽報：「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，不知為何，請將軍速入。」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，問二嫂為何悲泣。甘夫人曰：「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，覺來與糜夫人論之，想在九泉之下矣，是以相哭。」關公曰：「夢寐之事，不可憑信。此嫂嫂想念之故。請勿憂愁。」

正說間，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。公辭二嫂，往見操。操見公有淚容，問其故。公曰：「二嫂思兄痛哭，不由某心不悲。」操笑而寬解之，頻以酒相勸。公醉，自綽其髯而言曰：「生不能報國家，而背其兄，徒為人也！」操問曰：「雲長髯有數乎？」公曰：「約數百根。每秋月約退三五根。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，恐其斷也。」操以紗錦作囊，與關公護髯。次日，早朝見帝。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，帝問之。關公奏曰：「臣髯頗長，丞相賜囊貯之。」帝令當殿披拂，過於其腹。帝曰：「真美髯公也！」因此人皆呼為美髯公。

忽一日，操請關公宴。臨散，送公出府，見公馬

瘦，操曰：「公馬因何瘦？」關公曰：「賤軀頗重，馬不能載，因此常瘦。」操令左右備一馬來。須臾牽至。那馬身如火炭，狀甚雄偉。操指曰：「公識此馬否？」公曰：「莫非呂布所騎赤馬乎？」操曰：「然也。」遂并鞍轡送與關公。關公再拜稱謝。操不悅曰：「吾累送美女金帛，公未嘗下拜；今吾贈馬，乃喜而再拜，何賤人貴畜耶？」關公曰：「吾知此馬日行千里，今幸得之，若知兄長下落，可一日而見面矣。」操愕然悔。關公辭去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威傾三國著英豪，一宅分居義氣高。奸相枉將虛禮待，豈知關羽不降曹。

操問張遼曰：「吾待雲長不薄，而彼常懷去心，何也？」遼曰：「容某探其情。」次日，往見關公。禮畢，遼曰：「我薦兄在丞相處，不曾落後？」公曰：「深感丞相厚意；只是吾身雖在此，心念皇叔，未嘗去懷。」遼曰：「兄言差矣。處世不分輕重，非丈夫也。玄德待兄，未必過於丞相，兄何故只懷去志？」公曰：「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；奈吾受劉皇叔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終不留此。要必立以報曹公，然後去耳。」遼曰：「倘玄德已棄世，公何所歸乎？」公曰：「願從於地下。」

遼知公終不可留，乃告退，回見曹操，具以實告。操歎曰：「事主不忘其本，乃天下之義士也！」

荀彧曰：「彼言立功方去，若不教彼立功，未必便去。」操然之。

卻說玄德在袁紹處，旦夕煩惱。紹曰：「玄德何故常憂？」玄德曰：「二弟不知音耗，妻小陷於曹賊；上不能報國，下不能保家，安得不憂？」紹曰：「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。方今春暖，正好興兵。」便商議破曹之策。田豐諫曰：「前操攻徐州，許都空虛，不及此時進兵；今徐州已破，操兵方銳，未可輕敵。不如以久持之，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。」

紹曰：「待我思之。」因問玄德曰：「田豐勸我固守，何如？」玄德曰：「曹操欺君之賊，明公若不

討之，恐失大義於天下。」紹曰：「玄德之言甚善。」遂欲興兵。田豐又諫。紹怒曰：「汝等弄文輕武，使我失大義！」田豐頓首曰：「若不聽臣良言，出師不利。」紹大怒，欲斬之。玄德力勸，乃囚於獄中。沮授見田豐下獄，乃會其宗族，盡散家財，與之訣曰：「吾隨軍而去，勝則威無不加，敗則一身不保矣！」眾皆下淚送之。

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，進攻白馬。沮授諫曰：「顏良性狹，雖驍勇，不可獨任。」紹曰：「吾之上將，非汝等可料。」大軍進發至黎陽，東邵太守劉延告急許昌。曹操急議興兵抵敵。關公聞知，遂入相府見操曰：「聞丞相起兵，某願為前部。」操曰：「未

敢煩將軍。早晚有事，當來相請。」關公乃退。操引兵十五萬，分三面隊行。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，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，靠土山筍住。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，顏良前部精兵十萬，排成陣勢。操駭然，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：「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，今可與顏良一戰。」

宋憲領諾，綽鎗上馬，直出陣前。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；見宋憲馬至，良大喝一聲，縱馬來迎。戰不三合，手起刀落，斬宋憲於陣前。曹操大驚曰：「真勇將也！」魏續曰：「殺我同伴，願去報讎！」操許之。續上馬持矛，逕出陣前，大罵顏良。良更不打話，交馬一合，照頭一刀，劈魏續於馬下。操曰：「

今誰敢當之？」徐晃應聲而出，與顏良戰二十合，敗歸本陣。諸將慄然。曹操收軍，良亦引軍退去。

操見連折二將，心中憂悶。程昱曰：「某舉一人可敵顏良。」操問是誰。昱曰：「非關公不可。」操曰：「吾恐他立了功便去。」昱曰：「劉備若在必投袁紹；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，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。備既死，雲長又安往乎？」操大喜，遂差人去請關公。關公即入辭二嫂。二嫂曰：「叔叔此去，可打聽皇叔消息。」

關公領諾而出，提青龍刀，上赤兔馬，引從者數人，直至白馬來見曹操。操敘說顏良連誅二將，勇不

可當，特請雲長商議。關公曰：「容某觀之。」操置酒相待。忽報顏良搦戰，操引關公上土山觀看。操與關公坐，諸將環立。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，旗幟鮮明，鎗刀森布，嚴整有威，乃謂關公曰：「河北人馬，如此雄壯！」關公曰：「以吾觀之，如土雞瓦犬耳！」操又指曰：「麾蓋之下，鎊袍金甲，持刀立馬者，乃顏良也。」關舉目一望，謂操曰：「吾觀顏良，如插標賣首耳！」操曰：「未可輕視。」關公起身曰：「某雖不才，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，來獻丞相。」張遼曰：「軍中無戲言，雲長不可忽也。」

關公奮然上馬，倒提青龍刀，跑下山來，鳳目圓睜，蠶眉直豎，直衝彼陣，河北軍如波開浪裂。關公

逕奔顏良。顏良正在麾蓋下，見關公衝來，方欲問時，關公赤兔馬快，早已跑到面前；顏良措手不及，被雲長手起一刀，刺於馬下。忽地下馬，割了顏良首級，拴於馬項之下，飛身上馬，提刀出陣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河北兵將大驚，不戰自亂。曹軍乘勢攻擊，死者不可勝數；馬匹器械，搶奪極多。關公縱馬上山，眾將盡皆稱賀。公獻首級於操前。操曰：「將軍真神人也！」關公曰：「某何足道哉！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，如探囊取物耳。」操大驚，回顧左右曰：「今後如遇張翼德，不可輕敵。」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。

卻說顏良敗軍奔回，半路迎見袁紹，報說被赤面

長鬚使大刀一勇將，匹馬入陣，斬顏良而去，因此大敗。紹驚問曰：「此人是誰？」沮授曰：「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。」紹大怒，指玄德曰：「汝弟斬吾愛將，汝必通謀，留你何用！」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。正是：初見方為座上客，此日幾同階下囚。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：袁本初敗兵折將，關雲長挂印封金

卻說袁紹欲斬玄德。玄德從容進曰：「明公只聽一面之詞，而絕向日之情耶？備自徐州失散，二弟雲長未知存否；天下同貌者不少，豈赤面長鬚之人，即為關某也？明公何不察之？」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，聞玄德之言，責沮授曰：「誤聽汝言，險殺好人。」遂仍請玄德上帳坐，議報顏良之讎。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：「顏良與我如兄弟，今被曹賊所殺，我安得不洩此恨？」

玄德視其人，身長八尺，面如獬豸，乃河北名將文醜也。袁紹大喜曰：「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讎。吾與十萬軍兵，便渡黃河，追殺曹賊！」沮授曰：「不可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乃為上策。若輕舉渡河，設或有變，眾皆不能還矣。」紹怒曰：「皆是汝等遲緩軍心，遷延日月，有妨大事！豈不聞『兵貴神速』乎？」沮授出，歎曰：「上盈其志，下務其功；悠悠黃河，吾其濟乎！」遂託疾不出議事。

玄德曰：「備蒙大恩，無可報效，意欲與文將軍同行；一者報明公之德，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。」紹喜，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。文醜曰：「劉玄德屢敗之將，於軍不利。既主公要他去時，某分三萬軍，教

他為後部。」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後。

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，倍加欽敬，表奏朝廷，封雲長為漢壽亭侯，鑄印貽關公。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，已據延津之上。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，然後自領兵迎之；傳下將令，以後軍為前軍，以前軍為後軍；糧草先行，軍兵在後。呂虔曰：「糧草在先，軍兵在後，何意也？」操曰：「糧草在後，多被標掠，故令在前。」虔曰：「倘遇敵軍劫去，如之奈何？」操曰：「且待敵軍到時，卻有理會。」

虔心疑未決。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塹至延津。操在後軍，聽得前軍發喊，急教人看時，報說：「河北大將文醜兵至，我軍皆棄糧草，四散奔走。後軍又遠，將如之何？」操以鞭指兩阜曰：「此可暫避。」人馬急奔土阜。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，盡放其馬。文醜軍掩至。眾將曰：「賊至矣！可急收馬匹，退回白馬！」荀攸急止之曰：「此正可以餌敵，何故反退？」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。攸知其意，不復言。

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，又來搶馬。軍士不依隊伍，自相雜亂。曹操卻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，文醜軍大亂。曹兵圍裏將來，文醜挺身獨戰，軍士自相踐踏。文醜止遏不住，只得撥馬回走。操在土阜上指

曰：「文醜為河北名將，誰可擒之？」張遼、徐晃，飛馬齊出，大叫：「文醜休走！」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，遂按住鐵槍，拈弓搭箭，正射張遼。徐晃大叫：「賊將休放箭！」張遼低頭急躲，一箭射中頭盔，將簪纓射去。遼奮力再趕，坐下戰馬，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。那馬跪倒前蹄，張遼落地。

文醜回馬復來，徐晃急輪大斧，截住廝殺。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，晃料敵不過，撥馬而回。文醜沿河趕來。忽見十餘騎馬，旗號翩翩，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，乃關雲長也，大喝：「賊將休走！」與文醜交馬，戰不三合，文醜心怯，撥馬遶河而走。那關公馬快，趕上文醜，腦後一刀，將文醜斬下馬來。曹操

在土阜上，見關公砍了文醜，大驅人馬掩殺。河北軍大半落水，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。

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。正殺之間，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。前面哨馬探知，報與玄德云：「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。」玄德慌忙驟馬來看，隔河望見一簇人馬，往來如飛，旗上寫著「漢壽亭侯關雲長」七字。玄德暗謝天地曰：「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！」欲待招呼相見，被曹兵大隊擁來，只得收兵回去。袁紹接應官渡，下定寨柵。郭圖、審配入見袁紹，說：「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，劉備佯推不知。」袁紹大怒，罵曰：「大耳賊焉敢如此！」

少頃，玄德至，紹令推出斬之。玄德曰：「某有何罪？」紹曰：「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，如何無罪？」玄德曰：「容伸一言而死。曹操素忌備，今知備在明公處，恐備助公，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。公知必怒。此借公之手以殺劉備也，願明公思之。」袁紹曰：「玄德之言是也。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。」喝退左右，請玄德上帳而坐。

玄德謝曰：「荷明公寬大之恩，無可補報，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，使知劉備消息，彼必星夜來到，輔佐明公，共誅曹操，以報顏良、文醜之讎，若何？」袁紹大喜曰：「吾得雲長，勝顏良、文醜十倍也。」玄德修下書札，未有人送去。紹令退軍武

陽，連營數十里，按兵不動。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，自己班師回許都，大宴眾官，賀雲長之功。因謂呂虔曰：「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，乃餌敵之計也。惟荀公達知吾心耳。」眾皆歎服。

正飲宴間，忽報「汝南有黃巾劉辟、龔都，甚是猖獗。曹洪累戰不利，乞遺兵救之。」雲長聞言，進曰：「關某願施犬馬之勞，破汝南賊寇。」操曰：「雲長建立大功，未曾重酬，豈可復勞征進？」公曰：「關某久閒，必生疾病。」曹操壯之，點兵五萬，使于禁、樂進為副將，次日便行。荀彧密謂操曰：「雲長有歸劉之心，倘知消息必去，不可頻令出征。」操曰：「今次收功，吾不復教臨敵矣。」

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，筭住營寨。當夜營外拏了兩個細作人來。雲長視之，內中認得一人，乃孫乾也。關公叱退左右，問乾曰：「公自潰散之後，一向跡不聞，今何為在此處？」乾曰：「某自逃難，飄泊汝南，幸得劉辟收留。今將軍為何在曹操處？未識甘、糜二夫人無恙否？」

關公因將上項事，細說一遍。乾曰：「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，欲往投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劉、龔二人歸順袁紹，相助攻曹。又幸得將軍到此，因特令小軍引路，教某為細作，來報將軍。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，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，與玄德公相見。」關公曰：「既兄在袁紹處，吾必星夜而往。但恨吾斬紹二

將，恐今事變矣。」乾曰：「吾當先往探彼虛實，再來報將軍。」公曰：「吾見兄長一面，雖萬死不辭。今回許昌，便辭曹操也。」當夜密送孫乾去了。

次日，關公引兵出，龔都披挂出陣。關公曰：「汝等何故背反朝廷？」都曰：「汝乃背主之人，何反責我？」關公曰：「我為何背主？」都曰：「劉玄德在袁本初處，汝卻從曹操，何也？」關公更不打話，拍馬舞刀向前。龔都便走，關公趕上。都回身告關公曰：「故主之恩，不可忘也。公當速進，我讓汝南。」關公會意，驅軍掩殺。劉、龔二人佯輸詐敗，四散去了。雲長奪得州縣，安民已定，班師回許昌。曹操出郭迎接，賞勞軍士。

宴罷，雲長回家，參拜二嫂於門外。甘夫人曰：「叔叔兩番出軍，可知皇叔音信否？」公答曰：「未也。」關公退，二夫人於門內痛哭曰：「想皇叔休矣！二叔恐我姊妹煩惱，故隱而不言。」

正哭間，有一隨行老軍，聽得哭不絕，於門外告曰：「夫人休哭。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。」夫人曰：「汝何由知之？」軍曰：「跟關將軍出征，有人在陣上說來。」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：「皇叔未嘗負汝，汝今受曹操之恩，頓忘舊日之義，不以實情告我，何也？」關公頓首曰：「兄今委實在河北；未敢教嫂嫂知者，恐有洩漏也。事須緩圖，不可欲速。」甘夫人曰：「叔宜上緊。」公退，尋思去計，坐立不安。原

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，報與曹操。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。

關公正悶坐，張遼入賀曰：「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，特來賀喜。」關公曰：「故主雖在，未得一見，何喜之有？」遼曰：「公與玄德交，比弟與兄交何如？」公曰：「我與兄，朋友之交也；我與玄德，是朋友而兄弟、兄弟而又君臣也。豈可共論乎？」遼曰：「今玄德在河北，兄往從否？」關公曰：「昔日之言，安肯背之？文遠須為我致意丞相。」張遼將關公之言，回告曹操。操曰：「吾自有計留之。」

且說關公正尋思間，忽報有故人相訪。及請入，

卻不相識。關公問曰：「公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。」關公大驚，急退左右，問曰：「先生此來，必有所為？」震出書一緘，遞與關公。公視之，乃玄德書也。其略云：

備與足下，自桃園締盟，誓以同死；今何中道相違，割恩斷義？君必欲取功名，圖富貴，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！書不盡言，死待來命！

關公看書畢，大哭曰：「某非不欲尋兄，奈不知所在也。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？」震曰：「玄德望公甚切，公既不背舊盟，宜速往見。」關公曰：「人生天地間，無終始者，非君子也。吾來時明白，去時

不可不明白。吾今作書，煩公先達知兄長，容某辭卻曹操，奉二嫂來相見。震曰：「倘曹操不允，為之奈何？」公曰：「吾寧死，豈肯久留於此？」震曰：「公速作回書，免致劉使君懸望。」關公寫書答云：

竊聞義不負心，忠不願死。羽自幼讀書，粗知禮義，觀羊角哀、左伯桃之事，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。

前守下邳，內無積粟，外無援兵；欲即效死，奈有二嫂之重，未敢斷首捐軀，致負所託；故爾暫且羈身，冀圖後會。近至汝南，方知兄信；即當面辭曹操，奉二嫂歸。羽但懷異心，神人共戮。披肝瀝膽，筆楮難窮。瞻拜有期，伏惟照鑒！

陳震得書自回。關公入內告知二嫂，隨即至相府，拜辭曹操。操知來意，乃懸迴避牌於門。關公怏怏而回，命舊日跟隨人役，收拾車馬，早晚伺候；分付宅中，所有原賜之物，盡皆留下，分毫不可帶去。次日再往相府辭謝，門首又挂迴避牌。關公一連去了數次，皆不得見；乃往張遼家相探，欲言其事，遼亦託疾不出。關公思曰：「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。我去志已決，豈可復留？」即寫書一封，辭謝曹操。書略曰：

羽少事皇叔，誓同生死；皇天后土，實聞斯言。前者下邳失守，所請三事，已蒙恩諾。今探知故主現在袁紹軍中，回思昔日之盟，豈容違背？新恩雖厚，

舊義難忘。茲特奉書告辭，伏惟照察。其有餘恩未報，願以俟之異日。

寫畢封固，差人去相府投遞；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，一一封置庫中，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，請二夫人上車。關公上赤兔馬，手提青龍刀，率領舊日跟隨人役，護送車仗，逕出北門。門吏擋之。關公怒目橫刀，大喝一聲，門吏皆退避。關公既出門，謂從者曰：「汝等護立車仗先行，但有追趕者，吾自當之，勿得驚動二位夫人。」從者推車，望官道進發。

卻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，左右報關公呈書。操即看畢，大驚曰：「雲長去矣！」忽北門守將飛

報：「關公奪門而去，車仗鞍馬二十餘人，皆望北行。」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：「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。美女十人，另居內室。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。丞相所撥人役，皆不帶去，只帶原跟從人，及隨身行李，出北門去了。」眾皆愕然。一將挺身出曰：「某願將鐵騎三千，去生擒關某，獻與丞相！」眾視之，乃將軍蔡陽也。正是：欲離萬丈蛟龍穴，又遇三千狼虎兵。蔡陽要趕關公，畢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：美髯公千里走單騎，漢壽侯五
關斬六將

卻說曹操部下諸將中，自張遼而外，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，其餘亦皆敬服；獨蔡陽不服關公，故今日聞其去，欲住追之。操曰：「不忘故主，來去明白，真丈夫也。汝等皆當效之。」遂叱退蔡陽，不令去趕。程昱曰：「丞相待關某甚厚，今彼不辭而去，亂言片楮，冒瀆鈞威，其罪大矣。若縱之使歸袁紹，是與虎添翼也。不若追而殺之，以絕後患。」

操曰：「吾昔已許之，豈可失信？彼各為其主，勿追也。」因謂張遼曰：「雲長封金挂印，財賄不足以動其心，爵祿不足以移其志，此等人吾深敬之。想他去此不遠，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。汝可先去請住他，待我與他送行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，使為後日記念。」張遼領命，單騎先往。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。

卻說雲長所騎赤馬，日行千里，本是趕不上；因欲護送車仗，不敢縱馬，按轡徐行。忽聽背後有人大叫：「雲長且慢行！」回頭視之，見張遼拍馬而至。關公教車仗從人，只管望大路緊行；自己勒住赤兔馬，按定青龍刀，問曰：「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？」

遼曰：「非也。丞相知兄遠行，欲來相送，特先使我請住台駕，別無他意。」關公曰：「便是丞相鐵騎來，吾願決一死戰！」遂立馬於橋上望之。見曹操引數十騎，飛奔前來；背後乃是許褚，徐晃，于禁，李典之輩。

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，令諸將勒住馬匹，左右排開。關公見眾人手中皆無軍器，方始放心。操曰：「雲長行何太速？」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：「某前曾稟過丞相，今故主在河北，不由某不急去。累次造府，不得參見，故拜書告辭，封金挂印，納還丞相。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。」操曰：「吾欲取信於天下，安肯有負前言？恐將軍途中乏用，等具路資相

送。」一將便從馬上托過黃金一盤。

關公曰：「累蒙恩賜，尚有餘資。留此黃金以賞將士。」操曰：「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，何必推辭？」關公曰：「區區微勞，何足挂齒。」操笑曰：「雲長天下義士，恨吾福薄，不得相留。錦袍一領，略表寸心。」令一將下馬，雙手捧袍過來。雲長恐有他變，不敢下馬，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，勒馬回頭稱謝曰：「蒙丞相賜袍，異日更得相會。」遂下橋望北而去。

許褚曰：「此人無禮太甚，何不擒之？」操曰：「彼一人一騎，吾數十餘人，安得不疑？吾言既出，

不可追也。」曹操自引眾將回城，於路歎想雲長不已。

不說曹操自回。且說關公來趕車仗，約行三十里，卻只不見。雲長心慌，縱馬四下尋之。忽見山頭一人，大叫：「關將軍且住！」雲長舉目視之，只見一少年，黃巾錦衣，持槍跨馬，馬項下懸著首級一顆，引百餘步卒，飛奔前來。公問曰：「汝何人也？」

少年棄鎗下馬，拜伏於地。雲長恐是詐，勒馬持刀問曰：「壯士，願通姓名。」答曰：「吾本襄陽人；姓廖，名化，字元儉。因世亂流落江湖，聚眾五

百餘人，劫掠為生。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，誤將兩夫人劫掠上山。吾問從者，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。且聞將軍護送在此，吾即欲送下山來。杜遠出言不遜，被某殺之。今獻頭與將軍請罪。」關公曰：「二夫人何在？」化曰：「現在山中。」關公教急取下山。不移時，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。

關公下馬停刀，叉手於車前問候曰：「二嫂受驚否？」二夫人曰：「若非廖將軍保全，已被杜遠所辱。」關公問左右曰：「廖化怎生救夫人？」左右曰：「杜遠劫上山去，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。廖化問起根由，好生拜敬；杜遠不從，已被廖化殺了。」關公聽言，乃拜謝廖化。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。

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，未可作伴，乃謝卻之。廖化又拜送金帛，關公亦不受。廖化拜別，自引人伴山谷中去了。

雲長將曹操贈袍事，告知二嫂，催促車仗前行。至天晚，投一村莊安歇。莊主出迎，鬚髮皆白，問曰：「將軍姓甚名誰？關公施禮曰：「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。」老人曰：「莫非斬顏良，文醜的關公否？」公曰：「便是。」老人大喜，便請入莊。關公曰：「車上還有二位夫人。」老人便喚妻女出迎。

二夫人至草堂上，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。老人請公坐，公曰：「尊嫂在上，安敢就坐？」老人乃

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，自於草堂款待關公。關公問老人姓名。老人曰：「吾姓胡，名華。桓時曾為議郎，致仕歸鄉。今有小兒胡班，在滎陽太守王植部下為從事。將軍若從此處經過，某有一書寄與小兒。」

關公允諾。次日早膳畢，請二嫂上車，取了胡華書信，相別而行，取路投洛陽來。前至一關，名東嶺關。把關將姓孔，名秀，引五百軍兵在土嶺上把守。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，軍士報知孔秀，秀出關來迎。關公下馬，與孔秀施禮。秀曰：「將軍何往？」公曰：「某辭丞相，特往河北尋兄。」秀曰：「河北袁紹，正是丞相對頭；將軍此去，必有丞相對頭。」公

曰：「因行期忽迫，不曾討得。」秀曰：「既無文憑，待我差人稟過丞相，方可放行。」關公曰：「待去稟時，須誤了我行程。」秀曰：「法度所拘，不得不如此。」關公曰：「汝不容我過關乎？」秀曰：「汝要過去，留下老小為質。」

關公大怒，舉刀就殺孔秀。秀退入關去，鳴鼓聚軍，披挂上馬，殺下關來，大喝曰：「汝今敢過去麼！」關公約退車仗，縱馬提刀，竟不打話，直取孔秀。秀挺鎗來迎。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鋼刀起處，孔秀屍橫馬下。眾軍便走。關公曰：「軍士休走。吾殺孔秀，不得已也，與汝等無干。借汝眾軍之口，傳語曹丞相，言孔秀欲害我，我故殺之。」

眾軍俱拜於馬前。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出關，望洛陽進發。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。韓福急聚眾將商議。牙將孟坦曰：「既無丞相文憑，即係私行；若不阻擋，必有罪責。」韓福曰：「關公勇猛，顏良，文醜，俱為所殺。今不可力敵，只須設計擒之。」孟坦曰：「吾有一計；先將鹿角攔定關口，待他到時，小將引兵和他交鋒，佯敗誘他來追，公可用暗箭射之。若關某墜馬，即擒解許都，必得重賞。」

商議停當，人報關公車仗已到。韓福彎弓插箭，引一千人馬，排列關口，問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關公馬上欠身言曰：「吾漢壽亭侯關某，敢借過路。」韓福曰：「有曹丞相文憑否？」關公曰：「事冗不曾討

得。」韓福曰：「吾奉丞相鈞命，鎮守此地，專一盤詰往來奸細。若無文憑，即係逃竄。」關公怒曰：「東嶺孔秀，已被吾殺。汝亦欲尋死耶？」韓福曰：「誰人與我擒之？」

孟坦出馬，輪雙刀來取關公。關公約退車仗，拍馬來迎。孟坦戰不三合，撥回馬便走。關公趕來。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，不想關公馬快，早已趕上，一刀砍為兩段。關公勒馬回來，韓福閃在門首，盡力放了一箭，正射中關公左臂。公用口拔出箭，血流不住，飛馬逕奔韓福，衝散眾軍。韓福急閃不及，關公手起刀落，帶頭連肩，斬於馬下；殺散眾軍，保護車仗。

關公割帛束住箭傷，於路恐人暗算，不敢久住，連夜投沂水關來。把關將乃并州人氏，姓卞，名喜，善使流星鎚；原是黃巾餘黨，後投曹操，撥來守關。當下聞知關公將到，尋思一計；就關前鎮國寺中，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，誘關公至寺，約擊盜為號，欲圖相害。安排已定，出關迎接關公。公見卞喜來迎，便下馬相見。喜曰：「將軍名震天下，誰不敬仰！今歸皇叔，足見忠義！」關公訴說斬孔秀，韓福之事。卞喜曰：「將軍殺之是也。某見丞相，代稟衷曲。」關公甚喜，同上馬過了沂水關，到鎮國寺前下馬。眾僧鳴鐘出迎。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，本寺有僧三十餘人。內有一僧，卻是關公同鄉人，法名

普淨。

當下普淨已知其意，向前與關公問訊，曰：「將軍離蒲東幾年矣？」關公曰：「將及二十年矣。」普淨曰：「還認得貧僧否？」公曰：「離鄉多年，不能相識。」普淨曰：「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。」卞喜見普淨敘出鄉里之情，恐有走泄，乃叱之曰：「吾欲請將軍赴宴，汝僧人何得多言！」關公曰：「不然。鄉人相遇，安得不敘舊情耶？」

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。關公曰：「二位夫人在車上，可先獻茶。」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，然後請關入方丈。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，以目視關公。公會意，

命左右持刀緊隨。卞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。關公曰：「卞君請關某，是好意？還是歹意？」卞喜未及回言，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，乃大喝卞喜曰：「吾以汝為好人，安敢如此！」

卞喜知事泄，大叫：「左右下手！」左右方欲動手，皆被關公拔劍砍之。卞喜下堂遶廊而走，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。卞喜暗取飛鎚擲打關公。關公用刀隔開鎚，趕將入去，一刀劈卞喜為兩段，隨即回身來看二嫂。早有軍人圍住，見關公來，四下奔走。關公趕散，謝普淨曰：「若非吾師，已被此賊害矣。」普淨曰：「貧僧此處難容，收拾衣鉢，亦往他處雲游也。後會有期，將軍保重。」

關公稱謝，護送車仗，住滎陽進發。滎陽太守王植，卻與韓福是兩親家；聞得關公殺了韓福，商議欲暗害關公，乃使人守住關口。待關公到時，王植出關，喜笑相迎。關公訴說尋兄之事。植曰：「將軍於路驅馳，夫人車上勞困，且請入城，館驛中暫歇一宵，來日登途未遲。」

關公見王植意甚殷勤，遂請二嫂入城。館驛中皆鋪陳了當。王植請公赴宴，公辭不往；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。關公因於路辛苦，請二嫂膳畢，就正房歇定；令從者各自安歇，飽餵馬匹。關公亦解甲憩息。

卻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：「關某背丞相而

逃，又於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，死罪不輕！此人武勇難敵。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，一人一個火把，待三更時分，一齊放火；不問是誰，盡皆燒死！吾亦自引軍接應。」胡班領命，便點起軍士，密將乾柴引火之物，搬於館驛門首，約時舉事。胡班尋思：「我久聞關雲長之名，不識如何模樣，試往窺之。」乃至驛中，問驛吏曰：「關將軍在何處？」答曰：「正廳上觀書者是也。」

胡班潛至廳前，見關公左手綽髯，於燈下几看書。班見了，失聲歎曰：「真天人也！」公問何人。胡班入拜曰：「滎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。」關公曰：「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？」班曰：「然也。」公

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。班看畢，歎曰：「險些誤殺忠良！」遂密告曰：「王植心懷不仁，欲害將軍，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，約於三更放火。今某當先去開了城門，將軍急收拾出城。」

關公大驚，忙披挂提刀上馬，請二嫂上車，盡出館驛，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。關公急來到城邊，只見城門已開。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。胡班還去放火。關公行不到數里，背後火把照耀，人馬趕來。當先王植大叫：「關某休走！」關公勒馬，大罵：「匹夫！我與你無讎，如何令人放火燒我？」王植拍馬挺鎗，逕奔關公；被關公攔腰一刀，砍為兩段。人馬都趕散。關公催車仗速行，於路感胡班不已。

行至滑州界首，有人報與劉延。延引數十騎，出郭而迎。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：「太守別來無恙！」延曰：「公今欲何往？」公曰：「辭了丞相，去尋吾兄。」延曰：「玄德在袁紹處，紹乃丞相讎人，如何容公去？」公曰：「昔日曾言定來。」延曰：「今黃河渡口關隘，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。恐不容將軍過去。」公曰：「太守應付船隻，若何？」延曰：「船隻雖有，不敢應付。」公曰：「我前者誅顏良，文醜，亦曾與足下解厄。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，何也？」延曰：「只恐夏侯惇知之，必然罪我。」

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，遂自催車仗前進。到黃河渡口，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？關公曰：「漢壽亭侯

關某也。」琪曰：「今欲何往？」關公曰：「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，敬來借渡。」琪曰：「丞相公文何在？」公曰：「吾不受丞相節制，有甚公文？」琪曰：「吾奉夏侯將軍將令，守把關隘，你便插翅，也飛不過去！」關公大怒曰：「你知我於路斬戮攔截者乎？」琪曰：「你只殺得無名下將，敢殺我麼？」關公怒曰：「汝比顏良，文醜，若何？」

秦琪大怒，縱馬提刀，直取關公。二馬相交，只一合，關公刀起，秦琪頭落。關公曰：「當吾者已死，餘人不必驚走。速備船隻，送我渡河。」軍士急撐舟傍岸。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。渡過黃河，便是袁紹地方。關公所歷關隘五處，斬將六員。後人有詩歎

曰：

掛印封金辭漢相，尋兄遙望遠途還。馬騎赤兔行千里，刀偃青龍出五關。忠義慨然沖宇宙，英雄從此震江山。獨行斬將應無敵，今古留題翰墨間。

關公於馬上自歎曰：「吾非欲沿途殺人，奈事不得已也。曹公知之，必以我為負恩之人矣。」正行間，忽見一騎自北而來，大叫：「雲長少住！」關公勒馬視之，乃孫乾也。關公曰：「自汝南相別，一向消息若何？」

乾曰：「劉辟，龔都，自將軍回兵之後，復奪了

汝南；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，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。不想河北將士，各相妒忌。田豐尚囚獄中；沮授黜退不用；審配，郭圖，各自爭權；袁紹多疑，主持不定。某與劉皇叔商議，先求脫身之計。今皇叔已住汝南會合劉辟去了。恐將軍不知，反到袁紹處，或為所害，特遣某於路迎接將來。幸於此得見。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。」

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。夫人問其動靜。孫乾備說：「袁紹二次欲斬皇叔，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。夫人可與皇叔到此相會。」二夫人皆掩面垂淚。關公依言，不投河北去，逕取汝南來。

正行之間，背後塵埃起處，一彪人馬趕來。當先夏侯惇大叫「關某休走！」正是：六將阻關徒受死，一軍攔路復爭鋒。畢竟關公怎生脫身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：斬蔡陽兄弟釋疑，會古城主臣聚義

卻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，不想夏侯惇領二百餘騎，從後追來。孫乾保車仗前行。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：「汝來趕我，有失丞相大度。」夏侯惇曰：「丞相無明文傳報，汝於路殺人，又斬吾部將，無禮太甚！我特來擒你，獻與丞相發落！」

言訖，便拍馬挺鎗欲鬥。只見後面一騎飛來，大叫「不可與雲長交戰！」關公按轡不動。來使於懷中

取出公文，謂夏侯惇曰：「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，恐於路關隘攔截，故遣某持齎公文，遍行諸處。」惇曰：「關某於路，殺把關將士，丞相知否？」來使曰：「此卻未知。」惇曰：「我只活捉他去見丞相，待丞相自放他。」關公怒曰：「吾豈懼汝耶！」拍馬持刀，直取夏侯惇。

惇挺鎗來迎。兩馬相交，戰不十合，忽又一騎飛至，大叫「二將軍少歇！」惇停鎗問來使曰：「丞相叫擒關某乎？」使者曰：「非也。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，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。」惇曰：「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？」使者曰：「未知。」惇曰：「既未知其殺人，不可放去。」指揮手下軍士，將關公圍

住。關公大怒，舞刀迎戰。

兩個正欲交鋒，陣後一人飛馬而來，大叫：「雲長，元讓，休得爭戰！」眾視之，乃張遼也。二人各勒住馬。張遼近前言曰：「奉丞相鈞旨；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，恐於路有阻，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，任便放行。」惇曰：「秦琪是蔡陽之甥。他將秦琪託付我處，今被關某所殺，怎肯干休？」遼曰：「我見蔡將軍，自有分解。既丞相大度，教放雲長去，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。」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。遼曰：「雲長今欲何往？」關公曰：「聞兄長又不在袁紹處，吾今將遍天下尋之。」遼曰：「既未知玄德下落，且再回見丞相，若何？」關公笑曰：「安有是理！文遠回

見丞相，幸為我謝罪。」說畢，與張遼拱手而別。

於是張遼與夏侯惇領兵自回。關公趕上車仗，與孫乾說知此事。二人並馬而行。行了數日，忽值大雨滂沱，行裝盡濕。遙望山岡邊有一所莊院，關公引著車仗，到彼借宿。莊內一老人出迎。關公具言來意。老人曰：「某姓郭，名常，世居於此。久聞大名，幸得瞻拜。」遂宰羊置酒相待，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。郭常陪關公，孫乾於草堂飲酒。一邊烘焙行李，一邊餵養馬匹。

至黃昏時候，忽見一少年，引數人入莊，逕上草堂。郭常喚曰：「吾兒來拜將軍。」因謂關公曰：

「此愚男也。」關公問何來。常曰：「射獵方回。」少年見過關公，即下堂去了。常流涕言曰：「老夫耕讀傳家，止生此子，不務本業，惟以游獵為事。是家門不幸也！」關公曰：「方今亂世，若武藝精熟，亦可以取功名，何云不幸？」常曰：「他若肯習武藝，便是有志之人；今專務游蕩，無所不為，老夫所以憂耳！」

關公亦為歎息。至更深，郭常辭出。關公與孫乾方欲就寢，忽聞後院馬嘶人叫。關公急喚從人，卻都不應，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。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，從人正與莊客廝打。公問其故。從人曰：「此人來盜赤兔馬，被馬踢倒。我等聞叫喚之聲，起來巡

看，莊客們反來廝鬧。」公怒曰：「鼠賊焉敢盜吾馬！」

恰待發作，郭常奔至告曰：「不肖子為此歹事，罪合萬死！奈老妻最憐愛此子，乞將軍仁慈寬恕！」關公曰：「此子果然不肖，適纔老翁所言，真知子莫若父也。我看翁面，且姑恕之。」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，喝散莊客，與孫乾回草堂歇息。次日，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，謝曰：「犬子冒瀆虎威，深感將軍恩恕。」關公令將喚出，我以正言教之。常曰：「他於四更時分，又引數個無賴之徒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

關公謝別郭常，奉二嫂上車，出了莊院，與孫乾

並馬，護著車仗，取山路而行。不及三十里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，為首兩騎馬。前面那人，頭裹黃巾，身穿戰袍；後面乃郭常之子也。黃巾者曰：「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！來者快留下赤兔馬，放你過去！」關公大笑曰：「無知狂賊！汝既從張角為盜，亦知劉，關，張兄弟三人名字否？」黃巾者曰：「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，卻未識其面。汝何人也？」

公乃停刀立馬，解開鬚囊，出長髯令視之。其人滾鞍下馬，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。關公問其姓名。告曰：「某姓裴，名元紹。自張角死後，一向無主，嘯聚山林，權於此處藏伏。今早這廝來報；有一

客人，騎一匹千里馬，在我家投宿。特邀某來劫奪此馬。不想卻遇將軍。」郭常之子拜伏乞命。關公曰：「吾看汝父之面，饒你性命！」

郭子抱頭鼠竄而去。公謂元紹曰：「汝不識吾面，何以知吾名？」元紹曰：「離此二十里有一臥牛山。山上有一關西人，姓周，名倉，兩臂有千斤之力。面孔虬髯，形容甚偉。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，張寶死，嘯聚山林。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，恨無門路相見。」關公曰：「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。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，勿自陷其身。」元紹拜謝。

正說話間，遙望一彪人馬來到。元紹曰：「此必

周倉也。」關公乃立馬待之。果見一人，黑面長身，持槍乘馬，引眾而至；見了關公，驚喜曰：「此關將軍也！」疾忙下馬俯，伏道傍曰：「周倉參拜。」關公曰：「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？」倉曰：「舊隨黃巾張寶時，曾識尊顏；恨失身賊黨，不得相隨。今日幸得拜見。願將軍不棄，收為步卒，早晚執鞭隨鐙，死亦甘心！」公見其意甚誠，乃謂曰：「汝若隨我，汝手下人伴若何？」倉曰：「願從則俱從；不願從者，聽之可也。」

於是眾人皆曰：「願從。」關公乃下馬至車前稟問二嫂。甘夫人曰：「叔叔自離許都，於路獨行至此，歷過多少艱難，未嘗要軍馬相隨；前廖化欲相

投，叔既卻之，今何獨容周倉之眾耶？我輩女流淺見，叔自斟酌。」公曰：「嫂嫂之言是也。」遂謂周倉曰：「非關某寡情，奈二夫人不從。汝等且回山中，待我尋見兄長，必來相招。」周倉頓首告曰：「倉乃一粗莽之夫，失身為盜；今遇將軍，如重見天日，豈忍復錯過？若以眾人相隨為不便，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。倉隻身步行，跟隨將軍，雖萬里不辭也！」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。甘夫人曰：「一二人相從，無妨於事。」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。元紹曰：「我亦願隨關將軍。」周倉曰：「汝若去時，人伴皆散；且當權時統領。我隨關將軍去，但有住紮處，便來取你。」

元紹怏怏而別。周倉跟著關公，往汝南進發。行了數日，遙見一座山城。公問土人：「此何處也？」

土人曰：「此名古城。數月前有一將軍，姓張，名飛，引數十騎到此，將縣官逐去，占住古城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。今聚有三五千人馬，四遠無人敢敵。」

關公喜曰：「吾弟自徐州失散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誰想卻在此！」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，教來迎接二嫂。卻說張飛在芒碭山中，住了月餘，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，偶過古城，入縣借糧；縣官不肯，飛怒，因就逐去縣官，奪了縣印，占住城池，權且安身。當日孫乾領關公命，入城見飛。施禮畢，具言：「玄德離了袁紹處，投汝南去了。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

此，請將軍出迎。」

張飛聽罷，更不回言，隨即披挂持丈八矛上馬，引一千餘人，逕出北城門。孫乾驚訝，又不敢問，只得隨出城來。關公望見張飛到來，喜不自勝；付刀與周倉接了，拍馬來迎。只見張飛圓睜環眼，倒豎虎鬚，吼聲如雷，揮矛向關公便搠。關公大驚，連忙閃過，便叫：「賢弟何故如此？豈忘了桃園結義耶？」飛喝曰：「你既無義，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！」關公曰：「我如何無義？」飛曰：「你背了兄長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賜爵。今又來賺我！我今與你併個死活！」關公曰：「你原來不知，我也難說。現放著二位嫂嫂在此，賢弟請自問。」

二夫人聽得，揭簾而呼曰：「三叔何故如此？」飛曰：「嫂嫂住著。且看我殺了負義的人，然後請嫂嫂入城。」甘夫人曰：「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暫時棲身曹氏。今知你哥哥在汝南，特不避險阻，送我們們到此。三叔休錯見了。」糜夫人曰：「二叔向在許都，原出於無奈。」飛曰：「嫂嫂休要被他人瞞過了！忠臣寧死而不辱。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！」關公曰：「賢弟休屈了我。」孫乾曰：「雲長特來尋將軍。」飛喝曰：「如何你也胡說！他那裏有好心！必是來捉我！」關公曰：「我若捉你，須帶軍馬來。」飛把手指曰：「兀的不是軍馬來也！」

關公回顧，果見塵埃起處，一彪人馬來到。風吹

旗號，正是曹軍。張飛大怒曰：「今還敢支吾麼？」挺丈八蛇矛便搦將來。關公急止之曰：「賢弟且住，你看我斬此來將，以表我真心。」飛曰：「你果有真心，我這裏三通鼓罷，便要你斬來將！」關公應諾。

須臾，曹軍至。為首一將，乃是蔡陽，挺刀縱馬大喝曰：「你殺吾外甥秦琪，卻原來逃在此！吾奉丞相命，特來拿你！」關公更不打話，舉刀便砍。張飛親自擂鼓。只見三通鼓未盡，關公刀起處，蔡陽頭已落地。眾軍士俱走。關公活捉執認旗的小卒過來，問取來由。小卒告說：「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，十分忿怒，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。丞相不肯，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。不想在這裏遇著將軍。」關公聞言，教去

張飛前告說其事。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；小卒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，飛方纔信。

正說間，忽城中軍士來報：「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，不知是甚人。」張飛心中疑慮，便轉出南門看時，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。見了張飛，滾鞍下馬。視之，乃糜竺，糜芳也。飛亦下馬相見。竺曰：「自徐州失散，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。使人遠近打聽，知雲長降了曹操，主公在於河北；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。只不知將軍在此。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；有一姓張的將軍，如此模樣，今據古城。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，故來尋訪。幸得相見！」飛曰：「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，已知哥哥下落。」

二糜大喜，同來見關公，并參見二夫人。飛遂迎請二嫂入城。至衙中坐定，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，張飛方纔大哭，參拜雲長。二糜亦俱傷感。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，一面設宴賀喜。

次日，張飛欲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玄德。關公曰：「賢弟可保護二嫂，暫住此城，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消息。」飛允諾。關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。劉辟，龔都，接著，關公便問：皇叔何在？劉辟曰：「皇叔到此住了數日，為見軍少，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了。」關公怏怏不樂。孫乾曰：「不必憂慮。再苦一番驅馳，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，同至古城便了。」

關公依言，辭了劉辟，龔都，回至古城，與張飛說知此事。張飛便欲同至河北。關公曰：「有此一城，便是我等安身之處，未可輕棄。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，尋見兄長，來此相會。賢弟可堅守此城。」飛曰：「兄斬他顏良，文醜，如何去得？」關公曰：「不妨。我到彼當見機而行。」遂喚周倉問曰：「臥牛山裴元紹處，共有多少人馬？」倉曰：「約有四百。」關公曰：「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。汝可往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，從大路上接來。」

倉領命而去。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。將至界首，乾曰：「將軍未可輕入，只在此間暫歇。待某先入見皇叔，別作商議。」關公依言，先打

發孫乾去了。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，便與從人到彼投宿。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，與關公施禮。公具以實告。老翁曰：「某亦姓關，名定。久聞大名，幸得瞻謁。」遂命二子出見，款留關公，并從人俱留於莊內。

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玄德，具言前事。玄德曰：「簡雍亦在此間，可暗請來同議。」少頃，簡雍至，與孫乾相見畢，共議脫身之計。雍曰：「主公明日見袁紹，只說要往荊州，說劉表共破曹操，便可乘機而去。」玄德曰：「此計大妙！但公能隨我去否？」雍曰：「某亦自有脫身之計。」

商議已定。次日，玄德入見袁紹，告曰：「劉景升鎮守荊襄九郡，兵精糧足，宜與相約，共攻曹操。」紹曰：「吾嘗遣使約之，奈彼未肯相從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人是備同宗，備往說，必無推阻。」紹曰：「若得劉表，勝劉辟多矣。」遂命玄德行。紹又曰：「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，欲來河北；吾當殺之，以雪顏良，文醜，之恨！」玄德曰：「明公前欲用之，吾故召之。今何又欲殺之耶？且顏良、文醜比之二鹿耳，雲長乃一虎也。失二鹿而得一虎，何恨之有？」紹笑曰：「吾固愛之，故戲言耳。公可再使人召之，令其速來。」玄德曰：「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。」

紹大喜從之。玄德出，簡雍進曰：「玄德此去，

必不回矣。某願與偕往；一則同說劉表，二則監住玄德。」紹然其言，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。郭圖諫紹曰：「劉備前去說劉辟，未見成事；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荊州，必不返矣。」紹曰：「汝勿多疑，簡雍自有見識。」郭圖嗟呀而出。

卻說玄德先命孫乾出城，問報關公；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，上馬出城。行至界首，孫乾接著，同往關定莊上。關公迎門接拜，執手啼哭不止。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。玄德問其姓名。關公曰：「此人與弟同姓，有二子；長子關寧，學文；次子關平，學武。」關定曰：「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，未識肯容納否？」玄德曰：「年幾何矣？」定曰：「十八歲

矣。」玄德曰：「既蒙長者厚意，吾弟尚未有子，今即以賢郎為子，若何？」關定大喜，便命關平拜關公為父，呼玄德為伯父。玄德恐袁紹追之，急收拾起行。關平隨著關公，一齊起身。關定送了一程自回。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。

正行間，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。關公引他見了玄德。問其何故受傷，倉曰：「某未至臥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將單騎而來，與裴元紹交鋒，只一合，刺死裴元紹，盡數招降人伴，占住山寨。倉到彼招誘人伴時，止有這幾個過來，餘者俱懼怕，不敢擅離。倉不忿，與那將交戰，被他連勝數次，身中三槍；因此來報主公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人怎生模樣？姓甚名誰？」

「倉曰：「極其雄壯，不知姓名。」

於是關公縱馬當先，玄德在後，逕投臥牛山來。周倉在山下叫罵，只見那將全副披挂，持槍驟馬，引眾下山。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：「來者莫非子龍否？」那將見了玄德，滾鞍下馬，拜伏道旁。原來果然是趙子龍。玄德，關公，俱下馬相見，問其何由至此。雲曰：「雲自別使君，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，以致兵敗自焚。袁紹屢次招雲。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，因此未往。後欲至徐州投使君，又聞徐州失守，雲長已歸曹操，使君又在袁紹處。雲幾番欲來相投，只恐袁紹見怪。四海飄零，無容身之地。前偶過此處，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，雲因殺之，借此安身。近

聞翼德在古城，欲往投之，未知真實。今幸得遇使君！」

玄德大喜，訴說從前之事。關公亦訴前事。玄德曰：「吾初見子龍，便有留戀不捨之情。今幸得相遇！」雲曰：「雲奔走四方，擇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。今得相隨，大稱平生。雖肝腦塗地，無恨矣。」

當日就燒毀山寨，率領人眾，盡隨玄德前赴古城。張飛，糜竺，糜芳，迎接入城，各相拜訴。二夫人具言雲長之事，玄德感歎不已。於是殺牛宰馬，先拜謝天地，然後遍勞諸軍。玄德見兄弟重聚，將佐無

缺，又新得了趙雲，關公又得了關平，周倉，二人，歡喜無限，連飲數日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

當時手足似瓜分，信斷音稀杳不聞。今日君臣重聚義，正如龍虎會風雲。時玄德，關，張，趙雲，孫乾，簡雍，糜竺，糜芳，關平，周倉，統領馬步軍校共四五百人。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，恰好劉辟，龔都，差人來請。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紮，招軍買馬，徐圖征進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袁紹見玄德不回，大怒，欲起兵伐之。郭圖曰：「劉備不足慮。曹操乃勁敵也，不可不除。劉表雖據荊州，不足為強。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，地連六

郡，謀臣武士極多，可使人結之，共攻曹操。」紹從其言，即修書遣陳震為使，來會孫策。正是：只因河北英雄去，引出江東豪傑來。未知其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：小霸王怒斬于吉，碧眼兒坐領江東

卻說孫策自霸江東，兵精糧足。建安四年，襲取廬江，敗劉勳，使虞翻馳檄豫章，豫章太守華歆投降。自此聲勢大振，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。曹操知孫策強盛，歎曰：「獅兒難與爭鋒也！」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，兩家結婚。留張紘在許昌。孫策求為大司馬，曹操不許。策恨之，常有襲許都之心。於是吳郡太守許貢，乃暗遣使赴許都，上書於曹操。其略曰：孫策驍勇，與項籍相似。朝廷宜外示榮

寵，召還京師；不可使居外鎮，以為後患。

使者齎書渡江，被防江將士所獲，解赴孫策處。策觀書大怒，斬其使，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。貢至，策出書示之，叱曰：「汝欲送我於死地耶！」命武士絞殺之。貢家屬皆逃散。有家客三人，欲為許貢報仇，恨無其便。一日，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，趕起一大鹿，策縱馬上山逐之。

正趕之間，只見樹林之內，有三個人持槍帶弓而立。策勒馬問曰：「汝等何人？」答曰：「乃韓當軍士也。在此射鹿。」策方舉轡欲行，一人挺槍望策左腿便刺。策大驚，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，劍刃忽墜，

止存劍靶在手。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，正中孫策面頰。策就拔面上箭，取弓回射放箭之人，應弦而倒。那二人舉槍向孫策亂擲，大叫曰：「我等是許貢家客，特來為主人報仇！」策別無器械，只以弓拒之，且拒且走。二人死戰不退。策身被數鎗，馬亦帶傷。

正危急之時，程普引數人至。孫策大叫：「殺賊！」程普引眾齊上，將許貢家客砍為肉泥。看孫策時，血流滿面，被傷至重；乃以刀割袍，裹其傷處，救回吳會養病。後人有詩贊許家三客曰：

孫郎智勇冠江湄，射獵山中受困危。許客三人能死義，殺身豫讓未為奇。

卻說孫策受傷而回，使人尋請華佗醫治。不想華佗已往中原去了，止有徒弟在吳，命其治療。其徒弟曰：「箭頭有藥，毒已入骨。須靜養百日，方可無虞。若怒氣衝激，其瘡難治。」

孫策為人最是性急，恨不得即日便愈。將息到二十餘日，忽聞張紘有使者自許昌回，策喚問之。使者曰：「曹操甚懼主公；其帳下謀士，亦俱敬服；惟有郭嘉不服。」策曰：「郭嘉曾有何說？」使者不敢言。策怒，固問之。使者只得從實告曰：「郭嘉曾對曹操言；主公不足懼也。輕而無備，性急少謀，乃匹夫之勇耳；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。」策聞言，大怒曰：「匹夫安敢料吾！吾誓取許昌！」遂不待瘡愈，

便欲商議出兵。張昭諫曰：「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，今何因一時之忿，自輕萬乘之軀？」

正話間，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。策喚入問之。震具言袁紹欲結東吳為外應，共攻曹操。策大喜，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，設宴款待陳震。飲酒久間，忽見諸將互相耳語，紛紛下樓。策怪問何故。左右曰：「有于神仙者，今從樓下過，諸將欲往拜之耳。」

策起身憑欄觀之，見一道人，身披鶴氅，手攜藜杖，立於當道，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。策怒曰：「是何妖人？快與我擒來！」左右曰：「此人姓于，名吉。寓居東方，往來吳會。普施符水，救人萬病，無

有不驗。當世呼為神仙，未可輕瀆。」策愈怒，喝令「速速擒來！違者斬！」

左右不得已，只得下樓，擁于吉至樓上。策叱曰：「狂道怎敢煽惑人心！」于吉曰：「貧道乃瑯琊宮道士。順帝時曾入山採藥，得神書於水上，號曰太平青領道，凡百餘卷，皆治人疾病方術。貧道得之，惟務代天宣化，普救萬人。未曾取人毫釐之物，安得煽惑人心？」策曰：「汝毫不取人，衣服飲食，從何而得？汝即黃巾張角之流。今若不誅，必為後患！」叱左右斬之。張昭諫曰：「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，並無過犯，不可殺害。」策曰：「此等妖人，吾殺之，何異屠豬狗！」

眾官皆苦諫，陳震亦勸。策怒未息，命且囚於獄中。眾官俱散。陳震自歸館驛安歇。孫策歸府，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。夫人喚孫策入後堂，謂曰：「吾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縲綫。此人多曾醫人疾病，軍民敬仰，不可加害。」策曰：「此乃妖人，能以妖術惑眾，不可不除！」夫人再三勸解。策曰：「母親勿聽外人妄言。兒自有區處。」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。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，吉在獄中時，盡去其枷鎖；及策喚取，方帶枷鎖而出。

策訪知大怒，痛責獄吏，仍將于吉械繫下獄。張昭等數十人，連名作狀，拜求孫策，乞保于神仙。策曰：「公等皆讀書人，何不達理？昔交州有一刺史張

津，聽信邪教，鼓瑟焚香，常以紅帕裹頭，自稱可助出軍之威，後竟為敵軍所殺。此等事甚無益，諸君自未悟耳。吾欲殺于吉，正思禁邪覺迷也。」呂範曰：「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。方今天旱，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？」策曰：「吾且看此妖人若何。」遂命於獄中取出于吉，開其枷鎖，令登壇求雨。

吉領命，即沐浴更衣，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。百姓觀者，填街塞巷。于吉謂眾人曰：「吾求三尺甘霖，以救萬民，然我終不免一死。」眾人曰：「若有靈驗，主公必然敬服。」于吉曰：「氣數至此，恐不能逃。」

少頃，孫策親至壇中下令；若午時無雨，即焚死于吉。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。將及午時，狂風驟起。風過處，四下陰雲漸合。策曰：「時已近午，空有陰雲，而無甘雨，正是妖人！」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，四下舉火，燄隨風起。忽見黑煙一道，沖上空，一聲響亮，雷電齊發，大雨如注。頃刻之間，街市成河，溪澗皆滿，足有三尺甘雨。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，大喝一聲，雲收雨住，復見太陽。

於是眾官及百姓，共將于吉扶下柴堆，解去繩索，再拜稱謝。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，不顧衣服，乃勃然大怒，叱曰：「晴雨乃天地之定數，妖人偶乘其便，你等何得如此惑亂！」掣寶劍令左右殺了

于吉。眾官力諫。策怒曰：「爾等皆欲從于吉造反耶！」眾官乃不敢復言。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地。只見一道青氣，投東北去了。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，以正妖妄之罪。

是夜風雨交作，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。守屍軍士報知孫策。策怒，欲殺守屍軍士。忽見一人，從堂前徐步而來，視之，卻是于吉。策大怒，正欲拔劍砍之，忽然昏倒於地。左右急救入臥內，半晌方甦。吳太夫人來視疾，謂策曰：「吾兒屈殺神仙，故招此禍。」策笑曰：「兒自幼隨父出征，殺人如麻，何曾有為禍之理？今殺妖人，正絕大禍，安得反為我禍？」夫人曰：「因汝不信，以致如此；今可作好事以禳

之。」策曰：「吾命在天，妖人決不能為禍，何必禳耶？」夫人料勸不信，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。

是夜三更，策臥於內宅，忽然陰風驟起，燈滅而復明。燈影之下，見于吉立於前。策大喝曰：「吾平生誓誅妖妄，以靖天下！汝既為陰鬼，何敢近我！」取床頭劍擲之，忽然不見。吳太夫人聞之，轉生憂悶。策乃扶病強行，以寬母心。母謂策曰：「聖人云：『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！』」又云：『禱爾于上下神祇。』鬼神之事，不可不信。汝屈殺于先生，豈無報應？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，汝可親往拜禱，自然安妥。」

策不敢違母命，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。道士接入，請策焚香，策焚香而不謝。忽香爐中煙起不散，結成一座華蓋，上面端坐著于吉。策怒，唾罵之；走離殿宇，又見于吉立於殿門，怒目視策。策顧左右曰：「汝等見妖鬼否？」左右皆云：「未見。」策愈怒，拔佩劍望于吉擲去，一人中劍而倒。眾視之，乃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，被劍砍入腦袋，七竅流血而死。策命扛出葬之。

比及出觀，又見于吉走入觀門來。策曰：「此觀亦藏妖之所也！」遂坐於觀前，命武士五百人拆毀之。武士方上屋揭瓦，卻見于吉立於屋上，飛瓦擲地。策大怒，傳令逐出本觀道士，放火燒燬殿宇。火

起處，又見于吉立於火光之中。策怒歸府，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。策乃不入府，隨點起三軍，出城外下寨，傳喚眾將商議，欲起兵助袁紹夾攻曹操。眾將俱曰：「主公玉體違和，未可輕動。且待平愈，出兵未遲。」

是夜孫策宿於寨內，又見于吉披髮而來。策於帳中叱喝不絕。次日，吳太夫人傳令，召策回府。策乃歸見其母。夫人見策形容憔悴，泣曰：「兒失形矣！」策即引鏡自照，果見形容十分瘦損，不覺失驚，顧左右曰：「吾奈何憔悴至此耶！」

言未已，忽見于吉立於鏡中。策拍鏡大叫一聲，

金瘡迸裂，昏絕於地。夫人令扶入臥內。須臾甦醒，自歎曰：「吾不能復生矣！」隨召張昭等諸人，及弟孫權，至臥榻前，囑付曰：「天下方亂，以吳越之眾，三江之固，大可有為。子布等幸善相吾弟。」乃取印綬與孫權曰：「若舉江東之眾，決機於兩陣之間，與天下爭衡，卿不如我；舉賢任能，使各盡力以保江東，我不如卿。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，善自圖之！」

權大哭，拜受印綬。策告母曰：「兒天年已盡，不能奉慈母。今將印綬付弟，望母朝夕訓之。父兄舊人，慎勿輕怠。」母哭曰：「恐汝弟年幼，不能任大事，當復如何？」策曰：「弟才勝兒十倍，足當

大任。倘內事不決，可問張昭，外事不決，可問周瑜——恨周瑜不在此，不得面囑之也！」又喚諸弟囑曰：「吾死之後，汝等並輔仲謀。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，眾共誅之。骨肉為逆，不得入祖墳安葬。」諸弟泣受命。又喚妻喬夫人謂曰：「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，汝須孝養尊姑。早晚汝妹入見，可囑其轉致周郎，盡心輔佐吾弟，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。」言訖，瞑目而逝。年止二十六歲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獨戰東南地，人稱小霸王。運籌如虎踞，決策似鷹揚。威鎮三江靖，名聞四海香。臨終遺大事，專意屬周郎。

孫策既死，孫權哭倒於床前。張昭曰：「此非將軍哭時也，宜一面治喪事，一面理軍國大事。」權乃收淚。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，請孫權出堂，受眾文武謁賀。孫權生得方頤大口，碧眼紫髯。昔漢使劉琬入吳，見孫家諸昆仲，因語人曰：「吾遍觀孫氏兄弟，雖各才氣秀達，然皆祿祚不終。惟仲謀形貌奇偉，骨格非常，乃大貴之表，又享高壽，眾皆不及也。」

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，掌江東之事。經理未定，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。權曰：「公瑾已回，吾無憂矣。」原來周瑜守禦巴丘，聞知孫策中箭被傷，因此回來問候；將至吳郡，聞策已亡，故星夜來奔喪。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。吳太夫人出，

以遺囑之語告瑜。瑜拜伏於地曰：「敢不效犬馬之力，繼之以死！」

少頃，孫權入。周瑜拜見畢，權曰：「願公無忘先兄遺命。」瑜頓首曰：「願以肝腦塗地，報知己之恩。」權曰：「今承父兄之業，將何策以守之？」瑜曰：「自古『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』。為今之計，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為輔，然後江東可定也。」權曰：「先兄遺言，內事託子布，外事全賴公瑾。」瑜曰：「子布賢達之士，足當大任。瑜不才，恐負倚託之重，願薦一人以輔將軍。」

權問何人？瑜曰：「姓魯，名肅，字子敬。臨淮

東川人也。此人胸懷韜略，腹隱機謀。早年喪父，事母至孝。其家極富，嘗散財以濟貧乏。瑜為居巢長之時，將數百人過臨淮，因乏糧，聞魯肅家有兩困米，各三千斛，因往求助。肅即指一困相贈。其慷慨如此。平生好擊劍騎射，寓居曲阿。祖母亡，還葬東城。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鄭寶，肅尚躊躇未往。今主公可速召之。」

權大喜，即命周瑜往聘。瑜奉命親往，見肅敘禮畢，具道孫權相慕之意。肅曰：「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湖，某將就之。」瑜曰：「昔馬援對光武云：『當今之世，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。』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，納奇錄異，世所罕有。足下不須他計，只同我往

投東吳為是。」肅從其言，遂同周瑜來見孫權。權甚敬之，與之談論，終日不倦。

一日，眾官皆散，權留魯肅共飲，至晚同榻抵足而臥。夜半，權謂肅曰：「方今漢室傾危，四方紛擾；孤承父兄餘業，思為桓文之事，君將何以教我？」肅曰：「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，以項羽為害也。今之曹操可比項羽，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？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，曹操不可卒除。為將軍計，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。今乘北方多務，剿除黃祖，進伐劉表，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。然後建號帝王，以圖天下，此高祖之業也。」

權聞言大喜，披衣起謝；次日厚贈魯肅，并將衣服幃帳等物，賜肅之母。肅又薦一人見孫權，此人博學多才，事母至孝。覆姓諸葛，名瑾，字子瑜，瑯琊南陽人也。權拜之為上賓。瑾勸權勿通袁紹，且順曹操，然後乘便圖之。權依言，乃遣陳震回，以書絕袁紹。

卻說曹操聞孫策已死，欲起兵下江南。侍御史張紘諫曰：「乘人之喪而伐之，既非義舉；若其不克，棄好成仇；不如因而善遇之。」操然其說，乃即奏封孫權為將軍，兼領會稽太守；既令張紘為會稽都尉，齎印往江東。孫權大喜，又得張紘回吳，即命與張昭同理政事。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。此人姓顧，名雍，

子元嘆，乃中郎蔡邕之徒；其為人少言語，不飲酒，嚴厲正大。權以為丞，行太守事。自是孫權威震江東，深得民心。

且說陳震回見袁紹，具說「孫策已亡，孫權繼立。曹操封之為將軍，結為外應矣。」袁紹大怒，遂起冀、青、幽、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，復來攻取許昌。正是：江南兵革方休息，冀北干戈又復興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回：戰官渡本初敗績，劫烏巢孟德燒糧

卻說袁紹興兵，望官渡進發。夏侯惇發書告急。曹操起軍七萬，前往迎敵，留荀彧守許都。紹兵臨發，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：「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，不可妄興大兵，恐有不利。」逢紀譖曰：「主公興仁義之師，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？」

紹因怒，欲斬田豐。眾官告免。紹恨曰：「待吾破了曹操，明正其罪！」遂催軍進發。旌旗遍野，刀

劍如林。行至陽武，下定寨柵。沮授曰：「我軍雖眾，而勇猛不及彼軍；彼軍雖精，而糧草不如我軍。彼軍無糧，利在急戰；我軍有糧，宜且緩守。若能曠以日月，則彼軍不戰自敗矣。」紹怒曰：「田豐慢我軍心，吾回日必斬之。汝安敢又如此！」——叱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。——「待我破曹之後，與田豐一體治罪！」

於是下令，將大軍七十萬，東西南北，週圍安營，連絡九十餘里。細作探知虛實，報至官渡。曹軍新到，聞之皆懼。曹操與眾謀士商議。荀攸曰：「紹軍雖多，不足懼也。我軍俱精銳之士，無不一以當十。但利在急戰。若遷延日月，糧草不敷，事可憂

矣。」操曰：「所言正合吾意。」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。紹軍來迎，兩邊排成陣勢。審配撥弩手一萬，伏於兩翼；弓箭手五千，伏於門旗內，約響齊發。

三通鼓罷，袁紹金盔金甲，錦袍玉帶，立馬陣前。左右排列著張郃、高覽、韓猛、淳于瓊等諸將。旌旗節鉞，甚是嚴整。曹陣上門旗開處，曹操出馬。許褚、張遼、徐晃、李典等，各持兵器，前後擁衛。曹操以鞭指袁紹曰：「吾於天子之前，保奏你為大將軍；今何故謀反？」紹怒曰：「汝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！罪惡彌天，甚於莽、卓，乃反誣人造反耶！」操曰：「吾今奉詔討汝！」紹曰：「吾奉衣帶詔討賊！」

操怒，使張遼出戰。張郃躍馬來迎。二將鬥了四五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曹操見了，暗暗稱奇。許褚揮刀縱馬，直出助戰。高覽挺槍接住。四員將捉對兒廝殺。曹操令夏侯惇、曹洪，各引三千軍，齊衝彼陣。審配見曹軍來衝陣，便令放起號砲。兩下萬弩並發，中車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。曹軍如何抵敵，望南急走。袁紹驅兵掩殺，曹軍大敗，盡退至官渡。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。審配曰：「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，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，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。操若棄此而去，吾得此隘口，許昌可破矣。」

紹從之，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，用鐵鍬土擔，齊來曹操寨邊，壘土成山。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，欲

待出去衝突，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，不能前進。十日之內，築成土山五十餘座，上立高櫓，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。曹軍大懼，皆頂著遮箭牌守禦。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，箭下如雨。曹軍皆蒙楯伏地，袁軍吶喊而笑。曹操見軍慌亂，集眾謀士問計。劉曄進曰：「可作發石車以破之。」操令曄進車式，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，分布營牆內，正對著土山上雲梯。候弓箭手射箭時，營內一齊拽動石車，砲石飛空，往上亂打。人無躲處，弓箭手死者無數。袁軍皆號其車為「霹靂車」。

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。審配又獻一計；令軍人用鐵暗打地道，直透曹營內，號為「掘子軍」。曹兵

望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，報知曹操。操又問計於劉曄。曄曰：「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，發掘伏道，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。」操曰：「何以禦之？」曄曰：「可遠營掘長塹，則彼伏道無用也。」操連夜差軍掘塹。袁軍掘伏道到塹邊，果不能入，空費軍力。

卻說曹操守官渡，自八月起，至九月終，軍力漸乏，糧草不繼，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；遲疑未決，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。彧以書報之。書略曰：

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，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，欲與明公決勝負，公以至弱當至強，若不能制，必為所乘；是天下之大機也。紹軍雖眾，而不能用；以公

之神武明哲，何向而不濟？今軍實雖少，未若楚、漢在滎陽、成皋也。公今畫地而守，扼其喉而使不能進，情見勢竭，必將有變。此用奇之時，斷不可失。惟明公裁察焉。

曹操得書大喜，令將士效力死守。紹軍約退三十餘里，操遣將出營巡哨。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，解見徐晃。晃問其軍中虛實。答曰：「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，先令我等探路。」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。荀攸曰：「韓猛匹夫之勇耳。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，從半路擊之，斷其糧草，紹軍自亂。」操曰：「誰人可往？」攸曰：「即遣徐晃可也。」

操遂差徐晃帶將史渙并所部兵先出，後使張遼、許褚引兵救應。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，解赴紹寨。正走之間，山谷內徐晃、史渙引軍截住去路，韓猛飛馬來戰。徐晃接住廝殺，史渙便殺散人夫，放火焚燒糧車。韓猛抵當不住，撥馬回走。徐晃催軍燒盡輜量。袁紹軍中，望見西北上火起，正驚疑間，敗軍報來：「糧草被劫。」

紹急遣張郃、高覽去截大路，正遇徐晃燒糧而回。恰欲交鋒，背後張遼、許褚軍到。兩下夾攻，殺散袁軍，四將合兵一處，回官渡寨中。曹操大喜，重加賞勞；又分軍於寨前結營，為犄角之勢。

卻說韓猛敗軍還營，紹大怒，欲斬韓猛，眾官勸免。審配曰：「行軍以糧食為重，不可不用心隄防。烏巢乃屯糧之處，必得重兵守之。」袁紹曰：「吾籌策已定，汝可回鄴都監督糧草，休教缺乏。」審配領命而去。袁紹遣大將淳于瓊，督領部將眭元進、韓莒子、呂威璜、趙叡等，引二萬人馬，守烏巢。那淳于瓊性剛好酒，軍士多畏之；既至烏巢，終日與諸將聚飲。

且說曹操軍糧告竭，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，星夜解赴軍前接濟。使者齎書而往；行不上三十里，被袁軍捉住，縛見謀士許攸。那許攸字子遠，少時曾與曹操為友，此時卻在袁紹處為謀士。當

下搜得使者所齎曹操催糧書信，逕來見紹曰：「曹操屯軍官渡，與我相持已久，許昌必空虛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，則許昌可拔，而曹操可擒也。今操糧草已盡，正可乘此機會，兩路擊之。」紹曰：「曹操詭計極多，此書乃誘敵之計也。」攸曰：「今若不取，後將反受其害。」

正話間，忽有使者自鄴郡來，呈上審配書。書中先說運糧事；後言許攸在冀州時，嘗濫受民間財物，且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入己，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。紹見書大怒曰：「濫行匹夫！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！汝與曹操有舊，想今亦受他財賄，為他作奸細，啜賺吾軍耳！本當斬首，今權且寄頭在項！可速

退出，今後不許相見！」

許攸出，仰天歎曰：「『忠言逆耳』，『豎子不足與謀！』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，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！」遂欲拔劍自刎。左右奪劍勸曰：「公何輕生至此？袁紹不納直言，後必為曹操所擒。公既與曹公有舊，何不棄暗投明？」只這兩句言語，點醒許攸；於是許攸逕投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本初豪氣蓋中華，官渡相持枉歎嗟。若使許攸謀見用，山河豈得屬曹家？

卻說許攸暗步出營，逕投曹寨，伏路軍人拿住。

攸曰：「我是曹丞相故友，快與我通報，說南陽許攸來見。」軍士忙報入寨中。時操方解衣歇息，聞說許攸私奔到寨，大喜，不及穿履，跣足出迎。遙見許攸，撫掌歡笑，攜手共入，操先拜於地。攸慌扶起曰：「公乃漢相，吾乃布衣，何謙恭如此？」操曰：「公乃操故友，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！」攸曰：「某不能擇主，屈身袁紹，言不聽，計不從，今特棄之來見故人。願賜收錄。」操曰：「子遠肯來，吾事濟矣。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。」攸曰：「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掩許都，首尾相攻。」操大驚曰：「若袁紹用子言，吾事敗矣。」攸曰：「公今軍糧尚有幾何？」操曰：「可支一年。」攸笑曰：「恐未必。」操曰：

「有半年耳。」

攸拂袖而起，趨步出帳曰：「吾以誠相投，而公見欺如是，豈吾所望哉！」操挽留曰：「子遠勿嗔，尚容實訴。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。」攸笑曰：「世人皆言孟德奸雄，今果然也。」操亦笑曰：「豈不聞兵不厭詐？」遂附耳低言曰：「軍中止有此月之糧。」攸大聲曰：「休瞞我，糧已盡矣！」操愕然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：「此書何人所寫？」操驚問曰：「何處得之？」攸以獲使之事相告。操執其手曰：「子遠既念舊交而來，願即有以教我。」攸曰：「明公以孤軍抗大敵，而不求急勝之方，此取死之道也。攸有一策，不過三日，使袁紹百

萬之眾，不戰自破。明公還肯聽否？」操喜曰：「願聞良策。」攸曰：「袁紹軍糧輜重，盡積烏巢，今撥淳于瓊把守。瓊嗜酒無備；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奇領兵到彼護糧，乘間燒其糧草輜重，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。」操大喜，重待許攸，留於寨中。

次日，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，準備往烏巢劫糧。張遼曰：「袁紹屯糧之所，安得無備？丞相未可輕往。恐許攸有詐。」操曰：「不然。許攸此來，天敗袁紹。今吾軍糧不給，難以久持；若不用許攸之計，是坐而待困也。彼若有詐，安肯留我寨中？且吾亦欲劫寨久矣。今劫糧之舉，計在必行，君請勿疑。」遼曰：「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。」操笑曰：「吾已籌之

熟矣。」便教荀攸、賈詡、曹洪同許攸守大寨，夏侯惇、夏侯淵領一軍伏於左，曹仁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，以備不虞。教張遼、許褚在前，徐晃、于禁在後，操自引諸將居中，共五千人馬，打著袁軍旗號，軍士皆束草負薪，人銜枚，馬勒口，黃昏時分，望烏巢進發。是夜星光滿天。

且說沮授被袁紹拘禁在軍中，是夜因見眾星朗列，乃命監者引出中庭，仰觀天象。忽見太白逆行，侵犯牛、斗之分，大驚曰：「禍將至矣！」遂連夜求見袁紹。時紹已醉臥，聽說沮授有密事啟報，喚入問之。授曰：「適觀天象，見太白逆行於柳、鬼之間，流光射入牛、斗之分，恐有賊兵劫掠之害。烏巢屯糧

之所，不可不提備。宜速遣精兵猛將，於間道山路巡哨，免為曹操所算。」紹怒叱曰：「汝乃得罪之人，何敢妄言惑眾！」因叱監者曰：「吾令汝拘囚之，何敢放出！」遂命斬監者，別喚人監押沮授。授出，掩淚歎曰：「我軍亡在旦夕，我屍骸不知落於何處也！」後人有詩歎曰：

逆耳忠言反見仇，獨夫袁紹少機謀；
烏巢糧盡根基拔，猶欲區區守冀州。

卻說曹操領兵夜行，前過袁紹別寨，寨兵問是何處軍馬。操使人應曰：「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。」袁軍見是自家旗號，遂不疑惑。凡過數處，皆詐稱蔣奇

之兵，並無阻礙。及到烏巢，四更已盡。操教軍士將束草周圍舉火，眾將校鼓譟直入。時淳于瓊方與眾將飲了酒，醉臥帳中；聞鼓譟之聲，連忙跳起問：「何故喧鬧？」言未已，早被撓鈞拖翻。眭元進、趙叡運糧方回，見屯上火起，急來救應。曹軍飛報曹操，說：「賊兵在後，請分軍拒之。」操大喝曰：「諸將只顧奮力向前，待賊至背後，方可回戰！」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。一霎時，火燄四起，煙迷太空。眭、趙二將驅兵來救，操勒馬回戰。二將抵敵不住，皆被曹軍所殺，糧草盡行燒絕。淳于瓊被擒見操，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，縛於馬上，放回紹營以辱之。

卻說袁紹在帳中，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，知是烏

巢有失，急出帳召文武，各官商議遣兵往救。張郃曰：「某與高覽同往救之。」郭圖曰：「不可。曹軍劫糧，曹操必然親往；操既自出，寨必虛空，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；操聞之，必速還；此孫臏『圍魏救趙』之計也。」張郃曰：「非也。曹操多謀，外出必為內備，以防不虞。今若攻操營而不拔，瓊等見獲，吾屬皆被擒矣。」郭圖曰：「曹操只顧劫糧，豈留兵在寨耶？」再三請劫曹營。紹乃遣張郃、高覽引軍五千，往官渡擊曹營；遣蔣奇領兵一萬，往救烏巢。

且說曹操殺散淳于瓊部卒，盡奪其衣甲旗幟，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，至山僻小路，正遇蔣奇軍馬。奇軍問之，稱是烏巢敗軍奔回。奇遂不疑，驅馬

逕過。張遼、許褚忽至，大喝：「蔣奇休走！」奇措手不及，被張遼斬於馬下，盡殺蔣奇之兵。又使人當先偽報云：「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。」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，只添兵往官渡。

卻說張郃、高覽攻打曹營，左邊夏侯惇，右邊曹仁，中路曹洪，一齊衝出，三下攻擊，袁軍大敗。比及接應軍到，曹操又從背後殺來，四下圍住掩殺。張郃、高覽奪路走脫。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，見淳于瓊耳鼻皆無，手足盡落。紹問：「如何失了烏巢？」敗軍告說：「淳于瓊醉臥，因此不能抵敵。」

紹怒，立斬之。郭圖恐張郃、高覽回寨證對是

非，先於袁紹前譖曰：「張郃、高覽見主公兵敗，心中必喜。」紹曰：「何出此言乎？」圖曰：「二人素有降曹之意，今遣擊寨，故意不肯用力，以致損折士卒。」紹大怒，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。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：「主公將殺汝矣。」及紹使至，高覽問曰：「主公喚我等為何？」使者曰：「不知何故。」覽遂拔劍斬來使。郃大驚。覽曰：「袁紹聽信讒言，必為曹操所擒；吾等豈可坐而待死？不如去投曹操。」郃曰：「吾亦有此心久矣。」

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，往曹操寨中投降。夏侯惇曰：「張、高二人來降，未知虛實。」操曰：「吾以恩遇之，雖有異心，亦可變矣。」遂開營門命二人

入。二人倒戈卸甲，拜伏於地。操曰：「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，不至有敗。今二將軍肯來相投，如微子去殷，韓信歸漢也。」遂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，高覽為偏將軍東萊侯。二人大喜。

卻說袁紹既去了許攸，又去了張郃、高覽，又失了烏巢糧，軍心皇皇。許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；張郃、高覽請為先鋒；操從之。即令張郃、高覽領兵往劫紹寨。當夜三更時分，出軍三路劫寨。混戰到明，各自收兵，紹軍折其大半。荀攸獻計曰：「今可揚言調撥人馬，一路取酸棗，攻鄴郡；一路取黎陽，斷袁兵歸路。袁紹聞之，必然驚惶，分兵拒我；我乘其兵動時擊之，紹可破也。」

操用其計，使大小三軍，四遠揚言。紹軍聞此信，來寨中報說：「曹操分兵兩路；一路取鄴郡，一路取黎陽去也。」紹大驚，急遣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，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，連夜起行。曹操探知袁紹兵動，便分大隊軍馬，八路齊出，直衝紹營。袁軍俱無鬥志，四散奔走，遂大潰。袁紹披甲不迭，單衣幅巾上馬；幼子袁譚後隨。張遼、許褚、徐晃、于禁四員將，引軍追趕袁紹。紹急渡河，盡棄圖書車仗金帛，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。

操軍追之不及，盡獲遺下之物。所殺八萬餘人，血流盈溝，溺水死者不計其數。操獲全勝，將所得金寶緞疋，給賞軍士。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，皆許都

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。左右曰：「可逐一點對姓名，收而殺之。」操曰：「當紹之強，孤亦不能自保，況他人乎？」遂命盡焚之，更不再問。

卻說袁紹兵敗而奔，沮授因被囚禁，急走不脫，為曹軍所獲，擒見曹操。操素與沮授相識。授見操，大呼曰：「授不降也！」操曰：「本初無謀，不用君言，君何尚執迷耶？吾若早得足下，天下不足慮也。」因厚待之，留於軍中。授乃於營中盜馬，欲歸袁氏。操怒，乃殺之。授至死神色不變。操歎曰：「吾誤殺忠義之士也！」命厚禮殯殮，為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，題其墓曰：「忠烈沮君之墓」。後人有詩贊曰：

河北多名士，忠貞推沮君。凝眸知陣法，仰面識天文。至死心如鐵，臨危氣似雲。曹公欽義烈，特與建孤墳。

操下令攻。正是：勢弱只因多算勝，兵強卻為寡謀亡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：曹操倉亭破本初，玄德荊州依
劉表

卻說曹操乘袁紹之敗，整頓軍馬，迤邐追襲。袁紹幅巾單衣，引八百餘騎，奔至黎陽北岸，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。紹以前事訴與義渠，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。眾聞紹在，又皆蟻聚，軍勢復振，議還冀州。軍行之次，夜宿荒山。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，遂私往聽之。卻是敗軍相聚，訴說喪兄失弟，棄伴亡親之苦，各各捶胸大哭；皆曰：「若聽田豐之言，我等怎遭此禍！」紹大悔曰：「吾不聽田豐之言，兵敗將

亡，今回去，有何面目見之耶！」

次日，上馬正行間，逢紀引軍來接。紹對逢紀曰：「吾不聽田豐之言，致有此敗。吾今歸去，羞見此人。」逢紀因譖曰：「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，撫掌大笑曰：『固不出吾之料！』」袁紹大怒曰：「豎儒怎敢笑我！我必殺之！」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。

卻說田豐在獄中。一日，獄吏來見豐曰：「與別駕賀喜。」豐曰：「何喜可賀？」獄吏曰：「袁將軍大敗而回，君必見重矣。」豐笑曰：「吾今死矣！」獄吏問曰：「人皆為君喜，君何言死也？」豐曰：「

袁將軍外寬而內忌，不念忠誠。若勝而喜，猶能赦我；今戰敗則羞，吾不望生矣。」

獄吏未信。忽使者齎劍至，傳袁紹命，欲取田豐之首，獄吏方驚。豐曰：「吾固知必死也。」獄吏皆流淚。豐曰：「大丈夫生於天地間，不識其主而事之，是無智也！今日受死，夫何足惜！」乃自刎於獄中。後人有詩曰：

昨朝沮授軍中死，今日田豐獄內亡。河北棟梁皆折斷，本初焉不喪家邦？

田豐既死，聞者皆為歎惜。袁紹回冀州，心煩意

亂，不理政事。其妻劉氏勸立後嗣。紹所生三子，長子袁譚字顯忠，出守青州，次子袁熙字顯奕，出守幽州，三子袁尚字顯甫，是紹後妻劉氏所出，生得形貌俊偉，紹甚愛之，因此留在身邊。自官渡兵敗之後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。紹乃與審配、逢紀、辛評、郭圖四人商議。原來審、逢二人，向輔袁尚；辛、郭二人，向輔袁譚。四人各為其主。

當下袁紹謂四人曰：「今外患未息，內事不可不早定，吾將議立後嗣。長子譚，為人性剛好殺；次子熙，為人柔懦難成；三子尚，有英雄之表，禮賢敬士，吾欲立之。公等之意若何？」郭圖曰：「三子之中，譚為長，今又居外；主公若廢長立幼，此亂萌

也。目下軍威稍挫，敵兵壓境，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？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，立嗣之事，再容後議。」

袁紹躊躇未決。忽報袁熙引兵六萬，自幽州來，袁譚引兵五萬，自青州來，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，自并州來，各至冀州助戰。紹喜，再整人馬，來戰曹操。時操引得勝之兵，陳列於河上，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。操見父老數人，鬚髮盡白，乃命入帳中賜坐，問之曰：「老丈多少年紀？」答曰：「皆近百歲矣。」操曰：「吾軍士驚擾汝鄉，吾甚不安。」父老曰：「桓帝時，有黃星見於楚、宋之分，遼東人殷馗善觀天文，夜宿於此，對老漢等言：『黃星見於乾

象，正照此間。後五十年，當有真人起於梁、沛之間。』今以年計之，整整五十年。袁本初重斂於民，民皆怨之。丞相興仁義之師，弔民伐罪，官渡一戰，破袁紹百萬之眾，正應當時殷墟之言，兆民可望太平矣。」操笑曰：「何敢當老丈所言？」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。號令三軍；如有下鄉殺人、家雞犬者，如殺人之罪。

於是軍民震服。操亦心中暗喜，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，得二三十萬，前至倉亭下寨。操提兵前進，下寨已定。次日，兩軍相對，各布成陣勢。操引諸將出陣，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前。操曰：「本初計窮力盡，何尚不思投降？直待刀臨項上，悔無

及矣！」紹大怒，回顧眾將曰：「誰敢出馬？」袁尚欲於父前逞能，便舞雙刀，揮馬出陣，來狂奔馳。操指問眾將曰：「此何人？」有識者答曰：「此袁紹三子袁尚也。」

言未畢，一將挺槍早出。操視之，乃徐晃部將史渙也。兩騎相交，不三合，尚撥馬刺斜而走。史渙趕來，袁尚拈弓搭箭，翻身背射，正中史渙左目，墜馬而死。袁紹見子得勝，揮鞭一指，大隊人馬，擁將過來混戰。大殺一場，各鳴金收軍還寨。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。程昱獻「十面埋伏」之計，勸操退軍於河上，伏兵十隊，誘紹追至河上；我軍無退路，必將死戰，可勝紹矣。

操然其計。左右各分五隊；左一隊夏侯惇、二隊張遼、三隊李典、四隊樂進、五隊夏侯淵；右一隊曹洪、二隊張郃、三隊徐晃、四隊于禁、五隊高覽。中軍許褚為先鋒。次日，十隊先進，埋伏左右已定。至半夜，操令許褚引兵前進，偽作劫寨之勢。袁紹五寨人馬，一齊俱起。許褚回軍便走。袁紹引軍趕來，喊聲不絕；比及天明，趕至河上，曹軍無去路。操大呼曰：「前無去路，諸軍何不死戰？」眾軍回身奮力向前。許褚飛馬當先，力斬十數將。袁軍大亂。袁紹退軍急回，背後曹軍趕來。

正行間，一聲鼓響，左邊夏侯淵、右邊高覽，兩軍衝出。袁紹聚三子一甥，死衝血路奔走。又行不到

十里，左邊樂進、右邊于禁殺出，殺得袁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又行不到數里，左邊李典、右邊徐晃，兩軍截殺一陣。袁紹父子膽喪心驚，奔入舊寨，令三軍造飯。方欲待食，左邊張遼、右邊張郃，逕來衝寨。紹慌上馬，前奔倉亭；人馬困乏，欲待歇息，後面曹操大軍趕來，袁紹捨命而走。

正行之間，左邊曹洪、右邊夏侯惇，擋住去路。紹大呼曰：「若不決死戰，必為所擒矣！」奮力衝突，得脫重圍。袁熙、高幹皆被箭傷。軍馬死亡殆盡。紹抱三子痛哭一場，不覺昏倒。眾人急救，紹口吐鮮血不止，歎曰：「吾自歷戰數十場，不意今日狼狽至此！此天喪吾也！汝等各回本州，誓與曹賊一決

雌雄！」便教辛評、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，恐曹操犯境；令袁熙仍回幽州，高幹仍回并州，各去收拾人馬，以備調用。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，令尚與審配、逢紀暫掌軍事。

卻說曹操自倉亭大勝，重賞三軍，令人探察冀州虛實。細作回報：「紹臥病在。袁尚、審配緊守城池。袁譚、袁熙、高幹皆回本州。」眾皆勸操急攻之。操曰：「冀州糧食極廣，審配又有機謀，未可急拔。見今禾稼在田，恐廢民業，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。」正議間，忽荀彧有書到，報說：「劉備在汝南得劉辟、龔都數萬之眾。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，乃令劉辟守汝南，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。丞相可速回

軍禦之。」操大驚，留曹洪屯兵河上，虛張聲勢。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。

卻說玄德與關、張、趙雲等，引兵欲襲許都。行近穰山地面，正遇曹兵殺來，玄德便於穰山下寨。軍分三隊；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，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，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。曹操兵至，玄德鼓譟而出。操布成陣勢，叫玄德打話。玄德出馬於門旗下。操以鞭指罵曰：「吾待汝為上賓，汝何背義忘恩？」玄德曰：「汝託名漢相，實為國賊！吾乃漢室宗親，奉天子密詔，來討反賊！」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。

操大怒，教許褚出戰。玄德背後趙雲，挺槍出

馬。二將相交，三十合不分勝負。忽然喊聲大震，東南角上，雲長衝突而來；西南角上，張飛引軍衝突而來。三處一齊掩殺。曹軍遠來疲困，不能抵當，大敗而走。玄德得勝回營。

次日，又使趙雲搦戰。操兵旬日不出。玄德再使張飛搦戰，操兵亦不出。玄德愈疑。忽報龔都運糧至，被曹軍圍住，玄德急令張飛去救。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逕取汝南，玄德大驚曰：「若如此，吾前後受敵，無所歸矣！」急遣雲長救之。兩軍皆去。

不一日，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，劉辟棄城而走，雲長現今被圍。玄德大驚。又報張飛去救龔

都，也被圍住了。玄德急欲回兵，又恐操兵後襲。忽報寨外許褚搦戰，玄德不敢出馬。候至天明，教軍士飽餐，步軍先起，馬軍後隨，寨中虛傳更點。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，轉過土山，火把齊明，山頭上大呼曰：「休教走了劉備！丞相在此專等！」玄德慌尋路走。趙雲曰：「主公勿憂，但跟某來。」趙雲挺槍躍馬，殺開條路，玄德掣雙股劍後隨。

正戰間，許褚追至，與趙雲力戰。背後于禁、李典又到。玄德見勢危，落荒而走。聽得背後喊聲漸遠，玄德望深山僻路，單馬逃生。捱到天明，側首一彪軍衝出。玄德大驚，視之，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，護送玄德家小前來；孫乾、簡雍、糜芳亦至，訴說：

「夏侯惇軍勢甚銳，因此棄城而走。曹兵趕來，幸得雲長當住，因此得脫。玄德曰：「不知雲長今在何處？」劉辟曰：「將軍且行，卻再理會。」

行到數里，一棒鼓響，前面擁出一彪人馬。當先大將，乃是張郃，大叫：「劉備快下馬受降！」玄德方欲退後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，一軍從山塢內擁出，為首大將，乃高覽也。玄德兩頭無路，仰天大呼曰：「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！事勢至此，不如就死！」欲拔劍自刎。劉辟急止之曰：「容某死戰，奪路救君。」言訖，便來與高覽交鋒。戰不三合，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。

玄德正慌，方欲自戰，高覽後軍忽然自亂，一將衝陣而來，槍起處，高覽翻身落馬。視之，乃趙雲也。玄德大喜。雲縱馬挺槍，殺散後隊，又來前軍獨戰張郃。郃與雲戰三十餘合，撥馬敗走。雲乘勢衝殺，卻被郃兵守住山隘，路窄不得出。

正奪路間，只見雲長、關平、周倉引三百軍到。兩下夾攻，殺退張郃。各出隘口，占住山險下寨。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。原來張飛去救龔都，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。飛奮力殺退夏侯淵，迤邐趕去，卻被樂進引軍圍住。雲長路逢敗軍，尋蹤而去，殺退樂進，與飛同回見玄德。

人報曹軍大隊趕來，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。玄德與關、張、趙雲在後，且戰且走。操見玄德去遠，收軍不趕。玄德敗軍不滿一千，狼狽而奔。前至一江，喚土人問之，乃漢江也。玄德權且安營。土人知玄德，奉獻羊酒，乃聚飲於沙灘之上。玄德歎曰：「諸君皆有王佐之才，不幸跟隨劉備。備之命窘，累及諸君。今日身無立錐，誠恐有誤諸君。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，以取功名乎？」

眾皆掩面而哭。雲長曰：「兄言差矣。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，數敗於羽，後九里山一戰成功，而開四百年基業。勝負兵家之常，何可自隳其志？」孫乾曰：「成敗有時，不必傷心。此離荊州不遠。劉景升

坐鎮九州，兵強糧足，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，何不往投之？」玄德曰：「但恐不容耳。」乾曰：「某願先往說之，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。」

玄德大喜，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。到郡入見劉表。禮畢，劉表問曰：「公從玄德，何故至此？」乾曰：「劉使君天下英雄，雖兵微將寡，而志欲匡扶社稷。汝南劉辟、龔都素無親故，亦以死報之。明公與使君，同為漢室之胄；今使君新敗，欲往江東投孫仲謀。乾諫言曰：『不可背親而向書疏。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，士歸之如水之投東，何況同宗乎？』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，惟明公命之。」

表大喜曰：「玄德，吾弟也。久欲相會，而不可得。今肯惠顧，實為幸甚。」蔡瑁譖曰：「不可。劉備先從呂布，後事曹操，近投袁紹，皆不克終，足可見其為人。今若納之，曹操必加兵於我，枉動干戈；不如斬孫乾之首，以獻曹操，操必重待主公也。」孫乾正色曰：「乾非懼死之人也。劉使君忠心為國，非曹操、袁紹、呂布等比。前此相從，不得已也。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，誼切同宗，故千里相投。爾何獻讒而妒賢如此耶！」

劉表聞言，乃叱蔡瑁曰：「吾主意已定，汝勿多言。」蔡瑁慚恨而出。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，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。玄德見表，執禮甚恭。表亦

相待甚厚。玄德引關、張等拜見劉表，表遂與玄德同入荊州，分撥院宅居住。

卻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，投奔劉表，便欲引兵攻之。程昱曰：「袁紹未除，而遽攻荊、襄，倘袁紹從北而起，勝負未可知矣。不如還兵許都，養軍蓄銳，待來年春煖，然後引兵先破袁紹，後取荊、襄。南北之利，一舉可收也。」

操然其言，遂提兵回許都。至建安八年，春正月，操復商議興兵。先差夏侯惇、滿寵鎮守汝南，以拒劉表；留曹仁、荀彧守許都；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。

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，今方稍愈，商議欲攻許都。審配諫曰：「舊歲官渡、倉亭之敗，軍心未振，尚當深溝高壘，以養軍民之力。」

正議間，忽報曹操進兵官渡，來攻冀州。紹曰：「若候兵臨城下，將至河邊，然後拒敵，事已遲矣。吾當自領大軍出迎。」袁尚曰：「父親病體未痊，不可遠征。兒願提兵前去迎敵。」紹許之，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，幽州取袁熙，并州取高幹，四路同破曹操。正是：纔向汝南鳴戰鼓，又從冀北動征鼙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：奪冀州袁尚爭鋒，決漳河許攸獻計

卻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，自負其勇，不待袁譚等兵至，自引兵數萬出黎陽，與曹軍前隊相迎。張遼當先出馬，袁尚挺槍來戰，不三合，架隔遮攔不住，大敗而走。張遼乘勢掩殺，袁尚不能主張，急急引軍奔回冀州。袁紹聞袁尚敗回，又受了一驚，舊病復發，吐血數斗，昏倒在地。劉夫人慌救入臥內，病勢漸危。劉夫人急請審配、逢紀，直至袁紹榻前，商議後事。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。劉夫人曰：「尚可繼後嗣」

否？」紹點頭。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。紹翻身大叫一聲，又吐血斗餘而死。後人有詩曰：

累世公卿立大名，少年意氣自縱橫。空招俊傑三千客，漫有英雄百萬兵。羊質虎皮功不就，鳳毛雞膽事難成。更憐一種傷心處，家難徒延兩弟兄。

袁紹既死，審配等主持喪事。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，盡行殺害；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，乃髡其髮，刺其面，毀其屍；其妒惡如此。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，並收而殺之。審配、逢紀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，領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牧，遣使報喪。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；知父死，便與郭圖、辛

評商議。圖曰：「主公不在冀州，審配、逢紀必立顯甫為主矣。當速行。」辛評曰：「審、逢二人，必預定機謀。今若速往，必遭其禍。」袁譚曰：「若當此如何？」郭圖曰：「可屯兵城外，觀其動靜。某當親往察之。」

譚依言。郭圖遂入冀州，見袁尚。禮畢，尚問：「兄何不至？」圖曰：「因抱病在軍中，不能相見。」尚曰：「吾受父親遺命，立我為主，加兄為車騎將軍。目下曹軍壓境，請兄為前部，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。」圖曰：「軍中無人商議良策，願乞審正南、逢元圖二人為輔。」尚曰：「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，如何離得？」圖曰：「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，

何如？」尚不得已，乃令二人拈鬪，拈著者便去。逢紀拈著，尚即命逢紀齎印緩，同郭圖赴袁譚軍中。紀隨圖至譚軍，見譚無病，心中不安，獻上印緩。譚大怒，欲斬逢紀。郭圖密諫曰：「今曹軍壓境，且只款留逢紀在此，以安尚心。待破曹之後，卻來爭冀州不遲。」

譚從其言。即時拔寨起行，前至黎陽，與曹軍相抵。譚遣大將汪昭出戰，操遣徐晃迎敵。二將戰不數合，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。曹軍乘勢掩殺，譚軍大敗。譚收敗軍入黎陽，遣人求救於尚。尚與審配計議，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。曹操探知救軍已到，遣樂進、李典引兵於半路接著，兩頭圍住盡殺之。袁譚知

尚止撥兵五千，又被半路坑殺，大怒，乃喚逢紀責罵。紀曰：「容某作書致主公，求其親自來救。」譚即令紀作書，遣人到冀州致袁尚。尚與審配共議。配曰：「郭圖多謀，前次不爭而去者，為曹軍在境也。今若破曹，必來爭冀州矣。不如不發救兵，借操之力以除之。」

尚從其言，不肯發兵。使者回報，譚大怒，立斬逢紀，議欲降曹。早有細作密報袁尚。尚與審配議曰：「使譚降曹，並力來攻，則冀州危矣。」乃留審配並大將蘇由固守冀州，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。尚問軍中誰敢為前部，大將呂曠、呂翔兄弟二人願去。尚點兵三萬，使為先鋒，先至黎陽。譚聞尚自來，大

喜，遂罷降曹之議。譚屯兵城中，尚屯兵城外，為犄角之勢。

不一日，袁熙、高幹皆領軍到城外，屯兵三處，每日出兵與操相持。尚屢敗，操兵屢勝。至建安八年春三月，操分路攻打，袁譚、袁熙、袁尚、高幹皆大敗，棄黎陽而走。操引兵迫至冀州。譚與尚入城堅守，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，虛張聲勢。操兵連日攻打不下。郭嘉進曰：「袁氏廢長立幼，而兄弟之間，權力相併，各自樹黨，急之則相救，緩之則相爭，不如舉兵南向荊州，征討劉表，以候袁氏兄弟之變；變成而後擊之，可一舉而定也。」

操善其言，命賈詡為太守，守黎陽；曹洪引兵守官渡。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。譚、尚聽知曹軍自退，遂相慶賀。袁熙、高幹各自辭去。袁譚與郭圖、辛評議曰：「我為長子，反不能承父業；尚乃繼母所生，反承大爵；心實不甘。」圖曰：「主公可勒兵城外，只做請顯甫、審配飲酒，伏刀斧手殺之，大事定矣。」譚從其言。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，譚將此計告之。修曰：「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今與他人爭鬥，自斷其手，而曰我必勝，安可得乎？夫棄兄弟而不親，天下其誰親之？彼讒人離間骨肉，以求一朝之利，願塞耳勿聽也。」

譚怒，叱退王修，使人去請袁尚。尚與審配商

議。配曰：「此必郭圖之計也。主公若往，必遭奸計；不如乘勢攻之。」袁尚依言，便披挂上馬，引兵五萬出城。袁譚見袁尚引軍來，情知事泄，亦即披挂上馬，與尚交鋒。尚見譚大罵。譚亦罵曰：「汝藥死父親，篡奪爵位，今又來殺兄耶！」二人親自交鋒，袁譚大敗。尚親冒矢石，衝突掩殺。譚引敗軍奔平原，尚收兵還。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，令岑璧為將，領兵前來。尚自引兵出冀州。

兩陣對圓，旗鼓相望。璧出罵陣，尚欲自戰。大將呂曠，拍馬舞刀，來戰岑璧；二將戰無數合，曠斬岑璧於馬下。譚兵又敗，再奔平原。審配勸尚進兵，追至平原。譚抵當不住，退入平原，堅守不出。尚三

面圍城攻打。譚與郭圖計議。圖曰：「今城中糧少，彼軍方銳，勢不相敵。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，使操將兵攻冀州，尚必還救。將軍引兵夾擊之，尚可擒矣。若操擊破尚軍，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。操軍遠來，糧食不繼，必自退去；我可以仍據冀州，以圖進取也。」

譚從其言，問曰：「使人可為使？」圖曰：「辛評之弟辛毗，字佐治，見為平原令。此人乃能言之士，可命為使。」譚即召辛毗。毗欣然而至。譚修書付毗，使三千軍送毗出境。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。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，表遣玄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。未及交鋒，辛毗到操寨。見操禮畢，操問其來意，毗具

言袁譚相求之意，呈上書信。

操看書畢，留辛毗於寨中，聚文武計議。程昱曰：「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，不得已而來降，不可准信。」呂虔、滿寵亦曰：「丞相既引兵至此，安可復舍表而助譚？」荀攸曰：「三公之言未善。以愚意度之，天下方有事，而劉表坐保江、漢之間，不敢展足，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；袁氏據四州之地，帶甲數十萬，若二子和睦，共守成業，天下事未可知也。今其兄弟相攻，勢窮而投我，我提兵先除袁尚，後觀其變。並滅袁譚，天下定矣。此機會不可失也。」

操大喜，便邀辛毗飲酒，謂之曰：「袁譚之降，

真耶詐耶？袁尚之兵，果可必勝耶？」毗對曰：「明公勿問真與詐也，只論其勢可耳。袁氏連年喪敗，兵革疲於外，謀臣誅於內；兄弟讒隙，國分為二；加之饑饉並臻，天災人困；無問智愚，皆知土崩瓦解。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。今明公提兵攻鄴，袁尚不還救，則失巢穴；若還救，則譚踵襲其後。以明公之威，擊疲憊之眾，如迅風之掃秋葉也。不此之圖，而伐荊州，荊州豐樂之地，國和民順，未可搖動。況四方之患，莫大於河北。河北既平，則霸業成矣。願明公詳之。」操大喜曰：「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！」即日督軍還取冀州。玄德恐操有謀，不敢追襲，引兵自回荊州。

卻說袁尚知曹軍渡河，急急引軍還鄴，命呂曠、呂翔斷後。袁譚見尚退軍，乃大起平原軍馬，隨後趕來。行不到數十里，一聲砲響，兩軍齊出，左邊呂曠，右邊呂翔，兄弟二人截住袁譚。譚勒馬告二將曰：「吾父在日，吾並未慢待二將軍，今何從吾弟而見迫耶。」

二將聞言，乃下馬降譚。譚曰：「勿降我，可降曹丞相。」二將因隨譚歸營。譚候操軍至，引二將見操。操大喜，以女許譚為妻，即令呂曠、呂翔為媒。譚請操攻取冀州。操曰：「方今糧草不接，搬運勞苦，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，以通糧道，然後進兵。」令譚且居平原。操引軍退屯黎陽，封呂曠、呂翔為

列侯，隨軍聽用。郭圖謂袁譚曰：「曹操以女許婚，恐非真意。今又封賞呂曠、呂翔，帶去軍中，此乃牢籠河北人心。後必終為我禍。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，暗使人送與二呂，令作內應。待操破了袁尚，可乘便圖之。」

譚依言，遂刻將軍印二顆，暗送與二呂。二呂受訖，逕將印來稟曹操。操大笑曰：「譚暗送印者，欲汝等為內助，待我破袁尚之後，就中取事耳。汝等權且受之，我自有主張。」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。

且說袁尚與審配商議：「今曹兵運糧入白溝，必來攻冀州，如之奈何？」配曰：「可發檄使武安長尹

楷屯毛城，通上黨運糧道；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，遙為聲援。主公可進兵平原，急攻袁譚。先絕袁譚，然後破曹。」袁尚大喜，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，使馬延、張顛二將為先鋒，連夜起兵攻打平原。譚知尚兵來近，告急於操。操曰：「吾今番必得冀州矣。」

正說間，適許攸自許昌來；聞尚又攻譚，入見操曰：「丞相坐守於此，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？」操笑曰：「吾已料定矣。」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，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。兵臨本境，楷引軍來迎。楷出馬，操曰：「許仲康安在？」許褚應聲而出，縱馬直取尹楷。楷措手不及，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，餘眾奔潰。操盡招降之，即勒兵取邯鄲。沮鵠進兵來迎。張遼出

馬，與鵠交鋒，戰不三合，鵠大敗，遼從後追趕。兩馬相離不遠，遼急取弓射之，應弦落馬。操指揮軍馬掩殺，眾皆奔散。

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。曹洪已近城下。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山，又暗掘地道以攻之。審配設守堅固，法令甚嚴，東門守將馮禮，因酒醉有誤巡警，配痛責之。馮禮懷恨，潛地出城降操。操問破城之策，禮曰：「突門內土厚，可掘地道而入。」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，夤夜掘地道而入。

卻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。當夜在突門閣上，望見城外無燈火。配曰：「馮

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。」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闌門，門閉，馮禮及三百壯士，皆死於土內。操折了這一場，遂罷地道之計，退軍於洹水之上，以候袁尚回兵。袁尚攻平原，聞曹操已破尹楷、沮鵠，大軍圍困冀州，乃掣兵回救。部將馬延曰：「從大路去，曹操必有伏兵；可取小路，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營，必解圍也。」

尚從其言，自領大軍先行，令馬延與張顛斷後。早有細作去報曹操。操曰：「彼若從大路上來，吾當避之；若從西山小路而來，一戰可擒也。吾料袁尚必舉火為號，令城中接應。吾可分兵擊之。」於是分撥已定。

卻說袁尚出滏水界口，東至陽平，屯軍陽平亭，離冀州十七里，一邊靠著滏水。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，至夜焚燒為號，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，直至城下，大叫：「開門！」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，於入城中，說：「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，等候接應；若城中兵出，亦舉火為號。」配教城中堆草放火，以通音信。孚曰：「城中無糧，可發老弱殘兵並婦人出降；彼必不為備，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。」配從其論。

次日，城上豎起白旗，上寫「冀州百姓投降」。操曰：「此是城中無糧，教老弱百姓投降；後必有兵出也。」操教張遼、徐晃各引三千軍馬，伏於兩邊。

操自乘馬，張麾蓋至城下。果見城門開處，百姓扶老攜幼，手持白旗而出。百姓纔出盡，城中兵突出。操教將紅旗一招，張遼、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，城中兵只得復回。操自飛馬趕來，到吊橋邊，城中弩箭如雨，射中操盔，險透其頂。眾將急救回陣。操更衣換馬，引眾將來攻尚寨，尚自迎敵。

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，兩軍混戰，袁尚大敗。尚引兵退往西山下寨，令人催取馬延、張顛軍來。不知曹操已使呂曠、呂翔去招安二將。二將隨二呂來降，操亦封為列侯。即日進兵攻打西山，先使二呂、馬延、張顛截斷袁尚糧道。

尚情知西山守不住，夜走溢口。安營未定，四下火光並起，伏兵齊出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。尚軍大潰，退走五十里，勢窮力極，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。操佯許之，卻連夜使張遼、徐晃去劫寨。尚盡棄印綬節鉞，衣甲輜重，望中山而逃。操回軍攻冀州。許攸獻計曰：「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？」

操然其計，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塹，周圍四十里。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，卻掘得甚淺。配暗笑曰：「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。河深可灌，如此之淺，有何用哉？」遂不為備。

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並力發掘，比及天明，廣深

二丈，引漳水灌入城中，水深數尺。更兼糧絕，軍士皆餓死。辛毗在城外，用槍挑袁尚印綬衣服，招安城內之人。審配大怒，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，就於城上斬之，將頭擲下。辛毗號哭不已。審配之姪審榮，素與辛毗相厚；見辛毗家屬被害，心中懷恨，乃密寫獻門之書，拴於箭上，射下城來。軍士拾獻辛毗，毗將書獻操。操先下令；如入冀州，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；軍民降者免死。

次日天明，審榮大開西門，放曹兵入。辛毗躍馬先入，軍將隨後殺入冀州。審配在東南城樓上，見操軍已入城中，引數騎卜城死戰，正迎徐晃交馬。徐晃生擒審配，綁出城來，路逢辛毗。毗咬牙切齒，以鞭

指配首曰：「賊殺才！今日死矣！」配大罵辛毗：「賊徒！引曹操破我冀州，我恨不殺汝也！」

徐晃解配見操。操曰：「汝知獻門接我者乎？」

配曰：「不知。」操曰：「此汝姪審榮所獻也。」配怒曰：「小兒行乃至於此！」操曰：「昨孤至城下，何城中弩箭之多耶？」配曰：「恨少！恨少！」操曰：「卿忠於袁氏，不容不如此；今肯降吾否？」配曰：「不降！不降！」辛毗哭拜於地曰：「家屬八十餘口，盡遭此賊殺害。願丞相戮之，以雪此恨！」配曰：「吾生為袁氏臣，死為袁氏鬼，不似汝輩讒諂阿諛之賊！可速斬我！」操教牽出。臨受刑，叱行刑者曰：「吾主在北，不可使我面南而死！」乃向北跪，

引頸就刃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河北多名士，誰如審正南？命因昏主喪，心與古人參。忠直言無隱，廉能志不貪。臨亡猶北面，降者盡羞慚。

審配既死，操憐其忠義，命葬於城北。眾將請曹操入城。操方欲起行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，操視之，乃陳琳也。操謂之曰：「汝前為本初作檄，但罪狀孤，可也；何乃辱及祖、父耶？」琳答曰：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耳。」左右勸操殺之；操憐其才，乃赦之，命為從事。

卻說操長子曹丕，字子桓，時年十八歲。丕初生時，有雲氣一片，其色青紫，圓如車蓋，覆於其室，終日不散。有望氣者，密謂操曰：「此天子氣也。令嗣貴不可言。」丕八歲能屬文，有逸才，博古通今，善騎射，好擊劍。時操破冀州，丕隨父在軍中，先領隨身軍，逕投袁紹家，下馬拔劍而入。有一將當之曰：「丞相有命，諸人不許入紹府。」丕叱退，提劍入後堂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，向前欲殺之。正是：

四世公侯已成夢，一家骨肉又遭殃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：曹丕乘亂納甄氏，郭嘉遺計定
遼東

卻說曹丕不見二婦人啼哭，拔劍欲斬之。忽見紅光
滿目，遂按劍而問曰：「汝何人也？」一婦人告曰：
「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。」丕曰：「此女何人？」
劉氏曰：「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。因熙出鎮幽州，
甄氏不肯遠行，故留於此。」

丕拖此女近前，見披髮垢面。丕以衫袖拭其面而
觀之，見甄氏玉肌花貌，有傾國之色。遂對劉氏曰：

「吾乃曹丞相之子也。願保汝家，汝勿憂慮。」遂按劍坐於堂上。

卻說曹操統領眾將，入冀州城，將入城門，許攸縱馬近前，以鞭指城門呼操曰：「阿瞞，汝不得我，安得入此門？」操大笑。眾將聞言，俱懷不平。操至紹府門下，問曰：「誰曾入此門來？」守將對曰：「世子在內。」操喚出責之。劉氏出拜曰：「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，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帚。」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。操視之曰：「真吾兒婦也！」遂令曹丕納之。

操既定冀州，親往袁紹墓下設祭，再拜而哭甚

哀，顧謂眾將曰：「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，本初問我曰：『若事不濟，方面何所可據？』吾問之曰：『足下意欲若何？』本初曰：『吾南據河北，阻燕代，兼沙漠之眾，南向以爭天下，庶可以濟乎？』吾答曰：『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無所不可。』此言如昨，而今本初已喪，吾不能不為流涕也！」眾皆歎息。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。乃下令曰：「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，盡免今年租賦。」一面寫表申奏朝廷；操自領冀州牧。

一日，許褚走馬入東門，正迎許攸。攸喚褚曰：「汝等無我，安能出入此門乎？」褚怒曰：「吾等千生萬死，身冒血戰，奪得城池，汝安敢誇口！」攸罵

曰：「汝等皆匹夫耳，何足道哉！」褚大怒，拔劍殺攸，提頭來見曹操，說許攸如此無禮，某殺之矣。操曰：「子遠與吾舊交，故相戲耳。何故殺之？」深責許褚，令厚葬許攸。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。冀民曰：「騎都尉崔琰，字季珪，清河東武城人也。數曾獻計於袁紹，紹不從，因此託疾在家。」

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，因謂曰：「昨按本州戶籍，共計三十萬眾，可謂大州。」琰曰：「今天下分崩，九州幅裂，二袁兄弟相爭，冀民暴骨原野，丞相不急存問風俗，救其塗炭，而先計校戶籍，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？」

操聞言，改容謝之，待為上賓。操已定冀州，使人探袁譚消息。時譚引兵劫掠甘陵、安平、渤海、河間等處，聞袁尚敗走中山，乃統軍攻之。尚無心於戰鬥，逕奔幽州投袁熙。譚盡降其眾，欲復圖冀州。操使人召之，譚不至。操大怒，馳書絕其婚，自統大軍征之，直抵平原。

譚聞操自統軍來，遣人求救於劉表。表請玄德商議。玄德曰：「今操已破冀州，兵勢正盛，袁氏兄弟，不久必為操擒，救之無益；況操常有窺荆、襄之意，我只養兵自守，未可妄動。」表曰：「然則何以謝之？」玄德曰：「可作書與袁氏兄弟，以和解為名，婉詞謝之。」

表然其言，先遣人以書遺譚。書略曰：

君子違難，不適讎國。日前聞君屈膝降曹，則是忘先人之，棄手足之誼，而遺同盟之恥矣。若「冀州」不弟，當降心相從。待事定之後，使天下平其曲直，不亦高義耶？

又與袁尚書曰：

「青州」天性峭急，迷於曲直。君當先除曹操，以卒先公之恨。事定之後，乃計曲直，不亦善乎？若迷而不返，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，而遺田父之獲也。

譚得表書，知表無發兵之意；又自料不能敵操；遂棄平原，走保南皮。曹操追至南皮，時天氣寒肅，河道盡凍，糧船不能行動。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，百姓聞令而逃。操大怒，欲捕斬之。百姓聞得，乃親往營中投首。操曰：「若不殺汝等，則吾號令不行；若殺汝等，吾又不忍；汝等快往山中藏避，休被我軍士擒獲。」

百姓皆垂淚而去。袁譚引兵出城，與曹軍相敵。兩陣對圓，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：「吾厚待汝，汝何生異心？」譚曰：「汝犯吾境界，奪吾城池，賴吾妻子，反說我有異心耶？」操大怒，使徐晃出馬。譚使彭安接戰。兩馬相交，不數合，晃斬彭安於馬下。

譚軍敗走，退入南皮。操遣軍四面圍住。譚著慌，使辛評見操約降。操曰：「袁譚小子，反覆無常，吾難准信。汝弟辛毗，吾已重用，汝亦留此可也。」評曰：「丞相差矣。某聞主貴臣榮，主憂臣辱。某久事袁氏，豈可背之？」

操知其不可留，乃遣回。評回見譚，言操不准投降。譚叱曰：「汝弟見事曹操，汝懷二心耶？」評聞言，氣滿填胸，昏絕於地。譚令扶出，須臾而死。譚亦悔之。郭圖謂譚曰：「來日盡驅百姓當先，以軍繼其後，與曹操決一死戰。」

譚從其言。當夜盡驅南皮百姓，皆執刀槍聽令。

次日平明，大開四門，軍在後驅，百姓在前，喊聲大舉，一齊擁出，直抵曹寨。兩軍混戰，自辰至午，勝負未分，殺人遍地。操見未獲全勝，乘馬上山，親自擊鼓。將士見之，奮力向前。譚軍大敗，百姓被殺者無數。曹洪奮威突陣，正迎袁譚，舉刀亂砍，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。郭圖見陣大亂，急馳入城中。樂進望見，拈弓搭箭，射下城壕，人馬俱陷。

操引兵入南皮，安撫百姓。忽有一彪軍來到，乃袁熙部將焦觸、張南也。操自引軍迎之。二將倒戈卸甲，特來投降。操封為列侯。又黑山賊張燕，引軍十萬來降，操封為平北將軍。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，敢有哭者斬。頭挂北門外。一人布冠衰衣，哭於頭下。

左右拏來見操。操問之，乃青州別駕王修也，因諫袁譚被逐，今知譚死，故來哭之。

操曰：「汝知吾令否？」修曰：「知之。」操曰：「汝不怕死耶？」修曰：「我生受其祿，令亡而不哭，非義也。畏死忘義，何以立世乎！若得收葬譚屍，受戮無恨。」操曰：「河北義士，何其如此之多也！可惜袁氏不能用！若能用，則吾安敢正眼覷此地哉？」遂命收葬譚屍，禮修為上賓，以為司金中郎將；因問之曰：「今袁尚已投袁熙，取之當用何策？」修不答。操曰：「忠臣也。」問郭嘉，嘉曰：「可使袁氏降將焦觸、張南、呂曠、呂翔、馬延、張顛，各引本部

兵，分三路進攻幽州；一面使李典、樂進會合張燕，打并州，攻高幹。

且說袁尚、袁熙知曹兵將至，料難迎敵，乃棄城引兵，星夜奔遼西，投烏桓去了。幽州刺史烏桓觸，聚幽州眾官，歃血為盟，共議背袁向曹之事。烏桓觸先言曰：「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，今往投降，有不遵令者斬。」依次歃血，循至別駕韓珩。珩乃擲劍於地，大呼曰：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，今主敗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！於義缺矣！若北面而降曹，吾不為也！」

眾皆失色。烏桓觸曰：「夫興大事，當立大義。」

事之濟否，不待一人。韓珩既有志如此，聽其自便。」推珩而出。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，逕來降操。操大喜，加為鎮北將軍。忽探馬來報：「樂進、李典、張燕攻打并州，高幹守住壺口關，不能下。」操自勒兵前往。三將接著，說：「幹拒關難擊。」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。荀攸曰：「若破幹，須用詐降計方可。」

操然之。喚降將呂曠、呂翔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呂曠等引軍數十，直抵關下，叫曰：「吾等原係袁氏舊將，不得已而降曹。曹操為人詭譎，薄待吾等，吾今還扶舊主。可疾開門相納。」高幹未信，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。二將卸甲棄馬而入，謂幹曰：「

曹軍新到，可乘其軍心未定，今夜劫寨。某等願當先。」

幹喜從其言，是夜教二呂當先，引萬餘軍前去。將至曹寨，背後喊聲大震，伏兵四起。高幹知是中計，急回壺關城。樂進、李典已奪了關。高幹奪路走脫，往投單于。操領兵拒住關口，使人追襲高幹。幹到單于界，正迎北番左賢王。幹下馬拜伏於地，言：「曹操吞併疆土，今欲犯王子地面，萬乞救援，同力克復，以保北方。」左賢王曰：「吾與曹操無讎，豈有侵我土地？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！」叱退高幹。幹尋思無路，只得去投劉表。行至上路，被都尉王琰所殺，將頭解送曹操。操封琰為列侯。

并州既定，操商議西擊烏桓。曹洪等曰：「袁熙、袁尚兵敗將亡，勢窮力盡。遠投沙漠。我今引兵西擊，倘劉備、劉表乘虛襲許都，我救應不及，為禍不淺矣。請回師勿進為上。」郭嘉曰：「諸公所言差矣；主公雖威震天下，沙漠之人，恃其邊遠，必不設備；乘其無備，卒然擊之，必可破也。且袁紹與烏桓有恩，而尚與熙兄弟猶存，不可不除。劉表坐談之客耳，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，重任之，則恐不能制；輕任之，則備不為用。雖虛國遠征，公無憂也。」操曰：「奉孝之言極是。」

遂率大小三軍，車數千輛，望前進發。但見黃沙漠漠，狂風四起；道路崎嶇，人馬難行。操有回軍之

心，問於郭嘉。嘉此時不服水土，臥病車中。操泣曰：「因我欲平沙漠，使公遠涉艱辛，以至染病，吾心何安？」嘉曰：「某感丞相大恩，雖死不能報萬一。」操曰：「吾見北地崎嶇，意欲回軍，若何？」嘉曰：「兵貴神速。今千里襲人，輜重多而難以趨利，不如輕兵兼道以出，掩其不備。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。」

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，求鄉導官以引路。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，操召而問之。疇曰：「此道夏秋間有水，淺不通車馬，深不載舟楫，最難行動；不如回軍，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，出空虛之地，前近柳城，掩其不備，冒頓可一戰而擒也。」

操從其言，封田疇為靖北將軍，作鄉導官，為前驅。張遼為次。操自押後，倍道輕騎而進。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，正遇袁熙，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。張遼飛報曹操。操自勒馬登高望之，見冒頓兵無隊伍，參差不整。操謂張遼曰：「敵兵不整，便可擊之。」乃以麾授遼。遼引許褚、于禁、徐晃分四路下山，奮力急攻。冒頓大亂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，餘眾皆降。袁熙、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。

操收軍入柳城，封田疇為柳亭侯，以守柳城。疇涕泣曰：「某負義逃竄之人耳，蒙厚恩全活，為幸多矣；豈可賣盧龍之寨，以邀賞祿哉！死不敢受侯爵。」操義之，乃拜疇為議郎。操撫慰單于人等，收得駿

馬萬匹，即日回兵。時天氣寒且旱，二百里無水，軍又乏糧，殺馬為食；鑿地三四丈，方得水。操回至易州，重賞先曾諫者；因謂眾將曰：「孤前者乘危遠征，僥倖成功。雖得勝，天所佑也，不可以為法。諸君之諫，乃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。後勿難言。」

操到易州時，郭嘉已死數日，停柩在公廡。操往祭之，大哭曰：「奉孝死，乃天喪吾也！」回顧眾官曰：「諸君年齒，皆孤等輩，惟奉孝最少。吾欲託以後事，不期中年夭折，使吾心腸崩裂矣！」嘉之左右，將嘉臨死封之書呈上曰：「郭公臨死，親筆書此，囑曰：『丞相若從書中所言，遼東事定矣。』」操拆書視之，點頭嗟歎。諸人皆不知其意。

次日，夏侯惇引眾入稟曰：「遼東太守公孫康，久不賓服。今袁熙、袁尚又往投之，必為後患。不如乘其未動，速往征之，遼東可得也。」操笑曰：「不煩諸公虎威，數日之後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。」諸將皆不肯信。

卻說袁熙、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。遼東太守公孫康，本襄平人，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。當日知袁熙、袁尚來投，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。公孫恭曰：「袁紹存日，常有吞遼東之心；今袁熙、袁尚兵敗將亡，無處依棲，來此相投，是鳩奪鵲巢之意也。若容納之，後必相圖。不如賺入城中殺之，獻頭與曹公，曹公必重待我。」康曰：「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，又

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。」恭曰：「可使人探聽。如曹兵來攻，則留二袁；如其不動，則殺二袁，送與曹公。」康從之，使人去探消息。

卻說袁熙、袁尚至遼東，二人密議曰：「遼東軍兵數萬，足可與曹操爭衡。今暫投之，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，養成氣力而抗中原，可復河北也。」

商議已定，乃入見公孫康，康留於館驛，只推有病，不即相見。不一日，細作回報：「曹操兵屯易州，並無下遼東之意。」公孫康大喜，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，使二袁入。相見禮畢，命坐。時天氣嚴寒，尚見床榻上無裊褥，謂康曰：「願鋪坐席。」康

瞋目言曰：「汝二人之頭，將行萬里！何席之有？」尚大驚。康叱曰：「左右何不下手！」刀斧手擁出，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，用木匣盛貯，使人送到易州，來見曹操。

時操在易州，按兵不動。夏侯惇、張遼入稟曰：「如不下遼東，可回許都；恐劉表生心。」操曰：「待二袁首級至，即便回兵。」眾皆暗笑。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、袁尚首級至，眾皆大驚。使者呈上書信。操大笑曰：「果不出奉孝之料！」重賞來使，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將軍。眾官問曰：「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？」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。書略曰：

今聞袁熙、袁尚往投遼東，明公切不可加兵。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，二袁往投必疑。若以兵擊之，必併力迎敵，急不可下；若緩之，公孫康、袁氏必自相圖，其勢然也。

眾皆踴躍稱善。操引眾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，亡年三十八歲。從征十有一年，多立奇勳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天生郭奉孝，豪傑冠群英。腹內藏經史，胸中隱甲兵。

運謀如范蠡，決策似陳平。可惜身先喪，中原梁

棟傾。

操領兵還冀州，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。程昱等請曰：「北方既定，今還許都，可早建下江南之策。」操笑曰：「吾有此志久矣。諸君所言，止合吾意。」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，憑欄仰觀天文。時荀攸在側。操指曰：「南方旺氣燦然，恐未可圖也。」攸曰：「以丞相天威，何所不服？」

正看間，忽見一道金光，從地而起。攸曰：「此必有寶於地下。」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。正是：星文方向南中指，金寶旋從北地生。不知所得何物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：蔡夫人隔屏聽密語，劉皇叔躍馬過檀溪

卻說曹操於金光處，掘出一銅雀，問荀攸曰：「此何兆也？」攸曰：「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。今得銅雀，亦吉祥之兆也。」操大喜，遂命作高臺以慶之。乃即日破土斷木，燒瓦磨磚，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。約計一年而工畢。少子曹植進曰：「若建層臺，必立三座；中間高者，名為銅雀；左邊一座，名為玉龍；右邊一座，名為金鳳。更作兩條飛橋，橫空而上，乃為壯觀。」操曰：「吾兒所言甚善。他日臺

成，足可娛吾老矣！」原來曹操有五子，惟植性敏慧，善文章，曹操平日最愛之。

於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臺，使張燕守北寨。操將所得袁紹之兵，共五六十萬，班師回許都，大封功臣；又表贈郭嘉為貞侯，養其子奕於府中。復聚眾謀士商議，欲南征劉表。荀彧曰：「大軍方北征而回，未可復動。且待半年，養精蓄銳，劉表、孫權，可一鼓而下也。」操從之，遂分兵屯田，以候調用。

卻說玄德自到荊州，劉表待之甚厚。一日，正相聚飲酒，忽報降將張武、陳孫在江夏掠人民，共謀造反。表驚曰：「二賊又反，為禍不小！」玄德曰：「

不須兄長憂慮，備請往討之。」表大喜，即點三萬軍，與玄德前去。玄德領命即行，不一日，來到江夏。張武、陳孫引兵來迎。玄德與關、張、趙雲出馬在門旗下。望見張武所騎之馬，極其雄駿。玄德曰：「此必千里馬也。」

言未畢，趙雲挺鎗出，徑衝彼陣。張武縱馬來迎，不三合，被趙雲一鎗刺落馬下，隨手扯住轡頭，牽馬回陣。陳孫見了，隨趕來奪。張飛大喝一聲，挺矛直出，將陳孫刺死。眾皆潰散。玄德招安餘黨，平復江夏諸縣，班師而回。表出郭迎接入城，設宴慶功。酒至半酣，表曰：「吾弟如此雄才，荊州有倚賴也。但憂南越不時來寇；張魯、孫權皆足為慮。」玄

德曰：「弟有三將，足可委用；使張飛巡南越之境；雲長拒固子城，以鎮張魯；趙雲拒三江，以當孫權；何足慮哉？」

表喜，欲從其言。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：「劉備遣三將居外，而自居荊州，久必為患。」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：「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，不可不防之。今容其居住城中，無益，不若遣使他往。」表曰：「玄德仁人也。」蔡氏曰：「只恐他人不似汝心。」

表沈吟不答。次日出城，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，問之，知是張武之馬，表讚不已。玄德遂將此馬送與

劉表。表大喜，騎回城中。蒯越見而問之。表曰：「此玄德所送也。」越曰：「昔先兄蒯良，最善相馬；越亦頗曉。此馬眼下有淚槽，額邊生白點，名為的盧，騎則妨主。張武為此馬而亡。主公不可乘之。」

表聽其言。次日請玄德飲宴，因言曰：「昨承惠良馬，深感厚意。但賢弟不時征進，可以用之。敬當送還。」玄德起謝。表又曰：「賢弟久居此間，恐廢武事。襄陽屬邑新野縣，頗有錢糧。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，何如？」

玄德領諾。次日，謝別劉表，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。方出城門，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：「公所騎

馬，不可乘也。」玄德視之，乃荊州幕賓伊籍，字機伯，山陽人也。玄德忙下馬問之。籍曰：「昨聞蒯異度對劉荊州云：『此馬名的盧，乘則妨主。』因此還公，公豈可復乘之？」玄德曰：「深感先生見愛。但凡人死生有命，豈馬所能妨哉！」籍深服其高見，自此常與玄德往來。

玄德自到新野，軍民皆喜，政治一新。建安十二年春，甘夫人生劉禪。是夜有白鶴一隻，飛來縣衙屋上，高鳴四十餘聲，望西飛去。臨分娩時，異香滿室。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，故乳名阿斗。

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。玄德乃往荊州，說劉表

曰：「今曹操北征，許昌空虛，若以荆、襄之眾，乘間襲之，大事可就也。」表曰：「吾坐據荊州足矣，豈可別圖？」玄德默然。表邀入後堂飲酒。酒至半酣，表忽然長歎。玄德曰：「兄長何故長歎？」表曰：「吾有心事，未易明言。」玄德再欲問時，蔡夫人出立屏後。劉表乃垂頭不語。

須臾席散，玄德自歸新野。至是年冬，聞曹操自柳城回，玄德甚歎表之不用其言。忽一日，劉表遣使至，請玄德赴荊州相會。玄德隨使而往，劉表接著，敘禮畢，請入後堂飲宴；因謂玄德曰：「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，勢日強盛，必有吞併荆、襄之心，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，失此好機會！」玄德曰：「今天下分

裂，干戈日起，機會豈有盡乎？若能應之於後，未足為恨也。」表曰：「吾弟之言甚當。」相與對飲。

酒酣，表忽潛然下淚。玄德問其故。表曰：「吾有心事，前者欲訴與賢弟，未得其便。」玄德曰：「兄長有何難決之事？倘有用弟之處，弟雖死不辭。」表曰：「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，為人雖賢，而柔懦不足立大事；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，頗聰明。吾欲廢長立幼，恐礙於禮法；欲立長子，爭奈蔡氏族中，皆掌軍務，後必生亂；因此委決不下。」玄德曰：「自古廢長立幼，取亂之道。若憂蔡氏權重，可徐徐削之，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。」表默然。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，凡遇玄德與表敘論，必來竊聽；是時正在屏風

後，聞玄德此言，心甚恨之。

玄德自知語失，遂起身如廁。因見己身髀肉復生，亦不覺潸然流淚。少頃復入席。表見玄德有淚容，怪問之。玄德長歎曰：「備往常身不離鞍，髀肉皆散；今久不騎，髀裡肉生。日月蹉跎，老將至矣，而功業不建，是以悲耳！」表曰：「吾聞賢弟在許昌，與曹操青梅煮酒，共論英雄；賢弟盡舉當世名士，操皆不許，而獨曰：『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』」以曹操之權力，猶不敢居吾弟之先，何慮功業不建乎？」玄德乘著酒興，失口答曰：「備若有基本，天下碌碌之輩，誠不足慮也。」表聞言默然。玄德自知失語，託醉而起，歸館舍安歇，後人有詩讚玄

德曰：

曹公屈指從頭數，天下英雄獨使君。髀肉復生猶感歎，爭教寰宇不三分？

卻說劉表聞玄德語，口雖不言，心懷不樂，別了玄德，退入內宅。蔡夫人曰：「適間我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，甚輕覷人，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。今若不除，必為後患。」表不答，但搖頭而已。蔡氏乃密召蔡瑁入，商議此事。瑁曰：「請先就館舍殺之，然後告知主公。」蔡氏然其言。瑁出，便連夜點軍。

卻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，三更以後，方欲就

寢。忽一人叩門而入，視之乃伊籍也。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，特夤夜來報。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，報知玄德，催促玄德速速起身。玄德曰：「未辭景升，如何便去？」籍曰：「公若辭，必遭蔡瑁之害矣。」

玄德乃謝別伊籍，急喚從者，一齊上馬。不待天明，星夜奔回新野。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，玄德已去遠矣。瑁悔恨無及，乃寫詩一首於壁間，逕入見表曰：「劉備有反叛之意，題反詩於壁上，不辭而去矣。」表不信，親詣館舍觀之，果有詩四句。詩曰：

數年徒守困，空對舊山川。
龍豈池中物，乘雷欲

上天！

劉表見詩大怒，拔劍言曰：「誓殺此無義之徒！」行數步，猛省曰：「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，不曾見他作詩，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。」遂回步入館舍，用劍尖削去此詩，棄劍上馬。蔡瑁請曰：「軍士已點齊，可就往新野擒劉備。」表曰：「未可造次，容徐圖之。」

蔡瑁見表遲疑不決，乃暗與蔡夫人商議，即日大會眾官於襄陽，就彼處謀之。次日，瑁稟表曰：「近年豐熟，合聚眾官於襄陽，以示撫慰之意。請主公一行。」表曰：「吾近日氣疾作，實不能行。可令二子

為主待客。」瑁曰：「公子年幼，恐失於禮節。」表曰：「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。」瑁暗喜正中其計，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。

卻說玄德奔回新野，自知失言取禍，未對眾人言之。忽使者至，請赴襄陽。孫乾曰：「昨見主公匆匆而回，意甚不樂。愚意度之，在荊州必有事故。今忽請赴會，不可輕往。」玄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。雲長曰：「兄自疑心語失。劉荊州並無嗔責之意。外人之言，未可輕信。襄陽離此不遠，若不去，則荊州反生疑矣。」玄德曰：「雲長之言是也。」張飛曰：「筵無好筵，會無好會，不如休去。」趙雲曰：「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，可保主公無事。」玄德曰：「如

此甚好。」

遂與趙雲即日赴襄陽。蔡瑁出郭迎接，意甚謙謹。隨後劉琦、劉琮二子，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。玄德見二公子俱在，並不疑忌。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。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。雲披甲挂劍，行坐不離左右。劉琦告玄德曰：「父親氣疾作，不能行動，特請叔父待客，撫勸各處守牧之官。」玄德曰：「吾本不敢當此，既有兄命，不敢不從。」

次日，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，俱已到齊。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：「劉備世之梟雄，久留於此，後必為害；可就今日除之。」越曰：「恐失士民之望。」

瑁曰：「吾已密領劉荊州言語在此。」越曰：「既如此，可預作準備。」瑁曰：「東門峴山大路，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；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；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。止有西門不必守把——前有檀溪阻隔，雖數萬之眾，不易過也。」越曰：「吾見趙雲行坐不離玄德，恐難下手。」瑁曰：「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。」越曰：「可使文聘、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，以侍武將。先請住趙雲，然後可行事。」

瑁從其言。當日殺牛宰馬，大張筵席。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，命牽入後園擗繫。眾官皆至堂中。玄德主席，二公子兩邊分坐，其餘各依次而坐。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。文聘、王威入請趙雲赴席。雲推辭不

去。玄德令雲就席，雲勉強應命而出。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，將玄德帶來三百軍，都遣歸館舍，只待半酣，號起下手。

酒至三巡，伊籍起把盞，至玄德前，以目視玄德，低聲謂曰：「請更衣。」玄德會意，即起如廁。伊籍把盞畢，疾入後園，接著玄德，附耳報曰：「蔡瑁設計害君，城外東、南、北三處，皆有軍馬守把。惟西門可走，公宜急逃！」玄德大驚，急解的盧馬，開後園門牽出，飛身上馬，不顧從者，匹馬望西門而走。門吏問之，玄德不答，加鞭而出。門吏當之不住，飛報蔡瑁。瑁即上馬，引五百軍隨後追趕。

卻說玄德撞出西門，行無數里，前有大溪，攔住去路。那檀溪闊數丈，水通襄江，其波甚緊。玄德到溪邊，見不可渡，勒馬再回，遙望城西塵頭大起，追兵將至。玄德曰：「今番死矣！」遂回馬到溪邊。回頭看時，追兵已近。玄德著慌，縱馬下溪。行不數步，馬前蹄忽陷，浸濕衣袍。玄德乃加鞭大呼曰：「的盧！的盧！今日妨吾！」言畢，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，一躍三丈，飛上西岸。

玄德如從雲霧中起。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，單詠劉玄德躍馬檀溪事。詩曰：

老去花殘春日暮，宦遊偶至檀溪路；
停驂遙望獨

徘徊，眼前零落飄紅絮。暗想咸陽火德衰，龍爭虎鬥交相持。襄陽會上王孫飲，坐中玄德身將危。逃生獨出西門道，背後追兵復將到。一川煙水漲檀溪，急叱征騎往前跳。馬蹄踏碎青玻璃，天風響處金鞭揮。耳畔但聞千騎走，波中忽見雙龍飛。西川獨霸真英主，坐下龍駒兩相遇。檀溪溪水自東流，龍駒英主今何處？臨流三歎心欲酸，斜陽寂寂照空山。三分鼎足渾如夢，蹤跡空留在世間。

玄德躍過溪西，顧望東岸。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，大叫：「使君何故逃席而去？」玄德曰：「吾與汝無讎，何故欲相害？」瑁曰：「吾並無此心，使君休聽人言。」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，乃急撥馬望西

南而去。瑁謂左右曰：「是何神助也！」方欲收軍回城，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。正是：躍去龍駒能救主，追來虎將欲誅讎。未知蔡瑁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：玄德南漳逢隱淪，單福新野遇英主

卻說蔡瑁方欲回城，趙雲引軍趕出城來。原來趙雲正飲酒間，忽見人馬動，急入內觀之，席上不見了玄德。雲大驚，出投館舍，聽得人說：「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。」雲火急綽槍上馬，引著原帶來三百軍，奔出西門，正迎著蔡瑁，急問曰：「吾主何在？」瑁曰：「使君逃席而去，不知何往。」

趙雲是謹細之人，不肯造次，即策馬前行；遙望

大溪，別無去路，乃復回馬，喝問蔡瑁曰：「汝請吾主赴宴，何故引著軍馬追來？」瑁曰：「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俱在此，吾為上將，豈可不防護？」雲曰：「汝迫吾主何處去了？」瑁曰：「聞使君匹馬出西門，到此卻又不見。」

雲驚疑不定。直來溪邊看時，只見隔岸一帶水跡。雲暗忖曰：「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？……」令三百軍四散觀望，並不見蹤跡。雲再回馬時，蔡瑁已入城去了。雲乃拏守門軍士追問，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。雲再欲入城，又恐有埋伏，遂急引軍歸新野。

卻說玄德躍馬過溪，似醉如癡；想此闊澗一躍而過，豈非天意！」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，日將沈西。玄正行之間，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，口吹短笛而來。玄德歎曰：「吾不如也！」遂立馬觀之。牧童亦停牛罷笛，熟視玄德曰：「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？」玄德驚問曰：「汝乃村僻小童，何以知吾姓字？」牧童曰：「我本不知；因常侍師父，有客到日，多曾說有一劉玄德，身長七尺五寸，垂手過膝，目能自顧其耳，乃當世之英雄。今觀將軍如此模樣，想必是也。」

玄德曰：「汝師何人也？」牧童曰：「吾師覆姓司馬，名徽，字德操，潁川人也。道號水鏡先生。」

玄德曰：「汝師與誰為友？」小童曰：「與襄陽龐德公、龐統為友。」玄德曰：「龐德公乃龐統何人？」童子曰：「叔姪也。龐德公字山民，長俺師父十歲；龐統字士元，小俺師父五歲。一日，吾師父在樹上採桑，適龐統來相訪，坐於樹下，共相議論，終日不倦。吾師甚愛龐統，呼之為弟。」玄德曰：「汝師今居何處？」牧童遙指曰：「前面林中，便是莊院。」玄德曰：「吾正是劉玄德，汝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。」

童子便引玄德，行二里餘，到莊前下馬，入至中門，忽聞琴聲甚美，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，側耳聽之，琴聲忽住而不彈。一人笑而出曰：「琴韻清幽，

音中忽起高抗之調，必有英雄竊聽。」童子指謂玄德曰：「此即吾師水鏡先生也。」玄德視其人，松形鶴骨，器宇不凡，慌忙進前施禮，衣襟尚濕。水鏡曰：「公今日幸免大難！」玄德驚訝不已。小童曰：「此劉玄德也。」

水鏡請入草堂，分賓主坐定。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，窗外盛栽松竹，棋琴於石床之上，清氣飄然。水鏡問曰：「明公何來？」玄德曰：「偶爾經由此地，因小童相指，得拜尊顏，不勝欣幸。」水鏡笑曰：「公不必隱諱，公今必逃難至此。」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。水鏡曰：「吾觀公氣色，已知之矣。」因問玄德曰：「吾久聞明公大名，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？」

「玄德曰：『命途多蹇，所以至此。』」水鏡曰：「不然；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。」玄德曰：「備雖不才，文有孫乾、糜竺、簡雍之輩，武有關、張、趙雲之流，竭忠輔相，頗賴其力。」水鏡曰：「關、張、趙雲，皆萬人敵，惜無善用之人。若孫乾、糜竺輩，乃白面書生耳，非經綸濟世之才也。」

玄德曰：「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，奈未遇其人何！」水鏡曰：「豈不聞孔子云：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』何謂無人？」玄德曰：「備愚昧不識，願求指教。」水鏡曰：「公聞荆、襄諸郡小兒之謠乎？其謠曰：『八九年間始欲衰，至十三年無子遺。到頭天命有所歸，泥中蟠龍向天飛。』此謠始於建安

初。建安八年，劉景升喪卻前妻，便生家亂，此所謂『始欲衰』也；『無子遺』者，謂景升將逝，文武零落無子遺矣；『天命有歸』，『龍向天飛』，蓋應在將軍也。」

玄德聞言驚謝曰：「備安敢當此！」水鏡曰：「今天下之奇才，盡在於此，公當往求之。」玄德急問曰：「奇才安在？果係何人？」水鏡曰：「伏龍、鳳雛，兩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」玄德曰：「伏龍、鳳雛，何人也？」水鏡撫掌大笑曰：「好！好！」玄德再問時，水鏡曰：「天色已晚，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，明日當言之。」即命小童具飲饌相待，馬牽入後院喂養。

玄德飲膳畢，即宿於草堂之側。玄德因思水鏡之言，寢不成寐。約至更深，忽聽一人叩門而入，水鏡曰：「元直何來？」玄德起床密聽之，聞其人答曰：「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，特往謁之。及至相見，徒有虛名，蓋善善而不能用，惡惡而不能去者也。故遺書別之，而來至此。」水鏡曰：「公懷王佐之才，宜擇人而事，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？且英雄豪傑，只在眼前，公自不識耳。」其人曰：「先生之言是也。」

玄德聞之大喜，暗忖此人必是伏龍、鳳雛，即欲出見，又恐造次。候至天曉，玄德求見水鏡，問曰：「昨夜來者是誰？」水鏡曰：「此吾友也。」玄德求與相見。水鏡曰：「此人欲往投明主，已到他處去

了。」玄德請問其姓名。水鏡笑曰：「好！好！」玄德再問：「伏龍、鳳雛，果係何人？」水鏡亦只笑曰：「好！好！」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，同扶漢室。水鏡曰：「山野閒散之人，不堪世用。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，公宜訪之。」

正談論間，忽聞莊外人喊馬嘶，小童來報：「有一將軍，引數百人到莊來也。」玄德大驚，急出視之，乃趙雲也。玄德大喜。雲下馬入見曰：「某夜來回縣，尋不見主公，連夜跟問到此，主公作速回縣。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。」玄德辭了水鏡，與趙雲上馬，投新野來。行不數里，一彪人馬來到，視之，乃雲長、翼德也，相見大喜。玄德訴說躍馬檀溪之事，

共相嗟訝。到縣中，與孫乾等商議。乾曰：「可先致書於景升，訴告此事。」

玄德從其言，即令孫乾齎書至荊州。劉表喚入問曰：「吾請玄德襄陽赴會，緣何逃席而去？」孫乾呈上書札，具言蔡瑁設謀相害，賴躍馬檀溪得脫。表大怒，急喚蔡瑁責罵曰：「汝焉敢害吾弟！」命推出斬之。蔡夫人出，哭求免死，表怒猶未息。孫乾告曰：「若殺蔡瑁，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。」表乃責而釋之，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。

琦奉命赴新野，玄德接著，設宴相待。酒酣，琦忽然墮淚。玄德問其故。琦曰：「繼母蔡氏，常懷謀

害之心；姪無計免禍，幸叔父指教。」玄德勸以「小心盡孝，自然無禍。」

次日，琦泣別。玄德乘馬送琦出郭，因指馬謂琦曰：「若非此馬，吾已為泉下之人矣。」琦曰：「此非馬之力，乃叔父之洪福也。」說罷，相別。劉琦涕泣而去。玄德回馬入城，忽見市上一人，葛巾布袍，皂繚烏履，長歌而來。歌曰：

天地反覆兮，火欲殂；大廈將崩兮，一木難扶。
山谷有賢兮，欲投明主；明主求賢兮，卻不知吾。

玄德聞歌，暗思：「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、鳳

雛乎？」遂下馬相見，邀入縣衙，問其姓名。答曰：「某乃潁上人也，姓單，名福。久聞使君納士招賢，欲來投託，未敢輒造；故行歌於市，以動尊聽耳。」

玄德大喜，待為上賓。單福曰：「適使君所乘之馬，再乞一觀。」玄德命去鞍牽於堂下。單福曰：「此非的盧馬乎？雖是千里馬，卻要妨主，不可乘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已應之矣。」遂具言躍檀溪之事。福曰：「此乃救主，非妨主也；終必妨一主，某有一法可禳。」玄德曰：「願聞禳法。」福曰：「公意中有仇怨之人，可將此馬賜之；待妨過了此人，然後乘之，自然無事。」

玄德聞言變色曰：「公初至此，不教吾以正道，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，備不敢聞教。」福笑謝曰：「向聞使君仁德，未敢便信，故以此言相試耳。」玄德亦改容起謝曰：「備安能有仁德及人，惟先生教之。」福曰：「吾自潁上來此，聞新野之人歌曰：『新野牧，劉皇叔，自到此，民豐足。』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。」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，調練本部人馬。

卻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，常有取荊州之意，特差曹仁、李典並降將呂曠、呂翔等領兵三萬，屯樊城，虎視荊、襄，就探看虛實。時呂曠、呂翔稟曹仁曰：「今劉備屯兵新野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儲糧，其志不小，不可不早圖之。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，未有寸

功；願請精兵五千，取劉備之頭，以獻丞相。」

曹仁大喜，與二呂兵五千，前往新野廝殺。探馬飛報玄德。玄德請單福商議。福曰：「既有敵兵，不可令其入境。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，以敵來軍中路；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，以敵來軍後路；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，敵可破矣。」

玄德從其言，即差關、張二人去訖；然後與單福、趙雲等，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。行不數里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，呂曠、呂翔引軍來到。兩邊各射住陣角。玄德出馬於旗門下，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敢犯吾境！」呂曠出馬曰：「吾乃大將呂曠也。奉丞相

命，特來擒汝！」玄德大怒，使趙雲出馬。二將交戰，不數合，趙雲一槍刺呂曠於馬下。玄德麾軍掩殺，呂翔抵敵不住，引軍便走。

正行間，路傍一軍突出，為首大將，乃關雲長也。衝殺一陣。呂翔折兵大半，奪路走脫。行不到十里，又一軍攔住去路。為首大將，挺矛大叫：「張翼德在此！」直取呂翔，翔措手不及，被張飛一矛刺中，翻身落馬而死。餘眾四散奔走。玄德合軍追趕，大半多被擒獲。玄德班師回縣，重待單福，犒賞三軍。

卻說敗軍回見曹仁，報說二呂被殺，軍士多被活

捉。曹仁大驚，與李典商議。典曰：「二將欺敵而亡，今只宜按兵不動，申報丞相，起大兵來征剿，乃為上策。」仁曰：「不然。今二將陣亡，又折許多兵馬，此仇不可不急報。量新野彈丸之地，何勞丞相大軍？」典曰：「劉備人傑也，不可輕視。」仁曰：「公何怯也？」典曰：「兵法云：『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』某非怯戰，但恐不能必勝耳。」仁怒曰：「公懷二心耶？吾必欲生擒劉備！」典曰：「將軍若去，某守樊城。」仁曰：「汝若不同去，真懷二心矣。」典不得已，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，渡河投新野而來。正是：偏裨既有輿尸辱，主將重興雪恥兵。未知勝負何如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：玄德用計襲樊城，元直走馬薦諸葛

卻說曹仁忿怒，遂大起本部之兵，星夜渡河，意欲踏平新野。

且說單福得勝回縣，謂玄德曰：「曹仁屯兵樊城，今知二將被誅，必起大軍來戰。」玄德曰：「當何以迎之？」福曰：「彼若盡提兵而來，樊城空虛，可乘間襲之。」玄德問計。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玄德大喜，預先準備已定。忽探馬報說：「曹仁引大軍

渡河來了。」單福曰：「果不出吾之料。」遂請玄德出軍迎敵。兩陣對圓，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。曹仁命李典出陣，與趙雲交鋒。約戰十數合，李典料敵不過，撥馬回陣。雲縱馬追趕，兩翼軍射住，遂各罷兵歸寨。

李典回見曹仁，言：「彼軍精銳，不可輕敵，不如回樊城。」曹仁大怒曰：「汝未出軍時，已慢吾軍心；今又賣陣，罪當斬首！」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。眾將苦告方免。乃調李典領後軍，仁自引兵為前部。次日鳴鼓進軍，布成一個陣勢，使人問玄德曰：「識吾陣否？」

單福便上高處觀望畢，謂玄德曰：「此『八門金鎖陣』也。八門者；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。如從生門、景門、開門而入則吉，從傷門、驚門、休門而入則傷，從杜門、死門而入則亡。今八門雖布得整齊，只是中間還欠主持。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，往正西景門而出，其陣必亂。」

玄德傳令，教軍士把住陣角，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，逕往西出。雲得令，挺槍躍馬，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，殺入中軍。曹仁便投北走。雲不追趕，卻突出西門，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。曹仁軍大亂。玄德麾軍衝擊，曹兵大敗而退。單福命休追趕，收軍自回。

卻說曹仁輸了一陣，方信李典之言；因復請典商議，言：「劉備軍中必有能者，吾陣竟為所破。」李典曰：「吾雖在此，甚憂樊城。」曹仁曰：「今晚去劫寨。如得勝，再行計議；如不勝，便退軍回樊城。」李典曰：「不可。劉備必有準備。」仁曰：「若如此多疑，何以用兵？」遂不聽李典之言。自引軍為前隊，使李典為後應，當夜二更劫寨。

卻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，忽狂風驟起。福曰：「今夜曹仁必來劫寨。」玄德曰：「何以敵之？」福笑曰：「吾已預算定了。」遂密密分撥已畢。至二更，曹仁兵將近寨，只見寨中四圍火起，燒著寨柵。曹仁知有準備，急令退軍。趙雲掩殺將來。仁不

及收兵回寨，急望北河而走。將到河邊，纔欲尋船渡河，岸上一彪軍殺到，為首大將，乃張飛也。曹仁死戰，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。曹軍大半淹死水中。

曹仁渡過河面，上岸奔至樊城，令人叫門。只見城上一聲鼓響，一將引軍而出，大喝曰：「吾已取樊城多時矣！」眾驚視之，乃關雲長也。仁大驚，撥馬便走。雲長追殺過來。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，星夜投許昌。於路打聽，方知有單福為軍師，設謀定計。

不說曹仁敗回許昌。且說玄德大獲全勝，引軍入樊城，縣令劉泌出迎。玄德安民已定。那劉泌乃長沙人，亦漢室宗親，遂請玄德到家，設宴相待。只見一

人侍立於側，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，因問泌曰：「此何人？」泌曰：「此吾之甥寇封，本羅侯寇氏之子也；因父母雙亡，故依於此。」玄德愛之，欲嗣為義子。劉泌欣然從之，遂使寇封拜玄德為父，改名劉封。玄德帶回，令拜雲長、翼德為叔。雲長曰：「兄長既有子，何必用螟蛉？後必生亂。」玄德曰：「吾待之如子，彼必事吾如父，何亂之有？」雲長不悅。玄德與單福計議，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。玄德領眾自回新野。

卻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，見曹操，泣拜於地請罪，具言損將折兵之事。操曰：「勝負乃兵家之常。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？」曹仁言是單福之計。操曰：

「單福何人也？」程昱笑曰：「此非單福也。此人幼好學擊劍。中平末年，嘗為人報讎殺人，披髮塗面而走，為吏所獲。問其姓名不答，吏乃縛於車上，擊鼓行於市，令市人識之，雖有識者不敢言。而同伴竊解救之，乃更姓名而逃，折節向學，遍訪名師。嘗與司馬徽談論。此人乃潁川徐庶，字元直。單福乃其託名耳。」操曰：「徐庶之才，比君何如？」昱曰：「十倍於昱。」操曰：「惜乎賢士歸於劉備！羽翼成矣，奈何？」昱曰：「徐庶雖在彼，丞相要用，召來不難。」操曰：「安得彼來歸？」昱曰：「徐庶為人至孝。幼喪其父，止有老母在堂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，老母無人侍養。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，令作書召

其子，則徐庶必至矣。」

操大喜，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。不一日取至。操厚待之，因謂之曰：「聞令嗣徐元直，乃天下奇才也。今在新野，助逆臣劉備，背叛朝廷，正猶美玉落於汙泥之中，誠為可惜。今煩老母作書，喚回許都，吾於天子之前保奏，必有重賞。」

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，令徐母作書。徐母曰：「劉備何如人也？」操曰：「沛郡小輩，妄稱皇叔，全無信義，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。」徐母厲聲曰：「汝何虛誑之甚也！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，屈身下士，恭己待人，仁聲

素著。世之黃童、白叟、牧子、樵夫皆知其名。真當世之英雄也。吾兒輔之，得其主矣。汝雖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，乃反以玄德為逆臣，欲使吾兒背明投暗，豈不自恥乎！」

言訖，取石硯便打曹操。操大怒，叱武士執徐母出，將斬之。程昱急止之。入諫操曰：「徐母觸忤丞相者，欲求死也。丞相若殺之，則招不義之名，而成徐母之德。徐母既死，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；不如留之，使徐庶身心兩處，縱使助劉備，亦不盡力也。且留得徐母在，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，以輔丞相。」

操然其言，遂不殺徐母，送於別室養之。程昱日往問候，詐言曾與徐庶結為兄弟，待徐母如親母；時常餽送物件，必具手啟。徐母因亦作手啟答之。程昱賺得徐母筆跡，乃倣其字體，詐修家書一封，差一心腹人，持書逕奔新野縣，尋問單福行幕。軍士引見徐庶。庶知母有家書至，急喚入問之。來人曰：「某乃館下走卒，奉老夫人言語，有書附達。」庶拆封視之。書曰：

近汝弟康喪，舉目無親。正悲悽間，不期曹丞相使人賺至許昌，言汝背反，下我於縲絏，賴程昱等救免。若得汝來降，能免我死。如書到日，可念劬勞之恩，星夜前來，以全孝道；然後徐圖歸耕故園，免遭

大禍。吾今命若懸絲，專望救援！更不多囑。

徐庶覽畢，淚如泉湧，持書來見玄德曰：「某本潁川徐庶，字元直；為因逃難，更名單福。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，特往見之。及與論事，方知是無用之人；作書別之，夤夜至司馬水鏡莊上，訴說其事。水鏡深責庶不識主，因說；劉豫州在此，何不事之？庶故作狂歌於市，以動使君。幸蒙不棄，即賜重用。爭奈老母，今被曹操奸計，賺至許昌囚禁，將欲加害。老母手書來喚，庶不容不去。非不欲效犬馬之勞，以報使君；奈慈親被執，不得盡力。今當告歸，容圖後會。」

玄德聞言，大哭曰：「母子乃天性之親，元直無以備為念。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，或者再得奉教。」徐庶便拜謝欲行。玄德曰：「乞再聚一宵，來日餞行。」孫乾密謂玄德曰：「元直天下奇才，久在新野，盡知我軍中虛實。今若使歸曹操，必然重用，我其危矣。主公宜苦留之，切勿放去。操見元直不去，必斬其母。元直知母死，必為母報讎，力攻曹操也。」玄德曰：「不可。使人殺其母，而吾用其子，不仁也；留之不使去，以絕其母子之道，不義也。吾寧死，不為不仁不義之事。」眾皆感歎。玄德請徐庶飲酒，庶曰：「今聞老母被囚，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。」玄德曰：「備聞公將去，如失左右手，雖龍肝

鳳髓，亦不甘味。」

二人相對而泣，坐以待旦。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。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，至長亭，下馬相辭。玄德舉杯謂徐庶曰：「備分淺緣薄，不能與先生相聚，望先生善事新主，以成功名。」庶泣曰：「某才微智淺，深荷使君重用。今不幸半途而別，實為老母故也。縱使曹操相迫，庶亦終身不設一謀。」玄德曰：「先生既去，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。」庶曰：「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，恃此方寸耳。今以老母之故，方寸亂矣，縱使在此，無益於事。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，共圖大業，何便灰心如此？」玄德曰：「天下高賢，無有出先生右者。」庶曰：「某樗櫟庸

材，何敢當此重譽。」臨別，又顧謂諸將曰：「願諸公善事使君，以圖名垂竹帛，功標青史，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。」諸將無不傷感。玄德不忍相離，送了一程。又送一程。庶辭曰：「不勞使君遠送，庶就此告別。」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：「先生此去，天各一方，未知相會卻在何日！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庶亦涕泣而別。

玄德立馬於林畔，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（匆）而去。

玄德哭曰：「元直去矣！吾將奈何？」凝淚而望，卻被一樹林隔斷。玄德以鞭指曰：「吾欲盡伐此處樹木。」眾問何故玄德曰：「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。」

正望間，忽見徐庶拍馬而回。玄德曰：「元直復回，莫非無去意乎？」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：「先生此回，必有主意？」庶勒馬謂玄德曰：「某因心緒如麻，忘卻一語。此間有一奇士，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。使君何不求之？」玄德曰：「敢煩元直為備請來相見。」庶曰：「此人不可屈致，使君可親往求之。若得此人，無異周得呂望、漢得張良也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？」庶曰：「以某比之，譬猶駑馬並麒麟、寒鴉配鸞鳳耳。此人每嘗自比管仲、樂毅；以吾觀之，管、樂殆不及此人。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，蓋天下一人也。」

玄德喜曰：「願聞此人姓名。」庶曰：「此人乃

瑯琊陽都人，覆姓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。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，其父名珪，字子貢，為泰山郡丞，早卒。亮從其叔玄。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，因往依之，遂家於襄陽。後玄卒，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，嘗好為梁父吟。所居之地，有一岡，名臥龍岡，因自號為臥龍先生。此人乃絕代奇才，使君急宜枉駕見之。若此人肯相輔佐，何愁天下不定乎？」玄德曰：「昔水鏡先生曾為備言：『伏龍、鳳雛，兩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』今所云莫非即伏龍、鳳雛乎？」庶曰：「鳳雛乃襄陽龐統也。伏龍正是諸葛孔明。」玄德踴躍曰：「今日方知伏龍、鳳雛之語。何期大賢只在目前。非先生言，備有眼如盲也！」後人有讚徐庶走馬薦諸葛

詩曰：

痛恨高賢不再逢，臨歧泣別兩情濃。片言卻似春雷震，能使南陽起臥龍。

徐庶薦了孔明，再別玄德，策馬而去。玄德聞徐庶之語，方悟司馬德操之言，似醉方醒，如夢初覺，引眾將回至新野，便具厚幣，同關、張前去南陽請孔明。

且說徐庶既別玄德，感其留戀之情，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，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，入草廬見孔明。孔明問其來意。庶曰：「庶本欲事劉豫州，奈老母為曹

操所囚，馳書來召，只得捨之而往。臨行時，將公薦與玄德。玄德即日將來奉謁，望公勿推阻，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，幸甚。」

孔明聞言作色曰：「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？」說罷，拂袖而入。庶羞慚而退，上馬趲程，赴許昌見母。正是：囑友一言因愛主，赴家千里為思親。未知後事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：司馬徽再薦名士，劉玄德三顧草廬

卻說徐庶攢程赴許昌，曹操知徐庶已到，遂命荀彧、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。庶入相府拜見曹操。操曰：「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？」庶曰：「某幼逃難，流落江湖，偶至新野，遂與玄德交厚。老母在堂，幸蒙顧念，不勝愧感。」操曰：「公今至此，正可晨昏侍奉令堂，吾亦得聽清誨矣。」

庶拜謝而出。急往見其母，泣拜於堂下。母大驚

曰：「汝何故至此？」庶曰：「近於新野事劉豫州，因得母書，故星夜至此。」徐母勃然大怒，拍案罵曰：「辱子飄蕩江湖數年，吾以為汝學業有進，何其反不如初也！汝既讀書，須知忠孝不能兩全。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？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，況又漢室之胄，汝既事之，得其主矣。今憑一紙偽書，更不詳察，遂棄明投暗，自取惡名，真愚夫也！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！汝玷辱祖宗，空生於天地間耳！」罵得徐庶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。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。

少頃，家人出報曰：「老夫人縊於梁間。」徐庶慌入救時，母氣已絕。後人有徐母讚曰：

賢哉徐母！流芳千古！守節無虧，於家有補。教子多方，處身自苦。氣若丘山，義出肺腑。讚美豫州，毀觸魏武。不畏鼎鑊，不懼刀斧。惟恐後嗣，玷辱先祖。伏劍同流，斷機堪伍。生得其名，死得其所。賢哉徐母！流芳千古！

徐庶見母已死，哭絕於地，良久方甦。曹操使人齎禮弔問，又親往祭奠。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，居喪守墓。凡曹操所賜，庶俱不受。時操欲商議南征，荀彧諫曰：「天寒未可用兵。姑待春暖，方可長驅大進。」操從之，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，名玄武池，於內教練水軍，準備南征。

卻說玄德正安排禮物，欲往隆中謁諸葛亮，忽人報：「門外有一先生，峨冠博帶，道貌非常，特來相探。」玄德曰：「此莫非即孔明否？」遂整衣出迎。視之，乃司馬徽也。玄德大喜，請入後堂高坐，拜問曰：「備自別仙顏，日因軍務倥傯，有失拜訪。今得光降，大慰仰慕之私。」徽曰：「聞徐元直在此，特來一會。」玄德曰：「近因曹操囚其母，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。」徽曰：「此中曹操之計矣！吾素聞徐母最賢，雖為操所囚，必不肯馳書召其子。此書必詐也。元直不去，其母尚存；今若去，母必死矣。」

玄德驚問其故。徽曰：「徐母高義，必羞見其子

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元直臨行，薦南陽諸葛亮，其人若何？」徽笑曰：「元直欲去自去便了，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？」玄德曰：「先生何出此言？」徽曰：「孔明與博陵崔州平、潁川石廣元、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為密友。此四人務於精純，惟孔明獨觀其大略。嘗抱膝長吟，而指四人曰：『公等仕進，可至刺史、郡守。』眾問孔明之志若何，孔明但笑而不答。每常自比管仲、樂毅，其才不可量也。」玄德曰：「何潁川之多賢乎！」徽曰：「昔有殷馗善觀天文，嘗謂群星聚於潁分，其地必多賢士。」

時雲長在側曰：「某聞管仲、樂毅，乃春秋戰國名人，功蓋寰宇。孔明自比此二人，毋乃太過？」徽

笑曰：「以吾觀之，不當比此二人。我欲另以二人比之。」雲長問那二人。徽曰：「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，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。」眾皆愕然。徽下階相辭欲行。玄德留之不住。徽出門仰天大笑曰：「臥龍雖得其主，不得其時，惜哉！」言罷，飄然而去。玄德嘆曰：「真隱居賢士也！」次日，玄德同關、張并從人等來隆中，遙望山畔數人，荷鋤耕於田間，而作歌曰：

蒼天如圓蓋，陸地似棋局。世人黑白分，往來爭榮辱。榮者自安安，辱者定碌碌。南陽有隱居，高眠臥不足。

玄德聞歌，勒馬喚農夫問曰：「此歌何人所作？」答曰：「乃臥龍先生所作也。」玄德曰：「臥龍先生住何處？」農夫曰：「自此山之南，一帶高岡，乃臥龍岡也。岡前疏林內茅廬中，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。」玄德謝之，策馬前行。不數里，遙望臥龍岡，果然清景異常。後人有古風一篇，單道臥龍居處。詩曰：

襄陽城西二十里，一帶高岡枕流水。高岡屈曲壓雲根，流水潺湲飛石髓。勢若困龍石上蟠，形如單鳳松陰裡。柴門半掩閉茅廬，中有高人臥不起。修竹交加列翠屏，四時籬落野花馨。床頭堆積皆黃卷，座上往來無白丁。叩戶蒼猿時獻果，守門老鶴夜聽經。囊

裏名琴藏古錦，壁間寶劍映松文。廬中先生獨幽雅，閒來親自勤耕稼。專待春雷驚夢回，一聲長嘯安天下。

玄德來到莊前下馬，親叩柴門，一童出問。玄德曰：「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。」童子曰：「我記不得許多名字。」玄德曰：「你只說劉備來訪。」童子曰：「先生今早已出。」玄德曰：「何處去了？」童子曰：「蹤跡不定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玄德曰：「幾時歸？」童子曰：「歸期亦不定，或三五日，或十數日。」

玄德惆悵不已。張飛曰：「既不見，自歸去罷。」

了。」玄德曰：「且待片時。」雲長曰：「不如且歸，再使人來探聽。」玄德從其言，囑付童子：「如先生回，可言劉備拜訪。」遂上馬，行數里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，果然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；地不廣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；猿鶴相親，松篁交翠，觀之不已。忽見一人，容貌軒昂，丰姿俊爽，頭戴逍遙巾，身穿皂布袍，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。玄德曰：「此必臥龍先生也。」急下馬向前施禮，問曰：「先生非臥龍否？」其人曰：「將軍是誰？」玄德曰：「劉備也。」其人曰：「吾非孔明，乃孔明之友，博陵崔州平也。」玄德曰：「久聞大名，幸得相遇。乞即席地權坐，請教一言。」

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，關、張侍立於側。州平曰：「將軍何故欲見孔明？」玄德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四方雲擾，欲見孔明，求安邦定國之策耳。」州平笑曰：「公以定亂為主，雖是仁心，但自古以來，治亂無常。自高祖斬蛇起義，誅無道秦，是由亂而入治也；至哀、平之世二百年，太平日久，王莽篡逆，又由治而入亂；光武中興，重整基業，復由亂而入治；至今二百年，民安已久，故干戈又復四起。此正由治入亂之時，未可猝定也。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，補綴乾坤，恐不易為，徒費心力耳。豈不聞『順天者逸，逆天者勞』：『數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奪之；命之所在，人不得而強之』乎？」

玄德曰：「先生所言，誠為高見。但備身為漢胄，合當匡扶漢室，何敢委之數與命？」州平曰：「山野之夫，不足與論天下事，適承明問，故妄言之。」玄德曰：「蒙先生見教，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？」州平曰：「吾亦欲訪之，正不知其何往。」玄德曰：「請先生同至敝縣，若何？」州平曰：「愚性頗樂閒散，無意功名久矣。容他日再見。」言訖，長揖而去。玄德與關、張上馬而行。張飛曰：「孔明又訪不著，卻遇此腐儒，閒談許久！」玄德曰：「此亦隱者之言也。」

三人回至新野，過了數日，玄德使人探聽孔明。回報曰：「臥龍先生已回矣。」玄德便教備馬。張飛

曰：「量一村夫，何必哥哥自去？可使人喚來便了。」玄德叱曰：「汝豈不聞孟子云：『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』」孔明當世大賢，豈可召乎？」遂上馬再往訪孔明。關、張亦乘馬相隨。

時值隆冬，天氣嚴寒，彤雲密布。行無數里，忽然朔風凜凜，瑞雪霏霏；山如玉簇，林似銀床。張飛曰：「天寒地凍，尚不用兵，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？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。」玄德曰：「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慇懃之意。如弟輩怕冷，可先回去。」飛曰：「死且不怕，豈怕冷乎？但恐哥哥空勞神思。」玄德曰：「勿多言，只相隨同去。」將近茅廬，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。玄德立馬聽之。其歌曰：

壯士功名尚未成，嗚呼久不遇陽春。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荊榛，後車遂與文王親？八百諸侯不期會，白魚入舟涉孟津？牧野一戰血流杵，鷹揚偉烈冠武臣？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，長揖芒碭隆準公？高談王霸驚人耳，輟洗延坐欽英風？東下齊城七十二，天下無人能繼蹤？二人非際聖天子，至今誰復識英雄？

歌罷，又有一人擊卓而歌。其歌曰：

吾皇提劍清寰海，創業垂基四百載。桓、靈季業火德衰，奸臣賊子調鼎鼐。青蛇飛下御座傍，又見妖虹降玉堂。群盜四方如蟻聚，奸雄百輩皆鷹揚。吾儕長嘯空拍手，悶來村店飲村酒。獨善其身盡日安，何

須千古名不朽？

二人歌罷，撫掌大笑。玄德曰：「臥龍其在此間乎？」遂下馬入店。見二人憑桌對飲，上首者白面長鬚，下首者清奇古貌。玄德揖而問曰：「二公誰是臥龍先生？」長鬚者曰：「公何人？欲尋臥龍何幹？」玄德曰：「某乃劉備也。欲訪先生，求濟世安民之術。」長鬚者曰：「吾等非臥龍，皆臥龍之友也。吾乃潁川石廣元，此位是汝南孟公威。」玄德喜曰：「備久聞二公大名，幸得邂逅。今有隨行馬匹在此，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。」廣元曰：「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，不省治國安民之事，不勞下問。明公請自上馬，尋訪臥龍。」

玄德乃辭二人，上馬投臥龍岡來；到莊前下馬，扣門問童子曰：「先生今日在莊否？」童子曰：「現在堂上讀書。」玄德大喜，遂跟童子而入。至中門，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：「淡泊以明志，寧靜而致遠。」玄德正看間，忽聞吟詠之聲，乃立於門側窺之，見草堂之上，一少年擁爐抱膝，歌曰：

鳳翱翔於千仞兮，非梧不棲；士伏處於一方兮，非主不依。樂躬耕於隴畝兮，吾愛吾廬。聊寄傲於琴書兮，以待天時。

玄德待其歌罷，上草堂施禮曰：「備久慕先生，無緣拜會。昨因徐元直稱薦，敬至仙莊，不遇空回。

今特冒風雪而來，得瞻道貌，實為萬幸！」那少年慌忙答禮曰：「將軍莫非劉豫州，欲見家兄否？」玄德驚訝曰：「先生又非臥龍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。愚兄弟三人，長兄諸葛瑾，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。孔明乃二家兄。」玄德曰：「臥龍今在家否？」均曰：「昨為崔州平相約，出外閒遊去矣。」玄德曰：「何處閒遊？」均曰：「或駕小舟，游於江湖之中；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；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；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；往來莫測，不知去所。」玄德曰：「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，兩番不遇大賢！」均曰：「小坐獻茶。」張飛曰：「那先生既不在，請哥哥上馬。」玄德曰：「我既到此間，如何無

一語而回？」因問諸葛均曰：「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，日看兵書，可得聞乎？」均曰：「不知。」張飛曰：「問他則甚！風雪甚緊，不如早歸。」玄德叱止之。均曰：「家兄不在，不敢久留車騎；容日卻來回禮。」玄德曰：「豈敢望先生枉駕。數日之後，備當再至。願借紙筆作一書，留達令兄，以表劉備慇懃之意。」均遂進文房四寶。玄德呵開凍筆，拂展雲箋，寫書曰：

備久慕高名，兩次晉謁，不遇空回，惆悵何似！竊念備漢朝苗裔，濫叨名爵，伏觀朝廷陵替，綱紀崩摧，群雄亂國，惡黨欺君，備心膽俱裂。雖有匡濟之誠，實乏經綸之策。仰望先生仁慈忠義，慨然展呂望

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鴻略，天下幸甚！社稷甚幸！先此布達，再容齊戒勳沐，特拜尊顏，面傾鄙悃，統希鑒原。

玄德寫罷，遞與諸葛均收了，拜辭出門。均送出，玄德再三慇懃致意而別。方上馬欲行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：「老先生來也。」玄德視之，見小橋之西，一人煖帽遮頭，狐裘蔽體，騎著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，攜一葫蘆酒，踏雪而來；轉過小橋，口吟詩一首。詩曰：

一夜北風寒，萬里彤雲厚。長空雪亂飄，改盡江山舊。仰面觀太虛，疑是玉龍鬥。紛紛鱗甲飛，頃刻

遍宇宙。騎驢過小橋，獨嘆梅花瘦。

玄德聞歌曰：「此真臥龍矣！」滾鞍下馬，向前施禮曰：「先生冒寒不易！劉備等候久矣！」那人慌忙下驢答禮。諸葛均在後曰：「此非臥龍家兄，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。」玄德曰：「適間所吟之句，極其高妙。」承彥曰：「老夫在小婿家觀〈梁父吟〉，記得這一篇；適過小橋，偶見籬落間梅花，故感而誦之。不期為尊客所聞。」玄德曰：「曾見賢婿否？」承彥曰：「便是老夫也來看他。」玄德聞言，辭別承彥，上馬而歸。正值風雪又大，回望臥龍岡，悒悒不已。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。詩曰：

一天風雪訪賢良，不遇空回意感傷。凍合溪橋山石滑，寒侵鞍馬路途長。當頭片片梨花落，撲面紛紛柳絮狂。回首停鞭遙望處，爛銀堆滿臥龍岡。

玄德回新野之後，光陰荏苒，又早新春。乃令卜者揲著，選擇吉期，齋戒三日，薰沐更衣，再往臥龍岡謁孔明。關、張聞之不悅，遂一齊入諫玄德。正是：

高賢未服英雄志，屈節偏生傑士疑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：定三分隆中決策，戰長江孫氏
報讎

卻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，欲再往訪之。關公曰：「兄長兩次親往拜謁，其禮太過矣。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，故避而不敢見。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？」玄德曰：「不然。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，五反而方得一面。況吾欲見大賢耶？」張飛曰：「哥哥差矣。量此村夫，何足為大賢？今番不須哥哥去；他如不來，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！」玄德叱曰：「汝皆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？文王且如此敬賢，汝

何太無禮！今番汝休去，我自與雲長去。」飛曰：「既兩位哥哥都去，小弟如何落後？」玄德曰：「汝若同往，不可失禮。」

飛應諾。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住隆中。離草廬半里之外，玄德便下馬步行，正遇諸葛均。玄德忙施禮，問曰：「令兄在莊否？」均曰：「昨暮方歸。將軍今日可與相見。」言罷，飄然自去。玄德曰：「今番僥倖，得見先生矣！」張飛曰：「此人無禮！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！何故竟自去了！」玄德曰：「彼各有事，豈可相強？」

三人來到莊前叩門，童子開門出問。玄德曰：「

有勞仙童轉報，劉備專來拜見先生。」童子曰：「今日先生雖在家，但現在草堂上晝寢未醒。」玄德曰：「既如此，且休通報。」分付關、張二人，只在門首等著。玄德徐步而入，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。玄德拱立階下。

半晌，先生未醒。關、張在外立久，不見動靜，入見玄德，猶然侍立。張飛大怒，謂雲長曰：「這先生如何傲慢！見我哥哥侍立階下，他竟高臥，推睡不起！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，看他起不起！」雲長再三勸住。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。望堂上時，見先生翻身將起，忽又朝裡壁睡著。童子欲報。玄德曰：「且勿驚動。」又立了一個時辰，孔明纔醒，口吟詩

曰：

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

孔明吟罷，翻身問童子曰：「有俗客來否？」童子曰：「劉皇叔在此，立候多時。」孔明乃起身曰：「何不早報！尚容更衣。」遂轉入後堂。又半晌，方整衣冠出迎。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，面如冠玉，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玄德下拜曰：「漢室末胄、涿郡愚夫，久聞先生大名，如雷貫耳。昨兩次晉謁，不得一見，已書賤名於文几，未審得入覽否？」孔明曰：「南陽野人，疏懶性成，屢蒙將軍

枉臨，不勝愧赧。」

二人敘禮，分賓主而坐。童子獻茶。茶罷，孔明曰：「昨觀書意，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；但恨亮年幼才疏，有誤下問。」玄德曰：「司馬德操之言，徐元直之語，豈虛談哉？望先生不棄鄙賤，曲賜教誨。」孔明曰：「德操、元直，世之高士。亮乃一耕夫耳，安敢談天下事？二公謬舉矣。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大丈夫抱經世奇才，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？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，開備愚魯而賜教。」孔明笑曰：「願聞將軍之志。」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：「漢室傾頽，奸臣竊命，備不量力，欲伸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迄無所就。惟先生開其愚

而拯厄，實為萬幸。」

孔明曰：「自董卓造逆以來，天下豪傑並起。曹操勢不及袁紹，而竟能克紹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此可用為援，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地，非其主不能守。是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可棄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國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今劉璋闇弱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彝越，外結

孫權，內修政理；待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兵，以向宛洛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，以出秦川，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大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。惟將軍圖之。」言罷，命童子取出畫一軸，挂於中堂，指謂玄德曰：「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。將軍欲成霸業，北讓曹操占天時，南讓孫權占地利，將軍可占人和。先取荊州為家，後即取西川建基業，以成鼎足之勢，然後可圖中原也。」

玄德聞言，避席拱手謝曰：「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，使備如撥雲霧而睹青天；但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備安忍奪之？」孔明曰：「亮夜觀

天象，劉表不久人世。劉璋非立業之主，久後必歸將軍。」玄德聞言，頓首拜謝。只這一席話，乃孔明未出茅廬，已知三分天下，真萬古人不及也！後人有詩讚曰：

豫州當日歎孤窮，何幸南陽有臥龍。欲識他年分鼎處，先生笑指畫圖中。

玄德拜請孔明日：「備雖名微德薄，願先生不棄鄙賤，出山相助。備當拱聽明誨。」孔明日：「亮久樂耕鋤，懶於應世，不能奉命。」玄德泣曰：「先生不出，如蒼生何？」言畢，淚沾袍袖，衣襟盡濕。孔明見其意甚誠，乃曰：「將軍既不相棄，願效犬馬之

勞。」

玄德大喜，遂命關、張入拜獻金帛禮物。孔明固辭不受。玄德曰：「此非聘大賢之禮，但表劉備寸心耳。」孔明方受。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。次日，諸葛均回，孔明囑付曰：「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，不容不出。汝可躬耕於此，勿得荒蕪田畝。待吾功成之日，即當歸隱。」後人有詩歎曰：

身未升騰思退步，功成應憶去時言。只因先主丁寧後，星落秋風五丈原。

又有古風一篇曰：

高皇手提三尺雪，芒碭白蛇夜流血。平秦滅楚入咸陽，二百年前幾斷絕。大哉光武興洛陽，傳至桓、靈又崩。獻帝遷都幸許昌，紛紛四海生豪傑。曹操專權得天時，江東孫氏開鴻業。孤窮玄德走天下，獨居新野愁民危。南陽臥龍有大志，腹內雄兵分正奇。只因徐庶臨行語，茅廬三顧心相知。先生爾時年三九，收拾琴書離隴畝。先取荊州後取川，大展經綸補天手。縱棋舌上鼓風雷，談笑胸中換星斗。龍驤虎視安乾坤，萬古千秋名不朽。

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，與孔明同歸新野。玄德待孔明如師，食則同桌，寢則同榻，終日共論天下之。孔明曰：「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，必有

侵江南之意，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。」玄德從之，使人往江東探聽。

卻說孫權自孫策死後，據住江東，承父兄基業，廣納賢士，開賓館於吳會，命顧雍、張紘、延接四方賓客。連年以來，你我相薦。時有會稽闕澤，字德潤；彭城嚴峻，字曼才；沛縣薛綜，字敬文；汝南程秉，字德樞；吳郡朱桓，字休穆；陸績，字公紀；吳人張溫，字惠恕；會稽凌統，字公績；烏程吳粲，字孔休；此數人皆至江東。孫權敬禮甚厚。又得良將數人，乃汝陽呂蒙，字子明，吳郡陸遜，字伯言，琅琊徐盛，字文嚮，東郡潘璋，字文珪，廬江丁奉，字承淵。文武諸人，共相輔佐。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。

建安七年，曹操破袁紹，遣使往江東，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。權猶豫未決。吳太夫人命周瑜、張昭等面議。張昭曰：「操欲令我遣子入朝，是牽制諸侯之法也。然若不令去，恐其興兵下江東，勢必危矣。」周瑜曰：「將軍承父兄遺業，兼六郡之眾，兵精糧足，將士用命，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？質一入，不得不與曹氏連和；彼有命召，不得不往；如此則見制於人也。不如勿遣，徐觀其變，別以良策禦之。」吳太夫人曰：「公瑾之言是也。」權遂從其言，謝使者，不遣子。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。但正值北方未寧，無暇南征。

建安八年十一月，孫權引兵伐黃祖，戰於大江之

中。祖軍敗績。權部將凌操，輕舟當先，殺人夏口，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。凌操子凌統，時年方十五歲，奮力往奪父屍而歸。權見風色不利，收軍還東吳。

卻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。翊性剛好酒，醉後嘗鞭撻士卒。丹陽督將媯覽、郡丞戴員二人，常有殺翊之心，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，共謀殺翊。時諸將縣令，皆集丹陽。翊設宴相待。翊妻徐氏美而慧，極善卜易；是日卜一卦，其象大凶，勸翊勿出會客。翊不從，遂與眾大會。

至晚席散，邊洪帶刀跟出門外，即抽刀砍死孫

翊。媯覽、戴員乃歸罪邊洪，斬之於市。二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。媯覽見徐氏美貌，乃謂之曰：「吾為汝夫報仇，汝當從我；不從則死。」徐氏曰：「夫死未幾，不忍便相從。可待至晦日，設祭除服，然後成親未遲。」

覽從之。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、傅嬰二人入府，泣告曰：「先夫在日，常言二公忠義。今媯、戴二賊，謀殺我夫，只歸罪邊洪，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。媯覽又欲強占妾身，妾已詐許之，以安其心。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，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，雪此仇辱，生死啣恩！」言畢再拜。孫高、傅嬰皆泣曰：「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，今日所以不即死難

者，正欲為復仇計耳。夫人所命，敢不效力？」

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。至晦日，徐氏先召孫、傅二人，伏於密室幃幕之中，然後設祭於堂上。祭畢，即除去孝服，沐浴薰香，濃妝豔裹，言笑自若。

媯覽聞之甚喜。至夜，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。設席堂中飲酒。飲既醉，徐氏乃邀覽入密室。覽喜，乘醉而入。徐氏大呼曰：「孫、傅二將軍何在？」二人即從幃幕中持刀躍出。媯覽措手不及，被傅嬰一刀砍倒在地，孫高再復一刀，登時殺死。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。員入府來，至堂中，亦被孫、傅二將所殺。一

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，及其餘黨。徐氏遂重穿孝服，將媯覽、戴員首級，祭於孫翊靈前。不一日，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，見徐氏已殺媯、戴二賊，乃封孫高、傅嬰為牙門將，令守丹陽，取徐氏歸家養老。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才節雙全世所無，姦回一旦受摧鋤。庸臣從賊忠臣死，不及東吳女丈夫。

且說東吳各處山賊，盡皆平復。大江之中，有戰船七千餘隻。孫權拜周瑜為大都督，總統江東水陸軍馬。建安十二年，冬十月，權母吳太夫人病危，召周瑜、張昭二人至，謂曰：「吾本吳人，幼亡父母，與

弟吳景徙居越中。後嫁與孫氏，生四子。長子策生時，吾夢月入懷。後生次子權，又夢日入懷。卜者云：『夢日月入懷者，其子必貴。』不幸策早喪，今將江東基業付權。望公等同心助之，吾死不朽矣！」又囑權曰：「汝事子布、公瑾以師傅之禮，不可怠慢。吾妹與我共嫁汝父，則亦汝之母也，吾死之後，事吾妹如事我。汝妹亦當恩養，擇佳婿以嫁之。」

言訖遂終。孫權哀哭，具喪葬之禮，自不必說。

至來年春，孫權商議欲伐黃祖。張昭曰：「居喪未及期年，不可動兵。」周瑜曰：「報仇雪恨，何待期年？」權猶豫未決。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，告權曰：「某把龍湫水口，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。某細詢

之。寧字興霸，巴郡臨江人也；頗通書史，有氣力，好游俠；嘗招合亡命，縱橫於江湖之中；腰懸銅鈴，人聽鈴聲，盡皆避之。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，時人皆稱為『錦帆賊』。後悔前非，改行從善，引眾投劉表。見表不能成事，即欲來投東吳，卻被黃祖留在夏口。

「前東吳破祖時，祖得甘寧之力，救回夏口；乃待寧甚薄。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。祖曰：『寧乃劫江之賊，豈可重用？』寧因此懷恨。蘇飛知其意，乃置酒邀寧到家，謂之曰：『吾薦公數次，奈主公不能用。日月逾邁，人生幾何；宜自遠圖。吾當保公為鄂縣長，自作去就之計。』寧因此得過夏口，欲投江

東，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。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，不記舊恨；況各為其主，又何恨焉？寧欣然引眾渡江，來見主公。乞鈞旨定奪。」

孫權大喜曰：「吾得興霸，破黃祖必矣。」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。參拜已畢，權曰：「興霸來此，大獲我心，豈有記恨之理？請無懷疑。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。」寧曰：「今漢祚日危，曹操終必篡竊。荆南之地，操所必爭也。劉表無遠慮，其子又愚劣，不能承業傳基。明公宜早圖之。若遲，則操先圖之矣。今宜先取黃祖。祖今年老昏邁，務於貨利；侵刻吏民，人心皆怨；戰具不修，軍無法律。明公若往攻之，其勢必破。既破祖軍，鼓行而西，據楚關而圖巴蜀，霸

業可定也。」

孫權曰：「此金玉之論也！」遂命周瑜為大都督，總水陸軍兵；呂蒙為前部先鋒；董襲與甘寧為副將；權自領大軍十萬，征討黃祖。細作探知，報至江夏。黃祖急聚眾商議，令蘇飛為大將，陳就、鄧龍為先鋒，盡起江夏之兵迎敵。陳就、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，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，將大索繫定艨艟於水面上。東吳兵至，艨艟上鼓響，弓弩齊發，兵不敢進，約退數里水面。甘寧謂董襲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得不進。」乃選小船百餘隻，每船用精兵五十人。二十人撐船，三十人各披衣甲，手執鋼刀，不避矢石，直至艨艟傍邊，砍斷大索，艨艟遂橫。

甘寧飛上艨艟，將鄧龍砍死。陳就棄船而走。呂蒙見了，跳下小船，自舉櫓棹，直入船隊，放火燒船。陳就急待上岸，呂蒙捨命趕到跟前，當胸一刀砍翻。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，吳軍一齊上岸，勢不可當。祖軍大敗。蘇飛落荒而走，正遇東吳大將潘璋。兩馬相交，戰不數合，被璋生擒過去，逕至船中來見孫權。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，待活捉了黃祖，一并誅戮；催動三軍，不分晝夜，攻打夏口。正是：只因不用錦帆賊，至令衝開大索船。不知黃祖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：荊州城公子三求計，博望坡軍師初用兵

卻說孫權督眾攻打夏口，黃祖兵敗將亡，情知守把不住，遂棄江夏，望荊州而走。甘寧料得黃祖必走荊州，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。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，正走之間，一聲喊起，甘寧攔住。祖於馬上謂寧曰：「我向日不曾輕待汝，今何相逼耶？」寧叱曰：「吾昔在江夏，多立功績，汝乃以劫江賊待我，今日尚有何說？」

黃祖自知難免，撥馬而走。甘寧衝開士卒，直趕將來，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，又有數騎趕來。寧視之，乃程普也。寧恐普來爭功，慌忙拈弓搭箭，背射黃祖，祖中箭翻身落馬，寧梟其首級，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，回見孫權，獻黃祖首級。權命以木匣盛貯，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。重賞三軍，陞甘寧為都尉。商議欲分兵守江夏。張昭曰：「孤城不可守，不如且回江東。劉表知我破黃祖，必來報讎。我以逸待勞，必敗劉表。表敗而後乘勢攻之，荊襄可得也。」權從其言，遂棄江夏，班師回江東。

蘇飛在檻車內，密使人告甘寧求救。寧曰：「飛即不言，吾豈忘之？」大軍既至吳會，權命將蘇飛梟

首，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。甘寧乃入見權，頓首哭告曰：「某向日若不得蘇飛，則骨填溝壑矣，安能效命將軍麾下哉？今飛罪當誅，某念其昔日之恩情，願納還官爵，以贖飛罪。」權曰：「彼既有恩於君，吾為君赦之；但彼若逃去，奈何？」寧曰：「飛得免誅戮，感恩無地，豈肯走乎？若飛去，寧願將首級獻於階下。」權乃赦蘇飛，止將黃祖首級祭獻。祭畢設宴，大會文武慶功。

正飲酒間，忽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，拔劍在手，直取甘寧。寧忙舉坐椅以迎之。權驚視其人，乃凌統也。因甘寧在江夏時，射死他父親凌操，今日相見，故欲報讎。權連忙勸住，謂統曰：「興霸射死卿父，

彼時各為其主，不容不盡力。今既為一家人，豈可復理舊讎？萬事皆看吾面。」凌統叩頭大哭曰：「不共戴天之讎，豈容不報？」權與眾官再三勸之，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。權即日命甘寧領兵五千，戰船一百隻，往夏口鎮守，以避凌統。寧拜謝，領兵自往夏口去了。權又加封凌統為承烈都尉，統只得含恨而止。

東吳自此廣造戰船，分兵守把江岸；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；孫權自領大軍，屯柴桑；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，以備攻戰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，回報：「東吳已攻殺黃祖，現今屯兵柴桑。」玄德便請孔明

計議。

正話間，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。孔明曰：「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，故請主公商議報讎之策也。」某當與主公同往，相機而行，自有良策。」

玄德從之，留雲長守新野，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。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：「今見景升，當若何對答？」孔明曰：「當先謝襄陽之事。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，切不可應允。但說容歸新野，整頓軍馬。」

玄德依言，來到荊州，館驛安下，留張飛屯兵城

外。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。禮畢，玄德請罪於階下。表曰：「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。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，以獻賢弟。因眾人告免，故姑恕之。弟幸勿見罪。」玄德曰：「非干蔡將軍之事，想皆下人所為耳。」表曰：「今江夏失守，黃祖遇害，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。」玄德曰：「黃祖性暴，不能用人，故致此禍。今若興兵南征，倘曹操北來，又將奈何？」表曰：「吾今年老多病，不能理事，賢弟可來助我。我死之後，弟便為荊州之主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兄何出此言？量備安敢當此重任？」

孔明以目視玄德。玄德曰：「容徐思良策。」遂辭出，回至館驛。孔明曰：「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，

奈何卻之？」玄德曰：「景升待我，恩禮交至，安忍乘其危而奪之？」孔明嘆曰：「真仁慈之主也！」

正商論間，忽報公子劉琦來見。玄德接入。琦泣拜曰：「繼母不能相容，性命只在旦夕，望叔父憐而救之。」玄德曰：「此賢姪家事耳，奈何問我？」孔明微笑，玄德求計於孔明。孔明曰：「此家事，亮不敢與聞。」

少時，玄德送琦出，附耳低言曰：「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，可如此如此，彼定有妙計相告。」琦謝而去。

次日，玄德只推腹痛，乃挽孔明代往回拜劉琦。孔明允諾，來至公子宅前下馬，入見公子。公子邀入後堂。茶罷，琦曰：「琦不見容於繼母，幸先生一言相救。」孔明曰：「亮客寄於此，豈敢與人骨肉之事？倘有泄漏，為害不淺。」說罷，起身告辭。琦曰：「既承光顧，安敢慢待？」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。

飲酒之間，琦又曰：「繼母不見容，乞先生一言救我。」孔明曰：「此非亮所敢謀也。」言訖，又欲辭去。琦曰：「先生不言則已，何便欲去？」孔明乃復坐。琦曰：「琦有一古書，請先生一觀。」乃引孔明登一小樓。孔明曰：「書在何處？」琦泣拜曰：「

繼母不見容，琦命在旦夕，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？」

孔明作色而起，便欲下樓，只見樓梯已撤去。琦告曰：「琦欲求教良策，先生恐有泄漏，不肯出言；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君之口，入琦之耳，可以賜教矣。」孔明日：「『疏不間親』，亮何能為公子謀？」琦曰：「先生終不肯教琦乎？琦命固不保矣，請即死於先生之前。」乃掣劍欲自刎。孔明止之曰：「已有良計。」琦拜曰：「願即賜教。」孔明曰：「公子豈不聞申生、重耳之事乎？申生在內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。今黃祖新亡，江夏乏人守禦，公子何不上言，乞屯兵守江夏？則可以避禍矣。」

琦再拜謝教，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。孔明辭別，回見玄德，具言其事，玄德大喜。次日，劉琦上言，欲守江夏。劉表猶豫未決，請玄德共議。玄德曰：「江夏重地，固非他人可守，正須公子自往。東南之事，兄父子當之；西北之事，備願當之。」表曰：「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，必有南征之意，不可不防。」玄德曰：「備已知之，兄勿憂慮。」遂拜辭回新野。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。

卻說曹操罷三公之職，自以丞相兼之，以毛玠為東曹掾；崔琰為西曹掾；司馬懿為文學掾。懿字仲達，河內溫人也；潁川太守司馬雋之孫，京兆尹司馬

防之子，主簿司馬朗之弟也。自是文官大備，乃聚武將商議南征。夏侯惇進曰：「近聞劉備在新野，每日教演士卒，必為後患，可早圖之。」

操即命夏侯惇為都督；于禁、李典、夏侯蘭、韓浩為副將；領兵十萬，直抵博望城，以窺新野。荀彧諫曰：「劉備英雄，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，不可輕敵。」惇曰：「劉備鼠輩耳，吾必擒之。」徐庶曰：「將軍勿輕視劉玄德。今玄德得諸葛亮為輔，如虎生翼矣。」操曰：「諸葛亮何人也？」庶曰：「亮字孔明，道號臥龍先生。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出鬼入神之計，真當世奇士，非可小覷。」

操曰：「比公若何？」庶曰：「庶安敢比亮？庶如螢火之光，亮乃皓月之明也。」夏侯惇曰：「元直之言謬矣。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，何足懼哉！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，活捉諸葛，願將首級獻與丞相。」操曰：「汝早報捷書，以慰吾心。」惇奮然辭曹操，引軍登程。

卻說玄德自得孔明，以師禮待之。關、張二人不悅曰：「孔明年幼，有甚才學！兄長待之太過！又未見他真實效驗！」玄德曰：「吾得孔明，猶魚之得水也。兩弟勿復多言。」關、張見說，不言而退。一日，有人送犛牛尾至。玄德取尾親自結帽。孔明入見，正色曰：「明公無復有遠志，但事此而已耶？」

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：「吾聊假此以忘憂耳。」孔明曰：「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？」玄德曰：「不如也。」孔明曰：「明公之眾，不過數千人，萬一曹兵至，何以迎之？」玄德曰：「吾正愁此事，未得良策。」孔明曰：「可速招募民兵，亮自教之，可以待敵。」玄德遂招新野之民，得三千人。孔明朝夕教演陣法。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，殺奔新野來了。張飛聞知，謂雲長曰：「可著孔明前去迎敵便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玄德召二人入，謂曰：「夏侯惇引兵到來，如何迎敵？」張飛曰：「哥哥何不使『水』去？」玄德曰：「智賴孔明，勇須二弟，何可推諉？」關、張出，玄德請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「但恐關、

張二人，不肯聽吾號令。主公若欲亮行兵，乞假劍印。」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，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。張飛謂雲長曰：「且聽令去，看他如何調度。」

孔明令曰：「博望之左有山，名曰豫山；右有林，名曰安林；可以埋伏軍馬。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之前，先且埋伏，等彼軍至，放過休敵。其輜重糧草，必在後面。但看南面火起，可縱兵出擊，就焚其糧草。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，只看南面火起，便可出，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。關平、劉封可引兵五百軍，預備引火之物，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，至初更兵到，便可放火矣。」——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，令為前部，不要贏，只要輸。」

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。各須依計而行，勿使有失。」

雲長曰：「我等皆出迎敵，未審軍師卻作何事？」孔明曰：「我只坐守此城。」張飛大笑曰：「我們都去廝殺，你卻在家裡坐地，好自在！」孔明曰：「劍印在此，違令者斬！」玄德曰：「豈不聞『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』？二弟不可違令。」張飛冷笑而去。雲長曰：「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，那時卻來問他未遲。」

二人去了。眾將皆未知孔明韜略，今雖聽令，卻都疑惑不定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「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。來日黃昏，敵軍必到，主公便棄營而

走。但見火起，即回軍掩殺。亮與糜竺、糜芳引五百軍守縣，命孫乾、簡雍準備慶喜筵席，安排『功勞簿』伺候。」派撥已畢，玄德亦疑惑不定。

卻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，分一半精兵作前隊，其餘盡護糧車而行。時當秋月，商飆徐起。人馬攢行之間，望見前面塵頭忽起。惇便將人馬擺開，問鄉導官曰：「此間是何處？」答曰：「前面便是博望坡，後面是羅川口。」

惇令于禁、李典押住陣腳，親自出馬陣前。遙望軍馬來到，惇忽然大笑。眾問：「將軍為何而笑？」惇曰：「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，誇諸葛亮為天人！」

今觀其用兵，乃以此等軍馬為前部，與吾對敵，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鬥耳！吾於丞相前誇口，要活捉劉備、諸葛亮，今必應吾言矣。」遂自縱馬向前。趙雲出馬。惇罵曰：「汝等隨劉備，如孤魂隨鬼耳！」

雲大怒，縱馬來戰。兩馬相交，不數合，雲詐敗而走。夏侯惇從後追趕。雲約走十餘里，回馬又戰，不數合又走。韓浩拍馬向前諫曰：「趙雲誘敵，恐有埋伏。」惇曰：「敵軍如此，雖十面埋伏，吾何懼哉！」遂不聽浩言，直趕至博望坡。一聲砲響，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，接應交戰。夏侯惇笑謂韓浩曰：「此即埋伏之兵也！吾今晚不到新野，誓不罷兵！」乃催軍前進。玄德、趙雲退後便走。

時天色已晚，濃雲密布，又無月色；晝風既起，夜風愈大。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。于禁、李典趕到窄狹處，兩邊都是蘆葦。典謂禁曰：「欺敵者必敗。南道路狹，山川相逼，樹木叢雜，倘彼用火攻，奈何？」禁曰：「君言是也。吾當往前為都督言之。君可止住後軍。」李典便勒回馬，大叫：「後軍慢行！」人馬走發，那裡攔當得住。于禁驟馬大叫：「前軍都督且住！」

夏侯惇正走之間，見于禁從後軍奔來，便問何故。禁曰：「南道路狹，山川相逼，樹木叢雜，可防火攻。」夏侯惇猛省，即回馬令軍馬勿進。

言未已，只聽背後喊聲震起，早望見一派火光燒著；隨後兩邊蘆葦亦著。一霎時，四方八面，盡皆是火。又值風大，火勢愈猛。曹家人馬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趙雲回軍趕殺，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。

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，急奔回博望城，時火光中一軍攔住。當先大將，乃關雲長也。李典縱馬混戰，奪路而走。于禁見糧草車輛，都被火燒，便投小路奔逃去了。夏侯蘭、韓浩來救糧草，正遇張飛。戰不數合，張飛一槍刺夏侯蘭於馬下。韓浩奪路走脫。直殺到天明，卻纔收軍。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後人有詩曰：

博望相持用火攻，指揮如意笑談中。直須驚破曹公膽，初出茅廬第一功！夏侯惇收拾殘軍，自回許昌。

卻說孔明收軍，關、張二人相謂曰：「孔明真英傑也！」行不數里，見糜竺、糜芳引軍簇擁著一輛小軍，車中端坐一人，乃孔明也。關、張下馬拜伏於車前。須臾，玄德、趙雲、劉封、關平等皆至，收聚眾軍，把所獲糧草輜重，分賞將士，班師回新野。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，曰：「吾屬生全，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！」

孔明回至縣中，謂玄德曰：「夏侯惇雖敗去，曹

操必自引大軍來。」玄德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亮有一計，可敵曹軍。」正是：破敵未堪息戰馬，避兵又必賴良謀。未知其計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回：蔡夫人議獻荊州，諸葛亮火燒新野

卻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。孔明曰：「新野小縣，不可久居。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，可乘此機會，取彼荊州為安身之地，庶可拒曹操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公言甚善。但備受景升之恩，安忍圖之？」孔明曰：「今若不取，後悔何及？」玄德曰：「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。」孔明曰：「且再作商議。」

卻說夏侯惇敗回許昌，自縛見曹操，伏地請死。

操釋之。惇曰：「惇遭諸葛亮詭計，用火攻破我軍。」操曰：「汝自幼用兵，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？」惇曰：「李典、于禁曾言及此，悔之不及！」操乃賞二人。惇曰：「劉備如此猖獗，真腹心之患也，不可不急除。」操曰：「吾所慮者，劉備、孫權耳。餘皆不足介意。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。」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，令曹仁、曹洪，為第一隊；張遼、張郃，為第二隊；夏侯淵、夏侯惇，為第三隊；于禁、李典，為第四隊；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。每隊各引兵十萬。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，引兵三千為先鋒。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。

大中大夫孔融諫曰：「劉備、劉表皆漢室宗親，

不可輕伐。孫權虎踞六郡，且有大江之險，亦不易取。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，恐失天下之望。」操怒曰：「劉備、劉表、孫權皆逆命之臣，豈容不討？」遂叱退孔融，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。孔融出府，仰天歎曰：「以至不仁伐至仁，安得不敗乎！」

時御史大夫郗慮家客聞此言，報知郗慮。慮常被孔融侮慢，心正恨之，乃以此言入告曹操；且曰：「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，又與禰衡相善。衡贊融曰：『仲尼不死。』融贊衡曰：『顏回復生。』向者禰衡之辱丞相，乃融使之也。」操大怒，遂命廷尉捕捉孔融。融有二子，年尚少，時方在家，對坐奕棋。左右急報曰：「尊君被廷尉執去，將斬矣。二公子何不急

避？」二子曰：「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乎？」

言未已，廷尉又至，盡收融家小并二子，皆斬之，號令融屍於市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。操聞之，大怒，欲殺之。荀彧曰：「彧聞脂習常諫融曰：『公剛直太過，乃取禍之道。』今融死而來哭，乃義人也，不可殺。」操乃止。習收融父子屍首，皆葬之。後人有詩讚孔融曰：

孔融居北海，豪氣貫長虹。坐上客長滿，樽中酒不空。文章驚世俗，談笑侮王公。史筆褒忠直，存宜紀大中。

曹操既殺孔融，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。

卻說荊州劉表病重，使人請玄德來託孤。玄德引關、張至荊州見劉表。表曰：「我病已入膏肓，不久便死矣；特託孤於賢弟。我子無才，恐不能承父業。我死之後，賢弟可自領荊州。」玄德泣拜曰：「備當竭力以輔賢姪，安敢有他意乎？」

正說間，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。玄德急辭劉表，星夜回新野。劉表病中聞此信，吃驚不小，商議寫遺囑，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為荊州之主。蔡夫人聞之大怒，關上內門，使蔡瑁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。時劉琦

在江夏，知父病危，來至荊州探病。方到外門，蔡瑁當住曰：「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，其任至重。今擅難職守，倘東吳兵至，如之奈何？若入見主公，主公必生嗔怒，病將轉增，非孝也。宜速回。」

劉琦立於門外，大哭一場，上馬仍回江夏。劉表病勢危篤，望劉琦不來；至八月戊申日，大叫數聲而死。後人有詩歎劉表曰：

昔聞袁氏居河朔，又見劉君霸漢陽。總為牝晨致家累，可憐不久盡消亡。

劉表既死，蔡夫人與蔡瑁、張允，商議假寫遺

囑，令次子劉琮為荊州之主，然後舉哀報喪。時劉琮年方十四歲，頗聰明，乃聚眾言曰：「吾父棄世，吾兄現在江夏，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。汝等立我為主，倘兄與叔父興兵問罪，如何解釋？」

眾官未及對，幕官李珪答曰：「公子之言甚善。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，請大公子為荊州之主；就命玄德一同事。北可以敵曹操，南可以拒孫權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蔡瑁叱曰：「汝何人，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！」李珪大罵曰：「汝內外朋謀，假稱遺命，廢長立幼，眼見荊襄九郡，送於蔡氏之手！故主有靈，必當殛汝！」

蔡瑁大怒，喝令左右推出斬之，李珪至死大罵不絕。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為主。蔡氏宗族，分領荊州之兵；命治中鄧義、別駕劉先守荊州。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，以防劉琦、劉備，就葬劉表之棺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，竟不訃告劉琦與玄德。

劉琮至襄陽，方纔歇馬，忽報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來。琮大驚，遂請蒯越，蔡瑁，等商議。東曹掾傅巽進言曰：「不特曹操兵來為可憂；今大公子在江夏，玄德在新野，我皆未往報喪，若彼興兵問罪，荊、襄危矣。巽有一計，可使荊、襄之民，安如泰山，又可保全主公名爵。」琮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巽曰：「不如將荊、襄九郡，獻與曹操。操必重待主公

也。」

琮叱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孤受先君之基業，坐尚未穩，豈可便棄之他人？」蒯越曰：「傅公悌之言是也。夫逆順有大體，強弱有定勢。今曹操南征北討，以朝廷為名，主公拒之，其名不順。且主公新立，外患未寧，內憂將作。荆、襄之民，聞曹兵至，未戰而膽先寒，安能與之敵哉？」琮曰：「諸公之言，非我不從；但以先君之業，一旦棄與他人，恐貽笑於天下耳。」

言未已，一人昂然而進曰：「傅公悌、蒯異度之言甚善，何不從之？」眾視之，乃山陽高平人，姓

王，名粲，字仲宣。粲容貌瘦弱，身材短小；幼時往見中郎蔡邕。時邕高朋滿座，聞粲至，倒履迎之。賓客皆驚曰：「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？」邕曰：「此子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」粲博聞強記，人皆不及；嘗觀道旁碑文一過，便能記誦；觀人奕棋，棋局亂，粲復為擺出，不差一子。又善算術。其文詞妙絕一時。年十七，辟為黃門侍郎，不就。後因避亂至荊襄，劉表以為上賓。

當日謂劉琮曰：「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？」琮曰：「不如也。」粲曰：「曹公兵強將勇，足智多謀。擒呂布於下邳，摧袁紹於官渡，逐劉備於隴右，破烏桓於白狼；梟除蕩定者，不可勝計。今以大軍南

下荊襄，勢難抵敵。傅、蒯二君之謀，乃長策也。將軍不可遲疑，致生後悔。」琮曰：「先生見教極是。但須稟告母親知道。」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，謂琮曰：「既是仲宣、公悌、異度三人所見相同，何必告我？」

於是劉琮意決，便寫降書，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。宋忠領命，直至宛城，接著曹操，獻上降書。操大喜，重賞宋忠，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，便著他永為荊州之主。宋忠拜辭曹操，取路回荊襄。將欲渡江，忽見一枝人馬到來。視之，乃關雲長也。宋忠迴避不及，被雲長喚住，細問荊州之事。忠初時隱諱；後被雲長盤問不過，只得將前後事情，一一實

告。雲長大驚，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，備言其事。

玄德聞之大哭。張飛曰：「事已如此，可先斬宋忠，隨起兵渡江，奪了襄陽，殺了蔡氏、劉琮，然後與曹操交戰。」玄德曰：「你且緘口，我自有斟酌。」乃叱宋忠曰：「你知眾人作事，何不早來報我？今雖斬汝，無益於事，可速去。」忠拜謝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玄德正憂悶間，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。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，降階迎之，再三稱謝。籍曰：「大公子在江夏，聞荊州已故，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，不來報喪，竟立劉琮為主。公子差人往襄陽探

聽，回說是實；恐使君不知，特差某齎哀書呈報，並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，同往襄陽問罪。」

玄德看書畢，謂伊籍曰：「機伯只知劉琮僭立，更不知劉琮已將荊襄九郡，獻與曹操矣！」籍大驚曰：「使君何從知之？」玄德具言拿獲宋忠之事。籍曰：「若如此，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，前赴襄陽，誘劉琮出迎，就便擒下，誅其黨類，則荊州屬使君矣。」

孔明曰：「機伯之言是也，主公可從之。」玄德垂淚曰：「吾兄臨危託孤於我，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，異日死於九泉之下，何面目復見吾兄乎？」孔明

曰：「如不行此事，今曹兵已至宛城，何以拒敵？」
玄德曰：「不如走樊城以避之。」

正商議間，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。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，整頓軍馬，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。孔明日：「主公且寬心，前番一把火，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；今番曹軍又來，必教他中這條計。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，不如早到樊城去。」便差人四門張榜，曉諭居民：「無論老幼男女，願從者，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，不可自誤。」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，救濟百姓；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。一面聚諸將聽令，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：「各帶布袋，多裝沙土，遏住白河之水；至來日三更

後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，急取起布袋，放水淹之，卻順水殺將下來接應。」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：「此處水勢最慢，曹軍被淹，必從此逃難，可便乘勢殺來接應。」又喚趙雲「引軍三千，分為四隊，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，其三隊分伏西、南、北三門，卻先於城內人家屋上，多藏硫黃燄硝引火之物。曹軍入城，必安歇民房。來日黃昏後，必有大風。但看風起，便令西、南、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。待城中火勢大作，卻於城外吶喊助威，只留東門放他出走，汝卻於東門外從後擊之。天明會合關、張二將，收軍回樊城。」再令糜芳、劉封二人，帶二千軍，一半紅旗，一半青旗，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尾坡

前屯住：「一見曹軍到，紅旗軍走在左，青旗軍走在右。他心疑必不敢追，汝二人卻去分頭埋伏。只望城中火起，便可追殺敗兵，然後卻來白河上流頭接應。」

孔明分撥已定，乃與玄德登高瞭望，只候捷音。

卻說曹仁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隊，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新野來。是日午牌時分，來到鵲尾坡，望見坡前一簇人馬，盡打青紅旗號。許褚催軍向前，劉封、糜芳分為四隊，青、紅旗各歸左右。許褚勒馬，教：「且休進，前面必有伏兵，我兵只在此處住下。」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

仁。曹仁曰：「此是疑兵，必無埋伏。可速進兵。我當催軍繼至。」

許褚復回坡前，提兵殺入。至林下追尋時，不見一人。時日已墜西，許褚方欲前進，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。抬頭看時，只見山頂上一簇旗，旗叢中兩把傘蓋，左玄德，右孔明，二人對坐飲酒。許褚大怒，引軍尋路上山。山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，不能前進。又聞山後喊聲大震，欲尋路廝殺，天色已晚。

曹仁領兵到，教且奪新野城歇馬。軍士至城下時，只見四門大開。曹兵突入，並無阻當。城中亦不見一人，竟是一座空城了。

曹洪曰：「此是勢孤計窮，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。我軍權且在城安歇，來日平明進兵。」此時各軍走乏，都已饑餓，皆去尋房造飯。曹仁、曹洪，就在衙內安歇。初更已後，狂風大作。守門軍士飛報火起。曹仁曰：「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，遺漏之火，不可自驚。」

說猶未了，接連幾次飛報，西、南、北三門皆火起。曹仁急令眾將上馬時，滿縣火起，上下通紅。是夜之火，更勝前日博望燒屯之火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奸雄曹操守中原，九月南征到漢川。風伯怒臨新野縣，祝融飛下燄摩天。

曹仁引眾將突煙冒火，尋路奔走，聞說東門無火，急急奔出東門。軍士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。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，背後一聲喊起，趙雲引軍趕來混戰，敗軍各逃性命，誰肯回身廝殺。

正奔走間，糜芳引一軍至。又衝殺一陣，曹仁大敗，奪路而走，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。到四更時分，人困馬乏，軍士大半焦頭爛額。奔至白河邊，喜得河水不甚深，人馬都下河吃水。人相喧嚷，馬盡嘶鳴。

卻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。黃昏時分，望見新野火起，至四更，忽聽得下流頭人喊馬嘶，急令

軍士一齊掣起布袋，水勢滔天，望下流衝去，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，死者極多。曹仁引眾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。行到博陵渡口，只聽喊聲大起，一軍攔路，當先大將，乃張飛也，大叫：「曹賊快來納命！」曹軍大驚。正是：城內纔看紅燄吐，水邊又遇黑風來。未知曹仁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：劉玄德攜民渡江，趙子龍單騎救主

卻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，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，截住曹仁混殺。忽遇許褚，便與交鋒。許褚不敢戀戰，奪路走脫。張飛趕來，接著玄德、孔明，一同沿河到上流。劉封、糜芳，已安排船隻等候，遂一齊渡河，盡望樊城而去。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。

卻說曹仁收拾殘軍，就新野屯住，使曹洪去見曹操，具言失利之事。操大怒曰：「諸葛村夫，安敢如

此！」催動三軍，漫山寨野，盡至新野下寨；傳令軍士一面搜山，一面填塞白河；令大軍分作八路，一齊去取樊城。劉曄曰：「丞相初至襄陽，必須先買民心。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，若我兵逕進，二縣為齏粉矣；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。備即不降，亦可見我愛民之心；若其來降，則荊州之地，可不戰而定也。」

操從其言，便問：「誰可為使？」劉曄曰：「徐庶與劉備至厚，今現在軍中，何不命他一往？」操曰：「他去恐不復來。」曄曰：「他若不來，貽笑於人矣。丞相勿疑。」操乃召徐庶至，謂曰：「我今欲踏平樊城，奈憐眾百姓之命。公可往說劉備；如肯來

降，免罪賜爵；若更執迷，軍民共戮，玉石俱焚。吾知公忠義，故特使公往，願勿相負。」

徐庶受命而行，至樊城。玄德、孔明接見，共訴舊日之情。庶曰：「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，乃假買民心也。今彼分兵八路，填白河而進，樊城恐不可守，宜速作行計。」玄德欲留徐庶。庶謝曰：「某若不還，恐惹人笑。今老母已喪，抱恨終天。身雖在彼，誓不為設一謀。公有臥龍輔佐，何愁大業不成？庶請辭。」

玄德不敢強留。徐庶辭回，見了曹操，言玄德並無降意。操大怒，即日進兵。玄德問計於孔明，孔明

曰：「可速棄樊城，取襄陽暫歇。」玄德曰：「奈百姓相隨許久，安忍棄之？」孔明曰：「可令人遍告百姓；有願隨者同去，不願者留下。」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，令孫乾、簡雍，在城中聲揚曰：「令曹兵將至，孤城不可久守，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。」

兩縣之民，齊聲大呼曰：「我等雖死，亦願隨使君！」即日號泣而行。扶老攜幼，將男帶女，滾滾渡河，兩岸哭聲不絕。玄德於船上望見，大慟曰：「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，吾何生哉！」欲投江而死，左右急救止，聞者莫不痛哭。船到南岸，回顧百姓，有未渡者，望南而哭。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，方纔上馬。行至襄陽東門，只見城上遍插旌旗，壕邊

密布鹿角。玄德勒馬大叫曰：「劉琮賢姪，吾但欲救百姓，並無他念，可快開門。」

劉琮聞玄德至，懼而不出。蔡瑁、張允，逕來敵樓上，叱軍士亂箭射下。城外百姓，皆望敵樓而哭。城中忽有一將，引數百人逕上城樓，大喝：「蔡瑁、張允，賣國之賊！劉使君乃仁德之人，今為救民而來投，何得相拒！」眾觀其人，身長八尺，面如重棗；乃義陽人也，姓魏，名延，字文長。

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大叫：「劉皇叔快領兵入城，共殺賣國之賊！」張飛便躍馬欲入。玄德急止之曰：「休驚百姓！」魏

延只管招呼玄德軍馬入城。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，大喝：「魏延無名小卒，安敢造亂！認得我大將文聘麼！」魏延大怒，挺槍躍馬，便來交戰。

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，喊聲大震。玄德曰：「本欲保民，反害民也！吾不願入襄陽！」孔明曰：「江陵乃荊州要地，不如先取江陵為家。」玄德曰：「正合吾心。」於是引著百姓，盡離襄陽大路，望江陵而走。襄陽城中百姓，多有乘亂逃出城來，跟玄德而去。魏延與文聘交戰，從已至未，手下兵卒，皆已折盡。延乃撥馬而逃，卻尋不見玄德，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。

卻說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，大小車數千輛，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。路過劉表之墓，玄德率眾將拜於墓前，哭告曰：「辱弟備無德無才，負兄寄託之重，罪在備一身，與百姓無干。望兄英靈，垂救荆襄之民！」言甚悲切，軍民無不下淚。

忽哨馬報說：「曹操大軍已屯樊城，使人收拾船筏，即日渡江趕來也。」眾將皆曰：「江陵要地，足可拒守。今擁民眾數萬，日行十餘里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？倘曹兵到，如何迎敵？不如暫棄百姓，先行為上。」玄德泣曰：「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。今人歸我，奈何棄之？」百姓聞玄德此言，莫不傷感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

臨難仁心存百姓，登舟揮淚動三軍。至今憑弔襄江口，父老猶然憶使君。

卻說玄德擁著百姓，緩緩而行。孔明曰：「追兵不久即至，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公子劉琦，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。」玄德從之，即修書令雲長同孫乾領五百軍往江夏求救；令張飛斷後；趙雲保護老小；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。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。

卻說曹操在樊城，使人渡江至襄陽，召劉琮相見。琮懼怕不敢往見，蔡瑁、張允請行。王威密告琮曰：「將軍既降，玄德又走，曹操必懈弛無備。願將軍奮整奇兵，設於險處擊之，操可獲矣。獲操則威震

天下，中原雖廣，可傳檄而定。此難遇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

琮以其言告蔡瑁。瑁叱王威曰：「汝不知天命，安敢妄言！」威怒罵曰：「賣國之徒，吾恨不生啖汝肉！」瑁欲殺之，蒯越勸止。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，拜見曹操。瑁等辭色甚是諂佞。操問：「荊州軍馬錢糧，今有多少？」瑁曰：「馬軍五萬，步軍十五萬，水軍八萬；共二十八萬。錢糧大半在江陵。其餘各處，亦足供給一載。」操曰：「戰船多少？原是何人管領？」瑁曰：「大小戰船，共七千餘隻，原是瑁等二人掌管。」

操遂加瑁為鎮南侯水軍大都督、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。二人大喜拜謝。操又曰：「劉景升既死，其子降順，吾當表奏天子，使永為荊州之主。」二人大喜而退。荀攸曰：「蔡瑁、張允，乃諂佞之徒，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，更教都督水軍乎？」操笑曰：「吾豈不識人？止因吾所領北地之眾，不習水戰，故且權用此二人；待成事之後，別有理會。」

卻說蔡瑁、張允歸見劉琮，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荊襄。琮大喜；次日，與母蔡夫人齎捧印綬兵符，親自渡江拜迎曹操。操撫慰畢，即引隨征軍將，進屯襄陽城外。蔡瑁、張允令襄陽百姓，焚香拜接。曹操俱用好言撫諭；入城至府中坐定，即召蒯越近

前，撫慰曰：「吾不喜得荊州，喜得異度也。」遂封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。傅巽、王粲等皆為關內侯；而以劉琮為青州刺史，便教起程。

琮聞命大驚，辭曰：「琮不願為官，願守父母鄉土。」操曰：「青州近帝都，教你隨朝為官，免在荊襄被人圖害。」琮再三推辭，曹操不准。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。只有故將王威相隨，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。操喚于禁囑付曰：「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，以絕後患。」

于禁得令，領眾趕上，大喝曰：「我奉丞相令，教來殺汝母子！可早納下首級！」蔡夫人抱劉琮而大

哭。于禁喝令軍士下手。王威忿怒，奮力相鬥，竟被眾軍所殺。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。于禁回報曹操，操重賞于禁，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，卻不知去向。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，操深恨之。

襄陽既定，荀攸進言曰：「江陵乃荆襄重地，錢糧極廣。劉備若據此地，急難動搖。」操曰：「孤豈忘之？」隨命於襄陽諸將中，選一員引軍開道。諸將中卻獨不見文聘。操使人尋問，方纔來見。操曰：「汝來何遲？」對曰：「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，心實悲慚，無顏早見耳。」言訖，欷歔流涕。操曰：「真忠臣也！」除江夏太守，賜爵關內侯，便教

引軍開道。探馬報說：「劉備帶領百姓，日行止十數里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。」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，星夜前進，限一日一夜，趕上劉備。大軍陸續隨後而進。

卻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、三千餘軍馬，一程程挨著往江陵進發。趙雲保護老小，張飛斷後。孔明曰：「雲長往江夏去了，絕無回音，不知若何。」玄德曰：「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，劉琦感公昔日之教，今若見公親至，事必諧矣。」孔明允諾，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。

當日玄德自與簡雍、糜竺、糜芳同行。正行間，

忽然一陣狂風在馬前刮起，塵土沖天，平遮紅日。玄德驚曰：「此何兆也？」簡雍頗明陰陽，袖占一課，失驚曰：「此大凶之兆也，應在今夜，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。」玄德曰：「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，吾安忍棄之？」雍曰：「主公若戀而不棄，禍不遠矣。」玄德問：「前面是何處？」左右答曰：「前面是當陽縣。有座山名為景山。」玄德便教「就此山紮住」。

時秋末冬初，涼風透骨；黃昏將近，哭聲遍野。至四更時分，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。玄德大驚，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。曹兵掩至，勢不可當。玄德死戰。

正在危迫之際，幸得張飛引軍至，殺開一條血路，救玄德望東而走。文聘當先攔住。玄德罵曰：「背主之賊，尚有何面目見人！」文聘羞慚滿面，引兵自投東北去了。

張飛保著玄德，且戰且走。奔至天明，聞喊聲漸漸遠去，玄德方纔歇馬。看手下隨行人，止有百餘騎；百姓老小并糜竺、糜芳、簡雍、趙雲等一千人，皆不知下落。玄德大哭曰：「十數萬生靈，皆因戀我，遭此大難；諸將及老小，皆不知存亡，雖土木之人，寧不悲乎！」

正悽惶時，忽見糜芳面帶數箭，踉蹌而來，口

言：「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！」玄德叱曰：「子龍是我故交，安肯反乎？」張飛曰：「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，或者反投曹操，以圖富貴耳。」玄德曰：「子龍從我於患難，心如鐵石，非富貴所能動搖也。」糜芳曰：「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。」張飛曰：「待我親自尋他去，若撞見時，一槍刺死！」玄德曰：「休錯了疑了。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、文醜之事乎？子龍此去，必有事故，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。」

張飛那裏肯聽，引二十餘騎，至長板橋。見橋東有一帶樹木，飛生一計，教所從二十餘騎，都砍下樹枝，拴在馬尾上，在樹林內往來馳騁，衝起塵土，以為疑兵。飛卻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，向西而望。

卻說趙雲自四更時分，與曹軍廝殺，往來衝突，殺至天明，尋不見玄德，又失了玄德老小。雲自思曰：「主人將甘、糜二夫人，與小主人阿斗，託付在我身上；今日軍中失散，有何面目去見主人？不如去決一死戰，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！」回顧左右，只有三四十騎相隨。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，二縣百姓號哭之聲，震天動地。中箭著槍，拋男棄女而走者，不計其數。

趙雲正走之間，見一人臥在草中，視之乃簡雍也。雲急問曰：「曾見兩位主母否？」雍曰：「二主母棄了車仗，抱阿斗而走。我飛馬趕去，轉過山坡，被一將刺了一槍，跌下馬來，馬被奪了去。我爭鬥不

得，故臥在此。」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，借一匹與簡雍騎坐；又著二卒扶護簡雍先去，報與主人：「我上天入地，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。如尋不見，死在沙場上也！」

說罷，拍馬望長板坡而去。忽一人大叫：「趙將軍那裏去？」雲勒馬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，被箭射倒在此。」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。軍士曰：「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，相隨一夥百姓婦女，投南而走。」

雲見說，也不顧軍士，急縱馬望南趕去。只見一夥百姓，男女數百人，相攜而走。雲大叫曰：「內中

有甘夫人否？」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，放聲大哭。雲下馬插槍而泣曰：「使主母失散，雲之罪也！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？」甘夫人曰：「我與糜夫人被逐，棄了車仗，雜於百姓內步行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。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。我獨自逃生至此。」

正言間，百姓發喊，又撞出一枝軍來。趙雲拔槍上馬看時，面前馬上綁著一人，乃糜竺也。背後一將，手提大刀，引著千餘軍，乃曹仁部將淳于導，拿住糜竺，正要解去獻功。趙雲大喝一聲，挺槍縱馬，直取淳于導。導抵敵不住，被雲一槍刺落馬下，向前救了糜竺，奪得馬二匹。雲請甘夫人上馬，殺開條血路，直送至長板坡。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，大

叫：「子龍！你如何反我哥哥？」雲曰：「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，因此落後，何言反耶？」飛曰：「若非簡雍先來報信，我今見你，怎肯干休也！」雲曰：「主公在何處？」飛曰：「只在前面不遠。」雲謂糜竺曰：「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。」言罷，引數騎再回舊路。

正走之間，見一將手提鐵槍，背著一口劍，引十數騎躍馬而來。趙雲更不打話，直取那將。交馬只一合，把那將一槍刺倒，從騎皆走。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。曹操有寶劍二口；一名「倚天」，一名「青釭」。倚天劍自佩之，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。那青釭劍砍鐵如泥，鋒利無比。

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，背著那劍，只顧引人搶奪擄掠。不想撞著趙雲，被他一槍刺死，奪了那口劍，看靶上有金嵌「青釭」二字，方知是寶劍也。雲插劍提槍，復殺入重圍；回顧手下從騎，已沒一人，只剩得孤身。雲並無半點退心，只顧往來尋覓。但逢百姓，便問糜夫人消息。忽一人指曰：「夫人抱著孩兒，左腿上著了槍，行走不得，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。」

趙雲聽了，連忙追尋。只見一個人家，被火燒壞土牆，糜夫人抱著阿斗，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。雲急下馬伏地而拜。夫人曰：「妾得見將軍，阿斗有命矣。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，只有這點骨血。將

軍可護持此子，教他得見父面，妾死無恨！」

雲曰：「夫人受難，雲之罪也。不必多言，請夫人上馬。雲自步行死戰，保夫人透出重圍。」糜夫人曰：「不可。將軍豈可無馬？此子全賴將軍保護。妾已重傷，死何足惜！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，勿以妾為累也。」雲曰：「喊聲將近，追兵已至，請夫人速速上馬。」糜夫人曰：「妾身委實難去，休得兩誤。」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：「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！」

趙雲三回五次，請夫人上馬，夫人不肯上馬。四邊喊聲又起。雲厲聲曰：「夫人不聽吾言，追軍若至，為之奈何？」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，翻身投入枯

井中而死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

戰將全憑馬力多，步行怎把幼君扶？拚將一死存劉嗣，勇決還虧女丈夫。

趙雲見夫人已死，恐曹軍盜屍，便將土牆推倒，掩蓋枯井。掩訖，解開勒甲縵，放下掩心鏡，將阿斗抱護在懷，綽槍上馬。早有一將，引一隊步軍至，乃曹洪部將晏明也，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。不三合，被趙雲一槍刺倒，殺散眾軍，衝開一條路。

正走間，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。當先一員大將，旗號分明，大書「河間張郃」。雲更不答話，挺槍便

戰。約十餘合，雲不敢戀戰，奪路而走。背後張郃追來，雲加鞭而行，不想跣躃一聲，連馬和人，顛入土坑之內。張郃挺槍來刺，忽然一道紅光，從土坑中衝起；那匹馬平空一躍，跳出坑外。後人有詩曰：

紅光罩體困龍飛，征馬衝開長板圍。四十二年真命主，將軍因得顯神威。

張郃見了，大驚而退。趙雲縱馬正走，背後忽有二將大叫：「趙雲休走！」前面又有二將，使兩般軍器，截住去路；後面趕的是馬延、張顛，前面阻的是焦觸、張南，都是袁紹手下降將。趙雲力戰四將，曹軍一齊擁至。雲乃拔青釭劍亂砍。手起處，衣甲透

過，血如湧泉。殺退眾軍將，直透重圍。

卻說曹操在景山頂上，望見一將，所到之處，威不可當，急問左右是誰。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：「軍中戰將可留姓名！」雲應聲曰：「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！」曹洪回報曹操。操曰：「真虎將也！吾當生致之。」遂令飛馬傳報各處：「如趙雲到，不許放冷箭，只要捉活的。」因此趙雲得脫此難。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。

這一場殺，趙雲懷抱後主，直透重圍，砍倒大旗兩面，奪槊三條；前後槍刺劍砍，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。後人有詩曰：

血染征袍透甲紅，當陽誰敢與爭鋒！古來衝陣扶危主，只有常山趙子龍。

趙雲當下殺透重圍，已離大陣，血滿征袍。正行間，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，乃夏侯惇部將鍾繒、鍾紳兄弟二人，一個使大斧，一個使畫戟，大喝：「趙雲快下馬受縛！」正是：纔離虎窟逃生去，又遇龍潭鼓浪來。畢竟子龍怎地脫身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：張翼德大鬧長板橋，劉豫州敗走漢津

卻說鍾繹、鍾紳，二人攔住趙雲廝殺。趙雲挺槍便刺。鍾繹當先揮大斧來迎。兩馬相交，戰不三合，被雲一槍刺落馬下，奪路便走。背後鍾紳持戟趕來，馬尾相衝，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。雲急撥轉馬頭，恰好兩胸相拍。雲左手持槍隔過畫戟，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，帶盔連腦，砍去一半，紳落馬而死，餘眾奔散。趙雲得脫，望長板橋而走。只聞後面喊聲大震。原來文聘引軍趕來。趙雲到得橋邊，人困馬

乏。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，雲大呼曰：「翼德援我！」飛曰：「子龍速行，追兵我自當之。」

雲縱馬過橋，行二十餘里，見玄德與眾人憩於樹下。雲下馬伏地而泣。玄德亦泣。雲喘息而言曰：「趙雲之罪，萬死猶輕！糜夫人身帶重傷，不肯上馬，投井而死。雲只得推土牆掩之；懷抱公子，身突重圍；賴主公洪福，幸而得脫。適纔公子尚在懷中啼哭，此一會不見動靜，想是不能保也。」遂解視之。原來阿斗正睡著未醒。雲喜曰：「幸得公子無恙！」雙手遞與玄德。玄德接過，擲之於地曰：「為汝這孺子，幾損我一員大將！」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，泣拜曰：「雲雖肝腦塗地，不能報也！」後人有詩曰：

曹操軍中飛虎出，趙雲懷內小龍眠。無由撫慰忠臣意，故把親兒擲馬前。

卻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板橋，只見張飛倒豎虎鬚，圓睜環眼，手綽蛇矛，立馬橋上；又見橋東樹林之後，塵頭大起，疑有伏兵，便勒住馬不敢近前。

俄而曹仁、李典、夏侯惇、夏侯淵、樂進、張遼、張郃、許褚等都至。見飛怒目橫矛，立馬於橋上，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，都不敢近前，紮住陣腳，一字兒擺在橋西，使人飛報曹操。操聞知，急上馬，從陣後來。張飛圓睜環眼，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、旄鉞旌旗來到，料得是曹操心疑，親自來看。飛乃厲聲

大喝曰：「我乃燕人張翼德也！誰敢與我決一死戰？」聲如巨雷。曹軍聞之，盡皆股栗。曹操急令去其傘蓋，回顧左右曰：「我向曾聞雲長言，翼德於百萬軍中，取上將之首，如探囊取物。今日相逢，不可輕敵。」

言未已，張飛睜目又喝曰：「燕人張翼德在此！誰敢來決死戰？」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，頗有退心。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腳移動，乃挺矛又喝曰：「戰又不戰，退又不退，卻是何故！」

喊聲未絕，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，倒撞於馬下。操便回馬而走。於是諸軍眾將一齊望西逃

奔。正是：黃口孺子，怎聞霹靂之聲；病體樵夫，難聽虎豹之吼。一時棄槍落盔者，不計其數。人如潮湧，馬似山崩，自相踐踏。後人有詩曰：

長板橋頭殺氣生，橫槍立馬眼圓睜。一聲好似轟雷震，獨退曹家百萬兵。

卻說曹操懼張飛之威，驟馬望西而走，冠簪盡落，披髮奔逃。張遼、許褚趕上扯住轡環。曹操倉皇失措。張遼曰：「丞相休驚。料張飛一人，何足深懼！今急回軍殺去，劉備可擒也。」曹操方纔神色稍定，乃令張遼、許褚再至長板橋探聽消息。

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，不敢追趕，速喚回原隨二十餘騎，解去馬尾樹枝，令將橋梁拆斷，然後回馬來見玄德，具言斷橋一事。玄德曰：「吾弟勇則勇矣，惜失於計較。」飛問其故。玄德曰：「曹操多謀；汝不合拆斷橋梁。彼必追至矣。」飛曰：「他被我一喝，倒退數里，何敢再追？」玄德曰：「若不斷橋，彼恐有埋伏，不敢進兵；今拆斷了橋，彼料我無軍而怯，必來追趕。彼有百萬之眾，雖涉江漢，可填而過，豈懼一橋之斷耶？」於是即刻起身，從小路斜投漢津，望沔陽路而走。

卻說曹操使張遼、許褚探長板橋消息，回報曰：「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。」操曰：「彼斷橋而去，

乃心怯也。」遂傳令差一萬軍，速搭三座浮橋，只今夜就要過。李典曰：「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，不可輕進。」操曰：「張飛一勇之夫，豈有詐謀？」遂傳下號令，火速進兵。

卻說玄德行近漢津，忽見後面塵頭大起，鼓聲連天，喊聲震地。玄德曰：「前有大江，後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？」急命趙雲準備抵敵。曹操下令軍中曰：「今劉備釜中之魚，阱中之虎；若不就此時擒捉，如放魚入海，縱虎歸山矣。眾將可努力向前。」眾將領令，一個個奮威追趕。忽山坡後鼓聲響處，一隊軍馬飛出，大叫曰：「我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」

當頭那員大將，手執青龍刀，坐下赤兔馬。原來是關雲長，去江夏惜得軍馬一萬，探知當陽長板大戰，特地從此路截出。曹操一見雲長，即勒住馬回顧眾將曰：「又中諸葛亮之計也！」傳令大軍速退。

雲長追趕十數里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，已有船隻伺候；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、阿斗至船中坐定。雲長問曰：「二嫂如何不見？」玄德訴說當陽之事。雲長歎曰：「昔日獵於許田時，若從吾意，可無今日之患。」玄德曰：「我於此時亦『投鼠忌器』耳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，舟船如蟻，順

風揚帆而來。玄德大驚。船來至近，只見一人白袍銀鎧，立於船頭上大呼曰：「叔父別來無恙？小姪得罪來遲！」玄德視之，乃劉琦也。琦過船哭拜曰：「聞叔父困於曹操，小姪特來接應。」玄德大喜，遂合兵一處而行。在船中正訴情由，忽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，乘風唢哨而至。

劉琦驚曰：「江夏之兵，小姪已盡起至此矣。今有戰船攔路，非曹操之軍，即江東之軍也，如之奈何？」

玄德出船頭視之，見一人綸巾道服，坐在船頭上，乃孔明也，背後立著孫乾。玄德慌請過船，問其

何故卻在此。孔明曰：「亮自至江夏，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應。我料曹操必來追趕，主公必不從江陵來，必斜取漢津矣；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，我竟往夏口，盡起軍前來相助。」

玄德大悅，合為一處，商議破曹之策。孔明曰：「夏口城險，頗有錢糧，可以久守。請主公到夏口屯住。公子自回江夏，整頓戰船，收拾軍器，為犄角之勢，可以抵當曹操。若共歸江夏，則勢反孤矣。」劉琦曰：「軍師之言甚善。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，整頓軍馬停當，再回夏口不遲。」玄德曰：「賢姪之言亦是。」遂留下雲長，引五千軍守夏口。玄德、孔明、劉琦共投江夏。

卻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，疑有伏兵，不敢來追；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，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。荊州治中鄧義、別駕劉先。已備知襄陽之事，料不能抵敵曹操，遂引荊州軍民出郭投降。

曹操入城，安民已定，釋韓嵩之囚，加為大鴻臚。其餘眾官，各有封賞。曹操與眾將議曰：「今劉備已投江夏，恐結連東吳，是滋蔓也。當用何計破之？」荀攸曰：「我今大振兵威，遣使馳檄江東，請孫權會獵於江夏，共擒劉備，分荊州之地，永結盟好。孫權必驚疑而來降，則吾事濟矣。」

操從其計，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；一面計點馬步

水軍共八十三萬，詐稱一百萬，水陸並進，船騎雙行，沿江而來。西連荊峽，東接蘄黃，寨柵聯絡三百餘里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江東孫權，屯兵柴桑郡，聞曹操大軍至襄陽，劉琮已降，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，乃集眾謀士商議禦守之策。魯肅曰：「荊州與國鄰接，江山險固，士民殷富。吾若據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資也。今劉表新亡，劉備新敗，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，因說劉備使撫劉表，眾將同心一意，共破曹操；備若喜而從命，則大事可成矣。」權喜從其言，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。

卻說玄德至江夏，與孔明、劉琦共議良策。孔明曰：「曹操勢大，急難抵敵，不如往投東吳孫權，以為應援。使南北相持，吾等於中取利，有何不可？」玄德曰：「江東人物極多，必有遠謀，安肯相容耶？」孔明笑曰：「今操引百萬之眾，虎踞江漢，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？」若有人到此，亮借一帆風，直至江東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。若南軍勝，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；若北軍勝，則我乘勢以取江南可也。」玄德曰：「此論甚高。但如何得江東人到？」

正說間，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，船已傍岸。孔明笑曰：「大事濟矣！」遂問劉琦曰：「往日

孫策亡時，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？」琦曰：「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讎，安得通慶弔之禮？」孔明曰：「然則魯肅之來，非為弔喪，乃來探聽軍情也。」遂謂玄德曰：「魯肅至，若問曹操動靜，主公只推不知。再三問時，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。」

計議已定，使人迎接魯肅。肅入城弔喪，收過禮物，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。禮畢，邀入後堂飲酒。肅曰：「久聞皇叔大名，無緣拜會；今幸得見，實為欣慰。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，必知彼虛實；敢問操軍約有幾何？」玄德曰：「備兵微將寡，一聞操至即走，竟不知彼虛實。」魯肅曰：「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，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，何言不知耶？」玄德

曰：「除非問孔明，便知其詳。」肅曰：「孔明安在？願求一見。」

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。肅見孔明禮畢，問曰：「向慕先生才德，未得拜晤；今幸相遇，願聞目今安危之事。」孔明曰：「曹操奸計，亮已盡知；但恨力未及，故且避之。」肅曰：「皇叔今將止於此乎？」孔明曰：「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，將往投之。」肅曰：「吳臣糧少兵微，自不能保，焉能容人？」孔明曰：「吳臣處雖不足久居，今且暫依之，別有良圖。」

肅曰：「孫將軍虎踞六郡，兵精糧足，又極敬賢

禮士，江東英雄，多歸附之；今為君計，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，以共圖大事。」孔明曰：「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，恐虛費詞說。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。」

肅曰：「先生之兄，現為江東參謀，日望與先生相見。肅不才，願與公同見孫將軍，共議大事。」玄德曰：「孔明是吾之師，頃刻不可相離，安可去也？」

肅堅請孔明同去。玄德佯不許。孔明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奉命一行。」玄德方纔許諾。魯肅遂別了玄德、劉琦，與孔明登舟，望柴桑郡來。正是：只因諸葛扁舟去，致使曹兵一旦休。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：諸葛亮舌戰群儒，魯子敬力排眾議

卻說魯肅、孔明辭了玄德、劉琦，登舟望柴桑郡來。二人在舟中共議，魯肅謂孔明曰：「先生見孫將軍，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。」孔明曰：「不須子敬叮嚀，亮自有對答之語。」及船到岸，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，先自往見孫權。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，聞魯肅回，急召入問曰：「子敬往江夏，體探虛實若何？」肅曰：「已知其略，尚容徐稟。」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：「操昨遣使齎文至此，孤先發遣來

使，現今會眾商議未定。」肅接檄文觀看。其略曰：孤近承帝命，奉詔伐罪。旄麾南指，劉琮束手；荆襄之民，望風歸順。今統雄兵百萬，上將千員，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，共伐劉備，同分土地，永結盟好。幸勿觀望，速賜回音。

魯肅看畢曰：「主公尊意若何？」權曰：「未有定論。」張昭曰：「曹操擁百萬之眾，借天子之名，以征四方，拒之不順。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既得荊州，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，勢不可敵。以愚之計，不如納降為萬安之策。」眾謀士皆曰：「子布之言，正合天意。」孫權沈吟不語。張昭

又曰：「主公不必多疑。如降操則東吳民安，江南六郡可保矣。」孫權低頭不語。

須臾，權起更衣，魯肅隨於權後。權知肅意，乃執肅手而言曰：「卿欲如何？」肅曰：「恰纔眾人所言，深誤將軍。眾人皆可降曹操，惟將軍不可降曹操。」權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肅曰：「如肅等降操，當以肅還鄉黨累官，故不失州郡也；將軍降操，欲安所歸乎？位不過封侯，車不過一乘，騎不過一匹，從不過數人，豈得南面稱孤哉？眾人之意，各自為己，不可聽也。將軍宜早定大計。」

權歎曰：「諸人議論，大失孤望。子敬開說大

計，正與吾見相同。此天以子敬賜我也！但操新得袁紹之眾，近又得荊州之兵，恐勢大難以抵敵。」肅曰：「肅至江夏，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，主公可問之，便知虛實。」權曰：「臥龍先生在此乎？」肅曰：「現在館驛中安歇。」權曰：「今日天晚，且未相見。來日聚文武於帳下，先教見我江東英俊，然後升堂議事。」

肅領命而去；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，又囑曰：「今見我主，切不可言曹操兵多。」孔明笑曰：「亮自見機而變，決不有誤。」肅乃引孔明至幕下。早見張昭、顧雍等一班文武，二十餘人，峨冠博帶，整衣端坐。孔明逐一相見，各問姓名。施禮已畢，坐於客

位。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洒，器宇軒昂，料道此人必來游說。張昭先以言挑之曰：「昭乃江東微末之士，久聞先生高臥隆中，自比管、樂。此語果有之乎？」孔明曰：「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。」昭曰：「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，幸得先生，以為如魚得水，思欲席捲荊、襄。今一旦以屬曹操，未審是何主見？」

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，若不先難倒他，如何說得孫權；遂答曰：「吾觀取漢上之地，易如反掌。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，不忍奪同宗之基業，故力辭之。劉琮孺子，聽信佞言，暗自投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屯兵江夏，別有良圖，非等

聞可知也。」

昭曰：「若此，是先生言行相違也。先生自比管、樂。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；樂毅扶持微弱之燕，下齊七十餘城；此二人者，真濟世之才也。先生在草廬之中，但笑傲風月，抱膝危坐；今既從事劉豫州，當為生靈興利除害，剿滅亂賊。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時，尚且縱橫寰宇，割據城池；今得先生，人皆仰望；雖三尺童蒙，亦謂彪虎生翼，將見漢室復興，曹氏即滅矣；朝廷舊臣，山林隱士，無不拭目而待；以為拂高天之雲翳，仰日月之光輝，拯斯民於水火之中，措天下於衽席之上，在此時也。何先生自歸豫州，曹兵一出，棄甲拋戈，望風而竄；上不能

報劉表以安庶民，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；乃棄新野，走樊城，敗當陽，奔夏口，無容身之地？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，反不如其初也。管仲、樂毅，果如是乎？愚直之言，幸勿見怪！」

孔明聽罷，啞然而笑曰：「鵬飛萬里，其志豈群鳥能識哉？譬如人染沈痾，當先用糜粥以飲之，和藥以服之；待其腑臟調和，形體漸安，然後用肉食以補之，猛藥以治之；則病根盡去，人得全生也。若不待氣脈和緩，便投以猛藥厚味，欲求安保，誠為難矣。吾主劉豫州，向日軍敗於汝南，寄跡劉表，兵不滿千，將止關、張、趙雲而已；此正如病勢尪羸已極之時也。新野山僻小縣，人民稀少，糧食鮮薄，豫州不

過暫借以容身，豈真將坐守於此耶？夫以甲兵不完，城郭不固，軍不經練，糧不繼日，然而博望燒屯，白河用水，使夏侯惇、曹仁輩心驚膽裂。竊謂管仲、樂毅之用兵，未必過此。至於劉琮降操，豫州實出不知；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，此真大仁大義也。當陽之敗，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，扶老攜幼相隨，不忍棄之，日行十里，不思進取江陵，甘與同敗，此亦大仁大義也。寡不敵眾，勝負乃其常事。昔高皇數敗於項羽，而垓下一戰成功，此非韓信之良謀乎？夫信久事高皇，未嘗累勝。蓋國家大計，社稷安危，是有主謀，非比誇辯之徒，虛譽欺人，坐議立談，無人可及；臨機應變，百無一能。誠為天下笑

耳！」

這一篇言語，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。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：「今曹公兵屯百萬，將列千員，龍驤虎視，平吞江夏，公以為何如？」孔明視之，乃虞翻也。孔明日：「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，劫劉表烏合之眾，雖數百萬不足懼也。」虞翻冷笑曰：「軍敗於當陽，計窮於夏口，區區求救於人，而猶言不懼，此真大言欺人也！」孔明日：「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，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，退守夏口，所以待時也。今江東兵精糧足，且有長江之險，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，不顧天下恥笑；由此論之，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！」

虞翻不能對。座間又一人問曰：「孔明欲效儀、秦之舌，游說東吳耶？」孔明視之，乃步騭也。孔明曰：「步子山以蘇秦、張儀為辯士，不知蘇秦、張儀亦豪傑也。蘇秦佩六國相印，張儀兩次相秦，皆有匡扶人國之謀，非比畏強凌弱，懼刀避劍之人也。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，便畏懼請降，敢笑蘇秦、張儀乎？」

步騭默默然無語。忽一人問曰：「孔明以操何如人也。」孔明視其人，乃薛綜也。孔明答曰：「曹操乃漢賊也，又何必問？」綜曰：「公言差矣。漢歷傳至今，天數將終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，人皆歸心。劉豫州不識天時，強欲與爭，正如以卵擊石，安

得不敗乎？」孔明厲聲曰：「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！夫人生天地間，以忠孝為立身之本。公既為漢臣，則見有不臣之人，當誓共戮之，臣之道也。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，不思報效，反懷篡逆之心，天下之所共憤。公乃以天數歸之，真無父無君之人也！不足與語！請勿復言！」

薛綜滿面羞慚，不能對答。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：「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，猶是相國曹參之後。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，卻無可稽考，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，何足與曹操抗衡哉！」孔明視之，乃陸績也。孔明笑曰：「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？請安坐聽吾一言。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，則世為漢臣

矣；今乃專權肆橫，欺凌君父，是不惟無君，亦且蔑祖；不惟漢室之亂臣，亦曹氏之賊子也！劉豫州堂堂帝胄，當今皇帝，按譜賜爵，何云無可稽考？且高祖起身亭長，而終有天下；織蓆販屨，又何足為辱乎？公小兒之見，不足與高士共語！」

陸績語塞。座上一人忽曰：「孔明所言，皆強詞奪理，均非正論，不必再言。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？」孔明視之，乃嚴峻也。孔明日：「尋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何能興邦立事？且古耕莘、伊尹、釣渭、子牙、張良、陳平之流，鄧禹、耿弇之輩，皆有匡扶宇宙之才，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。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，數黑論黃，舞文弄墨而已乎？」

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。忽又一人大聲曰：「公好為大言，未必真有實學，恐適為儒者所笑耳。」孔明視其人，乃汝南程德樞也。孔明答曰：「儒有君子小人之別。君子之儒，忠君愛國，守正惡邪，務使澤及當時，名留後世。若夫小人之儒，惟務雕蟲，專工翰墨，青春作賦，皓首窮經；筆下雖有千言，胸中實無一策；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，而屈身事莽，不免投閣而死，此所謂小人之儒也；雖日賦萬言，亦何取哉！」

程德樞不能對。眾人見孔明對答如流，盡皆失色。時座上張溫、駱統二人，又欲問難。忽一人自外而入，厲聲言曰：「孔明乃當世奇才，君等以脣舌相

難，非敬客之禮也。曹操大軍臨境，不思退敵之策，乃徒鬥口耶！」

眾視其人，乃零陵人，姓黃，名蓋，字公覆，現為東吳糧官。當時黃蓋謂孔明曰：「愚聞多言獲利，不如默而無言。何不將金石之論為我主言之，乃與眾人辯論也？」孔明曰：「諸君不知世務，互相問難，不容不答耳。」

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；至中門，正遇諸葛瑾，孔明施禮。瑾曰：「賢弟既到江東，如何不來見我？」孔明曰：「弟既事豫州，理宜先公後私，公事未畢，不敢及私。望兄見諒。」瑾曰：「賢弟見過吳

侯，卻來敘話。」說罷自去。

魯肅曰：「適間所囑，不可有誤。」孔明點頭應諾。引至堂上，孫權降階而迎，優禮相待。施禮畢，賜孔明坐。眾文武分兩行而立。魯肅立於孔明之側，只看他講話。孔明致玄德之意畢，偷眼看孫權；碧眼紫鬚，堂堂儀表。孔明暗思：「此人相貌非常，只可激，不可說。等他問時，用言激之便了。」

獻茶已畢，孫權曰：「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，今幸得相見，敢求教益。」孔明日：「不才無學，有辱明問。」權曰：「足下近在新野，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，必深知彼軍虛實。」孔明日：「劉豫州兵微將

寡，更兼新野城小無糧，安能與曹操相持？」權曰：「曹兵共有多少？」孔明曰：「馬步水軍，約有一百餘萬。」權曰：「莫非詐乎？」孔明曰：「非詐也。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；平了袁紹，又得五六十萬；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；今又得荊州之軍二十萬；以此計之，不下一百五十萬。亮以百萬言之，恐驚江東之士也。」

魯肅在旁，聞言失色，以目視孔明；孔明只做不見，權曰：「曹操部下戰將，還有多少？」孔明曰：「足智多謀之士，能征慣戰之將，何止一二十人！」權曰：「今曹操平了荊楚，復有遠圖乎？」孔明曰：「即今沿江下寨，準備戰船，不欲圖江東，待取何

地？」權曰：「若彼有吞併之意，戰與不戰，請足下為我一決。」孔明曰：「亮有一言，但恐將軍不肯聽從。」權曰：「願聞高論。」孔明曰：「向者宇內大亂，故將軍起江東，劉豫州收眾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除大難，略已平矣；近又新破荊州，威震海內；縱有英雄，無用武之地；故豫州遁逃至此。願將軍量力而處之。若能以吳越之眾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其不能，何不從眾謀士之論，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？」

權未及答。孔明又曰：「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內懷疑貳之見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。」權曰：「誠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降操？」孔明曰：「昔田橫齊

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眾士仰慕？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又安能屈處人下乎？」

孫權聽了孔明此言，不覺勃然變色，拂衣而起，退入後堂。眾皆哂笑而散。魯肅責孔明日：「先生何故出此言？幸是吾主寬洪大度，不即面責。先生之言，藐視吾主甚矣。」孔明仰面笑曰：「何如此不能容物耶？我自有破曹之計，彼不問我，我故不言。」肅曰：「果有良策，肅當請主公求教。」孔明曰：「吾視曹操百萬之眾，如群蟻耳！但我一舉手，則皆為齏粉矣！」

肅聞言，便入後堂，見孫權。權怒氣未息，顧謂肅曰：「孔明欺吾太甚！」肅曰：「臣亦以此責孔明，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，破曹之策，孔明不肯輕言。主公何不求之？」權回嗔作喜曰：「原來孔明有良謀，故以言詞激我。我一時淺見，幾誤大事。」便同魯肅重復出堂，再請孔明敘話。權見孔明，謝曰：「適來冒瀆清嚴，幸勿見罪。」孔明亦謝曰：「亮言語冒犯，望乞恕罪。」權邀孔明入後堂，置酒相待。

數巡之後，權曰：「曹操平生所惡者，呂布、劉表、袁紹、袁術、豫州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獨豫州與孤尚存。孤不能以全吳之地，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。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

抗此難乎？」孔明日：「豫州雖新敗，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；劉琦領江夏戰士，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眾，遠來疲憊；近追豫州，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。此所謂「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」者也。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。荊州士民附操者，迫於勢耳，非本心也。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，破曹軍必矣。操軍破必北還，則荊吳之勢強，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惟將軍裁之。」

權大悅曰：「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。吾意已決，更無他疑。即日商議起兵，共滅曹操。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，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。

張昭知孫權欲興兵，遂與眾議曰：「中了孔明之計也！」急入見權曰：「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。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？曹操向日兵微將寡，尚能一鼓克袁紹，何況今日擁百萬之眾南征，豈可輕敵？若聽諸葛亮之言，妄動甲兵，此所謂負薪救火也。」孫權只低頭不語。顧雍曰：「劉備因為曹操所敗，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，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？願聽子布之言。」

孫權沈吟未決。張昭等出，魯肅入見曰：「適張子布等，又勸主公休動兵，力主降議，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，為自謀之計耳。願主公勿聽也。」孫權尚在沈吟。肅曰：「主公若遲疑，必為眾人誤矣。」權

曰：「卿且暫退，容我三思。」肅乃退出。時武將或有要戰的，文官都是要降的，議論紛紛不一。

且說孫權退入內宅，寢食不安，猶豫不決。吳國太見權如此，問曰：「何事在心，寢食俱廢？」權曰：「今曹操屯兵於江漢，有下江南之意。問諸文武，或欲降者，或欲戰者。欲待戰來，恐寡不敵眾；欲待降來，又恐曹操不容；因此猶豫不決。」吳國太曰：「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乎？」孫權如醉方醒，似夢初覺，想出這句話來。正是：追思國母臨終語，引得周郎立戰功。畢竟說著甚的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：孔明用智激周瑜，孫權決計破曹操

卻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，乃謂之曰：「先姊遺言云：『伯符臨終有言；內事不決問張昭，外事不決問周瑜。』今何不請公瑾問之？」權大喜，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。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，聞曹操大軍至漢上，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。使者未發，周瑜已先到。魯肅與瑜最厚，先來接著，將前項事細述一番。周瑜曰：「子敬休憂，瑜自有主張。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。」

魯肅上馬去了。周瑜方纔歇息。忽報張昭、顧雍、張紘、步騭四人來相探。瑜接入堂中坐定，敘寒溫畢。張昭曰：「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？」瑜曰：「未知也。」昭曰：「曹操擁眾百萬，屯於漢上，昨傳檄文至此，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。雖有相吞之意，尚未露其形。昭等勸主公且降之，庶免江東之禍。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，彼因自欲雪憤，特下說詞以激主公。子敬卻執迷不悟。正欲待都督一決。」瑜曰：「公等之見皆同否？」顧雍等曰：「所議皆同。」瑜曰：「吾亦欲降久矣。公等請回。明早見主公，自有定議。」

昭等辭去。少頃，又報程普、黃蓋、韓當等一班

戰將來見。瑜迎入，各問慰訖。程普曰：「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？」瑜曰：「未知也。」普曰：「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，大小數百戰，方纔戰得六郡城池。今主公聽謀士之言，欲降曹操，此真可恥可惜之事。吾等寧死不辱。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。吾等願效死戰。」瑜曰：「將軍等所見皆同否？」黃蓋忿然而起，以手拍額曰：「吾頭可斷，誓不降曹！」眾人皆曰：「吾等皆不願降。」瑜曰：「吾正欲與曹操決戰，安肯投降？將軍等請回。瑜見主公，自有定議。」

程普等別去。又未幾，諸葛瑾、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。瑜迎入，講禮畢。諸葛瑾曰：「舍弟諸葛亮

自漢上來，言劉豫州欲結束吳，共伐曹操，文武商議未定。因舍弟為使，瑾不敢多言，專候都督來決此事。」瑜曰：「以公論之若何？」瑾曰：「降者易安，戰者難保。」周瑜笑曰：「瑜自有主張。來日同至府下定議。」

瑾等辭退。忽又報呂蒙、甘寧等一班兒來見。瑜請入，亦敘談此事。有要戰者，有要降者，互相爭論。瑜曰：「不必多言，來日都到府下公議。」眾乃辭去。周瑜冷笑不止。

至晚，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。瑜出中門迎入。敘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肅先問瑜曰：「今曹操驅眾南

侵，和與戰二策，主公不能決，一聽於將軍。將軍之意若何？」瑜曰：「曹操以天子為名，其師不可拒。且其勢大，未可輕敵。戰則必敗，降則易安。吾意已決。來日見主公，便當遣使納降。」

魯肅愕然曰：「君言差矣！江東基業，已歷三世，豈可一旦棄於他人？伯符遺言，外事付託將軍。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，為泰山之靠，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？」瑜曰：「江東六郡，生靈無限；若罹兵革之禍，必有歸怨於我，故決計請降耳。」肅曰：「不然。以將軍之英雄，東吳之險固，操未必便能得志也。」

二人互相爭辯，孔明只袖手冷笑。瑜曰：「先生何故哂笑？」孔明曰：「亮不笑別人，笑子敬不識時務耳。肅曰：「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？」孔明曰：「公瑾主意欲降操，甚為合理。」瑜曰：「孔明乃識時務之士，必與吾有同心。」肅曰：「孔明，你也如何說此？」孔明曰：「操極善用兵，天下莫敢當。向只有呂布、袁紹、袁術、劉表敢與對敵。今數人皆被操滅，天下無人矣。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，強與爭衡。今孤身江夏，存亡未保。將軍決計降曹，可以保妻子，可以全富貴。國祚遷移，付之天命，何足惜哉！」

魯肅大怒曰：「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！」

孔明日：「愚有一計。並不勞牽羊擔酒，納土獻印；亦不須親自渡江；只須遣一介之使，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。操若得此兩人，百萬之眾，皆卸甲捲旗而退矣。」瑜曰：「用何二人，可退操兵？」孔明日：「江東去此兩人，如大木飄一葉，太倉減一粟耳。而操得之，必大喜而去。」

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日：「亮居隆中時，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，名曰銅雀，極其壯麗；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。操本好色之徒，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，長曰大喬，次曰小喬，有沈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操曾發誓曰：『吾一願掃平四海，以成帝業；一願得江東二喬，置之銅雀臺，以樂晚年，雖死

無恨矣。』今雖引百萬之眾，虎視江南，其實為此二女也。將軍何不去尋喬公，以千金買此二女，差人送與曹操。操得二女，稱心滿意，必班師矣。此范蠡獻西施之計，何不速為之？」

瑜曰：「操欲得二喬，有何證驗？」孔明曰：「曹操幼子曹植，字子建，下筆成文。操嘗命作一賦，名曰銅雀臺賦。賦中之意，單道他家合為天子，誓取二喬。」瑜曰：「此賦公能記否？」孔明日：「吾愛其文華美，嘗竊記之。」瑜曰：「試請一誦。」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云：

從明后以嬉游兮，登層臺以娛情。見太府之廣開

兮，觀聖德之所營。建高門之嵯峨兮，浮雙闕乎太清。立中天之華觀兮，連飛閣乎西城。臨漳水之長流兮，望園果之滋榮。立雙臺於左右兮，有玉龍與金鳳。攬二喬於東南兮，樂朝夕之與共。俯皇都之宏麗兮，瞰雲霞之浮動。欣群才之來萃兮，協飛熊之吉夢。仰春風之和穆兮，聽百鳥之悲鳴。雲天互其既立兮，家願得乎雙逞。揚仁化於宇宙兮，盡肅恭於上京。惟桓文之為盛兮，豈足方乎聖明？

休矣！美矣！惠澤遠揚。翼佐我皇家兮，寧彼四方。同天地之規量兮，齊日月之輝光。永貴尊而無極兮，等君壽於東皇。御龍旂以遨遊兮，迴鸞駕而周章。恩化及乎四海兮，嘉物阜而民康。愿斯臺之永固

兮，樂終古而未央！

周瑜聽罷，勃然大怒，離座指北而罵曰：「老賊欺吾太甚！」孔明急起止之曰：「昔單于屢侵疆界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，今何惜民間二女乎？」瑜曰：「公有所不知。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，小喬乃瑜之妻也。」孔明佯作惶恐之狀，曰：「亮實不知。失口亂言，死罪！死罪！」瑜曰：「吾與老賊誓不兩立！」孔明曰：「事須三思，免致後悔。」瑜曰：「吾承伯符寄託，安有屈身降操之理？適來所言，故相試耳。吾自離鄱陽湖，便有北伐之心，雖刀斧加頭，不易其志也。望孔明助一臂之力，同破曹操。」孔明曰：「若蒙不棄，願效犬馬之勞，早晚拱聽驅策。」

瑜曰：「來日入見主公，便議起兵。」

孔明與魯肅辭出，相別而去。次日清晨，孫權升堂。左邊文官張昭、顧雍等三十餘人；右邊武官程普、黃蓋等三十餘人。衣冠濟濟，劍佩鏘鏘，分班侍立。

少頃，周瑜入見。禮畢，孫權問慰罷。瑜曰：「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，馳書至此，主公尊意若何？」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，瑜看畢，笑曰：「老賊以我江東無人，敢如此相侮耶！」權曰：「君之意若何？」瑜曰：「主公曾與眾文武商議否？」權曰：「連日議此事，有勸我降者，有勸我戰者。吾意未定，故請公

謹一決。」瑜曰：「誰勸主公降？」權曰：「張子布等皆主其意。」瑜即問張昭曰：「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。」昭曰：「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為名，近又得荊州，威勢愈大。吾江東可以拒操者，長江耳。今操艨艟戰艦，何止千百？水陸並進，何可當之？不如且降，更圖後計。」瑜曰：「此迂儒之論也！江東自開國以來，今歷三世，安忍一旦廢棄！」權曰：「若此計將安出？」

瑜曰：「操雖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仗父兄餘業，據有江東，兵精糧足，正當橫行天下，為國家除殘去暴，奈何降賊耶？且操今此來，多犯兵家之忌；北土未平，馬騰、韓遂為其後患，而

操久於南征，一忌也；北軍不諳水戰，操捨鞍馬，仗舟楫，與東吳爭衡，二忌也；又時值隆冬盛寒，馬無蒿草，三忌也；驅中國士卒，遠涉江湖，不服水土，多生疾病，四忌也；操兵犯此數忌，雖多必敗。將軍擒操，正在今日。瑜請得精兵數千，進屯夏口，為將軍破之！」

權矍然起曰：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，所懼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尚存。孤與老賊，誓不兩立！卿言當伐，甚合孤意。此天以卿授我也。」瑜曰：「臣為將軍決一血戰，萬死不辭。只恐將軍狐疑不定。」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：「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，與此案同！」言罷，便將此

劍賜周瑜，即封瑜為大都督，程普為副都督，魯肅為贊軍校尉。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，即以此劍誅之。

瑜受了劍，對眾言曰：「吾奉主公之命，率眾破曹。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。如遲誤者，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。」言罷，辭了孫權，起身出府。眾文武各無言而散。

周瑜回到下處，便請孔明議事。孔明至。瑜曰：「今日府下公議已定，願求破曹良策。」孔明曰：「孫將軍心尚未穩，不可以決策也。」瑜曰：「何謂心不穩？」孔明曰：「心怯曹兵之多，懷寡不敵眾之

意；將軍以軍數開解，使其了然無疑，然後大事可成。」瑜曰：「先生之論甚善。」

乃復入見孫權。權曰：「公瑾夜至，必有事故。」瑜曰：「來日調撥軍馬，主公心有疑否？」權曰：「但憂曹操兵多，寡不敵眾耳。他無所疑。」瑜笑曰：「瑜正為此，特來開解主公。主公因見操檄文，言水陸大軍百萬，故懷疑懼，不復料其虛實。今以實較之；彼將中國之兵，不過十五六萬，且已久疲，所得袁氏之眾，亦止七八萬耳，尚多懷疑未服。未以久疲之卒，狐疑之眾，其數雖多，不足畏也。瑜得五萬兵，自足破之。願主公勿以為慮。」權撫瑜背曰：「公瑾此言，足釋吾疑。子布無謀，深失孤望。獨卿及

子敬與孤同心耳。卿可與子敬、程普，即日選軍前進。孤當續發人馬，多載資糧，為卿後應。卿前軍倘不如意，便還就孤。孤當親與曹賊決戰，更無他疑。

周瑜謝出，暗忖曰：「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。其計畫又高我一頭。久必為江東之患，不如殺之。」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，言欲殺孔明之事。肅曰：「不可。今操賊未破，先殺賢士，是自去其助也。」瑜曰：「此人助劉備，必為江東之患。」肅曰：「諸葛瑾乃其親兄，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，豈不妙哉？」

瑜善其言。次日平明，瑜赴行營，升中軍帳高

坐。左右立刀斧手，聚集文官武將聽令。原來程普年長於瑜，今瑜爵居其上，心中不樂；是日乃託病不出，令長子程咨自代。瑜令眾將曰：「王法無親，諸君各守乃職。方今曹操弄權，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，屯暴兵於境上。吾今奉命討之，諸君幸皆努力向前。大軍到處，不得擾民。賞勞罰罪，並不徇縱。」

令畢，即差韓當、黃蓋，為前部先鋒，領本部戰船，即日起行，前至三江口下寨，別聽將令；蔣欽、周泰，為第二隊；凌統、潘璋，為第三隊；太史慈、呂蒙，為第四隊；陸遜、董襲為第五隊；呂範、朱治為四方巡警使。催督六隊官軍，水陸並進，剋期取齊。

調撥已畢，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。程咨回見父程普，說周瑜調兵，動止有法。普大驚曰：「吾素欺周郎懦弱，不足為將；今能如此，真將才也！我如何不服？」遂親詣行營謝罪。瑜亦遜謝。

次日，瑜請諸葛瑾，謂曰：「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，如何屈身事劉備？今幸至江東，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，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，則主公既得良輔，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，豈不美哉？先生幸即一行。」瑾曰：「瑾自至江東，愧無寸功。今都督有命，敢不效力？」即時上馬，逕投驛亭來見孔明。孔明接入，哭拜，各訴闊情。

瑾泣曰：「弟知伯夷、叔齊乎？」孔明暗思：「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。」遂答曰：「夷、齊，古之聖賢也。」瑾曰：「夷、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，兄弟二人亦在一處。我今與你同胞共乳，乃各事其主，不能旦暮相聚，視夷、齊之為人，能無愧乎？」孔明日：「兄所言者，情也；弟所守者，義也。弟與兄皆漢人。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，兄若能去東吳，而與弟同事劉皇叔，則上不愧為漢臣，而骨肉又得相聚，此情義兩全之策也。不識兄意以為何如？」

瑾思曰：「我來說他，反被他說了我。」遂無言回答，起身辭去，回見周瑜，細述孔明之言。瑜曰：「公意若何？」瑾曰：「吾受孫將軍厚恩，安肯

相背？」瑜曰：「公既忠心事主，不必多言。吾自有伏孔明之計。」正是：智與智逢宜必合，才和才角又難容。畢竟周瑜何計伏孔明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：三江口曹操折兵，群英會蔣幹
中計

卻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，轉恨孔明，存心欲謀殺之。次日點齊軍將，入辭孫權。權曰：「卿先行，孤即起兵繼後。」瑜辭出，與程普，魯肅，領兵起行，便邀孔明同往。孔明欣然從之，一同登舟，駕起帆檣，迤邐望夏口而進。離三江口五六十里，船依次第歇定。周瑜在中央下寨，岸上依西山結營，週圍屯住。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。

周瑜分撥已定，使人請孔明議事。孔明至中軍帳，敘禮畢。瑜曰：「昔曹操兵少，袁紹兵多，而操反勝紹者，因用許攸之謀，先斷烏巢之糧也。今操兵八十三萬，我兵只五六萬，安能拒之？亦必須先斷操之糧，然後可破。我已探知操軍糧草，俱屯於聚鐵山。先生久居漢上，熟知地理。敢煩先生與關、張、子龍，輩——吾亦助兵千人——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。彼此各為主人之事，幸勿推調。」

孔明暗思：「此因說我不動，設計害我。我若推調，必為所笑。不如應之，別有計議。」乃欣然領諾。瑜大喜。孔明辭出。魯肅密謂瑜曰：「公使孔明劫糧，是何意見？」瑜曰：「吾欲殺孔明，恐惹人

笑，故借曹操之手殺之，以絕後患耳。」

肅聞言，乃往見孔明，看他知也不知。只見孔明略無難色，整點軍馬要行。肅不忍，以言挑之曰：「先生此去可成功否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水戰，步戰，馬戰，車戰，各盡其妙，何愁功績不成？非比江東，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。」肅曰：「吾與公瑾何謂一能？」孔明曰：「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：『伏路把關饒子敬，臨江水戰有周郎。』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；周公瑾但堪水戰，不能陸戰耳。」

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。瑜怒曰：「何欺我不能陸戰耶！不用他去！我自引一萬馬軍，往聚鐵山斷操糧

道。」肅又將此言告孔明。孔明笑曰：「公瑾令吾斷糧者，實欲使曹操殺吾耳。吾故以片言戲之，公瑾便容納不下。目今用人之際，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，則功可成；如各相謀害，大事休矣。操賊多謀，他平生慣斷人糧道，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備？公瑾若去，必為所擒。今只當先決水戰，挫動北軍銳氣，別尋妙計破之。望子敬善言，以告公瑾為幸。」

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，備述孔明之言。瑜搖首頓足曰：「此人見識，勝吾十倍，今不除之，後必為我國之禍！」肅曰：「今用人之際，望以國家為重。且待破曹之後，圖之未晚。」瑜然其說。

卻說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，自領眾將引兵往夏口。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，戈戟重重，料是東吳已動兵矣。乃盡移江夏之兵，至樊口屯紮。玄德聚眾曰：「孔明一去東吳，杳無音信，不知事體何如。誰人去探聽虛實回報？」糜竺曰：「竺願往。」

玄德乃備羊酒禮物，令糜竺至東吳，以犒軍為名，探聽虛實。竺領命，駕小舟順流而下，逕至周瑜大寨前。軍士入報周瑜，瑜召入。竺再拜，致玄德相敬之意，獻上酒禮。瑜受訖，設宴款待糜竺。竺曰：「孔明在此已久，今願與同回。」瑜曰：「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，豈可便去？吾亦欲見劉豫州，共議良策；奈身統大軍，不可暫離。若豫州肯枉駕來臨，深

慰所望。」

竺應諾，拜辭而回。肅問瑜曰：「公欲見玄德，有何計議？」瑜曰：「玄德世之梟雄，不可不除。吾今乘機誘至殺之，實為國家除一後患。」魯肅再三勸諫，瑜只不聽，遂傳密令：「如玄德至，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，看我擲杯為號，便出下手。」

卻說糜竺回見玄德，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，別有商護。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，只今便行。雲長諫曰：「周瑜多謀之士，又無孔明書信，恐其中有詐，不可輕去。」玄德曰：「我今結東吳以共破曹操，周郎欲見我，我若不往，非同盟之意。兩相猜

忌，事不諧矣。」雲長曰：「兄長若堅意要去，弟願同往。」張飛曰：「我也跟去。」玄德曰：「只雲長隨我去。翼德與子龍守寨，簡雍固守鄂縣。我去便回。」

分付畢，即與雲長乘小舟，并從者二十餘人，飛棹赴江東。玄德觀看江東艨艟戰艦，旌旗甲兵，左右分布整齊，心中甚喜。軍士飛報周瑜：「劉豫州來了。」瑜問：「帶多少船隻來？」軍士答曰：「只有一隻船，二十餘從人。」瑜笑曰：「此人命合休笑！」乃命刀斧手，先埋伏定，然後出寨迎接。

玄德引雲長等二十餘人，直到中軍帳，敘禮畢。

瑜請玄德上坐。玄德曰：「將軍名傳天下，備不才，何煩將軍重禮？」乃分賓主而坐，周瑜設宴相待。

且說孔明偶來江邊，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，吃了一驚，急入中軍帳竊看動靜。只見周瑜面有殺氣，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手。孔明大驚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！」回視玄德，談笑自若；卻見玄德背後一人，按劍而立，乃雲長也。孔明喜曰：「吾主無危矣。」遂不復入，仍回身至江邊等候。

周瑜與玄德飲宴，酒行數巡，瑜起身把盞，猛見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，忙問何人？玄德曰：「吾弟關雲長也。」瑜驚曰：「非向日斬顏良，文醜，者

乎？」玄德曰：「然也。」瑜大驚，汗流浹背，便斟酒與雲長把盞。

少頃，魯肅入。玄德曰：「孔明何在？煩子敬請來一會。」瑜曰：「且待破了曹操，與孔明相會未遲。」玄德不敢再言。雲長以目視玄德，玄德會意，即起身辭瑜曰：「備暫告別。即日破敵收功之後，專當叩賀。」瑜亦不留，送出轅門。

玄德別了周瑜，與雲長等來至江邊，只見孔明已在舟中。玄德大喜。孔明曰：「主公知今日之危乎？」玄德愕然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孔明曰：「若無雲長，主公幾為周瑜所害矣。」玄德方纔省悟，便請孔明同

回樊口。孔明曰：「亮雖居虎口，安如泰山。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，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，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邊等候。切勿有誤。」

玄德問其意。孔明曰：「但看東南風起，亮必還矣。」玄德再欲問時，孔明催促玄德作速開船。言訖自回。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，行不數里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。船頭上一員大將，橫矛而立，乃張飛也。因恐玄德有失，雲長獨力難支，特來接應。於是三人一同回寨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周瑜送了玄德，回至寨中，魯肅入問曰：「公既誘玄德至此，為何又不下手？」瑜曰：「關雲

長，世之虎將也，與玄德行坐相隨，吾若下手，他必來害我。」

肅愕然。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，瑜喚入。使者呈上書看時，封面上判云：「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拆。」瑜大怒，更不開看，將書扯碎，擲於地上，喝斬來使。肅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」瑜曰：「斬使以示威。」遂斬使者，將首級付從人持回。隨令甘寧為先鋒，韓當為左翼，蔣欽為右翼，瑜自部領諸將接應。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開船，鳴鼓吶喊而進。

卻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，大怒，便喚蔡瑁，張允，等一班荊州降將為前部。操自為後軍，催督戰

船，到三江口。早見東吳船隻，蔽江而來。為首一員大將，坐在船頭上大呼曰：「吾乃甘寧也！誰敢來與我決戰？」蔡瑁令弟蔡壘前進。兩船將近，甘寧拈弓搭箭，望蔡壘射來，應弦而倒。寧遂驅船大進，萬弩齊發，曹軍不能抵當。右邊蔣欽，左邊韓當，直衝入曹軍隊中。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，素不習水戰，大江面上，戰船一擺，早立腳不住。甘寧等三路戰船，縱橫水面。周瑜又催船助戰。曹軍中箭著砲者，不計其數。從巳時直殺到未時，周瑜雖得利，只恐寡不敵眾，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。

曹軍敗回，操登旱寨，再整軍士，喚蔡瑁，張允，責之曰：「東吳兵少，反為所敗，是汝等不用心

耳！」蔡瑁曰：「荊州水軍，久不操練；青徐之軍，又素不習水戰；故爾致敗。今當先立水寨，令青徐軍在中，荊州軍在外，每日教習精熟，方可用之。」操曰：「汝既為水軍都督，可以便宜從事，何必稟我？」於是張，蔡，二人，自去訓練水軍。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，以大船居於外為城郭，小船居於內，可通往來。至晚點上燈火，照得天心水面通紅。早寨三百餘里，煙火不絕。

卻說周瑜得勝回寨，犒賞三軍，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。當夜瑜登高觀望，只見西邊火光接天。左右告曰：「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。」瑜亦心驚。

次日，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，乃命收拾樓船一隻，帶著鼓樂，隨行健將數員，各帶強弓硬弩，一齊上船迤邐前進。至操寨邊，瑜命下了釘石，樓船上鼓樂齊奏。瑜暗窺他水寨，大驚曰：「此深得水軍之妙也！」問：「水軍都督是誰？」左右曰：「蔡瑁，張允。」瑜思曰：「二人久居江東，諳習水戰，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，然後可以破曹。」

正窺看間，早有曹軍飛報曹操，說周瑜偷看吾寨，操命縱船擒捉。瑜見水寨中旗號動，急教收起釘石，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櫓棹，望江面上如飛而去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時，周瑜的樓船，已離了十數里遠，追之不及，回報曹操。

操問眾將曰：「昨日輸了一陣，挫動銳氣，今又被他深窺吾寨。吾當作何計破之？」言未畢，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「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，願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。」曹操大喜，視之，乃九江人；姓蔣，名幹，字子翼，見為帳下幕賓。操問曰：「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？」幹曰：「丞相放心。幹到江左，必要成功。」操問：「要將何物去？」幹曰：「只消一童隨往，二僕駕舟，其餘不用。」操甚喜，置酒與蔣幹送行。幹葛巾布袍，駕一隻小舟，逕到周瑜寨中，命傳報：「故人蔣幹相訪。」

周瑜正在帳中議事，聞幹至，笑謂諸將曰：「說客至矣！」遂與眾將附耳低言：「如此如此。」眾皆

應命而去。

瑜整衣冠，引從者數百，皆錦衣花帽，前後簇擁而出。蔣幹引一青衣小童，昂然而來，瑜拜迎之。幹曰：「公瑾別來無恙！」瑜曰：「子翼良苦。遠涉江湖，為曹氏作說客耶？」幹愕然曰：「吾久別足下，特來敘舊，奈何疑我作說客也？」瑜笑曰：「吾雖不及師曠之聰，聞絃歌而知雅意。」幹曰：「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請告退。」瑜笑而挽其臂曰：「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。既無此心，何速去也？」遂同入帳。敘禮畢，坐定，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。

須臾，文官武將，各穿錦衣；帳下偏裨將校，都披銀鎧；分兩行而入。瑜都教相見畢，就列於兩傍而坐，大張筵席，奏軍中得勝之樂，輪換行酒。瑜告眾官曰：「此吾同窗契友也，雖從江北到此，卻不是曹家說客；公等勿疑。」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：「公可佩我劍作監酒。今日宴飲，但敘朋友交情；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，即斬之！」

太史慈應諾，按劍坐於席上。蔣幹驚愕，不敢多言。周瑜曰：「吾自領軍以來，滴酒不飲；今日見了故人，又無疑忌，當飲一醉。」說罷，大笑暢飲，座上觥籌交錯。飲至半酣，瑜攜幹手，同步出帳外。左右軍士，皆全裝貫帶，持戈執戟而立。瑜曰：「吾之

軍士，頗雄壯否？」幹曰：「真熊虎之士也。」

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，糧草堆積如山。瑜曰：「吾之糧草，頗足備否？」幹曰：「兵精糧足，名不虛傳。」瑜佯醉大笑曰：「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時，不曾望有今日。」幹曰：「以吾兄高才，實不為過。」瑜執幹手曰：「大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計必從，禍福共之，假使蘇奏，張儀，陸賈，酈生，復出，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動我心哉！」

言罷大笑。蔣幹面如土色。瑜復攜幹入帳，會諸將再飲；因指諸將曰：「此皆江東之英傑。今日此

會，可名『群英會』。」飲至天晚，點上燈燭，瑜自起舞劍作歌。歌曰：丈夫處世兮立功名；立功名兮慰平生。慰平生兮吾將醉；吾將醉兮發狂吟！

歌罷，滿座歡笑。至夜深，幹辭曰：「不勝酒力矣。」瑜命撤席，諸將辭出。瑜曰：「久不與子翼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」於是佯作大醉之狀，攜幹入帳共寢。瑜和衣臥倒，嘔吐狼藉。蔣幹如何睡得著？伏枕聽時，軍中鼓打二更，起視殘燈尚明。看周瑜時，鼻息如雷。幹見帳內桌上，堆著一卷文書，乃起床偷視之，卻都是往來書信。內有一封，上寫「蔡瑁張允謹封」。幹大驚，暗讀之。書略曰：「某等降曹，非圖仕祿，迫於勢耳。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，但得其

便，即將操賊之首，獻於麾下。早晚人到，便有關報。幸勿見疑。先此敬覆。」

幹思曰：「原來蔡瑁，張允，結連東吳！……遂將書暗藏於衣內。再欲檢看他書時，床上周瑜翻身，幹急滅燈就寢。瑜口內含糊曰：「子翼，我數日之內，教你看曹賊之首！」幹勉強應之。瑜又曰：「子翼，且住！……教你看曹賊之首！……」及幹問之，瑜又睡著。

幹伏於床上，將近四更，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：「都督醒否？」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，故問那人曰：「床上睡著何人？」答曰：「都督請子翼同寢，何故

忘卻？」瑜懊悔曰：「吾平日未嘗飲醉。昨日醉後失事，不知可曾說甚言語？」那人曰：「江北有人到此。」瑜喝：「低聲！」便喚：「子翼。」蔣幹只裝睡著。瑜潛出帳。幹竊聽之，只聞有人在外曰：「張蔡二都督道：『急切不得下手。』……」後面言語頗低，聽不真實。

少頃，瑜入帳，又喚：「子翼。」蔣幹只是不應，蒙頭假睡。瑜亦解衣就寢。幹尋思：「周瑜是個精細人，天門尋書不見，必然害我……」睡至五更，幹起喚周瑜，瑜卻睡著。幹戴上巾幘，潛步出帳，喚了小童，逕出轅門。軍士問：「先生那裏去？」幹曰：「吾在此恐誤都督事，權且告別。」軍士亦

不阻當。

幹下船，飛棹回見曹操。操問：「子翼幹事若何？」幹曰：「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詞所能動也。」操怒曰：「事又不濟，反為所笑！」幹曰：「雖不能說周瑜，卻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。乞退左右。」幹取出書信，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。操大怒曰：「二賊如此無禮耶！」即便喚蔡瑁，張允，到帳下。操曰：「我欲使汝二人進兵。」瑁曰：「軍尚未曾練熟，不可輕進。」操怒曰：「軍若練熟，吾首級獻於周郎矣！」蔡，張二人不知其意，驚慌不能回答，操喝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頭帳下，操方省悟曰：「吾中計矣！」後人有詩歎曰：曹操奸雄不可當，一時詭計

中周郎。蔡張賣主求生計，誰料今朝劍下亡！

眾將見殺了蔡，張二人，入問其故。操雖心知中計，卻不肯認錯，乃謂眾將曰：「二人怠慢軍法，吾故斬之。」眾皆嗟呀不已。操於眾將內選毛玠，于禁，為水軍都督，以代蔡，張二人之職。

細作探知，報過江東。周瑜大喜曰：「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。今既剿除，吾無憂矣。」肅曰：「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賊不破乎！」瑜曰：「吾料諸將不知此計，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，想此謀亦不能瞞也。子敬試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當回報。」正是：還將反間成功事，去試從旁冷眼人。未知肅去

問孔明還是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：用奇謀孔明借箭，獻密計黃蓋受刑

卻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，逕來舟中相探孔明，孔明接入小舟對坐。肅曰：「連日措辦軍務，有失聽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。」肅曰：「何喜？」孔明曰：「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，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。」謊得魯肅失色問曰：「先生何由知之？」孔明曰：「這條計只好弄蔣幹。曹操雖被一時瞞過，必然便省悟，只是不肯認錯耳。今蔡、張兩人既死，江東無患矣，如何不賀喜？吾聞曹操換

毛玠，于禁為水軍都督，在這兩個手裏，好歹送了水軍性命。」

魯肅聽了，開口不得，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，別孔明而回。孔明囑曰：「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。恐公瑾心懷妒忌，又要尋事害亮。」魯肅應諾而去，回見周瑜，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。瑜大驚曰：「此人決不可留！吾決意斬之！」肅勸曰：「若殺孔明，卻被曹操笑也。」瑜曰：「吾自有公道斬之，教他死而無怨。」肅曰：「以何公道斬之？」瑜曰：「子敬休問，來日便見。」

次日，聚眾將於帳下，教請孔明議事。孔明欣然

而至。坐定，瑜問孔明曰：「即日將與曹軍交戰，水路交兵，當以何兵器為先？」孔明曰：「大江之上，以弓箭為先。」瑜曰：「先生之言，甚合吾意。但今軍中正缺箭用，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，以為應敵之具。此係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卻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見委，自當效勞。敢問十萬枝箭，何時要用？」瑜曰：「十日之內，可辦完否？」孔明曰：「操軍即日將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誤大事。」瑜曰：「先生料幾日可辦完？」孔明曰：「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納十萬枝箭。」瑜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孔明曰：「怎敢戲都督！願納軍令狀；三日不辦，甘當重罰。」

瑜大喜，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，置酒相待曰：

「待軍事畢後，自有酬勞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日已不及，來日造起。至第三日，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。」飲了數杯，辭去。魯肅曰：「此人莫非詐乎？」瑜曰：「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白對眾要了文書，他便兩脅生翅，也飛不去。我只分付軍匠人等，教他故意遲延，凡應用物件，都不與齊備。如此，必然誤了日期。那時定罪，有何理說？公今可去探他虛實，卻來回報。」

肅領命來見孔明。孔明日：「吾曾告子敬，休對公瑾說，他必要害我。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，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。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？子敬只得救我！」肅曰：「公自取其禍，我如何救得你？」孔

明曰：「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，每船要軍士三十人，船上皆用青布為幔，各束草千餘個，分布兩邊。吾自有妙用。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。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；若彼知之，吾計敗矣。」

肅應諾，卻不解其意，回報周瑜，果然不提借船之事；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瑜大疑曰：「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！」

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，各船三十餘人，並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，候孔明調用。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；第二日亦只不動。至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「公召我來何

意？」孔明曰：「特請子敬同往取箭。」肅曰：「何處去取？」孔明曰：「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」遂命將二十隻船，用長索相連，逕望北岸進發。是夜大霧漫天，長江之中，霧氣更甚，對面不相見。孔明促舟前進，果然是好大霧！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：大哉長江，西接岷峨，南控三吳，北帶九河。匯百川而入海，歷萬古以揚波。至若龍伯，海若，江妃，水母，長鯨千丈，天蜈九首，鬼怪異類，咸集而有。蓋夫鬼神之所憑依，英雄之所戰守也。時而陰陽既亂，昧爽不分。訝長空之一色，忽大霧之四屯。雖輿薪而莫睹，惟金鼓之可聞。初若溟濛，纔隱南山之豹；漸而充塞，欲迷北海之鯤。然後上接高天，下垂厚地。渺

乎蒼茫，浩乎無際。鯨鯢出水而騰波，蛟龍潛淵而吐氣。又如梅霖收溽，春陰釀寒；溟溟濛濛，浩浩漫漫。東失柴桑之岸，南無夏口之山。戢船千艘，俱沈淪於巖壑；漁舟一葉，驚出沒於波瀾。甚則穹昊無光，朝陽失色；返白晝為昏黃，變丹山為水碧。雖大禹之智，不能測其淺深；離婁之明，焉能辨乎咫尺？於是馮夷息浪，屏翳收功；魚鱉遁跡，鳥獸潛蹤。隔斷蓬萊之島，暗圍閭闔之官。恍惚奔騰，如驟雨之將至；紛紜雜沓，若寒雲之欲同。乃復中隱毒蛇，因之而為瘴癘；內藏妖魅，憑之而為禍害。降疾厄於人間，起風塵於塞外。小民遇之失傷，大人觀之感慨。蓋將返元氣於洪荒，混天地為大塊。

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，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擂鼓吶喊。魯肅驚曰：「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顧酌酒取樂，待霧散便回。」

卻說曹操寨中，聽得擂鼓吶喊，毛玠，于禁，二人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「重霧迷江，彼軍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。可撥水軍弓弩手亂射之。」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，徐晃，各帶弓弩軍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，于禁，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。

少頃，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餘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；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掉轉，頭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，一面擂鼓吶喊。待至日高霧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。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，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「謝丞相箭！」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裏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十餘里，追之不及，曹操懊悔不已。

卻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：「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。不費江東半分之力，已得十萬餘箭。明日即將來射曹軍，卻不甚便？」肅曰：「先生真神人也！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？」孔明曰：「為將而不通天文，不識地利，不知奇門，不曉陰陽，不看陣圖，不明兵

勢，是庸才也。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，因此敢任三日之限。公瑾教我十日完辦，工匠料物，都不應手，將這一件風流罪過，明白要殺我；我命繫於天，公瑾焉能害我哉！」

魯肅拜服。船到岸時，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。孔明教於船上取之，可得十餘萬枝。都搬入中軍帳交納。魯肅入見周瑜，備說孔明取箭之事。瑜大驚，慨然歎曰：「孔明神機妙算，吾不如也！」後人有詩讚曰：

一天濃霧滿長江，遠近難分水渺茫。驟雨飛蝗來戰艦，孔明今日服周郎。

少頃，孔明入寨見周瑜。瑜下帳迎之，稱羨曰：「先生神算，使人敬服。」孔明曰：「詭譎小計，何足為奇？」瑜邀孔明入帳共飲。瑜曰：「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，瑜未有奇計，願先生教我。」孔明日：「亮乃碌碌庸才，安有妙計？」瑜曰：「某昨觀曹操水寨，極其嚴整有法，非等閒可攻。思得一計，不知可否，先生幸為我一決之。」孔明日：「都督且休言。各自寫於手內，看同也不同。」

瑜大喜，教取筆硯來，先自暗寫了，卻送與孔明。孔明亦暗寫了，兩個移近坐榻，各出掌中之字，互相觀看，皆大笑。原來周瑜掌中字，乃一「火」字，孔明掌中，亦一「火」字。瑜曰：「既我兩人所

見相同，更無疑矣。幸勿漏泄。」孔明曰：「兩家公事，豈有漏泄之理？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，然必不為備。今都督儘行之可也。」飲罷分散，諸將皆不知其事。

卻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箭，心中氣悶。荀攸進計曰：「江東有周瑜、諸葛亮二人用計，急切難破；可差人去東吳詐降，為奸細內應，以通消息，方可圖也。」操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？」攸曰：「蔡瑁被誅，蔡氏宗族，皆在軍中。瑁之族弟蔡中，蔡和，現為副將。丞相可以恩結之，差往詐降，東吳必不見疑。」

操從之，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：「汝二人可引些少軍士，去東吳詐降。但有動靜，使人密報。事成之後，重加封賞。休懷二心！」二人曰：「吾等妻子俱在荊州，安敢懷二心，丞相勿疑。某二人必取周瑜，諸葛亮之首，獻於麾下。」操厚賞之。次日，二人帶五百軍士，駕船數隻，順風望著南岸來。

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，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，稱是蔡瑁之弟蔡和，蔡中，特來投降，瑜喚入。二人哭拜曰：「吾兄無罪，被曹賊所殺。吾二人欲報兄仇，特來投降。望賜收錄，願為前部。」

瑜大喜，重賞二人，即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。二

人拜謝，以為中計。瑜密喚甘寧分付曰：「此二人不帶家小，非真投降，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。吾今欲將計就計，教他通報消息。汝可慇懃相待，就裏隄防。至出兵之日，先要殺他兩個祭旗。汝切須小心，不可有誤。」

甘寧領命而去。魯肅入見周瑜曰：「蔡中，蔡和之降，多應是詐，不可收用。」瑜叱曰：「彼因曹操殺其兄，欲報仇而來降，何詐之有？你若如此多疑，安能容天下之士乎？」

肅默然而退，乃往告孔明，孔明笑而不言。肅曰：「孔明何故哂笑？」孔明曰：「吾笑子敬不識公

瑾用計耳。大江隔遠，細作極難往來。操使蔡中，蔡和詐降，竊探我軍中事，公瑾將計就計，正要他通報消息。兵不厭詐，公瑾之謀是也。」肅方纔省悟。

卻說周瑜夜坐帳中，忽見黃蓋潛入軍中來見周瑜。瑜問曰：「公覆夜至，必有良謀見教。」蓋曰：「彼眾我寡，不宜久持，何不用火攻之？」瑜曰：「誰教公獻此計？」蓋曰：「某出自己意，非他人之所教也。」瑜曰：「吾正欲如此，故留蔡中，蔡和詐降之人，以通消息；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。」蓋曰：「某願行此計。」瑜曰：「不受些苦，彼如何肯信？」蓋曰：「某受孫氏厚恩，雖肝腦塗地，亦無怨悔。」瑜拜而謝之曰：「君若肯行此苦肉計，則江東

之萬幸也。」蓋曰：「某死亦無怨。」遂謝而出。

次日，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，孔明亦在座。周瑜曰：「操引百萬之眾，連絡三百餘里，非一日可破。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，準備禦敵。」

言未訖，黃蓋進曰：「莫說三個月；便支三十個月糧草，也不濟事！若是這個月能破便破；若是這個月不能破，只可依張子布之言，棄甲倒戈，北面而降之耳！」

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：「吾奉主公之命，督兵破曹，敢有再言降者必斬。今兩軍相敵之際，汝敢出此

言，慢我軍心，不斬汝首，難以服眾！」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。黃蓋亦怒曰：「吾自隨破虜將軍，縱橫東南，已歷三世，那有你來？」

瑜大怒，喝令速斬。甘寧進前告曰：「公覆乃東吳舊臣，望寬恕之。」瑜喝曰：「汝何敢多言，亂吾法度！」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。眾官皆跪告曰：「黃蓋罪固當誅，但於軍不利。望都督寬恕，權且記罪。破曹之後，斬亦未遲。」

瑜怒未息，眾官苦苦告求。瑜曰：「若不看眾官面皮，決須斬首！今且免死！」命左右拖翻，打一百脊杖，以正其罪。眾官又告免，瑜推翻案桌，叱退眾

官，喝教行杖。將黃蓋剝了衣服，拖翻在地，打了五十脊杖。眾官又復苦苦求免，瑜躍起指蓋曰：「汝敢小覷我耶！且記下五十棍！再有怠慢，二罪俱罰！」恨聲不絕而入帳中。

眾官扶起黃蓋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扶歸本寨，昏絕幾次。動問之人，無不下淚。魯肅也往看問了，來至孔明船中，謂孔明日：「今日公瑾怒責公覆，我等皆是他部下，不敢犯顏苦諫。先生是客，何故袖手旁觀，不發一語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子敬欺我。」肅曰：「肅與先生渡江以來，未嘗一事相欺。今何出此言？」孔明日：「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，乃其計耶？如何要我勸他？」肅方悟。孔明日：

「不用苦肉計，何能瞞過曹操？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，卻教蔡中，蔡和報知其事矣。子敬見公瑾時，切勿言亮先知其事，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。」

肅辭去，入帳見周瑜，瑜邀入帳後。肅曰：「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？」瑜曰：「諸將怨否？」肅曰：「多有心中不安者。」瑜曰：「孔明之意若何？」肅曰：「他也埋怨都督忒薄情。」瑜笑曰：「今番須瞞過他也。」肅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瑜曰：「今日痛打黃蓋，乃計也。吾欲令他詐降，先須用苦肉計，瞞過曹操，就中用火攻之，可以取勝。」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，卻不敢明言。

且說黃蓋臥於帳中，眾將皆來動問。蓋不言語，但長吁而已。忽報參謀闕澤來問。蓋令請入臥內，叱退左右。闕澤曰：「將軍莫非與都督有讎？」蓋曰：「非也。」澤曰：「然則公之受責，莫非苦肉計乎？」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澤曰：「某觀公瑾舉動，已料著八九分。」蓋曰：「某受吳侯三世厚恩，無以為報，故獻此計，以破曹操。吾雖受苦，亦無所恨。吾遍觀軍中，無一人可為心腹者。惟公素有忠義之心，敢以心腹相告。」澤曰：「公之告我，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。」蓋曰：「實有此意。未知肯否？」闕澤欣然領諾。正是：勇將輕身思報主，謀臣為國有同心。未知闕澤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：闕澤密獻詐書，龐統巧授連環計

卻說闕澤字德潤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貧好學，與人傭工，嘗借人書來看。看過一遍，便不遺忘。口才辯給，少有膽氣。孫權召為參謀，與黃蓋最相善。蓋知其能言有膽，故欲使獻詐降書。澤欣然應諾曰：「大丈夫處世，不能立功建業，不幾與草木同腐乎？公既捐軀報主，澤又何惜微生！」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。澤曰：「事不可緩，即今便行。」蓋曰：「書已修下了。」

澤領了書，只就當夜扮作漁翁，駕小舟，望北岸而行。是夜寒星滿天，三更時候，早到曹軍水寨。巡江軍士拏住，連夜報知曹操。操曰：「莫非是奸細麼？」軍士曰：「只一漁翁，自稱是東吳參謀闕澤，有機密事來見。」操便教引將入來。軍士引闕澤至，只見帳上燈燭輝煌，曹操憑几危坐，問曰：「汝既是東吳參謀，來此何幹？」澤曰：「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，今觀此問，甚不相合。黃公覆，汝又錯尋思了也！」

操曰：「吾與東吳旦夕交兵，汝私行到此，如何不問？」澤曰：「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，今被周瑜於眾將之前，無端毒打，不勝忿恨。因欲投降丞相，

為報仇之計，特謀之於我。我與公覆，情同骨肉，逕來為獻密書。未知丞相肯容納否？」操曰：「書在何處？」闕澤取書呈上。操拆書，就燈下觀看。書略曰：「蓋受孫氏厚恩，本不當懷二心。然以今日事勢論之；用江東六邵之卒，當中國百萬之師，眾寡不敵，海內所共見也。東吳將吏，無論智愚，皆知其不可。周瑜小子，偏懷淺戇，自負其能，輒欲以卵敵石；兼之擅作威福，無罪受刑，有功不賞。蓋係舊臣，無端為所摧辱，心實恨之！伏聞丞相，誠心待物，虛懷納士，蓋願率眾歸降，以圖建功雪恥。糧草車仗，隨船獻納。泣血拜白，萬勿見疑。」

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，忽然拍案張

目大怒曰：「黃蓋用苦肉計，令汝下詐降書，就中取事，卻敢來戲侮我耶！」便教左右推出斬之。左右將闞澤簇下，澤面不改容，仰天大笑。操教牽回，叱曰：「吾已識破奸計，汝何故哂笑？」澤曰：「吾不笑你。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。」操曰：「何不識人？」澤曰：「殺便殺，何必多問！」操曰：「吾自幼熟讀兵書，深知奸偽之道。汝這條計，只好瞞別人，如何瞞得我！」澤曰：「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？」操曰：「我說出你那破綻，教你死而無怨！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，如何不明約幾時？如今你有何理說？」

闞澤聽罷，大笑曰：「虧汝不惶恐，敢自誇熟讀兵書！還不及早收兵回去！倘若交戰，必被周瑜擒

矣！無學之輩！可惜吾屈死汝手！」操曰：「何謂我無學？」澤曰：「汝不識機謀，不明道理，豈非無學？」操曰：「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？」澤曰：「汝無待賢之禮，吾何必言？但有死而已。」操曰：「汝若說得有理，我自然敬服。」澤曰：「豈不聞『背主作竊，不可定期』？倘今約定日期，急切下不得手，這裏反來接應，事必泄漏。但可覷便而行，豈可預期相訂乎？汝不明此理，欲屈殺好人，真無學之輩也！」

操聞言，改容下席而謝曰：「某見事不明，誤犯尊威，幸勿掛懷。」澤曰：「吾與黃公覆，傾心投降，如嬰兒之望父母，豈有詐乎？」操大喜曰：「若

二人能建大功，他日受爵，必在諸人之上。」澤曰：「某等非為爵祿而來，實應天順人耳。」操取酒待之。

少頃，有人入帳，於操耳邊私語。操曰：「將書來看。」其人以密書呈上。操觀之，顏色頗喜。闕澤暗思：「此必蔡中，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，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。」操曰：「煩先生再回江東，與黃公覆約定，先通消息過江，吾以兵接應。」澤曰：「某已離江東，不可復還。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。」操曰：「若他人去，事恐泄漏。」澤再三推辭；良久，乃曰：「若去則不敢久停，便當行矣。」

操賜以金帛，澤不受，辭別出營，再駕肩舟，重回江東，來見黃蓋，細說前事。蓋曰：「非公能辯，則蓋徒受苦矣。」澤曰：「吾今去甘寧寨中，探蔡中，蔡和消息。」蓋曰：「甚善。」澤至寧寨，寧接入。澤曰：「將軍昨為救黃公覆，被周公瑾所辱，吾甚不平。」寧笑而不答。

正話間，蔡和，蔡中至。澤以目送甘寧。寧會意，乃曰：「周公瑾只自恃其能，全不以我等為念。我今被辱，羞見江左諸人！」說罷，咬牙切齒，怕案大叫。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，寧低頭不言，長歎數聲。

蔡和，蔡中見澤寧皆有反意，以言挑之曰：「將軍何故煩惱？先生有何不平？」澤曰：「吾等腹中之苦，汝豈知耶！」蔡和曰：「莫非欲背吳投曹耶？」闞澤失色。甘寧拔劍而起曰：「吾事已為窺破，不可不殺之以滅口！」

蔡和，蔡中慌曰：「二公勿憂，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。」寧曰：「可速言之！」蔡和曰：「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，二公若有歸順之心，吾當引進。」寧曰：「汝言果真乎？」二人齊聲曰：「安敢相欺？」寧佯喜曰：「若如此，是天賜其便也！」二蔡曰：「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，吾已報知丞相矣。」澤曰：「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，今特來見興霸，相

約同降耳。」寧曰：「大丈夫既遇明主，自當傾心相投。」

於是四共飲，同論心事。二蔡即時寫書，密報曹操，說甘寧與某同為內應。闕澤另自修書，遣人密報曹操。書中具言黃蓋欲來，未得其便；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，即是也。

卻說曹操連得二書，心中疑感不定，聚眾謀士商議曰：「江左，甘寧，被周瑜所辱，願為內應；黃蓋受責，令闕澤來納降；俱未可深信。誰敢直入周瑜寨中，探聽實信？」蔣幹進曰：「某前日空往東吳，未得成功，深懷慚愧。今願捨身再往，務得實信，回報

丞相。」操大喜，即時令蔣幹上船。幹駕小舟，逕到江南水寨邊，便使人傳報。

周瑜聽得幹又到，大喜曰：「吾之成功，只在此人身上！」遂囑付魯肅：「請龐士元來，為我如此如此。」原來襄陽龐統，字士元，因避亂寓居江東。魯肅曾薦之於周瑜，統未及往見。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：「破曹當用何策？」統密謂肅曰：「欲破曹兵，須用火攻；但大江面上，一船著火，餘船四散；除非獻『連環計』，教他釘作一處，然後功可成也。」肅以告瑜，瑜深服其論，因謂肅曰：「為我行此計者，非龐士元不可。」肅曰：「只怕曹操奸猾，如何去得？」

周瑜沈吟未決，正尋思沒個機會，忽報蔣幹又來。瑜大喜，一面分付龐統用計；一面坐於帳上，使人請幹。幹見不來接，心中疑慮，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纜繫，乃入寨見周瑜。瑜作色曰：「子翼何故欺吾太甚？」蔣幹笑曰：「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，特來吐心腹事，何言相欺也？」瑜曰：「汝要說我降，除非海枯石爛！前番吾念舊日交情，請你痛飲一醉，留你同榻；你卻盜吾私書，不辭而去，歸報曹操，殺了蔡瑁，張允，致使吾事不成。今日何故又來，必不懷好意！吾不看舊日之情，一刀兩段！本待送你過去，爭奈吾一二日間，便要破曹賊；待留你在軍中，又必有泄漏。」便教左右：「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。待吾

破了曹操，那時渡你過江未遲。」

蔣幹再欲開言，周瑜已入帳後去了。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，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，撥兩個軍人伏侍。幹在庵內，心中憂悶，寢食不安。是夜星露滿天，獨步出庵後，只聽得讀書之聲。信步尋去，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，內射燈光。幹往窺之，只見一人挂劍燈前，誦孫吳兵書。幹思此必異人也，叩戶請見。其人開門出迎，儀表非俗。幹問姓名，答曰：「姓龐，名統，字士元。」幹曰：「莫非鳳雛先生否？」統曰：「然也。」幹喜曰：「久聞大名，今何僻居此地？」答曰：「周瑜自恃才高，不能容物，吾故隱居於此。公乃何人？」幹曰：「吾蔣幹也。」

統乃邀入草庵，共坐談心。幹曰：「以公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如肯歸曹，幹當引進。」統曰：「吾亦欲離江東久矣。公既有引進之心，即今便當一行。如遲則周瑜聞之，必將見害。」

於是與幹連夜下山，至江邊尋著原來船隻，飛棹投江北。既至操寨，幹先入見，備述前事。操聞鳳雛先生來，親自出帳迎入，分賓主坐定，問曰：「周瑜年幼，恃才欺眾，不用良謀。操久聞先生大名，今得惠顧，乞不吝教誨。」統曰：「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，今願一睹軍容。」

操教備馬，先邀統同觀旱寨。統與操並馬登高而

望。統曰：「傍山依林，前後顧盼，出入有門，退進曲折，雖孫吳再生，穰苴復出，亦不過此矣。」操曰：「先生勿得過譽，尚望指教。」於是又與同觀水寨。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，皆有艨艟戰艦，列為城郭，中藏小船，往來有巷，起伏有序，統笑曰：「丞相用兵如此，名不虛傳！」因指江南而言曰：「周郎！周郎！剋期必亡！」

操大喜回寨，請入帳中，置酒共飲，同說兵機。

統高談雄辯，應答如流。操深敬服，慇懃相待。統佯醉曰：「敢問軍中有良醫否？」操問何用。統曰：「水軍多疾，須用良醫治之。」時操軍因不服水土，俱生嘔吐之疾，多有死者。操正慮此事，忽聞統言，如

何不問？統曰：「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，但可惜不全。」操再三請問。統曰：「某有一策，使大小水軍，並無疾病，安穩成功。」

操大喜，請問妙策。統曰：「大江之中，潮生潮落，風浪不息，北兵不慣乘舟，受此顛播，便生疾病。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，或三十為一排，或五十為一排，首尾用鐵環連鎖，上鋪闊板，休言人可渡，馬亦可走矣。乘此而行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，復何懼哉？」曹操下席而謝曰：「非先生良謀，安能破東吳耶？」統曰：「愚淺之見，丞相自裁之。」操即時傳令，喚軍中鐵匠，連夜打造連環大釘，鎖住船隻。諸軍聞之，俱各喜悅。後人有詩曰：

赤壁鏖兵用火攻，運籌決策盡皆同。若非龐統連環計，公瑾安能立大功？

龐統又謂操曰：「某觀江左豪傑，多有怨周瑜者。某憑三寸舌，為丞相說之，使皆來降，周瑜孤立無援，必為丞相所擒。瑜既破，則劉備無所用矣。」操曰：「先生果能成大功，操請奏聞天子，封為三公之列。」統曰：「某非為富貴，但欲救萬民耳。丞相渡江，慎勿殺害。」操曰：「吾替天行道，安忍殺戮人民？」統拜求榜文，以安宗族。操曰：「先生家屬，現居何處？」統曰：「只在江邊。若得此榜，可保全矣。」

操命寫榜僉押付統。統拜謝曰：「別後可速進兵，休待周郎知覺。」操然之。

統拜別，至江邊，正欲下船，忽見岸上一人，道袍竹冠，一把扯住統曰：「你好大膽！黃蓋用苦肉計，闕澤下詐降書，你又來獻連環計，只恐燒不盡絕！你們拿出這等毒手來，只好瞞曹操，也須瞞我不得！」嚇得龐統魂飛散。正是：莫道東南能制勝，誰云西北獨無人？畢竟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：宴長江曹操賦詩，鎖戰船北軍
用武

卻說龐統聞言，吃了一驚；急回視其人，原來卻是徐庶。統見是故人，心下方定；回顧左右無人，乃曰：「你若說破我計，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，皆是你送了也！」庶笑曰：「此間八十三萬人馬，性命如何？」統曰：「元直真欲破我計耶？」庶曰：「吾感劉皇叔厚恩，未嘗忘報。曹操逼死吾母，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，今安肯破兄良策？只是我亦隨軍在此，兵敗之後，玉石不分，豈能免難？君當教我脫身

之術，我即緘口遠避矣。」統笑曰：「元直如此高見遠識，諒此有何難哉！」庶曰：「願先生賜教。」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。庶大喜，拜謝。龐統別卻徐庶下船，自回江東。

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。次日，寨中三三五五，交頭接耳而說。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，說：「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，馬騰謀反，殺奔許都來。」操大驚，急聚眾謀士商議曰：「吾引兵南征，心中所憂者，韓遂，馬騰耳。軍中謠言，雖未辨虛實，然不可不防。」

言未畢，徐庶進曰：「庶蒙丞相收錄，恨無寸功

報效。請得三千人馬，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。如有緊急，再行告報。」操喜曰：「若得元直去，吾無憂矣。散關之上，亦有軍兵，公統領之。目下撥三千軍步軍，命臧霸為先鋒，星夜前去，不可稽遲。」徐庶辭了曹操，與臧霸便行。……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。後人有詩曰：曹操征南日日憂，馬騰韓遂起戈矛。鳳雛一語教徐庶，正似游魚脫釣鉤。

曹操自遣徐庶去後，心中稍安，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，次看水寨。乘大船一隻，於中央上建「帥」字旗號，兩傍皆列水寨，船上埋伏弓弩千張。操居於上。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，天氣清明，平風靜浪。操令：「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，吾今夕欲會諸

將」。

天色向晚，東山月上，皎皎如同白日。長江一帶，如橫素練。操坐大船之上，左右侍御者數百人，皆錦衣繡襖，荷戈執戟。文武眾官，各依次而坐。操見南屏山色如畫，東視柴桑之境，西觀夏口之江，南望樊山，北覩烏林，四顧空闊，心中歡喜，謂眾官曰：「吾自起義兵以來，與國家除兇去害，誓願掃清四海，削平天下；所未得者江南也。今吾有百萬雄師，更賴諸公用命，何患不成功耶？收服江南之後，天下無事，與諸公共享富貴，以樂太平。」文武皆起謝曰：「願得早奏凱歌。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。」操大喜，命左右行酒。

飲至半夜，操酒酣，遙指南岸曰：「周瑜，魯肅，不識天時。今幸有投降之人，為彼心腹之患，此天助吾也。」荀攸曰：「丞相勿言，恐有泄漏。」操大笑曰：「座上諸公，與近侍左右，皆吾心腹之人也，言之何礙？」又指夏口曰：「劉備，諸葛亮，汝不料螻蟻之力，欲撼泰山，何其愚耶！」顧謂諸將曰：「吾今年五十四歲矣。如得江南，竊有所喜。昔日喬公與吾至契，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。後不料為孫策，周瑜，所娶。吾今新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，如得江南，當娶二喬，置之臺上，以娛暮年，吾願足矣。」言罷大笑。唐人杜牧之有詩曰：折戟沈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

喬。

曹操正笑談間，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。操問曰：「此鴉緣何夜鳴？」左右答曰：「鴉見月明，疑是天曉，故離樹而鳴也。」操又大笑。時操已醉，乃取槊立於船上，以酒奠於江中，滿飲三爵，橫槊謂諸將曰：「我持此槊破黃巾，擒呂布，滅袁術，收袁紹，深入塞北，直抵遼東，縱橫天下；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。今對此景，甚有慷慨。吾當作歌，汝等和之。」歌曰：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，惟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皎皎如月，何時可輟？憂從中來，不

可斷絕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闊談讌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遶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

歌罷，眾和之，共皆歡笑。忽座間一人進曰：「大軍相當之際，將士用命之時，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？」操視之，乃揚州刺史，沛國相人；姓劉，名馥，字元穎。馥起自合淝，創立州治，聚逃散之民，立學校，廣屯田，興治教，久事曹操，多立功績。當下操橫槊問曰：「吾言有何不吉？」馥曰：「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遶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』此不吉之言。」操大怒曰：「汝安敢敗吾興！」手起一槊，刺死劉馥。眾皆驚駭，遂罷宴。

次日，操酒醒，懊恨不已。馥子劉熙，告請父屍歸葬。操泣曰：「吾昨因醉誤傷汝父，悔之無及。可以三公厚禮葬之。」又撥軍士護送靈柩，即日回葬。

次日，水軍都督毛玠，于禁，詣帳下，請曰：「大小船隻，俱已配搭連鎖停當。旌旗戰具，一一齊備。請丞相調遣，剋日進兵。」

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，喚集諸將，各各聽令。水旱二軍，俱分五色旗號。水軍中央黃旗毛玠，于禁，前軍紅軍張郃，後軍皂旗呂虔，左軍青旗文聘，右軍白旗呂通。馬步前軍紅旗徐晃，後軍皂旗李典，左軍青旗樂進，右軍白旗夏侯淵。水陸路都接應

使夏侯惇，曹洪；護衛往來監戰使，許褚，張遼。其餘驍將，各依隊伍。

令畢，水軍寨中發擂三通，各隊伍戰船，分門而出。是日西北風驟起，各船拽起風帆，衝波激浪，穩如平地。北軍在船上，踴躍施勇，刺鎗使刀。前後左右各軍，旗幡不雜。又有小船五十餘隻，往來巡警催督。操立於將臺之上，觀看調練，心中大喜，以為必勝之法；教且收住帆慢，各依次序回寨。操升帳謂眾謀士曰：「若非天命助吾，安得鳳雛妙計？鐵索連舟，果然渡江如履平地。」程昱曰：「船皆連鎖，固是平穩；但彼若用火攻，難以迴避。不可不防。」操大笑曰：「程仲德雖有遠慮，卻還有見不到處。」

荀攸曰：「仲德之言甚是。丞相何故笑之？」

操曰：「凡用火攻，必藉風力。方今隆冬之際，但有西風北風，安有東風南風耶？吾居於西北之上，彼兵皆在南岸，彼若用火，是燒自己之兵也，吾何懼哉？若是十月小春之時，吾早已提備矣。」諸拜皆伏拜曰：「丞相高見，眾人不及。」操顧諸將曰：「青，徐，燕，代之眾，不慣乘舟。今非此計，安能涉大江之險！」只見班部中，二將挺身出曰：「小將雖幽，燕之人，也能乘舟。今願借巡船二十隻，直至北江口，奪旗鼓而還，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。」

操視之，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，張南也。操曰：

「汝等皆生長北方，恐乘舟不便。江南之兵，往來水上，習練精熟，汝勿輕以性命為兒戲也。」焦觸，張南大叫曰：「如其不勝，甘受軍法。」操曰：「戰船盡已連鎖，惟有小舟。每舟可容二十人，只恐未便接戰。」觸曰：「若用大船，何足為奇？乞付小舟二十餘隻。某與張南各引一半，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，須要奪旗斬將而還。」操曰：「吾與汝二十隻船，差撥精銳軍五百人，皆長槍硬弩。到來日天明，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，遠為之勢。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。」

焦觸，張南，欣喜而退。次日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已定，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。船皆出寨，分布水

面。長江一帶，青紅旗號交雜。焦觸，張南，領哨船二十隻，穿寨而出，望江南進發。

卻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，次望曹操調練水軍，探事人報知周瑜。瑜往山頂觀之，操軍已收回。次日，忽又聞鼓聲震天，軍士急登高觀望，見有小船衝波而來，飛報中軍。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。韓當、周泰二人齊出曰：「某當權為先鋒破敵。」瑜喜，傳令各寨嚴加守禦，不可輕動。韓當，周泰，各引哨船五隻，分左右而出。

卻說焦觸，張南，憑一勇之氣，飛棹小船而來。韓當胸披掩心，手執長槍，立於船頭。焦觸船先到，

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。當用牌遮隔。焦觸挺長槍與韓當交鋒。當手起一槍，刺死焦觸。張南隨後大叫趕來。刺斜裏周泰船出。張南挺槍立於船頭，兩邊弓矢亂射。周泰一臂挽牌，一手提刀。兩船相離七八尺，泰即飛身一躍，直躍過張南船上，手起刀落，砍張南於水中，亂殺駕舟軍士。眾船飛棹急回。韓當，周泰，催船追趕，到半江中，恰與文聘船相迎。兩邊便擺定船廝殺。

卻說周瑜引眾將立於山頂，遙望江北水面朦朧戰船，排合江上，旗幟號帶，皆有次序；回看文聘與韓當，周泰相持。韓當，周泰奮力攻擊，文聘抵敵不住，回船而走。韓，周二，急催船追趕。周瑜恐二

人深入重地，便將白旗招颺，令眾鳴金。二人乃揮棹而回。

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，盡入水寨。瑜顧謂眾將曰：「江北戰船，如蘆葦之密；操又多謀；當用何計以破之？」眾未及對，忽見曹操寨中，被風吹折中央黃旗，飄入江中。瑜大笑曰：「此不祥之兆也！」

正觀之際，忽狂風大作，江中波濤拍岸。一陣風過，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。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，大叫一聲，往後便倒，口吐鮮血。諸將急救起時，卻早不省人事。正是：一時忽笑又忽叫，難使南軍破北軍。畢竟周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：七星壇諸葛祭風，三江口周瑜縱火

卻說周瑜立於山頂，觀望良久，忽然望後而倒，口吐鮮血，不省人事。左右救回帳中。諸將皆來動問，盡皆愕然，相顧曰：「江北百萬之眾，虎踞鯨吞。不料都督如此，倘曹兵一至，如之奈何？」慌忙差人申報吳侯，一面求醫調治。

卻說魯肅見周瑜臥病，心中憂悶，來見孔明，言周瑜猝病之事。孔明曰：「公以為何如！」肅曰：「

此乃曹操之福，江東之禍也。」孔明笑曰：「公瑾之病，亮亦能醫。」肅曰：「誠如此，則國家幸甚！」即請孔明同去看病。肅先入見周瑜。瑜以被蒙頭而臥。肅曰：「都督病勢若何？」周瑜曰：「心腹攪痛，時復昏迷。」肅曰：「曾服何藥餌？」瑜曰：「心中嘔逆，藥不能下。」肅曰：「適來去望孔明，言能醫都督之病。現在帳外，煩來醫治，何如？」

瑜命請入，教左右扶起，坐於床上。孔明日：「連不晤君顏，何期貴體不安！」瑜曰：「『人有旦夕禍福』，豈能自保？」孔明笑曰：「『天有不測風雲』，人又豈能料乎？」瑜聞失色，乃作呻吟之聲。孔明日：「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？」瑜曰：「然。」孔

明曰：「必須用涼藥以解之。」瑜曰：「已服涼藥，全然無效。」孔明曰：「須先理其氣；氣若順，則呼吸之間，自然痊可。」

瑜料孔明必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欲得順氣，當服何藥？」孔明笑曰：「亮有一方，便教都督氣順。」瑜曰：「願先生賜教。」孔明索紙筆，屏退左右，密書十六字曰：「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；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」寫畢，遞與周瑜曰：「此都督病源也。」

瑜見了大驚，暗思：「孔明真神人也！早已知我心事！只索以實情告之。」乃笑曰：「先生已知我病

源，將用何藥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賜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亮雖不才，曾遇異人，傳授奇門遁甲天書，可以呼風喚雨。都督若要東南風時，可於南屏山建一臺，名曰『七星壇』。高九尺，作三層，用一百二十人，手執旗幡圍遶。亮於臺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」瑜曰：「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風，大事可成矣。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遲緩。」孔明曰：「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，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，如何？」

瑜聞言大喜，矍然而起。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，往南屏山築壇；撥一百二十人，執旗守壇，聽候使令。

孔明辭別出帳，與魯肅上馬，來南屏山相度地勢，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。方圓二十四丈，每一層高三尺，共是九尺。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；東方七面青旗，按角，亢，氐，房，心，尾，箕，布蒼龍之形；北方七面皂旗，按斗，牛，女，虛，危，室，壁，作玄武之勢；西方七面白旗，按奎，婁，胃，昂，畢，觜，參，踞白虎之威；南方七面紅旗，按井，鬼，柳，星，張，翼，軫，成朱雀之狀。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，按六十四卦，分八位而立。上一層用四人，各人戴束髮冠，穿皂羅袍，鳳衣博帶，朱履方裾，前左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尖上用雞羽為葆，以招風信；前右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上繫七星

號帶，以表風色；後左立一人，捧寶劍；後右立一人，捧香爐。壇下二十四人，各持旌旗，寶蓋，大戟，長戈，黃旄，白鉞，朱幡，皂縣，環遶四面。

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齋戒，身披道衣，跣足散髮，來到壇前，分付魯肅曰：「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。倘亮所祈無應，不可有怪。」魯肅別去。孔明囑付守壇將士：「不許擅離方。不許交頭接耳。不許失口亂言。不許失驚打怪。如違令者斬。」眾皆領命。孔明緩步登壇，觀瞻方位已定，焚香於爐，注水於盃，仰天暗祝。下壇入帳中少歇，令軍士更替吃飯。孔明一日上壇三次，下壇三次，卻不見有東南風。

且說周瑜請程普，魯肅一班軍官，在帳中伺候，只等東南風起，便調兵出；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，船頭密布大釘；船內裝載蘆葦乾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黃燄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；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繫走舸。在帳下聽候，只等周瑜號令。甘寧，闕澤窩盤蔡和，蔡中，在外寨中，每日飲酒，不放一卒登岸。周圍盡是東吳軍馬，把得水洩不通。只等帳上號令下來。

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「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」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：「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。號令一出，時刻休違。倘有違誤，即按軍法。」眾兵將得

令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

是日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風不動。瑜謂魯肅曰：「孔明之言謬矣。隆冬之時，怎得東南風乎？」肅曰：「吾料孔明必不謬談。」

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旛轉動。瑜出帳看時時，旗腳竟飄西北，霎時間東南風大起。

瑜駭然曰：「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，鬼神不測之術！若留此人，乃東吳禍根也。及早殺卻，免生他日之憂。」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，徐盛二將：「各帶一百人。徐盛從江內去，丁奉從旱路去，都到南屏

山七星壇前。休問長短，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，將首級來請功。」

二將領命，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，蕩開棹槳；丁奉上馬，一百弓拏手，各跨征駒，往南屏山來。於路正迎著東南風起。後人有詩曰：七星壇上臥龍登，一夜東風江水騰，不是孔明施妙計，周郎安得逞才能？

丁奉馬軍先到，見壇上執旗將士，當風而立。丁奉下馬提劍上壇，不見孔明，慌問守壇將士。答曰：「恰纔下壇去了。」丁奉忙下壇尋時，徐盛船已到。二人聚於江邊。小卒報曰：「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灘

口，適間卻見孔明披髮下船。那船望上水去了。」

丁奉，徐盛，便分水陸兩路追襲。徐盛教拽起滿帆，搶風而使。遙望前船不遠，徐盛在船頭高聲大叫：「軍師休去！都督有請！」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：「上覆都督；好好用兵。諸葛亮暫回夏口，異日再容相見。」徐盛曰：「請暫少住。有緊話說。」孔明曰：「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，必來加害，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。將軍不必追趕！」

徐盛見前船無篷，只顧趕去。看看至近，趙雲拈弓搭箭，立於船尾大叫曰：「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！奉令特來接軍師。你如何來追趕？本待一箭射死你來，

顯得失了兩家和氣教你知我手段！」言訖，箭到處，射斷徐盛船上篷索。那篷墮落下水，其船便橫。趙雲卻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，乘順風而去。其船如飛，追之不及。

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，言曰：「諸葛亮神機妙算，人不可及。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汝知他當陽長阪時否？吾等只索回報便了。」於是二人回見周瑜，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。周瑜大驚曰：「此人如此多謀，使我曉夜不安矣！」魯肅曰：「且待破曹之後，卻再圖之。」

瑜從其言，喚集諸將聽令。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

降卒沿南岸而走：「只打北軍旗號，直取烏林地面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。深入軍中，舉火為號。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，我有用處。」第二喚太史慈分付：「你可領三千兵，直奔黃州地界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兵，就逼曹兵，放火為處。只看紅旗，便是吳侯接應兵到。」這兩隊兵最遠先發。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，甘寧焚燒曹操寨柵。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，直接彝陵界首，只看烏林火起，以兵應之。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，直取漢陽；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，看白旗接應。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，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。

六隊軍馬各自分路去了。卻令黃蓋安排火船，使

小卒馳書約曹操令夜來降。一面撥戰船四隻，隨於黃蓋船後接應。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，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，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，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；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，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。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，徐盛，丁奉為左右護衛，只留魯肅共闞澤及眾謀士守寨。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，甚相敬服。

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說已差陸遜為先鋒，直抵蘄黃地面進兵，吳侯自為後應。瑜又差人西山放火，南屏山舉旗號。各各準備停當，只等黃昏舉動。

話分兩頭；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，忽

見一隊船到，乃是公子劉琦自探聽消息。玄德請上敵樓坐定，說：「東南風起多時，子龍去接孔明，至今不見到，吾心甚憂。」小校遙指樊口港上：「一帆風送扁舟來到，必軍師也。」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。須臾到，孔明，子龍登岸。玄德大喜。問候畢，孔明曰：「且無暇告訴別事。前者所約軍馬戰船，皆已辦否？」玄德曰：「收拾久矣，只候軍師調用。」

孔明便與玄德，劉琦升帳坐定，謂趙雲曰：「子龍可帶三千軍馬，渡江逕取烏林小路，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。今夜四更已後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。等他軍馬過。就半中間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殺他盡絕，也殺一半。」雲曰：「烏林有兩條路；一條通南郡，一

條取荊州。不知向那條路來？」孔明曰：「南郡勢迫，曹操不敢往，必來荊州，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。」

雲領計去了。又喚張飛曰：「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，截斷彝陵這條路，去葫蘆谷口埋伏。曹操不敢走南彝陵，必望北彝陵去。來日雨過，必然來埋鍋造飯。只看煙起，便就山邊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捉得曹操，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。」

飛領計去了。又喚糜竺，糜芳，劉封三人，各駕船隻。遶江剿擒敗軍，奪取器械。三人領計去了。孔明起身，謂公子劉琦曰：「武昌一望之地，最為緊

要。公子便請回。率領所部之兵，陳於岸口。操一敗必有逃來者，就而擒之，卻不可輕離城郭。」劉琦便辭玄德，孔明去了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「主公可於樊口屯只，憑高而望，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。」

時雲長在側，孔明全然不睬。雲長忍耐不住，乃高聲曰：「關某自隨兄長征戰多年來，未嘗落後。今日逢大敵，軍師卻不委用，此是何意？」孔明笑曰：「雲長勿怪！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，怎奈有些遠礙處，不敢教去。」雲長曰：「有何遠礙？願即見諭。」孔明曰：「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，足下當有以報之。今日操兵敗，必走華容道。若令足下去時，必然放他過去。因此不敢教去。」

雲長曰：「軍師好多心！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，某已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圍，報過他了。今日撞見，豈肯輕放！」孔明曰：「倘若放了時，卻如何？」雲長曰：「願依軍法。」孔明曰：「如此，立下軍令狀。」雲長便與了軍令狀。雲長曰：「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，如何？」孔明曰：「我亦與你軍令狀。」

雲長大喜，孔明日：「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，堆積柴草，放起一把火煙，引曹操來。」雲長曰：「曹操望見煙，知有埋伏，如何肯來？」孔明笑曰：「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？操雖能用兵，只此可以瞞過他也。他見煙起，將謂虛張聲勢，必然投這

條路來。將軍休得容情。」

雲長領了將令，引關平，周倉並五百校刀手，投華容道埋伏去了。玄德曰：「吾弟義氣深重，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，只恐端的放了。」孔明曰：「亮夜觀乾象，操賊未合身亡。留這人情，教雲長做了，亦是美事。」玄德曰：「先生神算，世所罕及！」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，留孫乾，簡雍守城。

卻說曹操在大寨中，與眾將商議，只等黃蓋消息。當日東南風起甚緊，程昱入告曹操曰：「今日東南風起，宜預隄防。」操笑曰：「冬至一陽生，來復

之時，安得無東南風？何足為怪？」

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，說有黃蓋密書，操急喚入，其人呈上書。書中訴說：「周瑜關防嚴緊，因此無計脫身。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，周瑜差蓋巡哨，已有方便。好歹殺江東名將，獻首來降。只在今晚三更，船上插青龍牙旗者，即糧船也。」操大喜，遂與眾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，觀望黃蓋船到。

且說江東，天色向晚，周瑜喚出蔡和，令軍士縛倒，和叫：「無罪！」瑜曰：「汝是何等人，敢來詐降！吾今缺少福物祭旗，願借你首級。和抵賴不過，大叫曰：「汝家闖澤，甘寧，亦曾與謀！」瑜曰：「

此乃吾之所使也。」蔡和悔之無及。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，奠酒燒紙，一刀斬了蔡和，用血祭旗畢，便令開船。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，獨披掩心甲，手提利刃，旗上大書「先鋒黃蓋」。蓋乘一天順風，望赤壁進發。

是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洶湧。操在中軍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為得志。忽一軍指說：「江南隱隱一簇帆幔，使風而來。」操憑高望之，報稱：「皆插青龍牙旗。內中有大旗，上書先鋒黃蓋名字。」操笑曰：「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！」

來船漸近。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「來船必詐。且休教近寨。」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程昱曰：「糧在船中，船必穩重。今觀來船，輕而且浮；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；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」操省悟，便問：「誰去止之？」文聘曰：「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」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數隻巡船，隨文聘船出。聘立在船頭，大叫：「丞相鈞旨，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。」眾軍齊喝：「快下了篷！」

言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發火。火趁風威，風助

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煙燄障天。二十隻火船，撞入水寨。曹寨中船隻一時盡著；又被鐵環鎖住，無處逃避。隔江砲響，四下火船齊到，但見三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

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煙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後數人駕舟，冒煙突火，來尋曹操，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駕一小腳船，扶操下得船時，那隻大船，已自著了。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進，手提利刃，高聲大叫：「曹賊休走！黃蓋在此！」操叫苦連聲。張遼拈弓搭箭，覷著黃蓋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時風聲正大，黃蓋在火光中，那裏

聽得弓弦響？正中肩窩，翻身落水。正是：火厄盛遭水厄，棒瘡愈後患金瘡。未知黃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回：諸葛亮智算華容，關雲長義釋曹操

卻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尋著馬匹走時，軍已大亂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，忽聽得士卒報道：「後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」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：「公義救我！」當曰：「此黃公覆也！」急教救起。見黃蓋負箭著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在肉內。韓當急為脫去濕衣，用刀剗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，和甲

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

卻說當日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。左邊是韓當，蔣欽，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；右邊是周泰，陳武，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；正中是周瑜，程普，徐盛，丁奉，大隊船隻都到，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。此正是：三江水戰，赤壁鏖兵。曹軍著槍中箭，火焚水溺者，不計其數。後人有詩曰：魏吳爭鬥決雌雄，赤壁樓船一掃空。烈火初張照雲海，周郎曾此破曹公。

又有一絕云：山高月小水茫茫，追歎前朝割據忙。南士無心迎魏武，東風有意便周郎。

不說江中鏖兵。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，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，就草上放起火來。呂蒙遙望中軍火起，也放十數處火，接應甘寧。潘璋，董襲，分頭放火吶喊。四下裏鼓聲大震。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，在火林內走，看前面無一處不著。正走之間，毛玠救得文聘，引十數騎到。操令軍尋路。張遼指道：「只有烏林，地面空闊，可走。」操逕奔烏林。

正走間，背後一軍趕到，大叫：「曹賊休走！」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。操催軍馬向前，留張遼斷後，抵敵呂蒙。卻見前面火把又起，從山谷中擁出一軍，大叫：「凌統在此！」曹操肝膽皆裂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，大叫：「丞相休慌！徐晃在此！」彼此混戰一

場，路望北而走。忽見一隊軍馬，屯在山坡前。徐晃出問，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，張顛，有三千北地軍馬，列寨在彼；當夜見滿天火起，未敢轉動，恰好接著曹操。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，其餘留著護身。操得這枝生力軍馬，心中稍安。馬延，張顛二將，飛騎前行。不到十里，喊聲起處，一彪軍出。為首一將，大呼曰：「吾乃東吳，甘興霸也！」馬延正欲交鋒，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。張顛挺槍來迎，寧大喝一聲，顛措手不及，被寧手起一刀，翻身落馬。後軍飛報曹操。

操此時指望合肥有兵救應，不想孫權在合肥路口，望見江中火光，知是我軍得勝，便教陸遜舉火為

號；太史慈見了，與陸遜合兵一處，衝殺將來。操只得望彝陵而走。路上撞見張郃，操令斷後。縱馬加鞭，走至五更，回望火光漸遠，操心方定，問曰：「此是何處？」左右曰：「此是烏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」

操見樹林叢雜，山川險峻，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。諸將問曰：「丞相何故大笑？」操曰：「吾不笑別人，單笑周瑜無謀，諸葛亮少智。若是吾用兵之時，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，如之奈何？」

說猶未了，兩邊鼓聲震響，火光沖天而起，驚得曹操幾乎墜馬。刺斜裏一彪軍殺出，大叫：「我趙子

龍奉軍師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」操教徐晃，張郃雙敵趙雲，自己冒煙突火而去。子龍不來追趕，只顧搶奪旗幟，曹操得脫。

天色微明，黑雲罩地，東南風尚不息。忽然大雨傾盆，濕透衣甲。操與軍士冒雨而行，諸軍皆有飢色。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，尋覓火種。方欲造飯，後面一軍趕到。操心甚慌。原來卻是李典，許褚保護著眾謀士來到。

操大喜，令軍馬且行，問：「前面是那裏地面？」

人報：「一邊是南彝陵大路，一邊是北彝陵山路。」操問：「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？」軍士稟曰：「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。」操教走南彝陵。行至葫蘆口，軍皆飢餒，行走不上，馬亦困乏，多有倒於路者。操教前面暫歇。馬上有帶得鑼鍋的，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，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，割馬肉燒吃，盡皆脫去濕衣，於風頭吹晒。馬皆摘鞍野放，咽咬草根。

操坐於書疏林之下，仰面大笑。眾官問曰：「適來丞相笑周瑜，諸葛亮，引惹出趙子龍來，又折了許多人馬，如今為何又笑？」操曰：「吾笑諸葛亮，周瑜，畢竟智謀不足。若是我用兵時，就這個去處，也

埋伏一彪軍馬，以逸待勞；我等縱然脫得性命，也不免重傷矣。彼見不到此，我是以笑之。」

正說間，前軍後軍一齊發喊。操大驚，棄甲上馬。眾軍多有不及收馬者。早見四下火煙布合山口，一軍擺開。為首乃燕人張翼德，橫矛立馬，大叫：「操賊走那裏去！」諸軍眾將見了張飛，盡皆膽寒。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。張遼，徐晃二將，縱馬也來夾攻。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。操先撥馬走脫，諸將各自脫身。張飛從後趕來。操迤邐奔逃，追兵漸遠，回顧眾將多已帶傷。

正行間，軍士稟曰：「前面有兩條路，請問丞相

從那條路去？」操問：「那條路近？」軍士曰：「大路稍平，卻遠五十餘里；小路投華容道，卻近五十餘里。只是地窄路險，坑坎難行。」操令人上山觀望，回報：「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。大路並無動靜。」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。諸將曰：「烽煙起處，必有軍馬，何故反走這條路？」操曰：「豈不聞兵書有云：『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。』」諸葛亮多謀，故使人於山僻燒煙，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，他卻伏兵於大路等著。吾料已定，偏不教中他計！」諸將皆曰：「丞相妙算，人所不及。」遂勒兵走華容道。此時人皆飢倒，馬盡困乏。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，中箭著槍者勉強而走。衣甲濕透，個個不全。軍器旗幡，紛紛

不整。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，只騎得禿馬，鞍轡衣服，盡皆拋棄。正值隆冬嚴寒之時，其苦何可勝言。

操見前軍停馬不進，問是何故。回報曰：「前面山僻路小，因早晨下雨，坑塹內積水不流，泥陷馬蹄，不能前進。」操大怒，叱曰：「軍旅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！」傳下號令，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，強壯者擔土束柴，搬草運蘆，填塞道路，務要即時行動；如違令者斬。眾軍只得都下馬，就路旁砍伐竹木，填塞山路。操恐後軍來趕，令張遼，許褚，徐晃，引百騎執刀在手，但遲慢者便斬之。

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，死者不可勝數。號哭之聲，於路不絕。操怒曰：「生死有命，何哭之有！如再哭者立斬！」三停人馬，一停落後，一停填了溝壑，一停跟隨曹操。過了險峻，路稍平坦。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。操催速行。眾將曰：「馬盡乏矣，只好少歇。」操曰：「趕到荊州將息未遲。」又行不到數里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。眾將問：「丞相何又大笑？」操曰：「人皆言周瑜，諸葛亮足智多謀，以吾觀之，到底是無能之輩。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，吾等皆束手受縛矣。」

言未畢。一聲砲響，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，為首大將關雲長，提青龍刀，跨赤兔馬，截住去路。操軍

見了，亡魂喪膽，面面相覷。操曰：「既到此處，只得決一死戰！」眾將曰：「人縱然不怕，馬力已乏，安能復戰？」程昱曰：「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強而不凌弱；恩怨分明，信義素著。丞相昔日有恩於彼，今只親自告之，可脫此難。」

操從其說，即縱馬向前，欠身謂雲長曰：「將軍別來無恙？」雲長亦欠身答曰：「關某奉軍師將令，等候丞相多時。」操曰：「曹操兵敗勢危，到此無路，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。」雲長曰：「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，然已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圍，以奉報矣。今日之事，豈敢以私廢公？」操曰：「五關斬將之時，還能記否？大丈夫以信義為重。將軍深

明春秋，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？」

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，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，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，如何不動心？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，越發心中不忍。於是把馬頭勒回，謂眾軍曰：「四散擺開。」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操見雲長回馬，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。雲長回身時，曹操已與眾將過去了。雲長大喝一聲，眾軍皆下馬，哭拜於地。雲長愈加不忍。正猶豫間，張遼驟馬而至，雲長見了，又動故舊之情；長歎一聲，並皆放去，後人有詩曰：曹瞞兵敗走華容，正與關公狹路逢。只為當初恩義重，放開金鎖走蛟龍。

曹操既脫華容之難，行至谷口，回顧所隨軍兵，止有二十七騎。比及天晚，已近南郡，火把齊明，一簇人馬攔路。操大驚曰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只見一群哨馬衝到，方認得是曹仁軍馬。操纔心安。曹仁接著，言：「雖知兵敗，不敢遠離，只得在附近迎接。」操曰：「幾與汝不相見也！」

於是引眾入南郡安歇。隨後張遼也到，說雲長之德。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，操皆令將息。曹仁置酒與操解悶。眾謀士俱在座。操忽仰天大慟。眾謀士曰：「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，全無懼怯；今到城中，人已得食，馬已得料，正須整頓軍馬復仇，何反痛哭？」操曰：「吾哭郭奉孝耳！若奉孝在，決不使吾有此

大失也！」遂搥胸大哭曰：「哀哉，奉孝！痛哉，奉孝！惜哉，奉孝！」眾謀士皆默然自慚。

次日，操喚曹仁曰：「吾今暫回許都，收拾軍馬，必來報讎。汝可保全南郡。吾有一計，密留在此，非急休開，急則開之。依計而行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。」仁曰：「合肥，襄陽，誰可保守？」操曰：「荊州託汝管領；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把。合肥最為緊要之地，吾命張遼為主將，樂進，李典為副將，保守此地。但有緩急，飛報將來。」

操分撥已定，遂上馬引眾奔回許昌。荊州原降文武各官，依舊帶回許昌調用。曹仁自遺曹洪據守彝

陵，南郡，以防周瑜。

卻說關雲長放了曹操，引軍自回。此時諸路軍馬，皆得馬匹、器械、錢糧，已回夏口；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，空身回見玄德。孔明正與玄德作賀，忽報雲長至。孔明忙離坐席，執盃相迎曰：「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，與普天下除大害。合宜遠慶賀。」

雲長默然。孔明曰：「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，故而不樂？」回顧左右曰：「汝等緣何不先報？」雲長曰：「關某特來請死。」孔明日：「莫非曹操不曾容道上來？」雲長曰：「是從那裏來。關某無能，因此被他走脫。」孔明日：「拏得甚將士來？」

雲長曰：「皆不曾拏。」孔明曰：「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，故意放了。但既有軍令狀在此，不得不按軍法。」遂叱武士推出斬之。正是：拚將一死酬知己，政令千秋仰義名。未知雲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：曹仁大戰東吳兵，孔明一氣周公瑾

卻說孔明欲斬雲長。玄德曰：「昔吾三人結義時，誓同生死。今雲長雖犯法，不忍違卻前盟。望權記過，容將功贖罪。」孔明方纔饒了。

且說周瑜收軍點將，各各敘功，申報吳侯。所得降卒，盡皆發付渡江。大犒三軍，遂進兵攻取南郡。前隊臨江下寨，前後分五營。周瑜居中。

瑜正與眾商議征進之策，忽報：「劉玄德使孫乾

來與都督作賀。」瑜命請入。乾施禮畢，言：「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，有薄禮上獻。」瑜問曰：「玄德在何處？」乾答曰：「現移兵屯油江口。」瑜驚曰：「孔明亦在油江否？」乾曰：「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。」瑜曰：「足下先回，某自來相謝也。」

瑜收了禮物，發付孫乾先回。肅曰：「卻纔都督為何失驚？」瑜曰：「劉備屯兵油江，必有取南郡之意。我等費了許多軍馬，用了許多錢糧，目下南郡垂手可得；彼等心懷不仁，要就見成，須放著周瑜不死！」肅曰：「當用何策退之？」瑜曰：「吾自去和他說話。好便好；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，先結果了劉備！」肅曰：「某願同往。」於是瑜與魯肅引三千輕

騎，逕投油江口來。

先說孫乾回見玄德，言周瑜將親來相謝。玄德乃問孔明曰：「來意若何？」孔明笑曰：「那裏為這些薄禮，肯來相謝。止為南郡而來。」玄德曰：「他若提兵來，何以待之？」孔明曰：「他來便可如此如此答應。」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，岸上列著軍馬。

人報：「周瑜，魯肅，引兵到來。」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。瑜見軍勢雄壯，心甚不安。行至營門外，玄德，孔明迎入帳中。各敘禮畢，設宴相待。玄德舉酒致謝鏖兵之事。

酒至數巡，瑜曰：「豫州移兵在此，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？」玄德曰：「聞都督欲取南郡，故來相助。若都督不取，備必取之。」瑜笑曰：「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，今南郡已在掌中，如何不取？」玄德曰：「勝負不可預定。曹操臨歸，今曹仁守南郡等處，必有奇計；更兼曹仁勇不可當；但恐都督不能取耳。」瑜曰：「吾若取不得，那時任從公取。」玄德曰：「孔明，子敬在此為證，都督休悔。」

魯肅躊躇未對。瑜曰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何悔之有！」孔明曰：「都督此言，甚是公論。先讓東吳去取；若不下，主公取之，有何不可？」瑜與肅辭別玄德，孔明，上馬而去。玄德問孔明曰：「卻纔先生

教備如此回答，雖一時說了，展轉尋思，於理未然。我今孤窮一身，無置足之地，欲得南郡，權且容身；若先教周瑜取了，城池已屬東吳矣，卻如何得住？」孔明大笑曰：「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，主公不聽，今日卻忘耶？」玄德曰：「前為景升之地，故不忍取；今為曹操之地，理合取之。」孔明曰：「不須主公憂慮。儘著周瑜去廝殺，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。」玄德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孔明曰：「只須如此如此。」玄德大喜，只在江口屯紮，按兵不動。

卻說周瑜，魯肅回寨。肅曰：「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郡？」瑜曰：「吾彈指可得南郡，落得虛做人情。」隨問帳下將士：「誰敢先取南郡？」一人應聲

而出，乃蔣欽也。瑜曰：「汝為先鋒，徐盛、丁奉為副將，撥五千精銳軍馬，先渡江。吾隨後引兵接應。」

且說曹仁在南郡，分付曹洪守彝陵，以為犄角之勢。人報：「吳兵已渡漢江。」仁曰：「堅守勿戰為上。」驍騎牛金奮然進曰：「兵臨城下而不出戰，是怯也。況吾兵新敗，正當重振銳氣。某願借精兵五百，決一死戰。」

仁從之，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。丁奉縱馬來迎。約戰四五合，奉詐敗，牛金引軍追趕入陣。奉指揮眾軍一裏圍牛金於陣中。金左右衝突，不能得出。曹仁

在城上望見牛金困在垓心，遂披甲上馬，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，奮力揮刀。殺入吳陣。徐盛迎戰，不能抵當。曹仁殺到垓心，救出牛金，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，不能得出，遂復翻身殺入，救出重圍。正遇蔣欽攔路，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。仁弟曹純，亦引兵接應。混殺一陣，吳軍敗走，曹仁得勝而回。

蔣欽兵敗，回見周瑜，瑜怒欲斬之，眾將告免。

瑜即點兵，要親與曹仁決戰。甘寧曰：「都督未可造次。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，為犄角之勢。某願以精兵三千，徑取彝陵，都督然後可取南郡。」

瑜服其論，先教甘寧引三千兵攻打彝陵。早有細作報知曹仁，仁與陳矯商議。矯曰：「彝陵有失，南郡亦不可守矣。宜速救之。」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。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，令洪出城誘敵。甘寧引兵至彝陵，洪出與甘寧交鋒。戰有二十餘合，洪敗走。寧奪了彝陵。至黃昏時，曹純，牛金兵到，兩下相合，圍了彝陵。

探馬飛報周瑜，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，瑜大驚。

程普曰：「可急分兵救之。」瑜曰：「此地正當衝要之處，若分兵去救，倘曹仁引兵來襲，奈何？」呂蒙曰：「甘興霸乃江東大將，豈可不救？」瑜曰：「吾欲自往救之；但留何人在此，代當吾任？」蒙曰：「

留凌公續當之。蒙為前驅，都督斷後；不須十日，必奏凱歌。」瑜曰：「未知凌公續肯暫代吾任否？」凌統曰：「若十日為期，可當之；十日之外，不勝其任矣。」

瑜大喜，遂留兵萬餘，付與凌統，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。蒙謂瑜曰：「彝陵南僻小路，取南郡極便。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，以斷其路。彼軍若敗，必走此路。馬不能行，必棄馬而走，吾可得其馬也。」

瑜從之，差軍去訖。大兵將至彝陵，瑜問：「誰可突圍而入，以救甘寧？」周泰願往，即時綽刀縱馬，直殺入曹軍之中，逕到城下。甘寧望見周泰至，

自出城迎之。泰言：「都督自提兵至。」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，準備內應。

卻說曹洪，曹純，牛金聞周瑜兵將至，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，一面分兵拒敵。及吳兵至，曹兵迎之。比及交鋒，甘寧，周泰分兩路殺出，曹兵大亂，吳兵四下掩殺。曹洪，曹純，牛金，果然投小路而走；卻被亂柴塞道，馬不能行，盡皆棄馬而走。吳兵得馬五百餘匹。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，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。兩軍接著，混戰一場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

曹仁回城中，與眾商議。曹洪曰：「目今失了彝

陵，勢已危急，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，以解此危？」曹仁曰：「汝言正合吾意。」遂拆書觀之，大喜，便傳令教五更造飯；平明，大小軍馬，盡皆棄城；城上遍插旌旗，虛張聲勢，軍分三門而出。

卻說周瑜救出甘寧，陳兵於南郡城外。見曹兵分三門而出，瑜上將臺觀看。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，無人守護；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。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，遂下將臺號令，分布兩軍為左右翼；如前軍得勝，只顧向前追趕，直待鳴金，方許退步。命程普督後軍，瑜親自引軍取城。對陣鼓聲響處，曹洪出馬搦戰。瑜自至門旗下，使韓當出馬，與曹洪交鋒。戰到三十餘合，洪敗走。曹仁自出接戰。周泰縱馬相

迎。鬥十餘合，仁亦敗走，陣勢錯亂。

周瑜麾兩翼軍殺出，曹軍大敗。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，曹軍皆不入城，望西北而走。韓當，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。瑜見城門大開；城上又無人，遂令眾軍搶城。數十騎當先而入。瑜在背後縱馬加鞭，直入甕城。陳矯在敵樓上，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，暗暗喝采道：「丞相妙策如神！」

一聲梆子響，兩邊弓弩齊發，勢如驟雨。爭先入城的，都【左手部，右為顛】入陷坑內。周瑜急勒馬回時，被一弩箭，正射中左肋，翻身落馬。牛金從城中殺出，來捉周瑜。徐盛，丁奉，二人，捨命救去。

城中曹兵突出，吳兵自相踐踏，落塹坑者無數。程普急收軍時，曹洪，曹仁分兵兩路殺回。吳兵大敗。幸得凌統引一軍從斜裏殺來，敵住曹兵。曹仁引得勝軍進城，程普收敗軍回寨。丁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，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，將金瘡藥敷掩瘡口，疼不可當，飲食俱廢。醫者曰：「此箭頭上有毒，急切不能痊可。若怒氣沖激，其瘡復發。」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，不許輕出。三日後，牛金引軍來搦戰，程普按兵不動。牛金罵至日暮方回，次日又來罵戰。程普恐瑜生氣，不敢報知。第三日，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，聲聲只道要捉周瑜。程普與眾商議，欲暫且退兵，回見吳侯，卻再理會。

卻說周瑜雖患瘡痛，心中自有主張；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，卻不見眾將來稟。一日，曹仁自引大軍，擂鼓吶喊，前來搦戰。程普拒住不出。周瑜喚眾將入帳問曰：「何處鼓譟吶喊？」眾將曰：「軍中教演士卒。」瑜怒曰：「何欺我也！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。程德謀既同掌兵權，何敢坐視？」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。普曰：「吾見公瑾病瘡，醫者言勿觸怒，故曹兵搦戰，不敢報知。」瑜曰：「公等不戰，主意若何？」普曰：「眾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。待公箭瘡平復，再作區處。」

瑜聽罷，於床上奮然躍起曰：「大丈夫既食君祿，當死於戰場，以馬革裹屍還，幸也！豈可為我一

人，而廢國家大事乎？」言訖，即披甲上馬。諸軍眾將無不駭然，遂引數百騎出營前。望見曹軍已布成陣勢，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，揚鞭大罵曰：「周瑜孺子，料必橫天，再不敢正覷我兵！」

罵猶未絕，瑜從群騎內突然出曰：「曹仁匹夫！見周郎否！」曹軍看見，盡皆驚駭。曹仁回顧眾將曰：「可大罵之！」眾軍厲聲大罵。周瑜大怒，使潘璋出戰。未及交鋒，周瑜忽大叫一聲，口中噴血，墜於馬下。曹兵衝來，眾將向前抵住，混戰一場，救起周瑜，回到帳中。

程普問曰：「都督貴體若何？」瑜密謂普曰：「

此吾之計也。」普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瑜曰：「吾身本無甚痛楚；吾所以為此者，欲令曹兵知我病危，必然欺敵。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，說吾已死。今夜曹仁必來劫寨。吾卻於四下埋伏以應之，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。」程普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隨就帳下舉起哀聲。眾軍大驚，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，各寨盡皆挂孝。

卻說曹仁在城中與眾商議，言周瑜怒氣沖發，金瘡崩裂，以致口中噴血，墜於馬下，不久必亡。

正論間，忽報：「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。中間亦有二人，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。」曹仁忙喚入問

之。軍士曰：「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破裂，歸寨即死。今眾將皆已挂孝舉哀。我等因受程普之辱，故特歸降，便報此事。」

曹仁大喜，隨即商議今夜便去劫寨，奪周瑜之屍，斬其首級，送赴許都。陳矯曰：「此計速行，不可遲誤。」曹仁遂令牛金為先鋒，自為中軍，曹洪，曹純為合後，只留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，其餘軍兵盡起。初更時出城，逕投周瑜大寨。來到寨門，不見一人，但見虛插旗槍而已。情知中計，急忙退軍。四下砲聲齊發，東邊韓當，蔣欽殺來，西邊周泰，潘璋殺來，南邊徐盛，丁奉殺來，北邊陳武，呂蒙殺來。曹兵大敗，三路軍皆被衝散，首尾不能相救。

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，正遇曹洪，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。殺到五更，離南郡不遠，一聲鼓響，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，截殺一陣。曹仁引軍刺斜而走，又遇甘寧大殺一陣。曹仁不敢回南郡，逕投襄陽大路而行。吳軍趕了一程，自回。

周瑜，程普收住眾軍，逕到南郡城下，見旌旗布滿，敵樓上一將叫曰：「都督少罪！吾奉軍師將令，已取城了。吾乃常山趙子龍也。」

周瑜大怒，便命攻城。城上亂箭射下。瑜命且回商議，使甘寧引數千軍馬，逕取荊州；凌統引數千軍馬，逕取襄陽；然後卻再取南郡未遲。

正分撥間，忽然探馬飛來報說：「諸葛亮自得了南郡，遂用兵符，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，卻教張飛襲了荊州。」又一探馬飛來報說：「夏侯惇在襄陽，被諸葛亮差人齎兵符，詐稱曹仁求救，誘惇引兵出，卻教雲長襲取了襄陽。」二處城池，全不費力，皆屬劉玄德矣。」周瑜曰：「諸葛亮怎得兵符？」程普曰：「他拏住陳矯，兵符自然盡屬之矣。」周瑜大叫一聲，金瘡迸裂。正是：幾郡城池無我分，一場辛苦為誰忙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：諸葛亮智辭魯肅，趙子龍計取桂陽

卻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，又聞他襲了荊襄，如何不氣？氣傷箭瘡，半晌方甦。眾將再三勸解。瑜曰：「若不殺諸葛村夫，怎息我心中怨氣？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，定要奪還東吳。」

正議問，魯肅至。瑜謂之曰：「吾欲起兵與劉備，諸葛亮共決雌雄，復奪城池。子故幸助我。」魯肅曰：「不可。方今與曹操相持，尚未分成敗；主公

現攻合淝不下；如若自家互相吞併，倘曹兵乘虛而來，其勢危矣。況劉玄德舊曾曹操相厚，若逼得緊急，獻了城池，一同攻打東吳，如之奈何？」瑜曰：「吾等用計策，損兵馬，費錢糧，他去圖現成，豈不可恨！」肅曰：「公瑾且耐。容某親見玄德，將理來說他。若說不通，那時動兵未遲。」諸將曰：「子敬之言甚善。」

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，到城下叫門。趙雲出問。肅曰：「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。」雲答曰：「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。」肅遂不入南郡，徑奔荊州。見旌旗整列，軍容甚盛，肅暗羨曰：「孔明真非常人也！」軍士報入城中，說魯子敬要見。孔明令大

開城門，接肅入衙。講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肅曰：「吾主吳侯，與都督公瑾，教某再三申意皇叔。前者，操引百萬之眾，名下江南，實欲來圖皇叔；幸得東吳殺退曹兵，救了皇叔，所有荊州九郡，合當歸於東吳。今皇叔用詭計，奪占荊襄，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，而皇叔安受其利，恐於理未順。」

孔明曰：「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亦出此言？常言道：『物必歸主。』荊襄九郡，非東吳之地，乃劉景升之基業。吾主固景升之弟也。景升雖亡，其子尚在。以叔輔姪，而取荊州，有何不可？」肅曰：「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，尚有可解；今公子在江夏，須不在這裏。」孔明曰：「子敬欲見公子乎？」便命左右

請公子出來。只見兩侍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。琦謂肅曰：「病軀不能施禮，子敬勿罪。」魯肅吃了一驚，默然無語，良久言曰：「公子若不在，便如何？」孔明曰：「公子在一日，守一日；若不在，別有商議。」肅曰：「若公子不在，須將城池還我東吳。」孔明曰：「子敬之言是也。」遂設宴相待。

宴罷，肅辭出城，連夜歸寨，具言前事。瑜曰：「劉琦正青春年少，如何便得他死？這荊州何日得還？」肅曰：「都督放心。只在魯肅身上，務要討荊，襄還東吳。」瑜曰：「子敬有何高見？」肅曰：「吾觀劉琦過於酒色，病入膏肓，現今面色羸瘦，氣喘嘔血；不過半年，其人必死。那時往取荊州，劉備

須無得推故。」

周瑜猶自忿氣未消，忽孫權遣使至。瑜令請入。使曰：「主公圍合肥，累戰不捷。特令都督收回大軍，且撥兵赴合肥相助。」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，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，來合肥聽孫權調用。

卻說劉玄德自得荊州，南郡，襄陽，心中大喜，商議久遠之計。忽見一人上廳獻策，視之，乃伊籍也。玄德感其舊日之恩，十分相敬，坐而問之。籍曰：「要知荊州久遠之計，何不求賢士以問之？」玄德曰：「賢士安在？」籍曰：「荊，襄馬氏兄弟五人，並有才名。幼者名謖，字幼常。其最賢者，眉間

有白毛，名良，字季常。鄉里為之諺曰：『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』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？」

玄德遂命請之。馬良至，玄德優禮相待，請問保守荆，襄之策。良曰：「荆襄四面受敵之地，恐不可久守。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，招諭舊人以守之，就表奏公子為荊州刺史，以安民心；然後南征武陵，長沙，桂陽，零陵四郡，積收錢糧，以為根本。此久遠之計也。」

玄德大喜，遂問：「四郡當先取何郡？」良曰：「湘江之西，零陵最近，可先取之。次取武陵。然後湘江之東取桂陽。長沙為後。」玄德遂用馬良為從

事，伊籍副之；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，替雲長回荊州；便調兵取零陵，差張飛為先鋒，趙雲合後，孔明，玄德為中軍，人馬一萬五千；留雲長守荊州；糜竺，劉封守江陵。

卻說零陵太守劉度，聞玄德軍馬到來，乃與其子劉賢商議。賢曰：「父親放心。他雖有張飛，趙雲之勇，我本州上那邢道榮，力敵萬人，可以抵對。」劉度遂命劉賢與邢道榮引兵萬餘，離城三十里，依山靠水下寨。探馬報說：「孔明自引一軍到來。」道榮便引軍出戰。兩陣對圓，道榮出馬，手使開山大斧，厲聲高叫：「反賊安敢侵我境界！」只見對陣中，一簇黃旗。門旗開處，推出一輛四輪車。車中端坐一人，

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手執羽扇，用扇招那道榮曰：「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。曹操引百萬之眾，被吾略施小計，殺得片甲不回。汝等豈可與我對敵？我今來招安汝等，何不早降？」

道榮大笑曰：「赤壁鏖兵，乃周郎之謀也，干汝何事，敢來誑語！」輪大斧竟奔孔明。孔明便回車，望陣中走，陣門復閉。道榮直衝殺過來，陣勢急分兩下而走。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，料是孔明，乃只望黃旗而趕。抹過山腳，黃旗筍住，忽地中央分開，不見四輪車，只見一將挺矛躍馬，大喝一聲，直取道榮，乃張翼德也。道榮輪大斧來迎，戰不數合，氣力不加，撥馬便走。翼德隨後趕來，喊聲大震，兩下伏

兵齊出。道榮捨死衝過，前面一員大將，攔住去路，大叫：「認得常山趙子龍否？」

道榮料敵不過，又無處奔走，只得下馬請降。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，孔明。玄德喝教斬首。孔明急止之，問道榮曰：「汝若與我捉了劉賢，便准你投降。」道榮連聲願往。孔明曰：「你用何法捉他？」道榮曰：「軍師若肯放某回去，某自有巧說。今晚軍師引兵劫寨，某為內應，活捉劉賢，獻與軍師。劉賢既擒，劉度自降矣。」玄德不信其言。孔明曰：「邢將軍非謬言也。」遂放道榮歸。道榮得放回寨，將前事實訴劉賢。賢曰：「如之奈何？」道榮曰：「可將計就計。今夜將兵伏於寨外。寨中虛立旗幡，待孔明來

劫寨，就而擒之。」

劉賢依計。當夜二更，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，每人各帶草把，一齊放火。劉賢，道榮兩下殺來，放火軍便退，劉賢，道榮，兩軍乘勢追趕，趕了十幾里，軍皆不見。劉賢，道榮大驚，急回本寨，只見火光未滅，寨中突出一將，乃張翼德也。劉賢叫道榮：「不可入寨，卻去劫孔明寨便了。」於是復回軍。走不十里，趙雲引一軍刺斜裏殺出，一槍刺道榮於馬下。劉賢急撥馬奔走，背後張飛趕來，活捉過馬，綁縛見孔明。賢告曰：「邢道榮教某如此，實非本心也。」孔明令釋其縛，與衣穿了，賜酒壓驚，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；如其不降，打破城池，滿門盡誅。

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，備述孔明之德，勸父投降。度從之，遂於城上豎起降旗，大開城門，齎捧印綬出城，竟投玄德大寨納降。孔明教劉度仍為郡守，其子劉賢赴荊州隨軍辦事。零陵一郡居民，盡皆喜悅。

玄德入城安撫已畢，賞勞三軍，乃問眾將曰：「零陵已取了，桂陽郡何了敢取？」趙雲應曰：「某願往。」張飛奮然出曰：「飛亦願往！」二人相爭。孔明曰：「終是子龍先應，只教子龍去。」張飛不服，定要去取。孔明教拈鬪，拈著的便去。又是子軍拈著。張飛怒曰：

「我並不要人相幫，只獨領三千軍去，穩取城池。」趙雲曰：「某也只領三千軍去。如不得城，願受軍令。」

孔明大喜，責寫軍令狀，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。張飛不服，玄德喝退。

趙範拗不過，只得應允。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，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。陳應列成陣勢，飛馬綽叉而出。趙雲挺槍出馬，責罵陳應曰：「吾主劉玄德，乃劉景升之弟。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，特來撫民。汝何故迎敵？」陳應罵曰：「我等只服曹丞相，豈順劉備！」趙雲大怒，挺槍驟馬，直取陳應，應撚叉來

迎。兩馬相交，戰到四五合，陳應料敵不過，撥馬便走。趙雲追趕。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，用飛叉擲去，被趙雲接住，回擲陳應。應急躲過，雲馬早到，將陳應活捉過馬，擲於地下，喝軍士綁縛回寨。敗軍四散奔走。雲入寨叱陳應曰：「量汝安敢敵我！我今不殺汝，放汝回去；說與趙範，早來投降。」

陳應謝罪，抱頭鼠竄，回到城中，對趙範盡言其事。範曰：「我本欲降，汝強要戰，以致如此。」遂叱退陳應，齎捧印綬，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納降。雲出寨迎接，待以賓禮，置酒共飲，納了印綬。酒至數巡，範曰：「將軍姓趙，某亦姓趙。五百年前，合是一家。將軍乃真定人，某亦真定人，又是同鄉。倘

得不棄，結為兄弟，實為萬幸。」雲大喜，各敘年庚。雲與範同年。雲長範四個月，範遂拜雲為兄。二人同鄉，同年，又同姓，十分相得。至晚席散，範辭回城。

次日，範請雲入城安民。雲教軍士休動，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。居民執香伏道而接。雲安民畢，趙範邀請入衙飲宴。酒至半酣，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，洗盞更酌。雲飲微醉，範忽請一婦人，與雲把酒。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，有傾國傾城之色，乃問範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範曰：「家嫂樊氏也。」子龍改容敬之。樊氏把盞畢，範令就坐。雲辭謝。樊氏辭歸後堂。雲曰：「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？」範笑曰：「

中間有個緣故，乞兄勿阻。先兄棄世已三載，家嫂寡居，終非了局，弟常勸其改嫁。嫂曰：『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，我方嫁之；第一要文武雙全，名聞天下；第二要相貌堂堂，威儀出眾；第三要與家兄同姓。』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？今尊兄堂堂儀表，名震四海，又與家兄同姓，正合家嫂所言。若不嫌家嫂貌陋，願備嫁資，與將軍為妻，結累世之親，何如？」

雲聞言大怒而起，厲聲曰：「吾既與汝結為兄弟，汝嫂即吾嫂也，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乎！」趙範羞慚滿面，答曰：「我好意相待，如何這般無禮！」遂目視左右，有相害之意。雲已覺，一拳打倒趙範，逕出府門，上馬出城去了。

範急喚陳應，鮑隆商議。應曰：「這人發怒去了，只索與他廝殺。」範曰：「但恐贏他不得。」鮑隆曰：「我兩個詐降到他軍中，太守卻引兵來搦戰，我二人就陣上擒之。」陳應曰：「必須帶些人馬。」龍曰：「五百騎足矣。」

當夜二人引五百軍逕投趙雲寨來投降。雲已心知其詐，遂教喚入。二將到帳下說：「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，只等將軍醉了，扶入後堂謀殺，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，如此不仁。某二人見將軍怒出，必連累於某，因此投降。」趙雲佯喜，置酒與二人痛飲。二人大醉，雲乃縛於帳中，擒其手下人問之，果是詐降。雲喚五百軍人，各賜酒食，傳令曰：「要害我者，陳

應，鮑龍也；不干眾人之事。汝等聽吾行計，皆有重賞。」眾軍拜謝，將降將陳，鮑二人，當時斬了；卻教五百軍引路，雲引一千軍在後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。

城上聽時，說陳，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，請太守商議事務。城上將火照看，果是自家軍馬。趙範急忙出城，雲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。已定，飛報玄德。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。雲迎接入城，推趙範於階下。孔明問之，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。孔明謂雲曰：「此亦美事，公何如此？」雲曰：「趙範既與某結為兄弟，今若娶其嫂，惹人唾罵，一也；其婦再嫁，使失大節，二也；趙範初降，其心難測，三也。」

主公新定江漢，枕席未安，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？」

玄德曰：「今日大事已定，與汝娶之，若何？」雲曰：「天下女子不少，但恐名譽不立，何患無妻子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子龍真丈夫也！」遂釋趙範，仍令為桂陽太守，重賞趙雲。

張飛大叫曰：「偏子龍幹得功，偏我是無用之人！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，活捉太守金旋來獻！」孔明大喜曰：「翼德要去不妨，但要依一件事。」正是：軍師決勝多奇策，將士爭先立戰功。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：關雲長義釋黃漢升，孫仲謀大戰張文遠

卻說孔明謂張飛曰：「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，責下軍令狀而去。今日翼德要取武陵，必須也責下軍令狀，方可領兵去。」張飛遂立軍令狀，欣然領三千軍，星夜投武陵界上來。

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，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，出城迎敵。從事鞏志諫曰：「劉玄德乃大漢皇叔，仁義布於天下；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。不可迎敵，不如

納降為上。」金旋大怒曰：「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取？」喝令武士推出斬之。眾官皆告曰：「先斬家人，於軍不利。」

金旋乃喝退鞏志，自率兵出。離城二十里，正迎張飛。飛挺矛立馬，大喝金旋。旋問部將：「誰敢出戰？」眾皆畏懼，莫敢向前。旋自驟馬舞刀迎之。張飛大喝一聲，渾如巨雷。金旋失色，不敢交鋒，撥馬便走。飛引眾軍隨後掩殺。金旋走至城邊，城上亂箭射下。旋驚視之，見鞏志立於城上曰：「汝不順天時，自取敗亡，吾與百姓自降劉矣。」

言未畢，一箭射中金旋面門，墜於馬下。軍士割

頭獻張飛，鞏志出城納降。飛就令鞏志齎印綬，往桂陽見玄德；玄德大喜，遂令鞏志代金旋之職。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，馳書報雲長，言翼德、子龍各得一郡。雲長乃回書上請曰：「聞長沙尚未取，如兄長不以弟為不才，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。」

玄德大喜，遂令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，令雲長來取長沙。雲長既至，入見玄德、孔明。孔明曰：「子龍取桂陽，翼德取武陵，都是三千軍去。今長沙太守韓玄，固不足道，只是他有一員大將，乃南陽人，姓黃，名忠，字漢升；是劉表帳下中郎將，與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，後事韓玄；雖今年近六旬，卻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不可輕敵。雲長去，必須多帶軍

馬。」

雲長曰：「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？量一老卒，何足道哉！關某不須用三千軍，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，決定斬黃忠、韓玄之首，來獻麾下。」玄德苦擋。雲長不依，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「雲長輕敵黃忠，只恐有失，主公當往接應。」玄德從之，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。

卻說長沙太守韓玄，平生性急，輕於殺戮，眾皆惡之。是時聽知雲長軍到，便喚老將黃忠商議。忠曰：「不須主公憂慮，憑某這口刀，這張弓，一千個來，一千個死！」原來黃忠能開二石之弓，百發百

中。

言未畢，階下一人應聲而出曰：「不須老將軍出戰，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。」韓玄視之，乃管軍校尉楊齡。韓玄大喜，遂令楊齡引軍一千，飛奔出城。約行五十里，望見塵頭起處，雲長軍馬早到。楊齡挺槍出馬，立於陣前罵戰。雲長大怒，更不打話，飛馬舞刀，直取楊齡。齡挺槍來迎。不三合，雲長手起刀落，砍楊齡於馬下。追殺敗兵，直至城下。

韓玄聞之大驚，便教黃忠出馬。玄自來城上觀看。忠提刀縱馬，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。雲長見一老將出馬，知是黃忠，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，橫刀立

馬而問曰：「來將莫非黃忠否？」忠曰：「既知我名，焉敢犯我境！」雲長曰：「特來取汝首級！」

言罷，兩馬交鋒，戰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韓玄恐黃忠有失，鳴金收軍。黃忠收軍入城。雲長也退軍，離城十里下寨，心中暗忖：「老將黃忠，名不虛傳；鬥一百合，全無破綻。來日必用拖刀計，背砍贏之。」次日早飯畢，又來城下搦戰。韓玄坐在城上，教黃忠出馬。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，再與雲長交馬。又鬥五六十合，勝負不分。兩軍齊聲喝采。

鼓聲正急時，雲長撥馬便走。黃忠趕來。雲長方欲用刀砍時，忽聽得腦後一聲響；急回頭看時，見黃

忠被戰馬前失，掀在地下。雲長急回馬，雙手舉刀猛喝曰：「我且饒你性命！快換馬來廝殺！」黃忠急提起馬蹄，飛身上馬，奔入城中。玄驚問之，忠曰：「此馬久不上陣，故有此失。」玄曰：「汝箭百發百中，何不射之？」忠曰：「來日再戰，必然詐敗，誘到弔橋邊射之。」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。忠拜謝而退，尋思：「難得雲長如此義氣！他不忍殺害我，我又安忍射他？……若不射，又恐違了軍令。」是夜躊躇未定。

次日天曉，人報雲長搦戰。忠領兵出城。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，十分焦躁，抖擻威風，與忠交馬。戰不到三十餘合，忠詐敗，雲長趕來。忠想起昨日不殺

之恩，不忍便射，帶住刀，把弓虛拽弦響。雲長急閃，卻不見箭。雲長又趕，忠又虛拽。雲長急閃，又無箭，只道黃忠不會射，放心趕來。將近吊橋，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，弦響箭到，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。前面軍齊聲喊起。雲長吃了一驚，帶箭回寨，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，今日只射盔纓，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。

雲長領兵而退。黃忠回到城中來見韓玄，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。忠叫曰：「無罪！」玄大怒曰：「我看了三日，汝敢欺我！汝前日不力戰，必有私心。昨日馬失，他不殺汝，必有關通。今日兩番虛拽弓弦，第三箭卻正射他盔纓，如何不是外通內連？若不斬

汝，必為後患！」喝令刀斧手推出城門外斬之。眾將欲告，玄曰：「但告免黃忠者，便是同罪！」剛推到門外，恰欲舉刀，忽然一將揮刀殺入，砍死刀手，救起黃忠，大叫曰：「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，今殺漢升，是殺長沙百姓也！韓玄殘暴不仁，輕賢慢士，當眾共殛之！願隨我者便來！」

眾視其人，面如重棗，目若朗星，乃義陽人魏延也；自襄陽趕劉玄德不著，來投韓玄；玄怪其傲慢少禮，不肯重用，故屈沈於此。當日救了黃忠，教百姓同殺韓玄，袒臂一呼，相從者數百餘人。黃忠攔當不住。魏延直殺上城頭，一刀砍韓玄為兩段，提頭上馬，引百姓出城，投拜雲長。雲長大喜，遂入城安撫

已畢，請黃忠相見。忠託病不出。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、孔明。

卻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，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。正行間，青旗倒捲，一鴉自北南飛，連叫三聲而去。玄德曰：「此應何禍福？」孔明就在馬上袖占一課曰：「長沙郡已得，又主得大將。午時後定見分曉。」

少頃，見一小校飛報前來，說：「關將軍已得長沙郡，降將黃忠、魏延。耑等主公到彼。」玄德大喜，遂入長沙。雲長接入廳上，具言黃忠之事，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，忠方出降，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

之東。後人有詩讚黃忠曰：

將軍氣概與天參，白髮猶然困漢南。至死甘心無怨望，臨降低首尚懷慚。寶刀燦雪彰神勇，鐵騎臨風憶戰酣。千古高名應不泯，長隨孤月照湘潭。

玄德待黃忠甚厚。雲長引魏延來見，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。玄德驚問孔明曰：「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，軍師何故欲殺之？」孔明曰：「食其祿而殺其主，是不忠也；居其土而獻其地，是不義也。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，久後必反，故先斬之，以絕禍根。」玄德曰：「若殺此人，恐降者人人自危；望軍師恕之。」孔明指魏延曰：「吾今饒汝性命。汝可盡忠報

主，勿生異心，若生異心，我好歹取汝首級。」

魏延喏喏連聲而退。黃忠薦劉表姪劉磐，——現在攸縣閒居。——玄德取回，教掌長沙郡。四郡已平，玄德班師回荊州，改油江口為公安。自此錢糧廣盛，賢士歸之；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。

卻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，令甘寧守巴陵郡，令凌統守漢陽郡。二處分布戰船，聽候調遣。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肥縣來，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，久在合肥，與曹兵交鋒，大小十餘戰，未決勝負，不敢逼城下寨，離城五十里屯兵。聞程普兵到，孫權大喜，親自出營勞軍。人報魯子敬先至，權乃下馬立待之，

肅急忙滾鞍下馬施禮。眾將見權如此待肅，皆大驚異。權請肅上馬，並轡而行，密謂曰：「孤下馬相迎，足顯公否？」肅曰：「未也。」權曰：「然則如何而後為顯耶？」肅曰：「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，總括九州，克成帝業，使肅名書竹帛，始為顯矣。」

權撫掌大笑，同至帳中，大設飲宴，犒勞鏖戰將士，商議破合淝之策。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。權拆書觀畢，大怒曰：「張遼欺吾太甚！汝聞程普軍來，故意使人搦戰！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，看我大戰一場！」傳令當夜五更，三軍出寨，望合淝進發。辰時左右，軍馬行至半途，曹兵已到，兩邊布成陣勢。孫權金盔金甲，披挂出馬；左宋謙、右賈華，二將使方

天畫戟，兩邊護衛。三通鼓罷，曹軍陣中，門旗兩開，三員將全裝貫帶，立於陣前；中央張遼，左邊李典，右邊樂進。張遼縱馬當先，專搦孫權決戰。權綽鎗欲自戰，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，乃太史慈也。張遼揮刀來迎，兩將戰有七八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曹陣上李典謂樂進曰：「對面金盔者，孫權也。若捉得孫權，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讎。」

說猶未了，樂進一騎馬，一口刀，從刺斜裏逕取孫權，如一道電光，飛至面前，手起刀落。宋謙、賈華，急將畫戟遮架，刀到處，兩枝戟齊斷，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。樂進回馬，宋謙綽軍士手中鎗趕來。李典搭上箭，望宋謙心窩裏便射，應弦落馬。太史慈見

背後有人墜馬，棄卻張遼，望本陣便回。張遼乘勢掩殺過來，吳兵大亂，四散奔走。張遼望見孫權，驟馬趕來。看看趕上，刺斜裏撞出一軍，為首大將，乃程普也；截殺一陣，救了孫權。張遼收軍自回合淝。

程普保孫權歸大寨，敗軍陸續回營。孫權因見折了宋謙，放聲大哭。長史張紘曰：「主公恃盛壯之氣，輕視大敵，三軍之眾，莫不寒心。即使斬將搴旗，威振疆場，亦偏將之任，非主公所宜也。願抑貴育之勇，懷王霸之計。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，皆主公輕敵之故。今後切宜保重。」權曰：「是孤之過也。從今當改之。」

少頃，太史慈入帳，言：「某手下有一人，姓戈，名定，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。後槽被責懷怨，今晚使人報來，舉火為號，刺殺張遼，以報宋謙之讎，某請引兵為外應。」權曰：「戈定何在？」太史慈曰：「已混入合肥城中去了。某願乞五千兵去。」

「諸葛瑾曰：「張遼多謀，恐有準備，不可造次。」

太史慈堅執要行，權因傷感宋謙之死，急要報讎，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，去為外應。

卻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。當日雜在軍中，隨入合肥城，尋見養馬後槽，兩個商議。戈定曰：「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。今夜必來接應，你如何用事？」

後槽曰：「此間離軍中較遠，夜間急不能進，只就

草堆上放起一把火，你去前面叫反，城中兵亂，就裏刺殺張遼，餘軍自走也。」戈定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

是夜張遼得勝回城，賞勞三軍，傳令不許解甲宿睡。左右曰：「今日全勝，吳兵遠遁，將軍何不卸甲安息？」遼曰：「非也，為將之道，勿以勝為喜，勿以敗為憂。倘吳兵度我無備，乘虛攻擊，何以應之？今夜防備，當比每夜更加謹慎。」

說猶未了，後寨火起，一片聲叫反，報者如麻。張遼出帳上馬，喚親從將校數十人，當道而立。左右曰：「喊聲甚急，可往觀之。」遼曰：「豈有一城皆反者？此是造反之人，故驚軍士耳。如亂者先斬！」

不移時，李典擒戈定並後槽至。遼詢得其情。立斬於馬前。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，喊聲大震。遼曰：「此是吳兵外應，可就計破之。」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，眾皆叫反，大開城門，放下吊橋。

太史慈見城門大開，只道內變，挺槍縱馬先入。城上一聲〔左石中馬右交〕，亂箭射下，太史慈急退，身中數箭。背後李典、樂進殺出。吳兵折其大半，乘勢直趕到寨前。陸遜、董襲殺出，救了太史慈，曹兵自回。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，愈加傷感。張昭請權罷兵。權從之，遂收兵下船，回南徐、潤州。比及屯住軍馬，太史慈病重。權使張昭等問安，太史慈大叫曰：「大丈夫生於亂世，當帶三尺劍立不

世之功；今所志未遂，奈何死乎！」言訖而亡，年四十一歲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矢志全忠孝，東策，太史慈。姓名昭遠塞，弓馬震雄師。北海酬恩日，神亭酣戰時。臨終言壯志，千古共嗟咨。

孫權聞慈死，傷悼不已，命厚葬於南徐，北固山下，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。

卻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，聞孫權，合淝兵敗，已回南徐，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「亮夜觀星象，見西北有星墜地，必應折一皇族。」

正言間，忽報公子劉琦病亡。玄德聞之，痛哭不已。孔明勸曰：「生死分定，主公勿憂，恐傷貴體，且理大事。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，並料理葬事。」玄德曰：「誰可去？」孔明曰：「非雲長不可。」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。玄德曰：「今日劉琦已死，東吳必來討荊州，如何對答？」孔明曰：「若有人來，亮自有言對答。」過了半月，人報東吳，魯肅等來弔喪。正是：先將計策安排定，只等東吳使命來。未知孔明如何對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：吳國太佛寺看新郎，劉皇叔洞房續佳偶

卻說孔明聞魯肅到，與玄德出城迎接，接到公廨，相見畢。肅曰：「主公聞令姪棄世，特具薄禮，遣某前來致祭。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、諸葛先生。」玄德，孔明，起身稱謝，收了禮物，置酒相待。肅曰：「前者皇叔有言：『公子不在，即還荊州。』今公子已去世，必然見還。不識幾時可以交割？」玄德曰：「公且飲酒，有一個商議。」

肅強飲數盃，又開言相問。玄德未及回答，孔明變色曰：「子敬好不通理！直須待人問口！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，開基立業，傳至於今；不幸奸雄並起，各據一方，少不得天道好還，復歸正統。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玄孫，今皇上之叔，豈不可分茅裂土？況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，弟承兄業，有何不順？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，素無功德於朝廷；今倚勢力，占據六郡八十一州，尚自貪心不足，而欲併吞漢土。劉氏天下，我主姓劉倒無分，汝主姓孫反要強爭。且赤壁之戰，我主多負勤勞，眾將並皆用命，豈獨是汝東吳之力？若非我借東南風，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？江南一破，休說二喬置於銅雀宮，雖公等家

小，亦不能保。適來我主人不即答應者，以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不待細說。公何不察之甚也！」

一席話，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；半晌乃曰：「孔明之言，怕不有理；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。」孔明曰：「有何不便處？」肅曰：「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，是肅引孔明渡江，見我主公；後來周公瑾要興兵取荊州，又是肅擋住；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，又是肅擔承；今卻不應前言，教魯肅如何回覆？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。肅死不恨，只恐惹惱東吳，興動干戈，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，空為恥笑耳。」

孔明曰：「曹操統百萬之眾，動以天子為名，吾

亦不以為意！豈懼周郎一小兒乎！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，我勸主人立紙文書，暫借荊州為本；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，便交付還東吳。此論如何？」肅曰：「孔明待奪得何處，還我東吳？」孔明日：「中原急未可圖；西川，劉璋闇弱，我主將圖之。若圖得西川，那時便還。」

肅無奈，只得聽從。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，押了字。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。孔明日：「亮是皇叔這裏人，難道自家作保？觀子敬先生也押個字，回見吳侯也好看。」肅曰：「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，必不相負。」遂押了文字，收了文書。宴罷辭回。玄德與孔明，送到船邊。孔明囑曰：「子敬回見吳侯，善言

伸意，休生妄想。若不准我文書，我翻了面皮，連八十一州都奪了。今只要兩家和氣，休教曹賊笑話。」

肅作別下船而回，先到柴桑郡見周瑜。瑜問曰：「子敬討荊州如何？」肅曰：「有文書在此。」呈與周瑜。瑜頓足曰：「子敬中諸葛之謀也！名為借地，實是混賴。他說取了西川便還，知他幾時取西川？假如十年不得西川，十年不還？等這文書，如何中用，你卻與他做保！他若不還時，必須連累足下。倘主公見罪，奈何？」

肅聞言，呆了半晌，曰：「想玄德不負我。」瑜曰：「子敬乃誠實人也。劉備梟雄之輩，諸葛亮奸猾

之徒，恐不似先生心地。」肅曰：「若此，如之奈何？」瑜曰：「子敬是我恩人，想昔日指困相贈之情，如何不救你？你且寬心住數日，待江北探細的回，別有區處。」魯肅跼蹐不安。

過了數日，細作回報：「荊州城中揚起布幡做好事，城外別建新墳，軍士各挂孝。」瑜驚問曰：「沒了甚人？」細作曰：「劉玄德沒了甘夫人，即日安排殯葬。」瑜謂魯肅曰：「吾計成矣。使劉備束手就縛，荊州反掌可得！」肅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瑜曰：「劉備喪妻，必將續娶。主公有一妹，極其剛勇，侍婢數百，居常帶刀，房中軍器擺列遍滿，雖男子不及。我今上書主公，教人去荊州為媒，說劉備來入

贅。賺到南徐，妻子不能勾得，幽囚在獄中，卻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。等他交割了荊州城池，我別有主意。放子敬身上，須無事也。」

魯肅拜謝。周瑜寫了書呈，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，先說借荊州一事，呈上文書。權曰：「你卻如此糊塗！這樣文書，要他何用？」肅曰：「周都督有書呈在此，說用此計，可得荊州。」

權看畢，點頭暗喜，尋思：「誰人可去？」猛然省曰：「非呂範不可。」遂召呂範至，謂曰：「近聞劉玄德喪婦。吾有一妹，欲招贅玄德為婿，永結姻親，同心破曹，以扶漢室。非子衡不可為媒，望即往

荊州一言。」範領命，即日收拾船隻，帶數個從人，望荊州來。

卻說玄德自沒甘夫人，晝夜煩惱。一日，正與孔明閒敘，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。孔明笑曰：「此乃周瑜之計，必為荊州之故。亮只在屏風後潛聽。但有甚說話，主公都應承了。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，別作商議。」

玄德教請呂範入，禮畢坐定。茶罷，玄德問曰：「子衡來必有所諭？」範曰：「範近聞皇叔失偶，有一門好親，故不避嫌，特來作媒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」玄德曰：「中年喪妻，大不幸也。骨肉未寒，安忍便

議親？」範曰：「人若無妻，如屋無梁，豈可中道而廢人倫？吾主吳侯有一妹，美而賢，堪奉箕帚。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，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。此事家國兩便，請皇叔勿疑。但我國太吳夫人甚愛幼女，不肯遠嫁，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事吳侯知否？」範曰：「不先稟吳侯，如何敢造次來說？」玄德曰：「吾年已半百，鬢髮斑白。吳侯之妹，正當妙齡，恐非配偶。」範曰：「吳侯之妹，身雖女子，志勝男兒。常言：『若非天下英雄，吾不事之。』今皇叔名聞四海，正所謂淑女配君子，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公且少留，來日回報。」

是日設宴相待，留於館舍。至晚與孔明商議。孔

明曰：「來意，亮已知道了。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。主公便可應允。先教孫乾和呂範回見吳侯。面許已定，擇日便去就親。」玄德曰：「周瑜定計欲害劉備，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？」孔明大笑曰：「周瑜雖能用計，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！略用小謀，使周瑜半籌不展；吳侯之妹，又屬主公；荊州萬無一失。」

玄德懷疑未決。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。

孫乾領了言語，與呂範同到江南，來見孫權。權曰：「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，並無異心。」孫乾拜謝，回荊州見玄德，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。玄德懷疑不敢往。孔明曰：「吾已定下三條計策，非子龍不可行。」

也。」遂喚趙雲近前，附耳言曰：「汝保主公入吳，當領此三個錦囊。囊中有三條妙計，依次而行。」即將三個錦囊，與雲貼肉收藏。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，一切完備。

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。玄德與趙雲，孫乾取快船十隻，隨行五百餘人，離了荊州，前往南徐進發。荊州之事，皆聽孔明裁處。玄德心中怏怏不安。到南徐，適船已傍岸。雲曰：「軍師分付三條妙計，依次而行。今已而此，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。」

於是開囊看了計策，便喚五百隨行軍士，一一分付如此如此。眾軍領命而去，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

老。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，居於南徐。玄德牽羊擔酒，先往拜見，說呂範為媒，娶夫人之事。隨行五百軍士，都披紅挂綵，入南郡買辦物件，傳說玄德入贅東吳，城中人盡知其事。孫權知玄德已到，教呂範相待，且就館舍安歇。

卻說喬國老既見玄德，使入見吳國太賀喜。國太曰：「有何喜事？」喬國老曰：「令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，今玄德已到，何故相瞞？」國太驚曰：「老身不知此事！」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，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。人皆回報：「果有此事。女婿已在館驛安歇。五百隨行軍都在城中買豬羊過果品，準備成親。做媒的女家是呂範，男家是孫乾，俱在館驛中相待。」

「國太吃了一驚。

少頃，孫權入後堂見母親。國太搥胸大哭。權曰：「母親何故煩惱？」國太曰：「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！我姐姐臨危之時，分付你甚麼話來？」孫權失驚曰：「母親有話明說，何苦如此？」國太曰：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古今常理。我為你母親，事當稟命於我。你招劉玄德為婿，如何瞞我？女兒須是我的！」

權吃了一驚，問曰：「那裏得這話來？」國太曰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滿城百姓，那一個不知？你倒瞞我！」喬國老曰：「老夫已知多日了，今

特來賀喜。」權曰：「非也。此是周瑜之計。因要取荊州，故將此為名，賺劉備來拘囚在此，要他把荊州來換；若其不從，先斬劉備。此是計策，非實意也。」

國太大怒，罵周瑜曰：「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，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，卻將我女兒為名，使美人計！殺了劉備，我女便是望門寡，將來再怎的說親？須誤了我女兒一世！你們好做作！」喬國老曰：「若用此計，便得荊州，也被天下恥笑。此事如何行得！」

說得孫權默然無語。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。喬國

老勸曰：「事已如此，劉皇叔乃漢室宗親，不如真個招他為婿，免得出醜。」權曰：「年紀怕不相當。」國老曰：「劉皇叔乃當世豪傑，若招得這個女婿，也不辱了令妹。」國太曰：「我不曾認得劉皇叔，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。如不中我意，任從你們行事；若中我的意，我自把女兒嫁他。」

孫權乃大孝之人，見母親如此言語，隨即應承，出外喚呂範，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，國太要見劉備。呂範曰：「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，伏於兩廊？若國太不喜時，一聲號舉，兩邊齊出，將他拏下。」權遂喚賈華分付先準備，只看國太舉動。

卻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，使人去報玄德，言來日吳侯，國太親自要見，好生在意。玄德與孫乾，趙雲商議。雲曰：「來日此會，多凶少吉，雲自引五百軍保護。」

次日，吳國太，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坐定。孫權引一班謀士，隨後都到，卻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。玄德內披細鎧，外穿錦袍，從人背劍緊隨，上馬投甘露寺來。趙雲全裝貫帶，引五百軍隨行。來到寺前下馬，先見孫權。權觀玄德儀表非凡，心中有畏懼之意。

二人敘禮畢，遂入方丈見國太。國太見了玄德，

大喜，謂喬國老曰：「真吾婿也！」國老曰：「玄德有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；更兼仁德布於天下；國太得此佳婿，真可慶也。」玄德拜謝，共宴於方丈之中。

少刻，子龍帶劍而入，立於玄德之側。國太問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玄德答曰：「常山趙子龍也。」國太曰：「莫非當陽長阪抱阿斗者乎？」玄德曰：「然。」國太曰：「真將軍也！」遂賜以酒。趙雲謂玄德曰：「卻纔某於廊下巡視，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，必無好意。可告知國太。」玄德乃跪於國太席前，泣而告曰：「若殺劉備，就此請誅。」國太曰：「何出此言？」玄德曰：「廊下暗伏刀斧手，非殺備而何？」

國太大怒，責罵孫權：「今日玄德既為我婿，即我之兒女也。何故伏刀斧伏刀手於廊下？」權推不知，喚呂範問之。範推賈華。國太喚賈華責罵，華默然無言。國太喝令斬之。玄德告曰：「若斬大將，於親不利。備難久居膝下矣。」喬國老也相勸。國太方叱退賈華。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。玄德更衣出殿前，見庭下有一石塊。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，仰天祝曰：「若劉備得返回荊州，成王霸之業，一劍揮石為兩段。如死於此地，劍剝石不開。」言訖，手起劍落，火光迸濺，斫石為兩段。

孫權在後面看見，問曰：「玄德公如何恨此石？」玄德曰：「備年近五旬，不能為國家剿除賊黨，心

常自恨。今蒙國太招為女婿，此平生之際遇也。恰纔問天買卦，如破曹興漢，砍斷此石。今果然如此。」權暗思：「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？」亦掣劍謂玄德曰：「吾亦問天買卦。若破得曹賊，亦斷此石。」卻暗暗祝告曰：「若再取得荊州，與旺東吳，砍石為兩半！」手起劍落，巨石亦開。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尚存。後人觀此勝蹟，作詩讚曰：寶劍落時山石斷，金環響處火光生。兩朝旺氣皆天數，從此乾坤鼎足成。

二人棄劍，相攜入席。又飲數巡，孫乾目視玄德。玄德辭曰：「備不勝酒力，告退。」孫權送出寺前，二人並立，觀江山之景。玄德曰：「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！」至今甘露寺碑上云：「天下第一江山」

」。後人有詩讚曰：江山雨霽擁青螺，境界無憂樂最多。昔日英雄凝目處，巖崖依舊抵風波。

二人共覽之次，江風浩蕩，洪波滾雪，白浪掀天。忽見波上葉小舟，行於江面上，如行平也。玄德歎曰：「南人駕船，北人乘馬」，信有之也。」孫權聞言自思曰：「劉備此言，戲我不慣乘馬耳。」乃令左右牽過馬來，飛身上馬，馳驟下山，復加鞭上嶺，笑謂玄德曰：「南人不能乘馬乎？」玄德聞言，撩衣一躍，躍上馬背，飛走下山，復馳騁而上。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，揚鞭大笑。至今此處名為「駐馬坡」。後人有詩曰：馳驟龍駒氣概多，二人並轡望山河。東吳，西蜀成王霸，千古猶存駐馬坡。

當日二人並轡而回。南徐之民，無不稱賀。玄德自回館驛，與孫乾商議。乾曰：「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，早早畢姻，免生別事。」次日，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。國老接入，禮畢，茶罷，玄德告曰：「江左之人，多有要害劉備者，恐不能久居。」國老曰：「玄德寬心；吾為公告國太，令作護持。」

玄德拜謝自回。喬國老入見國太，言玄德恐有人謀害，急急要回。國太大怒曰：「我的女婿，誰敢害他！」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，擇日畢姻。玄德自入告國太曰：「只恐趙雲在外不便，軍士無人約束。」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，休留在館驛中，免得生事。

玄德大喜。數日之內，大排筵會，孫夫人與玄德結親。至晚客散，兩行紅炬，接引玄德入房。燈光之下，但見槍刀簇滿；侍婢皆佩劍懸刀，立於兩旁。說得玄德魂不附體。正是：驚看侍女橫刀立，疑是東吳設伏兵。畢竟是何緣故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：玄德智激孫夫人，孔明二氣周公瑾

卻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槍刀森列，侍婢皆佩劍，不覺失色。管家婆進曰：「貴人休得驚懼。夫人自幼好觀武事，居常令侍婢擊劍為樂，故爾如此。」玄德曰：「非夫人所觀之事，吾甚心寒，可命暫去。」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：「房中擺列兵器，嬌客不安，今可去之。」孫夫人笑曰：「廝殺半生，尚懼兵器乎？」命盡撤去，令侍婢解劍伏侍。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，兩情歡洽。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，以買

其心，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。自此連日飲酒。國太十分愛敬。

卻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：「我母親力主，已將吾妹嫁劉備。不想弄假成真。此事還復如何？」瑜聞大驚，行坐不安，乃思一計，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。權拆書視之。書略曰：

「瑜所謀之事，不想反覆如此。既已弄假成真，又當就此用計。劉備以梟雄之姿，有關、張、趙雲之將，更兼諸葛用謀，必非久屈人下者。愚意莫如軟困之於吳中，盛為築宮室，以喪其心志；多送美色玩好，以娛其耳目；使分開關、張之情，隔遠諸葛之

契，各置一方，然後以兵擊之，大事可定矣。今若縱之，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也。願明公熟思之。

孫權看畢，以書示張昭。昭曰：「公瑾之謀，正合愚意。劉備起身微末，奔走天下。未嘗享受富貴。今若以華堂大廈，子女金帛，令彼享用，自然疏遠孔明、關、張等。使彼各生怨望，然後荊州可圖也。主公可依公瑾之計火速行之。」

權大喜，即日修整東府，廣栽花木，盛設器用，請玄德與妹居住；又增女樂數十餘人，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。國太只道孫權好意，喜不自勝。玄德果然被

聲色所迷，全不想回荊州。

卻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，終日無事，只去城外射箭走馬。看看年終，雲猛省：「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，教我一到南徐，開第一個；住到年終，開第二個；臨到危急無路之時，開第三個。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，可保主公回家。此時歲已將終，主公貪戀女色，並不見面，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，看計而行？」遂拆開視之。原來如此神策。即日徑到府堂，要見玄德。

侍婢報曰：「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。」玄德喚入問之。雲佯作失驚之狀曰：「主公深居畫堂，不

想荊州耶？」玄德曰：「有甚事如此驚怪？」雲曰：「今早孔明使人來報，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，起精兵五十萬，殺到荊州，甚是危急，請主公便回。」玄德曰：「必須與夫人商議。」雲曰：「若和夫人商議，必不肯放主公回。不如休說，今晚便好起程。遲則誤事。」玄德曰：「你且暫退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。玄德入見孫夫人，暗暗垂淚。孫夫人曰：「夫君何故煩惱？」玄德曰：「念備一身飄蕩異鄉，生不能侍奉二親，又不能祭祀宗祖，乃大逆不孝也。今歲旦在邇，使備悒悒不已。」孫夫人曰：「你休瞞我。我已聽知了也。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，你欲還鄉，故推此意。」玄德跪而告曰：

「夫人既知，備安敢相瞞？備欲不去，使荊州有失，被天下人恥笑；欲去又捨不得夫人；因此煩惱。」夫人曰：「妾已事君，任君所之，妾當相隨。」玄德曰：「夫人之心，雖則如此，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？夫人若可憐劉備，暫時辭別。」言畢，淚如雨下。孫夫人勸曰：「夫君休得煩惱。妾當苦告母親，必放妾與君同去。」玄德曰：「縱然國太肯時，吳侯必然阻擋。」孫夫人沈吟良久，乃曰：「妾與君正旦拜賀時，推稱江邊祭祖，不告而去，若何？」玄德又跪而謝曰：「若如此，生死難忘。切勿漏泄。」

兩個商議已定。玄德密喚趙雲分付：「正旦日，你先引軍士出城，於官道等候。吾推祭祖，與夫人同

走。」雲領諾。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，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。玄德與孫夫人入拜國太。孫夫人曰：「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，俱在涿郡，晝夜傷感不已。今日欲往江邊，望北遙祭，須告母親得知。」國太曰：「此孝道也，豈有不從？汝雖不識舅姑，可同汝夫前去祭拜，亦見為婦之禮。」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。

此時只瞞著孫權。夫人乘車，止帶隨身一應細。玄德上馬，引數騎跟隨出城，與趙雲相會。五百軍士前遮後擁，離了南徐，趲程而行。當日孫權大醉，左右近侍扶入後堂，文武皆散。比及眾官探得玄德夫婦逃遁之時，天色已晚。要報孫權，權醉不醒。及至睡覺，已是五更。

次日，孫權聞知走了玄德，急喚文武商議。張昭曰：「今日走了此人。早晚必生禍亂。可急追之。」孫權令陳武、潘璋選五百精兵，無分晝夜，務要趕上拏回。二將領命去了。孫權深恨玄德，將案上玉硯摔為粉碎。程普曰：「主公空有沖天之怒。某料陳武、潘璋必擒此人不得。」權曰：「焉敢違我令！」普曰：「郡主自幼好觀武事，嚴毅剛正，諸將皆懼。既然肯順劉備，必同心而去。所追之將，若見郡主，豈肯下手？」

權大怒，掣所佩之劍，喚蔣欽、周泰聽令，曰：「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！違令者立斬！」蔣欽、周泰領命，隨後引三千軍趕來。

卻說玄德加鞭縱轡，趲程而行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，慌忙起行。看看來到柴桑界首，望見後面塵頭大起，人報追兵至矣。玄德慌問趙雲曰：「追兵既至，如之奈何？」趙雲曰：「主公先行，某願當後。」轉過前面山腳，一彪軍馬攔住去路。當先兩員大將，厲聲大叫曰：「劉備早早下馬受縛！吾奉周都督將令，守候多時！」原來周瑜恐玄德走脫，先使徐盛、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紮營等候，時常令人登高遙望，料得玄德若投旱路，必經此道而過。當日徐盛、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，各綽兵器截住去路。玄德驚慌勒回馬問趙雲曰：「前大有攔截之兵，後有追趕之兵；前後無路，如之奈何？」雲曰：「主

公休慌；軍師有三條計，多在錦囊之中。已拆兩了兩個，並皆應驗。今尚有第三個在此，分付遇危難之時，方可拆看。今日可急，當拆觀之。」便將錦囊拆開，獻與玄德。

玄德看了，急來軍前泣告孫夫人曰：「備有心腹之言，至此盡當實訴。」夫人曰：「夫君有何言語，實對我說。」玄德曰：「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，將夫人招贅劉備，實非為夫人計，乃欲幽囚劉備而奪荊州耳。奪了荊州，必將殺備。是以夫人為香餌而釣備也。備不懼萬死而來，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，必能憐備。昨聞吳侯將欲加害，故託荊州有難，以圖歸計。幸得夫人不棄，同至於此。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

趕，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，非夫人莫解此禍。如夫人不允，備請死於車前，以報夫人之德。」

夫人怒曰：「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，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！今日之危，我當自解。」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，捲起車簾，親喝徐盛、丁奉曰：「你二人欲造反耶？」徐、丁二將慌忙下馬，棄了兵器，聲喏於車前曰：「安敢造反；為奉周都督將令，屯兵在此專候劉備。」孫夫人大怒曰：「周瑜逆賊！我東吳不曾虧負你！玄德乃大漢皇叔，是我丈夫。我已對母親、哥哥說知回荊州去。今你兩個山腳去處，引著軍馬攔道路，意欲劫我夫妻財物耶？」徐盛、丁奉喏喏連聲，口稱：「不敢。請夫人息怒。這不干我等之事，

乃是周都督的將令。」孫夫人叱曰：「你只怕周瑜，獨不怕我？周瑜殺得你，我豈殺不得周瑜？」把周瑜大罵一場，喝令推車前進。徐盛、丁奉自思：「我等是下人，安敢與夫人違拗？」又見趙雲十分怒氣，只得把兵喝住，放條大路教過去。

恰纔行不得五六里，背後陳武、潘璋趕到。徐盛、丁奉備言其事。陳、潘二將曰：「你放他過去差了。我二人奉吳侯旨意，特來追捉他回去。」於是四將合兵一處，趲程趕來。玄德正行間，忽聽得背後喊聽大起。玄德又告孫夫人曰：「後面追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」夫人曰：「夫君先行，我與子龍當後。」玄德先引三百軍，望江岸去了。子龍勒馬於車傍，將士

卒擺開，專候來將。四員將見了孫夫人，只得下馬，拱手而立。夫人曰：「陳武、潘璋，來此何幹？」二將答曰：「奉主公之命，請夫人、玄德回。」夫人正色叱曰：「都是你這夥匹夫，離間我兄妹不睦！我已嫁他人，今日歸去，須不是與人私奔。我奉母親慈旨，另我夫婦回荊州。便是我哥哥來，也須依禮而行。你二人倚仗兵威，欲待殺害我耶？」罵得四人面面相覷，各自尋思：「他一萬年也是兄妹。更兼國太作主；吳侯乃大孝之人，怎敢違逆母言？明日翻過臉來，只是我等不是。不如做個人情。」軍中又不見玄德；但見趙雲怒目睜眉，只待廝殺；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。孫夫人令推車便行。徐盛曰：「我四人同去

見周都督，告稟此事。」

四人猶豫未定，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；視之，乃蔣欽、周泰。二將問曰：「你等曾見劉備否？」四人曰：「早晨過去，已半日矣。」蔣欽曰：「何不拏下？」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。蔣欽曰：「便是吳侯怕道如此，封一口劍在此，教先殺他妹，後斬劉劉備。違者立斬！」四將曰：「去之已遠，怎生奈何？」蔣欽曰：「他終是些步軍，急行不上。徐、丁二將軍，可飛報都督，教水路棹快船追趕；我四人在岸上追趕。無問水旱之路，趕上殺了，休聽他言語。」於是徐盛、丁奉飛報周瑜；蔣欽、周泰、陳武、潘璋四個領兵江趕來。

卻說玄德一行人馬，離柴桑較遠，來到劉郎浦，心纔稍寬。沿著江岸尋渡，一望江水瀾漫、並無船隻。玄德府首沈吟。趙雲曰：「主公在虎口中逃，出今已近本界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，何用憂疑？」玄德聽罷，驀然想起在東吳繁華之事，不覺淒然淚下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吳蜀成婚此水澄，明珠步幃屋黃金。誰知一女輕天下，欲易劉郎鼎峙心。

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，忽報後面塵土沖天而起。玄德登高望之，但見軍馬蓋地而來，歎曰：「連日奔走，人困馬乏，追兵又到，死無地矣！」看看喊

聲漸近。正慌急間，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著拖篷船二十餘隻。趙雲曰：「天幸有船在此！棹過對岸，再作區處！」

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。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。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，大笑而出，曰：「主公且喜！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。」船中扮作客人的，皆是荊州水車。玄德大喜。不多時，四將趕到。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：「吾已算定多時矣。汝等回去傳示周郎，教休再使美人記手段。」岸上亂箭射來，船已開的遠了。蔣欽四將，只好呆看。

玄德與孔明正行間，忽然江聲大振，回頭視之，

只見戰船無數。帥字旗下，周瑜自領慣戰水軍，左有黃蓋，右有韓當，勢如飛馬，疾似流星。看看趕上，孔明教棹船投北岸，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，車馬登程。周瑜趕到江邊，亦皆上岸追襲。大小水軍，盡是步行。止有為首官軍騎馬。周瑜當先，黃蓋、韓當、徐盛、丁奉緊隨。周瑜曰：「此處是那裏？」軍士答曰：「前面是黃州界首。」望見玄德軍馬不遠，瑜令併力追襲。

正趕之間，一聲鼓響，山谷內一隊刀手擁出，為首一員大將，乃關雲長也。周瑜舉止失措，急撥馬便走。雲長趕來，周瑜縱馬逃命。正奔走間，左邊黃忠，右邊魏延，兩軍殺出。吳兵大敗。周瑜急急下得

船時，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：「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！」瑜怒曰：「可再登岸決一死戰！」黃蓋、韓當力阻。瑜自思曰：「吾計不成，有何面目去見吳侯！」大叫一聲，金瘡迸裂，倒於船上。眾將急救，卻早不省人事。正是：兩番弄巧翻成拙，此日含嗔卻帶羞。未知周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：曹操大宴銅雀臺，孔明三氣周公瑾

卻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，黃忠，魏延三枝軍馬，一擊大敗。黃蓋、韓當急救下船，折卻水軍無數。遙觀玄德，孫夫人車馬僕從，都停住於山頂之上，瑜如何不氣？箭瘡未癒，因怒氣沖激，瘡口迸裂，昏絕於地；眾將救醒，開船逃去。孔明教休追趕，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，賞賜眾將。

周瑜自回柴桑。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報孫

權。權不勝忿怒，欲拜程普為都督，起兵取荊州。

周諭又上書，請興兵雪恨。張昭諫曰：「不可。」

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，因恐孫、劉同心，故未敢興兵。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，自相吞併，操必乘虛來攻，國勢危矣。」顧雍曰：「許都豈無細作在此。若知孫、劉不睦，操必使人勾結劉備。備懼東吳，必投曹操。若此，則江南何日得安？為今之計，莫若使人赴許都，表劉備為荊州牧。曹操知之，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。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。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，令曹劉相攻，吾乘隙而圖之，斯為得耳。」權曰：「元歎之言甚善。但誰可為使？」雍曰：「此間有一人，乃曹操敬慕者，可以為使。」權問何人。雍

曰：「華歆在此，何不遣之？」權大喜，即遣齎表赴許都。歆領命起程，逕到許都求見曹操。聞操會群臣於鄴郡，慶賞銅雀臺，歆乃赴鄴郡侯見。

操自赤壁敗後，常思報仇；只疑孫劉併力，因此不敢輕進。時建安十五年春，造銅雀臺成。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，設宴慶賀。其臺正臨漳河。中央乃銅雀臺，左邊一座名玉龍臺，右邊一座名金鳳臺，各高十丈。上橫二橋相通，千門萬戶，金碧交輝。

是日，曹操頭戴嵌寶金冠，身穿綠錦羅袍，玉帶誅履，憑高而坐。文武侍立臺下。

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，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，挂於垂楊枝上，下設一箭垛，以百步為界。分武官為兩隊。曹氏宗族俱穿紅，其餘將士俱穿綠。各帶雕弓良箭，跨鞍勒馬，聽候指揮。操傳令曰：「有能射中箭垛紅心者，即以錦袍賜之。如射不中，罰水一良。」號令方下，紅袍隊中，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。眾視之，乃曹休也。休飛馬往來，奔馳三次，扣上箭，拽滿弓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紅心。金鼓齊鳴，眾皆喝采。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，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！」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，只見袍隊中，一騎飛出，叫曰：「丞相錦袍，合讓俺外姓先取，宗族中不宜攙越。」

操視其人，乃文聘也。眾官曰：「且看文仲業射法。」文聘拈弓縱馬一箭，亦中紅心。眾皆喝采，金鼓亂鳴。聘大呼曰：「快取袍來！」只見紅袍隊中，又一將飛馬而出，厲聲曰：「文烈先射，汝何得爭奪？看我與你兩個解箭！」曳滿弓，一箭射去，也中紅心。眾人齊聲喝采。視其人，乃曹洪也。洪方欲取袍，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，揚弓叫曰：「你三人射法，何足為奇！看我射來！」眾視之，乃張郃也。郃飛馬翻身，背射一箭，也中紅心。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。眾人俱道：「好射法！」郃曰：「錦袍須該是我的！」

言未畢，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，大叫足稱異！

看我奪射紅心！」眾視之，乃夏侯淵也。淵驟馬至界口，紐回身一箭射去，正在四箭當中。金鼓齊鳴。淵勒馬按弓大叫曰：「此箭可奪得錦袍麼？」只見綠袍隊裏，一將應聲而出，大叫：「且留下袍與我徐晃！」淵曰：「汝更有何射法，可奪我袍？」晃曰：「汝射紅心，不足為異。看吾單取錦袍！」拈弓搭箭，遙望柳條射去，恰好射斷柳條，錦墜地。徐晃飛取錦袍，披於身上，驟馬至臺前聲喏曰：「謝丞相袍！」曹操與眾官無不稱羨。晃纔勒馬要回，猛然臺邊躍出一個綠袍將軍，大呼曰：「你將錦袍那裏去？早早留下與我！」眾視之，乃許褚也。晃曰：「袍已在此，汝何敢強奪！」褚更不回答，竟飛馬來奪袍。兩馬相

近，徐晃便把弓打許褚。褚一手按住弓，把徐晃拖離鞍轡。晃急棄不了弓，翻身下馬，褚亦下馬，兩個揪住廝打。操急使人解開。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。操令二人都上臺。徐晃睜眉怒目，許褚切齒咬牙；各有相鬥之意。操笑曰：「孤特視公等之勇耳。豈惜一錦袍哉？」便教諸將盡都上臺，各賜蜀錦一疋。諸將各稱謝。操命各依位次而坐。樂聲競奏，水陸並陳。文官武將輪次把盞，獻酬交錯。

操顧謂眾文官曰：「武將既以騎射為樂，足顯威勇矣。公等皆飽學之士，登此高臺，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？」眾官皆躬身而言曰：「願從鈞命。」

時有王朗，鍾繇，王粲，陳琳一班文官，進獻詩章。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，合當受命之意。曹操遂一覽畢，笑曰：「諸公佳作，過譽甚矣。孤本愚陋，始舉孝廉。後值天下大亂，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，欲春夏讀書，秋冬射獵，以待天下清平，方出仕耳。不意朝廷徵孤為點軍校尉，遂更其意，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，圖死後得題墓道曰：『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』，平生願足矣。念自討董卓，剿黃巾以來，除袁術，破呂布，滅袁紹，定劉表遂平天下。身為宰相，人臣之貴已，又復何望哉？如國家無孤一人，正不知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。或見孤權重，妄相忖度，疑孤有異心，此大謬也。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，此

言耿耿在心。但欲孤委捐兵眾，歸就所封武平侯之職，實不可耳。誠恐一解兵柄，為人所害；孤敗則國家傾危，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。諸公必無知孤意者。」眾皆起拜曰：「雖伊尹、周公，不及丞相矣。」後人有詩曰：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。假使當年身便死，一生真偽有誰知！

曹操連飲盃，不覺沈醉，喚左右捧過筆硯，亦欲作銅雀臺詩。剛纔下筆，忽報：「東吳使華歆表秦劉備為荊州牧，孫權以妹嫁劉備，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。」操聞之，手腳慌亂，投筆於地。程昱曰：「丞

相在萬軍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際，未嘗動心；今聞劉備得了荊州，何故如此失驚？」操曰：「劉備人中之龍也，生平未嘗得水。今得荊州，是困龍入大海矣。孤安得不動心哉！」程昱曰：「丞相知華歆來意否？」操曰：「未知。」昱曰：「孫權本忌劉備，欲以兵攻之；但恐丞相乘虛而擊，故今華歆為使，表薦劉備。以安備之心，以塞丞相之望耳。」

操點頭曰：「是也。」昱曰：「某有一計，使孫、劉自相吞併，丞相乘間圖之，一鼓而二敵俱破。」操大喜，遂問其計。程昱曰：「東吳所倚者，周瑜也。丞相今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、程普為江夏太守，留華歆在周瑜既領南郡，愈思報讎，遂上書吳侯，乞

命魯肅去討還荊州。孫權乃命肅曰：「汝昔保荊州與劉備，今備遷延不還，等待何時？」肅曰：「文書上明白寫著，得了西川便還。」權叱曰：「只說取西川，至今又不動兵，不等老了人！」肅曰：「某願往言之。」遂乘投荊州而來。

卻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，訓練軍馬，遠近之士多歸之。忽報魯肅到，玄德問孔明曰：「子敬此來何意？」孔明日：「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荊州牧，此是懼曹操之計。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，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，他好於中取事也。今魯肅此來，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，要來索荊州之意。」玄德曰：「何以答之？」孔明日：「若肅提起荊州之事，主公便放

聲大哭。哭到悲切之處，亮自出來解勸。」計會已定，接魯肅入府，禮畢，敘坐。肅曰：「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，便是魯肅主人，如何敢坐？」玄德笑曰：「子敬與我舊交，何必太謙？」肅乃就坐。茶罷，肅曰：「今奉吳侯鈞命，專為荊州一事而來。皇叔已借住多時，未蒙見還。今既兩家結親，當看親情面上，早早交付。」玄德聞言，掩面大哭。肅驚曰：「皇叔何故如此？」玄德哭聲不絕。孔明從屏後出曰：「亮聽之久矣。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？」肅曰：「某實不知。」孔明曰：「有何難見？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，許下取得西川便還。仔細想來；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，一般都是漢朝骨肉。若要興兵去取

他城池時，恐被外人唾罵；若要取，還了荊州，何處安身？若不還時，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。事出兩難，因此淚出痛腸。」孔明說罷，觸動玄德衷腸，真個捶胸頓足，放聲大哭。魯肅勸曰：「皇叔且休煩惱，與孔明從長計議。」孔明曰：「有煩子敬，回見吳侯，勿惜一言之勞，將此煩惱情節，懇告吳侯，再容幾時。」肅曰：「倘吳侯不從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，安得不從乎？望子敬善言回覆。」

魯肅是個寬仁長者，見玄德如此哀痛，只得應允。玄德、孔明拜謝。宴畢，送魯肅下船。逕到柴桑，見了周瑜，具言其事。周瑜頓足曰：「子敬又中

諸葛亮之計也！當初劉備依劉表時，常有吞併之意，何況西川，劉璋乎？似此推調，未免累及老兄矣。吾有一計，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。子敬便當一行。」

肅曰：「願聞妙策。」瑜曰：「子敬不必去見吳侯，再去荊州對劉備說；孫，劉兩家，既結為親，便是一家；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，我東吳起兵去取；取得西川時，以作嫁資，卻把荊州交還東吳。」肅曰：「西川迢遞，取之非易。都督此計，莫非不可？」瑜笑曰：「子敬真長者也。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？我只以此為名，實欲去取荊州，且教他不做準備。東吳軍馬，收川路過荊州，就問他索要錢糧，劉備必然出城勞軍。那時乘勢殺之，奪取荊州，雪吾之恨，解足

下之禍。」魯肅大喜，便再往荊州來。玄德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「魯肅必不曾見吳侯，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的甚計策，來誘我耳。但說的話，主公只看我點頭，便滿口應承。」計會已定，魯肅入見，禮畢，曰：「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，遂與諸將商議，起兵替皇叔收川。取了西川，卻換荊州，以西川權當嫁資。但軍馬經過，卻望應些錢糧。」孔明聽了，忙點頭曰：「難得吳侯好心！」玄德拱手稱謝曰：「此皆子敬善言之力。」孔明曰：「如雄師到日，即當遠接稿勞。」魯肅暗喜，宴罷辭回。玄德問孔明曰：「此是何意？」孔明大笑曰：「周瑜死日近矣！這等計策，小兒也瞞不過！」玄德又問如何？孔明曰：「此

乃『假途滅虢』之計也。虛名收川，實取荊州。等主公出城勞軍，乘勢拏下，殺入城來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主公寬心，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，安排香餌以釣鰲魚。等周瑜到來，他便不死，也九分無氣。」便喚趙雲聽計：「如此如此，其餘我自擺布。」玄德大喜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周瑜決策取荊州，諸葛先知第一籌。指望長江香餌穩，不知暗裏釣魚鉤。

卻說魯肅回見周瑜，說玄德，孔明歡喜不疑，準備出城勞軍。周瑜大笑曰：「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！」

「便教魯肅稟報吳侯，並遣程普引兵接應。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，身軀無事，使甘寧為先鋒，自與徐盛，丁奉為第二；凌統，呂蒙為後隊。水陸大兵五百萬，望荊州而來。周瑜在船中，時復歡笑，以為孔明中計。前軍至夏口，周瑜問：「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？」人報：「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。」瑜喚至，問勞軍如何。糜竺曰：「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。」瑜曰：「皇叔何在？」竺曰：「在荊州城門相等，與都督把盞。」瑜曰：「今為汝家之事，出兵遠征；勞軍之禮，休得輕易。」糜竺領了言語先回。戰船密密排在江上，依次而進。看看至公安，並無一雙軍船，又無一人遠接。周瑜催船速行。離荊州十餘里，只見江

面上靜蕩蕩的。哨探的回報：「荊州城上，插兩面白旗，並不見一人之影。」瑜心疑，教把船傍岸，親自上岸，乘馬帶了甘寧，徐盛，丁奉一班軍官，引親隨精軍三千人，逕望荊州來。既至城下，並不見動靜。瑜勒住馬，令軍士叫門。城上問是誰人。吳軍答曰：「是東吳周都督親自此。」言未畢，忽一聲梆子響，城上一齊都豎起鎗刀。敵樓上趙雲出曰：「都督此行，端的為何？」瑜曰：「吾替汝主取西川，汝豈猶未知耶？」雲曰：「孔明軍師已知都督『假途滅虢』之計，故留趙雲在此。吾主公有言：『孤與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安忍背義而取西川？若汝東吳端的取蜀，吾當披髮入山，不失信於天下也。』」周瑜聞之，勒

馬便回。只見一人打著令字旗，於馬前報說：「探得四路軍馬，一齊殺到；關某從江陵殺來，張飛從秭歸殺來，黃忠從公安殺來，魏延從彝陵小路殺來；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。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，皆言要捉周瑜。」瑜馬上大叫一聲，箭鎗復裂，墜於馬下。正是：一著棋高難對敵，幾番算定總成空。不知周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解。

第五十七回：柴桑口臥龍弔喪，耒陽縣鳳雛理事

卻說周瑜怒氣填胸，墜於馬下，左右急救歸船。軍士傳說：「玄德、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。」瑜大怒，咬牙切齒曰：「你道我取不得西川，吾誓取之！」

正恨間，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。周瑜接入，具言其事。孫瑜曰：「吾奉兄命來助都督。」遂令催軍前行。行至巴丘，人報上流有劉封，關平二人領軍截住。

水路。周瑜愈怒。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。周瑜拆封視之。書曰：「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，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；自柴桑一別，至今戀戀不忘。聞足下欲取西川，亮竊以為不可。益州民強地險，劉璋雖暗弱，足以自守；今勞師遠征，轉運萬里，卻收全功，雖吳起不能定其規，孫武不能善其後也。曹操失利於赤壁，志豈須臾忘報讎哉？今足下興兵遠征，倘操乘虛而至，江南韭粉矣。亮不忍坐視，特此告知，幸垂照鑒。」

周瑜覽畢，長歎一聲，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，乃聚眾將曰：「吾不欲盡忠報國，奈天命已絕矣。汝等善事吳侯，共成大業。」言訖，昏絕。徐徐

又醒，仰天長歎曰：「既生瑜，何生亮？」連叫數聲而亡。壽三十又六歲。後人有詩歎曰：赤壁遺雄烈，青年有駿聲。絃歌知雅意，盃酒謝良朋。曾謁三千斛，常驅十萬兵。巴丘終命處，憑弔欲傷情。

周瑜停喪於巴丘。眾將將所遺書緘，遣人飛報孫權。權聞周瑜死，放聲大哭。拆視其書，乃薦魯肅以自代也。書略曰：「瑜以凡才，荷蒙殊遇，委任腹心，統御兵馬，敢不竭股肱之力，以圖報效？奈死生不測，修短有命；愚志未展，微軀已殞，遺恨何極！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場未靜；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；天下之事，尚未可知。此正朝士旰食之秋，至尊垂慮之日也。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可以代瑜之任。」人之

將死，其言也善』。倘蒙垂鑒，瑜死不朽矣！」

孫權覽畢，哭曰：「公瑾有王佐之才，今忽短命而死，孤何賴哉？既遺書特薦子敬，孤敢不從之？」既日便命魯肅為都督，總統兵馬；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。

卻說孔明在荊州，夜觀天文，見將星墜地，乃笑曰：「周瑜死矣。」至曉，白於玄德。玄德使人探之，果然死了。玄德問孔明曰：「周瑜既死還當如何？」孔明日：「代瑜領兵者，必魯肅也。亮觀天象，將星聚於東方。亮當以弔喪為由，往江東走一遭，就尋賢士佐助主公。」玄德曰：「只恐吳中將士

加害於先生。」孔明日：「瑜在之日，亮猶不懼；今瑜已死，又何患乎？」乃與趙雲引五百軍，具祭禮，下船赴巴丘弔喪。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為都督，周瑜靈柩已回柴桑。孔明逕至柴桑，魯肅以禮迎接。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，因見趙雲帶劍相隨，不敢下手。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，親自奠酒，跪於地下，讀祭文曰：「嗚呼公瑾，不幸夭亡，修短故天，人豈不傷？我心實痛，酌酒一觴。君其有靈，享我烝嘗！弔君幼學，以交伯符；仗義疏財，讓舍以居。弔君弱冠，萬里鵬搏；定建霸業，割據江南。弔君壯力，遠鎮巴丘；景升懷慮，討逆無憂。弔君風度，佳配小喬；漢臣之婿，不愧當朝。弔君氣概，諫阻納質；始

不垂翅，終能奮翼。弔君鄱陽蔣幹來說；揮灑自如，雅量高志。弔君弘才，文武籌略；火攻破敵，挽強為弱。想君當年，雄姿英發。哭君早逝，俯地流血。忠義之心，英靈之氣。命終三紀，名垂百世。哀君情切，愁腸千結。惟我肝膽，悲無斷絕。昊天昏暗，三軍愴然。主為哀泣，友為淚漣。

亮也不才，巧計求謀。助吳拒曹，輔漢安劉。犄角之援，首尾相儔。若存若亡，何慮何憂？嗚呼公瑾！生死永別！朴守其貞，冥冥滅滅。魂如有靈，以鑒我心。從此天下，更無知音！嗚呼痛哉！伏惟尚饗！」

孔明祭畢，伏地大哭，淚如湧泉，哀慟不已。眾將相謂曰：「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，今觀其祭奠之情，人皆虛言也。」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，亦為感傷，自思曰：「孔明自是多情，乃公瑾量窄，自取死耳。」後人有詩嘆曰：臥龍南陽睡未醒，又添列曜下舒城。蒼天既已生公瑾，塵世何須出孔明？

魯肅設宴款待孔明。宴罷，孔明辭回。方欲下船，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，皂【左系右條】素履，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：「汝氣死周郎，卻又來弔孝，明欺東吳無人耶？」孔明急視其人，乃鳳雛先生龐統也。孔明亦大笑。兩人攜手登舟，各訴心事。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，囑曰：「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

下。稍有不如意，可來荊州共扶玄德。此人寬仁厚德，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。」統允諾而別。孔明自回荊州。

卻說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，孫權接著，哭祭於前，命厚葬於本鄉。瑜有兩男一女，長男循，次男胤。權皆厚恤之。魯肅曰：「肅碌碌庸才，誤蒙公瑾重薦，其實不稱所職。願舉一人以助主公。此人上通天文，下曉地理；謀略不減於管樂，樞機可並於孫吳。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，孔明亦深服其智。見在江南，何不重用？」

權聞言大喜，便問此人姓名。肅曰：「此人乃襄

陽人。姓龐，名統，字士元，道號鳳雛先生。」權曰：「孤亦聞其名久矣。今既來此，可即請來相見。」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，施禮畢。權見其人濃眉掀鼻，黑面短髯，形容古怪，心中不喜。乃問曰：「公平生所學，以何為主？」統曰：「不必拘執，隨機應變。」權曰：「公之才學，比公瑾何如？」統笑曰：「某之才學，與公瑾大不相同。」權平生最喜周瑜，見統輕之，心中愈不樂，乃謂統曰：「公且退；待有用公之時，卻來相請。」

統長歎一聲而出。魯肅曰：「主公何不用龐士元？」權曰：「狂士也，用之何益？」肅曰：「赤壁鏖兵之時，此人曾獻連環策，成第一公。主公想必知

之。」權曰：「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，未必此人之功也。吾誓不用之。」魯肅出謂龐統曰：「非肅不薦足下，奈吳侯不肯用公。公且耐心。」統低頭長歎不語。肅曰：「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？」統不答。肅曰：「公抱匡濟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可實對肅言，將欲何往？」統曰：「吾欲投曹操去也。」肅曰：「此明珠暗投矣。可往荊州投劉皇叔，必然重用。」統曰：「統意實欲如此，前言戲耳。」肅曰：「某當作書奉薦。公輔玄德，必令孫劉兩家，無相攻擊，同力破曹。」統曰：「此某平生之素志也。」乃求肅書，逕往荊州來見玄德。

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。門吏傳報江東名士龐

統，特來相投。玄德久聞統名，便教請入相見。統見玄德，長揖不拜，玄德見統貌陋，心中亦不悅，乃問統曰：「足下遠來不易？」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，但答曰：「聞皇叔招賢納士，特來相投。」玄德曰：「荆，楚稍定，苦無閒職。此去東南數百里，有一縣名耒陽縣，缺一縣宰，屈公任之。如後有缺，卻當重用。」

統思玄德待我何薄，欲以才學動之；見孔明不在，只得勉強相辭而去。統到耒陽縣，不理政事，終日飲酒為樂；一應錢糧詞訟，並不理會。有人報知玄德，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。玄德怒曰：「豎儒焉敢亂吾法度！」遂喚張飛分付：「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

視。如有不公不法者，就便究問。恐於事有不明處，可與孫乾同去。」

張飛領了言語，與孫乾同至耒陽縣。軍民官吏，皆出郭迎接，獨不見縣令。飛問曰：「縣令何在？」同僚覆曰：「龐縣令自到任及今，將百餘日，縣中之事，並不理問，每日飲酒，自旦及夜，只在醉鄉。今日宿酒未醒，猶臥不起。」

張飛大怒，欲擒之。孫乾曰：「龐士元乃高明之人，未可輕忽。且到縣問之。如果於理不當，治罪未晚。」飛乃入縣，正廳上坐定，教縣令來見。統衣冠不整，扶醉而出。飛怒曰：「吾兄以汝為人，令作縣

宰，汝焉敢盡廢縣事？」統笑曰：「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？」飛曰：「汝到任百餘日，終日在醉鄉，安得不廢政事？」統曰：「量百里小縣，些許公事，何難決斷？將軍少坐，待我發落。」隨即喚公吏，將百餘日所積公務，都取來剖斷，吏皆紛然齎抱案卷，上廳訴詞。被告人等，環跪階下。統手中批判，口中發落，耳內聽詞，曲直分明，並無分毫差錯，民皆叩首拜伏。不到半日，將百餘日之事，盡斷畢了，投筆於地，而對張飛曰：「所廢之事何在？曹操，孫權，吾視之若掌上觀文，量此小縣，何足介意！」

飛大驚，下席謝曰：「先生大才，小子失敬。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。」統乃將出魯肅薦書。飛曰：

「先生初見吾兄，何不將出？」統曰：「若便將出，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。」飛顧謂孫乾曰：「非公則失一大賢也。」遂辭統回荊州，見玄德，具說龐統之才。玄德大驚曰：「屈待大賢，吾之過也！」飛將魯肅薦書呈上。玄德拆視之。書略曰：「龐士元非百里之才，使處治中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。如以貌取之，恐負所學，終為他人所用，實可惜也。」

玄德看畢，正在嗟歎，忽報孔明回。玄德接入，禮畢。孔明先問曰：「龐軍師近日無恙否？」玄德曰：「近治耒陽縣，好酒廢事。」孔明笑曰：「士元非百里之才，胸中之學，勝亮十倍。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，曾達主公否？」玄德曰：「今日方得子敬書，

卻未見先生之書。」孔明曰：「大賢若處小任，往往以酒糊塗，倦於視事。」玄德曰：「若非吾弟所言，險失大賢。」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請龐統到荊州，玄德下階請罪。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。玄德看書中之意，言鳳雛到日，宜即重用。玄德喜曰：「昔司馬德操言：『伏龍，鳳雛，兩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』今吾二人皆得，漢室可興矣。」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，與孔明共贊方略，教練軍士，聽候征伐。

早有人報到許昌，言劉備有諸葛亮，龐統為謀士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連結東吳，早晚必興兵北伐。曹操聞之，遂聚謀士商議南征。荀攸進曰：「周瑜新死，可先取孫權，次攻劉備。」操曰：「我若遠

征，恐馬騰來襲許都。前在赤壁之時，軍中有訛言，亦傳西涼入寇之事，今不可不防也。」荀攸曰：「以愚所見，不若降詔，加馬騰為征南將軍，使討孫權；誘入京師，先除此人，則南征無患矣。」操大喜，即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。

卻說騰字壽成，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。父名肅，字子碩，桓帝時為天水隴干縣尉；後失官流落隴西，與羌人雜處，遂娶羌女生騰。騰身長八尺，體貌雄異，稟性溫良，人多敬之。靈帝末年，羌人多叛，騰招募民兵破之。初平中年，因討賊有功，拜征西將軍，與鎮西將軍韓遂為兄弟。

當日奉詔，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：「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，與劉玄德約共討賊，不幸董承已死，玄德屢敗。我又僻處西涼，未能協助玄德。今聞玄德已得荊州，我正欲展昔日之志，而曹操反來召我，當是如何？」馬超曰：「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，今若不往，彼必以逆命責我矣。當乘其來召，竟往京師，於中取事，則昔日之志可展也。」

馬騰兄子馬岱諫曰：「曹操心懷叵測，叔父若往，死遭其害。」超曰：「兒願盡起西涼之兵，隨父親殺入許昌，為天下除害，有何不可？」騰曰：「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，只教次子馬休，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。曹操見有汝在西涼，又有韓遂相助，諒不敢

加害於我也。」超曰：「父親若往，切不可輕入京師。當隨機應變，觀其動靜。」騰曰：「吾自有區處，不必多慮。」

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，先教馬休，馬鐵為前部，留馬岱在後接應，迤灑望許昌而來，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。曹操聽知馬騰已到，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：「目今馬騰南征，吾命汝為行軍參謀，先至馬騰寨中勞軍，可對馬騰說；西涼路遠，運糧甚難，不能多帶人馬。我當更遣大兵，協同前進。來日教他入城面君，吾就應付糧草與之。」

奎領命，來見馬騰。騰置酒相待。奎酒半酣而言

曰：「吾父黃琬死於李傕，郭汜之難，嘗懷痛恨。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。」騰曰：「誰為欺君之賊？」奎曰：「欺君者操賊也。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？」騰恐是操使來相探，急止之曰：「耳目較近，休得亂言。」奎叱曰：「公竟忘卻衣帶詔乎？」騰見他說出心事，乃密以實情告之。奎曰：「操欲公入城面君，必非好意。公不可輕入。來日當勒兵城下。待曹操出城點軍，就點軍處斬之，大事濟矣。」

二人商議已定，黃奎回家，恨氣未息。其妻再三問之，奎不肯言。不料其妾李春香，與奎妻弟苗澤私通。澤欲得春香，正無計可施。妾見黃奎憤恨，遂對澤曰：「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，意甚憤恨，不知為

何？」澤曰：「汝可以言挑之曰：『人皆說劉皇叔仁德，曹操奸雄，何也？』看他說甚言語。」

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。妾以言挑之。奎乘醉言曰：「汝乃婦人，尚知邪正，何況我乎？吾所恨者，欲殺曹操也。」妾曰：「若欲殺之，如何下手？」奎曰：「吾已約定馬將軍，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。」

妾告於苗澤，澤報知曹操。操便密喚曹洪，許褚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喚夏侯淵、徐晃分付如此如此。各人領命去了，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拏下。

次日，馬騰領著西涼兵馬，將次近城，只見前面

一簇紅旂，打著丞相旗號。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，拍馬向前。忽聽得一聲砲響，紅旗開處，弓弩齊發。一將當先，乃曹洪也。馬騰急撥馬回時，兩下喊聲又起。左邊許褚殺來，右邊夏侯淵殺來，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，截斷西涼軍馬，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。

馬騰見不是頭，奮力衝殺。馬鐵早被亂箭射死。馬休隨著馬騰左衝右突，不能得出。二人身帶重傷，坐下馬又被箭射倒，父子二人俱被執。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，一齊綁至。黃奎大叫：「無罪！」操教苗澤對證。馬騰大罵曰：「豎儒誤我大事！我不能為國殺賊，是乃天也！」操命牽出。馬騰罵不絕口，與

其子馬休，及黃奎一同遇害。後人有詩讚馬騰曰：父子齊芳烈，忠貞著一門。捐生圖國難，誓死答君恩。嚼血盟言在，誅奸義狀存。西涼推世胄，不愧伏波孫。

苗澤告操曰：「不願加賞，只求李春香為妻。」操笑曰：「你為了一婦人，害了你姐夫一家，留此不義之人何用！」便教將苗澤，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於市。觀者無不歎息。後人有詩歎曰：苗澤因私害蓋臣，春香未得反傷身。奸雄不相容恕，枉自圖謀作小人。

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：「馬騰父子謀反，

不干眾人之事。」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，休教走了馬岱。

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。早中許昌城外逃回軍士，報知馬岱。岱大驚，只得棄了兵馬，扮作客商，連夜逃遁去了。曹操殺了馬騰等，便決意南征。忽人報曰：「劉備調練軍馬，收拾器械，將欲取川。操驚曰：『若劉備收川，則羽翼成矣。將何以圖之？』」

言未畢，階下一人進言曰：「某有一計，使劉備，孫權不能相願；江南，西川皆歸丞相。」正是：西川豪傑方遭戮，南國英雄又受殃。未知獻計者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：馬孟起興兵雪恨，曹阿瞞割鬚棄袍

卻說獻策之人，乃治書侍御史陳群，字長文。操問曰：「陳長文有何良策？」群曰：「今劉備，孫權結為辱齒，若劉備欲取西川，丞相可命上將提兵，會合淝之眾，逕取江南，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。備意在西川，必無心救權；權無救則力乏兵衰，江東之地，必為丞相所得。若得江東，則荊州一鼓可平也。荊州既平，然後徐圖西川，天下定矣。」操曰：「長文之言，正合吾意。」即時起大兵三十萬，逕下江南；令

合肥張遼，準備糧草，以為供給。

早有細作報知孫權。權聚眾將商議。張昭曰：「可差人往魯子敬處，教急書到荊州，使玄德同力拒曹。子敬有恩於玄德，其言必從；且玄德既為東吳之婿，亦義不容辭。若玄德來相助，江南可無患矣。」

權從其言，即遣人諭魯肅，使求救於玄德。肅領命，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。玄德看了書中之意，留使者於館舍，差人往南郡請孔明。孔明到荊州，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。孔明曰：「也不消動江南之兵，也不必動荊州之兵，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。」便回書與魯肅，教高枕無憂；若但有北兵侵犯，皇叔自有

退兵之策。

使者去了。玄德問曰：「今操起三十萬大軍，會合淝之眾，一擁而來，先生有何妙計，可以退之？」孔明曰：「操平生所慮者，乃西涼之兵也。今操殺馬騰，其子馬超，現統西涼之眾，必切齒操賊。主公可作一書，往結馬超，使超興兵入關，則操又無暇下江南矣。」玄德大喜，即時作書，遣一心腹人，逕往西涼州投下。

卻說馬超在西涼州，夜感一夢；夢見身臥雪地，群虎來咬，驚懼而覺，心中疑惑，聚帳下將佐，告說夢中之事。帳下一人應聲曰：「此夢乃不祥之兆也。」

「眾視其人，乃帳前心腹校尉，姓龐，名德，字令名。超問：「令名所見若何？」德曰：「雪地遇虎，夢兆殊惡。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？」」

言未畢，一人踉蹌而入，哭拜於地曰：「叔父與弟皆死矣！」超視之，乃馬岱也。超驚問。岱曰：「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，不幸事泄，皆被斬於市。二弟亦遇害。惟岱扮作客商，星夜走脫。」

超聞言，哭倒於地。眾將救起。超咬牙切齒，痛恨操賊。忽報荊州，劉皇叔遣人齎書至。超拆視之，書略曰：「伏念漢室不幸，操賊專權，欺君罔上，黎民凋殘。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，誓誅此賊。今令先

君被操所害，此將軍不共天地，不同日月之讎也。若能率西涼之兵，以攻操之右，備當舉荊襄之眾，以遏操之前。則逆操可擒，奸黨可滅，讎辱亦可報，漢室可興矣。書不盡言，立待回音。」

馬超看畢，即時揮涕回書，發使者先回，隨後便起西涼軍馬。正欲進發，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。超至遂府，遂將出曹操書示之。內云：「若將馬超擒赴許都，即封汝為西涼侯。」超拜伏於地曰：「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，解赴許昌，免叔父戈戟之勞。」韓遂扶起曰：「吾與汝父結為兄弟，安忍害汝？汝若興兵，吾當相助。」

馬超拜謝。韓遂便將操使者推出斬之，乃點手下八部軍馬，一同進發。那八部乃侯選，程銀，李堪，長橫，梁興，成宜，馬玩，楊秋也。八將隨著韓遂，合馬超手下龐德，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，殺奔長安來。長安郡守鍾繇，飛報曹操；一面引軍拒敵，布陣於野。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，引軍一萬五千，浩浩蕩蕩，漫山遍野而來。鍾繇出馬答話。岱使寶刀一口，與繇交戰。不一合，繇大敗奔走，岱提刀趕來。馬超，韓遂，引大軍都到，圍住長安，鍾繇上城守護。

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，城郭堅固，河塹險深，急切攻打不下。一連圍了十日，不能攻破。龐德進計曰：「長安城中土硬水鹹，不甚堪食。更兼無柴，今

圍十日，軍民飢荒，不如暫且收軍。只須如此如此……長安垂手可得。」馬超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即時差『令』字旗傳於各部，盡教退軍，馬超親自斷後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。

鍾繇次日登城看時，軍皆退了，只恐有計；令人哨探，果然遠去，方纔放心；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，大開城門，放人出入。至第五日，人報馬超兵又到，軍民競奔入城，鍾繇仍復閉城堅守。

卻說鍾繇弟鍾進，守把西門。約近三更，城門裏一把火起。鍾進急來救時，城邊轉過一人，舉刀縱馬大喝曰：「龐德在此！」鍾進措手不及，被龐德一刀

斬於馬下，殺散軍校，斬關斷鎖，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。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。馬超，韓遂，得了城池，賞勞三軍。

鍾繇退守潼關，飛報曹操。操知失了長安，不敢復議南征，遂喚曹洪，徐晃分付：「先帶一萬人馬，替鍾繇緊守潼關。如十日內失了關隘，皆斬。十日外，不干汝二人之事。我統大軍隨後便至。」二人領了將令，星夜便行。曹仁諫曰：「洪性躁，誠恐誤事。」操曰：「你與我押糧草，便隨後接應。」

卻說曹洪，徐晃到潼關，替鍾繇堅守關隘，並不出戰。馬超領軍來關下，把曹操三代辱罵。曹洪大

怒，要提兵下關廝殺。徐晃諫曰：「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，切不可與戰。待丞相大軍來，必有主畫。」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，曹洪只要廝殺，徐晃苦苦擋住。至第九日，在關上看時，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；多半困乏，就於地上睡臥。曹洪便教備馬，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。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，洪迤邐追趕。

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，聞曹洪下關廝殺，大驚，急引兵隨後趕來，大叫曹洪回馬；忽然背後喊聲大震，馬岱引軍殺至。曹洪，徐晃急回走時，一棒鼓響，山背後兩軍截出；左是馬超，右是龐德，混殺一陣。曹洪抵擋不住，折軍大半，撞出重圍，奔到關

上。西涼兵隨後趕來，洪等棄關而走。龐德直追過潼關，撞見曹仁軍馬，救了曹洪等一軍。馬超接應龐德上關。

曹洪失了潼關，奔見曹操。操曰：「與你十日限，如何九日失了潼關？」洪曰：「西涼軍兵，百般辱罵。因見彼軍懈怠，乘勢趕去，不想中賊奸計。」操曰：「洪年幼躁暴，徐晃你須曉事！」晃曰：「累諫不從。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，比及知道，小將軍已下關了。晃恐有失，連忙趕去，已中賊奸計矣。」

操大怒，喝斬曹洪，眾官告免，曹洪服罪而退。操進兵直抵潼關。曹仁曰：「可先下定寨柵，然後打

關未遲。」操令砍伐樹木，起立排柵，分作三寨；左寨曹仁，右寨夏侯淵，操自居中寨。次日，操引三寨大小將校，殺奔關隘前去，正遇西涼軍馬。兩邊各布陣勢。操出馬於門旗下，看西涼之兵，人人勇健，個個英雄。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，辱若抹硃；腰細膀寬，聲雄力猛；白袍銀鎧，手執長鎗，立馬陣前；上首龐德，下首馬岱。操暗暗稱奇，自縱馬謂超曰：「汝乃漢朝名將子孫，何故背反耶？」超咬牙切齒，大罵：「操賊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誅！害我父弟，不共戴天之讎！吾當活捉生啖汝肉！」

說罷，挺鎗直殺過來。曹操背後于禁出迎。兩馬交戰，鬥得八九合，于禁敗走。張郃出迎，戰二十合

亦敗走。李通出迎，超奮威交戰，數合之中，一鎗刺李通於馬下。超把鎗望後一招，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。操兵大敗。西涼兵來得勢猛，左右將佐，皆抵擋不住。馬超，龐德，馬岱，引百餘騎，直入中軍來捉曹操。操在亂軍中，只聽得西涼軍大叫：「穿紅袍的是曹操！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，又聽得大叫：「長髯者是曹操！」操驚慌，掣所佩劍斷其髯。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，告知馬超。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。操聞知，即扯旗角包頸而逃。後人有詩曰：潼關戰敗望風逃，孟德愴惶脫錦袍。劍割髭髯應喪膽，馬超聲價蓋天高。

曹操正走之間，背後一騎趕來。回頭視之，正是

馬超。操大驚。左右將校見超趕來，各自逃命，只撇下曹操。超厲聲大叫曰：「曹操休走！」操驚得馬鞭墜地。看看趕上，馬超從後使鎗搠來。操遶樹而走。超一鎗搠在樹上，急拔下時，操已走遠。超縱馬趕來，山坡邊轉出一將，大叫：「勿傷吾主！曹洪在此！」輪刀縱馬，攔住馬超。操得命走脫。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，漸漸刀法散亂，氣力不加。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。馬超獨自一人，恐被所算，乃撥馬而回，夏侯淵也不來趕。

曹操回寨，卻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，因此不曾多折軍馬。操入帳歎曰：「吾若殺了曹洪，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！」遂喚曹洪重加賞賜。收拾敗軍，堅守

寨柵；深溝高壘，不許出戰。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，操傳令教軍士堅守，如亂動者斬。諸將曰：「西涼之兵，盡使長鎗，當選弓弩迎之。」操曰：「戰與不戰，皆在於我，非在賊也。賊雖有長鎗，安能便刺！諸公但堅壁觀之，賊自退矣。」諸將皆私相議曰：「丞相自來征戰，一身當先；今敗於馬超，何如此之弱也？」

過了幾日，細作報來：「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，乃是羌人部落。」操聞知大喜。諸將曰：「馬超添兵，丞相反喜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待吾勝了，卻對汝等說。」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。操又大喜，就於帳中設宴作賀。諸將皆暗笑。操曰：「諸公笑我

無破馬超之謀，公等有何良策？」徐晃進曰：「今丞相盛兵在此，賊亦全部見屯關上，此去河西，必無準備；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，丞相逕發河北擊之，賊兩不相應，勢必危矣。」操曰：「公明之言，正合吾意。」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，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，伏於山谷之中，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。

徐晃，朱靈領命，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。操下令，先教曹洪於蒲阪津，安排船筏。留曹仁守寨，操自領兵渡渭河。早有細作報知馬超。超曰：「今操不攻潼關，而使人準備船筏，欲渡河北，必將遏吾之後也。吾當引一軍渡河拒住北岸。操兵不得渡，不消二十日，河東糧盡，操兵必亂，卻循河南而擊之，操可

擒矣。」韓遂曰：「不必如此。豈不聞兵法有云：『兵半渡可擊。』待操兵渡至一半，汝卻於南岸擊之，操兵皆死於河內矣。」超曰：「叔父之言甚善。」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。

卻說曹操整兵已畢，分三停軍，前渡渭河，比及人馬到河內時，日光初起。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，開創營寨。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，按劍坐於南岸，看軍渡河。忽然人報：「後邊白袍將軍到了！」眾皆認得是馬超，一擁下船。河邊軍爭上船者，聲喧不止。操猶坐而不動，按劍指約休鬧。只聽得人喊馬嘶，蜂擁而來，船上一將躍身上岸，呼曰：「賊至矣！請丞相下船！」操視之，乃許褚也。操口內猶

言：「賊至何妨？」回頭視之，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。許褚拖操下船時，船已離岸一丈有餘，褚負操一躍上船。隨行將士盡皆下水，扳住船邊，爭欲上船逃命。船小將翻，褚掣刀亂砍，船傍手盡折，倒於水中，急將船望下水棹去。許褚立於梢上，忙用不篙撐之。操伏在許褚腳邊。馬超趕到河岸，見船已流在河中，遂拈弓搭箭，喝令驍將遼河射之，矢如雨急。褚恐傷曹操，以左手舉馬鞍遮之。馬超箭不虛發，船上駕舟之人，應弦落水；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。其船反撐不定，於急水中旋轉。許褚獨奮神威，將兩腿夾舵搖撼，一手使篙撐船，一手舉鞍遮護曹操。

時有渭南縣令丁斐，在南山之上，見馬超追操甚

急，恐傷操命，遂將寨內牛隻馬匹，盡驅於外，漫山遍野，皆是牛馬。西涼兵見之，都回身爭取牛馬，無心追趕，曹操因此得脫。方到北岸，便把船筏鑿沉。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，急來救時，操已登岸。許褚身被重鎧，箭皆嵌在甲上。眾將保操至野寨中，皆拜於地而問安。操大笑曰：「我今日幾為小賊所困！」褚曰：「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，賊必努力渡河矣。」操問曰：「誘賊者誰也？」有知者答曰：「渭南縣令丁斐也。」

少頃，斐入見。操謝曰：「若非公之良謀，則吾被賊所擒矣。」遂命為典軍校尉。斐曰：「賊雖暫去，明日必復來。須以良策拒之。」操曰：「吾已準

備了也。」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，暫為寨腳。賊若來時，陳兵於甬道外，內虛立旌旗，以為疑兵；更沿河掘下壕塹，虛立柵蓋河南，以兵誘之；賊急來必陷，賊陷便可擒矣。

卻說馬超回見韓遂，說：「幾乎捉住曹操，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，不知何人。」遂曰：「吾聞曹操選極壯之人，為帳前侍衛，名曰『虎衛軍』，以驍將典韋，許褚領之。典韋已死，今救曹操者，必許褚也。此人勇力過人，人皆稱為『虎痴』；如遇之，不可輕敵。」超曰：「吾亦聞其名久矣。」遂曰：「今操渡河，將襲我後，可速攻之，不可令他創立營寨。若立營寨，急難剿除。」超曰：「以姪愚意，還只拒

住北岸，使彼不得渡河，乃為上策。」遂曰：「賢姪守寨，吾引軍循河戰操，若何？」超曰：「令龐德為先鋒，跟叔父前去。」

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，直奔渭南。操令眾將於甬道兩旁誘之。龐德先引鐵騎千餘，衝突而來。喊聲起處，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。龐德躡身一跳，躍出土坑，立於平地，立殺數人，步行砍出重圍。韓遂已被困在垓心。龐德步行救之，正遇著曹仁部將曹永；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，奪其馬，殺開一條血路，救出韓遂，投東南而走。背後曹兵趕來，馬超引軍接應，殺敗曹兵。復救出大半軍馬。戰至日暮，方回。計點人馬，折了將佐程銀，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。超

與韓遂商議：「若遷延日久，操於河北立了營寨，難以退敵；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。」遂曰：「須分兵前後相救。」於是超自為前部，令龐德，馬岱為後應，當夜便行。

卻說曹操收兵屯渭北，喚諸將曰：「賊欺我未立寨柵，必來劫野營。可四散伏兵，虛其中軍。號砲響時，伏兵盡起，一鼓可擒也。」眾將依令，伏兵已畢。當夜馬超卻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。成宜見無人馬，逕入中軍。操軍見西涼兵到，遂放號砲。四面伏兵皆出，只圍得三十騎。成宜被夏侯淵所殺。馬超卻自背後與龐德，馬岱分兵三路蜂擁而殺來。正是：縱有伏兵能候敵，怎當健將共爭先？未知勝負如

何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：許褚裸衣鬥馬超，曹操抹書間韓遂

卻說當夜兩兵混戰，直到天明，各自收兵。馬超屯兵渭口，日夜分兵，前後攻擊。曹操在渭河內，將船筏鎖鍊作浮橋三條，接連南岸。曹仁引軍夾河立寨，將糧草車輛穿連，以為屏障。馬超聞之，教軍士各挾草一束，帶著火種，與韓遂引軍併力，殺到寨前，堆積草把，放起烈火。操兵抵敵不住，棄寨而走。車乘，浮橋，盡被燒毀。西涼兵大勝，截住渭河。曹操立不起營寨，心中憂懼。荀攸曰：「可取渭

河沙土築起土城，可以堅守。」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。馬超又差龐德，馬岱各引五百馬軍，往來衝突；更兼沙土不實，築起便倒，操無計可施。

時當九月盡，天氣暴冷，彤雲密布，連日不開。曹操在寨中納悶。忽人報曰：「有一老人來見丞相，欲陳說方略。」操請入見。其人鶴骨松姿，形貌蒼古。問之乃京兆人也，隱居終南山，姓婁，字子伯，道號夢梅居士。操以客禮待之，子伯曰：「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，今何不乘時築之？」操曰：「沙土之地，築壘不成。隱士有何良策賜教？」子伯曰：「丞相用兵如神，豈不知天時乎？連日陰雲布合，朔風一起，必大凍矣。風起之後，驅軍士運土潑水，比乃天

明，土城已就。」

操大悟，厚賞子伯。子伯不受而去。是夜北風大作。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，為無盛水之具，作縑囊盛水澆之，隨築隨凍。比及天明，沙土凍緊，土城已築完。細作報知馬超。超領兵觀之，大驚，疑有神助。次日，集大軍鳴鼓而進。操自乘馬出營，止有許褚一人隨後。操揚鞭大呼曰：「孟德單騎至此，請馬超出來答話。」超乘馬挺鎗而出。操曰：「汝欺我營寨不成，今一夜天使築就，汝何不早降！」

馬超大怒，意欲突前擒之，見操背後一人圓睜怪眼，手提鋼刀，勒馬而立。超疑是許褚，乃揚鞭問

曰：「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？」許褚提刀大叫曰：「吾即譙郡，許褚也！」目射神光，威風抖擻。超不敢動，乃勒馬回。操亦引許褚回寨。兩軍觀之，無不駭然。操謂諸將曰：「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？」自此軍中皆稱褚為虎侯。

許褚曰：「某來日必擒馬超。」操曰：「馬超英勇，不可輕敵。」褚曰：「某誓與死戰！」即使人下戰書，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。超接書大怒曰：「何敢如此相欺耶！」即批次日誓殺虎痴。次日，兩軍出營，布成陣勢。超分龐德為左翼，馬岱為右翼，韓遂押中軍。超挺鎗縱馬，立於陣前，高叫：「虎痴快出！」曹操在門旗下回顧眾將曰：「馬超不減呂布之

勇。」

言未絕，許褚拍馬舞刀而出。馬超挺鎗接戰。鬥了一百餘合，勝負不分。馬匹困乏，各回軍中，換了馬匹，又出陣前。又鬥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許褚性起，飛回陣中，卸了盔甲，渾身筋突，赤體提刀，翻身上馬，來與馬超決戰。兩軍大駭。兩個又鬥到三十餘合，褚奮威舉刀，便砍馬超。超閃過，一鎗望褚心窩刺來。褚棄刀將鎗挾住。兩個在馬上奪鎗。許褚力大，一聲響，拗斷鎗桿，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。操恐褚有失，遂令夏侯淵，曹洪，兩將齊出夾攻。龐德，馬岱，見操將齊出，麾兩翼鐵騎，橫衝直撞，溷殺將來。操兵大亂。許褚臂中兩箭。諸將慌退入寨，馬超

直殺到河邊，操兵折傷大半。操令堅閉休出。馬超回至渭口，謂韓遂曰：「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，真虎痴也！」

卻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，乃密令徐晃，朱靈盡渡河西結營，前後夾攻。一日，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，直臨寨前，往來如飛。操觀良久，擲兜鍪於地曰：「馬兒不死，吾無葬地矣！」

夏侯淵聽了，心中氣忿，厲聲曰：「吾寧死於此地，誓滅馬賊！」遂引本部千餘人，大開寨門，直趕去。操急止不住，恐其有失，慌自上馬前來接應。馬超見曹兵至，乃將前軍作後隊，後隊作先鋒，一字兒

排開。夏侯淵到，馬超接住廝殺。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，就撇了夏侯淵，直取曹操。操大驚，撥馬而走。曹兵大亂。

正追之際，忽報操有一軍，已在河西下了營寨。超大驚，無心追趕，急收軍回寨，與韓遂商議，言：「操兵乘虛已渡河西，吾軍前後受敵，如之奈何？」部將李堪曰：「不如割地請和，兩家且各罷兵。捱過冬天，到春暖別作計議。」韓遂曰：「李堪之言最善，可從之。」

超猶豫未決。楊秋，侯選，皆勸求和。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，直往操寨下書，言割地請和之事。操

曰：「汝且回寨。吾來日使人回報。」楊秋辭去。賈詡入見操曰：「丞相主意如何？」操曰：「公所見若何？」詡曰：「兵不厭詐。可偽許之，然後用反間計，令韓，馬相疑，則一鼓可破也。」操撫掌大喜曰：「天下高見，多有相合。文和之謀，正吾心中之事也。」於是遣人回書，言：「待我徐徐退兵，還汝河西之地。」一面教搭起浮橋，作退軍之意。馬超得書，謂韓遂曰：「曹操雖然許和，奸雄難測。倘不準備，反受其制。超與叔父輪流調兵，今日叔向操，超向徐晃；明日超向操，叔向徐晃；分頭隄備，以防其詐。」

韓遂依計而行，早有人報知曹操。操顧賈詡曰：

「吾事濟矣！」問：「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？」人報曰：「韓遂。」次日操引眾將出營，左右圍繞。操獨顯一騎於中央，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，出陣觀看。操高叫曰：「汝諸軍欲觀曹公耶？吾亦猶人也，非有四目兩口，但多智謀耳。」

諸軍皆有懼色。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：「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。」韓遂即出陣；見操並無甲仗，亦棄衣甲，輕服匹馬而出。二人馬頭相交，各按轡對語。操曰：「吾與將軍之父，同舉孝廉，吾嘗以叔事之。吾亦與公同登仕路，不覺有年矣。將軍今年妙齡幾何？」韓遂答曰：「四十歲矣。」操曰：「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，何期又中甸矣！安得天下清平共樂

耶！」只把舊事細說，並不提起軍情，說罷大笑。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，各自歸寨。

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，超慌來問韓遂曰：「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？」遂曰：「只訴京師舊事耳。」超曰：「安得不言軍務乎？」遂曰：「曹操不言，吾何獨言之？」超心甚疑，不言而退。

卻說曹操回寨，謂賈詡曰：「公知吾陣前對話之意否？」詡曰：「此意雖妙，尚未足間二人。某有一策，令韓，馬自相讎殺。」操問其計。賈詡曰：「馬超乃一勇夫，不識機密。丞相親筆作一書，單與韓遂，中間朦朧字樣，於要害處，自行塗抹改易，然後

封送與韓遂，故意使馬超知之。超必索書來看。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，盡皆改抹。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，自行改抹，正合著單騎會話之疑；疑則必生亂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，使互相離間，超可圖矣。」操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隨寫書一封，將緊要處盡皆改抹，然後實封，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，下了書自回。

果然有人報知馬超。超心愈疑，逕來韓遂處索書看。韓遂將書與超。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，問遂曰：「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？」遂曰：「原書如此，不知何故。」超曰：「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？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，先改抹了。」遂曰：「莫非曹操錯將草

稿誤封來了。」超曰：「吾又不信。曹操是精細之人，豈有差錯？吾與叔父併力殺賊，奈何忽生異心？」遂曰：「汝若不信吾心，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，汝從陣內突出，一鎗刺殺便了。」超曰：「若如此，方見叔父真心。」

兩人約定。次日，韓遂引侯選，李堪，梁興，馬玩，楊秋，五將出陣。馬超藏在門影裡。韓遂使人到操寨前，高叫：「韓將軍請丞相攀話。」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。馬離數步，洪馬上欠身言曰：「夜來丞相致意將軍之言，切莫有誤。」言訖便回馬。

超聽得大怒，挺鎗驟馬，便刺韓遂。五將攔住，勸解回寨。遂曰：「賢姪休疑，我無歹心。」馬超那裏肯信，恨怨而去。韓遂與五將商議曰：「這事如何解釋？」楊秋曰：「馬超倚仗勇武，常有欺凌主公之心，便勝得曹操，怎肯相讓？以某愚見，不如暗投曹公，他日不失封侯之位。」遂曰：「吾與馬騰向曾結為兄弟，安忍背之？」楊秋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得不然。」遂曰：「誰可以通消息？」楊秋曰：「某願往。」遂乃寫一密書，遣楊秋來操寨，說投降之事。

操大喜，許封韓遂為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，其餘皆有官爵。約定放火為號，共謀馬超。楊秋拜辭，回見韓遂，備言其事：「約定今夜放火，裡應外合。」

「遂大喜，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，五將各懸刀劍聽候。韓遂商議，欲設宴賺請馬超，就席圖之，猶豫未決。

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，便帶親隨數人，仗劍先行，令龐德，馬岱為後應。超潛入韓遂帳中，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，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可速行之！」超大怒，揮劍直入，大喝曰：「群賊焉敢謀害我！」眾皆大驚。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剁去，遂慌以手迎之，左手早被砍落。五將揮刀齊出。超縱步出帳外，五將圍繞溷殺。超獨揮寶劍，力敵五將。劍光明處，鮮血濺飛；砍翻馬玩，剁倒梁興，三將各自逃生。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，已被左右救去。帳後

一把火起，各寨兵皆動。超連忙上馬。龐德，馬岱亦至，互相混戰。超領軍殺出時，操兵四至；前有許褚，後有徐晃，左有夏侯淵，右有曹洪，西涼之兵，自相併殺。超不見了龐德，馬岱，乃引百餘騎，截於渭橋知上。

天色微明，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，超挺槍縱馬逐之。李堪拖槍而走。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，禁開弓射馬超，超聽得背後弦響，急閃過，卻射中前面李堪，落馬而死。超回馬來殺于禁。禁拍馬走了。超回橋上住紮，操兵前後大至，虎衛軍當先，亂箭夾射馬超。超以槍撥之，矢皆紛紛落地。超令從騎往來衝殺，爭奈曹兵圍裏堅厚，不能衝出。超於橋上大喝

一聲，殺入河北，從騎皆被截斷。超獨在陣中衝突，卻被暗弩射倒坐下馬。馬超墮於地上，操軍逼合。

正在危急，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，乃龐德，馬岱也。二人救了馬超。將軍中戰馬，與馬超騎了，翻身殺條血路，望西北而走。曹操聞馬超走脫，傳令諸將：「無分曉夜，務要趕到馬兒。如得首級者賞千金，封萬戶侯。生獲者封大將軍。」眾將得令。各要爭功，地邈追襲。馬超顧不得人馬困乏，只顧奔走。從騎漸漸皆散。步兵走不上者，多被擒去。止剩得三十餘騎，與龐德，馬岱望隴西，臨洮而去。

曹操親自追至安定，知馬超去遠，方收兵回長

安。眾將畢集。韓遂已無左手，做了殘疾之人，操教就於長安歇馬，授韓遂西涼侯之職。楊秋，侯選，皆封列侯，令守渭口。下令班師回許都。涼州參軍楊阜，字義山，逕來長安見操。操問之。楊阜曰：「馬超有呂布之勇，深得羌人之心。今丞相若不乘勢剿絕，他日養成氣力，隴上諸郡，非復國家之有也。望丞相且休回兵。」操曰：「吾本欲留兵征之，奈中原多事，南方未定，不可久留。君當為孤保之。」

阜領諾，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，同領兵屯冀城，以防馬超。阜臨行，請於操曰：「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。」操曰：「吾已定下，汝但放心。」阜辭而去。眾將皆問曰：「初賊據潼關，渭北道缺，丞相

不從河東擊馮翊，而反守潼關，遷延日久，而後北渡，立營固守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初賊守潼關，若吾初到，便取河東，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，則河西不可渡矣。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，使賊盡南守，而河西不準備，故徐晃、朱靈得渡也。吾然後引兵北渡，連車樹柵為甬道，築冰城，欲賊知吾弱，以驕其心，使不準備。吾乃巧用反間，畜士卒之力，一旦擊破之。正所謂『疾雷不及掩耳』。兵之變化，固非一道也。」

眾將又請問曰：「丞相每聞賊加兵添眾，則有喜色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關中邊遠，若群賊各依險阻，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；今皆來聚一處，其眾雖多，

人心不一，易於離間，一舉可滅，吾故喜也。」眾將拜曰：「丞相神謀，眾不及也！」操曰：「亦賴汝眾文武之力。」遂重賞諸軍，留夏侯淵屯兵長安。所得降兵，分撥各部。夏侯淵保舉馮翊，高陵人，姓張，名既，字德容，為京兆尹，與淵同守長安。操班師回都。獻帝排鑾駕出郭迎接；詔操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如漢相蕭何故事。自此威震中外。

這消息報入漢中，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。原來張魯乃沛國，豐人。其祖張陵在西川，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，人皆敬之。陵死之後，其子張衡行之。百姓但有學道者，助米五斗，世號『米賊』。張衡死，張魯行之。魯在漢中自號為『師君。』其來學道

者，皆號為『鬼卒。』為首者號為『祭酒。』領眾多者號為『治頭大祭酒。』務以誠信為主，不許欺詐。如有病者，即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，自思己過，當面陳首，然後為之祈禱。主祈禱之事者，號為『監令祭酒。』祈禱之法，書病人姓名，說服罪之意，作文三通，名為『三官手書。』一通焚於山頂以奏天，一通埋於地以奏地，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。如此之後，但病痊可，將米五斗為謝。又蓋義舍，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，許過往人量食多少，自取而食。多取者受天誅。境內有犯法者，必恕三次；不改者，然後施刑。所在並無官長，盡屬祭酒所管。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。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，就命魯為鎮

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，通進貢而已。

當年聞操破西涼之眾，威震天下，乃聚眾商議曰：「西涼，馬騰遭戮，馬超新敗，曹操必將侵我漢中。我欲自稱漢寧王，督兵拒曹操，諸軍以為何如？」閻圃曰：「漢川之民，戶口十萬餘眾，財富糧足，四面險固；今馬超新敗，西涼之民，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，不下數萬。愚意益州劉璋昏弱，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，然後稱王末遲。」張魯大喜，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。早有細作報入川中。

卻說益州劉璋，字季玉，即劉焉之子，漢魯恭王之後，章帝元和中，徙封竟陵，支庶因居於此。後焉

官至益州牧，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。益州太守趙韙等，共保障為益州牧。璋曾殺張魯母及弟，因此有讎。璋使龐羲為巴西太守，以拒張魯。

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，急報知劉璋。璋平生懦弱，聞得此信，心中大憂，急聚眾官商議。忽一人昂然而出曰：「主公放心，某雖不才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。」正是：只因蜀地謀臣進，致引荊州豪傑來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回：張永年反難楊脩，龐士元議取西蜀

卻說那進計於劉璋者，乃益州別駕，姓張，名松，字永年。其人生得額鑿頭尖，鼻偃齒露，身短不滿五尺，言語有若銅鐘。劉璋問曰：「別駕有何高見，可解張魯之危？」松曰：「某聞許都曹操，掃蕩中原。呂布，二袁，皆為所滅；近又破馬超；天下無敵矣。主公可備進獻之物，松親往許都，說曹操興兵取漢中，以圖張魯。則魯拒敵不暇，何敢復窺蜀中耶？」

劉璋大喜，收拾金珠錦綺，為進獻之物，遣張松為使。松乃暗畫四川地理圖本藏之，帶從人數騎，取路赴許都。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。

卻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，每日去相府伺候，求見曹操。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，傲睨得志，每日飲宴，無事少出，國政皆在相府商議。張松候了三日，方得通過姓名。左右近侍先要賄賂，卻纔引入。操坐於堂上。松拜畢，操問曰：「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，何也？」松曰：「為路途艱難，賊寇竊發，不能通達。」操叱曰：「吾掃清中原，有何盜賊？」松曰：「南有孫權，北有張魯，西有劉備，至少者亦帶

甲十餘萬，豈得謂太平耶？」

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，五分不喜；又聞語言衝撞，遂拂袖而起，轉入後堂。左右責松曰：「汝為使命，何不知禮，一味衝撞？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，不見罪責。汝可急回去！」松笑曰：「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。」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：「汝川中不會諂佞，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？」

松觀其人，單眉細眼，貌白神清。問其姓名，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，字德祖，現為丞相門下掌庫主簿。此人博學能言，見識過人。松知脩是個舌辯之士，有心難之。脩亦自恃其才，小覷天下之士。當時

見張松言語譏諷，遂邀出外面書院中，分賓主而坐，謂松曰：「蜀道崎嶇，遠來勞苦。」松曰：「奉主之命，雖赴湯蹈火，弗敢辭也。」修問：「蜀中風土何如？」松曰：「蜀為西郡，古號益州。路有錦江之險，地連劍閣之雄。回環二百八程，縱橫三萬餘里。雞鳴犬吠相聞，市井閭閻不斷。田肥地美，歲無水旱之憂；國富民豐，時有管絃之樂。所產之物，阜如山積。天下莫可及也！」

修又問曰：「蜀中人物如何？」松曰：「文有相如之賦，武有伏波之才；醫有仲景之能，卜有君平之隱。九流三教，『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』者，不可勝記，豈能盡數！」修又問曰：「方今劉季玉手下，如

公者還有幾人？」松曰：「文武全才，智勇足備，忠義慷慨之士，動以百數。如松不才之輩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記。」修曰：「公近居何職？」松曰：「濫充別駕之任，甚不稱職。敢問公為朝廷何官？」修曰：「現為丞相府主簿。」松曰：「久聞公世代簪纓，何不立於廟堂，輔佐天子，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？」

楊修聞言，滿面羞慚，強顏而答曰：「某雖居下寮，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，早晚多蒙丞相教誨，極有開發，故就此職耳。」松笑曰：「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，武不達孫吳之機，專務強霸而居大位，安能有所教誨，以開發明公耶？」修曰：「公居邊

隅，安知丞相大才乎？吾試令公觀之。」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，以示張松。松觀其題曰：「孟德新書」。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共一十三篇，皆用兵之要法。

松看畢，問曰：「公以此為何書耶？」修曰：「此是丞相酌古準今，倣孫子十三篇而作。公欺丞相無才，此堪以傳後世否？」松大笑曰：「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，亦能暗誦，何為『新書』？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，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，正好瞞足下耳！」修曰：「丞相秘藏之書，雖已成帙，未傳於世。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，何相欺乎？」松曰：「公如不信，吾試誦之。」遂將「孟德新書」從頭至尾，朗誦一

遍，並無一字差錯。修大驚曰：「公過目不忘，真天下奇才也！」後人有詩曰：古怪形容異，清高體疏。語傾三峽水，目視十行書。膽量魁西蜀，文章貫太虛。百家并諸子，一覽更無餘。

當下張松欲辭回。修曰：「公且暫居館舍，容某再稟丞相，令公面君。」松謝而退。修入見操曰：「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？」操曰：「言語不遜，吾故慢之。」修曰：「丞相尚容一禰衡，何不納張松？」操曰：「禰衡文章，播於當今，吾故不忍殺之。松有何能？」修曰：「且無論其口似懸河，辯才無礙。適修以丞相所撰『孟德新書』示之，彼觀一遍，即能暗誦。如此博聞強記，世所罕有。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

名氏所作，蜀中小兒，皆能熟記。」操曰：「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？」令扯碎其書燒之。修曰：「此人可使面君，教見天朝氣象。」操曰：「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，汝可先引他來，使見我軍容之盛，教他回去傳說；吾即日下了江南，便來收川。」

修領命。至次日，與張松同至西教場。操點虎衛雄兵五萬，布於教場中，果然盔甲鮮明，衣袍燦爛；金鼓震天，戈矛耀日，四方八面，各分隊伍；旌旗颺彩，人馬騰空。松斜目視之。良久，操喚松指而示曰：「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？」松曰：「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，但以仁義治人。」

操變色視之。松全無懼意，楊脩頻以目視松。操謂松曰：「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。大軍到處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。順吾者生，逆吾者死。汝知之乎？」松曰：「丞相驅兵到處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松亦素知。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，宛城戰張繡之日；赤壁遇周郎，華容逢關羽；割鬚棄袍於潼關，奪船箭於渭水；此皆無敵於天下也。」操大怒曰：「豎儒焉敢揭吾短處！」喝左右推出斬之。楊脩諫曰：「松雖可斬，奈從蜀道而來入貢，若斬之，恐失遠人之意。」

操怒氣未息。荀彧亦諫，操方免其死，令亂棒打出。松歸館舍，連夜出城，收拾回川。松自思曰：「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，誰想如此慢人！我來時於

劉璋之前，開了大口；今日怏怏空回，須被蜀中人所笑。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，不如逕由那條路回。試看此人如何，我自有主見。」

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。前至郢州界口，忽見一隊軍馬，約有五百餘騎，為首一員大將，輕裝軟扮，勒馬前問曰：「來者莫非張別駕乎？」松曰：「然也。」那將慌忙下馬，聲喏曰：「趙雲等候多時。」松下馬答禮曰：「莫非常山趙子龍乎？」雲曰：「然也。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，為大夫遠涉路途，鞍馬馳驅，特命趙雲聊奉酒食。」

言罷，軍士奉跪酒食，雲敬進之。松自思曰：「

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，今果如此。」遂與趙雲飲了數杯，上馬同行。來到荊州界首，是日天晚，前到館驛，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，擊鼓相接。一將於馬前施禮曰：「奉兄長將令，為大夫遠涉風塵，令關某灑掃驛庭，以待歇宿。」松下馬與雲長，趙雲同入館舍，講禮敘坐。須臾，排上酒食，二人慇懃相勸。飲至更闌，方始罷席，宿了一宵。

次日早膳畢，上馬行不到三五里，只見一簇人馬到。乃是玄德引著伏龍，鳳雛，親自來接。遙見張松，早先下馬等候，松亦慌忙下馬相見。玄德曰：「久聞大夫高名，如雷灌耳。恨雲山迢遠，不得聽教。今聞回都，專此相接。倘蒙不棄，到荒州暫歇片時，

以敘渴仰之思，實為萬幸！」松大喜，遂上馬並轡入城。至府堂上各各施禮，分賓主依次而坐，設宴款待。

飲酒間，玄德只說閒話，並不提起西川之事。松以言挑之曰：「今皇叔守荊州，還有幾郡？」孔明曰：「荊州乃暫借東吳的，每每使人取討。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，故權且在此安身。」松曰：「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，民強國富，猶且不知足耶？」龐統曰：「吾主漢朝皇叔，反不能占據州郡；其他皆漢之蠹賊，卻都恃強侵占土地；惟智者不平焉。」玄德曰：「二公休言。吾有何德，敢多望乎？」松曰：「不然，明公乃漢室宗親，仁義充塞乎四海。休道占據州

郡，便代正統而居帝位，亦非分外。」玄德拱手謝曰：「公言太過，備何敢當？」

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，並不提起川中之事。松辭去，玄德於十里長亭，設宴送行。玄德舉酒酌松曰：「甚荷大夫不棄，留敘三日；今日相別，不知何時再得聽教。」言罷，潸然淚下。張松自思：「玄德如此寬仁愛士，安可捨之？不如說之，令取西川。」乃言曰：「松亦思朝暮趨侍，恨未有便耳。松觀荊州，東有孫權，常懷虎踞；北有曹操，每欲鯨吞；亦非可久戀之地也。」玄德曰：「故知如此，但未有安跡之所。」松曰：「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國富；智能之士，久慕皇叔之德；若起荊，襄之眾。長

驅西指，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」玄德曰：「備安敢當此？劉益州亦帝室宗親，恩澤布蜀中久矣。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？」

松曰：「某非賣主求榮；今遇明公，不敢不披瀝肝膽。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，稟性暗弱，不能任賢用能；加之張魯在北，時思侵犯，人心離散，思得明主。松此一行，專欲納款於操；何期逆賊，恣逞奸雄，傲賢慢士，故特來見明公。明公先取西川為基，然後北圖漢中，收取中原，匡正天朝，名垂青史，功莫大焉。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，松願施犬馬之勞，以為內應。未知鈞意若何？」玄德曰：「深感君之厚意。奈劉季玉與備同宗，若攻之，恐天下唾罵。」松

曰：「大丈夫處世，當努力建功立業，著鞭在先。今若不取，為他人所取，悔之晚矣。」玄德曰：「備聞蜀道崎嶇，千山萬水，車不能方軌，馬不能連轡；雖欲取之，用何良策？」

松於袖中取出一圖，遞與玄德曰：「松感明公盛德，敢獻此圖。便知蜀中道路矣。」玄德略展視之，上面盡寫著地理行程。遠近闊狹，山川險要，府庫錢糧，一一俱載明白。松曰：「明公可速圖之。松有心腹契友二人；法正，孟達。此二人必能相助。如二人到荊州時，可將心事共議。」玄德拱手謝曰：「青山不老，綠水長存。他日事成，必當厚報。」松曰：「松遇明主，不得不盡情相告，豈敢望報乎？」說罷作

別。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。

張松回益州，先見友人法正。正字孝直，右扶風郡人也，賢士法真之子。松見正，備說：「曹操輕賢傲士，只可同憂，不可同樂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。專欲與兄共議。」法正曰：「吾料劉璋無能，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。此心相同，又何疑焉？」

少頃，孟達至。達字子慶，與法正同鄉。達入，見正與松密語。達曰：「吾已知二公之意。將欲獻益州耶？」松曰：「是欲如此。兄試猜之，合獻與誰？」達曰：「非劉玄德不可。」三人撫掌大笑。松正謂松曰：「兄明日見劉璋，當若何？」松曰：「吾薦二

公為使，可往荊州。」二人應允。

次日，張松見劉璋。璋問：「幹事若何？」松曰：「操乃漢賊，欲篡天下，不可為言。彼已有取川之心。」璋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松曰：「松有一謀，使張魯，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。」璋曰：「何計？」松曰：「荊州劉皇叔，與主公同宗，仁慈寬厚，有長者風。赤壁鏖兵之後，操聞之而膽裂，何況張魯乎？主公何不遣使結好，使為外援？可以拒曹操張魯矣。」璋曰：「吾亦有此心久矣。誰可為使？」松曰：「非法正，孟達，不可往也。」璋即召二人入，修書一封，令法正為使，先通情好；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，迎玄德入川為援。

正商議間，一人自外突入，汗流滿面，大叫曰：「主公若聽張松之言，則四十一州郡，已屬他人矣！」松大驚；視其人，乃西閬中巴人，姓黃，名權，字公衡，現為劉璋府下主簿。璋問曰：「玄德與我同宗，吾故結之為援；汝何出此言？」權曰：「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，柔能克剛，英雄莫敵。遠得人心，近得民望。兼有諸葛亮，龐統之智謀，關，張，趙雲，黃忠，魏延為羽翼。若召到蜀中，以部曲待之，劉備豈肯伏低做小？若以客禮待之，又一國不容二主。今聽臣言，則西蜀有泰山之安；不聽臣言，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。張松昨從荊州過，必與劉備同謀。可先斬張松，後絕劉備，則西川萬幸也。」璋曰：「曹操，

張魯到來，何以拒之？」權曰：「不如閉境絕塞，探溝高壘，以待時清。」璋曰：「賊兵犯界，有燃眉之急；若待時清，則是慢計也。」遂不從其言，遣法正行。又一人阻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

璋視之，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。累頓首言曰：「主公今聽張松之言，自取其禍。」璋曰：「不然。吾結好劉玄德，實欲拒張魯也。」累曰：「張魯犯界，乃癰疥之疾；劉備入川，乃心腹之大患。況劉備世之梟雄，先事曹操，便思謀害；後從孫權，便奪荊州。心術如此，安可同處乎？今若召來，西川休矣！」璋叱曰：「再休亂道！玄德是我同宗，他安肯奪我基業？」便教扶二人出。遂命法正便行。法正離益州，

逕取荊州，來見玄德。參拜已畢，呈上書信。玄德拆封視之。書曰：「族弟劉璋，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；久伏電天，蜀道崎嶇，未及齎貢，甚切惶愧。璋聞『吉凶相救，患難相扶。』朋友尚然，況宗族乎？今張魯在北，旦夕興兵，侵犯璋界，甚不自安。專人謹奉尺書，上乞鈞聽。倘念同宗之情，全手足之義，即日興師剿滅狂寇，永為脣齒，自有重酬。書不盡言，崙候車騎。」

玄德看畢大喜，設宴相待法正。酒過數巡，玄德屏退左右，密謂正曰：「久仰孝直英明，張別駕多談盛德。今獲聽教，甚慰平生。」法正謝曰：「蜀中小吏，何足道哉？蓋聞馬逢伯樂而嘶，人遇知己而死。」

張別駕昔之言，將軍復有意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備一身寄客，未嘗不傷感而歎息。思鷓鴣尚存一枝，狡兔尚藏三窟，何況人乎？蜀中豐餘之地，非不欲取；奈劉季玉係備同宗，不忍相圖。」法正曰：「益州天府之國，非治亂之主，不可居也。今劉季玉不能用賢，此業不久必屬他人。今日自付與將軍，不可錯失。豈不聞『逐兔先得』之說乎？將軍欲取，某當效死。」

「玄德拱手謝曰：『尚容商議。』」

當日席散，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。玄德獨坐沉吟。龐統進曰：「事當決而不決者，愚人也。主公高明，何多疑耶？」玄德問曰：「以公之意，當復何如？」統曰：「荊州東有孫權，北有曹操難以得志。」

益州戶口百萬，士廣財富，可資大業。今幸張松、法正為內助，此天賜也。何必疑哉？」

玄德曰：「今與吾水火相敵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寬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譎，吾以忠；每與操相反，事乃可成。若以小利而失大義於天下，吾不為也。」龐統笑曰：「主公之言，雖合天理，奈離亂之時，用兵爭強，固非一道；若拘執常理，寸步不可行矣。宜從權變。且兼弱攻昧，逆取順守，湯，武之道也。若事定之後，報之以義，封為大國，何負於信？今日不取，終被他人取耳。主公幸熟思焉。」玄德乃恍然曰：「金石之言，當銘肺腑。」

於是遂請孔明同議，起兵西行。孔明曰：「荊州重地，必須分兵守之。」玄德曰：「吾與龐士元，黃忠，魏延，前往西川；軍師可與關雲長，張翼德，趙子龍，守荊州。」孔明應允。於是孔明總守荊州；關公拒襄陽要路，當青泥隘口；張飛領四郡巡江；趙雲屯江陵，鎮公安。玄德令黃忠為前部，魏延為後軍。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，龐統為軍師，馬步五萬，起程西行。

臨行時，忽廖化引一軍來降。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，以拒曹操。是年冬月，引兵望西川進發。行不數程，孟達接著，拜見玄德，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。玄德使人入益州，先報劉璋。璋便發書告

報沿途州郡，供給錢糧。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，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，旌旗鎧甲，務要鮮明。主簿黃權入諫曰：「主公此去，必被劉備所害。某食祿多年，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，望三思之。」張松曰：「黃權此言，疏間宗族之義，滋長寇盜之威，實無益於主公。」璋乃叱權曰：「吾意已決，汝何逆吾！」

權叩首流血，近前口啣璋衣而諫。璋大怒，扯衣而起。權不放，頓落門牙兩個。璋喝左右，推出黃權，權大哭而歸。

璋欲行，一人叫曰：「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，乃欲自就死地耶？」伏於階前而諫。璋視之，乃建寧愈

元人也，姓李，名恢。叩首諫曰：「竊聞『君有諍臣，父有諍子』。黃公衡忠義之言，必當聽從。若容劉備入川，是猶迎虎於門也。」璋曰：「玄德是吾宗兄，安肯害吾？再言者必斬！」叱左右推出李恢。張松曰：「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，不復為主公效力；諸將恃功驕傲，各有外意；不得劉皇叔，則敵攻於外，民攻於內，必敗之道也。」璋曰：「公所謀深於吾有益。」

次日，上馬出榆橋門。人報「從事王累，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，一手執諫章，一手仗劍，口稱如諫不從，自割斷其繩索，撞死於此地。」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。其略曰：「益州從事臣王累，泣血稽

首；竊聞『良藥苦口利於病，忠言逆耳利於行』。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，會盟於武關，為秦所困。今主公輕離大郡，欲迎劉備於涪城，恐有去路，而無回路矣。倘能斬張松於市，絕劉備之約，則蜀中老幼幸甚，主公之基業亦幸甚！」

劉璋看畢，大怒曰：「吾與仁人相會，如親芝蘭，如何數侮於吾耶！」王累大叫一聲，自割斷其索，撞死於地。後人有詩歎曰：倒挂城門捧諫章，拚將一死報劉璋。黃權折齒終降備，矢節何如王累剛！

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。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，來接玄德。

卻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沮，所到之處，一者是西川供給；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，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；於是所到之處，秋毫無犯。百姓扶老攜幼，滿路瞻觀，焚香禮拜。玄德皆用好言安慰。

卻說法正密謂龐統曰：「近張松有密書到此，言於涪城相會劉璋，便可圖之。機會切不可失。」統曰：「此意且勿言。待二劉相見，乘便圖之。若預走洩，於中有變。」

法正乃秘而不言。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。璋已到，使人迎接玄德。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。玄德入城，與劉璋相見，各敘兄弟之情。禮畢，揮淚訴告衷

情。

飲宴畢，各回寨中安歇。璋謂眾官曰：「可笑黃權王累輩，不知宗兄之心，妄相猜疑。吾今日見之，真仁義之人也。吾得他為外援，又何慮曹操張魯耶？非張松則失之矣。」乃脫所穿綠袍，並黃金五百兩，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。

時部下將佐劉瑰，冷苞，張任，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：「主公且休歡喜。劉備柔中有剛，其心未可測，還宜防之。」璋笑曰：「汝等皆多慮。吾兄豈有二心哉！」眾皆嗟歎而退。

卻說玄德歸到寨中。龐統入見曰：「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季玉真誠實人也。」統曰：「季玉雖善，其臣劉瑰，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，其間吉凶未可保也。以統之計，莫若來日設宴，請季玉赴席；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，主公擲杯為號，就筵上殺之；一擁入成都，刀不出鞘，弓不上弦，可坐而定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季玉是吾同宗，誠心待吾，更兼吾初到蜀中，恩信未立，若行此事，上天不容，下民亦怨。公此謀，雖霸者亦不為也。」統曰：「此非統之謀；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，言事不宜遲，只在早晚當圖之。」

言未已，法正入見，曰：「某等非為自己，乃順

天命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劉季玉與吾同宗，不忍取之。」正曰：「明公差矣；若不如此，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，必來攻取。明公遠涉山川，驅馳士馬，既到此地，進則有功，退則無益。若執狐疑之心，遷延日久，大為失計。且恐機謀一洩，反為他人所算。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，出其不意，早立基業，實為上策。」龐統亦再三相勸。正是：人生幾番存厚道，才臣一意進權謀。未知玄德心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：趙雲截江奪阿斗，孫權遺書退
老瞞

卻說龐統、法正二人，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「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決不可行。」二人再三說之，玄德只是不從。次日，復與劉璋宴於城中，彼此細敘衷曲，情好甚密，酒至半酣，龐統與法正商議曰：「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」便教魏延登堂舞劍，乘勢殺劉璋，延遂拔劍進曰：「筵間無以為樂，願舞劍為戲。」龐統便呼眾武士入，列於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，劉璋手下諸

將，見魏延舞劍筵前，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，直視堂上，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：「舞劍必須有對，某願與魏將軍同舞。」

二人對舞於筵前。魏延目視劉封，封亦拔劍助舞，於是劉瑰、冷苞、鄧賢各掣劍出曰：「我等當群舞，以助一笑。」玄德大驚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劍，立於席上曰：「吾兄弟相逢痛飲，並無疑忌，又非鴻門會上，何用舞劍？不棄劍者立斬！」劉璋亦叱曰：「兄弟相聚，何必帶刀？」命侍衛者盡去佩劍。眾皆紛然下堂。玄德喚諸將士上臺，以酒賜之，曰：「吾兄弟同宗骨肉，共議大事，並無二心。汝等勿疑。」諸將皆拜謝。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：「吾兄之恩，誓

不敢忘！」二人歡飲至晚而散。玄德歸寨，責龐統曰：「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？今後斷勿為此。」統嗟歎而退。

卻說劉璋歸寨，劉瑰等曰：「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後患。」劉璋曰：「吾兄劉玄德，非比他人。」眾將曰：「雖玄德無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併西川，以圖富貴。」璋曰：「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。」遂不聽，日與玄德歡敘。

忽報張魯整頓兵馬，將犯葭萌關。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領諾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。眾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，以防玄德兵

變。璋初時不從，後因眾人苦勸，乃令白水都督楊懷，高沛二人，把守涪水關。劉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關，嚴禁軍士，廣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

早有細作報入東吳。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。顧雍進曰：「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，未易往還。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，斷其歸路，後盡起東吳之兵，一鼓而下荊襄？此不可失之機會也。」權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

正商議間，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：「進此計者可斬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？」眾驚視之，乃吳國太也。國太怒曰：「吾一生唯有一女，嫁與劉備。今若

動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？」因叱孫權曰：「汝掌父兄之業，坐領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！」孫權諾諾連聲，答曰：「老母之訓，豈敢有違！」遂叱退眾官。國太恨恨而入。孫權立於軒下，自思：「此機會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？」

正沉吟間，只見張昭入問曰：「主公有何憂疑？」孫權曰：「正思適間之事。」張昭曰：「此極易也。今差心腹將一人，只帶五百軍，潛入荊州，下一封密書與郡主，只說國太病危，欲見親女，取郡主星夜回東吳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帶來。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動兵，更有何礙？」權曰：「此計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名善，最

有膽量；自幼穿房入戶，多隨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」
昭曰：「切勿洩漏。只此便令起行。」

於是密遣周善，將五百人，扮為客商，分作五船；更詐修國書，以備盤詰。船內暗藏兵器。周善領命，取荊州水路而來。船泊江邊，善自入荊州，令門吏報孫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，善呈上密書。夫人見說國太病危，灑淚動問。周善拜訴曰：「國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遲，恐不能相見。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。」夫人曰：「皇叔引兵遠出，我今欲回，須使人知會軍師，方可以行。」周善曰：「若軍師回言道：『須報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』，如之奈何？」夫人曰：「若不辭而去，恐

有阻當。」周善曰：「大江之中，已準備下船隻。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。」

孫夫人聽知母病危，如何不慌；便將七歲孩兒阿斗，載在車中；隨行帶三十餘人，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，便來江邊上船。府中人欲報時，孫夫人已到沙頭鎮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開船，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：「且休開船，容與夫人餞行！」視之，乃趙雲也。原來趙雲巡哨方回，聽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，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。周善手執長戈，大喝曰：「汝何人，敢當主母！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，各將軍器出來，排列

在船上。風順水急，船皆隨流而去。趙雲沿江趕叫：「任從夫人去。只有一句話拜稟。」

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進。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裡。趙雲棄馬執槍，跳上漁船。只兩人駕船前來，望著夫人所坐大船追趕。周善教軍士放箭。趙雲以槍撥之，箭皆紛紛落水。離大船懸隔丈餘，吳兵用槍亂刺。趙雲棄槍在小船上，掣所佩「青釭劍」在手，分開槍撈，望吳船湧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吳兵盡皆驚倒。

趙雲入艙中，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，喝趙雲曰：「何故無禮！」雲插劍聲喏曰：「主母欲何往？何故

不令軍師知會？」夫人曰：「我母親病在危篤，無暇報知。」雲曰：「主母探病，何故帶小主人去？」夫人曰：「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荊州，無人看覩。」雲曰：「主母差矣；主人一生，只有這點骨血。小將在當陽長阪坡百萬軍中救出。今日夫人卻抱將去，是何道理？」夫人怒曰：「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」雲曰：「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」夫人喝曰：「汝半路輒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」雲曰：「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縱然萬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」

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掙，被趙雲推倒，就懷中奪了阿斗，抱出船頭上。欲要傍岸，又無幫手；欲要行

兇，又恐礙於道理；進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奪阿斗，趙雲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劍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後艄挾住舵，只顧放船下水。風順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趙雲孤掌難鳴，只護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？

正在危急，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排出十餘隻船來，船上麾旗擂鼓。趙雲自思：「今番中了東吳之計！」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，手執長矛，高聲大叫：「嫂嫂留下姪兒！」原來張飛巡哨，聽得這個消息，急來油江夾口，正撞著吳船，急忙截住。

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。周善見張飛上船，提刀來迎，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，提頭擲於孫夫人前。夫

人大驚曰：「叔叔何故無禮？」張飛曰：「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，私自歸家，這便無禮！」夫人曰：「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。若等你哥哥回來，須誤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願投江而死！」

張飛與趙雲商議：「若逼死夫人，非為臣下之道。只護著阿斗過船去罷。」乃謂夫人曰：「俺哥哥大漢皇叔，也不辱沒嫂嫂。今日相別，若思哥哥恩義，早早回來。」說罷，抱了阿斗，自與趙雲回船，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。後人有詩讚子龍曰：昔年救主在當陽，今日飛身向大江。船上吳兵皆膽裂，子龍英勇世無雙！又有詩讚翼德曰：長阪橋邊怒氣騰，一聲虎嘯退曹兵。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應傳萬載名。

二人歡喜回船。行不數里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。見阿斗已奪回，大喜。三人並馬而歸。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，報知玄德。

卻說孫夫人回吳，具說張飛與趙雲殺了周善，截江奪了阿斗。孫權大怒曰：「今吾妹已歸，與彼不親，殺周善之讎，如何不報！」喚集文武商議，起軍攻取荊州。

正商議調兵，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。孫權大驚，且按下荊州，商議拒敵曹操。人報「長史張紘辭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書上呈。」權拆視之，書中勸孫權遷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，

可速遷於此，以為萬世之業。

孫權覽書哭謂眾家曰：「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，吾如何不從？」即命遷治建業，築石頭城。呂蒙進曰：「曹操兵來，何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。」諸將皆曰：「上岸擊賊，跌足入船，何用築城？」蒙曰：「兵有利鈍，戰無必勝。如猝然遇敵，步騎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」權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。子明之見甚遠。」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。曉夜併工，刻期告竣。

卻說曹操在許都，威福日甚。長史董昭進曰：「自古以來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。雖周公，呂望，

莫可乃也。櫛風沐雨，三十餘年，掃蕩群凶，與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，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『九錫』以彰功德。」你道那「九錫」；一，車馬；二，衣服；三，樂縣；四，朱戶；五，納陛；六，虎賁；七，鈇鉞；八，弓矢；九，秬鬯圭瓚；侍中荀彧曰：「不可。丞相本興義兵，匡扶漢室，當秉忠貞之志，守謙退之節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」曹操聞言，勃然變色。董昭曰：「豈可以一人而阻眾望？」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，加九錫。荀彧歎曰：「吾不想今日見此事！」

操聞深恨之，以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興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殺

己之心，託病止於壽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。盒上有操親筆封記。開盒視之，並無一物。或會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年五十歲。後人有詩歎曰：文若才華天下聞，可憐失足在權門。後人漫把留侯比，臨歿無顏見漢君。

其子荀惲，發哀書報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諡曰敬侯。

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，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，哨至江邊。回報云：「遙望沿江一帶，旗旛無數，不知兵聚何處。」操放心不下，自領兵前進，就濡須口排開軍陣。操領百餘人上山坡，遙望戰船，各

分隊伍，依次排列。旗分五色，兵器鮮明。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，坐著孫權。左右文武，侍立兩傍。操以鞭指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！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！」

忽一聲響動，南船一齊飛奔過來。濡須塢內又一軍出，衝動曹兵。曹操軍馬退後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，為首馬上一人，碧眼紫髯。眾人認得正是孫權。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。操大驚，急回馬時，東吳大將韓當，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。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，敵住二將，曹操得脫歸寨。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。操回寨，重賞許褚，責罵眾將：「臨敵先退，挫吾銳氣！後若如此，盡皆斬首！」

是夜三更時分，忽寨外喊聲大震。操急上馬，見四下裏火起，卻被吳兵劫入大寨。殺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。操心中鬱悶，閒看兵書。程昱曰：「丞相既知兵法，豈不知『兵貴神速』乎？丞相起兵，遷延日久，故孫權得以準備。夾濡須水口為塢，難於攻擊。不若且退兵回許都，別作良圖。」

操不應。程昱出。操伏几而臥，忽聞潮聲洶湧，如萬馬爭奔之狀。操急視之，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，光華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兩輪太陽對照。忽見江心那輪紅日，直飛起來，墜於寨前山中，其聲如

雷。猛然驚覺，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。帳前軍報道午時。曹操教備馬，引五十餘騎，逕奔出寨。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，正看之間，忽見一簇人馬，當先一人，金盔金甲。操視之，乃孫權也。

權見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馬，以鞭指操曰：「丞相坐鎮中原，富貴已極，何故貪心不足，又來侵我江南？」操答曰：「汝為臣下，下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詔，特來討汝！」孫權笑曰：「此言豈不羞乎？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，令諸侯？吾非不尊漢朝，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！」

操大怒，叱諸將上山捉孫權。忽一聲鼓響，山背

後兩彪軍出；右邊韓當，周泰，左邊陳武，潘璋。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，矢如雨發。操急引眾將回走。背後四將趕來甚急。趕到半路，許褚引眾虎衛軍敵住，救回曹操。吳兵齊奏凱歌，回濡須去了。

操還營自思：「孫權非等閒人物。紅日之應，久後必為帝王。」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。又恐東吳恥笑，進退未決。兩邊又相拒了月餘，戰了數場，互相勝負。直至來年正月，春雨連綿，水港皆滿，軍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異常。操心甚憂。當日正在寨中，與眾謀士商議。或勸操收兵；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歸。操猶豫未決。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。操啟視之。書略曰：「孤與丞相，彼此皆漢朝臣宰。

丞相不思報國安民，乃妄動干戈，殘虐生靈，豈仁人之所為哉？即日春水方生，公當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復有赤壁之禍矣。公宜自思焉。」

書背後又批兩行云：「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」曹操看畢，大笑曰：「孫仲謀不欺我也。」重賞來使，遂下令班師，命廬江太守朱光，鎮守皖城，自引大軍回許昌。孫權亦收軍回秣陵。權與眾將商議：「曹操雖然北去，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。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荊州？」張昭獻計曰：「且未可動兵。某有一計，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。」正是：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謀壯志又圖南。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：取涪關楊高授首，攻雒城黃魏
爭功

卻說張昭獻計曰：「且休要動兵。若一興師，曹操必復至。不如修書二封；一封與劉璋，言劉備結連東吳，共取西川，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，一封與張魯，教進兵向荊州來，著劉備首尾不能救應。我然後起兵取之，事可諧矣。」權從之，即發使二處去訖。

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書，知孫夫人已回東吳。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，乃

與龐統議曰：「曹操擊孫權，操勝必將取荊州，權勝亦必取荊州矣。為之奈何？」龐統曰：「主公勿憂。有孔明在彼，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。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，只推曹操攻擊孫權。權求救於荊州，吾與孫權唇齒之邦，不容不相援，張魯自守之賊，決不敢來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荊州，與孫權會同破曹操，奈兵少糧缺。望推同宗之誼，速發精兵三、四萬，行糧十萬斛相助，請勿有誤。若得軍馬錢糧，卻另作商議。」

玄德從之，遣人往成都。來到關前，楊懷高沛聞知此事，遂教高沛守關，楊懷同使者入成都，見劉璋呈上書信。劉璋看畢，問楊懷為何亦同來。楊懷曰：「專為此書而來。劉備自從入川，廣布恩德，以收民

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軍馬錢糧，切不可與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」劉璋曰：「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，豈可不助？」一人出曰：「劉備梟雄，久留於蜀而不遣，是縱虎入室矣，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，何異與虎添翼乎？」眾視其人，乃零陵烝陽人，姓劉名巴字子初。劉璋聞劉巴之言，猶豫未決。黃權又復苦諫。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，米一萬斛，發書遣使報玄德，仍令楊懷，高沛緊守關隘。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，呈上回書。玄德大怒曰：「吾為汝禦敵，費力勞心。汝今惜財吝賞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？」遂扯毀回書，大罵而起。使者逃回成都。龐統曰：「主公只以仁義為重，今日毀書發怒，前情盡棄矣。」玄德

曰：「如此，當若何？」龐統曰：「某有三條計策，請主公自擇而行。」

玄德問那三條計。統曰：「只今便選精兵，晝夜兼道逕襲成都，此為上計。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，各仗強兵拒守關隘；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為名，二將聞知，必來相送；就送行處，擒而殺之，奪了關隘，先取涪城，然後卻向成都，此中計也。退還白帝，連夜回荊州，徐圖進取，此為下計。若沉吟不去，將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」玄德曰：「軍師上計太促，下計太緩；中計不遲不疾，可以行之。」

於是發書致劉璋，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

泥鎮，眾將抵敵不住，吾當親往拒之，不及面會，特書相辭。書至成都，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，只道是真心，乃修書一封，欲令人送與玄德。卻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，松急藏書於袖中，與肅相陪說話。肅見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與肅共飲。獻酬之間，忽落此書於地，被肅從人拾得。席散後，從人以書呈肅。肅開視之。書略曰：「昨松進言於皇叔，並無虛謬，何乃遲遲不發？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？使松聞之，如有所失。書呈到日，疾速進兵。松當為內應，萬勿自誤！」

張肅見了，大驚曰：「吾弟作滅門之事，不可不

首。」連夜將書見劉璋，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，欲獻西川。劉璋大怒曰：「吾平日未嘗薄待他，何故欲謀反！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，盡斬於市。後人有詩歎曰：一覽無遺自古稀，誰知書信洩天機。未觀玄德興王業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劉璋既斬張松，聚集文武商議曰：「劉備欲奪吾基業，當如之何？」黃權曰：「事不宜遲。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，添兵守把，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。」璋從其言，星夜馳檄各關去訖。

卻說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報上涪水關，請楊懷，高沛出關相別。楊高二將聞報，商議曰：「玄德

此回若何？」高沛曰：「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身，就送行處刺之，以絕吾主之患。」楊懷曰：「此計大妙。」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，出關送行，其餘並留在關上，玄德大軍盡發。前至涪水之上，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：「楊懷，高沛，若欣然而來，可提防之；若彼不來，便起兵逕取其關，不可遲緩。」

正說間，忽起一陣旋風，把馬前帥字旗吹倒。玄德問龐統曰：「此何兆也？」統曰：「此驚報也。楊懷，高沛二人，必有行刺之意，宜善防之。」玄德乃身披重鎧，自佩寶劍防備。人報楊高二將軍送行來。玄德令軍馬歇定。龐統吩咐魏延黃忠：「但關上來的軍士，不問多少馬步軍兵，一個也休放回。」二將得

令而去。

卻說楊懷高沛二人，身邊各藏利刃，帶二百軍兵，牽羊擔酒，直至軍前。見並無準備，心中暗喜，以為中計。入至帳下，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。二將聲喏曰：「聞皇叔遠回，特具薄禮相送。」遂進酒勸玄德。玄德曰：「二將軍守關不易，當先飲此杯。」

二將飲酒畢，玄德曰：「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，閒人退避。」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。玄德叱曰：「左右與吾捉下二賊！」帳後劉封，關平應聲而出。楊，高二人急待爭鬥，劉封，關平各捉住一

人。玄德喝曰：「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謀，離間親情？」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。統便喝斬二人。玄德猶豫未決。統曰：「二人本意欲害吾主，罪不容誅。」遂叱刀斧手斬楊懷，高沛於帳前。黃忠，魏延早將二百從人，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個。玄德喚入，各賜酒壓驚。玄德曰：「楊懷，高沛離間吾兄弟，又藏利刀行刺，故行誅戮。你等無罪，不必驚疑。」眾皆拜謝。龐統曰：「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帶吾軍取關。各有重賞。」

眾皆應允。是夜二百人先行，大軍隨後。前軍至關下叫曰：「二將軍有急事回，可速開關。」城上聽得是自家軍，即時開關。大軍一擁而入，兵不血刃，

得了涪關。蜀軍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賞，遂即分兵前後守把。次日勞軍，設宴於公廳。玄德酒酣，顧龐統曰：「今日之會，可為樂乎！」龐統曰：「伐人之國而以為樂，非仁者之兵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吾聞昔日武王伐紂，作樂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歟？汝言何不合道理？可速退！」

龐統大笑而起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，酒醒。左右以遂龐統之言，告知玄德。玄德大悔；次早穿衣升堂，請龐統謝罪曰：「昨日酒醉，言語觸忤。幸勿挂懷。」龐統談笑自若。玄德曰：「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」龐統曰：「君臣俱失，何獨主公？」玄德亦大笑，其樂如初。

卻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，高二將，襲了涪水關，大驚曰：「不料今日果有此事！」遂聚文武，問退兵之策。黃權曰：「可連夜遣兵屯雒城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劉備雖有精兵猛將，不能過也。」璋遂令劉瑰，冷苞，張任，鄧賢，點五萬大軍，星夜往守雒城，以拒劉備。

四將行兵之次，劉瑰曰：「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，道號紫虛上人，知人生死貴賤。吾輩今日行軍，正從錦屏山過。何不試往問之？」張任曰：「大丈夫行兵拒敵，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？」瑰曰：「不然。聖人云：『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』吾等問於高明之人，當趨吉避凶。」

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，問徑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絕頂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見一道童出迎。問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見紫虛上人，坐於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問前程之事。紫虛上人曰：「貧道乃山野廢人，豈知休咎？」劉瑰再三拜問。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，寫下八句言語，付與劉瑰。其文曰：「左龍右鳳，飛入西川。雛鳳墜地，臥龍升天。一得一失，天數當然。見機而作，勿喪九泉。」

劉瑰又問曰：「我四人氣數如何？」紫虛上人曰：「定數難逃，何必再問？」瑰又請問時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著的一般，並不答應。四人下山。劉

瑰曰：「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」張任曰：「此狂叟也，聽之何益？」遂上馬前行。既至雒城分調人馬，把守各處隘口。劉瑰曰：「雒城乃成都保障，失此則成都難保。吾四人公議，著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城前面，依山傍險，紮下兩個寨子，勿使敵兵臨城。」冷苞，鄧賢曰：「某願往結寨。」劉瑰大喜，分兵二萬，與冷，鄧二人，離城六十里下寨。劉瑰，張任，守護雒城。

卻說玄德既得涪水關，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。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，即日冷苞，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，紮下兩個大寨。玄德聚眾問曰：「誰敢建頭功，去取二將寨柵？」老將黃忠應聲出曰：「老夫願

往。」玄德曰：「老將軍率本部人馬，前至雒城，如取得冷苞，鄧賢營寨，必當重賞。」

黃忠大喜，即領本部兵馬，謝了要行。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「老將軍年紀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將不才願往。」玄德視之，乃是魏延。黃忠曰：「我已領下將令，你如何敢攙越？」魏延曰：「老將不以筋骨為能。吾聞冷苞，鄧賢，乃蜀中名將，血氣方剛。恐老將軍擒他不得，豈不誤了主公大事？因此願相替，本是好意。」黃忠大怒曰：「汝說吾老，敢與我比試武藝麼？」魏延曰：「就主公之前，當面比試。贏得的便去，何如？」

黃忠遂趨步下階，便叫小校將刀來。玄德急止之曰：「不可。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。須誤了我大事。吾與你二人勸解，休得爭論。」龐統曰：「汝二人不必相爭。即今冷苞，鄧賢，下了兩個營寨。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，各打一寨。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。」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，魏延打鄧賢寨。二人各領命去了。龐統曰：「此二人去，恐於路中相爭。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。」玄德留龐統守城，自與劉封，關平，引五千軍隨後進發。

卻說黃忠歸寨，傳令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，平明進兵，取左邊山谷而進。魏延卻暗使人探聽黃忠

甚時起兵。探事人回報：「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起兵。」魏延暗喜，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鄧賢寨邊。

軍士得令，都飽餐一頓，馬摘鈴，人啣杖，捲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後，離寨前進。到半路，魏延馬上尋思：「只去打鄧賢寨，不顯能處；不如先去打冷苞寨，卻將得勝兵打鄧賢寨。兩處功勞，都是我的。」就馬上傳令，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。天色微明，離冷苞寨不遠，教軍士少歇，排立金鼓旗旛槍刀器械。

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，冷苞已有準備了。一聲

砲響，三軍上馬，殺將出來。魏延縱馬提刀，與冷苞接戰。二將交馬，戰到三十合，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。漢軍走了半夜，人馬力乏，抵當不住，退後便走。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，撇了冷苞，撥馬回走。川兵隨後趕來，漢軍大敗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後鼓聲震地，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，大叫：「魏延快下馬受降！」

魏延策馬飛奔，那馬忽失前蹄，雙足跪地，將魏延掀將下來。鄧賢馬奔到，挺槍來刺魏延。槍未到處，弓弦響，鄧賢倒撞下馬。後面冷苞方欲來救，一員大將，從山坡上躍馬而來，厲聲大叫：「老將黃忠在此！」舞刀直取冷苞。冷苞抵敵不住，望後便走。

黃忠乘勢追趕，川兵大亂。

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，殺了鄧賢，直趕到寨前。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。不到十餘合，後面軍馬擁將上來，冷苞只得棄了左寨，引敗軍來投右寨。只見寨中旗幟全別。冷苞大驚。兜住馬看時，當頭一員大將，金甲錦袍，乃是劉玄德，左邊劉封，右邊關平，喝道：「寨子吾已奪下，汝欲何往？」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，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。

冷苞兩頭無路，取山僻小徑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狹路伏兵忽起，搭鉤齊舉，把冷苞活捉了。原來卻是魏延自知罪犯，無可解釋，收拾後軍，令蜀兵

引路，伏在這裏，等個正著，用索縛了冷苞，解投玄德寨來。

卻說玄德立起免死旗，但川兵倒戈卸甲者，並不許殺害，如傷者償命；又諭眾降兵曰：「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，願降者充軍，不願降者放回。」於是歡聲動地。黃忠安下寨腳，逕來見玄德，說魏延違了軍令，可斬之，玄德急召魏延，魏延解冷苞至。玄德曰：「延雖有罪，此功可贖。」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，今後毋得相爭。魏延頓首伏罪。玄德重賞黃忠。使人押冷苞到帳下，玄德去其縛，賜酒壓驚，問曰：「汝肯降否？」冷苞曰：「既蒙免死，如何不降？劉瑰，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；若肯放某回去，當即招二

人來降，就獻雒城。」玄德大喜，便賜衣服鞍馬，令回雒城。魏延曰：「此人不可放回。若脫身一去，不復來矣。」玄德曰：「吾以仁義待人，人不負我。」

卻說冷苞得回雒城，見劉瑰，張任，不說捉去放回，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，奪得馬匹逃回。劉瑰忙遣人往成都求救。劉璋聽知折了鄧賢，大驚，慌忙聚眾商議。長子劉循進曰：「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。」璋曰：「既吾兒肯去，當遣誰人為輔？」一人出曰：「某願往。」璋視之，乃舅氏吳懿也。璋曰：「得尊舅去最好。誰可為副將？」

吳懿保吳蘭，雷同二人為副將，點二萬軍馬來到

雒城。劉瑰，張任接著，具言前事。吳懿曰：「兵臨城下，難以拒敵；汝等有何高見？」冷苞曰：「此間一帶，正靠涪江，江水大急；前面寨占山腳，其形最低。某乞五千軍，各帶鋤前去，決涪江之水，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。」吳懿從其計，即令冷苞前往決水，吳蘭，雷同引兵接應。冷苞領命，自去準備決水器械。

卻說玄德令黃忠，魏延各守一寨，自回涪城，與軍師龐統商議。細作報說：「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，將欲來攻葭萌關。」玄德驚曰：「若葭萌關有失，截斷後路，吾進退不得，當如之何？」龐統謂孟達曰：「公乃蜀中人，多知地理，去守葭萌關，如

何？」達曰：「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，萬無一失。」玄德問何人。達曰：「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為中郎將，乃南郡枝江人。姓霍，名峻，字仲邈。」玄德大喜，即時遣孟達，霍峻守葭萌關去了。

龐統退歸館舍，門吏忽報：「有客特來相訪。」統出迎接，見其人身長八尺，形貌甚偉；頭髮截短，披於頸上；衣服不甚齊整。統問曰：「先生何人也？」其人不答，逕登堂仰臥床上。統甚疑之，再三請問。其人曰：「且稍停，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。」統聞之愈疑，命左右進酒食。其人起而便食，並無謙遜；飲食甚多，食罷又睡。統疑惑不定，使人請法正視之，恐是細作。法正慌忙到來。統出迎接，謂正

曰：「有一人如此如此。」法正曰：「莫非彭永言乎？」陞階視之。其人躍起曰：「孝直別來無恙？」正是：只為川人逢舊識，遂令涪水息洪流。畢竟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：諸葛亮痛哭龐統，張翼德義釋嚴顏

卻說法正與那人相見，各撫掌而笑。龐統問之，正曰：「此公乃廣漢人，姓彭，名羨，字永言，蜀中豪傑也。因直言觸忤劉璋，被璋鉗為徒隸，因此短髮。」統乃以賓禮待之，問羨從何而來。羨曰：「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。見劉將軍方可說。」法正忙報玄德。玄德親自謁見，請問其故。羨曰：「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？」玄德實告：「有黃忠，魏延在彼。」羨曰：「為將之道，豈可不知地理乎？前寨靠涪

江，若決動江水，前後以兵塞之，一人無可逃也。」玄德大悟。彭羨曰：「罡星在西方，太白臨於此地，當有不吉之事，切宜慎之。」玄德即拜彭羨為幕賓，使人密報魏延，黃忠，教朝幕用心巡警，以防決水。黃忠，魏延商議：「二人各輪一日；如遇敵軍到來，互相通報。」

卻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，引了五千軍，逕循江邊而進，安排決江，只聽得後面喊聲大起。冷苞知有準備，急急回軍。後面魏延引軍趕來，川兵自相踐踏。冷苞正奔走間，撞著魏延。交馬不數合，被魏延活捉去了。比及吳蘭，雷同來接應時，又被黃忠一軍殺來。魏延解冷苞到涪關。玄德責之曰：「吾以仁義

相待，放汝回去，何敢背我！今次難饒！」將冷苞推出斬之，重賞魏延。玄德設宴款待彭羨。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。玄德召入問之。馬良禮畢曰：「荊州平安，不勞主公憂念。」遂呈上軍師書信。玄德拆書觀之，略云：「亮夜算太乙數，今年歲次癸亥，罡星在西方；又觀乾象，太白臨於雒城之分，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。切宜謹慎。」

玄德看了書，便教馬良先回。玄德曰：「吾將回荊州，去論此事。」龐統暗思：「孔明怕我取了西州成了功，故意將此書相阻耳。」乃對玄德曰：「統亦算太乙數，已知罡星在西，應主公合得西川，別不主凶事。統亦占天文，見太白臨於雒城，先斬蜀將冷

苞，已應凶兆矣。主公不可疑心，可急進兵。」

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，乃引軍前進。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。龐統問法正曰：「前至雒城，有多少路？」法正畫地作圖。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，並無差錯。法正言：「山北有條有大路，正取雒城東門；山南有條小路，卻取雒城西門。兩條路俱可進兵。」龐統謂玄德曰：「統令魏延為先鋒，取南小路而進；主公令黃忠作先鋒，從山北大路而進。並到雒城取齊。」玄德曰：「吾自幼熟於弓馬，多行小路。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，吾取西門。」龐統曰：「大路必有軍邀攔，主公引兵當之。統取小路。」玄德曰：「軍師不可。吾夜夢一神人，手執鐵棒擊吾右臂，覺來猶自

臂痛。此行莫非不佳。」龐統曰：「壯士臨陣，不死帶傷，理之自然也。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吾所疑者，孔明之書也。軍師還守涪關，如何？」龐統大笑曰：「主公被孔明所惑矣。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，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。心疑則致夢，何凶之有？統肝腦塗地，方稱本心。主公再勿多言。來早准行。」當日傳下號令，軍士五更造飯，平明上馬。黃忠，魏延領軍先行。玄德再與龐統約定，忽坐下馬眼生前失，把龐統掀將下來。玄德跳下馬，自來籠住那馬。玄德曰：「軍師何故乘此劣馬？」龐統曰：「此馬乘久，不曾如此。」玄德曰：「臨陣眼生，誤人性命。吾所騎白馬，性極馴熟。軍師可騎，

萬無一失。劣馬吾自乘之。」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。龐統謝曰：「深感主公厚恩。雖萬死亦不能報也。」遂各上馬取路而進。玄德見龐統去了，心中甚覺不快，怏怏而行。

卻說雒城中吳懿，劉瑰聽知折了冷苞，遂與眾商議。張任曰：「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，最為要緊，某自引一軍守之。諸公緊守雒城，勿得有失。」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。張任急引三千軍，先來抄小路埋伏。見魏延兵過，張任教儘放過去，休得驚動。後見龐統軍來，張任軍士，遙指軍中大將：「騎白馬者必是劉備。」張任大喜，傳令教如此如此。

卻說龐統迤邐前進，抬頭見兩山狹窄，樹木叢雜；又值夏未秋初，枝葉茂盛。龐統心下甚疑，勒住馬問：「此處是何地名？」內有新降軍士，指道：「此處地名落鳳坡。」龐統驚曰：「吾道號鳳雛，此處名落鳳坡，不利於吾。」令後軍疾退。只聽山坡前一聲砲響，箭如飛蝗，只望騎白馬者射來。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。時年止三十六歲。後人有詩歎曰：古峴相連紫翠堆，士元有宅傍山隈。兒童慣識呼鳩曲，閭巷曾聞展驥才。預計三分平刻削，長軀萬里獨徘徊。誰知天狗流星墜，不使將軍衣錦回。先是東南有童謠云：一鳳并一龍，相將到蜀中。纔到半路裡，鳳死落坡東。風送雨，雨送風，隆漢興時蜀道通，蜀道

通時只有龍。

當日張任，射死龐統，漢軍擁塞，進退不得，死者大半。前軍飛報魏延。魏延忙勒兵欲回，奈山路狹窄，廝殺不得。又被張任截斷歸路，在高阜處，用強弓硬弩射來，魏延心慌。有新降蜀兵曰：「不如殺奔雒城下，取大路而進。」

延從其言，當先開路，殺奔雒城來。塵埃起處，前面一軍殺至，乃雒城守將吳蘭，雷同也；後面張任引兵追來。前後夾攻，把魏延圍在垓心。魏延死戰不能得脫。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，二將急回馬去救。魏延乘勢趕去，當先一將，舞拍馬，大叫：「文長，

吾特來救汝！」視之，乃老將黃忠也。兩下夾攻，殺敗吳雷二將，直衝至雒城之下。劉瑰引兵殺出，卻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。黃忠，魏延翻身便回。

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，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。劉瑰，吳蘭，雷同，當先趕來。玄德守不住二寨，且戰且走，奔回涪關。蜀兵得勝，迤邐追趕。玄德人困馬乏，那裡有心廝殺，且只顧奔走。將近涪關，張任一軍追趕至緊。幸得左邊劉封，右邊關平，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，殺退張任；還趕二十里，奪回戰馬極多。

玄德一行軍馬，再入涪關。問龐統消息。有落鳳

坡逃得性命的軍士，報說：「軍師連人帶馬，被亂箭射死於坡前。」玄德聞言，望西痛哭不已，遙為招魂設祭。諸將皆哭。黃忠曰：「今番折了龐統軍師，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，如之奈何？不若差人往荊州，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。」正說之間，人報「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。」黃忠，魏延皆西要出戰。玄德曰：「銳氣新挫，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。」黃忠魏延領命，只緊守城池。玄德寫一封書，教關平分付：「你與我往州請軍師去。」關平領了書，星夜往荊州來。玄德自守涪關，並不出戰。

卻說孔明在荊州，時當七夕佳節，大會眾官夜宴，共說收川之事。只見正西上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從

天墜下，流光四散。孔明失驚，擲杯於地，掩面哭曰：「哀哉！痛哉！」眾官慌問其故。孔明曰：「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，不利於軍師；天狗犯於吾軍，太白臨於雒城，已拜書主公，教謹防之。誰想今夕西方星墜，龐士元命必休矣！」言罷，大哭曰：「今吾主喪一臂矣！」眾官皆驚，未信其言。孔明曰：「數日之內，必有消息。」是夕酒不盡歡而散。

數日之後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，人報關平到。

眾官皆驚。關平入，呈上玄德書信。孔明視之，內言：「本年七月初七日，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，箭射身故。」孔明大哭，眾官無不垂淚。孔明日：「既主公在涪關，進退兩難之際，亮不得不去。」雲長

曰：「軍師去，誰人保守荊州？荊州乃重地，干係非輕。」孔明曰：「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，吾已知其意了。」乃將玄德書與眾官看曰：「主公書中，把荊州託在吾身上，教我自量才委用。雖然如此，今教關平齎書前來，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。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，可竭力保守此地。責任非輕，公宜勉之。」雲長更不推辭，慨然領諾。孔明設宴，交割印綬。雲長雙手來接。孔明擎著印曰：「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。」雲長曰：「大丈夫既領重任，除死方休。」孔明見雲長說個「死」字，心中不悅；欲待不與，其言已出。孔明曰：「倘曹操引兵來到，當如之何？」雲長曰：「以力拒之。」孔明又曰：「倘曹操，孫權，

齊起兵來，如之奈何？」雲長曰：「分兵拒之。」孔明曰：「若如此，荊州危矣。吾有八個字，將軍牢記，可保守荊州。」雲長問那八個字。孔明曰：「北拒曹操，東和孫權。」雲長曰：「軍師之言，當銘肺腑。」

孔明遂與了印綬，令文官馬良，伊籍，向朗，糜竺，武將糜芳，廖化，關平，周倉，一班兒輔佐雲長，同守荊州。一面親自統兵入川。先撥精兵一萬，教張飛部領，取大路殺奔巴州，雒城之西，先到者為頭功。又撥一枝兵，教趙雲為先鋒，泝江而上，會於雒城。孔明隨後引簡雍、蔣琬等起行。那蔣琬字公琰，零陵湘鄉人也；乃荊襄名士，現為書記。

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，與張飛同日起行。張飛臨行時，孔明囑付曰：「西川豪傑甚多，不可輕敵。於路戒約三軍，勿得擄掠百姓，以失民心。所到之處，並宜存恤，勿得恣逞鞭撻士卒。望將軍早會雒城，不可有誤。」

張飛欣然領諾，上馬而去，迤邐前行。所到之處，但降者秋毫無犯。逕取漢川路。前至巴郡，細作回報：「巴郡太守嚴顏，乃蜀中名將；年紀雖高，精力未衰；善開硬弓，使大刀；有萬夫不當之勇；據住城郭，不豎降旗。」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，差人入城去：「說與老匹夫，早早來降，饒你滿城百姓性命！若不歸順，即踏平城郭，老幼不留！」

卻說嚴顏在巴郡，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，拊心而歎曰：「此所謂獨坐窮山，引虎自衛者也！」後聞玄德據住涪關，大怒，屢欲提兵往戰，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。當日聞知張飛兵到，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，準備迎敵。或獻計曰：「張飛在當陽長阪，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眾。曹操亦聞風而避之，不可輕敵。今只宜深溝高壘，堅守不出。彼軍無糧，不過一月，自然退去。更兼張飛性如烈火，專要鞭撻士卒；如不與戰，必怒；怒則必以暴厲之氣，待其軍士；軍心一變，乘勢擊之，張飛可擒也。」嚴顏從其言，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。忽見一個軍士，大叫：「開門！」嚴顏教放入問之。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，把張飛

言語依直便說。嚴顏大怒，罵曰：「匹夫怎敢無禮！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！借你口說與張飛！」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，卻放回寨。

軍人回見張飛，哭告嚴顏如此毀罵。張飛大怒，咬牙睜目，披挂上馬，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。城上眾軍百般痛罵。張飛性急，幾番殺到吊橋，要過護城河，又被亂箭射回。到晚全無一個人出，張飛忍一肚氣還寨。次日早晨，又引軍去搦戰。那嚴顏在城敵樓上，一箭射中張飛頭盔。飛指而恨曰：「吾拏住你這老匹夫，必親自食你肉！」到晚又空回。第三日，張飛引了軍，沿城去罵。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，週圍都是亂山。張飛自乘馬登山，下視城中，見軍士盡

皆披挂，分列隊伍，伏在城中，只是不出；又見民夫來來往往，搬磚運石，相助守城。張飛教馬軍下馬，步軍皆坐，引他出敵，並無動靜。又罵了一日，依舊空回。張飛在寨中，自思「終日叫罵，彼只不出，如之奈何？」猛然思得一計，教眾軍不要前去搦戰，都結束停當在寨中等候廝殺；卻只教三五十個軍士，直去城下叫罵，引嚴顏軍出來，便與廝殺。張飛磨拳擦掌，只等敵軍來。小軍連罵了三日，全然不出。張飛眉頭一皺，又生一計，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，尋覓路徑，不來搦戰。嚴顏在城中，連日不見張飛動靜，心中疑惑，著十數個小軍士，扮作張飛砍柴的軍士，潛地出城，雜在軍內，入山中探聽。

當日諸軍回寨。張飛坐在寨中，頓足大罵：「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！」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：「將軍不須心焦。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，可以偷過巴郡。」張飛故意大叫曰：「既有這個去處，何不早來說？」眾應曰：「這幾日卻纔哨探得出。」張飛曰：「事不宜遲，只今夜二更造飯，趁三更月明，拔寨都起，人啣枚，馬去鈴，悄悄而行。我自前面開路，汝等依次而行。」傳了令便滿寨告報。

探細小軍，聽得這個消息，盡回城中來，報與嚴顏。顏大喜曰：「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！你偷小路過去，須是糧草輜重在後；我截住後路，你如何得過？好無謀匹夫，中我之計！」即時傳令，教軍士準

備赴敵：「今夜二更也造飯，三更出城，伏於樹木叢雜去處。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，車仗來時，只聽鼓響，一齊殺出。」傳了號令，看看近夜，嚴顏全軍盡皆飽食，披挂停當，悄悄出城，四散伏住，只聽鼓響；嚴顏自引十數裨將，下馬伏於林中。約三更後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，橫矛縱馬，悄悄引軍前進。去不得三四里，背後車仗人馬，陸續進發。嚴顏看得分曉，一齊擂鼓，四下伏兵盡起。正來搶奪車仗，背後一聲鑼響，一彪軍掩到，大喝：「老賊休走！我等的你恰好！」嚴顏猛回頭看時，為首一員大將，豹頭環眼，燕頷虎鬚，使丈八矛，騎深烏馬，乃是張飛。四下裏鑼聲大震，眾軍殺來。嚴顏見了張飛，舉手無

措。交馬戰不一合，張飛賣個破綻；嚴顏一刀砍來，張飛閃過，撞將入去，扯住嚴顏勒甲縫，生擒過來，擲於地下；眾軍向前，用索綁縛住了。原來先過去的，是假張飛。料道嚴顏擊鼓為號，張飛卻教鳴金為號；金響諸軍齊到，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。

張飛殺到巴郡城下，後軍已自入城。張飛叫休殺百姓，出榜安民。群刀手把嚴顏推至。張飛坐於廳上，嚴顏不肯跪下。飛怒目咬牙大叱曰：「大將到此，為何不降，而敢拒敵？」嚴顏全無懼色，回叱飛曰：「汝等無義，侵我州郡！但有斷頭將軍！無降將軍！」飛大怒，喝左右斬來。嚴顏喝曰：「賊匹夫！要砍便砍，何怒也？」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，面不改

色，乃回嗔作喜，下階喝退左右，親解其縛，取衣衣之，扶在正中高坐，低頭便拜曰：「適來言語冒瀆，幸勿見責。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。」嚴顏感其恩義，乃降。後人有詩讚嚴顏曰：白髮居西蜀，清名震大邦。忠心如皎日，浩氣捲長江。寧可斷頭死，安能屈膝降？巴州年老將，天下更無雙。又有讚張飛詩曰：生獲嚴顏勇絕倫，惟憑義氣服軍民。至今廟貌留巴蜀，社酒雞豚日日春。張飛請問入川之計。嚴顏曰：「敗軍之將，荷蒙厚恩，無以為報，願施犬馬之勞。不須張弓隻箭，逕取成都。」正是：只因一將傾心後，致使連城唾手降。未知其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：孔明定計捉張任，楊阜借兵破馬超

卻說張飛問計於嚴顏，顏曰：「從此至雒城，凡守禦關隘，都是老夫所管；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。今感將軍之恩，無可以報，老夫當為前部，所到之處，盡喚出拜降。」

張飛稱謝不已。於是嚴顏為前部，張飛領軍隨後。凡到之處，盡是嚴顏所管，都喚出投降。有遲疑未決者，顏曰：「我尚且投降，何況汝乎。」自是望

風歸順，並不曾廝殺一場。

卻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，都教會聚雒城。玄德與眾官商議：「今孔明，翼德分兩路取川，會於雒城，同入成都。水陸舟車，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，此時將及待到。今我等便可進兵。」黃忠曰：「張任每日來搦戰，見城中不出，彼軍懈怠，不做準備，今日夜間分兵劫寨，勝如白晝廝殺。」

玄德從之，教黃忠引兵取左，魏延引兵取右。玄德取中路。當夜二更，三路軍馬齊發。張任果然不做準備。漢軍擁入大寨，放起火來，烈焰騰空。蜀兵奔走，連夜趕報雒城，城中兵接應入去。玄德還中路下

寨；次日，引兵直到雒城，圍住攻打。張任按兵不出。攻到第四日，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，令黃忠，魏延在東門攻打，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。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，北門有涪水，因此不圍。

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，騎馬往來，指揮打城，從辰至未，人馬漸漸力乏。張任教吳蘭，雷同二將引兵出北門，轉東門，敵黃忠，魏延；自己卻引軍出南門，轉西門，單迎玄德。城內盡撥民兵上城，擂鼓助喊。

卻說玄德見紅日平西，教後軍先退。軍士回身，城上一片聲喊起，南門內軍馬突出。張任逕來軍中捉

玄德。玄德軍中大亂。黃忠，魏延又被吳蘭，雷同敵住，兩下不能相顧。玄德敵不住張任，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。張任從背後追來，看看趕上。玄德獨自一人一馬，張任引數騎趕來。

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，忽山路一軍衝出。玄德馬上叫苦曰：「前有伏兵，後有追兵，天亡我也！」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，乃是張飛。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，望見塵埃起，知與川兵交戰。張飛當先而來，正撞著張任，便就交馬。戰到十餘合，背後嚴顏引兵大進。張任火速回身。張飛直趕到城下。張任退入城，拽起吊橋。

張飛回見玄德曰：「軍師沂江而來，尚且未到，反被我奪了頭功。」玄德曰：「山路險阻，如何無軍阻當，長驅大進，先到於此？」張飛曰：「於路關隘四十五處，皆出老將嚴顏之功；因此一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。」遂把義釋嚴顏之事，從頭說了一遍，引嚴顏見玄德。玄德謝曰：「若非老將軍，吾弟安能到此？」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。嚴顏拜謝。

正待安排宴飲，忽聞哨馬回報：「黃忠，魏延和川將吳蘭，雷同交鋒，城中吳懿，劉瑰又引兵助戰，兩下夾攻，我軍抵敵不住，魏，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。」

張飛聽得，便請玄德分兵兩路，殺去救援。於是張飛在左，玄德在右，殺奔前來。吳懿，劉瑰見後面喊聲起，慌退入城中。吳蘭，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，魏延，卻被玄德，張飛截住歸路。黃忠，魏延，又回馬轉攻。吳蘭，雷同，料敵不住，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。玄德准其降，收兵近城下寨。

卻說張任失了二將，心中疑慮。吳懿，劉瑰曰：「兵勢甚危，不決一死戰，如何得兵退？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，一面用計敵之。」張任曰：「吾來日領一軍搦戰，詐敗，引轉城北；城內再以一軍衝出，截斷其中；可獲勝也。」吳懿曰：「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，我引兵衝出助戰。」

約會已定。次日，張任引數千人馬，搖旗吶喊，出城搦戰。張飛上馬出迎，更不打話，與張任交鋒。戰不十餘合，張任詐敗，遶城而走。張飛盡力追之。吳懿一軍截住，張任引軍復回，把張飛圍在垓心，進退不得。

正沒奈何，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。當先一員大將，挺槍躍馬，與吳懿交鋒；只一合，生擒吳懿，戰退敵軍，救出張飛。視之，乃趙雲也。飛問：「軍師何在？」雲曰：「軍師已至。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也。」

二人擒吳懿回寨。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。張飛，

趙雲，回寨中見孔明。簡雍，蔣琬，已在帳中。飛下馬來參軍師。孔明驚問曰：「如何得先到？」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。孔明賀曰：「張將軍能用謀，皆主公之洪福也。」

趙雲解吳懿見玄德。玄德曰：「汝降否？」吳懿曰：「我既被捉，如何不降？」玄德大喜，親解其縛。孔明問：「城中有幾人守城？」吳懿曰：「有劉季玉之子劉循，輔將劉瑰，張任。劉瑰不打緊，張任乃蜀郡人，極有膽略，不可輕敵。」孔明曰：「先捉張任，然後取雒城。」問：「城東這座橋名為何橋？」吳懿曰：「金雁橋。」

孔明遂乘馬至橋邊，遶河看了一遍，回到寨中，喚黃忠，魏延聽令曰：「離金雁橋南五六里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，可以埋伏。魏延引一千槍手伏於左，單馱馬上將；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，單砍坐下馬。殺敗彼軍，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去。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，就彼處擒之。」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：「待我引張任過橋，你便將橋拆斷，卻勒兵於橋北，遙為之勢，使張任不敢望北而走，退投南去，卻好中計。」調遣已定，孔明自去誘敵。

卻說劉璋差卓膺，張翼二將，前至雒城助戰。張任教張翼與劉瑰守城，自與卓膺為前後二隊，任為前隊，膺為後隊，出城退敵。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，

過金雁橋來，與張任對陣。孔明乘四輪車，綸巾羽扇而出，兩邊百餘騎簇擁，搖指張任曰：「曹操以百萬之眾，聞吾之名，望風而逃；令汝何人，敢不投降？」

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，在馬上冷笑曰：「人說諸葛用兵如神，原來有名無實！」把槍一招，大小軍校齊殺過來。孔明棄了四輪車，上馬退走過橋。張任從背後趕來。過了金雁橋，見玄德軍在左，嚴顏軍在右，衝殺將來。張任知是計，急回軍時，橋已拆斷了；欲投北去，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，遂不敢投北，逕往南遶河而走。

走不到五六里，早到蘆葦叢雜處。魏延一軍從蘆中忽起，都用長槍亂戳。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，用長刀只剝馬蹄。馬軍盡倒，皆被執縛。步軍那裏敢來？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，正撞著張飛。張任方欲退走，張飛大喝一聲，眾軍齊上，將張任活捉了。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，已投趙雲前降了，一發都到了大寨。

玄德賞了卓膺，張飛解張任至。孔明亦坐於帳中。玄德謂張任曰：「蜀中諸將，望風而降，汝何不早投降？」張任睜目怒叫曰：「忠臣豈肯事二主乎？」玄德曰：「汝不識天時耳。降即免死。」任曰：「今日便降，久後也不降！可速殺我！」玄德不忍殺

之。張任厲聲高罵。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烈士豈甘從二主？張君忠勇死猶生。高明正似天邊月，夜夜流光照雒城。

玄德感歎不已，令收其屍首，葬於金雁橋側，以表其忠。次日，令嚴顏，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為前部，直至雒城，大叫：「早開門受降，免一城生靈受苦！」劉瑰在城中大罵，嚴顏方待取箭射之，忽見城上一將，拔劍砍翻劉瑰，開門投降。玄德軍馬入雒城，劉循開西門走脫，投成都去了。玄德出榜安民。殺劉瑰者，乃武陽人張翼也。

玄德得了雒城，重賞諸將。孔明曰：「雒城已破，成都只在目前；惟恐外州郡不寧。可令張翼，吳懿引趙雲撫外水，定江陽，犍為等處所屬州郡，令嚴顏，卓膺引張飛撫巴西，德陽所屬州郡；就委官按治平靖，即勒兵回成都取齊。」

張飛，趙雲領命，各自引兵去了。孔明問：「前去有何處關隘？」蜀中降將曰：「止綿竹有重兵守禦，若得綿竹，成都唾手可得。」孔明便商議進兵。法正曰：「雒城既破，蜀中危矣。主公欲以仁義服眾，且勿進兵。某作一書上劉璋，陳說利害，璋自然降矣。」孔明曰：「孝直之言最善。」便令寫書遣人逕往成都。

卻說劉循逃回見父，說雒城已陷，劉璋慌聚眾官商議。從事鄭度獻策曰：「今劉備雖攻城奪地，然兵不甚多，士眾未附，野穀是資，軍無輜重。不如盡驅巴西，梓潼民，過涪水以西。其倉廩野穀，盡皆燒除，深溝高壘，靜以待之。彼至請戰勿許，久無所資，不過百日，彼兵自走。我乘虛擊之，備可擒也。」劉璋曰：「不然。吾聞拒敵以安民，未聞動民以備敵也。此言非保全之計。」正議間，人報法正有書至。劉璋喚入，呈上書，璋拆開視之。其略曰：

前蒙遣差結好荊州，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，以致如此。今荊州眷念舊情，不忘族誼。主公若能幡然歸順，量不薄待。望三思裁示。

劉璋大怒，扯毀其書，大罵：「法正賣主求榮，忘恩背義之賊！」逐其使者出城，即時遣妻弟費觀，提兵前去，把守綿竹。費觀保舉南陽人姓李，名嚴，字正方，一同領兵。當下費觀，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。益州太守董和，字幼宰，南郡枝江人也，上書於劉璋，請往漢中借兵。璋曰：「張魯與吾世讎，安肯相救？」和曰：「雖然與我有讎，劉備軍在雒城，勢在危急，脣亡則齒寒，若以利害說之，必然肯從。」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。

卻說馬超自兵敗入羌，二載有餘，結好羌兵，攻取隴西州郡。所到之處，盡皆歸降；惟冀城攻打不下。刺史韋康，累遣人求於夏侯淵。淵不得曹操言

語，未敢動兵。韋康見救兵不來，與眾商議：「不如投降馬超。」參軍楊阜哭諫曰：「超等叛君之徒，豈可降之？」康曰：「事勢至此，不降何待？」

阜苦諫不從。韋康大開城門，投降馬超。超大怒曰：「汝今事急請降，非真心也！」將韋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，不留一人。有人言：「楊阜勸韋康休降，可斬之。」超曰：「此人守義，不可斬也。」復用楊阜為參軍。阜薦梁寬，趙衢二人，超盡用為軍官。楊阜告馬超曰：「阜妻死於臨洮，乞告兩個月假，歸葬其妻，便回。」

馬超從之。楊阜過歷城，來見撫彝將軍姜敘。敘

與阜是姑表兄弟。敘之母是阜之姑，時年已八十二。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，拜見其姑，哭告曰：「阜守城不能保，主亡不能死，愧無面見姑。馬超叛君，妄殺郡守，一州士民，無不恨之。今吾兄坐據歷城，竟無討賊之心，此豈人臣之理乎？」言罷，淚流出血。

敘母聞言，喚姜敘入，責之曰：「韋使君遇害，亦爾之罪也。又謂阜曰：「汝既降人，且食其祿，何故又興心討之？」阜曰：「吾從賊者，欲留殘生，與主報冤也。」敘曰：「馬超英勇，急難圖之。」阜曰：「有勇無謀，易圖也。吾已暗約下梁寬，趙衢。兄若肯興兵，二人必為內應。」敘母曰：「汝不早圖，更待何時？誰不有死？死於忠義，死得其所也。」

勿以我為念。汝若不聽義山之言，吾當先死，以絕汝念。」

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，趙昂商議。原來趙昂之子趙月，現隨馬超為裨將。趙昂當日應允，歸見其妻王氏曰：「吾今日與姜敘，楊阜，尹奉一處商議，欲報韋康之讎。想吾子趙月現隨馬超，今若興兵，超必先殺吾子，奈何？」其妻厲聲曰：「雪君之父大恥，雖喪身亦不惜，何況一子乎？君若顧子而不行，吾當先死矣。」趙昂乃決。次日一同起兵。姜敘，楊阜屯歷城，尹奉，趙昂屯祁山。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，親自往祁山軍中，賞勞軍士，以勵其眾。

馬超聞姜敘，楊阜會合尹奉，趙昂興兵舉事，大怒，即將趙月斬之；令龐德，馬岱盡起軍馬，殺奔歷城來。姜敘，楊阜引兵出。兩陣圓處，楊阜，姜敘白衣袍而出，大罵曰：「叛君無義之賊！」馬超大怒，衝將過來，兩軍混戰。姜敘、楊阜，如何抵得馬超，大敗而走。馬超驅兵趕來。背後喊聲起處，尹奉，趙昂殺來。超急回時，兩下夾攻，首尾不能相顧。

正鬥間，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。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，正領軍來破馬超。超如何當得了三路軍馬，大敗奔回，走了一夜。比及平明，到得冀城叫門時，城上亂箭射下。梁寬，趙衢，立在城上，大罵馬超，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，撇下屍首來；又

將馬超幼子三人，並至親十餘口，都從城上，一刀一個，剝將下來。

超氣噎塞胸，幾乎墜下馬來。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。超見勢大，不敢戀戰，與龐德，馬岱殺開一條路走。前面又撞見姜敘，楊阜，殺了一陣；衝得過去，又撞著尹奉，趙昂，殺了一陣。零零落落，剩得五六十騎，連夜奔走。四更前後，走到歷城下，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，大開城門接入。超從城南門邊殺起，盡洗城中百姓。至姜敘宅，拏出老母。母全無懼色，指馬超而大罵。超大怒。自取劍殺之。尹奉，趙昂，全家老幼，亦盡被馬超所殺。昂妻王氏因在軍中，得免於難。

次日，夏侯淵大軍至，馬超棄城殺出，望西而逃。行不得二十里，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首的是楊阜。超切齒而恨，拍馬挺槍刺之。阜兄弟七人，一齊來助戰。馬岱，龐德，敵住後軍。阜等七人，皆被馬超殺死。阜身中五槍，猶然死戰。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，馬超遂走。只有龐德，馬岱六七騎後隨而去。

夏侯淵自行安撫西諸州人民，令姜敘等各各分守，用車載楊阜赴許都，見曹操。操封阜為關內侯。阜辭曰：「阜無捍難之功，又無死難之節，於法當誅，何顏受職？」操嘉之，卒與之爵。

卻說馬超與龐德，馬岱商議，逕往漢中投張魯。

張魯大喜，以為得馬超，則西可吞益州，東可以拒曹操，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婿。大將楊柏諫曰：「馬超妻子遭慘禍，皆超之貽害也。主公豈可以女與之？」魯從其言，遂罷招婿之議。或以楊柏之言，告知馬超。超大怒，有殺楊柏之意。楊柏知之，與兄楊松商議，亦圖馬超之心。

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，魯不從。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。權先來見楊松，說：「東西兩川，實為唇齒；西川若破，東川亦難保矣。今若肯相救，當以二十州相酬。」松大喜，即引黃權來見張魯，說唇齒利害，更以二十州相謝。魯喜其利，從之。巴西閻圃諫曰：「劉璋與主公世讎，今事急救，詐許割地，不

可從也」忽階下一人進曰：「某雖不才，願乞一旅之師，生擒劉備。務要割地以還。」正是：方看真主來西蜀，又見精兵出漢中。未知其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：馬超大戰葭萌關，劉備自領益州牧

卻說閻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，只見馬超挺身出曰：「超感主公之恩，無可上報。願領一軍攻取葭明關，生擒劉備。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。」張魯大喜，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，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。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，留於漢中。張魯令楊柏監軍。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。

卻說玄德軍馬在雒城。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：

「鄭度勸劉璋盡燒野谷，並各處倉廩，率巴西之民，避於涪水西，深溝高壘而不戰。」玄德，孔明聞之，皆大驚曰：「若用此言，吾勢危矣！」法正笑曰：「主公勿憂，此計雖毒，劉璋必不能用也。」

不一日，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，不從鄭度之言。玄德聞之，方始寬心。孔明曰：「可速進兵取綿竹，如得此處，成都易取矣。」遂遣黃忠，魏延領兵前進。費觀聽知玄德兵來，差李嚴出迎。嚴領三千兵出，各布陣完。黃忠出馬，與李嚴戰四五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孔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，黃忠回陣，問曰：「正待要擒李嚴，軍師何故收兵？」孔明日：「吾已見李嚴武藝，不可力取。來日再戰，汝可詐敗，引入山

谷，出奇兵以勝之。」

黃忠領計。次日，李嚴再引兵來，黃忠又出戰，不十合詐敗，引兵便走。李嚴趕來，迤邐趕入山谷，猛然省悟。急待回時，前面魏延引兵擺開。孔明自在山頭，喚曰：「公如不降，兩下已伏強弩，欲與吾龐士元報讎矣。」李嚴忙下馬卸甲投降，軍士不曾傷害一人。孔明引李嚴見玄德，玄德待之甚厚。嚴曰：「費觀雖是益州親戚，與某甚密，當往說之。」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。

嚴入綿竹城，對費觀讚玄德如此仁德；今若不降，必有大禍。觀從其言，開門投降。玄德遂入綿

竹，商議分兵取成都。忽流星馬急報，言：「孟達，霍峻守葭明關，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，馬岱領兵攻打甚急，救遲則關隘休矣。」玄德大驚。孔明曰：「須是張，趙二將，方可與敵。」玄德曰：「子龍引兵在外未回。翼得已在此，可急遣之。」孔明曰：「主公且勿言，容亮激之。」

卻說張飛聞馬超攻關，大叫而入曰：「辭了哥哥，便去戰馬超也！」孔明佯作不聞，對玄德曰：「今馬超侵犯關隘，無人可敵；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，方可與敵。」張飛曰：「軍師何故小覷吾？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，豈愁馬超一匹夫乎？」孔明日：「翼德拒水斷橋，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。若知虛實將

軍豈得無事？今馬超之勇，天下皆知。渭橋大戰，殺得曹操割鬚棄袍，幾乎喪命，非等閒之比，雲長且未必能勝。」飛曰：「我只今便去；如勝不得馬超，甘當軍令！」孔明曰：「即爾肯寫文書，便為先鋒。請主公親自去一遭。留亮守綿竹。待子龍來，卻作商議。」魏延曰：「某亦願往。」

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，張飛第二，玄德後隊，望葭明關進發。魏延哨馬先到關下，正遇楊柏。魏延與楊柏交戰，不十合，楊柏敗走。魏延要奪張飛頭功，乘勢趕去，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首乃是馬岱。魏延只道是馬超，舞刀躍馬迎之。與馬岱戰不十合，岱敗走。延趕去，被岱回身一箭，中了魏延左臂。延急

回馬走。馬岱趕至關前，只見一將喊聲如雷，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。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，聽得關前廝殺，便來看時，正見魏延中箭，因驟馬下關，救了魏延。

飛喝馬岱曰：「汝是何人？先通名姓，然後廝殺！」馬岱曰：「吾乃西涼馬岱是也。」張飛曰：「你原來不是馬超！快回去！非吾對手！只令馬超那廝自來！說道燕人張翼德在此！」馬岱大怒曰：「汝焉敢小覷我！」挺槍躍馬，直取張飛。戰不十合，馬岱敗走。張飛欲待追趕，關上騎馬到來，叫：「兄弟且休趕！」飛回視之，原來是玄德到來。飛遂不趕，一同上關。玄德曰：「恐怕你性躁，故我隨後趕來到

此。既然勝了馬岱，且歇一宵，來日戰馬超。」

次日天明，關下鼓聲大震，馬超兵到。玄德在關上看時，門旗影裏，馬超縱馬提槍而出；獅盔獸帶，銀甲白袍；一來結束非凡，二者人才出眾。玄德歎曰：「人言『錦馬超』，名不虛傳！」張飛便要下關。玄德急止之曰：「且休出戰，當先避其銳氣。」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，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，三五番皆被玄德擋住。

看看午後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，遂選五百騎，跟著張飛，衝下關來。馬超見張飛軍到，把槍望後一招，約退軍有一箭之地，張飛軍馬一齊紮住；

關上軍馬，陸續出來。張飛挺槍出馬，大呼「認得燕人張翼德麼！」馬超曰：「吾家累世公侯，豈識村野匹夫！」張飛大怒。兩馬齊出，二槍並舉。約戰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玄德觀之，歎曰：「真虎將也！」恐張飛有失，急鳴金收軍。兩將各回。

張飛回到陣中，略歇馬片時，不用頭盔，只裹包巾上馬，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。超又出，兩個再戰。玄德恐張飛有失，自披挂下關，直至陣前；看張飛與馬超又鬥百餘合，兩個精神倍加，玄德教鳴金收軍。二將分開，各回本陣。是日天色已晚。玄德謂張飛曰：「馬超英勇，不可輕敵。且退上關。來日再戰。」張飛殺得性起，那裏肯休；大叫曰：「誓死不回！」

「玄德曰：『今日天晚，不可戰矣。』」飛曰：「可多點火把，安排夜戰！」馬超亦換了馬，再出陣前，大叫曰：「張飛！敢夜戰麼？」張飛性起，向玄德換了坐下馬，搶出陣來，叫曰：「我捉你不得，誓不上關！」超曰：「我勝你不得，誓不回寨！」

兩軍吶喊，點起千百火把，照耀如白日。兩將又向陣前鏖戰。到二十餘合，馬超撥回馬便走。張飛大叫曰：「走那裏去！」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，心生一計，詐敗佯輸，賺張飛趕來，暗掣銅鎚在手，扭回身覷著張飛便打將來。張飛見馬超走，心中也隄防；比及銅鎚打來時，張飛一閃，從耳朵邊過去。張飛便勒回馬時，馬超卻又趕來。張飛帶住馬，拈弓搭箭，

回射馬超；超卻閃過，兩將各自回陣。玄德自於陣前叫曰：「吾以仁義待人，王施譎詐。馬孟起，你收兵歇息，我不乘勢趕你。」馬超聞言，親自斷後，諸軍漸退。玄德亦收軍上關。

次日，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。人報「軍師來到。」玄德接著孔明。孔明曰：「亮聞孟起世之虎將，若與翼德死戰，必有一傷；故令子龍、漢升，守住綿竹，我星夜來此。可使條小計，令馬超歸降主公。」玄德曰：「吾見馬超英勇，甚愛之。如何可得？」孔明曰：「亮聞東川張魯，欲自立為『漢寧王』。手下謀士楊松，極貪賄賂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，先用金銀結好楊松，後進書與張魯云：『吾與劉璋爭西

川，是與汝報讎。不可聽信離間之語。事定之後，保汝為漢寧王。』令其撤回馬超兵。待其來撤時，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。」

玄德大喜，即時修書，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，託來見楊松，說知此事，送了金珠。松大喜，先引孫乾見張魯，陳言方便。魯曰：「玄德只是左將軍，如何保得我為漢寧王？」楊松曰：「備是大漢皇叔，正合保奏。」張魯大喜，便差人教馬超罷兵。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。

不一日，使者回報：「馬超言未成功，不可退兵。」張魯又遣人去換，又不肯回。一連三次不至。

楊松曰：「此人素無言信行，不肯罷兵，其意必反。」遂使人流言云：「馬超意欲奪西川，自為蜀主，與父報讎，不肯臣於漢中。」張魯聞之，問計於楊松。松曰：「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：『汝既欲成功，與汝一月限，要依我三件事。若依得，使有賞；否則必誅。一要取西川，二要劉璋首級，三要退荊州兵。三件事不成，可獻頭來。』一面教張衛點軍把守關隘，防馬超兵變。」

魯從之，差人到馬超寨中，說這三件事。超大驚曰：「如何變得恁的！」乃與馬岱商議：「不如罷兵。」楊松又流言曰：「馬超回兵，必懷異心。」於是張衛分七路軍，堅守隘口，不放馬超兵入。超進退

不得，無計可施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「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亮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親往超寨，說馬超來降。」玄德曰：「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，倘有疏虞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堅意要去。玄德再三不肯放去。

正躊躇間，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。玄德召入問之。人乃建寧俞元人也，姓李，名恢，字德昂。玄德曰：「向日聞公苦諫劉璋，今何故歸我？」恢曰：「吾聞：『良禽相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』」前諫劉益州者，以盡人臣之心；既不能用，知必敗矣。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，知事必成，故來歸耳。」玄德曰：「先生此來，必有益於劉備。」恢曰：「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。恢昔在隴西，與彼有一面之

交，願往說馬超歸降，若何？」孔明曰：「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。願聞公之說詞。」

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。孔明大喜，既時遣行。恢行至超寨，先使人通名姓。馬超曰：「吾知李恢乃辯士，今必來說我。」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，囑曰：「今汝砍，既砍為肉醬！」

須臾，李恢昂然而入。馬超端坐於帳中不動，叱李恢曰：「汝來為何？」恢曰：「特來說客。」超曰：「吾匣中寶劍新磨。汝試言之。其言不通，便請試劍！」恢笑曰：「將軍之禍不遠矣！但恐新磨之劍，不能試吾之頭，將欲自試也！」超曰：「吾有何

禍？」恢曰：「吾聞越之西子，善毀者不能閉其美；齊之無鹽，善美譽者不能掩其醜。『日中則昃，月滿則虧，』此天下之常理也。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，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；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，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；目下四海難容，一身無主；若復有渭橋之敗，冀城之失，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？」超頓首謝曰：「公言極善；但超無路可行。」恢曰：「公既聽吾言，帳外何故伏刀斧手？」

超大慚，盡叱退。恢曰：「劉皇叔禮賢下士，吾知其必成，故捨劉璋而歸之，公之尊人，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，公何不棄暗投明，以圖上報父讎，下立功名乎？」馬超大喜，即喚楊柏入，一劍斬之，將首

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。玄德親自接入，待上賓之禮，超頓首謝曰：「今遇明主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！」

時孫乾已回。玄德復命霍峻，孟達守關，便撤兵來取成都。趙雲，黃忠接入綿竹。人報「蜀將劉峻，馬漢引軍到。」趙雲曰：「某願往擒此二人！」言訖，上馬引軍出。玄德在城上款待马超吃酒。未曾安席，子龍已斬二人之頭，獻於筵前。马超亦驚，倍加敬重。超曰：「不須主公廝殺，超自喚出劉璋來降。如不肯降，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，雙手奉獻。」玄德大喜。是日盡歡。

卻說敗兵回到益州，報劉璋。璋大驚，閉門不出。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，劉璋方敢登城望之。見馬超，馬岱立於城下，大叫：「請劉季玉答話。」劉璋在城上問之。超在馬上以鞭指曰：「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，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，反欲害我，今已歸降劉皇叔。公可納士拜降，免致生靈受苦。如或執迷，吾先攻城矣！」

劉璋驚得面如土色，氣倒於城上。眾官救醒。璋曰：「吾之不明，悔之何及！不若開門投降，以救滿城百姓。」董和曰：「城中兵尚有三萬餘人；錢帛糧草，可支一年；奈何便降？」劉璋曰：「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，無恩德以加百姓；攻戰三年，血肉捐於草

野，皆我罪也。我心何安？不如投降以安百姓。」

眾人聞之，皆墮淚。忽一人進曰：「主公之言，正合天意。」視之，乃巴西西充國人也；姓譙，名周，字允南。此人素曉天文。璋問之，周曰：「某夜觀乾象，見群星聚於蜀郡；其大星光如皓月，乃帝王之象也。況一載之前，小兒謠云：『若要吃新飯，須待先主來。』此乃預兆。不可逆天道。」黃權，劉巴聞言皆大怒，欲斬之，劉璋當住。忽報「蜀郡太守許靖，踰城出降矣。」劉璋大哭歸府。

次日，人報「劉皇叔遺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。」璋令開門接入。雍坐車中，傲睨自若。忽一人掣劍大

喝曰：「小輩得志，傍若無人！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！」雍慌下車迎之。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；姓秦名宓字子勅。雍笑曰：「不識賢兄，幸勿見責。」遂同入見劉璋，具說玄德寬洪大度，並無相害之意。於是劉璋決計投降，厚待簡雍；次日，親齎印綬文籍，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。玄德出寨迎接，握手流涕曰：「非吾不行仁義，奈勢不得已也！」共入寨，交割印綬文籍，並馬入城。

玄德入成都，百姓香花燈燭，迎門而接。玄德到公廳，陞堂坐定。郡內諸官，皆拜於堂下；惟黃權，劉巴，閉門不出。眾將忿怒，欲往殺之。玄德慌忙傳令曰：「如有害此二人者，滅其三族！」玄德親自登

門，請二人出任。二人感玄德恩禮，乃出。孔明請曰：「今西川平定，難容二主；可將劉璋送去荊州。」玄德曰：「吾方得蜀郡，未可令季玉遠去。」孔明曰：「劉璋失基業者，皆因太弱也。主公若以婦人之仁，臨事不決，恐土難以長久。」

玄德從之，設一大宴，請劉璋收拾財物，佩領振威將軍印綬，將妻子良賤，盡赴南郡公安住歇，即日起行。玄德自領益州牧，其所降文武，盡皆重賞，定擬名爵。嚴顏為前將軍，法正為蜀郡太守，董和為掌軍中郎將，許靖為左將軍長史，龐義為營中司馬，劉巴為左將軍，黃權為右將軍。其餘吳懿，費觀，彭美，卓膺，李嚴，吳蘭，雷同，李恢，張翼，秦宓，

譙周，呂義，霍峻，鄧芝，楊洪，周群，費禕，費詩，孟達，……文武投降官員，共六十餘人，並皆擢用。諸葛亮軍師，關雲長為盪寇將軍漢壽亭侯，張飛為征遠將軍新亭侯，趙雲為鎮遠將軍，黃忠為征西將軍，魏延為揚武將軍，馬超為平西將軍。孫乾，簡雍，糜竺、糜芳，劉封，關平，周倉，廖化，馬良，馬謖，蔣琬，伊籍，及舊日荊襄一班文武官員，盡皆陞賞。遣使齎黃金五百斤，白銀一千斤，錢五千萬，蜀錦一千疋，賜與雲長。其餘官將，給賜有差。殺牛宰馬，大餉士卒，開倉賑濟百姓，軍民大悅。

益州既定，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，分賜諸官。

趙雲諫曰：「益州人民，屢遭兵火，田宅皆空；今當

歸還百姓，令安居復業，民心方定；不宜奪之為私賞也。」

玄德大喜，從其言，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。刑法頗重。法正曰：「昔高祖約法三章，黎民皆感其德。願軍師寬刑省法，以慰民望。」孔明日：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用法暴虐，萬民皆怨，故高祖以寬仁得之。今劉璋闇弱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；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。寵之以位，位極則殘；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。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。恩榮並濟，上下有節。為治之道，於斯著矣。」

法正拜服。自此軍民安靖。四十一州地面，分兵鎮撫，並皆平定。法正為蜀郡太守，凡平日一餐之德，睚眦之怨，無不報復。或告孔明曰：「孝直太橫，宜稍斥之。」孔明曰：「昔主公困守荊州，北畏曹操，東憚孫權，賴孝直為之輔翼，遂翻然翱翔，不可復制。今奈何禁止孝直，使不得少行其意耶？」因竟不問。法正聞之，亦自斂戢。

一日，玄德正與孔明閒敘，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。玄德召入。平拜罷，呈上書信曰：「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，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，教就稟伯父此事。」玄德大驚曰：「若雲長入蜀，與孟起比試，勢不兩立。」孔明曰：「無妨，亮自作書回之。」

「玄德只恐雲長性急，便教孔明寫了書，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。平回至荊州，雲長問曰：「我欲與馬孟起比試，汝曾說否？」平答曰：「軍師有書在此。」雲長拆開視之。其書曰：「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。以亮度之，孟起雖雄烈過人，不過黥布，彭越之徒耳；當與翼德並驅爭先，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群也。今公受任荊州，不為不重；倘一入川，若荊州有失，罪莫大焉。惟冀明照。」

雲長看畢，自綽其髯笑曰：「孔明知我心也。」將書遍示賓客，遂無入川之意。

卻說東吳，孫權，知玄德併吞西川，將劉璋逐於

公安，遂召張昭，顧雍商議曰：「當劉備借我荊州時，說取了西川，便還荊州。今已得巴，蜀四十一州，須用取索漢上諸郡。如其不還，即動干戈。」張昭曰：「吳中方寧，不可動兵。昭有一計，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。」正是：西蜀方開新日月，東吳又索舊山川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：關雲長單刀赴會，伏皇后為國捐生

卻說孫權要素荊州。張昭獻計曰：「劉備所倚重者，諸葛亮耳。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，何不將瑾老小執下，使瑾入川告其弟，令勸劉備交割荊州？」如其不還，必累及我老小，」亮念同胞之情，必然應允。」「權曰：「諸葛瑾乃誠實君子，安忍拘其老小？」昭曰：「明教知是計策，自然放心。」

權從之，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；一面修書，打

發諸葛瑾往西川去。不數日，到了成都，先使人報知玄德。玄德問孔明曰：「令兄來此為何？」孔明曰：「來索荊州耳。」玄德曰：「何以答之？」孔明曰：「只須如此如此。」

計會已定，孔明出郭接瑾。不到私宅，逕入賓館參拜畢，瑾放聲大哭。亮曰：「兄長有事但說，何故發哀？」瑾曰：「吾一家老小休矣！」亮曰：「莫非為不還荊州乎？因弟之故，執下兄長老小，弟心何安？兄休憂慮，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。」

瑾大喜，即同孔明入見玄德，呈上孫權書。玄德看了，怒曰：「孫權既以妹嫁我，卻乘我不在荊州，

竟將妹子潛地取去，情理難容！我正要大起川兵，殺下江南，報我之恨，卻還想來索荊州乎？」孔明哭拜於地，曰：「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，倘若不還，吾兄將全家被戮。兄死亮豈能獨生？望主公看亮之面，將荊州還了東吳，全亮兄之情！」

玄德再三不肯，孔明只是哭求。玄德徐徐曰：「既如此，看軍師面，分荊州一半還之；將長沙，零陵，桂楊三郡與他。」亮曰：「既蒙見允，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。」玄德曰：「子瑜到彼，須用善言求吾弟。吾弟性如烈火，吾尚懼之。切宜仔細。」

瑾求了書，辭了玄德，別了孔明，登途逕到荊

州。雲長請入中堂，賓主相敘。瑾出玄德書曰：「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，望將軍即日交割，令瑾好回見吾主。」雲長變色曰：「吾與吾兄桃園結義，誓共匡扶漢室。荊州本大漢疆土，豈得妄以尺寸與人？」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雖吾兄有書來，我卻只不還。」

瑾曰：「今吳侯執下瑾老小，若不還荊州，必將被誅。望將軍憐之！」雲長曰：「此是吳侯譎計，如何瞞得我過！」瑾曰：「將軍何太無面目？」雲長執劍在手曰：「休再言！此劍上並無面目！」關平告曰：「軍師面上不好看，望父親息怒。」雲長曰：「不看軍師面上，教你回不得東吳！」

瑾滿面羞慚，急辭下船，再往西州見孔明，孔明已自出巡去了。瑾只再見玄德，哭告雲長欲殺之事。玄德曰：「吾弟性急，極難與言。子諭可暫回，容吾取了東川，漢中諸郡，調雲長往守之，那時方得交付荊州。」瑾不得已，只得回東吳見孫權，具言前事。孫權大怒曰：「子瑜此去，反覆奔走，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？」瑾曰：「非也；吾弟亦哭告玄德，方許將三郡先還，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。」孫權曰：「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，便可差官前去長沙，零陵，桂楊三郡赴任，且看如何。」瑾曰：「主公所言極是。」

權乃令瑾取回老小，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。不一日，三郡差去官吏，盡被逐回，告孫權曰：「關雲長

不肯相容，連夜趕逐回東吳，遲後者便要殺。」孫權大怒，差人召魯肅責之曰：「子敬昔為劉備作保，借吾荊州；今劉備已得西州，不肯歸還，子敬豈得坐視？」肅曰：「肅已思得一計，正欲告主公。」

權問何計，肅曰：「今屯兵於陸口，使人請關雲長赴會。若雲長肯來，以善言說之，如其不從，伏下刀斧手殺之。如彼不肯來，隨即進兵，與決勝負，奪取荊州便了。」孫權曰：「正合吾意，可即行之。」關澤進曰：「不可。關雲長乃世之虎將，非等閒可及。恐事不諧，反遭其害。」孫權怒曰：「若如此，荊州何日可得！」便命魯肅速行此計。肅乃辭孫權，至陸口，召呂蒙，甘寧商議；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

上，修下請書，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，登舟渡江。江口關平問了，遂引使入荊州，叩見雲長，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，呈上請書。雲長看畢，謂來人曰：「既子敬相請，我明日便來赴宴。汝可先回。」

使者辭去。關平曰：「魯肅相邀，必無好意；父親何故許之？」雲長笑曰：「吾豈不知耶？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，說吾不肯還三郡，故令魯肅屯兵陸口，邀我赴會，便索荊州。吾若不往，道吾怯矣。吾來日獨駕小舟，只用親隨十餘人，單刀赴會，看魯肅如何近我。」平諫曰：「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，親蹈虎狼之穴？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。」雲長曰：「吾於千槍萬刀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際，匹馬縱橫，如入無人

之境；豈憂江東群鼠乎！」馬良亦諫曰：「魯肅雖有長者之風，但今事急，不容不生異心。將軍不可輕往。」雲長曰：「昔戰國時趙人蘭相如，無縛雞之力，於澠池會上，覩秦國君臣如無物；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？既已許諾，不可失信。」良曰：「縱將軍去，亦當有準備。」雲長曰：「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，藏善水軍五百，於江上等候。看吾紅旗起處，便過江來。」平領命自去準備。

卻說使者回報魯肅，說雲長慨然應允，來日准到。肅與呂蒙商議：「此來若何？」蒙曰：「彼帶軍馬來，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，放砲為號，準備廝殺；如無軍來，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，就筵

間殺之。」

計會已定。次日，肅令人於岸口遙望。辰時後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，梢公水手只數人，一面紅旗，風中招颭，顯出一個大「關」字來。船漸近岸，見雲長青巾綠袍，坐於船上；傍邊周倉捧著大刀；八九個關西大漢，各跨腰刀一口。魯肅驚疑，接入亭內。敘禮畢，入席飲酒，舉盃相勸，不敢仰視。雲長談笑自若。

酒至半酣，肅曰：「有一言訴與君侯，幸垂聽焉。昔日令兄皇叔，使肅於吾主之前，保借荊州暫住，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。今西川已得，而荊州未

還，得毋失信乎？」雲長曰：「此國家大事，筵間不必論之。」肅曰：「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，而肯以荊州相借者，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，無以為資故也。今已得益州，則荊州自應見還；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，而君侯又不從，恐於理上說不去。」

雲長曰：「烏林之役，左將軍親冒矢石，戮力破敵，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？今足下復來索地耶？」肅曰：「不然。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，計窮力竭，將欲遠竄，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，不愛土地。使有所託，足以圖後功；而皇叔愆德隳好，已得西川，又占荊州，貪而背義，恐為天下所恥笑。惟君侯察之。」雲長曰：「此皆吾兄之事，非某所宜與也。」

「肅曰：「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，誓同生死。皇叔即君侯也，何得推托乎？」」

雲長未及回答，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：「天下土地，惟有德者居之。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？」雲長變色而起，奪周倉所執大刀，立於庭中，目視周倉而叱曰：「此國家之事，汝何敢多言！可速去！」倉會意，先到岸口，把紅旗一招。關平船如箭發，奔過江東來。雲長右手提刀，左手挽住魯肅手，佯推醉曰：「公今請吾赴宴，莫提起荊州之事。吾今已醉，恐傷故舊之情。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，另作商議。」

魯肅魂不附體，被雲長扯至江邊。呂蒙，甘寧，

各引本部軍欲出；見雲長手提大刀，親握魯肅，恐肅被傷，遂不敢動。雲長到船邊，卻纔放手，早立於船首，與魯肅作別。肅如癡似呆，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。後人有詩讚關公曰：藐視吳臣若小兒，單刀赴會敢平欺？當年一段英雄氣，尤勝相如在澠池。」

雲長自回荊州。魯肅與呂蒙共議：「此計又不成，如之奈何？」蒙曰：「可申報主公，起兵與雲長決戰。」肅即使人申報孫權。權聞之大怒，商議起傾國之兵，來取荊州。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。權大驚，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，移兵向合肥，濡須，以拒曹操。

卻說操將欲起程南征，參軍傅幹，字彥材，上書諫操。書略曰：「幹聞用武則先威，用文則先德；威德相濟，而後王業成。往者天下大亂，明公用武攘之，十平其九；今未承王命者，吳與蜀耳。吳有長江之險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難以威戰。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，按甲寢兵，息軍養士，待時而動。今若舉數十萬之眾，屯長江之濱，倘賊憑險深藏，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，奇變無所用其權，則天威屈矣。惟明公詳察焉。」

曹操覽畢，遂罷南征，興設學校，延禮文士。於是侍中王粲，杜襲，衛凱，和洽四人，議欲尊曹操為魏王。中書令荀攸曰：「不可。丞相官至魏公，榮加

九錫，位已極矣；今又進陞王位，於理不可。」曹操聞之，怒曰：「此人欲效荀彧耶！」荀攸知之，憂憤成疾，臥病十數日而卒，亡年五十八歲。操厚葬之，遂罷魏王事。

一日，曹操帶劍入宮，獻帝正與伏后共坐。伏后見操來，慌忙起身。帝見曹操，戰慄不已。操曰：「孫權，劉備，各霸一方，不尊朝庭，當如之何？」帝曰：「盡在魏公裁處。」操怒曰：「陛下出此言，外人聞之，只道吾欺君也。」帝曰：「君若肯相輔則幸甚；不爾，願垂恩相捨。」

操聞言，怒目視帝，恨恨而出。左右或奏帝曰：

「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，不久必將篡位。」帝與伏后大哭。后曰：「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，妾今當修書一封，密與父圖之。」帝曰：「昔董承為事不密，反遭大禍；今又恐洩漏，朕與汝皆休矣！」后曰：「旦夕如坐針氈，似此為人，不如早亡！妾看宦官之忠義可託者，莫如穆順。當令寄此書。」乃即召穆順入屏後，退去左右近侍。帝后大哭，告順曰：「操賊欲為魏王，早晚必行篡奪之事。朕欲令后父伏完，密圖此賊，而左右之人，俱賊心腹，無可託者。欲汝將皇后密書，寄與伏完。量汝忠義，必不負朕。」順泣曰：「臣感陛下大恩，敢不以死報？臣即請行。」

后乃修書付順。順藏書於髮中，潛出禁宮，逕至

伏完宅，將書呈上。完見是伏后親筆，乃謂穆順曰：「操賊心腹甚眾，不可遽圖。除非江東孫權，西川孫備，二處起兵於外。操必自往。此時卻求在朝忠義之臣，一同謀之。內外夾攻，庶可有濟。」順曰：「皇丈可作書覆帝后，求密詔，諳遣人往吳蜀二處，令約會起兵，討賊救主。」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。順乃藏於頭髻內，辭完回宮。

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。操先於宮門等候。穆順回遇曹操，操問：「那裡去來？」順答曰：「皇后有病，命求醫去。」操曰：「召得醫人何在？」順曰：「還未召至。」操喝左右，遍搜身上，並無夾帶，放行。忽然風吹落其帽。操又喚回，取帽視之，遍觀無

物，還帽令戴。穆順雙手倒戴其帽。操心疑，令左右搜其頭髮中，搜出伏完書來。操看時，書中言欲結連孫劉為外應。操大怒，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，順不肯招。操連夜點甲兵三千，圍住伏完私宅，老幼並皆拏下；搜出伏后親筆之書，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。平明使御林軍郗慮持節入宮，先收皇后璽綬。

是日帝在外殿，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。帝問曰：「有何事？」慮曰：「奉魏公命收皇后璽。」帝知事泄，心膽皆碎。慮至後宮，伏后方起。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。伏后情知事發，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。

少頃，尚書令華歆引五百兵入到後殿，問宮人：「伏后何在？」宮人皆推不知。歆教甲兵打開朱戶，尋覓不見；料在壁中，便喝甲士破壁搜尋。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髻拖出。后曰：「望免我一命！」歆叱曰：「汝自見魏公訴去！」后披髮跣足，二甲士推擁而出。

原來華歆素有文名，向與邴原，管寧相友善。時人稱三人為一龍；華歆為龍頭，原為龍腹，管寧為龍尾。一日，寧與歆共種園蔬，鋤地見金。寧揮鋤不顧；歆拾而視之，然後擲下。又一日，寧與歆同坐觀書，聞戶外傳呼之聲，有貴人乘軒而過。寧端坐不動，歆棄書往觀。寧自此鄙歆之為人，遂割席分坐，

不復與之為友。後來管寧避居遼東，常帶白帽，坐臥一樓，足不履地，終身不肯仕魏，而歆乃先事孫權，後歸曹操，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。後人有詩歎華歆曰：華歆當日逞兇謀，破壁生將母后收。助虐一朝添虎翼，罵名千載笑龍頭。

又有詩讚管寧曰：「遼東傳有管寧樓，人去樓空名獨留。笑殺子愉貪富貴，豈如白帽自風流。」

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。帝望見后，乃下殿抱后而哭。歆曰：「魏公有命，可速行！」后哭謂帝曰：「不能復相活耶？」帝曰：「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！」甲士擁后而去，帝捶胸大慟。見郗慮在側，帝

曰：「郗公！天下寧有是事乎！」哭倒在地。郗慮令左右扶帝入宮。

華歆拏伏后見操。操罵曰：「吾以誠心待汝等，汝等反欲害我耶！吾不殺汝，汝必殺我。」喝左右亂捧打死，隨即入宮，將伏后所生二子，皆醜殺之。當晚將伏完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，皆斬於市。朝野之人，無不驚駭。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。後人有詩歎曰：「曹瞞兇殘世所無，伏完忠義欲何如？可憐帝后分離處，不及民間與夫。」

獻帝自從壞了伏后，連日不食。操入曰：「陛下無憂。臣無異心。臣女已與陛下貴人，大賢大孝，宜

居正宮。」獻帝安敢不從；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，就慶賀正旦之節，冊立曹操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。群下莫敢有言。

此時曹操威勢日甚，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。賈詡曰：「須召夏侯惇，曹仁二人回，商議此事。」操即時發使，星夜喚回。夏侯惇未至，曹仁先到，連夜便入府中見操。操方被酒而臥，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。曹仁欲入，被許褚當住。曹仁大怒曰：「吾乃曹氏宗族，汝何敢阻當耶？」許褚曰：「將軍雖親，乃外藩鎮守之官；許褚雖疏，現充內侍。主公醉臥堂上，不敢放入。」曹操聞之，歎曰：「許褚真忠臣也！」

不數日，夏侯惇亦至，共議征伐。惇曰：「吳蜀急未可攻，宜先取漢中，張魯，以得勝之兵取蜀，可一鼓而下也。」曹操曰：「正合吾意。」遂起兵西征。正是：方逞兇謀欺弱主，又驅勁卒掃偏邦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：曹操平定漢中地，張遼威震逍遙津

卻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，前部先鋒夏侯淵，張郃；操自領諸將居中；後部曹仁，夏侯惇，押運糧草，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。張魯與弟張衛，商議退敵之策。衛曰：「漢中最險，無如陽平關。可於關之左右，依山傍林，下十餘個寨柵，迎敵曹兵。兄在漢寧，多撥糧草應付。」

張魯依言，遣大將楊昂，楊任，與其弟即日起

程。軍馬到陽平關，下寨已定。夏侯淵，張郃，前軍隨到；聞陽平關已有準備，離關一十五里下寨。是夜軍士疲困，各自歇息。忽寨後一把火起，楊昂，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。夏侯淵，張郃急上得馬，四下裏大兵擁入，曹兵大敗，退見曹操。操怒曰：「汝二人行軍許多年，豈不知『兵若遠行疲困，須防劫寨』？如何不作準備？」欲斬二人，以明軍法。眾官告免。

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；見山勢險惡，林木叢雜，不知路徑，恐有伏兵，即引軍回寨，謂許褚，徐晃二將曰：「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，必不起兵來。」許褚曰：「兵已至此，主公不可憚勞。」次日操上馬，只帶許褚，徐晃二人，來看張衛寨柵。三匹馬轉過山

坡，早望見張衛寨柵。操揚鞭遙指，謂二將曰：「如此堅固，急切難下！」

言未已，背後一聲喊起，箭如雨發。楊昂，楊任分兩路殺來。操大驚。許褚大呼曰：「吾當敵賊！徐公明善保主公！」說罷，提刀縱馬向前，力敵二將。楊昂，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，回馬退去，其餘不敢向前。徐晃保著曹操奔過山坡，前面又一軍到；看時，卻是夏侯淵，張郃二將，聽得喊聲，故引軍殺來接應。於是殺退楊昂，楊任，救得曹操回寨。操重賞四將。自此兩邊相拒，五十餘日，只不交戰。曹操傳令退軍。賈詡曰：「賊勢未見強弱，主公何故自退耶？」操曰：「吾料賊兵每日提備，急難取勝。吾以退軍

為名，使賊懈而無備，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，必勝賊矣。」賈詡曰：「丞相神機，不可測也。」

於是令夏侯淵，張郃，分兵兩路，各引輕騎三千，取小路抄陽平關後。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，盡起。楊昂聽得曹兵退，請楊任商議，欲乘勢擊之。楊任曰：「操詭計極多，未知真實，不可追趕。」楊昂曰：「公不往，吾當自去。」楊任苦諫不從。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，只留些少軍士守寨。是日大霧迷漫，對面不相見。楊昂軍至半路，不能行，且權紮住。

卻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，見重霧垂空，又聞人

語馬嘶，恐有伏兵，急催人馬行動，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。守寨軍士，聽得馬蹄響，只道是楊昂兵回，開門納之。曹軍一擁而入，見是空寨，便就寨中放起火來。五寨軍士，皆棄寨而走。比及霧散，楊任領兵來救，與夏侯淵戰不數合，背後張郃兵到。楊任殺條出路，奔回南鄭。楊昂待要回時，已被夏侯淵，張郃兩個占了寨柵。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。兩下夾攻，四邊無路。楊昂欲突陣而出，正撞著張郃。兩個交手，被張郃殺死。敗兵回投陽平關，來見張衛。原來衛知二將敗走，諸營已失，半夜棄關，奔回去了。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。

張衛，楊任回見張魯。衛言二將失了隘口，因此

守關不住。張魯大怒，欲斬楊任。任曰：「某曾諫楊昂，休追操兵。他不肯聽信，故有此敗。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，必斬曹操。如不勝，甘當軍令。」張魯取了軍令狀。楊任上馬，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。

卻說曹操提軍將進，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，往南鄭路上哨探，正迎著楊任軍馬，兩軍擺開。任遣部將昌奇出馬，與淵交鋒；戰不三合，被淵一刀斬於馬下。楊任自挺槍出馬，與淵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淵佯敗而走，任從後追來；被淵用拖刀計，斬於馬下。軍士大敗而回。

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，即時進兵，直抵南鄭下

寨。張魯慌聚文武商議。閻圃曰：「某保一人，可敵曹操手下諸將。」魯問是誰。圃曰：「南安龐德，前隨馬超，投降主公；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曾行。現今蒙主公恩養，何不令此人去？」

張魯大喜，即召龐德至，厚加賞勞；點一萬軍馬，令龐德出。離城十餘里，與曹兵相對，龐德出馬搦戰。曹操在渭橋時，深知龐德之勇，乃囑諸將曰：「龐德乃西涼勇將，原屬馬超；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。吾欲得此人。汝等須皆與緩鬥，使其力乏，然後擒之。」

張郃先出，戰了數合便退。夏侯淵也戰數合退

了。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。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。龐德力戰四將，並無懼怯。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。曹操心中大喜，與眾將商議：「如何得此人降？」賈詡曰：「某知張魯手下，有一謀士楊松。其人極貪賄賂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，使譖龐德於張魯，便可圖矣。」操曰：「何由得入南鄭？」詡曰：「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，使龐德據我寨，我卻於夤夜引兵劫寨；龐德必退入城，卻選一能言軍士，扮作彼軍，雜在陣中，便得入城。」

操聽其計，選一精細軍士，重加賞賜，付與金掩心甲一付，令披在貼肉，外穿漢中軍士號衣，先於半路上等候。次日，先撥夏侯淵，張郃兩枝軍，遠去埋

伏；卻教徐晃挑戰，不數合敗走。龐德招軍掩殺，曹兵盡退。龐德卻奪了曹操寨柵。見寨中糧草極多，大喜，即時申報張魯；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。

當夜二更之後，忽然三路火起；正中是徐晃，許褚；左張郃，右夏侯淵。三路軍馬，齊來劫寨。龐德不及提備，只得上馬衝殺出來，望城而走。背後三路兵追來。龐德即喚開城門，領兵一擁而入。

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，逕投楊松府下謁見，具說：「魏公，曹丞相久聞盛德，特使某送金甲為信。更有密書呈上。」松大喜，看了密書中言語，謂細作曰：「上覆魏公，但請放心。某自有良策奉報。」打

發來人先回，便連夜入見張魯，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，賣此一陣。張魯大怒，喚龐德責罵，欲斬之。閻圃苦諫。張魯曰：「你來日出戰，不勝必斬！」龐德抱恨而退。

次日，曹兵攻城，龐德引兵衝出。操令許褚交戰。褚詐敗，龐德趕來。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：「龐令名何不早降？」龐德尋思：「拏住曹操，抵一千員上將！」遂飛馬上坡。一聲喊起，天崩地塌，連人和馬，跌入陷坑去；四壁鉤索一齊上前，活捉了龐德，押上坡來。曹操下馬，叱退軍士，親釋其縛，問龐德肯降否。龐德尋思張魯不仁，情願拜降。曹操親扶上馬，共回大寨，故意教城上望見。人報張魯，德

與操並馬而行。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實。

次日，曹操三面豎立雲梯，飛砲攻打。張魯見其勢已極，與弟張衛商議。衛曰：「放火盡燒倉廩府庫，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。」楊松曰：「不如開門投降。」張魯猶豫未定。衛曰：「只是燒了便行。」張魯曰：「我向本欲歸命國家，而意未得達；今不得已而出奔，倉廩府庫，國家之有，不可廢也。」遂盡封鎖。

是夜二更，張魯引全家老小，開南門殺出。曹操教休追趕，提兵入南鄭；見魯封閉庫藏，心甚憐之，遂差人往巴中，勸使投降。張魯欲降，張衛不肯。楊

松以密書報操，便教進兵，松為內應。操得書，親自引兵往巴中。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，與許褚交鋒；被褚斬於馬下。敗軍回報張魯，魯欲堅守。楊松曰：「今若不出，坐以待斃矣。某守城，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。」

魯從之。閻圃諫魯休出。魯不聽，遂引軍出迎。未及交鋒，後軍已走。張魯急退，背後曹兵趕來。魯到城下，楊松閉門不納。張魯無路可走，操從後追至，大叫：「何不早降！」魯乃下馬投拜。操大喜；念其封倉庫之心，優禮相待，封魯為鎮南將軍。閻圃等皆封列侯。於是漢中皆平。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，置都尉，大賞士卒。惟有楊松賣主求榮，即命斬

之於市曹示眾。後人有詩歎曰：妨賢賣主逞奇功，積得金銀總是空。家未榮華身受戮，令人千載笑楊松。

曹操已得東川。主簿司馬懿進曰：「劉備以詐力取劉璋、蜀人尚未歸心。今主公已得漢中，益州震動。可速進兵攻之，勢必瓦解。知者貴於乘時，時不可失也。」曹操歎曰：「人苦不知足，既得隴，復望蜀耶？」劉曄曰：「司馬仲達之言是也。若少遲緩，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，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，蜀民既定，據守關隘，不可犯矣。」操曰：「士卒遠涉勞苦，且宜存恤。」遂按兵不動。

卻說西川百姓，聽知曹操已取東川，料必來取西

川，一日之間，數遍驚恐。玄德請軍師商議。孔明曰：「亮有一計，曹操自退。」玄德問何計。孔明曰：「曹操分軍屯合肥，懼孫權也。今我若分江夏，長沙，桂陽三郡還吳，遣舌辯之士，陳說利害，令吳起兵襲合肥，牽動其勢，操必勒兵南向矣。」玄德問：「誰可為使？」伊籍曰：「某願往。」玄德大喜，遂作書具禮，令伊籍先到荊州，知會雲長，然後入吳。到秣稜，來見孫權，先通了姓名。權召籍入。籍見權禮畢，權問曰：「汝到此何為？」籍曰：「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，為軍師不在，有失交割，今傳書送還。所有荊州，南郡零陵，本欲送還；被曹操襲取東川，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。今合肥空虛，望

君侯起兵攻之，使曹操撤兵回南。吾主若取了東川，即還荊州全土。」權曰：「汝且歸館舍，容吾商議。」

伊籍退出，權問計於眾謀士。張昭曰：「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，故為此謀。雖然如此，今因操在漢中，乘勢取合肥，亦是上計。」權從之，發付伊籍回蜀去訖，便議起兵攻操。今魯肅收取長沙，江夏，桂楊三郡，屯兵於陸口；取呂蒙，甘寧回；又去餘杭取凌統回。

不一日，呂蒙，甘寧先到。蒙獻策曰：「現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，大開稻田，納穀於合

淝，以充軍實。今可先取皖城，然後攻合淝。」權曰：「此計甚合吾意。」遂教呂蒙，甘寧，為先鋒，蔣欽，潘璋，為合後；權自引周泰，陳武，董襲，徐盛，為中軍。時程普，黃蓋，韓當，在各處鎮守，都未隨征。

卻說軍馬渡江，取和州，逕到皖城。皖城太守朱光，使人往合淝求救；一面固守城池，堅壁不出。權自到城下看時，城上箭如雨發，射中孫權麾蓋。權回寨，問眾將曰：「如何取得皖城？」董襲曰：「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。」徐盛曰：「可豎雲梯，造虹橋，下觀城中而攻之。」呂蒙曰：「此法皆費日月而成，合淝救軍一至，不可圖矣。今我軍初到，士氣方

銳，正可乘此銳氣，奮力攻擊。來日平明進兵，午未時便當破城。」

權從之。次日五更，飯畢，三軍大進。城上矢石齊下。甘寧手執鐵練，冒矢石而上。朱光令弓弩手齊射，甘寧撥開箭林，一練打倒朱光。呂蒙親自擂鼓。士卒皆一擁而上，亂刀砍死朱光。餘眾多降，得了皖城，方纔辰時。張遼引軍至半路，哨馬回報皖城已失。遼即回兵歸合肥。

孫權入皖城，凌統亦引軍到。權慰勞畢，大犒三軍，重賞呂蒙，甘寧諸將，設宴慶功。呂蒙遜甘寧上坐，盛稱其功勞。酒至半酣，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

讎，又見呂蒙誇美之，心中大怒，瞪目直視良久，忽拔左右所佩之劍，立於筵上曰：「筵前無樂，看吾舞劍。」甘寧知其意，推開席桌起身，兩手取兩枝戟挾定，縱步出曰：「看我筵前使戟。」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；便一手挽牌，一手提刀，立於其中曰：「二公雖能，皆不如我巧也。」說罷，舞起刀牌，將二人分於兩下。

早有人報知孫權。權慌跨馬，直至筵前。眾將見權至，方各放下軍器。權曰：「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讎，今日又何如此？」凌統哭拜於地。孫權再三勸止。至次日，起兵進取合肥，三軍盡發。

張遼為失了皖城，回到合肥，心中愁悶。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個，上有操封，傍書云：「賊來乃發」。是日報說「孫權自引十萬大軍，來攻合肥。」張遼便開匣觀之。內書云：「若孫權至，張，李二將軍出戰，樂將軍守城。」張遼將教帖與李典，樂進觀之。樂進曰：「將軍之意若何？」張遼曰：「主公遠征在外，吳兵以為破我必矣。今可發兵出迎，奮力與戰，折其鋒銳，以安眾心，然後可守也。」

李典素與張遼不睦，聞遼此言，默然不答。樂進見李典不語，便道：「賊眾我寡，難以迎敵，不如堅守。」張遼曰：「公等皆是私意，不顧公事。吾今自出迎敵，決一死戰。」便教左右備馬。李典慨然而起

曰：「將軍如此，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？願聽指揮。」張遼大喜曰：「既曼成肯相助，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；待吳兵殺過來，可先斷小師橋，吾與樂文謙擊之。」李典領命，自去點軍埋伏。

卻說孫權令呂蒙，甘寧為前隊，自與凌統居中。其餘諸將陸續進發，望合肥殺來。呂蒙，甘寧前隊兵進，正與樂進相迎。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，戰不數合，樂進詐敗而走。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。孫權在第二隊，聽得前軍得勝，催兵行兵至逍遙津北，忽聞連珠砲響，左邊張遼一軍殺來，右邊李典一軍殺來。孫權大驚，急令人喚呂蒙，甘寧回救時，張遼兵已到。凌統手下，止有三百餘騎，當不得曹軍勢如山。

倒。凌統大呼曰：「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！」

言未畢，張遼引二千餘騎，當先殺至。凌統翻身死戰。孫權縱馬上橋，橋南已拆丈餘，並無一片板。孫權驚手足無措。牙將谷利大呼曰：「主公可將馬退後，再放馬向前，跳過橋去。」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，然後縱轡加鞭，那馬一跳飛過橋南。後人有詩曰：「的盧當日跳檀溪；又見吳侯敗合肥。退後著鞭馳駿騎，逍遙津上玉龍飛。」

孫權跳過橋南，徐盛，董襲駕舟相迎。凌統，谷利抵住張遼。甘寧，呂蒙，引軍回救，卻被樂進從後追來，李典又截住廝殺，吳兵折了大半。凌統所領三

百餘人，盡被殺死。統身中數鎗，殺到橋邊，橋已折斷，遶河而逃。孫權在舟中望見，急令董襲棹舟接之，乃得渡回。呂蒙，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。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；聞張遼大名，小兒也不敢夜啼。眾將保護孫權回營。權乃重賞凌統，谷利，收軍回濡須，整頓船隻，商議水陸並進；一面差人回江南，再起人馬來助戰。

卻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，將欲興兵進攻，恐合淝兵少，難以抵敵，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，報知曹操，求請救兵。操同眾官議曰：「此時可收西川否？」劉曰：「今蜀中稍定，已有準備，不可擊也。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，就下江南。」

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，定軍山隘口，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。其餘軍兵拔寨都起，殺奔濡須塢來。正是：鐵騎甫能平隴右，旌旄又復指江南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：甘寧百騎劫魏營，左慈擲盃戲
曹操

卻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，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。孫權與謀士計議，先撥董襲，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，在濡須口埋伏；令陳武帶領人馬，往來江岸巡哨。張昭曰：「今曹操遠來，必須先挫其銳氣。」權乃問帳下曰：「曹操遠來，誰敢當先破敵，以挫其銳氣？」凌統出曰：「某願往。」權曰：「帶多少軍去？」統曰：「三千人足矣。」甘寧曰：「只須百騎，便可破敵，何必三千？」凌統大

怒。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。權曰：「曹軍勢大，不可輕敵。」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探哨，遇曹兵，便與交戰。

凌統領命，引著三千人馬，離濡須塢。塵頭起處，曹兵早到。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，鬥五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孫權恐凌統有失，令呂蒙接應回營。甘寧見凌統回，即告權曰：「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；若折了一人一騎，也不算功。」孫權壯之，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寧，又以酒五十瓶，羊肉五十斤，賞賜軍士。甘寧回到寨中。教一百人皆列坐，先將銀碗斟酒，自吃兩碗。乃語百人曰：「今夜奉命劫寨，請諸公各滿飲一觴，努力向前。」眾人聞言，面

面相覷。甘寧見眾人有難色，乃拔劍在手，怒叱曰：「我為上將，且不惜命；汝等何得遲疑！」眾人見甘寧作色，皆起拜曰：「願效死力。」

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。食盡，約至二更時候，取白鵝翎一百根，插於盔上為號；都披甲上馬，飛奔曹操寨邊，拔開鹿角，大喊一聲，殺入寨中，逕奔中軍來殺曹操。原來中軍人馬，以車仗伏路，穿連圍得鐵桶相似，不能得進。甘寧只將百騎，左衝右突。曹兵驚慌，正不知敵兵多少，自相擾亂。那甘寧百騎，在營內橫馳驟，逢著便殺。各營鼓譟，舉火如星，喊聲大震。甘寧從寨之南門殺出，無人敢當。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。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。操兵恐有

埋伏，不敢追襲。後人有詩讚曰：鼙鼓聲喧震地來，吳師到處鬼神哀。百翎直貫曹軍寨，盡說甘寧虎將才。

甘寧引百騎到寨，不折一人一騎；至營門，令百人皆擊鼓吹笛，口稱：「萬歲！」歡聲大震。孫權自來迎接。甘寧下馬拜伏。權扶起，攜寧手曰：「將軍此去，足使老賊驚駭。非孤相捨；正欲觀卿膽耳。」即賜絹千匹，利刃百口。寧拜受訖，遂分賞百人。權語諸將曰：「孟德有張遼，孤有甘興霸，足以相敵也。」

次日。張遼引兵搦戰。凌統見甘寧有功，奮然

曰：「統願敵張遼。」權許之。統遂領兵五千，離濡須。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。對陣圓處，張遼出馬，左有李典，右有樂進。凌統縱馬提刀，出至陣前。張遼使樂進出迎。兩個鬥至五十合，未分勝敗。曹操聞知，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，見二將酣鬥，乃令曹休暗放冷箭。曹休便閃往張遼背後，開弓一箭，正中凌統坐下馬。那馬直立起來，把凌統掀翻在地。樂進連亡持槍來刺。槍還未到，只聽得弓弦響處，一箭射中樂進面門，翻身落馬。兩軍齊出，各救一將回營。嗚金罷戰。

凌統回到寨中拜謝孫權。權曰：「放箭救你者，甘寧也。」凌統乃頓首拜寧曰：「不想公能如此垂

恩！」自此與甘寧結為生死之交，再不為惡。

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，乃自到帳中調治。次日，分兵五路來襲濡須；操自領中路；左一路張遼，二路李典；右一路徐晃，二路龐德。每路各帶一萬人馬，殺奔江邊來。時董襲，徐盛二將在船上；見五路軍馬來到，諸軍各有懼色。徐盛曰：「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，何懼哉？」遂引猛士數百人，用小船渡過江邊，殺入李典軍中去了。

董襲在船上，令眾軍擂鼓吶喊助威。忽然江上猛風大作，白浪掀天，波濤洶湧。軍士見大船將覆，爭下腳艦逃命。董襲仗劍大喝曰：「將受君命，在此防

賊，怎敢棄船而去？」立斬下船軍士十餘人。須臾，風急船覆，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。徐盛在李典軍中，往來衝突。

卻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，引一軍來，正與龐德相遇，兩軍混戰。孫權在濡須塢中，聽得曹兵殺到江邊，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。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，便麾軍殺入接應。卻被張遼，徐晃兩枝軍，把孫權困在垓心。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，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，把孫權軍衝作兩段，彼此上不能相救。

卻說周泰從軍中殺出，到江邊不見孫權，勒回

馬，從外又殺入陣中，問本部軍：「主公何在？」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，曰：「主公被圍甚急！」周泰挺身殺入，尋見孫權。泰曰：「主公可隨泰殺出。」於是泰在前，權在後，奮力衝突。泰到江邊，回顧又不見孫權，乃復翻身殺入圍中，又尋見孫權。權曰：「弓弩齊發，不能得出，如何？」泰曰：「主公在前，某在後，可以出圍。」

孫權乃縱馬前行。周泰左右遮護，身被數槍，箭透重鎧，救得孫權。到江邊，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。權曰：「吾虧周泰三番衝殺。得脫重圍。但徐盛在垓心，如何得脫？」周泰曰：「吾再救去。」遂輪槍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，救出徐盛。二將各帶重

傷。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，救二將下船。

卻說陳武與龐德大戰，後面又無應兵，被龐德趕到谷口，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，被樹株抓住袍袖，不能迎敵，為龐德所殺。曹操見孫權走脫了，自策馬驅兵，趕到江邊對射。呂蒙箭盡。正慌間，忽對江一隊船到，為首一員大將，乃孫策女婿陸遜，自引十萬兵到；一陣射退曹兵，乘勢登岸追殺曹兵，復奪戰馬數千匹，————曹兵傷者，不計其數？大敗而回。——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。

孫權知陳武已亡，董襲又沈江而死，哀痛至切，令人入水中尋見董襲屍首，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；又

感周泰救護之功，設宴款之。權親自把盞，撫其背，淚流滿面，曰：「卿兩番相救，不惜性命，被槍數十，膚如刻畫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，委卿以兵馬之重乎？卿乃孤之功臣，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。」言罷，令周泰解衣與眾將視之。皮肉肌膚，如同刀剗，盤根遍體。孫權手指其痕，一一問之。周泰具言戰鬥被傷之狀。一處傷令吃一觥酒。是日周泰大醉。權以青羅傘賜之，令出入張蓋，以為顯耀。

權在濡須，與操相拒月餘，不能取勝。張昭，顧雍上言：「曹操勢大，不可力取；若與久戰，大損士卒；不若求和安民為上。」孫權從其言，令步騭往曹營求和，許年納歲貢。操見江南急未可下，乃從之；

令孫權先撤人馬，吾然後班師。步騭回覆，權只留蔣欽，周泰守濡須口，盡發大兵上船回秣稜。

操留曹仁，張遼屯合肥，班師回許昌。文武眾官皆議立曹操為魏王。尚書崔琰力言不可。眾官曰：「汝獨不見荀文若乎？」琰大怒曰：「時乎！時乎！會當有變！任自為之！」有與琰不和者，告知操。操大怒，收琰下獄問之。琰虎目虬髯，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。廷尉白操，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。後人有讚曰：清河崔琰，天性堅剛。虬髯虎目，鐵石心腸。奸邪辟易，聲節顯昂。忠心漢主，千古名揚！

建安二十一年，夏五月，群臣表奏獻帝，頌魏公

曹操功德，極天際地，伊周莫及，宜進爵為王。獻帝即令鍾繇草詔，冊立曹操為魏王。曹操假意上書三辭。詔三報不許，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，冕十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用天子車服鑾儀，出警入蹕，於鄴郡蓋魏王宮，議立世子。操大妻丁夫人無出。妾劉氏生子曹昂，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。卞氏所生四子；長曰丕，次曰彰，三曰植，四曰熊。

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為魏王妃。第三子曹植，字子建，極聰明，舉筆成章，操欲立之為後嗣。長子曹丕，恐不得立，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。詡教如此如此。自是但凡操出征，諸子送行，曹植乃稱述功德，發言成章；惟曹丕辭父，只是流涕而拜，左右皆感

傷。於是操疑植乖巧，誠心不及丕也。丕又使人買囑近侍，皆言丕之德。操欲立後嗣，躊躇不定，乃問賈詡曰：「孤欲立後嗣，當立誰？」賈詡不答，操問其故。詡曰：「正有所思，故不能即答耳。」操曰：「何有思？」詡對曰：「思袁本初，劉景升父子也。」

操大笑，遂立長子曹丕為王世子。冬十月，魏王宮成，差人住各處收取奇花異果，栽植後苑。有使者到吳地，見了孫權，傳魏王令旨，再往溫州取柑子。時孫權正尊讓魏王，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，星夜送往鄴郡。至中途，挑擔役夫疲困，歇於山腳下，見一先生，眇一眼，跛一足，頭戴白藤冠，身穿青懶衣，來與腳夫作禮，言曰：「你等挑擔勞苦，

貧道都替你挑一肩，何如？」

眾人大喜。於是先生每擔各挑五里。但是先挑過的擔兒都輕了。眾皆驚疑。先生臨去，與領柑子官說：「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；姓左，名慈，字元放，道號烏角先生。如你到鄴郡，可說左慈申意。」遂拂袖而去。

取柑人至鄴郡見操，呈上柑子。操親剖之，但只空殼，內並無肉。操大驚，問取柑人。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。操未肯信。門吏忽報：「有一先生，自稱左慈，求見大王。」操召入。取柑人曰：「此正途中所見之人。」操叱之曰：「汝以何妖術，攝吾佳果？」

慈笑曰：「豈有此事？」取柑剖之，內皆有肉，其味甚甜。但操自剖者，皆空殼。

操愈驚，乃賜左慈坐而問之。慈索酒肉，操令與之，飲酒五斗不醉，肉食全羊不飽。操問曰：「汝有何術，以至於此？」慈曰：「貧道於西川，嘉陵，峨嵋山中，學道三十年，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；及視則又不見。如此者數日，忽有天雷震碎石壁，得天書三卷，名曰『遁甲天書』。上卷名『天循』，『中卷名』地循，『下卷名』人遁。『天循能騰雲跨風，飛升太虛；地循能穿山透石；人遁能雲游四海，藏形變身，飛劍擲刀，取人首級。大王位極人臣，何不退步，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？當以三卷天書相授。」

操曰：「我亦久思急流勇退，奈朝廷未得其人耳。」
慈笑曰：「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，何不讓此位與之？不然，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。」操大怒曰：「此正是劉備細作！」喝左右拏下。慈大笑不止。操令十數獄卒，捉下拷之。獄卒著力痛打，看左慈時，卻齣齣熟睡，全無痛楚。操怒，命取大枷，鐵釘釘了，鐵鎖鎖了，送入牢中監收，令人看守。只見枷鎖盡落，左慈臥於地上，並無傷損。連監禁七日，不與飲食。及看時，慈端坐於地上，面皮轉紅。獄卒報知曹操，操取出問之。慈曰：「我數十年不食，亦不妨；日食千羊，亦能盡。」操無可奈何。

是日，諸官皆至王宮大宴。正行酒間，左慈足穿

木履，立於筵箭。眾官驚怪。左慈曰：「大王今日水陸俱備，大宴群臣，四方異物極多，內中欠少何物，貧道願取之。」操曰：「我要龍肝作羹，汝能取否？」慈曰：「有何難哉！」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，以袍袖一拂，龍腹自開。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，鮮血尚流。操不信，叱之曰：「汝先藏於袖中耳！」慈曰：「即今天寨，草木枯死；大王要甚好花，隨意所欲。」操曰：「吾只要牡丹花。」慈曰：「易耳。」令取大花盆放筵前，以水噴之。頃刻發出牡丹一株，開放雙花。眾官大驚，邀慈同坐而食。

少頃，庖人進魚膾。慈曰：「膾必松江鱸魚者方美。」操曰：「千里之隔，安能取之？」慈曰：「此

亦何難取！」教把釣竿取來，於堂下魚池中釣之。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，放在殿上。操曰：「吾池中原有此魚。」慈曰：「大王何相欺耶？天下鱸魚只兩腮，惟松江鱸魚有四腮，此可辨也。」眾官視之，果是四腮。慈曰：「烹松江鱸魚，須紫芽薑方可。」操曰：「汝亦能取之否？」慈曰：「易耳。」令取金盆一個，慈以衣覆之。須臾，得紫芽薑滿盆，進上操前。操以手取之，忽盆內有書一本，題曰「孟德新書。」操取視之，一字不差。操大疑。慈取桌上玉盃，滿斟佳釀進操曰：「大王可飲此酒，壽有千年。」操曰：「汝可先飲。」

慈遂拔冠上玉簪，於盃中一畫，將酒分為兩半；

自飲一半，將一半奉操。操叱之。慈擲盃於空中，化成一白鳩，遶殿而飛。眾官仰視之，左慈不知所往。左右忽報：「左慈出宮門去了。」操曰：「如此妖人，必當除之！否則必將為害。」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。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，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，慢步而行。諸飛馬追之，卻只追不上。直趕到一山中，有牧羊小童，趕著一群羊而來，慈走入羊群內。褚取箭射之，慈即不見，褚盡殺羊群而回。

牧羊小童守羊而哭。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，喚小童曰：「汝可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子上。」小童大驚，掩面而走。忽聞有人在後呼曰：「不須驚走。還你活羊。」小童回顧，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，趕

將來了。小童急欲問時，左慈已拂袖而去；其行如飛，倏忽不見。

小童歸告主人，主人不敢隱諱，報知曹操。操畫影圖形，各處捉拏左慈。三日之內，城內城外，所捉眇一目，跛一足，白藤冠，青懶衣，穿木履先生，都一般模樣者，有三四百個。鬪動街市。操令眾將，將豬羊血潑之，押送城南教場。曹操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，盡皆斬之。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，飛到半天，聚成一處，化成一個左慈，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，拍手大笑曰：「土鼠隨金虎，奸雄一旦休！」

操令眾將以弓箭射之，忽然狂風大作，走石揚

沙；所斬之屍，皆跳起來，手提其頭，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。文官武將，掩面驚倒，各不相顧。正是：奸雄權勢能傾國，道士仙機更異人。未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：卜周易管輅知機，討漢賊五臣死節

卻說當日曹操，見黑風中群屍首皆起，驚倒於地。須臾風定，群屍皆不見。左右扶操回宮，驚而成疾。後人有詩讚左慈曰：飛步凌雲遍九州，獨憑遁甲自邀遊。等閒施設神仙術，點悟曹瞞不轉頭。

曹操染病，服藥無愈。適太史丞許芝，自許昌來見操。操令芝卜易。芝曰：「大王曾聞神卜管輅否？」操曰：「頗聞其名，未知其術。汝可詳言之。」

芝曰：「管輅字公明，平原人也。容貌粗醜，好酒鯨狂。其父曾為瑯琊郡丘長。輅自幼便喜仰視星辰，夜不思寐。父母不能禁止。常云：『家雞野鵠，尚自知時，何況為人在世乎？』與鄰兒共戲，輒畫地為天文，分布日月星辰。及稍長，即深明周易，仰觀風角，數學通神，兼善相術。」

「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，召輅相見。時有坐客百餘人，皆能言之士。輅謂子春曰：『輅年少膽氣未堅，先請美酒三升，飲而後言。』子春奇之，遂與酒三升。飲畢，輅問子春：『今欲與輅為對者，若府君四座之士耶？』子春曰：『吾自與卿旗鼓相當。』於是與輅講論易理。輅疊疊而談，言言精奧。子春反覆

辨難，輅對答如流，從曉至暮，酒食不行。子春及眾賓客，無不歎服。於是天下號為『神童』」。

「後有居民郭恩者，兄弟三人，皆得躄疾，請輅卜之。輅曰：『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，非君伯母即叔母也。昔饑荒之年，謀數升之米之利，推之落井，以大石壓破其頭，孤魂痛苦，自訴於天；故君兄弟有此報，不可禳也。』郭恩等涕泣伏罪。」

「安平太守王基，知輅神卜，延輅至家。適信都令妻，常患頭風；其子又患心痛；因請輅卜之。輅曰：『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。一男持矛，一男持弓箭。頭在壁內，腳在壁外。持矛者主刺頭，故頭痛；

持弓箭者主刺胸腹，故心痛。』乃掘之。入地八尺，果有二棺。一棺中有矛，一棺中有角弓及箭，木俱已朽爛。輅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，妻與子遂無恙。

「館陶令諸葛原，遷新興太守，輅往送行。客言輅能射覆。諸葛原不信，暗取燕卵，蜂窠，蜘蛛三物，分置三盒之中，令輅卜之。卦成，各寫四句於盒上。其一曰：『含氣須變，依乎堂宇；雌雄以形，羽翼舒張。此燕卵也。』其二曰：『家室倒懸，門戶眾多；藏精育毒，得秋乃化。此蜂窠也。』其三曰：『殼棘長足，吐絲成羅；尋網求食，利在昏夜。此蜘蛛也。』滿座驚駭。」

「鄉中有老婦失牛，求卜之。輅判曰：『北溪之濱，七人宰烹；急往追尋，皮肉尚存。』老婦果往尋之，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，皮肉猶存。婦告本郡太守劉邠，捕七人罪之，因問老婦曰：『汝何以知之？』婦告以管輅之神卜。劉邠不信，請輅至府，取印囊及山雞毛藏於盒中，令卜之。輅卜其一曰：『內方外圓，五色成文；含寶守信，出則有章。此印囊也。』其二曰：『高岳巖巖，有鳥朱身；羽翼玄黃，鳴不失晨。此山雞毛也。』劉邠大驚，遂待為上賓。」

「一日出郊閒行，見一少年耕於田中，輅立道傍觀之。良久，問曰：『少年高姓、貴庚？』答曰：『姓趙，名顏。年十九歲矣。敢問先生為誰？』輅曰：

『吾管輅也。吾見汝眉間有死氣，三日內必死，汝貌美，可惜無壽。』趙顏回家，急告其父。父聞之，趕上管輅，哭拜於地曰：『請歸救吾子！』輅曰：『此乃天命也，安可禳乎？』父告曰：『老夫止有此子，望乞垂救！』趙顏亦哭求。輅見父子情切，乃謂趙顏曰：『汝可備淨酒一瓶，鹿脯一塊，來日齋往南山之中，大樹之下，看盤石上有二人亦棋。一人向南坐，穿白袍，其貌甚惡；一人向北坐，穿紅袍，其貌甚美。汝可乘其弈興濃時，將酒及鹿跪進之。待其飲食畢，汝乃哭拜求壽，必得益算矣。——但切勿言是吾所教。』

老人留輅在家。次日，趙顏攜酒脯盃盤入南山之

中。約行五六里，果有二人於大松樹下盤石上奕棋。全然不顧，趙顏跪進酒脯。二人貪著棋，不覺飲酒已盡。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，二人大驚。穿紅袍者曰：「此必管子之言也。吾二人既受其私，必須憐之。」穿白袍者，乃於身邊取出簿籍檢看，謂趙顏曰：「汝今年十九歲，當死。吾今於『十』字上添上一『九』字，汝壽可至九十九。回見管輅，教再休泄漏天機；不然，必致天譴。」穿紅者出筆添訖，一陣香風過處，二人化作二白鶴，沖天而去。」

趙顏歸問管輅。輅曰：「穿紅者，南斗也；穿白者，北斗也。」顏曰：「吾聞北斗九星，何止一人？」輅曰：「散而為九，合而為一也。北斗注死，南斗

注生。今已添注壽算，子復何憂？」父子拜謝。自此管輅恐泄天機，更不輕為人卜。此人現在平原，大王欲知休咎，何不召之？」

操大喜，即差人往平原召輅。輅至，參拜訖，操令卜之。輅答曰：「此幻術耳，何必為憂？」操心安，病乃漸可。操令卜天下之事。輅卜曰：「三八縱橫，黃豬遇虎；定軍之南，傷折一股。」又今卜傳祚修短之數。輅卜曰：「獅子宮中，以安神位；王道鼎新，子孫極貴。」操問其詳。輅曰：「茫茫天數，不可預知。待後自驗。」

操欲封輅為太史。輅曰：「命薄相窮，不稱此

職，不敢受也。」操問其故。答曰：「輅額無主骨，眼無守睛；鼻無梁柱，腳無天根；背無三甲，腹無三壬。只可泰山治鬼，不能治生人也。」操曰：「汝相吾若何？」輅曰：「位極人臣，又何必相？」再三問之，輅但笑而不答。操令輅遍相文武官僚。輅曰：「皆治世之臣也。」操問休咎，皆不肯盡言。後人有詩讚管輅曰：平明神卜管公明，能算南辰北斗星。八卦幽微通鬼竅，六爻玄奧究天庭。預知相法應無壽，自覺心源極有靈。可惜當年奇異術，後人無復授遺經。操令卜東吳，西蜀二處。輅設卦云：「東吳主亡一大將，西蜀有兵犯界。」操不信。忽合肥報來：「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。」操大驚，便差人往漢中探

聽消息。不數日，飛報：「劉玄德遣張飛，馬超屯兵下辦取關。」操大怒，便欲自領兵再入漢中，令管輅卜之，輅曰：「大王未可妄動。來春許都必有火災。」

操見輅言累驗，故不敢輕動，留居鄴郡，使曹洪領兵五萬，往助夏侯淵，張郃同守東川；又差夏侯惇領兵三萬，於許都來往巡警，以備不虞；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。主簿司馬懿曰：「王必嗜酒性寬，恐不堪任此職。」操曰：「王必是孤披荊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，忠而且勤，心如鐵石，最足相當。」遂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都東華門外。時有一人姓耿，名紀，字季行，洛陽人也；舊為丞相府掾，後遷侍中

少府，與司直韋晃甚厚；見曹操進封王爵，出入用天子車服，心甚不平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，耿紀與韋晃密議曰：「操賊奸惡日甚，將來必為篡逆之事。吾等為漢臣，豈可同惡相濟？」韋晃曰：「吾有心復人，姓金，名禕，乃漢相金日碑之後，素有討操之心；更兼與王必甚厚。若得同謀，大事濟矣。」耿紀曰：「他既與王必交厚。豈肯與我同謀乎？」韋晃曰：「且往說之，看是如何。」

於是二人同至金禕宅中。禕接入後堂，坐定。晃曰：「德偉與王長史甚厚，吾三人特來告求。」禕曰：「所求何事？」晃曰：「吾聞魏王早晚受禪，將登大寶，公與王長史必高遷。望不相棄，曲賜提攜，

感德非淺！」禕拂袖而起。適從者奉茶至，便將茶潑於地上。晃佯驚曰：「德偉故人，何薄情也？」禕曰：「吾與汝交厚，為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；今不思報本，欲輔造反之人，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！」耿紀曰：「奈天數如此，不得不然耳！」

禕大怒。耿紀，韋晃，見禕果有忠義之心，乃以實情相告曰：「吾等本欲討賊，求足下。前言特相試耳。」禕曰：「吾累世漢臣，安能從賊？公等欲扶漢室，有何高見？」晃曰：「雖有報國之心，未有討賊之計。」禕曰：「吾欲裏應外合，殺了王必，奪其兵權，扶助鑾輿，更結劉皇叔為外援，操賊可滅矣。」

二人聞之，撫掌稱善。禕曰：「吾有心腹二人，與操賊有殺父之仇，現居城外，可用為羽翼。」耿紀問是何人。禕曰：「太醫吉平之子；長名吉邈，字文然；次名吉穆，字思然。操昔為董承衣帶詔事，曾殺其父。二子逃竄遠鄉，得免於難。今已潛歸許都。若使相助討賊，無有不從。」

耿紀，韋晃大喜。金禕即使人密喚二吉。須臾，二人至。禕具言其事。二人感憤流淚，怨氣沖天，誓殺國賊。金禕曰：「正月十五日夜間，城中大張燈火，慶賞元宵。耿少府，韋司直，你二人各領家僮，殺至王必營前；只看營中火起，分兩路殺入；殺了王必，逕跟我入內，請王子登五鳳樓，召百官面諭討

賊。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，放火為號，各要揚聲，叫百姓誅殺國賊，截住城內救軍；待天子降詔，招安已定，便進兵殺奔鄴郡擒曹操，即發使齎詔召劉皇叔。今日約定，至期二更舉事，勿似董承自取其禍。——五人對天說誓，歃血為盟，各自歸家，整頓軍馬器械，臨期而行。

且說耿紀，韋晃二人，各有家僮三四百，預備器械。吉邈兄弟，亦聚三、四百人口，只推圍獵。安排已定。金禕先期來見王必，言：「方今海宇稍安，魏王威震天下；今值元宵令節，不可不放燈火，以示太平氣象。」王必然其言，告諭城內居民，盡張燈結彩，慶賞佳節。至正月十五夜，天色晴霽，星月交

輝。六街三市，競放花燈。真個金吾不禁，玉漏無催！

王必與御林諸將，在營中飲宴。二更以後，忽聞營中吶喊，人報「營後火起！」王必慌忙出帳看時，只見火光亂滾；又聞喊殺連天，知是營中有變，急上馬出南門，正遇耿紀，一箭射中肩膊，幾乎墜馬，遂望西門而走。背後有車趕來。王必著忙，棄馬步行，至金禕門首，慌叩其門。原來金禕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；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，只留婦女在家。

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，只道金禕歸來。禕妻從隔門便問曰：「王必那廝殺了麼！」王必大驚，方悟

金禕同謀，逕投曹休家報知金禕，耿紀等同謀反。休急披挂上馬，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。城內四下火起，燒著五鳳樓，帝避於深宮。曹氏心腹爪牙，死據宮門。城中但聞人叫：「殺盡曹賊，以扶漢室！」

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，巡警許昌，領三萬軍，離城五里屯紮；是夜遙望見城中火起，便領大軍前來，圍住許都，使一枝軍入城接應。曹休直混殺至天明。耿紀，韋晃等無人相助。人報金禕，二吉皆被殺死。耿紀，韋晃，奪路殺出城門，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，活捉去了。手下百餘人皆被殺。夏侯惇入城，救滅遺火，盡收五人老小宗族，使人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教將耿，韋二人，及五家宗族老小，皆斬於市，並將在朝

大小百官，盡拏解鄴郡，聽候發落。

夏侯惇押耿，韋二人至市曹。耿紀厲聲大叫曰：「曹阿瞞，吾生不能殺汝，死當作厲鬼以擊賊！」劊子手以刀拗其口，流血滿地，大罵不絕而死。韋晃以面頰頓地曰：「可恨！可恨！」咬牙皆碎而死。後人有詩讚曰：耿紀精忠韋晃賢，各持空手欲扶天。誰知漢祚相將盡，恨滿心胸喪九泉。

夏侯惇盡斬五家老小宗族，將百官解赴鄴郡。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、白旗於右，下令曰：「耿紀，韋晃等造反，放火焚許都，汝等亦有出救火者，亦有閉門不出者。如曾救火者，可立於紅旗下；如不曾救

火者，可立於白旗下。」眾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，於是多奔紅旗之下。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下。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。眾官各言無罪。操曰：「汝當時之心，非是救火，實欲助賊耳。」盡命牽出漳河邊斬之，死者三百餘員。其立於白旗下者，盡皆賞賜，仍令還許都。

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，操命厚葬之。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，鍾繇為相國，華歆為御史大夫。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，關西侯爵十七級，皆金印紫綬。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，銀印龜組墨綬；五大夫十五級，銅印銀組綬。定爵封官，朝廷又換一班人物。曹操方悟管輅火災之說，遂重賞輅。輅不受。

卻說曹洪領兵到漢中，令張郃，夏侯淵各據險要。曹洪親自進兵拒敵。時張飛自與雷同守巴西。馬兵至下辦，令吳蘭為先鋒，領軍哨出，正與曹洪軍相遇，吳蘭欲退。牙將任夔曰：「賊兵初至，若不先挫其銳氣，何顏見孟起乎？」於是驟馬挺槍搦曹洪戰。洪自提刀躍馬而出。交鋒三合，斬任夔於馬下，乘勢掩殺。吳蘭大敗，回見馬超。超責之曰：「汝不得吾令，何故輕敵致敗？」吳蘭曰：「任夔不聽吾言，故有此敗。」馬超曰：「可緊守隘口，勿與交鋒。」一面申報成都，聽候行止。

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，恐有詐謀，引軍退回南鄭。張郃來見曹洪，問曰：「將軍既已斬將，如何退

兵？」洪曰：「吾見馬超不出，恐有別謀。且我在鄴郡，聞神卜管輅有言，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。吾疑此言，故不敢輕進。」張郃大笑曰：「將軍行兵半生，今奈何信卜者之言，而惑其心哉？郃雖不才，願以本部兵取巴西。若得巴西，蜀郡易耳。」洪曰：「巴西守將張飛，非比等閒，不可輕敵。」張郃曰：「人皆怕張飛，吾視之如小兒耳！此去必擒之！」洪曰：「倘有疏失，若何？」郃曰：「甘當軍命。」洪勒了文狀，張郃進兵。正是：自古驕兵多致敗，從來輕敵少成功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回：猛張飛智取瓦口隘，老黃忠計奪
天蕩山

卻說張郃部兵三萬，向分三寨，各傍山險；一名巖渠寨，一名蒙頭寨，一名蕩石寨。當日張郃於三寨中，各分軍一半，去取巴西，留一半守寨。早有探馬報到巴西，說張郃引兵來了。張飛急喚雷同商議。同曰：「閬中地惡山險，可以埋伏。將軍引兵出戰，我出奇兵相助，郃可擒矣。」

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。飛自引兵一萬，離

閔中三十里，與張郃兵相遇。兩軍排開，張飛出馬，單搦張郃。郃挺槍縱馬而出。戰到三十餘合，後軍忽然喊起。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旛，故此擾亂。張郃不敢戀戰，撥馬回走。張飛從後掩殺。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。兩下夾攻，郃兵大敗。張飛，雷同，連夜追襲，直趕到巖渠山。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，多置擂木砲石，堅守不戰。張飛離巖渠十里下寨，次日引兵搦戰。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，並不下山。張飛令軍士大罵，郃只不出。飛只得還營。

次日，雷同又去山下搦戰。郃又不出。雷同驅軍士上山，山上擂木石駁打將下來。雷同急退。蕩石，蒙頭，兩寨兵出，殺敗雷同。次日，張飛又去搦戰。

張郃又不出。飛使軍人百般穢罵，郃在山上亦罵。張飛尋思，無計可施。相拒五十餘日，飛就在山前紮住大寨，每日飲酒；飲至大醉，坐於山前辱罵。

玄德差人犒軍，見張飛終日飲酒，使者回報玄德。玄德大驚，忙來問孔明。孔明笑曰：「原來如此。軍前恐無好酒；成都佳釀極多，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，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。」玄德曰：「吾弟自來飲酒失事，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？」孔明笑曰：「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，還不知其為人耶？翼德自來剛強，然前於收川之時，義釋嚴顏，此非勇夫所為也。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，酒醉之後，便坐山前辱罵，傍若無人；此非貪盃，乃敗張郃之計耳。」玄德

曰：「雖然如此，未可託大。可使魏延助之。」孔明今魏延解酒赴軍前，車上各插黃旗，大書「軍前公用美酒」。

魏延領命，解酒到寨中，見張飛，傳說主公賜酒，飛拜受訖，分付魏延，雷同各引一枝人馬，為左右翼；只看軍中紅旗起，便各進兵；教將酒擺列帳下，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。有細作報上山來，張郃自來山頂觀望。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，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為戲。郃曰：「張飛欺我太甚！」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。令蒙頭，蕩石二寨，皆出為左右援。

當夜張郃乘著月色微明，引軍從山側而下，逕到

寨前。遙望張飛大明燈燭，正在帳中飲酒。張郃當先大喊一聲，山前擂鼓為助，直殺入中軍。但見張飛端坐不動。張郃驟馬到面前一鎗刺到，卻是一個草人。急勒馬回時，帳後連珠砲起。一將當先，攔住去路，睜圓環眼，聲如巨雷，乃張飛也；挺矛躍馬，直取張郃。

兩將在火光中，戰到三五十合。張郃只盼兩寨來救，誰知兩寨救兵，已被魏延，雷同兩將殺退，就勢奪了二寨。張郃不見救兵，正沒奈何，又見山上火起，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。張郃三寨俱失，只得奔瓦口關去了。張飛大獲勝捷，報入成都。玄德大喜，方知翼德飲酒是計，只要誘張郃下山。

卻說張郃退守瓦口關，三萬軍已折了二萬，遣人問曹洪求救。洪大怒曰：「汝不聽吾言，強要進兵，失了緊要隘口，卻又來求救！」遂不肯發兵，使人催督張郃出戰。郃心慌，只得定計，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；分付曰：「我詐敗，張飛必然趕來，汝等就截其歸路。」

當日張郃引軍前進，正遇雷同。戰不數合，張郃敗走，雷同趕來。兩軍齊出，截斷回路。張郃復回，刺雷同於馬下。敗軍回報張飛。飛自來與張郃挑戰，郃又詐敗，張飛不趕。郃又回戰，不數回，又敗走。張飛知是計，收軍回寨，與魏延商議曰：「張郃用埋伏計，殺了雷同，又要賺吾，何不將計就計？」延問

曰：「如何？」飛曰：「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，汝卻引精兵於後。待伏兵出，汝可分兵擊之。用車十餘乘，各藏柴草，寨住小路，放火燒之。吾乘勢擒張郃，與雷同報讎。」

魏延領計。次日，張飛引兵前進。張郃兵又至，與張飛交鋒。戰到十合，郃又詐敗。張飛引馬步軍趕來，郃且戰且走。引張飛過山谷口，郃將後軍為前，復紮住營，與飛又戰。指望兩彪伏兵出，要圍困張飛。不想伏兵卻被魏延精兵到，趕入谷口，將車輛截住山路，放火燒車，山谷草木皆著，煙迷其徑，兵不得出。

張飛只顧引軍衝突，張郃大敗，死命殺開條路，走上瓦口關，收聚殘兵，堅守不出。張飛和魏延，連日攻打關隘不下。飛見不濟事，把軍退二十里，卻和魏延引數十騎，自來兩邊哨探小路。忽見男女數人，各背小包，於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。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：「奪瓦口關，只在這幾個百姓的身上。」便喚軍士分付：「休要驚恐他，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。」

軍士連忙喚到馬前。飛用好言以安其心，問其何來。百姓告曰：「某等皆漢中居民，今欲還鄉，聽知大軍廝殺，塞閉關中官道；今過蒼溪，從梓潼山，檜釗川入漢中，還家去。」飛曰：「這條路取瓦口關遠

近若何？」百姓曰：「從梓潼山小路，卻是瓦口關背後。」

飛大喜，帶百姓入寨中，與了酒食，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，「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。」便令百姓引路，選輕騎五百，從小路而進。

卻說張郃為救軍不到，心中正悶。人報：「魏延在關下攻打。張郃披挂上馬，卻待下山，忽報：「關後四五路火起，不知何處兵來。」郃自領兵來迎。旗開處，早見張飛。郃大驚，急往小路而走，馬不堪行。後面張飛追趕甚急，郃棄馬上山，尋逕而逃，方得走脫。隨行只有十餘人，步行入南鄭，見曹洪。

洪見張郃只剩十餘人，大怒曰：「吾教汝休去，汝取下文狀要去；今日折盡大兵，尚不自死，還來做甚！」喝令左右推出斬之。行軍司馬郭淮諫曰：「三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」張郃雖然有罪，乃魏王所深愛者也，不可便誅。可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，牽動其各處之兵，漢中自安矣。如不成功，二罪俱罰。」曹洪從之，又與兵五千，教張郃取葭萌關。郃領命而去。

卻說葭萌關守將孟達，霍峻，知張郃兵來。霍峻只要堅守，孟達定要迎敵。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，大敗而回。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。玄德聞知，請軍師商議。孔明聚眾將於堂上，問曰：「今葭萌關緊急，必

須闔中取翼德，方可退張郃也。」法正曰：「今翼德兵屯瓦口，鎮守闔中，亦是緊要之地，不可取回。帳中諸將內，選一人去破張郃。」孔明笑曰：「張郃乃魏之名將，非等閒可及。除非翼德，無人可當。」忽一人厲聲而出曰：「軍師何輕視眾人耶？吾雖不才，願斬張郃首級，獻於麾下。」

眾視之，乃老將黃忠也。孔明曰：「漢升雖勇，爭奈年老，恐非張郃對手，」忠聽了，白鬚倒豎而言曰：「某雖老，兩臂尚開三石之弓，渾身還有千斤之力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？」孔明曰：「將軍年近七十，如何不老？」忠趨步下堂，取架上大刀，輪動如飛；壁上硬弓，連拽折兩張。孔明曰：「將軍要去，

誰為副將？」忠曰：「老將嚴顏，可同我去。但有疏虞，先納下這白頭。」玄德大喜，即時令黃忠，嚴顏，去與張郃交戰。趙雲諫曰：「今張郃親犯葭萌關，軍師休為兒戲。若葭萌關一失，益州危矣。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？」孔明曰：「汝以二人老邁，不能成事，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。」趙雲等各各晒笑而退。

卻說黃忠，嚴顏到關上，孟達，霍峻見了，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：「是這般緊要去處，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！」黃忠謂嚴顏曰：「你見諸人動靜麼？他笑我二人年老，今可立奇功，以服眾心。」嚴顏曰：「願聽將軍之令。」

兩個商議定了，黃忠引軍下關，與張郃對陣；張郃出馬，見了黃忠，笑曰：「你許大年紀，猶不識羞，尚欲出戰耶！」忠怒曰：「豎子欺我年老！吾手中寶刀卻不老！」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。二馬相交，約戰二十餘合，忽然背後喊聲起。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。兩軍夾攻，張郃大敗。連夜趕去，張郃兵退八九十里。黃忠，嚴顏，收兵入寨，俱各按兵不動。曹洪聽知張郃輪了一陣，又欲見罪。郭淮曰：「張郃被逼，必投西蜀；今可遣將助之，就近監督，使不生外心。」

曹洪從之，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，並降將韓玄之弟韓浩，二人引五千兵，前來助戰。二將即時起

行，到張郃寨中，問及軍情。郃言：「老將黃忠，甚是英雄；更有嚴顏相助，不可輕敵。」韓浩曰：「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。他和魏延獻了城池，害吾親兄，今既相遇，必當報讎。」遂與夏侯尚，引新軍離寨前進。

原來黃忠連日哨探，已知路徑。嚴顏曰：「此去有山名天蕩山。山中乃曹操屯糧積草之地。若取得那個去處，斷其糧草，漢中可得也。」忠曰：「將軍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可與吾如此如此。」嚴顏依計，自領一枝軍去了。

卻說黃忠聽知夏侯尚，韓浩來，遂引軍馬出營。

韓浩在陣前，大罵黃忠：「無義老賊！」拍馬挺槍，來取黃忠。夏侯尚便出夾攻。黃忠力戰二將，各鬥十餘合，黃忠敗走。二將趕二十餘里，奪了黃忠營寨。忠又草創一營。次日，夏侯尚，韓浩趕來，忠又出陣，戰數合，又敗走，二將又趕二十里，奪了黃忠營寨，喚張郃守後寨。郃來前寨諫曰：「黃忠連退二日，於中必有詭計。」夏侯尚叱張郃曰：「你如此膽怯，可知屢次戰敗！今再休多言，看吾二人建功！」

張郃羞赧而退。次日，二將又戰，黃忠又敗退二十餘里；二將迤邐趕上。次日，二將兵出，黃忠望風而走，連敗數陣，直退在關上。二將扣關下寨，黃忠堅守不出。孟達暗暗發書，申報玄德，說「黃忠連敗

數陣，今退在關上」玄德慌問孔明。孔明日：「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。」

趙雲等不信。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。忠與封相見，問劉封曰：「小將軍來助戰何意？」封曰：「父親得知將軍數敗，故差某來。」忠笑曰：「此老夫驕兵之計也。看今夜一陣，可盡復諸營，奪其糧食馬匹，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。今夜留霍峻守關，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。小將軍看我破敵。」

是夜二更，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。原來夏侯尚，韓浩二將，連日見關上不出，盡皆懈怠；被黃忠破寨直入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二將各自逃命而走，

軍馬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。比及天明，連奪三寨。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，盡教孟達搬運入關。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。劉封曰：「軍士力困，可以暫歇。」忠曰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」策馬先進，士卒皆努力向前張。郃軍，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，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，盡棄了許多柵寨，直奔至漢水傍。

張郃尋見夏侯尚、韓浩。議曰：「此天蕩山，乃糧草之所；更接米倉山，亦屯糧之地；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。倘若疏失，是無漢中也。當思所以保之。」夏侯尚曰：「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，那裡正接定軍山，不必憂慮。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，我等宜往投之，就保此山。」

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，見夏侯德，具言前事。夏侯德曰：「吾此處屯十萬兵，你可引去，復取原寨。」郃曰：「只宜堅守，不可妄動。」忽聽山前金鼓大震，人報：「黃忠兵到。」夏侯德大笑曰：「老賊不諳兵法，只恃勇耳！」郃曰：「黃忠有謀，非止勇也。」德曰：「川兵遠涉而來，連日疲困。更兼深入敵境，此無謀也。」郃曰：「亦不可輕敵。且宜堅守。」韓浩曰：「願借精兵三千擊之，當無不克。」

德遂分兵與浩下山。黃忠整兵來迎。劉封諫曰：「日已西沈矣，軍皆遠來勞困，且宜暫息。」忠笑曰：「不然；此天賜奇功，不取是逆天也。」言畢，

鼓譟大進。韓浩引兵來戰。黃忠揮刀直取浩，只一合，斬浩於馬下。蜀兵大喊，殺上山來。張郃，夏侯尚，急引軍來迎。忽聽山後大喊，火光沖天而起，上下通紅。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，正遇老將嚴顏，手起刀落，斬夏侯德於馬下。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軍埋伏於山僻去處，只等黃忠軍到，卻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著，烈燄飛騰，照耀山谷。

嚴顏既斬夏侯德，從山後殺來。張郃，夏侯尚，前後不能相顧，只得棄天蕩山，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。黃忠，嚴顏，守住天蕩山，捷音飛報成都。玄德聞之，眾將慶喜。法正曰：「昔曹操降張魯，定漢中，不因此勢以圖巴蜀，乃留夏侯淵，張郃，二將屯

守，而自引軍北還，此失計也。今張郃新敗，天蕩失守，主公若乘此時，舉大兵親往征之，漢中可定也。既定漢中，然後練兵積粟，觀釁伺隙，進可討賊，退可自守。此天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」

玄德，孔明，皆深然之，遂傳令趙雲，張飛為先鋒。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，擇日圖漢中；傳檄各處，嚴加提備。時建安二十三年，秋七月吉日。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，召黃忠、嚴顏到寨，厚賞之。玄德曰：「人皆言將軍老矣，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。今果立奇功。但今漢中定軍山，乃南鄭保障，糧草積聚之所；若得定軍山，陽平一路，無足憂矣。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？」

黃忠慨然應諾，便要領兵前去。孔明急止之曰：「老將軍雖然英勇，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。淵深通韜略，善曉兵機。曹操倚之為西涼藩蔽；先曾屯兵長安，拒馬孟起；今又屯兵漢中。操不託他人，而獨託淵者，以淵有將才也。今將軍雖勝張郃，未卜能勝夏侯淵。吾欲酌量著一人去荊州，替回關將軍來，方可敵之。」

忠奮然答曰：「昔廉頗年八十，尚食斗米，肉十斤，諸侯畏其勇，不敢侵犯趙界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？軍師言吾老，吾今並不用副將，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，立斬夏侯淵首級，納於麾下。」孔明再三不容。黃忠只是要去。孔明曰：「即將軍要去，吾使一

人為監軍同去，若何？」正是：請將須行激將法，少年不若老年人。未知其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：占對山黃忠逸待勞，據漢水趙雲寡勝眾

卻說孔明分付黃忠：「你既要去，吾教法正助你。凡事計議而行。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。」黃忠應允，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。孔明告玄德曰：「此老將不著言語激他，雖去不能成功。他今既去，須撥人馬前去接應。」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，從小路出奇兵接應：「黃忠若勝，不必出戰；倘忠有失，即去救應。」又遣劉封，孟達：「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，多立旌旗，以壯我兵之聲勢，令敵人驚疑。」三人各自

領兵去了。又差人往下辦，授計與馬超，令他如此而行。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，替張飛，魏延，來同取漢中。

卻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，說：「天蕩山已失，折了夏侯德，韓浩。今聞劉備親自領兵來取漢中，可速奏魏王，早發精兵猛將，前來策應。」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。

洪星夜前到許都市計畫，稟知曹操。操大驚，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。長史劉曄進曰：「漢中若失，中原震動。大王休辭勞苦，必須親自征討。」操自悔曰：「恨當時不用卿言，以致如此！」忙傳令

旨，起兵四十萬親征。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。曹操兵分三路而進；前部先鋒夏侯惇，操自領中軍，使曹休押後。三軍陸續起行。操騎白馬金鞍，玉帶錦衣。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。左右金瓜銀鉞，鐙棒戈矛。打日月龍鳳旌旗。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，分為五隊，每隊五千，按青黃赤白黑五色。旗幡甲馬，分並依本色。光輝燦爛，極其雄壯。

兵出潼關，操在馬上，望見一簇林木，極其茂盛，問近侍曰：「此何處也？」答曰：「此名藍田。林木之間，乃蔡邕莊也。今邕女蔡琰，與其夫董祀居此。」原來操與蔡邕相善。先時其女蔡琰，乃衛道玠之妻；後被北方擄去，於北地生二子，作胡笳十八

拍，流入中原。操深憐之，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。左賢王懼操之勢，送蔡琰還漢。操乃以琰配董祀為妻。

當日到莊前，因想起蔡邕之事，令軍馬先行，操引近侍百餘騎，到莊門下馬。時董祀出仕於外，止有蔡琰在家。琰聞操至，忙出迎接。操至堂，琰問卷起居畢，侍立於側。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，起身觀之，問於蔡琰。琰答曰：「此乃曹娥之碑也，昔和帝時，上虞有一巫者，名曹盱，能娑婆樂神；五月五日，醉舞舟中，墮江而死。其女年十四歲，遶江啼哭七晝夜，跳入波中；後五日，負父屍浮於江面；里人葬之江邊。上虞令度尚奏聞朝廷，表為孝女。度尚令

邯鄲淳作文鐫碑以記其事。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，文不加點，一揮而就，立石墓側，時人奇之。妾父蔡邕聞而往觀，時日已暮，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，索筆大書八字於其背。後人鐫石，並未鐫此八字。」操讀八字云：「黃絹幼婦，外孫虀臼。」操問琰曰：「汝解此意否？」琰曰：「雖先人遺筆，妾實不解其意。」操回顧眾謀士曰：「汝等解否？」眾皆不能答。於內一人出曰：「某已解其意。」操視之，乃主簿楊脩也。操曰：「卿且勿言，容吾思之。」遂辭了蔡琰，引眾出莊。上馬行三里，忽省悟，笑謂脩曰：「卿試言之。」脩曰：「此隱語耳。黃絹乃顏色之絲也。色傍加絲，是『絕』字。幼婦者，少女也。女傍

少字，是『妙』字。外孫乃女之子也。女傍子字，是『好』字。螿白乃五辛之器也。受傍辛字，是『辭』字。總而言之，是『絕妙好辭』四字。」操大驚曰：「正合孤意！」眾皆歎羨楊脩才識之敏。

不一日，軍至南鄭。曹洪接著，備言張郃之事。操曰：「非郃之罪，『勝負乃兵家常事』耳。」洪曰：「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，夏侯淵知大王兵至，固守未曾出戰。」操曰：「若不出戰，是示懦也。」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，教夏侯淵進兵。劉曄諫曰：「淵性太剛，恐中奸計。」操乃手書與之。使命持節到淵營。淵接入。使者出書，淵拆視之。略曰：「凡為將者，當以剛柔相濟，不可徒恃其勇。若但任勇，則

是一夫之敵耳。吾今屯大軍於南鄭，欲觀卿之「妙才，」勿辱二字可也。」

夏侯淵覽畢大喜，打發使命回訖，乃與張郃商議曰：「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，以討劉備。吾與汝久守此地，豈能建立功業？來日吾出戰，務要生擒黃忠。」張郃曰：「黃忠謀勇兼備，況有法正相助，不可輕敵。此間山路險峻，只宜堅守。」淵曰：「若他人建了功勞，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？汝只守山，吾去出戰。」遂下令曰：「誰敢出哨誘敵？」夏侯尚曰：「吾願往。」淵曰：「汝去出哨，與黃忠交戰，只宜輸，不宜贏。吾有妙計，如此如此。」尚受令，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。

卻說黃忠與法正屯兵於定軍山口，累次挑戰，夏侯淵堅守不出；欲要進攻，又恐山路危險，難以料敵，只得據守。是日，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。黃忠恰待引兵出迎，牙將陳式曰：「將軍休動，某願當之。」

忠大喜，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。夏侯尚兵至，遂與交鋒。不數合，尚詐敗而走。式趕去，行到半路，被兩山上擗石砲石，打將下來，不能前進。正欲回時，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，陳式不能抵當，被夏侯淵生擒回寨。部卒多降。有敗軍逃得性命，回報黃忠，說陳式被擒。忠慌與法正商議。正曰：「淵為人輕躁，恃勇少謀；可激勵士卒，拔寨前進，步步為

營，誘淵來戰而擒之。此乃『反客為主』之法。」

忠用其謀，將應有之物，盡賞三軍，歡聲滿谷，願效死戰。黃忠即日拔寨而進，步步為營；每營住數日，又進。淵聞知。欲出戰。張郃曰：「此乃反客為主之計，不可出戰；戰則有失。」淵不從，令夏侯尚領數千兵出戰，直到黃忠寨前。忠上馬提刀出迎，與夏侯尚交馬，只一合，生擒夏侯尚歸寨。餘皆敗走，回報夏侯淵。淵急使人到黃忠寨，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。忠約定來日陣前相換。

次日，兩軍皆到山谷闊處，布成陣勢。黃忠，夏侯淵，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下。黃忠帶著夏侯尚，夏

侯淵帶著陳式，各不與袍鎧，只穿蔽體薄衣。一聲鼓響，陳式，夏侯尚，各望本陣奔回。夏侯尚比及到陣門時，被黃忠一箭，射中後心。尚帶箭而回。淵大怒，驟馬逕取黃忠。忠正要激淵廝殺。兩將交馬，戰到二十餘合，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。淵慌撥馬而回，被忠乘勢殺了一陣。淵回陣問押陣官：「為何鳴金？」答曰：「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，恐是伏兵，故急招將軍回。」

淵信其說，遂堅守不出。黃忠追到定軍山下，與法正商議。正以手指曰：「定軍山西，巍然有一座高山，四下皆是險道。此山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。將軍若取得此山，定軍山只在掌中也。」忠仰見山頭稍

平，山上有些少人馬。是夜二更，忠引軍士鳴金擊鼓，直殺上山頂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，止有數百餘人。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，只得棄山而走。

忠得了山頂，正與定軍山相對。法正曰：「將軍可守在半山，某居山頂。待夏侯淵兵至，吾舉白旗為號，將軍卻按兵勿動；待他倦怠無備，吾卻舉起紅旗，將軍便下山擊之；以逸待勞，必當取勝。」忠大喜，從其計。

卻說杜襲引軍逃回，見夏侯淵，說黃忠奪了對山。淵大怒曰：「黃忠占了對山，不容我不出戰。」張郃諫曰：「此乃法正之謀也。將軍不可出戰，只宜

堅守。」淵曰：「占了吾對山，觀吾虛實，如何不出戰？」郃苦諫不聽。淵分軍圍住對山，大罵挑戰。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；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，黃忠只不出戰。午時以後，法正見曹兵倦怠，銳氣已墮，多下馬坐息，乃將紅旗招展。鼓角齊鳴，喊聲大震。黃忠一馬當先，馳下山來，猶如天崩地塌之勢。夏侯淵措手不及，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，大喝一聲，猶如雷吼。淵未及相迎，黃忠寶刀已落，連頭帶肩，砍為兩段。後人有詩讚黃忠曰：蒼頭臨大敵，皓首逞神威。力趁雕弓發，風迎雪刃揮。雄聲如虎吼，駿馬似龍飛。獻馘功勳重，開疆展帝畿。

黃忠斬了夏侯淵，曹兵大潰，各自逃生。黃忠乘

勢去奪定軍山，張郃領兵來迎。忠與陳式兩人夾攻，混殺一陣，張郃敗走。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，當住去路；為首一員大將，大叫：「常山趙子龍在此！」張郃大驚，引敗軍奪路，望定軍山而走。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，乃杜襲也。襲曰：「今定軍山已被劉封，孟達奪了。」

郃大驚，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；一面令人飛報曹操。操聞淵死，放聲大哭，方悟管輅所言：「三八縱橫，」乃建安二十四年也；「黃豬遇虎，」乃歲在己亥正月也；「定軍之南，」乃定軍山之南也；「傷折一股，」乃淵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。

操令人尋管輅時，不知何處去了。操深恨黃忠，遂親統率大軍，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，令徐晃作先鋒。行到漢水，張郃，杜襲，接著曹操。二將曰：「今定軍山已失，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，然後進兵。」曹操依允。

卻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，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。玄德大喜，加忠為征西大將軍，設宴慶賀。忽牙將張著來報說：「曹操自引大軍二十萬，來與夏侯淵報讎。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，移於漢水北山腳下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操引大兵至此，恐糧草不敷，故勒兵不進；若得一人深入其境，燒其糧草，奪其輜重，則操之銳氣挫矣。」黃忠曰：「老夫願當此任。」

「孔明曰：「操非夏侯淵之比，不可輕敵。」玄德曰：「夏侯淵雖是總帥，乃一勇夫耳，安及張郃？若斬得張郃，勝斬夏侯淵十倍也。」忠奮然曰：「吾願往斬之。」孔明曰：「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；凡事計議而行，看誰立功。」忠應允便行。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同去。雲謂忠曰：「今操引二十萬眾，分屯十營，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，非小可之事。將軍當用何策？」忠曰：「看我先去，如何？」雲曰：「等我先去。」忠曰：「我是主將，你是副將，如何爭先？」雲曰：「我與你都一般為主公出力，何必計較？我二人拈鬪，拈著的先去。」忠依允。當時黃忠拈著先去。雲曰：「既將軍先去，某當相助。可約定

時刻。如將軍依時而還，某按兵不動；若將軍過時而不還，某即引軍來接應。」忠曰：「公言是也。」

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為期。雲回本寨，謂部將張翼曰：「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，若午時不回，我當往助。吾營前臨漢水，地勢危險；我若去時，汝可謹守寨柵，不可輕動。」張翼應諾。

卻說黃忠回到寨中，謂副將張著曰：「我斬了夏侯淵，張郃喪膽；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，只留五百軍守營。你可助吾。今夜三更，盡皆飽食；四更離營，殺到北山腳山下，先捉張郃，後劫糧草。」張著依令。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，張著在後，偷過漢水，直

到北山之下。東方日出，見糧積如山。有些少軍士看守，見蜀兵到，盡棄而走。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，取柴堆於米糧之上。正欲放火。張郃兵到，與忠混戰一處。曹操聞知，急令徐晃接應。晃領兵前進，將黃忠困在垓心。張著引三百軍走脫，正要回寨，忽一枝兵撞出，攔住去路；為首大將，乃是文聘；後面曹兵又至，把張著圍住。

卻說趙雲在營中，看看等到午時，不見忠回，急忙披挂上馬，引三千軍向前接應；臨行，謂張翼曰：「汝可堅守營寨。兩壁廂多設弓弩，以為準備。」

翼連聲應諾。雲挺鎗驟馬直殺往前去。迎頭一將

攔住，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，拍馬舞刀來迎趙雲；被雲手起一鎗刺死。曹兵敗走。雲直殺入重圍，又一枝兵截住；為首乃魏將焦炳。雲喝問曰：「蜀兵何在？」炳曰：「已殺盡矣！」雲大怒，驟馬一槍又刺死焦炳。殺散餘兵，直至北山之下，見張郃，徐晃，兩人圍住黃忠，軍士被困多時。雲大喊一聲，挺槍驟馬，殺入重圍；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；那鎗渾身上下，若舞梨花；遍體紛紛，如飄瑞雪。

張郃，徐晃，心驚膽戰，不敢迎戰。雲救出黃忠，且戰且走；所到之處，無人敢阻。操於高處望見，驚問眾將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有識者告曰：「此乃常山趙子龍也。」操曰：「昔日當陽，長阪，英雄

尚在！」急傳命曰：「所到之處，不許輕敵。」

趙雲救了黃忠，殺透重圍，有軍士指曰：「東南上圍的，必是副將張著。」雲不回本寨，遂望東南殺來。所到之處，但見「常山趙雲」四字旗號，曾在當陽，長阪，知其勇者，互相傳說，盡皆逃竄。雲又救了張著。

曹操見雲東衝西突，所向無前，莫敢迎敵，救了黃忠，又救了張著，奮然大怒，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。雲已殺回本寨。部將張翼接著，望見後面塵起，知是曹兵追來。即謂雲曰：「追兵漸近，可令軍士閉上寨門，上敵樓防護。」雲喝曰：「休閉寨門，汝豈

不知吾昔在當陽，長阪時，單槍匹馬，覷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！今有軍有將，又何懼哉！」遂撥弓拏手於寨外壕中埋伏；將營內旗槍，盡皆倒偃；金鼓不鳴。雲匹馬單槍，立於營門之外。

卻說張郃，徐晃，領兵追至蜀寨，天色已暮；見寨中偃旗息鼓，又見趙雲匹馬單槍，立於營外，寨門大開，二將不敢前進。正疑之間，曹操親到，急催督眾軍向前。眾軍聽令，大喊一聲，殺奔營前；見趙雲全然不動，曹兵翻身就回。趙雲把槍一招，壕中弓拏齊發。時天色昏黑，正不知蜀兵多少。操先撥馬回走。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蜀兵趕來。曹兵自相踐踏；擁到漢水河邊，落水死者，不知其數。

趙雲，黃忠，張著，各引兵一枝，追殺甚急。

操正奔走間，忽劉封，孟達，率二枝兵，從米倉山路殺來，放火燒糧草。操棄了北山糧草，忙回南鄭。徐晃，張郃，紮腳不住，亦棄本寨而走。趙雲占了曹寨，黃忠了糧草，漢水所得軍器無數，大獲勝捷，差人去報玄德。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，問趙雲的部卒曰：「子龍如何廝殺？」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，細述一遍。玄德大喜，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，欣然謂孔明日：「子龍一身都是膽也！」後人有詩讚曰：昔日戰長阪，威風猶未減。突陣顯英雄，被圍施勇敢。鬼哭與神號，天驚並地慘。常山趙子龍，一身都是膽！

於是玄德號子龍為虎威將軍，大勞將士，歡宴至晚。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，來取漢水。玄德笑曰：「操此來無能為也。我料必得漢水矣。」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。曹操命徐晃為先鋒，前來決戰。帳前一人出曰：「某深知地理，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。」

操視之，乃巴西，巖渠人也；姓王，名平，字子均；見充牙門將軍。操大喜，遂命王平為副先鋒，相助徐晃。操屯兵於定軍山北。徐晃，王平，引軍至漢水，晃令前軍渡水列陣。平曰：「軍若渡水，儻要急退，如之奈何？」晃曰：「昔韓信背水為陣，所謂『置之死地而後生』也。」平曰：「不然。昔者韓信料

敵人無謀而用此計。今將軍能料趙雲，黃忠之意否？

「晃曰：「汝可引步軍拒敵，看我引馬軍破之。」遂令搭起浮橋，隨即過河來戰蜀兵。正是：魏人妄意宗韓信，蜀相那知是子房？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：諸葛亮智取漢中，曹阿瞞兵退斜谷

卻說徐晃引軍渡漢水，王平苦諫不聽，渡過漢水紮營。黃忠，趙雲，告玄德曰：「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。」玄德應允。二人引兵而行。忠謂雲曰：「今徐晃恃勇而來，且休與敵；待日暮兵疲，你我分兵兩路擊之，可也。」雲然之，各引一軍據住寨柵。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，直至申時，蜀兵不動。晃盡教弓弩手向前，望蜀營射去。黃忠謂趙雲曰：「徐晃令弓弩射者，其軍必將退也；可乘時擊之。」

言未已，忽報曹兵後隊，果然退動。於是蜀營鼓聲大震，黃忠領兵左出，趙雲領兵右出。兩下夾攻，徐晃大敗。軍士逼入漢水，死者無數。晃死戰得脫，回營責王平曰：「汝見吾軍勢將危，如何不救？」平曰：「我若來救，此寨亦不能保。我曾諫公休去，公不肯聽，以致此敗。」

晃大怒，欲殺王平。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，曹兵大亂，徐晃棄營而走。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。雲引見玄德。王平盡言漢水地理。玄德大喜曰：「孤得王子均，取漢中無疑矣。」遂命王平為偏將軍，領鄉導使。

卻說徐晃逃回見操，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。操大怒，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。趙雲恐孤軍難立，遂退於漢水之西。兩軍隔水相拒。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。孔明見漢水上流頭，有一帶土山，可伏千餘人；乃回到營中。喚趙雲吩咐：「汝可引五百人，皆帶鼓角，伏於土山之下；或半夜，或黃昏，只聽我營中砲響，砲響一番，擂鼓一番，只不要出戰。」

子龍受計去了。孔明卻在高山上暗窺。次日，曹兵到來搦戰，蜀營中一人不出，弓弩亦都不發。曹兵自回。當夜更深，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，軍士歇定，遂放號砲。子龍聽得，令鼓角齊鳴。曹兵驚慌，只疑劫寨。及至出營，不見一軍；方纔回營欲歇，號砲又

響，鼓角又鳴；吶喊震地，山谷應聲。曹兵徹夜不安。一連三夜，如此驚疑，操心怯拔寨，退三十里，就空闊處紮營。孔明笑曰：「曹操雖知兵法，不知詭計。」遂請玄德親渡漢水，背水結營。玄德問計，孔明曰：「可如此如此。」

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，心中疑惑，使人來下戰書。孔明批來日決戰。次日，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，排成陣勢。操出馬立於門旗下，兩行布列龍鳳旗，擂鼓三通，喚玄德答話。玄德引劉封，孟達，並川中諸將而出。操揚鞭大罵曰：「劉備忘恩失義，反叛朝廷之賊！」玄德曰：「吾乃大漢宗親，奉詔討賊。汝上弑母后，自立為王，僭用天子鑾輿，非反而

何？」

操怒，命徐晃出馬來戰。劉封出迎。交戰之時，玄德先走入陣。封敵晃不住，撥馬便走。操下令：「捉得劉備，便為西川之王。」大軍一齊吶喊殺過陣來。蜀兵望漢水而逃，盡棄營寨；馬匹軍器，丟滿道上。曹軍競相爭取。操急鳴金收軍。眾將曰：「某等正待捉劉備，大王何故收軍？」操曰：「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；其可疑一也；多棄馬匹軍器，其可疑二也。可急退軍，休取衣物。」遂下令曰：「妄取一物者立斬。火速退兵。」

曹兵方回頭時，孔明號旗舉起。玄德中軍領兵便

出，黃忠左邊殺來，趙雲右邊殺來。曹兵大潰而逃。孔明連夜追趕。操傳令軍回南鄭。只見五路火起。原來魏延，張飛，得嚴顏代守閬中，分兵殺來，先得了南鄭。

操心驚，望陽平關而走。玄德大兵追至南鄭，褒州。安民已畢，玄德問孔明曰：「曹操此來，何敗之速也？」孔明曰：「操平生為人多疑，雖能用兵，疑則多敗。吾以疑兵勝之。」玄德曰：「今操退守陽平關，其勢已孤，先生將何策以退之？」孔明曰：「亮已算定了。」便差張飛，魏延，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，令黃忠，趙雲，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。四路軍將，各引鄉導官軍去了。

卻說曹操退守陽平關，令軍哨探。回報曰：「今蜀兵將遠近小路，盡皆塞斷；砍柴去處，盡放火燒絕；不知兵在何處。」

操正疑惑間，又報張飛，魏延，分兵劫糧。操問曰：「誰敢敵張飛？」許褚曰：「某願往！」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，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草。解糧官接著，喜曰：「若非將軍到此，糧不得到陽平矣。」遂將車上的酒肉，獻與許褚。褚痛飲，不覺大醉，便乘酒興，催糧車行。解糧官曰：「日已暮矣，前褒州之地，山勢險惡，未可過去。」褚曰：「吾有萬夫之勇，豈懼他人哉！今夜乘著月色，正好使糧車行走。」

許褚當先，橫刀縱馬，引軍前進。二更已後，往褒州路上而來。行至半路，忽山凹裏鼓角震天，一枝軍當住。為首大將，乃張飛也，挺矛縱馬，直取許褚。褚舞刀來迎，卻因酒醉，敵不住張飛；戰不數合，被飛一矛刺中肩膀，翻身落馬；軍士急忙救起，退後便走。張飛盡奪糧草車輛而回。

卻說眾將保著許褚，回見曹操。操令醫士療治金瘡，一面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。玄德引軍出迎。兩陣對圓，玄德令劉封出馬。操罵曰：「賣履小兒，常使假子拒敵；吾若喚黃鬚兒來，汝假子為肉泥矣！」劉封大怒，挺鎗驟馬，逕取曹操。操令徐晃來迎，封詐敗而走。操引兵追趕，蜀兵營中，四下砲響，鼓角

齊鳴。操恐有伏兵。急教退軍。曹兵自相踐踏，死者極多。奔回陽平關，方纔歇定，蜀兵趕到城下，東門放火，西門吶喊；南門放火，北門擂鼓。操大懼，棄關而走。蜀兵從後追襲。

操正走之間，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，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，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。操大敗。諸將保護曹操，奪路而走。方逃至斜谷界口，前面塵頭忽起，一枝兵到。操曰：「此軍若是伏兵，吾休矣！」及兵將近，乃操次子曹彰也。

彰字子文，少善騎射；膂力過人，能手格猛獸。操嘗戒之曰：「汝不讀書而好弓馬，此匹夫之勇，何

足貴乎？」彰曰：「大丈夫當學衛青，霍去病，立功沙漠，長驅數十萬眾，縱橫天下；何能作博士耶？」操嘗問諸子之志。彰曰：「好為將。」操問：「為將何如？」彰曰：「披堅執銳，臨難不顧，身先士卒；賞必行，罰必信。」操大笑。建安二十三年，代郡，烏桓反，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；臨行戒之曰：「『居家為父子，受事為君臣』。法不徇情，爾宜深戒。」彰到代北，身先戰陣，直殺至桑乾，北方皆平；因聞操在陽平關，故來助戰。

操見彰至，大喜曰：「我黃鬚兒來，破劉備必矣！」遂勒兵復回，於斜谷界口安營。有人報玄德，言曹彰到。玄德問曰：「誰敢去戰曹彰？」劉封曰：

「某願往。」孟達又說要去。玄德曰：「汝二人同去，看誰成功。」各引兵五千來迎。劉封在先，孟達在後。曹彰出馬與封交戰，只三合，封大敗而回。孟達引兵前進，方欲交鋒，只見曹兵大亂。

原來馬超，吳蘭，兩軍殺來，曹兵驚動。孟達引兵夾攻。馬超士卒，蓄銳日久，到此耀武揚威，勢不可當。曹兵敗走。曹彰正遇吳蘭，兩個交鋒，不數合，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。三軍混戰。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。操屯兵日久，欲要進兵，又被馬超拒守；欲收兵回，又恐被蜀兵恥笑；心中猶豫不決。適庖官進雞湯。操見碗中有雞肋，因而有感於懷。

正沈吟間，夏侯惇入帳，稟請夜間口號。操隨口曰：「雞肋！雞肋！」惇傳令眾官，都稱「雞肋」。行軍主簿楊脩，見傳「雞肋」二字，便教隨行軍士，各收拾行裝，準備歸程。有人報知夏侯惇。惇大驚，遂請楊脩至帳中問曰：「公何收拾行裝？」脩曰：「以今夜號令，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。雞肋者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今進不能勝，退恐人笑，在此無益，不如早歸。來日魏王必班師矣，故先收拾行裝，免得臨行慌亂。」夏侯惇曰：「公真知魏王肺腑也！」遂亦收拾行裝。

於是寨中諸將，無不準備歸計。當夜曹操心亂，不能穩睡，遂手提鋼斧，遶寨私行。只見夏侯惇寨內

軍士，各準備行裝。操大驚，急回帳召惇問其故。惇曰：「主簿楊德祖，先知大王欲歸之意。」操喚楊脩問之，脩以雞肋之意對。操大怒曰：「汝怎敢造謠，亂我軍心！」喝刀斧手推出斬之，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。

原來楊脩為人恃才放曠，數犯曹操之忌。操嘗造花園一所；造成，操往觀之，不置褒貶，只取筆於門上書一「活」字而去。人皆不曉其意。脩曰：「『門』內添『活』字，乃『闕』字也。丞相嫌園門闕耳。」於是再築牆圍。改造停當，又請操觀之。操大喜，問曰：「誰知吾意？」左右曰：「楊脩也。」操雖稱美，心甚忌之。

又一日，塞北送酥一盒至。操自寫「一合酥」三字於盒上，置之案頭。修入見之，竟取匙與眾分食。詎。操問其故，脩答曰：「盒上明書『一人一口酥』，豈敢違丞相之命乎？」操雖喜笑，而心惡之。

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，常分付左右：「吾夢中好殺人；凡吾睡著，汝等切勿近前。」一日，晝寢帳中，落被於地。一近侍慌取覆蓋。操躍起拔劍斬之，復上床睡；半晌而起，佯驚問：「何人殺吾近侍？」眾以實對。操痛哭，命厚葬之。人皆以為操果夢中殺人。惟脩知其意，臨葬時指而歎曰：「丞相非在夢中，君乃在夢中耳！」操聞而愈惡之。

操第三子曹植，愛脩之才，常邀脩談論，終夜不息。操與眾商議，欲立植為世子。曹丕知之，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；因恐有人知覺，乃用大簾藏吳質於中，只說是絹匹在內，載入府中。脩知其事，逕來告操。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。丕慌告吳質。質曰：「無憂也。明日用大簾裝絹，再入以惑之。」丕如其言，以大簾載絹入。使者搜看簾中，果絹也，回報曹操。操因疑脩譖害曹丕，愈惡之。

操欲試曹丕，曹植之才幹。一日，令各出鄴城門；卻密使人分付門吏，令勿放出。曹丕先至。門吏阻之，丕只得退回。植聞知，問於脩。脩曰：「君奉王命而出，如有阻當者，竟斬之可也。」植然其言。

及至門，門吏阻住。植叱曰：「吾奉王命，誰敢阻當！」立斬之。於是曹操以植為能。後有人告操曰：「此乃楊脩之所教也。」操大怒，因此亦不喜植。

修又嘗為曹植作答教十餘條。但操有問，植即依條答之。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，植對答如流，操心中甚疑。後曹丕暗買植左右，偷答教來告操。操見了大怒曰：「匹夫安敢欺我耶！」此時已有殺脩之心。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。修死年三十四歲。後人有詩嘆曰：聰明楊德祖，世代繼簪纓。筆下龍蛇走，胸中錦繡成。閒談驚四座，捷對冠群英。身死因才誤，非關欲退兵。

曹操既殺楊脩，佯怒夏侯惇，亦欲斬之。眾官告免。操乃叱退夏侯惇，下令來日進兵。次日，兵出斜谷界口，前面一軍相迎，為首大將乃魏延也。操招魏延歸降，魏延大罵。操令龐德出戰。

二將正鬥間，曹寨內火起。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。操拔劍在手曰：「諸將退後者斬！」眾將努力上前。魏延詐敗而走，操方麾軍回戰馬超，自立馬於高阜處，看兩軍爭戰。忽一彪軍撞至面前，大叫：「魏延在此！」拈弓搭箭，射中曹操。操翻身落馬。延棄弓綽刀，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。刺斜裏閃出一將，大叫：「休傷吾主！」視之，乃龐德也。德奮力向前，大戰退魏延，保操前行。

馬超兵已退。操帶傷歸寨。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，折卻門牙兩個，急令醫士調治。方憶楊脩之言，隨將脩屍收回厚葬，就令班師；卻教龐德斷後。操臥於氈車之中，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。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，伏兵趕來。曹兵人人驚恐。正是：依稀昔日潼關厄，彷彿當年赤壁危。未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：玄德進位漢中王，雲長攻拔襄陽郡

卻說曹操退兵至斜谷，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，故差馬超等諸將，分兵十數路，不時攻劫；因此操不能久住。又被魏延射了一箭，急急班師。三軍銳氣墮盡。前隊纔行，兩下火起，乃是馬超伏兵追趕。曹兵人人喪膽。操令軍士急行，曉夜奔走無停；直至京兆，方始安心。

且說玄德命劉封、孟達、王平等，攻取上庸諸

郡。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，遂皆投降。玄德安民已定，大賞三軍，人心大悅。於是眾將皆有推尊玄德為帝之心；未敢逕啟，卻來稟告諸葛軍師。孔明曰：「吾意已有定奪了。」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曰：「今曹操專權，百姓無主；主公仁義著於天下，今已撫有兩川之地，可以應天順人，即皇帝位，名正言順，以討國賊。事不宜遲，便請擇吉。」

玄德大驚曰：「軍師之言差矣。劉備雖然漢之宗室，乃臣子也；若為此事，是反漢矣。」孔明曰：「非也。方今天下分崩，英雄並起，各霸一方，四海才德之士，捨死亡生而事其上者，皆欲攀龍附鳳，建立功名也。今主公避嫌守義，恐失眾人之望。願主公熟

思之。」玄德曰：「要吾僭居尊位，吾必不敢。可再商議長策。」諸將齊言曰：「主公若只推卻，眾心解矣。」

孔明曰：「主公平生以義為本，未肯便稱尊號。今有荊、襄兩川之地，可暫為漢中王。」玄德曰：「汝等雖欲尊吾為王，不得天子明詔，是僭也。」孔明曰：「今宜從權，不可拘執常理。」張飛大叫曰：「異姓之人，皆欲為君，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！莫說漢中王，就稱皇帝，有何不可！」玄德叱曰：「汝勿多言！」孔明曰：「主公宜從權變，先進位漢中王，然後表奏天子，未為遲也。」

玄德再三推遲不過，只得依允。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，築壇於沔陽，方圓九里，分布五方，各設旌旗儀仗。群臣皆依次序排列。許靖、法正請玄德登壇，進冠冕璽綬訖，面南而坐，受文武官員拜賀為漢中王。子劉禪立為王世子。封許靖為太傅，法正為尚書令。諸葛亮為軍師，總理軍國重事。封關羽、張飛、趙雲、馬超、黃忠為五虎大將軍；魏延為漢中太守。其餘各擬功勳定爵。

玄德既為漢中王，遂修表一道，差人齎赴許都。
表曰：

備以具臣之才，荷上將之任，總督三軍，奉辭於

外；不能掃除寇難，靖匡王室，久使陛下聖教陵遲；六合之內，否而未泰，惟憂反側，疚如疾首。

曩者，董卓造為亂階，自是之後，群凶縱橫，殘剝海內。賴陛下聖德威臨，人臣同應，或忠義奮討，或上天降罰，暴逆並殪，以漸冰消。惟獨曹操，久未梟除，侵擅國權，恣心極亂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，事機不密，承見陷害。臣播越失據，忠義不果，遂使操窮凶極逆。主后戮殺，皇子鳩害。雖糾合同盟，念在奮力；懦弱不武。歷年未效。常恐殞越，辜負國恩；寤寐永歎，夕惕若厲。

今臣群僚，以為在昔虞書，敦敘九族，庶明勵

冀，帝王相傳，此道不廢。周監二代，並建諸姬，實賴普、鄭夾輔之力。高祖龍興，尊王之弟，大啟九國，卒斬諸呂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惡直醜正，實繁有徒，包藏禍心，篡盜已顯；既宗室微弱，帝族無位，斟酌古式，依假權宜；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。

臣伏自三省，受國厚恩，荷任一方，陳力未效，所獲已過，不宜復忝高位，以重罪謗。群僚見逼，迫臣以義。臣退惟寇賊不梟，國難未已；宗廟傾危，社稷將墜；誠臣憂心碎首之日。若應權通變，以寧靜聖朝，雖赴水火，所不得辭。輒順眾議，拜受印璽，以崇國威。

仰惟爵號，位高寵厚；俯思報效。憂深責重；驚怖惕息，如臨於谷，敢不盡力輸誠，獎勵六師，率齊群義，應天順時，撲討兇逆，以寧社稷？謹拜表以聞。

表到許都，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為漢中王，大怒曰：「織蓆小兒，安敢如此！吾誓滅之！」即時傳令，盡起傾國之兵，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。一人出班諫曰：「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，親勞車駕遠征。臣有一計，不須張弓隻箭，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；待其兵衰力盡，只須一將往征之，便可成功。」

操視其人，乃司馬懿也。操喜問曰：「仲達有何

高見？」懿曰：「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，而又乘間竊取回去；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；彼此俱有切齒之恨。今可差一舌辯之士，齎書往說孫權，使興兵取荊州，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來救荊州。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，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，勢必危矣。」

操大喜，即修書令滿寵為使，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。權知滿寵到，遂與謀士商議。張昭進曰：「魏與吳本無讎；前因聽諸葛之說詞，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，生靈遭其塗炭。今滿伯寧來，必有講和之意，可以禮接之。」

權依其言，令眾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。禮畢，權

以賓禮待寵。寵呈上操書，曰：「吳、魏自來無讎，皆因劉備之故，致生釁隙。魏王差某到此，約將軍攻取荊州，魏王以兵臨漢川，首尾夾擊。破劉之後，共分疆土，誓不相侵。」

孫權覽書畢，設筵相待滿寵，送歸館舍安歇。權與眾謀士商議。顧雍曰：「雖是說詞，其中有理。今可一面送滿寵回，約會曹操，首尾相擊；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，方可行事。」諸葛瑾曰：「某聞雲長自到荊州，劉備娶與妻室，先生一子，次生一女。其女尚幼。未許字人。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。若雲長肯許，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；若雲長不肯，然後助曹取荊州。」

孫權用其謀，先送滿寵回許都；卻遣諸葛瑾為使，投荊州來。入城見雲長禮畢。雲長曰：「子瑜此來何意？」瑾曰：「特來求結兩家之好。吾主吳侯有一子，甚聰明。聞將軍有一女，來求親。兩家結好，併力破曹。此誠美事，請君侯思之。」雲長勃然大怒曰：「吾虎女安肯犬子乎！不看汝弟之面，力斬汝首！再休多言！」遂喚左右逐出。

瑾抱頭鼠竄，回見吳侯；不敢隱匿，遂以實告。

權大怒曰：「何太無禮耶！」便喚張昭等武官員，商議取荊州之策。步騭曰：「曹操久欲篡漢，所懼者劉備也；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，此嫁禍於吳也。」權曰：「孤亦欲取荊州久矣。」

驚曰：「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、樊城，又無長江之險，旱路可取荊州，如何不取，卻令主公動兵？只此便見其心。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，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，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。若雲長一動，主公可遣一將，暗取荊州，一舉可得矣。」

權從其議，即時遣使過江，上書曹操，陳說此事。操大喜，發付使者先回，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，商議動兵；一面馳檄東吳，令領兵水路接應，以取荊州。卻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，守禦東川。遂引百官回成都。差官起造宮廷，又置館舍，自成都至白水，建四百餘處館舍郵亭。廣積糧草，多造軍器，以圖進取中原。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，

欲取荊州，即飛報入蜀。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「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；然吳中謀極多，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。」漢中王曰：「似此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，令先起兵取樊城，使敵軍膽寒，自然瓦解矣。」

漢中王大喜，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為使，齎捧誥命投荊州來。雲長出郭，迎接入城。至公廳禮畢，雲長問曰：「漢中王封我何爵？」詩曰：「『五虎大將』之首。」雲長問那「五虎將」。詩曰：「關、張、趙、馬、黃是也。」雲長怒曰：「翼德吾弟也；孟起世代名家；子龍久隨吾兄，即吾弟也；位與吾相並，可也。黃忠何等人，敢與吾同列！大丈夫終不與老卒

為伍！」遂不肯受印。

詩笑曰：「將軍差矣。昔蕭何、曹參，與高祖同舉大事，最為親近，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；然信立位為王，居蕭、曹之上，未聞蕭、曹以此為怨。今漢中王雖有『五虎將』之封，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，視同一體。將軍即漢中王，漢中王即將軍也。豈與諸人等哉？將軍受漢中王厚恩，當與同休戚，共禍福，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。願將軍熟思之。」

雲長大悟，乃再拜曰：「某之不明，非足下見教，幾誤大事。」即拜受印綬。費詩方出王，令雲長領兵取樊城。雲長領命，即時便差傅士仁、糜芳二人

為先鋒，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；一面設宴城中，款待費詩。

飲至二更，忽報城外寨中火起。雲長即披挂上馬，出城看時，乃是傅士仁、糜芳飲酒，帳遺火，燒著火砲，滿營撼動，把軍器糧草，盡皆燒燬。雲長引兵救撲，至四更方纔火滅。

雲長入城，召傅士仁、糜芳，責之曰：「吾令汝二人作先鋒，不曾出師，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，火砲打死本部軍馬；如此誤事，要你二人何用！」叱令斬之。費詩告曰：「未曾出師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。可暫免其罪。」雲長怒氣不息，叱二人曰：「吾

不看費司馬之面，必斬汝二人之首！」乃喚武士各杖四十，摘去先鋒印綬，罰糜芳守南郡，傅士仁守公安；且曰：「吾若得勝回來之日，稍有差池，二罪俱罰！」

二人滿面羞慚，喏喏而去。雲長便令廖化為先鋒，關平為副將，自總中軍，馬良、伊籍為參軍，一同征進。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，到荊州來降投關公；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，甚愛之。令隨費詩入川，見漢中王受爵。費詩辭別關公，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。

且說關公是日祭了帥字大旗，假寐於帳中。忽見一豬，其大如牛，渾身黑色，奔入帳中，逕咬雲長之

足。雲長大怒，急拔劍斬之，聲如裂帛。霎然驚覺，乃是一夢，便覺左足陰陰疼痛；心中大疑，喚關平至，以夢告之。平對曰：「豬亦有龍象。附足乃是升騰之意，不必疑忌。」雲長聚眾官於帳下，告以夢兆。或言吉祥者，或言不祥者，眾論不一。雲長曰：「大丈夫年近六旬，即死亦何憾！」

正言間，蜀使至，傳漢中王旨，拜雲長為前將軍，假節鉞，都督荊、襄九郡事。雲長受命訖，眾官拜賀曰：「此足見豬龍之瑞也。」

於是雲長坦然不疑，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。曹仁正在城中，忽報雲長自領兵來。仁大驚，欲堅守不

出。副將翟元曰：「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，今彼自來，是送死也，何故避之？」參謀滿寵諫：「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，未可輕敵。不如堅守，乃為上策。」驍將夏侯存曰：「此書生之言耳。豈不聞『水來土掩，將至兵迎』？我軍以逸代勞，自可取勝。」

曹仁從其言，令滿寵守樊城，自領兵來迎雲長。雲長知曹兵來，喚關平、廖化二將，受計而往。與曹兵兩陣對圓。廖化出馬搦戰，翟元出迎。二將戰不多時，化詐敗撥馬便走，翟元從後追殺，荊州兵退二十里。次日，又來搦戰。夏侯存、翟元一齊出迎，荊州兵又敗。又追殺二十餘里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。曹仁急命前軍速回，背後關平、廖化殺來，

曹兵大亂。曹仁知是中計，先掣一軍飛奔襄陽；離城數里，前面繡旗招颭，雲長勒馬橫刀，攔住去路。曹仁膽戰心驚，不敢交鋒，望襄陽斜路而走。雲長不趕。

須臾，夏侯存軍至，見了雲長，大怒，便與雲長交鋒；只一合，被雲長砍死。翟元便走，被關平趕上，一刀斬之。乘勢追殺，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。曹仁退守樊城。

雲長得了襄陽，賞軍撫民。隨軍司馬王甫曰：「將軍一鼓而下襄陽，曹兵雖然喪膽，然以愚意論之；今東吳，呂蒙屯兵陸口，常有吞併荊州之意；倘率兵

逕取荊州，如何奈之？」雲長曰：「吾亦念及此。汝便可提調此事；去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。每臺用五十軍守之。倘吳兵渡江，夜則明火，晝則舉煙為號。吾當親往擊之。」

王甫曰：「糜芳、傅士仁守二隘口，恐不竭力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。」雲長曰：「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，有何慮焉？」甫曰：「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，不可任用。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。趙累為人忠誠廉直，若用此人，萬無一失。」雲長曰：「吾素知潘濬為人，今既差定，不必更改。趙累現掌糧料，亦是重事。汝勿多疑，只與我築烽火臺去。」王甫怏怏拜辭而行。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，攻打

樊城。

卻說曹仁折了二將，退守樊城，謂滿寵曰：「不聽公言，兵敗將亡，失卻襄陽，如之奈何？」寵曰：「雲長虎將，足智多謀，不可輕敵，只宜堅守。」

正言間，人報雲長渡江而來，攻打樊城。仁大驚。寵曰：「只宜堅守。」部將呂常奮然曰：「某乞兵數千，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。」寵諫曰：「不可。」

「呂常怒曰：『據汝等文官之言，只宜堅守，何能退敵？豈不聞兵法云：『軍半渡可擊。』？今雲長半渡襄江，何不擊之？若兵臨城下，將至壕邊，急難抵當矣。』」

仁即與兵二千，令呂常出樊城迎戰。呂常來至江口，只見前面繡旗開處，雲長橫刀出馬。呂常卻欲來迎。後面眾軍見雲長神威凜凜，不戰先走，呂常喝止不住。雲長混殺過來，曹兵大敗，馬步軍折其大半。敗殘軍奔入樊城，曹仁急差人求救。使命星夜至長安，將書呈上曹操，言：「雲長破了襄陽，現圍樊城甚急；望撥大將前來救援。」

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：「汝可去解樊城之圍。」其人應聲而出。眾視之，乃于禁也。禁曰：「某求一將作先鋒，領兵同去。」操又問眾人曰：「誰敢作先鋒？」一人奮然出曰：「某願施犬馬之勞，生擒關某，獻於麾下。」操視之大喜。正是：未見東吳

來伺隙，先看北魏又添兵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：龐令明臺榭決死戰，關雲長放水滄七軍

卻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，問眾將誰敢作先鋒，一人應聲願往。操視之，乃龐德也。操大喜曰：「關某威震華夏，未逢對手；今遇令名，真勁敵也。」遂加于禁為征南將軍，加龐德為征西都先鋒，大起七軍，前往樊城。這七軍，皆北方強壯之士。兩員領軍將校；一名董衡，一名董超。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。董衡曰：「今將軍提七枝重兵，去解樊城之厄，期在必勝；乃用龐德為先鋒，豈不誤事。」禁驚問其

故。衡曰：「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，不得已而降魏；今其故主在蜀，職居『五虎上將』；況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；今使他為先鋒，是潑油救火也。將軍何不啟知魏王，別換一人去？」

禁聞此語，遂連夜入府啟知曹操。操省悟，即喚龐德至階下，令納下先鋒印。德大驚曰：「某正欲與大王出力，何故不肯見用？」操曰：「孤本無猜疑；但今馬超現在西川，汝兄龐柔亦在西川，俱佐劉備；孤縱不疑，奈眾口何？」

龐德聞之，免冠頓首，流血滿面而告曰：「某自漢中投降大王，每感厚恩；雖肝腦塗地，不能補報。」

大王何疑於德也？德昔在故鄉時，與兄同居；嫂甚不賢，德乘醉殺之；兄恨德入骨髓，誓不相見，恩已斷矣。故主馬超，有勇無謀，兵敗地亡，孤身入川，今與德各事其主，舊義已絕。德感大王恩遇，安敢萌異志？惟大王察之。」操乃扶起龐德，撫慰曰：「孤素知卿忠義，前言特以安眾人之心耳。卿可努力建功，卿不負孤，孤亦必不負卿也。」

德拜謝回家，令匠人造一木櫬。次日，請諸友赴席，列櫬於堂。眾親友見之皆驚，問曰：「將軍出師，何用此不祥之物？」德舉盃謂親友曰：「吾受魏王厚恩，誓以死報。今去樊城，與關某決戰，我若不能殺彼，必為彼所殺；即不為彼所殺，我亦當自殺；

故先備此櫬，以示無空回之理。」眾皆嗟歎。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，謂其妻曰：「吾今為先鋒，義當效死疆場。我若死，汝好生看養吾兒。吾兒有異相，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。」妻子痛哭送別，德令扶櫬而行。臨行謂部將曰：「吾今去與關某死戰，我若被關某所殺，汝等急取吾屍置此櫬中；我若殺了關某，吾亦即取其首，置此櫬內，回獻魏王。」部將五百人皆曰：「將軍如此忠勇，某等敢不竭力相助？」

於是引軍前進。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。操喜曰：「龐德忠勇如此，孤何憂焉！」賈詡曰：「龐德恃血氣之勇，欲與關某決死戰，臣竊慮之。」操然其言，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：「關某智勇雙全，切不可輕

敵。可取則取，不可取則宜謹守。」龐德聞命，謂眾將曰：「大王何重視關某也？吾料此去，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。」禁曰：「魏王之言，不可不從。」德奮然趲軍前至樊城，耀武揚威，鳴鑼擊鼓。

卻說關公正坐帳中，忽探馬飛報：「曹操差于禁為將，領七枝精壯兵到來。前部先鋒龐德，軍前抬一木櫬，口出不遜之言，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。兵離城止三十里矣。」關公聞言，勃然變色，美髯飄動，大怒曰：「天下英雄，聞吾之名，無不畏服；龐德豎子，何敢藐視吾耶！關平一面攻打樊城，吾自去斬此匹夫，以雪吾恨！」平曰：「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，與頑石爭高下。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。」關公曰：「

汝試一往，吾隨後便來接應。」

關平出帳，提刀上馬，領兵來迎龐德。兩陣對圓，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「南安龐德」四個白字。龐德青袍銀鎧，鋼刀白馬，立於陣前；背後五百軍兵緊隨，步卒數人肩抬木櫬而出。關平大罵龐德：「背主之賊！」龐德問部卒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或答曰：「此關公義子關平也。」德叫曰：「吾奉魏王旨，來取汝父之首！汝乃疥癩小兒，吾不殺汝！快喚汝父來！」平大怒，縱馬舞刀，來取龐德。德橫刀來迎。戰三十合，不分勝負，兩家各歇。

早有人報知關公。公大怒，令廖化去攻樊城，自

己親來迎敵龐德。關平接著，言與龐德交戰，不分勝負。關公隨即橫刀出馬，大叫曰：「關雲長在此，龐德何不早來受死！」鼓聲響處，龐德出馬曰：「吾奉魏王旨，特來取汝首！恐汝不信，備櫬在此。汝若怕死，早下馬受降！」關公大罵曰：「量汝一匹夫，又何能為！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！」縱馬舞刀，來取龐德。德輪刀來迎。二將戰有百餘合，精神倍長。兩軍各看得癡呆了。魏軍恐龐德有失，急令鳴金收軍，關平恐父年老，亦急鳴金。二將各退。龐德歸寨，對眾曰：「人言關公英雄，今日方信也。」

正言間，于禁至。相見畢，禁曰：「聞將軍戰關公，百合之上，未得便宜，何不且退軍避之？」德奮

然曰：「魏王命將軍為大將，何太弱也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，誓不退避！」禁不敢阻而回。

卻說關公回寨，謂關平曰：「龐德刀法慣熟，真吾敵手。」平曰：「俗云：『初生之犢不懼虎。』」父親縱然斬了此人，只是西羌一小卒耳；倘有疏虞，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。」關公曰：「吾不殺此人，何以雪恨？吾意已決，再勿多言！」次日，上馬引兵前進。龐德亦引兵來迎，兩陣對圓，二將齊出，更不打話，出馬交鋒。鬥至五十餘合，龐德撥回馬拖刀而走。關公從後追趕。關平恐有疏失，亦隨後趕去。關公口中大罵：「龐賊欲使拖刀計，吾豈懼汝？」

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，卻把刀就鞍轡挂住，偷拽雕弓，搭上箭，射將來。關平眼快，見龐德拽弓，大叫：「賊將休放冷箭！」關公急睜眼看時，弓弦響處，箭早到來；躲閃不及，正中左臂。關平馬到，救父回營。龐德勒回馬掄刀趕來，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。德恐後軍有失，急勒馬回。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，恐他成了大功，滅禁威風，故鳴金收軍。

龐德回馬，問何故鳴金。于禁曰：「魏王有戒；關公智勇雙全。他雖中箭，只恐有詐，故鳴金收軍。」德曰：「若不收軍，吾已斬了此人也。」禁曰：「緊行無好步，當緩圖之。」龐德不知于禁之意，只懊悔不已。

卻說關公回營，拔了箭頭。幸得箭射不深，用金瘡藥敷之。關公痛恨龐德，謂眾將曰：「吾誓報此一箭之讎！」眾將對曰：「將軍且待安息幾日，然後與戰未遲。」

次日，人報龐德引兵搦戰。關公就要出戰。眾將勸住。龐德令小軍毀罵。關平把住隘口，分付眾將休報知關公。龐德搦戰十餘日，無人出迎，乃與于禁商議曰：「眼見關公箭瘡舉發，不能動作；不若乘此機會，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，可救樊城之圍。」于禁恐龐德成功，只把魏王戒旨相推，不肯動兵。龐德累欲動兵，于禁只是不允；乃移七軍轉過山口，離樊城北十里，依山下寨。禁自領兵截斷大路，令龐德屯兵於

谷後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。

卻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，甚是喜悅。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，未知其謀，即報知關公。公遂上馬，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，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，軍士慌亂；城北十里山谷之內，屯著軍馬；又見襄江水勢甚急。看了半晌，喚鄉導官問曰：「樊城北十里山谷，是何地名？」對曰：「罾口川也。」關公大喜曰：「于禁必為我擒矣。」眾軍士問曰：「將軍何以知之？」關公曰：「『于』入『罾』口，『豈』能久乎？」

諸將未信。公回本寨。時值八月秋天，驟雨數

日。公令人預備船筏，收拾水具。關平問曰：「陸地相持，何用水具？」公曰：「非汝所知也。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，而聚於罾口川險隘之處；方今秋雨連綿，襄江之水，必然泛漲；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，待水發時，乘高就船放水，一滄，樊城；罾口川之兵，皆為魚鱉矣。」關平拜服。卻說魏軍屯於罾口川，連日大雨不止。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：「大軍屯於川口，地勢甚低；雖有土山，離營稍遠，今秋雨連綿，軍士艱辛。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，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；倘江水泛漲，我軍危矣。宜早為計。」于禁叱曰：「匹夫惑吾軍心耶！再有多言者斬之！」成何羞慚而退，卻來見龐德，說此事。德曰：

「汝所見甚當。于將軍不肯移兵，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。」

計議方定，是夜風雨大作。龐德坐在帳中，只聽得萬馬爭奔，征鼙震地。德大驚，急出帳上馬看時，四面八方，大水驟至；七軍亂竄，隨波逐浪者，不計其數；平地水深丈餘。于禁，龐德，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。比及平明，關公及眾將皆搖旗鼓譟，乘大船而來。于禁見四下無路，左右止有五六十人，料不能逃，口稱願降。關公令盡去衣甲，拘收入船，然後來擒龐德。

時龐德并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，立

在堤上。見關公來，龐德全無懼怯，奮然前來接戰。關公將船四面圍定，軍士一齊放箭，射死魏兵大半。董衡，董超，見勢已危，乃告龐德曰：「軍士折傷大半，四下無路，不如投降。」龐德大怒曰：「吾受魏王厚恩，豈肯屈節於人！」遂親斬董衡，董超於前，厲聲曰：「再說降者，以此二人為例！」於是眾皆奮力禦敵。自平明戰至日中，勇力倍增。關公催四面急攻，矢石如雨。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。德回顧成何曰：「吾聞『勇將不怯死以苟免，壯士不毀節以求生。』今日乃我死日也。汝可努力死戰。」

成何依令向前，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。眾軍皆降，止有龐德一人力戰。正遇荊州數十人，駕小船近

堤來，德提刀飛身一躍，早上小船，立殺十餘人，餘皆棄船赴水逃命。龐德一手提刀，一手使短棹，欲向樊城而走。只見上流頭，一將撐大筏而至，將小船撞翻，龐德落於水中。船上那將跳下水去，生擒龐德上船。眾視之，擒龐德者，乃周倉也。倉素知水性，又在荊州住了數年，愈加慣熟；更兼力大，因此擒了龐德。于禁所領七軍，皆死於水中。其會水者料無去路，亦俱投降。後人有詩曰：夜半征鼙響震天，襄樊平地作深淵。關公神算誰能及？華夏威名萬古傳！

關公回到高阜去處，升帳而坐。群刀手押過于禁來。禁拜伏於地，乞哀請命。關公曰：「汝怎敢抗吾？」禁曰：「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望君侯憐憫，

誓以死報。」公綽髯笑曰：「吾殺汝，猶殺狗彘耳，空污刀斧！」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，「待吾回，別作區處。」

發落去訖，關公又令押過龐德。德睜眉怒目，立而不跪，關公曰：「汝兄現在漢中；汝故主馬超，亦在蜀中為大將；汝如何不早降？」德大怒曰：「吾寧死於刀下，豈降汝耶！」罵不絕口。公大怒，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。德引頸受刑。關公憐而葬之。於是乘水勢未退，復上戰船，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。

卻說樊城周圍，白浪滔天，水勢益甚；城垣漸漸浸塌，男女擔土搬磚，填塞不住。曹軍眾將，無不喪

膽，慌忙來告曹仁。仁曰：「今日之危，非力可救；可趁敵軍未至，乘舟夜走；雖然失城，尚可全身。」

正商議。方欲備船出走，滿寵諫曰：「不可。山水驟至，豈能長存？不旬日即當自退。關公雖未攻城，已遣別將在郊下。其所以不敢輕進者，慮吾軍襲其後也。今若棄城而去，黃河以南，非國家所有矣。願將軍固守此城，以為保障。」

仁拱手稱謝曰：「非伯寧之教，幾誤大事。」乃自騎白馬上城，聚眾將發誓曰：「吾受魏王命，保守此城；但有言棄城而去者斬！」諸將皆曰：「某等願以死據守！」仁大喜，就城上設弓弩數百。軍士晝夜

防護，不敢懈怠。老幼居民，擔土石填塞城垣。旬日之內，水勢漸退。

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，威震天下，無不驚駭。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。公就令興齎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，各求陞遷。興拜辭父親，逕投成都去訖。

卻說關公分兵一半，直抵邾下。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。當日關公自到北門，立馬揚鞭，指而問曰：「汝等鼠輩，不早來降，更待何時？」

正言間，曹仁在敵樓上，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

甲，斜袒著綠袍，乃急招五百弓弩手，一齊放箭。公急勒馬回時，右臂上中一弩箭，翻身落馬。正是：水裏七軍方喪膽，城中一箭忽傷身。未知關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：關雲長刮骨療毒，呂子明白衣渡江

卻說曹仁見關公落馬，即引兵衝出城來；被關平一陣殺回，救關公歸寨，拔出臂箭。原來箭頭有藥，毒已入骨，右臂青腫，不能運動。關平慌與眾將商議曰：「父親若損此臂，安能出敵？不如暫回荊州調理。」於是與眾將入帳見關公。公問曰：「汝等來有何事？」眾對曰：「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，恐臨敵致怒，衝突不便。眾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。」公怒曰：「吾取樊城，只在目前；取了樊城，即當長驅大

進，逕到許都，剿滅曹賊，以安漢室。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？汝等敢慢吾軍心耶！」

平等默然而退。眾將見公不肯退兵，瘡又不痊，只得四方訪問名醫。忽一日，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，直至寨前。小校引見關平。平視其人；方巾闊服，臂挽青囊；自言姓名，乃沛國，譙郡人，姓華，名佗，字元化。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，今中毒箭，特來醫治。」平曰：「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？」佗曰：「然。」

平大喜，即與眾將同引華佗入帳見關公。時關公本是臂痛，恐慢軍心，無可消遣，正與馬良弈棋；聞

有醫者至，即召入。禮畢，賜坐。茶罷，佗請臂視之。公袒下衣袍，伸臂令佗看視。佗曰：「此乃弩箭所傷，其中有烏頭之藥，直透入骨；若不早治，此臂無用矣。」公曰：「用何物治之？」佗曰：「某自有治法。但恐君侯懼耳。」公笑曰：「吾視死如歸，有何懼哉？」佗曰：「當於靜處立一標柱，上釘大環，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，以繩繫之，然後以被蒙其首。吾用尖刀割開皮肉，直至於骨，刮去骨上箭毒，用藥敷之，以線縫其口，方可無事。但恐君侯懼耳。」公笑曰：「如此容易，何用柱環？」令設酒席相待。

公飲數盃酒畢，一面仍與馬良弈棋，伸臂令佗割之。佗取尖刀在手，令一小校，捧一大盆於臂下接

血。佗曰：「某便下手，君侯勿驚。」公曰：「任汝醫治。吾豈比世間俗子，懼痛者耶？」佗乃下刀割開皮肉，直至於骨，骨上已青；佗用刀刮骨，悉悉有聲。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。公飲酒食肉，談笑弈棋，全無痛苦之色。

須臾，血流盈盈。佗刮盡其毒，敷上藥，以線縫之。公大笑而起，謂眾將曰：「此臂伸舒如故，並無痛矣。先生真神醫也！」佗曰：「某為醫一生，未嘗見此。君侯真天神也！」後人有詩曰：治病須分內外科，世間妙藝苦無多。神威罕及惟關將，聖手能醫說華佗。

關公箭瘡既愈，設席款謝華佗。佗曰：「君侯箭瘡雖治，然須愛護。切勿怒氣傷觸。過百日後，平復如舊矣。」關公以金百兩酬之。佗曰：「某聞君侯高義，特來醫治，豈望報乎？」堅辭不受，留藥一帖，以敷瘡口，辭別而去。

卻說關公擒了于禁，斬了龐德，威名大震，華夏皆驚。探馬報到許都。曹操大驚，聚文武商議曰：「某素知雲長智勇蓋世，今據荊襄，如虎生翼。于禁被擒，龐德被斬，魏兵挫銳；倘彼率兵直至許都，如之奈何？孤欲遷都以避之。」

司馬懿諫曰：「不可。于禁等被水所滄，非戰之

故，於國家大計，本無所損。今孫，劉失好，雲長得志，孫權必不喜。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，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，許事平之日，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，則樊城之危自解矣。」主簿蔣濟曰：「仲達之言是也。今可即發使往東吳，不必遷都動眾。」

操依允，遂不遷都；因歎謂諸將曰：「于禁從孤三十年，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！今之一面遣使致書東吳，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。」

言未畢，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：「某願往。」操視之，乃徐晃也。操大喜，遂發精兵五萬，令徐晃為將，呂建副之，剋日起兵，前到陽陵陂駐紮；看東南

有應，然後征進。

卻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，覽畢，欣然應允，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，乃聚文武商議。張昭曰：「近聞雲長擒于禁，斬龐德，威震華夏，操欲遷都以避其鋒。今樊城危急，遣使求救，事定之後，恐有反覆。」

權未及發言，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，有事面稟。權召入問之。蒙曰：「今雲長提兵圍樊城，可乘其遠出，襲取荊州。」權曰：「孤欲北取徐州，如何？」蒙曰：「今操遠在河北，未暇東顧。徐州守兵無多，往自可克；然其地勢利於陸戰，不利水戰，縱然得之，亦難保守。不如先取荊州，全據長江，別作

良圖。」權曰：「孤本欲取荊州，前言特以試卿耳。卿可速為孤圖之。孤當隨後便起兵也。」

呂蒙辭了孫權，回至陸口。早有哨馬報說：「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。」又聞荊州軍馬整肅，預有準備，蒙大驚曰：「若如此，急難圖也。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荊州，今卻如何處置？」尋思無計，乃託病不出，使人回報孫權。權聞呂蒙患病，心甚怏怏。陸遜進言曰：「呂子明之病，乃詐耳，非真病也。」權曰：「伯言既知其詐，可往視之。」

陸遜領命，是夜至陸口寨中，來見呂蒙，果然面

無病色。遜曰：「某奉吳侯命，敬探子明貴恙。」蒙曰：「賤軀偶病，何勞探問？」遜曰：「吳侯以重任付公，公不乘時而動，空懷鬱結，何也？」蒙目視陸遜，良久不語。遜又曰：「愚有小方，能治將軍之疾，未審可用否？」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：「伯言良方，乞早賜教。」遜笑曰：「子明之疾，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，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。予有一計，令沿江守吏，不能舉火；荊州之兵，束手歸降，可乎？」

蒙驚謝曰：「伯言之語，如見我肺腑。願聞良策。」陸遜曰：「雲長倚恃英雄，自料無敵，所慮者惟將軍耳。將軍乘此機會，託疾辭職，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，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，以驕其心，彼必盡撤

荊州之兵，以向樊城；若荊州無備，用一旅之師，別出奇計以襲之，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。」蒙大喜曰：「真良策也！」

由是呂蒙託病不起，上書辭職。陸遜回見孫權，具言前計。孫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。蒙至，入見權。權問曰：「陸口之任，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；後子敬又薦卿自代；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，代卿為妙。」蒙曰：「若用望重之人，雲長必然防備。陸遜意思深長，而未有遠名，非雲長所忌；若即用以代臣之任，必有所濟。」

權大喜，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，代蒙守陸

口。遜謝曰：「某年幼無學，恐不堪大任。」權曰：「子明保卿，必不差錯。卿毋得推辭。」遜乃拜受印綬，連夜往陸口；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，即修書一封，具名馬、異錦、酒禮等物，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。

時公正將息箭瘡，按兵不動。忽報：「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，孫權取回調理，近拜陸遜為將，代呂蒙守陸口。今遜差人齎書具禮，特來拜見。」關公召入，指來使而言曰：「仲謀見識短淺，用此孺子為將！」來使伏地告曰：「陸將軍呈書備禮，一來與君侯作賀，二來求兩家和好，幸乞笑留。」公拆書視之，書詞極其卑謹。關公覽畢，仰面大笑，令左右收

了禮物，發付使者回去。使者回見陸遜曰：「關公欣喜，無復有憂江東之意。」

遜大喜，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，只待箭瘡痊可，便欲進兵。遜察知備細，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。孫權召呂蒙商議曰：「今雲長果撤荊州之兵，攻取樊城，便可設計襲取荊州。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，何如？」孫皎字叔明，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。蒙曰：「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；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。豈不聞昔日周瑜、程普為左右都督，事雖決於瑜，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，頗不相睦；後因見瑜之才，方始敬服？今蒙之才不及瑜，而叔明之親勝於普，恐未必能相濟也。」

權大悟，遂拜呂蒙為大都督，總制江東諸路軍馬；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。蒙拜謝，點兵三萬，快船八十餘隻，選會水者扮作商人，皆穿白衣，在船上搖櫓，卻將精兵伏於艍艫船中。次調韓當、蔣欽、朱然、潘璋、周泰、徐盛、丁奉等七員大將，相繼而進。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。一面遣使致書曹操，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；一面先傳報陸遜，然後發白衣人，駕快船往潯陽江去。晝夜趲行，直抵北岸。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，吳人答曰：「我等皆是客商；因江中阻風，到此一避。」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。軍士信之，遂任其停泊江邊。

約至二更，艍艫中精兵齊出，將烽火臺上官軍縛

倒，暗號一聲，八十餘船精兵俱起，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，盡行捉入船中，不曾走了一個。於是長驅大進，逕取荊州，無人知覺。將至荊州，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，用好言撫慰，各各重賞，令賺開城門，縱火為號。眾軍領命，呂蒙便教前導。比及半夜，到城下叫門。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，開了城門。眾軍一聲喊起，就城門裏放起號火。吳兵齊入，襲了荊州。呂蒙便傳令軍中：「如有妄殺一人，妄取民間一物者，定按軍法。」原任官吏，並依舊職。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，不許閒人攪擾。一面遣人申報孫權。

一日大雨，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。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，蒙喝左右執下問之；乃蒙之鄉人

也。蒙曰：「汝雖係我同鄉，但吾號令已出，汝故犯之，當按軍法。」其人泣告曰：「某恐雨濕官鎧，故取遮蓋，非為私用。乞將軍念同鄉之情。」蒙曰：「吾固知汝為覆官鎧，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。」叱左右推下斬之。梟首傳示畢，然後收其屍首，泣而葬之。自是三軍震肅。

不一日，孫權領眾至。呂蒙出郭迎接入衙。權慰勞畢，仍命潘濬為治中，掌荊州事；監內放出于禁，遣歸曹操，安民賞軍，設宴慶賀。權謂呂蒙曰：「今荊州已得，但公安傅士仁，南郡糜芳，此二處如何收復？」

言未畢，忽一人出曰：「不須引弓發箭，某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，可乎？」眾視之，乃虞翻也。權曰：「仲翔有何良策，可使傅士仁歸降？」翻曰：「某自幼與士仁交厚；今若以利害說之，彼必歸矣。」權大喜，遂令虞翻五百軍，逕奔公安來。

卻說傅士仁聽知荊州已失，急令閉城堅守。虞翻至，見城門緊閉，遂寫書拴於箭上，射入城中。軍士拾得，獻與傅士仁。士仁拆書視之，乃招降之意。覽畢，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，不如早降；即令大開城門，請虞翻入城。二人禮畢，各訴舊情。翻說吳侯寬洪大度，禮賢下士。士仁大喜，即同虞翻齎印綬來荊

州投降。孫權大悅，仍令去守公安。

呂蒙密謂權曰：「今雲長未獲，留士仁於公安，久必有變；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。」權乃召傅士仁謂曰：「糜芳與卿交厚，卿可招來歸降，孤自當有重賞。」傅士仁慨然領諾，遂引十餘騎，逕投南郡招安糜芳。正是：今日公安無守志，從前王甫是良言。未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：徐公明大戰沔水，關雲長敗走
麥城

卻說糜芳聞荊州已失，正無計可施。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，芳忙接入城，問其事故。士仁曰：「吾非不忠，勢危力困，不能支持。我今已降東吳，將軍亦不如早降。」芳曰：「吾等受漢中王厚恩，安忍背之？」士仁曰：「關公去日，痛恨吾二人；倘一日得勝而回，必無輕恕。公細察之。」芳曰：「吾兄弟久事漢中王，豈可一朝相背？」正猶豫間，忽報關公遣使至，接入廳上。使者曰：「關公軍中缺糧，特來南

郡、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，令二將軍星夜去解，軍前交割。如遲立斬。」芳大驚，顧謂傅士仁曰：「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，此糧怎得過去？」士仁厲聲曰：「不必多疑！」遂拔劍斬來使於堂上。芳驚曰：「公如何？」士仁曰：「關公此意，正要斬我二人。我等安可束手受死？公今不早降東吳，必被關公所殺。」

正說間，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。芳大驚，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。蒙大喜，引見孫權。權重賞二人。安民已畢，大犒三軍。

時曹操在許都，正與眾謀士議荊州之事，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。操召入，使者呈上書信。操拆視之，

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，求操夾攻雲長；且囑勿洩漏，使雲長有備也。操與眾謀士商議。主簿董昭曰：「今樊城被困，引頸望救，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，以寬軍心；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。彼恐荊州有失，必速退兵，卻令徐晃乘勢掩殺，可獲全功。」操從其謀，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；一面親統大兵，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，以救曹仁。

卻說徐晃正坐帳中，忽報魏王使至。晃接入問之。使曰：「今魏王引兵，已過雒陽；令將軍急戰關公，以解樊城之困。」

正說間，探馬報說：「關平屯兵在偃城，廖化屯

兵在四冢。前後一十二個寨柵，連絡不絕。」晃即差副將徐商、呂建假著徐晃旗號，前赴偃城與關平交戰。晃卻自引精兵五百，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。

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，遂提本部兵迎敵。兩陣對圓，關平出馬，與徐商交鋒，只三合，商大敗而走；呂建出戰，五六合亦敗走。平乘勝追殺二十餘里，忽報城中火起。平知中計，急勒兵回救偃城，正遇一彪軍擺開。徐晃立馬在門旗下，大叫曰：「關平賢姪，好不知死！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，猶然在此狂為！」

平大怒，縱馬掄刀，直取徐晃；不三四合，三軍

喊叫，偃城中火光大起。平不敢戀戰，殺條大路，逕奔四冢寨來。廖化接著。化曰：「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，軍心驚慌，如之奈何？」平曰：「此必訛言也。軍士再言者斬之。」

忽流星馬到，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。平曰：「若第一屯有失，諸營豈得安寧？此間皆靠沔水，賊兵不敢到此。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。」廖化喚部將分付曰：「汝等堅守營寨，如有賊到，即便舉火。」部將曰：「四冢寨鹿角十重，雖飛鳥亦不能入，何慮賊兵？」於是關平、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，奔至第一屯駐紮。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，謂廖化曰：「徐晃屯兵，不得地利，今夜可引兵劫寨。」

化曰：「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，某當謹守本寨。」

是夜，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，不見一人。平知是計，火速退時，左邊徐商，右邊呂建，兩下夾攻。平大敗回營，魏兵乘勢追殺前來，四面圍住。關平、廖化支持不住，棄了第一屯，逕投四冢寨來。早望見寨中火起。急到寨前，只見皆是魏兵旗號。關平等退兵，忙奔樊城大路而走。前面一軍攔住，為首大將，乃徐晃也。平、化二人奮力死戰，奪路而走，回到大寨，來見關公曰：「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；又兼曹操自引大軍，分三路來救樊城；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。」關公喝曰：「此敵人訛言，以亂我軍心耳！東吳呂蒙病危，孺子陸遜代之，不足為慮！」

言未畢，忽報徐晃兵至，公令備馬。平諫曰：「父體未痊，不可與敵。」公曰：「徐晃與我有舊，深知其能；若彼不退，吾先斬之，以警魏將。」遂披挂提刀上馬，奮然而出。魏軍見之，無不驚懼。公勒馬問曰：「徐公明安在？」魏營門旗開處，徐晃出馬，欠身而言曰：「自別君侯，倏忽數載。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。憶昔壯年相從，多蒙教誨，感謝不忘。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，使故人聞之，不勝歎羨！茲幸得一見，深慰渴懷。」公曰：「吾與公明交契深厚，非比他人；今何故數窮吾兒耶？」晃回顧眾將，厲聲大叫曰：「若取得雲長首級者，重賞千金！」公驚曰：「公明何出此言？」晃曰：「今日乃國家之事，某不

敢以私廢公。」

言訖，揮大斧直取關公。公大怒，亦揮刀迎之，戰八十餘合。公雖武藝絕倫，終是右臂少力。關平恐公有失，火急鳴金。公撥馬回寨，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。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，引軍殺出城來，與徐晃會合，兩下夾攻。荊州兵大亂。關公上馬，引眾將急奔襄江上流頭。背後魏兵追至。關公急渡過襄江，望襄陽而奔。忽流星馬到，報說：「荊州已被呂蒙所奪，家眷被陷。」關公大驚，不敢奔襄陽，提兵投公安來。探馬又報：「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。」關公大怒。忽催糧人到，報說：「公安傅士仁往南郡，殺了使命，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。」

關公聞言，怒氣沖塞，瘡口迸裂，昏絕於地。眾將救醒。公顧謂司馬王甫曰：「悔不聽足下之言，今日果有此事！」因問：「沿江上下，何不舉火？」探馬答曰：「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，扮作客商渡江，將精兵伏於艣艫之中，先擒了守臺士卒，因此不得舉火。」公跌足歎曰：「吾中奸賊之謀矣！有何面目見兄長耶！」管糧都督趙累曰：「今事急矣，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，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。」關公依言，差馬良、伊籍齎文三道，星夜赴成都求救；一面引兵來取荊州；自領前隊先行，留廖化、關平斷後。

卻說樊城圍解，曹仁引眾將來見曹操，泣拜請罪。操曰：「此乃天數，非汝等之罪也。」操重賞三

軍，親至四冢寨，周圍閱視，顧謂諸將曰：「荊州兵圍塹鹿角數重，徐公明深入其中，竟獲全功。孤用兵三十餘年，未敢長驅逕入敵圍。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！」眾皆歎服。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。徐晃兵至，操親出寨迎之。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，並無差亂。操大喜曰：「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！」遂封徐晃為平南將軍，同夏侯尚守襄陽，以遏關公之師。操因荊州未定，就屯兵於摩陂，以候消息。

卻說關公在荊州路上，進退無路，謂趙累曰：「目今前有吳兵，後有魏兵，吾在其中，救兵不至，如之奈何？」累曰：「昔呂蒙在陸口時，嘗致書君侯，兩家約好，共誅操賊；今卻助曹而襲我，是背盟也。」

君侯暫駐軍於此，可差人遺書呂蒙責之，看彼如何對答。」關公從其言，遂修書遣使赴荊州來。

卻說呂蒙在荊州，傳下號令；凡荊州諸郡，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，不許吳兵攪擾，按月給與糧米；有患病者，遣醫治療。將士之家，感其恩惠，安堵不動。忽報關公使至，呂蒙出郭迎接入城，以賓禮相待。使者呈書與蒙。蒙看畢，謂來使曰：「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，乃一己之私見；今日之事，乃上命差遣，不得自主。煩使者回報將軍，善言致意。」遂設宴款待，送歸館驛安歇。於是隨征將士之家，皆來問信。有附家書者，有口傳音信者，皆言家門無恙，衣食不缺。

使者辭別呂蒙，蒙親送出城。使者回見關公，具道呂蒙之語，並說荊州城中，君侯寶眷并諸將家屬，俱各無恙，供給不缺。公大怒曰：「此奸賊之計也！我生不能殺此賊，死必殺之，以雪我恨！」喝退使者。使者出寨，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。使者具言各家安好，呂蒙極其恩恤，並將書信傳送各將。各將欣喜，皆無戰心。

關公率兵取荊州，軍行之次，將士多有逃回荊州者。關公愈加恨怒，遂催軍前進。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攔住；為首大將，乃蔣欽也，勒馬挺鎗大叫曰：「雲長何不早降！」關公罵曰：「吾乃漢將，豈降賊乎！」拍馬舞刀，直取蔣欽。不三合，欽敗走。關公

提刀追殺二十餘里，喊聲忽起，左邊山谷中，韓當領兵衝出；右邊山谷中，周泰引軍衝出；蔣欽回馬復戰；三路夾攻。關公急撤軍回走。

行無數里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，一面白旗招颭，上寫「荊州土人」四字，眾人都叫：「本處人速投降！」關公大怒，欲上岡殺之。山崦內又有兩軍撞出，左邊丁奉，右邊徐盛，并合蔣欽等三路軍馬，喊聲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將關公困在垓心。手下將士，漸漸離散。

比及殺到黃昏，關公遙望四山之上，皆是荊州士兵，呼兄喚弟，覓子尋爺，喊聲不住。軍心盡變，皆

應聲而去。關公止喝不住。部從止有三百餘人。殺至三更，正東上喊聲連天，乃是關平、廖化分為兩路兵殺入重圍，救出關公。關平告曰：「軍心亂矣。必得城池暫屯，以待援兵。麥城雖小，足可屯紮。」關公從之，催促殘軍前至麥城，分兵緊守四門，聚將士商議。趙累曰：「此處相近上庸，現有劉封、孟達在彼把守，可速差人往求救兵。若得這枝軍馬接濟，以待川兵大至，軍心自安矣。」

正議間，忽報吳兵已至，將城四面圍定。公問曰：「誰敢突圍而出，往上庸求救？」廖化曰：「某願往。」關平曰：「我護送汝出重圍。」關公即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，飽食上馬，開門出城。正遇吳將丁

奉截住，被關平奮力衝殺。奉敗走。廖化乘勢殺出重圍，投上庸去了。關平入城，堅守不出。

且說劉封、孟達自取上庸，太守申耽率眾歸降，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為副將軍，與孟達同守上庸。當日探知關公兵敗，二人正議間，忽報廖化至。封令請入問之。化曰：「關公兵敗，見困於麥城，被圍至急。蜀中援兵，不能旦夕即至。特令某突圍而出，來此求救。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，以救此危。倘稍遲延，公必陷矣。」封曰：「將軍且歇，容某計議。」

化乃至館驛安歇，嵩候發兵。劉封謂孟達曰：「叔父被困，如之奈何？」達曰：「東吳兵精將勇；且

荊州九郡，俱已屬彼，止有麥城，乃彈丸之地；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，屯於摩陂；量我等山城之眾，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？不可輕敵。」封曰：「吾亦知之。奈關公是吾叔父，安忍坐視而不救乎？」達笑曰：「將軍以關公為叔，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為姪也。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，關公即不悅。後漢中王登位之後，欲立後嗣，問於孔明。孔明曰：『此家事也，問關、張可矣。』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。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，不可僭立，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，以杜後患。此事人人知之，將軍豈反不知耶？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，而欲冒險輕動乎？」封曰：「君言雖是，但以何詞卻之？」

達曰：「但言山城初附，民心未定，不敢造次興兵，恐失所守。」

封從其言；次日請廖化至，言：「此山城初附之所，未能分兵相救。」化大驚，以頭叩地曰：「若如此，則關公休矣！」達曰：「我今即往，一杯之水，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？將軍速回，靜候蜀兵至可也。」化大慟告求。劉封、孟達皆拂袖而入。廖化知事不諧，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，遂上馬大罵出城，望成都而去。

卻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，卻不見動靜；手下止有五六百人，多半帶傷；城中無糧，甚是苦楚。

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，有話來見君侯。公令放入，問之，乃諸葛瑾也。禮畢茶罷，瑾曰：「今奉吳侯命，特來勸諭將軍。自古道：『識時務者為俊傑。』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，皆已屬他人矣；止有孤城一區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危在旦夕。將軍何不從瑾之言；歸順吳侯，復鎮荊襄，可以保全家眷。幸君侯熟思之。」

關公正色而言曰：「吾乃解良一武夫，蒙吾主以手足相待，安肯背義投敵國乎？城若破，有死而已。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。身雖殞，名可垂於竹帛也。汝勿多言，速請出城。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！」瑾曰：「吳侯欲與君侯結秦、晉之

好，同力破曹，共扶漢室，別無他意。君侯何執迷如是？」

言未畢，關平拔劍而前，欲斬諸葛瑾。公止之曰：「彼弟孔明在蜀，佐汝伯父，今若殺彼，傷其兄弟之情也。」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。瑾滿面羞慚，上馬出城，回見吳侯曰：「關公心如鐵石，不可說也。」孫權曰：「真忠臣也！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呂範曰：「某請卜其休咎。」權即令卜之。範揲著成象，乃「地水師卦」，更有玄武臨應，主敵人遠奔。權問呂蒙曰：「卦主敵人遠奔，卿以何策擒之？」蒙笑曰：「卦象正合某之機也。關公雖有沖天之翼，飛不出吾羅網矣！」正是：龍游溝壑遭蝦戲，鳳入牢籠被鳥欺。

畢竟呂蒙之計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：玉泉山關公顯聖，洛陽城曹操
感神

卻說孫權求計於呂蒙。蒙曰：「吾料關某兵少，必不從大路而逃。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，必從此路而去。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，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。彼軍至，不可與敵，只可隨後掩殺。彼軍定無戰心，必奔臨沮。卻令潘璋引精兵五百，伏於臨沮山僻小路，關某可擒矣。今遣將士各門攻打，只空北門，待其出走。」

權聞計，令呂範再卜之。卦成，範告曰：「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。今夜亥時必然就擒。」權大喜，遂令朱然、潘璋領兩枝精兵，各依軍令埋伏去訖。

且說關公在麥城，計點馬步軍兵，止剩三百餘人；糧草又盡。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，越城而去者甚多。救兵又不見到。心中無計，謂王甫曰：「吾悔昔日不用公言！今日危急，將復如何？」甫哭告曰：「今日之事，雖子牙復生，亦無計可施也。」趙累曰：「上庸救兵不至，乃劉封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。何不棄此孤城，奔入西川，再整兵來，以圖恢復？」公曰：「吾亦欲如此。」遂上城觀之。見北門外敵軍不多，因問本城居民：「此去往北，地勢若

何？」答曰：「此去皆是山僻小路，可通西川。」公曰：「今夜可走此路。」王甫諫曰：「小路有埋伏，可走大路。」公曰：「雖有埋伏，吾何懼哉！」即下令；馬步官軍，嚴整裝束，準備出城。甫哭曰：「君侯於路，小心保重！某與部卒百餘人，死據此城；城雖破，身不降也！專望君侯速來救援！」公亦與泣別。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。關公自與關平、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，突出北門。關公橫刀前進。行至初更以後，約走二十餘里，只見山凹處，金鼓齊鳴，喊聲大震，一彪軍馬；為首大將朱然，驟馬挺鎗叫曰：「雲長休走！趁早投降，免得一死！」公大怒，拍馬輪刀來戰。朱然便走，公乘勢追殺。一棒鼓響，四下

伏兵皆起。公不敢戰，望臨沮小路而走。朱然率兵掩殺。

關公所隨之兵，漸漸稀少。走不得四五里，前面喊聲又震，火光大起，潘璋驟馬舞刀殺來。公大怒，輪刀相迎；只三合，潘璋敗走。公不敢戀戰，急望山路而走。背後關平趕來，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。關公不勝悲惶，遂令關平斷後，公自在前開路，隨行止剩得十餘人。行至決石，兩下是山，山邊皆蘆葦敗草，樹木叢雜。時已五更將盡。

正走之間，一聲喊起，兩下伏兵盡出，長釣套索，一齊並舉，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。關公翻身落

馬，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。關平知父被擒，火速來救；背後潘璋、朱然率兵齊至，把關平四下圍住。平孤身獨戰，力盡亦被執。至天明，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，大喜，聚眾將於帳中。

少時，馬忠簇擁關公至前。權曰：「孤久慕將軍盛德，欲結秦、晉之好，何相棄耶？公平昔自以為天下無敵，今日何由被吾所擒？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？」關公厲聲罵曰：「碧眼小兒，紫髯鼠輩！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，誓扶漢室，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！我今誤中奸計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」

權回顧眾官曰：「雲長世之豪傑，孤深愛之。今

欲以禮相待，勸使歸降，何如？」主簿左咸曰：「不可。昔曹操得此人時，封侯賜爵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；上馬一提金，下馬一提銀；如此恩禮，畢竟留之不住，聽其斬關殺將而去，致使今日反為所逼，幾欲遷都以避其鋒。今主公既已擒之，若不即除，恐貽後患。」

孫權沈吟半晌，曰：「斯言是也。」遂命推出。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；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。關公卒年五十八歲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漢末才無敵，雲長獨出群；神威能奮武，儒雅更知文。天日心如鏡，春秋義薄雲。昭然垂萬古，不止

冠三分。又有詩曰：

人傑惟追古解良，士民爭拜漢雲長。桃園一日兄和弟，俎豆千秋帝與王。氣挾風雷無匹敵，志垂日月有光芒。至今廟貌盈天下。古木寒鴉幾夕陽。

關公既歿，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，獻與孫權。權即賜馬忠騎坐。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。

卻說王甫在麥城中，骨顫肉驚，乃問周倉曰：「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，立於前；急問之，忽然驚覺。不知主何吉凶？」

正說間，忽報吳兵在城下，將關公父子首級招

安。王甫、周倉大驚，急登城視之，果關公父子首級也。王甫大叫一聲，墮城而死。周倉自刎而亡。於是麥城亦屬東吳。卻說關公英魂不散，蕩蕩悠悠，直至一處，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，名為玉泉山。山上一老僧，法名普靜，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；後因雲遊天下，來到此處，見山明水秀，就此結草為庵，每日坐禪參道；身邊只有一小行者，化飯度日。是夜日白風清，三更已後，普靜正在庵中默坐，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：「還我頭來！」普靜仰面諦觀，只見空中一人，騎赤兔馬，提青龍刀；左有一白面將軍、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；一齊按落雲頭，至玉泉山頂。普靜認得是關公，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：「雲

長安在？」

關公英魂領悟，即下馬乘風落於庵前，又手問曰：「吾師何人？願求法號。」普靜曰：「老僧普靜，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，曾與君侯相會，今日豈遂忘之耶？」公曰：「向蒙相救，銘感不忘。今某已遇禍而死，願求清誨，指點迷途。」普靜曰：「昔非今是，一切休論，後果前因，彼此不爽。今將軍為呂蒙所害，大呼『還我頭來』，然則顏良、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，又將向誰索耶？」

於是關公恍然大悟，稽首皈依而去。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。鄉人感其德，就於山頂上建廟，四時

致祭。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：

赤面秉赤心，騎赤兔追風，馳驅時無忘赤帝；青
燈觀青史，仗青龍偃月，隱微處不愧青天。

卻說孫權既害了關公，遂盡收荆襄之地，賞犒三
軍，設宴大會諸將慶功；置呂蒙於上位，顧謂眾將
曰：「孤久不得荊州，今唾手而得，皆子明之功也。
」蒙再三遜謝。權曰：「昔周郎雄略過人，破曹操於
赤壁，不幸早歿，魯子敬代之。子敬初見孤時，便及
帝王大略，此一快也；曹操東下，諸人皆勸孤降，子
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，此二快也。惟勸吾借荊州
與劉備，是其一短。今子明設計定謀，立取荊州，勝

子敬、周郎多矣。」

於是親酌酒賜呂蒙。呂蒙接酒欲飲，忽然擲盃於地，一手揪住孫權，厲聲大罵曰：「碧眼小兒！紫髯鼠輩，還識我否？」眾將大驚。急救時，蒙推倒孫權，大步前進，坐於孫權位上，兩眉倒豎，雙眼圓睜，大喝曰：「我自破黃巾以來，縱橫天下三十餘年，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，我生不能啖汝之肉，死當追呂賊之魂！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。」

權大驚，慌忙率大小將士，皆下拜。只見呂蒙倒於地上，七竅流血而死。眾將見之，無不恐懼。權將呂蒙屍首，具棺安葬，贈南郡太守潺陵侯；命其子呂

霸襲爵。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，驚訝不已。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。權君入問之。昭曰：「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，江東禍不遠矣。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，誓同生死。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；更兼諸葛亮之謀，張、黃、馬、趙之勇；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，必起傾國之兵，奮力報讎；恐東吳難與敵也。」

權聞之大驚，跌足曰：「孤失計較也！似此如之奈何？」昭曰：「主公勿憂，某有一計，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，荊州如磐石之安。」權問何計。昭曰：「今曹操擁百萬之眾，虎視華夏，劉備急欲報讎，必與操約和。若二處連兵而來，東吳危矣；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，轉送與曹操，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，必

痛恨於操。西蜀之兵，不向吳而向魏矣。吾乃觀其勝負，於中取事；此為上策。」

權從其言，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，星夜送與曹操。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，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，喜曰：「雲長已死，吾夜眠貼席矣。」階下一人出曰：「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。」操視之；乃主簿司馬懿也。操問其故，懿曰：「昔劉、關、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，誓同生死。今東吳害了關公，懼其復讎，故將首級獻與大王，使劉備遷怒大王，不攻吳而攻魏，他卻於中乘便而圖事耳。」

操曰：「仲達之言是也。孤以何策解之？」懿

曰：「此事極易。大王可將關公首級，刻一香木之軀以配之，葬以大臣之禮。劉備知之，必深恨孫權，盡力南征。我卻觀其勝負；蜀勝則擊吳，吳勝則擊蜀。二處若得一處，那一處亦不久也。」操大喜，從其計，遂召吳使入。呈上木匣。操開匣視之，見關公面如平日。操笑曰：「雲長公別來無恙！」

言未畢，只見關公口開目動，鬚髮皆張，操驚倒。眾官急救，良久方醒，顧謂眾官曰：「關將軍真天神也！」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、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。操愈加恐懼，遂設牲醴祭祀，刻沈香木為軀，以王侯之禮，葬於洛陽南門外。令大小官員送殯，操自拜祭，贈為荊王，差官守墓；即遣吳使回江

東去訖。

卻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，法正奏曰：「王上先夫人去世；孫夫人又南歸，未必再來。人倫之道，不可廢也。必納王妃，以襄內政。」漢中王從之。法正復奏曰：「吳懿有一妹，美而且賢。嘗聞有相者，相此女後必大貴。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；瑁早歿。其女至今寡居，大王可納之為妃。」漢中王曰：「劉瑁與我同宗，於理不可。」法正曰：「論其親疏，何異晉文之與懷嬴乎？」漢中王乃依允，遂納吳氏為王妃。後生二子；長劉永，字公壽；次劉理，字奉孝。

且說東西兩川，民安國富，田禾大成。忽有人自

荊州來，言東吳求婚於關公，關公力拒之。孔明日：「荊州危矣！可使人替關公回。」

正商議間，荊州捷報使命，絡繹而至。不一日，關興到，具言水滄七軍之事。忽又報馬到來，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墩臺，隄防甚密，萬無一失。因此玄德放心。

忽一日，玄德自覺渾身肉顫，行坐不安；至夜不能寧睡，起坐內室，秉燭看書，覺神思昏迷，伏几而臥；室中忽起一陣冷風，燈滅復明，抬頭見一人立於燈下。玄德問曰：「汝何人，夤夜至吾內室？」其人
不答。玄德疑怪，自起視之，乃是關公於燈影下，往

來躲避。玄德曰：「賢弟別來無恙！夜深至此，必有大故。吾與汝情同骨肉，因何迴避？」關公泣告曰：「願兄起兵，以雪弟恨！」

言訖，冷風驟起，關公不見。玄德忽然驚覺，乃是一夢；時正三鼓。玄德大疑，急出前殿，使人請孔明來。孔明入見。玄德細言夢警。孔明曰：「此乃王上心思關公，故有此夢。何必多疑？」玄德再三疑慮，孔明以善言解之。

孔明辭出，至中門外，迎見許靖。靖曰：「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，聽知軍師入宮，特來至此。」孔明曰：「有何機密？」靖曰：「某適聞外人傳說，

東吳呂蒙已襲荊州，關公已遇害，故特來密報軍師。
「孔明曰：『吾夜觀天象，見將星落於荊、楚之地，已知雲長必然被禍，但恐王上憂慮，故未敢言。』」

二人正說之間，忽然殿內轉出一人，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：「如此凶信，公何瞞我！」孔明視之，乃玄德也。孔明、許靖奏曰：「適來所言，皆傳聞之事，未足深信。願王上寬懷，勿生憂慮。」玄德曰：「吾與雲長，誓同生死；彼若有失，孤豈能獨生耶！」孔明、許靖正勸解之間，忽近侍奏曰：「馬良、伊籍至。」玄德急召入問之。二人具說荊州有失，關公兵敗求救，呈上表章。未及拆觀，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。玄德急召入。化哭拜於地，細奏劉封、孟達不發

救兵之事。

玄德大驚曰：「若如此，吾弟休矣！」孔明曰：「劉封、孟達如此無禮，罪不容誅！王上寬心，亮親提一旅之師，去救荊州之急。」玄德泣曰：「雲長有失，孤斷不獨生！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！」遂一面差人赴閬中報知翼德，一面差人會集人馬。

未及天明，一連數次報，說關公夜走臨沮，為吳將所獲，義不屈節，父子歸神。玄德聽罷，大叫一聲，昏絕於地。正是：為念當年同誓死，忍教今日獨捐生！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：治風疾神醫身死，傳遺命奸雄
數終

卻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，哭倒於地；眾文武急救，半晌方醒，扶入內殿。孔明勸曰：「王上少憂；自古道：『死生有命。』關公平日剛而自矜，故今日有此禍。王上且宜保養尊體，徐圖報讎。」玄德曰：「孤與關、張二弟桃園結義時，誓同生死。今雲長已亡，孤豈能獨享富貴乎！」

言未畢，只見關興號慟而來。玄德見了，大叫一

聲，又哭絕於地。眾官救醒。一日哭絕三五次，三日水漿不進，只是痛哭；淚濕衣襟，斑斑成血。孔明與眾官再三勸解。玄德曰：「孤與東吳，誓不同日月也！」孔明曰：「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，操以王侯禮祭葬之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何意也？」孔明曰：「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，操知其謀，故以厚禮葬關公，令主上歸怨於吳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，以雪吾恨！」孔明諫曰：「不可。吳欲令我伐魏，魏亦欲令我伐吳；各懷譎計，伺隙而乘。主上只宜按兵不動，且與關公發喪。待吳、魏不和，乘時而伐之，可也。」

眾官又再三勸諫，玄德方纔進膳，傳旨川中大小

將士，盡皆挂孝。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，號哭終日。

卻說曹操在洛陽，自葬關公後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。操甚驚懼，問於眾官。眾官曰：「洛陽行宮舊殿多妖，可造新殿居之。」操曰：「吾欲起一殿，名建始殿。恨無良工。」賈詡曰：「洛陽良工有蘇越者，最有巧思。」操召入，令畫圖像。蘇越畫成九間大殿，前後廊廡樓閣，呈與操。操視之曰：「汝畫甚合孤意，但恐無棟梁之材。」蘇越曰：「此去離城三十里，有一潭，名躍龍潭。前有一祠，名躍龍祠。祠傍有一株大梨樹，高十餘丈，堪作建始殿之梁。」

操大喜，即令人工到彼砍伐。次日，回報梨樹鋸解不開，斧砍不入，不能斬伐。操不信，親領數百騎，直至躍龍祠前下馬，仰觀那樹，亭亭如華蓋，直侵雲漢，並無曲節。操命砍之，鄉老數人前來諫曰：「此樹已數百年矣，常有神人居其上，恐未可伐。」操大怒曰：「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，四十餘年，上至天子，下至庶人，無不懼孤；是何妖神，敢違孤意！」

言訖，拔所佩劍親自砍之，錚然有聲，血濺滿身。操愕然大驚，擲劍上馬，回至宮內。是夜二更，操睡臥不安，坐於殿中，隱几而寐。忽見一人披髮仗劍，身穿皂衣，直至面前，指操喝曰：「吾乃梨樹之

神也。汝蓋建始殿，意欲篡逆，卻來伐吾神木！吾知汝數盡，特來殺汝！」操大驚，急呼：「武士安在？」皂衣人仗劍欲砍操。操大叫一聲，忽然驚覺，頭腦疼痛不可忍；急傳旨遍求良醫；治療不能痊可。眾官皆憂。華歆入奏曰：「大王知有神醫華佗否？」操曰：「即江東醫周泰者乎？」歆曰：「是也。」操曰：「雖聞其名，未知其術。」歆曰：「華佗字元化；沛國譙郡人也。其醫術之妙，世所罕有。但有患者，或用藥，或用鍼，或用灸，隨手而愈。若患五臟六腑之疾，藥不能效者，以麻肺湯飲之，令病者如醉死，卻用尖刀剖開其腹，以藥湯洗其臟腑，病人略無疼痛。洗畢，然後以藥線縫口，用藥敷之。或一月，

或二十日，即平復矣。其神妙如此。」

「一日，佗行於道上，聞一人呻吟之聲。佗曰：『此飲食不下之病。』問之果然。佗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，吐蛇一條，長二三尺，飲食即下。廣陵太守陳登，心中煩懣，面赤，不能飲食，求佗醫治。佗以藥飲之，吐蟲三升，皆赤頭，首尾動搖。登問其故。佗曰：『此因多食魚腥，故有此毒。今日雖愈，三年之後，必將復發，不可救也。』後陳登果三年而死。」

「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，癢不可當，令佗視之。佗曰：『內有飛物。』人皆笑之。佗以刀割開，一黃雀飛去，病者即愈。有一人被犬咬足指，隨長肉二

塊，一痛一癢，俱不可忍。佗曰：『痛者內有針十個，癢者內有黑白棋子二枚。』人皆不信，佗以刀割開，果應其言。此人真扁鵲、倉公之流也。見居金城，離此不遠，大王何不召之？」操即差人星夜請華佗入內，令診脈視疾。佗曰：「大王頭腦疼痛，因患風而起。病根在腦袋中，風涎不能出。枉服湯藥，不可治療。某有一法；先飲麻肺湯，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，取出風涎，方可除根。」操大怒曰：「汝要殺孤耶！」佗曰：「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，傷其右臂，某刮骨療毒，關公略無懼色？今大王小可之疾，何多疑焉？」操曰：「臂痛可刮，腦袋安可砍開？汝必與關公情熟，乘此機會，欲報讎耳！」呼左右拏下獄中，

拷問其情。賈詡諫曰：「似此良醫，世罕其匹，未可廢也。」操叱曰：「此人欲乘機害我，正與吉平無異！」急令追拷。

華佗在獄，有一獄卒，姓吳，人皆稱為「吳押獄」。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佗。佗感其恩，乃告曰：「我今將死，恨有青囊書，未傳於世。感公厚意，無可為報；我修一書，公可遣人送與我家，取青囊書來贈公，以繼吾術。」吳押獄大喜曰：「我若得此書，棄了此役，醫治天下病人，以傳先生之德。」佗即修書付吳押獄。吳押獄直至金城，問佗之妻取了青囊書，回至獄中，付與華佗。檢看畢，佗即將書贈與吳押獄。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。

旬日之後，華佗竟死於獄中。吳押獄買棺殯殮訖，脫了差役回家，欲取青囊書看習，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裏焚燒。吳押獄大驚，連忙搶奪，全卷已被燒毀，只剩得一兩葉。吳押獄怒罵其妻。妻曰：「縱然學得與華佗一般神妙，只落得死於牢中，要他何用？」吳押獄嗟歎而止。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，所傳者止闍雞豬等小法，乃燒剩一兩頁中所載也，後人有詩曰：

華佗仙術比長桑，神識如窺垣一方。惆悵人亡書亦絕，後人無復見青囊！

卻說曹操自殺華佗之後，病勢愈重，又憂吳、蜀

之事。正慮間，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。操取書拆視之。略曰：

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，伏望早正大位，遣將剿滅劉備，掃平兩川，臣即率群下納土歸降矣。

操觀畢大笑，出示群臣曰：「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！」侍中陳群等奏曰：「漢室久已衰微，殿下功德巍巍，生靈仰望。今孫權稱臣歸命，此天人之應，異氣齊聲。殿下宜應天順人，早正大位。」操笑曰：「吾事漢多年，雖有功德及民，然位至於王，名爵已極，何敢更有他望？苟天命在孤，孤為周文王矣。」司馬懿曰：「今孫權既稱臣歸附，王上可封官賜爵，

令拒劉備。」操從之，表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南昌侯，領荊州牧。即日遣使齎誥敕赴東吳去訖。

操病勢轉加。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，及曉，問賈詡曰：「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，疑是馬騰父子為禍；今騰已死，昨宵復夢三馬同槽。主何吉凶？」詡曰：「祿馬吉兆也。祿馬歸於曹，主上何必疑乎？」操因此不疑。後人有詩曰：

三馬同槽事可疑，不知已植晉根基。曹瞞空有奸雄略，豈識朝中司馬師？

是夜操臥寢室，至三更，覺頭目昏眩，乃起，伏

几而臥。忽聞殿中聲如裂帛，操驚視之，忽見伏皇后、董貴人、二皇子并伏完、董承等二十餘人，渾身血污，立於愁雲之內，隱隱聞索命之聲。操急拔劍望空砍去，忽然一聲響亮，震塌殿宇西南一角。操驚倒於地，近侍救出，遷於別宮養病。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。至曉，操召群臣入曰：「孤在戎馬之中，三十餘年，未嘗信怪異之事。今日為何如此？」群臣奏曰：「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。」操歎曰：「聖人云：『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』孤天命已盡，安可救乎？」遂不允設醮。

次日，覺氣沖上焦，目不見物，急召夏侯惇商議。惇至殿門前，忽見伏皇后、董貴人、二皇子、伏

完、董承等，立在陰雲之中。惇大驚昏倒，左右扶出，自此得病。操召曹洪、陳群、賈詡、司馬懿等，同至臥榻前，囑以後事。曹洪等頓首曰：「大王善保玉體，不日定當霍然。」操曰：「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，群雄皆滅，止有江東孫權，西蜀劉備，未曾剿除。孤今病危，不能再與卿等相敘，特以家事相託；孤長子曹昂，劉氏所生，不幸早年歿於宛城。今卞氏生四子；丕、彰、植、熊。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，為人虛華少誠實，嗜酒放縱，因此不立；次子曹彰，勇而無謀；四子曹熊，多病難保；惟長子曹丕，篤厚恭謹，可繼我業。卿等宜輔佐之。」

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。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

香，分賜諸侍妾，且囑曰：「吾死之後，汝等須勤習女工，多造絲履，賣之可以得錢自給。」又命諸妾多居銅雀臺中，每日設祭，必令女伎奏樂上食。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，設立疑塚七十二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；恐為人所發掘故也。囑畢，長歎一聲，淚如雨下。須臾，氣絕而死。壽六十六歲，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。後人有鄴中歌一篇，歎曹操云：

城則鄴城水彰水，定有異人從此起。雄謀韻事與文心，君臣兄弟而父子。英雄未有俗胸中，出沒豈隨人眼底？功首罪魁非兩人，遺臭流芳本一身。文章有神霸有氣，豈能苟爾化為群？橫槊築臺距太行，氣與理勢相低昂。安有斯人不作逆，小不為霸大不王？霸

王降作兒女鳴，無可奈何中不平。請禱明知非有益，分香未可謂無情。嗚呼！古人作事無鉅細，寂寞豪華皆有意。書生輕議塚中人，塚中笑爾書生氣！

卻說曹操身亡，文武百官，盡皆舉哀；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、鄢陵侯曹彰、臨淄侯曹植、蕭懷侯曹熊處報喪。眾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，星夜舉靈柩赴鄴郡來。曹丕聞知父喪，放聲痛哭，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，伏道迎櫬入城，停於偏殿。官僚挂孝，聚哭於殿上。忽一人挺身而出曰：「請世子息哀，且議大事。」

眾視之，乃中庶子司馬孚也。孚曰：「魏王既

薨，天下震動；當早立嗣王，以安眾心，何但哭泣耶？」群臣曰：「世子宜嗣位，但未得天子詔命，豈可造次而行？」兵部尚書陳矯曰：「王薨於外，愛子私立，彼此生變，則社稷危矣。」遂拔劍割下袍袖，厲聲曰：「即今日便請世子嗣位。眾官有異議者，以此袍為例！」百官悚懼。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。眾皆大驚。

須臾，華歆入。眾問其來意。歆曰：「今魏王薨逝，天下震動，何不早請世子嗣位？」眾官曰：「正因不及候詔命，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為王。」歆曰：「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。」眾皆踴躍稱賀。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。原來華歆諂事魏，故

草此詔，威逼獻帝降之；帝只得聽從，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、丞相冀州牧。丕即日登位，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。

正宴會慶賀間，忽報鄢陵侯曹彰，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。丕大驚，遂問群臣曰：「黃鬚小弟，平日性剛，深通武藝。今提兵遠來，必與孤爭王位也。如之奈何？」忽階下一人應聲出曰：「臣請往見鄢陵侯，以片言折之。」眾皆曰：「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。」正是：試看曹氏丕彰事，幾作袁家譚尚爭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：兄逼弟曹植賦詩，姪陷叔劉封
伏法

卻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，驚問眾官；一人挺身而出，願往折服之。眾視其人，乃諫議大夫賈逵也。曹丕大喜，即命賈逵前往。逵領命出城，迎見曹彰。彰問曰：「先王璽綬安在？」逵正色而言曰：「家有長子，國有儲君，先王璽綬，非君侯之所宜問也。」彰默然無語，乃與賈逵同入城。至宮門前，逵問曰：「君侯此來，欲奔喪耶？欲爭位耶？」彰曰：「吾來奔喪，別無異心。」逵曰：「既無異心，何故帶兵入

城？」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，隻身入內，拜見曹丕。兄弟二人，相抱大哭。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。丕令彰回鄴陵自守，彰拜辭而去。

於是曹丕安居王位，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。封賈詡為太尉，華歆為相國，王朗為御史大夫。大小官僚，盡皆陞賞。諡曹操曰武王，葬於鄴郡高陵。令于禁董治陵事。禁奉命到彼，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，圖畫關雲長水滸七軍擒獲于禁之事；畫雲長儼然上坐，龐德憤怒不屈，于禁拜伏於地，哀求乞命之狀。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，不能死節，既降敵而復歸，心鄙其為人，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，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。當下于禁見此畫像，又羞又惱，氣憤

成病，不久而死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三十年來說舊交，可憐臨難不忠曹。知人未向心中識，畫虎今從骨裏描。

卻說華歆奏曹丕曰：「鄢陵侯已交割軍馬，赴本國去了；臨淄侯植，蕭懷侯熊，二人竟不來奔喪，理當問罪。」丕從之，即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。

不一日，蕭懷使者回報：「蕭懷侯曹熊懼罪，自縊身死。」丕令厚葬之，追贈蕭懷王。又過了一日，臨淄使者回報，說：「臨淄侯日與丁儀、丁廙兄弟二人酣飲，悖慢無禮；聞使命至，臨淄侯端坐不動。丁

儀罵曰：「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，被讒臣所阻；今王喪未遠，便問罪於骨肉，何也？」丁廩又曰：「據吾主聰明冠世，自當承嗣大位，今反不得立。汝那廟堂之臣，何不識人才若此！」臨淄侯因怒叱武士，將臣亂棒打出。」

丕聞之，大怒，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，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。褚奉命，引軍至臨淄城。臨淄守將攔阻，褚立斬之，直入城中，無一人敢當鋒銳，逕到府堂。只見曹植與丁儀、丁廩等盡皆醉倒。褚皆縛之，載於車上，并將府下大小屬官，盡行拿解鄴郡，聽候曹丕發落。丕下令，先將丁儀、丁廩等盡皆誅戮。丁儀字正禮，丁廩字敬禮，沛國人，乃一時

文士；及其被殺，人多惜之。

卻說曹丕之母卞氏，聽得曹熊縊死，心甚悲傷；忽又聞曹植被擒，其黨丁儀等已殺，大驚。急出殿，召曹丕相見。丕見母出殿，慌來拜謁。卞氏哭謂丕曰：「汝弟植平生嗜酒疏狂，蓋因自恃胸中之才，故爾放縱。汝可念同胞之情，存其性命。吾至九泉亦瞑目也。」丕曰：「兒亦深愛其才，安肯害他？今正欲戒其性耳。母親勿憂。」

卞氏洒淚而入。丕出偏殿，召曹植入見。華歆問曰：「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？」丕曰：「然。」歆曰：「子建懷才抱智，終非池中物；若不早

除，必為後患。」丕曰：「母命不可違。」歆曰：「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，臣未深信。主上可召入，以才試之。若不能，即殺之；若果能，則貶之，以絕天下文人之口。」

丕從之。須臾，曹植入見，惶恐伏拜請罪。丕曰：「吾與汝情雖兄弟，義屬君臣；汝安敢恃才蔑禮？昔先君在日，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，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。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。若果能則免一死；若不能，則從重治罪，決不姑恕。」植曰：「願乞題目。」

時殿上懸一水墨畫，畫著兩隻牛，鬥於土牆之

下，一牛墜井而亡。丕指畫曰：「即以此畫為題。詩中不許犯著『二牛鬥牆下，一牛墜井死』字樣。」植行七步，其詩已成。詩曰：

兩肉齊道行，頭上帶凹骨。相遇由山下，欵起相搪突。二敵不俱剛，一肉臥土窟。非是力不如，盛氣不泄畢。

曹丕及群臣皆驚。丕又曰：「七步成章，吾猶以為遲。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？」植曰：「願即命題。」丕曰：「吾與汝乃兄弟也。以此為題。亦不許犯著『兄弟』字樣。」植略不思索，即口占一首曰：

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

曹丕聞之，潸然淚下。其母卞氏，從殿後出曰：「兄何逼弟之甚耶？」丕慌忙離坐告曰：「國法不可廢耳。」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。植拜辭上馬而去。

曹丕自繼位之後，法令一新，威逼漢帝，甚於其父。早有細作報入成都。漢中王聞之，大驚，即與文武商議曰：「曹操已死，曹丕繼位，威逼天子，更甚於操。東吳孫權，拱手稱臣。孤欲先伐東吳，以報雲長之讎；次討中原，以除亂賊。」

言未畢，廖化出班，哭拜於地曰：「關公父子遇害，實劉封、孟達之罪。乞誅此二賊。」玄德便欲遣人擒之。孔明諫曰：「不可。且宜緩圖之。急則生變矣。可陞此二人為郡守，分調開去。然後可擒。」

玄德從之，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。原來彭美與孟達甚厚，聽知此事，急回家作書，遣心腹人馳報孟達。使者方出南門外，被馬超巡視軍捉獲，解見馬超。超審知此事，即往見彭美。美接入，置酒相待。

酒至數巡，超以言挑之曰：「昔漢中王待公甚厚，今何漸薄也？」美因酒醉，恨罵曰：「老革荒悖，吾必有以報之！」超又探曰：「某亦懷怨心久

矣。」羨曰：「公起本部軍，結連孟達為外合，某領川兵為內應，大事可圖也。」超曰：「先生之言甚當。來日再議。」

超辭了彭羨，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，細言其事。玄德大怒，即令擒彭羨下獄，拷問其情。羨在獄中，悔之無及。玄德問孔明曰：「彭羨有謀反之意，當何以治之？」孔明曰：「羨雖狂士，然留之久必生禍。」於是玄德賜彭羨死於獄。

彭羨既死，有人報知孟達。達大驚，舉止失錯。忽使命至，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。孟達慌請上庸、房陵都尉申耽、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：「我與法孝直同

有功於漢中王；今孝直已死，而漢中王忘我前功，乃欲見害，為之奈何？」耽曰：「某有一計，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。」

達大喜，急問何計。耽曰：「吾弟兄欲投魏久矣；公可作一表，辭了漢中王，投魏王曹丕，丕必重用。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。」達猛然省悟，即寫表一通，付與來使；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。使命持表回成都，奏漢中王，言孟達投魏之事。先主大怒。覽其表曰：

「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，追桓文之功，大事草創，假勢吳楚，是以有為之士，望風歸順。臣委

質以來，愆戾山積；臣猶自知，況於君乎？今王朝英俊鱗集，臣內無輔佐之器，外無將領之才，列次功臣，誠足自愧！臣聞范蠡識機，浮於五湖；舅犯謝罪，逡巡河上。夫際會之間，請命乞身，何哉？欲潔去就之分也。況臣卑鄙，無元功勳，自繫於時，竊慕前賢，早思遠恥。昔申生至孝，見疑於親；子胥至忠，見誅於君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，樂毅破齊而遭讒佞。臣每讀其書，未嘗不感慨流涕；而親當其事，益用傷悼！邇者，荊州覆敗，大臣失節，百無一還；惟臣尋事，自致房陵、上庸，而復乞身自放於外。伏願殿下聖恩感悟，愍臣之心，悼臣之舉。臣誠小人，不能始終。知而為之，敢謂非罪？臣每聞『交絕無惡

聲，去臣無怨辭』臣過奉教於君子，願君王勉之。臣不勝惶恐之至！」

玄德看畢，大怒曰：「匹夫叛吾，安敢以文辭相戲耶！」即欲起兵擒之。孔明曰：「可就遣劉封進兵，令二虎相併；劉封或有功，或敗績，必歸成都，就而除之，可絕兩害。」玄德從之，遂遣使到綿竹，傳諭劉封。封受命，率兵來擒孟達。

卻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，忽近臣奏曰：「蜀將孟達來降。」丕召入問曰：「汝此來，莫非詐降乎？」達曰：「臣為不救關公之危，漢中王欲殺臣，因此懼罪來降，別無他意。」曹丕尚未准信，忽報劉封引五

萬兵來。取襄陽，單搦孟達廝殺。丕曰：「汝既是真心，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，孤方准信。」達曰：「臣以利害說之，不必動兵，令劉封亦來降也。」

丕大喜，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、建武將軍、平陽亭侯，領新城太守，去守襄陽、樊城。原來夏侯尚、徐晃已先在襄陽，正將收取上庸諸部。孟達到了襄陽，與二將禮畢，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。達即修書一封，使人齎赴蜀寨招降劉封。劉封覽書大怒曰：「此賊誤吾叔姪之義，又間吾父子之親，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！」遂扯碎來書，斬其使。次日，引軍前來搦戰。

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，勃然大怒，亦領兵出迎。兩陣對圓，封立馬於門旗下，以刀指罵曰：「背國反賊，安敢亂言！」孟達曰：「汝死已臨頭，還自執迷不省！」封大怒，拍馬輪刀，直奔孟達。戰不三合，達敗走，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，一聲喊起，伏兵盡出。左邊夏侯尚殺來，右邊徐晃殺來，孟達回身復戰；三軍夾攻。劉封大敗而走，連夜奔回上庸，背後魏兵趕來。劉封到城下叫門，城上亂箭射下。申耽在敵樓上叫曰：「吾已降了魏也！」

封大怒，欲要攻城，背後追軍將至。封立腳不牢，只得望房陵而奔，見城上已盡插魏旗。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，城後一彪軍出，旗上大書「右將軍徐

晃」。封抵敵不住，急望西川而走。晃乘勢追殺。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，到了成都，入見漢中王，哭拜於地，細奏前事。玄德怒曰：「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！」封曰：「叔父之難，非兒不救，因孟達諫阻故耳。」玄德轉怒曰：「汝須食人食、穿人衣，非土木偶人！安可聽讒賊所阻！」命左右推出斬之。漢中王既斬劉封，後聞孟達招之，毀書斬使之事，心中頗悔；又哀痛關公，以致染病，因此按兵不動。

且說魏王曹丕，自即王位，將文武官僚，盡皆陞賞；遂統甲兵三十萬，南巡沛國譙縣，大饗先塋。鄉中父老，揚塵遮道，奉觴進酒，效漢高祖還沛之事。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篤，丕即還鄴郡。時惇已卒，丕

為挂孝，以厚禮殯葬。

是歲八月間，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，臨淄城麒麟出現，黃龍現於鄴郡。於是中郎將李伏、太史丞許芝商議；種種瑞徵，乃魏當代漢之兆，可安排受禪之禮，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。遂同華歆、王朗、辛毗、賈詡、劉廙、劉曄、陳矯、陳群、桓階等，一班文武官僚，四十餘人，直入內殿，來奏漢獻帝，請禪位於魏王曹丕。正是：魏家社稷今將建，漢代江山忽已移。未知獻帝如何回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回：曹丕廢帝篡炎劉，漢王正位續大統

卻說華歆等一班文武，入見獻帝。歆奏曰：「伏睹魏王，自登位以來，德布四方，仁及萬物；越古超今，雖唐虞無以過此。群臣會議，言漢祚已終，望陛下效堯、舜之道，以山川社稷，禪與魏王；上合天心，下合民意。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；祖宗幸甚！生靈幸甚！臣等議定，特來奏請。」

帝聞奏大驚，半晌無言，覩百官而哭曰：「朕想

高祖提三尺劍，斬蛇起義，平秦滅楚，創造基業，世統相傳，四百年矣。朕雖不才，初無過惡，安忍將祖宗大業，等閒棄了？汝百官再從公計議。」

華歆引李伏、許芝近前奏曰：「陛下若不信，可問此二人。」李伏奏曰：「自魏王即位以來，麒麟降生，鳳凰來儀，黃龍出現，嘉禾蔚生，甘露下降；此是上天示瑞，魏當代漢之象也。」

許芝又奏曰：「臣等職掌司天，夜觀乾象，見炎漢氣數已終，陛下帝星隱匿不明；魏國乾象，極天察地，言之難盡。更兼上應圖讖。其讖曰：『鬼在邊，委相連；當代漢，無可言。言在東，午在西；兩日並

光上下移。』以此論之，陛下可早禪位。『鬼在邊
』，『委相連』，是『魏』字也；『言在東，午在西
』，乃『許』字也；『兩日並光上下移』，乃『昌』
字也；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。願陛下察之。」

帝曰：「祥瑞圖讖，皆虛妄之事；奈何以虛妄之
事，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？」王朗奏曰：「自古
以來，有興必有廢，有盛必有衰。豈有不亡之國、不
敗之家乎？漢室相傳四百餘年，延至陛下，氣數已
盡，宜早退避，不可遲疑；遲則生變矣。」帝大哭，
入後殿去了。百官哂笑而退。

次日，官僚又集於大殿，令宦官入請獻帝。帝憂

懼不敢出。曹后曰：「百官請陛下設朝，陛下何故推阻？」帝泣曰：「汝兄欲篡位，令百官相逼，朕故不出。」曹后大怒曰：「吾兄奈何為此亂逆之事耶！」言未畢，只見曹洪、曹休帶劍而入，請帝出殿。曹后大罵曰：「俱是汝等亂賊，希圖富貴，共造逆謀！吾父功蓋寰區，威震天下，然且不敢篡竊神器。今吾兄嗣位未幾，輒思篡漢，皇天必不祚爾！」言罷，痛哭入宮。左右侍者皆歔欷流涕。

曹洪、曹休力請獻帝出殿。帝被逼不過，只得更衣出前殿。華歆奏曰：「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，免遭大禍。」帝痛哭曰：「卿等皆食漢祿久矣；中間多

有漢朝功臣子孫，何忍作此不臣之事？」歆曰：「陛下若不從眾議，恐旦夕蕭牆禍起，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。」帝曰：「誰敢弑朕耶？」歆厲聲曰：「天下之人，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，以致四方大亂！若非魏王在朝，弑陛下者，何止一人？陛下尚不知恩報本，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？」

帝大驚，拂袖而起。王朗以目視華歆。歆縱步向前，扯住龍袍，變色而言曰：「許與不許，早發一言！」帝戰慄不能答。曹洪、曹休拔劍大呼曰：「符寶郎何在？」祖弼應聲出曰：「符寶郎在此！」曹洪索要玉璽。祖弼叱曰：「玉璽乃天子之寶，安得擅索！」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。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。

後人有詩讚曰：姦宄專權漢室亡，詐稱禪位效虞唐。滿朝百辟皆尊魏，僅見忠臣符寶郎。

帝顫慄不已。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，皆是魏兵。帝泣謂群臣曰：「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，幸留殘喘，以終天年。」賈詡曰：「魏王必不負陛下。陛下可急降詔，以安眾心。」帝只得令陳群草禪國之詔，令華歆齎捧詔璽，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。曹丕大喜。開讀詔曰：

「朕在位三十二年，遭天下蕩覆，幸賴祖宗之靈，危而復存。然今仰瞻天象，俯察民心，炎精之數既終，行運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，今王

又光耀明德，以應其期。歷數昭明，信可知矣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；唐堯不私於厥子，而名播於無窮；朕竊慕焉。今其追踵堯典，禪位於丞相魏王。王其毋辭！」

曹丕聽畢，便欲受詔。司馬懿諫曰：「不可；雖然詔璽已至，殿下宜且上表謙辭，以絕天下之謗。」丕從之，令王朗作表，自稱德薄，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。帝覽表，心甚驚疑，謂群臣曰：「魏王謙遜，如之奈何？」華歆曰：「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，三辭而詔不許，然後受之。今陛下可再降詔，魏王自當允從。」

帝不得已，又令桓楷草詔，遣高廟使張音，持節奉璽至魏王宮。曹丕開讀詔曰：

「咨爾魏王，上書謙讓。朕竊為漢道陵遲，為日已久；幸賴武王操，德膺符運，奮揚神武，芟除兇暴，清定區夏。今王丕纘承前緒，至德光昭，聲教被四海，仁風扇八區；天之曆數，實在爾躬。昔虞舜有大功二十，而放勳禪以天下；大禹有疏導之績，而重華禪以帝位。漢承堯運，有傳聖之義。加順靈祇，紹天明命，使行御丈大夫張音，持節奉皇帝璽綬。王其受之！」

曹丕接詔欣喜，謂賈詡曰：「雖二次有詔，然終

恐天下後世，不免篡竊之名也。」詔曰：「此事極易。可再命張音齎回璽綬，卻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，名『受禪臺』；擇吉日良辰；集大小公卿，盡到臺下，令天子親奉璽綬，禪天下與王，便可以釋群疑而絕眾議矣。」

丕大喜，即令張音捧回璽綬，仍作表謙辭。音回奏獻帝。帝問群臣曰：「魏王又讓，其意若何？」華歆奏曰：「陛下可築一臺，名曰『受禪臺』，聚集公卿庶民，明白禪位；則陛下子子孫孫，必蒙魏恩矣。」帝從之，乃遣太常院官，卜地於繁陽，築起三層高臺，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。

至期，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。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，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。帝親捧玉璽奉曹丕。丕受之。臺下群臣跪聽冊曰：

「咨爾魏王；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；天命不於常，惟歸有德。漢道陵遲，世失其序；降及朕躬，大亂滋昏；群凶恣逆，宇內顛覆。賴武王神武，拯茲難於四方，惟清區夏，以保綏我宗廟；豈予一人獲乂，俾九服實受其賜。今王欽承前緒，光於乃德；恢文武之大業，昭爾考之弘烈。皇靈降瑞，人神告徵；誕惟亮采，師錫朕命。僉曰：爾度克協於虞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遜爾位。於戲！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君其祇順大禮，饗萬國以肅承天命！」

讀冊已畢，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禮，登了帝位。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。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。國號大魏。丕即傳旨，大赦天下。諡父曹操為太祖武皇帝。華歆奏曰：「『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』。漢帝既禪天下，理宜退就藩服。乞降明旨，安置劉氏於何地？」

言訖，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。丕降旨封帝為山陽公，即日便行。華歆按劍指帝，厲聲而言曰：「立一帝，廢一帝，古之常道！今上仁慈，不忍加害，封汝為山陽公。今日便行，非宣召不許入朝！」獻帝含淚拜謝，上馬而去。臺下軍民人等見之，傷感不已。丕謂群臣曰：「舜、禹之事，朕知之矣！」群臣皆呼萬

歲。後人觀此受禪臺，有詩歎曰：兩漢經營事頗難，一朝失卻舊江山。黃初欲學唐虞事，司馬將來作樣看。

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。丕方下拜，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，飛砂走石，急如驟雨，對面不見；臺上火燭，盡皆吹滅。丕驚倒於臺上，百官急救下臺，半晌方醒。侍臣扶入宮中，數日不能設朝。後病稍可，方出殿受群臣朝賀。封華歆為司徒，王朗為司空。大小官僚，一一陞賞。丕疾未痊，疑許昌宮室多妖，乃自許昌幸洛陽，大建宮室。

早有人到成都，報說曹丕自立為大魏皇帝，於洛

陽蓋造宮殿；且傳言漢帝已遇害。漢中王聞知，痛哭終日，下令百官挂孝，遙望設祭，上尊諡曰「孝愍皇帝」。玄德因此憂慮，致染成疾，不能理事，政務皆託與孔明。孔明與太傅許靖、光祿大夫譙周商議，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，欲尊漢中王為帝。譙周曰：「近有祥風慶雲之瑞；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沖霄而起，帝星見於畢、胃、昴之分，煌煌如月；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，以繼漢統。更復何疑？」

於是孔明與許靖，引大小官僚上表，請漢中王即皇帝位。漢中王覽表，大驚曰：「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耶？」孔明奏曰：「非也；曹丕篡漢自立，主上乃漢室苗裔，理合繼統以延漢祀。」漢中王勃然變

色曰：「孤豈效逆賊所為！」拂袖而起，入於後宮。眾官皆散。

三日後，孔明又引眾官入朝，請漢中王出。眾皆拜伏於前。許靖奏曰：「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，主上不即帝位，興師討逆，不得為忠義也。今天下無不欲王上為君，孝愍皇帝雪恨。若不從臣等所議，是失民望矣。」漢中王曰：「孤雖是景帝之孫，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，今一旦自立為帝，與篡竊何異？」孔明苦勸數次，漢中王堅執不從。孔明乃設一計，謂眾官曰：「如此如此。」於是孔明託病不出。

漢中王聞孔明病篤，親到府中，直入臥榻邊問

曰：「軍師所感何疾？」孔明答曰：「憂心如焚，命不久矣。」漢中王曰：「軍師所憂何事？」連問數次，孔明只推病重，瞑目不答。漢中王再三請問。孔明喟然歎曰：「臣自出茅廬，得遇大王，相隨至今，言聽計從；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，不負臣夙昔之言。目今曹丕篡位，漢祀將斬，文武官僚，咸欲奉大王為帝，滅魏興劉，共圖功名；不想大王堅執不肯，眾官皆有怨心，不久必盡散矣。若文武皆散，吳、魏來攻，兩川難保，臣安得不憂乎？」漢中王曰：「吾非推阻，恐天下人議論耳。」孔明日：「聖人云：『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。今大王名正言順，有何可議？豈不聞『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』？』」漢中王曰：「待軍師

病可，行之未遲。」

孔明聽罷，從榻上躍然而起，將屏風一擊，外面文武眾官皆入，拜伏於地曰：「主上既允，便請擇日以行大禮。」漢中王視之，乃是太傅許靖、安漢將軍糜竺、青衣侯尚舉、陽泉侯劉豹、別駕趙祚、治中楊洪、議曹杜瓊、從事張爽、太常卿賴忠、光祿卿黃權、祭酒何曾、學士尹默、司業譙周、大司馬殷純、偏將軍張裔、少府王謀、昭文博士伊籍、從事郎秦宓等眾也。

漢中王驚曰：「陷孤於不義，皆卿等也。」孔明曰：「王上既允所請，便可築臺擇吉，恭行大禮。」

即時送漢中王還宮，一面令博士許慈、諫議郎孟光掌禮，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。諸事齊備，多官整設鑾駕，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。譙周在壇上，高聲朗讀祭文曰：

「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，越十二日丁巳，皇帝備，敢昭告於皇天后土；漢有天下，歷數無疆。曩者，王莽篡盜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誅，社稷復存。今曹操阻兵殘忍，戮殺主后，罪惡滔天；操子丕，載肆凶逆，竊據神器。群下將士，以為漢祀墮廢，備宜延之，嗣武二祖，躬行天罰。備懼無德忝帝位，詢於庶民，外及遐荒君長，僉曰：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業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無主。率土式望，在備一人。」

備畏天明命，又懼高光之業，將墜於地，謹擇吉日，登壇祭告，受皇帝璽綬，撫臨四方。惟神饗祚漢家，永綏歷服！」

讀罷祭文，孔明率眾官恭上玉璽。漢中王受了，捧於壇上，再三推讓曰：「備無才德，請擇有才德者受之。」孔明奏曰：「王上平定四海，功德昭於天下，況是大漢宗派，宜即正位。已祭告天神，復何讓焉？」文武各官，皆呼萬歲。拜舞禮畢，改元章武元年。立妃吳氏為皇后，長子劉禪為太子。封次子劉永為魯王，劉理為梁王。封諸葛亮為丞相，許靖為司徒。大小官僚，一一陞賞。大赦天下。兩川軍民，無不欣躍。次日設朝，文武官僚拜畢，列為兩班。先主

降詔曰：「朕自桃園與關、張結義，誓同生死；不幸二弟雲長，被東吳孫權所害。若不報讎，是負盟也。朕欲起傾國之兵，攻伐東吳，生擒逆賊，以雪此恨！」言未畢，班內一人，拜伏於階下，諫曰：「不可。」先主視之，乃虎威將軍趙雲也。正是：君王未及行天討，臣下曾聞進直言。未知子龍所諫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：急兄讎張飛遇害，雪弟恨先主
興兵

說先主起兵東征。趙雲諫曰：「國賊乃曹操，非孫權也。今曹丕篡漢，神人共怒。陛下可早圖關中，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討凶逆，則關東義士，必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；若舍魏以伐吳，兵勢一交豈能驟解？願陛下察之。」先主曰：「孫權害了朕弟；又兼傅士仁、糜芳、潘璋、馬忠皆有切齒之讎；啖其肉而滅其族，方雪朕恨。卿何阻耶？」雲曰：「漢賊之讎，公也；兄弟之讎，私也。願以天下為重。」先主答曰：

「朕不為弟報讎，雖有萬里江山，何足為貴？」遂不聽趙雲之諫，下令起兵伐吳；且發使往五谿，借番兵五萬，共相策應；一面差使往閬中，遷張飛為車騎將軍，領司隸校尉，西鄉侯，兼閬中牧。使命齎詔而去。

說張飛在閬中，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，旦夕號泣，血濕衣襟。諸將以酒勸解，酒醉，怒氣愈加。帳上帳下，但有犯者即鞭撻之；多有鞭死者。每日望南切齒睜目，怨恨，放聲痛哭不已。忽報使至，慌忙接入，開讀詔旨。飛受爵望北拜畢，設酒款待來使。

飛曰：「吾兄被害，讎深似海；廟堂之臣，何不

早奏興兵？」使者曰：「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。」飛怒曰：「是何言也！昔我三人桃園結義，誓同生死；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。吾安得獨享富貴耶！吾當面見天子，願為前部先鋒，挂孝伐吳，生擒逆賊，祭告二兄，以踐前盟！」言訖，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。

卻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，剋日興師，御駕親征。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，見孔明曰：「今天子初臨大位，親統軍伍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丞相秉鈞衡之職，何不規諫？」孔明日：「吾苦諫數次，只是不聽。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場諫去。」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：「陛下初登寶位，若欲北討漢賊，以伸大義於天下，方可親統六師；若只欲伐吳，命一上將

統軍伐之可也，何必親勞聖駕？」

先主見孔明苦諫，心中稍回。忽報張飛到來，先主急召入。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，抱先主足而哭。先主亦哭。飛曰：「陛下今日為君，早忘了桃園之誓！二兄之讎，如何不報？」先主曰：「多官諫阻，未敢輕舉。」飛曰：「他人豈知昔日之盟？若陛下不去，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讎！若不能報時，臣寧死不見陛下也！」先主曰：「朕與卿同往。卿提本部兵，自閬州而出；朕統精兵會於江州。共伐東吳，以雪此恨。」飛臨行，先主囑曰：「朕素知卿酒後暴怒，鞭撻健兒，而復令在左右；此取禍之道也。今後務宜寬容，不可如前。」飛拜辭而去。

次日，先生整兵要行。學士秦宓奏曰：「陛下捨萬乘之軀，而徇小義，古人所不取也；願陛下思之。」先主曰：「雲長與朕，猶一體也。大義尚在，豈可忘耶？」宓伏地不起曰：「陛下不從臣言，誠恐有失。」先主大怒曰：「朕欲興兵，爾何出此不利之言！」叱武士推出斬之。宓面不改色，回顧先主而笑曰：「臣死無恨，但可惜新創之業，又將顛覆耳！」眾官皆為秦宓告免。先主曰：「暫且囚下，待朕報讎回時發落。」孔明聞知，即上表救秦宓。其略曰：臣亮等，竊以吳賊逞奸詭之計，致荊州有覆亡之禍。隕將心於斗牛，折天柱於楚地，此情哀痛，誠不可忘。但念遷漢鼎者，罪由曹操；移劉祚者，過非孫權。竊

謂魏賊若除，則吳自賓。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，以養士卒之力，別作良圖，則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先主看畢，擲表於地曰：「朕意已決，無得再諫！」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；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，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，以當魏兵；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，兼督糧草；黃權、程畿為參謀；馬良、陳震掌理文書；黃忠為前部先鋒；馮習、張南為副將；傅彤、張翼為中軍護尉；趙融、廖淳為合後。川將數百員，并五谿番將等，共兵七十五萬。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。

說張飛回到閬中，下令軍中；限三日內製白旗白

甲，三軍挂孝伐吳，次日，帳下兩員末將，范疆、張達入帳告曰：「白旗白甲，一時無措，須寬限方可。」飛大怒曰：「吾急欲報讎，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。汝安敢違我將令！」叱武士縛於樹上，各鞭背五十。鞭畢，以手指之曰：「來日俱要完備！若違了限，即殺汝二人示眾！」打得二人滿口出血，回到營中商議。

范疆曰：「今日受了刑責，明日如何辦得？其人性暴如火。倘來日不完，你我皆被殺矣！」張達曰：「比如他殺我，不如我殺他。」疆曰：「怎奈不得近前。」達曰：「我兩個若不當死，則他醉於床上；若是當死，則他不醉。」二人商議停當。

卻說張飛在帳中，神思皆亂，動止恍惚，乃問部將曰：「吾今心驚肉顫，坐臥不安，此何意也？」部將答曰：「此是君侯思念關公，以致如此。」

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，不覺大醉，臥於帳中。范、張兩賊，探知消息，初更時分，各藏短刀，密入帳中，詐言欲稟機密重事，直至床前。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。當夜寢於帳中，二賊見他鬚豎目張，本不敢動手；因聞鼻息如雷，方敢近前，以短刀刺入飛腹。飛大叫一聲而亡。時年五十五歲。後人有詩歎曰：安喜曾聞鞭督郵，黃巾掃盡佐炎劉。虎牢關上聲先震，長板橋邊水逆流。義釋嚴顏安蜀境，智欺張郃定中州。伐吳未克身先死，秋草長遺閬地愁！

卻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，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。次日，軍中聞知，起兵追之不及。時有張飛部將吳班，向自荊州來見先主，先主用為牙門將，使佐張飛守閬中。當下吳班先發表章，奏知天子；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，令弟張紹守閬中，苞自來報先主，時先主已擇期出師。大小官僚，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。孔明回至成都，怏怏不樂，顧謂眾官曰：「法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東行也。」

卻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，寢臥不安。出帳仰觀天文，見西北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忽然墜地。先主大疑，連夜令人求問孔明。孔明回奏曰：「合損一上將。三日之內，必有警報。」先主因此按兵不動。忽侍臣奏

曰：「閬中張車騎部將吳班，差人齎表至。」先主頓足曰：「噫！三弟休矣！」及至覽表，果報張飛凶信。先主放聲大哭，昏絕於地。眾官救醒。

次日，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。先主出營觀之。良久，見一員小將，白袍銀鎧，滾鞍下馬，伏地而哭，乃張苞也。苞曰：「范疆、張達殺了臣父，將首級投東吳去了！」先主哀痛至甚，飲食不進。群臣苦諫曰：「陛下方欲為二弟報讎，何可先自摧殘龍體？」先主方纔進膳；遂謂張苞曰：「卿與吳班，敢引本部軍作先鋒，為卿父報讎否？」苞曰：「為國為父，萬死不辭！」

先主正欲遣苞起兵，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。先主令侍臣探之。須臾，侍臣引一小將軍，白袍銀鎧，入營伏地而哭。先主視之，乃關興也。先主見了關興，想起關公，又放聲大哭。眾官苦勸。先主曰：「朕想布衣時，與關、張結義，誓同生死；朕今為天子，正欲與兩弟共享富貴，不幸俱死於非命！見此二姪，能不斷腸！」

言訖又哭。眾官曰：「二小將軍且退。容聖上將息龍體。」侍臣奏曰：「陛下年過六旬，不宜過於哀痛。」先主曰：「二弟俱亡，朕安忍獨生！」言訖，以頭頓地而哭。多官商議曰：「今天子如此煩惱，將何解勸？」馬良曰：「主上親統大兵伐吳，終日號

泣，於軍不利。」陳震曰：「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，有一隱者；姓李，名意。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，能知人之生死吉凶，乃當世之神仙也。何不奏知天子，召此老來，問他吉凶？勝如吾等之言。」遂入奏先主。先主從之，即遣陳震齎詔，往青城山宣召。

震星夜到了青城，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，遙望仙莊，清雲隱隱，瑞氣非凡。忽見一小童來迎曰：「來者莫非陳孝起乎？」震大驚曰：「仙童如何知我姓字？」童子曰：「吾師昨夜有言：『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；使者必是陳孝起。』」震曰：「真神仙也！人言信不誣矣！」遂與小童同入仙莊，拜見李意，宣天子詔命。李意推老不行。震曰：「天子急欲見仙翁一

面，幸勿吝鶴駕。」

再三敦請，李意方行，既至御營，入見先主。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，碧眼方瞳，灼灼有光，身如古柏之狀，知是異人，優禮相待。李意曰：「老夫乃荒山村叟，無學無識。辱陛下宣召，不佑有何見諭？」先主曰：「朕與關、張二弟結生死之交，三十餘年矣。今二弟被害，親統大軍報讎，未知休咎如何。久聞仙翁通曉玄機，望乞賜教。」李意曰：「此乃天數，非老夫所知也。」

先主再三求問，意乃索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，畫畢便二扯碎。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，傍邊一人掘土

埋之，上寫一大「白」字，遂稽首而去。先主不悅，謂臣曰：「此狂叟也！不足為信！」即以火焚之，便催軍前進。

張苞入奏曰：「吳班軍馬已至。小臣乞為先鋒。」先主壯其志，即取先鋒印賜張苞。苞方欲挂印，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：「留下印與我！」視之，乃關興也。苞曰：「我已奉詔矣。」興曰：「汝有何能，敢當此任？」苞曰：「我自幼習學武藝，箭無虛發。」先主曰：「朕正要觀賢姪武藝，以定優劣。」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，立一面旗，旗上畫一紅心。苞拈弓取箭，連射三箭，皆中紅心。眾皆稱善。關興挽弓在手曰：「射中紅心，何足為奇！」

正言問，忽值頭上一行雁過。興指曰：「吾射這飛雁第三隻。」一箭射去，那隻雁應弦而落。文武官僚，齊聲喝采。苞大怒，飛身上馬，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，大叫曰：「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！」興亦上馬，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：「偏你能使矛！吾豈不能使刀！」

二將方欲交鋒，先主喝曰：「二子休得無禮！」興、苞二人慌忙下馬，各棄兵器，拜伏請罪。先主曰：「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，親如骨肉；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，正當同心協力，共報父讎；奈何自相爭競，失其大義！父喪未遠而猶如此，況日後乎？」

二人再拜伏罪。先主問曰：「卿二人誰年長？」苞曰：「臣長關興一歲。」先主即命興拜苞為兄。二人就帳前折箭為誓，永相救護。先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，令張苞、關興護駕。水陸並進，船騎雙行。浩浩蕩蕩，殺奔吳國來。

卻說范疆、張達將張飛首級，投獻吳侯，細告前事。孫權聽罷，收了二人，乃謂百官曰：「今劉玄德即了帝位，統精兵七十餘萬，御駕親征，其勢甚急，大如之奈何？」百官盡皆失色，面面相覷。諸葛瑾出曰：「某食君侯之祿久矣；無可報效，願捨殘生，去見蜀主，以利害說之，使兩國相和，共討曹丕之罪。」權大喜，即遣諸葛瑾為使，來說先主罷兵。正是：

兩國相爭通使命，一言解難賴行人。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：孫權降魏受九錫，先主征吳賞六軍

卻說章武元年秋八月，先主起大軍至夔關，駕屯白帝城。前隊軍馬已至川口。近臣奉曰：「吳使諸葛瑾至。」先主傳旨教休放入。黃權奏曰：「瑾弟在蜀為相，必有事而來，陛下何故絕之？當召入，看他言語。可從則從；如不可，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，令知問罪有名也。」

先主從之，召瑾入城。瑾拜伏於地。先主問曰：

「子瑜遠來，有何事故？」謹曰：「臣弟久事陛下，臣故不避，斧鉞，特來奏荊州之事。前者，關公在荊州時，侯數次求親，關公不允。後關公取襄陽，曹操屢次致書吳侯，使襲荊州；吳侯本不肯許，因呂蒙與關公不睦，故擅自興兵，誤成大事。今吳侯悔之不及。此乃呂蒙之罪，非吳侯之過也。今呂蒙已死，冤讎已息。孫夫人一向思歸。今吳侯令臣為使，願送歸夫人，縛還降將，並將荊州仍舊交還，永結盟好，共滅曹丕，以正篡逆之罪。」

先主怒曰：「汝東吳害了朕弟，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！」謹曰：「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，與陛下論之。陛下乃漢朝皇叔，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，不思剿

除，卻為異姓之親，而屈萬乘之尊，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。中原乃海內之地，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，陛下不取，而但爭荊州，是棄重而取輕也。天下皆知陛下即位，必興漢室，恢復山河；今陛下置魏不問，反欲伐吳，竊為陛下不取。」先主大怒曰：「殺吾弟之讎，不共戴天！欲朕罷兵，除死方休！不看丞相之面，先斬汝首！今且放汝回去，說與孫權，洗頸就戮！」諸葛瑾見先主不聽，只得自回江南。

卻說張昭見孫權曰：「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，故假以請使為辭，欲背吳入蜀。此去必不回矣。」權曰：「孤與子瑜，有生死不易之盟。孤不負子瑜，子瑜亦不負孤。昔子瑜在柴桑時，孔明來吳，孤欲使子

瑜留之。子瑜曰：「弟已事玄德，義無二心；弟之不
留，猶瑾之不往。」其言足貫神明。今日豈肯降蜀
乎？孤與子瑜可謂神交，非外言所得聞也。」

正言間，忽報諸葛瑾回。權曰：「孤言若何？」
張昭滿面羞慚而退。瑾見孫權，先主不肯通和之意。
權大驚曰：「若如此，則江南危矣！」階下一人進
曰：「某有一計，可解此危。」視之，乃中大夫趙咨
也。權曰：「德度有何良策？」咨曰：「主公可作一
表，某願為使，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，使襲漢中，
則蜀兵自危矣。」權曰：「此計最善。但卿此去，休
失了東吳氣象。」咨曰：「若有些小差失，即投江而
死。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？」

權大喜，即寫表稱臣，令趙咨為使。星夜到了許都，先見太尉賈詡等，並大小官僚。次日早朝，賈詡出班奏曰：「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。」曹丕笑曰：「此欲退蜀兵故也。」即令召入。咨拜伏於丹墀。丕覽表畢，遂問咨曰：「吳侯乃何如主也？」咨曰：「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。」丕笑曰：「卿褒獎毋乃太甚？」咨曰：「臣非過譽也。吳侯納魯肅於凡品，是其聰明也；拔呂蒙於行陣，是其明也；獲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荊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據三江虎視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於陛下，是其略也；——以此論之，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？」

丕又問曰：「吳主頗知學乎？」咨曰：「吳主浮

江萬艘，帶甲百萬，任賢使能，志存經略；少有餘閒，博覽書傳，歷觀史籍，採其大旨；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。」丕曰：「朕欲伐吳，可乎？」咨曰：「大國有征伐之兵，小國有禦備之策。」丕曰：「吳畏魏乎？」咨曰：「帶甲百萬，江漢為池，何畏之有？」

「丕曰：「東吳如大夫者幾人？」咨曰：「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；如臣之輩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。」丕歎曰：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」，卿可以當之矣。」

於是即降詔，命太常卿邢貞，齎冊封孫權為吳王，加九錫。趙咨謝恩出城。大夫劉曄諫曰：「今孫權懼蜀兵之勢，故來請降。以臣愚見，蜀、吳交兵，

乃天亡之也。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，渡江襲之，蜀攻其外，魏攻其內，吳國之亡，不出旬日。吳亡則蜀孤矣。陛下何不早圖之？」丕曰：「孫權既已禮服朕，朕若攻之，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；不若納之為是。」劉曄又曰：「孫權雖有雄才，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。官輕則勢微，尚有畏中原之心；若加以王位，則去陛下一階耳。今陛下信其詐降，崇其位號，以封殖之，是與虎添翼之。」丕曰：「不然。朕不助吳，亦不助蜀。待看吳，蜀交兵，若滅一國，止存一國，那時除之，有何難哉？朕意已決，卿勿復言。」遂命太常卿邢貞，同趙咨捧執冊錫，逕至東吳。

卻說孫權聚集百官，商議禦蜀之策，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，禮當遠接。顧雍諫曰：「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，不當受魏帝封爵。」權曰：「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，蓋因時也；何故卻之？」遂率百官出城迎接。邢貞自恃上國天使，入門不下車，張昭大怒，厲聲曰：「禮無不敬，法無不肅，而君敢自尊大，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？」邢貞慌忙下車，與孫權相見，並車入城。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：「吾等不能奮身捨命，為主併魏吞蜀，乃令主公受人封爵，不亦辱乎！」眾視之，乃徐盛也。邢貞聞之。歎曰：「江東將相如此，終非久在人下者也！」

卻說孫權受了封爵，眾文武官僚，拜賀已畢，命

收拾美玉明珠等物，遣人齎進謝恩。早有細作報說：「蜀主引本國大兵，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，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，水陸並進，聲勢震天。水路軍已出巫口，旱路軍已到秭歸。」時孫權雖登王位，奈魏主不肯接應，乃問文武曰：「蜀兵勢大，當復如何？」眾皆默然。權歎曰：「周郎之後有魯肅；魯肅之後有呂蒙；今呂蒙已死，無人與孤分憂也！」

言未畢，忽班部中一少年將，奮然而出，伏地奏曰：「臣雖年幼，頗習兵書。願乞數萬之兵，已破蜀兵。」權視之，乃孫桓也。桓字叔武，其父名河，本姓俞氏，孫策愛之，賜姓孫；因此亦係吳王宗族。河生四子。桓居其長，弓馬熟嫻，常從吳王征討，累立

奇功，官授武衛都尉；時年二十五歲。

權曰：「汝有何策勝之？」桓曰：「臣有大將二員，一名李異，一名謝旌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乞數萬之眾，往擒劉備。」權曰：「姪雖英勇，爭奈年幼；必得一人相助，方可。」虎威將軍朱然出曰：「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。」權許之，遂點水陸軍五萬，封孫桓為左都督，朱然為右都督，即日起兵。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，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，屯於宜都界口，前後分作三營，以拒蜀兵。

卻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，自出川以來，所到之處，望風而降；兵不血刃，直到宜都；探知孫桓在彼

下寨，飛奏先主。時先主已到秭歸，聞奏怒曰：「量此小兒，安敢與朕抗耶！」關興奏曰：「既孫權令此子為將，不勞陛下遣大將，臣願往擒之。」先主曰：「朕正欲觀汝壯氣。」即命關興前往。興拜辭欲行，張苞出曰：「既關興前去討賊，臣願同行。」先主曰：「二姪同去甚妙；但須謹慎，不可造次。」

二人拜辭先主，會合先鋒，一同進兵，列成陣勢。孫桓聽知蜀兵大至，合寨多起。兩陣對圓，孫桓領李異，謝旌，立馬於門旗之下，見蜀營中，擁出二員大將，皆銀盔銀鎧，白馬白旗；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，下首關興橫著大砍刀。苞大罵曰：「孫桓豎子！死在臨時，尚敢抗拒天兵乎！」桓亦罵曰：「汝

父已作無頭之鬼，今汝又來討死，好生不智！」

張苞大怒，挺鎗直取孫桓。桓背後謝旌，驟馬來迎。兩將戰三十餘合，旌敗走，苞乘勝趕來。李異見謝旌敗了，慌忙拍馬掄蘸金斧接戰。張苞與戰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吳軍中裨將譚雄，見張苞英勇，李異不能勝，卻放一冷箭，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。那馬負痛奔回本陣，未到門旗邊，撲地便倒，將張苞掀在地上。李異急向前掄起大斧，望張苞腦袋便砍。忽一道紅光閃處，李異頭早落地。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，正待接應，忽見張苞馬倒，李異趕來；興大喝一聲，劈李異於馬下，救了張苞，乘勢掩殺。孫桓大敗。各自鳴金收軍。

次日，孫桓又引軍來。張苞、關興齊出。關興立馬於陣前，單搦孫桓交鋒。桓大怒，拍馬揮刀，與關興戰三十餘合，氣力不加，大敗回陣。二小將追殺入營，吳班引著張南、馮習驅兵掩殺。張苞奮勇當先，殺入吳軍，正遇謝旌，被苞一矛刺死。吳軍四散奔走。蜀將得勝收兵，只不見了關興。張苞大驚曰：「安國有失，吾不獨生！」言訖，綽鎗上馬。尋不數里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，右手活挾一將。苞問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興笑答曰：「吾在亂軍中，正遇讎人，故生擒來。」苞視之，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。苞大喜，同回本營，斬首瀝血，祭了死馬，逐寫表差人先主處報捷。

孫桓折了李異、謝旌、譚雄等許多將士，力窮勢孤，不能抵敵，及差人回吳求救。蜀將張南，馮習謂吳班曰：「目今吳兵勢敗，正好乘虛劫寨。」班曰：「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，朱然水軍，見今結營江上，未曾損折。今日若去劫寨，倘水軍上岸，斷我歸路，如之奈何？」南曰：「此事至易。可教關、張二將軍，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；如朱然來救，左右兩軍齊出夾攻，必然取勝。」班曰：「不如先使小卒，詐作降兵，卻將劫寨事告知朱然；然見火起，必來救應，卻令伏兵擊之，則大事濟矣。」馮習等大喜，遂依計而行。

卻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，正欲來救，忽伏路

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。然問之，小卒曰：「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，因賞罰不明，特來投降，就報機密。」然曰：「所報何事？」小卒曰：「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，約定舉火為號。」朱然聽畢，即使人報知孫桓。報事人行至半途，被關興殺了。朱然一面商議，欲引兵去救應孫桓。部將崔禹曰：「小卒之言，未可深信，倘有疏虞，水陸二軍，盡皆休矣。將軍只宜穩守水寨，某願替將軍一行。」

然從之，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。是夜馮習，張南，吳班分兵三路，直殺入孫桓寨中，四面火起。吳兵大亂，尋路奔走。

且說崔禹正行之間，忽見火起，急催兵前進。剛纔轉過山來，忽山谷鼓聲大震；左邊關興，右邊張苞，兩路夾攻。崔禹大驚，方欲奔走，正遇張苞；交馬只一合，被苞生擒而回。朱然聽知危急，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。

孫桓引敗軍逃走，問部將曰：「前去何處城堅糧廣？」部將曰：「此去正北彝陵城，可以屯兵。」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。方進得城，吳班等追至，將城四面圍定。關興、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。先主大喜，就將崔禹斬卻，大賞三軍。自此威風震動，江南諸將，無不膽寒。

卻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，吳王大驚，即召文武商議曰：「今孫桓受困於彝陵，朱然大敗於江中，蜀兵勢大，如之奈何？」張昭奏曰：「今諸將雖多物故，然尚有十餘人，何慮於劉備？可命韓當為正將，周泰為副將，潘璋為先鋒，凌統為合後，甘寧為救應，起兵十萬拒之。」權依所奏，即命諸將速行。此時甘寧正患痢疾，帶病從征。

卻說先主從巫峽，建平起，直接彝陵界分，七十餘里，連結四十餘寨；見關興，張苞，屢立大功，歎曰：「昔日從朕諸將，皆老邁無用矣；復有二姪如此英雄，朕何慮孫權乎！」

正言間，忽報韓當，周泰領兵到來。先主方欲遣將迎敵，近臣奏曰：「老將黃忠，引五、六人投東吳去了。」先主笑曰：「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；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，彼必不服老，故奮力去相持矣。」即召關興、張苞曰：「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。賢姪休辭勞苦，可去相助。略有微功，便可令回，勿使有失。」二小將拜辭先生，引本部軍來助黃忠。正是：老臣素矢忠君志，年少能成報國功。未知黃忠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：戰猊亭先主得讎人，守江口書生拜大將

卻說章武二年春正月，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；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，即提刀上馬，引親隨五六人，逕到彝陵營中。吳班與張南、馮習接入，問曰：「老將軍此來，有何事故？」忠曰：「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，多負勤勞。」今雖七旬有餘，食肉十斤，臂開二石之弓，能乘千里之馬，未足為老。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，故來此與東吳交鋒，看吾斬將，老也不老！」

正言問，忽報吳兵前部已，哨馬臨營。忠奮然而起，出帳上馬。馮習等勸曰：「老將軍且休輕進。」忠不聽，縱馬而去。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。忠在吳軍陣前，勒馬橫刀，單搦先鋒潘璋交戰。璋引部將史蹟出馬。蹟欺忠年老，挺鎗出戰；鬥不三合，被忠一刀斬於馬下。潘璋大怒，揮關公使的青龍刀，來戰黃忠。交馬數合，不分勝負。忠奮力惡戰，璋料敵不過，撥馬便走。忠乘劫追殺，全勝而回。路逢關興、張苞。興曰：「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；既已立了功，速請回營。」忠不聽。

次日，潘璋又來搦戰。黃忠奮然上馬。興、苞二人要助戰，忠不從；吳班要助戰，忠亦不從；只自引

五千軍出迎。戰不數合，璋拖刀便走。忠縱馬追之，厲聲大叫曰：「賊將休走！吾今為關公報讎！」追至三十餘里，四面喊聲大震，伏兵齊出。右邊周泰，左邊韓當，前有潘璋，後有凌統，把黃忠困在垓心。忽然狂風大起，忠急退時，山坡上馬忠引一軍，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，險些兒落馬。

吳兵見忠中箭，一齊來攻。忽後面喊聲大起，兩路軍殺來，吳兵潰散，救出黃忠——乃關興、張苞也。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。忠年老血衰，箭瘡痛裂，病甚沉重。先主御駕自來看視，撫其背曰：「令老將軍中傷，朕之過也！」忠曰：「臣乃一武夫耳，幸遇陛下。臣今年七十有五，壽亦足矣。望陛下

善保龍體，以圖中原！」言訖，不省人事，是夜殞於御營。後人有詩歎曰：老將說黃忠，收川立大功。重披金鎖甲，雙挽鐵胎弓。膽氣驚河北，威名鎮蜀中。臨亡頭似雪，猶自顯英雄。

先主見黃忠氣絕，哀傷不已，敕具棺槨，葬於成都。先主歎曰：「五虎大將，已亡三人。朕尚不能復讎，深可痛哉！」乃引御林軍直至獠亭，大會諸將，分軍八路，水陸俱進。水路令黃權領兵，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；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。

韓當、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，引兵出迎。兩陣對圓，韓當、周泰出馬，只見蜀營門旗處，先主自

出，黃羅銷金傘蓋，左右白旄黃鉞，金銀旌節，前後圍繞。當大叫曰：「陛下今為蜀主，何自輕出？倘有舒虞，悔之何及！」先主遙指罵曰：「汝等吳狗，傷朕手足，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！」當回顧眾將曰：「誰敢衝突蜀兵？」

部將夏恂，挺槍出馬。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，縱馬而出，大喝一聲，直取夏恂。恂見苞聲若巨雷，心中驚懼；恰待要走，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，揮刀縱馬而來。關興見了，躍馬提刀來迎。張苞大喝一聲，一矛刺中夏恂，倒撞下馬。周平大驚，措手不及，被關興一刀斬了。二小將便取韓當、周泰，韓、周二入，慌忙入陣。先主視之，歎曰：「虎父無犬子

也！」用御鞭一指，蜀兵一齊掩殺過去，吳兵大敗。那八路兵，劫如泉湧，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卻說甘寧正在船中養病，聽知蜀兵大至，火急上馬，正遇一彪蠻兵，人皆披髮跣足，皆使弓弩長鎗，搪牌刀斧；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，生得面如噀血，碧眼突出，使兩個鐵蒺藜骨朵，腰帶兩張弓，威風抖擻。甘寧見其勢大，不敢交鋒，撥馬而走；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。寧帶箭而走，到得富池口，坐於大樹之下而死。樹上群鴉數百，圍繞其屍。吳王聞之，哀痛不已，具禮厚葬，立廟祭祀。後人有詩歎曰：吳郡甘興霸，長江錦慢舟。酬君重知己，報友化仇讎。劫

寨將輕騎，驅兵飲巨甌。神鴉能顯聖，香火永千秋。

卻說先主乘勢追殺，遂得猊亭。吳兵四散逃走。先主收兵，只見關興。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。原來關興殺入吳陣，正遇讎人潘璋，驟馬追之。璋大驚，奔入山谷內，不知所往。興尋思只在山裏，往來尋覓不見。看看天晚，迷蹤失路。幸得星月有光。追至山僻之間，時已二更。到一莊上，下馬叩門。一老者出問何人。興曰：「吾是戰將，迷路到此，求一飯充飢。」

老人引入，興見堂內點著明燭，中堂繪關公神像。興大哭而拜。老人問曰：「將軍何故哭拜？」興

曰：「此吾父也。」老人聞言，即便下拜。興曰：「何故供養吾父？」老人答曰：「此間皆是尊神地方。在生之日，家家侍奉，何況今日為神乎？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讎。今將軍到，此百姓有福矣。」遂置酒待之，卸鞍喂馬。

三更以後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。老人出而問之；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。恰入草堂，關興見了，按劍大喝曰：「反賊休走！」璋回身便出。忽門外一人，面如重棗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，飄三縷美髯，綠袍金鎧，按劍而入。璋見是關公顯聖，大叫一聲，神魂驚散；欲待轉身，早被關興手起劍落，斬於地上，取心瀝血，就關公神像前祭祀。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，

卻將潘璋首級，擡於馬項之下，辭了老人，就騎了潘璋的馬，望本營而來。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。

且說關興行無數里，忽聽得人喊馬嘶，一彪軍到來；為首一將，乃潘璋部將馬忠也。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，將首級擡於馬項之下；青龍刀又被興得了；勃然大怒，縱馬來取關興。興見馬忠是害父讎人，氣沖牛斗，舉青龍刀望忠便砍。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，一聲喊起，將關興圍在垓心。興力孤勢危。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，乃是張苞。馬忠見救兵到來，慌忙引軍自退。關興、張苞一同趕來。趕不數里，前面糜芳、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。兩軍相合，混戰一場。苞、興二人兵少，慌忙撤退，回至猊亭，來見先主，

獻上首級，具言此事。先主驚異，賞犒三軍。

卻說馬忠回見韓當、周泰，收聚敗軍，各分頭把守。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。馬忠帶傅士仁、糜芳於江渚屯筓。當夜三更，軍士皆哭聲不止。糜芳暗聽之，有一夥言曰：「我等皆是荊州之兵，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，今劉皇叔御駕親征，東吳早冕休矣。所恨者，糜芳、傅士仁也。我等何不殺此二賊，去蜀營投降？功勞不小。」又一夥軍言曰：「不要性急，等個空兒便就下手。」

糜芳聽畢，大驚，遂與傅士仁商議曰：「軍心變動，我二人性命難保。今蜀主所恨者，馬忠耳；何不

殺了他，將首級去獻蜀主，告稱：『我等不得已而降吳，今知御駕前來，特地詣營請罪。』」仁曰：「不可，去必有禍。」芳曰：「蜀主寬仁厚德；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，彼但念我國戚之情，必不肯加害。」

二人計較已定，先備了馬。三更時分，入帳刺殺馬忠，將首級割了，二人帶數十騎，逕投獠亭而來。伏路軍人，先引見張南、馮習，具說其事。次日，到御營中來見先主，獻上馬忠首級，哭告於前曰：「臣等實無反心；被呂蒙詭計，稱言關公已亡，賺開城門，臣等不得已而降。今聞聖駕前來，特殺此賊，以雪陛下之恨。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。」先主大怒曰：「朕自離成都許多時，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？今見勢

危，故來巧言，欲全性命！朕若饒你，至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見關公乎！」

言訖，令關興在御營中，設關公靈位。先主親捧馬忠首級，詣前祭祀。又令關興將糜芳、傅士仁剝去衣服，跪於靈前，親自用刀刮之，以祭關公。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：「二伯父讎人皆已誅戮；臣父冤讎，何日可報？」先主曰：「賢姪勿憂。朕當削平江南，殺盡吳狗，務擒二賊，與汝親自醢之，以祭汝父。」苞泣謝而退。

此時先主威聲大震，江南之人，盡皆膽裂，日夜號哭。韓當、周泰大驚，急奏吳王，具言糜芳、傅士

仁殺了馬忠，去歸蜀帝，亦被蜀帝殺了。孫權心怯，遂聚文武商議。步騭奏曰：「蜀主所恨者；乃呂蒙、潘璋、馬忠、糜芳、傅士仁也。今此數人皆亡，獨有范疆、張達二人，現在東吳。何不擒此二人，并張飛首級，遣使送還，交與荊州，送歸夫人，上表求和，再會前情，共圖滅魏，則蜀兵自退矣。」權從其言，遂具沉香木匣，盛貯飛首，綁縛范疆、張達，囚於檻車之內，令程秉為使，齎國書，望猊亭而來。

卻說先主欲發兵前進。忽近臣奏曰：「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，并囚范疆、張達二賊至。」先主兩手加額曰：「此天之所賜，亦由三弟之靈也！」即令張苞設飛靈位。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，放聲

大哭。張苞自仗利刀，將范疆、張達萬剛凌遲，祭父之靈。

祭畢，先主怒氣不息，定要滅吳。馬良奏曰：「讎人盡戮，其恨可雪矣。吳大夫程秉到，此欲還荊州，送回夫人，永結盟好，共圖滅魏，伏候聖旨。」先主怒曰：「朕切齒讎人，乃孫權也。今若與之連和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。今先滅吳，次滅魏。」便欲斬來使，以絕吳情。多官苦告方免。程秉抱頭鼠竄，回奏吳主曰：「蜀不從講和，誓欲先滅東吳，然後伐魏。眾臣苦諫不聽，如之奈何？」

權大驚，舉止失措，闕澤出班奏曰：「見有擎天

之柱，如何不用耶？」權急問何人。澤曰：「昔日東吳大事，全任周郎；後魯子敬代之；子敬亡後，決於呂子明；今子明雖喪，見有陸伯言在荊州。此人名雖儒生，實有雄才大略，以臣論之；不在周郎之下；前破關公，其謀皆出於伯言。主上若能用之，破蜀必矣。如或有失，臣願與同罪。」權曰：「非德潤之言，孤誤大事。」張昭曰：「陸遜乃一書生耳，非劉備敵手；恐不可用。」顧雍亦曰：「陸遜年幼望輕，恐諸公不服；若不服則生禍亂，必誤大事。」步騭亦曰：「遜才堪治郡耳；若託以大事，非其宜也。」闞澤大呼曰：「若不用陸伯言，則東吳休矣！臣願以全家保之！」權曰：「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；孤意

已決，卿等勿言。」

於是命召陸遜。遜本名陸議，後改名遜，字伯言，乃吳郡吳人也；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，九江都尉陸駿之子。身長八尺，面如美玉。官領鎮西將軍。當下奉召而至。參拜畢，權曰：「今蜀兵臨境，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。」遜曰：「江東文武，皆大王故舊之臣；臣年無才，安能制之？」權曰：「闞德潤以全家保卿，孤亦素知卿才。今拜卿為大都督，卿勿推辭。」遜曰：「倘文武不服，何如？」

權取所佩劍與之曰：「如有不聽號令者，先斬後奏。」遜曰：「荷蒙重託，敢不拜命？但乞大王於來

日會聚眾官然後賜臣。」闕澤曰：「古之命將，必築壇會眾賜白旄黃鉞、印綬兵符，然後威行令肅。今大王宜遵此禮，擇日築壇，拜伯言為大都督，假節鉞，則眾人自無不服矣。」

權從之，命人連夜築壇完備，大會百官，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、右護軍鎮西將軍，進封婁侯，賜以寶劍印綬，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荊、楚諸路軍馬。吳王囑之曰：「閩以內，孤主之；閩以外，將軍制之。」

遜領命下壇，令徐盛、丁奉為護衛，即日出師；一面調諸路軍馬，水陸並進。文書到猯亭，韓當、周

泰大驚：「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？」比及遜至，眾皆不服。遜升帳議事，眾人勉強參賀。遜曰：「主上命吾為大將，督軍破蜀。軍有常法，公等各宜遵守。違者王法無親，勿致後悔。」

眾皆默然。周泰曰：「目今安東將軍孫桓，乃主上之姪，見困於彝城中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；請都督早施良策，救出孫桓，以安主上之心。」遜曰：「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，必能堅守，不必救之。待吾破蜀後，彼自出矣。」眾皆暗笑而退。韓當謂周泰曰：「命此孺子為將，東吳休矣！公見彼所行乎？」泰曰：「吾聊以言試之，並無一計，安能破蜀也？」次日，陸遜傳下號令，教諸將各處關防，牢守隘口，

不許輕敵。眾皆笑其懦，不肯堅守。

次日，陸遜升帳喚將曰：「吾欽奉王命，總督諸軍，昨已三令五申，令汝等各處堅守；俱不遵吾令，何也？」韓當曰：「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，經數百戰；其餘諸將，或從討逆將軍，或從當今大王，皆披堅執銳，出生入死之士。今主上命公為大都督，令退蜀兵，宜早定計，調撥軍馬，分頭征進，以圖大事；乃只令堅守勿戰，豈欲待天自殺賊耶？吾非貪生怕死之人，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？」

於是帳下諸將，皆應聲而言曰：「韓將軍之言是也，吾等情願決一死戰！」陸遜聽畢，掣劍在手，厲

聲曰：「僕雖一介書生，今蒙主下託以重任者，以吾有尺寸可取，能忍辱負重故也。汝等各宜守隘口，牢把險要，不許妄動。如違令者皆斬！」眾皆憤憤而退。

卻說先主自猊亭布列軍馬，直至川口，接連七百里，前後四十營寨，晝則旌旗蔽日，夜則火光耀天。忽細作報說：「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，總制軍馬。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。」先主問曰：「陸遜何如人也？」馬良奏曰：「遜雖東吳一書生，然年幼多才，深有謀略；前襲荊州，皆係此人之詭計。」先主大怒曰：「豎子詭謀，損朕二弟，今當擒之！」便傳令進兵。馬良諫曰：「陸遜之才，不亞周郎，未可輕敵。」

「先主曰：「朕用兵老矣，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！」遂親領前軍，攻打諸處津隘口。」

韓當見先主兵來，差人報知陸遜。遜恐韓當妄動，急飛馬自來觀看，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，遠望蜀兵漫遍野而來，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。韓當接著陸遜，並馬而觀。當指曰：「軍中必有劉備，吾欲擊之。」遜曰：「劉備舉兵東下，連勝十餘陣，銳氣正盛；今只乘高守險，不可輕出，出則不利。但宜獎勵將士，廣布防禦之策，以觀其變。今彼馳騁於平原廣野之間，正自得志；我堅守不出，彼求戰不得，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。吾當以奇計勝之。」

韓當口雖應諾，心中只是不服。先主使前隊搦戰，辱罵百端。遜令塞耳休聽，不許出迎，親自遍歷諸關隘口，撫慰將士，皆令堅守。先主見吳軍不出，心中焦躁。馬良曰：「陸遜深有謀略，今陛下遠來攻戰，自春歷夏；彼之不出，欲待我軍之變也；願陛下察之。」先主曰：「彼有何謀？但怯敵耳；向者數敗，今安敢再出？」先鋒馮習奏曰：「即今天氣炎熱，軍屯於赤火之中，取水深為不便。」

先主遂命各營，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，近溪傍澗；待過夏到秋，併力進兵。馮習遂奉旨，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。馬良奏曰：「吾軍若動，倘吳兵驟至，如之奈何？」先主曰：「朕今吳班引萬餘弱

兵，近吳寨平地屯住；朕親選八千精兵，伏於山谷之中。若陸遜知朕移營，必乘勢來擊，卻令吳班詐敗；遜若追來，朕引兵突出，斷其歸路，小子可擒矣。」

文武皆賀曰：「陛下神機妙算，諸臣不及也！」

馬良曰：「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，恐魏兵入寇。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，畫成圖本，問於丞相？」先主曰：「朕亦頗知兵法，何必又問丞相？」良曰：「古云：『兼聽則明，偏聽則蔽。』望陛下察之。」先主曰：「卿可自去各營，畫成四至八道圖本，親到東川去問丞相。如有不便，可急來報知。」

馬良領命而去。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

暑。早有細作報知韓當，周泰。二人聽得此事，大喜，來見陸遜曰：「目今蜀兵四十餘營，皆移於山林密處，依溪傍澗，就水歇涼。都督可乘虛擊之。」正是：蜀主有謀能設伏，吳兵好勇定遭擒。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：陸遜營燒七百里，孔明巧布八陣圖

卻說韓當、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，急來報知陸遜。遜大喜，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；只見平地一屯，不滿萬餘人，大半皆是老弱之眾，大書「先鋒吳班」旗號。周泰曰：「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。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。如其不勝，甘當軍令。」陸遜看了良久，以鞭指曰：「前面山谷中，隱隱有殺氣起；其下必有伏兵，故於平地設此弱兵，以誘我耳。諸公切不可出。」

眾將聽了，皆以為懦。次日，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，耀武揚威，辱罵不絕；多有解衣卸甲，赤身裸體，或睡或坐。徐盛、丁奉入帳稟陸遜曰：「蜀兵欺我太甚！某等願出擊之！」遜笑曰：「公等但恃血氣之勇，未知孫、吳兵法。此彼誘敵之計也；三日後必見其詐矣。」徐盛曰：「三日後，彼移營已定，安能擊之乎？」遜曰：「吾正欲令彼移營也。」諸將哂笑而退。過三日後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，見吳班兵已退去。遜指曰：「殺氣起矣。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。」

言未畢，只見蜀兵皆全裝慣束，擁先主而過。吳兵見了，盡皆膽裂。遜曰：「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，正為此也。今伏兵已出，旬日之內，必破蜀矣。」諸

將皆曰：「破蜀當在初；今連營五六百里，相守經七八月，其諸要害，皆已固守，安能破乎？」遜曰：「諸公不知兵法；備乃世之梟雄，更多智謀，其兵始集，法度精專；今守之久矣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阻，取之正在今日。」諸將方纔歎服。後人有詩讚曰：虎帳談兵按六韜，安排香餌釣鯨鰲。三分自是多英俊，又顯江南陸遜高。

卻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，遂修箋遣使奏聞孫權，言指日可破蜀之意。權覽畢，大喜曰：「江東復有此異人，孤何憂哉？諸將皆上書言其懦，孤獨不信。今觀其言，果非懦也。」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。

卻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，順流而下，沿江屯筓水寨，深入吳境。黃權諫曰：「水軍沿江而下，進則易，退則難。臣願為前驅。陛下宜在後陣，庶萬無一失。」先主曰：「吳賊膽落，朕長驅大進，有何礙乎？」眾官苦諫，先主不從，遂分兵兩路；命黃權督江北之兵，以防魏寇；先主自督江南諸軍，夾江分立營寨，以圖進取。細作探知，連夜報知魏主，言蜀兵伐吳，樹柵連營，縱橫七百餘里，分四十餘屯，皆傍山林下寨；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，每日出哨百餘里，不知何意。

魏主聞之，仰面笑曰：「劉備將敗矣。」群臣請問其故。魏主曰：「劉玄德不曉兵法；豈有連營七百

里，而可以拒敵者乎？包原隰險阻屯兵者，此兵法之大忌也。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。旬日之內，消息必至矣。」群邵臣猶未信，皆請撥兵備之。魏主曰：「陸遜若勝，必盡舉東吳兵去取西川；吳兵遠去，國中空虛，朕虛託以兵助戰，今三路一齊進兵，東吳唾手可取也。」

眾皆拜服，魏主下令，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，曹休督一軍出洞口，曹真督一軍出南郡：「三路軍馬會合日期，暗襲東吳。朕隨後自來接應。」調遣已定。

不說魏兵襲吳。且說馬良至川，入見孔明，呈上圖本而言曰：「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，下四十餘

屯，皆依溪傍澗，林木茂盛之處。主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。」孔明看訖，拍案叫苦曰：「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？可斬此人！」馬良曰：「皆主上自為，非他人之謀。」孔明歎曰：「漢朝氣數休矣！」

良問其故。孔明曰：「包原隰險阻而結營，此兵家之大忌。倘彼用火攻，何以解救？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？禍不遠矣！陸遜拒守不出，正為此也。汝當速去見天子，改屯諸營，不可如此。」良曰：「倘今吳兵已勝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陸遜不敢來追，成都可保無虞。」良曰：「遜何故不追？」孔明曰：「恐魏兵襲其後也。主上若有失，當投白帝城避之。吾入川時，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。」

良大驚曰：「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，未嘗見一卒，丞相何作此詐語？」孔明曰：「後來必見，不勞多問。」馬良求了表章，火速投御營來。孔明自回成都，調撥軍馬救應。

卻說陸遜見蜀兵懈怠，不復隄防，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：「吾自受命以來，未嘗出戰。今觀蜀兵，足知動靜，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。誰敢去取？」

言未畢，韓當、周泰、凌統等，應聲而出曰：「某等願往。」遜教皆退不用，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：「吾與汝五千軍，去取江南第四營；蜀將傅彤所守。今晚就要成功。吾自提兵接應。」淳于丹引兵去

了，又喚徐盛、丁奉曰：「汝等各領兵三千，屯於寨外五里，如淳于丹敗回，有兵趕來，當出救之，卻不可追去。」二將自鬥軍去了。

卻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，領兵前進。到蜀寨時，已三更之後。丹令眾軍鼓譟而入。蜀營內傅彤引兵殺出，挺鎗直取淳于丹；丹敵不住，撥馬便回。忽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攔住去路；為首大將趙融。丹奪路而走，折其大半。

正走之間，山後一彪蠻兵攔住；為首番將沙摩柯。丹死戰得脫，背後三路軍趕來。比及離營五里，吳軍徐盛、丁奉二人兩下殺來，蜀兵退去，救了淳于

丹回營。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。遜曰：「非汝之過也；吾欲試敵人之虛人之虛實耳。破蜀之計，吾已定矣。」徐盛、丁奉曰：「蜀兵勢大，難以破之，空自損兵折將耳。」遜笑曰：「吾這條計，但瞞不過諸葛亮耳。天幸此人不在，使我成大功也。」

遂集大小將士聽令；使朱然於水路進兵，來日什後東南風大作，用船裝載茅草，依計而行。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，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。每人手執茅草一把，內藏硫黃燄硝，各帶火種，各執鎗刀，一齊而上。但到蜀營，順風舉火。蜀兵四十屯，只燒二十屯，每間一屯燒一屯。各軍預帶乾糧，不許暫退。晝夜追襲，只擒了劉備方止。眾將聽了軍令，各受計而

去。

卻說先主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，忽見帳前中軍旗幡，無風自倒。乃問程畿曰：「此為何兆？」畿曰：「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？」先主曰：「昨夜殺盡，安敢再來？」畿曰：「倘是陸遜試敵，奈何？」

正言間，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。先主曰：「此是疑兵。」令眾休動，令關興、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。黃昏時分，關興回奏曰：「江北營中火起。」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，張苞往江南，探看虛實：「倘吳兵到時，可急回報。」

二將領命去了。初更時分，東南風驟起。只見御營左屯火發。方欲救時，御營右屯又火起。風緊火急，樹木皆著。喊聲大震。兩屯軍馬齊出，奔離御營中。御營軍自相踐踏，死者不知其數。後面吳兵殺到，又不知多少軍馬。先主急上馬，奔馮習營時，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。江南、江北，照耀如同白日。

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，正逢吳將徐盛軍到，敵住廝殺。先主見了，撥馬投西便走。徐盛捨了馮習，引兵追來。先主正慌，前面一軍攔住，乃是吳將丁奉。兩下夾攻。先主大驚。四面無路。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殺入重圍，乃是張苞，救了先主，引御林軍奔走。

正行之間，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，合兵一處而行。背後吳兵追至。先主前到一山，名馬鞍山，張苞、傅彤請先主上得山時，山下喊聲又起；陸遜大隊人馬，將馬鞍山圍住。張苞、傅彤死據山口。先主遙遍野火光不絕，死屍重疊，塞江而下。

次日，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，軍士亂竄，先主驚慌。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，視之乃關興也。興伏地請曰：「四下火光逼近，不可久停。陛下速奔白帝城，再收軍馬可也。」先主曰：「誰敢斷後？」傅彤奏曰：「臣願以死當之！」當日黃昏，關興在前，張苞在中，留傅彤斷後，保著先主，殺下山來。吳兵見先主奔走，皆要爭功，各引大軍，遮天蓋

地，往西追趕。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，塞道而焚，以斷後軍，正奔走間，喊聲大震，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，截住去路。先主叫曰：「朕死於此矣！」關興、張苞縱馬衝突，被亂箭射回，各帶重傷，不能殺出。背後喊聲又起；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。

先主正慌急之間——此時天色已微明——只見前面喊聲震天，朱然軍紛紛落澗，滾滾投巖，一彪軍殺入，前來救駕。先主大喜；視之，乃常山趙子龍也。時趙雲在川中江州，聞吳、蜀交兵，遂引軍出；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，雲心驚，遠遠探視；不想先主被困，雲奮勇衝殺而來。陸遜聞是趙雲，忽令軍退。

雲正殺之間，忽遇朱然，便與交鋒；不一合，一鎗刺朱然於馬下，殺散吳兵，救出先主，望白帝城而走。先主曰：「朕雖得脫，諸將士將奈何？」雲曰：「敵軍在後，不可久遲。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，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。」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。後人有詩讚陸遜曰：持茅舉火破連營，玄德窮奔白帝城。一但威名驚蜀魏，吳王寧不敬書生。

卻說傅彤斷後，被吳軍八面圍住。丁奉大叫曰：「川兵死者無數，降者極多。汝主劉備已被擒獲。今汝力窮勢孤，何不早降？」傅彤叱曰：「吾乃漢將，安肯降吳狗乎！」挺鎗縱馬，率蜀軍奮力死戰；不下百餘合，往來衝突，不能得脫。彤長歎曰：「吾今休

矣！」言訖，口中吐血，死於吳軍之中。後人讚傅彤詩曰：彝陵吳蜀大交兵，陸遜施謀用火焚。至死猶然罵吳狗，傅彤不愧漢將軍。

蜀祭酒程畿，匹馬奔至江邊，招呼水軍赴敵，吳兵隨後追來，水軍四散奔逃。畿部將叫曰：「吳兵至矣！程祭酒快走罷！」畿怒曰：「吾自從主上出軍，未嘗赴敵而逃！」言未畢，吳兵驟至，四下無路，畿拔劍自刎。後人有詩讚曰：慷慨蜀中程祭酒，身留一劍答君王。臨危不改平生志，博得聲名萬古香。

時吳班、張南久圍彝陵城，忽馮習到，言蜀兵敗，遂引軍來救先主，孫桓方纔得脫。張、馮二將正

行之間，前面吳兵殺來，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，兩下夾攻。張南、馮習奮力衝突，不能得脫，死於亂軍之中。後人有詩讚曰：馮習忠無二，張南義少雙。沙場甘戰死，史冊共流芳。

吳班殺出重圍，又遇吳兵追趕；幸得趙雲接著，救回白帝城去了。時有蠻王沙摩柯，匹馬奔走，正逢周泰，戰二十餘合，被泰所殺。蜀將杜路、劉寧盡皆降吳。蜀營一應糧草器仗，尺寸不存。蜀將川兵，降者無數。時孫夫人在吳，聞猊亭兵敗，訛傳先主死於軍中，遂驅車至江邊，望西遙哭，投江而死。後人立廟江濱，號曰梟姬祠。尚論者作詩歎之曰：先主兵歸白帝城，夫人聞難獨捐生。至今江畔遺碑在，猶著千

秋烈女名。

卻說陸遜大獲全功，引得勝之兵，往西追襲。前離夔關不遠，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，一陣殺氣。沖天而起；遂勒馬回顧眾將曰：「前面必有埋伏，三軍不可輕進。」即倒退十餘里，於地勢空闊處，排成陣勢，以禦敵軍；即差哨馬前去探視。回報並無軍屯在此，遜不信，下馬登山望之，殺氣復起。遜再令人仔細探視，哨馬回報，前面並無一人一騎。

遜見日將西沈，殺氣越加，心中猶豫，令心腹人再往探看。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，並無人馬。遜大疑，令著土人問之名。須臾，有數人到。遜問

曰：「何人將亂石作堆？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沖起？」土人曰：「此處地名魚腹浦。諸葛亮入川之時，驅兵到此，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；自此常常有氣如雲，從內而起。」

陸遜聽罷，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；立馬於山坡之上，但見四面八方，皆有門有戶。遜笑曰：「此乃惑人之術耳，有何益焉！」遂引數騎下山坡來，直入石陣觀看。部將曰：「日暮矣，請都督早回。」遜方欲出陣，忽然狂風大作。一霎時，飛沙走石，遮天蓋地。但見怪石嵯峨，槎枒似劍；橫沙立土，重疊如山；江聲浪湧，有如劍鼓之聲。遜大驚：「吾中諸葛之計也！」急欲回時，無路可出。

正驚疑間，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：「將軍欲出此陣乎？」遜曰：「願長者引出。」老人策杖徐徐而行，逕出石陣，並無所礙，送至山坡之上。遜問曰：「長者何人？」老人答曰：「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。昔小婿入川之時，於此布下石陣，名『八陣圖』。反復八門，按遁甲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。每日每時，變化無端，可比十萬精兵。臨去之時，曾分付老夫道：『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，莫要引他出來。』」老夫適於山巖之上，見將軍從死門而入，料想不識此陣，必為所迷。老夫平生好善，不忍將軍陷沒於此，故特自生門引出也。」遜曰：「公曾學此陣法否？」黃承彥曰：「變化無窮，

不能學也。」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。後杜工部有詩曰：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

陸遜回寨歎曰：「孔明真『臥龍』也！吾不能及！」於是下令班師。左右曰：「劉備兵敗勢窮，困守一城，正好乘勢擊之；今見石陣而退，何也？」遜曰：「吾非懼石陣而退？吾料魏主曹丕，其奸詐與父無異，今知吾追趕蜀兵，必乘虛來襲。吾若深入西川，急難退矣。」遂令一將斷後，遜率大軍而回。退兵未及二日，三處人來飛報：「魏兵曹仁出濡須，曹休出洞口，曹真出南郡；三路兵馬數十萬，星夜至境，未知何意。」遜笑曰：「不出吾之所料。吾已令

兵拒之矣。」正是：雄心方欲吞西蜀，勝算還須禦北朝。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：劉先主遺詔託孤兒，諸葛亮安居平五路

卻說章武二年夏六月，東吳陸遜，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；先主奔回白帝城，趙雲引兵據守。忽馬良至，見大軍已敗，懊悔不及，將孔明之言，奏知先主。先主歎曰：「朕早聽丞相之言，不致今日之敗！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群臣乎！」遂傳旨就白帝城駐紮，將館驛改為永安宮。人報馮習、張南、傅彤、程畿、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，先主傷感不已。又近臣奏稱：「黃權引江北之兵，降魏去了。陛下可將彼家屬

送有司問罪。」先主曰：「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，欲歸無路，不得已降魏；是朕負權，非權負朕也。何必罪其家屬？」仍給祿米以養之。

卻說黃權降魏，諸將引見曹丕。丕曰：「卿今降朕，欲追慕於陳、韓耶？」權泣而奏曰：「臣受蜀帝之恩，殊遇甚厚，令臣督諸軍於江北，被陸遜絕斷。臣歸蜀無路，降吳不可，故來投陛下。敗軍之將，免死為幸，安敢追慕於古人耶？」丕大喜，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。權堅辭不受。忽近臣奏曰：「有細作人自蜀中來，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。」權曰：「臣與蜀主，推誠相信，知臣本心，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。」丕然之。後人有詩責黃權曰：降吳不可卻降曹，忠

義安能事兩朝？堪歎黃權惜一死，紫陽書法不輕饒。

曹丕問賈詡曰：「朕欲一統天下；先取蜀乎？先取吳乎？」詡曰：「劉備雄才，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；東吳孫權，能識虛實，陸遜見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，皆難卒謀。以臣觀之，諸將之中，皆無孫權、劉備敵手。雖以陛下天威臨之，亦未見萬全之勢也。只可持守，以待二國之變。」

丕曰：「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，安有不勝之理？」尚書劉曄曰：「近東吳陸遜，新破蜀兵七十萬，上下齊心，更有江湖之阻，不可卒制。」陸遜多謀，必有準備。」丕曰：「卿前勸朕伐吳，今又諫阻，何

也？」曄曰：「時有不同也；昔東吳累敗於蜀，其勢頓挫，故可擊耳；今既獲全勝，銳氣百倍，未可攻也。」

丕曰：「朕意已決，卿勿復言。」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。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準備；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，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，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。劉曄曰：「既有準備，去恐無益。」丕不從，引兵而去。

卻說吳將朱桓，年方二十七歲，極有膽略，孫權甚愛之；時督軍於濡須，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，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，止留五千騎守城。忽報曹仁

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、王雙，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。眾軍皆有懼色。

桓按劍而言曰：「勝負在將，不在兵之多寡。兵法云：『客兵倍而主兵半者，主兵尚能勝於客兵。』今曹仁千里跋涉，人馬疲困。吾與汝等，共據高城，南臨大江，北背山險，以逸待勞，以主制客；以主制客；此乃百戰百勝之勢。雖曹丕自來，尚不足憂，況仁等耶？」於是傳令，教眾軍偃旗息鼓，只作無人守把之狀。

且說魏將先鋒常雕，領精兵來取濡須城，遙望城上並無軍馬。雕催軍急進，離城不遠，一聲砲響，旗

旗齊豎。朱桓橫刀飛馬而出，直取常雕。戰不三合，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。吳兵乘勢衝殺一陣，魏兵大敗，死者無數。朱桓大勝，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。曹仁領兵隨後到來，卻被吳兵從羨溪殺出。曹仁大敗而退，回見魏主，細奏大敗之事。丕大驚。

正議之間，忽探馬報：「曹真、夏侯尚圍了南郡，被陸遜伏兵於內，諸葛瑾伏兵於外，內外夾攻，因此大敗。」言未畢，忽探馬又報：「曹休亦被呂範殺敗。」丕聽知三路兵敗，乃喟然歎曰：「朕不聽賈詡、劉曄之言，果有此敗！」時值夏天，大疫流行，馬步軍十死六七，遂引軍回洛陽。吳、魏自此不和。

卻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，漸漸沈重。至章武三年夏四月，先主知病入四肢；又哭關、張二弟，其病愈深，兩目昏花，厭見侍從之人；乃叱退左右，獨臥於龍榻之上。忽然陰風驟起，將燈吹搖，滅而復明。只見橙影之下，二人侍立。先主怒曰：「朕心緒不寧，教汝等且退，何故又來！」叱之不退。先主起而視之；上首乃雲長，下首乃翼德也。先主大驚曰：「二弟原來尚在！」雲長曰：「臣等非人，乃是鬼也。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，皆敕命為神。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。」

先主扯定大哭。忽然驚覺；二弟不見。即喚從人問之，時正三更。先主歎曰：「朕不久於人世矣！」

遂遣使往成都，請丞相諸葛亮、尚書令李嚴等，星夜來永安宮，聽受遺命。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、梁王劉理，來永安宮見帝，留太子劉禪守成都。且說孔明到永安宮，見先主病危，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。先主傳旨，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，撫其背曰：「朕自得丞相，幸成帝業；何期智識淺陋，不納丞相之言，自取其敗。悔恨成疾，死在旦夕。」嗣子孱弱，不得不以大事相託。」言訖，淚流滿面。孔明亦涕泣曰：「願陛下善保龍體，以副天下之望！」

先主以目遍視，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，先主令且退。謖退出，先主謂孔明日：「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？」孔明日：「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。」先主曰：

「不然。朕觀此人，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」

分付畢，傳旨召諸臣入殿，取紙筆寫了遺詔，遞與孔明而歎曰：「朕不讀書，粗知大略。聖人云：『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』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，共扶漢室；不幸中道而別。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，令勿以為常言。凡事更望丞相之！」

孔明等泣拜於地曰：「願陛下將息龍體！臣等盡施犬馬之勞，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。」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，一手掩淚，一手執其手，曰：「朕今死矣！」

有心腹之言相告！」孔明曰：「有何聖諭？」先主泣曰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則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為成都之主。」

孔明聽畢，汗流遍體，手足失措，泣拜於地曰：「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乎！」言訖，叩頭流血。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，喚魯王劉永、梁王劉理近前，分付曰：「爾等皆記朕言，朕亡之後，爾兄弟三人，皆以父事丞相，不可怠慢。」言罷，遂命二王同拜孔明。二王拜畢，孔明曰：「臣雖肝腦塗地，安能報知遇之恩也！」

先主謂眾官曰：「朕已託孤於丞相，令嗣子以父事之。卿等俱不可怠慢，以負朕望。」又囑趙雲曰：「朕與卿於患難之中，相從到今，不想於此地分別。卿可想朕故交，早晚看覩吾子，勿負朕言。」雲泣拜曰：「臣敢不效犬馬之勞！」先主又謂眾官曰：「卿等眾官，朕不能一一分囑，願皆自愛。」言畢，駕崩，壽六十三歲；時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也。後杜工部有詩歎曰：蜀主窺吳向三峽，崩年亦在永安宮。翠華想在空山外，玉殿虛無野室中。古廟杉松巢水鶴，歲時伏臘走村翁。武侯祠屋長鄰近，一體君臣祭祀同。

先主駕崩，文武官僚，無不哀傷，孔明率眾官奉

梓宮還成都。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，安於正殿之內。舉哀行禮畢，開讀遺詔。詔曰：朕初得疾，但下痢耳；後轉生雜病，殆不自濟。朕聞「人年五十，不稱夭壽」。今朕六十有餘，死復何恨。但以汝兄弟為念耳。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惡小而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。惟賢惟德可以服人；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吾亡之後，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，勿怠！勿忘！汝兄弟更求聞達，至囑！至囑！

群臣讀詔已畢。孔明曰：「『國不可一日無君』請立嗣君，以承漢統。」乃立太子禪即皇帝諡位，改元建興。加諸葛亮為武鄉侯，領益州牧。葬先主於惠陵，諡曰昭烈皇帝。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。甘夫人為

昭烈皇后。糜夫人亦追諡為皇后。陞賞群臣，大郝天下。

早有魏軍探知此事，報入中原。近臣奏知魏主。曹丕大喜曰：「劉備已亡，朕無憂矣。何不乘其國中無主，起兵伐之？」賈詡諫曰：「劉備亡，必託孤於諸葛亮。亮感備知遇之恩，必傾心竭力，扶持嗣主。陛下不可倉卒伐之。」

正言間，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：「不乘此時進兵，更待何時？」眾視之，乃司馬懿也。丕大喜，遂問計於懿。懿曰：「若只起中國之兵，急難取勝。須用五路大兵，四面夾攻，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。」

應，然後可圖。」

丕問何五路？懿曰：「可修書一封，差使往遼東鮮卑國，王軻比能，賂以金帛，令起遼西羌兵十萬，先從旱路取西平關；此一路也。再修書遣使齎官誥賞賜，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，令起兵十萬，攻打益州、永昌、牂牁、越雋四郡，以擊西川之南；此二路也。再遣使入吳修好，許以割地，令孫權起兵十萬，攻兩川夾口，徑取涪城；此三路也。又可遣使至降將孟達處，起上庸兵十萬，西攻漢中；此四路也。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，提兵十萬，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；此五路也。共大兵五十萬，五路並進。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，安能當此乎？」

丕大喜，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為使前去；又命曹真為大都督，領兵十萬，逕取陽平關。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，皆封列侯，俱在冀、徐、青及合淝等處，據守關津隘口，故不復調用。卻說蜀漢後主劉禪，自即位以來，舊臣多有病亡者，不能細說。凡一應朝廷、選法、錢糧、詞訟等事，皆聽諸葛丞相裁處。時後主未立皇后。孔明與群臣上言曰：「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，年十七歲，可納為正宮皇后。」後主即納之。

建興元年秋八月，忽有邊報說：「魏調五路大兵，來取西川；第一路，曹真為大都督，起兵十萬，取陽平關；第二路，乃反將孟達，起上庸兵十萬，犯

漢中；第三路，乃東吳孫權，起精兵十萬，取峽口入川；第四路，乃蠻王孟獲，起蠻兵十萬，犯益州四郡；第五路，乃番王軻比能，起羌兵十萬，犯西平關——此五路軍馬，甚是利害。已先報知丞相，丞相不知為何，數日不出視事。」

後主聽罷大驚，即差近侍齎旨，宣召孔明入朝。使命去了半日，「回報丞相府下人言，丞相染病不出。」後主轉慌；次日，又命黃門侍郎董允、諫議大夫杜瓊，去丞相臥榻前，告此大事。董、杜二人，到丞相府前，皆不得入。杜瓊曰：「先帝託孤於丞相，今主上初登寶位，被曹丕五路兵犯境，軍情至急，丞相何故推病不出？」良久，門吏傳丞相令，言：「病

體稍可，明早出都堂議事。」董、杜二人歎息而回。

次日，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。從早至晚，又不見出。眾官惶惶，只得散去。杜瓊入奏後主曰：「請陛下聖駕，親往丞相府問計。」後主即引多官入宮，啟皇太后。太后大驚，曰：「丞相何故如此？有負先帝委託之情也！我當自往。」董允奏曰：「娘娘未可輕往。臣料丞相必有有高明之見。且待主上先往。如困怠慢，請娘娘於太廟中，召丞相問之未遲。」太后依奏。

次日，後主車駕親至相府。門吏見駕到，慌忙拜伏於地而迎。後主問曰：「丞相在何處？」門吏曰：

「不知在何處。只有丞相鈞旨，教擋住百官，勿得輒入。」後主乃下車步行，獨進第三重門，見孔明獨倚竹杖，在小池邊觀魚。後主在後立久，乃徐徐而言曰：「丞相安樂否？」孔明回顧，見是後主，慌忙棄杖，拜伏於地曰：「臣該萬死！」後主扶起，問曰：「今曹丕分兵五路，犯境甚急，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？」孔明大笑，扶後主入內室坐定，奏曰：「五路兵至，臣安得不知？臣非觀魚，有所思也。」後主曰：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羌王軻比能，蠻王孟獲，反將孟達，魏將曹真；此四路兵，臣已皆退去了也。止有孫權這一路兵，臣已有退兵之計，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。因未得其人，故熟思之。陛下何必憂

乎？」

後主聽罷，又驚又喜，曰：「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！願聞退兵之策。」孔明曰：「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，臣安敢旦夕怠慢？成都眾官，皆不曉兵法之妙，貴在使人不測，豈可洩漏於人？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，引兵犯西平關；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，素得羌人之心，羌人以超為神威大將軍；臣已先遣一人，星夜馳檄，令馬超緊守西平關，伏四路奇兵，每日交換，以兵拒之；此一路不必憂矣。又南蠻孟獲，兵犯四邵，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，右出左入，為疑兵之計；蠻兵惟勇力，其心多疑，若見疑兵，必不敢進；此一路又不足憂矣。又知孟達引兵出

漢中；孟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；臣回成都時，留李嚴守永安宮；臣已作一書，只做李嚴親筆，令人送與孟達；達必然推病不出，以慢軍心；此一路又不足憂矣。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；此地險峻，可以保守，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，並不出戰；曹真若見我軍不出，不久自退矣。」

「此四路兵俱不足憂。臣尚恐不能全保，又密調關興、張苞二將，各引兵三萬，屯於緊要之處，為各路救應。此數處調遣之事，皆不曾經由成都，故無人知覺。只有東吳這一路兵，未必便動；如見四路兵勝，川中危急，必來相攻；若四路不濟，安肯動乎？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，必不肯從其言。雖然

如此，須用一舌辯之士，逕往東吳，以利害說之，則先退東吳；其四路之兵，何足憂乎？但未得說吳之人，臣故躊躇。何勞陛下聖駕來臨？」後主曰：「太后亦欲來見相父。今朕聞相父之言，如夢初覺，復何憂哉！」

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，送後主出府。眾官皆環立於門外，見後主面有喜色。後主別了孔明，上御車回朝。眾皆疑惑不定。孔明見眾官中，一人仰天而笑，面亦有喜色。孔明視之，乃義陽新野人；姓鄧，名芝，字伯苗；現為戶部尚書；漢司馬鄧禹之後。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。多官皆散。

孔明請芝到書院中，問芝曰：「今蜀、魏、吳鼎分三國，欲討二國，一統中興，當先伐何國？」芝曰：「以愚意論之，魏雖漢賊，其勢甚大，急難搖動，當徐徐緩圖。今主上初登寶位，民心未安，當與東吳連合結為唇齒，一洗先帝舊怨，此乃長久之計也。未審丞相鈞意若何。」孔明大笑曰：「吾思之久矣，奈未得其人，今日方得也！」芝曰：「丞相欲其人何為？」孔明曰：「吾欲使人往結束吳。公既能明此意，必能不辱君命。使吳之任，非公不可。」芝曰：「愚才智淺，恐不堪當此重任。」孔明曰：「吾來日奏知天子，便請伯苗一行，切勿推辭。」芝應允而退。至次日，孔明奏准後主，差鄧芝往說東吳。芝

拜辭，望東吳而來。正是：吳人方見干戈息，蜀使還將玉帛通。未知鄧芝此去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：難張溫秦宓逞天辯，破曹丕徐
盛用火攻

卻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，領荊州牧；自此軍權皆歸於遜。張昭、顧雍啟奏吳王，請自改元。權從之，遂改為黃武元年。忽報魏主遣使至，權召入。使命陳說：「蜀前使人求於魏，魏一時不明，故發兵應之；今已大悔，欲起四路兵取川，東吳可來接應。若得蜀土，各分一半。」

權聞言，不能決，乃問於張昭、顧雍等。昭曰：

「陸伯言極有高見，可問之。」權即召陸遜至。遜至，奏曰：「曹丕坐鎮中原，急不可圖；今若不從，必為讎矣。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。今且勉強應允，整軍預備，只探聽四路如何。若四路兵勝，川中危急，諸葛亮首尾不能救，主上則發兵以應之，先取成都，此為上策；如四路兵敗，別作商議。」

權從之，乃謂魏使曰：「軍需未辦，擇日便當起程。」使者拜辭而去。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，見了馬超，不戰自退；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，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；上庸孟達兵至半路，忽然染病不能行；曹真兵出陽平關，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，果然一將守關，萬夫莫開————。曹真屯兵於

斜谷道，不能取勝而回。

孫權知了此信，乃謂文武曰：「陸伯言真神算也。孤若妄動，又結怨於西蜀矣。」忽報西蜀遣鄧芝到。張昭曰：「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，遣鄧芝為說客也。」權曰「當何以答之？」昭曰：「先於殿前立一大鼎盛，貯油數百斤，下用炭燒。待其油沸，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，各執刀在手，從宮門前直排至殿上，卻喚芝入見。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，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，效此例烹之，看其人如何對答。」

權從其言，遂立油鼎，命武士立於左右，各執軍器，召鄧芝入。芝整衣冠而入。行至宮門前，只見兩

行武士，威風凜凜，各持鋼刀、大斧、長劍、短戟，直列至殿前。芝曉其意，並無懼色，昂然而行。至殿前，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。左右武士以目視之，芝但微微而笑。近臣引至簾前，鄧芝長揖不拜。

權令捲起珠簾，大喝曰：「何不拜！」芝昂然而答曰：「上國天使，不拜小邦之主。」權大怒曰：「汝不自料，欲掉三寸之舌，效酈生說齊乎？可速入油鼎！」芝大笑曰：「人皆言東吳多賢，誰想懼一儒生！」權轉怒曰：「孤何懼爾一匹夫耶？」芝曰：「既不懼鄧伯苗，何愁來說汝等也？」權曰：「爾欲為諸葛亮作說客，來說孤絕魏向蜀，是否？」芝曰：「吾乃蜀中一儒生，特為吳國利害而來。乃設兵陳鼎，

以拒一使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？」

權聞言惶愧，即叱退武士，命芝上殿，賜坐而問曰：「吳、魏之利害若何？願先生教我。」芝曰：「大王欲與蜀講和，還是欲與魏講和？」權曰：「孤正欲與蜀主講和；但恐蜀主年輕識淺，不能全始全終耳。」芝曰：「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；蜀有山川之險，吳有三江之固；若二國連和，共為唇齒，進則可以兼吞天下，退則可以鼎足而立。今大王若委贄稱臣於魏，魏必望大王朝覲，求太子以為內侍；如其不從，則興兵來攻，蜀亦順流而進取，如此則江南之地，不復為大王有矣。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，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，以絕說客之名也。」

言訖，撩衣下殿，望油鼎中便跳。權急命止之，請入後殿，以上賓之禮相待。權曰：「先生之言，正合孤意。孤今欲與蜀主連和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？」芝曰：「適欲烹小臣者，乃大王也；今欲使小臣者，亦大王也；大王猶自狐疑未定，安能取信於人？」權曰：「孤意已決，先生勿疑。」

於是吳王留住鄧芝，集多官問曰：「孤掌江南八十一州，更有荆、楚之地，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；蜀有鄧芝，不辱其主；吳並無一人入蜀，以達孤意。」忽一人出班奏曰：「臣願為使。」眾視之，乃吳郡吳人；姓張，名溫，字惠恕，現為中郎將。權曰：「恐卿到蜀見諸葛亮，不能達孤之情。」溫曰：「孔明

亦人耳，臣何畏彼哉？」權大喜，重賞張溫，使同鄧芝入川通好。

卻說孔明自鄧芝去後，奏後主曰：「鄧芝此去，其事必成。吳地多賢，定有人來答禮。陛下當禮貌之，令彼回吳，以通盟好。吳若通和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。吳、魏寧靖，臣當征南，平定蠻方，然後圖魏。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，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。」後主然之。

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，後主聚文武於丹墀，令鄧芝、張溫入。溫自以為得志，昂然上殿，見後主施禮。後主賜錦墩，坐於殿左，設御宴待之。

後主但敬禮而已。宴罷，百官送張溫到館舍。次日，孔明設宴相待。孔明謂張溫曰：「先帝在日，與吳不睦，今已晏駕。當今主上；深慕吳王，欲捐舊忿，永結盟好，併力破魏。望大夫善言回奏。」

張溫領諾。酒至半酣，張溫喜笑自若，頗有傲慢之意。次日，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，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，命眾官相送。孔明慇懃勸酒。正飲酒間，忽一人乘醉而入，昂然長揖，入席就坐。溫怪之，乃問孔明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孔明答曰：「姓秦，名宓，字子勅；現為益州學士。」溫笑曰：「名稱學士，未知胸中曾學事否？」

宓正色而言曰：「蜀中三尺小童，尚皆就學，何況於我？」溫曰：「且說公何所學？」宓對曰：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諸子百家，無所不通；古今興廢，聖賢經傳，無所不覽。」溫笑曰：「公既出大言，請即以天為問。天有頭乎？」宓曰：「有頭。」溫曰：「頭在何方？」宓曰：「在西方。」《詩》云：『乃眷西顧。』以此推之，頭在西方也。」溫又問：「天有耳乎？」宓答曰：「天處高而聽卑。」《詩》云：『鶴鳴於九皋，聲聞於天。』無耳何能聽？」溫又問：「天有足乎？」宓曰：「有足。」《詩》云：『天步艱難。』無足何能步？」溫又問：「天有姓乎？」宓曰：「豈得無姓！」溫曰：「何姓？」

宓答曰：「姓劉。」溫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宓曰：「天子姓劉，以故知之。」溫又問曰：「日生於東乎？」宓對曰：「雖生於東，而沒於西。」

此時秦宓語言清朗，答問如流，滿座皆驚。張溫無語。宓乃問曰：「先生東吳名士，既以天事下問，必能深明天之理。昔混沌既分，陰陽剖判；輕清者上浮而為天，重濁者下凝而為地；至共工氏戰敗，頭觸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維缺；天傾西北，地陷東南。天既輕清而上浮，何以傾其西北乎？又未知輕清之外，還有何物？願先生教我。」

張溫無言可對，乃避席而謝曰：「不意蜀中多出

俊傑！恰聞講論，使僕頓開茅塞。」孔明恐溫羞愧，故以善言解之曰：「席間問難，皆戲談耳。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，何在脣齒之戲哉？」溫拜謝。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，就與張溫同行。張、鄧二人拜辭孔明，望東吳而來。

卻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，乃聚文武商議。忽近臣奏曰：「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。」權召入。張溫拜於殿前，備稱後主、孔明之德，願求永結盟好，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。權大喜，乃設宴待之。權問鄧芝曰：「若吳、蜀二國同心滅魏，得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豈不樂乎？」芝答曰：「『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』。如滅魏之後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。但為君者，

各修其德；為臣者，各盡其忠，則戰爭方息耳。」權大笑曰：「君之誠款，乃如是耶！」遂厚贈鄧芝還蜀。自此吳、蜀通好。卻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，火速報入中原。魏主曹丕聽知，大怒曰：「吳、蜀連和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。不若朕先伐之。」於是大集文武，商議起兵伐吳。此時大司馬曹仁、太尉賈詡已亡。侍中辛毗出班奏曰：「中原之地，土闊民稀，而欲用兵，未見其利。今日之計，莫若養兵屯田十年，足食足兵，然後用之，則吳、蜀方可破也。」丕怒曰：「此迂儒之論也！今吳、蜀連和，早晚必來侵境，何暇等待十年？」即傳旨起兵伐吳。司馬懿奏曰：「吳有長江之險，非船莫渡。陛下必御駕親征，

可選大小戰船，從蔡潁而入淮，取壽春，至廣陵，渡江口，逕取南徐；此為上策。」

丕從之。於是日夜併工，造龍舟十隻，長二十餘丈，可容二千餘人；收拾戰船三千餘隻。魏黃初五年秋八月，會聚大小將士，令曹真為前部，張遼、張郃、文聘、徐晃等為大將先行，許褚、呂虔為中軍護衛，曹休為合後，劉曄、蔣濟為參謀。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，剋日起兵。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，留在許昌。凡國政大事，並皆聽懿決斷。

不說魏兵起程。卻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，報入吳國。近臣慌奏吳王曰：「今魏王曹丕，親自乘駕龍

舟，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，從蔡潁出淮，必取廣陵，渡江來下江南，甚為利害。」孫權大驚，即聚眾文武商議。顧雍曰：「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，令起兵出漢中，以分其勢；一面遣一大將，屯兵南徐以拒之。」權曰：「非陸伯言不可當此重任。」雍曰：「陸伯言鎮守荊州，不可輕動。」權曰：「孤非不知；奈眼前無替力之人。」

言未盡，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：「臣雖不才，願統一軍以當魏兵。若曹丕親渡大江，臣必生擒，以獻殿下；若不渡江，亦殺魏兵大半，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。」權視之，乃徐盛也。權大喜曰：「如得卿守江南一帶，孤何憂哉？」遂封徐盛為安東將

軍，總鎮都督建業、南徐軍馬。盛謝恩，領命而退；即傳令教眾官軍多置器械，多設旌旗，以為守護江岸之計。

忽一人挺身出曰：「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，欲破魏兵以擒曹丕，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，於淮南之地迎敵？直待曹丕兵至，恐無及矣。」盛視之，乃吳王姪孫韶也。韶字公禮，官授揚威將軍，曾在廣陵守禦；年幼負氣，極有膽勇。盛曰：「曹丕勢大，更有名將為先鋒，不可渡江迎敵。待彼船皆集於北岸，吾自有計破之。」韶曰：「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，更兼深知廣陵路勢，吾願自去江北，與曹丕決一死戰。如不勝，甘當軍令。」

盛不從。韶堅執要去。盛只是不肯，韶再三要行。盛怒曰：「汝如此不聽號令，吾安能制諸將乎？」叱武士推出斬之。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，立起皂旗。韶部將飛報孫權。權聽知，急上馬來救。武士恰待行刑，孫權早到，喝散刀斧手，救了孫韶，韶哭奏曰：「臣往年在廣陵，深知地理；不就那裏與曹丕廝殺，直待他下了長江，東吳指日休矣！」

權逕入營來。徐盛迎接入帳，奏曰：「大王命臣為都督，提兵拒魏；今揚威將軍孫韶，不遵軍法，違令當斬，大王何故赦之？」權曰：「韶倚血氣之壯，誤犯軍法，萬希寬恕。」盛曰：「法非臣所立，亦非大王所立，乃國家之典刑也。若以親而免之，何以令

眾乎？」權曰：「韶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；奈此子雖本姓俞氏，然孤兄甚愛之，賜姓孫。於孤頗有勞績，今若殺之，負兄義矣。」盛曰：「且看大王之面，寄下死罪。」權令孫韶拜謝。韶不肯拜，厲聲而言曰：「據吾之見，只是引軍破曹丕！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！」徐盛變色。權叱退孫韶，謂徐盛曰：「便無此子，何損於吳？今後勿再用之。」言訖自回。是夜人報徐盛，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，潛地過江去了。盛恐有失，於吳王面上不好看，乃喚丁奉授以密計，引三千兵渡江接應。

卻說魏王駕龍舟至廣陵，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。曹丕問曰：「江岸有多少兵？」真曰：「隔

岸遠望，並不見一人，亦無旌旗營寨。」丕曰：「此必詭計也。朕自往觀其虛實。」於是大開江道，放龍舟直至大江，泊於江岸。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，鑿儀簇擁，光耀射目。曹丕端坐舟中，遙望江南，不見一人，回顧劉曄、蔣濟曰：「可渡江否？」曄曰：「兵法實實虛虛。彼見大軍至，如何不作整備？陛下未可造次。且待三五日，看其動靜，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。」丕曰：「卿言正合朕意。」是日天晚，宿於江中。當夜月黑。軍士皆執燈火，明耀天地，恰如白晝。遙望江南，並不見半點兒火光。丕問左右曰：「此何故也？」近臣奏曰：「想聞陛下天兵來到，故望風逃竄耳。」丕暗笑。及至天曉，大霧迷漫，對面

不見。須臾風起，霧散雲收，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；城樓上鎗刀耀日，遍城盡插旌旗號帶。頃刻數次人來報：「南徐沿江一帶，直至石頭城；一連數百里，城郭舟車，連綿不絕，一夜成就。」曹丕大驚。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，盡穿青衣，執旌旗，立於假城疑樓之上。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，如何不膽寒？丕歎曰：「魏雖有武士千群，無所用之。江南人物，未可圖也！」正驚訝間，忽然狂風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江水濺濕龍袍，大船將覆。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。龍舟上人站立不住。文聘跳上龍舟，負丕下得小舟，奔入河港。忽流星馬報道：「趙雲引兵出陽平關，逕取長安。」丕聽得，大驚失色，便教收軍。眾

軍各自奔走。背後吳兵追至。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。龍舟將次入淮，忽然鼓角齊鳴，喊聲大震，刺斜裏一彪軍殺到；為首大將，乃孫韶也。魏兵不能抵當，折其大半，渰死者無數。

諸將奮力救出魏主。魏主渡淮河，行不三十里，淮河中一帶蘆葦，預灌魚油，盡皆火著；順風而下，風勢甚急；火燄漫空，截住龍舟。丕大驚，急下小船。傍岸時，龍舟上早已火著。丕慌忙上馬，岸上一彪軍殺來，為首大將，乃丁奉也。張遼急拍馬來迎，被奉一箭射中其腰，卻得徐晃救了，同保魏主而走；折軍無數。背後孫韶、丁奉奪得馬匹、車仗、船隻、器械，不計其數。魏兵大敗而回。吳將徐盛，全獲大

功。吳王重加賞賜。張遼回到許昌，箭瘡迸裂而亡。曹丕厚葬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趙雲弔兵殺出陽平關之次，忽報丞相有文書到，說益州耆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，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；因此宣雲回車，令馬超堅守陽平關，丞相欲自南征，趙雲乃急收兵而回。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，親自南征。正是：方見東吳敵北魏，又看西蜀戰南蠻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：征南寇丞相大興師，抗天兵蠻王初受執

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，事無大小，皆親自從公決斷。兩川之民，忻樂太平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又幸連年大熟，老幼鼓腹謳歌，凡遇差役，爭先早辦；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餉，無不完備；米滿倉廩，財盈府庫。

建興三年，益州飛報：「蠻王孟獲，大起蠻兵十萬，犯境侵掠。建寧太守雍闓，乃漢朝什邡侯雍齒之

後，今結連孟獲造反。牂牁郡太守朱褒、越雋郡太守高定，二人獻了城。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不肯反。現今雍闓、朱褒、高定三人部下人馬，皆與孟獲為鄉導官，攻打永昌郡。賴王伉與功曹呂凱，會集百姓，死守此城，其勢甚急。」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：「臣觀南蠻不服，實國家之大患也。臣當自領大軍，前去征討。」後主曰：「東有孫權，北有曹丕；今相父棄朕而去，倘吳、魏來攻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日：「東吳方與我國講和，料無異心；若有異心，李嚴在白帝城，此人可當陸遜也。曹丕新敗，銳氣已喪，未能遠圖；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，不必憂也。臣又留關興、張苞等分兩軍為救應，保陛下萬無一失。今臣

先去掃蕩蠻方，然後北伐，以圖中原，報先帝三顧之恩，託孤之重。」後主曰：「朕年幼無知，惟相父斟酌行之。」言未畢，班部內一人出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眾視之，乃南陽人也；姓王，名連，字文儀；見為諫議大夫。連諫曰：「南方不毛之地，瘴疫之鄉；丞相秉鈞衡之重任，而自遠征，非所宜也。且雍闓等乃疥癬之疾，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，必然成功。」孔明曰：「南蠻之地，離國甚遠，人多不習王化，收伏甚難，吾當親往征之。可剛可柔，別有斟酌，非可容易託人。」

王連再三苦勸，孔明不從。是日，孔明辭了後主，令蔣琬為參軍；費禕為長史；董厥、樊建二人為

掾史；趙雲、魏延為大將，總督軍馬；王平、張翼為副將；并川將數十員；共起川兵五十萬，前望益州進發。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，入軍來見孔明曰：「自荊州失陷，逃難在鮑家莊養病。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讎，瘡痕未合，不能起行。近已安痊，打探得東吳讎人已皆誅戮，逕來西川見帝，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，特來投見。孔明聞之，嗟訝不已；面遣人申報朝廷，就令關索為前部先鋒，一同征南。大隊人馬，各依隊伍而行。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；所經之處，秋毫無犯。」

卻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，即與高定、朱褒商議，分兵三路；高定取中路，雍闓在左，朱褒在右；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。於是高定令鄂煥為前部

先鋒。煥身長九尺，面貌醜惡，使一枝方天戟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；領本部兵，離了大寨，來迎蜀兵。卻說孔明統大軍已到益州界分。前部先鋒魏延，副將張翼、王平，纔入界口，正遇鄂煥軍馬。兩陣對圓，魏延出馬大罵曰：「反賊早早受降！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。戰不數合，延詐敗走，煥隨後趕來。走不數里，喊聲大震。張翼、王平兩路軍殺來，絕其後路。延復回。三員將併力拒戰，生擒鄂煥，解到大寨，入見孔明。孔明令去其縛，以酒食待之。問曰：「汝是何人部將？」煥曰：「某是高定部將。」孔明日：「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，今為雍闓所惑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放汝回去，令高太守早早歸降，免遭大禍。」鄂煥

拜謝而去，回見高定，說孔明之德。定亦感激不已。次曰，雍闓至寨。禮畢，闓曰：「如何得鄂煥回也？」定曰：「諸葛亮以義放之。」闓曰：「此乃諸葛亮反間計；欲令我兩人不和，故施此謀也。」定半信半疑，心中猶豫。忽報蜀將搦戰，闓自引三萬兵出迎。戰不數合，闓撥馬便走。魏延率兵，追殺二十餘里。次日，雍闓又起兵來迎。孔明一連三日不出。至第四日，雍闓、高定分兵兩路，來取蜀寨。

卻說孔明令魏延兩路伺候；果然雍闓、高定兩路兵來，被伏兵殺傷大半，生擒者無數，都解到大寨來。雍闓的人，囚在一邊；高定的人，囚在一邊。卻令軍士稱說：「但是高定的人免死，雍闓的人盡殺。」

「眾軍皆聞此言。少時，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，問曰：「汝等皆是何人部從？」眾偽曰：「高定部下人也。」孔明教皆免其死，與酒食賞勞，令人送出界首，縱放回寨。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。眾皆告曰：「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。」孔明亦皆免其死，賜以酒食；卻揚言曰：「雍闓今日使人投降，要獻汝主並朱褒首級以為功勞，吾甚不忍。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，吾放汝等回去，再不可背反。若再擒來，決不輕恕。」」

眾皆拜謝而去；回到本寨，入見高定，說知此事。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，卻有一半放回的人，言說孔明之德；因此雍闓部軍，多有歸順高定之

心。雖然如此，高定心中不穩，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；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。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，喚入帳中問曰：「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、朱褒二人首級，因何誤了日期？汝這廝不精細，如何做得細作！」軍士含糊答應。孔明以酒食賜之，修密書一封，付軍士曰：「汝持此書付雍闓，教他早早下手，休得誤事。」細作拜謝而去，回見高定，呈上孔明之書，說雍闓如此如此。定看書畢，大怒曰：「吾以真心待之，彼反欲害吾，情理難容！」便喚鄂煥商議。煥曰：「孔明乃仁人，背之不祥。我等謀反作惡，皆雍闓之故；不如殺闓以投孔明。」定曰：「如何下手？」煥曰：「可設一席，令人去請雍闓。彼若無異

心，必坦然而來；若其不來，必有異心。我主可攻其前，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，闔可擒矣。」高定從其言，設席請雍闔。闔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，懼而不來。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闔中。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，皆想高定之德，乘時助戰。雍闔軍不戰自亂，闔上馬望山路而走。行不二里，鼓聲響處，一彪軍出，乃鄂煥也；挺方天戟驟馬當先。

雍闔措手不及，被煥一戟刺於馬下，就梟其首級。闔部下軍士皆降高定。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，獻雍闔首於帳下。孔明高坐於帳上，喝令左右推轉高定，斬首報來。定曰：「某感丞相大恩，今將雍闔首級來降，何故斬也？」孔明大笑曰：「汝來詐降，敢

瞞吾耶！」定曰：「丞相何以知吾詐降？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，與高定曰：「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，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，豈肯一日便殺此人？吾故知汝詐也。」定叫屈曰：「朱褒乃反間之計也，丞相切不可信！」孔明曰：「吾亦難憑一面之詞。汝若捉得朱褒，方表真心。」定曰：「丞相休疑。某去擒朱褒來見丞相，若何？」孔明曰：「若如此，吾疑心方息也。」

高定即部將鄂煥并本部兵，殺奔朱褒營來。比及離寨約有十里，山後一彪軍到，乃朱褒也。褒見高定軍來，慌忙與高定答話。定大罵曰：「汝如何寫與諸葛丞相處，使反間之計害吾耶？」褒目瞪口呆，不能

回答。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，刺朱褒於馬下。定厲聲而言曰：「如不順者皆戮之！」於是眾軍一齊拜降。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，獻朱褒首級於帳下。孔明大笑曰：「吾故使汝殺此二賊，以表忠心。」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，總攝三郡；令鄂煥為牙將。三路軍馬已平。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孔明。孔明入城已畢，問曰：「誰與公守此城，以保無虞？」伉曰：「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，皆賴永昌不韋人；姓呂，名凱，字季平；皆此人之力。」孔明遂請呂凱至。凱入見，禮畢。孔明曰：「久聞公乃永昌高士，多虧公保守此城。今欲平蠻方，公有何高見？」呂凱遂取一圖，呈與孔明曰：「某自歷仕以來，知南人欲反久矣；故密

遣人入其境，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，書成一圖，名曰『平蠻指掌圖』。今敢獻與明公。明公試觀之，可為征蠻之一助也。」孔明大喜，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，兼鄉導官。於是孔明提兵大進，深入南蠻之境。

正行軍之次，忽報天子差使命至。孔明請入中軍，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，乃馬謖也；為兄馬良新亡，因此挂孝。謖曰：「奉主上敕命，賜眾軍酒帛。」孔明接詔已畢，依命一一給散，遂留馬謖在帳敘話。孔明問曰：「吾奉天子詔，削平蠻方，久聞幼常高見，望乞賜教。」謖曰：「愚有片言，望丞相察之。南蠻恃其地遠山險，不服久矣；雖今日破之，明日復叛。丞相大軍到彼，必然平服；但班師之日，必

用北伐曹丕；蠻兵若知內虛，其反必速。夫用兵之道：『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；心戰為上，兵戰為下。』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。」孔明歎曰：「幼常足知吾肺腑也！」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，即統大兵前進。

卻說蠻王孟獲，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，遂聚三洞元帥商議；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，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，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。三洞元帥入見孟獲，獲曰：「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，不得不併力敵之。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。如得勝者，便為洞主。」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，董荼那取左路，阿會喃取右路；各引五萬蠻兵，依令而行。卻說孔明正在寨中

議事，忽哨馬飛報，忽哨馬飛報，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。孔明聽畢，即喚趙雲、魏延至，卻都不分付；更喚王平、馬忠至，囑之曰：「今蠻兵三路而來，吾欲令子龍、文長去；此二人不識地理，未敢用之。王平可往左路迎敵，馬忠可往右路迎敵。吾卻使子龍、文長隨後接應。今日整頓軍馬，來日平明進發。」二人聽令而去。又喚張嶷、張翼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同領一軍，往中路迎敵。今日整點軍馬，來日與王平、馬忠約會而進。吾欲令子龍、文長去取，二人不識地理，故未敢用之。」張嶷、張翼聽令去了。

趙雲、魏延見孔明不用，各有愠色。孔明日：「吾非不用汝二人，但恐涉險入深，為蠻人所算，失其

銳氣耳。」趙雲曰：「倘我等識地理，若何？」孔明曰：「汝二人只宜小心，休得妄動。」二人快快而退。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：「吾二人為先鋒，卻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。今用此後輩，吾等豈不羞乎？」延曰：「吾二人只今就上馬，親去探之；捉住土人，便教引進，以敵蠻兵，大事可成。」雲從之，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。方行不數里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。二人上山坡看時，果見數十騎蠻兵，縱馬而來。二人兩路衝出。蠻兵見了，大驚而走。

趙雲、魏延各生擒幾人，回到本寨，以酒食待之，卻細問其故。蠻兵告曰：「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，正在山口。寨邊東西兩路，卻通五溪洞并董茶

那、阿會喃各寨之後。」趙雲、魏延聽知此話，遂點精兵五千，教擒來蠻兵引路。比及起身時，已是二更天氣；月明星朗，趁著月色而行。刚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，約有四更，蠻兵方起造飯，準備天明廝殺。忽然趙雲、魏延兩路殺入，蠻兵大亂。趙雲直殺入中軍，正逢金環三結元帥；交馬只一合，被雲一鎗刺落馬下，就梟其首級。餘軍潰散。魏延便分兵一半，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。趙雲分兵一半，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。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，天已平明。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；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，便引兵出寨拒敵。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，蠻兵大亂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。兩下夾攻，蠻兵大敗。董荼那奪路

走脫，魏延追趕不上。

卻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，馬忠已殺至寨前。兩下夾攻，蠻兵大敗。阿會喃乘亂走脫，各自收軍，回見孔明。孔明問曰：「三洞蠻兵，走了兩洞之主，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？」趙雲將首級獻功。眾皆言曰：「董荼那、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，因此趕他不上。」孔明大笑曰：「二人吾已擒下了。」趙、魏二人並諸將皆不信。少頃，張嶷解董荼那到，張翼解阿會喃到。眾皆驚訝。孔明曰：「吾觀呂凱圖本，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，故以言激子龍、文長之銳氣，故教深入重地，先破金環三結，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，以王平、馬忠應之。非子龍、文長不可

當此任也。吾料董荼那、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，故遣張嶷、張翼以伏兵待之，令關索以兵接應，擒此二人。」諸將皆拜伏曰：「丞相機算，神鬼莫測！」孔明令押過董荼那，阿會喃至帳下，盡去其縛，以酒食衣服賜之；令各自歸洞，勿得助惡。二人泣拜，各投小路而去。孔明謂諸將曰：「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，便可就此擒之。」乃喚趙雲，魏延至，付與計策，各引五千兵去了。又喚王平，關索，同引一軍，授計而去。孔明分撥已畢，坐於帳上待之。卻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，忽哨馬報來，說三洞元帥，俱被孔明捉將去了；部下之兵，各自潰散。獲大怒，遂起蠻兵迤邐進發，正遇王平軍馬。兩陣對

圓，王平出馬橫刀望之。只見門旗開處，數百南蠻騎將兩勢擺開。中間孟獲出馬；頭頂嵌寶紫金冠，身披纓絡紅錦袍，腰繫碾玉獅子帶，腳穿鷹嘴抹綠靴，騎一匹捲毛赤兔馬，懸兩口松紋鑲寶劍，昂然觀望，回顧左右蠻將曰：「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；今觀此陣，旌旗雜亂，隊伍交錯；刀鎗器械，無一可能勝吾者。——始知前日之言謬也。早知如此，吾反多時矣。誰敢去擒蜀將，以振軍威？」言未盡，一將應聲而出，名喚忙牙長；使一口截頭大刀，騎一匹黃驃馬，來取王平。二將交鋒，戰不數合，王平便走。孟獲驅兵大進，迤邐追趕。關索略戰又走，約退二十餘里。孟獲正追殺之間，忽然喊聲大起，左有張嶷，右

有張翼，兩路兵殺出，截斷歸路。王平，關索，復引兵殺回。前後夾攻，蠻兵大敗。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，望錦帶山而逃。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。獲正奔走之間，前面喊聲大起，一彪軍攔住；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。獲見了大驚，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。子龍衝殺一陣，蠻兵大敗，生擒者無數。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，背後追兵至近，前面路狹，馬不能行，乃棄了馬匹，爬山越嶺而逃。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，乃是魏延受孔明計策，引五百步軍，伏於此處。孟獲抵敵不住，被魏延生擒活捉了，從騎皆降。

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。孔明早已殺牛宰馬，設宴在寨；卻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，刀鎗劍

戟，燦若霜雪；又執御賜黃金鉞斧，曲柄傘蓋，前後羽葆鼓吹，左右排開御林軍，布列得十分嚴整。孔明端坐於帳上，只見蠻兵紛紛攘攘。解到無數。孔明喚到帳中，盡寸其縛，撫諭曰：「汝等皆是好百姓，不幸被孟獲所拘，今受驚嚇，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；若聽知陣敗，定然割肚牽腸，眼中流血。吾今盡放汝等回去，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。」言訖，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。蠻兵深感其恩，泣拜而去。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。不移時，前推後擁，縛至帳前。獲跪於帳下。孔明曰：「先帝待汝不薄，汝何敢背反？」獲曰：「兩川之地，皆是他人所占地土；汝主倚強奪之，自稱為帝。吾世居此處，汝等無

禮，侵我土地，何為反耶？」孔明曰：「吾今擒汝，汝心服否？」獲曰：「山僻路狹，誤遭汝手，如何肯服？」孔明曰：「汝既不服，吾放汝去，若何？」獲曰：「汝放我回去，再整軍馬，共決雌雄；若能再擒吾，吾方服也。」孔明即令去其縛，與衣服穿了，賜以酒食，給與鞍馬，差人送出路徑，望本寨而去。正是：寇入掌中還放去，人居化外未能降。未知再來交戰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：渡瀘水再縛番王，識詐降三擒孟獲

卻說孔明放了孟獲，眾將上帳問曰：「孟獲乃南蠻渠魁，今幸被擒，南方便定；丞相何故放之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擒此人，如囊中取物耳。直須降伏其心，自然平矣。」諸將聞言，皆未有信。

當日孟獲行至瀘水，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，皆來尋探，兵見了孟獲，且驚且喜，拜問曰：「大王如何能夠回來？」獲曰：「蜀人監我在帳中，被我殺死十

餘人，乘夜黑而走。正行間，逢著一哨馬軍，亦被我殺之，奪了此馬；因此得脫。」眾皆大喜，擁孟獲渡了瀘水，下住寨柵，會集各洞酋長，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，約有十餘萬騎。此時董荼那、阿會喃已在洞中。孟獲使人去請，二人懼怕，只得也引洞兵來。獲傳令曰：「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，不可與戰，戰則中他詭計。彼川兵遠來勞苦，況即日天炎，彼兵豈能久住？吾等有此瀘水之險，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，皆築土城，深溝高壘，看諸葛亮如何施謀。」眾酋長從其計，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，築起土城。有依山傍崖之地，高豎敵樓；樓上多設弓弩砲石，準備久處之計。糧草皆是各洞供連。孟獲以為萬全之策，坦然不

憂。

卻說孔明提兵大進，前軍已至瀘水，哨馬飛報說：「瀘水之內，並無船筏；又兼水勢甚急，隔岸一帶築起土城，皆有蠻兵守把。」時值五月，天氣炎熱，南方之地，分外炎酷，軍馬衣甲，皆穿不得。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，回到本寨，聚將至帳中，傳令曰：「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，深溝高壘，以拒我兵；吾既提兵至此，如何空回？汝等各各引兵，依山傍樹，揀林木茂盛之處，與我將息人馬。」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，揀陰涼之地，分作兩個寨子；使王平、張嶷、張翼、關索各守一寨，內外皆搭草棚，遮蓋馬匹，將士乘涼，以避暑氣。參軍蔣琬看了，入問孔明

曰：「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，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。倘蠻兵偷渡瀘水，前來劫寨，若用火攻，如何解救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公勿多疑，吾自有妙算。」蔣琬等皆不曉其意。

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。孔明令入。岱參拜畢，一面將米藥分派各寨。孔明問曰：「汝今帶多少軍來？」馬岱曰：「有三千軍。」孔明曰：「吾軍累戰疲困，欲用汝軍，未知肯向前否？」岱曰：「皆是朝廷軍馬，何分彼我？丞相要用，雖死不辭。」孔明曰：「今孟獲拒住瀘水，無路可渡。吾欲先斷其糧道，令彼軍自亂。」岱曰：「如何斷得？」孔明曰：「離此一百五十里，瀘水下流沙口，此處水慢，

可以紮筏而渡。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，直入蠻洞，先斷其糧，然後會合董荼那、阿會喃兩個洞主，便為內應，不可有誤。」

馬岱欣然去了，領兵前到沙口，驅兵渡水；因見水淺，大半不下筏，只裸衣而過，半渡皆倒；急救傍岸，口鼻出血而死。馬岱大驚，連夜回告孔明。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。土人曰：「目今炎天，毒聚瀘水，日間甚熱，毒氣正發。有人渡水，必中其毒。或飲此水，其人必死。若要渡時，須待夜靜水冷，毒氣不起，飽食渡之，方可無事。」孔明遂令土人引路；又選精壯軍五六百，隨著馬岱，來到瀘水沙口，紮起木筏，半夜渡水，果然無事。岱領著二千壯軍，令土

人引路，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谷而來。那夾山谷，兩下是山，中間一條路，止容一人一馬而過。馬岱占了夾山谷，分撥軍士，立起寨柵。洞蠻不知，正解糧到，被岱前後截住，奪糧百餘車。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。

此時孟獲在寨中，終日飲酒取樂，不理軍務，謂眾酋長曰：「吾若與諸葛亮對敵，必中奸計。今靠此瀘水之險，深溝高壘以待之；蜀人受不過酷熱，必然退走。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，便可擒諸葛亮也。」言訖，呵呵大笑。忽然班內一酋長曰：「沙口水淺，倘蜀兵透漏過來，深為利害；當分軍守把。」獲笑曰：「汝是本處土人，如何不知？吾正要蜀兵來渡

此水，渡則必死於水中矣。」酋長又曰：「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，當復何如？」獲曰：「不必多疑。吾境內之人，安肯助敵人耶？」正言之間，忽報蜀兵不知多少，暗渡瀘水，絕繼了夾山糧道，打著「平北將軍馬岱」旗號。獲笑曰：「量此小輩，何足道哉！」即遣副將忙牙長，引三千兵投夾山谷來。

卻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，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。兩陣對圓，忙牙長出馬，與馬岱交鋒；只一合，被岱一刀，斬於馬下。蠻兵大敗走回，來見孟獲，細言其事。獲喚諸將問曰：「誰敢去敵馬岱？」言未畢，董荼那出曰：「某願往。」孟獲大喜，遂與三千兵而去。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，即遣阿會喃，引三千兵，

去守把沙口。

卻說董荼那引蠻兵到夾山谷下寨，馬岱引兵來迎。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，說與馬岱如此如此。岱縱馬向前大罵曰：「無義背恩之徒！吾丞相饒汝性命，今又背反，豈不自羞！」董荼那滿面羞慚，無言可答，不戰而退。馬岱掩殺一陣而回。董荼那回見孟獲曰：「馬岱英雄，抵敵不住。」獲大怒曰：「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，今故不戰而退！正是賣陣之計！」喝教出斬了。眾酋長再三哀告，方纔免死，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，放歸本寨。諸多酋長，皆來告董荼那曰：「我等雖居蠻方，未嘗敢犯中國；中國亦不曾侵我。今因孟獲勢力相逼，不得已而造反，想

孔明神機莫測，曹操孫權尚自懼之，何況我等蠻方乎？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，無可為報。今欲捨一死命，殺孟獲去投孔明，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。」董茶那曰：「未知汝等心下若何？」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，一齊同聲應曰：「願往！」於是董茶那手執鋼刀，引百餘人，直奔大寨而來，時孟獲大醉於帳中。董茶那引眾人持刀而入，帳下有兩將侍立。董茶那以刀指曰：「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宜當報效。」二將曰：「不須將軍下手，某當生擒孟獲，去獻丞相。」於是一齊入帳，將孟獲執縛已定，押到瀘水邊，駕船直過北岸，先使人報知孔明。卻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，於是密傳號令，教各寨將士，整頓軍

器，方教為首酋長，解孟獲入來，其餘皆回本寨聽候。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，細說其事。孔明重加賞勞，用好言撫慰，遣董荼那引眾酋長去了，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。孔明笑曰：「汝前者有言：『但再擒得，便肯降服。』今日如何？」獲曰：「此非汝之能也，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，以致如此；如何肯服？」孔明曰：「吾今再放汝去，若何？」孟獲曰：「吾雖蠻人，頗知兵法；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，吾當率兵再決勝負。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，那時傾心吐膽歸降，並不敢改移也。」

孔明曰：「這番生擒，如又不服，必無輕恕。」令左右去其繩索，仍前賜以酒食，列坐於帳上。孔明

曰：「吾自出茅廬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。汝蠻邦之人，何為不服？」獲默然不答。孔明酒後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，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，所積軍器。孔明指謂獲曰：「汝不降吾，真愚人也；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，糧草器械，汝安能勝吾哉？汝若早降，吾當奏聞天子，令汝不先王位，子子孫孫，永鎮蠻邦。意下若何？」獲曰：「某雖肯降，怎奈洞中之人，未肯心服。若丞相肯再放回去，就當招安本部人馬，同心合膽，方可歸順。」孔明欣然，又與孟獲回到大寨，飲酒至晚。獲辭去，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，以船送獲歸寨。孟獲來到本寨，先伏刀斧手於帳下，差心腹人到董荼那、阿會喃寨中，只推孔明有使命在，將二人賺

到大寨帳下，盡皆殺之，棄屍於澗。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，把守隘口，自引軍出了夾山谷，要與馬岱交戰，卻並不見一人；及問土人，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，歸大寨去了。獲再回洞中，與親弟孟優商議曰：「如今諸葛亮之虛實，吾已盡知，汝可去如此如此。」孟優領了兄計，引百餘蠻兵，搬載金珠、寶貝、象牙、犀角之類，渡了瀘水，逕投孔明大寨而來；方纔過了河時，前面鼓角齊鳴，一彪軍擺開，為首大將，乃馬岱也。孟優大驚。岱問了來情，令在外廂，差人來報孔明。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，呂凱，蔣琬，費禕等，共議平蠻之事，忽帳下一人，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。孔明回顧馬謖曰：「汝知其來意

否？」謾曰：「不敢明言。容某暗寫於紙上，呈與丞相，看合鈞意否？」孔明從之。馬謖寫訖，呈與孔明。孔明看畢，撫掌大笑曰：「擒孟獲之計，吾已差派下也。汝之所見，正與吾同。」遂喚趙雲入，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喚魏延入，亦低言分付；又喚王平、馬忠、關索入，亦各密地分付。各人受了計策，皆依令而去，方召孟優入帳。優再拜於帳下曰：「家兄孟獲，感丞相活命之恩，無可奉獻，輒具金珠寶貝若干，權為賞軍之資。續後別有貢天子禮物。」孔明曰：「汝兄今在何處？」優曰：「為感丞相大恩，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，少時便回來也。」孔明曰：「汝帶多少人來？」優曰：「不敢多帶；只是隨

行百餘人，皆運貨物者。」孔明盡教入帳看時，皆是青眼黑面，黃髮紫鬚，耳帶金環，鬚頭跣足，長力大之士。孔明就令隨席而坐，教諸將勸酒，慇懃相待。

卻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，忽報有二人回了；喚入問之，具說：「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，將隨行之人，皆喚入帳中，殺牛宰馬，設宴相待。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，今夜二更，裏應外合，以成大事。」

孟獲聽知甚喜，即點起三萬蠻兵，分為三隊。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：「各軍盡帶火具。今晚到了蜀寨時，放火為號。吾當自取中軍，以擒諸葛亮。」諸多蠻將，受了計策，黃昏左右，各渡瀘水而來。孟獲帶

領心腹蠻將百餘人，逕投孔明大寨，於路並無一軍阻擋。前至寨門，獲率眾將驟馬而入，乃是空寨，並不見一人。獲撞入中軍，只見帳中燈燭熒煌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。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、呂凱二人管待，令樂人搬做雜劇，慇懃勸酒，酒內下藥，盡皆醉倒，渾如醉死之人。孟獲入帳問之，內有醒者，但指口而已，獲知中計，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。卻待奔回中隊，前面喊聲大震，火光驟起，蠻兵各自逃竄，一彪軍殺到，乃是蜀將王平。

獲大驚，急奔左隊時，火光衝天，一彪軍殺到，為首蜀將乃是魏延。獲慌忙望右隊而來，只見火光又起，又一彪軍殺到，為首蜀將乃是趙雲。三路軍夾攻

將來，四下無路。孟獲棄了軍士，匹馬望瀘水而逃。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，駕一小舟，獲慌令近岸。人馬方纔下船，一聲號起，將孟獲縛住。原來馬岱了計策，引本部兵扮作蠻兵，撐船在此，誘擒孟獲。於是孔明招安蠻兵，降者無數。孔明一一撫慰，並不加害。就教救滅了餘火。須臾，馬岱擒孟獲至；趙雲擒孟優至；魏延、馬忠、王平、關索擒諸洞酋長至。孔明指孟獲而笑曰：「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，如何瞞得我過！今番又被我擒，汝可服否？」獲曰：「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，誤中汝毒，因此失了大事。吾若自來，弟以兵應之，必然成功。此乃天敗，非吾之不能也，如何肯服？」孔明日：「今已三次，如何不服？」

「孟獲低頭無語。孔明笑曰：「吾再放汝回去。」孟獲曰：「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，收拾家下親丁，和丞相大戰一場；那時擒得，方纔死心塌地而降。」孔明曰：「再若擒住，必不輕恕。汝可小心在意，勤攻韜略之書，再整親信之士，早用良策，勿生後悔。」遂令武士去其繩索，放起孟獲，并孟優及各洞酋長，一齊都放。孟獲拜謝去了。此時蜀兵已渡瀘水。孟獲等過了瀘水，只見岸口陳兵列將，旗幟紛紛。獲到營前，馬岱高坐，以劍指之曰：「這番拏住，必無輕放！」孟獲到了自己寨時，趙雲早已襲了此寨，布列兵馬。雲坐於大旗下，按劍而言曰：「丞相如此相待，休忘大恩！」獲喏喏連聲而去。將出界口山坡，

魏延引一千精兵，擺在坡上，勒馬厲聲而言曰：「吾今已深入巢穴，奪汝險要；汝尚自愚迷，抗拒大軍！這回拏住，碎屍萬段，決不輕饒！」孟獲等抱頭鼠竄，望本洞而去。後人有詩讚曰：五月驅兵入不毛，月明瀘水瘴煙高。誓將雄略酬三顧，豈憚征蠻七縱勞？卻說孔明渡了瀘水，下寨已畢，大賞三軍，聚諸將於帳下曰：「孟獲第二番擒來，吾令遍觀各營虛實，正欲令其來劫營也。吾知孟獲頗曉兵法，吾以兵馬糧草炫耀，實令孟獲看吾破綻，必用火攻。彼令其弟詐降，欲為內應耳。吾三番擒之而不殺，誠欲服其心，不欲滅其類也。吾今明告汝等，勿得辭勞，可用心報國。」眾將拜伏曰：「丞相智、仁、勇，三者足

備；雖子牙、張良，不能及也。」孔明曰：「吾今安敢望古人耶？皆賴汝等之力，共成功業耳。」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，盡皆喜悅。

卻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，忿忿歸到銀坑洞中，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，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，并蠻方部落，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，剋日齊備。各隊人馬，雲堆霧擁，俱聽孟獲調用。伏路軍探知其事，來報孔明，孔明笑曰：「吾正欲令兵皆至，見吾之能也。」遂上小車而行。正是：若非洞主威風猛，怎顯軍師手段高？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：武鄉侯四番用計，南蠻王五次遭擒

卻說孔明自駕小車，引百騎前來探路。前有一河，名曰西洱河。水勢雖慢，並無一隻船筏。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，其木到水皆沈。孔明遂問呂凱。凱曰：「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，其山多竹，大者數圍。可令人伐之，於河上搭起竹橋，以渡軍馬。」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，伐竹數十萬根，順水放下，於河面狹處，搭起竹橋，闊十餘丈。乃調大軍於河北岸，一字兒下寨，便以為壕塹，以浮橋為門，壘土為城；過橋

南岸，一字下三個大營，以待蠻兵。

卻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，恨怒而來。將近西洱河，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，直扣前寨搦戰。孔明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手執羽扇，乘駟馬車，左右眾將簇擁而出。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，頭頂朱紅盔，左手挽牌，右手執刀，騎赤毛牛，口中辱罵；手下萬餘洞丁，各舞刀牌，往來衝突。孔明急令退回本寨，四面緊閉，不許出戰。蠻兵皆裸衣赤身，直到寨門前叫罵。諸將大怒，皆來稟孔明曰：「某等情願出寨，決一死戰爭！」孔明不許。諸將再三欲戰。孔明止曰：「蠻方之人，不遵王化，今此一來，狂惡正盛，不可迎也；且宜堅守數日，待其猖狂少懈，吾自有妙

計破之。」

於是蜀兵堅守數日。孔明在高阜處探之，窺見蠻兵已多懈怠，乃聚諸將曰：「汝等敢出戰否？」眾將欣然要出。孔明先喚趙雲、魏延入帳，向耳畔低言，分付如此如此。二人受了計策先進。卻喚王平、馬忠入帳受計去了。又喚馬岱分付曰：「吾今棄此三寨，退過河北；吾軍一退，汝可便拆浮橋，移於下流，卻渡趙雲、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。」岱受計而去。又喚張翼曰：「吾軍退去，寨中多設燈火。孟獲知之，必來追趕，汝卻斷其後。」張翼受計而退。孔明只教關索護車。眾軍退去，寨中多設燈火。蠻兵望見，不敢衝突。

次日平明，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，只見三個大寨，皆無人馬，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。孟優曰：「諸葛亮棄寨而走，莫非有計否？」孟獲曰：「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，必因國中有緊急之事。若非吳侵，定是魏伐。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，棄車仗而去也。可速追之，不可錯過。」於是孟獲自驅前部，直到西洱河邊。望見河北岸下，寨中旗幟整齊如故，燦若雲錦；沿河一帶，又設錦城。蠻兵哨見，皆不敢進。獲謂優曰：「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，故就河北岸少住，不二日必走矣。」遂將蠻兵屯於河岸；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為筏，以備渡河，卻將敢戰之兵，皆移於寨前面。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。

是日，狂風大起，四壁廂火明鼓響，蜀兵殺到，蠻兵獠丁，自相衝突。孟獲大驚，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，逕奔舊寨。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，乃是趙雲。獲慌忙回西洱河，望山僻處而走。又一彪軍殺出，乃是馬岱。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，望山谷中而逃。見南、北、西三處，塵頭火光，因此不敢前進，只得望東奔走。方纔轉過山口，見一大林之前，數十從人，引一輛小車；車上端坐孔明，呵呵大笑曰：「蠻王孟獲！大敗至此，吾已等候多時也！」獲大怒，回顧左右曰：「吾遭此人詭計，受辱三次；今幸得這裏相遇。汝等奮力前去，連人帶車砍為粉碎！」數騎蠻兵，猛力向前。孟獲當先吶喊。搶到大林之前，跣踏

一聲，踏了陷坑，一齊塌倒。大林之內，轉出魏延，引數百軍來，一個個拖出，用索縛定。孔明先到寨中，招安蠻兵，并諸酋長洞丁。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，除死傷外，其餘盡皆歸降。孔明以酒肉相待，以好言撫慰，盡令於放回。蠻兵皆感歎而去。少頃，張翼解孟優至。孔明誨之曰：「汝兄愚迷，汝當諫之。」

今被吾擒了四次，有何面目再見人耶？」孟優羞慚滿面，伏地告求免死。孔明曰：「吾殺汝不在今日，吾且饒汝性命，勸諭汝兄。」令武士解其繩索，放起孟優。優泣拜而去。不一時，魏延解孟獲至。孔明大怒曰：「你今番又被吾擒了，有何理說？」獲

曰：「吾今誤中詭計，死不瞑目！」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。獲全無懼色，回顧孔明曰：「若敢再放吾回去，必然報四番之恨。」孔明大笑，令左右去其縛，賜酒壓驚，就坐於帳中。孔明問曰：「吾今四次以禮相待，汝尚然不服，何也？」獲曰：「吾雖是化外之人，不似丞相專施詭計，吾如何肯服？」孔明曰：「吾再放汝回去，復能戰否？」獲曰：「丞相差若再拏住吾，吾那時傾心降服，盡獻本洞之物犒軍，誓不反亂。」

孔明即笑而遣之。獲忻然拜謝而去。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，望南迤邐而行。早望見塵頭起處，一隊兵到，乃是兄弟孟優，重整殘兵，來與兄報讎。兄

弟二人，抱頭相哭，訴說前事。優曰：「我兵屢敗，蜀兵屢勝，難以抵當。只可就山陰洞中，退避不出。蜀兵受不過暑氣，自然退矣。」獲問曰：「何處可去？」優曰：「此去西南有一洞悉，名曰禿龍洞。洞主朵思大王，與弟甚厚，可投之。」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，見了朵思大王。朵思慌引洞兵出迎，孟獲入洞，禮畢，訴說前事。朵思曰：「大王寬心；若川兵到來，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，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！」

獲大喜，問計於朵思。朵思曰：「此洞中，止有兩條路；東北上一路，就是大王所來之路，地勢平坦，土厚水甜，人馬可行；若以木石壘斷洞口，雖有

百萬之眾，不能進也。西北上有一條路，山險嶺惡，道路窄狹；其中雖有小路，多藏毒蛇惡蝎；黃昏時分，煙瘴大起，直至己午時方收，惟未、申、酉三時，可以往來；水不可飲，人馬難行。此處更有四個毒泉；一名啞泉，其水頗甜，人若飲之，則不能言，不過旬日必死；二曰滅泉，此水與湯無異，人若沐浴，則皮肉皆爛，見骨而死；三曰黑泉，其水微清，人若濺之在身，則手足皆黑而死；四曰柔泉，其水如冰，人若飲之，咽喉無煖氣，身軀軟弱如綿而死。此處蟲鳥皆無，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；自此以後，更無一人到此。今壘斷東北大路，令大王穩居敝洞，若蜀兵見東路截斷，必從西路而入；於路無水，若見此四

泉，定然飲水；雖百萬之眾，皆無歸矣，何用刀兵耶？」孟獲大喜，以手加額曰：「今日方有容身之地！」又望北指曰：「任諸葛亮神機妙算，難以施設！四泉之水，足以報敗兵之恨也！」自此，孟獲、孟優終日與朵思大王筵宴。卻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，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，望南進發。此時正當六月炎天，其熱如火。有後人詠南方苦熱詩曰：

山澤欲焦枯，火光覆太虛。不知天地外，暑氣更何如？

又有詩曰：

赤帝司權柄，陰雲不敢生。雲蒸孤鶴喘，海熱巨鰲驚。忍捨溪邊坐？慵拋竹裏行。如何沙塞客，環甲復長征？

孔明統領大軍，正行之際，忽哨馬飛報：「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，將洞口要路壘斷，內有兵把守；山惡嶺峻，不能前進。」孔明請呂凱問之。凱曰：「某曾聞此洞有條路，實不知詳細。」蔣琬曰：「孟獲四次遭擒，即已喪膽，安敢再出？況今天氣炎熱，軍馬疲乏，征之無益；不如班師回國。」孔明日：「若如此，正中孟獲之計也。吾軍一退，彼必乘勢追之。今已到此，安有復回之理？」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；卻教新降蠻兵引路，尋西北小路而入。前到一

泉，人馬皆渴，爭飲此水。王平探有此路，回報孔明。比及到大寨之時，皆不能言，但指口而已。

孔明大驚，知是中毒，遂自駕小車，引數十人前來看時，見一潭清水，深不見底，水氣凜凜，軍不敢試。孔明下車，登高望之，四壁峰嶺，鳥雀不聞，心中大疑。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，有一古廟。孔明攀藤附葛而到，見一石屋之中，塑一將軍端坐，旁有石碑，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；因平蠻到此，土人立廟祀之。孔明再拜曰：「亮受先帝託孤之重，今承聖旨，到此平蠻；欲待蠻方即平，然後伐魏吞吳，重安漢室。今軍士不識地理，誤飲毒水，不能出聲。萬望尊神，念本朝恩義，通靈顯聖，護祐三軍！」祈禱已

畢，出廟尋土人問之。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杖而來，形容甚異。孔明請老叟入廟，禮畢，對坐於石上。孔明問曰：「丈者高姓？」老叟曰：「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，幸得拜見！蠻方之人，多蒙丞相活命，皆感恩不淺。」孔明問泉水之故。老叟答曰：「軍所飲水，乃啞泉之水也；飲之難言，數日而死。此泉之外，又有三泉。東南有一泉，其水至冷，人若飲之，咽喉無煖氣，身軀軟弱而死，名曰柔泉。正南有一泉，人若濺之在身，手足皆黑而死，名曰黑泉。西南有一泉，沸如熱湯，人若浴之，皮肉盡脫而死，名曰滅泉。敝處有此四泉，毒氣所聚，無藥可治。又煙瘴甚起，惟未、申、酉三個時辰可往來；餘者時辰，皆

瘴氣密布，觸之即死。」

孔明曰：「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。蠻方不平，安能并吞吳、魏再興室？有負先帝託孤之重，生不如死也！」老叟曰：「丞相勿憂；老夫指引一處，可以解之。」孔明曰：「老丈有何高見，望乞指教。」老叟曰：「此去正西數里，有一山谷。入內行二十里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。上有一高士，號為萬安隱者；此人不出溪，有數十餘年矣。其草庵後有一泉，名安樂泉。人若中毒，汲其水飲之即愈。有人或生疥癩，或感瘴氣，於萬安溪內浴之，自然無事。更兼庵前有一等草，名曰『薤葉芸香』。人若口含一葉，則瘴氣不染。丞相可速往求之。」孔明拜謝，問曰：「承丈者

如此活命之德，感刻不勝。願聞高姓？」老叟入廟曰：「吾乃山神，奉伏波將軍之命，特來指引。」言訖，喝開廟後石壁而入。孔明驚訝不已，再拜廟神，尋舊路上車，回到大寨。

次曰，孔明備信香禮物，引王平及眾啞軍，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，迤邐而進。入山谷小徑，約行二十餘里，但見長松大柏，茂竹奇花，環繞一莊；籬落之中，有數間茅屋，聞得馨香噴鼻。孔明大喜，到莊前扣戶，有一小童出。孔明方欲通姓名，早有一人，竹冠草履，白袍皂條，碧眼黃髮，忻然出曰：「來者莫非漢丞相否？」孔明笑曰：「高士何以知之？」隱者曰：「久聞丞相大纛南征，安得不知？」遂邀孔明入

草堂。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孔明告曰：「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，今承嗣君聖旨，領軍到至，此欲服蠻邦，使歸王化。不期孟獲潛入洞中，軍士誤飲啞泉之水。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，言高士有藥泉，可以治之。望乞矜念，賜神水以眾兵殘生。」

隱者曰：「量老夫山野廢人，何勞丞相枉駕？此泉就在庵後。」教取來飲。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，來到溪邊，汲水飲之；隨即吐出惡涎，便能言語。童子大引眾軍到萬安溪中沐浴。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、松花菜，以待孔明。隱者告曰：「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，柳花飄入溪泉之間，水不可飲；但掘地為泉，汲水飲之方可。」孔明求「薤葉芸香」，隱者令

眾軍儘意採取：「各人口含一葉，自然瘴氣不侵。」孔明拜求隱者姓名。隱者笑曰：「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。」孔明愕然。隱者又曰：「丞相休疑，容伸片言；某一父母所生三人；長即老夫孟節，次獲，又次孟優。父母皆亡。二弟強惡，不歸王化。某屢諫不從，故更名改姓，隱居於此。今辱弟造反，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，如此困苦，孟節合該萬死；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。」孔明歎曰：「方信盜跖、柳下惠之事，今亦有之。」遂與孟節曰：「吾申奏天子，立公為王，可乎？」節曰：「為嫌功名而逃於此，豈復有貪富貴之意？」孔明乃具金帛贈之。孟節堅辭不受。孔明嗟歎不已，拜別而回。後人有詩曰：高士幽棲獨

閉關，武侯曾此破諸蠻。至今古木無人境，猶有寒煙鎖舊山。孔明回到大寨之中，令軍士掘地取水。掘下二十餘丈，並無滴水。凡掘十餘處，皆是如此。軍心驚慌。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：「臣亮不才，仰承大漢之福，受命平蠻。今途中乏水，軍馬枯渴。倘上天不絕大漢，即賜甘泉！若氣運已終，臣亮等願死於此處！」是夜祝罷，平明視之，皆得滿井甘泉。後人有詩曰：

為國平蠻統大兵，心存正道合神明。耿恭拜井甘泉出，諸葛虔誠水夜生。

孔明軍馬既得甘泉，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

寨。

蠻兵探知，來報孟獲曰：「蜀兵不染瘴疫之氣，又無枯渴之患，諸泉皆不應。」朵思大王聞知不信，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。只見蜀兵安然無事，大桶小擔，搬運水漿，飲馬造飯。朵思見之，毛髮聳然，回顧孟獲曰：「此乃神兵也！」獲曰：「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，就殞於軍，前安肯束手受縛！」朵思曰：「若大王兵敗，吾妻子亦休矣。當殺牛宰馬，大賞洞丁，不避水火，直衝蜀寨，方可得勝。」

於是大賞蠻兵。正欲起程，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。孟獲大喜曰：「鄰

兵助我，我必勝矣！」即與朵思大王出洞迎接。楊鋒引兵入曰：「吾有精兵三萬，皆披鐵甲，能飛山越嶺，足以敵蜀兵百萬；我有五子，皆武藝足備；願助大王。」鋒令五子入拜，皆彪軀虎體，威風抖擻。孟獲大喜，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。酒至半酣，鋒曰：「軍中少樂，吾隨軍有蠻姑，善舞刀牌，以助一笑。」獲忻然從之。須臾，數十蠻姑，皆披髮跣足，從帳外舞跳而入。群蠻拍手以歌和之。楊鋒令二子把盞。二子舉盃詣孟獲、孟優前。二人接盃，方欲飲酒，鋒大喝一聲，二子早將孟獲、孟優執下座來。朵思大王卻待要走，已被楊鋒擒了。蠻姑橫截於帳上，誰敢近前，獲曰：「『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』。吾與汝皆是

各洞之主，往日無冤，何故害我？」鋒曰：「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無可以報。今汝反叛，何不擒獻？」於是各洞蠻兵，皆走回本鄉。楊鋒將孟獲、孟優、朵思等解赴孔明寨來。孔明令入。楊鋒等拜於帳下曰：「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，故擒孟獲、孟優等呈獻。」孔明重賞之，令驅孟獲入。孔明笑曰：「汝今番心服乎？」獲曰：「非汝之能，乃吾洞中之人，自相殘害，以致如此。要殺便殺，只是不服！」孔明曰：「汝賺吾入無水之地，更以啞泉、滅泉、黑泉、柔泉如此之毒，吾軍無恙，豈非天意乎？汝何如此執迷？」獲又曰：「吾祖居銀坑山中，有三江之險，重關之固。汝若就彼擒之，吾當子子孫孫，

兵心服事。」孔明日：「吾再放汝回去，重整兵馬，與吾共決勝負；如那時擒住，汝再不服，當滅九族。」叱左右去其，放起孟獲。獲再拜而去。

孔明又將孟優并朵思大王皆釋其，賜酒食壓驚。二人悚懼，不敢正視。孔明令鞍馬送回。正是：
深臨險地非容易，更展奇謀豈偶然？未知孟獲整
兵再來，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回：驅巨獸六破蠻兵，燒藤甲七擒孟獲

卻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，楊鋒父子皆封官爵，重賞洞兵。楊鋒等拜謝而去。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。那洞外有三江；乃是瀘水、甘南水、西城水。三路水會合，故為三江。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，多產萬物；洞西二百餘里，有鹽井；西南二百里，直抵瀘、甘；正南三百里，乃是梁都洞。洞中有山，環抱其洞；山上出銀礦，故名為銀坑山。山中置宮殿樓臺，以為蠻王巢穴。

其中建一祖廟，名曰「家鬼」。四時殺牛宰馬享祭。名曰「卜鬼」。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。若人患病，不肯服藥，只禱師巫，名為「藥鬼」。其處無刑法，但犯罪即斬。有女長成，卻於溪中沐浴，男女自相混淆，任其自配，父母不禁，名為「學藝」。年歲雨水均調，則種稻穀；倘若不熟，殺蛇為羹，煮象為飯。每方隅之中，上戶號曰：「洞主」，次日「酋長」。每月初一十五兩日，皆在三江城中買賣，轉易貨物。其風俗如此。

卻說孟獲在洞中，聚集宗黨千餘人，謂之曰：「吾屢受辱於蜀兵，立誓欲報之。汝等有何高見？」言未畢，一人應曰：「吾舉一人，可破諸葛亮。」眾視

之，乃孟獲妻弟，現為八番部長，名曰「帶來洞主」。

獲大喜，急問何人。帶來洞主曰：「此去西南八納洞，洞主木鹿大王，深通法術；出則騎象；能呼風喚雨；常有虎報豺狼、毒蛇惡蝎跟隨。手下更有三萬神兵，甚是英勇。大王可修書具禮，某親往求之。此人若允，何懼蜀兵哉？」獲忻然，令國舊齋書而去。卻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，以為前面屏障。

卻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，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，一面通旱；即遣魏延、趙雲同嶺一軍於旱路打城。軍到城下時，城上弓弩齊發。原來洞中之人，多

習弓弩。一弩齊發十矢；箭頭上皆用毒藥；但有中箭者，皮肉皆爛，見五臟而死。

趙雲、魏延不能取勝，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。孔明自乘小車，到軍前看了虛實，回到寨中，令軍退數里下寨。蠻兵望見蜀兵遠退，皆大笑作賀，只疑蜀兵懼怯而退；因此夜間安心穩睡，不去哨探。

卻說孔明約軍退後，即閉寨不出。一連五日。並無號令。黃昏左側，忽起微風。孔明傳令曰：「每軍要衣襟一幅，限一更時分應點。無者立斬。」諸將皆不知其意，只得依令預備。孔明又傳令曰：「諸軍包土，俱在三江城下交割。先到者有賞。」

眾軍聞令，皆包淨土，飛奔城下。孔明令積土為蹬道，先上城者為頭功。於是蜀兵十餘萬，并降兵萬餘，將所包之土，一齊棄於城下。一霎時，積土成山，接連城上。一聲暗號，蜀兵皆上城。蠻兵急放弩時，大半早被執下。餘者棄城而走。朵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。蜀將督軍分路剿殺。孔明取了三江城。所得珍寶，皆賞三軍。殘敗蠻兵逃回見孟獲，說：「朵思大王身死，失了三江城。」獲大驚。

正慮之間，人報蜀兵以度江，見在本洞前下寨。孟獲甚是慌張。忽然屏後一人大笑而出曰：「既為男子，何無智也？我雖是一婦人，願與你出戰。」獲視之，乃妻祝融夫人也。夫人世居南蠻，乃祝融氏之

後；善使飛刀，百發百中。孟獲起身稱謝。夫人忻然上馬，引宗黨猛將數百員，生力洞兵五萬，出銀坑宮闕，來與蜀兵對敵。

方纔轉過洞口，一彪軍攔住，為首蜀將，乃是張嶷。蠻兵見之，卻早兩路擺開。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，手挺丈八長標，坐下捲毛赤兔馬。張嶷見之，暗稱奇。二人驟馬交鋒。戰不數合，夫人撥馬便走。張嶷趕去，空中一把飛刀落下。嶷急用手隔，正中左臂，翻身落馬。蠻兵發一聲喊，將張嶷執縛去了。

馬忠聽得張嶷被執，急出救時，早被蠻兵困住。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，忠忿怒向前去戰，坐下

馬絆倒，亦被擒了。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。獲設席慶賀。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、馬忠要斬。獲止曰：「諸葛亮放吾五次，今番若斬彼將，是不義也。且囚在洞中，待擒住諸葛亮，殺之未遲。」夫人從其言，笑飲作樂。

卻說敗殘兵來見孔明，告知其事。孔明即喚馬岱、趙雲、魏延三人受計。各自領軍前去。次日，蠻兵報入洞中，說趙雲搦戰。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。二人戰不數合，雲撥馬便走。夫人恐有埋伏，勒兵而回。延又引軍來搦戰，夫人縱馬相迎。正交鋒緊急，延詐敗而逃，夫人只不趕。

次日，趙雲又引軍來搦戰，夫人領洞兵出迎。二人戰不數合，雲詐敗而走，夫人案標不趕。欲收兵回洞時，魏延引軍齊聲辱罵，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。延撥馬便走。夫人忿趕怒來，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，忽然背後一聲響亮，延回頭視之，夫人仰鞍落馬。

原來馬岱埋伏在此，用絆馬索絆倒，就裏擒縛，解投大寨而來。蠻將洞兵皆來救時，趙雲一陣殺散。孔明端坐於帳上。馬岱解祝融夫人到，孔明即令武士去其縛，請在別帳賜酒壓驚，遣使往告孟獲，欲送夫人換張嶷、馬忠二將。

孟獲允諾，即放出張嶷、馬忠，還了孔明。孔明

遂送夫人入洞。孟獲接著，又喜又惱。忽報八納洞主到。孟獲出帳迎接，見其人騎著白象，身穿金珠瓔絡，腰懸兩口大刀，領著一班餵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。獲再拜哀告，訴說前事。木鹿大王許以報讎。獲大喜，設宴相待。

次日，木鹿大王引本洞帶猛獸而出。趙雲、魏延聽知蠻兵出，遂將軍馬布成陣勢。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，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；人多不穿衣甲，盡裸身赤體，面目醜陋；身帶四把尖刀；軍中不鳴鼓角，但篩金為號；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，手執蒂鐘，身騎白象，從大旗中而出。趙雲見了魏延曰：「我等上陣一生，未嘗見如此人物。」

二人正沉吟之際，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，手搖蒂鐘。忽然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如同驟雨，一聲畫角響，虎豹豺狼，猛獸毒蛇，乘風而出，張牙五爪，衝將過來。蜀兵如何抵當，往後便退。蠻兵隨後追殺，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。趙雲、魏延收聚敗兵，來孔明帳前請罪，細說此事。

孔明笑曰：「非汝二人之罪。吾未出茅廬之時，先知南蠻有『驅虎豹』之法。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。隨軍有二十輛車。俱封記在此。今日且用一半，留下一半，後有別用。」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，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。眾皆不知其意。孔明將櫃打開，皆是木刻綵畫巨獸，俱用五色絨線為

毛衣，鋼鐵為牙爪，一個可騎坐十人。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，領了一百口，內裝煙火之物，藏在車中。次日，孔明驅兵大進，布於洞口。蠻兵探知，入洞報與蠻王。木鹿大王自謂無敵，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。孔明綸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端坐於車上。孟獲指曰：「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！若擒住此人，大事定矣！」木鹿大王口中念咒，手搖蒂鐘。頃刻之間，狂風大作，猛獸突出。孔明將羽扇一搖，其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。蜀陣中假獸擁出。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，鼻出黑煙。身搖銅鈴，張牙舞爪而來，諸惡獸不敢前進，皆奔回蠻洞，反將蠻兵衝倒無數。孔明驅兵大進，鼓角齊鳴，望前追殺。木鹿大王死於亂軍

之中。洞內孟獲宗黨，皆棄宮闕，扒山越嶺而走。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。

次日，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，忽報：「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，因勸孟獲歸降，獲不從，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，獻與丞相。」

孔明聽知，即喚張嶷、馬忠，分付如此如此。二將受了計，引二千精壯兵，伏於兩廊。孔明即令守門將，俱放進來。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，拜於殿下。孔明大喝曰：「與吾擒下！」兩廊壯兵齊出，二人捉一人，盡被執縛。孔明大笑曰：「量汝些小詭計，如何瞞得過我！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

降，吾不加害汝，只道吾深信，故來詐降，欲就洞中殺吾！」喝令武士搜其身畔，果然各帶利刀。

孔明問孟獲曰：「汝原說在汝家擒住，方始心服；今日如何？」獲曰：「此是我等自來送死，非汝之能也。吾心未服。」孔明日：「吾擒住六番，尚然不服，欲待何時耶？」獲曰：「汝第七次擒住，吾方傾心歸服，誓不反矣。」孔明日：「巢穴已破，吾何慮哉？」令武士盡去其縛，叱之曰：「這番擒住，再若支吾，必不輕恕！」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。

卻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，大半中傷而逃，正遇蠻王孟獲。獲收了敗兵，心中稍喜，卻與帶來洞主商議

曰：「吳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，今投何地安身？」帶來洞主曰：「止有一國可以破蜀。」獲喜曰：「何處可去？」帶來洞主曰：「此去東南七百里，有一國名烏戈國。國主兀突骨，身長二丈，不食五穀，以生蛇惡獸為飯；身有鱗甲，刀劍不能侵。其手下軍士。俱穿藤甲；其藤生於山澗之中，盤於石壁之內；國人採取浸於油中，半年方取出晒之；晒乾復浸，凡十餘遍，卻纔造成鎧甲，穿在身上，渡江不沉，經水不濕，刀箭皆不能入。因此號為『藤甲軍』。今大王可往求之。若得彼相助，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。」

孟獲大喜，遂投烏戈國，來見兀突骨。其洞無宇舍，皆居土穴之內。孟獲入洞，再拜哀告前事。兀突

骨曰：「吾起洞之兵，與汝報讎。」獲欣然拜謝。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；一名土安，一名奚泥；起三萬兵，皆穿藤甲，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。行至一江，名桃花水。兩岸有桃樹，歷年落葉於水中，若別國人飲之盡死；惟烏戈國人飲之，倍添精神。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，以待蜀兵。

卻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，回報曰：「孟獲請烏戈國主，引三萬藤甲軍，見屯於桃花渡口。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，併力拒戰。」孔明聽說，提兵大進，直至桃花渡口，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，甚是醜惡；又問土人，言說即日桃葉正落，水不可飲。孔明退五里下寨，留魏嚴守寨。

次日，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，金鼓大震。魏延引兵出迎。蠻兵捲地而至。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，皆不能透，俱落於地；刀砍鎗刺，亦不能入。蠻兵皆使利刀剛叉，蜀兵如何抵當，盡皆敗走。蠻兵不趕而回。魏延復回。趕到桃花渡口，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。內有困乏者，將甲脫下，放在水面，以身坐其上而渡。魏延急回大寨，來稟孔明，細言其事。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。凱曰：「某素聞南蠻中有一烏戈國，無人倫者也。更有藤甲護身，急切難傷。又有桃葉惡水，本國人飲之，反添精神；別國人飲之，即死。如此蠻方，縱使全勝，有何益焉？不如班師早回。」孔明笑曰：「吾非容易到此，豈可便

去？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。」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，且休輕出。

次日，孔明令土人引路，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處，遍觀地理。山險嶺峻之處，車不能行，孔明棄車步行。忽到一山，望見一谷，形如長蛇，皆危峭石壁，並無樹木，中間一條大路。孔明問土人曰：「此谷何名？」土人答曰：「此處名為盤蛇谷。出谷則三江城大路。谷前名塔郎甸。」孔明大喜曰：「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！」遂回舊路，上車歸寨，喚馬岱分付曰：「與汝黑油櫃車十輛，須用竹竿千條。櫃內之物，如此如此。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。與汝半月限，一切完備。至期如此施

設。倘有走漏，定按軍法。」

馬岱受計而去。又喚趙雲分付曰：「汝去盤蛇谷後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。所用之物，剋日完備。」趙雲受計而去。又喚魏延分付曰：「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。如蠻兵渡水來敵，汝便棄了寨。望白旗處而走。限半個月內，須要連輸十五陣，棄七個寨柵。若輸了十四陣，也休來見我。」

魏延領命，心中不樂，怏怏而去。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，依所指之處，築立寨柵去了。卻令張嶷、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，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。

卻說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：「諸葛亮多有巧計，只是埋伏。今後交戰，分付三軍；但見山谷之中，林木多處，不可輕進。」兀突骨曰：「大王說的有理。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。今後依此言之。吾在前面廝殺，汝在背後教道。」

兩人商量已定。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。兀突骨即差二俘引藤甲軍渡河來，與蜀兵交戰。不數合，魏延敗走。蠻兵恐有埋伏，不趕自回。次日，魏延又去了營寨。蠻兵哨得，又引眾軍渡過河來戰。延出迎之。不數合，延敗走。蠻兵殺十餘里，見四下並無動靜，便在蜀寨中屯住。

次日，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，說知此事。兀突骨即引兵大進，將魏延追一陣。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。只見前有白旗，延引敗兵，急奔到白旗處，早有一寨，就寨中屯住。兀突骨驅兵追至，延引兵棄寨而走。蠻兵得了蜀寨。次日，又望前追殺。魏延回兵交戰，不三合又敗，只看白旗處而走。又有一寨，延就寨屯住。次日，蠻兵又至。延略戰又走。蠻兵占了蜀寨。

話休絮煩。魏延且戰且走，已敗十五陣，連棄七個營寨。蠻兵大進追殺。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，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，便不敢進；卻使人遠望，果見樹陰之中，旌旗招颭。兀突骨謂孟獲曰：「果不出大王

所料。」孟獲大笑曰：「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！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，奪了七個營寨，蜀兵望風而走。諸葛亮已是計窮；只此一進，大事定矣！」

兀突骨大喜，遂不以蜀兵為念。至第十六日，魏延引敗殘兵而來，與藤甲軍對敵。兀突骨騎象當先，頭戴日月狼鬚帽；身披金珠瓔絡；兩肋下露出生鱗甲；眼目中微露光芒；手指魏延大罵。延撥馬便走。後面蠻兵大進。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，望白旗而走。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，料無埋伏，放心追殺。趕到谷中，見數十輛黑油櫃車在當路。蠻兵報曰：「此是蜀兵運糧道路，因大王兵至，撇下糧車而走。」

兀突骨大喜，催兵追趕，將出谷口，不見蜀兵。只見橫木亂石滾下，壘斷谷口。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，忽見前面大小車輛，裝載乾柴，盡皆火起。兀突骨忙教退兵，只聞後軍發喊，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。車中原來是火藥，一齊燒著。

兀突骨見無草木，心尚不慌，令尋路而走。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。火把到處，地中藥線皆看，就地飛起鐵炮。滿谷中火光亂舞。但逢藤甲，無有不著。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，燒得互相擁抱，死於盤蛇谷中。

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，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

腿，大半被鐵炮打的頭臉粉碎，皆死於谷中，臭不可聞。孔明垂淚而歎曰：「吾雖有功於社稷，必損壽矣！」左右將士，無不感。

卻說孟獲在寨中，正望蠻兵回報。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，言說：「烏戈國與蜀兵大戰，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。特請大王前去接應。我等皆是本洞之人，不得已而降蜀。今知大王前來，特來助戰。」

孟獲大喜，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，連夜上馬；就令蠻兵引路。方到盤蛇谷時，只見火光甚烈，臭味難聞。獲知中計，急退兵時，左邊張嶷，右邊馬忠，兩路軍殺出。獲方欲抵敵，一聲喊起，蠻兵中大半皆是

蜀兵，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。孟獲匹馬殺出重圍，望山徑而走。

正走之間，見山凹裏一簇人馬，擁出一輛小車，車中端坐一人，綸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乃孔明也。孔明大喝曰：「反賊孟獲！今番如何！」獲急回馬走。傍邊閃過一將，攔住去路，乃是馬岱。孟獲措手不及，被馬岱活捉了。此時王平、張翼已引一軍，趕到蠻寨中，將祝融夫人并衣應老小皆活捉而來。

孔明歸到寨中，升帳而坐，謂眾將曰：「吾今此計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大損陰德。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，吾卻空設旌旗，實無兵馬，疑其心也。」

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，堅其心也。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，兩壁皆是光石，並無樹木，下面都是沙石，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。車中油櫃內，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砲，名曰『地雷』。一砲中藏九砲，三十步埋之。中用竹竿通節，以引藥線；纔一發動，山殞石裂。

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，安排於谷口，又於山上準備大木亂石。卻令魏延賺兀突骨藤甲軍入谷，放出魏延，即斷其路，隨後焚之。吾聞：『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』藤甲雖刀箭不入，乃油浸之物，見火必著。蠻兵如此頑皮，非火攻安能取勝？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，是吾之大罪也！」

眾將拜伏曰：「丞相天機，神鬼莫測也！」孔明令押過孟獲來。孟獲跪於帳下。孔明令去其縛，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官至坐榻前，如此如此，分付而去。

卻說孟獲與祝融夫人並孟優、帶來洞主、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。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：「丞相面羞，不欲與公相見。特令我來放公回去，再招人馬來決勝負。公今可速去。」孟獲垂淚言曰：「七擒七縱，自古未嘗有也。吾雖化外之人，頗知禮義，直如此無羞恥乎？」遂同兄弟妻子宗黨等人，皆匍匐跪於帳下，肉袒謝罪曰：「丞相天威，南人不復反矣！」孔明曰：「公今服乎？」獲泣謝曰：「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，安得不服？」

孔明乃請孟獲上帳，設宴慶賀，就令永為洞主。所奪之地，盡皆退還。孟獲宗黨及諸蠻兵，無不感戴，皆欣然跳躍而去。後人有詩讚孔明曰：

羽扇綸巾擁碧幃，七擒妙策制蠻王，至今溪洞傳威德，為選高原立廟堂。

長史費禕入諫曰：「今丞相親提士卒，深入不毛，收服蠻方；蠻王今已歸服，何不置官吏，與孟獲一同守之？」孔明曰：「如此有三不易；留外人則當留兵，兵無所食，一不易也；蠻人傷破，父兄死亡，留外人而不留兵，必成禍患，二不易也；蠻人累有廢殺之罪，自有嫌疑，留外人終不相信，三不易也。今

吾不留人，不運糧，與相安於無事而已。」

眾人盡服。於是蠻方皆感孔明恩德，乃為孔明立生祠，四時享祀；皆呼之為「慈父」；各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，耕牛戰馬，以資軍用，誓不相反。南方已定。

卻說孔明犒軍已畢，班師回蜀，令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。延引兵方至瀘水，忽然陰雲四合，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，飛沙走石，軍不能進。延退兵回報孔明。孔明遂請孟獲問之。正是：塞外蠻人方帖服，水邊鬼卒又猖狂。未知孟獲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：祭瀘水漢相班師，伐中原武侯
上表

卻說孔明班師回國，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，及諸部落羅拜相送；前軍至瀘水，時值九月秋天，忽然陰雲布合，狂風驟起；兵不能渡，回報孔明，孔明遂問孟獲。獲曰：「此水原有狷神作禍，往來者必須祭之。」孔明曰：「用何物享祭？」獲曰：「舊時國中因狷神作禍，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並黑牛白羊祭之，自然風恬浪靜，更兼連年豐稔。」孔明曰：「吾今事已平定，安可妄殺一人？」遂自到瀘水岸边觀看。果

見陰風大起，波濤洶湧，人馬皆驚。

孔明甚疑，即尋土人問之。土人告說：「自丞相經過之後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。自黃昏直至天曉，哭聲不絕。瘴煙之內，陰鬼無數。因此作禍，無人敢渡。孔明曰：「此乃我之罪愆也。前者馬岱引蜀兵千餘，皆死於水中；更兼殺死南人，皆棄於此；狂魂怨鬼，不能解釋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晚當親自往祭於水濱。」土人曰：「須依舊例，殺四十九顆人頭為祭，則怨鬼自散也。」孔明曰：「本為人死而成怨鬼，豈可又殺生人耶？吾自有主意。喚行廚宰殺牛馬，和麵為劑，塑成人頭，內以牛羊等肉代之，名曰「饅頭。」

當夜於瀘水岸上，設香案，鋪祭物，列燈四十九盞，揚幡招魂；將饅頭等物，陳設於地。三更時分，孔明金冠鶴氅，親自臨祭，令董厥讀祭文。其文曰：

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，武鄉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，謹陳祭儀，享於故歿王泓事蜀中將校以及南人亡者陰魂曰：「我大漢皇帝，威勝五霸，明繼三王。昨自遠方侵境，凶異俗起兵；縱蠱尾以興妖，恣狼心而逞亂。我奉王命，問罪遐荒；大舉貔貅，悉除螻蟻；雄泓軍雲集，狂寇冰消。纔聞破竹之聲，便是失猿之勢。但士卒兒郎，盡是九州豪傑；官僚將泓校，皆為四海英雄。習武從戎，投明事主，莫不同申三令，共展七擒；齊堅奉國之誠，共效泓忠君之志。

何期汝等偶失兵機，緣落奸計；或為流矢所中，魂掩泉臺；或為刀劍所傷，魄汹歸長夜。生則有勇，死則成名。今凱歌欲還，獻俘將及。汝等英靈尚在，祈禱必聞。隨我旌汹旗，逐我部曲，同回上國，各認本鄉，受骨肉之蒸嘗，領家人之祭祀；莫作他鄉之鬼，徒為汹異域之魂。我當奏之天子，使汝等各家盡霑恩露；年給衣糧，月賜廩祿。用茲酬答，以慰汝心。至於本境土神，南方亡鬼，血食有常，憑依不遠。生者既凜天威，死者亦歸王化。想宜寧帖，毋致號咷。聊表丹誠，敬陳祭祀。嗚呼，哀哉！伏維尚饗！

讀祭文畢，孔明放聲大哭，極其痛切，情動三軍，無不下淚。孟獲等眾，盡皆哭泣。只見愁雲怨霧

之中，隱隱有數千鬼魂，皆隨風而散。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瀘水之中。

次日孔明引大軍俱到瀘水南岸，但見雲散霧收，風靜浪平。蜀兵安然盡渡瀘水。果然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行到永昌，孔明留王伉，呂凱守四郡；發付孟獲領眾自回，囑其勤政馭下，善撫居民，勿失農務。孟獲等涕泣拜別而去。

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。後主排鑾駕出郭三十里迎接，下輦立於道旁，以候孔明。孔明慌下車，伏道而言曰：「臣不能速平南方，使主上懷憂，臣之罪也。」後主扶起孔明，並車而回，設太平筵會，重賞三

軍。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二百餘處。孔明奏准後主，將歿於王事者之家，一一優恤。人心懽悅，朝野清平。

卻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，即蜀漢建興四年也。丕先納夫人甄氏，即袁紹次子袁熙之婦，前破鄴城時所得。後生一子，名叡，字元仲，自幼聰明，丕甚愛之。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郭永之女為貴妃，甚有顏色；其父嘗曰：「吾女乃女中之王也。」故號為「女王」。自丕納為貴妃，因甄夫人失寵，郭貴妃欲謀為后，卻與幸臣張韜商議。時丕有疾，韜乃詐稱於甄夫人宮中掘得桐木偶人，上書天子年月日時，為壓鎮之事。丕大怒，遂將甄夫人賜死，立郭貴妃為皇后。因

無出，養曹叡為己子。雖甚愛之，不立為嗣。

叡年至十五歲，弓馬熟嫻。當年春二月，丕帶叡出獵。行於山塢之間，趕出子母二鹿，丕一箭射倒母鹿，回視小鹿，馳於曹叡馬前。丕大呼曰：「吾兒何不射之？」叡在馬上泣告曰：「陛下已殺其母，安忍復殺其子？」丕聞之，擲弓於地曰：「吾兒真仁德之主也！」於是遂封叡為平原王。

夏五月，丕感寒疾，醫治不痊，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、鎮軍大將軍陳群、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。丕喚曹叡至，指謂曹真等曰：「今朕病已沉重，不能復生。此子年幼，卿等三人，可善輔之，勿負朕

心。」三人皆告曰：「陛下何出此言？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，至千秋萬歲。」丕曰：「今年許昌城門無故自崩，乃不祥之兆，朕故自知必死也。」

正言間，內侍奏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。丕召入謂曰：「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，若能同心輔朕之子，朕死亦瞑目矣！」言訖，墮淚而薨。時年四十四歲，在位七年。於是曹真、陳群、司馬懿、曹休等，一面舉哀，一面擁立曹叡為大魏皇帝。謚父丕為文皇帝，謚母甄氏為文昭皇后。封鐘繇為太傅，曹真為大將軍，曹休為大司馬，華歆為太尉，王朗為司徒，陳群為司空，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。其餘文武官僚，各封贈。大赦天下。時雍，涼，二州缺人守把，司馬

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。曹叡從之，遂封懿提督雍，涼等處兵馬。領詔去訖。

早有細作飛報入川。孔明大驚曰：「曹丕已死，孺子曹叡即位，餘皆不足慮，司馬懿深有謀略，今督雍、涼兵馬，倘訓練成時，深為蜀中之大患。不如先起兵伐之。」參軍馬謖曰：「今丞相平南方回，軍馬疲敝，只宜存恤，豈可復遠征？某有一計，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，未知丞相鈞意允否？」

孔明問是何計。馬謖曰：「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，曹叡素懷疑忌。何不密遣人往洛陽、鄴郡等處，布散流言，道此人欲反？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，

遍貼諸處，使曹叡心疑，必然殺此人也。」孔明從之，即遣人密行此計去了。

卻說鄴城門上，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。守門者揭了，來奏曹叡。叡觀之，其文曰：驃騎大將軍總領雍、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，謹以信義布告天下；昔太祖武皇帝，創立基業，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為社稷主；不幸奸讒交集，歲久潛龍。皇孫曹叡，素無德行，妄自居尊，有負太祖之遺意。今吾應天順人，（左克右寸）日興師，以慰萬民之望。告示到日，各宜歸命新君。如不順者，當滅九族！先此告聞，想宜知悉。

曹叡覽畢，大驚失色，急問群臣。太尉華歆奏

曰：「司馬懿上表乞守雍、涼，正為此也。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：『司馬懿鷹視狼顧，不可付以兵權；久必為國家大禍。』今日反情已萌，可速誅之。」

王朗奏曰：「司馬懿深明韜略，善曉兵機，素有大志；若不早除，久必為禍。」

叡乃降旨，欲興兵御駕親征。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：「不可。文皇帝托孤於臣等數人，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。今事未知真假，遽爾加兵，乃逼之反耳。或者蜀、吳奸細行反間之計，使我君臣自亂，彼卻乘虛而擊，未可知也。陛下幸察之。」

叡曰：「司馬懿若果謀反，將奈何？」真曰：「如陛下心疑，可仿漢高偽游雲夢之計。御駕幸安邑，司馬懿

必然來迎；觀其動靜，就車前擒之，可也。」

叡從之，遂命曹真監國，親自領御林軍十萬，徑到安邑。司馬懿不知其故，欲令天子知其威嚴，乃整兵馬，率甲士數萬來迎。近臣奏曰：「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，前來抗拒，實有反心矣。」叡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。司馬懿見兵馬前來，只疑車駕親至，伏道而迎。曹休出曰：「仲達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何故反耶？」

懿大驚失色，汗流遍體，乃問其故。休備言前事。懿曰：「此吳、蜀奸細反間之計，欲使我君臣自相殘害，彼卻乘虛而來。某當自見天子辯之。」遂即

退了兵馬，至叡車前俯伏泣奏曰：「臣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安敢有異心？必是吳、蜀之奸計。臣請提一旅之師，先破蜀，後伐吳，報先帝與陛下，以明臣心。」叡疑慮未決。華歆奏曰：「不可付之兵權。可即罷歸田里。」叡依言。將司馬懿削職回鄉，命曹休總督雍、涼兵馬。曹叡駕回洛陽。

卻說細作探知此事，報入川中。孔明聞之大喜曰：「吾欲伐魏久矣，奈有司馬懿總雍、涼之兵。今既中計遭貶，吾有何憂？」次日，後主早朝，大會官僚，孔明出班上《出師表》一道。表曰：

臣亮言；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；今天下三

分，益州罷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；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之遺德，恢宏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，俱為一體；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；若有作奸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得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暢曉軍事，試用之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「能」，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。愚以

為營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穆，優劣得所也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！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。願陛下親之，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馳驅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慮，恐付託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；故五

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當獎帥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；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等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；若無興復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咎，以彰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！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後主覽表曰：「相父南征，遠涉艱難；方始回都，坐未安席；今又欲北伐，恐勞神思。」孔明日：「臣受先帝託孤之重，夙夜未嘗有怠。今南方已平，

可無內顧之憂；不就此時討賊，恢復中原，更待何日？」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曰：「臣夜觀天象，北方旺氣正盛，星曜倍明，未可圖也。」乃謂孔明曰：「丞相深明天文，又何故強為？」孔明曰：「天道變易不常，豈可拘執？吾今且駐兵馬於漢中，觀其動靜而後行。」

譙周苦諫不從。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、董允、費禕等為侍中，總攝宮中之事。又留向寵為大將，總督御林軍馬；陳震為侍中；蔣琬為參軍，張裔為長史，掌丞相府事；杜瓊為諫議大夫；杜微、楊洪為尚書；孟光、來敏，為祭酒；尹默、李譔為博士；郤正、費詩為秘書；譙周為太史。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，同

理蜀中之事。

孔明受詔歸府，喚諸將聽令。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、涼州刺史、都亭侯魏延，前軍都督領伏風太守張翼，牙門將裨將軍王平；後軍領兵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，副將定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呂義，兼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北將軍陳倉侯馬岱，副將飛衛將軍廖化，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，鎮撫將軍關內侯張嶷，行中軍師車騎大將軍都鄉侯劉琰，中監軍揚武將軍鄧芝，中參軍安遠將軍馬謖，前將軍都亭侯袁琳，左將軍高陽侯吳懿，右將軍玄都侯高翔，後將軍安樂侯吳班，領長史綏軍將軍楊儀，前將軍征南將軍劉巴，前護軍偏將軍、漢成亭侯許允，左護軍

篤信中郎將丁咸，右護軍偏將軍劉敏，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宮雝，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，行參軍諫議將軍閻晏，行參軍偏將軍爨習，行參軍裨將軍杜義，武略中郎將杜祺，綏軍都尉盛敦，從事武略中郎將樊岐，典軍書記樊建，丞相令史董厥，帳前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，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。以上一應官員，都隨著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。

分撥已定，又檄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。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，出師伐魏。忽帳下一老將，厲聲而進曰：「我雖年邁，尚有廉頗之勇，馬援之雄。此二古人皆不服老，何故不用我耶？」眾視之，乃趙

雲也。孔明日：「吾自平南回都，馬孟起病故，吾甚惜之，以為折一臂也。今將軍年紀已高，倘稍有參差，動搖一世英名，減卻蜀中銳氣。」雲厲聲曰：「吾自隨先帝以來，臨陣不退，遇敵則先，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幸也，吾何恨焉，願為前部先鋒。」孔明再三苦勸不從。雲曰：「如不教我為先鋒，就撞死於階下！」孔明日：「將軍既要為先鋒，須得一人同去。」

言未盡，一人應曰：「某雖不才，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破敵。」孔明視之，乃鄧芝也。孔明大喜，即撥精兵五千，副將十員，隨趙雲、鄧芝去訖。孔明出師，後主引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。孔明辭後

主，旌旗蔽野，戈戟如林，率軍望漢中迤邐進發。

卻說邊庭探知此事，報入洛陽。是日曹叡設朝，近臣奏曰：「邊官報稱；諸葛亮率大兵三十餘萬，出屯漢中，令趙雲、鄧芝為前部先鋒，引兵入境。」叡大驚，問群臣曰：「誰可為將，以退蜀兵？」忽一人應聲而出曰：「臣父死於漢中，切齒之恨，未嘗得報。今蜀兵犯境，臣願引本部猛將，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，前往破蜀。上為國家效力，下報父讎，臣萬死不恨！」

眾視之，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。楙字子休；其性最急，又最吝。自幼嗣與夏侯惇為子。後夏侯淵為

黃忠所斬，曹操憐之，以女清河公主招楨為駙馬，因此朝中欽敬。雖掌兵權，未嘗臨陣。當時自請出征，曹叡即命為大都督，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破敵。

司徒王朗奏曰：「不可。夏侯駙馬素不曾經戰，今付以大任，非其所宜。更兼諸葛亮足智多謀，深通韜略，不可輕敵。」夏侯楨曰：「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，欲為內應耶？吾自幼從父學習韜略，深通兵法，汝何欺我年幼？吾若不生擒諸葛亮，誓不回見天子！」

王朗等皆不敢言。夏侯楨辭了魏主，星夜到長安，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，來敵孔明。正是：欲

秉白旄麾將士，卻教黃吻掌兵權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：趙子龍力斬五將，諸葛亮智取
三城

卻說孔明率兵前至沔縣，經過馬超墳墓，乃令其弟馬岱挂孝，孔明親自祭之。祭畢，回到寨中，商議進兵。忽哨馬報道：「魏主曹叡遣駙馬夏侯楙，調關中諸路軍馬，前來拒敵。」魏延上帳獻策曰：「夏侯楙乃膏梁子弟，懦弱無謀。延願得精兵五千，取路出褒中，循秦嶺以東，當子午谷而投北，不過十日，可到長安。夏侯楙若聞某驟至，必然棄城望邸閣橫門而走。某卻從東方而來，丞相可大驅士馬，自斜谷而

進；如此行之，則咸陽以西，一舉可定也。」孔明笑曰：「此非萬全之計也；汝欺中原無好人物，倘有人進言，於山僻中以兵截殺，非惟五千人受害，亦大傷銳氣。決不可用。」魏延又曰：「丞相兵從大路進言，彼必盡起關中之兵，於路迎敵；則曠日持久，何時而得中原？」孔明曰：「吾從隴右居平坦大路，依法進兵，何憂不勝？」遂不用魏延之計。魏延怏怏不悅。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。

卻說夏侯楙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。時有西涼大將韓德，善使開山大斧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；見了夏侯楙，楙重賞之，就令為先鋒。德有四子，皆精通武藝，弓馬過人；長子韓瑛，

次子韓瑤，三子韓瓊，四子韓琪。韓德帶四子并西羌兵八萬，取路至鳳鳴山，正遇蜀兵。兩陣對圓。韓德出馬，四子列於兩邊。德厲聲大罵曰：「反國之賊，安敢犯吾境界！」趙雲大怒，挺鎗縱馬，單搦韓德交戰。長子韓瑛，躍馬來迎；戰不三合，被趙雲一鎗刺死於馬下。次子韓瑤見之，縱馬揮刀來戰。趙雲施逞舊日虎威，抖擻精神迎戰。瑤抵敵不住。三子韓瓊，急挺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。雲全然不懼，鎗法不亂。四子韓琪，見二兄戰雲不下，也縱馬掄兩口日月刀而來，圍住趙雲。雲在中央獨戰三將。少時，韓琪中鎗落馬。韓陣中偏將急出救去。雲拖鎗便走。韓瓊按戟，急取弓箭射之；連放三箭，皆被雲用鎗撥落。瓊

大怒，仍綽方天戟縱馬趕來；卻被雲一箭射中面門，落馬而死。韓瑤縱馬舉寶刀便砍趙雲。雲棄鎗於地，閃過寶刀，生擒韓瑤歸陣，復縱馬取鎗殺過陣來。韓德見四子皆喪趙雲之手，肝膽皆裂，先走入陣去。西羌兵素知趙雲之名，今見其英勇如昔，誰敢交鋒；趙雲馬到處，陣陣倒退。趙雲匹馬單鎗，往來衝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後人有詩讚曰：憶昔常山趙子龍，年登七十建奇功。獨誅四將來衝陣，猶似當陽救主雄。

鄧芝見趙雲大勝，率蜀兵掩殺，西涼兵大敗而走。韓德險被趙雲擒住，棄甲步行而逃。雲與鄧芝收軍回寨。芝賀曰：「將軍壽已七旬，英勇如昨。今日陣前力斬四將，世所罕有！」雲曰：「丞相以吾年

邁，不肯見用，故聊以自表耳。」遂差人解韓瑤，申報捷書，以達孔明。卻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楙，哭其事。楙自統兵來迎趙雲。探馬報入蜀寨，說夏侯楙引兵到。雲綽鎗上馬，引千餘軍，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。當日夏侯楙戴金盔，坐白馬，手提大砍刀，立在門旗之下。見趙雲躍馬挺鎗，往來馳騁，楙欲自戰。韓德曰：「殺吾四子之讎，如何不報！」縱馬輪開山大斧，直取趙雲。雲奮怒挺鎗來迎；戰不三合，鎗起處，刺死韓德於馬下，急撥馬直取夏侯楙。楙慌忙閃入本陣。鄧芝驅兵掩殺，魏兵又折一陣，退十餘里下寨。楙連夜與眾將商議曰：「吾久聞趙雲之名，未嘗見面；今日年老，英雄尚在，方信當陽長（左土右反

之事。似此無人可敵，如之奈何？」參軍程武乃程昱之子也，進言曰：「某料趙雲有勇無謀，不足為慮。來日都督再引兵出，先伏兩軍於左右；都督臨陣先退，誘趙雲到伏兵處，都督卻登山指揮四面軍馬，重疊圍住，雲可擒矣。」楸從其言，遂遣董禧引三萬軍伏於左，薛則引三萬軍伏於右；二人埋伏已定。

次日，夏侯楸復整金鼓旗幡，率兵而進。趙雲、鄧芝出迎。芝在馬上謂趙雲曰：「昨夜魏兵大敗而走，今日復來，必有詐也，老將軍防之。」子龍曰：「量此乳臭小兒，何足道哉！吾今日必當擒之！」便躍馬而出，魏將潘遂出迎，戰不三合，撥馬便走。趙雲趕去，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。放過夏侯楸先走，

八將陸續奔走。趙雲乘勢追殺，鄧芝引兵繼進。趙雲深入重地，只聽得四面喊聲大震。鄧芝急收軍退回，左有董禧，右有薛則，兩路兵殺到。鄧芝兵少，不能解救。趙雲被困在垓心，東衝西突，魏兵越厚。時雲手下止有千餘人，殺到山坡之下，只見夏侯楙在山上指揮三軍。趙雲投東則望東指，投西則望西指；因此趙雲不能突圍，乃引兵欲上山來。半山中擂木砲石打將下來，不能上山。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，不能得走出，只得下馬少歇，且待月明再戰。卻纔卸甲而坐，月光方出，忽四下火光冲天，鼓聲大震，矢石如雨，魏兵殺到，皆叫曰：「趙雲早降！」雲急上馬迎敵，四面軍馬漸漸逼近，八方弩箭交射甚急，人馬皆不能

向前。雲仰天歎曰：「吾不服老，死於此地矣！」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，魏兵紛紛亂竄。一彪軍殺到，為首大將持丈八點鋼矛，馬項下挂一顆人頭，雲視之，乃張苞也。苞見趙雲，言曰：「丞相恐老將軍有失，特遣某引軍五千兵接應。聞老將軍被困，故殺透重圍。正遇魏將薛則，被某殺之。」雲大喜，即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。只見魏兵棄戈奔走。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，為首大將提偃月青龍刀，手挽人頭。雲視之，乃關興也。興曰：「奉丞相之命，恐老將軍有失，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。卻纔陣上逢著魏將董禧，被吾一刀斬之，梟道在此。丞相隨後便到也。」雲曰：「二將軍已建奇功，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楙，以定大事？」

張苞聞言，遂引兵去了。興曰：「我也幹功去。」亦引兵去了。雲回顧左右曰：「他兩個是吾子姪輩，尚且爭先幹功；吾乃國家上將，朝廷舊臣，反不如此小輩耶？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！」於是引兵來捉夏侯楙。當夜三路兵夾攻，大破魏軍一陣。鄧芝引兵接應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夏侯楙乃無謀之人，更兼年幼，不曾經戰；見軍大亂，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，望南安郡而走。眾軍因見無主，盡皆逃竄。興、苞二將，聞夏侯楙望南安郡去了，連夜趕來。楙走入城中，緊閉城門，驅兵守禦。興、苞二人趕到，將城圍住；趙雲隨後也到；三面攻打。少時，鄧芝亦引兵到。一連圍了十日，攻打不下。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

陽，左軍屯陽平，右軍屯石城，自引中軍來到。趙雲、鄧芝郡關興、張苞皆來拜問孔明，說連日攻城不下。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，回寨升帳而坐。眾將環立聽令。孔明曰：「此郡壕深成峻，不易攻也。吾正事不在此城，如汝等只久攻，倘魏兵分道而出，以取漢中，吾軍危矣。」鄧芝曰：「夏侯楙乃魏之駙馬，若擒此人，勝斬百將。今困於此，豈可棄之而去？」孔明曰：「吾自有計。此處西連天水郡，北抵安定郡；二處太守，不知何人？」探卒答曰：「天水太守馬遵，安定太守崔諒。」孔明大喜，乃喚魏延受計，如此如此；又喚關興、張苞受計，如此如此；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，如此行之。各將領

命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卻在南安城外，令軍運地草堆於城下，口稱燒城。魏兵聞知，皆大笑不懼。

卻說安定太守崔諒，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，困住夏侯楙，十分慌懼，即點軍馬約共四千，守住城池。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，口稱有機密事。崔諒喚入問之，答曰：「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，今奉都督將令，特來求救於天水、安定二郡。南安其急，每日城上縱火為號，專望二郡救兵，並不見到；因復差某殺出重圍，來此告急，可星夜起兵為外應。都督若見二郡兵到，卻開城門接應也。」諒曰：「有都督文書否？」緒貼肉取出，汗已濕透；略教一視，急令手下換了匹馬，便出城望天水而去。不二日，又報馬

到，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，教安定接應。崔諒與府官商議。多官曰：「若不去救，失了南安，送了夏侯駙馬，皆我兩郡之罪也；只得救之。」諒即點起人馬，離城而去，只留文官守城。崔諒提兵向南安大進發，遙見火光沖天，催兵星夜前進。離南安尚有五十餘田，忽聞前後喊聲大雲，哨馬報道：「前面關興截住去路，背後張苞殺到！」安定之兵四下逃竄。諒大驚，乃領手下百餘人，往小路死戰得脫，奔回安定。方到城壕，城上亂箭射下來。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：「吾已取了城也！何不早降？」

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，夤夜賺開城門，蜀兵盡入；因此得了城池。崔諒慌投天水郡來。行不到一

程，前面一彪軍擺開。大旗之下，一人綸巾羽扇，道袍鶴氅，端坐於車上。諒視之，乃孔明也，急撥回馬走。關興、張苞兩路兵追到，只叫：「早降！」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，不得已遂降，同歸大寨。孔明以上賓相待。孔明曰：「南安太守與足下交厚否？」諒曰：「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；與某鄰郡，交契甚厚。」孔明日：「今欲煩足下入城，說楊陵擒夏侯惇，可乎？」諒曰：「丞相若令某去，可暫退軍馬，容某入城說之。」孔明從其言，即傳令，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。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，入到府中，與楊陵禮畢，細言其事。陵曰：「我等受魏主大恩，安忍背之？可將計就計而行。」遂引崔諒到夏侯

裨處，備細說知。裨曰：「當用何計？」楊陵曰：「只推某獻城門，賺蜀兵入，卻就城中殺之。」

崔諒依計而行，出城見孔明，說：「楊陵獻城門，放大軍入城，以擒夏侯裨。陽陵本欲自捉，因手下勇士不多，未敢輕動。」孔明日：「此事至易。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，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，帶入城去，先伏於夏侯裨府下；卻暗約楊陵，待半夜之時，獻開城門，裏應外合。」崔諒暗思：「若不帶蜀將去，恐孔明生疑。且帶入去，就內先斬之，舉火為號，賺孔明入來殺之，可也。」因此應允。孔明囑曰：「吾遣親信關興、張苞隨足下先去，只推救軍殺入城中，以安定夏侯裨之心；但舉火，吾當親入城去

擒之。」時值黃昏，關興、張苞受了孔明密計，披挂上馬，各執兵器，雜在安定軍中，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。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，倚定護心欄，問曰：「何處軍馬？」崔諒曰：「安定救軍來到。」諒先射號箭上城，箭上帶著密書曰：「今諸葛亮先遣二將，伏於城中，要裏應外合，且不可驚動，恐泄漏計策。待入府中圖之。」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楙，細言其事。楙曰：「既然諸葛亮中計，且教刀斧手百餘人，伏於府中。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，閉門斬之；卻於城上舉火，賺諸葛亮入城。伏兵齊出，亮可擒矣。」

安排已畢，楊陵回到城上言曰：「既是安定軍馬，可放入城。」關興跟崔諒先行，張苞在後。楊陵

下城，在門邊迎接。興手起刀落，斬楊陵於馬下。崔諒大驚，急撥馬走。到弔橋邊，張苞大喝曰：「賊子矢走！汝等詭計，如何瞞得丞相耶！」手起一鎗，刺崔諒於馬下。關興早到城上，舉起火來。四面蜀兵奔入。夏侯楙措手不及，開南門併力殺出。一彪軍攔住，為首大將，乃是王平；交馬只一合，生擒夏侯楙於馬上，餘皆殺死。

孔明入南安，招諭軍民，秋毫無犯。眾將各各獻功。孔明將夏侯楙囚於車中。鄧芝問曰：「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？」孔明日：「吾已知此無降心，故意使入城。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楙，欲將計就計而行。吾見來情，足知其詐，復使二將同去，以穩其心。此人若

有真心，必然阻當；彼忻然同去者，恐吾疑也。他意中度二將同去，賺入城中殺之未遲；又令吾軍有託，放心而進。吾已暗囑二將，就城門下圖之。城內必無準備，吾軍隨後便去，此出其不意也。」眾將拜服。孔明曰：「賺崔諒者，吾使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。吾又去賺天水郡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今可乘勢取之。」乃留吳懿守南安，劉琰守安定，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。

卻說天水郡太守馬遵，聽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，乃聚文武百官商議。功曹梁緒、主簿尹賞、主記梁虔等曰：「夏侯駙馬乃金枝玉葉，倘有疏虞，難逃坐視之罪。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？」馬遵正疑

慮間，忽然夏侯駙馬差心腹裴緒到。緒入府，取公文付馬遵，說：「都督求安定、天水兩郡之兵，星夜救應。」言訖，匆匆而去。次日又有報馬到，稱說：「安定兵已先去了，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。」馬遵正欲起兵，忽一人自外而入曰：「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！」

眾視之，乃天水冀人也；姓姜名維，字伯約。父名冏，昔日曾為天水郡功曹，因羌人亂，沒於王事。維自幼博覽群書，兵法武藝，無所不通，奉母至孝，郡人敬之；後為中郎將，就參本部軍事。當日姜維謂馬遵曰：「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楙，困於南安，水泄不通，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？又且裴緒乃無名下

將。從不曾見；況安定報馬，又無公文；以此察之，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。賺得太守出城，料城中無備，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，乘虛而取天水也。」馬遵大悟曰：「非伯約之言，則誤中奸計矣！」維笑曰：「太守放心；某有一計，可擒諸葛亮，解南安之危。」正是：運籌又遇強中手，鬥智還逢意外人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：姜伯約歸降孔明，武鄉侯罵死
王朗

卻說姜維獻計於馬遵曰：「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，賺我兵出城，乘虛襲我。某願請精兵三千，伏於要路。太守隨後發兵出城，不可遠去，止行三十里便回；但看火起為號，前後夾攻，可獲大勝。如諸葛亮自來，必為某所擒矣。」遵用其計，付精兵與姜維去訖，然後自與梁虔引出城等候；只留梁緒、尹賞守城。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，只待天水人馬離城，便乘虛襲之。當日細作回報趙雲，說

天水太守馬遵，起兵出城，只留文官守城。趙雲大喜，又令人報與張翼、高翔，教於要路截殺馬遵。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先埋伏。

卻說趙雲引五千兵，逕投天水郡城下，高叫曰：「吾乃常山趙子龍也。汝知中計，早獻城池，免遭誅戮。」城上梁緒大笑曰：「汝中吾姜伯約之計，尚然不知耶？」雲恰待攻城，忽然喊聲大震，四面火光冲天。當先一員少年將軍，挺鎗躍馬而言曰：「汝見天水姜伯約乎！」雲挺鎗直取姜維。戰不數合，維精神倍長。雲大驚，暗忖曰：「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！」正戰時，兩軍夾攻來，乃是馬遵、梁虔引軍殺回。趙雲首尾不能相顧，衝開條路，引敗兵奔走，姜維趕

來。虧得張翼、高翔兩路軍殺出，接應回去。趙雲歸見孔明，說中了敵人之計。孔明驚問曰：「此是何人，識吾玄機？」有南安人告曰：「此人姓姜，名維，字伯約，天水冀人也；事母至孝，文武雙全，智勇足備，真當也之英傑也。」趙雲又誇獎姜維鎗法，與他人大不同。孔明曰：「吾今欲取天水，不想有此人。」遂起大軍前來。

卻說姜維回見馬遵曰：「趙雲敗去，孔明必然自來。彼料我軍必在城中。今可將本部軍馬，分為四枝；某引一軍伏於城東，如彼兵到則截之。太守與梁虔、尹賞各引一軍城外埋伏。梁緒率百姓城上守禦。」分撥已定。

卻說孔明因慮姜維，自為前部，望天水郡進發。將到城邊，孔明傳令曰：「凡攻城池；以初到之日，激勵三軍，鼓譟直上。若遲延日久，銳氣盡隳，急難破矣。」於是大軍逕到城下。因見城上旗幟整齊，未敢輕攻。候至半夜，忽然四下火光沖天，喊聲震地，正不知何處兵到。只見城上亦鼓譟吶喊相應，蜀兵亂竄。孔明急上馬，有關興，張苞二將保護，殺出重圍，回頭視之，正東上軍馬，一帶火光，勢若長蛇。孔明令關興探視，回報曰：「此姜維兵也。」孔明歎曰：「兵不在多，在人之調遣耳，此人真將才也！」收兵歸寨，思之良久，乃喚安定人問曰：「姜維之母，現在何處？」答曰：「維母今居冀縣。」孔明喚

魏延分付曰：「汝可引一軍，虛張聲勢，詐取冀縣。若姜維到，可放入城。」又問：「此地何處緊要？」安定人曰：「天水錢糧，皆在上邽；若打破上邽；則糧道自絕矣。」孔明大喜，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。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。早有人報入天水郡，說蜀兵分為三路；一軍守此郡，一軍取上邽，一軍取冀城。姜維聞之，哀告馬遵曰：「維母現在冀城，恐母有失。維乞一軍往救此城，兼保老母。」馬遵從之，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；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。

卻說姜維引兵至冀城，前面一彪軍擺開，為首蜀將，乃是魏延。二將交鋒數合，延詐敗奔走。維入城閉門，率兵守護，拜見老母，並不出戰。趙雲亦放過

梁虔入上邽城去了。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，取夏侯楙至帳下。孔明曰：「汝懼死乎？」楙慌拜伏乞命。孔明曰：「目今姜維現守冀州，使人持書來說：『但得駙馬在，我願來降。』吾今饒汝性命，汝肯招安姜維否？」楙曰：「情願招安。」孔明乃與衣服鞍馬，不令人跟隨，放之自去。楙得脫出寨，欲尋路而走，奈不知路徑。正行之間，逢數人奔走。楙問之，答曰：「我等是冀縣百姓；今被姜維獻了城池，歸降諸葛亮，蜀將魏延縱火劫財，我等因此棄家而走，投上邽去也。」楙又問曰：「今守天水城是誰？」土人曰：「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。」楙聞之，縱馬望天水而行。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，所說皆同。楙至天水城

下叫門，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楙，慌忙開門迎接。馬遵驚拜問之。楙細言姜維之事；又將百姓所言說了。遵歎曰：「不想姜維反投蜀矣！」梁緒曰：「彼意欲救都督，故以此言虛降。」楙曰：「今維已降，何為虛也？」正躊躇間，時已初更，蜀兵又來攻城。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鎗勒馬，大叫曰：「請夏侯都督答話！」夏侯楙與馬遵等皆到城上；見姜維耀武揚威，大叫曰：「我為都督而降，都督何背前言？」楙曰：「汝受魏恩，何故降蜀？有何前言耶？」維應曰：「汝寫書教我降蜀，何出此言？汝欲脫身，卻將我陷了！我今降蜀，加為上將，安有還魏之理？」言訖，驅兵打城，至曉方退，原來夜間假妝姜維者，乃孔明

之計，令部卒形貌相似者，假扮姜維攻城，因火光之中，不辨真偽。

孔明卻引兵來攻冀城。城中糧少，軍食不敷。姜維在城上，見蜀軍大車小輛，搬運糧草，入魏延寨中去了，姜維引三千兵出城，逕來劫糧。蜀兵盡棄了糧車，尋路而走。姜維奪得糧草，欲要入城，忽然一彪軍攔住，為首蜀將張翼也。二將交鋒，戰不數合，王平引一軍又到，兩下夾攻。維力窮抵敵不住，奪路歸城；城上早插蜀兵旗號；原來已被魏延襲了。維殺條奔天水城，手下尚有十餘騎；又遇張苞殺了一陣，維止剩得匹馬單鎗，來到天水城下叫門。城上軍見是姜維，慌報馬遵。遵曰：「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。」

令城上亂箭射下。姜維回顧蜀兵至近，遂飛奔上邽城來。城上梁虔見了姜維，大罵曰：「反國之賊，安敢來賺我城池！吾已知汝降蜀矣！」遂亂箭射下。姜維不能分說，仰天長歎，兩眼淚流，撥馬望長安而走。行不數里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，一聲喊起，數千兵擁出；為首蜀將關興，截住去路。維人困馬乏，不能抵當，勒回馬便走。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。其人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手搖羽扇乃孔明也。孔明喚姜維曰：「伯約此時何尚不降？」維尋思良久，前有孔明，後有關興，又無去路，只得下馬投降。孔明慌忙下車而迎，執維手曰：「吾自出茅廬以來，遍求賢者，欲搏授平生之學，恨未得其人。今遇伯約，吾

願足矣。」維大喜拜謝。

孔明遂同姜維回寨，升帳商議取天水、上邽之計。維曰：「天水城中尹賞、梁緒，與某至厚；當寫密書二封，射入城中，使其內亂，城可得矣。」孔明從之。姜維寫了二封密書，拴在箭上，縱馬直至城下，射入城中。小校拾得，呈與馬遵。遵大疑，與夏侯楙商議曰：「梁緒、尹賞與姜維結連，欲為內應，都督宜早決之。」楙曰：「可殺二人。」尹賞知此消息，乃謂梁緒曰：「不如納城降蜀，以圖進用。」是夜，夏侯楙數次使人請梁、尹二人說話。二人料知事急，遂披挂上馬，各執兵器，引本部軍大開城門，放蜀兵入。夏侯楙、馬遵驚慌，引數百人出西門，棄城

投羌中而去。梁緒、尹賞迎接孔明入城。安民已畢，孔明問取上邽之計。梁緒曰：「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，願招來降。」孔明大喜。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。孔明重加賞勞，就令梁緒為天水太守，尹賞為冀城令，梁虔為上邽令。孔明分撥已畢，整兵進發。諸將問曰：「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？」孔明曰：「吾放夏侯楙，如放一鴨耳。今得伯約，得一鳳也。」孔明自得三城後，威聲大震，遠近州郡，望風歸降。孔明整頓軍馬，盡揚漢中之兵，前出祁山，兵臨渭水之西。細作報入洛陽。

時魏主曹叡太和元年，升殿設朝。近臣奏曰：「夏侯駙馬已失三郡，逃竄羌中去了。今蜀兵已到祁

山，前軍臨渭水之西，乞早發兵破敵。」叡大驚，乃問群臣曰：「誰可為朕退蜀兵耶？」司徒王朗出班奏曰：「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，所到必克；今陛下何不拜為大都督，以退蜀兵？」叡准奏，乃宣曹真曰：「先帝託孤與卿，今蜀兵入寇中原，卿安忍坐視乎？」真奏曰：「臣才（左為疏之左·右為束）智淺，不稱其職。」王朗曰：「將軍乃社稷之臣，不可固辭。老臣雖駑鈍，願隨將軍前往。」真又奏曰：「臣受大恩，安敢推辭？但乞一人為副將。」叡曰：「卿自舉之。」真乃保太原陽曲人；姓郭，名淮，字伯濟，官封射亭侯，領雍州刺史。叡從之，遂拜曹真為大都督，賜節鉞；命郭淮為副都督，王朗為軍師；朗

時年已七十六歲矣。選撥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。真命宗弟曹遵為先鋒，又命盪寇將軍朱讚為副先鋒。時年十一月出師，魏主曹叡親自送出西門之方回。

曹真領大軍來到長安，過渭水之西下寨。真與王朗、郭淮共議退兵之策。朗曰：「來日可嚴整隊伍，大展旌旗。老夫自出，只用一席話，管教諸葛亮拱手而降，蜀兵不戰自退。」真大喜，是夜傳令；來日四更造飯，平明務要隊伍整齊，人馬威儀，旌旗鼓角，各按次序。當時使人先下戰書。次日，兩軍相迎，列成陣勢於祁山之前。蜀軍見魏兵甚是雄壯，與夏侯楙大不相同。

三軍鼓角已罷，司徒王朗乘馬而出。上首乃都督曹真，下首乃副都督郭淮；兩個先鋒壓住陣角。探子馬出軍前，大叫曰：「請對陣主將答話！」只見蜀兵門旗開處，關興、張苞，分左右而出，立馬於兩邊；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；門旗影下，中央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車中，綸巾羽扇，素衣皂（左系右條），飄然而出。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三個麾蓋，旗上大書姓名，中央白髯老者，乃軍師司徒王朗。孔明暗忖曰：「王朗必不說詞，吾當隨機應之。」遂教推車出陣外，令護軍小校傳曰：「漢丞相與司徒會話。」王朗縱馬而出。孔明於車上拱手，王朗在馬上欠身答禮。朗曰：「久聞公之大名，今幸一會。公既知天命、識

時務，何故興無名之師？」孔明曰：「吾奉詔討賊，何謂無名？」朗曰：「天數有變，神器更易，而歸有德之人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曩自桓、靈以來，黃巾倡亂，天下爭橫。降至初平、建安之歲，董卓造逆，催、汜繼虐；袁術僭號於壽春，袁紹稱雄於鄴上；劉表占據荊州，呂布虎吞徐郡；盜賊蜂起，奸雄鷹揚，社稷有累卵之危，生靈有倒懸之急。我太祖武皇帝，掃清六合，席捲八荒；萬姓傾心，四方迎德；非以權勢取之，實天命所歸也。世祖文帝，神聖文武，以膺大統，應天合人，法堯禪舜，處中國以治萬邦，豈非天心人意乎？今公蘊大才，報大器，欲自比於管樂，何乃強欲逆天理，背人情而行事耶？豈不聞古人云：

「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」今我大魏帶甲百萬，良將千員。諒腐草之螢光，怎及天心之皓月？公可倒戈卸甲，以禮來降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國安民樂，豈不美哉！」孔明在車上大笑曰：「吾以為漢朝大老元臣，必有高論，豈期出此鄙言！吾有一言，諸軍靜聽；昔桓、靈之世，漢統陵替，宦官釀禍；國亂歲凶，四方擾攘。黃巾之後，董卓、催、汜等接踵而起，遷劫漢帝，殘暴生靈。因廟堂之上，朽木為官；殿陛之間，禽獸食祿。狼心狗行之輩，滾滾當朝；奴顏婢膝之徒，紛紛秉政。以致社稷邱墟，蒼生塗炭。吾素知汝所行！世居東海之濱，初舉孝廉入仕。理合匡君輔國，安漢興劉；何期反助逆賊，同謀篡位！罪惡深

重，天地不容！天下之人，願食汝肉！」「今幸天意不絕炎漢，昭烈皇帝繼統西川。吾今奉嗣君之旨，興師討賊。汝既為諂諛之臣，只可潛身縮首，苟圖衣食；安敢在行伍之前，妄稱天數耶！皓首匹夫！蒼髯老賊！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！老賊速退！可叫反臣與吾共決勝負！」王朗聽罷，氣滿胸膛，大叫一聲，撞死於馬下。後人有詩讚孔明曰：

兵馬出西秦，雄才敵萬人。
輕搖三寸舌，罵死老奸臣。

孔明以扇指曹真曰：「吾不逼汝。汝可整頓軍

馬，來日決戰。」言訖回車。於是兩軍皆退。曹真將王朗屍首，用棺木盛貯，送回長安去了。副都督郭淮曰：「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喪，今夜必來劫寨。可分兵四路；兩路兵從山僻小路，乘虛去劫蜀寨；兩路兵伏於本寨外，左右擊之。」曹真大喜曰：「此計與吾相合。」遂傳令喚曹遵、朱讚兩個先鋒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各引一萬軍，抄出祁山之後。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，汝可進兵去劫蜀寨。如蜀兵不動，便撤兵回，不可輕進。」二人受計，引兵而去。真謂淮曰：「我兩個各引一枝軍，伏於寨外，寨中虛堆柴草，只留數人。如蜀兵到，放火為號。」諸將皆分左右，各自準備去了。

卻說孔明歸帳，先喚趙雲、魏延聽令。孔明日：「汝二人各引本部軍去劫魏寨。」魏延進曰：「曹真深明兵法，必料我乘喪劫寨。他豈不隄防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。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後，待我兵過去，卻來襲我寨；吾故令汝二人，引兵前去，過山腳後路，遠下營寨，待魏兵來劫吾寨。汝看火起為號，分兵兩路；文長拒住山口，子龍引兵殺回，必遇魏兵，卻放彼走回，汝乘勢攻之，彼必自相掩殺；可獲全勝。」二將引兵受計而去。又喚關興、張苞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各引一軍，伏於祁山要路；放過魏兵，卻從魏兵來路，殺奔魏寨而去。」二人引兵受計去了。又令馬岱、王平、張翼、張嶷四將，伏於

寨外，四面迎擊魏兵。孔明乃虛立寨柵，居中堆起柴草，以備火號；自引諸將退於寨後，以觀動靜。卻說魏先鋒曹遵、朱讚黃昏離寨，迤邐前進。二更左側，遙望山前隱隱有兵行動。曹遵自思曰：「郭都督真神機妙算！」遂催兵急進。到蜀寨時，將及三更。曹遵先殺入寨，卻是空寨，並無一人，料知中計，急撤軍回，寨中火起。朱讚兵到，自相掩殺，人馬大亂。曹遵與朱讚交馬，方知自相踐踏。急合兵時，忽四面喊聲大震，王平、馬岱、張嶷、張翼殺到。曹、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，望大路奔走。忽然鼓角齊鳴，一彪軍截住去路；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，大叫曰：「賊將那裏去！早早受死！」曹、朱二人奪路而走。忽

喊聲又起，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。曹、朱二人大敗，奪路奔回本寨。守寨軍士，只道蜀兵來劫寨，慌忙放起號火。左邊曹真殺至，右邊郭淮殺至，自相掩殺。背後三路蜀兵殺到；中央魏延，左邊關興，右邊張苞，大殺一陣。魏兵敗走十餘里，魏將死者極多。孔明全獲大勝，方始收兵。曹真、郭淮收拾敗軍回寨，商議曰：「今魏兵勢孤，蜀兵勢大，將何策以退之？」淮曰：「『勝負乃兵家常事』，不足為憂。某有一計，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，定然自走矣。」正是：

可憐魏將難成事，欲向西方索救兵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：諸葛亮乘雪破羌兵，司馬懿剋日擒孟達

卻說郭淮謂曹真曰：「西羌之人，自太祖時連年入貢，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；我等今可據住險阻，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救，許以和親，羌人必起兵襲蜀之後。吾卻以大兵擊之，首尾夾攻，豈不大勝？」真從之，即遣人星夜馳書赴羌。

卻說西羌國王徹里吉，自曹操時年年入貢；手下有一文一武；文乃雅丹丞相，武乃越吉元師。時魏使

齎金珠并書到國，先來見雅丹丞相；送了禮物，具言求救之意。雅丹引見國王，呈上書禮。徹里吉覽了書，與眾商議。雅丹曰：「我與魏國素相往來，今曹都督求救，且許和親，理合依允。」徹里吉從其言，即命雅丹與越吉元帥起羌兵一十五萬，皆慣使弓弩、鎗刀、蒺藜、飛鎚等器；又有戰車，用鐵葉裹釘，裝載糧食軍器什物；或用駱駝駕車，或用騾馬駕車，號為「鐵車兵」。二人辭了國王，領兵直扣西平關。守關蜀將韓禎，急差人齎文報知孔明。孔明聞報，問眾將曰：「誰敢去退羌兵？」張苞、關興應曰：「某等願往。」孔明曰：「汝二人要去，奈路途不熟。」遂喚馬岱曰：「汝素知羌人之性，久居彼處，可作鄉

導。」便起精兵五萬，與興、苞二人同往。興、苞等引兵而去。行有數日，早遇羌兵。關興先引百餘騎，登山坡看時，只見羌兵把鐵車首尾相連，隨處結寨；車上遍排兵器，就似城池一般。興睹之良久，無破敵之策，回寨與張苞、馬岱商議。岱曰：「且待來日見陣，觀看虛實，另作計議。」次早，分兵三路；關興在中，張苞在左，馬岱在右，三路兵齊進。羌兵陣裏，越吉元帥手挽鐵鎚，腰懸寶雕弓，躍馬奮勇而出。關興招三路兵逕進。忽見羌兵在兩邊，中央放出鐵車，如潮湧一般，弓弩一齊驟發。蜀兵大敗。馬岱、張苞兩軍先退；關興一軍，被羌兵一裹，直圍入西北角上去了。

興在垓心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脫；鐵車密圍，就如城池。蜀兵你我不能相顧。興望山谷中尋路走。看看天晚，但見一簇皂旗，蜂擁而來；一員羌將，手提鐵鎚大叫曰：「小將休走！吾乃越吉元帥也！」關興急走到前面，儘力縱馬加鞭，正邁斷澗，只得回馬來戰越吉。興終是膽寒，抵敵不住，望澗中而逃；被越吉趕到，一鐵鎚打來，興急閃過，正中馬胯。那馬望澗中便到，興落於水中。忽聽得一聲響處，背後越吉連人帶馬，平白地倒下水來。興就水中掙起看時，只見岸上一員大將，殺退羌兵。興提刀待砍越吉，吉躍水而走。關興得了越吉馬，牽到岸上，整頓鞍轡，綽刀上馬。只見那員將，尚在前面追殺羌兵。興自思此

人救我性命，當與相見，遂拍馬趕來。看看至近，只見雲霧之中，隱隱有一大將，面如重棗，眉若臥蠶，綠袍金鎧，提青龍刀，騎赤兔馬，手綽美髯；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。興大驚。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曰：「吾兒可速望此路去。吾當護汝歸寨。」言訖不見。關興望東南急走。至半夜，忽一彪到；乃張苞也，問興曰：「你曾見二伯父否？」興曰：「你何由知之？」苞曰：「我被鐵車軍追急，忽見伯父自空而下，驚退羌兵，指曰：『汝從這條路去救吾兒。』」因此引軍逕來尋你。」關興亦說前事，共相嗟異。二人同歸寨內。馬岱接著，對二人說：「此軍無計可退。我守住寨柵，你二人去稟丞相，用計破之。」於是興、苞二

人，星夜來見孔明，備說此事。孔明隨命趙雲、魏延各引一軍埋伏去訖；然後點三萬軍，帶了姜維、張翼、關興、張苞，親自來到馬岱寨中歇定。次日上高阜處觀看，見鐵車連絡不絕，人馬縱橫，往來馳驟。孔明曰：「此不難破也。」喚馬岱、張翼分付如此如此。二人去了，乃喚姜維曰：「伯約知破車之法否？」維曰：「羌人惟恃一勇力，豈知妙計乎？」孔明笑曰：「汝知吾心也。今彤雲密布，朔風緊急，天將降雪，吾計可施矣。」便令關興、張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訖。令姜維領兵出戰；但有鐵車兵來，退後便走；寨口虛立旌旗，不設軍馬；準備已定。

是時十二月終，果然天降大雪。姜維引軍出，越

吉引鐵車兵來。姜維即退走。羌兵趕到寨前，姜維從寨後而去。羌兵直到寨外觀看，聽得寨內鼓琴之聲，四壁皆空豎旌旗，急回報越吉。越吉心疑，未敢輕進。雅丹丞相曰：「此諸葛亮詭計，虛設疑兵耳。可以攻之。」越吉引兵至寨前，但見孔明，攜琴上車，引數騎入寨，望後而走。羌兵搶入寨柵，直趕過山口，見小車隱隱轉入林中去了。雅丹謂越吉曰：「這等兵雖有埋伏，不足為懼。」遂引大兵追趕。又見姜維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。越吉大怒，催兵急追。山路被雪漫蓋，一望平坦。正趕之間，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。雅丹曰：「縱有此小伏兵，何足懼哉！」只顧催趲兵馬，往前進發。忽然一聲響，如山崩地陷，羌兵

俱落於坑塹之中；背後鐵車正行得緊溜，急難收止，併擁而來，自相踐踏。後兵急要回時，右邊張苞，左邊關興，兩軍衝出，萬弩齊發；背後姜維、馬岱、張翼三路兵又殺到。鐵車兵大亂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間而逃，正逢關興；交馬只一合，被興舉刀大喝一聲，砍死於馬下。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，解投大寨來。羌兵四散逃竄。孔明升帳，馬岱押過雅丹來。孔明叱武士去其縛，賜酒壓驚，用好言撫慰。雅丹深感其德。孔明日：「吾主乃大漢皇帝，今命吾討賊，爾如何反助逆？吾今放汝回去，說與汝主；吾國與爾乃鄰邦，永結盟好，勿聽反賊之言。」遂將所獲羌兵及車馬器械，盡給還雅丹，俱放回國。眾皆拜謝而去。

孔明引二軍連夜投祁山大寨而來，命關興、張苞引軍先行；一面差人齎表奏報捷音。

卻說曹真連日望羌人消息，忽有伏路軍來報說；蜀兵拔寨收拾起程。」郭淮大喜曰：「此因羌兵攻擊，故爾退去。」遂分兩路追趕。前面蜀兵亂走，魏兵隨後追趕。先鋒曹遵正趕之間，忽然鼓聲大震，一彪軍閃出；為首大將乃魏延也，大叫：「反賊休走！」曹遵大驚，拍馬交鋒；不三合，被魏延一刀斬於馬下。副先鋒朱讚引兵追趕，忽然一彪軍閃出；為首大將乃趙雲也。朱讚措手不及，被雲一鎗刺死。曹真、郭淮見兩路先鋒有失，欲收兵回；背後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關興、張苞兩路兵殺出，圍了曹真、郭淮，

痛殺一陣。曹、郭二人，引敗兵衝路走脫。蜀兵全勝，直追到渭水，奪了魏寨。曹真折了兩個先鋒，哀傷不已；只得寫本申朝，乞撥援兵。

卻說魏主曹叡設朝，近臣奏曰：「大都督曹真，數敗於蜀，折了兩個先鋒，羌兵又折了無數，其勢甚急。今上表求救，請陛下裁處。」叡大驚，急問退軍之策。華歆奏曰：「須是陛下御駕親征，大會諸侯，人皆用命，方可退也。不然，長安有失，關中危矣。」太傅鍾繇奏曰：「凡為將者，知過於人，則能制人。孫子云：『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』臣量曹真雖久用兵，非諸葛亮對手。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，可退蜀兵。未知聖意准否？」叡曰：「卿乃大老元臣；

有何賢士，可退蜀兵，早召來與朕分憂。」鍾繇奏曰：「向者，諸葛亮欲興師犯境，但懼此人，故散流言，使陛下疑而去之，方敢長驅大進。今若復用之，則亮自退矣。」叡問何人。繇曰：「驃騎大將軍司馬懿也。」叡歎曰：「此事朕亦悔之。今仲達現在何地？」繇曰：「近聞仲達在宛城閒住。」叡即降詔，遣使持節，復司馬懿官職，加為平西都督，就起南陽諸路軍馬，前赴長安。叡御駕親征，令司馬懿剋日到彼聚會。使命星夜到宛城去了。

卻說孔明自出師以來，累獲全勝，心中甚喜；正在祁山寨中，會聚議事，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。孔明只道東吳犯境，心甚驚疑，喚入帳中問

之。豐曰：「特來報喜。」孔明日：「有何喜？」豐曰：「昔日孟達降魏，乃不得已也。彼時曹丕愛其才，時以駿馬金珠賜之，曾同輦出入，封為散騎常侍，領新城太守，鎮守上庸、金城等處，委以西南之任。自丕死後，曹叡即位，朝中多人嫉（左女右石）（），孟達日夜不安，常謂諸將曰：『吾本蜀將，勢逼於此。』今累差心腹人，持書來見家父，教早晚代稟丞相；前者五路下川之時，曾有此意；今在新城，聽知丞相伐魏，欲起金城、新城、上庸三處軍馬，就彼舉事，逕取洛陽；丞相取長安，兩京大定矣。今某引來人并累次書信呈上。」孔明大喜，厚賞李豐等。忽細作入報說：「魏主曹叡，一面駕幸長安；一面詔司

馬懿復職，加為平西都督，起本處之兵，於長安聚會。」孔明大驚。參軍馬謖曰：「量曹叅何足道！若來長安，可就而擒之。丞相何故驚訝？」孔明曰：「吾豈懼曹叅耶？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。今孟達欲舉大事，若遇司馬懿，事必敗矣。達非司馬懿對手，必被所擒。孟達若死，中原不易得也。」馬謖曰：「何不急修書，令孟達隄防？」孔明從之，即修書令人星夜回報孟達。

卻說孟達在新城，專望心腹人回報。一日，心腹人到來，將孔明回書呈上。孟達拆封視之。書略曰：「近得書，足知公忠義之心，不忘故舊，吾甚喜慰。若成大事，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也。然極宜謹密，不可

輕易託人。慎之！戒之！近聞曹叅復詔司馬懿起宛、洛之兵，若聞公舉事，必先至矣。須萬全隄備，勿視為等閒也。」孟達覽畢，笑曰：「人言孔明心多，今觀此事可知矣。」乃具回書，令心腹人來答孔明。孔明喚入帳中。其人呈上回書。孔明拆封視之。書曰：

「適承鈞教，安敢少怠？竊謂司馬懿之事，不必懼也；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。若司馬懿聞達舉事，須表奏魏主；往復一月間事，達城池已固，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。司馬懿即來，達何懼哉？丞相寬懷，惟聽捷報。」

孔明看畢，擲書於地而頓足曰：「孟達必死於司

馬懿之手矣！」馬謖問曰：「丞相何謂也？」孔明曰：「兵法云：『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。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？曹叡既委任司馬懿，逢寇即除，何待奏聞？若知孟達反，不須十日，兵必到矣，安能措手耶？」眾將皆服。孔明急令來人回報曰：「若未舉事，切莫教同事者知之，知則必敗。」其人拜辭，歸新城去了。

卻說司馬懿在宛城閒住，聞知魏兵累敗於蜀，乃仰天長歎。懿長子司馬師，字子元；次子司馬昭，字子尚；二人素有大志，通曉兵書。當日侍立於側，見懿長歎，乃問曰：「父親何為長歎？」懿曰：「汝輩豈知大事耶？」司馬師曰：「莫非歎魏主不用乎？」

司馬昭笑曰：「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。」言未已，忽報天使持節至。懿聽詔畢，遂調宛城諸路軍馬。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人，有機密事求見。懿喚入密室問之。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。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并達外甥鄧賢，隨狀出首。司馬懿聽畢，以手加額曰：「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！諸葛亮兵在祁山，殺得內外人膽落；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，若旦夕不用吾時，孟達一舉，兩京破矣！此賊必通謀諸葛亮；吾先擒之，諸葛亮定然心寒，自退兵也。」長子司馬師曰：「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。」懿曰：「若等聖旨，往復一月之間，事無及矣。」即傳令教人馬起程，一日要行兩日之路，如遲立斬；一面令參軍梁畿

齎檄星夜去新城，教孟達等準備進征，使其不疑。梁畿先行，懿在後發兵。行了二日，山坡下轉出一軍，乃是右將軍徐晃，晃下馬見懿，說：「天子駕到長安，親拒蜀兵，今都督何往？」懿低言曰：「今孟達造反，吾去擒之耳。」晃曰：「某願為先鋒。」懿大喜，合兵一處。徐晃為前部，懿在中軍，二子押後。又行了二日，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，搜出孔明回書，來見司馬懿。懿曰：「吾不殺汝。汝從頭細說。」其人只得將孔明、孟達往復之事，一一告說。懿看了孔明回書，大驚曰：「世間能者所見皆同。吾機先被孔明識破。幸得天子有福，獲此消息。孟達今無能為矣。」遂星夜催軍前行。

卻說孟達在新城，約下金城太守申儀、上庸太守申耽，剋日舉事。耽、儀二人佯許之，每日調練軍馬，只待魏兵到，便為內應；卻報孟達說軍器糧草，俱未完備，不敢約期起事，達信之不疑。忽報參軍梁畿來到，孟達迎入城中。畿傳司馬懿將令曰：「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，起諸路軍以退蜀兵。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。」達問曰：「都督何日起程？」畿曰：「此時約離宛城，望長安去了。」達暗喜曰：「吾大事成矣！」遂設宴待了梁畿，送出城外，即報申儀、申耽知道，明日舉事，換上大漢旗號，發諸路軍馬，逕取洛陽。忽報城外塵土沖天，不知何處兵來。孟達登城視之，只見一彪軍，打著「右將軍徐晃」旗

號，飛奔城下。達大驚，急扯起吊橋。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，直來到壕邊，大叫曰：「反賊孟達；早早投降！」達大怒，急開弓射之，正中徐晃頭額，魏將救去。城上亂箭射下，魏兵方退。孟達恰待開門追趕，四面旌旗蔽日，司馬懿兵到。達仰天長歎曰：「果不出孔明所料也！」於是閉門堅守。

卻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，眾軍救到寨中，取了箭頭，令醫調治；當晚身死，時年五十九歲。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。次日，孟達登城遍視，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。達行坐不安，驚疑未定，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，旗上大書「申耽」、「申儀」。孟達只道是救軍到，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。耽、儀

大叫曰：「反賊休走！早早受死！」達見事變，撥馬望城中便走，城上亂箭射下。李輔、鄧賢二人在城上大罵曰：「吾等已獻了城也！」達奪路而走，申耽趕來。達人困馬乏，措手不及，被申耽一鎗刺於馬下，梟其首級。餘軍皆降。李輔、鄧賢大開城門，迎接司馬懿入城。撫民勞軍已畢，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叡。叡大喜，教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示眾；加申耽、申儀官職，就隨司馬懿征進；命李輔、鄧賢守新城、上庸。

卻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。懿入城來見魏主。叡大喜曰：「朕一時不明，誤中反間之計，悔之無及！今達造反，非卿等制之，兩京休矣。」懿奏

曰：「臣聞申儀密告反情，意欲表奏陛下，恐往復遲滯，故不待聖旨，星夜而去。若待奏聞，則中諸葛亮之計也。」言罷，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。叡看畢，大喜曰：「卿之學識，過於孫、吳矣！」賜金鉞斧一對，後遇機密重事，不必奏聞，便宜行事。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。懿奏曰：「臣舉一大將，可為先鋒。」叡曰：「卿舉何人？」懿曰：「右將軍張郃，可當此任。」叡笑曰：「朕正欲用之。」遂命張郃為前部先鋒，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兵。正是：既有謀臣能用智，又求猛將助施威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：馬謖拒諫失街亭，武侯彈琴退仲達

卻說魏主曹叡令張郃為先鋒，與司馬懿一同征進；一面令辛毗、孫禮二人領兵五萬，往助曹真。二人奉詔而去。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，出關下寨，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：「諸葛亮生平謹慎，未敢造次行事。若吾用兵，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，早得多時矣。他非無謀，但恐有失，不肯弄險。今必出軍斜谷，來取郿城。若取郿城，必分兵兩路，一軍取箕谷矣。吾已發檄文，令子丹拒守郿城，若兵來不可出戰；令孫

禮、辛毗截住箕谷道口，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。」郃曰：「今將軍當於何處進兵？」懿曰：「吾素知秦嶺之西，有一條路，地名街亭，傍有一城，名列柳城；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。諸葛亮欺子丹無備，定從此進。吾與汝逕取街亭，望陽平關不遠矣。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，絕其糧道，則隴西一境，不能安守，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。彼若回動，吾提兵於小路擊之，可得全勝；若不歸時，吾卻將諸處小路，盡皆壘斷，俱以兵守之。一月無糧，蜀兵皆餓死，亮必被吾擒矣。」張郃大悟，拜伏於地曰：「都督神算也！」懿曰：「雖然如此，諸葛亮不比孟達。將軍為先鋒，不可輕進。當傳與諸將；循山西路，遠遠哨探。如無

伏兵，方可前進。若是怠忽，必中諸葛亮之計。」張郃受計引軍而行。

卻說孔明在祁山寨中，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。孔明急喚入問之。細作告曰：「司馬懿倍道而行，八日已到新城，孟達措手不及；又被申耽、申儀、李輔、鄧賢為內應，孟達被亂軍所殺。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，見了魏主，同張郃引兵出關，來拒我師也。」孔明大驚曰：「孟達作事不密，死固當然。今司馬懿出關，必取街亭，斷吾咽喉之路。」便問：「誰敢引兵去守街亭？」言未畢，參軍馬謖曰：「某願往。」孔明曰：「街亭雖小，干係甚重；倘街亭有失，吾大軍皆休矣。汝雖深通謀略，此地奈無城郭，又無險阻，

守之極難。」謖曰：「某自幼熟讀兵書，頗知兵法。豈一街亭不能守耶？」孔明曰：「司馬懿非等閒之輩；更有先鋒張郃，乃魏之名將；恐汝不能敵之。」謖曰：「休道司馬懿、張郃，便是曹叡親來，有何懼哉！若有差失，乞斬全家。」孔明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謖曰：「願立軍令狀。」孔明從之。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。

孔明日：「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，再撥一員上將，相助你去。」即喚王平分付曰：「吾素知汝平生謹慎，故特以此重任相託。汝可小心謹慎此地下寨，必當要道之處，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。安營既畢，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來看。凡事商議停當而行，

不可輕易。如所守無危，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。戒之！戒之！」二人拜辭引兵而去。孔明尋思，恐二人有失，又喚高翔曰：「街亭東北上有一城，名列柳城，乃山僻小路；此可以屯兵紮寨。與汝一萬兵，去此城屯紮。但街亭危，可引兵救之。」高翔引兵而去。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，必得一員大將，屯兵於街亭之右，方可防之！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紮。延曰：「某為前部，理合當先破敵，何故置某於安閒之地？」孔明日：「前鋒破敵，乃偏裨之事耳。今令汝接應街亭，當陽平關衝要道路，總守漢中咽喉，此乃大任也。何為安閒乎？汝勿以等閒視之，失吾大事。切宜小心在意！」魏延大喜，引兵而去。

孔明恰纔心安，如乃喚趙雲、鄧芝分付曰：「今司馬懿出兵，與往日不同。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，以為疑兵。如逢魏兵，或戰、或不戰，以驚其心。吾自統大軍，由斜谷逕取郿城；若得郿城，長安可破矣。」二人受命而去。孔明令姜維作先鋒，兵出斜谷。

卻說馬謖、王平二人兵到街亭，看了地勢。馬謖笑曰：「丞相何故多心也？量此山僻之處，魏兵如何敢來！」王平曰：「雖然魏兵不敢來，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；即令軍士伐木為柵，以圖久計。」謖曰：「當道豈是下寨之地？此處側邊一山，四面皆不相連，且樹木極廣，此乃天賜之險也。可就山上屯軍。」平曰：「參軍差矣；若屯兵當道，築起城垣，賊兵總有

十萬，不能偷過；今若棄此要路，屯兵於山上，倘魏兵驟至，四面圍定，將何策保之？」謖大笑曰：「汝真女子之見！兵法云：『（上任下几）人高視下，勢如破竹。』若魏兵到來，吾教他片甲不回！」平曰：「吾累隨丞相經陣，每到之處，丞相盡意指教。今觀此山，乃絕地也。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，軍士不戰自亂矣。」謖曰：「汝莫亂道！孫子云：『置之死地而後生。』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，蜀兵豈不死戰？以一可當百也。吾素讀兵書，丞相諸事尚問於我，汝奈何相阻耶？」平曰：「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，可分兵與我，自於山西下一小寨，為犄角之勢。倘魏兵至，可以相應。」馬謖不從。忽然山中居民，成群結隊，飛

奔而來，報說魏兵已到。王平欲辭去。馬謖曰：「汝既不聽吾令，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。待吾破了魏兵，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！」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，畫成圖本，星夜差人去稟孔明，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。

卻說司馬懿在城中，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；若街亭有兵把守，即當按兵不行。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，回見父曰：「街亭有兵守把。」懿歎曰：「諸葛亮真乃神人，吾不如也！」昭笑曰：「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？男料街亭易取。」懿問曰：「汝安敢出此大言耶？」昭曰：「男親自哨見，當道並無寨柵，軍皆屯於山上，故知可破也。」懿大喜曰：「若兵果在山

上，乃天使吾成功矣！」遂更換衣服，引百餘騎親自來看。是夜天晴月朗，直至山下，周圍巡哨了一遍，方回。馬謖在山上見之，大笑曰：「彼若有命，不來圍山。」傳令與諸將：「倘兵來，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動，即四面皆下。」

卻說司馬懿回到寨中，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。回報曰：「乃馬良之弟馬謖也。」懿笑曰：「徒有虛名，乃庸才耳！孔明用如此人物，如何不誤事！」又問：「街亭左右別有軍否？」探馬報曰：「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。」懿乃命張郃引一軍，當住王平來路。又令申耽、申儀引兩路兵圍山，先斷了汲水道；待蜀兵自亂，然後乘勢擊之。當夜調度已定。次

日天明，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。司馬懿大驅軍馬，一擁而進，把山四面圍定。馬謖在山上看時，只見魏兵漫山遍野，旌旗隊伍，甚是嚴整。蜀兵見之，盡皆喪膽，不敢下山。馬謖將紅旗招動，軍將你我相推，無一人敢動。謖大怒，自殺二將。眾軍驚懼，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。魏兵端然不動。蜀兵又退上山去。馬謖見事不諧，教軍緊守寨門，只等外應。

卻說王平見魏兵到，引軍殺來，正遇張郃；戰有數十餘合，平力窮勢孤，只得退去。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，山上無水，軍不得食，寨中大亂。嚷到半夜時分，山南蜀兵大開寨門，下山降魏。馬謖禁止不住。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，山上蜀兵愈亂。馬謖料守

不住，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。司馬懿放條大路，讓過馬謖。背後張郃引兵趕來。趕到三十餘里，前面鼓角齊鳴，一彪軍出，放過馬謖，攔住張郃；視之，乃魏延也；揮刀縱馬，直取張郃。郃回軍便走。延驅兵趕來，復奪街亭。趕到五十餘里，一聲喊起，兩邊伏兵齊出；左邊司馬懿，右邊司馬昭，卻抄在魏延背後，把延困在垓心。張郃復來，三路兵合在一處。魏延左衝右突，不得脫身，折兵大半。正危急間，忽一彪軍殺入，乃王平也。延大喜曰：「吾得生矣！」二將合兵一處，大殺一陣，魏兵方退。二將慌忙奔回寨時，營中皆是魏兵旌旗。申耽、申儀從營中殺出。王平、魏延逕奔列柳城，來投高翔。此時高翔聞知街亭

有失，盡起列柳城之兵，前來救應，正遇延、平二人，訴說前事。高翔曰：「不如今晚去劫魏寨，再復街亭。」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。待天色將晚，兵分三路。魏延引兵先進，逕到街亭，不見一人，心中大疑，不敢輕進，且伏在路口等候。忽見高翔兵到，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。正沒理會，又不見王平兵到。忽然一聲砲響，火光沖天，鼓聲震地。魏兵齊出，把魏延、高翔圍在垓心。二人盡力衝突，不得脫身。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，一彪軍殺入，乃是王平，救了高、魏二人，逕奔列柳城來。比及奔到城下時，城邊早有一軍殺到，旗上大書「魏都督郭淮」字樣。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，恐司馬懿得了全功，乃分

淮來取街亭；聞知司馬懿、張郃成上此功，遂引兵逕襲列柳城。正遇三將，大殺一陣。蜀兵傷者極多。魏延恐陽平關有失，慌與王平、高翔望陽平關來。

卻說郭淮收了軍馬，乃謂左右曰：「吾雖不得街亭，卻取了列柳城，亦是大功。」引兵逕到城下叫門，只見城上一聲砲響，旗幟皆豎，當頭一面大旗，上書「平西都督司馬懿」。懿撐起懸空板，倚定護心木欄干，大笑曰：「郭伯濟來何遲也？」淮大驚曰：「仲達神機，吾不及也！」遂入城。相見已畢，懿曰：「今街亭已失，諸葛亮必走。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。」郭淮從其言，出城而去。懿喚張郃曰：「子丹、伯濟，恐吾全獲大功，故來取此城池。吾非獨欲

成功，乃僥倖而已。吾料魏延、王平、馬謖、高翔等輩，必先去據陽平關。吾若去取此關，諸葛亮必隨後掩殺，中其計矣。兵法云：『歸師勿掩，窮寇莫追。』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。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。若彼敗走，不可相拒，只宜中途截住，蜀兵輜重，可盡得也。」張郃受計，引兵一半去了。懿下令：「逕取斜谷；由西城而進。西城雖山僻小縣，乃蜀兵屯糧之所，又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總路。若得此城，三郡可復矣。」於是司馬懿留申耽、申儀守列柳城，自領大軍斜谷進發。

卻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，猶豫不定。忽王平使人送圖本至。孔明喚入，左右呈上圖本。孔明

就文几上拆開視之，拍案大驚曰：「馬謖無知，坑陷吾軍矣！」左右問曰：「丞相何故失驚？」孔明曰：「吾觀此圖本，失卻要路，占山為寨。倘魏兵大至，四面圍合，斷汲水道路，不須二日，軍自亂矣。若街亭有失，吾等安歸？」長史楊儀進曰：「某雖不才，願替馬幼常回。」孔明將安營之法，一一分付與楊儀。正待要行，忽報馬到來，說：「街亭、列柳城，盡皆失了！」孔明跌足長歎曰：「大事去矣！此吾之過也！」急喚關興、張苞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，投武功山小路而行。如遇魏兵，不可大擊，只鼓譟吶喊，為疑兵驚之。彼當自走，亦不可追。待軍退盡，便投陽平關去。」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理劍

閣，以備歸路。又密傳號令，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，以備起程。又令馬岱、姜維斷後，先伏於山谷中，待諸軍退盡，方始收兵。又令心腹人，分路與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官吏軍民，皆入漢中。又令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，送入漢中。

孔明分撥已定，先引五千兵去西城縣搬運糧草。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，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，望西城蜂擁而來。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，只有一班文官，所引五千軍，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，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。眾官聽得這個消息，盡皆失色。孔明登城望之，果然塵土沖天，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。孔明傳令，教將旌旗盡皆藏匿；諸將各守城鋪，如有妄

行出入，及高聲言語者，立斬；大開四門，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，扮作百姓，洒掃街道，如魏兵到時，不可擅動，吾自有計。孔明乃披鶴氅，戴綸巾，引二小童攜琴一張，於城上敵樓前，憑欄而坐，焚香操琴。

卻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，見了如此模樣，皆不敢進，急報與司馬懿，懿笑而不信，遂止住三軍，自飛馬遠遠望之。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，笑容可掬，傍若無人焚香操琴。左有一童子，手捧寶劍；右有一童子，手執（上鹿下主）尾。城門內外有二十餘名百姓，低頭洒掃，旁若無人。

懿看畢大疑，便到中軍，教後軍作前軍，前軍作

後軍，望北山路而退。次子司馬昭曰：「莫非諸葛亮無軍，故作此態？父親何便退兵？懿曰：「亮平生謹慎，不曾弄險。今大開城門，必有埋伏。我兵若進，中其計也。汝輩豈知？宜速退。」於是兩路兵盡退去。孔明見魏軍遠去，撫掌而笑。眾官無不駭然。乃問孔明曰：「司馬懿乃魏之名將，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，見了丞相，便速退去，何也？」孔明曰：「此人料吾平生謹慎，必不弄險；見如此模樣，疑有伏兵，所以退去。吾非行險，蓋因不得已而用之。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。吾已令興、苞二人在彼等候。」

眾皆驚服曰：「丞相之玄機，神鬼莫測。若某等之見，必棄城而走矣。」孔明曰：「吾兵止有二千五

百，若棄城而走，必不能遠遁。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？」後人有詩讚曰：

瑤琴三尺勝雄師，諸葛西城退敵時。十五萬人回馬處，後人指點到今疑。

言訖，拍手大笑曰：「吾若為司馬懿，必不便退也。」遂下令，教西城百姓，隨軍入漢中；司馬懿必將復來。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。天水、安定、南安三郡官吏軍，陸續而來。

卻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走。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，鼓聲震地。懿回顧二子曰：「吾若不走，必中

諸葛亮之計矣。」只見大路上，一軍殺來，旗上大書「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」。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。行不到一程，山谷中喊聲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前面一杆大旗，上書：「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」。山谷應聲，不知蜀兵多少；更兼魏軍心疑，不敢久停，只得盡棄輜重而去。興、苞二人皆遵將令，不敢追襲，多得軍器糧草而歸。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是蜀兵，不敢出大路，遂回街亭。

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，急引兵追趕。山背後一聲砲響，蜀兵漫山遍野而來；為首大將，乃是姜維、馬岱。真大驚，急退軍時，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。真引兵鼠竄而還，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。

卻說趙雲、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。聞孔明傳令退軍，雲謂芝曰：「魏軍知吾兵退，必然來追。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，公卻引兵打吾旗號，徐徐而退，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。」

卻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，喚先鋒蘇顥分付曰：「蜀將趙雲，英勇無敵，汝可小心提防。彼軍若退，必有計也。」蘇顥欣然曰：「都督若肯接應，某當生擒趙雲。」遂引前部三千兵，奔入箕谷。看看趕上蜀兵，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，上書：「趙雲。」蘇顥急收兵退走。行不到數里，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撞出；為首大將，挺槍躍馬，大喝曰：「汝識趙子龍否！」蘇顥大驚曰：「如何這裏又有趙雲？」措手不

及，被趙雲一槍刺死於馬下，餘軍潰散。

雲迤邐前進，背後又一軍到，乃郭淮部將萬政也。雲見魏兵追急，乃勒馬挺槍，立於路口，待來將交鋒。蜀兵已去三十餘里。萬政認得是趙雲，不敢前進。雲等得天色黃昏，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退。郭淮兵到，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，因此不敢近前。淮傳令教軍急趕，政令壯士數百騎趕來。行至一大林，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：「趙子龍在此！」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，餘者皆越嶺而去。

萬政勉強來敵，被雲一箭射中盔纓，驚跌於澗中。雲以槍指之曰：「吾饒汝性命回去！快教郭淮趕

來！萬政脫命而回。雲護送車仗人馬，望漢中而去，沿途並無遺失。曹真、郭淮復奪三郡，以為己功。

卻說司馬懿分兵而進，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。懿引一軍復到西城，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，皆言孔明只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，又無武將，只有幾個文官，別無埋伏。武功山小民告曰：「關興、張苞，只各有三千軍，轉山吶喊，鼓譟驚追，又無別軍，並不敢廝殺。」懿悔之不及，仰天歎曰：「吾不如孔明也！」遂安撫了官民，引兵逕還長安，朝見魏主。叡曰：「今日復得隴西諸郡，皆卿之功也。」懿奏曰：「今蜀兵皆在漢中，未盡剿滅。臣乞大兵併力收川，以報陛下。」叡大喜，令懿即便興兵。忽班內一人出

奏曰：「臣有一計，足可定蜀降吳。」正是：蜀中將相方歸國，魏地君臣又逞謀。未知獻計者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：孔明揮淚斬馬謖，周魴斷髮賺曹休

卻說獻計者，乃尚書孫資也。曹叡問曰：「卿有何妙計？」資奏曰：「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時，危而後濟；嘗對群臣曰：『南鄭之地，真為天獄。』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，非用武之地。今欲盡起天下之兵伐蜀，則東吳又將入寇。不如以現在之兵，分命大將據守險要，養精蓄銳。不過數年，中國日盛，吳、蜀二國，必自相殘害，那時圖之，豈非勝算？乞陛下裁之。」叡乃問司馬懿曰：「此論若

何？」懿奏曰：「孫尚書所言極當。」叡從之，命司馬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，留郭淮、張郃守長安，大賞三車，駕回洛陽。

卻說孔明回到漢中，計點軍士，只少趙雲、鄧芝，心中甚憂；乃令關興、張苞，各引一軍接應。二人正欲起身，忽報趙雲、鄧芝到來，並不曾折一人一騎；輜重等器，亦無遺失。孔明大喜，親引諸將出迎。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：「敗軍之將，何勞丞相遠接？孔明急扶起，執手而言曰：「是吾不識賢愚，以致如此！各處兵將敗損，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，何也？」鄧芝告曰：「某引兵先行，子龍獨自斷後，斬將立功，敵人驚怕；因此軍資什物，不曾遺

失。」孔明曰：「真江軍也！」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；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。雲辭曰：「三軍無尺寸之功，某等俱各有罪，若反受賞，乃丞相賞罰不明也。且請寄庫，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。」孔明歎曰：「先帝在日，常稱子龍之德，今果如此！」乃倍加欽敬。

忽報馬謖、王平、魏延、高翔至，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：「吾令汝與馬謖同守街亭，汝何不諫之，致使失事？」平曰：「某再三相勸，要在當道築土城把守。參軍大怒不從，某因此自引五千兵離山十里下寨。魏兵驟至，把山四面圍合，某引兵衝殺十餘次，皆不能入。次日土崩瓦解，降者無數。某孤軍難

立，故投魏文長求救。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，某奮死殺出。比及歸寨，已被魏兵占了。及投列柳城時，路逢高翔，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，指望克復街亭。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，以此心疑。登高望之，只見魏延、高翔被魏兵圍住，某即殺入重圍，救出二將，就同參軍併在一處。某恐失卻陽平關，因此急來回守。非某之不諫也。丞相不信，可問各部將校。」

孔明喝退，又喚馬謖入帳，謖自縛跪於帳前。孔明變色曰：「汝自幼飽讀兵書，熟諳戰法。吾累次叮嚀告戒街亭是吾根本，汝以全家之命，領此重任。汝若早聽王平之言，豈有此禍？今敗軍折將，失地陷城，皆汝之過也！若不明正軍律，何以服眾？汝今犯

法，休得怨吾。汝死之後，汝之家小，吾按月給與祿米，汝不必挂心。」叱左右推出斬之。謾泣曰：「丞相視某如子，某以丞相為父。某之死罪，實已難逃，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，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！」言訖大哭。孔明揮淚曰：「吾與汝義同兄弟，汝之子即吾之子也，不必多囑。」

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，將斬。參軍蔣琬自成都至，見武士欲斬馬謖，大驚，高叫留人，入見孔明曰：「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。今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謀之士，豈不可惜乎？」孔明流涕而答曰：「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今四方分爭，兵交方始，若須廢法，何以討賊耶？合當斬之。」

須臾，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。孔明大哭不已。蔣琬問曰：「今幼常得罪，既正軍法，丞相何故哭耶？」孔明曰：「吾非為馬謖哭。吾思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：『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』今果應此言，乃深恨己之不明，追思先帝之明，因此痛哭耳！」大小將士，無不流涕。馬謖亡年三十九歲。

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。後人有詩曰：失守街亭罪不輕，堪嗟馬謖枉談兵。轅門斬首嚴軍法，拭淚猶思先帝明。

卻說孔明斬了馬謖，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，用線

縫在屍上，具棺葬之；自修祭文享祀；將謾家小加意撫恤，按月給與祿米。於是孔明自作表文，令蔣琬申奏後主，請自貶丞相之職。琬回成都，入見後主，進入孔明表章。後主拆開視之曰：「臣本庸才，叨竊非據，親秉旄鉞，以勵三軍。不能訓章明法，臨事而謀，至有街亭違命之闕，箕谷不戒之失。咎皆在臣不明，不知人，慮事多闇。春秋責備，罪何所逃？請自貶三等，以督闕咎。臣不勝慚愧，俯伏待命！」

後主覽畢曰：「勝負兵家常事，丞相何出此言？」侍中費禕奏曰：「臣聞治國者，必以奉法為重。法若不行，何以服人？丞相敗績，自行貶降，正其宜也。」後主從之，乃詔貶孔明為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

照舊總督軍馬，就令費禕詔到漢中。

孔明受詔貶降訖，禕恐孔明羞赧，乃賀曰：「蜀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縣，深以為喜。」孔明變色曰：「是何言也？得而復失，與不得同。公以此賀我，實足使我愧赧耳。」禕又曰：「近聞丞相得姜維，天子甚喜。」孔明怒曰：「兵敗師還，不曾奪得寸土，此吾之大罪也。量得一姜維，於魏何損？」禕又曰：「丞相現統雄師數十萬，可再伐魏乎？」孔明曰：「昔大軍屯於祁山、箕谷之時，我兵多於賊兵，而不能破賊，反為賊所破；此病不在兵之多寡，在主將耳。今欲減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較變通之道於將來；如其不然，雖兵多何用？自今以後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，但

勤攻吾之闕，責吾之短，則事可定，賊可滅，功可翹足而待矣。」

費禕諸將皆服其論。費禕自回成都。孔明在漢中，惜軍愛民，勵兵講武，置造攻城渡水之器，聚積糧草，預備戰筏，以為後圖。細作探知，報入洛陽。

魏主曹叡聞知，即召司馬懿商議收川之策。懿曰：「蜀未可攻也。方今天道亢炎，蜀兵必不出。若我軍深入其地，彼守其險要，急切難下。叡曰：「倘兵再來入寇，如之奈何？」懿曰：「臣已算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之計。臣舉一人往陳倉道口，築城守禦，萬無一失。此人身長九尺，猿臂善射，深

有謀略。若諸葛亮入寇，此人當之足矣。」叡大喜，問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懿奏曰：「乃太原人，姓郝，名昭，字伯道。現為雜霸將軍，鎮守河西。」叡從之，加郝伯道為鎮西將軍。命把守陳倉道口。遣使持詔去訖。

忽報揚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說，東吳審陽太守周魴，願以郡來降，密遣人陳言七事。說東吳可破，乞早發兵取之。叡就御床上拆開，與司馬懿同觀。懿奏曰：「此言極有理，吳當滅矣。臣願引一軍往助曹休。」忽班中一人奏曰：「吳人之言，反覆不一，未可深信。周魴智謀之士，必不肯降。此特誘兵之詭計也。」眾視之，乃建威將軍賈逵也。懿曰：「此言亦

不可不聽，機會亦不可錯失。」魏主曰：「仲達可與賈逵同助曹休。」二人領命去訖。於是曹休引大軍逕取皖城，賈逵引前將軍滿寵，東皖太守胡質，逕取陽城，直向東關；司馬懿引本部軍逕取江陵。

卻說吳主孫權，在武昌東關，會多官商議曰：「今有鄱陽太守周魴密表，奏稱魏揚州都督曹休，有入寇之意。今魴詐施詭計，暗陳七事，引誘魏兵深入重地，可設伏兵擒之。今魏兵分三路而來，諸卿有何高見？」顧雍進曰：「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。」

權大喜，乃召陸遜，封為輔國大將軍、平北都元帥，統御林大兵，攝行王事；授以白旄黃鉞，文武百

官，皆聽約束。權親自與遜執鞭。領命謝恩畢，乃保二人為左右都督，分兵以迎三道。權問何人，遜曰：「奮威將軍朱桓、妥南將軍全琮二人可為輔佐。」權從之，即命朱桓為左都督，全琮為右都督都。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一州並荊湖之眾七十餘萬，令朱桓在左，全琮在右，遜自居中，三路進兵。朱桓獻策曰：「曹休以親見任，非智勇之將也。今聽周魴誘言，深入重地，元帥以兵擊之，曹休必敗。敗後必走兩條路；左乃夾石，右乃桂車。此二路皆山僻小徑，最為險峻。某願與全子璜各引一軍，伏於山險，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，曹休可擒矣。若擒了曹休，便長驅直進，唾手而得壽春，以窺許、洛，乃萬世一時也。」

遜曰：「此非善策，吾自有妙用。」於是朱桓懷不平而退。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，以敵司馬懿。諸路俱各調撥停當。

卻說曹休兵臨皖城，周魴來迎，逕到曹休帳下。休問曰：「近得足下之書，所陳七事，深為有理，奏聞天子，故起大軍三路進發。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。有人言足下多謀，誠恐所言不實。吾料足下必不欺我。」周魴大哭，急掣從人所佩劍欲自刎，休急止之。魴仗劍而言曰：「吾所陳七事，恨不能吐出心肝。今反生疑，必有吳人使反間之計也。若聽其言，吾必死矣，吾之忠心，惟天可表！」言訖，又欲自刎。曹休大驚，慌忙抱住曰：「吾戲言耳。足下何故

如此？」魴乃用劍割髮擲於地曰：「吾以忠心待公，公以吾為戲，吾割父母所遺之髮，以表此心。」

曹休乃深信之，設宴相待。席罷，周魴辭去。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，休令入，問曰：「汝來何為？」逵曰：「某料東吳之兵，必盡屯皖城。都督不可輕進，待某兩下夾攻，賊兵可破矣。」休怒曰：「汝欲奪吾功耶？」逵曰：「又聞周魴髮為誓，此乃詐也。昔要離斷臂，刺殺慶忌，未可深信。」休大怒曰：「吾正欲起兵，汝何出此言以慢我軍心！」叱左右推出斬之。眾將告曰：「未及進兵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。且乞暫免。」

休從之，將賈逵兵留在寨中調用，自引一軍來取東關。時周魴聽知賈逵削去兵權，暗喜曰：「曹休若用賈逵之言，則東吳敗矣！今天使我成功也！」即遣人密到皖城，報知陸遜。遜喚諸將聽令曰：「前面石亭，雖是山路，足可埋伏。早先去占石亭闊處，布成陣勢，以待魏軍。」遂令徐盛為先鋒，引兵前進。

卻說曹休命周魴引兵前進。正行間，休問曰：「前至何處？」魴曰：「前面石亭也，堪以屯兵。休從之，遂率大軍並車仗等器，盡赴石亭駐紮。次日，哨馬報道：前面吳兵不知多少，據住山口。休大驚曰：「周魴言無兵，為何有準備？」急尋魴問之，人報周魴，引數十人，不知何處去了。休大悔曰：「吾中賊

之計矣！雖然如此亦不足懼。」

遂令大將張普為先鋒，引兵數千來與吳兵交戰。兩陣對圓，張普出馬罵曰：「賊將早降！」徐盛出馬相迎。戰無數合，普抵擋不住，勒馬收兵，回見曹休，言徐盛勇不可當。休曰：「吾當以奇兵勝之。」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。又令薛喬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。——「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戰，卻佯輸詐敗，誘到北山之前，放炮為號，三面夾攻，必獲大勝。二將受計，各引二萬軍到晚埋伏去了。」

卻說陸遜喚朱桓、全琮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各引三萬軍，從石亭山抄到曹休寨後，放火為號。吾親率大

軍從中路而進，可擒曹休也。」當日黃昏，二將受計引兵而進。二更時分，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，迎著張普伏兵。普不知是吳兵，逕來問時，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。魏兵便走，桓令後軍放火。全琮引一軍抄到魏寨後，正撞在薛喬陣裏，就在那裡大殺一陣。薛喬敗走，魏兵大損，奔回本寨。後面朱桓、全琮兩路殺來。曹休寨中大亂，自相衝擊。

休慌上馬，望夾石道中奔走。徐盛引大隊軍馬，從正路殺來。魏兵死者不可勝數，逃命者盡棄衣甲。曹休大驚，在夾石道中，奮力奔走。忽見一彪軍從小路衝出，為首大將，乃賈逵也。休驚慌少息，自愧曰：「吾不用公言，果遭此敗！」逵曰：「都督可速

出此道。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，吾等皆危矣！」

於是曹休驟馬而行，賈逵斷後。逵於林木盛茂之處，及險峻小徑，多設旌旗以為疑兵。及至徐盛趕到，見山坡下閃出旗角，疑有埋伏，不敢追趕，收兵而回。因此救了曹休。司馬懿聽知休敗，亦引兵退去。

卻說陸遜正望捷音，須臾，徐盛、朱桓、全琮皆到，所得車仗牛馬驢騾軍資器械，不計其數，降兵數萬餘人。遜大喜，即同太守周魴並諸將班師還吳。吳主孫權，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，以御蓋覆遜而入。諸將盡皆陞賞。權見周魴無髮，慰勞曰：「卿斷

髮成此大事，功名當書於竹帛也。」即封周魴為關內侯，大設筵會，勞軍慶賀。

陸遜奏曰：今曹休大敗，魏兵喪膽；可修國書，遣使入川，教諸葛亮進兵攻之。權從其言，遂遣使齎書入川去。正是：只因東國能施計，致令西川又動兵。未知孔明再來伐魏，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：討魏國武侯再上表，破曹兵姜維詐獻書

卻說蜀漢建興六年秋九月，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於石亭，車仗馬匹，軍資器械，並皆罄盡。休惶恐之甚，氣憂成病，到洛陽，疽發背而死，魏主曹叡敕令厚葬。司馬懿引兵還。眾將接入問曰：「曹都督兵敗，即元帥之干係，何故急回耶？」懿曰：「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，必乘虛來取長安。倘隴西緊急，何人救之？吾故回耳。」眾皆以為懼怯，哂笑而退。卻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，請兵伐魏，並言大

破曹休之事；一者顯自己威風，二者通和會之好。後主大喜，令人持書至漢中，報知孔明。時孔明兵強馬壯，糧草豐足，所用之物，一切完備，正要出師；聽知此信，即設宴大會諸將，計議出師。忽一陣大風，自東北角上而起，把庭前松樹吹折，眾皆大驚。孔明就占一課，曰：「此風主損一大將！」諸將未信。正飲酒間，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、次子趙廣來見。孔明大驚，擲杯於地曰：「子龍休矣！」二子入見，拜哭曰：「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。」孔明跣足而哭曰：「子龍身故，國家損一棟樑，去吾一臂也！」眾將無不揮淚。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報喪。後主聞雲死，放聲大哭曰：「朕昔年幼，非子龍則死於亂

軍之中矣！」即下詔追贈大將軍，諡順平侯，敕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；建立廟堂，四時享祭。後人有詩曰：

常山有虎將，智勇匹關、張。漢水功勳在，當陽姓字彰。兩番扶幼主，一念答先皇。清史書忠烈，應流百世芳。

卻說後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，祭葬甚厚，封趙統為虎賁中郎將，趙廣為牙門將，就令守墳，二人辭謝而去。忽近臣奏曰：「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，定即日將出師伐。魏後主問在朝諸，臣諸臣多言未可輕動。後主疑慮未決。忽奏丞相令楊儀齎『出師表』至。後

主宣入，儀呈上表章。後主就御案上拆開視之。其表曰：

先帝慮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賊，才弱敵強也。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。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，是以託臣而弗疑也。

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；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並日而食，臣非不自惜也。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，而議者謂為非計。今賊適疲於西，又務於東，兵法乘勞，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；高帝

明並日月，謀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後安；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長策取勝，坐定天下；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
劉繇、王朗各據州。臣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群疑滿腹，眾難塞胸；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孫權坐大，遂併江東；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
曹操智計，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彷彿孫吳；然困於南陽，險於烏巢，危於祁連，逼於黎陽，幾敗北山，殆死潼關，然後偽定一時耳。況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。任用李服，而李服圖之；委任夏侯，而夏侯敗亡。先帝每稱操為能，猶有此失，況臣鴛下，何能必勝？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
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期年耳。然喪趙雲、陽群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，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。突將無前，賓叟青姜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。此皆數十年之內，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。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也。當何以圖敵？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
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；事不可息，則住與

行，勞費正等；而不及早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，與賊持久；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
夫難平者，事也。昔先帝敗軍於楚，當此之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已定。然後先帝東連吳越，西取巴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。此操之失計，而漢事將成也。然後吳更違盟，關羽毀敗，秭歸蹉跌，曹丕稱帝。凡事如是，難可逆料。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竟睹（左者右見）也。

後主覽表甚喜，即敕令孔明出師。孔明受命，起三十萬大兵，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，逕奔陳倉道口而

來。

早有細作報入洛陽。司馬懿奏知魏主，大會文武商議。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：「臣昨守隴西，功微罪大，不勝惶恐。今乞引大軍往擒諸葛亮。臣近得一員大將，使六十斤大刀，騎千里征獠（左馬右宛）馬，開兩石鐵胎弓，暗藏三個流星鎗，百發百中；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乃隴西狄道人；姓王，名雙，字子全。臣保此人為先鋒。」

叡大喜，便召王雙上殿。視之，身長九尺，面黑睛黃，熊腰虎背。叡笑曰：「朕，得此大將，有何慮哉！」遂賜錦袍金甲，封為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。曹

真為大都督。真謝恩出朝，遂引十五萬精兵，會合郭淮、張郃分道把守隘口。

卻說蜀兵前隊哨至陳倉，回報孔明，說「陳倉道口已築起一城，內有一將郝昭把守，深溝高壘，遍排鹿角，十分謹嚴；不如棄了此城，從太白嶺鳥道出祁山甚便。」孔明曰：「陳倉正北是街亭，必得此城，方可進兵。」命魏延引兵到城下，四面攻之。連日不能破，魏延復來告孔明，說城難破。孔明大怒，欲斬魏延。忽帳下一人告曰：「某雖無才，隨丞相多年，未嘗報效。願去陳倉城中，說郝昭來降，不用張弓隻箭。」

眾視之，乃部曲鄆祥也。孔明曰：「汝用何言以說之？」詳曰：「郝昭與某同是隴西人氏，自幼交契。某今到彼，以利害說之，必來降矣。」孔明即令前去。鄆祥驟馬，逕到城下叫曰：「郝伯道故人鄆祥來見。」城上人報知郝昭。昭令開門放入，登城相見。昭問曰：「故人因何到此？」祥曰：「吾在西蜀孔明帳下，參贊軍機，待以上賓之禮。特令某來見公，有要言相告。」昭勃然變色曰：「諸葛亮乃我國之讎敵也！吾事魏，汝事蜀，各事其主！昔時為昆仲，今時為讎敵！汝再不必多言，便請出城！」

鄆祥又欲開言，昭已出敵樓上了。魏兵急催上馬，趕出城外。祥回頭視之，見昭立定護心木欄干。

祥勒馬以鞭指之曰：「伯道賢弟，何太情薄耶？」昭曰：「魏國法度，兄所知也，吾受國恩，但有死而已。兄不必下說詞，早回見諸葛亮，教快來攻城，吾不懼也！」祥回告孔明曰：「郝昭未等某開言，就先阻卻。」孔明曰：「汝可再去見他，以利害說之。」祥又到城下，請郝昭相見。昭出到敵樓上。祥勒馬高叫曰：「伯道賢弟，聽吾忠言。汝據守一孤城，怎拒數十萬之眾？今不早降，後悔無及，且不順大漢而事奸魏，抑何不知天命，不辨清濁乎？願伯道思之。」郝昭大怒，拈弓搭箭，指鄆祥而喝曰：「吾前言已定，汝不必再言，可速退，吾亦不射汝！」鄆祥回見孔明，具言郝昭如此光景。孔明大怒曰：「匹夫無禮

太甚！豈欺吾無攻城之具耶？」隨叫土人問曰：「陳倉城中多少人馬？」土人告曰：「雖不知的數，約有三千人。」孔明笑曰：「量比小城，安能禦我！休等他救兵到，火速攻之！」

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。一乘上可立十數人，週圍用木板遮護。軍士各把短梯軟索，聽軍中擂鼓，一齊上城。郝昭在城上望見蜀兵裝起雲梯，四面而來，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，分佈四面；待雲梯近城，一齊射之。次日，又四面鼓噪吶喊而進。郝昭急命運石鑿眼，用葛索穿定飛打，衝車皆被打折。孔明又令人運土填城壕，教廖化引三千鍬鑿軍，從夜間掘地道，暗入城去。郝昭又於城中掘重壕橫截之。如此晝夜相

攻，二十餘日，無計可破。

孔明心中憂悶。忽報：「東邊救兵到了，旗上大書魏先鋒大將王雙」。孔明問曰：「誰可迎之？」魏延曰：「某願往。」孔明曰：「汝乃先鋒大將，未可輕出。」又問：「誰敢迎之？」裨將謝雄應聲而出。孔明與三千軍去了。孔明又問曰：「誰敢再去？」裨將龔起應聲要去。孔明亦與三千軍去了。孔明恐城內郝昭引兵衝出乃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。

卻說謝雄引軍前行，正遇王雙；戰不三合，被雙一刀劈死。蜀兵敗走。雙隨後趕來。龔起接者，交馬只三合，亦被雙所斬。敗兵回報孔明。孔明大驚，忙

令廖化、王平、張嶷三人出迎。兩陣對圓，張嶷出馬。王平、廖化壓住陣角。王雙縱馬，來與張嶷交馬數合，不分勝負。雙詐敗便走，嶷隨後趕去。王平見張嶷中計，忙叫曰：「休趕！」

嶷急回馬時，王雙流星鎗早到，正中其背。嶷伏鞍而走，雙回馬趕來。王平、廖化截住，救得張嶷回陣。王雙驅兵大殺一陣，蜀兵折傷甚多，嶷吐血幾口，回見孔明，說：「王雙英雄無敵。如今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，四面立起排柵，築起重城，深挖濠塹，守禦甚嚴。」

孔明見折二將，張嶷又被打傷，即喚姜維曰：「

陳倉道口，這條路不可行，別有何策？」維曰：「陳倉城池堅固，郝昭守禦甚密；又得王雙相助，實不可取。不若令一大將，依山傍水，下寨固守；可抓曹真也。」

孔明從其言，即令王平、李恢引二千兵守街亭小路；魏延引一兵守陳倉口。馬岱為先鋒，關興、張苞為前後救應使。從小徑出斜谷，望祁山進發。

卻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，因此到洛口分調郭淮、孫禮東西把守；又聽得陳倉口告急，已令王雙去救，聞知王雙斬將立功，大喜，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，權攝前不總督，諸將各自把守譯口。忽報

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。曹真令押入，跪於帳下。其人告曰：「小人不是奸細，乃有機密來見都督，誤被伏路軍捉來，乞退左右。」真乃去其縛，左右暫退。其人告曰：「某乃姜伯約心腹人也，蒙本官遣送密書。真曰：『書安在？』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，真拆視之，曰：

「罪將姜維百拜，呈書大都督曹（上麻下毛）下；維念世食魏祿，忝守城邊；叨竊厚恩，無門補報。昨日誤遭諸葛亮詭計，陷身於巔崖之中。思念舊國，何日忘之？今幸蜀兵西出，諸葛亮甚不相疑。賴都督親提大兵而來，如遇敵人，可以詐敗。維當在後，以舉火為號，先燒蜀人糧草，卻以大兵翻身掩

之，則諸葛亮可擒也。非立功報國，實欲自贖前罪。倘蒙照察，速需來命。」

曹真看畢大喜曰：「此天使吾成功也！」遂重賞來人，便令回報，依期會合。真喚費耀商議曰：「今姜維暗獻密書，令吾如此如此」。耀曰：「諸葛亮多謀，姜維智廣，或者是諸葛所使，恐其中有詐。」真曰：「他原是魏人，不得已而降蜀，又何疑乎？」耀曰：「都督不可輕進，只守定本案。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，如成功，歸都督；倘有奸計，某自支當。」

真大喜，遂令費耀引兵五萬，望斜谷而進。行了兩三程，屯下軍馬，令人哨探。當日申時分，回報「

斜谷道中，有蜀兵來也。」耀忙催進兵。蜀兵未及交戰先退，耀令兵追之，蜀兵又來，方欲對陣，蜀兵又退。如此者三次。俄延至次日申時分，魏兵一日一夜不曾敢歇，只恐蜀兵攻擊。方欲屯軍造飯，忽然四面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蜀兵漫山遍野而來。

門齊開處，閃出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其上，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。耀縱馬而出；遙見孔明，心中暗喜，回顧左右曰：「如蜀兵掩至，便退後走。若見山後火起，卻回身殺去，自有兵相接應。」分付畢，耀馬出呼曰：「前者敗將，今何趕又來！」孔明曰：「汝喚曹真來答話！」耀罵曰：「曹都督乃金枝玉葉，安肯與反賊相見乎！」

孔明大怒，把羽扇一招，左有馬岱，右有張嶷，兩路兵衝出。魏兵便退。行不到三十里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，喊聲不絕。兩軍殺出，左有關興，右有張苞。山上矢石如雨，往下射來。魏兵大敗。費耀知是中計，集退軍望山谷中而走，人馬困乏。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，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，不知其數。耀逃命而走，正遇山披口一彪軍，乃是姜維。耀大罵曰：「反賊無信！」維笑曰：「吾欲擒曹真，誤賺汝矣？速下馬受降！」耀躍馬奪路，望山谷中而走。忽見谷中火光沖天，背後追兵又至。耀自刎身死，餘眾盡降。

孔明連夜驅兵，直至祁山前下寨，收住軍馬，重

賞姜維。維曰：其恨不得殺曹真也。孔明亦曰：「可惜大計小用矣。」

卻說曹真聽知折了費耀，悔之無及，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計。於是孫禮、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，言蜀兵又出祁山，曹真損兵折將，勢甚危急。叡大驚，即召司馬懿入內曰：「曹真損兵折將，蜀兵又出祁山，卿有何策，可以退之？」懿曰：「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。不用耀武揚威，蜀兵自然走矣。」正是已見子丹無勝術，全憑仲達有良謀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：追漢軍王雙受誅，襲陳倉武侯
取勝

卻說司馬懿奏曰：「臣嘗奏陛下，言孔明必出陳倉，故以郝昭守之。今果然矣。彼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。今幸有郝昭、王雙把守，不敢從此路運糧，其餘小道，搬運艱難。臣算蜀兵行糧止有一月，利在急戰。我軍只宜久守。陛下可降詔，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，不要出戰。不須一月，蜀兵自退。那時乘虛擊之。諸葛亮可擒也。」叡欣然曰：「卿既有先見之明，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？」懿曰：「臣非惜身重

命，實欲存下此兵，以防東吳陸遜耳。孫權不久必僭號稱尊，如稱尊號，恐陛下伐之，定先入寇也。臣故欲以兵待之。」

正言間，忽近臣奏曰：「曹都督奏報軍情。」懿曰：「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；凡追趕蜀兵，必須觀其虛實，不可深入重地，以中諸葛亮之計。」叡即時下詔，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：「切不可戰，務在謹守；只待蜀兵退去，方可擊之。」司馬懿送韓暨於城外，囑之曰：「吾以此功讓與子丹，公見子丹，休言是吾所陳之意，只道天子降詔，教保守為上。追趕之人，切要仔細，勿遣性急氣躁者追之。」暨辭去。

卻說曹真正升帳議事，忽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至。真出寨接入；受詔已畢，退與郭淮、孫禮計議。淮笑曰：「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。」真曰：「此見若何？」淮曰：「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。久後能禦蜀兵者，必仲達也。」真曰：「倘蜀兵不退，又將如何？」淮曰：「可密令人去教王雙，引兵於小路哨巡，彼自不敢運糧。待其糧盡兵退，乘勢追擊，可獲全勝。」

孫禮曰：「某去祁山虛裝做運糧兵，車上盡裝乾柴茅草，以硫黃燄硝灌之，卻教人虛報隴西運糧到。若蜀兵無糧，必然來搶。待入其中，放火燒車，外以伏兵應之，可勝矣。」真喜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即令

孫禮引兵依計而行。又遣人教王雙於小路巡哨，郭淮引兵提調箕谷、街亭，令諸路軍馬把守險要。真又令張遼子張虎為先鋒，樂進子樂綝為副先鋒，同守頭營，不許出戰。

卻說孔明在祁山寨中，每日令人挑戰，魏兵堅守不出。孔明喚姜維商議曰：「魏兵堅守不出，是料吾軍中無糧也。今陳倉轉運不通，其餘小路盤涉艱難，吾算隨軍糧草，不敷一月用度，如之奈何？」

正躊躇間，忽報隴西魏軍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，運糧官乃孫禮也。孔明曰：「其人如何？」有魏人告曰：「此人曾隨魏主出獵於大石山。忽驚起一猛

虎，直奔御前，孫禮下馬拔劍斬之。從此封為上將軍。乃曹真心腹人也」。孔明笑曰：「此是魏將料吾乏糧，故用此計。車上裝載者，必是茅草引火之物。吾平生專用火攻，彼乃欲以此計誘我耶？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草，必來劫我寨矣。可將計就計而行。」遂喚馬岱分付曰：「汝引三千軍逕到魏兵屯糧之所，不可入營，但於上風頭放火。若燒著車仗，魏兵必來圍吾寨。」又差馬忠、張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，內外夾攻。

三人受計去了。又喚關興、張苞分付曰：「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。今晚若山西火起，魏兵必來截吾營。汝二人卻伏於魏寨左右。等它出寨，汝二人便可

劫之。又喚吳班、吳懿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。若魏兵到，可截其歸路。」

孔明分撥已畢，自在祁山上憑高而坐。魏兵探知蜀兵要來劫糧，慌忙報與孫禮。禮令人飛報曹真。真遣人去頭營分付看張虎、樂綝：「看今夜山西火起，蜀兵必來救應。可以出軍，如此如此。」二人受計，令人登樓專看火號。

卻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，只待蜀兵到。是夜二更馬岱引三千兵來，人皆銜枚，馬皆勒口。逕到山西，見許多車仗，重重疊疊，攢繞成營，車仗虛插旌旗。正值西南風起，岱令軍士逕去營南放火，車仗盡著，

光火沖天。

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內放火號，急引兵一齊掩至。背後鼓角喧天，兩路兵殺來，乃是馬忠、張嶷把魏兵圍在核心。孫禮大驚。又聽得魏軍中喊聲起，一彪軍從火光中殺來，乃是馬岱。內外夾攻，魏兵大敗。火緊風急，人馬亂竄，死者無數。孫禮引軍中傷軍，沖煙冒火而走。

卻說張虎在營中，望見火光沖天，大開寨門，與樂綝盡引人馬，殺奔蜀寨來，寨中不見一人；急收軍回時，吳班、吳懿兩路兵殺出，斷其歸路。張、樂二將急衝出軍圍，奔回本寨，只見土城之上，箭如非

蝗。原來卻被關興、張苞襲了營寨。魏兵大敗，皆投曹真寨來，方欲入寨，只見一彪敗軍飛奔而來，乃是孫禮；遂同入寨見真，各言中計之事。

真聽知，謹守大寨，更不出戰。蜀兵得勝，回見孔明。孔明密令人授計與魏延，一面教拔寨齊起。楊儀曰：「今已大勝，挫盡魏兵銳氣，何故反欲收兵？」孔明曰：「吾兵無糧，利在急戰。今彼堅守不出，吾受其病矣。彼今雖暫時兵敗，中原必有增益。若以輕騎襲吾糧道，那時要歸不能。今乘魏軍兵敗，不敢正視蜀兵，便可出其不意，乘機退去。所憂者但魏延一軍，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，急不能脫身。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殺王雙，使魏人不敢來追，只令後隊先行。」

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。一夜兵已盡退，只落空營。」

卻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，忽報左將軍張郃領兵到。郃下馬入帳謂真曰：「某奉聖旨，特來聽調。」真曰：「曾別仲達否？」郃曰：「仲達分付云：『吾軍勝，蜀兵必不退；若吾軍敗，蜀兵必即去矣。』今吾軍失利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？」真曰：「未也。」於是即令人往探之，果是虛營，只插著數十面旌旗，兵已去二日也。曹真懊悔莫及。

且說魏延受了密計，當夜二更拔寨，急回漢中。早有細作報知王雙，雙大驅軍馬，併力追趕，追到二

十餘里，看看趕上，且魏延旗號在前，大叫曰：「魏延休走！」蜀兵更不回頭。雙拍馬趕來。背後魏兵大叫曰：「城外寨中火起，恐中敵人奸計。」

雙勒馬急回時，只見一片火光沖天，慌令退兵。行到山坡左側，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，大叫曰：「魏延再此！」王雙大驚，措手不及，被延一刀砍於馬下。魏兵疑有埋伏，四散逃走。延手下只有三十騎人馬，望漢中緩緩而行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孔明妙算勝孫龐，耿若長星照一方。進退行兵神莫測，陳倉道口斬王雙。

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妙計，先教存下三十騎，伏於王雙營邊；只待王雙起兵趕時，卻去他營中放火；待他回營，出其不意，突出斬之。魏延引兵斬了王雙，回到漢中見孔明，交割了人馬。孔明設宴大會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，回到寨中。忽有陳倉城郝昭差人申報，言王雙被斬。曹真聞之，傷心不已，因此憂成疾病；遂回洛陽，命郭淮、孫禮、張郃守長安諸道。

卻說吳主孫權設朝，有細作人報知：「蜀諸葛承相出兵兩次，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。」於是群臣皆勸

吳王興師伐魏，以圖中原，權猶豫未決。張昭奏曰：「近聞武昌東山，鳳凰來儀；大江之中，黃龍屢現。主公德配唐虞，明並文、武，可即皇帝位，然後興兵。」多官皆應曰：「子布之言是也。」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，築臺於武昌南郊。是日群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，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。

諡父孫堅為武烈皇帝。母吳氏為武烈皇后。兄孫策為長沙桓王。立子孫登為皇太子。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為太子左輔，張昭次子張休為太子右弼。

恪字元遜，身長七尺，極聰明，善應對。權甚愛之。年六歲時，值東吳緣筵會，恪隨父在座。權見諸

葛謹面長，乃令人牽一驢來，用粉筆書其面曰：「諸葛子瑜。眾皆大笑。恪趨至前，取粉筆書二字於其下曰：「諸葛子謹之驢。」滿座之人，無不驚訝。權大喜，遂將驢賜之。

又一日大宴官僚，權命恪把盞。巡至張昭面前，昭不飲曰：「此非養老之禮也。」權謂恪曰：「汝能強子布飲乎？」恪領命，乃謂昭曰：「昔姜尚父年九十，秉旄仗鉞，未嘗言老。今臨陣之日，先生在後；飲酒之日，先生在前；何謂不養老也？」張昭無言可答，只得強飲。權因此愛之，故命撫太子。張昭左佐吳王，位列三公之上，故以其子張休為太子右弼。又以顧雍為丞相，陸遜為上將軍，輔太子守武昌。

權復還建業。群臣共議伐魏之策。張昭奏曰：「陛下初登寶位，為未可動兵。只宜修文偃武，增設學校，以安民心；緩緩圖也。」

權從其言，即令使命星夜入川，來見後主。禮畢，細奏其事。後主聞知，遂與群臣商議。眾議皆謂孫權僭越，宜絕其盟好。蔣琬曰：「可令人問於丞相。」後主即遣使到漢中問孔明。孔明曰：「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，乞遣陸遜興師伐魏。魏必令司馬懿拒之。懿若南拒東吳，我再出祁山，長安可圖也。」後主依言，遂令太尉楊震，將名馬玉帶，金珠寶貝，入吳作賀。震至東吳，見了孫權，呈上國書。權大喜，設宴相待，打發回蜀。權召陸遜入，告以西蜀約

會興伐魏之事。遜曰：「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。既與同謀，不得不從。今卻虛作起兵之勢，遙與蜀兵為應。待孔明攻魏急，吾可乘虛取中原也。」即時下令教荊、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，擇日興師。

卻說陳震回到漢中，報知孔明。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，先令人去哨探。回報說：「陳倉城中郝昭病重。」孔明曰：「大事成矣。」遂喚魏延、姜維分付曰：「汝二人領五千兵，星夜直奔陳倉城下；如見火起，併力攻城。」二人俱未深信，又來問曰：「何日可行？」孔明曰：「三日都要完備；不須辭我，即便起行。」二人受計去了。又喚關興、張苞至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，二人各受密計而去。

且說郭淮聞郝昭病重，乃與張郃商議曰：「郝昭病重，你可速去替他。我自寫表申奏朝廷，別行定奪。」張郃引著三千兵，急來替郝昭。

時郝昭病危，當夜正呻吟之間，忽報蜀兵到城下了。昭急令人上城把守。時各門上火起，城中大亂。昭聽知驚死。蜀兵一擁入城。

卻說魏延、姜維引兵到陳倉城下看時，並不見一面旗號，又無打更之人。二人驚疑，不敢攻城。忽聽得一聲砲響，四面旗幟齊豎。只見一人綸巾羽扇，鶴氅道袍，大叫曰：「汝二人來的遲了。」二人視之乃孔明也。

二人慌忙下馬，拜伏於地曰：「丞相真神計也！孔明令放入城，謂二人曰：『吾打探得郝昭病重，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，此乃穩眾人心也。吾卻令關興、張苞只推點軍，暗出漢中。吾即藏於軍中，星夜倍道逕到城下，使彼不能調兵。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，發喊相助，令魏兵驚疑不定。兵無主將，必自亂矣。吾因而取之，易如反掌。兵法云：『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』正謂此也。』」

魏延、姜維拜伏。孔明憐郝昭之死，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，以表其忠。孔明謂魏延、姜維曰：「汝二人且莫卸甲，可引兵去襲散關。把關之人，若知兵到，必然驚走。若稍遲便有魏兵至關，即難攻矣。」

魏延、姜維受命，引兵逕到散關。把關之人，果然盡走。二人上關纔要卸甲，遙見關外塵頭大起，魏兵到來。二人相謂曰：「丞相神算，不可測度！」急登樓視之，乃魏將張郃也。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。張郃見蜀兵守住要道，遂令退軍。魏延隨後追殺一陣。魏兵死者無數，張郃乃大敗而去。

魏延回到關上，令人報知孔明。孔明先自領兵，出陳倉斜谷，取了建威。後面蜀兵陸續進發。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。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。

安下營寨，孔明聚眾言曰：「吾二出祁山，未得其利；今又到此，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，與吾相

敵。彼意疑我取雍、郿二處，必以兵拒守；吾觀武都、陰平與漢連接，若得此二郡，亦可分魏兵之勢。何人敢取之？」姜維曰：「某願往。」王平亦曰：「某亦願往。」孔明大喜；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、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。二人受計去了。

再說張郃回到長安，見郭淮、孫禮說：「陳倉已失，郝昭已亡，散關亦被蜀兵佔了。今孔明復出祁山，分道進兵。」淮大驚曰：「若如此，必取雍、郿矣！」乃留張郃守長安，令孫禮保雍城。淮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，一面上表入洛陽告急。

卻說魏主曹叡設朝，近臣奏曰：「陳倉城已失，

郝昭已亡，諸葛亮又出祁山，散關亦被蜀兵奪了。」
叡大驚。忽又奏滿寵等有表，說：「東吳孫權僭稱帝號，與蜀同盟，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，聽候調用。只在旦夕，必入寇矣。」

叡聞知兩處危急，舉止失措，甚是驚慌。此時曹真病未痊，即召司馬懿商議。懿曰：「以臣愚意所料，東吳必不舉兵。」叡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懿曰：「孔明嘗思報猇亭之讎，非不欲吞吳也，只恐中原乘虛擊彼，故暫與東吳聯盟。陸遜亦知其意，故假作興兵之勢以應之，實是坐觀成敗耳。陛下不必防吳，只須防蜀。」叡曰：「卿真高見！」遂封懿為大都督，總攝隴西諸路軍馬，令近臣取曹真總兵將印

來。懿曰：「臣自去取之。」遂辭帝出朝，逕到曹真府下，先令人入府報知，懿方進見。

問病畢，懿曰：「東吳、西蜀會合興兵入寇，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，明公知之乎？」真驚訝曰：「吾家人知我病重，不令我知之。似此國家危急，何不拜仲達為都督，以退蜀兵耶？」懿曰：「某才薄智淺，不稱其職。」真曰：「取印與仲達。」懿曰：「都督少慮。某願助一臂之力，只不敢受此印也。」真躍起曰：「如仲達不領此任，中國危矣！吾當抱病見天子以保之！」懿曰：「天子已有恩命，但懿不敢受耳。」真大喜曰：「仲達今領此任，可退蜀兵。」懿見真再三讓印，遂受之，辭了魏主，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

決戰。正是：舊帥印為新帥取，兩路兵惟一路來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：諸葛亮大破魏兵，司馬懿入寇西蜀

蜀漢建興七年，夏四月，孔明兵在祁山，分作三寨，專候魏兵。

卻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，張郃接見，備言前事。懿令郃為先鋒，戴陵為副將，引十萬兵到祁山，於渭水之南下寨。郭淮、孫禮入寨參見。懿問曰：「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？」二人答曰：「未也。」懿曰：「蜀兵千里而來，利在速戰；今來此不戰，必有謀也。」

隴西諸路，曾有信息否？」淮曰：「已有細作探知各郡十分用心，日夜提防，並無他事。只有武都、陰平二處，未曾回報。」懿曰：「吾自差人與孔明交戰。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，卻掩在蜀兵之後，彼必自亂矣。」

二人受計，引五千兵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、陰平，就襲蜀兵之後。郭淮於路謂孫禮曰：「仲達比孔明如何？」禮曰：「孔明勝仲達多矣。」淮曰：「孔明雖勝，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。蜀兵如正攻兩郡，我等自後抄到，彼豈不自亂乎？」

正言間，忽哨馬來報：「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。」

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。前離蜀兵不遠。」禮曰：「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，如何陳兵於外？必有詐也，不如速退。」

郭淮從之。方傳令教軍退時，忽然一聲砲響，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，旗上大書「漢丞相諸葛亮」；中央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於上；左有關興，右有張苞。孫、郭二人見之，大驚。孔明大笑曰：「郭淮、孫禮休走！司馬懿之計，安能瞞得過吾？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，卻教汝等襲吾軍後。武都、陰平吾已取了。汝二人不早來降，欲驅兵與吾決戰耶？」

郭淮、孫禮聽畢，大慌。忽報背後喊殺連天，王

平、姜維引兵從後殺來。興、苞二將，又引兵從前面殺來。兩面夾攻，魏兵大敗。郭、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。張苞望見，縱馬趕來；不期連人帶馬，跌入澗內。後軍急忙救起，頭已跌破，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。

卻說郭、孫二人走脫，回見司馬懿曰：「武都、陰平二郡已失。孔明伏於要路，前後攻殺，因此大敗，棄馬步行，方得逃回。」懿曰：「非汝等之罪，孔明智在吾先。可再引兵把守雍、郿二城，切勿出戰。吾自有破敵之策。」

二人拜辭而去。懿又喚張郃、戴陵分付曰：「今

孔明得了武都、陰平，必然撫百姓以安民心，不在營中矣。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，今夜起身，抄在蜀兵之後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；吾卻引軍在前布陣，只待蜀兵勢亂，吾大驅人馬，攻殺進去；兩軍併力可奪蜀寨也。若得此地山勢，破敵何難？」

二人受計引兵而去。戴陵在左。張郃在右，各取小路進發，深入蜀兵之後。三更時分，來到大路，兩軍相遇，合兵一處，卻從蜀兵背後殺來。行不到三十里，前軍不行。張、戴二人自縱馬視之，只見數百輛草車，橫截去路。郃曰：「此必有準備。可急取路而回。」

纏傳令退兵，只見滿山火光齊明，鼓聲大震，伏兵四下皆出，把二人圍住。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：「戴陵、張郃可聽吾言。司馬懿料吾往武都、陰平撫民，不在營中，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，卻中吾之計也。汝二人乃無名下將，吾不殺害，下馬早降！」郃大怒，指孔明而罵曰：「汝乃山野村夫，侵吾大國境界，如何敢發此言！吾若捉住汝時，碎屍萬段！」

言訖，縱馬挺鎗，殺上山來。山上矢石如雨。郃不能上山，乃拍馬舞槍，衝出重圍，無人敢當。蜀兵困戴陵在垓心。郃殺出，不見戴陵，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，救出戴陵而回。孔明在山上，見郃在萬軍之中，往來衝突。英勇倍加，乃謂左右曰：「吾當聞張

翼德大戰張郃，人皆驚懼。吾今日見之，方知其勇也。若留下此人，必為蜀中之害。吾當除之。」遂收兵回營。

卻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，只待蜀兵亂動，一齊攻之。忽見張郃、戴陵狼狽而來，告曰：「孔明先如此提防，因此大敗而歸。」懿大驚曰：「孔明真神人也！不如且退。」即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，堅守不出。

且說孔明大勝，所得器械、馬匹，不計其數，乃引大軍回寨。每日令魏延挑戰，魏兵不出。一連半月，不曾交戰。孔明正在帳中議事，忽報天子使侍中

費禕齊詔至。孔明接入營中，焚香禮畢，開詔讀曰：街亭之失，咎由馬謖；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。重違君意，聽順所守。前年耀師，馘斬王雙；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；降集氐、羌，復興二郡；威震凶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久自抑損，非所以光揚洪烈矣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！

孔明聽詔畢，謂費禕曰：「吾國事未成，安可復丞相之職？」堅辭不受。禕曰：「丞相若不受職，拂了天子之意，又冷淡了將士之心。宜且權受。」孔明方纔拜受。禕辭去。

孔明見司馬懿不出，思得一計，傳令教各處皆拔寨而起。當有細作報知司馬懿，說孔明退兵了。懿曰：「孔明必有大謀，不可輕動。張郃曰：『此必因糧盡而回，如何不追？』」懿曰：「吾料孔明上年大收，今又麥熟，糧草豐足；雖然轉運艱難，亦可支吾半載，安肯便走？彼見吾連日不戰，故作此計引誘。可令人遠遠哨之。」

軍士探知，回報說：「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。」

懿曰：「吾料孔明果不走。且堅守寨柵，不可輕進。」住了旬日，絕無音信，並不見蜀將來戰。懿再令人哨探，回報說：「蜀兵已起營去了。」懿未信，乃更換衣服，雜在軍中，親自來看，果見蜀兵又退三十里

下寨。懿回營謂張郃曰：「此乃孔明之計也，不可追趕。」

又住了旬日，再令人哨探。回報說：「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。」郃曰：「孔明用緩兵計，漸退漢中，都督何故懷疑，不早追之？郃願往決一戰！」懿曰：「孔明詭計極多，倘有差失，喪吾軍之銳氣。不可輕進。」郃曰：「某去若敗，甘當軍令。」懿曰：「既汝要去，可分兵兩枝。汝引一枝先行，須要奮力死戰；吾隨後接應，以防伏兵。汝次日先進，到半途駐紮，後日交戰，使兵力不乏。」

遂分兵已畢。次日，張郃、戴陵引副將數十員、

精兵三萬，奮勇先進，到中途下寨。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，只引五千精兵，隨後進發。原來孔明密令人哨探，見魏兵半路而歇。是夜，孔明喚眾將商議曰：「今魏兵來追，必以死戰，汝等須以一當十，吾以伏兵截其後，非智勇之將，不可當此任」。

言訖，以目視魏延。延低頭不語。王平出曰：「某願當之。」孔明曰：「若有失，如何？」平曰：「願當軍令。」孔明嘆曰：「王平肯舍身親冒矢石，真忠臣也！雖然如此，奈魏兵分兩枝前後而來，斷吾伏兵在中，平縱然智勇，只可當一頭，豈可分身兩處？須再得一將同去為妙。怎奈軍中再無舍死當先之人！」

言未畢，一將出曰：「某願往！」孔明視之，乃張翼也。孔明曰：「張合乃魏之名將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汝非敵手。」翼曰：「若有失事，願獻首于帳下。」孔明曰：「汝既敢去，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於山谷中；只待魏兵趕上，任他過盡，汝等卻引伏兵從後掩殺。若司馬懿隨後趕來，卻分兵兩頭；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，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。兩軍須要死戰，吾自有別計相助。」

二人受計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喚姜維、廖化分付曰：「與汝二人一個錦囊，引三千精兵，偃旗息鼓，伏於前山之上。如見魏兵圍住王平、張翼，十分危急，不必去救，只開錦囊看視，自有解危之策。」

二人受計引兵而去。又令吳班、吳懿、馬忠、張嶷四將，附耳分付曰：「如來日魏兵到，銳氣正盛，不可便迎，且戰且走。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，汝等便回軍趕殺，吾自有兵接應。」

四將受計引兵而去。又喚關興分付曰：「汝引五千精兵，伏於山谷；只看山上紅旗颭動，卻引兵殺出。」興受計引兵而去。

卻說張郃、戴陵領兵前來，驟如風雨。馬忠、張嶷、吳懿、吳班四將接著，出馬

魏兵奮力衝突，不得脫身。忽然背後鼓角喧天，

司馬懿自領精兵殺到。懿指揮眾將，把王平、張翼圍在垓心。翼大呼曰：「丞相神人也！計已算定，必有良謀。吾等當決一死戰！」即分兵兩路；平引一軍截住張郃、戴陵；翼引一軍力當司馬懿。兩頭死戰，叫殺連天。

姜維、廖化在山上探望，見魏兵勢大，蜀兵力危，漸漸抵當不住。維謂化曰：「如此危急，可開錦囊看計。」二人拆開視之，內書云：「若司馬懿兵來圍王平、張翼至急，汝二人可分兵兩枝，竟襲司馬懿之營，懿必急退，汝可乘亂攻之。營雖不得，可獲全勝。」二人大喜，即分兵兩路，逕向司馬懿營中而去。

原來司馬懿亦恐中孔明之計，沿途不住的令人傳報。懿正催戰間，忽流星馬飛報，言蜀兵兩路逕取大寨去了。懿大驚失色，乃謂眾將曰：「吾料孔明有計，汝等不信，勉強追來，卻誤了大事！」即提兵急回。軍心惶惶亂走。張翼隨後掩殺，魏兵大敗。張郃、戴陵見勢孤，亦望山僻小路而走，蜀兵大勝。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。

司馬懿大敗一陣，奔入寨時，蜀兵已自回去。懿收聚敗軍，責罵諸將曰：「汝等不知兵法，只憑血氣之勇，強欲出戰，致有此敗。今後切不許妄動，再有不遵，決正軍法！」眾皆羞慚而退。這一陣，魏軍死者極多，魏將遺棄馬匹器械無數。

卻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，又欲起兵進取。忽報有人自成都來，說張苞身死。孔明聞知，放聲大哭，口中吐血，昏絕於地。眾人救醒。孔明自此得病臥床不起。諸將無不感激。後人有詩嘆曰：悍勇張苞欲建功，可憐天不助英雄！武侯淚向西風洒，為念無人佐鞠躬。

旬日之后，孔明喚董厥、樊建等入帳分付曰：「吾自覺昏沉，不能理事；不如且回漢中養病，再作良圖。汝等切勿走泄，司馬懿若知，必來攻擊。」遂傳號令，教當夜暗暗拔寨，皆回漢中。孔明去了五日，懿方得知，乃長嘆曰：「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，吾不能及也！」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，分兵守把各

處隘口；懿自班師回。

卻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，自回成都養病；文武官僚出城迎接，送入丞相府中，後主御駕自來問病，命御醫調治，日漸痊可。

建興八年秋七月，魏都督曹真病可，乃上表說：「蜀兵數次侵界，屢犯中原，若不剿除，後必為患。今時值秋涼，人馬安閒，正當征伐。臣願與司馬懿同領大軍，逕入漢中，殄滅奸黨，以清邊境。」

魏主大喜，問侍中劉曄曰：「子丹勸朕伐蜀，如何？」曄奏曰：「大將軍之言是也。今若不剿除，後

必為大患。陛下便可行之。」睿點頭。曄出內回家，有眾大臣相探，問曰：「聞天子與公計議興兵伐蜀，此事如何？」曄應曰：「無此事也。蜀有山川之險，非可易圖；空費軍馬之勞，於國無益。」

眾官默然而退。楊暨入內奏曰：「昨聞劉曄勸陛下伐蜀，今日與眾臣議，又言不可伐，是欺陛下也。陛下何不召而問之？」睿即召劉曄入內問曰：「卿勸朕伐蜀，今又言不可，何也？」曄曰：「臣細詳之，蜀不可伐。」睿大笑。少時，楊暨出內。曄奏曰：「臣昨日勸陛下伐蜀，乃國之大事，豈可妄泄於人？夫兵者，詭道也；事未發，切宜秘之。」睿大悟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自此愈加敬重。

旬日內，司馬懿入朝，魏主將曹真表奏之事，逐一言之。懿奏曰：「臣料東吳必不敢動兵，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。」睿即拜曹真為大司馬征西大都督，司馬懿為大將軍征西副都督，劉曄為軍師。三人拜辭魏主，引四十萬大兵，前行至長安，逕奔劍閣，來取漢中。其余郭淮、孫禮等，各取路而行。

漢中人報入成都。此時孔明病好多時，每日操練人馬，習學八陣之法，盡皆精熟，欲取中原；聽得這個消息，遂喚張嶷、王平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故道，以當魏兵；吾卻提大兵便來接應。」二人告曰：「人報魏軍四十萬，詐稱八十萬，聲勢甚大，如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？倘魏兵大至，何以

拒之？」孔明曰：「吾欲多與，恐士卒辛苦耳。」

嶷與平面面相覷，皆不敢去。孔明曰：「若有疏失，非汝等之罪。不必多言，可疾去。」二人又哀告曰：「丞相欲殺某二人，就此請殺，只不敢去。」孔明笑曰：「何其愚也！吾令汝等去，自有主見。吾昨夜仰觀天文，見畢星躔于太陰之分，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。魏兵雖有四十萬，安敢深入險阻之地？因此不用多軍，決不受害。吾將大軍皆在漢中安居一月，待魏兵退，那時吾疾出以大兵掩之。以逸待勞，吾十萬之眾可勝魏兵四十萬也。」

二人聽畢，方大喜，拜辭而去。孔明隨統大軍出

漢中，傳令教各處隘口，預備乾柴草料細糧，俱夠一月人馬支用，以防秋雨；將大軍寬限一月，先給衣食，俟候出征。

卻說曹真、司馬懿同領大軍，逕到陳倉城內，不見一間房屋；尋土人問之，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毀。曹真便要從陳倉道進發。懿曰：「不可輕進。我夜觀天文，見畢星躔于太陰之分，此月內必有大雨；若深入重地，或勝則可，倘有疏虞，人馬受苦，要退則難。且宜在城中搭起窩鋪住紮，以防陰雨。」

真從其言。未及半月，天雨大降，淋漓不止。陳倉城外，平地水深三尺，軍器盡濕，人不得睡，晝夜

不安。大雨連降三十日，馬無草料，死者無數，軍士怨聲不絕。傳入洛陽，魏主設壇，求晴不得。黃門侍郎王肅上疏曰：

前志有之：「千里饋糧，士有飢色；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。」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。又況于深入險阻，鑿路而行，則其為勞，必相百倍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坡峻滑，眾逼而不展，糧遠而難繼；實行軍之大忌也。

聞曹真發已逾月，而行未半谷，治道功大，戰士悉作；是彼偏得以逸待勞，乃兵家之所憚也。言之前代，則武王伐紂，出關而復還；論之近事，則武、

文征權，臨江而不濟；豈非順天知時，通於權變者哉？願陛下念水雨艱劇之故，休息士卒；後日有釁，乘時用之。所謂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者也。

魏主覽表，正在猶豫，楊阜、華歆亦上疏諫。魏主即下詔，遣使詔曹真、司馬懿還朝。

卻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：「今連陰三十日，軍無戰心，各有思歸之意，如何禁？」懿曰：「不如且回。」真曰：「倘孔明追來，怎生退之？」懿曰：「先伏兩軍斷後，方可退兵。」正議間，忽使命來召。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，後隊作前隊，徐徐而退。

卻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將盡，天尚未晴，自提一軍屯於城固，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紮。孔明升帳喚眾將言曰：「吾料魏兵必走，魏主必下詔來取曹真、司馬懿回兵。吾若追之，必有準備；不如任他且去，再作良圖。」忽王平令人報說魏兵已回。孔明分付來人，傳與王平，不可追襲。吾自有破魏兵之策。正是：魏兵縱使能埋伏，漢相原來不肯追。未知孔明怎生破魏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〇回：漢兵劫寨破曹真，武侯鬥陣辱仲達

卻說眾將聞孔明不追魏兵，俱入帳告曰：「魏兵苦雨，不能屯紮，因此回去。正好乘勢追之，丞相如何不追？」孔明曰：「司馬懿善能用兵，今軍退必有埋伏。吾若追之，正中其計。不如縱他遠去，吾卻分兵逕出斜谷，而取祁山，使魏人不隄防也。」

眾將曰：「取長安之地，別有路途，丞相只取祁山，何也？」孔明曰：「祁山乃長安之首也；隴西諸

郡，倘有兵來，必經由此地。更兼前臨渭濱，後靠斜谷，左出右入，可以伏兵，乃用武之地。吾故欲先取此，得地利也。」

眾將皆拜服。孔明令魏延、張嶷、杜瓊、陳式出箕谷；馬岱、王平、張翼、馬忠出斜谷；俱會於祁山。調撥已定，孔明自提大軍，令關興、廖化為先鋒，隨後進發。

卻說曹真、司馬懿二人，在後監督軍馬，令一軍往陳倉古道探視，回報說蜀兵不來。又行旬日，後面伏兵皆回，說蜀兵全無音耗。真曰：「連綿秋雨，棧道斷絕，蜀人豈知吾等退兵耶？」懿曰：「蜀兵隨後

出矣。」真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懿曰：「連日晴明，蜀兵不趕，料吾有伏兵也，故縱吾兵遠去；待我兵過盡，他卻奪祁山矣。」

曹真不信。懿曰：「子丹如何不信？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。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，十日為期。若無蜀兵來，我面塗紅粉，身穿女衣，來營中伏罪。」真曰：「若有蜀兵來，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、御馬一匹與你。」即兵分兩路；真引兵屯於祈山之西，斜谷口；懿引軍屯於祈山之東，箕谷口。

各下寨已畢。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；其餘軍馬，各於要路安營。懿更換衣裝，雜在眾軍之內，遍

觀各營。忽到一營，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：「大雨淋了許多時，不肯回去，今又在這裏頓住，強要賭賽，卻不苦了官軍！」

懿聞言，歸寨升帳，聚眾將皆到帳下，挨出那將來。懿叱之曰：「朝廷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時。汝安敢口出怨言，以慢軍心！」其人不招。懿叫出同伴之人對證，那將不能抵賴。懿曰：「吾非賭賽；欲勝蜀兵，令汝各人有功回朝。汝乃妄出怨言，自取罪戾！」喝令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首帳下。眾將悚然。懿曰：「汝等諸將皆要盡心已防蜀兵。聽吾中軍炮響，四面皆進。」眾將受命而退。

卻說魏延、張嶷、陳式、杜瓊四將，引二萬兵，取箕谷而進。正行之間，忽報參謀鄧芝到來，四將問其故。芝曰：「丞相有令；如出箕谷，隄防魏兵埋伏，不可輕進。」陳式曰：「丞相用兵何多疑耶？吾料魏兵連遭大雨，衣甲皆毀，必然急歸；安得又有埋伏？今吾兵倍道而進，可獲大勝，如何又教休進？」芝曰：「丞相計無不中，謀無不成，汝安敢違命？」陳式笑曰：「丞相若果多謀，不致街亭之失！」

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聽其計，亦笑曰：「丞相若聽吾言，逕出子午谷，此時休說長安，連洛陽皆得矣！今執定要出祈山，有何益耶？既令進兵，今又教休進，何其號令不明！」陳式曰：「吾自有五千兵，

逕出箕谷，先到祈山下寨，看丞相羞也不羞！」芝再三阻當，式只不聽，逕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。鄧芝只得飛報孔明。

卻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，忽聽一聲炮響，四面伏兵皆出。式急退時，魏兵塞滿谷口，圍得鐵桶相似。式左衝右突，不能得脫。忽聞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殺入，乃是魏延；救了陳式，回到谷中，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帶傷人馬。背後魏兵趕來，卻得杜瓊、張嶷引兵接應，魏兵方退。陳、魏兩人方信孔明先見如神，懊悔不及。

且說鄧芝回見孔明，言魏延、陳式如此無禮。孔

明笑曰：「魏延素有反相，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；因憐其勇而用之。久後必生患害。」

正言間，忽流星馬報到，說陳式折了四千餘人，止有四五百帶傷人馬，屯在谷中。孔明令鄧芝再來箕谷撫慰陳式，防其生變；一面喚馬岱、王平分付曰：「斜谷若有魏兵把守，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，夜行晝伏，速出祈山之左，舉火為號。」又喚馬忠、張翼分付曰：「汝等亦從山僻小路，晝伏夜行，逕出祈山之右，舉火為號。與馬岱、王平會合，共劫曹真營寨。吾自從谷中三面攻之，魏兵可破也。」

四人領命分頭引兵去了。孔明又喚關興、廖化分

付曰：「如此如此。」兩人受了密計，引兵而去。孔明自領精兵倍道而行。正行間，又喚吳班、吳懿授與密計，亦引兵先行。

卻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，以此怠慢，縱令軍士歇息；只等十日無事，要羞司馬懿。不覺守了七日，忽有人報說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。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，不許縱令蜀軍近界。秦良領命，引兵剛到谷中，哨見蜀兵退去。良急引兵趕來，行到五六十里，不見蜀兵，心下疑惑，教軍士下馬歇息。忽哨馬報說：「前面有蜀兵埋伏。」良上馬看時，只見山中塵土大起，急令軍士隄防。

不一時，四壁廂喊聲大震；前面吳班、吳懿以兵殺出，背後關興、廖化引兵殺來。左右是山，皆無路走。山上蜀兵大叫：「下馬投降者免死！」魏軍大半多降。秦良死戰，被廖化一刀斬下於馬下。孔明把降卒拘於後軍，卻將魏兵衣甲與蜀軍五千人穿了，扮作魏兵，令關興、廖化、吳班、吳懿四將引著，逕奔曹真寨來；先令報馬入寨說：「只有些小蜀兵，盡趕去了。」

真大喜。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。真喚入問之。其人告曰：「今蜀兵用埋伏計，殺魏兵四千餘人。司馬都督致意將軍，教休將賭寨為念，務要用心隄備。」真曰：「吾這裏並無一個蜀兵。」遂打發來

人回去。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。真自出帳迎之。比及到寨，人報前後兩處火起。真急回寨後看時，關興、廖化、吳班、吳懿四將，指鬚蜀軍，就營前殺將進來；馬岱、王平從後面殺來；馬忠、張翼亦引兵殺到。魏兵措手不及，各自逃生。眾將保曹真望東而走，背後蜀兵趕來。

曹真正奔走，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殺到。真膽戰心驚；視之，乃司馬懿也。懿大戰一場，蜀兵方退。真得脫，羞慚無地。懿曰：「諸葛亮奪了祈山地勢，吾等不可久居此處；宜去渭濱安營，再作良圖。」真曰：「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？」懿曰：「見來人報稱子丹說並無一個蜀兵，吾料孔明暗來劫寨，

因此知之，故相接應。今果中計。切莫言賭賽之事，只同心報國。」曹真甚是惶恐，氣成疾病，臥床不起。兵屯渭濱，懿恐軍心有亂，不敢教真引兵。

卻說孔明大驅士馬，復出祈山。勞軍以畢，魏延、陳式、杜瓊、張嶷四將入帳拜伏請罪。孔明日：「是誰失陷了軍來？」延曰：「陳式不聽號令，潛入谷口，以此大敗。」式曰：「此事魏延教我行來。」孔明日：「他倒救你，你反攀他！將令以違，不必巧說！」即令武士推出陳式斬之。須臾，懸首於帳前，以示諸將。此時孔明不殺魏延，欲留之以為後用也。

孔明既斬了陳式，正議進兵，忽有細作報說曹真

臥病不起，現在營中治療。孔明大喜。謂諸將曰：「若曹真病輕，必便回長安。今魏兵不退，必為病重，故留於軍中，以安眾人之心。吾寫下一書，教秦良的降兵持與曹真，真若見之，必然死矣。」遂喚降兵至帳下，問曰：「汝等皆是魏軍，父母妻子，多在中原，不宜久居蜀中。今放汝等回家，若何？」眾軍泣淚拜謝。孔明日：「曹子丹與吾有約；吾有一書，汝等帶回，送與子丹，必有重賞。」魏軍領了書，奔回本寨，將孔明書呈與曹真。真扶病而起，拆封視之。其書曰：漢丞相武廂侯諸葛亮，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；竊謂夫為將者；能去能就，能柔能剛；能進能退，能弱能強。不動如山岳，難知如陰陽；無窮如天

地，充實如太倉；浩渺如四海，眩曜如三光。預知天文之旱澇，先識地理之平康。察陣勢之期會，揣敵人之短長。嗟而無學後輩，上逆穹蒼，助篡國之反賊，稱帝號於洛陽；走殘兵於斜谷，遭霖雨於陳倉！水陸困乏，人馬猖狂！拋盈郊之戈甲，棄滿地之刀鎗！都督心崩而膽裂，將軍鼠竄而狼忙！無面見關中之父老，何顏入相府之廳堂！史官秉筆而記錄，百姓眾口而傳揚；仲達聞陣而惕惕，子丹望風而遑遑！吾軍兵強而馬壯，大將虎奮以龍驤！掃秦川為平壤，蕩魏國作坵荒！

曹真看畢，恨氣填胸，至晚死軍中。司馬懿用兵車裝載，差人送赴洛陽安葬。魏主聞知曹真已死，即

下詔摧司馬懿出戰。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，隔日先下戰書。孔明謂諸將曰：「曹真必死矣。」遂批回來日交鋒。使者去了。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，如此而行；又喚關興分附；如此如此。

次日，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；一邊是河，一邊是山，中央平川曠野，好片戰場！兩軍相迎，以弓箭射住陣角。三通鼓罷，魏陣中門旗開處，司馬懿出馬，眾將隨後而出。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，手搖羽扇。懿曰：「吾主上法咬堯禪舜，相傳兩帝，坐鎮中原，容汝蜀、吳兩國者，乃吳主寬慈仁厚，恐傷百姓也。汝乃南陽一耕夫，不識天數，強要相侵，理宜殄滅！如省心改過，宜即早回，各守疆界，以成鼎

足之勢，免致生靈塗炭，汝等皆得全生！」

孔明笑曰：「吾受先帝託孤之重，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？汝曹氏不久為漢所滅。汝祖父皆為漢臣，世食漢祿，不思報效，反助篡逆，豈不自恥？」懿羞慚滿面曰：「吾與汝決一雌雄！汝若能勝，吾誓不為大將！汝若敗時，早歸故里，吾並不加害！」孔明曰：「汝欲鬥將？鬥兵？鬥陣法？」懿曰：「先鬥陣法。」孔明日：「先布陣我看。」

懿入中軍帳下，手執黃旗招展，左右軍動，排成一陣，復上馬出陣，問曰：「汝識吾陣否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軍中末將，亦能布之！此乃「混元一氣陣」

也。」懿曰：「汝布陣我看。」

孔明入陣，把羽扇一搖，復出陣前，問曰：「汝識我陣否？」懿曰：「量此『八卦陣』，如何不識！」孔明曰：「識便識了，敢打我陣否？」懿曰：「既識之，如何不敢打！」孔明曰：「汝只管打來。」

司馬懿回到本陣中，喚戴凌、張虎、樂琳三將，分付曰：「今孔明所布之陣，按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八門。汝三人可從正東生門打入，往西南休門殺出，復從正北開門殺入；此陣可破。汝等小心在意！」於是戴凌在中，張虎在前，樂琳在後，各引三十騎，從生門打入。兩軍吶喊鄉助。三人殺蜀

陣，只見陣如連城，衝突不出。三人慌引騎過陣腳，往西南衝去，卻被蜀兵射住，衝突不出。陣中重重疊疊，都有門戶，那裡分東西南北？三將不能相顧，只管亂撞，但見愁雲漠漠，慘霧濛濛。喊聲起處，魏軍一個個皆被縛了，送到中軍。

孔明坐於帳中，左右將張虎、戴凌、樂琳拼九十九個軍，皆縛在帳下。孔明笑曰：「吾縱然捉得汝等，何足為奇！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，教他再讀兵書，重觀戰策，那時來決雌雄，未為遲也。汝等性命既饒，當留下軍器戰馬。」遂將眾人衣甲脫了，以墨塗面，步行出陣。司馬懿見之大怒，回顧諸將曰：「如此挫敗銳氣，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臣耶！」即指揮三軍，

奮死掠陣。懿自拔劍在手，引百餘驍將，摧督衝殺。

兩軍恰纔相會，忽然陣後鼓角齊鳴，喊聲大震，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；乃關興也。懿分後軍當之，復摧軍向前廝殺。忽然魏兵大亂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。蜀兵三路夾攻，懿大驚，急忙退軍。蜀兵周圍殺到，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。魏兵十傷六七。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，堅守不出。

孔明收得勝之兵，回到祁山時，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，至軍中交割。苟安好酒，於路怠慢，違限十日。孔明大怒曰：「吳軍中專以糧為大事，誤了三日，便該處斬！汝今誤了十日，有何理

說！」喝令推出斬之。長使楊儀曰：「苟安乃李嚴用人，又兼錢糧多出西川，諾若殺此人，後無人敢送糧也。」

孔明乃吃叱武市士去其縛，仗八十放之。苟安被責，心中懷恨，連夜引親隨五六騎，逕奔魏寨投降。懿喚入，苟安拜告前事。懿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孔明多謀，汝言難信。汝能為我幹一件大功，吾那時奏准天子，保汝為上將。」安曰：「但有甚事，即當效力。」懿曰：「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，說孔明有怨上之意，早晚欲稱為帝，使汝主詔回孔明，便是汝之功。」

苟安允諾，逕回成都，見了宦官，布散流言，說孔明自倚大功，早晚必將篡國。宦官聞知大驚，即入內奏帝，細言前事。後主驚訝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宦官曰：「可詔還成都，消其兵權，免生叛逆。」

後主下詔，宣孔明班師回朝。蔣琬出班奏曰：「丞相自出師以來，累建大功，何故宣回？」後主曰：「朕有機密事，必須與丞相面議。」即遣使齎詔星夜宣孔明回。

使命逕到祈山大寨，孔明接入，受詔以畢，仰天嘆曰：「主尚年幼，必有佞臣在測！吾正欲建功，何故取回？我如不回，是欺主也。若奉命而退，日後再

難得此機會也。」姜維問曰：「若大軍退，司馬懿乘勢掩殺，當復如何？」孔明曰：「吾今退軍，可分五路而退；今日先退此營。假如營內兵一千，卻掘二千灶。今日掘三千灶，明日掘四千灶，每日退軍，添灶而行。」

楊儀曰：「昔孫臏擒龐涓，用添兵減灶之法；今丞相退兵，何故增灶？」孔明曰：「司馬懿善能用兵，知吾退兵，必然追趕；心中疑吾有伏兵，定於舊營內數灶；見每日增灶，兵又不知退與不退，則疑不敢追。吾徐徐而退，自無損兵之患。」遂傳令退軍。

卻說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，只待蜀兵退時，一

齊掩殺。正躊躇間，忽報蜀寨空虛，人馬皆去。懿因孔明多謀，不敢輕追，自引百餘騎前來蜀營內踏看，教軍士數灶，仍回本寨；次日，又教軍士趕到那個營內，查點灶數。回報說：「這營內之灶，比前又增一分。」司馬懿謂諸將曰：「吾料孔明多謀，今果添兵增灶，吾若追之，必中其計；不如且退，再作良圖。」於是回軍不追。孔明不折一人，望成都而去。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，說孔明退兵之時，未見添兵，只見增灶。懿仰天長歎曰：「孔明效虞詡之法，瞞過吾也！其謀略吾不如之！」遂引大軍回洛陽。正是：棋逢敵手難相勝，將過良才不敢驕。未知孔明回到成都，竟是如何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一回：出隴上諸葛妝神，奔劍閣張郃
中計

卻說孔明用減兵添灶之法，退兵到漢中；司馬懿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趕，亦收兵回長安去了；因此罷兵不曾折了一人。孔明大賞三軍已畢，回到成都，入見後主，奏曰：「老臣出了祁山，欲取長安，承陛下降詔召回，不知有何大事？」後主無言可對；良久乃曰：「朕久不見丞相之面，心甚思慕，故特詔同，別無他事。」孔明日：「此非陛下本心，必有奸臣讒言，言臣有異志也。」後主聞言，默然無語。孔明

曰：「老臣受先帝厚恩，誓以死報。今若內有奸邪，臣何能討賊乎？」後主曰：「朕因過聽宦官之言，一時召丞臣相。今日茅塞方開，悔之不及矣。」孔明遂喚眾宦官究問，方知是苟安流言；急令人補之，已投魏國去了。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，餘皆廢出宮外；又深責蔣琬、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，規諫天子。二人唯唯服罪。

孔明拜辭後主，復到漢中，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，仍運赴軍前；一面再議出師。楊儀曰：「前數興兵，軍力疲敝，糧又不繼；今不如分兵兩班，以三個月為期；且如二十萬之眾，只領十萬出祁山，住了三個月，卻教這十萬替回，循環相轉，使兵力不乏。」

然後徐徐而進，中原可圖矣。」孔明白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吾伐中原，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正當為此長久之計。」遂下令，分兵兩班，限一百日為期，循環相轉，違限者按軍法處治。

建興九年春二月，孔明復出師伐魏。時魏太和五年也。魏主曹叡知孔明又伐中原，急召司馬懿商議。懿曰：「今子丹已亡，臣願竭一人之力，剿除寇賊，以報陛下。」汝大喜，設宴待之。次日，人報蜀兵寇急。叡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，親排鑾駕送出城外。懿辭了魏主，逕到長安，大會諸路人馬，計議破蜀兵之策。張郃曰：「吾願引一軍去守雍、郿，以拒蜀兵。」懿曰：「郃前軍不能獨當孔明之眾，而又分兵為前

後，非勝算也。不如留兵守上邽，餘眾悉往祁山。公肯為先鋒否？」郃大喜曰：「吾素懷忠義，欲盡心報國，惜未遇知己；今都督肯委重任，雖萬死不辭。」

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為先鋒，總督大軍；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。其餘眾將各分道而進。前軍哨馬報說：「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，前部先鋒王平、張嶷，逕出陳倉，過劍閣，由散關望斜谷而來。」司馬懿謂張郃曰：「今孔明長驅大進，必將割隴西小麥，以資軍糧。汝可結營祁山，吾與郭淮巡略天水諸郡，以防賊兵割麥。」郃領諾，遂領四萬兵守祁山。懿引大軍望隴西而去。

卻說孔明兵至祁山，安營已畢，見渭濱已有魏兵提備，乃謂諸將曰：「此必是司馬懿也。即今營中乏糧，履遣人催促李嚴運米應付，卻只是不到。吾料隴上麥熟，可密引兵割之。」於是留王平、張嶷、吳班、吳懿四將守祁山營，孔明自引姜維、魏延等諸將，前到鹵城。鹵城太守素知孔明，慌忙開城出降。孔明撫慰畢，問曰：「此時何處麥熟？」太守告曰：「隴上麥已熟。」孔明乃留張翼、馬忠守鹵城，自引諸將並三軍，望隴上而來。

前軍回報說：「司馬懿引兵在此。」孔明驚曰：「此人預知吾來割麥也！」即沐浴更衣，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，車上俱要一樣粧飾。此車乃孔明在蜀中

預先造下的。當孔明下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，五百軍擂鼓，伏在上邽之後；馬岱在左，魏延在右，亦各引一千軍護車，五百軍擂鼓。每一輛車，用二十四人，皂衣跣足，披髮仗劍，手執七星皂旛，在左右推車。

三人各受計，引兵推車而去。孔明又令三萬軍各執鐮刀、馱繩，伺候割麥。卻選二十四個精壯之士，各穿皂衣，披髮仗劍，簇擁四輪車，為推車使者。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，手執七星皂旛，步行於車前。孔明端坐於上，望魏營而來。

哨探軍見之大驚，莫知是人是鬼，火速報知司馬懿。懿自出營視之；只見孔明簪冠鶴氅，手搖羽扇，

端坐於車上；左右二十四人，披髮仗劍；前面一人，手執皂旛。隱隱似天神一般。懿曰：「這個又是孔明作怪也！」遂撥二千人馬分付曰：「汝等疾去，連車帶人，盡情都捉來！」

魏兵領命，一齊趕來。孔明見魏兵追趕來，便教回車，遙望蜀營緩緩而行。魏兵皆驟馬追趕，但見陰風習習，冷霧漫漫。儘力趕了一程，追之不上。各人大驚，都勒住馬言曰：「奇怪！我等急急趕了三十里，只見在前，追之不上。如之奈何？」

孔明見魏兵不追，又令推車過來，朝著魏兵歇下。魏兵猶豫良久，又放馬過來。孔明復回車慢慢而

行。魏兵又趕了二十里，只見在前，不曾趕上，盡皆癡呆。孔明教回過車，朝著魏兵，推車倒行。魏兵又欲追趕。後面司馬懿自引一軍到。傳令曰：「孔明善會八門遁甲，能驅六丁六甲之神。此乃六甲天書內『縮地』之法也，眾軍不可追之。」

眾軍方勒馬回時，左勢下戰鼓大震，一彪軍殺來，懿急令兵拒之。只見暑兵隊裡二十四人，披髮仗劍，皂衣跣足，擁出一輛四輪車；車上端坐孔明，簪冠鶴氅，手搖羽扇。懿大驚曰：「方纔那個車上坐著孔明，趕了五十里，追之不上，如何這裡又有孔明？怪哉！怪哉！」

言未畢，右勢下戰鼓又鳴，一彪軍殺來，四輪車上亦坐著一個孔明；左右亦有二十四人，皂衣跣足，披法仗劍，擁車而來。懿心中大疑，回顧諸將曰：「此必神兵也！」眾軍心下大亂，不敢交戰，各自奔走。

正行之際，忽然鼓聲大震，又一彪軍殺到；當先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於上，左右推車使者，同前一般。

魏兵無不駭然。司馬懿不知是人是鬼，又不知蜀兵多少，十分驚懼，急急引兵奔入上邽，閉門不出。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，運赴鹵城打

曬去了。司馬懿在上邽城中，三日不敢出城；後見蜀兵退去，方敢令軍出哨。於路捉得一蜀兵，來見司馬懿。懿問之。其人告曰：「某乃割麥之人，因走失馬匹，被捉前來。」懿曰：「前者是何神兵？」答曰：「三路伏兵，皆不是孔明，乃姜維、馬岱、魏延也。每一路只有一兵軍護車，五百兵擂鼓。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。」懿仰天長歎曰：「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！」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。懿接入禮畢。淮曰：「吾聞蜀兵不多，現在鹵城打麥，可以擊之。」懿細言前事。淮笑曰：「只瞞過一時；今已識破，何足道哉！吾引一軍攻其後，公引一軍攻其前，鹵城可破，孔明可擒矣。」懿從之，遂分兵兩路而來。

卻說孔明引軍在鹵城打曬小麥，忽喚諸將聽令曰：「今夜敵人必來攻城。吾料鹵城東西麥田之內，足可伏兵；誰敢為我一往？」姜維、魏延、馬岱四將出曰：「某等願往。」孔明大喜，乃命姜維、魏延各引二千兵，伏於東南西北兩處；馬岱、馬忠各引二千兵伏在西南東北兩處：「只聽砲響，四角一齊殺來。」四將引兵，受計去了。孔明自引百餘人，各帶火砲出城，伏在麥田之內。

卻說司馬懿引兵逕到鹵城下，日已昏黑，乃謂諸將曰：「若白日進兵，城中必有準備；今可乘夜晚攻之。此處城低壕淺，可便打破。」遂屯兵城外。一更時分，郭淮亦引兵來。兩下合兵，一聲鼓響，把鹵城

四面圍得鐵桶相似。城上萬弩齊發，矢石如雨，魏兵不敢前進。忽然魏軍中信砲連聲，三軍大驚，又不知何處兵來。

淮令人去麥田搜時，四角上火光沖天，喊聲大震，四路蜀兵，一齊殺至；鹵城四門大開，城內兵殺出；裏應外合，大殺一陣，魏兵死者無數。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，占住了山頭；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紮住。孔明入城，令四將於四角上安營。

郭淮告司馬懿曰：「今與蜀兵相持許久，無策可退；目下又被殺了一陣，折傷三千餘人；若不早圖，日後難退矣。」懿曰：「當復如何？」淮曰：「可發

檄文調雍、涼人馬併力剿殺。吾願引軍襲劍閣，截其歸路，使彼糧草不通，三軍慌亂。那時乘勢擊之，敵可滅矣。」懿從之，及發檄文星夜往雍、涼調撥人馬。不一日，大將孫禮引諸郡人馬到。懿即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。

卻說孔明在鹵城相拒日久，不見魏兵出戰，乃喚馬岱、姜維入城聽令曰：「今魏兵守住山險，不與吾戰，一者料吾麥盡無糧，二者令兵去襲劍閣，斷吾糧道也。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險要，魏兵見有準備，自然退去。」二人引兵去了。長史楊儀入帳告曰：「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，今已限足，漢中兵已出川口，前路公文已到，只待會兵交換；現存八

萬軍，內四萬該與換班。」孔明曰：「既有令，便教速行。」

眾軍聞知，各各收拾起程。忽報孫禮引雍、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，去襲取劍閣，司馬懿自引兵來攻鹵城了。蜀兵無不驚駭。楊儀入告孔明曰：「魏兵來得甚急，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，待新來兵到，然後換之。」孔明曰：「不可。吾用兵命將，以信為本。既有令在先，豈可失信？且蜀兵應去者，皆準備歸計，其父母妻子依扉而望；吾今便有大難，決不留他。」即傳令教應去之兵，當日便行。

眾軍聞之，皆大呼曰：「丞相如此施恩，我等願

且不回，各捨一命，大殺魏兵，以報丞相！」孔明曰：「爾等應該還家，豈可復留於此？」眾軍皆欲出戰，不願回家。孔明曰：「汝等既要與我出戰，可出城安營，待魏兵到，莫待他息喘，便急攻之；此以逸待勞之法也。」眾兵領命，各執兵器，懽喜出城，列陣而待。

卻說西涼人馬倍道而來，走的人馬困乏；方欲下營歇息，被蜀兵一擁而進，一人人奮勇，將銳兵驍，雍、涼兵抵敵不住，望後便退。蜀兵奮力追殺，殺得那雍、涼兵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孔明出城，收聚得勝之兵，入城賞勞，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。孔明大驚，拆封視之。書云：「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，與魏

連和。魏令吳代蜀，幸吳尚未起兵。今嚴探知消息，伏望丞相早作良圖。」

孔明覽畢，甚是驚疑，乃聚眾將曰：「若東吳興兵寇蜀，吾須緊速回也。」即傳令，教祁山大寨人馬，且退回西川：「司馬懿知吾屯軍在此，必不敢追趕。」於是王平、張嶷、吳班、吳懿，分兵兩路，徐徐退入西川去了。

張郃見蜀兵退去，恐有計策，不敢來追，乃引兵來見司馬懿曰：「今蜀兵退去，不知何意？」懿曰：「孔明詭計極多，不可輕動。不如堅守，待他糧盡，自然退去。」大將魏平出曰：「蜀兵拔祁山之營而

退，正可乘勝追之。都督按兵不動，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？」懿堅執不從。

卻說孔明知祁山兵已回，遂喚馬忠、楊儀入帳，授以密計，先引一萬弓弩手，去劍閣木門道，兩下埋伏；若魏兵追到，聽吾砲響，急滾下木石，先截其去路，兩頭一齊射之。二人引兵去了。又喚魏延、關興引兵斷後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，城內亂堆柴草，虛放煙火。大兵盡望木門道而去。

魏營巡哨兵來報司馬懿曰：「蜀兵大隊已退，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？」懿自往視之，見城上插旗，城中煙起，笑曰：「此乃空城也。」令人探之，果是

空城。懿大喜曰：「孔明已退，誰敢追之？」先鋒張郃曰：「吾願往。」懿阻曰：「公性急躁，不可去。」郃曰：「都督出關之時，命吾為先鋒；今日正是立功之際，卻不用吾，何也？」懿曰：「蜀兵退去，險阻處必有埋伏，須十分仔細，方可追之。」郃曰：「吾已知得，不必挂慮。」懿曰：「公自欲去，莫要追悔。」郃曰：「大丈夫捨身報國，雖萬死無恨。」懿曰：「公既堅執要去，可引五千兵先行；卻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，以防埋伏。吾自引三千兵隨後接應。」

張郃領命，引兵火速追趕。行到三十餘里，忽然背後喊聲大震，樹林內閃出一彪軍，為首大將，橫刀

勒馬大叫曰：「賊將引兵那裡去！」郃回頭視之；乃魏延也。郃大怒，回馬交鋒。不十合，延詐敗而走。郃又追趕三十餘里，勒馬回顧，全無伏兵，又策馬前追。方轉過山坡，忽又喊聲大起，一彪軍擁出，為首大將，乃關興也，橫刀勒馬大叫曰：「張郃休走！有吾在此！」郃就拍馬交鋒。不十合，興撥馬便走。郃隨後追之。趕到一密林內，郃心疑，令人四下哨探，並無伏兵；於是放心又趕。

不想魏延又抄在前面；郃又與戰十餘合。延又敗走。郃憤怒趕來，又被關興抄在前面，截住去路。郃大怒，撥馬交鋒。戰不十合，蜀兵盡棄衣甲物件，塞滿道路。魏兵皆下馬爭取。延、興二人，輪流交戰。

張郃奮勇追趕。看看天晚，趕到木門道口，魏延撥回馬，高聲大罵曰：「張郃逆賊！吾不與汝相拒！汝只顧趕來！吾今與汝決一死戰！」郃十分忿怒，挺槍驟馬，直取魏延。延揮刀來迎，戰不十合，延大敗，棄盡衣甲、頭盔、匹馬，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。

張郃殺的性起，又見魏延大敗而逃，乃驟馬趕來。此時天色昏黑，一聲砲響，山上火光沖天，大石亂柴滾將下來，阻截去路。郃大驚曰：「我中計矣！」急回馬時，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，中間只有一段空地，兩傍皆是峭壁，郃進退無路。忽一梆子響，兩下萬弩齊發，將張郃并百餘個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。後人有詩曰：

伏弩齊飛萬點星，木門道上射雄兵。至今劍閣行人過，猶說軍師舊日名。

卻說張郃已死，隨後魏兵追到，見塞了道路，已知張郃中計。眾軍勒回馬急退。忽聽的山頭上大喊道：「諸葛丞相在此！」眾軍仰視，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，指眾軍而言曰：「吾今日圍獵，欲射一『馬』，誤中一『獐』。汝各人安心而去，上覆仲達，早晚必為吾所擒矣。」

魏兵回見司馬懿，細告前事。懿悲傷不已，仰天歎曰：「張雋義身死，吾之過也！」乃收兵回洛陽。魏主聞張郃死，揮淚歎息，令人收其屍，厚葬之。

卻說孔明入漢中，欲歸成都見後主。都護李嚴妄奏後主曰：「臣已備辦軍糧，行將運赴丞相軍前，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。」後主聞奏，即命尚書費禕入漢中，見孔明，問班師之故。禕至漢中宣後主之意。孔明大驚曰：「李嚴發書告急，說東吳將興兵寇川，因此班師。」費禕曰：「李嚴奏稱軍糧已辦，丞相無故回師，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。」

孔明大怒，令人訪察；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，怕丞相見罪，故發書取回，卻又妄奏天子，遮飾已過。孔明大怒曰：「匹夫為一己之故，廢國家大事！」令人召至，欲斬之。費禕勸曰：「丞相念先帝託孤之意，姑且寬恕。」孔明從之。費禕即具表啟奏天子。

後主覽表，勃然大怒，叱武士推出李嚴斬之。參軍蔣琬出班奏曰：「李嚴乃先帝託孤之臣，望乞恩寬恕。」

後主從之，即謫為庶人，徙於梓潼郡閒往。孔明回到成都，用李嚴子李豐為長史；積草屯糧，講陣論武，整治軍器，存恤將士；三年然後出征。兩川人民軍士，皆仰其恩德。光陰荏苒，不覺三年；時建興十二年春二月。孔明入朝奏曰：「臣今存恤軍士，已經三年。糧草豐足，軍器完備，人馬雄壯；可以伐魏。今番若不掃清奸黨、恢復中原，誓不見陛下也！」後主曰：「方今已成鼎足之勢，吳、魏不曾入寇，相父何不安享太平？」孔明曰：「臣受天帝知遇之恩，夢

寐之間，未嘗不設伐魏之策。竭力盡中，為陛下克復中原，重興漢室；臣之願也。」言未畢，班部中一人出曰：「丞相不可興兵。」眾視之；乃譙周也。正是：午侯盡瘁惟憂國，太史知機又論天。未知譙周有何議論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二回：司馬懿戰北原渭橋，諸葛亮造木牛流馬

卻說譙周官居太史，頗明天文；見孔明又欲出師，入奏後主曰：「臣今職掌司天台，但有禍福，不可不奏。近有群鳥數萬，自南飛來，投於漢水而死，此不祥之兆。臣又觀天文，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，盛氣在北，不利伐魏。又成都人民，皆聞柏樹夜哭。有此數般災異，丞相只宜謹守，不可妄動。」

孔明曰：「吾受先帝託孤之重，當竭力討賊，豈

可以虛妄之妖氛，而廢國家大事耶？」遂命有司設太牢祭於昭烈之廟，涕泣拜告曰：「臣亮五出祁山，未得寸土，負罪非輕！今臣復統全部，再出祁山，誓竭力盡心，剿滅漢賊，恢復中原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！」

祭畢，拜辭後主，星夜至漢中，聚集諸將，商議出師。忽報關興病亡。孔明放聲大哭，昏倒於地，半晌方甦。眾將再三勸解，孔明嘆曰：「可憐忠義之人，天不與以壽！我今番出師，又少一員大將也！」後人有詩嘆曰：

生死人常理，蜉蝣一樣空。但存忠孝節，何必壽

喬松？

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，分五路而進，令姜維、魏延為先鋒，皆出祁山取齊；令李恢先運糧草于斜谷道口伺候。

卻說魏國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出，改為青龍元年。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。近臣奏曰：「邊官飛報，蜀兵三十餘萬，分五路復出祁山。」

魏主曹叡大驚，急召司馬懿至，謂曰：「蜀人三年未曾入寇；今諸葛亮又出祁山，如之奈何？」懿奏曰：「臣夜觀天象，見中原旺氣正盛，奎星犯太白，

不利於西川。今孔明自負才智，逆天而行，乃自取敗亡也。臣托陛下洪福，當往破之。但願保四人同去。

叡曰：「卿保何人？」懿曰：「夏侯淵有四子；長名霸，字仲權；次名威，字季權；三名惠，字雅權；四名和，字義權。霸，威二人，弓馬熟嫻；惠，和二人，諳知韜略；此四人常欲為父報仇。臣今保夏侯霸、夏侯威為左右先鋒，夏侯惠、夏侯和為行軍司馬，共贊軍機，以退蜀兵。」

叡曰：「向者夏侯楨駙馬違誤軍機，失陷了許多人馬，至今羞慚不回。今此四人，亦與楨同否？」懿

曰：「此四人非楸之比也。」

叡乃從其請，即命司馬懿為大都督，凡將士悉聽量才委用，各處兵馬皆聽調遣。懿受命，辭朝出城。叡又以手詔賜懿曰：「卿到渭濱，宜堅壁固守，勿與交鋒。蜀兵不得志，必詐退誘敵，卿慎勿追。待彼糧盡，必將自走，然後乘虛攻之，則取勝不難，亦免軍馬疲勞之苦；計莫善此也。」

司馬懿頓首受詔，即日到長安，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十萬，皆來渭濱下寨；又撥五萬軍，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，令先鋒夏侯霸、夏侯威過渭水安營；又於大營之后東原，築起一城，以防不虞。

懿正與眾將商議間，忽報郭淮、孫禮來見。懿引入，禮畢，淮曰：「今蜀兵悉在祁山，倘跨渭登原，接連北山，阻絕隴道，大可虞也。」懿曰：「所言甚善。公可就總督隴西軍馬，據北原下寨，深溝高壘，按兵不動；只待彼糧盡，方可攻之。」郭淮、孫禮領命，引兵下寨去了。

卻說孔明方出祁山，下五個大寨，按左右中前後；自斜谷直至劍閣，一連又下十四個大寨，分屯軍馬，以為久計。每日令人巡哨。忽報郭淮、孫禮領隴西之兵，於北原下寨。孔明謂諸將曰：「魏兵於北原安營者，懼吾取此路，阻絕隴道也。吾今虛攻北原，卻暗取渭濱。令人紮木筏百餘隻，上載草把，選慣熟

水手五千人駕之。我夤夜只攻北原，司馬懿必引兵來救。彼若少敗，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，然後把軍下於筏中，休要上岸，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，以攻其後。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。若得渭水之南，則進兵不難矣。」諸將遵令而行。

早有巡哨軍飛報司馬懿。懿喚諸將議曰：「孔明如此設施，其中必有計；彼以取北原為名，順水來燒浮橋，亂吾後，卻攻吾前也。」即傳令與夏侯霸、夏侯威曰：「若聽得北原發喊，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，待蜀兵至擊之。」又令張虎、樂（左系右林），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：「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，可一齊射之，休令近橋。」又傳令郭淮、孫

禮曰：「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，汝新立之營，人馬不多，可盡伏於半路。若蜀兵午後渡水，黃昏時分，必來攻汝。汝詐敗而走，蜀兵必追。汝等皆以弓弩射之。吾水陸並進。若蜀兵大至，只看我指揮擊之。」各處下令已畢，又令二子司馬師、司馬昭，引兵救應前營。懿自引一軍救北原。

卻說孔明令魏延、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；令吳班、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；令王平、張嶷為前隊，姜維、馬忠為中隊，廖化、張翼為後隊；分兵三路，去攻渭水旱營。是日午時，人馬離大寨，盡渡渭水，列成陣勢，緩緩而行。

卻說魏延、馬岱將近北原，天色已昏。孫禮哨見，便棄營而走。魏延知有準備，急退軍時，四下喊聲大震；左有司馬懿，右有郭淮，兩路兵殺來。魏延、馬岱奮力殺出，蜀兵多半落於水中，餘眾奔逃無路。幸得吳懿兵殺來，救了敗兵過岸拒住。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，卻被張虎、樂（左系右林）在岸上亂箭射住。吳班中箭落水而死。餘軍赴水逃命，木筏盡被魏兵奪去。

王平、張嶷，此時不知北原兵敗，直奔到魏營，已有二更天氣，只聽得喊聲四起。王平謂張嶷曰：「軍馬攻打北原，未知勝負。渭南之寨，現在面前，如何不見一個魏兵？莫非司馬懿知道了，先作準備也？」

我等且看浮橋火起，方可進兵。」

二人勒住軍馬，忽背後一騎馬來報，說：「丞相教軍馬急回。北原兵，浮橋兵，俱失了。」王平、張嶷大驚，急退軍時，卻被魏兵抄在背後，一聲炮響，一齊殺來，火光沖天。王平、張嶷引兵相迎，兩軍混戰一場。平、嶷二人奮力殺出，蜀兵折傷大半。孔明回到祁山大寨，收聚殘兵，約折了萬餘人，心中憂悶。

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。孔明請入。費禕禮畢，孔明曰：「吾有一書，正欲煩公去東吳投遞，不知肯去否？」禕曰：「丞相之命，豈敢推辭？」孔明

即修書付費禕去了。禕持書逕到建業，入見吳主孫權，呈上孔明之書。權拆視之，其略曰：漢室不幸，王綱失紀，曹賊篡逆，蔓延及今。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，敢不竭力盡心？今大兵已會於祁山，狂寇將亡於渭水。伏望陛下念同盟之義，命將北征，共取中原，同分天下。書不盡言，萬希聖聰！

權覽畢，大喜，乃謂費禕曰：「朕久欲興兵，未得會合孔明。今既有書到，即日朕自興兵，入居巢門，取魏新城；再令陸遜、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沔口取襄陽；孫韶、張承等出兵廣陵取淮陽等處；三路一齊進軍，共三十萬，（左克右寸）日興師。」費禕拜謝曰：「誠如此，則中原不日自破矣！」

權設宴款待費禕。飲宴間，權問曰：「丞相軍前，用誰當先破敵？」禕曰：「魏延為首。」權笑曰：「此人勇有餘，而心不正。若一朝無孔明，彼必為禍。孔明豈未知耶？」禕曰：「陛下之言極當！臣今歸去，即當以此言告孔明。」遂拜辭孫權，回到祁山，見了孔明，具言吳主起大兵三十萬，御駕親征，兵分三路而進。孔明又問曰：「吳主別有所言否？」費禕將論魏延之語告之。孔明歎曰：「真聰明之主也！吾非不知此人。為惜其勇，故用之耳。」禕曰：「丞相早宜區處。」孔明曰：「吾自有法。」

禕辭別孔明，自回成都。孔明正與諸將商議征進，忽報有魏將來投降。孔明喚入問之，答曰：「

某乃魏國偏將鄭文也。近與秦朗同領人馬，聽司馬懿調用。不料司馬懿徇私偏向，加秦朗為前將軍，而視文如草芥，因此不平，特來投降丞相。望賜收錄。」

言未已，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，單搦鄭文交戰。孔明曰：「此人武藝比汝若何？」鄭文曰：「某當立斬之。」孔明曰：「汝若先殺秦朗，吾方不疑。」鄭文欣然上馬出營，與秦朗交戰。孔明親自出營視之。只見秦朗挺槍大罵曰：「反賊盜我戰馬來此，可早早還我！」言訖，直取鄭文。文拍馬舞刀相迎，只一合，斬秦朗於馬下。魏兵各自逃走。鄭文提首級入營。

孔明回到帳中坐定，喚鄭文至，勃然大怒，叱左右推出斬之。鄭文曰：「小將無罪！」孔明曰：「吾向識秦朗；汝今斬者，並非秦朗。安敢欺我！」文拜告曰：「此實秦朗之弟秦明也。」孔明笑曰：「司馬懿令汝來詐降，於中取事，卻如何瞞得我過！若不實說，必然斬汝！」

鄭文只得訴告其實是詐降，泣求免死。孔明曰：「汝既求生，可修書一封，教司馬懿自來劫營，吾便饒汝性命。若捉住司馬懿，便是汝之功，還當重用。」鄭文只得寫了一書，呈與孔明。孔明令將鄭文監下。樊建問曰：「丞相何以知此人詐降？」孔明曰：「司馬懿不輕用人。若加秦朗為前將軍，必武藝高

強；今與鄭文交馬只一合便為文所殺，必不是秦朗也。以故知其詐也。」

眾皆拜服。孔明選一舌辨軍士，附耳分付如此如此。軍士領命，持書逕來魏寨，求見司馬懿。懿喚入拆書看畢，問曰：「汝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某乃中原人，流落蜀中。鄭文與某同鄉。今孔明因鄭文有功，用為先鋒。鄭文特托某來獻書，約於明日晚間，舉火為號，望乞都督親提大軍前來劫寨，鄭文在內為應。」

司馬懿反覆詰問，又將來書仔細檢看，果然是實；即賜軍士酒食，分付曰：「本日二更為期，我自

來劫寨。大事若成，必重用汝。」軍士拜別，回到本寨告知孔明。孔明仗劍步罡，禱祝已畢，喚王平、張嶷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喚馬忠、馬岱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喚魏延分付如此如此。孔明自引數十人，坐於高山之上，指揮眾軍。

卻說司馬懿見了鄭文之書，便欲引二子提大兵來劫蜀寨。長子司馬師諫曰：「父親何故據片紙而親入重地？倘有疏虞，如之奈何？不如令別將先去，父親為後應，可也。」懿從之，遂令秦朗引一萬兵，去劫蜀寨，懿自引兵接應。是夜初更，風清月朗；將及二更時分，忽然陰雲四合，黑氣漫空，對面不見。懿大喜曰：「天使我成功也！」

於是人盡銜枚，馬皆勒口，長驅大進。秦朗當先，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中，並不見一人。朗知中計，忙叫退兵。四下火把齊明，喊聲震地；左有王平、張嶷，右有馬岱、馬忠，兩路兵殺來。秦朗死戰，不能得出。背後司馬懿見蜀寨火光沖天，喊聲不絕，又不知魏兵勝負，只顧催兵接應，望火光中殺來。忽然一聲喊起，火炮震地，鼓角喧天；左有魏延，右有姜維，兩路兵殺來。魏兵大敗，十傷八九，四散逃奔。

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，都被蜀兵圍住，箭如飛蝗。秦朗死於亂軍之中。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。三更以後，天復清朗。孔明在山頭上鳴金收軍。原來二

更時陰雲四合，乃孔明用遁甲之法；後收兵已了，天復清朗，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也。

當下孔明得勝回營內，命將鄭文斬了，再議取渭南之策。每日令兵搦戰，魏軍只不出來。孔明自乘小車，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。忽到一谷口，見其形如葫蘆之狀，內中可容千餘人；兩山又合一谷，可容四五百人；背後兩山環抱，只可通一人一騎。孔明看了，心中大喜，問鄉導官曰：「此谷何名？」答曰：「此名上方谷，又名葫蘆谷」。

孔明回到帳中，喚裨將杜叡、胡忠二人，附耳授以密計。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，入葫蘆谷中，製

造「木牛流馬」應用；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。孔明囑馬岱曰：「匠作人等，不許放出；外人不許放入。吾還不時自來點視。捉司馬懿之計，只在此舉。切不可走漏消息。」馬岱受命而去。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，依法製造。孔明每日自來指示。

忽一日，長史楊儀入告曰：「即今糧米皆在劍閣，人夫牛馬，搬運不便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已運謀多時也。前者所積木料，並西川收買下的大木，教人製造木牛流馬，搬運糧米，甚是便利。牛馬皆不食水，可以搬運晝夜不絕。」眾皆驚曰：「自古及今，未聞有『木牛流馬』之事。不知丞相有何妙法，造此奇物？」孔明曰：「吾已令人依法製造，尚

未完備。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，尺寸方圓，長短闊狹，開寫明白，汝等視之。」眾皆大喜。孔明即手書一紙，付眾觀看。眾將環繞而視。其造木牛之法云：

方腹曲脛，一腳四足；頭入領中，舌著于腹。載多而行少；獨行者數十里，群行者三十里。曲者為牛頭，雙者為牛足，橫者為牛領，轉者為牛腳，覆者為牛背，方者為牛腹，垂者為牛舌，曲者為牛肋，刻者為牛齒，立者為牛角，細者為牛鞅，攝者為牛鞵（左革右由）。牛御雙轅，人行六尺，牛行四步。人不大勞，牛不飲食。

造流馬之法云：

肋長三尺五寸，廣三寸，厚二寸五分；左右同前。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，徑中二寸。前腳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，長一寸五分，廣一寸。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三寸七分，孔長二寸，廣一寸。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寸，大小與前同。後腳孔分墨一寸二分去後軸孔三寸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后杠孔去后腳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后載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。前杠長一尺八寸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後杠與等。板方囊二枚，厚八分，長二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五分，廣一尺六寸；每枚受米二斛三斗。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；前后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，孔長一寸五分，

廣七分；八孔同。前後四腳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形制如象，軒長四寸，徑面四寸三分。孔徑中三腳杠，長二尺一寸，廣一寸五分，厚一寸四分。

眾將看了一遍，皆拜伏曰：「丞相真神人也！」過了數日，木牛流馬皆造完備，宛然如活者一般；上山下嶺，皆盡其便。眾軍見之，無不欣喜。孔明令右將軍高翔，引一千兵駕著木牛流馬，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，往來搬運糧草，供給蜀兵之用。後人有詩贊曰：

劍閣險峻驅流馬，斜谷崎嶇駕木牛。
後世若能行此法，轉輸安得使人愁？

卻說司馬懿正憂悶間，忽哨馬報說：「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。人不大勞，牛馬不食。」懿大驚曰：「吾所以堅守不出者，為彼糧草不能接濟，欲待其自斃耳。今用此法，必為久遠之計，不思退矣。如之奈何？」急喚張虎、樂（左系右林）二人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各引五百軍，從斜谷小路抄出；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，任他過盡，一齊殺出；不可多搶，只搶三五匹便回。」

二人領命，各引五百兵，扮作蜀兵，夜間偷過小路，伏在谷中，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。將次過盡，兩邊一齊鼓噪殺出。蜀兵措手不及，棄下數匹，張虎、樂（左系右林）歡喜，驅回本寨。司馬懿

看了，果然如活的一般，乃大喜曰：「汝會用此法，難道我不會用！」便令巧匠百餘人，當面拆開，分付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，一樣製造木牛流馬。不消半月，造成二千餘只，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，亦能奔走。遂令鎮遠將軍岑威，引一千軍驅木牛流馬，去隴西搬運糧草，往來不絕。魏營軍將，無不歡喜。

卻說高翔回見孔明，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了。孔明笑曰：「吾正要他搶去。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，卻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。」諸將問曰：「丞相何以知之？」孔明曰：「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，必然仿我法度，一樣製造。那時我又有計策。」

數日後，人報魏軍也會造木牛流馬，往隴西搬運糧草。孔明大喜曰：「不出吾之算也。」便喚王平分付曰：「汝引一千兵，扮作魏兵，星夜偷過北原，只說是巡糧軍，混入彼運糧軍中，將運糧之人，盡皆殺散；卻驅木牛流馬而回，逕奔過北原來。此處必有魏兵追趕，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過來，牛馬就不能行動，汝等竟棄之而走。背後魏兵趕到，牽拽不動，扛抬不去。吾再有兵到，汝卻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，長驅大行。魏兵必疑為怪也。」

王平受計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：「汝引五百兵，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，鬼頭獸身，用五彩塗面，妝作種種怪異之狀；一手執繡旗，一手仗寶

劍；身挂葫蘆，內藏煙火之物，伏於山旁。待木牛流馬到時，放起煙火，一齊擁出，放出煙火，驅牛馬而行。魏兵見之，必疑是神鬼，不敢來追趕。」

張嶷受計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喚姜維、魏延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同引一萬兵，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，以防交戰。」又喚廖化、張翼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引五千兵，去斷司馬懿來路。」又喚馬忠、馬岱分付曰：「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。」六人各各領令而去。

且說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，裝載糧米，正行之間，忽報前面有兵巡糧。岑威令人哨探，果是魏

兵，遂放心前進。兩軍合在一處。忽然喊聲大震，蜀兵就本隊里殺起，大呼：「蜀中大將王平在此！」魏兵措手不及，被蜀兵殺死大半。岑威引敗兵抵敵，被王平一刀斬了，余皆潰散。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。敗兵飛奔報入北原寨內。郭淮聞軍糧被劫，疾忙引軍來救。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，皆棄于道上，且戰且走。郭淮教且莫追，只驅回木牛流馬。眾軍一齊驅趕，卻那裡驅趕得動？郭淮心中疑惑。

正無奈何，忽鼓角喧天，喊聲四起，兩路兵殺來，乃姜維、魏延也。王平復引兵殺回。三路夾攻，郭淮大敗而走。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，重復扭轉，驅趕而行。郭淮望見，方欲回兵再追，只見山後煙云

突起，一隊神兵擁出，一個個手執旗劍，怪異之狀，驅駕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。郭淮大驚曰：「此必神助也！」眾軍見了，無不驚畏，不敢追趕。

卻說司馬懿聞北原兵敗，急自引軍來救。方到半路，忽一聲炮響，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，喊聲震地。旗上大書：「漢將張翼，廖化」。司馬懿見了大驚。魏軍著慌，各自逃竄。正是：路逢神將糧遭劫，身遇奇兵命又危。未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三回：上方谷司馬受困，五丈原諸葛
禳星

卻說司馬懿被張翼、廖化一陣殺敗，匹馬單鎗，望密林間而走，張翼收住後軍，廖化當先追趕。看看趕上，懿著慌遶樹而轉。化一刀砍去，正砍在樹上，及拔出刀時，懿已走出林外。廖化隨後趕出，卻不知去向，但見樹林之東，落下金盔一個。廖化取盔捎在馬上，一直望東追趕。原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，卻反向西走去了。

廖化追了一程，不見蹤跡，奔出谷口，遇見姜維。同回寨見孔明。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寨。交割已畢，獲糧萬餘石。廖化獻上金盃，錄為頭功。魏延心中不悅，口出怨言，孔明只做不知。

且說司馬懿逃回寨中，心甚惱悶。忽使命齎詔至，言東吳三路入寇，朝廷正議命將抵敵，令懿等堅守忽戰。懿受命已畢，深溝高壘，堅守不出。

卻說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，亦起兵三路迎之；命劉劭引兵救江夏，田豫引兵救襄陽，叡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肥。滿寵先引一軍至巢湖口，望見東岸戰船無數，旌旗整肅。寵入軍中秦魏主曰：「吳人必

輕我遠來，未曾隄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。」魏主曰：「汝言正合朕意。」即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，各帶火具，從湖口攻之；滿寵引兵五千，從東岸攻之。

是夜二更時分，張球、滿寵，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；將近水寨，一齊吶喊刷殺入。吳兵慌亂，不戰而走；被魏軍四下舉火，燒毀戰船、糧草、器具不計其數。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。魏兵大勝而回。

次日，哨軍報知陸遜。遜集諸將議曰：「吾當作表申奏主上，請撤新城之圍，以兵斷魏軍歸路，吾率眾攻其前，彼首尾不敵，一鼓可破也。」

眾服其言。陸遜即具表，遺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。小校領命，齎看表文，行至渡口，不期被魏軍伏路的捉住，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。叡搜出陸遜表文，覽畢，歎曰：「東吳陸遜，真妙算也許！」遂命將吳卒監下，命劉劭謹防孫權後兵。

卻說諸葛瑾大敗一陣，又值暑天，人馬多生疾病；乃修書一封，令人轉達陸遜，議欲撤兵還國。遜看書畢，謂來人曰：「拜上將軍；吾自有主意。」使者回報諸葛瑾。瑾問：「陸將軍作何舉動？」使者曰：「但見陸將軍催督眾人於營外種荳菽，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。」

瑾大驚，親自往陸遜營中，與遜相見；問曰：「今曹叡親來，兵勢甚盛，都督何以禦之？」遜曰：「吾前遣人奏表於主上，不料為敵人所獲。機謀既洩，彼必知備；與戰無益，不如且退。已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。」瑾曰：「都督既有此意，即宜速退，何又遲延？」遜曰：「吾軍欲退，當徐徐而動。今若退兵，魏人必乘勢追趕；此取敗之道也。足下宜先督戰船詐為拒敵之意。吾悉以人軍向襄陽而進，為疑敵之計，然後徐徐退歸江東，魏兵自不敢近耳。」瑾依其計，遜辭歸本營，整頓船隻，預備起行。陸遜整肅部伍，張揚聲勢，望襄陽進發。

早有細作報知魏主，說吳兵已動，須用隄防。魏

將聞之，皆要出戰。魏主素知陸遜之才，諭眾將曰：「陸遜有謀，莫非用誘敵之計，不可輕動。」眾將乃止。數日後，哨卒來報說：「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。」魏主未信，再令人探之，回報果然盡退。魏主嘆曰：「陸遜用兵，不亞孫吳，東南未可平也。」遂飭諸將，各守險要，自引大軍屯合淝，以伺其變。

卻說孔明在祁山，欲為久駐之計，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；軍一分，民二分，並不侵犯，魏民皆安心樂業。司馬師入告其父曰：「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，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為久計；似此真為國家大患。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，以決雌雄？」懿曰：「吾奉旨堅守，不可輕動。」

正議間，忽報魏延將著元帥前日所失金盃，前來罵戰。眾將忿怒，俱欲出戰。懿笑曰：「聖人云：『小不忍則亂大謀。』但堅守為上。」諸將依令不出。魏延辱罵良久方回。

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，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，營中掘下深塹，多積乾柴引火之物；周圍山上，多用柴草虛搭窩鋪，內外皆伏地雷。置備停當，孔明附耳囑之曰：「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，暗伏兵於谷中。若司馬懿追到，任他入谷，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。」又令軍士畫舉七星號帶於谷口，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，以為暗號。

馬岱受計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喚魏延吩咐曰：「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，務要誘司馬懿出戰。不可取勝，只可詐敗。懿必追趕，汝卻望七星旗處而入；若是夜間，則望七盞燈處而走。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，吾自有擒之之計。」

魏延受計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喚高翔吩咐曰：「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為一群，或四五十為一群，各裝米糧，於山路往來行走。如魏兵搶去，便是汝之功。」

高翔領計，驅駕木牛流馬去了。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，只推屯田；吩咐：「如別兵來戰，只許詐

敗；若司馬懿自來，方併力只攻渭南，斷其歸路。」孔明分撥已畢，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。

且說夏侯惠、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：「今蜀兵四散結營，各處屯田，以為久計；若不趁此時除之，縱令安居日久，深根固蒂，難以搖動。」懿曰：「此必又是孔明之計。」二人曰：「都督若如此疑慮，寇敵何時得滅？我兄弟二人，當奮力決一死戰，以報國恩。」懿曰：「既如此，汝二人可分頭出戰。」遂令夏侯惠、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。懿坐待回音。

卻說夏侯惠、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，正行之間，

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。二人一齊殺將過去，蜀兵敗奔走，木牛流馬被魏兵搶獲，解送司馬懿營中。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，亦解赴大寨。

懿將解到蜀兵，詰審虛實。蜀兵告曰：「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，盡命我等四散屯田，以為久計；不想卻被擒獲。」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。夏侯和曰：「何不殺之？」懿曰：「量此小卒，殺之無益。放歸本寨，令說魏將寬厚仁慈，釋彼戰心；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。」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，俱當善遣之，仍重賞有功將吏。諸將皆聽令而去。

卻說孔明令高翔佯佯作運糧，驅駕木牛流馬，往

來於上方谷內；夏侯惠等不時截殺；半月之間，連勝數陣。司馬懿見蜀兵屢敗，心中歡喜。一日，又擒到蜀兵數十人。懿喚至帳下問曰：「孔明今在何處？」眾告曰：「諸葛丞相不在祁山，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。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。」

懿備細問了，即將眾人放去；乃喚諸將吩咐曰：「孔明今不在祁山，在上方谷安營。汝等於明日，可一齊併力取祁山大寨。吾自引兵來接應。」眾將領命，各各準備出戰。司馬師曰：「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？」懿曰：「祁山乃蜀人之根本，若見我兵攻之，各營必盡來救，我卻取上方谷燒其糧草，使彼首尾不接，必大敗也。」司馬師拜服。懿即發兵起行，

令張虎、樂綝各引五千兵，在後救應。

且說孔明正在祁山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，或一二千一行，隊伍紛紛，前後顧盼，料必來取祁山大寨，乃密傳今眾將：「若司馬懿自來，汝等便往劫魏寨，奪了渭南。」眾將各各聽令。

卻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，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，虛作救應之勢。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，便引二子并中軍護衛人馬，殺奔上方谷來。魏延在谷口，只盼司馬懿到來；忽見一枝魏兵殺到，延縱馬向前視之，正是司馬懿。延大喝曰：「司馬懿休走！」舞刀相迎。懿挺鎗接戰。不上三合，延撥回馬便

走，懿隨後趕來。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。

懿見魏延只一人，軍馬又少，放心追之；令司馬師在左，司馬昭在右，懿自居中，一齊攻殺將來。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。懿追到谷口，先令人入谷中哨探。叵報谷內並無伏兵，山上皆是草房。懿曰：「此必是積糧之所也。」遂大驅士馬，盡入谷中。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，前面魏延已不見了。懿心疑，謂二子曰：「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？」言未已，只聽得喊聲大震，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，燒斷谷口。魏兵奔逃無路。山上火箭射下，地雷一齊突出，草房內乾柴都著，刮刮雜雜，火勢冲天。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，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：「我父子三人

皆死於此處矣！」正哭之間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黑氣漫空，一聲霹靂響處，驟雨傾盆。滿谷之火，盡皆澆滅；地雷不震，火器無功。司馬懿大喜曰：「不就此時殺出，便待時何！」即引兵奮力衝殺。張虎、樂綝亦引兵殺來接應。馬岱軍少，不敢追趕。司馬懿父子與張虎、樂綝合兵一處，同歸渭南大寨。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。郭淮、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。司馬懿等引兵殺到，蜀兵退去。懿燒斷浮橋，據住北岸。

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，聽知司馬懿大敗，失了渭南營寨，軍心慌亂；急退時，四面蜀兵衝殺將來，魏兵大敗，十傷八九，死者無數，餘眾奔過渭北

逃生。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，一霎時火光
大起，心中甚喜，以為司馬懿此番必死。不期天降大
雨，火不能著，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。孔明
歎曰：「『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』。不可強也！」
後人有詩歎曰：「谷口風狂烈，燄飄，何期驟雨降青
霄。武侯妙計如能就，安得山河屬晉朝？」

卻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：「渭南寨柵，今
已失了。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。」眾將聽令，據守不
出。郭淮入告曰：「近日孔明引兵巡哨，必將擇地安
營。」懿曰：「孔明若出武功山，依山而東，我等皆
危矣；若出渭南，西止五丈原，方無事也。」令人
探之，回報果屯五丈原。司馬懿以手加額曰：「大魏

皇帝之洪福也！」遂令諸將堅守忽出，彼久必自變。

且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，累今人搦戰，魏兵不出。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縞素之服，盛於大盒之內，修書一封，遣人送至魏寨。諸將不敢隱蔽，引來使入見司馬懿。懿對眾吞盒視之，內有巾幘婦人之衣，並書一封。懿拆視其書。略曰：仲達既為大將，統領中原之眾，不思披堅執銳，以決雌雄，乃甘窟守土巢，謹避刀箭，與婦人又何異哉！今遣人送巾幘素衣。至如不出戰，可再拜而受之；倘恥心未泯，猶有男子胸襟，早與批回，依期卦敵。

司馬懿看畢，心中大怒；乃佯笑曰：「孔明視

我為婦人耶？」即受之，令重待來使。懿問曰：「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？」使者曰：「丞相夙興夜寐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。所啖之食，日不過數升。」懿顧謂諸將曰：「孔明食少事煩，其能久乎！」

使者辭去，回到五丈原，見了孔明，具說：「司馬懿受了巾幗女衣，看了書札，並不嗔怒，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，絕不提起軍旅之事。某如此應對，彼言『食少事煩，豈能長久？』」孔明歎曰：「彼深知我也！」

主簿楊顥曰：「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，竊以為不必。夫為治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。譬之治家之道，必

使僕擲執耕，婢曲爨，私業無曠，所求皆足，其家立從容自在，高枕飲食而已，若皆身親其事，將形疲神困，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婢僕哉？失為家主之道也。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，謂之『三公』；作而行之，謂之『士大夫』。昔丙吉憂牛喘，而不問橫道死人；陳平不知錢穀之數，曰：『自有主者。』今丞相親理細事，汗流終日，豈不勞乎？司馬懿之言，真至言也。」孔明泣曰：「吾非不知，但受先帝託孤之重，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！」眾皆垂淚。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寧，諸將因此未敢進兵。

卻說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幗女衣辱司馬懿，懿受之不戰。眾將俱忿，入帳告曰：「我等皆大國名將，安

忍受蜀人如此之辱？即請出戰，以決雌雄。」懿曰：「吾非不敢出戰，而甘心受辱也；奈于子明詔，令堅守無動。今若輕出，有違君命矣。」眾將俱忿怒不平。懿曰：「汝等既要出戰，待我奏准天子，同力赴敵，何如？」眾皆允諾。懿乃寫表遣使，直至合淝軍前，奏聞魏主曹叡。叡拆表覽之。表略曰：臣才薄任重，伏蒙明旨，今臣堅守不戰，以待蜀人之自敝；奈今諸葛亮遺臣以巾幗，待臣如婦人，恥辱至甚！臣謹先達聖聰；旦夕將效死一戰，以報朝廷之恩，以雪三軍之恥。臣不勝激切之至！

叡覽訖，乃謂多官曰：「司馬懿堅守不出，今何故又上表求戰？」衛尉辛毗曰：「司馬懿本無戰心，

必因諸葛亮恥辱，眾將忿怒之故，特上此表，欲更乞明旨，以遏諸將之心耳。」叡然其言，即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，令勿出戰。司馬懿接詔入帳，辛毗宣諭曰：「如再有敢言出戰者，即以違旨論。」眾將只得奉詔。懿暗謂辛毗曰：「公真知我心也。」

於是令軍中傳說；魏主命辛毗持節，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。蜀將聞知此事，報與孔明。孔明笑曰：「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。」姜維曰：「丞相何以知之？」孔明曰：「彼本無戰心；所以請戰者，以示武於眾耳。豈不聞：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』？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？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，故借曹叡之意，以制眾人。今又播傳此言，欲懈我軍心

也。」

正論間，忽報費禕到，孔明請入問之。禕曰：「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，乃自引大軍至合肥，令滿寵、田豫、劉劭分兵三路迎敵。滿寵設計，盡燒東吳糧草戰具，吳兵多病。陸遜上表於吳王，約會前後夾攻，不意齎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；因此機關洩漏，吳兵無功而還。」孔明聽知此信，遂長歎一聲，不覺昏倒於地；眾將急救，半晌方甦。孔明歎曰：「吾心昏亂，舊病復發，恐不能生矣！」

是夜孔明扶病出帳，仰觀天文，十分驚慌；入帳謂姜維曰：「吾命在旦夕矣！」維曰：「丞相何出此

言？」孔明日：「吾見三台星中，客星倍明，主星幽隱，相輔列曜，其光昏暗；天象如此，吾命可知！」維曰：「天象雖則如此，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挽回之？」孔明日：「吾素諳祈禳之法，但未知天意如何。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，和執皂旗，穿皂衣，環繞帳外；我自於帳中祈禳北斗。若七日內主燈不滅，吾壽可增一紀；如燈滅，吾必死矣。閒雜人等，休令放入。凡一應需用之物，只令二小童搬運。」

姜維領命，自去準備。時值八月中秋，是夜銀河耿耿，玉露零零；旌旗不動，刁斗無聲。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。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。地上分布七盞大燈，外布四十九盞小燈，內安本命燈一

盞。孔明拜祝曰：「亮生於亂世，甘老林泉；承昭烈皇帝三顧之恩，託孤之重，不敢不竭犬馬之勞，誓討國賊。不意將星欲墜，陽壽將終。謹書尺素，上告穹蒼。伏望天慈，俯垂鑒聽，曲延臣算，使得上報君恩，下救民命，克復舊物，永延漢祀。非敢妄祈，實由情切。」拜祝畢，就帳中俯伏待旦。次日，扶病理事，吐血不止；日則計議軍機，夜則布置踏斗。

卻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，忽一夜仰觀天文，大喜，謂夏侯霸曰：「吾見將星失位，孔明必然有病，不久便死。你可引一千軍去五丈原哨探。若蜀人攘亂不出接戰，孔明必然患病矣。吾當乘勢擊之。」霸引兵而去。

孔明在帳中祈禳已及六夜，見主燈明亮，心中甚嘉。姜維入帳，正見孔明披髮仗劍，踏罡步斗，壓鎮將星。忽聽得寨外吶喊，方欲令人出問，魏延飛步入告曰：「魏兵至矣！」延腳步急，竟將主燈撲滅。孔明棄劍而歎曰：「死生有命，不可得而禳也！」魏延惶恐，伏地請罪；姜維忿怒，拔劍欲殺魏延。正是：萬事不由人做主，一心難與命爭衡。未知魏延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四回：隕大星漢丞相歸天，見木像魏都督喪膽

卻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，心中忿怒，拔劍欲殺之。孔明止之曰：「此吾命當絕，非文長之過也。」維乃收劍。孔明吐血數口，臥倒床上，謂魏延曰：「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，故令人來探視需實。汝可急出迎敵。」

魏延領命，出帳上馬，引兵殺出寨來。夏侯霸見了魏延，慌妄引軍退走。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。

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。

姜維入帳，直至孔明榻前問安。孔明曰：「吾本欲竭忠盡力，恢復中原，重興漢室；奈天意如此，吾旦夕將死。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篇，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；內有八務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懼之法。吾遍觀諸將，無人可授，獨汝可傳我書。切忽輕忽！」

維哭拜而受。孔明又曰：「吾有『連弩』之法，不曾用得。其法矢長八寸，一弩可發十矢；皆畫成圖本，汝可依法造用。」維亦拜受。孔明又曰：「蜀中諸道，皆不必多憂，惟陰平之地，切須仔細。」

此地雖險峻，久必有失。」又喚馬岱入帳，附耳低言，授以密計；囑曰：「我死之後，汝可依計行之。」

岱領計而出。少頃，楊儀入。孔明喚至榻前，授與一錦囊，密囑曰：「我死，魏延必反；待其反時，汝與臨陣，方開此囊。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。」孔明一一調度已畢，便昏然而倒，至晚方甦，便連夜表奏後主。後主聞奏大驚，急命尚書李福，星夜至軍中問安，兼詢後事。李福領命，趲程赴五丈原，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。問安畢，孔明流涕曰：「吾不幸中道喪亡，虛廢國家大事，得罪於天下。我死後，公等宜竭忠輔國。國家舊制，不可更

易。吾所用之人，亦不可輕廢。吾兵法皆授與姜維，他自能繼吾之志，為國家出力。吾今命已在旦夕，當即有遺表上奏天子也。」

李福領了言語，匆匆辭去。孔明強支病體，令左右扶上小車，出寨遍觀各營，自覺秋風吹面，徹骨生寒；乃長歎曰：「再不能臨陣討賊矣！悠悠蒼天，曷此其極！」歎息良久。回到帳中，病轉沉重，乃喚楊儀吩咐曰：「馬岱、王平、廖化、張翼、張嶷等，皆忠諒死節之士，久經戰陣，多負勤勞，堪可委用。我死之後，凡事俱依舊章而行。緩緩退兵，不可急驟。汝深通謀略，不必多囑。姜伯約智勇足備，可以斷後。楊儀泣拜受命。孔明令取文房四寶

，於臥榻上手書遺表，以達後主。表略曰：

伏聞生死有常，難逃定數。死之將至，願盡愚忠；臣亮賦性愚拙，遭時艱難；分符擁節，專掌鈞衡；興師北伐，未獲成功；何期病入膏肓，命垂旦夕；不及終事陛下，飲恨無窮！伏願陛下；清心寡慾，約己愛民；達孝道於先皇，布仁恩於宇下；提拔幽隱，以進賢良；屏斥奸邪，以厚風俗。

臣家有桑八百株，田五十頃，子孫衣祿，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隨身所需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產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餘財，以負陛下也。

孔明寫畢，又囑楊儀曰：「我死之後，不可發喪。可作一大龕將吾屍坐於龕中；以米七粒，放吾口內；腳下用明燈一盞；軍中安靜如常，切勿舉哀；則將星不墜。吾陰魂更自起鎮之。司馬懿見將星不墜，必然驚疑。吾軍可令後軍先行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。若司馬懿來追，汝可布成陣勢，回旗反鼓。等他來到，卻將我先時所刻木像，安於車上，令大小將士，分列左右。懿見之必驚走矣。」

楊儀一一領諾。是夜孔明令人扶出，仰觀北斗，遙指一星曰：「此之將星也。」眾視之；見其色昏暗，搖搖欲墜。孔明以劍指之，口中念咒。咒畢，急回帳時，不省人事。

眾將正慌亂間，忽尚書李福又至；見孔明昏絕，口不能言，乃大哭曰：「我誤國家之大事也！」須臾，孔明復醒，開目遍視；見李福立於榻前，孔明曰：「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。」福謝曰：「福奉天子命，問丞相身後，誰可任大事者。適因匆遽，失於諮請，故復來耳。」孔明曰：「吾死之後，可任大事者；蔣公琰其宜也。」福曰：「公琰之後，誰可繼之？」孔明曰：「費文偉可繼之。」福又問：「文偉之後，誰當繼者？」

孔明不答。眾將近前視之，已薨矣。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；壽五十四歲。後杜工部有詩歎曰：

長星昨夜墜前營，訃報先生此日傾。虎帳不聞施號令，麟臺誰復著勳名。空餘門下三千客，辜負胸中十萬兵。好看綠陰清晝裡，於今無復近（斤為改牙）歌聲！

白樂天亦有詩曰：

先生晦跡臥山林，三顧欣逢賢主尋。魚到南陽方得水，龍飛天外便為霖。託孤既盡慇懃禮，報國還傾忠義心。前後出師遺表在，令人一覽淚沾襟。

初，蜀長水校尉廖立，自謂才名宜為孔明之副，嘗以職位閒散，怏怏不平，怨謗無已。於是孔明

廢之為庶人，徙之汶山。及聞孔明亡，乃垂泣曰：「吾終為左衽矣！」李嚴聞之，亦大哭病亡。蓋嚴嘗望孔明復收己，得自補前過；度孔明死後，人不能用之故也。後元微之有贊孔明詩曰：

撥亂扶危主，慇懃受託孤。英才過管樂，妙策勝孫吳。凜凜出師表，堂堂八陣圖。如公存盛德，應歎古今無！

是夜，天愁地慘，月色無光，孔明奄然歸天。姜維、楊儀遵孔明遺命，不敢舉哀，依法成殮，安置龕中，令心腹將卒三百人守護；隨傳密令，使魏延斷後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。

卻說司馬懿夜觀天文，見一大星，赤色，光芒有角，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，墜於蜀營內，三投再起，隱隱有聲。懿驚喜曰：「孔明死矣！」即傳令起大兵追之。方出轅門，忽又疑慮曰：「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，今見我久不出戰，故以此術詐死，誘我出耳。今若追之，必中其計。」遂復勒馬回寨不出，只令夏侯霸暗引數十騎，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。

卻說魏延在本寨中，夜作一夢，夢見頭上忽生二角，醒來甚是疑異。次日，行軍司馬趙直至，延請入問曰：「久知足下深明易理，吾夜夢頭生二角，不知主何吉凶？煩足下為我決之。」趙直想了半

响，答曰：「此大吉之兆；麒麟頭上有角，蒼頭頭上有角，乃變化飛騰之象也。」延大喜曰：「如應公言，當有重謝！」直辭去，行不數里，正遇尚書費禕。禕問何來。直曰：「適至魏文長營中，文長夢頭生角，令我決其吉凶。此本非吉兆，但恐直言見怪，因以麒麟蒼龍解之。禕曰：「足下何以知非吉兆？」直曰：「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。今頭上有角，其凶甚矣。」禕曰：「公且勿洩漏。」

直別去。費禕至魏延寨中，屏退左右，告曰：「昨夜三更，丞相已去世矣。臨終再三囑付，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，緩緩而退，不可發喪。今兵符在此，便可起兵。」延曰：「何人恣理丞相之大

事？」禕曰：「丞相一應大事，盡託與楊儀；用兵密法，皆授與姜伯約。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。」延曰：「丞相雖亡，吾今尚在。楊儀不過一長史，安能當此大任？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。我自率兵攻司馬懿，務要成功。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？」

「禕曰：「丞相遺令，教且暫退，不可有違。」延怒曰：「丞相當時若依我計，取長安久矣！吾今官任前將軍、征西大將軍南鄭侯，安肯與長史斷後！」

「禕曰：「將軍之言雖是，然不可輕動，令敵人恥笑。待吾往見楊儀，以利害說之，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，何如？」

延依其言。禕辭延出營，急到大寨見楊儀，

具述魏延之語。儀曰：「丞相臨終，曾密囑我曰：『魏延必有異志。』今我以兵符往，實欲探彼之心耳，今果應丞相之言。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。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，令姜維斷後；依孔明遺令，徐徐而退。」

魏延在寨中，不見費禕來回覆，心中疑惑，乃令馬岱引十數騎往探消息。回報曰：「後軍乃姜維總督，前軍大半皆退入谷中去了。」延大怒曰：「豎儒焉敢欺我！我必殺之！」因謂岱曰：「公肯相助否？」岱曰：「吾亦素恨楊儀，願助將軍攻之。」延大喜，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。

卻說夏侯霸引兵至五丈原看時，不見一人，急回報司馬懿曰：「蜀兵已盡退矣。」懿跌足曰：「孔明真死矣！可速追之！」夏侯霸曰：「都督不可輕追。可令偏將先往。」懿曰：「此番須吾自行。」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；吶喊搖旗，殺入蜀寨時，果無一人。懿顧二子曰：「汝急催兵趕來，吾先引軍前進。」

於是司馬師、司馬昭在後催軍；懿自引軍先行，追到山下，望見蜀兵不遠，乃奮力追趕，忽然山後一聲較響，喊聲大震；只見蜀兵俱回旗返鼓，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，上書一行大字曰：「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」懿大驚失色。定睛看時，只見中軍數

十員上將，擁出一輛四輪車來；車上端坐孔明；綸巾羽扇，鶴氅皂絛。懿大驚曰：「孔明尚在，吾深入其重地，墮其計矣！」急勒回馬便走。背後姜維大叫：「賊將休走！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！」

魏兵魂飛魄散，棄甲丟盔，拋戈撇戟，各逃性命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，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，扯住馬嚼環叫曰：「都督勿驚。」懿用手摸頭曰：「我有頭否？」二將曰：「都督休怕，蜀兵去遠了。」懿喘息半晌，神色方定；睜目視之，乃夏侯霸、夏侯惠也；乃徐徐按轡，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，使眾將引兵四散哨探。

過了兩日，鄉民奔告曰：「蜀兵退入谷中之時，哀聲震地，軍中揚起白旗，孔明果然死了，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。前日車上之孔明，乃木人也。懿歎曰：「吾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也！」於是蜀中人諺曰：「死諸葛能走生仲達。」後人有詩歎曰：

長星半夜落天樞，奔走還疑亮未殂。關外至今人冷笑，頭顱猶問有和無！

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，乃復引兵追趕。行至赤岸坡，見蜀兵已去遠，乃引還，顧謂眾將曰：「孔明已死，我等皆高枕無憂矣。」遂班師回。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，前後左右，整整有法，懿歎

曰：「此天下奇才也！」於是引兵回長安，分調眾將，各守隘口。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。

卻說楊儀引姜維排成陣勢，緩緩退入棧閣道口，然後更衣發喪，揚旛舉哀。蜀兵皆撞跌而哭，至有哭死者。蜀兵前隊，正行到棧閣道口，忽見前面火光沖天，喊聲震地，一彪軍攔住去路。眾將大驚，急報楊儀。正是：已見魏營諸將去，不知蜀地甚兵來。未知來者是何處兵馬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五回：武侯預伏錦囊計，魏主拆取承
露盤

卻說楊儀聞報前路有兵攔截，忙令人哨探，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，引兵攔路。儀大驚曰：「丞相在日，料此人久後必反，誰想今日果然如此。今斷吾歸路，當復如何？」費禕曰：「此人必先投奏天子，誣吾等造反，故燒絕棧道，阻遏歸路。吾等亦當表奏聞天子，陳魏延反情，當後圖之。姜維曰：「此間有一小徑，名槎山，雖崎嶇險峻，可以抄出棧道之後。一面寫表奏聞天子，一面將人馬望槎山小路進發。」

且說後主在成都，寢食不安，動止不寧；後作一夢，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；遂驚覺，坐而待旦，聚集文武入朝圓夢。譙周曰：「臣昨夜仰觀天文，見一星，赤色，光芒有角，自東北落於西南，主丞相有大凶之事。今陛下夢山崩，正應此兆。後主愈加驚怖。忽報李福到，後主急召入問之。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；將丞相臨終言語，細述一遍，。」

後主聞言大哭曰：「天喪我也！」哭倒於龍床之上。侍臣扶入後宮。吳太后聞之，亦放聲大哭不已。多官無不哀慟，百姓人人涕泣。後主連日傷感，不能設朝。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，群臣大駭，入宮啟奏後主。時吳太后亦在宮中。後主聞奏大驚，命近臣讀

魏延表。其略曰：

征西大將軍南鄭侯臣魏延，誠惶誠恐，頓首上言；楊儀自總兵權，率眾造反，劫丞相靈柩，欲引敵人入境。臣先燒絕棧道，以兵守禦。謹此奏聞。

讀畢，後主曰：「魏延乃勇將，足可拒楊儀等眾，何故燒絕棧道？」吳太后曰：「嘗聞先帝有言，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，每欲斬之；因憐其勇，故姑留用。今彼奏楊儀等造反，未可輕信。楊儀乃文人，丞相委以長史之任，必其人可用。今其人可用。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，楊儀等必投魏矣。此事當深慮遠議，不可造次。」眾管官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，

有緊急表到。近臣拆表讀曰：

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，誠惶誠恐，頓首謹表；丞相臨終，將大事委於臣，照依舊制不敢變更，使魏延斷後，姜維次之。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，自提本部人馬。先入漢中，放火燒斷棧道，劫丞相靈車，謀為不軌。變起倉卒，謹飛章奏聞。

太后聽畢，問：「卿等所見若何？」蔣琬奏曰：「以臣愚見；楊儀為人雖稟性過急，不能容物，至於籌度糧草，參贊軍機，與丞相辦事多時，今丞相臨終，委以大事，決非背反之人。魏延平日恃功務高，人皆下之。儀獨不假借，延心懷恨。今見儀總兵，心

中不服，故燒棧道，斷其歸路，又誣奏而圖陷害。臣願將全家良賤，保楊儀不反，實不敢保魏延。」董允亦奏曰：「魏延自恃功高，常有不平之心，口出怨言。向所以不即反者，懼丞相耳。今丞相新亡，乘機為亂，勢所必然。若楊儀才幹敏達，為丞相所任用，必不肯反。」後主曰：「若魏延果反，當用何策禦之？」蔣琬曰：「丞相素疑此人，必有遺計授與楊儀。若儀無恃，安能退入谷口乎？延必中計矣。陛下寬心。」

不多時，魏延又表至，告稱楊儀反了。正覽表之間，楊儀又表到，奏稱魏延背反。二人接連具表，各陳是非。忽報費禕到。後主召入，禕細奏魏延反情。

後主曰：「若如此，且令董允假節釋勸，用好言撫慰。」允奉詔而去。

卻說魏延燒斷棧道，屯兵南谷，把住隘口，自以為得計；不想楊儀、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。儀恐漢中有失，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。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。

且說何平引兵逕到南谷之後，擂鼓吶喊。哨馬飛報魏延，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。延大怒，急披挂上馬，提刀引兵來迎。兩陣對圓，何平出馬大罵曰：「反賊魏延安在？」延亦罵曰：「汝助楊儀造反，何敢罵我！」平叱曰：「丞相

新亡，骨肉未寒，汝焉敢造反！」乃揚鞭指川兵曰：「汝等軍士，皆是西川之人，川中多有父母妻子，兄弟親朋。丞相在日，不曾薄待汝等，今不可助反賊，宜各回家鄉，聽候賞賜。」眾軍聞言，大喊一聲，散去大半。延大怒，揮刀縱馬，直取何平。平挺槍來應迎。戰不數合，平詐敗而走，延隨後趕來。眾軍弓弩齊發，延撥馬而回。見眾軍紛紛潰散，延轉怒，拍馬趕上，殺了數人；卻只止遏不住；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。延謂岱曰：「公真心助我，事成之後，決不相負。」遂與馬岱追殺何平。平引兵飛走而去。魏延收聚殘軍，與馬岱商議曰：「我等投魏，若何？」岱曰：「將軍之言，不智甚也；大丈夫何不自圖霸

業，乃輕屈膝於人耶？吾觀將軍智勇足備，兩川之士，誰敢抵敵？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，隨後進攻兩川。」

延大喜，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。姜維在南鄭城上，見魏延、馬岱耀武揚威，蜂擁而來。維急令拽起吊橋。延、岱二人，大叫：「早降！」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：「魏延勇猛，更兼馬岱相助，雖然軍少，何計退之？」儀曰：「丞相臨終，遺一錦囊，囑曰：『若魏延造反，臨城對敵之時，方可開拆，便有斬魏延之計。』今當取出一看。」遂出錦囊拆封看時，題曰：「待與魏延對敵，馬上方許拆開。」維大喜曰：「既丞相有戒約，長史可收執。吾先引兵出城，列為

陣勢，公可便來。」姜維披挂上馬，綽槍在手；引三千軍，開了城門，一齊衝出，鼓聲大震，列成陣勢。維挺槍立馬於門旗之下，高聲大罵曰：「反賊魏延！丞相不曾虧汝，今日如何背反？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：「伯約，不干你事。只教楊儀來！」儀在門旗影裏，拆開錦囊視之，如此如此。儀大喜，輕騎而出，立馬陣前，手指魏延而笑曰：「丞相在日，知汝久後必反，教我提備，今果應其言。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『誰敢殺我』，便是真大丈夫；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。延大笑曰：「楊儀匹夫聽著！若孔明在日，吾尚懼他三分；他今已亡，天下誰敢敵我？休道連叫三聲，便叫三萬聲，亦有何難？」遂提刀按轡，於馬上

大叫曰：「誰敢殺我？」一聲未畢，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：「吾敢殺你！」手起刀落，斬魏延於馬下。眾皆駭然。斬魏延者，乃馬岱也。原來孔明臨終之時，授馬岱以密計，只待魏延喊叫時，便出其不意斬之；當日楊儀讀罷錦囊計策，已知伏下馬岱在彼，故依計而行，果然殺了魏延。後人有詩曰：

諸葛先機識魏延，已知日後反西川。錦囊遺計人難料，卻見成功在馬前。

卻說董允未及到南鄭，馬岱已殺了魏延，與姜維合兵一處。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。後主降旨曰：「既已明正其罪，仍念前功，賜棺槨葬之。」楊儀等扶

孔明靈柩到成都，後主引文武官僚，盡皆挂孝，出城二十里迎接。後主放聲大哭。上至公卿大夫，下及山林百姓，男女老幼，無不痛哭，哀聲震地。後主命扶柩入城，停於丞相府中。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。

後主還朝，楊儀自縛請罪。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：「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，靈柩何日得歸，魏延如何得滅。大事保全，皆卿之力也。」遂加楊儀為中軍師。馬岱有討逆之功，即以魏延之爵爵之。

儀呈上孔明遺表。後主覽畢，大哭，降旨卜地安葬。費禕奏曰：「丞相臨終，命葬於定軍山，不用牆垣磚石，亦不用一切祭物。」後主從之。擇本年十月

吉日，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。後主降詔致祭，諡號忠武侯；令建廟於沔陽，四時享祭。後杜工部有詩曰：

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。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三顧頻煩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。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！

又杜工部詩曰：

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遺像肅清高。三分割據紆籌策，萬古雲霄一羽毛。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運移漢祚終難復，志決身殲軍務勞。

卻說後主回到成都，忽近臣奏曰：「邊庭報來，東吳令全綜引兵數萬，屯於巴丘界口，未知何意。」後主驚曰：「丞相新亡，東吳負盟侵界，如之奈何？」蔣琬奏曰：「臣敢保王平、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，以防不測。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，以探其動靜。」後主曰：「須得一舌辯之士為使。」一人應聲而出曰：「微臣願往。」眾視之，乃南陽安眾人，姓宗，名預，字德豔，官任參軍右中郎將。後主大喜，即命宗預往東吳報喪，兼探虛實。

宗預領命，逕到金陵，入見吳主孫權。禮畢，只見左右人皆著素衣。權作色而言曰：「吳、蜀已為一家，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？」預曰：「臣以為東

益巴丘之戍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事勢宜然，俱不足以相問也。」權笑曰：「卿不亞於鄧芝。」乃謂宗預曰：「朕聞諸葛丞相歸天，每日流涕，令官僚盡皆挂孝。朕恐魏人乘喪取蜀，故增巴丘守兵萬人，以為救援，別無他意也。」預頓首拜謝。權曰：「朕既許以同盟，安有背義之理？」預曰：「天子因丞相新亡，特命臣來報喪。」權遂取金鈚箭一技折之，設誓曰：「朕若負前盟，子孫絕滅！」又命使齎香帛奠儀，入川致祭。

宗預拜辭吳主，同吳使還成都，入見後主，奏曰：「吳主因丞相新亡，亦自流涕，令群臣皆挂孝。其益兵巴丘者，恐魏人乘虛而入，別無異心。今折箭

為誓，並不背盟。」後主大喜，重賞宗預，厚待吳使去訖。遂依孔明遺言，加蔣琬為丞相大將軍，錄尚書事；加費禕為尚書令，同理丞相事；加吳懿為車騎將軍，假節督漢中；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，總督諸處人馬，同吳懿出屯漢中，以防魏兵；其餘將校，各依舊職。

楊儀自以為年宦先於蔣琬，而位出琬下；且自恃功高，未有重賞，口出怨言，謂費禕曰：「昔日丞相初亡，吾若將全師投魏，寧當寂寞如此耶！」費禕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。後主大怒，命將楊儀下獄勘問，欲斬之。蔣琬奏曰：「儀雖有罪，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，未可斬也，當廢為庶人。」後主從之，遂

貶楊儀赴漢中嘉郡為民。儀羞慚自刎而死。

蜀漢建興十三年，魏主曹叡青龍三夫，吳主孫權嘉禾四年，三國各不興兵。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為太尉，總督軍馬，安鎮諸邊。懿拜謝回洛陽去訖。魏主在許昌，大興土木，建蓋官殿；又於洛陽造朝陽殿、太極殿、築總章觀；俱高十丈；又立崇華殿、青霄閣、鳳凰樓、九龍池，命博士馬鈞監造，極其華麗；雕梁華棟，碧瓦金磚，光輝耀日。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，民夫三十餘萬，不分晝夜而造。民力疲困，怨聲不絕。

叡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，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

其中。司徒董尋上表切諫曰：伏自建安以來，野戰死亡，或門殫戶盡；雖有存者，遺孤老弱；若今宮室狹小，欲廣大之，猶宜隨時，不妨農務，況作無益之物乎？陛下既尊群臣，顯以冠冕，被以文繡，載以華輿，所以異於小人也，今又使負木擔土，沾體塗足，毀國之光，以崇無益；其無謂也。孔子云：『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』無忠無禮，國何以立？臣知言出必死；而自比於牛之一毛，生既無益，死亦無損。秉筆流涕，心與世辭。臣有八子，臣死之後，累陛下矣。不勝戰慄待命之至！

叡覽表怒曰：「董尋不怕死耶！」左右奏請斬之。叡曰：「此人素有忠義，今且廢為庶人。再有妄

言者必斬！」時有太子舍人張茂，字彥材，亦上表切諫，勸命斬之。」即日召馬鈞問曰：「朕建高臺峻閣，欲與神仙往來，以求長生不老之方。」鈞奏曰：「漢朝二十四帝，惟武帝享國最久，壽算極高，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；嘗於長安宮中，建柏梁臺；臺上立一銅人，手捧一盤，名曰『承露盤』，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，其名曰『天漿』，又曰『甘露』。取此水用美玉為屑，調和服之，可以返老還童。」叡大喜曰：「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，拆取銅人，移置芳林園中。」

鈞領命，引一萬人至長安，命周圍搭起木架，上柏梁臺去。不移時間，五千人連繩引索，旋環而上。

那柏梁臺高二十丈，銅柱圓十圍。馬鈞教先拆銅人。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，只見銅人眼中潸然淚下。眾皆大驚。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，飛砂走石，急若驟雨；一聲響亮，就如天崩地裂；臺傾柱倒，壓死千餘人。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，入見魏主，獻上銅人、承露盤。魏主問曰：「銅柱安在？」鈞奏曰：「柱重百萬斤，不能運至。」叡令將銅柱打碎，運來洛陽，鑄成兩個銅人，號為『翁仲』列於司馬門外；又鑄銅龍鳳兩個；龍高四丈，鳳高三丈餘，一立在殿前。又於上林苑中，種奇花異木，蓄養珍禽怪獸。少傳楊阜上表諫曰：

臣聞堯尚茅茨，而萬國安居；禹卑宮室，而天

下樂業；及至殷、周，或堂崇三尺，度以九筵耳；古之聖帝明王，未有以宮室高麗，以凋敝百姓之財力者也。桀作璇室象廊，紂為傾宮鹿臺，致喪社稷。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。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，天下背叛，二世而滅。夫不度萬民之力，以從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陛下當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為法，以桀、紂、秦、楚為誡，而乃自暇自逸，惟宮室是飾，必有危亡之禍矣。君作元首，臣為股肱，存亡一體，得失同之。臣雖駑怯，敢忘諍臣之義？言不切至，不足以感陛下；謹叩棺沐浴，伏候重誅。

表上，叡不省，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，安置銅

人、承露盤。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，入芳林園中。眾官紛紛上表諫諍；叡俱不聽。

卻說曹叡之后毛氏，乃河內人也；先年叡為平原王時，最相恩愛；及即帝位，立為后；後叡因寵郭夫人，毛后失寵。郭夫人美而慧，叡甚嬖之，每日取樂，月餘不出宮闈。是歲春三月，芳林園中百花爭放，叡同郭夫人到園中賞玩飲酒。郭夫人曰：「何不請皇后同樂？」叡曰：「若彼在，朕涓滴不能下咽也。」遂傳諭宮娥，不許令毛后知道。毛后見叡月餘不入正宮，是日引十餘宮人，來翠花樓上消遣，只聽得樂聲嘹亮，乃問曰：「何處奏樂？」一宮官啟曰：「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。」毛后聞

之，心中煩惱，回宮安歇。次日，毛后乘小車出宮遊玩，正迎見叡於曲廊之間，乃笑曰：「陛下昨遊北園，其樂不淺也！」叡大怒，即令擒昨日侍奉諸人到，叱曰：「昨遊北園，朕禁左右不許使毛后知道，何得又宣露！」喝令宮官將諸侍奉人盡斬之。毛后大驚，回車至宮，叡即降詔賜毛皇后死，立郭夫人為皇后。朝臣莫敢諫者。

忽一日，幽州刺史母邱儉上表，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，自號為燕王，改元紹漢元年，建宮殿，立宮職，興兵入寇，搖動北方。叡大驚，即聚文武官僚，商議起兵退淵之策。正是：纔將土木勞中國，又見干戈起方外。未知何以禦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六回：公孫淵兵敗死襄平，司馬懿詐病賺曹爽

卻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，公孫康之子也。建安十二年，曹操追袁尚，未到遼東，康斬尚首級獻操，操封康為襄平侯，後康死，有二子；長曰晃，次曰淵，一皆幼；康弟公孫恭繼職。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。太和二年，淵長大，文武兼備，性剛好鬥，奪其叔公孫恭之位，曹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。後孫權遺張彌、許宴齎金寶珍玉赴遼東，封淵為燕王。淵懼中原，乃斬張、許二人，送首與曹叡。叡

封淵為大司馬樂浪公。淵心不足，與眾商議，自號為燕王，改元紹漢元年。副將賈範諫曰：「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，不為卑賤；今若背反，實為不順。更兼司馬懿善能用兵，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，何況主公呼？」

淵大怒，叱左右縛賈範，將斬之。參軍倫直諫曰：「賈範之言是也。聖人云：『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』今國中屢見怪異之事。近有犬戴巾幘，身披紅衣，上屋作人行。又城南鄉民造飯，飯甑之中，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。襄平北市中，地忽陷一穴，湧出一塊肉，周圍數尺，頭面眼耳口鼻都具，獨無手足，刀箭不能傷，不知何物。卜者占之曰：『有形不成，有

口不聲；國家亡滅，故現其形。』一有此三者，皆不祥之兆也。主公宜避凶就吉，不可輕舉妄動。」淵勃然大怒，叱武士綁倫直並賈範同斬於市，令大將軍卑行為元帥，楊祚為先鋒，起遼兵十五萬，殺奔中原來。

邊官報知魏主曹叡。叡大驚，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。懿奏曰：「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，足可破賊。」叡曰：「卿兵少路遠，恐難收復。」懿曰：「兵不在多，在能設奇用智耳。臣託陛下洪福，必擒公孫淵以獻陛下。」叡曰：「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？」懿曰：「淵若棄城預走，是上計也；守遼東拒大軍，是中計也；坐守襄平，是為下計，必被臣所擒矣。」叡曰：

「此去往復幾時？」懿曰：「四千里之地，往百日，攻百日，休息六十日；大約一年足矣。」叡曰：「倘吳、蜀入寇，如之奈何？」懿曰：「臣已定下守禦之策；陛下勿憂。」

叡大喜，即命司馬懿興師往討公孫淵。懿辭朝出城，令胡遵為先鋒，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。哨馬飛報公孫淵。淵令卑衍、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隊，圍塹二十餘里，環遶鹿角，甚是嚴密。胡遵今人報知司馬懿。懿笑曰：「賊不與我戰，欲老我兵耳。我料賊眾大半在此，其巢穴空虛，不若棄卻此處，逕奔襄平；賊必往救，卻於中途擊之，必獲全功。」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。

卻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：「若魏兵來攻，休與交戰。彼千里而來，糧草不繼，難以持久，糧盡必退；待他退時，然後出奇兵擊之，司馬懿可擒也。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，堅守渭南，孔明竟卒於軍中。今日正與此理相同。」

二人正商議間，忽報「魏兵往南去了。」卑衍大驚曰：「彼知吾襄平軍少，去襲老營也。若襄平有失，我等守此處無益矣。」遂拔寨隨後而起。

早有探馬飛報司馬懿。懿笑曰：「中吾計矣！」令夏侯霸、夏侯威，各引一軍伏於濟水之濱：「如遼兵到，兩下齊出。」二人受計而往。早望見卑衍、楊

祚引兵前來。一聲砲響，兩邊鼓譟搖旗；左有夏侯霸，右有夏侯威，一齊殺出。卑、楊二人，無心戀戰，奪路而走；奔至首山，正逢公孫淵兵到，合兵一處，回馬再與魏兵交戰。卑衍出馬罵曰：「賊將休使詭計！汝敢出戰否？」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。戰不數合，被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，遼兵大亂。霸驅兵掩殺，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，閉門堅守不出。魏兵四面圍合。

時值秋雨連綿，一月不止，平地水深三尺，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。魏兵皆在水中，行坐不安。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：「兩水不住，營中泥濘，軍不可停，請移於前面山上。」懿怒曰：「捉公孫淵

只在旦夕，安可移營？如有再言移營者斬！」裴景喏喏而退。

少頃，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：「軍士苦水，乞太尉移營高處。」懿大怒曰：「吾軍令已發，汝何敢故違！」即命推出斬之，懸首於南門外。於是軍心震懾。

懿令兩寨人馬暫退二十里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，牧放牛馬。司馬陳群問曰：「前太尉攻上庸之時，兵分八路，八日趕至城下，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；今帶甲四萬，數千里而來，不令攻打城池，卻使久居泥濘之中，又縱賊眾樵牧；不知太尉是何主意。」

「懿笑曰：『公不知兵法耶？昔孟達糧多兵少，我糧少兵多，故不可不速戰；出其不意，突然攻之，方可取勝。今遼兵多，我兵少，賊飢我飽，何必力攻？正當任彼自走，然後乘機擊之。我今放開一條路，不絕彼之樵牧，是容彼自走也。』」陳群拜服。

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。魏主曹叡設朝。群臣皆奏曰：「近日秋雨連綿，一月不止，人馬疲勞，可召回司馬懿，權且罷兵。」叡曰：「司馬太尉善能用兵，臨危制變，多有良謀，捉公孫淵計日而待；卿等何必憂也？」遂不聽群臣之諫，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。

懿在寨中，又過數日，雨止天晴。是夜懿出帳外，仰觀天文，忽見一星其大如斗，流光數丈，自首出東北，墜於襄平東南，各營將士，無不驚駭。懿見之大喜，乃謂眾將曰：「五日之後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。來日可併力攻城。」

眾將得令，次日侵晨，引兵四面圍合，築土山，掘地道，立砲架，裝雲梯，日夜攻打不息，箭如急雨，射入城去。公孫淵在城中糧盡，皆宰牛馬為食。人人怨恨，各無守心，欲斬淵首，獻城歸降。淵聞之，甚是驚憂，慌令相國王建、御史大夫柳甫，往魏寨請降。二人自城上繫下，來告司馬懿曰：「請太尉退二十里，我君臣自來投降。」懿大怒曰：「公孫淵

何不自來？殊為無理！」叱武士推出斬之，將首級付與從人。

從人回報，公孫淵大驚，又遣侍中衛演來到魏營。司馬懿升帳，聚眾將立於兩邊。演膝行而進，跪於帳下，告曰：「願太尉息雷霆之怒。剋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為質當。然後君臣自縛來降。」懿曰：「軍事大要有五：『能戰當戰，不能戰當守，不能守當走，不能走當降，不能降當死耳』何必送子為質當？」叱衛演回報公孫淵。演抱頭鼠竄而去，歸告公孫淵。淵大驚，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，選下一千人馬，當夜二更時分，開了南門，往東南而走。淵見無人，中暗喜。行不到十里，忽聽得山上一聲砲響，鼓角齊鳴；

一枝兵攔住，中央乃司馬懿；左有司馬師，右有司馬昭，二人大叫曰：「反賊休走！」淵大驚，急撥馬尋路奔逃。早有胡遵兵到；左有夏侯霸、夏侯威，右有張虎、樂綝；四面圍得鐵桶相似。公孫淵父子，只得下馬納降。懿在馬上顧諸將曰：「吾前夜丙寅日，見大星落於此處，今夜壬申日應矣。」眾將稱賀曰：「太尉真神機也！」

懿傳今斬之。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。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。未及到城下時，胡遵早引兵入城中。人民焚香拜迎。魏兵盡皆入城。懿坐於衙上，將公孫淵宗族，並同謀官僚人等，俱殺之，計首級七十餘顆。出榜安民。人告懿曰：「賈範、倫直苦諫淵不可反。」

叛，俱被淵所殺。」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；就將庫內財物，賞勞三軍，班師回洛陽。

卻說魏主在宮中，夜至三更，忽然一陣陰風，吹滅燈光；只見毛皇后引數十個宮人哭至座前索命。因此得病。病漸沉重，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、孫資，掌樞密院一切事務；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，佐太子曹芳攝政。宇為人恭儉溫和，不肯當此大任，堅辭不受。叡召劉放、孫資問曰：「宗族之內，何人可在？」二人久得曹真之惠，乃保奏曰：「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。」叡從之。二人又奏曰：「欲用曹爽，當遣燕王歸國。」叡然其言。二人遂請叡降詔，齎出諭燕王曰：「有天子手詔，命燕王歸國，限即日

就行；若無詔不許入朝。」燕王涕泣而去。遂封曹爽為大將軍，總攝朝政。叡病漸危，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。懿受命逕到許昌，入見魏主。叡曰：「朕惟恐不得見卿；今日得見，死無恨矣。」懿頓首奏曰：「臣在途中，聞陛下聖體不安，恨不助生兩翼，飛至闕下。今日得見龍顏，臣之幸也。」

叡宣太子曹芳，大將軍曹爽，侍中劉放、孫資等，皆至御榻之前。叡執司馬懿之手曰：「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，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，孔明因此竭盡忠誠，至死方休；偏邦尚然如此，何況大國乎？朕幼子曹芳，年纔八歲，不堪掌理社稷。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，竭力相輔，無負朕心！」又喚芳

曰：「仲達與朕一體，爾宜敬禮之。」遂命懿攜芳近前。芳抱懿頸不放。叡曰：「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！」言訖，潸然淚下。懿頓首流涕。魏主昏沉，口不能言，只以手指太子，須臾而卒；在位十三年，壽三十六歲。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。

當下司馬懿、曹爽，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。芳字蘭卿，乃叡乞養之子，秘在宮中，人莫知其所由來，於是曹芳諡叡為明帝，葬於高平陵；尊郭皇后為皇太后；改元正始元年。司馬懿與曹爽輔政。爽事懿甚謹，一應大事，必先啟知。爽字昭伯，自幼出入宮中；明帝見爽謹慎，甚是愛敬。爽門下有客五百人，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，一是何晏，字平叔；一是鄧

颺，字玄茂，乃鄧羽之後；一是李勝，字公昭；一是丁謐，字彥靜；一是畢範，字昭先。又有大司農桓範，字元則，頗有智謀，人多稱為『智囊』。此數人皆爽所信任。何晏告爽曰：「主公大權，不可委託他人；恐生後患。」爽曰：「司馬公與我同先帝託孤之命，安忍背之？」晏曰：「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，累受此人之氣，因而致死，主公何不察也？」爽猛然省悟，遂與多官計議停當，入奏魏主曹芳曰：「司馬懿功高德重，可加為太傅。」芳從之，自是兵權皆歸於爽。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，曹訓為武衛將軍，曹彥為散騎常侍，各引三千御林軍，任其出入禁宮；又用何晏、鄧颺、丁謐為尚書，畢軌為司隸校尉，李

勝為河南尹；此五人日夜與曹爽議事。

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。司馬懿推病不出，二子亦皆退職閒居。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；凡用衣服器皿，與朝廷無異；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，先取上等者入己，然後進宮；佳人美女，充滿府院。黃門張當，諂事曹爽，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，送入府中；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，為家樂。又建重樓畫閣，造金銀器皿，用巧匠數百人，晝夜工作。

卻說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數術，請與論易。時鄧颺在座，問輅曰：「君自謂善易，而語不及易中詞義，何也？」輅曰：「夫善易者，不言易也。」晏笑而讚

之曰：「可謂要言不煩。」因謂輅曰：「試為我卜一卦；可至三公否？」又問：「連夢青蠅數十，來集鼻上，此是何兆？」輅曰：「元愷輔舜，周公佐周，皆以和惠謙恭，享有多福。今君侯位尊勢重，而懷德者鮮，畏威者眾，殊非小心求福之道。且鼻者，山也；山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今青蠅臭惡而集焉，位峻者顛，可不懼乎？願君侯哀多益寡，非禮勿履；然後三公可至，青蠅可驅也。」鄧颺怒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談耳！」輅曰：「老生者見不生，常談者見不談。」遂拂袖而去。二人大笑曰：「真狂士也！」

輅到家，與舅言之。舅大驚曰：「何、鄧二人，權甚重，汝奈何犯之？」輅曰：「吾與死人語，何所

畏耶？」舅問其故。輅曰：「鄧颺行步，筋不束骨，派不制肉，起立傾倚，若無手足；此為『鬼躁』之相。何晏視候，魂不守宅，血不華色，精爽煙浮，容若槁木；此為『鬼幽』之相。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，何足畏也？」其舅不罵輅為狂子而去。

卻說曹爽嘗與何晏、鄧颺等畋獵。其弟曹羲諫曰：「兄威權太甚，而好出外游獵，倘為人所算，悔之無及。」爽叱曰：「兵權在吾手中，何懼之有？」司農桓範亦諫，不聽。時魏主曹芳，改正始十年為嘉平元年。曹爽一向專權，不知仲達虛實。適魏主除李勝為荊州刺史，即令李勝往辭仲達，就探消息，勝逕到太傅府下，早有門吏報入。司馬懿謂二子曰：「此

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。」乃去冠散髮，上擁被而坐；又令二婢夫策，方請李勝入府。

勝至前拜曰：「一向不見太傅，誰想如此病重。今天子命某為荊州刺史，特來拜辭。」懿佯答曰：「井州近朔方，好為之備。」勝曰：「除荊州刺史；非并州也。」懿笑曰：「你方從并州來？」勝曰：「山東青州耳。」懿大笑曰：「你從青州來也！」勝曰：「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？」左右曰：「太傅耳聾。」勝曰：「乞紙筆一用。」

左右取紙筆與勝。勝寫畢，呈上。懿看之，笑曰：「吾病的耳聾了。此去保重。」言訖，以手指

口。侍婢進湯，懿將口就之，湯流滿襟，乃作哽噎之聲曰：「吾今衰老病篤，死在旦夕矣。二子不肖，望君教之。若見大將軍，千萬看覷二子！」言訖，倒在床上，聲嘶氣喘。李勝拜辭仲達，回見曹爽，細言其事。爽大喜曰：「此老若死，吾無憂矣！」

司馬懿見李勝去了，遂起身謂二子曰：「李勝此去，回報消息，曹爽必不忌我矣。只待他出城畋獵之時，方可圖之。」

不一日，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，祭祀先帝。大小官僚，皆隨駕出城。爽引三弟，并心腹人何晏等，及御林軍護駕正行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：「主

公總典禁兵，不宜兄弟皆出。倘城中有變，如之奈何？」爽以鞭指而叱之曰：「誰敢為變！再勿亂言！」

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，心中大喜，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，并家將數十，引二子上馬，逕來謀殺曹爽。

正是：閉戶必然有起色，驅兵自此逞雄風。

未知曹爽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七回：魏主政歸司馬氏，姜維兵敗牛頭山

卻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羲、曹訓、曹彥並心腹何晏、鄧颺、丁謐、畢範、李勝等及御林軍，隨魏主曹芳，出城謁明帝墓，就去畋獵。懿大喜，即到省中，令司徒高柔，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，先據曹爽營；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，據曹羲營。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，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，奸邪亂國，其罪當廢。郭太后大驚曰：「天子在外，如之奈何？」懿曰：「臣有奏天子之表，誅奸臣之計，太后勿

憂。」太后懼怕，只得從之。懿急令太尉蔣濟、尚書令司馬孚，一同寫表，遣黃門齎出城外，逕至帝前申奏。懿自引大軍據武庫。

早有人報知曹爽家。其妻劉氏急出廳前，喚守府官問曰：「今主公在外，仲達起兵何意？守」門將潘舉曰：「夫人勿驚，我去問來。」乃引弓弩手數十人，登門樓雍之。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，舉令人亂箭射下，懿不得過。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：「太傅為國家大事，休得放箭。」連止三次，舉方不射。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，引兵出城屯於洛河，守住浮橋。

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，見城中事變，來與參軍

辛敞商議曰：「今仲達如此變亂，將如之何？」敞曰：「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。」

芝然其言。敞急入後堂。其姊辛憲英見之，問曰：「汝有何事，慌速如此？」敞告曰：「天子在外，太傅閉了城門，必將謀逆。」憲英曰：「司馬公未必謀逆，特欲殺曹將軍耳。」敞驚曰：「此事未知如何？」憲英曰：「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，必然敗矣。」敞曰：「那日司馬教我同去，未知可去否？」憲英曰：「職守，人之大義也。凡人在難，猶或卹之。執鞭而棄其事，不祥莫大焉。」敞從其言，乃與魯芝引數十騎，斬關奪門而出。人報知司馬懿。懿恐桓範亦走，急令人召之。範與其子商議。其子曰：「

車駕在外，不如南出。」

範從其言，乃上馬至平昌門，城門已閉，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。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：「太后有詔，可即開門。」司蕃曰：「請詔驗之。」範叱曰：「汝是吾故吏，何敢如此！」司蕃只得開門放出。範出至城外，喚司蕃曰：「太傅造反，汝可速隨我去。」

蕃大驚，追之不及。人報知司馬懿。懿大驚曰：「智囊洩矣！如之奈何？」蔣濟曰：「駑馬戀棧豆，必不能用也。」懿乃召許允、陳泰曰：「汝去見曹爽，說太傅別無他事，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。」

許、陳二人去了。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；令戲濟作書，與目持去見爽。懿分付曰：「汝與爽厚，可領此任。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為誓，只因兵權之事，別無他意。」尹大目依令而去。

卻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，忽報城內有變，太傅有表。爽大驚，幾乎落馬。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。爽接表，拆封令近臣讀之。表略曰：

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，誠惶誠恐，頓首謹表；臣昔從遼東還，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，升御床，把臣臂，深以後事為念。今大將軍曹爽，背棄顧命，敗亂國典；內則僭擬，外專威權；以黃門張當為

都監，專共交關；看察至尊，伺候神器；離間二宮，傷害骨肉；又下洶洶，人懷危懼；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。

臣雖朽邁，敢忘往言？太尉臣濟、尚書臣孚等，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衛，今奏永寧宮皇太后，令敕臣表奏施行。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，罷爽、羲、訓吏兵以侯就第，不得逗遛，以稽車駕；敢有稽留，便以軍法從治，臣輒力疾將兵，屯於洛水浮橋，伺察非常。謹此上聞，伏干聖聽。」

魏主曹芳聽畢，乃喚曹爽曰：「太傅之言若此，卿如何裁處？」爽手足失措，回顧二弟曰：「為之奈

何？」羲曰：「劣弟亦曾諫兄，兄執迷不聽，致有今日。司馬懿譎詐無比，孔明尚不能勝，況我兄弟乎？不如自縛見之，以免一死。」

言未畢，參軍辛敞、司馬魯芝到。爽問之。二人告曰：「城中把得鐵桶相似，太傅引兵屯洛水浮橋，勢將不可復歸；宜早定大計。」

正言間，司農桓範驟馬而至，謂爽曰：「太傅已變，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，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？」爽曰：「吾等全家皆在城中，豈可投他處求援？」範曰：「匹夫臨難，尚欲望活！今主公身隨天子，號令天下，誰敢不應？豈可自投死地乎？」

爽聞言不決，惟流涕而已。範又曰：「此去許都，不過中宿。城中糧草，足支數載。今主公別營兵馬，近在關南，呼之即至。大司馬之印，某將在此。主公可急行，遲則休矣。」爽曰：「多官勿太催逼，待吾細細思之。」

少頃，侍中許允、尚書令陳泰至。二人告曰：「太傅只為將軍權重，不過要削去兵權，別無他意。將軍可早歸城中。」爽默然不語。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至。目曰：「太傅指洛水為誓，並無他意。有蔣太尉書在此。將軍可削去兵權，早歸相府。」爽信為良言。桓範又告曰：「事急矣，休聽外言而就死地！」

是夜曹爽意不能決，乃拔劍在手，嗟歎尋思；自黃昏直流涕到曉，終是狐疑不定，桓範入帳催之曰：「主公思慮一晝夜，何尚不能決？」爽擲劍而歎曰：「我不起兵，請願棄官，但為富家翁足矣！」範大哭，出帳曰：「曹子丹以智謀自矜，今兄弟三人，真豚犢耳！」痛哭不已。許允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。爽令將印送去。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：「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，不免東市受戮也。」爽曰：「太傅必不失信於我。」

於是曹爽將印將綬與許、陳二人，先齎與司馬懿。眾軍見無將印，盡皆四散。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僚。到浮橋時，懿傳令，教曹爽兄弟三人，且回私

宅；餘皆發監，聽候敕旨。爽等入城時，並無一人侍從。桓範至浮橋邊，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：「桓大夫何故如此？」範低頭不語，入城而去。

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。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，懿用大鎖鎖門，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。曹爽心中憂悶。義謂爽曰：「今家中乏糧，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。如肯以糧借我，必無相害之心。」爽乃作書令人持去。司馬懿覽書，遂遣人送糧一百斛，運至曹爽府內。爽大喜：「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！」遂不以為憂。

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。當曰：

「非我一人，更有何晏、鄧颺、李勝、畢範、丁謐等五人，同謀篡逆。」懿取了張當供詞，卻捉何晏等勘問明白，皆稱桓範矯詔出城，口稱太傅謀反。懿曰：「司蕃，告稱桓範矯詔出城，口稱太傅謀反。懿曰：「誣人反情，抵罪反坐。」亦將桓範等皆下獄，然後押曹爽兄弟三人並一千人犯，皆斬於市曹，滅其三族；其家產財物，盡抄入庫。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，乃夏侯令女也；早寡而無子，其父欲改嫁之，女截耳自誓。及爽被誅，其父復將嫁之，女又斷去其鼻。其家驚惶，謂之曰：「人生世間，如輕塵棲弱草，何至自苦如此？且大家又被司馬氏誅戮已盡，守此欲誰為哉？」女泣曰：「吾聞：『仁者不以盛衰改節，義者

不以存亡易心。』曹氏盛時，尚欲保終；況今滅亡，何忍棄之，此禽獸之行，吾豈為乎！」懿聞而賢之，聽使乞子自養，為曹氏後。後人有詩曰：

弱草微塵盡達觀，夏侯有女義如山。丈夫不及裙釵節，自顧鬚眉亦汗顏。

卻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，蔣濟曰：「尚有魯芝、辛敞斬關奪門而出，楊綜奪印不與，皆不可縱。」懿曰：「彼各為其主，乃義人也。遂復各人舊職。」辛敞歎曰：「吾若不問於姊，失大義矣！」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：

為臣食祿當思報，事主臨危合盡忠。辛氏憲英曾
勸弟，古今千載頌高風。

司馬懿饒了辛敞等，乃出榜曉諭；但有曹爽門下
一應人等，盡皆免死；有官者照舊復職。軍民和守家
業，內外安堵。何、鄧二人死於非命，果應管輅之
言。後人有詩讚管輅曰：

傳得聖賢真妙訣，平原管輅相通神。「鬼幽」、
「鬼躁」分何鄧，未喪先知是死人。

卻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，加九錫。懿固辭
不肯受。芳不准，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。懿忽然想

起：「曹爽全家雖誅，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，係爽親族，倘驟然作亂，如何提備？必當處置。」即下詔使往雍州，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。

夏侯霸聽知，大驚，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。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，聽知夏侯霸反，即率本部兵來，與夏侯霸交戰。淮出馬大罵曰：「汝既是大魏皇族，天子又不曾虧汝，何故背反？」霸亦罵曰：「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勳勞，今司馬懿何等人，滅吾曹氏宗族，又來取我，早晚必思篡位。吾仗義討賊，何反之有？」

淮大怒，挺槍驟馬，直取夏侯霸。霸揮刀縱馬來迎。戰不十合，淮敗走，霸隨後趕來。忽聽得後軍吶

喊，霸急回馬時，陳泰引兵殺來。郭淮復回。兩路夾攻，霸大敗而走，折兵大半；尋思無計，遂投漢中來降後主。

有人報與姜維，維心不信，令人體訪得實，方教入城。霸拜見畢，哭告前事。維曰：「昔微子去周，成萬古之名。公能匡扶漢室，無愧古人也。」遂設宴相待。維就席問曰：「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，有窺我國之志否？」霸曰：「老賊方圖謀逆，未暇及外。但魏國新有二人，正在妙齡之際，若使領兵馬，實吳、蜀之大患也。」

維問：「二人是誰？」霸告曰：「一人現為秘書

郎，乃潁川長社人；姓鍾，名會，字士季，太傅鍾繇之子，幼有膽智。繇嘗率二子見文帝。會時年七歲，其兄毓年八歲。毓見帝惶懼，汗流滿面。帝問毓曰：「卿何以汗？」毓對曰：「戰戰惶惶，汗出如漿。」帝問會曰：「卿何以不汗？」會對曰：「戰戰慄慄，汗不敢出。」帝獨奇之。及稍長，喜讀兵書，深明韜略。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。一人現為掾吏，乃義陽人也；姓鄧，名艾，字士載，幼年失父，素有大志，但見高山大澤，輒窺度指畫，何處可以屯兵，何處可以積糧，何處可以埋伏。人皆笑之，獨司馬懿奇其才，遂令參贊軍機。艾為人口吃，每奏事必稱「艾艾」，懿戲謂曰：「卿稱艾艾，當有幾艾？」應聲曰：

『鳳兮鳳兮，故是一鳳。』其資性敏捷，大抵如此。二人深可畏也。」維笑曰：「量此孺子，何足道哉！」

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，入見後主。維奏曰：「司馬懿謀殺曹爽，又來賺夏侯霸，霸因此投降。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，曹芳懦弱，魏國將危。臣在漢中有年，兵精糧足；臣願領王師，即以霸為鄉導官，進取中原，重興漢室，以報陛下之恩，以終丞相之志。」尚書令費禕諫曰：「近者，蔣琬、董允，皆相繼而亡，內治無人。伯約只宜待時，不宜輕動。」維曰：「不然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似此遷延歲月，何日恢復中原乎？」禕又曰：「孫子云：『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』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，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，

何況我等？」維曰：「吾久居隴上，深知羌人之心；今若結羌人為援，雖未能克復中原，自隴而西，可斷而有也。」後主曰：「卿既欲伐魏，可盡忠竭力，勿墮銳氣，以負朕命。」

於是姜維領敕辭朝，同夏侯霸逕到漢中，計議起兵。維曰：「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，然後出西平，近雍州。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，令兵守之，以為犄角之勢。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，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。」是年秋八月，先差蜀將句安、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，往麴山前連築二城。句安守東城，李歆守西城。

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。淮一面申報洛陽，

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來麴山與蜀兵交戰。句安、李歆各引一軍出迎；因兵少不能抵敵，退入城中。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，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。句安、李歆城中糧缺。郭淮自引兵亦到，看了地勢，忻然而喜；回到寨中，乃與陳泰計議曰：「此城山勢高阜，必然水少，須出城取水；若斷其上流，蜀兵皆渴死矣。」

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。城中果然無水。李歆引兵出城取水，雍州兵圍困甚急。歆死戰不能出，只得退入城去。句安城中亦無水，乃會了李歆，引兵出城，併在一處；大戰良久，又敗入城去。軍士沽渴。安與歆曰：「姜都督之兵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」

歆曰：「我當捨命，殺出求救。」遂引數十騎，開了城門，殺將出來。雍州兵四面圍合，歆奮死衝突，方纔得脫；只落得獨自一人，身帶重傷，餘皆死於亂軍之中。是夜北風大起，陰雲布合，天降大雪；因此，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。

卻說李歆殺出重圍，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，正迎著姜維人馬。歆下馬伏地告曰：「麴山二城，皆被魏兵圍困，絕了水道。幸得天降大雪，因此化雪度日。甚是危急。」維曰：「吾非救遲；為聚羌兵未到，因此誤了。」

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。維問夏侯霸曰：「羌兵

未到，魏兵圍困麴山甚急，將軍有何高見？」霸曰：「若等羌兵到麴山，二城皆陷矣。吾料雍州兵，盡來麴山攻打。雍州城定然空虛，將軍可引兵逕往牛頭山，抄在雍州之後；郭淮、陳泰必回救雍州，則麴山之圍自解矣。」維大喜曰：「此計最善！」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。

卻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去了，乃謂郭淮曰：「李歆若告急於姜維，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麴山，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。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，斷絕蜀兵糧道；吾分兵一半，逕往牛頭山擊之；彼若知糧道已絕，必然自走矣。」郭淮從之，遂引一軍暗取洮水。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。

卻說姜維兵至牛頭山，忽聽得前軍發喊，報說魏兵截住去路。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。陳泰大喝曰：「汝欲襲吾雍州！吾已等候多時了！」維怒，挺槍縱馬，直取陳泰。泰揮刀而迎。戰不三合，泰敗走。維揮兵掩殺。雍州兵退回。占住山頭。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。維每日令兵搦戰，不分勝負。夏侯霸謂姜維曰：「此處不是久停之所。連日交戰，不分勝負，乃誘兵之計耳，必有異謀。不如暫退，再作良圖。」

正言間，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，斷了糧道。維大驚，急令夏侯霸先退。維自斷後。陳泰分兵五路趕來。維獨拒五路總口，戰住魏兵。泰勒兵上山，矢石如雨。維急退到洮水之時，郭淮引兵殺來。維引兵往

來衝突。魏兵阻其去路，密如鐵桶。維奮死殺出，折兵大半，飛奔上陽平關來。

前面又一軍殺到；為首一員大將，縱馬棋刀而出。那人生得圓面大耳，方口厚脣，左目下生個黑瘤，瘤上生數十根黑毛，乃司馬懿長子驍騎將軍司馬師也。維大怒曰：「孺子焉敢阻吾歸路！」拍馬挺槍，直來刺師。師揮刀相迎。只三合，殺敗了司馬師，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。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。司馬師也來搶關，兩邊伏弩齊發，一弩發十矢，乃武侯臨終時所遺『連弩』之法也。正是：難支此日三軍敗，獨賴當年十矢傳。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八回：丁奉雪中奮短兵，孫峻席間施
密計

卻說姜維正走，遇著司馬師引兵攔截。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，郭淮飛報入朝。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。懿遣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，前來雍州助戰。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，師料蜀兵勢弱，就來半路擊之；直趕到陽平關，卻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，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，一弩發十矢，皆是藥箭。兩邊弩箭齊發，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。司馬師於亂軍之中，逃命而回。

卻說麴山城中，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，乃開門降魏。姜維折兵數萬，領敗兵回漢中屯紮。司馬師自還洛陽。至嘉平三年秋八月，司馬懿染病，漸漸沈重，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：「吾事魏歷年，官授太傅，人臣之位極矣；人皆疑吾有異志，吾嘗懷恐懼。吾死之後，汝二人善理國政。慎之！慎之！」言訖而亡。長子司馬師，次子司馬昭，二人申奏魏主曹芳。芳厚加祭葬，優錫贈諡。封師為大將軍，總領尚書機密大事；昭為驃騎上將軍。

卻說吳主孫權，先有太子孫登，乃徐夫人所生，於吳赤烏四年身亡，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，乃瑯琊王夫人所生。和因與金公主不睦，被公主所譖，權廢

之。和憂恨而死。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，乃潘夫人所生。此時陸遜、諸葛瑾皆亡，一應大小事務，皆歸於諸葛恪。

太和元年，秋八月初一日，忽起大風，江海湧濤，平地水深八尺。吳主先後所種松柏，盡皆拔起，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，倒插在道上。權因此受驚成病。至年八月內，病勢沉重，乃召太傅諸葛恪、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。囑訖而薨。在位二十四年，壽七十一歲。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。後人有詩曰：紫髯碧眼號英雄，能使臣僚肯盡忠。二十四年興大業，龍盤虎踞在江東。

孫權既亡，諸葛恪立孫亮為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大興元年；諡權曰大皇帝，葬於蔣陵。早有細作探知其事，報入洛陽。司馬師聞孫權已死，遂議起兵伐吳。尚書傅嘏曰：「吳有長江之險，先帝屢次征伐，皆不遂意；不如各守邊疆，乃為上策。」師曰：「天道三十年一變，豈皇帝為鼎峙乎？吾欲伐吳。」昭曰：「今孫權新亡，孫亮幼懦，其隙正可乘也。」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，引兵十萬攻東興；鎮南都督毋丘儉，引兵十萬攻武昌；三路進發。又遣弟司馬昭為大都督，總領三路軍馬。

是年冬十月，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，屯住人馬，喚王昶、胡遵、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：「東吳最緊要

處，惟東興郡也。今他築起大堤，左右又築兩城，以防巢湖後面攻擊，諸公須要仔細。」遂令王昶、毋丘儉各引一萬兵，列在左右，且勿進發；待取了東興郡，那時一齊進兵。」昶、儉二人受令而去，昭又令胡遵為先鋒，總領三路兵前去，先搭浮橋，取東興大堤；若奪得左右二城，便是大功。遵領兵來搭浮橋。

卻說吳太傅諸葛恪，聽知魏兵三路而來，聚眾商議。平北將軍丁奉曰：「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，若有失，則南郡、武昌危矣。」恪曰：「此論正合吾意。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。吾隨後令呂據、唐咨、劉纂各引一萬步兵，分三路來接應。但聽連珠砲響，一齊進兵，吾自引大兵後至。」丁奉得令，即引三千

水兵，分作三十隻船，望東興而來。

卻說胡遵渡過浮橋，屯軍於堤上，差桓嘉、韓綜攻打二城。左城中乃吳將全懌把守，右城中乃吳將劉略守把。此二城高峻堅固，急切攻打不下。全、劉二人見魏兵勢大，不敢出戰，死守城池。

胡遵在徐州下寨。時值嚴寒，天降大雪，胡遵與眾將設席高會，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。遵出寨視之，見船將次傍岸，每船上約有百人。遂還帳中，謂諸將曰：「不過三千人耳，何足懼哉！」只令部將哨探！仍前飲酒。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，乃謂部將曰：「大丈夫立功名，正在今日！」遂令眾軍脫去

衣甲，卸了頭盔，不用長槍大戟，止帶短刀。魏兵見之大笑，更不準備。

忽然連珠砲響了三聲，丁奉扯刀當先，一躍上岸。眾軍皆拔短刀，隨奉上岸，砍入魏寨。魏兵措手不及，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，早被丁奉搶入懷內，手起刀落，砍翻在地。桓嘉從左邊轉出，忙綽鎗刺丁奉，被奉挾住槍桿。嘉棄槍而走，奉一刀飛去，正中左肩，嘉望後便倒。奉趕上，就以槍刺之。三千吳兵，在魏寨中左衝右突。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。魏兵齊奔上浮橋，浮橋已斷，大半落水而死；殺倒在雪地者，不知其數。車仗馬匹軍器，皆被吳兵所獲。司馬昭、王昶、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，亦勒兵而退。

卻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，收兵賞勞已畢，乃聚諸將曰：「司馬昭兵敗北歸，正好乘勢進取中原。」遂一面遣人齎看入蜀，求姜維進兵攻其北，許以平分天下；一面起大兵二十萬，來伐中原。

臨行時，忽見一道白氣，從地而起，遮斷三軍，對面不見。蔣延曰：「此氣乃白虹也，主喪兵之兆。太傅只可回朝，不可伐魏。」恪大怒曰：「汝安敢出不利之言，以慢吾軍心！」叱武士斬之。眾皆告免，恪乃貶蔣延為庶人。仍催兵前進。丁奉曰：「魏以新城為總隘口，若先取得此城，司馬昭破膽矣。」恪大喜，即趲兵直至新城。守城牙門將軍張特，見吳兵大至，閉門堅守，恪令兵四面圍定。早有流星馬報入洛

陽。主簿虞松告司馬師曰：「今諸葛恪困新城，且未可與戰；吳兵遠來，人多糧少，糧盡自走矣。待其將走，然後擊之，必得全勝。但恐蜀兵犯境，不可不防。」師然其言，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；毋丘儉、胡遵拒住吳兵。

卻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，令眾將併力攻城，怠慢者立斬。於是諸將奮力攻打，城東北角將陷。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，乃令一舌辯士，齎捧冊籍，赴吳寨見諸葛恪，告曰：「魏國之法；若敵人困城，守城將堅守一百日，而無救兵至，然後出城降敵者，家族不坐罪。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；望乞再容數日，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，今先具冊籍呈上。」

恪深信之，收了軍馬，遂不攻城。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，哄退吳兵，遂拆城中房屋，於破城處，修補完備，乃登城大罵曰：「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，豈肯降吳狗耶！儘戰無妨！」恪大怒，催兵攻城。城下亂箭射下。恪額上正中一箭，翻身落馬，諸將救起還寨，金瘡舉發。眾軍皆無戰心；又因天氣亢炎，軍士多病。恪金瘡稍可，欲催兵攻城。營吏告曰：「人人皆病，安能戰乎？」恪大怒曰：「再說病者斬之！」眾軍聞知，逃者無數。

忽報都督蔡林引于部軍投魏去了。恪大驚，自乘

馬遍視各營，果見軍士面色黃腫，各帶病容，遂勒兵還吳。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。儉盡起大兵，隨後掩殺。吳兵大敗而歸。恪甚羞慚，託病不朝。吳主孫亮，自幸其宅問安。文武官僚，皆來拜見。恪恐人議論，先搜求眾官將過失，輕則發遣邊方，重則斬首示眾。於是內外官僚，無不悚懼。又今心腹將張約、朱恩管御林軍，以為牙爪。

卻說孫峻字子遠，乃孫堅弟孫靜曾孫，孫恭之子也。孫權在日，甚愛之，命掌御林軍馬。今聞諸葛恪令張約、朱恩二人掌御林軍，奪其權，心中大怒。太常卿滕胤，素與諸葛恪有隙，乃乘間說峻曰：「諸葛恪專權恣虐，殺害公卿，將有不臣之心。公係宗室，

何不早圖之？」峻曰：「我有是心久矣。今當即奏天子，請旨誅之。」

於是孫峻、滕胤入見吳主孫亮，密奏其事。亮曰：「朕見此人，亦甚恐怖；常欲除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卿等果有忠義，可密圖之。」胤曰：「陛下可設席召恪，暗伏武士於壁衣中，擲盃為號，就席間殺之，以絕後患。」亮從之。

卻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，託病居家，心神恍惚。一日偶出中堂，忽見一人麻衣掛孝而入。恪叱問之，其人大驚無措。恪今拏下拷問，其人告曰：「某因新喪父親，入城請僧追薦；初見是寺院而入，卻不想是

太傅之府。卻怎生來到此處也！」恪怒，召守門軍士問之。軍士告曰：「某等數十人，皆荷戈把門，未嘗暫離，並不見一人入來。」恪大怒，盡數斬之。是夜恪睡臥不安，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。恪自出視之，見中樑折為兩段。恪驚歸寢室，忽然一陣陰風起處，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，各提頭索命。恪愕驚倒在地，良久方甦。次早洗面，聞水甚血臭。恪叱侍婢，連換數十盆，皆臭無異。

恪正驚疑間，忽報天子有使至，宣太傅赴宴。恪令安排車仗；方欲出府，有黃犬啣住衣服，嚶嚶作聲，如哭之狀。恪怒曰：「犬戲我也？」叱左右逐去之，遂乘車出府。行不數步，見車前一道白虹，自地

而起，如白練沖天而去。恪甚驚怪。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：「今日宮中設宴，未知好歹，主公不可輕入。」恪聽罷，使令回車，行不到十餘步，孫峻、滕胤乘馬至車前曰：「太傅何故便回？」恪曰：「吾忽然腹痛，不可見天子。」胤曰：「朝廷為太傅軍回，不曾面敘，故特設宴相召，兼議大事。太傅雖感貴恙，還當勉強一行。」恪從其言，遂同孫峻、滕胤入宮。張約亦隨入。恪見吳主孫亮，施禮畢，就席而坐。亮命進酒，恪心疑，辭曰：「病軀不勝盃酌。」孫峻曰：「太傅府中常服藥酒，可取飲乎？」恪曰：「可也。」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，恪方纔放心飲之。

酒至數巡，吳主孫亮託事先起。孫峻下殿，脫了長服，著短衣，內披環甲，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：「天子有詔誅逆賊！」諸葛恪大驚，擲盃於地，欲拔劍迎之，頭已落地。張約見峻斬恪，揮刀來迎。峻急閃過刀尖，傷其左指。峻轉身一刀，砍中張約右臂。武士一齊擁出，砍倒張約，剝為肉泥。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，一面令人將張約並諸葛恪屍首，用蘆蓆包裹，以小車載出，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。

卻說諸葛恪之妻，正在房中，心神恍惚，動止不寧。忽一婢女入房，恪妻問曰：「汝遍身如何血臭？」其婢忽然反目切齒，飛身跳躍，頭撞屋樑，口中大叫：「吾乃諸葛恪也！被奸賊孫峻謀殺！」恪合家老

幼，驚惶號哭。不一時，軍馬至，圍住府第，將恪全家老幼，俱縛至市曹斬首。時吳建興二年冬十月也。昔諸葛瑾在日，見恪聰明盡顯於外，歎曰：「此子非保家之主也！」又魏光祿大夫張緝，曾對司馬師曰：「諸葛恪不久死矣！」師問其故，緝曰：「威震其主，何能久乎？」至此果中其言。

卻說孫峻殺了諸葛恪，吳主孫亮封峻為丞相大將軍富春侯，總督中外諸軍事。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。且說姜維在成都，接得諸葛恪書，欲求相助伐魏，遂入朝，奏准後主，復起大兵，北伐中原。正是：一度興師未奏績，兩番討賊欲成功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〇九回：困司馬漢將奇謀，廢曹芳魏家果報

蜀漢延熙十六年秋，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，令廖化、張翼為左右先鋒，夏侯霸為參謀，張嶷為運糧使，大兵出陽平關伐魏。維與夏侯霸商議曰：「向取雍州，不克而還；今若再出，必又有準備。公有何高見？」霸曰：「隴上諸郡，只有南安錢糧最廣；若先取之，足可為本。向者不克而還，蓋因羌兵不至。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，然後進兵出石營，從董亭直取南安。」維大喜曰：「公言甚妙！」遂遣卻正為

使，齎金珠蜀錦入羌，結好羌王。羌天迷當，得了禮物，便起兵五萬，令羌將俄何燒戈為大先鋒，引兵南安來。

魏左將軍郭淮聞報，飛奏洛陽。司馬師問諸將曰：「誰敢去敵蜀兵？」輔國將軍徐質曰：「某願往。」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，心中大喜，即令徐質為先鋒，令司馬昭為大都督，領兵望隴西進發。軍至董亭，正遇姜維，兩軍列成陣勢。徐質使開山大斧，出馬挑戰。蜀陣中廖化出迎。戰不數合，化拖刀敗回，張翼縱馬挺槍而迎；戰不數合，又敗入陣。徐質驅兵掩殺，蜀兵大敗，退三十餘里。司馬昭亦收兵回，各自下寨。

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：「徐質勇甚，當以何策擒之？」霸曰：「來日詐敗，以埋伏之計勝之。」維曰：「司馬昭乃仲達之子，豈不知兵法？若見地勢掩映，必不肯追。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，今卻用此計誘之，可斬徐質矣。」

遂喚廖化吩咐如此如此，又換張翼吩咐如此如此；二人領兵去了。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，寨外多排鹿角，示以久計。徐質連日引兵搦戰，蜀兵不出。哨馬報司馬昭說：「蜀兵在鐵籠山後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，以為久計，只待羌兵策應。」昭喚徐質：「昔日所以勝蜀者，因斷彼糧道也。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，汝今夜引兵五千，斷其糧道，蜀兵自退。」

矣。」

徐質領令，初更時分，引兵望鐵籠山來，果見蜀兵二百餘人，驅百餘頭木牛流馬，裝載糧草而行。魏兵一聲喊起，徐質當先攔住。蜀兵盡棄糧草而走。質分兵一半，押送糧草回寨；自引兵一半追來。追不到十里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。質令軍士下馬折開車仗，只見兩邊忽然火起。質急勒馬回走，後面山僻窄狹處，亦有車仗截路，火光迸起。質等冒煙突火，縱馬而出。一聲砲響，兩路兵殺來；左有廖化，右有張翼，大殺一陣，魏兵大敗。徐質奮死隻身而走，人困馬乏。

正奔走間，前面一枝兵殺到，乃姜維也。質大驚無措；被維一槍刺倒坐下馬，徐質跌下馬來，被眾軍亂刀砍死。質所分一半押糧兵，亦被夏侯霸所擒，盡降其眾。霸將魏兵衣甲馬匹，令蜀兵穿了，就令騎坐，打著魏軍旗號，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。魏軍見本部兵回，開門放入，蜀兵就寨中殺起。

司馬昭大驚，慌忙上馬走時，前面廖化殺來。昭不能前進，急退時，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。昭四下無路，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；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，四下皆險峻難上；其上惟有一泉，止穀百人之飲。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，被姜維絕其路口，山上泉水不敷，人馬枯渴。昭仰天長歎曰：「吾死於此地矣！」

後人有詩曰：

妙算姜維不等閑，魏師受困鐵籠間。龐涓始入馬陵道，項羽初圍九里山。

主簿王韜改曰：「昔日耿恭受困，拜井而得其泉；將軍何不效之？」昭從其言，遂上山頂泉邊，再拜而祝曰：「昭奉詔來退蜀兵，若昭合死，令甘泉枯竭，昭自當刎頸，教部軍盡降；如壽祿未終，願蒼天早起甘泉，以活眾命！」祝畢，泉水湧出，取之不竭；因此人馬不死。

卻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，謂眾將曰：「昔日丞

相在上方谷，不曾捉住司馬懿，吾深為恨；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。」

卻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，欲提兵來。

陳泰曰：「姜維會合羌兵，欲先取南安。今羌兵已到，將軍若撤兵去救，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。可先令人詐降羌人，於中取事。若退了此兵，方可救鐵籠之圍。」郭淮從之，遂令陳泰引五千兵，逕到羌王寨內，解甲而入，泣拜曰：「郭淮妄自尊大，常有殺泰之心，故來投降。郭淮軍中虛實，某俱知之。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。便可成功。如兵到魏寨，自有內應。」

迷當大喜，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。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，今泰引羌兵為前部。是夜二更，竟到魏寨，寨門大開。陳泰一騎馬先入。俄何燒戈驟馬挺槍入寨之時，只叫得一聲苦，連人帶馬，跌在陷坑裡。陳泰從後面殺來，郭淮從左邊殺來，羌兵大亂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，生者盡降。俄何燒戈自刎而死。

郭淮、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，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，被魏兵生擒活捉，來見郭淮。淮慌下馬，親去其縛，用好言撫慰曰：「朝廷素以公為忠義，今何故助蜀人心也？」迷當慚愧伏罪。淮乃說迷當曰：「公今為前部，去解鐵籠山之圍，退了蜀兵，吾奏准

天子自有厚賜。」

迷當從之，遂引羌兵在前，魏兵在後，逕奔鐵籠山。時值三更，先令人報知姜維。維大喜，教請入相見。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；行到蜀寨前，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，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。姜維、夏侯霸二人出迎。魏將不等迷當開言，就從背後殺將起來。維大驚，急上馬而走。羌、魏之兵，一齊殺入。蜀兵四紛五落，各自逃生。

維手無器械，腰間懸有付副弓箭，走得慌忙，箭皆落了，只有空壺。維望山中而走，背後郭淮引兵趕來；見維手無寸鐵，乃驟馬挺槍追之。看看至近，維

虛拽弓弦，連響十餘次。淮連躲數番，不見箭到，知維無箭，乃挂住鋼槍，拈弓搭箭射之。維急閃過，順手接了，就扣在弓弦上；等淮追近，望面門上儘力射去，淮應弦落馬。

維勒回馬來殺郭淮，魏軍驟至。維下手不及，只掣得淮槍而去。魏兵不敢追趕，急救淮歸寨，拔出箭頭，血流不止而死。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，半途而回。夏侯霸隨後逃至，與姜維一齊奔走。維折了許多人馬，一路收紮不住，自回漢中。雖然兵敗，卻射死郭淮，殺死徐質，挫動魏國之威，將功補罪。

卻說司馬昭犒勞羌兵，發遣回國去訖，班師回洛

陽，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，群臣莫敢不服。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，戰慄不已。如針刺背。一日，芳設朝，見師挂劍上殿，慌忙下榻迎之。師笑曰：「豈有君迎臣之禮也？請陛下穩便。」須臾，群臣奏事，司馬師俱自剖斷，並不啟奏魏主。少時師退，昂然下殿，乘車出內，前遮後擁，不下數千人馬，芳退入後殿，顧左右止有三人，乃太常夏侯玄，中書令李豐，光祿大夫張緝。緝乃張皇后之父，曹芳之皇丈也。芳叱退近侍，同三人至密室商議。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：「司馬師視朕如小兒，覷百官如草芥，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！」

言訖大哭。李豐奏曰：「陛下勿憂。臣雖不才，

願以陛下之明詔，聚四方之英傑剿此賊。」夏侯玄奏曰：「臣兄夏侯霸降蜀，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。今若剿除此賊，臣兄必回也。臣乃國家舊戚，安敢坐視奸賊亂國？願同奉詔討之。」芳曰：「但恐不能耳。」三人哭奏曰：「臣等誓當同心討賊，以報陛下！」

芳脫下龍鳳汗衫，咬破指尖，寫了血詔，授與張緝，乃囑曰：「朕祖武皇帝誅董承，蓋為機事不密也。卿等須謹慎，勿泄於外。」豐曰：「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？臣等非董承之輩，司馬師安比武祖也？陛下忽疑。」三人辭出，至東華門左側，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，從者數百人，皆持兵器。三人立於道旁。師問曰：「汝三人退朝何遲？」李豐曰：「聖上在內廷

觀書，我三人侍讀故耳。」師曰：「所看何書？」豐曰：「乃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書也。」師曰：「上見此書，問何故事？」豐曰：「天子所問：伊尹扶商、周公攝政之事；我等皆奏曰：『今司馬大將軍，即伊尹、周公也。』」師冷笑曰：「汝等豈將吾比伊尹、周公！其心實指吾為王莽、董卓！」三人皆曰：「我等三人皆將軍門下之人，安敢如此？」師大怒曰：「汝等乃口諛之人！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？」三人曰：「實無此狀。」師叱曰：「汝三人淚眼尚紅，如何抵賴！」

夏侯玄知事已泄，乃厲聲大罵曰：「吾等所哭者，為汝威震其主，將謀篡逆耳！」師大怒，叱武士

捉夏侯玄。玄揮拳裸袖，逕擊司馬師，卻被武士擒住。師今將各人搜檢，於張緝身畔搜出一龍鳳汗衫，上有血字。左右呈與司馬師。師視之，乃密詔也。詔曰：

司馬師兄弟，共持大權，將圖篡逆。所行詔制，皆非朕意。各部官兵將上，可同仗忠義，討滅賊臣，匡扶社稷。功成之日，重加爵賞。

司馬師看畢，勃然大怒曰：「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！情理難容！」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，滅其三族。三人罵不絕口。比臨東市中，牙齒盡被打落，各人含糊數罵而死。師直入後宮。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

商議此事。皇后曰：「內廷耳目頗多，倘事泄露，必累妾矣！」

正言間，必見師入，皇后大驚。師按劍謂芳曰：「臣父立陛下為君，功德不在周公之下；臣事陛下，亦與伊尹何別乎？今反以恩為讎，以功為過，欲與二三小臣，謀害臣兄弟，何也？」芳曰：「朕無此心。」師袖中取出汗衫，擲之於地曰：「此誰人所作耶？」芳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戰慄而答曰：「此皆為他人所逼故也。朕豈敢興此心？」師曰：「妄誣大臣造反，當加何罪？」芳跪告曰：「朕合有罪，望大將軍恕之！」師曰：「陛下請起。國法未可廢也。」乃指張皇后曰：「此是張緝之女，理當除之！」芳大哭求

免，師不從，叱左右將張后捉出，至東華門內，用白練絞死。後人有詩曰：

當年伏后出宮門，跣足哀號別至尊。司馬今朝依此例，天教還報在兒孫。

次日，司馬師大會群臣曰：「今主上荒淫無道，褻近娼優，聽信讒言，閉塞賢路；其罪甚於漢之昌邑，不能主天下。吾謹按伊尹、霍光之法，別立新君，以保社稷，以安天下，如何？」眾皆應曰：「大將軍行伊、霍之事，所謂應天順人，誰敢違命？」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，奏聞太后。太后曰：「大將軍欲立何人為君？」師曰：「臣觀彭城王曹據，聰明仁

孝，可以為天下之主。」太后曰：「彭城王乃老身之叔，今立為君，我何以當之？今有高貴鄉公曹髦，乃文皇帝之孫，此人溫恭克讓，可以立之。卿等大臣，從長計議。」

一人奏曰：「太后之言是也。便可立之。」眾視之，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。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，請太后升太極殿，召芳責之曰：「汝荒淫無度，褻近娼優，不可承天下；當納下璽綬，復齊王之爵，目下起程，非宣召不許入朝。」芳泣拜太后，納了國寶，乘王車大哭而去。只有數員忠義之臣，含淚而送。後人有詩曰：

昔日曹瞞相漢時，欺他寡婦與孤兒。誰知四十餘年後，寡婦孤兒亦被欺！

卻說高貴鄉公曹髦，字彥士，乃文帝之孫，東海定王霖之子也。當日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，文武官僚，備鑾駕於西掖門外拜迎。髦慌忙答禮。太尉王肅曰：「主上不當答禮。」髦曰：「吾亦人臣也，安得不答禮乎？」文武扶髦上輦入宮，髦辭曰：「太后詔命，不知為何，吾安敢乘輦而入？」遂步行至太極東堂。司馬師迎看，髦先下拜，師急扶起。問候已畢，引見太后。后曰：「吾見汝年幼時，有帝王之相；汝今可為天下之主；務須恭儉節用，布德施仁，忽辱先帝也。」

髦再三謙辭。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，是日立為新君，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，入朝不趨，奏事不名，帶劍上殿。文武百官，各有封賜。正元二年春正月，有細作飛報，說鎮東將軍毋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，以廢主為名，起兵前來。司馬師大驚。

正是：漢臣曾有勤王志，魏將還興討賊師。
未知如何迎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〇回：文鴛單騎退雄兵，姜維背水破
大敵

卻說魏正元二年正月，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毋丘儉，字仲聞，河南聞喜人也；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，心中憤怒。長子毋丘甸曰：「父親官居方面，司馬師專權廢主，國家有累卵之危，安可晏然自守？」儉曰：「吾兒之言是也。」

遂請刺史文欽商議。欽乃曹爽門下客；當日聞儉相請，即來拜謁。儉邀入後堂，禮畢；說話間，儉流

淚不止。欽問其故。儉曰：「司馬師專權廢主，天地反覆，安得不傷心乎？」欽曰：「都督鎮守方面，若肯仗義討賊；欽願捨死相助。欽中子文淑，小字阿鳶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常欲殺司馬師兄弟，與曹爽報讎；今可令為先鋒。」儉大喜，其時酌為誓。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，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，皆入壽春城，立一壇於西，宰白馬歃血為盟，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，今奉太后密詔，令盡起淮南軍馬，仗義討賊。眾皆悅服。儉提六萬兵，屯於項城。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為遊兵，往來接應。儉移檄諸郡。今各起兵相助。

卻說司馬師左眼肉瘤，不時痛癢，乃命醫官割之，以藥封閉，連日在府養病；必聞淮南告急，乃請

太尉王肅商議，肅曰：「昔關雲長威震華夏，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，撫恤將士家屬，因此關公軍勢瓦解。今淮南將士家屬，皆在中原，可急撫恤，更以兵斷其歸路，必有土崩之勢矣。」師曰：「公言極是。但吾新割目瘤，不能自往；若使他人，心又不穩。」

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，進言曰：「淮楚兵強，其鋒甚銳；若遣人領兵去退，多是不利。倘有疏虞，則大事廢矣。」師蹶然起曰：「非吾自往，不可破賊！」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，總攝朝政。師乘軟輿，帶病東行。令鎮東將軍諸葛誕，總督豫州諸軍，從安風津取壽春；又令征東將軍胡遵，領青州諸軍，出譙宋之地，絕其歸路；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基，領前部兵，

先取鎮南之地。師領大軍屯於襄陽，聚文武於帳下商議。

光祿勳鄭褒曰：「毋丘儉好謀而無斷，文欽有勇而無智。今大舉出其不意。江、淮之卒，銳氣正盛，不可輕敵；只宜深溝高壘，以挫其銳，此亞夫之長策也。」監軍王基曰：「不可。淮南之反，非軍民思亂也；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，不得已而從之。若大軍一臨，必然瓦解。」師曰：「此言甚妙。」遂進兵於引瀕水之上，中軍屯於瀕水橋。基曰：「南頓極好屯兵，可提兵星夜取之；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。」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。

卻說毋丘儉在項城，聞知司馬師自來，乃聚眾商議。先鋒葛雍曰：「南頓之地，依山傍水，極好屯兵；若魏兵先占，難以驅遣，可速取之。」

儉從其言，起兵投南頓來。正行之間，前面流星馬報說，南頓已有人馬下寨。儉不信，自到軍前視之，果然旌旗遍野，營寨齊整。儉回到軍中，無計可施。忽哨馬飛報：「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。」儉大驚曰：「壽春若失，吾歸何處！」是夜退兵於項城。

司馬師見毋丘儉軍退，聚多官商議。尚書傅嘏曰：「今儉兵退者，憂吳人襲壽春也，必回項城分兵

拒守。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，一軍取項城，一軍取壽春；則淮南之卒必退矣。兗州刺史鄧艾，足智多謀；若領兵逕取樂嘉，更以重兵應之，破賊不難也。「師從之，急遣使持檄文，教鄧艾起兗州之兵破樂嘉城，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。」

卻說毋兵儉在項城，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，只恐有兵來，請文欽到營共議，欽曰：「都督勿憂。我與拙子文鳶，只消五千兵，敢保樂嘉城。」儉大喜。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。前軍報說：「樂嘉城西，皆是魏兵，約有萬餘。遙望中軍，白旄黃鉞，皂蓋朱幡，簇擁虎帳。內豎立一面錦鏞帥字旗，此必司馬師也。安立營寨，尚未完備。」

時文鴛懸鞭立於父側，聞知此語，乃告父曰：「趁彼營寨未成，可分兵兩路，左右擊之，可全勝也。」

「欽曰：『何時可去？』」鴛曰：「今夜黃昏，父引二千五百兵，從城南殺來；兒引二千五百兵，從城北殺來。三更時分，要在魏寨會合。」欽從之，當晚分兵兩路。且說文鴛年方十八歲；身長八尺，全裝貫甲，腰懸鋼鞭，綽槍上馬，遙望魏寨而進。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，立下營寨，等鄧艾未至。師為眼下新割肉瘤，瘡口疼痛，臥於帳中，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。三更時分，忽然寨內喊聲大震，人馬大亂。師急問之，人報曰：「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，為首一將，勇不可當。」師大驚，心如火烈，眼珠從肉瘤瘡口內迸出，

血流遍地，疼痛難當；又恐有亂軍心，只咬被頭而忍，被皆咬爛。

原來文鴛軍馬先到，一擁而進；在寨中左衝右突，所到之處，人不敢當；有相拒者，槍撾鞭打，無不被殺。鴛只望父到，以為外應；並不見來。數番殺到中軍，皆被弓弩射回。鴛直殺到天明，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。鴛回顧從者曰：「父親不在南面為應，卻從北至，何也？」鴛縱馬看時，只見一軍行如猛風，為首一將，乃鄧艾也，縱馬橫刀，大呼曰：「反賊休走！」鴛大怒，挺槍迎之。戰有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正鬥間，魏兵大進，前後夾攻。鴛部下兵各自逃走，只文鴛單人獨馬，衝開魏兵，望南而走。背後數百員

將，抖擻精神，驟馬追來；將至樂嘉橋邊，看看趕上。鳶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，直衝入魏將陣中來，鋼鞭起處。紛紛落馬，各自退。鳶復緩緩而行。魏將聚在一處，驚訝曰：「此人尚敢退我等之眾耶！可併力追之！」於是魏將百員，復來追趕。鳶勃然大怒曰：「鼠輩何不惜命也！」提鞭撥馬，殺入魏將叢中，用鞭打死數人，復回馬緩轡而行。魏將連追四五番，皆被文鳶一人殺退。後人有詩曰：

長板當年獨拒曹，子龍從此顯英豪。樂嘉城內爭鋒處，又見文鳶膽氣高。

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，迷入谷中；行了半夜，此

及尋路而出，天色已曉；文鴛人馬不知所向。共見魏兵大勝，欽不戰而退。魏兵乘勢追殺，欽引兵望壽春而走。

卻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，乃曹爽心腹之人；因爽被司馬懿謀殺，故事司馬師，常有殺師報爽之心；又素與文欽交厚；今見師眼瘤突出，不能動止，乃入帳告曰：「文欽本無反心，今被毋丘儉逼迫，以致如此。某去說之，必然來降。」師從之。大目頂盔貫甲，乘馬來趕文欽；看看趕上，乃高聲大叫曰：「文刺史見尹大目麼？」欽回頭視之，大目除盔放於鞍轡之前，以鞭指曰：「文刺史何不耐數日也？」此是大目知師將亡，故來留欽。欽不解其意，厲聲大罵，

便欲開弓射之。大目大哭而回。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，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；卻復回項城時，胡遵、王基、鄧艾三路兵皆到。欽見勢危，遂投東吳孫峻去了。

卻說毋丘儉在項城內，聽知壽春已失，文欽勢敗，城外三路兵到，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。正與鄧艾相遇，儉令葛雍出馬，與艾交鋒，不一合，被艾一刀斬之，引兵殺過陣來。毋丘儉死戰相拒。江淮兵大亂。胡遵、王基引兵四面夾攻。毋丘儉敵不住，引十餘騎奪路而走。前至慎縣城下，縣令宋白，開門迎入，設席待之。儉大醉，被白令人殺了，將頭獻於魏兵。於是淮南平定。

司馬師臥病不起，喚諸葛誕入帳，賜以印綬，加為征東大將軍，都督揚州諸路軍馬；一面班師回許昌。師目痛不止，每夜只見李豐、張緝、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。師心神恍惚，自料難保，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。昭哭拜於床下。師遺言曰：「吾今權重，雖欲卸肩，不可得也。汝繼我為之，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，自取滅族之禍。」言訖，以印綬付之，淚流滿面。昭正欲問時，師大叫一聲，眼睛迸出而死；時正元二年二月也。於是司馬昭發喪，申奏魏主曹髦。髦遣使持詔到許昌，即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，以防東吳。昭心中猶豫未決。鍾會曰：「大將軍新亡，人心未定，將軍若留守於此，萬一朝廷有變，悔之何及？」

「昭從之，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。」

髦聞之大驚。太尉王肅奏曰：「昭既繼其兄掌大權，陛下可封爵以安之。」髦遂令王肅持詔，封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。昭入朝謝恩畢。自此，中外大小事情，皆歸於昭。

卻說西蜀細作，哨知此事，報入成都。姜維奏後主曰：「司馬師新亡，司馬昭初握重權，必不敢擅離洛陽。臣請乘間伐魏，以復中原。」後主從之，遂命姜維興師伐魏。維到漢中，整頓人馬。征西大將軍張翼曰：「蜀地淺狹，錢糧淺薄，不宜遠征；不如據險守分，恤軍愛民；此乃保國之計也。」維曰：「不

然。昔丞相未出茅廬，已定三分天下，然其六出祁山以圖中原；不幸半途而喪，以致功業未成。今吾既受丞相遺命，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，雖死而無恨也。今魏有隙可乘，不就此時伐之，更待何時？」夏侯霸曰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可將輕騎先出枹罕。若得洮西、南安，則諸郡可定。」張翼曰：「向者不克而還，皆因軍出甚遲也。兵法云：『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』今若火速進兵，使魏人不能提防，必然全勝矣。」

於是姜維引兵五萬，望枹罕進發。兵至洮水，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、副將軍陳泰。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。姜維吩咐張翼如此如此，又吩咐夏侯

霸如此如此；二人領計去了，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。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：「魏與吳、蜀，已成鼎足之勢。汝累次入寇，何也？」維曰：「司馬師無故廢主，鄰邦理宜問罪，何況讎敵之國乎？」

經回顧張明、花永、劉達、朱芳四將曰：「蜀兵背水為陣，敗則沒於水矣。姜維驍勇，汝四將可戰之。彼若退動，便可追擊。」四將分左右而出，來戰姜維。維略戰數合，撥回馬望本營便走。王經大驅士馬，一齊趕來。維引兵望洮西而走；將次近水，大呼將士曰：「事急矣！諸將何不努力！」

眾將一齊奮力殺回，魏兵大敗。張翼、夏侯霸抄

在魏兵之後，分兩路殺來，把魏兵困在垓心。維奮武揚威，殺入魏軍之中，左衝右突，魏兵大亂，自相踐踏，死者大半，逼入洮水者無數，斬首萬餘，壘屍數里。王經引敗兵百騎，奮力殺出，逕往狄道城而走；奔入城中，閉門保守。

姜維大獲全功，犒軍已畢，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。張翼諫曰：「將軍功績已成，威聲大震，可以止矣；今若前進，倘不如意，正如畫蛇添足也。」維曰：「不然。向者兵敗，尚欲進取，縱橫中原；今日洮水一戰，魏人膽裂，吾料狄道唾手可得，汝勿自墮其志也。」張翼再三勸諫，維不從，勒兵來取狄道城。

卻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，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讎，忽兗州刺史鄧艾引兵到。泰接著，禮畢。艾曰：「今奉大將軍之命，特來助將軍破敵。」泰問計於鄧艾。艾曰：「洮水得勝，若招羌人之眾，東爭關隴，傳檄四郡，此吾兵之大患也。今彼不思如此，卻圖狄道城，其城垣堅固，急切難攻，空勞兵費力耳。吾今陳兵於項嶺，然後進兵擊之，蜀兵必敗矣。」

陳泰曰：「真妙論也！」遂先撥二十隊兵，每隊五十人，盡帶旌旗、鼓角、烽火之類，日伏夜行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；只待兵來，一齊鳴鼓吹角為應，夜則舉火放砲以驚之。調度已畢，專候蜀兵到來。於是陳泰、鄧艾，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。

卻說姜維圍住狄道城，令兵八面攻之，連攻數日不下，心中鬱悶，無計可施。是日黃昏時分，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：「有兩路兵來，旗上明書大字。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，一路是兗州刺史鄧艾。」維大驚，遂請夏侯霸商議。霸曰：「吾向嘗為將軍言，鄧艾自幼深明兵法，善曉地理。今領兵到，頗為勁敵。」維曰：「彼軍遠來，我休容他住腳，便可擊之。」及留張翼攻城，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。維自引兵來迎鄧艾。

行不到五里，忽然東南一聲砲響，鼓角震地，火光冲天。維縱馬看時，只見周圍皆是魏兵旗號。維大驚曰：「中鄧艾之計矣！」遂傳令教夏侯霸、張翼各

棄狄道而退。於是蜀兵皆退歸漢中。維自斷後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。維退入劍閣之時，方知火鼓二十餘處，皆虛設也。維收兵退屯於鍾提。

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，降詔封維為大將軍。維受了職，上表謝恩畢，再議出師伐魏之策。

正是：成功不必添蛇足，討賊猶思奮虎威。

未知此番北伐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一回：鄧士載智敗姜伯約，諸葛誕義
討司馬昭

卻說姜維退兵屯於鍾堤，魏兵屯於狄道城外。王
經迎接陳泰、鄧艾入城，拜謝解圍之事，設宴相待，
大賞三軍。泰將鄧艾之功，申奏魏主曹髦。髦封艾為
安西將軍，假節領護東羌校尉，同陳泰屯兵於雍、涼
等處。鄧艾上表謝恩畢，陳泰設宴與鄧艾拜賀曰：「
姜維夜遁，其力已竭，不敢再出矣。」艾笑曰：「吾
料蜀兵其必出有五。」泰問其故。艾曰：「蜀兵雖
退，終有乘勝之勢；吾兵終有弱敗之實；其必出一

也。蜀兵皆是孔明教演，精銳之兵，容易調遣；吾將不時更換，軍又訓練不熟；其必出二也。蜀人多以船行，吾軍皆是旱地，勞逸不同；其必出三也。狄道、隴西、南安、祁山四處，皆是守戰之地；蜀人或聲東擊西，指南攻北，吾兵必須分頭把守；蜀兵合為一處而來，以一分當我四分；其必出四也。若蜀兵自南安、隴西，則可取羌人之穀為食；若出祁山，則有麥可就食；其必出五也。」

陳泰歎服曰：「公料敵如神，蜀兵何足慮哉！」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。艾遂將雍、涼等處之兵，每日操練；各處隘口，皆立營寨，以防不測。

卻說姜維在鍾堤大設筵宴，會集諸將，商議伐魏之事。令史樊建諫曰：「將軍屢出，未獲全勝；今日洮西之戰，魏人既服威名，何故又欲出也？萬一不利，前功盡棄。」維曰：「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，急不可得；卻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。」眾問之。維答曰：「彼洮西一敗，挫盡銳氣，吾兵雖退，不曾損折，今若進兵，一可勝也。吾兵船載而進，不致勞困，彼兵從旱地來迎，二可勝也。吾兵久經訓練之眾，彼皆烏合之徒，不曾有法度，三可勝也。吾兵自出祁山，抄掠秋穀為食，四可勝也。彼兵雖各守備，軍刀分開，吾兵一處而去，彼安能救？五可勝也。不在此時伐魏，更待何時耶？」夏侯霸曰：「艾年雖

幼，而機謀深遠；近封為安西將軍之職，必於各處準備，非同往日矣。」維厲聲曰：「吾何畏彼哉！公等休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！吾意已決，必先取隴西。」眾不敢諫。維自領前部，令眾將隨後而進。於是蜀兵盡離鍾提，殺奔祁山來。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個寨棚。維不信，引數騎憑高望之，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，首尾相顧。維回顧左右曰：「夏侯霸之言，信不誣矣。此寨形勢絕妙，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。今觀鄧艾所為，不在吾師之下。」遂回本寨，喚諸將曰：「魏人既有準備，必知吾來矣。吾料鄧艾必在此間。汝等可虛張吾旗號，據此谷口下寨，每日令百餘騎出哨。每出哨一回，換一番衣甲。旗號

按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方，旗幟更換。吾卻提大兵偷出董亭，逕襲南安去也。」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。維盡率大兵，望南安進發。

卻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，早與陳泰下寨準備；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，一日五番哨馬出寨，或十里或十五里而回。艾憑高望畢，慌入帳與陳泰曰：「姜維不在此間，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。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，更換衣甲，往來哨探，其馬皆困乏，主將必無能者。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，其寨可破也。破了寨柵，便引兵襲董亭之路，先斷姜維之後。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，逕取武城山。若先占此山頭，姜維必取上邽。上邽有一谷，名曰段谷，地狹山險，正好埋伏。彼來

爭武城山時，吾先伏兩軍於段谷，破維必矣。」秦曰：「吾守隴西二三十年，未嘗如此明察地理。公之所言，真神算也。公可速去。吾自攻此處寨柵。」

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，逕到武城山；下寨已畢，蜀兵未到，即令子鄧忠，與帳前校尉師纂，各引五千兵，先去段谷埋伏，如此如此而行。二人受計而去。艾令偃旗息鼓，以待蜀兵。

卻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，至武城山前，謂夏侯霸曰：「近南安有一山，名武城山；若先得了，可奪南安之勢。只恐鄧艾多謀，必先提防。」

正疑慮間，忽然山上一聲砲響，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旌旗遍豎，皆是魏兵；中央風飄起一黃旗，大書「鄧艾」字樣。蜀兵大驚。山上數處精兵殺下，勢不可當，前軍大敗。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，魏兵已退。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，山上魏兵並不下來。維令軍士辱罵，至晚，方欲退軍，山上鼓角齊鳴，卻又不見魏兵下來。維欲上山衝殺，山上砲石甚嚴，不能得進。守至三更，欲回，山上鼓角又鳴。維移兵下山屯紮。比及令軍搬運木石，方欲豎立為寨，山上鼓角又鳴，魏兵驟至。蜀兵大亂，自相踐踏，退回舊寨。

次日，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，至武城山，穿連

排定，欲立起寨柵，以為屯兵之計。是夜二更，鄧艾令五百人，各執火把，分兩路下山，放火燒車仗。兩兵混殺了一夜，營寨又立不成。維復引兵退，再與夏侯霸商議曰：「南安未得，不如先取上邽。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；若得上邽，南安自危矣。」遂留霸屯於武城山。維盡引精兵猛將，逕取上邽。行了一宿，將及天明，見山勢狹峻，道路崎嶇，乃問鄉導官曰：「此處何名？」答曰：「段谷。」維大驚曰：「其名不美：『段谷』者，『斷谷』也。倘有人斷其谷口，如之奈何？」

正躊躇未決，忽報前軍來報：「山後塵頭大起，必有伏兵。」維急令退兵，師纂、鄧忠，兩軍殺出。

維且戰且走，前面喊聲大震，鄧艾引兵殺到；三路夾攻，蜀兵大敗。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，魏兵方退，救了姜維，欲再往祁山。霸曰：「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，鮑素陣亡，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。」維不敢取董亭，急投山僻小路而回。後面鄧艾急追，維令諸軍前進，自為斷後。

正行之際，忽然山中一軍突出，乃魏將陳泰也。魏兵一聲喊起，將姜維困在核心。維人馬困乏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出。盪寇將軍張嶷，聞姜維受困，引數百騎殺入重圍，維因乘勢殺出。嶷被魏兵亂箭射死。維得脫重圍，復回漢中；因感張嶷忠勇，沒於王事，乃表贈其子孫。於是蜀中將士，多有陣亡者，皆歸罪

於姜維。維照武侯街亭舊例，乃上表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。

卻說鄧艾見蜀兵退盡，乃與陳泰設宴相賀，大賞三軍。泰表鄧艾之功，司馬昭遣使持節，加艾官爵，賜印綬，並封其子鄧忠為亭侯。時魏主曹髦，改正元三年為甘露元年。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，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，以為護衛；一應事務，不奏朝廷，就於相府裁處。自此常懷篡逆之心。

有一心腹人姓賈，名充，字公閭，及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，為昭府下長史。充語昭曰：「今主公掌握大柄，四方人心必然未安；且當暗訪，然後徐圖大

事。」昭曰：「吾正欲如此。汝可為我東行，只推尉勞出征軍士為名，以探消息。」

賈充領命，逕到淮南，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。誕字公休，乃瑯琊南陽人，即武侯之族弟也；向侍於魏；因武侯在蜀為相，因此不得重用；後武侯身亡，誕在魏歷重職，封高平侯，總攝兩淮軍馬。當日賈充託名勞軍，至淮南見諸葛誕。誕設宴待之。

酒玉半酣，充以言挑誕曰：「近來洛陽諸賢，皆以主上懦弱，不堪為君。司馬大將軍三世輔國，功德彌天，可以禪代魏統。未審鈞意若何？」誕大怒曰：「汝乃賈豫州之子，世食魏祿，安敢出此亂言！」充

謝曰：「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。」誕曰：「朝廷有難，吾當以死報之。」

充默然。次曰辭歸，見司馬昭細言其事。昭大怒曰：「鼠輩安敢如此！」充曰：「誕在淮南，深得人心，久必為患，可速除之。」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，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為司空。誕得了詔書，已知是賈充告變，遂捉來使拷問，使者曰：「此事樂綝知之。」誕曰：「他如何得知？」使者曰：「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綝矣。」

誕大怒，叱左右斬了來使，遂起部下兵千人，殺奔揚州來。將至南門，城門已閉，吊橋拽起。誕在城

下叫門，城上並無一人回答。誕大怒曰：「樂綝匹夫，安敢如此！」遂令將士打城。手下十餘驍騎，下馬渡河，飛身上城，殺散軍士，大開城門。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，乘風放火，殺至綝家。綝慌上樓避之。誕提劍上樓，大喝曰：「汝父樂進，昔日受魏國大恩！不思報本，反欲順司馬昭耶！」

綝未及回言，為誕所殺。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，使人申奏洛陽；一面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，並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，積草屯糧，準備進兵。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灝入吳為質求援，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。

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，從弟孫綝輔政。綝字子通，為人強暴，殺大司馬滕胤、將軍呂據、王惇等；因此權柄皆歸於綝。吳主孫亮，雖然聰明，無可奈何。於是吳綱將諸葛靚至石頭城，入拜孫綝。綝問其故。綱曰：「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，向事魏國；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，廢主弄權，欲興師討之，而力不及，故特來歸降。誠恐無憑，專送親子諸葛靚為質。伏望發兵相助。」

綝從其請，便遣大將全懌、全端為主將，于詮為合後，朱異、唐咨為先鋒，文欽為鄉導，起兵七萬，分三隊而進。吳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。誕大喜，遂陳兵準備。

卻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，司馬昭見了大怒，欲自往討之。賈充諫曰：「主公乘父兄之基業，恩德未及四海，今棄天子而去，若一朝有變，後悔何及？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，可保無虞。」昭喜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諸葛灑遂入奏太后曰：「諸葛誕謀反，臣興文武官僚，計議停當；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，以繼先帝之遺意。」太后畏懼，只得從之。次日，昭請魏主曹髦起程。髦曰：「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，任從調遣，何必朕自行也？」昭曰：「不然。昔日武祖縱橫四海，文帝、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，併吞八荒之心，凡遇大敵，必須自行。陛下正宜追配先君，掃清故孽，何自畏也？」

髦畏威權，只得從之。昭遂下詔，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，命鎮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，安東將軍陳騫為副先鋒，監軍石苞為左軍，兗州刺史周泰為右軍，保護車駕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淮南而來。東吳先鋒朱異，引兵迎敵。兩軍對圓，魏軍中王基出馬，朱異來迎。戰不三合，朱異敗走；唐咨出馬，戰不三合，亦大敗而走。王基驅兵掩殺，吳兵大敗，退五十里下寨，報入壽春城中。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，會合文欽並二子一文騫、一文虎，雄兵數萬，來敵司馬昭。

正是：方見吳兵銳氣墮，又看魏將勁兵來。

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二回：救壽春于詮死節，取長城伯約
鑿兵

卻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，乃召散騎長史斐秀、黃門侍郎鍾會，商議破敵之策。鍾會曰：「吳兵之助諸葛誕，實為利也；以利誘之，則必勝矣。」昭從其言，遂令石苞、周太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，王基、陳騫領精兵在後，卻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；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，裝載賞軍之物，四面聚集於陣中，如敵來則棄之。

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，文欽在右；見魏陣中人馬不整，誕乃大驅士馬逕進。成卒退走，誕驅兵掩殺，見牛馬驢騾，遍滿郊野，南兵爭取，無心戀戰。忽然一聲砲響，兩路兵殺來；左有石苞，右有周太。誕大驚，急欲退時，王基、陳騫精兵殺到。誕兵大敗。司馬昭又引兵接應。誕引敗兵奔入壽春，閉門堅守。昭令兵四面圍困，併力攻城。

時吳兵退屯安豐，魏主車駕駐於項城。鍾會曰：

「今諸葛誕雖敗，壽春城中糧草尚多，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為犄角之勢，今吳兵四面攻圍，彼緩則堅守，急則死戰。吳兵或乘勢夾攻，吾軍無益。不如三面攻之，留南門大路，容賊自走；走而擊之，可全勝也。」

吳兵遠來，糧必不繼。我引輕騎抄在其後，可不戰而自破矣。」昭撫會背曰：「君真吾之子房也！」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。

卻說吳兵屯於安豐，孫琳喚朱異責之曰：「量一壽春城不能救，安可併吞中原？如再不勝必斬！」朱異乃回本寨商議。于詮曰：「今壽春南門不圍，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，助諸葛誕守城。將軍與魏兵挑戰，我卻從城中殺出，兩路夾攻，魏兵可破矣。」

異然其言。於是全懌、全端、文欽等，皆願入城。遂同于詮引兵一萬，從南門而入城。魏兵不得將令，未敢輕敵，任吳兵入城，乃報知司馬昭。昭曰：

「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，以破我軍也。」乃召王基、陳騫分付曰：「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，從背後擊之。」

二人領命而去。朱異正引兵來，忽背後喊聲大起；左有王基，右有陳騫，兩路軍殺來，吳兵大拜。朱異回見孫琳。琳大怒曰：「累兵之將，要汝何用！」叱軍士推出斬之。又責全端子全禕曰：「若退不得魏兵，汝父子休來見我！」於是孫琳自回建業去了。鍾會與昭曰：「今孫琳退去，外無救兵，城可圍矣。」昭從之，遂催兵攻圍。全禕引兵殺入壽春，見魏兵勢大，尋思進退無路，遂降司馬昭，昭加禕為偏將軍，禕感昭恩德，乃修家書與父全端、叔全懌言孫琳

不仁，不若降魏，將書射入城中。憚得禕書，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。諸葛誕在城中憂悶。謀士蔣班焦彝進言曰：「城中糧少兵多，不能久守，可率吳、楚之眾，與魏兵決一死戰。」誕大怒曰：「吾欲守，汝欲戰，莫非有異心乎！再言必斬！」二人仰天長嘆曰：「誕將亡矣！我等不如早降，免至一死！」

是夜二更時分，蔣焦二人踰城降魏，司馬昭重用之；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，不敢言戰。誕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，以防淮水，只望水泛衝倒土城，驅兵擊之。不想自秋至冬，並無霖雨，淮水不泛。城中看看糧盡，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，見軍士漸漸餓倒，只得來告誕曰：「糧草盡絕，軍士餓損，不如

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，以省其食。」誕大怒曰：「汝教我盡去北軍，欲謀我耶！」叱推出斬之。

文鴛、文虎見父被殺，各拔短刀，立殺數十人，飛身上城，一躍而下，越壕赴魏寨投降。司馬昭恨文鴛昔日單騎退兵之讎，欲斬之。鍾會諫曰：「罪在文欽，今文欽已亡，二子勢窮來歸，若殺降將，是堅城內人之心也。」昭從之，遂召文鴛、文虎入帳，用好言撫慰，賜駿馬錦衣，加為偏將軍，封關內侯。二子拜謝上馬，遶城大叫曰：「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，汝等何不早降！」城內人聞言，皆計議曰：「文鴛乃司馬氏讎人，尚且重用，何況我等乎？」於是皆欲投降。諸葛誕聞之大怒，日夜自來尋城，以殺為

威。鐘會知城中人心已變，乃入帳告昭曰：「可乘此時攻城矣。」

昭大喜，遂激三軍四面雲集，一齊攻打。守將曾宣獻了北門，放魏兵入城。誕知魏兵已入，慌引麾下百人，自城中小路突出，至吊橋邊，正撞著胡遵，手起刀落，斬誕於馬下，數百人皆被縛。王基引兵殺到西門，正遇吳將于詮。基大喝曰：「何不早降！」詮大怒曰：「受命而出，為人救難，既不能救，又降他人，義所不為也！」乃擲盔於地，大呼曰：「人生在世，得死於戰場者，幸耳！」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，人困馬乏，為亂軍所殺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司馬當年圍壽春，降兵無數拜車塵。東吳雖有英雄士，誰及于詮肯殺身？

司馬昭入壽春，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梟首，滅其三族。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。昭曰：「汝等降否？」眾皆大叫曰：「願與諸葛公同死，決不降汝！」昭大怒，叱武士盡搏於城外，逐一問曰：「降者免死。」並無一人言降。直殺至盡，終無一人降者。昭深加嘆息不已，令皆埋之。後人有師嘆曰：

忠君矢志不偷生；諸葛公休帳下兵。露歌聲應未斷，遺蹤直欲繼田橫。

卻說吳兵大半降魏，斐秀告司馬昭曰：「吳兵老小，盡在東南江、淮之地，今若留之，久必為變，不如坑之。」鍾會曰：「不然；古之用兵者，全國為上，戮其元惡而已。若盡坑之，是不仁也。不如放歸江南，以顯中國之寬大。」昭曰：「此妙論也。」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。唐咨因懼孫琳，不敢回國，亦來投魏。昭皆重用，令分部三河之地。淮南已平。正欲退兵，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，邀截糧草。昭大驚，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。

時蜀漢延熙二十年，改為景耀元年。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，每日操練人馬；一是蔣舒，一是傅僉，兩人頗有膽勇，維甚愛之。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

馬昭，東吳孫琳助之，昭大起兩淮之兵，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。維大喜曰：「吾今番大事濟矣！」

遂表奏後主，願興兵伐魏。中散大夫譙周聽知，嘆曰：「近來朝廷溺於酒色，信任中貴黃皓，不理國事，只圖歡樂；伯約累欲征伐，不恤軍士；國將危矣！」乃作「讎國論」一篇，寄與姜維。維拆封視之。論曰：

或問：古往能以弱勝強者，其術何如？曰：處大國無患者，恆多慢；處小國有憂者，恆思善。多慢則生亂，思善則生治，理之常也，故周文養民，以少取

多；句踐恤眾，以弱斃強。此其術也。

或曰：曩者楚強漢弱，約分鴻溝，張良以為民志既定，則難動也，率兵追羽，終斃項氏；豈必由文王、句踐之事乎！曰：商、周之際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之固，當此之時，雖有漢祖，安能仗劍取天下乎？今秦罷侯置守之後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於是豪傑並爭。今我與彼，皆傳國易世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時，實有六國並據之勢。故可為文王，難為漢祖。時可而後動，數合而後舉；故湯、武之師，不再戰而克，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黷征，不幸遇難，雖有智者，不能謀之矣。」

姜維看畢，大怒曰：「此腐儒之論也！」擲之於地。遂提川兵來取中原。又問傅僉曰：「以公度之，可出何地？」僉曰：「魏屯糧草，皆在長城；今可逕取駱谷。度沈嶺，直到長城，先燒糧草，然後直取秦川，則中原指日可得矣。」維曰：「公之見與吾之計暗合也。」即提兵逕取駱谷，度沈嶺，望長城而來。

卻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，乃司馬昭之族兄也。城內糧草甚多，人馬卻少。望聽知蜀兵到，急與王真、李鵬二將，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。次日蜀兵來到，望引二將出陣。姜維出馬，指望而言曰：「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，必有李傕、郭汜之意也。吾今奉朝廷明命，前來問罪，汝當早降。若還愚迷，全家誅

戳！」望大聲而答曰：「汝等無禮。數犯上國，如不早退，令汝片甲不歸！」

言未畢，望背後王真挺槍出馬，蜀陣中傅僉出迎。戰不十合，僉賣個破綻，王真便挺槍來刺。傅僉閃過，活捉真於馬上，便回本陣。李鵬大怒，縱馬輪刀來救。僉故意放慢，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，暗掣四楞鐵鎗在手；鵬趕上舉刀待砍，傅僉偷身回顧，向李鵬面門只一鎗，打得眼珠迸出，死於馬下。王真被蜀軍亂槍刺死。姜維驅兵大進。司馬望棄寨入城，閉門不出。維下令曰：「軍士今夜且歇一宿，以養銳氣。來日需要入城。」

次日平明，蜀兵爭先大進，一擁至城下。用火火箭火砲打入城中。城上草屋，一派燒著，魏兵自亂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，一齊放火，烈焰沖天。城已將陷，魏兵在城內嚎啕痛哭，聲聞四野。

正攻打之間，忽然背後喊聲大震，維勒馬回看，只見魏兵鼓譟搖旗，浩浩而來。維遂令後隊為前隊，自立於門旗下候之。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，挺槍縱馬而出，年約二十餘歲，面如傅粉，脣似抹硃，厲聲大叫曰：「認得鄧將軍否！」維自思曰：「此必是鄧艾矣。」挺槍縱馬而來。二人抖擻精神，戰到三四十合，不分勝負。那小將軍槍法無半點放閒。維心中自思：「不用此計，安得勝乎？」便撥馬望左邊山

路中而走。

那小將驟馬追來，維挂住了鋼槍，暗取雕弓羽箭射之。那小將眼乖，早已見了，弓弦響處，把身望前一倒，放過羽箭。維回頭看小將已到，挺槍來刺；維閃過，那槍從肋旁邊過，被維夾住，那小將棄槍，望本陣而走。維嗟嘆曰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再撥馬趕來。追至陣門前，一將提刀而出曰：「姜維匹夫，勿趕吾兒！鄧艾在此！」

維大驚，原來小將乃鄧艾之子鄧忠也。維暗暗稱奇；欲戰鄧艾，又恐馬乏，乃虛指艾曰：「吾今日識汝父子也。且各收兵，來日決戰。」艾見戰場不利，

亦勒馬應曰：「既如此，各自收兵。暗算者非丈夫也。」

於是兩軍皆退。鄧艾據渭水下寨，姜維跨兩山安營。艾見蜀兵地理，乃作書於司馬望曰：「我等切不可戰，只宜固守。待關中兵至時，蜀兵糧草皆盡，三面攻之，無不勝也。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。」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。

卻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，約來日大戰，艾佯應之。次日五更，維令三軍造飯，平明布陣等候。艾營中偃旗席鼓，卻如無人之狀。維至晚方回。次日又令人下戰書，責以失期之罪。艾以酒食相待，答

曰：「微軀小疾，有誤相持，明日會戰。」次日，維又引兵來，艾仍前不出。

如此五六番，傅儉謂維曰：「此必有謀也。宜防之。」維曰：「此必捱關中到，三面擊我耳。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綝，使併力攻之。」忽探馬報說「司馬昭攻打壽春，殺了諸葛誕，吳兵皆降。昭班師回洛陽，便欲領兵來救長城。」維大驚曰：「今番代魏，又成畫餅矣，不如且回。」正是：已嘆四番難奏績，又嗟五度未成功。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三回：丁奉定計斬孫綝，姜維鬥陣破
鄧艾

卻說姜維恐救兵到，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，步兵先退，然後將馬軍斷後。細作報知鄧艾。艾笑曰：「姜維知大將軍到，故先退去。不必追之，追則中彼之計也。」乃令人哨探，回報果然駱谷狹窄之處，堆積柴草，準被要燒追兵。眾皆稱艾曰：「將軍真神算也！」遂遣使齎表奏聞。於是司馬昭大喜，又奏賞鄧艾。

卻說東吳大將軍孫綝。聽知全端，唐咨等降魏，勃然大怒，將各人家眷，盡皆斬之。吳主孫亮，時年方十七，見綝殺戮太過，心甚不然。

一出西苑，因食生梅，令黃門取蜜，須臾取至，見蜜內有鼠糞數枚，召藏吏責之，藏吏叩首曰：「臣封閉甚嚴，安有鼠糞？」亮曰：「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？」藏吏曰：「黃門於數日前曾求食蜜，臣實不敢與。」亮指黃門曰：「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，故置糞於蜜中，以陷之也。」黃門不服。亮曰：「此事易知耳。若糞久在蜜中，則內外皆溼；若新在蜜中，則外溼內燥。」命剖視之，果然內燥。黃門服罪。亮之聰明，大抵如此。雖然聰明，卻被孫綝把持，不能主

張。繃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；武衛將軍孫恩，偏將軍孫幹，長水校尉孫闓，分屯諸營。

一日吳主孫亮悶坐，黃門伺郎全紀在側，紀乃國舅也。亮因泣告曰：「孫繃專權妄殺，欺朕太甚；今不圖之，必為後患。」紀曰：「陛下但有用臣處，臣萬死不辭。」亮曰：「卿可只今點起禁兵，與將軍劉丞各守城門，朕自出殺孫繃。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。卿母乃繃之姐也。倘若洩漏，誤朕匪輕。」紀曰：「乞陛下草詔與臣。臨行事之時，臣將詔示眾，使繃手下人皆不敢妄動。」亮從之，即寫密詔付紀。紀受詔歸家，密告其父全尚。尚知此事，乃告妻曰：「三日內殺孫繃矣。」妻曰：「殺之是也。」口雖應

之，卻令人持書報知孫琳。琳大怒，當夜便喚弟兄四人，點起精兵，先圍大內；一面將全尚；劉丞並其家小俱拿下。

比及平明，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。內伺慌入奏曰：「孫綝領兵圍了內苑。」亮大怒，指全后罵曰：「汝父兄誤我大事矣！」乃拔劍欲出。全后與伺中近臣，皆牽其衣而哭，不放亮出。孫綝先將全尚、劉丞等殺訖，然後召文武於朝內，下令曰：「主上荒淫久病，昏亂無道，不可以奉宗廟，今當廢之。汝諸文武，敢有不從者，以謀叛論！」眾皆畏懼，應曰：「願從將軍之令。」

尚書桓懿大怒，從班部中挺然而出，指孫綝大罵曰：「今上乃聰明之主，汝何敢出此亂言！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。」琳大怒，自拔劍斬之，即入內指吳王孫亮罵曰：「無道昏君，本當誅戮，以謝天下！看先帝之面，廢汝為會稽王，吾自選有德者立之！」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，令鄧程收之。亮大哭而去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亂賊誣伊尹，奸臣充霍光。可憐聰明主，不得蒞朝堂。

孫綝遣宗正孫楷、中書郎董朝，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為君。休字子烈，乃孫權第六子也；在虎林夜

夢乘龍上天，回顧不見龍尾，失驚而覺。次日，孫楷、董朝至，拜請回都。行至曲阿，有一老人，自稱姓于，名休，叩頭言曰：「事久必變，願殿下速行。」

休謝之。行至布塞亭，孫思將軍駕來迎。休不敢乘輦，乃坐小車而入。百官拜謁道傍，休慌忙下車答禮。孫綝出，令扶起，請入大殿，升御座即天子位。休再三謙讓，方受玉璽。文官武將朝賀已畢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安元年；封孫綝為丞相、荊州牧；多官各有封賞；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。孫琳一門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權傾人主。吳主孫休，恐其內變，陽示恩寵，內實防之。綝驕橫愈甚。

冬十二月，繇奉牛酒入宮上壽，吳主孫休不受，琳怒，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。酒酣，乃謂布曰：「吾初廢會稽王時，人皆勸吾為君。吾為今上賢，故立之。今我上壽而見拒，是將我等閒相待。吾早晚教你看！」布聞言，唯唯而已。

次日，布入宮密奏孫休。休大懼，日夜不安。數日內孫繇遣中書郎孟宗，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，出屯武昌；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。於是將軍魏邈、武衛士施朔，二人密奏孫休曰：「繇調兵在外，又搬盡武庫內軍器，早晚必為變矣。」

休大驚，急召張布計議。布奏曰：「老將丁奉，

計略過人，能斷大事，可與議之。」休乃召奉入內，密告其事。奉奏曰：「陛下勿憂，臣有一計，為國除害。」休問何計。奉曰：「來朝臘日，只推大會群臣，召綝赴席，臣自有調遣。」休大喜。奉令魏邈、施朔為外事，張布為內應。

是夜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將老樹連根拔起。天明風定，使者奉旨來請孫綝入宮赴宴。孫綝方起床，平地如人推倒，心中不悅。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。家人止之曰：「一夜狂風不息，今早又無故驚倒，恐非吉兆，不可赴宴。」綝曰：「吾弟兄共典禁兵，誰敢近身？倘有變動，於府中放火為號。」囑訖，升車入內。吳主孫休慌下御座迎之，請綝高坐。酒行數巡，

眾驚曰：「宮外望有火起。」緄便欲起身。休止之曰：「丞相穩便，外兵自多，何必懼哉？」

言未畢，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，引武士三十餘人，搶上殿來，口中厲聲而言曰：「有詔擒反賊孫緄！」緄急欲走時，早被武士擒下。緄叩頭曰：「願徙交州歸田里。」休叱曰：「爾何不徙滕胤、呂據、王淳耶？」命推下斬之。於是張布牽孫緄下殿東斬訖。從者皆不敢動。布宣詔曰：「罪在孫緄一人，餘皆不問。」眾心乃安。

布請孫休升五鳳樓。丁奉、魏邈、施朔等，擒孫緄兄弟至。休命盡斬於市。宗黨死者數百人，滅其三

族，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，戮其屍首。將被害諸葛恪、滕胤、呂據、王淳等家，重建墳墓，以表其忠。其牽累流遠者，皆赦還鄉里。丁奉重加封賞。馳書報入成都。後主劉禪遣使回賀，吳使薛瑋答禮。

瑋自蜀中歸，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。瑋奏曰：「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，公卿多阿附之。入其朝，不聞直言；經其野，民有蔡色。所謂『燕雀處堂，不知大廈之將焚』者也。」休歎曰：「若諸葛武侯在時，何至如此乎！」於是又寫國書，教人齎入成都，說司馬昭不日篡魏，必將侵吳、蜀以示威，彼此各宜準備。

姜維聽得此信，忻然上表，再議出師伐魏。時蜀漢景耀元年冬，大將軍姜維，以廖化、張翼為先鋒，王含、蔣斌為左軍，蔣舒、傅僉為右軍，胡濟為合後。維與夏侯霸為總中軍，共起蜀兵二十萬，拜辭後主，逕到漢中，與夏侯霸商議，當先攻取何地。霸曰：「祁山乃用武之地，可以進兵，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。因他處不可出也。」

維從其言，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，至谷口下寨。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，整點隴右之兵。忽流星馬到，報說蜀兵見下三寨於谷口。艾聽知，遂登高看了，回寨生帳，大喜曰：「不出吾之所料也！」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脈，故留蜀兵下寨之地；地中至祁山寨

直至蜀寨，早挖了地道，待蜀兵至時，於中取事。

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，地道正在左寨之中，乃王含、蔣斌下寨之處。鄧艾喚子鄧忠，與師纂各引一萬兵，為左右衝擊；卻喚副將鄭倫，引五百掘子軍，於當夜二更，逕從地到直至左營，從帳後地下擁出。

卻說王含、蔣斌因立寨未定，恐魏兵來劫寨，不散解甲而寢。忽聞中軍大亂，急焯兵器上的馬時，寨外鄧忠引兵殺到。內外夾攻，王、蔣二將，奮死抵敵不住，棄寨而走。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，料到有內應外合之兵，遂急上馬，立於中軍帳前，傳令

曰：「如有妄動者斬，便有敵兵到營邊，休要問他，只管以弓弩射之！」一面傳示右營，亦不許妄動。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，皆被射回。只衝殺到天明，魏兵不敢殺入。鄧艾收兵回寨，乃嘆曰：「姜維深得孔明之法！兵在夜而不驚，將聞變而不亂；真將材也！」

次日，王含、蔣斌收聚敗兵，伏於大寨前請罪。維曰：「非汝等之罪，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。」又撥軍馬，命二將安營訖。卻將傷死身屍，填於地道之中，以土掩之。令人下戰書單挪鄧艾來日交鋒。艾忻然應之。

次日，兩軍列於祁山之前。維按武侯八陣之法，

依天、地、風、雲、鳥、蛇、龍、虎、之形，分布以定。鄧艾出馬，見維布成八卦，乃亦布之，左右前後，門戶一般。維持槍縱馬大叫曰：「汝效吾排八陣，亦能變陣否？」艾笑曰：「汝道此陣只汝能布耶？吾既會布陣，豈不知變陣！」艾便勒馬入陣，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颺，變成八八六十四個門戶；復出陣前曰：「吾變法若何？」維曰：「雖然不差，汝敢與吾入陣相圍麼？」艾曰：「有何不敢！」

兩軍各依隊伍而進。艾在中軍調遣。兩軍衝突，陣法不曾錯動。姜維到中間，把旗一招，忽然變成「長蛇捲地陣」，將鄧艾困在核心，四面喊聲大震。艾不知其陣，心中大驚。蜀兵漸漸逼進，艾引眾將衝突

不出。只聽得蜀兵齊叫曰：「鄧艾早降！」鄧艾仰天長歎曰：「我一時自逞其能，中姜維之計矣！」

忽然西北角一彪軍殺入，艾見是魏兵，遂乘勢殺出。救鄧艾者，乃司馬望也。比及救出鄧艾時，祁山九寨，皆被蜀兵所奪。艾引敗兵，退於渭水南下寨。艾謂望曰：「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？」望曰：「吾幼年遊學於荆南，曾與崔州平、石廣元為友，講論此陣。今日姜維所變者，乃『長蛇捲地陣』也。若他處擊之，必不可破。吾見吾見其頭在西北，故從西北擊之，自破矣。」艾謝曰：「我雖學得陣法，實不知變法。公既之此法，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，如何？」望曰：「我之所學，恐瞞不過姜維。」艾曰：

「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鬥陣法，我卻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。兩下混戰，可奪舊寨也。」

於是命鄭倫為先鋒，艾自引軍襲山後；一面令人下戰書，搦姜維來日鬥陣法。維批回去訖，乃謂眾將曰：「吾受武侯所傳密書，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，按周天之數。今搦吾鬥陣法，乃『班門弄斧』耳！但中間必有詐謀，公等知之乎？」廖化曰：「此必賺我鬥陣法，卻引一軍襲我後也。」維笑曰：「正合吾意。」即令張翼、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。

次日，姜維盡收九寨之兵，分布於祁山之前。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，逕到祁山之前，出馬與姜維答

話。維曰：「汝請吾鬥陣法，汝先布與我看。」望布成了八卦。維笑曰：「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，汝今盜襲，何足為奇！」望曰：「汝亦竊他人之法耳！」維曰：「此陣凡有幾變？」望笑曰：「吾既能布，豈不會變？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。」維笑曰：「汝試變來。」

望入陣變了數番，復出陣曰：「汝識吾變否？」維笑曰：「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，汝乃井底之蛙，安知玄奧乎！」望自知有此變法，實不曾學全，乃免強折辯曰：「吾不信，汝試變來。」維曰：「汝叫鄧艾出來，吾當布與他看。」望曰：「鄧將軍自有良謀，不好陣法。」維大笑曰：「有何良謀！不過叫

汝賺吾在此布陣，他卻引兵襲吾山後耳！」望大驚，恰預進兵混戰，被維以鞭梢一指，兩翼兵先出，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，各逃性命。

卻說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。倫方轉過山角，忽然一聲砲響，鼓角喧天，伏兵殺出；為首大將，乃廖化也。二人未及答話，兩馬交處，被廖化一刀，斬鄭倫於馬下。鄧艾大驚，急勒兵退時，張翼引一軍殺到。兩下夾攻，魏兵大敗。艾捨命突出，身被四箭。奔於渭南寨時，司馬望亦到。二人商議退兵之策。望曰：「近日蜀主劉蟬，寵幸中貴黃皓，日夜以酒色為樂，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，此圍可解。」艾問眾謀士曰：「誰可入蜀交通黃皓？」言未畢，一人應

聲曰：「某願往。」艾視之，乃襄陽黨均也。艾大喜，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，逕到成都連結黃皓，布散流言，說姜維怨望天子，不久投魏。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。黃皓奏知後主，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。

卻說姜維連日搦戰，鄧艾堅守不出。維心中甚疑。忽使命至，召維入朝。維不知何事，只得班師回朝。鄧艾、司馬望知姜維中計，遂拔渭南之兵，隨後掩殺。正是：樂毅伐齊遭間阻，岳飛破敵被讒回。未知勝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四回：曹髦驅車死南闕，姜維棄糧勝魏兵

卻說姜維傳令退兵。廖化曰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今雖有詔，未可動也。」張翼曰：「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，皆有怨望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，收回人馬，以安民心，再作良圖。」維曰：「善。」令各軍依法而退。命廖化，張翼斷後，以防魏兵追襲。

卻說鄧艾引兵追趕，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，人

馬徐徐而退。艾歎曰：「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！」因此不敢追趕，勒軍回祁山寨去了。

且說姜維至成都，入見後主，問召回之故。後主曰：「朕為卿在邊庭，久不還師，恐勞軍士，故詔卿回朝，別無他意。」維曰：「臣已得祁山之寨，正欲收功，不期半途而廢。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。」後主默然不語。姜維又奏曰：「臣誓討賊，以報國恩。陛下休聽小人之言，致生疑慮。」後主良久乃曰：「朕不疑卿；卿且回漢中，矣魏國有變，再伐之可也。」姜維歎息出朝，自投漢中去訖。

卻說黨均回到祁山寨中，報知此事。鄧艾與司馬

望曰：「君臣不和，必有內變。」就令黨軍入洛陽，報知司馬昭。昭大喜，便有圖蜀之心，乃問中護軍賈充曰：「吾今伐蜀，如何？」充曰：「未可伐也；天子方疑主公，若一但輕出，內難必作矣。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中，群臣表賀，以為祥瑞；天子曰：「非祥瑞也；龍者君象，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而在井中，是幽囚之兆也。」遂作潛龍師一首。師中之意，明明道著主公。其詩曰：

「傷哉龍受困，不能躍深淵。上不飛天漢，下不見於田。蟠居於井底，鰍鱔舞其前。藏牙伏爪甲，嗟我亦同然！」

司馬昭聞知大怒，謂賈充曰：「此人欲效曹芳也！若不早圖，彼必害我。」充曰：「某願為主公早晚圖之。」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，司馬昭帶劍上殿，髦起迎之。群臣皆奏曰：「大將軍功德巍巍，合為晉公，加九錫。」髦低頭不答。昭厲聲曰：「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，今為晉公，得毋不宜耶？」髦乃應曰：「敢不從命？」昭曰：「潛龍之詩，視吾等如鰈鱉，是何禮也？」髦不能答。昭冷笑下殿。眾官凜然。髦歸後宮，召伺中王沉，尚書王經、散騎常伺王業，三人入內計議。髦泣曰：「司馬昭將懷篡逆，人所共知！朕不坐受廢辱，卿等可助朕討之！」王經奏曰：「不可；昔魯昭公不忍季氏，敗走失國；今重權

已歸司馬氏久矣，內外公卿，不顧順逆之理，阿附奸賊，非一人也。且陛下宿位寡弱，無用命之人。陛下若不隱忍，禍莫大焉。且宜緩圖，不可造次。」髦曰：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朕意已決，便死何懼！」言訖，即入告太后。王沉、王業謂王經曰：「事已急矣，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。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，以免一死。」經大怒曰：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敢懷二心乎？」王沉，王業見經不從，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。

少頃，魏主曹髦出內，令護衛焦伯，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童三百餘人，鼓譟而出。髦仗劍升輦，叱左右逕出南闕。王經伏於車前，大哭而諫曰：「今陛下

領數百人伐昭，是驅羊而入虎口耳，空死無益。臣非惜命，實見事不可行也。」髦曰：「吾軍已行，卿無阻當。」遂望龍門而來。

只見賈充戎服乘馬，左有成倅，右有成濟，引數千鐵甲禁兵，吶喊殺來。髦仗劍大喝曰：「吾乃天子也！汝等突入宮庭，欲弑君耶？」禁兵見了曹髦，皆不敢動。賈充呼成濟曰：「司馬公養你何用？——正為今日之事也。」濟乃棹戟在手，回顧充曰：「當殺耶？當搏耶？」充曰：「司馬公有令，只要死的。」成濟挺戟直奔車前。髦大喝曰：「匹夫敢無禮乎！」言未訖，被成濟一戟刺中髦前胸，撞出輦來；再一戟，刃從背上透出，死於輦旁。焦伯挺槍來迎，被成

濟一戟刺死。眾皆逃走。王經隨後敢來，大罵賈充曰：「逆賊安敢弑君耶！」充大怒，叱左右縛定，報知司馬昭。昭入內，見髦已死，乃佯作大驚之狀，以頭輦車而哭，令人報知各大臣。時太傅司馬孚入內，見髦屍首，枕其股而哭曰：「弑陛下者，臣之罪也！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，停於偏殿之西。昭入殿中，召群臣會議。群臣皆至，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。昭令泰之舅尚書荀顗召之。泰大哭曰：「論者以泰比舅，今舅實不如泰也。」乃披麻帶孝而入，哭拜於靈前。昭亦佯哭而問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何法處之？」泰曰：「獨斬賈充，少可以謝天下耳。」昭沉吟良久，又問曰：「再思其次。」泰曰：「惟有進於此者，不知其

次。」昭曰：「成濟大逆不道，可劓之，滅其三族。」濟大罵昭曰：「非我之罪，是賈充傳汝之命！」昭令先割其舌。濟至死叫屈不絕。弟成倅亦斬於市，盡滅三族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司馬當年命賈充，弑君南闕袍紅。卻將成濟誅三族，只道軍民盡耳聾。

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。王經正在廷尉廳下，忽見縛其母至。經叩頭大哭曰：「不孝子累及慈母矣！」母大笑曰：「人誰不死？正恐不死所耳。以此棄命，何恨之有？」次曰，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。滿城士庶，無不垂淚。後人有詩

曰：

漢初誇伏劍，漢末見王經；真烈心無異，堅剛志更清。節如秦華重，命羽毛輕。母子聲名在，應同天地傾。

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，昭許之。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，即天子位。昭曰：「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聖人稱為至德。魏武帝不肯禪於漢，猶吾之不肯禪於魏也。」賈充等言，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，遂不復勸進。是年六月，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為帝，改元景元元年。璜改名曹奐，字景召——乃武帝曹操之孫，燕王曹宇之子也。

奐封昭為丞相晉公，賜錢十萬、絹萬疋。其文武多官，各有封賞。

早有細卒報入蜀中。姜維聞司馬昭弑了曹髦，立了曹奐，喜曰：「吾今日伐魏，又有名矣。」遂發書入吳，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；一面奏准後主，起兵十五萬，車乘數千輛，皆置板箱於上；令廖化、張翼為先鋒。一化取子午谷，翼取駱谷，一維自取斜谷，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。三路兵並起，殺奔祁山而來。

時鄧艾在山寨中，訓練人馬，聞報蜀兵三路殺到，乃聚諸將計議。參軍王瓘曰：「吾有一計，不可

明言。見寫在此，謹呈將軍台覽。」艾接來展看畢，笑曰：「此計雖妙，只怕瞞不過姜維。」瓘曰：「某願捨命前去。」艾曰：「公志若堅，必能成功。」

遂撥五千兵與瓘。瓘連夜從斜谷迎來，正撞蜀兵前隊哨馬。瓘叫曰：「我魏國降兵，可報於主帥。」

哨軍報知姜維，維令攔住餘兵，只叫為首的將來見。瓘拜伏於地曰：「某乃不王經之姪王瓘也。近見司馬昭弑君，將叔父一門皆戮，某痛恨入骨。今幸將軍興師問罪，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。願從調遣，剿除奸黨，以報叔父之恨。」

維大喜，謂瓘曰：「汝既誠心來降，吾不誠心相待；吾軍中所患者，不過糧耳。今有糧草，現在川口。汝可運赴祁山。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。」瓘心中大喜，以為中計，忻然領諾。姜維曰：「汝去運糧，不必用五千人，但引三千人去，留下二千人引路，以打祁山。」瓘恐維疑惑，乃引三千兵去了。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。忽報夏侯霸到。霸曰：「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也？吾在魏，雖不知備細，未聞王瓘是王經之姪；其中多詐，請將軍察之。」維大笑曰：「我已知王瓘之詐，故分其兵勢，將計就計而行。」霸曰：「公試言之。」維曰：「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，既殺王經，滅其三族，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

兵？知其詐也。仲權之見與我暗合。」

於是姜維不出斜谷，卻令人於路暗伏，以防王瑾奸細。不旬日，果然伏兵捉得王瑾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。維問了情節，搜出私書，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，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，卻教鄧艾遣兵於壇山谷中接應。維將下書人殺了，卻將書中之意，改作八月十五日，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壇山谷中接應。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；一面令人將現有糧草數百輛卸了糧米，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，用青布罩了，令傅檢（去左邊手部）引二千原降魏兵，執打著運糧旗號。維卻與夏侯霸各引一軍，去山谷中埋伏。令蔣舒出斜谷，廖化，張翼俱各進兵，來取祁山。

卻說鄧艾得了王瓘書信，大喜，急寫回書，令來人回報。至八月十五日，鄧艾引五萬精兵逕往壇山谷中來，遠遠使人憑高眺望，只見無數糧車，接連不斷，從山凹中而行。艾勒馬望之，果然皆是魏兵。左右曰：「天已昏暮，可速接應王瓘出谷口。」艾曰：「前面山勢掩映，倘有伏兵，急難退步；只可在此等候。」正言間，忽兩騎馬驟至，報曰：「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，背後人馬趕來，望早救應。」艾大驚，急催兵前進。時值初更，月明如晝。只聽得山後吶喊，只道王瓘在山後廝殺。逕奔過山後時，忽樹林一彪軍撞出，為首蜀將傅僉，縱馬大叫曰：「鄧艾匹夫！已中吾主將之計！何不早早下馬死！」

艾大驚，勒回馬便走。車上火盡著——那火便是號火。兩山下蜀兵盡出，殺得魏兵七斷八續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：「拏住鄧艾的，賞千金，封萬戶侯！」嚇得鄧艾棄甲丟盔，撇了坐下馬雜在步之中，爬山越嶺而逃。姜維、夏侯霸只望馬上為首逕來捉擒，不想鄧艾步行走脫，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瓘糧車。

卻說王瓘密約鄧艾，先期將糧草車仗，整備停當，專候舉事。忽有心腹人報：「事已洩漏，鄧將軍大敗，不知性命如何。」瓘大驚，令人哨探，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，背後又有塵土大起，鈿下無路。瓘叱左右令放火，盡燒糧草車輛。一霎時，火光突起，烈火燒空。瓘大叫曰：「事已急矣！汝宜死戰！」乃提

兵望西殺出。背後姜維三路追趕。維只道王瓘捨撞回魏國，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。瓘因兵少，只恐追兵趕上，遂將棧道並各關隘盡皆燒燬。姜維恐漢中有失，遂不追鄧艾，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瓘。瓘被四面蜀兵攻擊，投黑龍江而死。餘兵盡被姜維坑之。

維雖然勝了鄧艾，卻折了許多糧草，又毀了棧道，乃引兵還漢中。鄧艾引部下敗兵，逃回祁山寨內，上表請罪，自貶其職。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，不忍貶之，復加厚賜。艾將原賜財物，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。昭恐蜀兵又出，遂添兵五萬，與艾守禦。姜維連夜修了棧道，又議出師。正是：連修棧道兵連出，不伐中原死不休。

未知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五回：詔班師後主信纔，託屯田姜維避禍

卻說蜀漢景耀五年，冬十月，大將軍姜維，差人連夜修了棧道，整頓軍糧兵器；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。俱已完備，上表奏後主曰：「臣累出戰，雖未成大功，已挫動魏人心膽；今養兵日久，不戰則懶，懶則致病。況今軍思效死，將思用命。臣如不勝，當受死罪。」後主覽表，猶豫未決。譙周出班奏曰：「臣夜觀天文，見西蜀分野，將星暗而不明。今大將軍又欲出師，此行甚是不利。陛下可降詔止之。」後主

曰：「且看此行若何。果然有失，卻當阻之。」譙周再三諫勸不從，乃歸家歎息不已，遂推病不出。

卻說姜維臨興兵，乃問廖化曰：「吾今出師，誓欲拔復中原，當先取何處？」化曰：「連年征伐，軍民不寧；兼魏有鄧艾，足智多謀，非等閒之輩；將軍強欲行難為之事，此化所以不敢專也。」維勃然大怒曰：「昔丞相六出祁山，亦為國也。吾今八次伐魏，豈為一己之私哉？今當先取洮陽。如有逆吾者必斬！」遂留廖化守漢中，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，逕取洮陽而來。

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。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

兵，聞知此信，遂令人哨探，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。司馬望曰：「姜維多計。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？」鄧艾曰：「今姜維實出洮陽也。」望曰：「公何以知之？」艾曰：「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，今洮陽無糧，維必料吾只守祁山，不守洮陽，故逕取洮陽；如得此城，屯糧積草，結連羌人，以圖久計耳。」

望曰：「若此，如之奈何？」艾曰：「可盡撤此處之兵，分為兩路去救洮陽。離洮陽二十五里，有侯河小城，乃洮陽咽喉之地。公引一軍伏於洮陽，偃旗息鼓，大開四門，如此如此而行。我卻引一軍伏侯河，必獲大勝也。」籌畫已定，各各依計而行。只留

偏將師纂守祁山寨。

卻說姜維令夏侯霸為前部，先引一軍逕取洮陽。霸提兵前進，將近洮陽，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，四門大開。霸心下疑惑，未敢入城，回顧諸將曰：「莫非詐乎？」諸將曰：「眼見得是空城，只有些小百姓，聽知大將軍兵到，盡棄城而去了。」

霸未信，自縱馬於城南視之，只見後老小無數，皆望西北而逃。霸大喜曰：「果空城也。」遂當先殺入，餘眾隨後而進。方到瓮城邊，忽然一聲砲響，城上鼓角齊鳴，旄旗遍豎，拽起吊橋。霸大驚曰：「誤中計矣！」慌欲退時，城上矢石如雨。可憐夏侯霸同

五百軍，皆死於城下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大膽姜維妙算長，誰知鄧艾暗提防。可憐投漢夏侯霸，頃刻城邊箭下亡。

司馬望從城內殺出，蜀兵大敗而逃。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，殺退司馬望，就傍城下寨。維聞夏侯霸射死，嗟傷不已。是夜二更，鄧艾自侯河城內，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。蜀兵大亂，姜維禁止不住。城上鼓角喧天，司馬望引兵殺出。兩下夾攻，蜀兵大敗。維左衝右突，死戰得脫，退二十餘里下寨。

蜀兵兩番敗走之後，心中搖動。維與諸將曰：「

勝敗乃兵家之常。今雖損兵折將，不足為憂。成敗之事，在此一舉。汝等始終勿改，如有言退者立斬。」張翼進言曰：「魏兵皆在此處，祁山必然空虛。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，攻打洮陽、侯河；某引一軍取祁山。取了祁山九寨，便驅兵向長安；此為上計。」

維從之，即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山。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，艾引軍出迎。兩軍對圓，二人交鋒數十餘合，不分勝負，各收兵回寨。次日，姜維又引兵挑戰，鄧艾按兵不出。姜維令軍辱罵，鄧艾尋思曰：「蜀人被吾大殺一陣，全然不退，連日反來搦戰；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。守寨將師纂，兵少智寡，必然敗矣。吾當親往救之。」乃喚子鄧忠分付曰：「

汝用心守把此處，任他搦戰。卻勿輕出。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。」

是夜二更，姜維正在寨中設計，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，鼓角喧天；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，諸將欲出。維止之曰：「勿得妄動。」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，乘勢去救祁山。鄧忠自入城去了。姜維喚諸將曰：「鄧艾虛作夜戰之勢，必然去救祁山寨矣。」乃喚傅僉分付曰：「汝守此寨，勿輕與敵。」囑畢，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。

卻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，守寨將師纂，兵少支持不住。看看待破，忽然鄧艾兵至，衝殺了一陣，蜀兵

大敗，把張翼隔在山後，絕了歸路。

正慌急之間，忽然聽的喊聲大震，鼓角喧天，只見魏兵紛紛倒退。左右報曰：「大將軍姜伯約殺到。」翼乘勢驅兵相應。兩下夾攻，鄧艾折了一陣，急退上祁山寨不出。姜維令兵四面攻圍。

話分兩頭；卻說後主在成都，聽信宦官黃皓之言，又溺於酒色，不理朝政。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，極有顏色；因入宮朝見皇后，后留在宮中，一月方出。琰疑其妻與後主私通，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，列於前，將妻綁縛，令每軍以履撻其面數十，幾死復甦。後主聞之大怒，令有司議劉琰罪。有司議得；卒

非撻妻之人，面非受刑之地；合當棄市。遂斬劉琰。自此命婦不許入朝。然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，多有疑怨者。於是賢人漸退，小人日進。

時右將軍閻宇，身無寸功；只因阿附黃皓，遂得重爵；聞姜維統兵在祁山，乃說皓奏後主曰：「姜維屢戰無功，可命閻宇代之。」後主從其言，遣使齊詔，召回姜維。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，忽一日三道詔至，宣維班師。維只得遵命，先令洮陽兵退，次後與張翼徐徐而退。鄧艾在寨中，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，不知何意。至平明，人報蜀兵盡退，止留空寨。艾疑有計，不敢追襲。

姜維逕到漢中，歇住人馬，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。後主一連十日不朝。維心中疑惑。是日至東華門，遇見秘書郎卻正。維問曰：「天子召維班師，公知其故否？」正笑曰：「大將軍何尚不知；黃皓欲使閻宇立攻，奏聞朝廷，發詔取回將軍；今聞鄧艾善能用兵，因此寢其事矣。」維大怒曰：「我必殺此宦豎！」卻正止之曰：「大將軍繼武侯之事，任大職重，豈可造次？倘若天子不容，反為不美矣。」維謝曰：「先生之言是也。」

次日，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，維引數人徑入。早有人報知黃皓，皓急避於湖山之側。維至亭下，拜了後主，泣奏曰：「臣困鄧艾於祁山，陛下連降三

詔，召臣回朝，未審聖意為何？」後主默然不語。維又奏曰：「黃皓奸巧專權，乃靈帝時十常侍也。陛下近則鑒於張讓，遠則鑒於趙高。早殺此人，朝廷自然清平，中原方可恢復。」後主笑曰：「黃皓乃趨走小臣，縱然專權，亦無能為。昔者董允每切齒恨皓，朕甚怪之。卿何必介意？」維叩頭奏曰：「陛下今日不殺黃皓，禍不遠也。」後主曰：「『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』卿何不容一宦官耶？」令近侍於湖山之側，喚出黃皓至亭下，命拜姜維伏罪。皓哭拜維曰：「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，並不干與國政。將軍休聽外人之言，欲殺某也。某命係於將軍，惟將軍憐之。」言羅，叩頭流涕。

維忿忿而出，即往欲正，備將此事告之。正曰：「將軍禍不遠矣。將軍若危，國家隨滅。」維曰：「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。」正曰：「隴西有一去處，名曰沓中；此地極其肥壯。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，奏知天子，前去沓中屯田？一者；得麥熟以助軍實；二者，可以盡圖隴右諸郡；三者，魏人不敢正視漢中；四者，將軍在外掌握兵權，人不能圖，可以避禍；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，宜早行之。」維大喜，謝曰：「先生金玉之言也。」

次日，姜維表奏後主，求沓中屯田，效武侯之事。後主從之。維遂還漢中，聚諸將曰：「某累出師，因糧不足，未能成功。今吾提兵八萬，往沓中種

麥屯田，徐圖進取。吾等久戰勞苦，今日斂兵聚穀，退守漢中；魏兵千里運糧，經涉山嶺，自然疲乏；疲乏必退；那時乘虛追襲，無不勝矣。」遂令胡濟守漢壽城，王含守樂城，蔣斌守漢城，蔣舒、傅僉同守關隘。分撥已畢，維自引兵八萬，來沓中種麥，以為久計。

卻說鄧艾聞姜維在沓中屯田，於路下四十餘營，連絡不絕，如長蛇之勢。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，畫成圖本，具表申奏。晉公司馬昭見之，大怒曰：「姜維屢犯中原，不能剿除，是吾心腹之患也。」賈充曰：「姜維深得孔明傳授，急難退之。須得一智勇之將，往刺殺之，可免動兵之勞。」從事中郎荀勗曰：「不

然；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，信用黃皓，大臣皆有避禍之心。姜維在沓中屯田，正避禍之計也。若令大將伐之，無有不勝，何必用刺客乎？」

昭大笑曰：「此言最善。吾欲伐蜀，誰可為將？」荀勗曰：「鄧艾乃世之良材，更得鍾會為副將，大事成矣。」昭大喜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」乃召鍾會入而問曰：「吾欲令汝為大將，去伐東吳，可乎？」會曰：「主公之意，本不欲伐吳，實欲伐蜀也。」昭大笑曰：「子誠識吾心也。但卿往伐蜀，當用何策？」會曰：「某料主公欲伐蜀，已畫圖本在此。」昭展開視之，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，從何而進，從何而退，一一皆有法度。昭看了，大喜曰：

「真良將也！卿與鄧艾合兵取蜀，何如？」會曰：「蜀川道廣，非一路可進；當使鄧艾分兵各進，可也。」昭遂拜鍾會為鎮西將軍，假節鉞，都督關中人馬，調遣青、徐、兗、豫、荆、揚等處；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，都督關外隴上，使約期伐蜀。

次日，司馬昭於朝外計議此事，前將軍鄧敦曰：「姜維屢犯中原，我兵折傷甚多；只今守禦，尚自未保，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，自取禍亂耶？」昭怒曰：「吾欲興仁義之師，伐無道之主，汝安敢逆吾意？」叱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呈鄧敦首級於階下。眾皆失色。昭曰：「吾自征東以來，息歇六年，治兵繕甲，皆已完備，欲伐吳、蜀久矣。今先定西蜀，乘

順流之勢，水陸並進，併吞東吳；此滅虢取虞之道也。吾料西蜀將士，守成都者八九萬，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，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。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，絆住姜維於沓中，使不得東顧；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，直抵駱谷；三路以襲漢中。蜀主劉禪昏暗，邊城外破，士女內震，其亡可必矣。」眾皆拜服。

卻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，起兵伐蜀。會恐機謀或洩，卻以伐吳為名，令青、兗、豫、荆、揚等五處各造大船；又遣唐咨於登、萊等州傍海之處，拘集海船。司馬昭不知其意，遂召鍾會問之曰：「子從旱路收川，何用造船耶？」會曰：「蜀若聞我兵大進，

必求救於東吳也；故先布聲勢，作伐吳之狀，吳必不敢妄動。一年之內，蜀已破，船已成，而伐吳，豈不順乎？」昭大喜，選日出師。時魏景元四年，秋七月初三日，鍾會出師。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。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：「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，愚料會志大心高，不可使獨掌大權。」昭笑曰：「吾豈不知之？」悌曰：「主公既知，何不使人同領其職？」昭言無數語，使邵悌疑心頓釋。正是：方當士馬驅馳日，早識將軍跋扈心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六回：鍾會分兵漢中道，武侯顯聖定
軍山

卻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：「朝臣皆言蜀未可伐，是其心怯；若使強戰，必敗之道也。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，是其心不怯；心不怯，則破蜀必矣；蜀既破，則蜀人心膽已裂。『敗軍之將，不可以言勇；亡國之大夫，不可以圖存。』會即有異志，蜀人安能助之乎？至若魏人得勝思歸，必不從會而反，更不足慮耳。此言乃吾與汝知之，切不可泄漏。」邵悌拜服。

卻說鍾會下寨已畢，升帳大集諸將聽令。時有監軍衛瓘，護軍胡烈；大將田續，龐會，田章，爰（左青右為「影」的右邊），丘建，夏侯咸，王賈，皇甫闓，句安，等八十餘員。會曰：「必須一大將為先鋒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。誰敢當之？」一人應聲曰：「某願往。」

會視之，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。眾皆曰：「非此人不可為先鋒。」會喚許儀曰：「汝乃虎體猿臂之將，父子有名；今眾將亦皆保汝，汝可掛先鋒印，領五千馬軍，一千步軍，徑取漢中。分兵三路；汝領中路，出斜谷；左軍出駱谷；右軍出子午谷。此皆崎嶇山險之地，當令軍填平道路，修理橋梁，鑿山破石，

勿使阻礙；如違必按軍法。」許儀受命，領兵而進。鍾會隨後提十萬餘眾，星夜起程。

卻說鄧艾在隴西，既受伐蜀之詔，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人。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，天水太守王頎，隴西太守牽弘，金城太守楊欣，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。比及軍馬雲集，鄧艾夜作一夢，夢見登高山，望漢中，忽於腳下迸出一泉，水勢上湧；須臾驚覺，渾身汗流，遂坐而待旦，乃召護衛邵緩問之。緩素明周易。艾備言其夢。緩答曰：「易云：『山上有水曰蹇。蹇卦者，利西南不利東北。』孔子云：『蹇利西南。往有功也；不利東北，其道窮也。』將軍此行必然克蜀。但可惜蹇滯不能還。」

艾聞言，愀然不樂。忽鍾會檄文至，約艾起兵，於漢中取齊。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，引兵一萬五千，先斷姜維歸路；次遣天水太守王頌，引兵一萬五千，從左攻沓中；隴西太守牽弘，引一萬五千人，從右攻沓中；又遣金城太守楊欣，引一萬五千人，於甘松邀姜維之後。艾自引兵三萬，往來接應。

卻說鍾會出師之時，有百官送出城外，旌旗蔽日，鎧甲凝霜；人強馬壯；威風凜凜，人皆稱羨；惟有相國參軍劉實，微笑不語。太尉王祥，見實冷笑，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：「鍾，鄧二人，此去可平蜀乎？」實曰：「破蜀必矣；但恐皆不得還都耳。」王祥問其故，劉實但笑而不答。祥遂不復問。

卻說魏兵既發，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。維即具表申奏後主，請降詔，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，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：「這二處最為要緊。若失二處，漢中不保矣。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。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。」

時後主改景耀五年，為炎興元年，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。忽接姜維之表，即召黃皓問曰：「今魏國遣鍾會，鄧艾大起人馬，分道而來，如之奈何？」皓奏曰：「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。陸下寬心，勿生疑慮。臣聞城中有一師婆，供奉一神，能知吉凶，可召來問之。」後主從其言，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，令黃皓用小車請人宮中，坐於龍床之

上。後主焚香祝畢。師婆忽然披髮跣足，就殿上跳躍數十遍，盤旋於案上。皓日：「此神人降矣。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。」

後主盡退侍臣，再拜祝之。師婆大叫曰：「吾乃西川土神也。陛下欣樂太平，何為求問他事？數年之後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。陛下切勿憂慮。」言訖，昏倒於地，半晌方甦。後主大喜，重加賞賜。自此深信師婆之說，遂不聽姜維之言，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。姜維履申告急表文，皆被黃皓隱匿，因此誤了大事。卻說鍾會大軍，迤邐望漢中進發。前軍先鋒許儀，要立頭功，先領兵至南鄭關。儀謂部將曰：「過此關即漢中矣。關上不多人馬，我等便可奮力搶關。」

「眾將領命，一齊併力向前。原來守關蜀將盧遜，早知魏兵將到，先於關前木橋左右，伏下軍士，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；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，一聲梆子響處，矢石如雨。儀急退時。早射倒數十騎。魏兵大敗。」

儀回報鍾會。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，果然箭弩一齊射下。會撥馬便回，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。會拍馬過橋，橋上土塌，陷住馬蹄，險些兒掀下馬來。馬掙不起，會棄馬步行；跑下橋時，盧遜趕上，一槍刺來，卻被魏軍中荀愷回身一箭，射盧遜落馬。鍾會麾眾乘勢搶關，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，不敢放箭。被鐘會殺散，奪了山關，即以荀愷為護

軍，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。

會喚許儀至帳下，責之曰：「汝為先鋒，理合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專一修理橋梁道路，以便行軍。吾方纔到橋上，陷住馬蹄，幾乎墮橋；若非荀愷，吾已被殺矣！汝既違軍令，當按軍法！」叱左右推出斬之。諸將告曰：「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，望都督恕之。」會怒曰：「軍法不明，何以令眾？」遂令斬首示眾。眾將無不駭然。

時蜀將王含守樂城，蔣斌守漢城，見魏兵勢大，不敢出戰，只閉門自守。鍾會下令曰：「兵貴神速，不可少停。」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，護軍荀愷圍漢

城，自引大軍取陽平關。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；舒曰：「魏兵甚眾，勢不可當；不如堅守為上。」僉曰：「不然。魏兵遠來，必然疲乏，雖多不足懼。我等若不下關戰時，漢，樂二城休矣。」蔣舒默然不答。

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，蔣，傅二人至關上視之。鍾會揚鞭大叫：「吾今統十萬之眾到此，如早早出降，各依品級陞用；如執迷不降，打破關隘，玉石俱焚！」傅僉大怒，令蔣舒把關，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。鍾會便走，魏兵盡退。僉乘勢追之，魏兵復合。僉欲退入關時，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。只見蔣舒叫曰：「吾已降了魏也！」

僉大怒，厲聲罵曰：「忘恩背義之賊，有何面目見天子乎！」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。魏兵四面合來，將傳僉圍在垓心。僉左衝右突，往來死戰，不能得脫；所領蜀兵，十傷八九。僉乃仰天歎曰：「吾生為蜀臣，死亦當為蜀鬼！」乃復拍馬衝殺，身被數鎗，血盈袍鎧，坐下馬倒，僉自刎而死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一日抒忠憤，千秋仰義名。寧為傳僉死，不作蔣舒生。

鍾會得了陽平關，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，大喜，遂犒三軍。是夜魏兵宿於陽平城中，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。鍾會慌忙出帳視之，絕無動靜。魏軍一夜

不敢睡。次夜二更，西南上喊聲又起。鍾會驚疑，向曉，使人探之。回報曰：「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，」會驚疑不定，乃自引數百騎，俱全裝貫帶，望西南巡哨。前至一山，只見殺氣四面突起，愁雲布合，霧鎖山頭。會勒住馬，問鄉導官曰：「此何山也？」答曰：「此乃定軍山，昔日夏侯淵歿於此處。」會聞之，悵然不樂，遂勒馬而回。轉過山坡，忽然狂風大作，背後數千騎突出，隨風殺來。會大驚，引眾縱馬而走。諸將墜馬者，不計其數。及奔到陽平關時，不曾折一人一騎，只跌損面目，失了頭盔。皆言曰：「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，比及近身，卻不傷人，只是一陣旋風而已。」會問降將蔣舒曰：「定軍山有神廟

乎？」舒曰：「並無神廟，惟有諸葛武侯之墓。」會驚曰：「此必武侯顯聖也。吾當親往祭之。」

次日，鍾會備祭禮，宰太牢，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。祭畢，狂風頓息，愁雲四散。忽然清風習習，細雨紛紛。一陣過後，天色晴朗。魏兵大喜，皆拜謝回營。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，忽然一陣清風過處，只見一人綸巾羽扇，身衣鶴氅，素履皂，面如冠玉，脣若塗硃，眉清目朗，身長八尺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其人步入帳中。會起身迎之曰：「公何人也？」其人曰：「今早重承見顧，吾有片言相告。雖漢祚已衰，天命難違，然兩川生靈，橫罹兵革，誠可憐憫。汝入境之後，萬勿妄殺生靈。」

言訖，拂袖而去。會欲挽留之，忽然驚醒，乃是一夢。會知是武侯之靈，不勝驚異。於是傳令前軍，立一白旗，上書「保國安民」四字；所到之處，如妄殺一人者償命。於是漢中人民，盡皆出城拜迎。會一一撫慰，秋毫無犯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數萬陰兵遶定軍，致令鍾會拜靈神。生能決策扶劉氏，死尚遺言保蜀民。

卻說姜維在沓中，聽知魏兵大至，傳檄廖化，張翼，董厥提兵接應；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。忽報魏兵至。維引兵出迎。魏陣中為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。頎出馬大呼曰：「吾今大兵百萬，上將千員，分

二十路而進，已到成都。汝不思早降，猶欲抗拒，何不知天命耶！」

維大怒，挺槍縱馬，直取王頎。戰不三合。頎大敗而走。姜維驅兵追殺，至二十里，只聽得金鼓齊鳴，一枝兵擺開，旗上大書「隴西太守牽弘」字樣。維笑曰：「此等鼠輩，非吾敵手！」遂催兵追之。又趕到十里，卻遇鄧艾領兵殺到。兩軍混戰。維抖擻精神，與艾戰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，後面鑼鼓又鳴。維急退時，後軍報說：「甘松諸寨，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燬了。」

維大驚，急令副將虛立旗號，與鄧艾相拒，維自

撤後軍，星夜來救甘松，正遇楊欣。欣不敢交戰，望山路而走。維隨後趕來。將至山巖下，巖上木石如雨，維不能前進。比及回到半路，蜀兵已被鄧艾殺敗，魏兵大隊而來，將姜維圍住。維引眾騎殺出重圍，奔入大寨，堅守以待救兵。忽然流星馬到，報說：「鐘會打破陽平關，守將蔣舒歸降，傅僉戰死，漢中已屬魏矣。樂城守將王含，漢城守將蔣斌，知漢中已矢，亦開門而降。胡濟抵敵不住，逃回成都求援去了。」

維大驚，即傳令拔寨。是夜兵至疆川口，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首魏將，乃是金城太守楊欣。維大怒，縱馬交鋒；只一合，楊欣敗走，維拈弓射之；連射三箭

皆不中。維轉怒，自折其弓，挺鎗趕來，戰馬前失；姜維跌在地上，楊欣拍回馬來殺姜維。維躍起身，一槍刺去，正中楊欣馬腦。背後魏兵驟至，救欣去了。

維騎上戰馬欲待追時，忽報後面鄧艾兵到。維首尾不能相顧，遂收兵要奪漢中。哨馬報說：「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。」維據山險下寨。魏兵屯於陰平橋頭。維進退無路，長歎曰：「天喪我也！」副將甯隨曰：「魏兵雖斷陰平橋，雍州必然兵少，將軍若從孔函谷，逕取雍州，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，將軍卻引兵奔劍閣守之，則漢中可復矣。」

維從之，即發兵入孔函谷，詐取雍州。細作報知

諸葛緒。緒大驚曰：「雍州是吾合兵之地，倘若疏矢，朝廷必然問罪。」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，只留一枝兵守橋頭。

姜維入北道，約行三十里，料知魏兵起行，乃勒回兵，後隊作前隊，逕到橋頭，果然魏兵大隊已去，只有些小兵把守；被維一陣殺散。盡燒其寨柵。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，復引兵回。姜維兵已過半日了，因此不敢追趕。

卻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，正行之間，前面一軍來到，乃左將軍張翼，右將軍廖化也。維問之。翼曰：「黃皓聽信師巫之言，不肯發兵。翼聞漢中已危，自

起兵來，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。今聞將軍受困，特來接應。」遂合兵一處。化曰：「今四面受敵，糧道不通，不如退守劍閣，再作良圖。」

維疑慮未決。忽報鍾會，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。維欲與翼，化分兵迎之。化曰：「白水地狹路多，非爭戰之所，不如且退，去救劍閣可也。若劍閣一失，是絕路矣。」維從之，遂引兵來投劍閣。將近關前，忽報鼓角齊鳴，喊聲大起，旌旗遍豎，一枝軍把住關口。正是：漢中險峻已無有。劍閣風波又忽生。未知何處之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七回：鄧士載偷渡陰平，諸葛瞻戰死
綿竹

卻說輔國將軍董厥，聞魏兵十餘路入境，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；當日見塵頭大起，疑是魏兵，急引軍把住關口。董厥自臨軍前視之，乃姜維、廖化、張翼也。厥大喜，接入關上，禮畢，哭訴後主黃皓之事。維曰：「公勿憂慮；若有維在，必不容魏來吞蜀也。且守劍閣，徐圖退敵之計。」厥曰：「此關雖然可守，爭奈成都無人；倘為敵人所襲，大勢瓦解矣。」維曰：「成都山險地峻，非可易取，不必憂也。」

正言間，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，維大怒，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，直撞入魏陣中，左衝右突，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，退數十里下寨。魏軍死者無數。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。維收兵回關。

卻說鍾會離劍閣二十五里下寨，諸葛緒自來伏罪。會怒曰：「吾令汝把守陰平橋頭，以斷姜維歸路，如何失了；今又不得吾令，擅自進兵，以致此敗！」緒曰：「維詭計多端，詐取雍州，緒恐雍州有失，引兵去救；維乘機走脫，緒因趕至關下，不想又為所敗。」會大怒，叱令斬之。監軍衛瓘曰：「緒雖有罪，乃鄧征西所督之人，不該將軍殺之，恐傷和氣。」會曰：「吾奉天子明詔，晉公鈞命，特來伐

蜀，便是鄧艾有罪，亦當斬之。」眾皆力勸。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，任晉公發落；隨將緒所領之兵，收在部下調遣。

有人報知鄧艾，艾大怒曰：「吾與汝官品一般，吾久鎮邊疆，於國多勞，汝安敢妄自尊大耶！」子鄧忠勸曰：「『小不忍則亂大謀。』父親若與他不睦，必誤國家大事，望且容忍之。」艾從其言，然畢竟心中懷怒，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。

會聞艾至，便問左右：「艾引多少軍來？」左右答曰：「只有十數騎。」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。艾下馬入見。會接入帳禮畢。艾見軍容甚肅，心

中不安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將軍得了漢中，乃朝廷大幸也，可定策早取劍閣。」會曰：「將軍之明見若何？」艾再三推稱無能。會固問之。艾答曰：「以愚意度之，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，用奇兵逕取成都，姜維必撤兵來救，將軍乘虛就取劍閣，可獲全功。」會大喜曰：「將軍此計甚妙！可即引兵去。吾在此專候捷音。」

二人飲酒相別。會回本帳與諸將曰：「人皆謂鄧艾有能，今日觀之，乃庸才耳！」眾問其故。會曰：「陰平小路，皆高山峻嶺，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，斷其歸路，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。吾只以正道而行，何愁蜀地不破乎！」遂置雲梯砲架，只打劍閣關。

卻說鄧艾出轅門上馬，回顧從者曰：「鍾會待吾若何？」從者曰：「觀其辭色，甚不以將軍之言為然，但以口強應而已。」艾笑曰：「彼料我不能取成都，我偏欲取之！」回到本寨，師纂、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：「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？」艾曰：「吾以實心告彼，彼以庸才視我。彼今得漢中，以為莫大之功；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維，彼安能成功耶！吾今若取了成都，勝取漢中矣！」當夜下令，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，離劍閣七百里下寨。有人報鍾會說：「鄧艾要去取成都了。」會笑艾不智。

卻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詔，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：「吾今乘虛去取成都，與汝等立功名

於不朽，汝等肯從乎？」諸將應曰：「願遵軍令，萬死不辭！」

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，不穿衣甲，各執斧鑿器具，凡遇峻危之處，鑿山開路，搭造橋閣，以便行軍。艾選兵三萬，各帶乾糧繩索進發。約行百餘里，選下三千兵，就彼紮寨；又行百餘里，又選三千兵下寨。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，至於巔崖峻谷之中，凡二十餘日，行七百餘里，皆是無人之地。

魏兵沿途下了數寨，只剩下二千人馬。前至一嶺，名摩天嶺。馬不堪行，艾步行上嶺，只見鄧忠與開路軍士盡皆哭泣。艾問其故。忠告曰：「此嶺西背

是峻壁巔崖，不能開鑿，虛廢前勞，因此哭泣。」艾曰：「吾軍到此，已行了七百餘里，過此便是江油，豈可復退？」乃喚諸軍曰：「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』吾與汝等來到此地，若得成功，富貴共之。」眾皆應曰：「願從將軍之命。」

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。艾取氈自裹其身，先滾下去。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，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，攀木掛樹，魚貫而進。鄧艾、鄧忠，並二千軍，及開山壯士，皆渡了摩天嶺。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，上刻：「丞相諸葛武侯題。」其文云：「二火初興，有人越此。二士爭衡，不久自死。」艾觀訖大驚，慌忙對碣再拜曰：「武侯真神

人也！艾不能以師事之，惜哉！」後人有詩曰：

陰平峻嶺與天齊，玄鶴徘徊尚怯飛。鄧艾裹氈從此下，誰知諸葛有先機？

卻說鄧艾暗度陰平，引兵行時，又見一個大空寨。左右告曰：「聞武侯在日，曾發二千兵守此險隘，今蜀主劉禪廢之。」艾嗟呀不已，乃謂眾人曰：「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。前江油城中，糧食足備。汝等前進可活，後退即死。須併力攻之。」眾皆應曰：「願死戰於此！」鄧艾步行，引二千餘人，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。

卻說江油城守將馬邈；聞東川已失，雖為準備，只是隄防大路；又仗著姜維全師，守住劍閣關，遂將軍情不以為重。當日操練人馬回家，與妻李氏擁爐飲酒。其妻問曰：「屢聞邊情甚急，將軍全無憂色，何也？」邈曰：「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，干我甚事？」其妻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將軍所守城池，不為不重。」邈曰：「天子聽信黃皓，溺於酒色，吾料禍不遠矣。魏兵一到，降之為上，何必慮哉？」其妻大怒，唾邈面曰：「汝為男子，先懷不忠不義之心，枉受國家爵祿，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！」

馬邈羞慚無語。忽家人慌入報曰：「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，引二千餘人，一擁而入城矣。」邈大

驚，慌出納降，拜伏於公堂之下，泣告曰：「某有心歸降久矣。今願招城中居民，及本部人馬，盡降將軍。」艾准其降。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，即用馬邈為鄉導官。忽報馬邈夫人自縊身死。艾問其故，邈以實告。艾感其賢，令厚禮葬之，親往致祭。魏人聞者，無不嗟嘆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後主昏迷漢祚顛，天差鄧艾取西川。可憐巴蜀多名將，不及江油李氏賢！

鄧艾取了江油，遂接陰平小路。諸軍皆到江油取齊，逕來攻涪城。部將田續曰：「我軍涉險而來，甚是勞頓，且當休養數日，然後進兵。」艾大怒曰：「

兵貴神速，汝敢亂我軍心耶！」喝令左右推出斬之。眾將苦告方免。艾自驅兵至涪城。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，盡皆出降。蜀人飛報入成都。後主聞知，慌召黃皓問之。皓奏曰：「此詐傳耳。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。」

後主又召師婆問時，卻不知何處去了。此時遠近告急表文，一似雪片飛來；使者絡繹不絕。後主設朝計議，多官面面相覷，並無一言。卻正出班奏曰：「事已急矣，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。」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，字思遠。其母黃氏，即黃承彥之女也。母貌甚陋，而有奇才；上通天文，下察地理；凡韜略遁甲諸書，無所不曉。武侯在南陽時，聞其賢，

求以為室。武侯之學，夫人多所贊助焉。及武侯死後，夫人尋逝，臨終遺教，惟以忠孝勉其子瞻。瞻自幼聰明，尚後主女為駙馬都尉。後襲父武鄉侯之爵。景耀四年，遷行軍護衛將軍。時為黃皓用事，故託病不出。

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，即時連發三詔，召瞻至殿下。後主泣訴曰：「鄧艾兵已屯涪城，成都危矣。卿看先君之面，救朕之命！」瞻亦泣奏曰：「臣父子蒙先帝厚恩，陛下殊遇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能補報。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，與臣領去決一死戰。」

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。瞻辭了後主，整頓

軍馬，聚集諸將問曰：「誰敢為先鋒？」言未訖，一少年將出曰：「父親既掌大權，兒願為先鋒。」眾視之，乃瞻長子諸葛尚也。尚時年一十九歲，博覽兵書，多習武藝。瞻大喜，遂命尚為先鋒。是日大軍離了成都，來迎魏兵。

卻說鄧艾得馬邈獻地理圖一本，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，山川道路，關隘險峻，一一分明。艾看畢，大驚曰：「吾只守涪城，倘被蜀人據住前山，何能成功耶？如遷延日久，姜維兵到，我軍危矣。」速喚師纂並子鄧忠，分付曰：「汝等可引一軍，星夜逕去綿竹，以拒蜀兵。吾隨後便至。切不可怠緩。若縱他先據了險要，決斬汝首！」

師、鄧二人，引兵將至綿竹，早遇蜀兵。兩軍各布成陣。師、鄧二人，勒馬於門旗下，只見蜀兵列成八陣。三通鼓罷，門旗兩分，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，車上端坐一人，綸巾羽扇，鶴氅方裾，車上展開一面黃旗，上書：「漢丞相諸葛武侯。」嚇得師、鄧二人汗流遍身，回顧軍士曰：「原來孔明尚在，我等休矣！」

急勒兵回時，蜀兵掩殺將來，魏兵大敗而走。蜀兵掩殺二十餘里，遇鄧艾援兵接應。兩家各自收兵。艾升帳而坐，喚師纂、鄧忠責之曰：「汝二人不戰而退，何也？」忠曰：「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，因此奔還。」艾怒曰：「縱使孔明更生，我何懼哉！汝

等輕退，以致於敗，宜速斬以正軍法！」眾皆苦勸，艾方息怒。令人哨探，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為大將，瞻之子諸葛尚為先鋒，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。

艾聞之，調師纂、鄧忠曰：「成敗之機，在此一舉。汝二人再不取勝，必當斬首！」師、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。諸葛尚匹馬單槍，抖擻精神，戰退二人。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，撞入魏陣中，左衝右突，往來殺有數十番，魏兵大敗，死者不計其數。師纂、鄧忠，中傷而逃。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，紮營相拒。師纂、鄧忠，回見鄧艾。艾見二人俱傷，未便加責，乃與眾將商議曰：「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，兩番殺吾萬餘人馬，今若不速破，後必為禍！」

監軍丘本曰：「何不作一書以誘之？」

艾從其言，遂作書一封，遣使送入蜀寨。守門將引至帳下，呈上其書。瞻拆封視之。書曰：

征西將軍鄧艾，致書於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；竊觀近代賢才，未有如公之尊父也；昔自出茅廬，一言已分三國，掃平荊、益，遂成霸業，古今鮮有及者；後六出祁山，非其智力不足，乃天數耳。今後主昏弱，王氣已終，艾奉天子之命，以重兵伐蜀，已皆得其地矣，成都危在旦夕，公何不應天順人來歸？艾當表公為瑯琊王，以光耀祖宗，決不虛言。幸存照鑒。

瞻看畢，勃然大怒，扯碎其書，叱武士立斬來使，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，艾大怒，即欲出戰。丘本諫曰：「將軍不可輕出，當用奇兵勝之。」艾從其言，遂令天水太守王頎，隴西太守牽弘，伏兩軍於後。艾自引兵而來。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，忽報鄧艾自引兵到。瞻大怒，即引兵出，逕殺入魏陣中。鄧艾敗走。瞻隨後掩殺將來。忽然兩下伏兵殺出，蜀兵大敗，退入綿竹。艾令圍之。於是魏兵一齊吶喊，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。

諸葛瞻在城中，見事勢已逼，乃令彭和齎書殺出，往東吳求救。和至東吳，見了吳主孫休，呈上告急之書。吳主看罷，與群臣計議曰：「既蜀中危急，

孤豈可坐視不救？」即令老將丁奉為主帥，丁封、孫異為副將，率兵五萬，前往救蜀。丁奉領旨出師，分撥丁封、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，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，分兵三路而援。

卻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，謂眾將曰：「久守非良圖。」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，瞻自披挂上馬，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。鄧艾見兵出，便撤兵退。瞻奮力追殺，忽然一聲砲響，四面兵合，把瞻困在垓心。瞻引兵左衝右突，殺死數百人。艾令眾軍放箭射之，蜀兵四散。瞻中箭落馬，乃大呼曰：「吾力竭矣！當以一死報國！」遂拔劍自刎而死。

其子諸葛尚在城上，見父死於軍中，勃然大怒，遂披挂上馬。張遵諫曰：「小將軍勿得輕出。」尚歎曰：「吾父子祖孫，荷國厚恩，今父既死於敵，我何用生為！」遂策馬殺出，死於陣中。後人有詩讚瞻、尚父子曰：

不是忠臣獨少謀，蒼天有意絕炎劉。當年諸葛留嘉胤，節義真堪繼武侯。

鄧艾憐其忠，將父子合葬，乘虛攻打綿竹。張遵、黃崇、李球三人，各引一軍殺出。蜀兵寡，魏兵眾，三人亦皆戰死，艾因此得了綿竹。勞軍已畢，遂來取成都。正是：試觀後主臨危日，無異劉璋受逼

時。
。未知成都如何守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八回：哭祖廟一王死孝，入西川二士
爭功

卻說後主在成都，聞鄧艾取了綿竹，諸葛瞻父子已亡，大驚，急召文武商議。近臣奏曰：「城外百姓扶老攜幼，哭聲大震，各逃生命。」後主驚惶無措。忽哨馬報到說，魏兵將近城下。多官議曰：「兵微將寡，難以迎敵；不如早棄成都，奔南中七郡；其地險峻，可以自守，就借蠻兵，再來克復未遲。」光祿大夫譙周曰：「不可。南蠻久反之人，平昔無惠；今若投之，必遭大禍。」多官又奏曰：「蜀、吳既同盟，

今事急矣，可以投之。」周又諫曰：「自古以來，無寄他國為天子者。臣料魏能吞吳，吳不能吞魏。若稱臣於吳，是一辱也。若吳被魏所吞，陛下再稱臣於魏，是兩番之辱矣。不如不投吳而降魏。魏必裂土以封陛下，則上能自守宗廟，下可以保安黎民。願陛下思之。」

後主未決，退入宮中。次日眾議紛紛。譙周見事急，復上疏諍之。後主從譙周之言。正欲出降，忽屏風後轉出一人，厲聲而罵周曰：「偷生腐儒，豈可妄議社稷大事！自古安有降天子哉！」後主視之，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禎也。後主生七子；長子劉璿，次子劉瑤，三子劉琮，四子劉瓚，五子即北地王劉禎，六子

劉恂，七子劉璩。七子中惟諶自幼聰明，英敏過人，餘皆懦弱。

後主謂諶曰：「今大臣皆議當降，汝獨仗血氣之勇，欲令滿城流血耶？」諶曰：「昔先帝在日，譙周未嘗干預國政；今妄議大事，輒起亂言，甚非理也。臣切料成都之兵，尚有數萬；姜維全師，皆在劍閣；若知魏兵犯關，必來救應，內外攻擊，可獲大功。豈可聽朽儒之言，輕廢先帝之基業乎？」後主叱之曰：「汝小兒豈識天時！」諶叩頭哭曰：「若勢窮力極，禍敗將及，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，同死社稷，以見先帝可也；奈何降乎！」後主不聽。諶放聲大哭曰：「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；今一旦棄之，吾寧死不辱。」

也！」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，遂令譙周作降書，遣私署侍中張紹、駙馬都尉鄧良，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。

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。當日見立了降旗，艾大喜。不一時，張紹等至，艾令人迎入。三人拜伏於階下，呈上降款玉璽。艾拆降書視之，大喜，受下玉璽，重待張紹、譙周、鄧良等。艾作回書，付三人齎回成都，以安人心。三人拜辭鄧艾，逕還成都，入見後主，呈上回書，細言鄧艾相待之善。後主拆封視之，大喜，即遣太僕蔣顯齎敕令姜維早降；遣尚書郎李虎，送文簿與艾。共戶二十八萬，男女九十四萬，帶甲將士十萬二千，官吏四萬，倉糧四

十餘萬，金銀三千斤，錦綺絲絹各二十萬疋。餘物在庫，不及具載。擇十二月初一日，君臣出降。

北地王劉謚聞知，怒氣沖天，帶劍入宮。其妻崔夫人問曰：「大王今日顏色異常，何也？」謚曰：「魏兵將近，父皇已納降款，明日君臣出降，社稷從此殄滅。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，不屈膝於他人也！」崔夫人曰：「賢哉！賢哉！得其死矣！妾請先死，王死未遲。」謚曰：「汝何死耶？」崔夫人曰：「王死父，妾死夫，其義同也。夫亡妻死，何必問焉？」言訖，觸柱而死。謚乃自殺其三子，並割妻頭，提至昭烈廟中，伏地哭曰：「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，故先殺妻子，以絕罣念，後將一命報祖！祖如有靈，知孫

之心！」大哭一場，眼中流血，自刎而死。蜀人聞之，無不哀痛。後人有詩讚曰：

君臣甘屈膝，一子獨悲傷。去矣西川事，雄哉北地王！殞身酬烈祖，搔首泣穹蒼。凜凜人如在，誰云漢已亡。

後主聽北地王自刎，乃令人葬之。次日，魏兵大至。後主率太子諸王，及群臣六十餘人，面縛輿櫬，出北門十里而降。鄧艾扶起後主，親解其縛，焚其輿櫬，並車入城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魏兵數萬入川來，後主偷生失自裁。黃皓終存欺

國意，姜維空負濟時才。全忠義士心何烈，守節王孫志可哀。昭烈經營良不易，一朝功業頓成灰。

於是成都之人，皆具香花迎接。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，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，請後主還宮，出榜安民，交割倉庫，又令太常張峻、益州別駕張紹，招安各郡軍民。又令人說姜維歸降。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。艾聞黃皓奸險，欲斬之。皓用金寶賂其左右，因此得免。自是漢亡。後人因漢之亡，有追思武侯詩曰：

猿鳥猶知畏簡書，風雲應為護儲胥。徒勞上將揮神筆，終見降王走傳車。管樂有才真不忝，關、張無

命欲何如？他年錦里經祠廟，梁父吟成恨有餘！

且說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，傳後主敕命，言歸降之事。維大驚失語。帳下眾將聽知，一齊怨恨，咬牙怒目，鬚髮倒豎，拔刀砍石大呼曰：「吾等死戰，何故先降耶！」號哭之聲，聞數十里。

維見人心思漢，乃以善言撫之曰：「眾將勿憂。吾有一計，可復漢室。」眾將求問。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，說了計策。即於劍閣關遍豎降旗，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，說姜維引張翼、廖化、董厥前來降。會大喜，令人迎接維入帳，會曰：「伯約來何遲也？」維正色流涕曰：「國家全師在吾，今日至此，猶為速

也。」

會甚奇之，下座相拜，待為上賓。維說會曰：「聞將軍自淮南以來，算無遺策；司馬氏之盛，皆將軍之力；維故甘心俯首。如鄧士載，當與決一死戰。安肯降之乎？」會遂折箭為誓，與維結為兄弟，情愛甚密，仍令照舊領兵。維暗喜，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。

卻說鄧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，牽弘、王頌等各領州郡；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，大會蜀中諸官飲宴。艾酒至半酣，乃指眾官曰：「汝等幸遇我，故有今日耳。若遇他將，必皆殄滅矣。」多官起身拜謝。忽蔣顯至，說姜維自降鍾鎮西了。艾因此痛恨鍾會，遂修

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。昭得書視之。書曰：臣艾竊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。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，此席卷之時也。然大舉之後，將士疲勞，不可便用；宜留隴右兵二萬，蜀兵二萬，煮鹽興冶，並造舟船，預備順流之計；然後發使，告以利害，吳可不征而定也。更以厚待劉禪，以攻孫休，若便送禪來京，吳人必疑，則於向化之心不勸；且權留之於蜀，須來年冬月抵京。今即可封禪為扶風王，錫以貲財，供其左右，爵其子為公卿，以顯歸命之寵；則吳人畏威懷德，望風而從矣。

司馬昭覽畢，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，乃先發手書

與衛瓘，隨後降封艾詔曰：

征西將軍鄧艾，耀威奮武，深入敵境，使僭號之主，係頸歸降；兵不踰時，戰不終日，雲撤席捲，蕩定巴蜀；雖白起破強楚，韓信克勁趙，不足比勳也。其以艾為太尉，增邑二萬戶，封二子為亭侯，各食邑千戶。

鄧艾受詔畢，監軍衛瓘，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。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，須候奏報，不可輒行。艾曰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」。吾既奉詔專征，如何阻當。」遂又作書，令來使齎赴洛陽。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，司馬昭愈加疑忌。忽使命回，呈上鄧艾

之書。昭拆封視之，書曰：

艾銜命西征，元惡既服，當權宜行事，以安初附。若待國命，則往復道途，延引日月。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國家，專之可也。今吳未賓，勢與蜀連，不可拘常以失事機。兵法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艾雖無古人之節，終不自嫌，以損於國也。先此申狀，見可施行。

司馬昭看畢大驚，慌與賈充計議曰：「鄧艾恃功而驕，任意行事，反形露矣；如之奈何？」賈充曰：「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？」昭從其議，遣使齎詔封會為司徒，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，以手書付瓘，使

與會伺察鄧艾，以防其變。會接讀詔書，詔曰：

鎮西將軍鍾會，所向無敵，前無強梁，節制眾城，網羅迸逸；蜀之豪帥，面縛歸命；謀無遺策，舉無廢功；其以會為司徒，進封縣侯，增邑萬戶，封子二人亭侯，邑各千戶。

鍾會既受封，即請姜維計議曰：「鄧艾功在吾之上，又封太尉之職；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，故令衛瓘為監軍，詔吾制之，伯約有何高見？」維曰：「愚聞鄧艾出身微賤，幼為農家養犢，今僥倖自陰平斜徑，攀木懸崖，成此大功，非出良謀，實賴國家洪福耳。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，又安能成此功耶？今欲封

蜀主為扶風王，乃大結蜀人之心，其反情不言可見矣。晉公疑之是也。」

會深嘉其言。維又曰：「請退左右，維有一事密告。」會令左右盡退。維袖中取出一圖與會，曰：「昔日武侯出草廬時，以此圖獻先帝，且曰：『益州之地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國富，可為霸業。』先帝因此遂創成都。今鄧艾至此，安得不狂？」

會大喜，指問山川形勢。維一一言之。會又問曰：「當以何策除艾？」維曰：「乘晉公疑忌之際，當急上表，言艾反狀；晉公必令將軍討之，一舉而可擒矣。」會依言，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，言鄧艾專次恣

肆，結好蜀人，早晚必反矣。於是朝中文武皆驚。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，按艾筆法，改寫傲慢之辭，以實己之語。

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，大怒，即遣人到鍾會軍前，令會收艾，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，昭乃同魏主曹奐御駕親征。西曹掾郡悌諫曰：「鍾會之兵，多鄧艾六倍。非為艾，實為會耳。」悌笑曰：「汝忘了舊日之言耶？汝曾道會後必反，吾今此行非為艾，實為會耳。」悌笑曰：「某恐明公忘之，故以相問。今既有此意，切宜秘之，不可泄漏。」昭然其言，遂提大兵起程。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，密告司馬昭。昭曰：「如遺汝，吾亦疑汝耶？且到長安，自有明白。」

早有細作報知鍾會，說昭已至長安，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。正是：纔見西蜀收降將，又見長安動大兵。未知姜維用何策收艾？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一九回：假投降巧計成虛話，再受禪依
樣畫葫蘆

卻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鄧艾之策。維曰：「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。艾欲殺瓘，反情實矣。將軍卻起兵討之，可也。」會大喜，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，收鄧艾父子。瓘部卒止之曰：「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，以正反情也。切不可行。」瓘曰：「吾自有計。」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。其檄曰：「奉詔收艾，其餘各無所問。若早歸來，即加爵賞；敢有不出者，滅三族。」隨備檻車兩乘，星夜望成都而來。

比及雞鳴，艾部將見檄文者，皆來投拜於衛瓘馬前。時鄧艾在府中未起。瓘引數十人突入，大呼曰：「奉詔收鄧艾父子！」艾大驚，滾下床來。瓘叱武士縛於車上。其子鄧忠出問，亦被捉下，縛於車上。府中將吏大驚，欲待動手搶奪，早望見塵頭大起，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。眾各四散奔走。

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，見鄧艾父子已被縛。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：「養犢小兒，何敢如此！」姜維亦罵曰：「匹夫行險徼倖，亦有今日耶？」艾亦大罵。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。

會入成都，盡得鄧艾軍馬，威聲大震。乃謂姜維

曰：「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。」維曰：「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，而有未央宮之禍。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，卒伏劍而死。斯二子者，其功名豈不赫然哉？徒以利害未明，而見機之不早也。今公大勳已就，威震其主，何不泛舟絕跡，登峨嵋之嶺，而從赤松子遊乎？」

會笑曰：「君言差矣。吾年未四旬，方思進取，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？」維曰：「若不退閒，當早圖良策，此則明公智力所能，無煩老夫之言矣。」會撫掌大笑曰：「伯約知吾心也。」

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。維密與後主書曰：「望

陛下忍數日之辱，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幽而復明，必不使漢室終滅也。」

卻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，忽報司馬昭有書到。會接書，書中言：「吾恐司徒收艾不下，自屯兵於長安；相見在近，以此先報。」會大驚曰：「吾兵多艾數倍，若但要我擒艾，晉公知吾獨能辦之；今日自行兵來，是疑我也。」

遂與姜維計議。維曰：「君疑臣則臣必死，豈不見鄧艾乎？」會曰：「吾意決矣。事成則得天下，不成則退西蜀，亦不失作劉備也。」維曰：「近聞郭太后新亡，可詐稱太后有遺詔，教討司馬昭，以正弑君

之罪。據明公之才，中原可席捲而定。」會曰：「伯約當作先鋒。成事之後，同享富貴。」維曰：「願效犬馬微勞。但恐諸將不服耳。」會曰：「來日元宵佳節，故宮大張燈火，請諸將飲宴。如不從者盡斬之。」維暗喜。

次日，會、維二人請諸將飲宴。數巡後，執杯大哭。諸將驚問其故。會曰：「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，為司馬昭南闕弑君，大逆無道，早晚將篡魏，命吾討之。汝等各自簽名，共成此事。」眾皆大驚，面面相覷。會拔劍出鞘曰：「違令者斬！」眾皆恐懼，只得相從，畫字已畢，會乃困諸將於宮中，嚴兵禁守。維曰：「我見諸將不服，請坑之。」會曰：「吾

已令宮中掘一坑，置大棒數千，如不從者，打死坑之。」

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。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。時胡烈亦被監在宮。建乃密將鍾會所言，報知胡烈。烈大驚，泣告曰：「吾兒胡淵，領兵在外，安知會懷此心耶？汝可念向日之情，透一消息，雖死無恨。」建曰：「恩主勿憂，容某圖之。」遂出告會曰：「主公軟監諸將在內，水食不便，可令一人往來傳遞。」

會素聽丘建之言，遂令丘建監臨。會分付曰：「吾以重事託汝，休得洩漏。」建曰：「主公放心。某

自有緊嚴之法。」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，烈以密書付其人。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，細言其事，呈上密書。淵大驚，遂遍示諸營知之。眾將大怒，急來淵營商議曰：「我等雖死，豈肯從反臣耶？」淵曰：「正月十八日中，可驟入內，如此行之。」監軍衛瓘，深喜胡淵之謀，即整頓了人馬，令丘建傳與胡烈。烈報知諸將。

卻說鍾會請姜維問曰：「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，主何吉凶？」維曰：「夢龍蛇者，皆吉慶之兆也。」會喜，信其言，乃謂維曰：「器仗已備，放諸將出問之，若何？」維曰：「此輩皆有不服之心，久必為害，不如乘早戮之。」

會從之，即命姜維領武士往殺眾魏將。維領命，方欲行動，忽然一陣心疼，昏倒在地，左右扶起，半晌方甦。忽報宮外人聲沸騰。會方令人探時，喊聲大震，四面八方，無限兵到。維曰：「此必是諸將作亂，可先斬之。」

忽報兵已入內。會令關上殿門，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，互相殺死數十人。宮外四面火起，外兵砍開殿門殺入。會自掣劍立殺數人，卻被亂箭射倒。眾將梟其首。維拔劍上殿，往來衝突，不幸心疼轉加。維仰天大叫曰：「吾計不成，乃天命也！」遂自刎而死；時年五十九歲。宮中死者數百人。衛瓘曰：「眾軍各歸營所，以待王命。」魏兵爭欲報讎，共剖維

腹，其膽大如雞卵。眾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。鄧艾部下之人，見鍾會、姜維已死，遂連夜去追劫鄧艾。

早有人報知衛瓘。瓘曰：「是我捉艾，今若留他，我無葬身之地矣。」護軍田續曰：「昔鄧艾取江油之時，欲殺續，得眾官告免。今日當報此恨。」瓘大喜，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，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，欲還成都。艾只道是本部兵到，不作準備；欲待問時，被田續一刀斬之。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。後人有詩歎鄧艾曰：

自幼能籌畫，多謀善用兵。凝眸知地理，仰面識天文。馬到山根斷，兵來石徑分。功成身被害，魂繞

漢江雲。

又有詩歎鍾會曰：

髫年稱早慧，曾作祕書郎，妙計傾司馬，當時號子房。壽春多贊畫，劍閣顯鷹揚。不學陶朱隱，遊魂悲故鄉。

又有詩歎姜維曰：

天水誇英俊，涼州產異才。系從尚父出，術奉武侯來。大膽應無懼，雄心誓不回。成都身死日，漢將有餘哀。

卻說鍾會、姜維、鄧艾已死，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。太子劉璿，漢壽亭侯關彝，皆被魏兵所殺。軍民大亂，互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旬日後，賈充先至，出榜安民，方始寧靖。留衛瓘守成都，乃遷後主赴洛陽。止有尚書令樊建、侍中張紹、光祿大夫譙周、秘書郎卻正等數人跟隨。廖化、董厥皆託病不起，後皆憂死。

時魏景元五年，改為咸熙元年。春三月。吳將丁奉，見蜀已亡，遂收兵還吳。中書承華覈奏吳主孫休曰：「吳、蜀乃脣齒也。『脣亡則齒寒』。臣料司馬詔伐吳在即，乞陛下深加防禦。」休從其言，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，領荊州牧，守江口；左將軍

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；又沿江一帶，屯兵數百營，老将丁奉總督之，以防魏兵。

建寧太守霍戈聞成都守，素服望西大哭三日。諸將皆曰：「既漢主失位，何不速降？」戈泣謂曰：「道路隔絕，未知吾主安危若何？若魏主以禮待之，則舉城而降，未為晚矣；萬一危辱吾主，則主辱臣死，何可降乎？」眾然其言，乃使人到洛陽，探聽後主消息去了。

且說後主至洛陽時，司馬昭已自回朝。昭責後主曰：「公荒淫無道，廢賢失政，理宜誅戮。」後主面如土色，不知所為。文武皆奏曰：「蜀主既失國紀。」

幸早歸降，宜赦之。」昭乃封禪為安樂公，賜住宅，月給用度，賜絹萬疋，僮婢百人。子劉瑤及群臣樊建、譙周、卻正等，皆封侯爵。後主謝恩出內。昭因黃皓蠱國害民，令武士押出市曹，凌遲處死。

時霍戈探聽得後主受封，遂率部下軍士來降。次日，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。昭設宴款待，先以魏樂舞戲於前，蜀官感傷，獨後主有喜色。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，蜀官盡皆墮淚，後主嬉笑自若。酒至半酣，昭謂賈充曰：「人之無情，乃至於此！雖使諸葛孔明在，亦不能輔之久全，何況姜維乎？」乃問後主曰：「頗思蜀否？」後主曰：「此間樂，不思蜀也。」

須臾，後主起身更衣，卻正跟至廂下曰：「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？」倘彼再問，可泣而答曰：『先人墳墓，遠在蜀地，乃心西悲，無日不思。』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。」後主牢記入席。酒將微醉，昭又問曰：「頗思蜀否？」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，欲哭無淚，遂閉其目。昭曰：「何乃似卻正語耶？」後主開目驚視曰：「誠如尊命。」昭及左右皆笑之。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，並不疑慮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追歡作樂笑顏開，不念危亡半點哀。快樂異鄉忘故國，方知後主是庸才。

卻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，遂尊之為王，表奏

魏主曹奐。時奐名為天子，實不能主張，政皆由司馬氏，不敢不從，遂封晉公司馬昭為晉王，諡父司馬懿為宣王，兄司馬師為景王。昭妻乃王肅之女，生二子；長曰司馬炎，人物魁偉，立髮垂地，兩手過膝，聰明英武，膽量過人；次曰司馬攸，性情溫和，恭儉孝悌，昭甚愛之，因司馬師無子，嗣攸以繼其後。昭常曰：「天下者，乃吾兄之天下也。」

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，欲立攸為世子。山濤諫曰：「廢長立幼，違禮不祥。」賈充、何曾、裴秀亦諫曰：「長子聰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；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，非人臣之相也。」昭猶豫未決，太尉王祥、司空荀顛諫曰：「前代立少，多致亂國。願殿下思

之。」

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。大臣奏稱：「當年襄武縣，天降一人，身長二丈餘，腳跡長三尺二寸，白髮蒼髯，著黃單衣，裹黃巾，拄藜頭杖，自稱曰：『吾乃民王也。今來報汝；天下換王，立見太平。』」如此在市遊行三日，忽然不見。此乃殿下之瑞也。殿下可戴二十旒冠冕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，備六馬，進王妃為王后，立世子為太子。」

昭心中暗喜；回到宮中，正欲飲酒，忽中風不語。次日病危，太尉王祥、司徒何曾、司馬荀顛及諸大臣入宮問安，昭不能言，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。

時八月辛卯日也。何曾曰：「天下大事，皆在晉王；可立太子為晉王，然後祭葬。」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，封何曾為晉丞相，司馬望為司徒，石苞為驃騎將軍，陳騫為車騎將軍，諡父為文王。

安葬已畢，炎召賈充、裴秀入宮問曰：「曹操曾云：『若天命在吾，吾其為周文王乎？』果有此事否？」充曰：「操世受漢祿，恐人議論篡逆之名，故出此言；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。」炎曰：「孤父王比曹操何如？」充曰：「操雖功蓋華夏，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。子丕繼業，差役甚重，東西驅馳，未有寧歲。後我宣王、景王，累建大功，布恩施德，天下歸心久矣。文王併吞西蜀，功蓋寰宇，又豈操之可比

乎？」炎曰：「曹丕尚紹漢統，孤豈不可紹魏統耶？」賈充、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：「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，復築受禪臺，布告天下，以即大位。」

炎大喜，次日帶劍入內。此時魏主曹奂，連日不曾設朝，心神恍惚，舉止失措。炎直入後宮，奂慌下御榻而迎。炎坐定問曰：「魏之天下，誰之力也？」奂曰：「皆晉王父祖之賜耳。」炎笑曰：「吾觀陛下，文不能論道，武不能經邦，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？」

奂大驚，口噤不能言。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：「晉王之言差矣！昔日魏武祖皇帝，東蕩西除，

南征北討，非容易得此天下；今天子有德無罪，何故讓與人耶？」炎大怒曰：「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自立魏王，篡奪漢室，吾祖父三世輔魏，得天下者，非曹氏之能，實司馬氏之力也。四海咸知，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？」節又曰：「欲行此事，是篡國之賊也！」炎大怒曰：「吾與漢家報讎，有何不可！」

叱武士將張節亂棍打死於殿下。奐泣淚跪告。炎起身下殿而去。奐謂賈充、裴秀曰：「事已急矣，如之奈何？」充曰：「天數盡矣，陛下不可逆天，當照漢獻帝故事，重修受禪臺，具大禮，禪位與晉王。上合天心，下順民情，陛下可保無虞矣。」

奐從之，遂令賈充築受禪臺。以十二月甲子日，奐親捧傳國璽，立於臺上，大會文武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魏吞漢室晉吞曹，天運循環不可逃。張節可憐忠國死，一拳怎障泰山高？

請晉王司馬炎登壇，授與大禮。奐下壇，具公服立於班首。炎端坐於臺上。賈充、裴秀列於左右，執劍，令曹奐再拜伏地聽命。充曰：「自漢建安二十五年，魏受漢禪，已經四十五年矣。今天祿永終，天命在晉，司馬氏功德彌隆，極天際地，可即皇帝正位，以紹魏統。封汝為陳留王，出就金墉城居止。當時起

程，非宣詔不許入京。」

奐泣謝而去。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奐前曰：「臣身為魏臣，終不背魏也。」炎見孚如此，封孚為安平王。孚不受而退。是日文武百官，再拜於臺下，三呼萬歲。炎紹魏統，國號大晉，改元為太始元年，大赦天下。魏遂亡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晉國規模如魏王，陳留蹤跡似山陽。重行受禪臺前事，回首當年止自傷。

晉帝司馬炎，追諡司馬懿為宣帝，伯父司馬師為景帝，父司馬昭為文帝，立七廟以光祖宗。那七廟？

漢征西將軍司馬鈞，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，亮生潁川太守司馬雋，雋生京兆尹司馬防，防生宣帝司馬懿，懿生景帝司馬師，文帝司馬昭；是為七廟也。大事已定，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。正是：漢家城郭已非舊，吳國江山將復更。未知怎生伐吳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二〇回：薦杜預老將獻新謀，降孫皓三分歸一統

卻說吳主孫休，聞司馬炎已篡魏，知其必將伐吳，憂慮成疾，臥床不起，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，令太子孫（上雨下單）出拜。吳主把興臂，手指（上雨下單）而卒。興出與群臣商議，欲立太子孫（上雨下單）為君。左典軍萬彧曰：「（上雨下單）幼不能專政，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。」左將軍張布亦曰：「皓才識明斷，堪為帝王。丞相濮陽興不能決，入奏朱太后。太后曰：『吾寡婦人耳，定知社稷之事？卿

等斟酌立之，可也。」

興遂迎皓為君。皓字元宗，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。當年七月，即皇帝位，改元為元興元年，封孫（上雨下單）為豫章王，追諡父和為文皇帝，尊母何氏為太后，加丁奉為左右大司馬。次年改為甘露元年。皓凶暴日甚，酷溺酒色，寵幸中常侍岑昏。濮陽興，張布諫之，皓怒斬二人，滅其三族。由是廷臣緘口，不敢再諫。又改寶鼎元年，以陸凱、萬彧為左右丞相。時皓居武昌，揚州百姓泝流供給，甚苦之；又奢侈無度，公私匱乏。陸凱上疏諫曰：

今無災而民命盡，無為而國財空，臣竊痛之。昔

漢室既衰，三家鼎立；今曹、劉失道，皆為晉有；此目前之明驗也。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。武昌土城險瘠，非王者之都，且童謠云：「寧飲建業水，不食武昌魚。寧還建業死，不止武昌居。」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。今國無一年之蓄，有露根之漸；官吏為苛擾，莫之或恤。大帝時，後宮女不滿百；景帝以來，乃有千數；此耗財之甚者也。又左右皆非其人，群黨相挾，害忠隱賢，此皆蠹政病民者也。願陛下省百役，罷苛擾，簡出宮女，清選百官，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。

疏奏，皓不悅，又大興土木，作昭明宮，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；又召術士尚廣，令筮著問取天下之

事。尚對曰：「陛下筮得吉兆，庚子歲青蓋，當入洛陽。」皓大喜，謂中書丞華覈曰：「先帝納卿之言，分頭命將，沿江一帶，屯數百營，命老將丁奉總之。朕欲兼并漢土，以為蜀主復讎，當取何地為先？」覈諫曰：「今成都不守，社稷傾崩，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。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，乃為上計。若強動兵甲，正猶披麻救火，必致自焚也。願陛下察之。」皓大怒曰：「朕欲乘時恢復舊業，汝出此不利之言，若不看你舊臣之面，斬首號令！」叱武士推出殿門。華覈出朝歎曰：「可惜錦繡江山，不久屬於他人矣！」遂隱居不出。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，以圖襄陽。

早有消息報入洛陽。近臣報知晉主司馬炎，晉主聞陸抗寇襄陽，與眾官商議。賈充出班奏曰：「臣聞吳國孫皓，不修德政，專行無道。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，俟其國中有變，乘勢攻取，東吳反掌可得也。」炎大喜，即降詔遣使到襄陽，宣諭羊祜。祜奉詔，整點軍馬，預備迎敵。自是羊祜鎮守襄陽，甚得軍民之心。吳人有降而欲去者，皆聽之。減戍邏之卒，用以墾田八百餘頃。其初到時，軍無百日之糧。及至來年，軍中有十年之積。祜在軍，嘗著輕裘，繫寬帶，不披鎧甲，帳前侍衛者不過十餘人。

一日，部將入帳稟祜曰：「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，可乘其無備而襲之，必獲大勝。」祜笑曰：「汝

眾人小覷陸抗耶？此人足智多謀，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，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，吾救之無及。此人為將，我等只可自守；候其內有變，方可圖取。若不審時勢而輕進，此取敗之道也。」眾將服其論，只自守疆界而已。

一日，羊祜引諸將打獵，正值陸抗亦出獵。羊祜下令：「我軍不許過界。」眾將得令，止於晉地打圍，不犯吳境。陸抗望見，歎曰：「羊將軍兵有紀律，不可犯也。」日晚各退。

祜歸至軍中，察問所得禽獸，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。吳人皆悅，來報陸抗。抗召來人入問曰：「汝

主帥能飲酒否？」來人答曰：「必得佳釀則飲之。」抗笑曰：「吾有斗酒，藏之久矣。今付與汝持去，拜上都督。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，特奉一勺，以表昨日出獵之情。」來人領諾，攜酒而去。左右問抗曰：「將軍以酒與彼，有何主意？」抗曰：「彼既施德於我，我豈得無以酬之？」眾皆愕然。

卻說來人回見羊祜，以抗所問，並奉酒事，一一陳告。祜笑曰：「彼亦知吾能飲乎？」遂命開壺取飲。部將陳元曰：「其中恐有奸詐，都督且宜慢飲。」祜笑曰：「抗非毒人者也，不必疑慮。」竟傾壺飲之。自是使人通問，常相往來。

一日，抗遣人候祐。祐問曰：「陸將軍安否？」來人曰：「主帥臥病數日未出。」祐曰：「料彼之病，與我相同。吾已合成熟藥在此，可送與服之。」來人持藥回見抗。眾將曰：「羊祐乃是吾敵也，此藥必非良藥。」抗曰：「豈有酖人羊叔子哉？汝眾人勿疑。」遂服之。次日病癒，眾將皆拜賀。抗曰：「彼專以德，我專以暴，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。今宜各保疆界而已，無求細利。」

眾將領命。忽報吳主遣使來到，抗接入問之。使曰：「天子傳諭將軍，作急進兵，勿使晉人先入。」抗曰：「汝先回，吾隨有疏章上奏。」使人辭去，抗即草疏遣人齎到建業。近臣呈上，皓拆觀其疏，疏中

備言晉未可伐之狀，且勸吳主修德慎罰，以安內為念，不當以黷武為事。吳主覽畢，大怒曰：「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，今果然矣！」遂遣使罷其兵權，降為司馬，卻命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。群臣皆不敢諫。

吳主皓自改元建衡，至鳳凰元年，恣意妄為，窮兵屯戍，上下無不嗟怨。丞相萬彧，將軍留平、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，直言苦諫，皆被所殺。前後十餘年，殺忠臣四十餘人。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。群臣恐怖，莫敢奈何。

卻說羊祜聞陸抗罷兵，孫皓失德，見吳有可乘之

機，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。其略曰：

夫期運雖由天所授，而功業必因人而成。今江淮之險，不如劍閣；孫皓之暴，過於劉禪；吳人之困，甚於巴蜀；而大晉兵力，盛於往時，不於此際平一四海，而更阻兵相守，使天下困於征戍，經歷盛衰，不能長久也。

司馬炎觀表，大喜，便令興師。賈充、荀勗、馮純三人，力言不可，炎因此不行。祜聞上不允其請，歎曰：「天下不如意者，十常八九。今天與不取，豈不大可惜哉！」

至咸寧四年，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。炎問曰：「卿有何安邦之策，以教寡人？」祜曰：「孫皓暴虐已甚，於今可不戰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歿，更立賢君，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。」炎大悟曰：「卿今便提兵往伐，若何？」祜曰：「臣年老多病，不堪當此任。陛下另選智勇之士，可也。」遂辭炎而歸。

是年十一月，羊祜病危，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。炎至臥榻前，祜下淚曰：「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！」炎亦泣曰：「朕悔不能用卿伐吳之事。今日誰可繼卿之志？」祜含淚而言曰：「臣死矣，不敢不盡愚誠。右將軍杜預可任。若欲伐吳，須當用之。」炎曰：「舉善薦賢，乃美事也；卿何薦人於朝，即自焚

其奏稿，不令人知耶！」祜曰：「拜官公朝，謝恩私門，臣所不取也。」

言訖而亡。炎大哭回宮，敕贈太傅鉅平侯。南州百姓聞羊祜死，罷市而哭。江南守邊將士，亦皆哭泣，襄陽人思祜存日，常遊於峴山，遂建廟立碑，四時祭之。往來人見其碑文者，無不流涕，故名為「墮淚碑」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曉日登臨感晉臣，古碑零落峴山春。松間殘露頻頻滴，疑是當年墮淚人。

晉王以羊祜之言，拜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

事。杜預為人老成練達，好學不倦，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，坐臥常自攜，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，時人謂之「左傳癖」；及奉晉主之命，在襄陽撫民養兵，準備伐吳。

此時吳國丁奉、陸抗皆死，吳主皓每宴群臣，皆令沉醉，又置黃門郎十人為糾彈官。宴罷之後，各奏過失，有犯者或剝其面，或鑿其眼。由是國人大懼。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。其疏曰：

孫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，更立賢君，則張敵也；臣造船七年，日有朽敗；臣年七十，死亡無日；三者一乖，則難圖矣。願陛下無失事機。

晉主覽疏，遂與群臣議曰：「王公之論，與羊都督暗合。朕意決矣。」侍中王渾奏曰：「臣聞孫皓欲北上，軍伍已皆整備，聲勢正盛，難與爭鋒。更遲一年以待其疲，方可成功。」晉王依其奏，乃降詔止兵莫動，退入後宮，與秘書丞相張華圍棋消遣。近臣奏邊庭有表到。晉主開視之，乃杜預表也。表略云：

往者，羊祜不博謀於朝臣，而密與陛下計，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。凡事當以利害相較。度此舉之利，十有八九，而其害止於無功耳。自秋以來，討賊之形頗露；今若中止，孫皓恐怖，徙都武昌，完修江南諸城，遷其民居，城不可攻，野無所掠，則明年之計亦不及矣。

晉主覽表纔罷，張華突然而起，推卻棋枰，斂手奏曰：「陛下聖武，國富民強；吳主淫虐，民憂國敝。今若討之，可不勞而定。願勿以為疑。」晉主曰：「卿言洞見利害，朕復何疑？」即出升殿，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為大都督，引兵十萬出江陵；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馬（左人右由）出淝中；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；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；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；各引兵五萬，皆聽預調用。又遣龍驤將軍王濬，廣武將軍唐彬，浮江東下。水陸兵二十餘萬，戰船數萬艘。又令冠軍將軍楊濟出屯襄陽，節制諸路人馬。

早有消息報入東吳。吳主皓大驚，急召丞相張悌，司徒何植，司空滕修，計議退兵之策。悌奏曰：

「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為都督，進兵江陵，迎敵杜預；驃騎將軍孫歆，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。臣敢為將，率領左將軍沈瑩，右將軍諸葛靚，引兵十萬，出屯牛渚，接引諸路軍馬。」

皓從之，遂令張悌引兵去了。皓退入後宮，面有憂色。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。皓曰：「晉兵大至，諸路已有兵迎之，爭奈王濬率兵數萬，戰船齊備，順流而下，其鋒甚銳，朕因此憂也。」昏曰：「臣有一計，令王濬之舟，皆為齏粉矣。」

皓大喜，遂問其計。岑昏奏曰：「江南多鐵，可打連環索百餘條，長數百丈，每環重二三十斤，於沿

江緊要去處橫截之。再造鐵錐數萬，長丈餘，置於水中。苦晉船乘風而來，逢錐則破，豈能渡江也？」皓大喜，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、鐵錐，設立停當。

卻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，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，乘小舟暗渡長江，夜襲樂鄉，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，日則放砲擂鼓，夜則各處舉火。旨領命，引眾渡江，伏於巴山。次日，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。前哨報道：「吳主遣伍延出陸路，陸景出水路，孫歆為先鋒，三路來迎。」

杜預引兵前進。孫歆船早到。兩兵初交，杜預便

退。歆引兵上岸，迤邐追時，不到二十里，一聲砲響，四面晉兵大至，吳兵急回。杜預乘勢掩殺，吳兵死者，不計其數。孫歆奔到城邊，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，就城上舉火。歆大驚曰：「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！」急欲退時，被周旨大喝一聲，斬於馬下。

陸景在船上，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，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，上書：「晉鎮南將軍杜預。」陸景大驚，欲上岸逃命，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。伍延見各軍皆敗，乃棄城走，被伏兵捉住，縛見杜預。預曰：「留之無用！」叱令武士斬之。遂得江陵。

於是沅、湘一帶，直抵黃州諸郡，守令皆望風齎

印而降。預令人持節安撫，秋毫無犯，遂進兵攻武昌。武昌亦降。杜預軍威大振，遂大會諸將，共議取建業之策。胡奮曰：「百年之寇，未可盡服；方今春水泛漲，難以久住。可俟來春，更為大舉。」預曰：「昔樂毅濟西一戰，而併強齊；今兵威大震，如破竹之勢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，無復有著手處也。」遂馳檄約會諸將，一齊進兵，攻取建業。

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。前哨報說：「吳人造鐵索，沿江橫截；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為準備。」濬大笑，遂造大筏數十萬，上縛草為人，披甲執仗，立於週圍，順水放下。吳兵見之，以為活人，望風先走，暗錐著筏，盡提而去。又於筏上作火炬，長

十餘丈，大十餘圍，以麻油灌之，但遇鐵索，燃炬燒之，須臾皆斷。兩路從大江而來，所到之處，無不克勝。

卻說東吳丞相張悌，令左將軍沈瑩、右將軍諸葛靚，來迎晉兵。瑩謂靚曰：「上流諸軍不作提防，吾料晉軍必至此，宜盡力以敵之。若幸得勝，江南自安。今渡江與戰，不幸而敗，則大事去矣。」靚曰：「公言是也。」

言未畢，人報晉兵順流而下，勢不可當。二人大驚，慌來見張悌商議。靚謂悌曰：「東吳危矣，何不遁去？」悌垂泣曰：「吳之將亡，賢愚共知；今若君

臣皆降，無一人死於國難，不亦辱乎？」諸葛靚亦垂泣而去。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，晉兵一齊圍之。周旨首先殺入吳營，張悌獨奮力搏戰，死於亂軍之中。沈瑩被周旨所殺。吳兵四散敗走。後人有詩讚張悌曰：

杜預巴山建大旗，江東張悌死忠時。已拼王氣南中盡，不忍偷生負所知。

卻說晉兵克了牛渚，深入吳境。王濬遣人馳報捷音。晉主炎聞知大喜，賈充奏曰：「吾兵久勞於外，不服水土，必生疾病，宜召軍還，再作後圖。」張華曰：「今大兵已入其巢，吳人膽落，不出一月，孫皓必擒矣。若輕召還，前功盡廢，誠可惜也。」晉主未

及應，賈充叱華曰：「汝不省天時地利，欲妄邀功勳，困弊士卒，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！」炎曰：「此是朕意，華但與朕同耳，何必爭辯？」

忽報杜預馳表到。晉主視表，亦言宜急進兵之意。晉主遂不復疑，竟下征進之命。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，水陸並進，風雷鼓動，吳人望旗而降。吳主皓聞之，大驚失色。諸臣告曰：「北兵日近，江南軍民不戰而降，將如之何？」皓曰：「何故不戰？」眾對曰：「今日之禍，皆岑昏之罪，請陛下誅之。臣等出城決一死戰。」皓曰：「量一中貴，何能誤國？」眾大叫曰：「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？」

遂不待吳主之命，一齊擁入宮中，碎割岑昏，生啖其肉。陶濬奏曰：「臣領戰船皆小，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，自足破之。」皓從其言，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。前將軍張象，率水兵下江迎敵。二部兵正行，不想西北風大起，吳兵旗幟，皆不能立，盡倒豎於舟中；兵各不肯下船，四散奔走，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。

卻說晉將王濬，揚帆而行，過三山，舟師曰：「風波甚急，船不能行；且待風勢少息行之。」濬大怒。拔劍叱之曰：「吾目下欲取石頭城，何言住耶！」遂擂鼓大進。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。濬曰：「若是真降，便為前部立功。」象回本船，直至石頭城下，

叫開城門，接入晉兵。

孫皓聞晉兵入城，欲自刎。中書令胡沖，光祿勳薛瑩，奏曰：「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？」皓從之，亦輿櫬自縛，率諸文武，詣王濬軍前歸降。濬釋其縛，焚其櫬，以王禮待之。唐人有詩歎曰：

王濬樓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氣黯然收。千尋鐵鎖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頭。人世幾回傷往事，山形依舊枕寒流。今逢四海為家日，故壘蕭蕭蘆荻秋。於是東吳四州八十三郡，三百一十三縣，戶口五十二萬三千，軍吏三萬二千，兵二十三萬，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，米穀二百八十萬斛，舟船五千餘艘，後宮五千餘

人，皆歸大晉。大事已定，出榜安民，盡封府庫倉廩。次日，陶濬兵不戰自潰。瑯琊王司馬（左人右由）并王戎大兵皆至；見王濬成了大功，心中忻喜。次日，杜預亦至，大犒三軍，開倉賑濟吳民，於是吳民安堵。惟有建平太守吳彥，拒城不下，聞吳亡乃降。

王濬上表報捷，朝廷聞吳已平，君臣皆賀上壽。晉主執杯流涕曰：「此羊太傅之功也，惜其不親見之耳！」驃騎將軍孫秀退朝，向南面哭曰：「昔討逆壯年，以一校尉創立基業，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，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」

卻說王濬班師還，吳主孫皓赴洛陽面君。皓登殿

稽首以見晉帝。帝賜坐曰：「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。」皓對曰：「臣於南方，亦設此座以待陛下。」帝大笑。賈充問皓曰：「聞君在南方，每鑿人眼目，剝人面皮，此何等刑耶？」皓曰：「人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，則加此刑耳。」充默然甚愧。帝封皓為歸命侯，子孫封中郎，隨降宰輔皆封列侯。丞相張悌陣亡，封其子孫。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。其餘各加封賞。

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，為一統之基矣。此所謂「天下大勢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者也。

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，魏主曹奐亡於太康元年，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，皆善終。後人

有古風一篇，以敘其事曰：

高祖提劍入咸陽，炎炎紅日升扶桑。光武龍興成大統，金烏飛上天中央。哀哉獻帝紹海宇，紅輪西墜咸池傍！何進無謀中貴亂，涼州董卓居朝堂。王允定計誅逆黨，李傕郭汜興刀槍。四方盜賊如蟻聚，六合奸雄皆鷹揚。孫堅孫策起江左，袁紹袁術興河梁。劉焉父子據巴蜀，劉表軍旅屯荊襄。張脩張魯霸南鄭，馬騰韓遂守西涼。陶謙張繡公孫瓚，各逞雄才占一方。曹操專權居相府，牢籠英俊用文武。威震天子令諸侯，總領貔貅鎮中土。樓桑玄德本皇孫，義結關張願扶主。東西奔走恨無家，將寡兵微作羈旅。南陽三顧情可深，臥龍一見分寰宇。先取荊州後取川，霸業

王圖在天府。嗚呼三載逝升遐，白帝託孤堪痛楚！孔明六出祁山前，願以隻手將天補。何期歷數到此終，長星半夜落山塢！姜維獨憑氣力高，九伐中原空劬勞。鍾會鄧艾分兵進，漢室江山盡屬曹。丕、叡、芳、髦纔及奩，司馬又將天下交。受禪臺前雲霧起，石頭城下無波濤。陳留歸命與安樂，王侯公爵從根苗。紛紛世事無窮盡，天數茫茫不可逃。鼎足三分已成夢，後人憑弔空牢騷。

製作軟體：天火藏書排版系統

網址：<http://ebook.cdict.info>

字型資訊：黑體（DroidSansFallback）

宋體（全字庫）

楷體（全字庫）

製作日期：2012年8月22日

製作時間：00時45分00秒

天火藏書排版系統，為一套直書的排版系統，主要方便使用者閱讀電子書而設計，未經授權的版權內容，請勿使用本系統進行排版，否則後果自行負責。無版權或超過版權時效，或經過版權擁有者授權的內容，可自由使用本系統排版，並自由在網路上散布，但不得作為商業使用，如您需要在商業使用，請使用其他的排版軟體。
